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四二冊目次

周易輯聞六卷易雅一卷筮宗一卷 （宋）趙汝楳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〇〇一
易經蒙引十二卷 （明）蔡清撰 明林希元刻本 二四二

周易輯聞六卷易雅一卷筮宗一卷

（宋）趙汝楳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周易輯聞六卷、附易雅一卷、筮宗一卷、（內府藏本）

宋趙汝楳撰。汝楳、商王元份之七世孫、資政殿大學士善湘之子。理宗時官至戶部侍郎。考宋史趙善湘傳載其說易之書、有約說八卷、或問四卷、指要四卷、續問八卷、補過六卷。蓋研究是經、用功最久、故汝楳承其家學、以作是編。其說據漢書儒林傳稱費直惟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疑說卦序卦雜卦皆為漢儒竄入。又以繫辭多稱子曰、定為門人所記、非夫子之書。因留此諸傳、惟註經文。其以彖傳散附彖辭、小象散附爻辭、仍用王弼之本。其以大象移於卦畫之後、彖辭之前、以文言散附乾坤彖傳及小象後、則又汝楳之新意。割裂顛倒、殊屬師心。又王弼本雖移傳附經、尚有彖曰象曰文言曰字、以存識別。汝楳併此而去之、使經傳混淆、茫然莫辨、尤為治絲而棼。其每卦之中、皆以卦變立論、亦未免偏主一隅。然其說推闡詳明、於比應乘承之理、盈虛消長之機、皆有所發揮、不同穿鑿。於宋人易說之中、猶為明白篤實。易雅一卷、總釋名義、略如爾雅之釋詩、故名曰雅。其目曰通釋、曰書釋、曰學釋、曰情釋、曰位釋、曰象釋、曰辭釋、曰變釋、曰占釋、曰卦變釋、曰爻變釋、曰得失釋、曰八卦釋、曰六爻釋、曰陰陽釋、曰太極名義釋、曰象數體用圖釋、曰圖書釋、凡十八篇。其論圖書曰、易有衍數、有積數。自五行而為五十者、衍數也。自一二三四五積而為五十五者、積數也。圖書二數皆積數之儀、不可以與於揲蓍也。故舍圖書之名而論二數、則自有妙理。強二數以圖書之名、則於經無據、可謂善於解紛矣。筮宗一卷、朱彝尊經義考作三卷、蓋是書原本題釋本第一、述筮第二、先傳考第三、彝尊以一篇為一卷也。其推明大衍之數、頗為明白、於諸家舊說、一一條辨、亦具有考訂云。

宋宗室汴水趙先生著

周易輯聞

易雅 筮宗 附

通志堂藏板

趙氏易敘叢書序

周易輯聞六卷易雅一卷筮宗三卷合名之曰易敘叢書宋戶部侍郎趙汝楳所著汝楳者商恭靖王元份七世孫資政殿大學士天水郡公善湘之子也善湘於羣經皆有撰述而於易則有約說八卷或問四卷指要四卷學易讀問八卷學易補過六卷汝楳自序其書謂受易於父蓋六易稾而傳之者惜乎叢書在而善湘之經義無存父子著書則同而傳不傳信有幸不幸也汝楳以宗室子爲宰相史彌遠女壻顧能謙抑自脩研精易象又以餘暇引致黃問黃中吳仲孚諸人詩篇唱和其風流儒雅猶可想見至晚歲

用理財進雖歷膴仕而失士譽然則善易者必明乎進退得喪之理而審擇焉庶幾可以動而無悔也已

康熙丙辰納蘭成德容若序

周易輯聞序

易道函三極而神萬化易書立三極而萬化神道主於有書主於用也體易君子處而用身出而用世皆於此焉出以用爲動則靜者其體也動之變無窮近而顯者百姓與能遠而微者賢智未易知夫道妙於無形而著於有象確乎不易而變動不居以虛而言則至於無畔以固而言則或有所不通聖人於是立象倚數探賾索隱載之於書莫非日用常行之實使人因有象而悟無形之妙即變易以求不易之方玩而體之服而行之言有據而動有則措諸事業自誠意正心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隨用輒効此體用兼該之學伏羲畫卦之旨文周憂世之情夫子傳易之志也汝楳齒老學荒何敢言易獨念先君子自始至末於易凡六藁日進日益末藁題曰補過汝楳得於口授者居多外除以來踰二十載因輯所聞於篇庶不忘先君子之敎且以覸吾過云汴水趙汝楳敘

周易輯聞卷第一

汴水趙汝楳述

周者姬姓王天下之國名易變易也易道變易无窮故以名書案周官大卜三曰周易則知爲周人之所自名以別於連山歸藏也夫子嘗曰二篇之策今題曰上篇下篇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其序皆反對胥從二篇各十八卦合爲三十六蓋二其九三其六皆十八四其九六其六皆三十六實函九六之數上篇對卦六反卦十二下篇對卦二反卦十六

䷀ 乾下乾上

此伏羲之卦蓋文字之祖象數之宗理之寓而辭之所由出也蒼頡作字皆離合卦畫而成文則字實祖於卦也夫理无形也无窮也形於辭則有盡故聖人立象數以形之盡之耳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畫之象也初二三四五上畫之數也健順動巽明險止說畫之理也辭由是生焉先儒論重卦者王弼虞翻孔穎達陸震陸德明以爲伏羲鄭康成淳于俊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司馬遷揚雄皇甫謐以爲文王案書禹謨龜筮協從則卦已重矣周官三易其別皆六十四亦重卦也伏羲作卦因而重之宜不待神農以後

儀象合而爲卦八經卦重而爲卦六十四卦雖六

畫實存兩體故卦下皆題某下某上以明重三爲
六非自三以往累畫而成也凡有形質皆自下生
故畫卦始于下重卦以下爲主故題某下在前未
詳何人所題
於卦變爲乾重乾於爻變純陽无變六爻備三才
通以上進爲義不分位之陰陽亦无承乘應比之
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夫子釋卦象之辭夫子繫易本與卦爻異篇晉
太康初汲冢所得无彖象文言繫辭淳于俊對高
貴鄉公以爲鄭康成合彖象於經今文是也嵩山

晁氏恐後人不見古易之全復離之別爲簡帙下
學兩讀未便今仍附卦爻之後等級書之庶三聖
之辭昈分玩者可以兩利彖曰象曰等亦免溷於
聖言之中
一卦之義文王辭之六爻之義周公辭之上下卦
兩象之義未之有辭故夫子辭之以足文周之所
未及漢儒合夫子之辭於卦爻故有彖曰象曰之
目彖曰者釋卦彖之辭象曰者釋爻象之辭大象
者釋卦之兩象夫既釋兩象則不應附釋彖之後
今故移附於此
十翼之目諸儒人異其說況乾坤文言雜以釋爻
之辭費直傳不載序雜二篇說卦至漢宣時始得
之安知非如張霸之泰誓自當闕疑(今上下繫乃孔門弟子記錄聖人論易之語如大衍之數一章顚倒不倫又他有冠以子曰者有不冠者有援爻辭於前者有疊於後者皆門人各隨所聞記錄而成如論語不可以爲聖人所作)
天純陽經卦乾之畫象之上下皆乾故仍曰天震
坎言洊巽言隨離言兩艮言兼兌言麗皆義取重
卦乾坤不爾者无兩天地也天之運行終古不息
行者莫尚焉因象乃立行之義諸卦皆舉卦名唯
乾言健案集韻乾渠焉切或作健當是健譌爲健
君子者體乾修德之人力之強者行地遠志之強
者行道遠然必自強而後其行不息苟待人勉強
則有時而息矣君子者總君臣窮達爲言后者君

之稱大人者有大德之人先王者指往古上者凡
居人上自強爲善者君臣窮達所同故稱君子後
卦並倣此
乾
此卦之名一奇一耦名兩儀二奇二耦名四象儀
象合而交名八卦八卦重爲六十四則卦各有名
卦之名取畫之象名立則義可尋時可定可以統
萬事而御萬變矣
乾重乾爲純乾故仍八卦之名子曰夫乾天下之
至健也又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陽剛善動而卦
純陽其動不息必健者能之諸卦指一事故一卦

爲一時乾坤體天地之撰不得專指一時
卦之名三易所同卦之序三易則異説者謂文王
演易更定其序蓋連山歸藏用於筮卜易之象雖
明易之理未顯文王有作泝三極之源明天人之
緼以昭示萬世上篇首乾坤立陰陽之體終坎離
合陰陽之用下篇首咸恒本人事之始終未濟續
人事之終於是三極之道包括彰著彌綸天地囊
籥陰陽揭斯文之的坦世道之塗明消息盈虛之
故指吉凶趣舍之方莫不錯見於後先之序其辭
約而明其事微而顯其道周其物辨理象一致居
動一幾視夏商二易有光焉

元亨利貞

此文王彖卦之辭聖人立象以盡意故書之名皆
象諸物曰易曰彖曰象是也子曰彖者言乎象者
也言卦之象也象不徒象有義存焉彖辭總卦之
大義凡一卦之樞紐六爻之變動與君子處時居
位之要悉槩見于此子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
半矣

元亨利貞以道則括三才之始終以書則統一書
之綱領元者元也亨者通也利者利也貞者固也
此元氣流行始終自然之序始而終終而始一出
自然蕩蕩乎不可擬議天之運行地之發育陰陽

之消長萬物之生生化化皆不出範圍之外宇宙
自開闢以前至萬古以後一元亨利貞也帝王自
興創之初至傳授之際一元亨利貞也千歲有千
歲之元亨利貞一日一時有一日一時之元亨利
貞一事物一語默乃至不可勝窮之變莫不皆然
取諸物元者物之生意亨者芽甲暢茂利者物成
利用貞者根實凝固而復具生意矣取諸身元者
性也亨者動與物接无乎不通也利者舉斯加彼
以利天下也貞者惟精惟一不失其道心也天首
三才乾首諸卦故於乾發之散於諸卦或无或有
或有而不備或備而析言之或比言而有他辭皆

隨卦起義乾之專言則體元氣始終之序統會萬
事該貫衆理以御諸卦之變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
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夫子釋彖之辭漢儒題爲彖曰者文王作彖辭
嚴義賾後學未之能明故夫子辭以釋之

一元分而寓於乾坤故曰乾元坤元乾天也坤地
也天地爲乾坤之形乾元坤元爲天地之氣形以
宅氣氣以神形萬化由之生焉乾坤同得一元而
乾元稱大者自其形與氣言之也元氣亨毒運於

天藏於地地圍天中天包地外斯乾元所以爲大也大哉云者形容歎美而有餘意猶夫子之稱堯也今夫萬物有生孰兆其始乾坤之元散於萬物是爲萬物之元元者生之理萬物資之以兆始者也豈唯物哉唯天亦然蒼蒼在上者形也形烏乎能始萬物始之者元氣也故元足以統天統者總而貫之之謂凡天之道洪纖咸被顯幽无間雖萬有不齊而元氣實總貫之已上明元之義乾元之亨必託諸有跡而後可見雲雨其跡也雲者氣之積雨者氣之化雲行于天雨施于地而後萬物之形流行无窮流形猶賦形之形譬諸草木之實資

潤澤之功皆得具其形狀於有生之初不然土膏枯竭无復生意雖坤元不能資生元之在人則天命之性也流形則四端萬善之皆備也雲行雨施則孟氏牛山之譬盡之矣已上明亨之義卦之示人有終有始六位之成各隨其時終始以貫其全體六位以辨其變通然後探賾索隱以窮易之理彰往察來以趣時之變子曰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

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故易六位而成章此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之至言也六龍六爻也龍德之人乘潛見惕躍飛亢之時以御天乘猶乘車以有行御猶御馬之有節統天者元貫於三才御天

者元行於一卦自三畫而六畫亦卦畫亨通之義故附於此以釋亨長茂蕃殖者品物之性華瘁殀壽者品物之命風雨時寒煥若人見爲元工生物之仁然沖和之氣舒發不已則易窮窮則乖戾之氣乘之唯乾道之運陽和方盛斂藏繼焉則元氣反復生意固密而天地之大德可以不息使品物各得正其性命以保護凝合此大和之妙此釋利貞乾爲諸卦之首天爲庶物之首聖人爲民物之首聖人運乾之元體天之德所以萬國咸寧此天人之極功也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

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亦夫子釋彖之辭言十翼者謂之文言梁武帝以爲文王之言先儒謂王弼以文言附於乾坤二卦彖辭既釋彖宜附於此四德之說儒先釋之已詳子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蓋至於君子行之而後有德之名范諤昌以彖既釋元亨利貞文言又釋之疑重複非孔子之言且證以穆姜所云妄謂易周萬變而卦止六十四乾首諸卦而彖止四言辭雖至約理則无窮非聖人孰能

究之夫子安得不反復屢致其說前章通而爲一此章析而爲四後章兩而爲二易變易也元亨利貞散於諸卦其變不一故聖人極其變以爲言前章統言三才此章專舉人事後章專明爻畫其辭其理未嘗重複如履謙九卦三陳其義亦可以重複疑乎三易之傳也久必有爲之說者楚左史倚相能讀八索九丘孔安國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此前乎夫子說易之書也子服惠伯之對南蒯亦曰元善之長寧知穆姜惠伯所舉非八索之類乎況乾爲天巽爲風爲木艮爲山周史言之兌爲澤卜偃言之震爲長男辛廖言之聖人不以人廢言如南人之言猶舉以證易可者與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所以見聖人之无我不容因穆姜遂疑此章非聖人之言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亦夫子釋彖之辭故以類從于此聖人於乾彖三釋之其取義各殊此章以亨附元以貞附利首章主於三才則元爲元氣始終萬化不得專以始釋之次章主於人事則元爲長猶元子之元此章

主於爻畫則元爲始謂乾爲諸卦之始而亨者也性者爻之剛柔情者爻之愛惡子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夫位有應否有得失有變動有向背有近遠而剛柔雜居之是以情有愛惡而吉凶悔吝利害皆自是而生利貞者利而貞也利而貞則情不得累吾性矣亨爲始而亨利爲始能利是乾首諸卦能利天下而非自利也不言所利者非如他卦之利於某此乾所以爲大也

聖人歎美不足復揭其辭曰大哉乾乎於是歷數諸爻而稱其德剛者一爻陽之稱卦具陽爻者有之健者經卦乾之稱卦遇乾者有之二五之謂中九五之謂正諸卦所同也兩卦不雜曰純八純卦是也剛柔不雜曰粹乾坤是也坤之爻貳乾之爻一故精則唯乾所獨卦爻之德凡七諸卦不能備獨乾備之此乾所以爲大也六爻變動剛柔發揮不通其情何以知吉凶悔吝之故所貴旁通參玩然後見其情僞之胥感而明先見之幾此章重舉時乘六龍一語而益一也字其義即殊前章謂乘龍以御乎天重在乘龍此章謂乘龍者將以御天

重在御天雲行雨施天本无心於生物而品物自然流形聖人仁覆天下非身人而悅之垂拱无爲而泰和時雍蕩蕩平平不知帝力之我加天下平者聖人體乾之極功故大學致格之效止於天下平此聖人因乾以發諸卦玩爻之例

初九

此六爻之別卦通六爻而爲名爻別六位而立義乾坤以下卦之名也自初至上爻之別也爻之別以數則歷一二而數可也何爲以初易一以上易六蓋爻者時也位也時有初終位有上下子曰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是也易一以初明時有初終易六以上明位有上下四者不可得兼故舉初以見終舉上以見下互文以明義也參天兩地而倚數一三五陽數參而爲九二四陰數兩而爲六盡奇爲陽耦爲陰故以九六致奇耦之辨

潛龍勿用

此周公象爻之辭先儒論作爻辭者崔憬孔穎達陸震以爲文王馬融陸績以爲周公案明夷稱箕子之明夷則知爲周公所作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有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

玩卦之法有備三才者有備天地者有通爲一象一義者有判爲兩象兩義者有專言應比者有言

應不言比者有言比不言應者有不言應比者有五爻宗一爻者有一爻統五爻者有一爻爲主而以應不應爲義者有兩爻爲主而以從違爲義者有交敵者有兩主者有以動爻爲義者有立觀者有偃觀者有四爻宗一爻而一爻貳之者有六爻各爲應而不胥通者玩爻之法有應而吉應而凶者有不應而凶不應而吉者有比而吉比而凶者有遠而凶遠而吉者有先而吉先而凶者有後而凶後而吉者有上而吉上而凶者有下而凶下而吉者有當位而吉當位而凶者有不當位而凶不

當位而吉者

乾六爻上五爲天四三爲人二初爲地初在地中故云潛乾道變化龍實似之雲行雨施龍實尸之潛而能飛有上下六爻之象勿不可也

龍有雲行雨施之德然時當潛伏則不可以有用不可用而用不特不能利物反爲物害

伏羲作易非專爲筮後人以三易掌於大卜遂例視周易爲占書不知文王周公之辭雖託諸象數實主於人事或勉之或戒之或開其迷蒙或指其歸宿皆本人事以明吉凶未嘗一倚於象數故謂周易以筮則可以爲專於筮則不可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夫子釋爻象之辭言十翼者謂之小象先儒以爲今易自乾至見羣龍无首吉爲古易之本文坤而下王鄭之所附今旣等級書之則本文昭然宜以釋爻之辭散附爻後

伏羲之卦非文王周公爲之辭則卦之義不明文王周公之辭非夫子爲之釋則辭之義不傳於後世自夫子發明八象八德八者曰象曰健曰義陰陽而異名上下中正得失應比承乘之類而後三聖之書坦然炳著後學始得尋玩索之塗

奇爲陽初爲下天秉陽而在上則雲行雨施可用以潤澤於世戒初以勿用者以一陽在下猶神龍方在湫谷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此亦夫子釋爻象之辭此章文法與大傳中諸爻問荅絕同當是門人紀錄之辭句微以子曰爲卜商所加或謂夫子作文言自爲問荅案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此夫子自設荅問之辭若自荅問而冠以子曰聖人決不爲是子曰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

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故夫子講易於乾坤最詳竊意漢儒合彖象於經之時止及一爻二爻者仍著本篇乾坤六爻皆備故取附於卦因目爲文言案五章皆反覆爻義爲諸卦之例今析附之爻此章專以大君明六爻故初亦言龍德蓋身備君德而側微在下者也大人有造萬物咸覩初緼龍德起爲世用宜也位適居下與時而潛是以隱居求志不易乎世道之淸明雖遯世不以爲悶以其无意於世也抱道內樂不求成潛逸之名雖人不我是亦不以爲悶以其无意於名也已上正釋爻義聖人懼後人以爲龍德終隱而不用故廣之曰樂

則行之憂則違之謂樂與天下同其樂憂與天下同其憂若行若違初无容心所守確乎牢不可拔非甚盛德不能故斷之曰潛龍也

潛龍勿用下也

此第三章前章指在下之陽謂九也此直云下指爻位也前已釋潛龍此止釋勿用謂勿用者以在下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此第四章析六爻爲上下卦以發八純之凡潛見陽爲下躍飛亢爲上故三與上言偕行偕極四言乃革八純皆然藏者釋潛之義初在下爲藏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第五章易道廣大悉備而爻義尤无窮聖人於乾坤詳言之首章先釋本義次乃引伸言外之意一節解釋一節具有次第學者未明本義不可遽求泛及君子以成德爲行者德成乃爲君子之行始可見之日用常行也首章之潛爲成德之君子有樂則行之之時此章之潛位則猶隱德則未成時雖我知亦不可以用世易勿用爲弗用者勿不可之辭有時乎可也弗則直不用耳知此者漆雕開乎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自初進二有出潛而見之象不曰地而曰田者二於象爲地上於義能養人利宜也大人有君德之聖人也

二在初潛大人之德已具當時欲見而未能今進而居二其德可以養人故天下皆利於見之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初上爲外三四多凶懼其能範圍世道利澤四海者五與二也五正君位于上爲之宗主二正臣位于下見之事業此諸卦之例也九二有君人之大德當納麓宅揆之時德澤之施普博无間猶陽氣

昔潛而今發畎畝之間並與稼穡以成利天下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二之見即初之潛正中者以龍德而居臣位之正下卦之中也庸常也平居之常也言不信不能使人從行不謹不能使人服然非積於平居之素猶不信不謹也龍德之人誠明成性安有邪辟由以一心交萬事而攻之者衆故唯防閑外邪使其干吾正則誠自存矣龍之潛也遯世而无悶龍之見也善世而不伐曰潛曰見人見其殊龍德之人初

不知遯世之爲可悶善世之爲可伐易地適宜各安自然是以德博而能化曾莫窺其利物之蹟聖人斷之曰君德謂非君位而有君德文王其人也若位乎天德則德位兼稱舜其人歟

見龍在田時舍也

龍出潛則御雲何爲而見離淵則行天何爲在田舜起側微即君天下何爲而爲臣適當其時因舍于此舍讀若郵舍之舍時舍之辭明歷級而升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神龍在潛天下未覩大人之德猶之時當暮夜及大人居正中之位猶日之方升雖未中天而天下

已均被照臨之光二之庸言出于身而加乎民庸行發乎邇而見乎遠法度彰禮樂著燦然文治灼乎光明此舜相堯之時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理必學而後聚不學則散亂而遺逸理必問而後能辯不問則疑似而差忒進學之序如此組於己必宇量寬裕可以居之不然淺中狹量无以蓄其德施於人必秉心仁厚可以行之不然矜己陵物反以累吾德能此四者斯爲君德矣易中凡言大人皆指五乾二之大人即五之大人故聖人而言

君德明二即未乘五之大人耳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三爲人之位故不象以龍而專明人事君子唯夜以安身終日乾乾不敢息之義九三重剛故曰乾乾他卦重疊卦名如謙初六居下卦之下故曰謙謙坎六三居重坎之間故曰坎坎蹇六二陰居陰故曰蹇蹇夬九三重剛故曰夬夬夕者昏暮之時陽氣至此而歸息惕警懼也若辭也若有所懼也義同其葉沃若之若厲危也无咎善補過也乾皆龍德猶乾乾惕厲者乾之初三五皆以剛德居剛位初方潛能晦其剛五居中能濟其剛三巳

過二之正中位高者易驕德剛者易暴則過咎隨至不容不乾乾惕厲矣終日乾乾不遑寧處猶於陽氣歸息之時體天惕若危厲自持若是乃得无咎无咎者本有而今无也龍德之人處非其位猶爲失德之防況未成德者乎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三爲上下卦之交故云反復猶泰九三言无往不復坎六三言來之坎坎終日乾乾非徒怵惕於是非得喪之場心无定主也實欲反復于立身處位之道蓋三居下卦之高位猶未離乎下體又不正不中其致咎者多端必反復往來思合乎道不使

得此而遺彼慮前而失後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前章言反復專釋乾乾此章乃詳釋所以反復之故九三本龍德之君子處非其位是以終日乾乾爲進修之圖忠者不自棄自暴也信者不自欺也降衷秉彝萬物皆備不知自愛而梏亡之不忠於己者也恭儉載僞文過順非何能欺人直自欺耳故必忠必信乃進德之梯言行樞機駟不及舌辭之不可不修尚矣使口堯舜而心盜蹠則修辭適以滕口必立誠以主之則言行胥顧可以居吾進修之業居猶臧文仲居蔡之居上言進德修業下言進德居業進修而不能居則進者退修者亡矣九二言存誠九三言立誠居位不同故用力亦異由初至三通爲下體知其可至而至於三則可與言進退之幾當至而不能則幾以退懦失自三至四體殊上下知其當終而終于三則可以存上下之義當終而不止則義以僭逼喪三爲下卦之上位能知至之之幾雖居上位不過安行時位之常

何有於驕三爲上卦之下位能知終之之義雖在下位乃安守分義之正何爲而憂人之情勤者或易息乾乾終日勤亦云至日之夕矣宜可少休聖人則曰陽盛於晝物交物之時也猶恐心扃紛若慮省不精陽息於夕夜氣之初也因此時而兢惕則志念靜而用力專夫終日進修至夕益謹心雖憂危咎乃可免聖人釋爻義於第二章第五章視餘章爲詳而第三爻視他爻尤詳非辭費也士生斯世砥節礪行使得位得時則幼而學壯而行誰不欲然奈何時有險夷位有正不正歷觀世變夷泰之時少險否之時多自昔聖賢得時位者少不得時位者多聖人慮夫不得時位者或忿激而失其正乃因九三而反覆究明之曰進修曰忠信曰修辭立誠曰至曰終曰幾曰義曰上下曰驕憂曰因時不憚諄複如此皆所以示不得時不得位之戒學者可不深味聖言服膺而謹行之
終日乾乾行事也
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止摘爻辭一句者專釋句中之義君子臨事有弗行行之不力不可也乾而又乾君子之行事如此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乾乾行事非徒勤也三健而又健正蹈仁由義者

進進自勉之時力行无息與時偕也第二章知終終之主位分而言此章與時偕行主進修而言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剛德三剛位故曰重剛三過於二故曰不中在天爲九五之中則雲行雨施在田爲九二之中則德施普博今三在下卦之上而不在天在上卦之下而不在田上下无一而可夫逼於上則疑易生絕於下則忌易起處位若此或危矣苟能因時而惕則可以无咎六爻唯三四不言龍故聖人擧上下天田以明三爲人之位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或疑辭也謂有時而然四雖未至天然已離于地在地之上爲躍之象在天之下爲淵之象

天不可階而升故能必躍而後飛躍而未飛復在淵也乾能至是勢必上進居四之時乃不容不躍或躍云者或有躍焉非必常也四在他卦爲近君之臣乾六爻皆龍德爲儲貳之位其躍也必有所受之雖爲儲貳分則君臣能退安知淵龍雖躍无咎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凡躍者自斃上而旋下若四之躍則飛之漸故聖人以進釋之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謂躍下謂淵旣躍而上復下于淵上下之无常如此非爲邪辟詭秘之行也躍與淵並視則爲上下平視則爲進退進退之无久如此非離絕初二三之羣也君子之進修固欲及時以利人非時而躍則失己時可矣而不知躍則失時及時者及其時之可也言及時而先以進修謂君子必德業已成乃可及時而躍苟非龍德雖及時亦不可其垂

戒後世微而顯哉欲及時一語乃釋前章進无咎之義謂進而无咎者以及時之故此以及時釋躍

或躍在淵自試也

凡飛者必先躍所以作其飛沖之勢今鳥雛習飛必跳躍于巢以自試其羽翰四之躍亦猶是也此以試釋躍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三爲下至四革而爲上卦革則道亦革此專釋上下卦之交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在他卦為柔位乾純剛无柔在焉剛之剛故亦
為重剛不中者未至于五也未至于五則上不在
天去二遠則下不在田三四本人位而云中不在
人者三為凡人四進於三是不在凡人之中也下
不在凡人之中上逼於君其躍也安得不自疑唯
憂疑不敢恣肆則躍必及時而後无咎此專釋或
字三四不中皆得无咎者能以危疑自警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五為天天積虛行天者必飛乾至五為飛龍
五上皆天之象上亢而五居中故五為君位大德
之人由初至五猶飛龍在天天下皆利見之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作也五之大人即二之大人作而在上二五非
兩大人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

此聖人廣陳利見之義同聲以聲言同氣以氣言
水火以性言雲龍風虎以居處言親上親下以形
言凡是皆出自然一毫人為不與焉聖人有作萬
物咸覩聖人非有求於萬物萬物非有心於覩聖
人猶聲氣性形自然之感有不容擬議者

飛龍在天上治也

龍德之人進而在上天下所由以治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五天位也有天德者乃克堪之故聖人者作非徒
位乎天位實位乎天德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先悉薦反 後胡豆反

此極陳大人之所以大大人之德溥博无外與天
地合大人之明无幽不燭與日月合禮樂刑政之

序並行不悖與四時合賞罰之吉凶至公无私與
鬼神合此固天下之所利見也先天後天弗違而
奉時以見大人與天為一唯與天為一況於人而
不利見之乎況於鬼神而不福祐之乎

上九亢龍有悔

上在五之上為亢亢過高也子曰震无咎者存乎
悔悔者悔其事之失未至於凶也
高至天而極龍之飛亦至天而極飛龍在天則能
利物今其飛不止乃在五上斯為過亢能无悔乎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虛積必盈既盈復虛理也亦勢也六虛至上而盈

處盈而久悔道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九居上有爲天子父之象貴莫加矣而无五之天位高莫踰矣而无初之民下位之賢二也與上不應則不爲之輔若是而動悔必隨之九五有位有民有輔上九无位无民无輔聖人蓋兼六爻爲言若止論上九无位而不及无民无輔則失聖人之旨此章於上繫重出益見此爲夫子平時講易之語門人録之爲大傳其有重複者不復層附於卦爻仍留本篇耳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卦至上而窮窮則有災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六位時成至上而極飛至於亢時極而我與偕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飛龍至五可謂進而存且得矣進當思退存當慮亡得當憂喪乃不至冥飛而不已既皆不知亢何疑焉夫子因上六之過亢思得不失其正之人咸既而言曰其唯聖人乎唯聖人爲能不失進退存亡得喪之正已而復推許之曰其唯聖人乎玩夫子之辭可以想見聖人憂世之心再舉其唯聖人乎與賢哉回也禹吾無間然矣同一機軸王肅改前聖人乎作愚人殆未知此乾六爻皆聖人事而潛亢危疑其警戒甚嚴況非聖人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乾坤六爻之外復有用九用六此非爻之正也乾坤爲易之門乾純剛坤純柔他卦皆剛柔雜居故聖人特於乾坤明用剛用柔之道能用乾坤之剛柔則能用諸卦之剛柔矣聖人作易以九六紀剛柔用云者用陽九之剛陰六之柔非用九六之數

也羣龍六陽爻也陽剛好動多爲物先剛而先物凶之道也見羣龍无首善於用剛吉之道也聖人於不中之爻言悔吝五二不言吉以首出庶物之乾而无首始得言吉剛德之不可不戒如是見云者善藏其用人見无首非眞无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言天德則旨意主於九五五爲君用乾者也以天德御天下則君之神聖羣臣莫能及若可自用其聰明方且前旒蔽目黈纊塞耳退然不少用之不可爲首之義也比上六无首而凶乾用九无首而吉聖人釋之曰不可爲首者以示不爲事首故人

不得而見之耳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元始萬物猶事於用九者六剛居六爻位有正否不得不用之以无首也此章於飛龍言上治於用九言天下治聖人在上可以治天下而用九者治天下之道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則限也天爲剛德能以无首用之有以見天之限則不過於剛也
夫子釋彖凡三釋爻凡五反覆離合泝流尋源於伏羲象外之意文王周公言外之意發揮殆盡學者觸類以玩索諸卦則思過半矣

☷☷ 坤下坤上
於卦變爲坤重坤於爻變純陰无變坤地也六爻各以其位立義不取承乘應比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純陰經卦坤之畫象之故坤有地之象上下皆坤故仍曰地
天主氣氣運動故曰行地主形形有海嶽險易之殊難可枚舉槩曰勢則海嶽險易在其中地勢博厚君子體之以厚其德地善持載君子體之以載物夫車不壯不能任重舟不大不能杭深德不厚載物不溥六合之大民物之繁必厚德乃能載之載者民依以安也位有高下載物則同故稱君子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重坤爲純坤故仍八卦之名子曰夫坤天下之至順也陰之性下故順
坤元亨與乾同而利貞與乾異坤之利宜也貞正也爻遇九者稱馬陽也坤陰故稱牝馬陽之配也玩牝馬之象則知坤實配乾牝馬之性多順坤之順固足以從乾然順者易流故宜於得正順而得正君子之所行也陽倡陰和陰陽之常陰苟先焉

迷失其道後陽而行乃得所主陰以陽爲主也西南衆陰之方東北衆陽之方羣居則得朋孤立則喪侶順而爲善則正順而爲惡則不正能安正則吉可知矣乾之彖辭簡而理博坤之彖辭詳而戒嚴利貞安貞凡兩言之尊陽抑陰其義可見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之元誠大矣而坤能至乾之大故萬物資乾以始者皆資坤以生萬物資坤以生者以坤能柔順

上承乎雲行雨施之仁也天无有疆畛坤之厚載德與天合故含容足以停畜之弘廣足以周溥之光明足以章美之博大足以充衍之而品物咸遂其亨通龍行天爲天之類馬行地爲地之類地无疆馬之行亦无疆柔順者坤之德必利於正斯君子體之以攸行也先於陽則失道順於後則得常西南之類行僅言利東北之喪朋乃言慶者得朋雖利而獨陰失承天之義喪朋似害而得陽爲主可遂發育因宜有慶也君子能安正而吉則其行也可以應地之无疆矣此章三言无疆初言坤能合乾文言馬能行地末言君子能應地義各有主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唯天下至柔爲能剛唯天下至靜爲能方蓋柔不外眩蓄縕積深不動則已其動必剛靜則能定定故識明發而爲行其德必方方非必如矩之正方特不可轉之義耳或曰坤當言柔靜朋爲言動剛曰乾剛坤柔乾動坤靜其大端也動不能不靜靜不能不動子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乾坤皆有靜動也坤地也以氣言其發生也山極高无不達石極堅不能遏非動剛乎以質言雖反壤雖範形其疑重不可變非

德方乎太極初判陰陽本无先後既分之後坤无乾以爲始孰開其端先迷也天先施而地後生後得主也先陽後陰乃天地生生之常理聖人特於坤明之以垂訓萬世則尊陽卑陰崇君子抑小人固自然之理非聖人私陽而黨君子也子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君主也藏含萬物也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坤含萬物以化生之而乾道之變化於是乎光明較著也聖人至是形容不足因揭其辭而美之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順而承天則順得其正承天時行則非委順不事事者坤卦釋彖凡兩章語皆協韻文言

之旨豈以是乎然聖人之言非有心於文者

初六履霜堅冰至

履行也自後而前之義亦下之象聖人明陰陽消長寓於復姤等十二卦明之以陰陽之爻純比類於三氣之消長也坤六陰猶歲之十月是爲繁霜之時霜爲陰凝之始冰爲陰凝之極

聖賢先覺神於著龜豈有他哉以理知之耳十月履霜堅冰必至理勢則然此爻辭確而意嚴有以見聖人防微杜漸之嚴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陰主揫斂陽主渙釋揫則而凝白露爲霜凝極則

洪流亦氷壯風行水上冰渙而釋渙極則滿溢亦
盈溢皆必至之勢也人皆曰露微易凝水深難冰
然一夕寒風倏焉氷壯蓋于時獨陰无陽猶坤之
純陰也霜之極至于堅氷坤之極至于龍戰聖人
以始凝釋霜則已示堅冰之幾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
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
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

聖人於始有不可與長之戒懼一陰之長積而爲
六陰也餘慶餘殃豈一朝一夕之故皆善不善積
而後成歷觀史傳弒逆之事悉由於不能見幾而

早辯故於履霜之初即辯其爲堅氷之漸蓋六陰
方盛陽未即生无有逆而制之者故其勢甚順勢
順而辯之不早則有何嗟及矣之憂春秋之時弒
逆之事比國而有故聖人示教既明且嚴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直方大皆地體之象

乾之德獨盛於九五乾之正也坤之德獨盛於六
二坤之正也直者平直方者不回撓大者不褊小
皆地道之盛備此三德則不待時習而所行皆利
彖辭而言利所利者有限爻言无不利得時當位
居中處下也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聖人言六二之動直以方而不及大他卦如此頗
多以爲省文則不可以爲脫簡則文意自屬未詳
爻辭不言動釋辭言動者爻具三德不動則德不
顯三德具而地道光明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乾坤諸爻唯二五无戒之之辭坤地道也六二爲
最美直者坤之正方者坤之義君子敬以直內則
所守不撓不欺義以方外則所接不傲不諂仲氏
所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召公所謂志以道寧言

以道接皆是物也內外交養敬義兩立則道備美
全是之謂不孤乾初爻勿用三爻乾乾四爻或疑
上爻動悔若坤之二則動中規矩從心而行不必
自疑此固地道所以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含內緼不敢見也章美也三非正位故曰或從成
者成功終者終事三爲下卦之終

二爲臣之正位如泰之包荒大有之大車以載蹇
之王臣蹇蹇是也六三非正位故含其章美不敢
自衒或從王事不敢自專雖孫其成功然必終承
天之事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之含章特以非正位之故可貞者可行以正也身居高位不能以時發之是可正而失之也或發之以從王事則己之美知可以光大于時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前章釋含章可正或從王事此章釋无成有終三之弗敢成者以坤爲地道妻道臣道也地承天妻從夫臣事君凡地之資生妻之主饋臣之幹蠱皆當代天代夫代君以終其事若夫成功則歸之天歸之夫歸之君而不敢居此天地夫婦君臣之常

經聖人於坤廣明之他卦之參錯互陳者其綱領盡在是矣故曰乾坤易之門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括者據其要而總之囊虛而柔器之陰者也坤雖純陰然初三五猶居陽位二四上則爲重陰六陰已盛四居其間雖未至上窮君子已逆知爲龍戰之漸猶之羣小用事君子偶處斯時雖不至於戮辱君子已過爲之防好遯深隱如括囊然不使少見其鋒穎以此无咎固其分也没世无聞君子所疾今何爲有无譽之辭蓋時當昏濁則名者忌之府譽者毁之媒小人見君子之身都令聞不能自強爲善以立名致譽唯有忌之毁之耳往昔嶮巇傑特之士每多罹害嬰釁皆由得譽於衰亂之世故知无咎可以免禍有譽亦足以招禍蘧伯玉卷而懷之括囊也甯武子无道則愚无譽也荀氏以爲腐儒何邪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囊足以自容括之則足以自保囊而加括謹之至也至謹則時不我害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天地交則變化泰之時也雖草木无不蕃衍君子

之盛可知天地不交則閉否之時也賢人從而隱遯鳥獸魚鱉不能咸若山川鬼神不得其寧抑可知矣辟言辟色辟地亦可已矣必至於辟世謹於自全也

六五黃裳元吉

天玄地黃黃地之色也上衣下裳裳下之飾也元大也周官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其四曰鞠衣註黃衣也詩緑衣黃裳序詩者以爲妾上僭夫人失位緑衣以喻妾黃裳以喻夫人言黃裳於坤六五則知爲乾九五之配坤純陰聖人嫌於言君又不敢以臣當之故取象王后以存君位又嫌於敵乾

故象以下裳示坤當下於乾玩聖人立象之意則
知致謹於君臣之辨者蓋深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文如藻火之類居五爲在中不華不野故元吉衣
裳同體裳當下於衣乾坤之五皆君位坤當下於
乾處斯位者能如是吉孰大焉恒之六五曰婦人
吉夫子釋之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坤之辭隱
恒之辭明學者宜並觀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
於事業美之至也

以卦言黃爲地之色以爻言黃爲中之色此章專

以六五居中立義君子體黃中之義通下乾之理
正位而不上僭居體而不下偪充實之美緼積中
心見面盎背而暢於四支幼學壯行而發於事業
非由外鑠美之至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龍乾之象坤稱龍主於乾也而敵則戰上爲卦外
野之象血傷之象玄黃天地之色
陰非能敵陽者六陰既盛勢與陽敵敵則戰戰則
不能无傷乃有玄黃之血乾元坤元闔闢萬化何
爲而戰子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物有性情而戰
生焉聖人因託之以明陰陽之消息與君子小人
進退之故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乾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坤曰龍戰于野其道窮
也乾至上而窮則災坤至上而窮則戰戰則不止
於悔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
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
黃

六陰盛矣又處盛極自視天下莫予抗者適見六
陽疑爲勝己負其盛強忘其陰弱必戰之道也純
陰无陽故特稱龍爲其嫌於无陽也陰陽氣戰則

无血稱血者猶未離天地之類也天地合則爲玄
黃之雜析之則天玄而地黃因上六之戰回思六
五以陰居君位則黃裳之戒辨之蓋早

用六利永貞

坤卦言貞獨多於他卦既利貞又安貞至此猶以
永其貞爲利是懼其能安而不能永也是正也暫
安則暫吉久安則久吉聖人於初爻欲其早辨用
六欲其永正合聖人之言而探其心其始終致害
於小人如此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安而不永所終也小安而能永所終也大永正者

以正大其所終也夫子於乾坤章解而字釋使諸卦皆爾後學豈不幸而又幸特恐安於口耳不復探索以心所貴觸類而長庶能因乾坤之所言逆諸卦之未言

䷂ 震下坎上

於卦變爲坎重震於爻變爲二陽爻卦 ䷂ 二五互易而變卦有二陽五主時初主用諸爻之情皆繫於初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重卦兩象聖人兼之以命辭爻之序自下而上象之序自上而下天地寘雷風雷雨否遇者則兩象比辭如雲雷屯天地交泰之類他則繫辭兩象之間如山下出泉之類

坎爲雲震爲雷此因兩卦之畫以立象後卦並同陰陽絪緼升爲雲降爲雨在地爲水皆坎之象也坎在雷上水之氣爲雲在雷下雲之液爲雨雲雷方鬱而雨未霈屯之象也經綸者治絲之事經者經理綸者彌綸蓋因回撥度往來經綸未敢遽有所行此因屯之象以起亨屯之義後卦並倣此君臣同亨屯故稱君子後卦可以類推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震欲動而坎難之其動未遂故卦名屯也剛柔雜所以立體剛柔交所以致用使二氣不交則萬物何由生化故交則屯此雖萬物之屯實大亨之機也世方既泰猶須事事適正況當屯難詎容偏私儻失其正則亨者復屯矣夫君臣和附綱紀素張自強而力行之可也若變故糾紛羣情未協必深謀熟計乃可徐起而有爲然勿用有攸往豈守株退怯終无所事事者度時圖利利在因民望而建侯耳卦言元亨利貞者七唯乾不言所利他卦皆有所指卦辭總一卦之大義爻辭則探卦辭之所指因六爻之象之義析而明之如吉无不利則亨利之義辭旋班如幾不如舍小正皆勿用有攸往之義初之建侯即顯卦彖利建侯之辭爲初而發餘卦倣此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聖人釋彖辭於彖首大略先釋卦名釋卦變釋爻變而後釋彖辭唯八純卦不釋卦爻之變

乾剛坤柔各爲純體初索成震故曰始交此釋震之義上遇坎險故曰難生此釋坎之義凡與兩卦之義者皆指卦變爲曰而云者合兩卦之義釋卦之所以名屯自

䷂ 變九二進爲九五成坎震震動乎坎險之中故曰動乎險中此因兩經卦之象以釋爻變元之義

二曰始曰大一元肇判鍾於乾坤乾為陽始坤為陰始是也乾坤交而陰陽雜不得復為始故餘卦皆以大釋元而於屯發其例曰大亨貞此釋元陰陽和乃為雨坎之陰氣在上陰浮於陽也震之陽氣在下陽伏而未升也陰陽睽隔故密雲不雨而為屯迨夫震動出坎迅霆一擊乃能豁舒重陰使陽氣升上與陰和等則坎陰之氣下為雨溝澮川谷莫不滿盈而坎險皆平是屯亨之象此釋亨凡物之生或屯於胚胎或屯於勾甲皆元化之自然非人力所致故曰天造草者叢雜昧者冥晦猶六合雲擾聖明有作號令閟而未孚膏澤凝而未施其裁制闔闢非可獨運唯建侯立屏共理元元斯合時措之宜然猶兢業祗懼罔敢寧居非一誇諸人藐乎不以關念此釋利貞建侯聖人於乾曰利者義之和於屯曰宜建侯乃以宜釋利自行乾之君子與坤以下皆爾所謂言所利者亦於屯發其例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磐旋欲動未遂之貌初於卦為外為下於爵為侯陽為貴陰為賤為民

屯難之時初身任亨屯之責二三四上皆陰柔不足與共事初孤立无與君雖同德建已為侯而位在外服不與君應羣陰朋比近在君側安得不磐旋顧慮審而後行磐旋非狐惑不斷利在居得其正也已不與君應則忠悃難通羣小在王所則讒間易入若處己不正必召疑致謗君怒臣讒己且不免何能亨時之屯利建侯謂五以建初為利爻辭舉卦名者義之正不舉卦名者義之變初在屯外又亨屯之爻三不涉於屯四助初以亨屯上則甚於屯故皆不言屯二以乘初五在險中故皆言屯後卦同可以意推

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爻辭言居正象辭言行正曰居曰行義非背馳屯之時五在險中所仗以亨屯者初耳初以剛明之資能知身位之利害若過為周身之防正而不行屯何賴焉故以行正釋之謂身雖磐旋志在行正象辭因爻之所已言逆爻之所未言以足其微旨而於屯發其例此卦二陽五之陽尊居君位羣陰仰望而勢隔初之陽在三陰之下有以貴下賤之象為羣陰之所附所以大得民心此如後世親民之官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邅屯之甚也如辭也馬陽獸以象陽二乘初為乘

馬班義同班師二五正爲婚遘二初不正爲寇六
處中而未應爲女子禮女子許嫁笄而字十者數
之終十年天道之變
五爲君之正位二爲臣之正位聖人寓於二五正
君臣之大分明尊卑之常經以垂法示戒於萬世
六二位則居中德則當位與九五位應而德合君
臣正應者大分常經也方當時屯唯初獨任亨屯
之事爲專權之臣六二德柔位陰適乘其上故既
屯復邅其難特甚乘馬本可有行馬強人弱正憂
泛駕班旋者不敢冒而進也二初位比以陽求陰
以男下女欲爲婚遘而二難其從女之從夫猶臣

之從君爲人臣无外交故視初爲寇守正而不許
初遠乎十年事定屯亨時則五可以大正初不迫
而求二二始得許五以胥從不字者不許初也乃
字者許五也方難之生初之受任雖專然必集忠
合智以濟多難其求二也豈若後世權臣脅同列
以植黨自尊者二已目之爲寇況不磐旋居正而
得免乎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四上皆言乘馬聖人獨於二言乘剛者六四雖
應初而勢不迫上六以五方小正而不加譏得免
於屯邅耳反常者前遭乘剛之變今反正應之常

六三即鹿无虞唯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後漢逸民傳野王二老者即禽註即謂就也鹿角
生於一陰爲陰獸善走險屯上卦爲險陰獸在險
爲鹿之象即鹿者陰即陰之象周官大司馬虞人
萊所田之野謂芟除其草萊今車得驅馳田僕設
驅逆之車謂驅出禽獸使趨田逆要不得令去也
林陰昧之所亦險也鹿宅於林人逐之即奔林莽
屯卦四陰其三陰皆有乘馬之憂獨三不應初不
乘初於屯无預蓋屯難之時不居要位之臣四應
初二應五三居其間兩陰不與同志而上亦无應
況處震之極陰昧不明躁而妄動急於求助往即

上六田而无虞禽不可得而入於林中矣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三際於險動則陷止則免此
正吉凶之幾今幸在險外故能見險知幾與其即
人而失己不若舍其不正之應素位自守以俟世
道之亨不然往則致吝是本不涉於屯而自取其
屯者也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田者必夷其險阻驅禽趨田乃无害而有獲三居
高位不涉於屯上六當即我之不暇而三反即之
猶田者不驅禽即我而反即禽也以我從禽故曰
即鹿上六道窮三往即之不唯致吝且與上俱窮

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四與初應四在上爲乘馬初以男下女而又正應爲婚遇以陽求陰爲求四爲中爻初爲卦外由中應外爲往六四乘馬從其正應可以不疑其所行而猶班如者四爲王朝之近臣若不待初求而往從之豈无貳君之嫌故亦班旋然近舍君而遠應初者亦有故矣初與君无應又羣陰間之因四爲正應乃求爲婚遇庶可通情愫於君初旣來求四往應之則可宣王朝之威靈德意君臣胥孚內外一體使初得展布手足鞠躬盡力无嫌无疑以亨

屯於外五可高拱无爲坐享屯亨於上也旣因四而亨則吉无不利從可知非若後世叛君以從權臣者之爲也三之往吝以應非宜應四之往吉以應所當應屯之時使皆宗初而外從則在險之君愈孤故二視初爲寇所以正君臣之常使皆疾初而不應則在外之賢无與故四之應初所以達濟時之權二者兼備也乃可亨而位失其正者皆不可也

求而往明也

四初雖正應若初不求四四亦不往能因求而往者唯六四當位其察時審己甚明然後能之聖人於象辭申揭求往二字斷以一言曰明而爻辭之旨益顯至哉言乎辭簡而理盡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坎爲水在雷上則未能爲雨故言膏膏肉之肥止能濡潤象坎止能潤物而已今人謂霢霂之雨爲膏亦取能潤之義貞正也

聖人釋屯曰始交曰天造蓋於宇宙爲初眞於人物爲初生於時爲開創此屯所以繼乾坤之後與否蠱蹇剝不同九自二而升五初正天位若可大有作爲而我方在險德澤未加於民下焉羣陰蒙昧未孚亦旣任初以亨屯我唯當寬其政教簡其

號令使徐就吾之經理乃可得吉若驟用整齊振刷之術人將駭懼紛散凶孰甚焉故新國用輕典

屯其膏施未光也

大君有造雲行雨施則可以光宅天下今屯其膏則雨澤之施爲未光言施未光則非擁尊位以自膏者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居陽之上爲乘馬上於人爲首故云泣陰爲血泣血皆坎水之象漣淪漣也

上之乘馬與二四同而班如則異二四欲行而未果者也上居卦之極欲行而无其所者也他爻雖

也猶有可亨之時至於窮極則已矣故曰班如時
極道窮唯自悲傷故啜其泣矣泣本出淚今泣血
者泣盡而繼之以血淪漣而不自已也不言也不
言吝不言凶者至此夫復何言

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時至窮極何可長久傷如之何

䷃ 坎下艮上

於卦變爲艮重坎於爻變爲二陽爻卦䷒初上
互易而變卦有二陽二主時上助二諸爻之情皆
繫於二初在下爲凡民之蒙三背師不自覺其蒙
四遠師之蒙五初心之蒙上助二而擊背師之蒙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艮爲山坎爲水今爲泉者坎則水之通稱泉則水
初出山之象坎在艮下故曰山下出泉泉出於山
未得流行之所蒙之象也泉之始達其勢必行君
子體之以果其行盈科而進利養萬物君子體之
以育其德行不果則德不進德不育則行不成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利貞

坎險當求出艮止而不行蒙昧者也故名蒙
止則蒙行則亨坎水之性无不行者故蒙可以亨
蒙昧者陰也四陰之蒙各殊而六五爲初心之蒙
故曰童蒙陰之象必求陽明以致亨二乃亨蒙之
主我者主之辭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非倚師以自
尊敎學之事必學者即所疑以求益而後敎者因
所疑以開警蓋攻堅者必因其璺隙學而有疑疑
而思問乃欲明未明之隙乘其隙而啓廸之其昏
必明使漫學无疑不知問辨雖復提耳強聒亦豈
能以我昭昭覺彼昏昏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
我筮猶學之疑而問也告猶敎者敎告之也維初
命筮秉誠純一蓍告之以吉凶是可信矣猶不我
信筮至再三其心煩瀆蓍烏乎而告之學者不能
潛心領會而尚口騰說敎者亦不屑敎誨之矣故

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問學之道利於守正
不正則謬用其聰明故曰利貞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
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
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卦象之辭曰山下出泉謂泉初出而蒙其義自上
卦而下卦彖之辭曰山下有險以處險而止爲
蒙其義自下卦而上卦取諸卦者不同故其義亦
異後卦皆同山艮之象險坎之義爻之未變爲坤
上兌下既變爲艮上坎下故曰山下有險身既居
險唯欲行乃克自免今艮止焉唯蒙昧者爲爾是

故蒙有亨之理行爲亨之基亨蒙者何時中也時
中者何九二也卦有二陽上九在外九二獨以陽
居中主亨蒙之事五爲君之正位曰大中二爲臣
之正位曰時中時措之中也五爲大君位可亨蒙
而德陰不足故權時制宜委其寄於二二德合位
應不曰位應而曰志應者六五爲童穉之蒙志在
求亨下應于二如太甲成王以伊尹周召爲師保
也此釋求我九二居亨蒙之位羣陰求筮者二皆
告之以剛中足以亨蒙也此釋初筮告陰之再三
筮固爲瀆陽陽再三告之亦爲瀆陰蓋彼方山蹊
茅塞我又二三其說使之罔知決擇秖益其蒙耳

此釋瀆則不告童蒙者良能雖未著而良知未汨
天理雖未明而人欲未萌如嘉木美種但當培養
以俟其成毋揠苗助長毋戕賊杞柳是作聖之功
也此釋利貞乾言貞固蒙言養正明乾之貞訓固
諸卦之貞訓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爲卦下乃下民之象二臨其上爲發蒙之人桎
梏械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大司寇桎梏而坐諸
嘉石有蒙昧不得自遂之象手足爲身之末卦外
之象初止於桎梏覩上之擊蒙則輕重大較吝小
疵也

初最下而六居之陰昧不明蒙之甚者也下民不
得入庠序漸摩教術无知而誤入於罪在上者從
而刑之所以發撤蒙蔽說其桎梏之災是爲教寓
於刑儻以是遂往則爲淫刑以逞吝之道也蒙於
理者人欲糾纏一念慮一言動輒悖禮犯義猶下
民之抵法冒禁罹於桎梏也中養不中爲之迪啓
開明使其心志通達覩道德之光輝而安肆問學
則用說桎梏其譬歟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刑者聖人之不得已聖人懼後世流於虐威庶戮
故爲之辭曰以正法也則正法之外不當以濟私
忿況所謂刑人者象刑教刑之類未必遽加徽纆

刀鋸耶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包蒙陽包陰之義納婦陽納陰之義二爲子子納
婦故言家包之爲言并受羣陰而无遺
蒙之時五四三初皆陰昧二以剛明處羣陰之閒
并包而開明之宜其吉也言師道爲包蒙言治家
爲納婦婦來歸夫夫則納之亦吉也陽爲父陰爲
子父在堂子不得專家政今九不居五而居上有
父老而傳之象故二爲克家包蒙納婦皆克家之
事也一爻再言吉他卦鮮有如此者聖人旣喜二

之能亨蒙又喜蒙者之得所亨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聖人之心不勝其喜

子克家剛柔接也

子授室而後家道成二以一剛接衆柔克家者也易有言剛柔接有言剛柔際際淺而接深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女六之象取之者二也金喻剛夫指陽三上正應三見上爲金夫躬三也取女沿納婦起義

初六六四六五皆蒙者也唯六三位高而驕居剛而復自以聰明慧術之過人其實陰闇不達時宜俯視九二不屑求之仰見正應以爲金夫不知二主亨蒙之任三乖而比之唯當舍上求二庶可亨己之蒙今乃從上彼豈能亨我是不自有其躬謂之失己可也果何利哉降衷之性虛靈靜微本自光明蒙之爲言若有物蒙蔽其上而失其光明也人皆知童穉爲蒙不知致蒙者多端人皆指發蒙爲治蒙不知亨蒙非一術有不被教育而蒙者初是也有不能問學而蒙者四是也有性質未開而蒙者五是也此三者非故有以蔽之特啓迪之未至二皆容受而開明之蒙斯亨矣如三則物慾爲蔽自我致蒙聖人戒之曰勿用取女謂女來歸則夫取之蒙不求我我不求蒙也或發之或擊之教亦多術勿取非絕之不屑之教也歸斯受之矣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以六三從上九宜謂之順矣爲有不順之戒子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蒙之時三之正應在上而亨蒙之主在二從其正應在他卦爲順在蒙爲逆逆順之道唯變所適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行不順之戒示後學玩爻之法深切著明矣

六四困蒙吝

困者昏昧以陰居陰之象困而不學者也

蒙之四陰凡居陽者尚有陽明爲向學之鎡基六四以陰居陰絕无陽明而應比皆陰是困於蒙者也四切近於五猶生於世祿侈富之家若從師親友則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猶有困而學之之功奈何資性本昏所與游者又皆陰昧之人終陷於困而不學之下愚矣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蒙以二爲主五與之正應三初比於二唯四不應不比爲獨遠陽爲實

六五童蒙吉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生而靜者也六秉柔靜五居中有童之象

童蒙之人於四端五常雖蒙而未明于此時而從師講學作聖之功也吉莫尚焉卦之言亨唯六五足以當之五之蒙未失赤子之心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為陰故順不以位自尊故巽為學之道唯順則不違理唯巽則不傲物秉彝良心為根為柢小長則自然開發能求師主善所以卦言亨爻言吉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九陽剛有擊之義所擊之蒙即六三也三背二有寇之象上應三有與三為寇之象擊三為禦寇之象利宜也九居上孫教導之責於九二六三但知

與上正應舍二而來從上則與二同德故擊三而禦之使之求二此利禦寇也上苟受三之應是與三為寇有操戈入室之患此不利為寇也爻於三不言蒙所以著其志於上言蒙所以聲其罪或曰二主亨蒙而不擊三何也曰二不擊三匪我求蒙去者不追也擊而求之是好為人師矣

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九二為下上九為上二陽同有亨蒙之心上寧禦正應而擊之故曰上下順以明此卦諸爻皆繫情於二夫四无背師之惡而言吝三有擊蒙之憂而不言凶者三居陽擊之則有回心鄉道之望自昔

詭跡之人一有憤悱即折節為善卒成佳士者多矣若四則安於昏昧无復為善之期所以吝也

䷄ 乾下坎上

於卦變為坎重乾於爻變為二陰爻卦䷠六二與上九初六與九四互易而變上卦之兩陰為險以陷陽六四其首也故諸爻之情皆繫於四以去之遠近為險易之象卦之險本欲陷陽爻之險反為陽所廹于郊于沙于泥三陽雖需而浸進陰遂出穴以辟入穴以伏終不能陷陽也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坎為水乾為天坎在乾上故為雲以象其氣之升

也天穹窿而无上雲豈能上於天哉天虛而地實上下兩間中无間隔甫離於地其虛處即為天蒼蒼在上者虛之積也雲行太虛故曰雲上於天龍亦飛於太虛而曰在天其義同此雲初上天少需乃成雨需之象也人必身安志樂乃可需待若四體不調志念憂忿豈能少忍須臾故飲食以養身宴樂以養志所以需時非曰饕餮縱佚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乾陽欲進坎險為陷少需乃可故卦名需孚者交孚信也春秋公羊傳曰夷伯者季氏之孚也乾雖為坎所限然坎之陽本乾之中爻九五與

乾陽爻信故曰有孚卦辭未有言光者乾晦於下能少需而行則晦者光而亨也貞吉言九五居正非與乾苟信者故吉也以乾之健行得其正所以利涉大川大川坎之象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乾言健坤言順明八卦之德需言須師言衆詁諸卦之義需猶須也何以需險在前也坎爲險乾爲剛健此釋卦變爻之未變䷠二陰在後三陽在前及其旣變䷄二陰爲險在三陽之前此釋爻變需與蹇皆險在前而行與止異蹇之下卦一陽雖剛而不健涉險則必陷故以止爲知需之下卦三陽聯進旣剛而健非六四一陰之所能陷不能陷則不困窮矣不困窮者謂止於少需非困於險而遂窮也言險者指陰爻陽實而陰虛虛則爲險言陷者指陽爻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云陷九五位乎天位正中握權與三陽同德故二陰愈不能爲陽之害大川雖險不往則已往必有功而需者亨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邑之外踰初爲卦外之象利宜也恒久也

爲險者六四也需者下三陽也初在外最遠於險若恃其初陽之銳氣不能需時輕動冒進則陷於險而有咎唯不忽其遠能久需之咎乃可免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險在四而身居外需而不行不犯險難此言初之位聖人以未失釋利用恒者初去險最遠故其需稍久能如是者需時之常也需于郊爲未失致寇則失之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近於水有漸近六四之象終者需之亨也

二漸近未與險接止爲言語之險曰小有言者近而未深也始雖與四有言終而與五有孚則吉矣見險不行難何由濟然行則浸近於險故聖人各因其時位立象以開警之

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大司徒註下平曰衍蓋水濱之象所以然者二在中也故雖小有言能以吉終中之可貴如此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水涯之泥善陷切近於險之象致寇猶環人致師致其來也四欲陷我有寇之象

險居其所自初視之本遠也我進而即之猶寇本遠我我實致彼耳三逼於險居位則然非致寇者

而聖人垂致寇之訓蓋欲人遠險如初戒人即險如三也回視初之不犯難則致寇誠可戒矣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險陷災也三與四有內外卦之分故曰災在外謂迫于險而幸未入也解六三亦致寇至解有吝而需无凶者解之險在身需之險在外也險雖在外位偶迫之唯敬謹乃可不敗敬謹非懦怯辟却之謂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我旣不敗寇斯敗矣不敗者需之亨也知此義者可以帥師臨敵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血坎之象陰之傷也穴陰地陰之所宅也出爲陽所迫之象

三陽剛健進不可禦一陰敗而傷矣六四穴處冀以陷陽乃反爲陽所迫自穴而出以辟陽也三陽需侶而進其功如此

需于血順以聽也

出穴者順陽而聽命雖傷而不至於凶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酒食坎之象飲水飯蔬養之嗇也飲酒食肉養之備也亨乾之需者九五也五大亨以養聖賢以樂需道之亨鹿鳴湛露鳬鷖旣醉諸詩足以觀九五之心貞吉正則吉也正則无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居中且正雖酒食而得吉也此聖人釋二五之凡例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六四上六皆陰居陰皆有穴之象入穴者即出穴之陰不速者陰不速陽三人者下三陽之象來者主陰爲言陰主而陽賓陰止而陽進故亦爲來不可拘自外而內之例

四之出辟陽而逃上之入畏陽而伏陰爲擭阱決不速陽之來而三陽彙征來居其位陰已上窮欲逃无所唯有入穴而伏耳入穴敬陽也陰能敬陽始雖遠竄終乃獲吉吉者得安於穴也小人不敢抗君子能盡敬以事君子者君子亦姑容之易固爲君子謀未嘗不爲小人謀爲小人而謀得所安乃君子之福不然疾之已甚亂也下三爻言需固也六四敗而逃而五猶言需者陰險害陽毋伺吾隙六四雖遁猶有上六使陽或泰肆而忘九三敬謹之戒陰必乘間而起有三思害五王之患必至上六敬服君子乃不言需君子之待小人庸可忽諸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間六爻以言上六本爲當位析三才而言上爻天

之象則六爲不當位陰窮入穴乃敬畏君子而爾
故未大失使傲然自尊居衆君子之上則大失矣

䷅ 坎下乾上

於卦變爲乾重坎於爻變爲二陰爻卦䷠二三互易而變兩經卦猶六人爲兩黨二陰一陽合謀爲險三陽合謀爲健而成訟六爻猶六人爲三耦人自爲謀故不險不健而不成訟初六六三六四皆終吉二无眚五元吉上雖褫服亦无災凶他卦罕有其比卦爻之變吉凶胥反如是世之險健者能幡然而改何吉如之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乾爲天坎爲水天上運而西旋水就下而東注有違行之象一事而甲以爲是乙以爲非是非胥違訟之所由生也水者天氣之化其始本同行日違則睽日遠此不謹厥始之過君子體之謹謀於始則志同慮協而訟不作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乾欲陵陰坎欲陷陽而不胥能故卦名訟

有孚指九五九二上下雖訟而中之胥信者不可泯也窒欲實其心之險惕欲押其性之健當訟之時不能不訟唯守中爲吉終健終險則反吉爲凶大人九五也訟者之所利見也見大人則可以无

訟訟者曲直在我聽訟在人涉險之道也需之乾在下三陽同志以需故可以涉川訟之乾在上上下胥違剛險胥害故不利涉大川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乾上爲剛坎下爲險此釋兩卦之義卦之爲訟有兩端析其義一剛一柔則不成訟一和一暴亦不成訟今剛在上欲陵下險在下欲陷上曰訟上剛下險者謂訟之卦有剛有險也兼其義則爲心險行健之人險則多陰謀健則能强忍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以强辭文之曰險而健訟者謂險健合无以訟也此釋卦變訟自䷠變六二往爲六三九三來爲九二是爲剛得中雖以是成險健之訟亦以是二五有孚而吉此釋爻變剛濟以險險巽以健是以終訟訟終而成所喪必多凶之道也唯天下之中正能辯天下之曲直九五在上居中用正不唯險健者无辭于罰而咸庶中正何訟之有入淵者險勝剛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初非健體爲不永獨柔无與不能成險爲小有言凡訟皆自語言始小有言爲初之象初云小有言

四云復即命爲語言之訟
所事初四交訟之事也初柔在下四剛在上初非
四敵何敢永事唯小有言聊以自白幸四渝變其
命故始雖訟而終得吉使初以機巧肆辯則激四
之用剛而終凶矣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不可長釋不永之義人能不永所事者知訟之不
可長也小有言者吉人之辭寡辯明者四不克訟
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二爲臣之正位故有邑人三百戶之象三百戶一

成之地下大夫之制邑邦國所居郊爲外邑爲內
卦內之象二爲封邑之訟
二乃成卦之爻以剛敵剛宜其嚚訟何爲而不克
蓋以卦則得中以爻則居柔故也不克云者欲訟
而不能也訟旣不能乃歸逋以辟禍九五亮其伏
罪不奪其邑故三百戶可无災眚上受服而褫乃
已得而已失二之逋以竄乃失己而不失人
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歸逋句絶
歸而逋竄喪其邑也訟本爭邑今乃失之患如掇
取訟者可以鑒矣咸曰臣无訟君之理何爲有下
訟上之辭曰晉郤至與周爭鄇邑王命劉康公單

襄公訟諸晉是亦訟也未幾三郤皆以爭田之怨
基殺身之禍患至掇之明驗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食猶食采六三本自六二升視二則舊也三言食
采爲祿秩上言鞶帶爲命服三上爲命秩之訟古
今之訟不可勝窮然不出此三者小則言語次則
命秩大則封邑二爲臣之正位應從王事者今五
舍二而用三三非正故言或
古者以德制祿德有高下故祿有差等一命受爵
再命受服三本大二受大夫之祿今升居三則再
命當受服上以應三來訟以爭之三不與之應唯

食其舊德之祿退然不較三將出險而際於健守
正危厲遂得終吉凡言終吉者初必嘗有凶也五
或任之以事固不敢方命亦不敢有其成以坤六
三猶若此況訟之時乎坤言有終訟不言終懼於
凶也六爻唯三謙抑柔正无訟意訟則怨不訟則
德三之言德勝於小有言不克訟者矣
食舊德從上吉也
五不任二而任三者二方訟五而三爲食舊德之
賢也唯天子使於時爲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四居柔不爲健有不克訟之象命者四訟初之言

在下爲言在上爲命渝變也春秋鄭人來渝平安
於柔爲正初以言訟四四以命復初吏初險而四
健嘖言何窮唯不克訟故渝變其健安守於正吉
其宜也爻言不克弗克者皆陽居陰位唯陽故訟
故攻唯陰故不克訟弗克攻
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四能若是不失其正也
九五訟元吉
諸爻皆有象有義唯九五无之者五爲君臣不得
敵君而訟也臣不得敵君何爲亦言訟五爲謳歌
訟獄之所歸王三宥然後制刑則五爲制刑之主

烏得不言訟元吉大吉也大人在上平諸侯萬民
之訟至於見遜畔遜路而息爭吉孰大焉
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則不偏正則合理九五元吉中正故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或者非所宜得而得之之辭鞶帶大帶也所以束
衣爻辭言帶釋辭言服互明之也詩終朝采綠毛
氏云自旦及食時爲終朝言褫之遽也三者數之
變如三接三日三月三年三十年爲一世是也褫
奪也
上爲卦終訟道已成終訟成訟長訟者也命服本

三所宜得今上以訟得之是或錫之也訟者小人
之事服者君子之飾小人而被君子之服彼其之
子不稱其服終朝三褫辱不蓋榮三褫者上九答
於釋服而終奪之也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訟本不可以得服上之受服三孫之耳聖人曰以
訟受服誅之也服以章德人咸敬之敬其德也无
德而服何足敬者不足敬則奪之者至矣
䷆ 坎下坤上
於卦變爲坤重坎於爻變爲一陽爻卦䷗初二
互易而變九二主用五陰之情皆繫於二二爲大
將四爲全師之將三爲敗師之將初爲出師上爲
班師賞功五則命將之主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坤爲地坎爲水水涵地中鑿之則水見比閭族黨
致之則爲師此卦之取象也言其義水浩渺无際
地能容之性善決潰地能蓄之君子體地水之象
率土之民皆受而无外品物繁衆皆蓄聚而致養
師貞丈人吉无咎
五陰羣聚一陽統之有師之象故封名師
兵師征伐聖人將以正天下也己或不正如正人
何故以貞先之丈人尊老厚德之稱年少寡謀輕

銳嗜殺必得丈人而後可秦穆用蹇叔則吉用孟
明則喪敗是也兵凶器戰危事寧能免咎唯得吉
咎乃可无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
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之爲言衆也貞之爲言正也此析師貞爲二義
能左右之曰以能以衆正此合師貞爲一義以我
之正正彼之不正宜乎朝覲訟獄從之者如歸市
可以爲君爲王矣此釋師貞丈人吉剛中而應指
九二是爲爻變行險而順指坎坤是爲卦變九二
以一陽統衆陰衆陰或在王所或據高位或在事

外位殊者情亦異豈肯一心駢首受制於我唯九
二以剛居中與五正應而衆陰莫不我從此有帥
師之位驅人鋒鏑勝敗靡常小不敬謹則棄師蹈
民辱身亡國險孰甚焉故奉辭致討必行天下之
大順牧野之師血流漂杵雖受之旅也聖人一視
同仁謂之毒天下可也八百之國不期而會吉慶
大來何咎之有此有帥師之德斯人者師尚父以
之烏喙狶苓非養生之常善醫者順而用之雖毒
而病良已亦以是夫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初爻爲卦之初出師爲師之初否臧不良也

起師合軍必勒其部伍使无犯命和其卒乘使皆
輯睦然後內則師行不擾外則隱覆不能害可以
救无辜而伐有罪不然則凶敗立見故不可不謹
於其始周官大司馬合軍而首行禁令是也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失律所以釋否臧否臧云者失律之謂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五陰爲師衆之象二在下卦之中爲在師中周官
典命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
一等
非剛明无以建功非柔和无以輯衆九而居二乃

處柔用剛之臣六而居五乃履剛用柔之君六五
虛懷无我使二專帥師之任於是二爲得君中正
之丈人吉其宜也用卦之主在此爻其吉亦在此
爻故言吉无咎與卦辭同三錫命於在師之時所
以示優繹而降威望不待師旋正功之際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以一陽統衆陰非承大君寵任之專則衆陰必爲
讒間以貽喪敗爻辭无此意聖人特發之謂九二
之得吉由於六五之天寵裴度得君乃克平蔡以
中人監軍而債師者總總也神哉聖言已揭鑑於
二千有餘歲之上四征弗庭所以綏兆民錫丈人

命所以懷萬邦懷萬邦則莫不面內鄉化无有梗
吾治者可以寢兵不用是丈人能致吉於一時大
君能流吉於後世
六三師或輿尸凶
周官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肆師若師
不功則助牽主車是奉主車者大司馬之職肆師
助之而已不得專也三之輿尸本非其職故云或
又一說易中言輿皆取象載物无輿人之義祭之
尸以人而主用木是主自主尸自尸非尸即主也
如羲和尸厥官羲子尸之則只訓主亦非尸即主
也如尸而追盜尸女於是則指言死者若以大无

功之義推之恐如秦封殺尸楚收晉尸之類封與
收皆須輿之以往
輿尸帥師者之事也三位高足以陵二柔佞足以
媚五故五或使之肆師而爲大司馬政令二三人
誰適從此荀林父所以敗不凶何待如別說是六
三輿喪師之尸義自通
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小小挫敗兵家所不能免然不致爲大體害若師
師而莫適爲主是不止无功而至於大无功矣以
无功釋凶而必曰大聖人戒之甚切
六四師左次无咎

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豐折其右肱終不可
用也凡車勇士居右以右主用也次如次于召陵
未即用也左次之師非別師也軍將之下有師帥
旅帥蓋屬於軍將而別行者四重柔非六三之比
左則不主於用次則不敢專制聽命於將而爲進
退雖不能立功然不至敗軍故无咎
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師不當鋒擊賊乃次於无用之地師之咎也然迫
於君而違於將則左次固六四之常未失其常咎
斯可免不然即有六三之凶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周官大司馬虞人萊所田之野則田乃獵禽之所
獻禽以祭社則禽乃所田之獸以九伐之法正邦
國則田以象所伐之國禽以象所伐之君五爲父
二三爲子陽爲長陰爲季長子九二也弟子六三
也陽位亦可稱
子好生之德被于鳥獸然田獵所以備禮不得已
也泰平之化浹于萬國然詰兵所以禁暴不得已
也唯不得已故凡征討必奉辭以行使我之師徒
知我之干役志在伐罪非以逞威彼之人民知我
之往伐固有主名非敵百姓而後我師直而彼聽
命此利在執言爲帝王弔伐之師彼勤王以圖霸

伏羲以擊敵者乃執言之罪人也九二言吉无咎
六五不言吉者兵戎之事戕民至慘儻有賢聖之君與甲兵危士臣以求所大欲將特此以藉口故特特致戒謂帝王以不忍人之心爲不嗜殺人之舉乃僅止於无咎耳況六五命將之主而陰柔不斷左右又皆柔佞傾險之人寧保无委任不專之患故重舉六三爻辭謂能命長子以帥師猶不得吉若弟子輿尸則正乎凶聖人事事垂戒如此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二居下卦之中位之中也以剛居柔德之中也以中行師其長子之謂乎大君垂拱南面凡治亂成

敗唯所使之當否三不當其位烏得无凶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大君六五也周官軍將皆命卿開國者出封爲諸侯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承家者大夫之采邑卦多陰爲小人

師至上而終凱旋告至舍爵策勳凡將帥有功者大君布命次第封賞以建國家知勇之人不能皆全材用於戎行有將帥節制於上未見其害今爲國爲家有民人有社稷則不可屬之小人此卦一陽在下而統羣陰聖人慮其專也故言王於二言大君於終蓋他卦所无所以謹君臣之分者嚴矣

上爲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之時故六爻唯上不言師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聖人不爲況尨職有難易立功有高下大君之命非例加襃寵无所區別必先論正其功乃班封爵後世以詐用兵反受上賞者不能正功者也帝王之師征弗庭以平邦國使復有小人則禍亂必作而邦國不得其寧爻辭言勿釋辭言必所以示必然之戒

䷇ 坤下坎上

於卦變爲坎重坤於爻變爲一陽爻卦䷗初五

互易而變九五爲主五陰之情皆繫於五五與二爲內比四位比於五初因四而得吉上位後於五三因上而致傷六爻皆以位應立義卦主於比故二五亦不言應釋彖言上下應者通五陰爲言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坎爲水坤爲地比之至親而无間者莫如地水故比之象如之君尊民卑勢至絕遠若之何而可比先王體地水之義唯分建萬國以親諸侯親諸侯以親萬民轉胥親比而天下无不比者矣此義於初爻可見卦言下比上之情此言上比下之道

比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八卦既重九五居正他卦固有陰陽胥比者矣然剛柔雜居未免分貳求其純陰親比无有間陽唯此卦爲然故卦名比

比協則吉乖離則凶情也亦理也然比有善不善善則吉不善亦凶不可不謹審於求比之初原再也原筮審而又審也筮之將何求求得元永正者而比之也元始初也永久長也由初至久中正不渝得若人而比之乃无咎也五陰羣居不胥統一何以寧處今九五顯比故不開四方翕然皆來夫九五也四陰在五之前鄉夫者也得比而吉一陰在五之後背夫者也不得比則凶比之時獨後於

衆自取防風氏之誅凶何所逃蒙戒於三瀆比取於原筮聖人非矛盾其辭學貴擇善其筮也唯決疑於一時比貴久要其筮也當詳度於終始始之不謹比或非人迷而不返則失己已而棄背則失人其可哉

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吉者卦之義輔者吉之由兩舉卦名自有兩義九五正位於上羣陰成輔順從於下是以得吉此二語釋彖辭吉字非長文也坤在下故曰下順從也羣陰柔昧位有高下有當否有前後雖皆知求比而見人人殊必決於筮而後定筮得九五元永正之主羣起而比之然五之能元永正者以剛居中不回邪无過不及故能大比羣陰有始有卒一出於正不然則黨偏係累間貳易生或比於此不比於彼或比於暫不比於久彼求比者亦將二三離散而他比矣陽剛進至五而得中故曰以剛中也上下指五陰也比止二五爲正應今言上下應者陰爻雖五實同一心有一陰一陽正應之義陽爲夫陰爲妻上居五後何所得比故云道窮初言吉中言无咎終言凶比之爲比何其難也一剛一柔情專致一其比也易五陰一陽位殊趣異其比也

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以信與人爲孚缶陶器質素无文凡无始者言終非本應爲他

比不以信雖合必乖初能有孚以此求比固宜无咎然不特小信而止由衷之孚流動充滿猶缶而盈而言有孚者言既孚而復盈孚之至也第身處極下最遠於五位復不應求比而无由幸六四內與五比外與初應能援初以比五故始雖无初而終有他吉他之爲言係四以得吉也初譬則下民四譬則諸侯此先王親諸侯以親萬民之義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爻辭渾他吉於羣言之中夫子乃摘之以專釋一爻之義蓋慮學者雖知諸爻皆當比五而不知初爻所以比五之由故特言之其教人以觀象玩辭之法明甚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二與五皆居經卦之內爲自內
二五位同德應比孰加焉貞吉之戒聖人反有不滿之意蓋自內之比嫌於私昵比而非正必至求專以間人則比適爲凶矣

比之自內亦不自失也

亦不自失微有溝之之意其不言吉者亦言其近於私昵也言外之戒深矣

六三比之匪人
匪非也非其人也指上六也三與上位應故
他卦以鄰爻爲比此卦自四五外皆以位應言比五爲大君上方窮凶三不比五而比上是所比匪其人矣初四之比爲得人三上之比爲匪人鈞是人也有聖人有匪人聖人能踐形者也匪人雖具五官四體已失天地之性者也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五之親者莫四與上若也初之比四與三之比上其事則同初何以吉三何以傷將以位遠應上爲上所累良可嗟傷故君子貴於審位而擇交不亦傷乎有惜之之意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爲內初爲外五二爲內比四初爲外比
四初胥比宜可得吉聖人猶戒以貞吉者四爲王朝近臣儻志外而忘君是不正之比吉可得乎成王命蔡仲以睦乃四鄰必繼之曰以蕃王室是也齊威會盟以協比諸侯而子猛之難若罔聞知身甫亡而國遂亂正耶否耶吉耶凶耶

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位之應者不容不比聖人斷之曰賢蓋在外而非賢雖位應而不當比四之位本比於五今乃比於初聖人之意若曰四之外比將以初而從上而非苟比也初不以位下能求比於上賢於人者也居外之賢非在王左右者爲之薦進則將終隱淪阿野有遺賢此所以許四之外比也曰賢曰從上皆爻義所无聖人蓋足其所未及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九五陽明爲顯比三驅者周官大司馬設驅逆之車是也不得則爲失驅之而在前逸去者爲前禽指上六也五爲卦內內曰邑詩商邑翼翼邑人王

國之民
一私不間於胷中故顯比无間於天下一陽自初
漸升至五剛明居尊无復私昵无外内无遠邇凡
厥臣庶一視同仁彼秦越肥瘠之不通者不能顯
比者也然聖人之比歸斯受之去者弗強猶田者
三驅固在搏取禽若前逸寧失而不追故其徒庶
不待誡敕悉皆順命比之吉孰加於此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
上使中也
九五履正居中光天之下同照臨顯比之所以
吉也聖人雖昭至公以比天下而无心於必天下
之比順我者取之逆我者舍之逆者如戴盆不見
日月非光景之不明舍者如乘鴈不計去來非鄙
夷而弗納逆順在彼雖有異見取舍在我初何容
心上不以得失為累則下不厚事翕然樂從蓋以
中道使民其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者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陽為首六居陽上為无首柔以上六為後夫爻以
上六為前禽者蓋五陰前進而上六越居九五之
前自五視上為前禽自上視五為後夫
首為上為陽九五之象自六四以下奉之為首者
也上六居九五之上猶人而无首安得不凶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坤之先迷亦无首也通一卦言之二直方大三從
王事五黃裳正位能順承天故終於有慶此爻獨
陰又居五之上宜无所終也陰得比則有歸宿无
所終者不得所比也六爻上雖无首然位實比五
故皆言比乾六陽則无首吉比上六孤陰則无首
凶
䷈ 乾下巽上
於卦變為巽重乾於爻變為一陰爻卦䷫初四
互易而變六四為畜者也五陽之情皆繫於四初
二畜所不及五上出畜之上所畜者三耳三不受
而反目故六爻皆不言畜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巽為風乾為天風行地上則舒散發達之功可以
及物今行天上則舒卷烟雲成自然之文君子體
之以懿美其文德畜有止義有聚義小畜以巽為
畜能聚而已不能如艮之止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乾陽欲升巽風畜之故卦名小畜
卦名之有大小者以爻以位不以卦大過曰大者
過大壯曰大者壯小過曰小者過此以爻之陰陽
言六五曰大有大畜六四曰小畜此以位之陰陽

言若以卦則艮震不應反爲小過巽兌不應反爲
大過此卦六四畜乾於畜爲小雖畜而必亨故曰
小畜亨雲陰氣也陰氣屯畜爲密雲陰獨盛故不
雨西陰方也畜而未散未達於東故爲自我西郊
此言未亨之時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
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柔本在初今進於四爲得位此釋爻變一陰而五
陽陽盛而陰弱何反爲畜人之情一則專衆則散
專者可以統衆散者必宗于一一陰得位上下之
五陰皆應之故其勢足以畜陽乾爲健巽爲巽故

曰健而巽此釋卦變君子體之雖有剛健之德其
進也猶巽順而不躁及九五以剛居中爲主於上
而復升之志可行此小畜之所以亨也陰雲族聚
於乾陽本无與以陽尚於往我實即之爲陰所畜
乃見密雲不雨之象郊外也我西郊猶言我之西
郊也雲行而後雨施陰居西郊密雲未行則雨施
未霈迨自西而我自我而東雲旣行雨斯施而畜
者亨卦名寓陰畜陽之義卦辭言陽受畜之道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天秉陽于上地秉陰于下其體也語其用則交爲
泰不交爲否然地氣升必復降天氣降必復升升

降反復元機未嘗少息故初二之爻辭並言復
初爲復之首由下而上循序以升復自其道者也
復固君子所貴又惡不由其道顏氏之克己盡復
禮之道也己私未克驟而求復則復非所復且致
祇悔奚復禮之有今初九復自其道何可咎者吉
在其中矣交之言復以乾陽下交而復乎上卦之
名復以一陽上極而復乎下升降皆可言復與
畜對必乾健欲復而後形陰之爲畜卦名涵此義
爻始發之
復自道其義吉也
一爻一事一事一義義所以斷是非而兆凶吉聖

人能逆知於未然者即其義而知之也復自其道
要其義則已吉不待究其事而後知也
九二牽復吉
初二皆乾體二與五同類胥引爲牽復
一陰畜乾有其名耳實則不能初猶能自復況二
有五牽汲其上吉將焉往小畜九五進賢之主大
畜六五養賢之主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以剛居剛初心甚銳位雖處下其復也雖无文
王猶與二以剛居柔與五皆在中有汲引之助吉
雖固宜才則不足亦不自失云者聖人之情可見

初以道自復二以牽而復復之貴早貴剛如是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輿乘以行者象乾復之行輻周植於輞轂之間者三非中爲輻輿說輻則輞轂无所支拄而輪不可運斡三欲復爲四所畜不得行之象九三六四陰陽爻比爲夫妻反目不和貌

一陰畜三陽則不足畜一陽則有餘初二與三雖均爲乾體而三重剛極健其爲復則不同復在人後而畜迫于前是輿說其輻也志不受畜反目疾視位雖夫妻情則怨耦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堯將試舜必觀刑于二女關雎風天下始於正夫婦曰刑曰正蓋反身以閑家不然則道不行於妻子三位不正而性剛暴與四皆當位而不胥下致四之見畜者三不能正室之過也聖人不責四而責三者斯所以右陽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四孚於五爲有孚血去者无所傷也惕懼也出進其位也

六四上比於大君則必孚於五下不與三競則幸免於傷然猶不安其居惕懼而出小人不敢害君子又能引辟此小人之无咎也若需之六四以坎拒乾致傷而後出則有閒矣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需以險在前而少需小畜以陰得位而爲畜需二陰小畜一陰需何以不能畜亦曰一則專也然需而不陷小畜而志行者皆以九五正中據位以同類爲乾之主故兩卦六四爻辭大略近似六四至是不唯不能畜乾且上合九五引陽之志而辟乾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攣聯係也陽爲富鄰比爻也

四求孚於五五與之交孚其情志胥合如有攣係

之者推己之富以及其鄰不以始欲畜乾而拒之棄之於是九五六四各盡其道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乾陽上復與五聯比則陽當獨富唯九五恢容人之量不屑屑較小人之逆順使君子小人均享其富然六四不孚不惕不出則九五雖欲若是亦不可得爲小人者可以鑒而免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而陰陽和也處陽復其所也上爻陰爲婦月爲陰精幾望將盈之象征往也

四五孚而陰陽和至上而雨陽始爲陰所畜至上

而得所安乾積陰德以成剛健故可載之以有行此以乾陽上復起義四之陰至上而盛猶月之幾於望也而羣陽至此爲尤盛故爲婦者必守正危厲乃可免滿盈之災此以爻位起義月盈則食聖人旣爲盈致戒矣陽復其所而征行不止日中則昃凶將隨之聖人尤不容不爲陽慮

旣雨旣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之爲雨而處者以陽德積而能載也爻辭有句自爲義者有合二三句爲義者聖人釋此句自爲義蓋所以舉凡陰辟而出陽復而安可以自止猶不止焉寧不起小人之疑謂必空其羣使无所容身於宇宙之間則鄉之辟君子者將激而害君子矣

☰☱ 兌下乾上

於卦變爲乾重兌於爻變爲一陰爻卦☰初三互易而變履剛者三也五剛之吉凶皆因三起義六爻各履其位故皆言履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乾爲天兌爲澤天澤之勢上下敻絶君子體其象而辯之使民知天穹窿在上澤瀦止在下无疑似之可乘則等殺較明不敢陵犯所以定民志使各安其所履也聖人不曰天下有澤不曰澤在天下而曰上天下澤者亦猶睽曰上火下澤之義

履虎尾不咥人亨

乾剛在前柔自後履之故卦名履卦之名一字或二字至文王作彖乃有合卦名以命辭者如履本名履今曰履虎尾否本名否今曰否之匪人虎剛健之獸故以乾象四爲虎尾三有履之之勢故曰履虎尾三雖履虎幸不見咥其犯危也有亨道焉此止爲履危者之亨非他事皆然

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剛卦在上柔卦在下當曰剛履柔今曰柔履剛者易辭名例乘承臨皆以上下言履則以前後言爲前進履踐之義謂一陰自初進三履乾之後也此釋爻變兌爲說下卦也乾上卦也釋彖言應有指爻者有指卦者指爻如剛中而應剛應而志行指卦如今卦與同人此釋卦變獨柔履剛勢必見咥而三本兌體說與乾應故乾亦亮其時位之適然非挾智以陵君子者是以得免於咥其亨也僅以不見咥爲亨耳此聖人爲小人謀小人之欲害君子自古而然唯九五剛中而正尊履帝位六三縱欲見履而光明之業不疚於六三之晦蝕使吾不剛不中不正則彼必乘得時之勢以肆侵凌寧能

自保其光明哉此聖人爲君子謀履虎尾言陰柔所履履帝位言陽剛所履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平素也安於平素之謂乘承臨皆有止義履獨有動義故言往

以陽處初安於卑下素履者也三雖在前尚隔於二以斯而往何咎之有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初九其素貧賤行乎貧賤之徒歟獨行所願不步於三素履之往固如是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耶徑多巇險中道則坦夷二爲中九履之爲坦坦坦而又坦者也二爲内爲陰又在下卦爲幽人

九二居中所履者道故其行坦坦然易直之至也六三得時而據高位不畏乾陽之盛方將前進而履之則何有於二二君子人也處若幽人不務外交内守其正自得其吉夫素履而无咎幽人而行吉小人在前君子知進退之幾不輕進以干之君子之遇小人必如是乃可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卦以三起義而二近于其後故以幽人自處居中守正既不妄進亦不退辟蓋其中心不以三在前而自亂其所守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位陽能視而陰居之爲眇位剛能履而柔居之爲跛指經卦則備說之性指一爻則析兌之說三自恃陽剛與乾不應爲咥人武人三之象大君九五也

三固多凶以六居三固不當位使在餘卦他有陰爻以分之則其害猶小今乃主此卦之時莫有貳其權者故眊眇而自詭能視跛躄而自負能履眇則不審於履跛則不強於履適居乾後肆然履之

无復說順咥人之凶良其自取猶之以剛暴之武人欲履乾而僭大君之位其爲凶不待言矣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聖人釋爻多擷其要語而繫之辭獨此爻不遺一字蓋以小人而害君子以臣庶而僭大君聖人欲垂訓萬世釋之唯恐不明其憂深故其語詳使後人一見瞭然而戒訓凜若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此爻畫之位不當者不唯以六居三亦謂陰不應履乾之後志剛者明三役於志而昧於義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四爲虎尾愬愬恐懼貌終吉者初當有憂也
三言履虎尾謂三往履四四言履虎尾謂三來見
履當三之來未免恐懼然四爲乾體上有九五大
君足以制彼故始欲履我終實不能我則吉矣

愬愬終吉志行也

躡我後者不能及我則我之志行志行終吉也

九五夬履貞厲

夬謂五陽決一陰之義
五陽同德一陰爲梗致初之素履二爲幽人四復
愬愬今九五尊履帝位爲衆陽之宗主安得不決
陰而去之然陰方得時五猶當守正而危厲蓋不
正則剛失於過不厲則陰易以乘

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五所以能決陰而知正厲者以五位正而九位當
也位正且當決去孤陰小人不得議我後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履至上已極不復前進但視其所履耳祥者吉凶
之通稱書云作善降之百祥吉祥也又云亳有祥
禨祥也猶其臭如蘭十年尚猶有臭馨與否同謂
之臭考察也謂察其吉凶也旋磐旋也不進貌
上九履道已成歷觀諸爻或吉或凶或无咎或厲
凶者不復言矣无咎者免於咎耳厲有危道終吉
者初猶未吉蓋或厄於陰之後或遍於陰之前或
爲大君而欲決陰皆未能全吉今三已爲五所決
上免於應无有悔吝又能識時知止磐旋不進是
始終皆吉吉之大者也其旋與同人九四其吉同
義謂能旋則元吉也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之所以元吉者以位居九五之上也元大也吉
慶也

古未有楮或竹或素以卷以舒簡冊繁重不得
不絕而析之二篇之分卷帙未有定今以反對
六卦爲一卷二篇之卷凡六

乾坤對 屯蒙反 需訟反 師比反
小畜履反

周易輯聞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輯聞卷第二

汴水趙汝楳述

䷊ 乾下坤上

於卦變爲坤重乾於爻變爲三陽爻卦變之始二五爲用泰之君臣初爲陽來之始三爲終四爲陰復之始上爲終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乾爲天坤爲地天尊地卑者辨以立體乾下坤上者交以致用辨者形也交者氣也形既判而氣不交則天地之功用且熄是交也大而天地細而一

事一物皆因之而用以顯泰通也天地之氣交而通也天地氣通于何而見其妙則道其用則宜天地之道陰陽迭施風雨霜露運於六合之間生意以之發育品物由之生遂雖溥博无外而一氣何心不免暑雨祁寒之怨咨況天人胥與感應顯神愆陽伏陰札瘥夭厲間見而時出是以化而裁之以成天地之道者元后之責此一氣之泰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產異宜中國夷蠻戎狄之性亦異宜天地不能層層而全之是以辨其疆理敎之種蓺懋遷其有无輔相彌縫均節調一使各適其宜者亦元后之責此萬物之泰也一氣泰而

時恬熙萬物泰而民康阜元后以之敎化行焉孟子曰勞之來之〔從、從貝〕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左右扶持用開萬世之泰先後次第秩然有序如此六十四卦之象雖乾坤尤爲偏天偏地至泰始兼之故推明大君爲三才宗主其用易之全體大用悉備无遺餘卦皆用易之節目

泰小往大來吉亨

分則暌交則通天地氣交故卦名泰

彖辭言大小者皆指爻之陰陽如泰否之辭及小利正小事吉之類又言往來者有指已然之象有指將然之義將然之義如利有攸往朋來无咎之

類已然之象如泰否之類今三陽已來在內三陰已往在外故曰小往大來大陽也小陰也陽爲剛健爲君子陰爲柔順爲小人小往大來其吉其亨可知也泰訓通亨亦訓通泰有會通之義亨有通暢之義情會通則事通暢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天地交而萬物通爲天地之泰同寅協恭和衷哉此上下交而其志同爲君臣之泰凡是立卦以釋義內陽而外陰猶人之身

陽主於内陰却於外則精神凝盛暢於四支爲身之泰内健而外順猶人之德内守剛健外示謙順則忠信篤敬行於蠻貊爲德之泰内君子而外小人猶世之材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則道治時雍姦宄不作爲世之泰凡是偃卦以釋義陽自初而三其勢浸長有君子道長之象陰自四而上其勢浸消有小人道消之象爲道之泰此以六爻釋義聖人不憚敷繹極陳天地人物世道之泰其辭氣亦復泰然平易聖人爲斯世而樂其見乎辭如此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

初爲下所拔者在下拔之者在上他草雜三唯茅

叢不雜有純卦之象茹茅根也茅根牽聯糾結拔其一則旁本逮出具三陽聯進之象彚類也征進也彚征者初陽以其類進之義

初九之陽首應弓旌之賢也身猶在下尚遠於君僅能引類而進自此羣賢翕聚將可得時行道吉可知也此君子一身之泰未足以泰斯世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在外猶言出事公卿蓋家食爲處爲内委贄爲出爲外然不云志在君者君子之仕也合則留不合則去初方應聘而出得君與否未可知也故止言在外謂初之引類其志止於在外不必志於得君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説文勹北交反裹也又包音義同勹荒有數義怠荒訓肆荒服訓遠卒荒訓虚荒度訓大今義謂所包者大也小則有遺才矣詩小旻不敢馮河毛氏曰徒涉曰馮謂勇健也遐遠也遺棄也朋三陰三陽也尚猶尚主之尚中指六五也

二秉剛德居位中正有用泰之才六五大君虚己下應得專用泰之任是以大度并包馮河之夫不以勇而擯斥遐逖之人不以隱而佚遺君子小人咸得其職朋黨盡亡然後能尚于六五之中行副其委寄之意用泰之功至此極矣人曰泰難否易

治少亂多自古而然今羣賢方盛所當屏絶小人俾无遺類乃爾薰蕕同器寧不轉泰爲否乎曰斯術也必九二而後可泰之時三陽三陰君子小人常對立於天下天地不能使草木无荆棘聖人不能使人品皆君子唯九二剛明則陰柔難惑正位則闔闢自我居中則張設不偏得君則上下志同於是乃可翕受兼收包括无遺小人方幸君子之見容亦將革面易心受君子指役以共成泰道是不唯不敢使吾泰亦不足爲泰道害也小人雖非吾黨豈无才知亦欲粗見於當時儻痛排窮治使无所容則妖狐潛伏狡鼠夜動將乘吾謀慮所不

及倏起而爲大害自古小人失位卒禍君子者可鑒矣不協極不罹咎皇則受之乃皇極之盛世共鯀與舜禹並列堯廷不害成巍巍蕩蕩之名不然名節黨錮而漢衰南衙北司迭勝負而唐亡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聖人釋爻不皆全舉其辭然摘取一二乃此爻之綱領言包荒得尚于中行則用馮河不遐遺朋亡皆包荒内事聖人教人以玩辭之要如此九二能包荒則用泰之功光明盛大斯言雖約鋪張揚厲而有餘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平者坦夷以喻陽陂者險阻以喻陰往者陰在上復者復于下艱難也貞正也孚四孚於三也食猶食舊德福猶自求多福

泰之陽至三而盛亦至三而極盛極必衰理勢之必然三雖爲陽而四之陰已切近乎我是陽无平而不陂陰无往而不復也君子方盛四爲小人位適胥比故求孚於三以冀見容然三勢則將衰位則不中不正又與君无應不幸而與小人同列何敢輕受其求輕受則必中小人之計故艱正自守始免于咎勿恤乎四乃可自食其固有之福夫二

與三皆君子二以朋亡爲美三以勿恤爲戒均是時也三乃高其廉稜斷斷乎君子小人之限疑不足以用泰者曰是亦用泰也包荒朋亡乃得時得君者之所爲若絜己特立不爲小人所陷則全身所以全道是以全道爲泰者也堯舜君民泰和斯世者莫可尚已然泰否禪更行藏有命或隱德或揚名或立節皆可軌範千古後人企想其風聲景仰其行義雖亂臣賊子猶當心讋氣褫使君子之脈不絕如縷以脈胎異日開泰之基彼窮達異趣小大殊德會而同之皆可以用泰三之勿恤二之朋亡易位皆然也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大之來固可喜來而不已至四則成往是來者无不往之理小之往固可幸往極而返至三則必復是往者无不復之理有以見天地之氣往來交際於三四之間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翩翩飛翔徐下貌陰氣欲降陽方上升陰爲陽所承故翩翩然不得疾降陰虛爲不富鄰三陰也孚三陰交信也

卦言小往指其已在外而言爻言翩翩逆其將復下而言九三之无往不復已爲此張本積陽在内

君子方盛小人柔行巽入不敢直遂以媚進此翩翩之喻也所以爾者小人德履柔虛其中自交信蓋合謀并智求厠蹟於君子之間者也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陽實而陰虛陽富而陰貧三陰在外皆失其實也人情不齊必三令五申而後信今不待告戒而自孚者以三陰求實出於由中之願不然信不由中質猶无益而況能孚乎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史謂湯爲帝乙陽虎謂帝乙爲微子之父子夏曰歸妹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无以天

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案書酒誥言畏相多士言明德恤祀皆云自成湯至于帝乙蓋舉始終以包之則帝乙乃紂父也子夏傳非卜商之書未可深據大抵五爲君位適以六居之者必託之以后妃帝子帝女以默寓君位之象坤之黃裳歸妹其君之袂后夫人也剝之宮人妃御也明夷之箕子帝子也泰與歸妹之妹帝女也聖人雖欲明交泰之義猶必象以帝女拳拳於君位之辨或曰帝乙歸妹未必有是事特託辭以明義然他言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與岐山西山皆指事實況歸妹凡兩言之恐古書有是事今或不傳耳祉福也元吉大吉也

泰之時固貴下交然五爲三才之宗主嫌於以君而下臣故立爲歸妹之辭以寓五交二之象謂王姬雖貴亦下嫁於諸侯大君雖尊亦下交於九二其辭微其義著是故卦因象以明交泰爻辨位以正陰陽聖人蓋憂深而思遠矣五謙屈而下交二得尚于中行上下交而其志同福祉大來吉孰加焉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四之中心願指陰陽往復之義五之中以行願指

財成輔相左右之義所謂祉且吉者以五居中得行其財成輔相左右之願大君蓋以三才開泰爲福者也三才之福即大君之福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城高於地坤在上之象隍則掘地爲城之所復于隍者三陰復降之象城池所以禦戎今城圮池湮自守且不足故勿用師邑者邦國所治自鄰皆然故不必告戒邑告命者不能及遠也貞正也吝小疵也

否不生於否而胎於泰聖人於三示其端慮其自此漸爲否也於上要其極則遂入于否不可反矣

斂師勿用告戒邑人僅僅自保能守正則止於吝未至於喪亡也句踐棲于會稽庶幾得此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鑿斯池築斯城使有法度紀綱足以維持人心而固守之是能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者決无城復之患唯政刑不修命令乖亂則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委而去之是城復之類也

䷋坤下乾上

於卦變爲乾重坤於爻變爲三陰爻卦變之始卦辭言大往小來爻義則取陰升陽降於泰亦然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此卦爲天地之合何乃謂之不交蓋合者猶分兩體交者陰陽互居自坤乾反爲乾坤上下體辨是不交也儉德非以儉爲德乃儉其德耳進德修業欲臻於盛大今故儉之者有若无實若虛隱晦弗耀將以辟難非自菲薄也德既外儉乃復身榮祿厚是儉於德不儉於身尤小人所惡難必及之故聖人申其戒此坤六四之時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不交則否塞故卦名否

否之時小人用事君子于何而正之正之必不利矣考其象則大往小來之故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泰否卦純聖人之辭直言吉凶胥反无復他義聖人於泰九二言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則泰否反復陰陽消長皆自然之理必至之勢聖人豈深明之胡不安時委順顧爲是蚤計豫圖必欲長泰而不否長治而不亂豈故違天地而拂自然哉安時委順者聖人出處之義制治保邦者聖人經世之法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拔茅茹爲三陰聯進之象

泰之初陽聖人許其引類而進否之初陰聖人戒其引類以正蓋三陰在內聖人懼其進退不已浸迫於陽故乘其始至而戒之小人而知守正不敢輕進以近君子是亦小人之吉得吉而後身亨也

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泰初言志在外否初言志在君當小人道長之時聖人幾乎君臣之辨使羣小知大君在上不容引類妄進斯所以爲正而得吉也合泰否而初爻而並觀則知聖人之待君子何其厚抑小人何其嚴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包蒙包荒爲包納衆爻之義包承包羞爲包斂不敢舒肆之義承者承五也大人九五也以內外言小人在內以上下言大君與衆君子居上儻小人不安分義則以君治臣小人當不勝其凶禍唯六二位正德當雖在三陰之間實不與之同謀能斂蹟束身以承上故大人亦優容之是小人之吉也大人之所以否者以小人內據足以否君子也今小人順承其爲小人之吉即大人之否所以亨大人豈悻悻然以求勝小人爲亨者

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羣陰在下其勢浸盛幸二知承上之義大人儻以儕於三陰而拒絕之則其羣紛亂縱有包承之人亦爲羣陰所惑而仇我故大人之否所以亨者以不亂三陰之羣也泰言朋否言羣皆衆之象

六三包羞

羞愧赧貌

三陰交初以守正而吉亨二以包承而吉獨三居下卦之上所謂不仁而在高位寧免顏厚忸怩之羞乎

包羞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爲不當進而至極不當抑甚焉位之不可不謹如此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有命九五大君之命也疇爾雅云孰誰也離麗也祉福也

小之來者自此而往大之往者自此當復不交者有復交之漸實轉否爲泰之機四爲首復之陽布大君之命使德意志慮周洽于天下則上下復交而志以同雖未即泰而否之時已可无咎天下孰有不麗於福祉者乎

有命无咎志行也

有命而无咎者大君轉否爲泰之志自此可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休美也大人有大德之人可爲大君者也其亡陰將亡也申言之憂之深也爾雅叢生曰苞行葦方苞方體丘氏曰抱籜也葦方抱籜則稚葦也叢生稚桑未有旁根易於拔取

九五有致泰之才德雖時猶在否已能休美之矣二知承五大人之否已亨五能休否大人之亨者吉以爻位尊卑觀之其亨吉固自有次第也否之陰至此自知將極故有其亡其亡之憂尚欲繫附以自固不知大勢所趨若苞桑之不足恃也九五陽爻猶著陰柔憂懼之義厥旨深矣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

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此又旁暢制治保邦之理

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五爲君之正位以九居之位適其當大人之吉良以是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傾猶㩁器滿則傾

否未極則休之已極則傾之取亂侮亡之義也方未傾時否猶故在旣傾之後斯有喜矣四之无咎五之休吉有浸入爲泰之漸至上之傾則不復有否而泰復來矣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爻言傾否有傾之之義釋言否終則傾有自傾之義若三陽不必用吾力者爻以示君子反否之功象以示小人爲否之戒否終將自傾雖微大君傾之亦无久存之理縱欲繫留其可得乎泰之終聖人欲固之使存否之終欲推之使亡

䷌ 離下乾上

於卦變爲乾重離於爻變爲一陰爻卦䷫初二互易而變欲同五者二也五陽之情皆汯二以起義初上不涉於同害同者三四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離遇乾坤者象雖云火義則爲日在天上者日也出地入地非日而何獨在天下乃不可言日其曰天與火者與有同之義也天雖高而火親上遠而同也五在上二在下中隔三四亦遠而同也族宗族也物猶大司徒辨十有二土名物之物類者類其族之同辨者辨其物之異能辨三四之異始不間二五之同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二五德位皆應因與之同故卦名同人

大司徒質人郊二甸野三甸野蓋郊之外也以二同五有內外卦之分故曰野以陰同陽三最近四次之五最遠然五則當同者也若懷安苟合而近同於三四是爲不正之同乖戾隨至唯不憚遠外擇所當同同斯亨矣心旣遠同乃利涉險又行之以正可免苟同黨同之患他人不得而間我故曰利君子貞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二爲陰之正位又爲下卦之中爻之未變六方在初位與中非我有也今自初進二乃始得位得中而上應乎乾同人于野本不能亨猶用柔涉川本

不能利唯乾剛在上五爲乾主而應之是以于野
則亨涉川則利故曰乾行也離爲文明乾爲健文
明則知謹擇所同健則能行其所擇五與二皆中
正其應亦正是能居中守正審所應而應之此君
子之所謂正也天下之志是非好惡雜襲而難通
唯君子能通之通之非力強也人心莫不有此正
正正胥通不約而同也故苟得其正雖胡越可使
同心不然則父子兄弟亦有不通者此卦視大有
視革多同人曰三字猶云同人之卦曰云云乃聖
人之特筆於文義不爲羨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門者家之外爲卦外之象出門者有行之初爲初
爻之象

二五爲同之主而初在二後猶同乎人者甫出其
門尚未涉野未有所遇故无咎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有同必有異與人交際寧免過咎今人我不立誰
將咎我爻言无咎釋言誰咎者謂初爻非善與人
同而能致无咎也乃未之有同未有咎之者耳

六二同人于宗吝

二與五皆在經卦之中猶宗人之象

二五同宗不容不同宜爲同人之盛而云吝者非
爲同于宗而吝也以三四惎間其間欲害之而吝
也同之正者尚爾況不正者乎

同人于宗吝道也

釋言吝道謂二五之同有致吝之道非果吝也聖
人慮後世不滿於二五而他同故特以吝道明之
所以足爻辭未足之旨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伏者匿形以誤人也象三居上卦之下戎兵師也
剛之象莽林莽也可以伏兵之所野外之象北魏
李弼以高歡兵衆命將士偃戈於葦中是也三爲
下卦之外也大阜曰陵高陵益高於大阜象三爲
下卦之高位升高而望兵家之常楚子登巢車以
望晉軍是也三歲天運之小變如旣濟三年克之
皆喻其久也不興者伏兵不敢起也

陰陽胥同三二最近二當同己而乃同於五三以
五爲據而同之而二之柔不足攻故謀敵五以據
二始而伏兵於林莽之間欲要諸于野之時旋以
伏者不能察遠復升高陵以覘虛實卒也伏兵三
歲久不敢發師老勢屈與敗无異夫伏戎升陵三
之爲計亦狡且深乃終不能奪二五之同者二五
正而三不正也

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三乘二上故求二爲急以九處三故赴敵爲勇謂
冝堂堂正正顯然肆行乃爲伏莽之計者以所敵
爲九五之剛自知德力不同故特設詐以圖倖勝
耳三伏而不敢興則二可安行无害與五胥遇矣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墉者宮墻所以限内外喻近而高亦象四爲内外
卦之間弗克者不能也攻者攻五也
陽欲同陰陰欲同陽陰陽之常也六二之陰不唯
三欲同之唯四亦然六二幸從於三而四之疾之
與三同轍三遠於五故邀擊於野外四鄰於五故
乘其宮墻而攻之勢亦迫矣然不能攻而中止故

四亦得吉此止以不遂事爲吉與他卦言吉者不
同晉納捷菑于邾趙盾以邾人辭順而還聖人書
之曰弗克納此弗克攻之意鄧曼歎辭楚子曰若
師行无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此吉之意
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三重剛故窺五至于三歲之久九四以剛居柔
又上逼於五揆以君臣之義雖欲攻而不能也乘
墉攻君犯上特甚縱云弗克乃許其吉寧不啓亂
臣賊子之心故聖人特曰其吉者謂四知困而能
反君臣之則也反則者安於分義知悔前非也貮
討服舍聖人不欲窮治之所以開小人自新之門

然必有九五大師足以制之乃可不然則姑息長
姦如唐藩鎮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號咷大哭也笑喜悦也詩氓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旣見復關載笑載言大師天子之六師也師之九
二爲小師命卿爲將也同人之九五爲大師王者
親征也大司馬註大師王出征伐克勝之也
人之所同有以間之鬱鬱不樂蓋可知矣苟得遇
焉未語先泣號咷固宜及夫幽抑者舒繼以笑語
如此情態非二五遠同之人劃然胥遇詎能若是
之眞且至然五二何以得遂其同蓋九五以大師

克除三四之難也不然六二孤陰處羣陽之間又
奚止吝而已乎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至哉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二五得同首當欣悦而先之號咷者二不怵於强
鄰守中抱直遂遭寇難故先悲也君臣同於謀國
官寮同於事主友朋同於問學有異已間之者多
矣能如六二則雖吝而不害於得同不然非理而
同者亦非理而睽夫二五欲同而尚睽三四爻比
而勢敵九五大師猶有相克之虞遇合之難如此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國邑之外爲郊大司徒質人國中一旬郊二旬是
也上爲卦外爲郊之象悔追悔也
子曰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同人之是非唯在中爻之二五上在五外者也同
人不于朝市而于郊无與同者宜无可追悔之事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處同人之時寧无欲與人同之志今孤立无與未
得同人之志也

☲☰ 乾下離上

於卦變爲離重乾於爻變爲一陰爻卦 ☰ 初五
互易而變六五爲主衆陽之情皆繫於五二以任
重爲應三以富實爲應四以自抑爲應初在下无
交而不能應上爲天之象故曰上下應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離爲日乾爲天晋爲日升明夷爲日入大有爲日
中日麗中天允謂大明猶卦之大其所有也惡者
遏使之勿長善者揚使之益勸勸善止惡天命之
至美也君子盛德大業光天之下照遠燭幽遏惡
揚善以仰承天意此文明極盛之功也
大有元亨
凡卦一陰而五陽一陽而五陰者必宗于一今陰
居五君位也而五陽來宗凡衆陽所有我皆有之

猶豫之言大有得也故卦名大有
一陰而大有如此有元亨之道焉元亨大亨也卦
辭自元亨外他无戒勉之語所以極稱其盛大也
大有同人之反皆一陰爲主同人柔得臣位故必
同乎君大有柔得尊位故可有乎人諸卦之反大
槩如此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
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陰本在初今進至五故曰得五爲君位故曰尊位
二爲時中臣位也五爲大中君位也一陰居五上
下五陽翕然應之故曰大有乾爲剛健離爲文明
內秉剛健外著文明以柔居尊應乎乾天與時而
行此所以致元亨也時行者五陽羣居未有統一
陰當此時進居君位使羣陽皆有所宗繫蓋時所
當行而非僭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交者陰陽交應也初不與四爲无交匪咎非咎也
艱不敢肆易也
應則交交則有害此卦四陽皆宗乎五唯初不然
雖无交而亦无害非初之罪也然當上下皆應之
時已獨不能固曰居位使然猶當艱畏自持歉然
有不克奉上之懼乃可免禍宗周之覆豈嫠婦之

咎至於憂不䘏緯者艱畏也若自以爲咎不在我
而侈然怠肆則咎將生矣无交害匪咎言爻之義
艱則无咎言處爻之道凡爻皆然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聖人繫爻凡明善惡辨吉凶皆主之以時別之以
位而後錯綜以辭其包義析理纖悉不苟不唯卦
卦義殊亦爻爻理異不可易位而論此爻之象辭
但舉卦之名爻之别就釋以爻之辭而他不立一
語似若无所發明然其爲三百八十四爻之例則
甚明且辯曰大有則其時曰初九則其位時位若
此是以无交害也聖人以爻義巳明故於此特發

諸爻之例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大車之象車行器也大車則任重之象
引重致遠非大車不可任重道遠非陽德不能六
五居尊衆陽各隨其位以應之九二以剛處中得
臣位之正力量博碩足以負荷天下之重功烈亦
云盛矣然身佩安危者凡經國子民之事知无不
行行无不力然後四海乂寧一人可端拱无爲於
上故大車以載必有攸往乃可无咎不然擅權自
尊恣睢坐視而不之爲斯固後世盜權賣國之臣
求无咎得乎

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大有之時雖上下皆應然任天下之重者唯二而
巳九二居乾之中初與三皆陽所積者厚故大車
載物雖重而不敗使非積中而冒然任重必有破
轅折軸之虞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爲下卦之高位公之象說文亨獻也引孝經祭
則鬼亨之尚書亨多儀軒更反又篆文作亯亯近
於享故後世有享亨兩字其義則訓通亦訓獻於
此爻其義皆通天子六五也小人三不中也聖人
亨以享上帝字亦作亨蓋古書通用云左傳作享

謂王饗之
三位高而九富實六五虛懷在上九三能以其所
有上通于天子則无咎彼小人居之謂六五陰虛
而柔弱乃自恃其富強不復知有享上之義是小
人則弗克也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爻止言弗克而釋云害謂不仁而在高位不唯不
知享上且將桀驁難制而爲害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步郎反
匪非也詩大明駟騵彭彭強盛貌
九四近在君側乃有威權之近臣自貶其強盛以

崇君父故无咎霍光驂乘人主若背負芒刺卒致
滅宗之禍不可專咎孝宣之少恩

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晳章舌反

四之自抑而尊君者以能明辯君臣之分强弱之勢故得謂之晳也讀如知人則晳之晳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孚陰陽相信也交如者志交而分不交如交者也威如者如有威而非猛所謂道德之威

六五謙虛无我與羣下交孚雖不事威嚴以柔道治之而下皆歸奉善於隨時馭下宜其吉也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同人以正通天下之志大有以信發天下之志應六五者雖衆陽之志而五又有以發之然後衆志調一夫寬易坦夷人斯親愛事邊幅峻城府者疑忌之招也故豁達大度而韓信服推赤心置人腹中而羣盜降彼剛明不足而下有强臣不能推誠胥與乃過爲猜嫌立威嚴備以求勝其高貴常道之流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九陽也在五之上爲天之象如大傳所釋又爲賢之象五以下諸爻下應也爲人助之五以上一爻上應也爲天祐之天祐人助宜六五吉无不利斯其所以爲大有歟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之上所以吉者祐自天也蓋特發此以明上爲天之象此爻之本義也若旁通其理如大傳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此釋六五柔順人之所助者信也此釋厥孚交如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則又以上爲師傅之賢蓋陽在陰上其象爲天賢在君上其象爲師傅

䷎ 艮下坤上

於卦變爲坤重艮於爻變爲一陽爻卦䷗初三互易而變九三主時下三爻以謙善其身故皆言吉上三爻以謙善天下故皆言利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坤爲地艮爲山象辭之例天山在上者言天下山下皆人所可見也地澤在上者若言地下澤下則人所不可見故言地中澤中德薄而位卑固其分也德尊而守以卑乃爲謙耳山本高於地者今在地中爲謙之象有若无實若虛者治己之謙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者治人之謙謙之德唯君子能之常人且未必能而況天地之產其多寡高下能自平乎是以君子推其治己者以治人裒多之有餘益寡之不足稱物之宜平其施予使多寡均高下

等而天下无盈虧不齊之患故其制禮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亦是物也

謙亨君子有終

一陽止於三陰之下謙之象也故卦名謙滿盈則顛覆謙退則亨通必然之理也夫矜己自大固常人通患沖抑退孫雖君子亦難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儻始謙而終以盈猶不謙也故示訓曰君子有終唯九三爲艮止之主則能之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通志堂 王相臣

艮之陽止於上有天之象今在坤下故曰下濟天道陽明地道陰晦唯能下濟故天光臨照率土文明地道雖卑得行于上皆一陽謙下之所致也天主氣陰陽代謝盛者衰衰者盛天之虧益也地主形山有時而隤水无有不下地之變流也鬼瞰高明神與正直驕則人叛不伐者不爭人鬼之福害好惡亦莫不然人之謙者居尊位則光明居下位則不可踰蓋自衒者人掩之自晦者人揚之自尊者人卑之自下者人高之斯固君子之所以終爲者也盛哉謙乎惟學遜志則學貴乎謙遜以出之則行貴乎謙能以禮遜則爲國貴乎謙君不謙則失臣臣不謙則失友凡經天地盡人己謙皆貫乎其間宜聖人極天地人鬼而備言之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謙下也六處下卦之下謙而又謙故曰謙謙與乾夬夬坎坎同義大川涉險之義他卦諸爻有以上進爲義者謙則不然蓋謙貴能下能止若上且進則非謙矣

謙已難能謙且復謙尤難能也勇夫馮河終必陷溺君子而能謙謙雖用以涉川亦獲其吉蓋謙則不躁不躁故詳審何險之可虞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通志堂 王相臣

謙斯可矣謙而又謙豈過爲卑下者所以自牧其德也牧養也謙者易縱而難守世之无所養者毋好矜伐苟能謙矣而有時乎不謙者不能養者也唯不以能謙自足猶且反復周旋不離乎謙所以養之不使有時而失也

六二鳴謙貞吉

鳴鳥語也求友則鳴不平亦鳴二陰之正位九三乃成卦之主六二比而承之求友之鳴樂而鳴也樂者志溢而氣驕唯守其正位乃可得吉不然而上慕不已失吾之謙矣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象辭言中心得謂比於主謙之爻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勞勤勞也書曰昔公勤勞王家以平勤就功業也三爲下卦之終九爲艮主亦終之義周公繫爻於成卦之主其辭或與彖同如屯震之初履謙之三是也

九三之言勞何也一陽在初爲克己復禮之仁在二有師中丈人之吉在四有由豫大有得之業在五爲顯比使中之主在上有碩果存陽之功上下始終歷試諸難可謂勞矣勤勞如此一陽獨尊宜可用剛以臨物今不爲比豫之在上乃退居三陰

之下是勞而能謙者也復師雖在下而不爲終剝雖終而在上今九三艮爲主是謙而能終者也何吉如之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富哉言乎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勞而能謙萬民烏乎而不服萬者數之盈一陽五陰之卦多言之如懷萬邦建萬國之類萬民言衆陰皆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撝散也宣達之義謙以卑下爲尚自三以下言治己之謙自四以上其位愈高不容以卑下爲義故言治人之謙

以六居四乃謙虛之賢凡所施設自无不利況天下不能皆謙上之人所當治之使謙四近君側宜布發達君上之謙使天下莫不聞風觀化改心易行其不遽加征伐者亦謙也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撝謙者舒散發達不復沖挹也聖人懼後世之不善處此者流入於不謙故以不違則戒之則者限也不可踰越之義德以謙爲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不富以其鄰義見泰九四大司馬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

五處三陰之中其象則爲不富然實君位也其義亦爲不自盈盛第君臣皆仁柔恐天下或有賊賢負固者以仁伐不仁用以侵伐殆與天地鬼神合德則利者固其宜也既言利侵伐又言无不利蓋不止侵伐之利而已四上亦皆言利謙之功用如是夫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崇高者衆所忌富貴者衆所窺況五爲陰柔乎故

萬民能服於三而諸侯容有不服於五者不服而後征之明五之侵伐非佳兵好殺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鳴義見六二邑國諸侯大夫也非蠻夷猾夏而征之也上六應於九三故亦曰鳴謙六五制征伐之命上六行征伐之師五爲君而上在外也邑國之君有不能謙者利行師以征之不云无不利者上六乃奉命之將他事所不得專鄧艾有取蜀之功而身爲僇者專封拜之過也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之鳴不平而鳴者也當謙之時上以柔居柔

與三爲應宜能謙者乃位居極上未能遂其謙下之志故曰志未得也志本欲謙乃使任行師之寄聖人原其心以立言故不云利用而云可用可之爲言未必用也師卦未嘗言用師之利至謙之五上乃不一言之蓋唯謙抑之人必无喜功好大之失其征伐也必有甚不得已者合二卦而並觀足以見聖人之情

䷏ 坤下震上

於卦變爲震重坤於爻變爲一陽爻卦䷏初四互易而變九四主時君弱而臣強諸爻應於臣者甚則凶次則悔唯應君者吉五以疾而不知豫二應五不隨時而豫若上則與四无涉特樂極而不知變耳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震爲雷坤爲地雷非有物也當其未發則伏于地中及順時而動則奮出于地有震在坤上之象人皆知雷之爲怒不知雷之爲和冬令雖謝春陽未融及二月震雷發聲則寒沍渙釋品物无不和暢故雷之初發陰陽始和之聲也斯時也猶治定功成之後先王因協天地之和而播之雅樂作者自我作之而非述也崇者有盛德必有備樂聞其樂

可以知其德故作樂所以崇宣之也殷盛也禮有殷奠殷祭今曰殷薦蓋盛薦之也周公當四方民大和會之時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如思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如我將報本反始使知王業之所自來非固說其鍾鼓管籥之音以自樂其樂也雷奮而天地之和以達樂作而天地神人之和以通聖人奉天時之功用如此

豫利建侯行師

一陽近在君側羣陰順從而和說故卦名豫

豫和說也人情和說則散散則求聚利在順人心之同欲建侯以統之和說則驕驕則爲害利在順

人心之同惡行師以治之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陽本在初漸進至三皆未應其本位至四乃得應故曰剛應陽在下未能發達生意今居上卦位爲近臣始得行其夙志故曰志行坤爲順震爲動此合二卦之德以釋卦謂以順而動則人情和豫也又舉卦名而釋之曰豫之爲義能順以動雖大而天地曾不過是而況建侯行師有不以順動者乎於是因天地以及聖人謂天地之陰陽順行則日

月有常度四時有常候聖人之政教順布則刑罰清明萬民說服又致其賛美不盡之意曰時義大矣哉蓋動不以順雖一指屈伸不能得其理以順而動雖建侯行師未足盡其義彖辭甚約聖人釋之甚博非吾夫子何以發文王言外之意聖人於乾發諸卦之例曰六位時成又曰時乘六龍則一卦爲一時六爻又因時而成者也諸卦釋彖之辭或曰時或曰時義或曰時用或曰隨時雖皆因諸卦之時而異其辭夫固各有攸當也

初六鳴豫凶

鳴者遠而求友之聲四主豫時而遠應於四故鳴而求友以一陽總羣陰自有上下遠近之序初但知位應乃踰分陵級以求之豫不可得有凶而已且九四不善處之則爲後世之權臣自初視之如玫瑰姻婭雖在卑官猶引脰長鳴以希進取烏得无凶武攸緒當武后時其宗族皆權貴煇赫攸緒獨盤旋龍門少室間冬蔽茅菽夏處石室不應聘召及武族被誅攸緒獨不受禍不鳴豫者也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志窮者位方在初時勢未窮自當循序待時而競躁如此是志已先窮自取其凶者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介剛之義石剛之質六二當位備坤二剛方之德故有介于石之象子曰憂悔吝者存乎介初與四應三與四比六二介于初三之間雖與五正應而九四以剛臣在柔君之側故六二不敢他附而介然如石曾不待終日之間已先知四之不當從守正如此吉之道也豫與比反比乃剛君故欲羣陰皆比而不比者凶豫有彊臣故不取羣陰之宗四而不宗者吉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

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
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陰之宗四將以求豫
未有凶也而二巳先知四有強偪之幾是幾也吉
巳先見于此矣不諂者不安於三不瀆者不褻於
初微彰柔剛之間悉有倚伏之幾知者見此則可
以知彼是爲先覺之賢固萬夫所望以爲向背也
詳玩聖人反覆推明之辭斯可以處權臣之世矣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爻止言正象益之曰中正者六二居中得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說文盱張目也六之陰昧本不能視然處三則位

陽故有張目之象猶履之眇能視向秀曰睢盱小
人喜悅佞媚之貌
三比於四之下故張目仰視以求豫此致悔之道
也知其致悔能決然舍之以從五則悔可免乃今
遲疑猶豫則眞有可悔之事矣上悔字明爻之象
下悔字教人以處爻之法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進退不決乃終有悔者德柔位剛處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衆陰由我而豫故曰由陰性多疑故曰疑朋衆也
衆陰之象盍讀如盍徹盍歸之盍猶云何不也說

文无首笄也俗作簪又笄簪也喪服小記惡笄以
終喪註云笄所以卷髮鹽鐵論神禹治水遺簪弗
顧陰衆而柔髮也一陽貫其中簪也故有朋盍簪
之象
諸爻偏陰一陽貫之則陰陽和而說豫諸爻由我
而豫則九四可謂大有得者聖人諄羣陰曰至此
勿復有疑矣汝衆陰何不求貫於簪乎爻予之甚
盛而不許以吉亨有以也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一陽進而至四貴極人臣非苟求利達者將以行
吾志也在下位則志之所行者小爲近臣則志之
所行者大故曰剛應而志行

六五貞疾恒不死
貞正也恒久也始而陰陽偏勝則爲疾終而陰陽
復和則不死從一從亘字不可訓常若訓常則常不死是
謂長生乃異端之說也聖人於從心從亘卦以久釋之明
矣
以陰陽言則九四爲由豫以君臣言則九四爲強
臣六五德柔雖守其正猶不免於疾也疾者豫之
反書曰有疾弗豫是也東周之時諸侯恣橫王室
徒擁虛名而已正疾也然猶綿延過於西周不死
也疾久者多死聖人特云不死者其垂訓於名分

者甚嚴

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象辭於屯噬嗑之六二皆言乘剛與此爻同義九四方主時五乘其上所以疾也然五爲大中中安得亡故疾雖久而不死魯昭公秦二世魏高貴鄉公不能守中則疾而死矣雖然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使知中未亡之旨則姦心消絶當革而爲忠孝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昏昧也不終日之反與冥升同義皆陰之象成猶六位成章之成渝變也

上六於九四非應非比免於宗四之凶然无陽明之光不知樂之不可極冥於豫者也豫道至上已成苟能變而警懼則可无咎冥豫不言凶有渝乃无咎蓋進人以遷善改過之樂繫辭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上六以之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在上所以釋冥何可長所以釋渝豫樂之極何可長久於此而不知變則有咎矣

☳☱ 震下兌上

於卦變爲兌重震於爻變爲三陰爻卦䷐初上互易而變此卦旁爻由下隨上二隨三三隨四爲隨時之正陽不當隨陰故初爻四爲隨時之變四與五同德故隨而胥孚上已極故反而隨五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兌爲澤震爲雷兌正秋也陽氣至秋而下降雷隨氣而伏故至秋而收聲爲澤中有雷之象晝爲明夜爲晦嚮晦日夕之時也宴安也息止也入宴息者夜處于內也嚮晦入宴息非以求安邦无道則卷而懷之非以獨善隨時而已宰予晝寢邦无道穀豈隨時者哉若周公坐以待旦所以制治亂之時夫子終夜不寢所以講隨時之學大象言君子隨天之時釋彖言天下隨君之時六爻言陰隨陽之情聖人錯綜其辭以明卦義凡卦皆然

隨元亨利貞无咎

陽動而陰說人之所以隨也故卦名隨

背戾乖逆事何由亨今天下隨順大亨之時也然隨不以正則爲詭隨故利於正乃无咎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

初九之剛本自上而下故曰剛來今下於二陰故曰下柔唯剛能隨時乃克如此震爲動兌爲說陽陵陰則怨剛下柔則說動而人說其有不隨者乎以上釋卦義此下方釋彖辭聖人於无咎下加而

孚者大君制時者也天下隨時者也道有汙隆故
時有泰否當大亨之世動而得正則无復過咎是
有可隨之時矣夫然後人皆隨之文武興則人好
善幽厲興則人好暴動於君心者甚微應於天下
者甚博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先儒或改作隨之
時義案他卦云時義者指其時與義則時義爲兩
事今云隨時之義謂所隨者時其義甚大則時義
爲一事聖人變文以明理勿改可也嵩山晁氏考
諸家易文異同者頗多今姑著一條於此他可略
者不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官主也初爲震之主渝變也初爲門出門者動之
初有功指九四
君子之隨也有正有變隨所當隨變所當變是以
不苟隨不徒變此卦之時爻爻逐隨者時之正也
然初之剛則不可隨二之柔必渝變其常審處其
正乃可得吉故隨之時有不必隨者焉非逆時也
蓋變適於正不敢苟隨也適正者何九四與五晉
孚是爲有功之人我出門以交之爲變中之正其
諸不徒變者乎初貴於變故不言隨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與人游處之道有似正而實邪雖變而正吉者有
似得而實凶似失而元不失者初苟隨二似乎正
而以陽隨陰則邪初不隨二似乎變而所從得正
則吉四之於三似可言獲而反凶初之交四雖失
二而不失已蓋變通之際易於失已能不失則不
害於變矣學者當致謹於正變得失之辨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小子指六三丈夫指初九
三居二上故係之初居二下故失之陰之性專三
陰爻皆言係者專於隨也陰當隨陽今隨於陰故
言係不言隨

係小子弗兼與也

事不能兩得人不能兼與陰必隨陽則二之與初
者情也下必隨上則二之與三者時也當隨之時
係二則失初二者不可得兼非若三之係上而舍
下也兼初與三而立義故變係爲與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丈夫指九四小子指六二六二六三稱小子與師
六三稱弟子同義有求者三求隨於四也得者我
自得謂四受之而得所願也
三之係上而失下與六二同而以陰隨陽則異所
爲正中之正故言係兼言隨陰求陽則陽受陰宜
乎有求而遂得然臣以隨君爲正九四雖切近而

九五爲大君三之係四本因之以上隨黨係四而忘五是爲失正故聖人以利居貞免之謂四不隨五則我亦不隨四是之謂居正能居正則免於說隨矣

係丈夫志舍下也

兩爻之釋辭皆止舉所係而不舉所失者係必有失固不待並言也六三處九四六二之間志欲專係於上故必舍乎下蓋不舍其一則係不專非若二之欲兼與也聖人於陰陽之際命辭嚮背如此良有深意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隨謂三隨四獲者我獲彼謂四獲三也孚者四孚于五也卦有三陽三陰唯六三得隨於陽九四爲陰所隨故皆言隨他四爻則不爾

五爲大君四所當隨苟以三來隨我因而獲之而不復隨五是爲无君冝其正乎凶也唯四能上孚不失爲臣之道雖獲三而不敢有以其明也何咎之有

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獲禽者大則公之四之獲三蹟其事雖可喜揆以義則正凶唯能明爲臣之道而上孚於君則獲三以隨五乃有功於君者也爻辭始而凶終而何咎至釋辭則直以明功予之

九五孚于嘉吉

孚者五孚于四也嘉休美也

五爲隨之主天下所當共隨也四爲倡首與其下皆來說隨五又能孚于九四上下交孚可謂休美所以吉也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以九居五既正既中所謂大亨正而天下隨時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王以西山言當爲大王西山泛指邠梁之境升之岐山專指巳遷之邑

隨之爲義以上下言則下隨上以前後言則後隨前今六居極上前无所隨蓋處隨之時獨不知隨者上之人乃拘係而維繫之豈說隨者哉昔者大王避狄去邠踰梁山而邑於岐從之者如歸市其隨也非說而能如是

拘係之上窮也

隨至上而窮

䷑ 巽下艮上

於卦變爲艮重巽於爻變爲三陽爻卦䷊初上互易而變有國事有家事一或致蠱皆當求亨今諸爻言父母而不及君臣者君臣主義容有去就

父子天性理无離絶臣之於君道不合則去禮貌衰則去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若家有蠱事爲人子者靡憚勞苦不辟悔吝必求亨蠱而後已有如國事膠轕患難糾紛君子適遭其時當視國如家盡瘁致力之死靡他以思濟時艱不然平時則安其爵禄緩急則輕於去就付國事若弗與知是利己害國之人去賣降從叛者幾希是以諸爻皆取家事爲象各以其位幹家之蠱至上蠱已亨始特明臣子去就之大節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艮爲山巽爲風風播長空則舒慘變寒暑遷而歲功成今在山下則入于巖穴回旋鬱滞不能條達動盪蠱之象也巽之弊失於耎懦風則能振動萬物者也君子體風之用以振民艮之義主於蓄養山則能蓄養萬物者也君子體山之用以育德振民育德可以亨蠱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平聲後上聲

序卦曰蠱者事也沿往有事爲言雜卦曰蠱則飭也取亨蠱爲言皆非蠱之義案春秋傳昭七年秦和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女惑男謂長女少男風落山謂巽在艮下不合聖人釋彖之說先儒引尚書大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說文蠱腹中蟲也蓋疾醫家所謂蠱毒者今玩聖人詞意當是壁底不振厲之義巽則无特立敢爲之才止則无興事立業之志二者兼矣事之所由蠱也故卦名蠱

天下之理成敗胥因世變之趨治亂胥乘蠱之極乃大亨之基也大川之險苟辟其危難憚其勤勞則終无可濟之時故以利涉勉之大川猶事之蠱利涉猶亨蠱也謂亨蠱者當如涉大川之期於終濟也先甲後甲先儒有謂蠱初變大畜乾納甲乾三爻在前爲先甲五變无妄乾三爻在後爲後甲者有謂先於甲之三日爲自新後於甲之三日爲丁寧者有謂甲東方也艮在東北爲先甲巽在東南爲後甲者案易中稱三日七日皆指卦爻之數下卦爲先三甲上卦爲後三甲先甲既終後甲復始此言一卦之始終耳乾九三曰知終終之此下卦之終九四曰乾道乃革此上卦之始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自䷊變初九之剛上爲上九上六之柔下爲初六故曰剛上而柔下此以卦變立義以釋包羲

之畫以下方釋文王之辭他卦皆然君剛在上臣柔在下得天尊地卑之義若可躋時於康乂然君止而无所爲臣巽而无能爲則紀綱日隳刑政日紊而天下之事蠱矣聖賢者作因其蠱而大亨之則天下之亂者治敗者成方時之蠱也人心懈惰庶政廢弛天下幾若无可事者及勃然振起其收往也必有事焉其事云何當如遇險者之求濟也利涉有二義有利於涉者有利在涉者卦具濟險之才則以利於涉爲義卦取濟險之喻則以利在涉爲義六爻中九三爲先甲之終六四爲後甲之始始終胥續陰陽乃周天運之行大抵如此世之

蠱也非一日之所致亦豈一日之能亨先甲之終正亨蠱之半儻因其終而遂終焉則溺於庶定小康而苟安者也必體後甲之復始與天行同其始終而卒成之此武王卒其伐功所以成文王之業始有二始有形氣肇分之始有形氣分後之始先乎形氣者大極也大極亘萬古而无終則形氣肇分之始非終而始也猶乾坤之稱元也一氣初判陰陽同生動靜同時本无先後及既判而形氣對立則陽而陰陰而陽動而靜靜而動陰陽動靜迭爲先後更爲始終若循環然无有間斷猶蠱之終則有始也二始之別所宜明辨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幹蠱非柔懦者所能故陽爻或陽德則言幹衆子同幹父事故諸爻槩言父案三代曰考曰父未嘗以是別生死酒誥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至檀弓始定之爲生曰父死曰考猶秦以前朕爲君臣之所通稱秦以後始定爲天子自稱之文不必因檀弓遂以考爲死況家事固有父母年耄而致蠱者亦不必父死而子代其兼言父考者與我以吾仁同一文法

家事致蠱考之咎也有子能幹則考可无咎然初爲小子其剛明諸兄猶未幹蠱而已居事始未免

倡先爲之力小而任重必恃之以危厲至其終則蠱亨而得吉也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德柔而位卑位卑則不可以幹蠱德柔則不足以幹蠱然蠱事未亨何敢以是遂忘當世唯有拳拳求亨之意以上承其考其諸嫠不卹緯畎畝愛君之徒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五爲陽之中二爲陰之中故二言幹母貞者固也固執之義不當例訓爲正

貞固雖可以幹事而幹母則難以直情不可固執

者非行之以邪詭也謂當變通承順所謂幾諫所謂致曲也鄭莊公不勝其母而得害弟之名使知不可固執之義則免矣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聖人懼後世疑於不可貞之言故以得中爲釋謂九二不剛不柔得道之中可委曲以就幹母之事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二三之剛三有餘於幹初四五之柔四不足於幹重剛之才易失於太過而興滯救弊亦非人情所樂則小悔固所宜也然蠱由以亨何大咎之有小有悔所以警之无大咎所以進之九三而能以敬

戒用其剛則小吝亦皆无矣

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重剛乃巽止之反聖人懼後世以悔吝同見於一時而沮其幹蠱之力故以終无咎釋之謂初雖小悔終則无咎庶幾終用吾力耳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裕者舒緩自逸不敢於事者也爲重柔之象

六四德位皆柔而居艮止乃逸居豢養之人其才力不足以幹蠱往而幹之徒見有吝而已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以往有事釋利涉以往未得釋裕父謂重柔之往未得遂其有事之志斯其爲幹蠱者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五爲父位今爻亦稱幹父者古人七十老而傳此爻殆傳家當室之子繼體守文之君

六五德位適剛柔之中用以幹蠱宜有休譽用譽則蠱之亨可知詩之美成王曰顒顒昂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是也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爻稱幹父者凡三初承以意三承以力五承以德者也五以長子正位率諸弟協謀以共濟故不稱其力而蠱自亨視三之悔吝者有間矣然非三重剛之力則五亦徒善不足以爲政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王言王朝侯言侯國謂凡事其主者皆爾高尚者高其所尚也今在五上爲高尚之象

蠱至上而亨幹蠱亦至上而止功成身退不事王侯所尚之事足以高抗浮雲蠱未亨則視國事猶家事蠱既亨則致國事而高身事此伊周復辟明農之時上爻多凶獨艮居之則免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泰之初曰志在外也蓋出而委質蠱之終曰不事王侯蓋致爲臣而歸有進必有退有仕必有止有

幹蠱必有不事王侯此爲人臣子者之限則不可踰越者上九之不事身雖退而志可則此蓋示萬世勲臣進退之戒若未嘗勤勞國家而猶持禄保位夜行不休此爻之罪人也

䷒ 兌下坤上

於卦變爲坤重兌於爻變爲二陽卦變之始卦主二陽以立義初爻有臨人之德而未有位二爻有臨人之德而正位者也統六爻而以德言則剛長可以臨柔析六爻而以位言則柔尊可以臨剛故聖人隨四陰之位各辨其吉凶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兌爲澤坤爲地澤上之地下臨澤水故爲臨之象上之臨下教養爲先政刑爲後故言教養而略政刑君師之道也人品不齊難於速化教亦多術久而後成故設教思爲无窮容民猶澤之容水保民猶保其隄防容之保之皆養也天下非止一澤率土非止一民故容保貴於无疆使教若鼠技養有畦町則臨下之仁有限矣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二陽浸長有進臨羣陰之勢故卦名臨

一陽之復雖已亨而陽尚微至二陽則九二居臣位之正猶乾之見龍爲天下所利見可以出臨羣陰其爲亨也視復爲大于時陰猶盛陽之臨之利得其正然至于八月則二陽浸消而有凶矣有凶者逆探其有凶之兆非果凶也使能思患豫防而行之以正則凶可无也八月四陰之月觀之卦畫象之漢儒辟卦之法蓋倣此

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浸漸也猶水之浸其長有漸也通六爻而言則一陽浸長而爲二陽是有臨人之象合兩卦而言唯行之以說則人不疑行之以順則人不拒是有臨人之德指兩爻而言則九二剛中應乎六五明良

會遇君臣交孚是有臨人之權備是三者此臨之所以大亨也然二陽用剛過則爲邪故必行之以正一不正焉小人乘而害我矣天道陰陽也陰陽消長皆以其漸一陽初復僕方極寒然踰六七旬而後漸和是以寒暑不忒不然冬行春令不得其正而乖戾乘之聖人以天道釋利貞其有以夫八月之說先儒有謂從建子至建未凡八月爲遯有謂從丑月臨卦至申月爲否者言建未者以遯六二消臨九二取二陰二陽之對言申月者以文王作易於西伯之時不當建子爲正乃自臨歷八月爲否但臨二陽否三陰其義不類要當詳味聖人

消不久之義專以二陽之消長爲主不必自某月某卦歷一二而數也卦之象有反有對乾坤之類對也臨觀之類反也聖人論陰陽消長各以其類未嘗差紊姤曰不可與長也夬曰剛長乃終也以姤與夬反論一陰之消長遯曰浸而長也大壯曰大者壯也以遯與大壯反論二陰之消長否曰小人道長泰曰小人道消以否與泰反論三陰之消長復曰剛長也剥曰柔變剛也又曰君子尚消息盈虛以復與剥反論一陽之消長泰曰君子道長否曰君子道消以泰與否反論三陽之消長臨曰剛浸而長又曰消不久也以臨與觀反臨爲二陽

之長觀爲二陽之消少進一位即成剥而陽之消不久矣若遯卦猶有四陽尚得爲消不久乎當臨之時人皆喜陽剛之浸長而聖人于斯時已垂浸消之戒視剥復泰否言消長於兩卦者其憂深思遠爲尤切唐五王反正未幾而瞬息敗於三思當知聖人不爲過計臨言八月有凶與姤言女壯皆要其終

初九咸臨貞吉

咸皆也交孚同也猶咸有一德咸和萬民之咸二陽同進故初與二皆稱咸

初以陽剛爲上長之始而位居極下其爲臨也位不稱其德故必正而後吉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易中言正有守正有行正也六二女子貞不字言守正而不行若臨之初陽欲上行以臨人蓋以行正爲吉聖人恐後世疑於株守之正故以行正釋之與也初爻志行正之義同儻止於斬斬自守是爲守不正之正是猶執无權之中不能臨人何吉之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九二位正故不言正

卦之得名在此爻蓋以剛中而正位也彖言利貞利乎此釋彖言以正以乎此初爻言行正行乎此

九二下與初同德上應乎大君則庶民盡出臨涖之下吉无不利斯其宜也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五雖爲正應然群陰在五之左右寧不惡二陽之浸長或有挾天子以令九二者順之則失己弗順則君側之小人得肆其姦聖人不曰弗順而曰未順者懼權姦執之以爲口實猶曰我姑未順以俟行中大君之改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三爲成兌之主兌說爲甘蓋甘言以誘人憂者

憂其不足以臨人

六三位陽而高遂起臨人之志然德性柔佞乃飾爲今色甘言冀人出己之下夫失己以求人則人將侮我而陵我宜其无攸利也知甘佞之不足以臨人而憂之憂之而審己自安不敢安居人上則咎可免矣後世行婦人之仁以要譽求衆者尚監于玆

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陽剛當位乃可臨人今以六居三位既不當何以能臨聖人以咎不長釋无咎以見未憂之前固嘗有咎既憂之後咎乃不長耳

六四至臨无咎

至者至乎此也

六之陰柔本不足以臨人然自下上進已至此位則其臨人者以位而已止於无咎終无臨下之功

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居三則不當居四則當雖不必憂而免於咎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知者聰明叡知足以有臨也宜者時措之宜

六本柔暗今乃能燭羣陰之情不昵比其私而下應剛中之二知者之事也大君臨制萬國固有時措之宜其含親比之陰而應正位之剛者乃因時施宜不容不爾斯固所以得吉也於六五稱大君者以四陰盛於上故大書特書以明君位也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宜者權宜唯時是適无定勢而不可執一者也聖人慮後世借宜之名以行詐文姦故以行中釋之若曰宜如之何行中而已六五位居大中深知羣陰不可與共政幸而二陽浸長足辦吾事故執中而扶持之使安其位以成臨下之業中也者抑陰助陽各適其當耳

上六敦臨吉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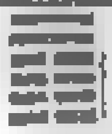
敦厚也敦之使厚也凡稱吉兼稱无咎者以吉之

中猶有未善也

上在卦外无所與臨五已應九二矣上從而附益之是以吉也然二非其應宜若有咎以九二爲主時之爻同助其主可以无咎不然泛然厚之咎不勝言矣

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聖人以志在内釋厚臨之吉蓋指人以玩爻之法使知諸卦六爻之情各有所繫屬如此内内卦也

坤下巽上

於卦變爲巽重坤於爻變爲二陽爻卦 九二與上六初九與六五互易而變九五示觀上去賁於上

四陰仰觀(平聲下同)於下九五如大明當天初猶居蔀屋之下而无所見二觀於門中所見者狹三出門而觀未達四登九層之臺而觀甚審上在觀(去聲)外无與於四陰也初與二觀上五與上觀下三自觀四爲觀之最盛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敎(卦名去聲觀民平聲)

巽爲風坤爲地蠱言山下有風者回旋不行之風觀與渙言風行者舒散發達之風風之行於地上猶大觀之周乎天下故爲觀之象先王體之用以省方觀民設爲多術之敎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於是循省方國觀其風土不變其國俗而設敎焉設敎不同同歸于化而已王制天子五載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令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修其敎不易其俗是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九五尊居天位四陰雖盛不敢逼也仰觀而已故卦名觀然不音觀(去聲)之觀而音觀闕之觀者取九五示觀之義爾雅闕謂之觀魯而觀是也猶示敎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也陰壯于內陽消于外聖人特主陽以名卦其意深矣或曰主陽可也若例以十二卦之義何亦不言陰壯曰臨之八月有凶聖人固豫爲之戒矣

盥滌手也設於阼階之下此將祭之時在灌鬯之先也薦薦俎也陳於堂上饗神之時也助祭觀禮者立於庭下唯見沃盥之儀至于奉薦則可望而不可親盥而不薦羣陰在下之義也卷阿註顒顒溫貌又曰顒顒然敬順廣韻顒仰也九五在上尊嚴若神羣陰仰觀有孚於上故其容溫然敬順蓋誠敬之所感發也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敎而天下服矣(大觀去聲餘並平聲下同)

大觀九五也位尊而德陽故也州域之遠近不同人品之知愚不等必我之示觀能光天之下而後薄海外內咸得所觀順巽兩卦之德也順爲之本巽以出之順者順人心之所同巽則不強人之不欲此示觀之道也中正亦九五也居中履正以是而觀天下則无苛察无私照此觀民之道也下觀而化者无事於力制而強要之也君子平時內存誠敬心與神通迨其主祭瓚玉鏗金洞洞屬屬方沃盥之初未及薦獻而下之觀者已信其神之格思莫不顒若而化使內无禮義忠信誠慤之心外復跛倚以臨祭則雖縶之維之民亦不從況能目官初接心已化服乎柔主祭祀爲言故聖人因曲

暢神道之義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神道也天以神道運陰陽而四時不忒聖人觀之以神道設教是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而天下服矣古者設教寓於庠序學校之間自小學而大學品節甚詳不躐等不陵節粲乎明且備也今乃以神道言夫神无蹟也亦奚取於无蹟者曰風无蹟故草无不偃教无蹟故民无不從有蹟之教可以淑君子无蹟之教可以化小人人唯有受教之質而後入吾教術之中若夫冥頑下愚誦詩書則

侮聖言執干戚則亂行綴況四陰黨盛二陽勢危猶人主雖據崇高之位而股肱耳目之官內外小大之臣盡羣小也誰與職吾教者欲委而聽之則理不可欲起而齊之則力不能唯有神明其德使人可敬而不可窺可畏而不可測則褻瀆不生慢易不作羣小自當觀感於形蹟之表莫不肅然敬發然服矣或曰盥則誠一薦則誠貳斯盥而不薦之義也曰聖人之誠純亦不已凡人之誠事一至焉季氏繼燭以祭則肅敬之心奪於倦怠子路晏朝而退聖人許之由盥而薦曾幾何時誠敬寧遠衰乎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觀平聲

童子未冠者也小人不肖之稱不肖宜在下故在下者亦稱小人語曰小人之德草是也君子賢者之稱賢者宜在位故在位亦稱君子書曰凡我有官君子是也此云小人蓋與童子同取卦下之象非謂不肖者

童子未有識知小人无所識知初去大觀爲最遠雖觀而无所得此童子之觀在小人爲无咎若君子務於達觀以近天子之光觀若童子吝道也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小人安得无咎後世必有疑者聖人釋之曰小人

道也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分量則爾此爲可諒故曰无咎无足咎也君子而不察不著此則可責故曰吝止舉小人者釋疑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闚觀者從門中觀說文所謂闚頭門中是也昏禮壻見主婦主婦闔左扉立于其內以拜壻蓋婦人无外事闚觀者其正也二爲內卦之中故其象如此

門中闚物何異坐井以觀天所見狹矣若女子守正於閨中固所利也

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觀水者必於海觀都邑者必之洛師觀天下者必登泰山觀理者必游聖門門闕壁聽觀之䚕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我生讀若天生烝民之生三居上下之交爲進退厥初我生萬物皆備三能觀省是俊秀之士可進之王朝者也猶在下卦是殆未論於鄉未在賓興之列則有退處夫家而已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當進而不進當退而不退皆爲失道今可進而能退故聖人以未失許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封建之世雖天子亦稱國書曰長我王國是也國光猶詩言邦家之光利宜也大司徒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以禮禮賓之獻賢能之書于王四巳離下卦密邇大觀之主不特觀其禮樂典章之文直能觀國之光華若人也蓋賢者能者宜用賓于王者之庭也

觀國之光尚賓也

虞賓丹朱周賓微子蓋不敢盡以臣禮待之觀光之人宜尚之爲賓者敬賢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生者生意生生之類詩美成王曰君子萬年凡賢德之稱君臣所同

天生聰明所以乂民凡天地之生意與萬民之生皆五之所當觀彖以神明擬九五釋彖以大觀贊九五雖大亨元吉可也而爻辭止言无咎者卦與爻取義各不同卦兼諸爻之義爻止言本爻而已九五所觀如此蓋於觀爲无咎雖然四陰闚伺於下二陽得免於咎非吉亨而何

觀我生觀民也

六三九五同言觀我生釋辭於此特發觀民之旨者恐後世疑九五亦止於自觀也然則曷爲槩言我生大君視人猶己民之生即我之生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其猶言他也與我爲對

五爲君故觀四陰爲我之民上在卦外故觀四陰猶他人之生君子觀於事外不侵大觀之權可以无咎矣

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剛明與九五同皆可以觀民者也位在五後无民可觀唯君子則无咎未平者探小人之志而爲言也

䷔ 震下離上

於卦變爲離重震於爻變爲三陰爻卦䷘初六

與九五互易而變初上二剛象圜土取獄之義中三陰象頤中之齒取噬之義九四則諸爻所同噬者也居位有剛柔故所噬有難易其情皆繫於四中爻言噬則知初上二剛爲纍初上言獄則諸爻中虛有獄城之象獄噬二事諸爻互見之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離爲電震爲雷離在他卦或義取於明或象取於火今爲震者以比於雷也雷震雲滃翳薉大明故爲電亦明之義火之象也仲夏之月宇宙鬱烝一遇雷電滯氣始散噬嗑之亨也電光燁燁雷猶在下故未能霆擊不過警懼人心而已先王體之亦

不過明示刑罰如垂刑象之類勑正法令如修禁戒之類故彖辭止曰用獄不言用刑大象多因卦之上下爲辭之先後比象如雲雷析象如雲上於天是也或先言下卦者如地上有水天在山中必立辭以明上下之義此卦兩象比言當云電雷乃云雷電宜有與義先儒或云文倒案石經作電雷

噬嗑亨利用獄

卦若張頤有物閒之震動于下噬必得嗑故卦名噬嗑或曰此卦之反亦頤中有物何乃名賁凡噬者皆下動賁无震不得爲噬

噬不能合豈唯失所養反爲咽頤之害唯嗑則亨矣立卦有張頤之象復卦有圜土之象九四則圜土中之人大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以明刑恥之鄭註圜土獄城也彖云利用獄亦因象以起義民之抵冒刑憲是於理有不合彼已交訟是於情有不合聖人之用獄蓋將合人情以合于理也利訓宜謂宜用於獄耳

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易以象數成書象有妙理昭然易見頤中有物曰噬嗑教人以探名卦之義者顯然矣噬嗑而亨謂因噬之嗑而後亨也噬嗑自䷋變方其未變剛

柔偏聚既變而分剛柔乃兼此卦之畫也震爲動離爲明此卦之德也雷電既合成章而止此卦之象也一陰上行于五雖曰柔居剛位實則剛柔適中利於用獄也獄訟之事聖人所謹用獄者體卦之畫則寬嚴胥濟體卦之德則明清善聽體卦之象則獄不淹宿噬以剛動而能嗑彖言利用獄疑當以剛能斷制而聖人歸之六五之柔其哀矜惟良之義乎大君在上三又而後制刑德雖似柔於獄則利唐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目謂麗景獄爲例竟乃知聖人之慮遠矣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屨下之象屨校梏其足也荀卿曰菲紂屨尚書大傳曰上刑赭衣中刑雜屨案紂屨雜屨皆以飾有罪者之足屨校者因其屨而校之罪之小者也滅沒也滅趾者沒其趾也彖辭有噬嗑用獄二事聖人因初上之剛取獄之象

初爲震動之始小人之始爲惡者也滅趾者於其始而滅其爲惡之蹟則可以補過故雖屨校而得无咎

屨校滅趾不行也

趾足跟也說文足跟曰踵字從止人不能行爲歷字亦從止則止爲不行之義下爻或言足或言趾

足者通稱趾有止之義滅其趾則不可行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屨校小懲也故不行乃可以免咎行則惡積罪大矣大司寇不能改而出圜土殺行之咎如是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膚柔而革堅噬膚所噬者柔也滅鼻沒鼻也謂噬膚而擁沒其鼻也

初九爲剛動之主非四所能敵二切比之故噬四如膚之柔噬彼而沒吾之鼻其嗑可知矣滅鼻疑若可咎然志在得嗑何咎之有

噬膚滅鼻乘剛也

初上爲頤中之齦二三五爲頤中之齒二乘初之上猶齒附於齦噬最有力頤中之物一也噬者剛則物柔噬者柔則物剛其能滅鼻者乘剛也也以乘剛而也遭此以乘剛而无咎時用不同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天官腊人鄭註腊小物全乾全乾則有骨噬者不審則遇毒而傷吻吝小疵也小吝疵之小小者也位剛德柔又遠於初以之噬四故如腊肉之難反遇其毒然小物之骨爲毒幾何雖小有吝噬而終嗑仍得无咎

遇毒位不當也

以六居三爲位不當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陸績曰肉有骨謂之胏孟子抽矢去金金矢以象四之陽也艱不敢易視也貞不敢爲邪也

卦以此爻得名諸爻之所噬者也乾胏則大於腊噬之尤難於三然九四爲頤中之物合上下而噬之九雖剛勁我則得之猶宜慮之以艱行之以正乃可得吉不然則乾胏之毒不止如三之小吝然則君子御小人之道當如是夫

利艱貞吉未光也

必艱正而後得吉視頤之養正則吉有間矣斯其
為未光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腊人掌乾肉註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視腊胏則无骨也黃言中也禹貢惟金三品註金銀銅古人凡稱金者皆止銅故楚子盟鄭曰无以鑄兵其云黃金者乃今時所謂金陳平間楚四萬斤者是也金取其剛黃金取其貴六五君位以君治臣之象

此利用獄之爻也乾肉黃金皆不過於剛者也六五大君以柔用獄故動中肯綮无頓刃折剛之患而猶曰貞厲无咎者聖人謹重刑獄其過慮若此

貞厲无咎得當也

釋彖言不當位此言得當者釋彖以位言此以事言六五以柔用獄行以正厲其无咎者得用獄之當者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與荷同何校荷枷也滅耳沒盡其耳也耳為上之象桎梏罪之小者何校罪之大者卦至上爻或者怙終不悛之人校滅其耳凶可知也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若初之屨校不知改過積而至上凶何可逭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耳固為上之象然聖人姑喻其不聰非如宋翔之彌尾青來俊臣之定百脈之慘也初已屨校上寧不聞猶不知改終陷於獄非耳官不職而何

䷕ 離下艮上

於卦變為艮重離於爻變為三陽爻卦䷊九二與上六互易而變合而卦則剛上賁乎柔柔下賁乎剛析六爻則初賁四為正三賁四而疑二在下无與賁故須三以同與五二皆柔故五反而賁上以君賁臣亦下賁也四與上則受賁者也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艮為山離為火山之下巖谷隱晦之所也有火賁之則明矣明庶政者體離之德政事庶多不明則淆亂折獄者斷獄論罪也必如大明當天照臨溥博幽隱无遺然後可得其情山下之火所燭有限或明於此闇於彼或文致其罪詎敢以是折獄哉

賁亨小利有攸往

物相雜故曰文剛柔交文故卦名賁

文華飾物然後物可通行禮樂飾治然後治可旁達賁則亨也如文質不稱則小利有攸往

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爻變之說於此卦最明他卦非晦也義各有攸當蓋不得盡然學者當舉隅以觀之卦自䷊來未變之先純剛純柔質而已耳既變則上六之柔來爲九二以文下卦之剛是以亨也九二本在純剛之中分而爲上九以文上卦之柔宜亦可言亨乃推以爲小利有攸往之由蓋柔來文剛者剛爲質柔爲文猶之君子內緼剛正外示謙和雖蠻貊可行也剛上文柔者柔爲質剛爲文猶之羊質虎皮

外強中餒庸可大有爲於天下耶上九有天之象五四二爻有垂日星之象天文於是可觀故曰天文也郭京謂天文也上欠四字遂取註文剛柔交錯之語足之蓋未知此義文明言離止言艮人文燦然儼不止於禮義則流蕩淫靡罔所底極文之弊有不勝言觀乎天文日月往來星辰經緯四時以之變遷聖人從而察之不察則變者茫昧无所考觀乎人文典章秩敘文物備具而人情未免不同聖人從而化之不化則風俗不成推言天人之賁其大如此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趾下之象書言車服以庸車所以賁吾行舍車不以車行爲趾之義

居卦之下賁其趾者也初欲上賁乎四故舍其賁我者以賁人以車賁四甘心徒行可謂得賁之正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乘軒雖榮審義爲重初之弗乘全義故也

六二賁其須

須待也

以卦言則二本下賁乎剛者也以爻言則身處乎下无可賁者未免少須以待九三是殆不能賁人亦无所受賁者也

賁其須與上興也

剛柔交賁者爻之情也剛必上賁柔必下賁者卦之義也二雖須三而三終不下賁亦姑與上同興而已交不以正故不言賁而言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詩六轡如濡鮮澤之貌慶封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

九三重剛又居離明之極以此施賁宜乎光澤之盛如此然三與上位應而德敵兩剛不胥賁故舍上而賁四賁不以正疑於爲耶故聖人以永貞戒之欲其長守正道乃始得吉不然暫正復邪寧不

招上九之怒隨之初九不隨六二故必正而後吉此卦三不賁上故亦以正爲戒他爻皆然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三舍上而賁四上九宜不能平于中三能永守其正則上九終不能侵陵於我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皤皓首也馬以駕車初之所舍也翰如董遇云馬舉頭高卬爲翰當音寒疾飛之義婚遇陰陽胥求也寇婚遇猶云怨耦曰仇蓋指九三

四爲賁之最盛而曰皤如曰白馬皆以白爲貴者賁文也文則易流聖人戒之謂不必文繡絢爛而

後爲賁也初以正應賁四在四受之可以无嫌第三以位比亦復來賁有公孫黑強委禽焉之事三之來似求婚遇由四視之則寇也四不受三之賁猶不與寇爲婚遇也

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當位未有疑者至此不能无疑蓋我雖當位而初九九三皆以陽上賁一正一否其情近似是以疑也四能謹嘉耦怨耦之別拒三而不受則始雖有疑終无尤悔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丘園隱者所居詩樂彼之園上九卦外之象六五之柔當下賁於二而二亦柔乃舍二而賁上故曰賁于丘園束帛禮之文也詩幣帛以將其厚意五匹爲束不用元纁者賁貴質素也戔戔盛多貌二五君臣之正位好爵所當與靡今不以賁在位之賢而賁于丘園之士可謂吝矣人文明盛之時隱約窮居者易於厭棄五能移以賁之庶幾立懦廉貪返華爲樸以化成天下始雖吝終則吉也

六五之吉有喜也

賁飾褒顯之恩或施於嬖倖國事寧不可憂今丘園之賁宜有足喜者

上九白賁无咎

五色之中白亦色也素絲白華取其質素非无色者特不使文勝質耳

上九當文賁之世而能不競於紛華盛麗退處丘園之間斯固絜已清修之士人君不以錦繡之光衣被巖谷而以質素賁之何咎之有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九蓋隱居求志之賢君以質素爲賁可以得所志矣光武不強嚴光之留得志也德宗強李泌以金紫豈其志哉

泰否反　同人大有反　謙豫反　隨蠱反

臨觀反　噬嗑賁反

周易輯聞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輯聞卷第三

汴水趙 汝楳 述

䷖ 坤下艮上

於卦變爲艮重坤於爻變爲一陽爻卦䷁初上互易而變諸爻以一陽受剝起義陰爻有遠近故剝陽有重輕五爲君位剝至四而止上爻則小人自受其剝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艮爲山坤爲地山亦地也名異而體不殊故曰附清氣升爲天濁氣降爲地地以厚載山又附而益之宜乎所宅者安凡爲人上者能厚下則可以安宅矣世之剝下以厚己者方侈然人上以爲有泰山之安不知積怨稔釁君子視之其危甚於泰山之壓是剝人秖以自剝耳

剝不利有攸往剝普卜反[illegible]而取之

一陽孤處於上衆陰從下剝之故卦名剝陽處極上前則欲進莫可後則羣小見迫將何往之能利

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莹德明作愼而止无之字如此則但明剝卦之德[illegible]見君子觀象以止下人之義

以剝訓剝猶以巽釋巽爲其不可以他釋也而郭

京欲云剝剝落也殊爲未然詩八月剝棗爲自我
剝彼詩桑之未落爲彼自衰落剝有以陰剝陽之
義落則不可以訓剝也一陽本在初今初上互易
柔遂變剛而居之有五陰剝一陽之象焉聖人於
否言小人道長於剝直言小人長者否之時君子
小人之勢鈞等其所長者小人之道耳剝之時君
子小人衆寡戛殊勢之長盛有不可禦故聖人直
言其勢不復言其道其不利有攸往宜矣然小人
豈終於不可禦哉爲卦艮坤晉遇坤順也艮止也
盍亦觀象以求止之之義乎治滔天之水者必先
疏其流縶逸軼之馬者必稍辟其銳善御小人者

亦唯順其方張之勢靜處事外不輕攸往以存其
在我使小人逡循敬視而不敢迫乃可徐止其進
儻不量力度時冒然與角必將摧折敗北尚安能
止之耶或曰治小人而痛斥之猶慮突如其來乃
今委曲㥘懦若此豈不滋蔓草而致難圖耶曰逆
其初至而屏絕之聖人於遇言之矣蓋消息盈虛
迭爲倚伏天道之行也鄉者陽息而陰消今者陽
消而陰息鄉者陽盈而陰虛今者陰盈而陽虛君
子尚此倚伏之理故爲順而止之之方非姑息也
非養姦也一陽无恙來復於是而基焉不然併與
一陽而剝之君子之道不幾於熄乎聖人憂深思

遠權時施宜之道俗人鄙見何足語此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詩載寢之牀衛瓘撫晉武之牀曰此座可惜牀者
人所安也下卦爲牀初爲極下於牀爲足蔑說文
云人勞則蔑然

初雖在極下然變剛而奪之位以成剝者此爻也
牀之可安足承之也今剝其足牀不復安雖未切
君子之身而君子之道已蔑然矣能无凶乎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滅下釋以足之義非釋蔑正滅盡也陰剝陽而盡
其下也馬虞訓蔑爲无謂无正也在下之陽可以

暫无若正其可无乎以无訓滅則近訓蔑則不可

六三剝牀以辨蔑貞凶

案說文庚象䐡而辛承庚故辛象股然辛實无股
之象又辡皮緬反辠人相與訟也不取兩股之義
又辨蒲莧反從辡從刀以刀可判物故釋爲判而
鄭氏謂足上稱辨近膝之下屈則相近申則相遠
故謂之辨辨分也與說文之義殊唯崔憬云辨當
在第足之間牀梐也黃云牀簀也要之四云剝膚
則三以下皆爲牀二不必以人身爲象以畫求牀
之形當是足之上棧之下二少高於足有辨之象
若簀則三當之

二居足棧之間牀去其辨不唯不安且將有傾覆
之虞二亦言蔑貞凶亦謂身雖未凶而正道已凶
此聖人教人以先幾之見懼君子忽視於剥辨之
時不豫爲剥膚之防也
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以位應則五爲貫魚之君以爻比則三不同剥陽
之志剥而止於辨者以未有與之同心未能驟進
而剥君子之膚也
六三剥之无咎
三在剥之時而獨不剥陽故不言牀
三體柔而位剛應乎上九不同乎剥陽故得免剥

廬之咎程氏以呂強有之信然
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羣陰皆志於剥陽三處其中獨與衆違則失上下
之交矣三以失上下而无咎獨坤以喪朋而有慶
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
四爲據牀之人故云膚亦以象柔
剥浸高而至此則及人之膚烏乎而不凶膚且剥
矣於正道可知
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陰剥陽之牀我則據之可謂切近且其有災聖人

作易蓋以與民同患學者學易貴於知幾辟咎今
而有及膚之災者居位然也不知先幾適居其位
切近而致災悔將何及或曰四之切近者六三也
三旣云剥之无咎四寧有切近之災曰三之无咎
專指一爻四之切近通三陰以言剥義各不同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魚陰物亦衆多之象貫魚象四陰在下爲五所貫
宮人陰也不言女婦者以陰居五位猶嬪御在王
宮故曰宮人
一陽在外自五以下皆陰爻幾於无陽矣故爻辭
特言宮人以明君位其致辯於君臣之際嚴甚天

地之閒不能无陰猶王宮之内不能无嬪御成周
之時以時敘進于王所九嬪掌之御敘于王之燕
寢女御掌之陰禮有教婦職有教婦學有教禁令
政法肅乎有序故險陂私謁不得行而邦家寧乂
今者羣陰雖盛大君以貫魚者貫之則駢首而不
亂以寵宮人者寵之則不及政事彼不能爲吾害
小人亦得庇其身是君子小人无不利也後世妃
嬪與政巷職擅權卒貽國家之禍小人亦受誅夷
則无一而利唐上官婉兒其尤也
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承天寵所以待君子宮人寵所以待小人寵及小

人始若未善順而止之終則无尤凡要終而言者
皆敎人以謹始乃足爻辭未足之旨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碩大也果木之實陽之象果生於木末又爲上之
象剝所不及人不得而食故曰不食陽下視羣陰
爲輿蓋陽所乘以行陰仰視一陽爲廬蓋陰所入
而處
此爻爲艮止之主一陽巋然在上足以止羣陰之
進不爲其所剝鄉之不得據牀以安者今可乘陰
以爲輿矣上本陰之位爲陽所據羣陰至此猶窮
人无所歸小人之排擯君子果何利哉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羣陰爲民君子鄉止於上今將反動而爲復猶萬
民載之君子利有攸往也小人始焉欲剝君子之
牀卒也自剝其廬乃知小人之姦終不可用魚出
水則死陰過五則剝廬聖人立象以盡意其隱而
顯類如此

䷗ 震下坤上
於卦變爲坤重震於爻變爲一陽卦變之始
初爲復之主二下於初而復四應於初而復三與
初同體而復五厚於初而復上則迷而不復凡卦
雖以反對晉從然此二卦必先剝而後復則陽復

之義可見蓋必有剝也而後有復或以復先之則
此義不明故知卦序必有妙理何可強立議論指
摘卦中一二字牽合以求通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坤爲地震爲雷雷本在地中仲春之月奮豫而出
及收聲伏藏乃復其本至日今曆家冬至之日也
關者關門在國門之外成周則司關職之掌征幾
之事商者商賈旅者行人省方者循守也六陰六
陽周流於一歲之間消息盈虛理固若此然扶陽
抑陰尤因時而加謹至日稚陽微而未強先王必
培護凝固以助其長盛勿使蚤泄而夭閼之故仲

夏則門閭无閉縱陽而暢之也至日則閉關商旅
不行后不省方蓄陽以壯之也月令曰君子齊戒
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慾安形性此君子
體陰陽以養身者上言商旅下言省方故舉后以
別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
攸往
陽自下而上則爲剝今由上反下復居其所故卦
名復陽在剝則窮今復則道亨出乎剝入乎復无
有爲吾疾者不特一陽爲爾自此陽剛引類如朋
斯來皆无悔咎聖人非若遊子悲故鄉以歸舊與

爲喜也一反一復悉由乎道自是爲臨爲泰而天下受陽剛之福矣七日者爻之數地載神氣陽本在下進而爲師爲謙爲豫爲比爲剝則六爻六日矣反而爲初復其本處凡七爻故曰七日乾坤之策當期之日以一策爲一日此則以一爻爲一日焦贛分卦直日之法蓋竊取於此卦之辭言亨言无疾又言利有攸往聖人喜陽剛之復故大書特書不一書亨指來復之初攸往指既復之後

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陽至上而極非反則動无所之今反艮之止爲震之動循且體坤之德而以順行蓋初復之剛精銳勇往況乎衆剛朋來動易決裂剝之小人自覺氣象之日消方潛謀陰計爲報復之圖儻君子逆理而行則小人將伺隙而起復之亨未可保也聖人即是以二字發明其指趣因繼之以彖辭其示人者明矣聖人於蠱於剝於復皆言天行者終始消息盈虛來復皆天行之常人力有不能及自一陽而浸長塗轍甚寬步驟无礙固將无往而不利者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而已雨露之潤澤雪霜之肅殺而歲功以成此天地之蹟也于何而見其心五陰爲剝幸存一陽今者來復生意于是仍在自此而生生不窮天地之心豈不於斯可見乎諸家七日之說大同小異或主稽覽圖以卦氣起中孚冬至後七日復始直日故云七日故主辟卦以剝涉坤六爻至復初凡七爻故云七日或謂自五月至十一月日行七舍欲見陽長之速故變月言日三說實皆未然卦氣起中孚之謬已於六日七分論辯之此不再述辟卦雖直其月之中氣猶與雜卦參錯於諸月之閒十月中氣坤止直六日七分其後未濟蹇頤中孚繼之而始至復凡五卦涉三十日不得云七日也易中凡言往

來者皆止以本卦六爻上下論未嘗旁及他卦變月稱日其說尤舛或曰剝之一陽勢必變而成坤何爲一陽不盡剝乃得來復耶曰剝復二卦聖人專指一陽反復爲言一陽至上極矣反而爲復則復之初即剝之上也譬之木果生意宿於本根漸升而爲幹爲枝爲葉爲華爲實生意遂藏于其中及乎墜地因復發生其發生者非他有生意也即在上之實也豈此實剝盡其生意別附之他物以生耶或曰剝復言一陽之反復夬遇非一陰之反復乎何爲不言復而言遇曰泰之三與上固已言陰之復矣遇卦以陰遇陽爲義者主陽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祇諸家音義頗多唯韓氏字音祈義訓大九家廣雅字作敍義訓多
剥上之陽纔反即復可謂不遠矣天命之性萬善皆具違則咎復則免遠而後復其悔必大不遠而復雖咎亦鮮儻旣復之後不再有失進進不已則元吉自我得矣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卒成亞聖元吉也
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易用之筮則吉凶夙定可以前知恐懼修省不與存焉聖人有憂之故彖辭本之人事爻辭益暢其旨釋彖釋爻則一切斷以道德性命雖无筮可也
陽剛反動固不遠而復學者有過不復則違道日遠故陰陽則有反復違道者无自復之理聖人恐學者以爲凶極必反吉殃甚必復祥肆然逞欲不知反身修德故斷之以修身之説謂當體不遠之義爲修身之法人誰无過唯在毫釐稍差覺之必早念慮或邪閑之毋緩微過邃復間不容髮是之謂修身如或貳過憚改須臾不復則理欲之間有介然者而性與習遠矣旣遠而後警悟不唯悔吝且多其用力亦難
六二休復吉

休美也
初不遠復而吉二以近於初而美復而有美宜其吉也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九仁人在下位而未達六二居臣位之正知初爲仁人以身下之胥觀爲善於復爲美是以致吉
六三頻復厲无咎
頻數也三爲震動之極故曰頻厲危也即人心惟危之危
三體旣柔而好動得一善不能拳拳服膺而又失之身在復時失而又知復者也當頻復之際出入於善惡之間不亦危乎儻能自危終於必復亦可以无咎善補過也
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人唯恐不知復耳使能知復何咎之有聖人慮人以頻復自危而畫於復故特以无咎開其改過之門蓋曰頻失而頻復觀其蹟則危揆其義則无咎雖危也不猶愈於迷復者乎
六四中行獨復
四居五陰之中故曰中他陰不應初唯四應之故曰獨四漸遠於初宜不能復而與初德位俱應能擇善而行獨復於善也四之獨復則他陰蓋有不

能復者矣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從道謂應初九也四不能自復必因諸人蓋以從道也自昔人品唯中才爲多以其可上可下凡好善好暴之殊唯上之表儀是從五陰之時一君子雖在下位猶能化六四之從道況大人在上之時乎
六五敦復无悔
敦厚也與臨上六義同
五去初益遠未必知復固應有悔能因四之應初又從而附益之厚於復者也故可无悔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察也五之於初非比非應以居位之中卓然有見自察其處身之理故能内厚於初也中之可貴如是夫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陰晦之象天災曰災人禍曰眚坤衆用師之象十年數之終
上去初最遠又爲重陰冝乎迷而不復凶與災眚且並至於吾前己則不明弗克自反乃行師以伐人之國唯有大敗凶于其身而已句踐棲于會稽臥薪嘗膽出入必以敗告猶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後足以沼吳而雪恥儻上六大敗而猶不悔艾十年雖久亦不克征以復己之讎大哉復乎不遠而復匹夫可以爲亞聖可懼哉迷乎災敗遠至十年而未已過遠而不復故歲久而猶凶百爾君子可不監諸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復道之賢伏而在下六五居中而内厚於賢者此君道也上六反是烏乎而不凶剝上九窮而反則元吉復上六窮而反則大凶反一也而吉凶異者道與失道之殊耳故曰反復其道

䷘ 震下乾上
於卦變爲乾重震於爻變爲二陰爻卦䷠初三互易而變此卦以初之剛動爲主然下卦尚於動上卦戒於動故初往吉二利往三得牛四正固不動則无咎五應則疾上行有眚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乾爲天震爲雷故曰天下雷行震之動有以出入爲義者有以威爲義者有以行爲義者此則義取於行雷出地奮初發之雷行則轟鍧東西靡有定所斯時也陽氣畢達萬物與之无妄先王體之以對時育物蓋奉天時之政也茂盛也月令春三月

之政可以槩見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震由乾索動則合乾故卦名无妄動與天合理應大亨然乾有性情猶曰利貞況震之動吉凶悔吝由是而生焉安得不利於正乎不然則眚且隨至其於往也將何所利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卦由☰變九三之剛自下卦之外來居於初爲震之主於下卦之內此以爻變釋卦動而不健其

動易輟動而健動乃不息剛旣動矣動而不息矣或恣睢妄行則必失其正故聖人即九五以示訓謂以九五之剛中能應六二之柔中則雖健而不過於躁是大亨而行之以正固天之所命也不然天且不祐倀倀何之諸卦具元亨利貞者凡七自乾外皆以宜釋利以正釋貞至此卦則繇辭亦以匪正反覆致戒于以知聖人作易取義井然不紊學者特未之思耳

初九无妄往吉

諸卦爻辭所舉卦名有取名之義者有紀卦之時者此卦特紀其時耳故曰吉曰災曰疾曰眚皆繫名以紀時如曰无妄則誠誠則有吉而已安得有他

繇言不利有攸往而初爻言往吉二言利有攸往者卦爻之取義不同也卦之不利由於匪正若震爲長男初爲震主有不動動合乎乾如是而往吉固宜爾无妄初九與升初六取義略同

无妄之往得志也

陽在下者必升乎上況乾父在上乎故當无妄之時動而上往則可得復升之志以得志爲吉也升初六曰上合志也其義同得與合微有優劣无妄陽而升陰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二爲田耕墾治也穫刈稻也一歲曰菑新田也三歲曰畬孰田也二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則蓋有爲之耕且菑者矣樊世謂王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耶此可槩見不耕穫之義

六二陰柔本不能動以九五剛中應之故亦利往以從乎五猶之農夫不必勤耕而穫其成不必勞始而爲其終若是乃可有所往不然而強欲耕菑則質弱智昏動皆舛謬畬穫其可得乎不耕不菑猶坤之先迷穫畬猶坤之後得主此乃得所依託因人成事者也遷史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

焉者豈亦有見於此歟

不耕穫未富也

力穡而後有秋旣不能耕宜其未富不耕不菑爻辭爲陰柔言之也若君子則嫌於因人成事不復自强爲善故以未富儆之未富非不富之比儻能自强則富有矣釋辭爲君子言之也不然必貽不稼取禾之譏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災自外來者也或者不知主名疑辭也牛柔順之物陰之象六本在初今動而居三爲行人邑內也本爻之人也

三本剛位今六居之是三失其剛爲六所得也六非意而得牛三不虞而有災適當其時則然爾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牛必有主而或繫爲行人偶遇而攘之彼牛主者必索諸邑人之家而邑人受詰索之災矣

九四可貞无咎

貞固也不動之象

卦雖以剛動爲義然上卦純陽動无所之與初敵應動必有咎唯可貞固以自守咎乃得免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初之剛自外而來四之剛乃其固有因其固有而固其守斯无咎之道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以陽應陰則陽爲陰耗疾之所由生也勿之爲言不可也

指乾則應爲得指九五則應爲疾然居大中何能害我或我之藥則反以致疾正醫家所謂不病病而病藥者故勿藥乃有喜藥則有憂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无妄之時以應致疾從而治之則藥爲无妄之藥矣試嘗也康子饋藥子曰不敢嘗是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卦辭其匪正有眚上九以之

上居健之極故不能止而有行行則有眚矣卦辭但指不利於往爻言无攸利則不唯无眚將无一而利

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以有應而欲行不自知其身位之已窮所謂斯其所取災與六三意外之災不同

䷙ 乾下艮上

於卦變爲艮重乾於爻變爲二陰爻卦䷡初六與九四六二與九五互易而變二陰畜乾者也小畜唯六四用事以巽畜健故初二終於復而三有

反目之患大畜君臣同志以剛止畜健故初二皆
受畜而三有利往之喜上則畜道成而大亨矣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識音志
艮爲山乾爲天艮上乾下故曰天在山中神氣天
之神氣也而地載之故有天在山中之象天地交亦以氣言象地
之厚載固足以畜陽益之以山則所畜彌厚此畜
之大者也學者所學言行而已修於身出於戶庭
遠而行蠻貊妙而動天地樞機所係其大如此非
稽之前言鑒之往行于何而用吾力稍識之則畜
者寡多識之則畜者大君子體易之功用庸可忽
諸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乾陽欲升六五以大君畜之故卦名大畜
止能自畜者爲小自畜而及人者爲大子曰善不
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畜不以正是
積惡也故專以利貞戒之賢者未遇則耕築以自
食今得所養則不食于家而吉矣六五雖柔能得
剛健之臣此固足以涉險而濟難商高宗曰若濟
巨川用汝作舟楫是也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
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金與石胥擊而火生竹與竹胥摩而明見凡物之
光必有與之胥軋者而後發越剛健指乾篤實指
艮乾之剛在下而健艮之剛在上而止健止胥摩
而後德輝可覩下不健則其動尼於止而遽息息
則不能光上不止則氣勢振於健而動搖搖亦不
能光今上之鎮止愈力而下之剛動愈健是以其
光與日俱新世有立德之士篤於進修自強而不
息其志固可尚矣然不能止於至善躁決過當適
足累德身名闇而弗彰閒有日月至焉少遇沮抑
輒中道而廢一息閒斷則一息晦蝕而新者故寧
能日運而常新乎剛上指上九尚賢謂六五尚上
九之賢上九之剛屹然在上乃特立獨行富貴威

武有不能淫屈者大君尊崇而嘉尚之以其能止
乾之健也然健不易止稍有不正則反爲健所攻
今能止之非大正不可大畜之義在己則爲畜德
在人則爲養賢伐檀素餐之刺不家食未必吉也
必上有養賢之君而後詔爵詔祿可以揚名當時
垂休後世斯其所以爲吉也不然上之養者非賢
下之求養者不以道如此而食於公上一旦身嬰
戮辱何吉之有司馬直猶不能免他人乎天乾也
謂六五能應乾之衆賢可資之以濟川也
初九有厲利已
厲危也利宜也已止也

大畜六四與小畜六四不同初九之剛儻如小畜之初求復于上則必爲四所畜有危厲之道焉故宜止而不行見危而能止所以自畜不待人之畜之也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六四挾大君之勢其力足以災人初或進而不止則犯其災矣利已者不犯災也與需之初爻其義略同

九二輿說輹

輹車軸縛也軸所以持輪慮其毀敗故維以固之輿所以行今說其輹於行爲不宜

二受五之畜者也但云說輹他无餘辭殆若自說其輹不爲五所說者非特嫌於以陰畜陽而已也抱道韞玉之士守中居正其在澗阿棲巖谷非爲上所困阨而然也時方平治雖幣聘旌招交我以道猶且翔而後集或天地閉塞則辟色辟世遯跡高飛豈矰繳之所能及非若後世由徑詭遇无所不至自媒以求進而卒爲世所摧抑者學易者監之哉

輿說輹中无尤也

五以中畜二二以中自畜既說其輹不輕求進何尤之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馬陽獸也周官校人有良馬駑馬天子十有二閑良馬以駕五路良善也乾之象逐馳也衛列衛也曰者申言以明之猶滕父兄百官舉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畜至三而通故良馬可以馳逐然久止驟行易於縱肆必慮之以艱行之以正猶戒之曰閑習於車輿儀衛之節則鸞路鏘鏘安行軌道是爲利有攸往而非徒甘其芻秣之養也大君之養賢豈但優之祿秩以富足其身固將使之服休服采爲天子使也養賢至此則賢者皆効忠匪懈以奉一人此養賢之効也初二言樂育之義三言養賢之効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他卦陰陽應爲得此則爲畜他卦陰陽敵爲不晉與此則爲合上九乃六五所尚之賢陽性務進上九同欲汲引在下之陽故曰上合志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童牛犢也九在初其剛尚微爲初陽之象牿牛馬牢也蓋閑養牛馬圈書曰牿牛馬是也元大也牛角善觸其養之必以牢圈童牛角方繭栗本无待於牿而已牿之者畜之於豫也乾之剛勇於進必及其位方在下力猶未強之時從而畜之則易

爲功猶加牿於童牛也若待其角壯力悍始施畜止之方則有拂其性而不得遂縱使得吉吉亦不大不若乘其童犢而豫畜之則習與性成无力制強禁之勞元吉也

六四元吉有喜也

牿之既早物乃順從可駕而服可驅而耕其爲元吉有足喜者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豶去其勢也豕性決躁稍壯則生牙甚壯則出吻外能害人而體於及其初而豶之則牙不生乃可畜養二爲下卦之正位其剛漸健爲壯陽爲豕牙之象

而剛必俱折畜剛必以柔可也今以二柔畜二剛何可與之角力而爭雄亦曰畜之以其道耳其道云何牛之剛在角則牿之而養其順豕之剛在牙則豶之以養其體用力省而收功全此大畜之道也制天下之變貴靜而不貴動回天下之勢在機而不在力幅負至廣人情不齊使大君不得執要御詳之機乃欲物物而畜之事事而制之不亦勞乎勞亦未必有濟也然五之吉不大於四者牿牛則制於初以養其性豶豕則因養其體而傷其膚猶之小人之爲惡不威不懲五刑之用隨宜而施雖曰遂吾並生之欲要非聖人之得已

六五之吉有慶也

爻之辭五不及四釋爻之辭四不及五四臣也陰也五君也陽也福威爵賞雖君制之天下有冥頑梗化之人要非純柔之所能化或至於強陵弱衆暴寡六四之所可畜者亦將不得其養矣唯濟以剛克使強暴之夫皆知革心則養德養體之仁周洽於四海其爲吉寧不有慶乎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驚大之辭也上爲天人所行爲衢乾行至上而復其所故曰天衢

畜以止爲義以養爲義止則得所養也然止而不行臂困而已養而无用項領而已初之利已二之說輹止也養也閑輿衞用也利有攸往行也三爲行之基用之體至上而行與用始達止而後行行必通養而後用用必濟騁駕於天衢之中其亨可知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行於地者有疆域之限山川之阻行於天者无畔无際唯所欲之猶之賢者顯立天朝君臣一德言聽計從无適而不可道之盛行何以加此諸卦至上爲窮爲終行於地者也今行於天安有終窮

䷚震下艮上
於卦變爲艮重震於爻變爲二陽爻卦䷒九二
上六互易而變頤中有物貴於動而後合今頤本
虛而下猶動故動之體凶止之體吉初之凶失在
觀二之凶失在行三正乎凶以動極也四麗乎止
五居正上厲故皆吉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艮爲山震爲雷上艮下震故曰山下有雷雷伏于
地行於天其在山下則將震之時猶養其威而不
輕發詩公劉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毛氏曰直言曰
言論難曰語謹者不敢輕節者无過不及言語飲

食人所不可廢然不謹則小以招禍大則階亂凡
君人者之命令政教皆所當謹不節則小以致疾
大以喪名凡君人者之賦斂祿秩不可无節雷之
聲爲言語山之養爲飲食言語飲食出入乎頤者
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頷也上下二陽爲斷中四陰爲齒頤之形象之
艮上止震下動頤之用象之故卦名頤
貞正也得正而後吉也其正云何觀頤之盡知其
虛且動者之不可也故自反以求口實之道蓋虛
則爲頤有物則爲噬嗑自求云者不外假以爲實
也外假則以動爲養不以止爲養无所外假烏乎
而能實鑒頤之虛合之則口自實无所實而實焉
斯其爲正而吉也觀言頤而實言口蓋口者脣之
形脣合則頤止氣充而實矣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
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
大矣哉

頤非訓養也養身者由於頤故頤有養之義焉頤
本以養身養以正則吉也大學所謂有所好樂忿
懥雖養心之學於頤亦然人莫不知養也養不以
正適以致凶揠苗者過之不芸苗者不及皆非正

也觀其所養者觀頤之動以求養者非所養也觀
其自養者觀我之爲養者實與虛也唯知自養乃
可推以養人於是極言天地聖人之所以爲養者
萬物不能自養也天地實養之天地之養豈曰物
物而培之溉之不過寄其用於四時六子而萬物
各遂其生生化化之養聖人之於萬民豈能家與
之粟而人與之衣其急先務者亦曰養賢而已賢
得所養則仁恩自及於百姓當頤之時寧不甚大
矣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龜先知故曰靈閉息服氣不假於食蓋口實以自

養剛實之象也木下垂曰朶初張頤待哺如木之垂朶謂動以求養震動之象也爾者指凡卦之初九皆剛實我者指頤之初九動以求養爻辭主本卦以立言故云

物之生也以氣其壯其衰其死莫不以之凡人朝飧而晡復膳者氣餒也至於寢終夜不食亦不饑氣充也鼻以引氣口以養氣口實氣充養生之道也初九陽明而剛實本足以自養適爲震動之主感於時位故舍其足以自養者而觀諸求養之象則失之苟失其養无物不消凶也

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所貴於觀者爲能觀虛以求實也今舍實而觀於虛所觀若此斯亦不足貴也已故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顛倒也頤之下以初爲主二居其上曰顛頤拂者過而擊之經歷也丘頤六五也艮爲山五居艮之半其高未極於山故曰丘若泰山之於丘垤是也征行也

初下卦之主也五全卦之君也二上於初已爲倒置自恃居上不屑比初乃動而前進拂經于六五以遠從乎上九從臣而略於君以斯而行行必凶

也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如齒在齗初其類也今舍初而行失其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拂頤即拂經于丘頤承上省文貞正也正凶不可轉移之謂十年數之一終易爻言數陽有一有三有七而无五无九陰有十而无二无四无六无八要必有不易之理未詳不敢臆說姑以難易久近釋之以俟明哲

三之拂經于丘頤與六二等而凶加甚者二與五位應又居柔位征則凶止則猶可免也若三以柔才居剛位又爲動極自謂與上正應忽視六五以若所爲正乎凶也十年天數之一終聖人猶戒其不可用雖用亦无所利六五柔弱上九剛而得衆故於其正應示訓之嚴峻如此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二之拂經已爲悖道至三則陵犯特甚大悖夫君臣上下之道故二止於凶三之凶至于十年而猶未巳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四與初應亦曰顛頤猶謙之六二比於三上六應於三皆曰鳴謙虎視直視也狠能回顧虎則直視

眈眈虎視貌說文謂視近而志遠逐逐馳逐之甚虎常餓故其欲逐逐然

下與初應初之求養視眈眈而欲逐逐猶虎之貪冒四苟動而應之是以肉啗之也幸在艮體止而不動位應而心違初不能爲我害故无咎或曰初爲虎何爲言於四曰大畜六四畜初者也而象取童牛易象此類甚多學者宜詳之

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顛頤一也二何凶而四何吉四與上同體上爲養主施祿及下四先被之於焉而有光故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拂經指六二六三貞正也吉與不可文勢如洪範用靜吉用作凶

六五正大君之位操養天下之權海內環鄉而歸之者无他求養而已五以陰柔才不稱其位二三躁動唯知上九剛實之足以養之也故競趨之欲趨乎上必拂經乎五而後達焉五能居正自守聽二三之行而不爲之動則吉也不然不平而起爭之不唯不可得凶且至焉夫涉川濟險乃陽剛多助者之所能五方以陰虛委養人之責於上九則何能任涉川之事耶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五之居正非曰居天下正位當攬羣陰而有之也大君之志志在養民苟得天下之賢者委以牧養之寄使吾民咸得所養足矣何必盡出乎己而後爲正哉爻所謂居正而吉者謂能順時以從上也洪水未平禹敷治之艱食鮮食益稷司之舜爲大聖猶恭己南面而已況六五之君而可自恃其位以爭二陰乎故舜爲養賢以及萬民六五爲順賢以養萬民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由頤義與由豫同厲危也利宜也

頤以止爲養四五皆柔至上九之剛而後止則羣陰之得所頤者由於上也上居亢極羣陰附之大君順而從之使其心微有驕肆則君疑衆怨上下交謫必危厲自處乃可得吉夫如是則得道多助用以涉川不亦宜乎

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慶不易得也慶而大有尤不易得也而實根柢於厲之一辭故知敬與肆縕於心者甚微而理欲之分吉凶之判所繫者甚大周人由姬公而得養公孫碩膚者厲也齊人由陳氏而得養至於弒逆不知厲也苟知厲矣則君臣上下皆遂其養寧非大有慶乎

䷛ 巽下兌上

於卦變爲兌重巽於爻變爲二陰爻卦䷛六二上九互易而變卦名爲剛過卦辭取棟橈二與初五與上以卦名立義三與四以卦辭立義以四爻較優劣初與二剛過乎柔故優五與上柔過乎剛故劣九四剛柔胥濟而棟隆九三重剛而棟橈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兌爲澤巽爲木巽多象風唯大過升井鼎漸取象於木蓋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各配其卦之所宜猶坎之爲雲爲雨爲水也滅沒也萬物莫說乎澤澤在木下則土脉膏潤枝葉无不敷茂今泛溢在上

是大過而沒其木也衆處則安獨立則懼得時則喜遯世則悶此人之情也今而孤立无與必智識超世雖朝廷不知四國流言東征之師不少沮喪隱約弗耀必定力不渝雖簞食瓢飲人不能堪而舍之則藏其樂不改斯二事者皆聖賢之卓行唯才德大過於人者能之若小過三事則中材畏謹者所可爲也獨立如巽木无悶如兌說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陽爲大陰爲小陽過乎陰故卦名大過

四陽内比有棟之象二陰外弱有橈之象橈曲也

此言卦之象剛實於内足以有行故以攸往爲利往則必亨此言卦之才

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四陽四陰之卦各十五獨於巽下兌上艮下震上之卦言大小過者以其中爻聯比也聖人謂之大者過蓋主爻之陰陽非以卦之陰陽也二卦之兌即巽之反故六爻皆可象木猶楹之棟也初爲木本上爲木末初上皆柔柔則弱初上皆柔之卦有之矣而中四爻未必皆陽今四陽中比乃見本末之弱通六爻則剛爲過指二五則過而中治國之道教化禮樂其本刑政文物其末當大過之時衆

剛得志朋比聯合其勢有不易制者使吾本末皆弱治勢偏而不振斯固強弗友之世與暴亂之國聖人從而以重典刑之剛德克之常人視此以爲剛過不知剛過之用固自適時中之道況乎巽則不倣說則不忤稟剛過之才而以巽說行之斯剛過之所以爲中也既剛過而中矣又行之以巽說矣必利有攸往然後世泰而德亨此大過之時所以爲大非淺智小謀瑣屑者之所能濟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冒於上曰襲承於下曰藉茅祭祀以縮酒封國以苴土神禹底貢於荊齊威問罪於楚今沅州有三

脊茅永州有香茅皆楚産也白茅茅之絜者
古者執圭璧皆有繅藉示敬謹也二於三才爲地
初在二之下有藉之象以柔藉剛則剛不親土所
以敬剛而謹之也敬謹如此是以无咎小人之承
君子亦然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
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
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此合比爻以起義如大傳則專指一爻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楊宜水之木過盛則枯稊芽蘖也書曰若顛木之

有由蘖他木之顛斷者必死唯楊雖顛且斷或置
之地不假培埴而芽蘖生之鄭元以稊爲荑詩曰
手如柔荑謂如草木初生之柔也後漢趙炳能禁
枯樹生荑唐長慶三年冬草木萌荑是也案說文荑
敵圭反徐鍇云初生草也別有䔑同音䔑芵也徐
鍇引爾雅註似稗布地生穢草是爲稊稗之類而
无稊字審爾則孟子不如荑稗當作䔑乃反作荑
蓋先秦文簡率多假借字无定義釋經者唯當以
本文尋之自說文之學興而字義始定王輔嗣以
爲楊之秀鄭氏以爲山榆之實要之當釋如柔荑
九二在上爲老夫初六在下爲女妻稊柔則初六

陰之象九二比乎初六主二而言故爲老夫得女
妻夫婦之合夫長則能制義女弱則能順從此家
之肥也固无不利
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而婦少非陰陽匹敵然與其陰過陽寧陽過
陰以過壯遇過弱兩過胥與其過也所以適乎中
也
九三棟橈凶
橈垂也棟之爲物強弱貴於鈞等或中強則末垂
棟之橈於卦以四陽也四陽之中猶有二四爲陰
位其橈於爻以九三也九三重剛中愈強則兩端

愈弱而室廬有傾摧之憂故凶
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輔助益也三既剛矣而臨之以九是輔其剛也魏
明帝第知凌風臺樓觀隨風動搖而不知作樓之
初稱平衆材咸適其平乃扶以大木樓即頽壞輔
之者之過也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六爻皆象乎棟唯三四言之者以當六爻之中也
他非正應之辭
棟之剛柔適中則隆然在上而室安九四以剛居
柔宜其吉也然比於九三兩爻聯比三橈則或累

乎四自他有吝非我致也

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棟之隆非曰超特異衆之謂唯不橈則羣工告成苟安求特異是與三同耳聖人爲後世慮其精密如此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凡木皆華而實唯楊華者不實實者不華首春生如桑椹者作五瓣小華心鬚皆具其華墜地即槁不能復生季春生者亦如桑椹而拵甲之首頗鋭暴於日則絮吐得風乃飄飛絮之下有實如斷髮着土復生一楊前人以楊花柳絮擬雪者特未之察耳華生於木杪爲上之象上六爲老婦九五爲士夫

九五六四爲富家大吉者陰陽順也今陰上而陽下故劣於二然不失爲陰陽之合以胥濟也故可以无咎且夫婦好合以續世也生稊則生意猶續生華則生意遂熄老婦生育之道已絕其何譽之有九五當大君之位所比非人曾九二之不若君天下者尚監于此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已非可久之道況復生華是速之也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婚姻之時也老婦而得士夫是爲失節寧不可醜矣乎爻言无咎无譽釋辭乃醜詆之所以發周公言外之意以垂戒萬世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過涉過於涉也涉有兊澤之義頂上之象泳游者必以舟楫今馮河涉深則沒其頂有溺身之災烏乎而不凶然志在濟涉雖過而溺亦无可咎者凶而无咎學者毋以置疑當詳味夫子釋爻之辭

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大過之時不顧危亡以求濟時艱身既殞矣或有全軀保妻子之人不原其心從而追咎之則人懷自利之術背君賣國者接踵而起矣比干諫紂志在存商其死也聖人以仁稱之仇牧孔父志存其主春秋特書之以開志士死節之塗不可咎者是亦无咎也

䷜ 坎下坎上

於卦變爲坎重坎於爻變爲二陽爻卦䷜初五互易而變六純卦皆以重爲義曰洊曰兩曰隨曰麗曰兼皆然亦不取爻應此卦六爻皆主於出險下卦在重險之下故初與三凶而勿用上卦已出其一故四五得无咎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爲水重坎故云洊坎之水流故云至善乎已爲德行乃自處險之道常之則不以夷險易其節以善及人爲教事乃教人以處險之道習之則更嘗多而處置合理夫水之洊至猶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者常也習也一日至焉而明日不繼一月至焉而一息不續則已至者中斷何時可以盈科而進也常者習之已成習者習而至乎常習坎止訓重險若習教事之習則是體重習之義以用其力而習字之義自有先後不可紊亂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坤言地勢舉其槩也乾之中爻交於坤則有剛有柔有高有下而坎險生焉故經卦名坎經卦止二畫聖人只言八卦者

附經卦

重卦名習坎習重也書言卜不習吉是也名卦之義止如此後人因習教事之習遂謂聖人在八卦中於坎特加習字謂使人習於險然泛觀重卦之名有四字如同人于野比之匪人三字如履虎尾艮其背兩字者十六卦其閒可省文而无害於義者如比履坎是也有不可省者仍其舊如同人噬嗑无妄是也蓋四字三字兩字者其本名若省文者乃始與他卦一字者同非於坎卦特加其一也郭氏任氏云上脫一坎字任正一氏直於習坎上加之曰坎習坎不知釋彖大象皆云習坎是不爲脫而不可加也胡旦氏讀水洊至習爲句坎自爲句豈亦拘於加習字之說而爲是回護耶或曰八卦无複名曰八卦誠无複名至重卦則有之曰八卦重卦其名何以異曰八卦旣重則義隨以異易變易也安得膠滯而不通

有孚者兩陽雖各陷於二陰之中然陰陽未嘗不胥孚也維心者水雖流而心自止若有以維之而不與俱逝所以遇險而能亨也水性善行唯行則爲長江大河演迤充達利偏天下水行之有尚如此

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聖人以重訓習厥義昭然後之學孔子者宜謹所擇坎三畫之象爲水坎二陰之象爲險險者水之所行也坎爲流水兌爲止水言水流猶云洊至皆明重險之義水瀦則盈水流則不盈故陂澤有時而滿江河則不舍晝夜水之就下行乎險者也至平生焉春夏而汪洋秋冬而斂涸天下之至信出焉凡人之情寨節舒鬱於康莊之途則進止有度不爽其常及驅車於峻坂陵谷之閒則步驟擾亂疾徐无章所貴維此心以求亨者以二五之剛各

居其中也剛故不讋於險中故无詭遇譎詐之患是可以行險矣夫然後行則必可嘉尚往則必可有功是足以出險矣夫險固所以爲難然有時而用之亦足以防難是險者吏之用也天積虛以不可階升爲險故能神其道地積形以山川丘陵爲險故能畜其富山川丘陵不能偏堪輿也王公是以鑿斯池築斯城立關畿保郛自人設險以守其國故能中夏又安四夷不侵是皆善用其險者天地用之爲天地王公用之爲王公險之時用顧不大哉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重坎之下故云習坎窞又深於坎是坎之底

習坎云者指爻之位以其適在重險之下也使以剛處之猶知自拔以求出今居以陰柔昏昧懦弱陷溺愈深是不唯不能出險反入于坎窞之中宜其凶也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事无險易處之皆有道焉苟得其道雖險可易雖凶可吉若宜出而入則失行險之道聖人謂之失道凶者猶謂得道則免不可盡諉於時位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九陷於兩險之間前後皆險故云有險

九二之險視初无大胥遠然以剛居中故其求可以小得雖小得也較之入窞之凶則有間矣才質之強足以自濟固如此

求小得未出中也

剛陽之求既已有得而猶謂之小者以未能出乎坎險之中也若初六之柔則亦不復知有求矣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來之猶來往也坎坎上下卦皆坎也且姑也枕藉之以安也在兩坎之間故亦云坎窞

六三才柔而位剛在上下卦之際知求出乎險然欲之上卦則前爲坎欲來下卦則身在坎所謂進退維谷者也坎險如是姑謀即所安又復入于坎窞進退與居皆有不可將何所可用邪

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位剛則居可爲之地才柔則无可爲之資或來或往踧踖求出可謂不遑寧居矣其奈身居兩險之間始之用力徒勞終亦計功无有而已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樽以盛酒簋以盛黍稷貳副也天官酒正小祭壹貳缶陶器如旅人爲簋之類謂其質素而簡朴也約要約也自由也牖穿壁以求明說文云以木爲交窻謂六四由窻牖之間納約於九五也

六尊六彛籩豆豐簋簠具斯備禮也今酒僅一樽唯副以簋用以缶他皆不備是禮之儉素蓋已方在險爲此殺禮也六四已出下險之上而比於五自謂可以扳援拯已於險然不得其門而出遂薄陳樽簋由窓牖以納求五之約可謂識時而知權矣納約以通誠不出入門戸舉行於朝寢堂序之間而在窓牖之下非不由正路也凡室有戸有牖戸可以出入牖則僅容覘面未能出此室之外象四僅能納約未能出此險之外也未能出險則宜有咎以能覩日月之輝要其終乃得无咎耳

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際者交際之義以柔求剛乃陳斯禮雖曰儉素而誠敬將焉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彖以坎爲流水故曰行有尚聖人釋之曰不盈尚其流行江河是也爻以坎爲險陷故曰不盈聖人釋之曰未大脊其未能盈科陂澤是也祇大也平者水與隄平

陽陷於二陰之間猶水畜於陂澤之內坎有水焉盈科而後進今困於重險是以不盈然坎流水也流而不舍晝夜則大至而平且盈矣故无險陷之咎

坎不盈中未大也

五以剛中不能盈坎以中之未大也然則九五不若大有之六五反得稱大中邪曰大有唯一陰而五陽宗之故五雖陰而爲大中坎之二陽其勢已分又俱受陷故五雖陽而未大未大云者有時而大也未大故不盈有時而大則平而盈矣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係束也徽說文三股繩也纆說文作纆索也棘說文小棗叢生者多刺叢棘蓋叢生於野外謂束以繩索投畀荆棘之叢以毒之也在卦之上故不象坎窞而象圜圄若三槐九棘乃外朝之位大司寇於此聽獄之成非繫囚之所周官司圜土上罪三年而舍

上居重險之上可以出矣小人閒居蕪處其心未嘗不險況處險極是怙終之小人爲險者也徽纆叢棘在上者設之以治小人之險三歲而不得出爲險而自蹈於險罪彌大故凶彌甚也翟義起兵誅莽莽反以棘毒莽其三族倒置如此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初不知出失行險之道上之心術險巇失處身之道於是上之人以險治之故初上凶同而道異

於卦變爲離重離於爻變爲二陰爻卦☲初五
互易而變上下卦各自爲義下卦爲始明之主初
爲履位之初二爲日中三爲日昃上卦爲繼明之
主四爲艱難之際五爲孝治上爲用明周公作爻
辭實具此義防微別嫌故託之以他辭使後人詳
玩而自得之又於上九特發王用出征一語以微
露其端倪夫子僅於繫象稍泄繼明之旨又於六
五爻特繫以王公之稱蓋時運適爾不容不立辭
以示訓又惡於指言故爲委曲耳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物唯中虛而後明離之爲明中虛也重離不曰二

明而曰明兩者二爲數可以進退兩爲兩物對峙
之名也日月並明故曰明兩日昱乎晝月昱乎夜
兩明胥繼而後照臨之輝終古不息作猶賢聖之
君六七作大人體明兩之義前聖後聖明德不替
則被四表格上下曷其有窮離在他卦或爲雷爲
火各隨所遇之宜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上下二陰分麗乎四陽之間故仍經卦之名曰離
陰柔不能以自立必求其所麗今麗乎陽得所麗
矣然必利乎正其道乃亨牛順獸也牝牛順而又
順者也兩陰皆中是爲牝牛四陽畜其外得其吉
也凡陰之正而亨陽之畜而吉皆由乎中中其可
貴也哉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
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古皆爲麗之義詩云雉離于羅鴻則離之是也
不依形而立不倚蹟而行者道而已外是皆不能
无麗上則日月麗天而能久照下則百穀草木麗
土而能廣生大君成位乎兩間則將何所麗亦曰
正而已耳明者易流於察亦易昏於所寄流於察
非明也寄於邪私明之害也人心无常不能无所
麗重明繼作所麗皆正而後道化可得而成蓋道

化易於行難於成前聖明而正矣繼之者或正而
不明明而不正則前之行者後或廢其何成之有
此專明麗之義以下乃釋彖辭五之柔位中而德
未正二之柔居中履正无所偏寄蓋亨吉之基也
故於爻曰元吉麗如魚麗晉力馳反亦可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初在下曰履錯然猶愕然也

履卦云初猶作入門戶未知庭廡堂奧之所由故
敬謹自持不敢輕進庶免迷途之咎履錯然乾九
四之疑近之敬之无咎子入太廟每事問近之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聖人以辟咎釋无咎則知補過亦多術矣吉凶无常唯人所召咎可以辟而免乃知我命在我不在天

六二黃離元吉

黃地之色二爲下卦之主故曰黃離釋彖之離訓麗爻辭之離訓明元大也

離卦之二坤經卦之中也離以此爻成卦德中位正固宜得元大之吉也乾坤傳心於坎離坎離得乾坤之中而代父母用事坎之二五不能出險離之二五吉乃如此得勢與失勢之殊也或有以坎離二五爲乾坤二五者但六十四卦皆由經卦之

三重而爲六坎離中爻之陰陽固自經乾經坤中來及爲重離乃而經自乘而成六故不當以坎離二五爲乾坤二五

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猶日之中故曰得中道而其吉視他爲大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日昃日過中而傾象三之過乎二也離明也八音諧而永歌者廣庭之大樂鼓缶而歌者擊缶爲節乃逍遙物外獨樂而歌耋老也大耋大老也嗟者日暮塗遠嗟死期之將至也

上下卦各爲一義三爲下卦之終故以日昃大耋黙寓其所難言者三之日昃猶人之耄耋儻尚綦廣庭之奏弊竭精神而不知徜徉簡澹之鄉以休養其衰年則徒爾悲嗟而凶及之矣帝堯倦勤薦舜於天所以爲大聖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景薄崦嵫宜其不久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突如武暴也其來如直前而徑造也焚如周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死如棄如死而不見收葬也四爲前後之交九四德位不稱遂謂時爲可乘排闥直前无復禮分五雖柔大君也彼剛而犯上固

天下所共誅宜其焚而死死而棄也三百八十四爻之凶未有若此者聖人之意深矣

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得罪於大君果何所容於天地閒邪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自目曰涕沱滂沱也戚憂悲也嗟歎也

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此其事也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沱若嗟若凶憂之甚也五爲君位而凶憂如此聖人之所甚惡也故因爻辭之吉揭而釋之曰其云吉者五爲離之王公也以聖繼聖孝道之治天下

如此所以吉也王君位併及王公者斯道也自天子達於諸侯后王君公皆君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六五當三年不言之時周公特於上爻稱王所稱之王即六五繼明之主也言出征者上爲封外乃王者出師征伐于外之象嘉美也折摧折也首首惡獲執也醜衆也謂罪不及其衆也

六五乃守文柔明之主天下有強暴不率化之人或梗吾之初政王者出而征之折首而已而縱其脅從若是而用兵始有嘉美幸而克之僅可无咎不敢以言吉也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興師用武非王者初政之所急不幸而敗常干正之人或能聳聾聽而紊國經儻不加獨夷之威是爲昏庸懦弱之主失繼明之道矣聖人猶懼有不令之王假爻辭以黷武者故特以正邦釋之康王曰張皇六師无壞我高祖寡命是也

剝復反　无妄大畜反　頤大過對　坎離對

周易輯聞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周易輯聞卷第四

汴水趙　汝楳　述

䷞ 艮下兌上

於卦變爲兌重艮於爻變爲三陰爻卦䷞三上互易而變爻象皆近取諸身感之至眞莫若身意之所欲不言而喻咸以止爲感者也爻之吉凶皆係於止其取人身爲象則各因其位不當如它卦言位應蓋拇與心腓與脢股與輔在人身皆不胥應故也

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兌爲澤艮爲山山峻極于天者也而上有澤焉必有虛坎以受之君子若之何而體之邪器必虛乃可以受物心必虛乃可以受人心君本虛天理之所舍也萬善會焉百行出焉不幸而物慾窒焉而虛者以實聲色貨利實之則清心寡慾之說不能入猜忌苛切實之則誠信優裕之論不能容猶之藜莧充腸者雖膏粱所不嗜也以虛之云非叩兩端而竭之空空也其實若虛之盛德歟彖辭爻辭與象辭義各有攸主易變无窮三聖人之取義未嘗執一釋彖言咸感釋象言虛受唯圓機之士可以學易

咸亨利貞取女吉

山澤氣通彼此交感故卦名咸
扞格則滯咸感則通理也然胥感必利於正正以取女則吉不正則爲踰牆鑽穴而凶
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皆也書之咸建五長咸有一德是也今訓咸爲感蓋以兩卦皆感非以文爲別謂咸无心而感有心也咸本䷞變六三之柔上上九之剛下故曰柔上而剛下陰陽二氣一感一應彼此相與陰陽

皆感咸之義也艮兌二德爲止說艮下兌上爲男下女取女婚姻之初也古者昏禮壻執鴈親迎御輪三周此下于女也女子處室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壻又親迎而後從夫如是乃亨乃正用以取女則吉也人倫之道莫大於夫婦咸之兌艮婚姻之初也厥初不正後將奈何夫婦之初咸感至眞男之心止而專則女之心說而應男之止无靳於女而心自說者此咸感之所以爲妙自然而然不可以它求也天地之感氣也氣感則萬物化化生生而不窮聖人之感心也心感則天下和說而平夷夫心之感豈曰繫之維之以強其來也天下

固有人心之本同者因其本同而感之則天下无不說應天地之感非氣則萬物之生如揠之而使長聖人之感非心則天下之從將勉強而乖戾觀所感之本同則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見天地萬物之情則聖人之情從可見矣於此言二氣感應所以發諸卦陰陽交感之例如天地交泰天在山中皆以氣不以形

初六咸其拇
拇說文將指也人手四指駢生唯大指在外象初爲卦之外大雅履帝武敏者乃足拇今不可因腓股遂謂拇爲足大指若爾則何以象外故曰觀象玩辭不得乎象則失乎辭艮初六言艮其趾可以

互見
當咸之初未涉吉凶感于其拇不越其位者也
咸其拇志在外也
初不象足象趾而云拇者初之志感在於外故以拇象之不安於所感者乎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說文脛腨也居止也
二於人身爲脛腨感道貴止而腓爲屈信運動之會不能止者也動以求感感必得凶使能止而不行則可以得吉感之爲道本於自然自然云者非

泛然无心之謂也天下有同然之欲吾所欲之人亦欲焉是之謂同然之欲因其同欲者而盡其在我在我旣盡自有潛感黙應之道不待動以求感也苟拂其所同而嚚嚚然以冀人之感我益動彼益疑求其面從且不可況望其心感耶

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感固以動而凶能止則其凶可吉何者順人心之同則不害吾感也其動而能止之感乎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上於腓爲三之象動于下體之上者也以九居三皆陽而動故感於其股陰則隨陽是隨

者柔之道也九三之剛不知以止爲感而固執其隨人之道往而求感有吝而已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亦云者與六二同以動爲感也不處不能居也九三爲艮之主固應能止與二不同以二咸感之時遂違其素志亦隨人以爲感所執卑下動而不能止其致吝之道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貞正也悔追悔也憧憧者往來不定貌四在上下卦之間故爲往來朋衆也謂衆陽也爾四也思心之象也

吉與悔爲對守正則吉而悔可亡失正則凶矣何止於悔而已耶此聖人敎人以處九四之方也但四當往來之交欲往而求感於人欲人之來感於己未免憧憧然曾无定計上下二陽之朋又從四而求所思思愈多而感之道愈乖矣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感以正感之吉也感不以正感之害也四能正則是未感于害悔宜可亡何乃心思往來而弗寧乎則咸感之道湮晦而狹隘矣其以心求感者乎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

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此聖人平時與門弟子講論之語止以一爻曲暢其義非如釋爻者必通貫諸爻之情以立言也天下何思何慮四句專釋思字日往月來以下專釋往來二字夫子嘗言君子有九思學之不可不思尚矣今云何思何慮非使人不思不慮也天下之塗雖殊及其所歸未始不同天下之事一致于理人自百爾其慮則

亦何所事于思慮哉人之思生于是非之多岐人之慮怵于利害之交戰苟因其殊者之同歸悟其百慮之一致則唯理是從所守者約而思非妄思慮非徒慮矣自太極既判如日月運於天寒暑變於地與夫人物之情狀莫非往來屈信之故推極其妙爲致用爲崇德爲窮神知化皆是物也然聖人釋爻不滿于往來之憧憧至是乃究極其妙用如此豈自爲矛盾者故曰平時講論止就一爻曲暢其義不必通貫諸爻之情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說文背肉也今俗謂之脊心在胷之後心之上

爲五之象悔亡有悔而亡也无悔則直无可言者艮稱艮其背一身之最止者也感于其所止何悔之有然乃无情之止則亦不能爲感矣故亦不言吉

咸其脢志末也

脢爲身之末位已漸高志存於末僅能免悔而已

上六咸其輔頰舌

輔說文人頰車也上爲首

下五爻象人之身其吉凶悔吝在動與止至背而極矣若上之動則出於身之上猶首之輔頰舌持此爲感人誰信之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施命敷誥帝王所不敢輕言固不可已也使載以誠信則大哉王言人皆不應今上六唯口說是滕乃簸弄簧鼓之人不足與言感不足與較吉凶矣

滕與騰通

巽下震上

於卦變爲震重巽於爻變爲三陽爻卦初四互易而變釋彖雖云剛柔皆應然諸爻皆无應之象但各隨爻位以明吉凶蓋皆應者特指爻之一端若全卦則以久爲義者也應當有時而不當久故六爻无應之象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震爲雷巽爲風二物至不能久而天地之化所以能久者雷風也方所也君子卓然有立不易其所是可以體卦之德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男下女者好合之暫夫尊婦卑者可久之道故卦名恒

純亦不已者久也久故能通通則无疑滯之咎然通久或有弊必利于守正守正而自畫亦不可以久必利有攸往而後其道爲不息也

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釋彖之辭唯此卦最詳聖人於乾以常對恒立言則恒常自爲二義於需言未失常乃取用恒之義常未必能恒恒則包常變爲言若常可訓恒聖人當云恒常也蓋恒之訓久乃久遠之義非常變之義今人辟　諱改曰常據義當曰久初九之剛上爲四六四之柔下爲初故曰剛上而柔下剛上柔下則上下之位爲可久震巽胥遇故曰雷風相

與與猶可者與之之與雷與風則威烈風與雷則聲遠是相與之勢爲可久巽而動者二卦之德不懦不盡其巽可以久剛柔皆應者六爻之情不拒不疑其交可以久合是四者故曰恒巳上釋成卦之由與卦象卦德爻位此下乃釋卦辭事有因革道无變遷時有今古道則長存久必于其道而後可儻非其道則亨者否而咎且生矣天久於覆地久于載天地之道何有窮巳所貴於攸往者謂事雖有終我行不已則終者復有始所以體天地之道也日月得天運動不息故能久照四時代謝變化不息故能久成聖人法日月四時之所以久者久於其道而天下之化以成觀其所以久者如此則天地之所以化生萬物與萬物之所以流行而不窮者其情可以見矣故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在下爲巽之主有浚入之義貞固也六爻各因其位爲久在初而浚未爲久也事當漸致或固執以行宜底于凶卦辭言利有攸往久以其道也爻辭言无攸利久不以其道也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行遠自近始求深自淺始一鍤豈有及泉之功經

始而遽欲求深固執以致凶而巳

九二悔亡

以陽居陰爲有悔

處不當位悔也悔而亡必有攸自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始有悔而終可亡者以九之陽能久于二之中也若四則有非位之譏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或者有時而然之辭三居巽極進退之象承接也羞可恥也貞固也吝悔之小者重剛則勇於爲善巽懦則擇善不固其於爲德必

不能久不能久則或承之以羞恥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恆不可以作巫醫巫醫執技以事上出鄉不與士齒者尚不可作其羞可知儻固而不變吝道也

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今日爲善明日爲不善是之謂不久其德方其爲善則善人容之不善者拒之及其爲不善則不善者容之善人拒之若是何所容吾身哉

九四田无禽

田田獵也禽獲獸之總名

田獵志於得禽以九居四其守株以待者乎故无禽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居而當位雖暫可以得禽苟非其位雖久奚益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貞固也婦人大之象夫子五之象吉凶備者陰陽之義反也

能久其德又守之以固執宜若可嘉第五爲陽剛之位君道也夫道也乃居以陰柔如婦人當之則吉夫子反是而凶惡其以陰柔久於夫子之位而不知順辟也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一者純而不貳也婦人能一於柔順終身不渝斯其爲吉也若夫子者齊家典則之主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皆於我乎取正要必以剛德制義正己以正家儻久於柔順唯婦是從則牝晨家索烏乎而不凶或曰以乾坤爲天地而首上篇卦各具一象也以咸恆爲夫婦而首下篇審曰男下女爲夫婦則咸卦足以盡之何爲兼恆卦並言蓋以男下女不過覺行於初婚夫豈可久之道故吾孔聖因婦人夫子吉凶之爻而發制義之訓始而男下於女所以致其感否則情睽終而夫剛婦柔所以制其義否則道悖咸之時固不得不示以下女之説

然憂深思遠則又汲汲乎正夫婦之義必合二卦而後夫婦之道始全不容獨以咸爲夫婦也或曰長少旣象乎夫婦中男中女何獨不然曰乾坤具天地之體而用未彰坎離通天地之中而用始著妙而陰陽之氣交明而日月之迭運奠于方南北位焉寓于物水火象焉何莫非坎離之用或要諸男女則夫婦之心之中也心之中統乎始終爲止説爲從一爲制義皆是中也易道變易无方固而求之非善學易者

上六振恆凶

振震極之象義同振衣亟動不寧也

四久於靜則吝上久於動是以凶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以重卦則上窮以經卦則動極振厲以求功有時
而然則可今久動乎上其爲无功大矣
䷠艮下乾上
於卦變爲乾重艮於爻變爲二陰爻變之始卦以
四陽遯二陰爲義六二爲致遯之主初在二後不
可遯三切近於二若有所係而不得遯四已在外
五居尊上居外卦之外故其於遯皆吉利而上則
眞遯者也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乾爲天艮爲山乾上艮下故曰天下有山山嵂崒
峻極勢欲上陵而天更穹然若爲山而遯之之象
君子之遠小人亦然小人遠之則怨今遯而去之
不與爲惡則不我怨近之則不遯今嚴恭自持不
與褻近則不可狎不怨不狎莫可親踈此君子之
遯而亨也夫子之遇陽貨以之天孫山之高爲不
惡而非山可及爲嚴
遯亨小利貞
二陰浸長四陽遯之故卦名遯
陰有必盛之勢陽有將衰之兆逆而與敵秪取辱
耳遯世高舉蹟遯而道亨當是時唯小利于正大
正則陰激而傷陽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
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進于學則德亨斂于行則旅亨遯退也退遯何由
而亨陰勢方進我止而不去則陰將剝我必遯而
後亨也九五之剛德當其位彼六二者實致羣陽
之遯扈而絕之誰曰不宜而當遯之時彼挾其方
張之勢猶以位應知仰承乎我何可拒而不受五
之應之蓋與時而行非常行之道也陳太丘會張
遯之葬是已人皆曰遯之世陽尚盛而陰未強然
不知自一陰而二陰如水之浸淫必至稽天不可

謂其但止於此君子而小正之彼猶以漸而進不
然決裂奔軼爲吾害不細臨曰大亨正遯曰小利
貞唯其時之不同故其正有大小是以君子之遯
非辟禍也非畏小人也二氣不能无陰生人不能
皆君子小人之道始于遇盛于否極于剝今二陰
矣其勢方來其氣甚銳及是而遯以至否之不亂
羣觀之神道設教剝之順而止之於消息盈虛之
際處得其道則可反而爲復而六陽朋來出入无
疾此遯之時義所以爲大非小智鄙夫所能爲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六爻但觀則初爲後爲尾厲危也勿用不可用也

初居二後尾之象也德陰而位則陽其不幸而任於小人者乎二乘其上欲遯不可寧不危懼夫與一同類而位未尊顯亦安之而已耳何可遯而去之耶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而居尾雖曰危厲儻安時處順混蹟于衆人之中人不我知則亦不我害何災之有夫素與小人踈見幾先事而辟之則可以免禍今居二之後勢迫情見始求退辟彼且疑我背己忌我絜身而禍至无日矣故不往而後可以免災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說讀若勝曰說始悅切

黃陰中之色牛陰順之獸生曰革熟曰韋以革維物固莫加焉陳以犀革褁宋萬

六二當位居中深明以陰承陽之理見陽之遯欲縶之維之如用黃牛之革以挽羣陽不勝言辭之切也陽因二而遯故二獨不言遯

執用黃牛以固志也

黃牛之革取其堅固陰之挽陽非固其身固其志也志留則身不遯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係聯係也三爲艮止之主故係而不能遯疾陰陽不和所生厲危也臣妾兩陰爻也傳曰男爲人臣女爲人妾

三迫於二于遯最急而與陰同體若連雞然不得絶二而去身不得去心實不留君子小人不胥得如陰陽不和有疾而可危也尚幸俯視二陰猶我臣妾因而畜之不與爲仇亦可得吉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欲留則失己欲去則係於人躊躅於進退疾且憊也大事當決於賢者豈臣妾所當與聞雖吉也而可與於大事乎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否芳九切

好好尚也君子陽之稱小人陰之稱否讀若可否之否

四猶在中爻未出卦外其於遯也固其所好若夫子從吾所好是也好則終于必遯此唯君子之吉小人則不然九四以陽居陰已非純剛而位與陰應是以君子而涉乎小人者也聖人懼其牽誘於小人或變其好尚故兼舉君子小人以爲戒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小人好進者也儻當此時必將顧戀徘徊爲固位苟存之計誰迫逐之且不忍去況肯先幾而從所好乎

九五嘉遯貞吉

嘉美也貞正也

九五君位非可以遯唯嘉美君子之能遯者耳二陰之時上有純剛之君羣陽若不必遯然陰浸而長爲大君者雖小正以止其進下應以欵其情然其勢終將盡剝羣陽與其禍至而後逃曷若見幾而先遯五之嘉之美其能遠害以全君子之類也小人柔邪佞媚易以惑人以大君而小正非曰畏之以純剛而下應非曰與之所以少緩其來使君子得從容引去而已一有不正則小人之計得行而爲君子害正而後吉聖人之意遠矣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志正而後事正正志云者正其致吉之源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肥充腴暇裕貌義與家之肥同反乎憊也

上九身在卦外最遠于陰焉往而不得吾志孟子曰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餘裕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四陽之中三係于陰四五應于陰皆不能不自疑至上則疑慮盡亡蓋无有不利者矣

䷡ 乾下震上

於卦變爲震重乾於爻變爲二陰爻卦 ䷡ 初與五二與上互易而變陽雖剛必動而後壯卦之所以爲大壯者九四也四居羣陽之首前无勍敵三閡于四二與初尚微而未壯此四陽之情也六五德雖不剛位則大君故下可以喪羣羊之壯外可以縻狠躁之羊此二陰之情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震爲雷乾爲天上震下乾故有雷在天上之象澤中地中潛伏之雷也出地山下澤上山上初出之雷也不可以言壯天下而合於風雲雨雹中天之雷也可以言壯而未大今在天之上乃可以言大壯雷在天上非所宜履猶壯者之行易越禮度故聖人戒之以非禮弗履

大壯利貞

陰陽皆有少有壯有老經卦初爲少二爲壯三爲老重卦初二爲少三四爲壯五上爲老壯者盛也強也四陽駢集故卦名大壯

獨剛猶懼其失正況四剛乎宜有利貞之戒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陽爲大聖人曰大者壯謂三陽之卦小大均等至四陽則大壯於小此通六爻釋卦名之大乾爲剛震爲動剛若不動則止於三陽何由而壯於陰故剛而止則爲大剛以動則爲大壯此析兩卦以

明大之所以壯此下乃釋卦辭大者正也謂壯雖大必利於正也陽道舒達宏偉故言大陰道揫靜翕密故言小既大既正斯天地之情也雨露之潤濡神氣之發育皆天地生物之情也无偏黨无畛域此其爲情公平溥博觀正大之理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易於咸於恒於萃言天地萬物之情而此不及萬物者萬物之情正者未必大大者未必正不得與天地並也不言大正而言正大別於大正小正也復言天地之心大壯言天地之情心緼於中情則外見復雷在地中天地生物之功伏而未露聖人有以見其心大壯雷在天上天地生物之心已達於外聖人有以見其情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初在下爲趾趾有止之義征往也孚交信也初之剛在下其壯僅在于趾壯而未強也前有三陽欲往何之固宜有凶然與九四位應而德同故曰有孚

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九之欲征固將求孚於四然不知與四敵應四方務上進何有於初故其孚亦窮若隨之初九九四亦孚於敵應而得吉者初四之情胥從也故曰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九二貞吉

二爲下卦之中臣位之正易以當位爲正凡不當位而言正者非戒之以正則爲其能守正如此爻是也二在羣剛之間鮮不爲氣類所遷使過於用剛則失大壯之正故正者吉之原不正者凶之媒也

九二貞吉以中也

二之能守正非但以剛居柔也謂其居下卦之中也聖人特舉以中爲釋其示後世甚明卦辭之言利正唯二足以當之聖人於陰陽消長之故一陰言女壯先事而慮以曉天下也二陰則陽遯三陰則道消至于四陰五陰聖人蓋憂深而意切今反爲四陽宜可爲君子之幸而諸爻多戒勉之辭唯二以中正而吉非抑之也愛之也愛之以養其壯乃无決躁之失然後陰小不得乘間窺隙而剛之爲壯无窮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小人位不中也壯重剛也罔无也猶有若无實若虛也羝羊牡羊也牡羊尤善觸藩維也陽畫之象九四在前猶三之藩羸絓也三爲下卦之上有角之象

壯壯可用也用壯則失故乾之用九以无首明非

可用也用明則察故明夷以用晦而明九三本未爲壯小人恃其重剛矜而用之若君子所用罔然如无方且守正而危厲若不能頃刻安者彼小人豈能若是哉居健之極欲進從乎上六而九四在前藩維甚壯九三以其障己之塗猶羝羊性很怒角以觸之以遂其行不知反爲所絓是用壯之過也九四眞壯者也雖不必用而壯莫加焉聖人勉九二之辭約戒九三之辭詳抑以見聖人哀矜小人委曲敎之之仁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聖人慮後世疑爻辭兩用字爲君子小人皆有所用故特去其一蓋君子以不用爲壯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貞正也悔亡本有悔而亡也六五陰畫中斷有藩決之象震爲動輿所以行也大輿陽之象輹車軸縛也大壯此爻爲最

九四爲壯之首似宜有悔然以剛爲動主必守其正然後爲正大之壯故其悔可以亡況五爲之藩柔而易決无事於觸其角不羸於是駕我大輿其輹堅壯震動之亨孰有能禦之者二與四皆言貞吉二止吉於其身其獨善者歟四壯于大輿引羣陽進而爲乾其兼善者歟

藩決不羸尚往也

羸角則尼吾行藩決則尚於往積四陽之壯至是而後遂剛其可安動乎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喪失也易平易也无悔本无有也

五爲君位儻以剛居之必可下制羣剛今居之以六是過於平易也大君以柔道理之而羣剛讋伏故曰喪羊于易羣剛不敢侵陵其何悔之有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剛克不足至于用柔此豈大君之常道直以位不當不得已而然耳若五亦剛則與羣陽決一陰何止喪其壯而已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上爲震動之極亦有羝觸之象退就三也語云遂事不諫因而終之曰遂艱敬謹也

九三重剛冒昧觸藩尚有羸角之災況上六重柔庸可恃其動極效九三所爲乎退則礙於五遂則位已極雖不言羸角蓋爲六五之柔羈絆纏縛有進退維谷之患固宜无攸利也茍能自抑而却思艱難敬謹不敢自肆亦可反而爲吉有以見聖人未嘗不開小人以自新之門也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不詳不詳審時位之可否也上六本无可用之\北
使能以九三爲監詳度所宜安於時極不爲觸藩
之妄則可免不能退遂之患然其才柔易惕能知
艱畏則一時之咎何長之有

䷢坤下離上

於卦變爲離重坤於爻變爲二陽爻卦䷢二與
上初與四互易而變卦以柔進得名然初極下二
猶在地皆欲進而未能至三始出地上率衆柔與
之俱進晉之爲晉六三當之五爲接柔之主四以
剛居下以畏伏如鼠爲正上以剛居外不得不伐
以正之此六爻之情也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離爲明坤爲地上離下坤有日初出地進而上行
之象日月之光入地則晦方其晦時明未嘗滅迨
其出地則復明耳猶人之明德本吾固有无以昭
之則其明亦晦然日月運行豈有推挽之者君子
體之自昭其明非由於人可也自昭其乾之自強
者歟昭明德其大學之明明德者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離自坤出有上進之象故卦名晉

康侯有康功之諸侯即冬官梓人所謂寧侯康侯
在外朝覲則進于王畿故繫以康侯之辭錫馬蕃
庶侯享王之禮錫猶師錫錫貢之錫馬地類也蕃
行也庶富也覲禮曰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
卓立九馬隨之是錫馬蕃庶之類也晝日三接王
接侯之禮凡稱日者兼晝夜爲言晝日不及夜也
離之象也覲禮奠玉奠幣王勞之皆延升即三接
之類也三接行於終晝之時見其情親而禮縟也
康功之侯進而朝王其用以錫貢之馬盛多若此
天子乃於晝日之間三接以撫勞之此晉之所以
爲晉也他卦彖辭率有亨利貞吉等語此獨无之
者卦以晉爲名晉以柔進立義君明臣順交際各
盡其禮他固有不待言者

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
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火在天上中天之日如光天之下天子之象明出
地上初出于地如顯于西土諸侯之象明出地上
通而卦而言謂康侯也大明析上卦而言指六五
也離爲麗坤爲順大明在上諸侯被盛德之輝光
守臣道之順上附于大君大君因而撫接之遂得
口親于王所是以卦辭云爾周禮之上公三問三
勞與晉之三接皆盛禮也柔之上行凡四見如噬
嗑如睽如鼎皆言得中唯晉不言蓋三卦之六五
本在初與二進五而得中故知上行爲六五晉六

五不動无所謂得是六五爲俯接康侯之君三陰爲上行近君之侯故上行不得指爲六五況聖人於六三有上行之辭乎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晉進也摧退也如者欲進而未遂也貞正也罔孚與我應者不我孚也裕寛綽貌无咎善補過也卦取柔進初之柔乃在極下若有抑之者也時位使然何可躁進必安分守正乃可得吉仰視九四雖我之正應然彼之務進方鋭意氣不孚寧有俯爲汲引之心唯當寛綽厥心自樂畎畝之中乃免覬榮干禄之咎世之賢哲見擯於小人儻不安義

命由徑以希進小人必怒其平時之不吾附而譴責之此固已不可其或適有故人近在君側以其綈袍之義已寒我乃悲憤頻顣不克自寛亦徒有罵窮而已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獨謂罔孚行正謂貞吉初雖无應援乃能不易乎世介然行正是以吉也初在三陰之下未接於君是未受命之臣也古者不爲臣不見優游休裕泊然與世若不與焉者其无官守言責者之所爲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愁憂感也貞正也介福大福也王母六五之象合三爻爲大明析一爻爲王母聖人於六五必嚴君位之辯卦或不取君位爲象則已儻象於君未嘗以臣之象當之母而稱王猶王后也不必因王父之文指爲祖妣王后之接下如天官内宰致后之賓客之位註云謂諸侯來朝覲及女賓之賓客漢世有命婦朝請長秋之事

二爲在田未出地上當晉之時猶滯於下卦自昧者處之不能固窮或致騷然唯君子則以守正而得吉蓋以二視初位已不同五爲晉接之主二與之位應者也自可受非常之福于王母之尊夫何愁之有

受兹介福以正中也

二爲下卦之中以柔居之爲正即爻辭所謂貞吉不然有愁而已福安在哉

六三衆允悔亡

衆三陰也允信而見從也悔小疵也亡者有悔而可亡也

三與初二同體初二欲進而未能三之位已高爲衆陰之長彼方依我以上進三苟不顧其下冒然獨進則咎怨歸之矣唯能率以朝王則衆信而見從悔乃可亡

衆允之志上行也

三陰允同之志非苟合也爲其能成順麗之道上行以親大君也三之位下不在田正明出地上之時所謂柔進而上行晉唯此爻足以當之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九之陽爲大鼠晝伏夜動四之象鼫鼠猶云碩大之鼠也子夏傳作碩鼠爾雅作田鼠許叔重蔡邕作五技鼠然荀子五技鼠本作鼫鼠疑吾石易說

貞正也厲危也五爲君四則王畿也諸侯朝覲已至王畿將入覲王之時也六五雖柔君也九四雖剛臣也大君尊臨乎上人臣當翼翼小心畏天子之明威猶鼫鼠雖大而畏人可也聖人誨之必守

臣道之正不然而有震主之威可不危懼自持以保臣節耶漢宣非柔主也大將軍驂乘帝若背負芒刺使知以功高名盛爲懼復辟而退則必无覆宗之禍不學无術固如是夫

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以九居四者多矣聖人特於晉明不當之戒者六五居尊九四上進有逼君之漸聖人惡其逼也故以正厲戒之謂晉晝卦也鼠夜物也當晉進之時以九居四則位不當若他卦固有九四而吉者矣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悔亡有悔而亡也失得勿恤謂有失有得皆不必恤也失得自是兩事非謂旣失而復得往之也與進不同蓋進退皆可以言往五爲君位不容更進也

六五介二陽之間四偪而上抗宜有悔也今三陰上進來享甚勤則其悔可以亡君臣之大分已嚴其間小小得失可置而勿問務全其大體可也自是以往君臣親附上下交懽不特日趨於吉而大政小事自王朝而侯國旁行四達將无乎而不利

六爻唯三五不動故不言晉

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吉无不利非慶而何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角在首可以觝觸陽居上之象維執之伐討之也厲危也无咎善補過也貞固也吝小疵也

六五柔中所可接者三陰耳若剛暴之人豈六五所能制其在王朝則有脅君之嫌四是也其在外服則有角敵之患上是也故泛駕跅弛不爲漢患王厚桓溫卒貽晉憂上九頭角嶄然視柔中之君若有不屑臣伏者所謂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者也六五維而伐之以討不庭又必危厲敬謹乃可得吉而免過柔之咎然事止即已固執而黷武則吝矣

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道德之威不足而事征伐此所謂謀動干戈於邦内於御下之道爲未光也唐室之強藩悍鎮天子優禮无節卒至驕蹇跋扈不免移師以伐之幸而克捷猶非盛世之事況其不濟乎

䷣ 離下坤上

於卦變爲坤重離於爻變爲二陽爻卦䷒二三互易而變離三爻明者也坤三爻昏者也合而言之昏離之明者坤也五爲時之主初去五最遠故可飛舉以辟世二與五正應雖不可去以得助而幸免三居公侯之位代五以除昏四近於五知不可依而自遠上則昏之終也然則六五何以言箕子曰以君道不以君位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離爲明坤爲地坤上離下故有明入地中之象莅衆臨下也君子因明夷之昏體而用之吾本明也而用以晦用以晦所以保吾明也莅衆之云不特昏世爲爾凡臨下之道无不爾衆多之情難以遽一人惡於太察水惡於太清僥察察以爲明則百姓无所措其手足舜垂旒黈纊而能明目達聰則用晦所以爲明也

明夷利艱貞
夷平也日出地上則明下與地平則晦況入于地乎故卦名明夷然日之入特人見其晦耳明未始傷也
利宜也艱敬謹也艱則操心危而慮患深貞正也正則窮不濫而遯无悶此明夷之世之所宜也文王身親嘗之故以其自處者爲後世訓

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内離爲文明外坤爲柔順蒙覆其上也大難君臣之間也内難親親之間也正志不爲難所遷也人有恐昧不能自拔於爲善者固不暇唯君子之是忌唯天資強敏者豈不知爲善之可尊爲惡之可賤特以剛傲積習不肯翻然而改圖於是忌明嫉賢之念日勃勃乎其中窮則以善惡之昏形達則以名位之昏迫況時方昏亂明者禍之的剛者敵之媒以紂之昏忌文王之明羑里拘焉明入地中之象大難也唯内明外順故可以免文王之處明夷以之此以證兩卦之德艱正之利本以晦吾明也親爲骨肉佯狂自晦猶不免囚奴之辱内難也不殞身以存道不枉道而遂臣正志也箕子之處明夷以之此以證卦辭周公於六五稱箕子不於六二稱文王者時已追王不得於二稱之故聖人

於釋彖以文王箕子並言以足周公之意自昔處變遭難之聖賢亦多矣文王以服事殷箕子不臣於周志遂而臣節不虧斯可以爲萬世法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飛引而去之也垂其翼不速高飛也于行將行也初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哀之至也三日不食憂之至也有攸往決於行也四內爲主初外爲客主人六四也有言四責初也

君子內秉明德當昏亂之世道不可行是以引退於草莽之間猶鳥飛而遠乎天也不得已而去方

通志堂

且遲遲吾行三宿出晝其不忍輕去猶鳥飛而垂翼不欲遠有遐心也君子三月无君則皇皇如也而暇食乎夫逡循而去憂戚眷眷至於不食君臣之義盡矣於是遂行而不留六四與初爲正應四亦有去意初在下而先之彼將誚初以爲宜應不應而先我着鞭也其伯夷在海濱之事乎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不家食吉祿養豈吾志哉爲福天下也于行而不食失祿何足爲吾悲不遇故去捘以事君之義則不安于食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左不用之地猶左次也股下體之上二之象人所以行者蹶張用左以右爲主也夷于左股主尚无恙雖不強于行猶不害于行也拯說文作抍上舉也馬陽獸指二陽二陽輔之故馬壯

難以二爲明明夷之時愈明者愈當晦二當辟世者也居臣位之正欲行而不可將若何而辟其咎幸麗于二陽之間能拯我以壯馬則可蒙大難而无害文王身爲西伯非可如太公伯夷之舉故不免羑里之拘賴有四輔之賢是以卒免於難吉者免難之謂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通志堂

君以昏德臨于上臣之明德晦于下此豈得吉之時而六二獨吉者以能順受其正不失爲臣之則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及身拘羑里演易自安其得順受之義歟不然不安于難馬雖壯何能拯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南嚮明也九爲陽明之象狩田也蒐苗獮狩因田獵以習戰嚮明以除昏也大首渠魁也不可疾宜舒徐也貞正也

三爲臣之高位蓋賜弓矢鈇鉞得專征者也君德既晦或有昏謬之諸侯方伯陽明從而狩之藏其

渠魁以除民患此西伯戡黎之事也然羣陰在外昏昧者多未可旦暮曉化傑特我昭昭急而正之適滋其亂是以昏伐昏也而可乎命康叔之辭曰勿惟殺之姑惟教之周公非先言之亦先蹈之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以至明伐至昏宜乎志之大得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入言內也左无用之地腹腹心也左腹言腹心之无所用者也獲得也明夷之心當時昏主之心也出門庭稍違之也

六四與六五同體其殆居腹心之地而不受腹心

之託者乎唯居腹心之地故知昏主之心必有賊虐忠良之事唯不受腹心之託故出門庭以自踈其微子去之者歟

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心意云者縕諸內而未形諸外也必爲肺附之親而後獲之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箕子王子也司馬遷曰紂親戚馬融王肅以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利貞宜於守正也

五爲君位位乎天德者也紂之昏不足以當天德之位蓋致明之夷者紂也今不曰紂之明夷而曰箕子之明夷猶言箕子之處明夷利於正言王子猶在王所以存君位也或曰三仁皆王子也比干已矣胥餘爲元子何以不見稱曰微子去之棄其先也箕子佯狂而不去甘於囚奴不背宗國正也微子受封箕子不臣正也故曰利貞斯事也有箕子之志則可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爻辭舍紂而言箕子聖人懼後世以箕子當君位也故曰明不可息蓋謂周公以明德言箕子不以箕子當君位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用晦者吾本明也不明晦則眞晦而已初登于天猶飛龍在天言上六本六五初嘗爲天下王後入于地猶城復于隍言六五後爲上六昏極而顚越此爻專指紂之始終周公目擊其事而有憂焉乃特發之於上而託以升沈之象蓋有不忍言者

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照四國者正位以君天下之初則者猶云爲人君止于仁謂以明德爲君天下之則也失則者自取滅亡耳六二之順以則爲事君之則上六之失則爲君人之則

䷤離下巽上

於卦變爲巽重離於爻變爲二陰爻卦䷤初四互易而變卦以九五六二正位爲義全卦猶九五之家六二乃家之人也若旁通諸爻則五四又爲父母三二又爲子婦下卦二陽又爲兄弟初則有家之始上則正家之終始於閑家終於反身家人之道盡矣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巽爲風離爲火火之始然本无風也及其燎原至於飄燼風自火出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天下之風化自一家而出一家之風化自一身而出身之所出者言行也物可以章物也恒久也言有物則不妄行有久則不渝故周南之風出於后妃后妃之化出於其父母言行出於閨門邃密之間風化行於四方萬里之遠是故君子謹之

家人利女貞

陰當位於內陽當位於外有家人之象故卦名家人

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男未授室家政未立迨其配耦則鵲巢鳩居主家政於內者女也故利於女正女正則家道正不正則家道乖詩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婦人豈皆爲厲爲亂哉不正故耳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九五正位乎外六二正位乎內上夫下婦天尊地卑之大義也已上專釋兩卦此下錯綜諸爻正位之初刑于寡妻而已及乎嗣續則有父母之道又將示家法於一門自父子觀之則父母爲嚴君君主也父主外母主內也或曰父義母慈母何以亦稱嚴曰母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媟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父子兄弟夫婦各盡其道而家道正家道正則始于家邦終于四海皆家之推也若衛之輒瞶鄭之莊段魯之文姜則反是或又曰家人何以不若他卦曰明以巽曰家人主齊家以立義巽非可以齊家也他卦不舉卦德者放此可以類推

初九閑有家悔亡

閑馬閑也鄭氏註廋人云縶其蹄齧者閑之今廄中每馬以木閑其四旁使不得蹄齧是也初九在六二之外猶以木閑馬於中也震无咎存乎悔悔

亡始有悔而亡也閑户八反 繫音繼

初九六二爲咸琴瑟友之之始語云教婦初來謂閑之於其初也夫婦狎而易流唯於其初而閑之則義立而好不乖迨其既縱而後剛制則反目而已閑若閑馬然寬其羈縶使得周旋於阜櫪之中乃不踰越吾閑牿之外不然則迫束蹄齧將毀吾閑而不可制矣閑家者外嚴軌範內實從容不近之以納侮不遠之以致怨如是而後爲閑也閑之於始若不近人情者疑於有悔及乎優游習熟於禮度之中而不自覺則其悔乃亡矣初即九三齊家之始

閑有家志未變也

言閑於初爻者謂配耦之初未涉世故其純一之志未變故也若魯威脩文防於既變之後卒至殞身之禍何止不能亡其悔而已耶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遂終事也春秋大夫无遂事中者二在下卦之中宿賓饋食男子之事也精五飯冪酒漿以事舅姑者婦之務也貞正也

二在下爲婦婦人既嫁則從夫烏乎而遂事唯處中閨共饋事而已是以吉也卦之利女貞此爻足以當之

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此釋无攸遂之義二所以得吉者陰之德既順又能巽乎陽蓋无違夫子以順爲正者也使其剛悍驕敖與夫爲敵何能安於閨中以主饋事乎其凶有不待言矣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家人九三也嗃嘻說文无此二字篇韻之字義自爲背馳先儒音釋亦多異嗃嗃以爻義求之當作嚴毅之聲厲危也婦子猶言妻子詩曰妻子好合六二也嘻嘻悲歎聲湯曰嘻盡之矣夫子曰嘻其甚也終吝要其終也九三者六二之夫即初之陽也三之剛明知齊家之尚於嚴故儼其顏色盛其辭氣是以聲色齊家者也家庭之間嚴毅如許寧免於悔然自初至三有家既久恩易以奪義情足以勝禮始爲閑家之道至是易廝故嗃嗃雖有悔也能危厲自謹不敢過用其剛則子嚴父詔婦順夫指下至耕奴織婢莫敢不恪共乃事是家道之吉也儻恃其重剛而過於嚴則室家將不堪其憂變和協而爲嗟歎則始之吉者終於吝與萃初六以往吝之義略同

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齊家固尚乎嚴亦戒乎過嚴嗃嗃齊家之節也雖

悔而未失或甚而至於嘻嘻則失其節矣節猶竹節竹於虛之中以實爲節過於實則關其生意家於恩之中以嗃嗃爲節過於嗃嗃則乖其輯睦三之剛與五同而失節與交愛異者三不中也

六四富家大吉

六四在上爲母以天下言有母儀天下之象牝雞晨索其家者也夫婦和肥其家者也六四九五爲久富其家者也有家之吉孰大於此唐中宗之在房陵與韋后有不胥制之約及復位遂斜封以褻國網佚游以亂家法終之以大逆中宗不能閑而韋后而失之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柔而居陰以順在位乃能致富家之吉故知富家云者非若寡婦清之爲㭊利以謀財賄之謂自昔家富而賈禍者多矣吉且不可得況大吉乎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爲大君假大也豐曰王假之尚大也勿恤无憂也九五君父之位家政所由以出剛而居中齊家有道故能大其有家凡初之悔三之悔厲終吝皆不必有所憂恤以禮義齊家者也是以得吉文王爲君大姒爲妃王季爲父大任爲母武王爲子邑姜爲婦文王其何憂乎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交言王假有家而不言其所以吉聖人釋之以爲父子兄弟夫婦各盡其道交相親愛有以見九五之克大其家无憂而吉也或曰九五何以不言天下而言家曰堯之協和時雍始於睦族故一家交愛而一國交愛一國交愛而天下四海无不交愛此王家之所以爲大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有孚一家皆孚於其主也威如如有威而非猛暴也終吉要其終也

卦至上而終家道亦至上而終天下事固有始吉

而終凶治家者亦易始嚴而終褻唯上九當家政既成彼此孚信之時道德之威曾不渝變是以始終皆吉也上即九五齊家之終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爻於初言閑二言嗃嗃上言威聖人慮後世以爲威嚴有餘而親睦不足故特釋之以反身謂威如云者非嚴厲以爲威不過反求諸己而已蓋身必行道乃可行於妻子儻子婦之未孝未敬當自反於慈於義何如也不然而徒事於威嚴則父子相夷兄弟鬩牆夫妻反目矣故知閑非拘制嗃嗃非怒罵何責至上特以反身終之

䷥ 兌下離上

於卦變爲離重兌於爻變爲二陰爻卦䷋二與五初與三互易而變睽乖背也乖背則无情偽无愛惡而吉凶悔吝皆泯矣然勢之合者必易睽勢之睽者必務合人情之常也故六爻皆以遇見爲象初見四爲惡人四遇初爲元夫二遇五爲主五視二爲宗三見上疑而无初上遇三陰陽和而獲吉此六爻之情之大略不以比爻立義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離爲火兌爲澤離兌同索于坤而炎上就下其趨不同猶之四時同于一元而春生秋殺其用不同

君子體之同於爲善而制行則殊故伯夷下惠夫子之同者聖也異者清和時也微子箕子比干之同者仁也異者生死也同人之類族辨物別其異所以爲同睽之同而異因其同不可不考其異同異之故聖人散言於諸卦學者會而觀之可也他卦象辭多以一二字貫通兩卦之義唯此直言上下而睽之義已見

睽小事吉

二卦之性上下睽違故卦名睽

大有則元亨睽則小事吉固其所也是以聖人貴合不貴異上而七政欲其齊下而四海欲其會車書之文軌律度量衡之制无一不致意焉今而曰睽蓋人情事勢之適然聖人固自有御時之方小事者就其睽異之中有以善處之則亦吉也其屯之小正洪範之作內之時乎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火生於木與澤同附於地火宿未見其炎上迨夫然而動而後炎上之形始見澤瀦未見其就下迨夫流而動而後就下之勢始見此以二象言睽二

女居室未見其異然志之所之其行不同此以二卦言睽火澤之睽因乎動二女之睽由乎行不動不行未嘗睽也是以父子天性兄弟同氣夫婦瑟琴天倫之至也一有間之睽阻生焉然火澤不能不動二女不能不行是以君子謹其初也兌說也離明也柔性和說必麗乎明乃免冥行之患否則失所麗謬於說而流入於邪矣卦自　變六二之柔進而上行以居于五得位之中而下應乎九二之剛是爲柔中之君當睽違之世德不剛明无以開人心之疑合天下於大同僅能委任剛中之臣與之共圖小事而徐理之或者可以得吉此治

睽之道也卦以柔中故不可大事若博觀天地人物之睽天高地下而同化育之事男外女内而通治家之志萬物之洪纖華實自形自色參錯不齊而養生利用之事皆以類而成蓋必有睽也然後其用可以溥徧使天地不睽則清濁淆瀆男女不睽則外内无别萬物不睽則生化糅亂火澤不睽則胥息而爲害睽者其體合者其用卦言小事以六五用睽之才不足以大事也若聖人用之其大固如是哉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悔亡有悔而亡也喪失之也馬陽獸九之象初所乘也惡人九四也无咎善補過也

初與四宜應而敵焉悔也而悔有可亡之理初陽也陽欲上進乘馬以行而四拒之拒之云何二剛敵也初不可行故有喪馬之象然非四奪之也位應而交孚則馬當自復初何事於逐之哉此悔之所以亡也或不待交孚而逐之則四將不甘於奪馬之誣乎者疑而喪者不可復得矣初當位而進四不當位而敵之惡人也初偶胥遇回車而辟之宜也其奈德適與同位則與應有欲辟不可者不得已與之班荆而語斯无咎之道也故曰追斯可以見

見惡人以辟咎也

所貴於聖賢者爲其識利害於幾先而達人己之權也四之惡人而初見之昧者處此唯務全身以遠害不知彼方剛暴必以不得見而怨懟咎之招也唯聖人知之故姑與泛然一見以消其暴戾之氣斯止以辟咎非以求福也陽貨惡人也夫子不欲見之故時其亡而拜烝豚之歸不幸而遇諸塗發問兩端語甚不孫夫子方自引其非而以將仕許之陽貨卒不能加无禮焉後世固有一見可免乃託聖言以文其由徑之過吾知賈禍而已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遇者適胥解岩杜預氏所謂草次之期是也主者二視五之稱其分尊也詩云隘巷巷之湫隘者記云委巷巷之委曲者今但云巷則如說文所云邑中道蓋二五中之象猶比之二五言自内也君就謀於臣則當適臣之室臣面内於君則當覲王於朝今遇于巷雖曰二五共由之塗然當睽之時五得中而下應急於合睽弗暇俟之於朝而往從二不嫌遇之于巷也是以无咎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五下應于二二不出里巷而遇焉在五則爲下賢在二不爲詭遇雖非朝覲之正要未失治睽之道

然謂之未失則唯睽時爲可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輿所以行也曳者輪敗徒曳之而已掣者牛縱逸而不調不可服以引車天且劓如巫尪若天將去其鼻鼻竅下俯故可引氣劓則引氣无力輿之能行以輪運牛引而人乘之也今若此皆不可行之象初本爻也終上爻也
初四敵應曰惡人曰睽孤宜也五二正應曰无咎曰何咎亦宜也三上正應何此爻之象如許曰三爲兌之主說而求上其行不由乎道故愈睽而不合凡是皆无初也而有終合之理焉

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以六居三德不當位此輿之所以曳无初也及乎遇剛獲其正應而睽者合故曰有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與初德敵而不合曰孤元初也夫男子之偉稱曾子稱子游爲夫夫是也元夫初九也交孚初與四交信也厲危也
初四之德敵而致孤初四之位應而有遇遇則初之陽四之陰遂交孚矣然應終非正必危厲自持始可免咎睽无不合之理然其求合有難有易正則易德位俱應如二五是也不正則難位應德敵如初四是也學者而適逢斯時可不審所處哉
交孚无咎志行也
四欲應初限於時而不得遂今交孚无咎則應初之志可以有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悔亡有悔而亡也二五同居中故視二爲宗猶同人之于宗其情親也噬膚言柔而易噬也往應二也何咎何得而咎之也
五爲大君不能合天下之情宜有咎也然五以柔居中二以剛居中剛柔德合其胥與也猶噬膚之易故其悔可亡於是五往應二睽違既協往則必

受夫何咎之有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爻止言何咎釋遂許以有慶者睽異之時患不得合耳五固能下二二亦能承五剛柔合德君臣魚水于時而攸往則人情可以大同慶譽可以大來豈止何咎而已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睽孤无與也豕陰獸負猶負嵎塗六爻之所往來者也負嵎則依險負塗則當道三爲往來之塗以六據之猶豕負塗也鬼陰物也古者兵車三人乘

之一車言其衆也鬼即六之陰車即三之輿張弧欲射也說弧不射也匪寇婚媾者始疑爲寇今知爲婚也往應三也雨陰陽和也

三與上本晉應而云孤者位乎卦外又上窮也孤則愈疑矣三之駕車者牛而上疑爲負塗之豕乘車者人而上疑爲盈車之鬼睽於心疑於目者也虎負嵎人則畏之豕負塗則人惡之矣君子乘車人則敬之車載鬼則人怪之矣始而疑故張之弧近而即之知其求我故說之弧此以物言也取諸人情方其睽也疑婚姻以爲寇不特發貝丘之矢施竹堂之射及其合也匪寇雖而爲婚不特釋怨

耦之仇且將鼓瑟琴之歡矣所以然者以其正應往而求之遇必有合猶陰濁充塞宇宙昏噎狐貍爲之嗥舞及乎陰陽浹洽於太空之間雲行而雨施而宇宙爲之一清矣諸卦爻辭唯睽之三上其辭枝離譎怪如許故曰中心疑者其辭枝

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豕負塗亦已怪矣復有盈車之鬼羣疑也睽疑者不一故可怪之事多端一旦而陰陽協比則睽者合疑事雖多悉可亡也齊威見鬼而病疑也管仲一言而愈疑亡之謂歟怪力亂神聖人所不語而此卦言之甚詳故聖人斷之曰疑蓋心疑則境見心明則疑亡知此者志怪之書可焚无鬼之論可熄

䷦ 艮下坎上

於卦變爲坎重艮於爻變爲二陽爻卦䷒二與五初與三互易而變初三四上皆以往而致蹇來則獲免爲義初之譽爲知幾三之反爲薄於險四連於三則得剛之助上來附五爲碩若九五六二居君臣之正位任濟蹇之責二不爲一蹇而止五能合羣爻以皆來則不必他往而蹇有可濟之時矣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水止於山上豬而爲澤咸也水出於山下流而爲泉蒙也今水在山上雖與咸同然坎流水也非山之所能止唯有屈折回旋而後通故爲蹇之象君子體之猶行乎艱難險阻之世治人而人未必治禮人而人未必荅盍亦反求諸身以自修其德大學之絜矩孟子我必不仁不義之類是也蓋唯知自反者乃能自修不然則直情徑行唯有責人不責己德之害也或曰釋彖言險在前主艮而言今曰水行山上主坎而言何哉曰聖人大象之辭專指兩卦他義咸所不及與卦爻之辭義各有主固有偶同者亦有偶異者曰山上有水立卦以起義

曰險在前偃卦以起義能止之知遇蹇之方也往
得中往有功濟蹇之道也往與止並言而理不胥
悖非圜機之士難以語此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陽欲進阻於險而難逐故卦名蹇
西南坤方平夷之所也東北艮方險阻之所也行
乎平地則可以四達行者之利也東北山也故不
利大人九五也用蹇之主也當蹇之時所利見也
大人用蹇必守正而後吉也
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
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

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之爲言難去聲也事之難易曰難平聲爲物所難平聲
曰難去聲聖人既以難釋卦之名又申之曰蹇之所
以爲難者以坎之險在我之前也險在吾前見之
而能止能止云者非適然而然謂陽本務進能與
時而止也斯其所以爲知知者知平聲其險而能止
之名也利西南指九五之陽爻之未變上卦爲坤
今九二變而往五則得上卦之中所謂居天下之
廣居立天下之正位可以濟蹇也不利東北指九
三之陽謂自初進至三爲下卦之終入于阨塞故
其道窮也利見大人指諸爻謂九五在上宜見之

以濟蹇也當位正吉指九五謂德當其位而吉也
吉則蹇難通矣吃於言者曰蹇跛於行者曰蹇非
不能行不能言也捷於口則期期躁於進則僵仆
徐行緩語雖難而亦通君子之處蹇亦然始而不
審冒險以前固有陷溺之憂儻以知止而遂安焉
不求濟險之方則終不能出險其與陷溺者等爾
九五往而得中諸爻往而有功君臣德合協心以
圖濟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而天下罔有不一
于正聖人之用蹇其大有如此哉
初六往蹇來譽
往前進也初二三在艮體上居險極皆未嘗往聖

人特言往以戒於未往之先耳來對往之辭初本
无來以不往爲來
往則蹇險在前也來有譽能止也三薄於險初最
遠於險薄於險而止者人謂之不得已免於毀耳
遠於險而先止則爲知幾先見其知去聲莫加焉人
斯咸譽之
往蹇來譽宜待也
宜待云者待時而往非終於止而不行也終於止
何譽之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二爲臣之正位故曰王臣一往則一蹇蹇蹇云者

反復于蹇也匪躬之故不緣己計而然也國有險難王臣子圖濟之時況五方在險中乎二非不知往則必蹇也其奈君臣義重衆皆視險為難我則視險若夷不以一蹇為憚不為一險而沮若是者固將鞠躬盡瘁以濟天下之難而非以固位也非以利權也周公之遭變也商奄叛二叔流言成王疑邦君御事咸曰艱大蹇亦衆矣周公勤勞三年曾不回撓而卒安周室觀鴟鴞破斧諸詩則知周公匪躬之節矣諸卦六二獨於此稱王臣者蹇難之時畏其艱而退辟者有之始於銳而終怠者有之其往也致一身之蹇其來也免一身之

難而已王臣云者正名以示警謂當盡掃趨利辟害之心絕去往來遷就之計周旋蹇蹇之中乃可有濟耳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蹇蹇而行不顧危難其初蓋有尤之如金縢未啓之時者矣唯于其國不于其身故其終也天彰之大夫美之孰有尤之者乎

九三往蹇來反

往來之義同初

卦以九三成義居乎險止之間往則陷止則免間不容髮往來之當謹莫謹於此爻也身薄於險冒危而輕赴則陷溺其身有不得反焉者矣唯艮之性本止知夫往而蹇也故幡然而來反安于故位雖百險不能陷也反與反身之義同反身則反其善不善來反則直可以免險

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二為內卦之主方蹇蹇不暇以力濟時艱豈一手足之所能內卦三爻唯三為剛明雖无濟蹇之位而有濟蹇之才今幸而知反可資以共事斯二所以為之喜也春秋書季子來歸嘉之也其來反之喜歟

六四往蹇來連

往來義同初連者連於下卦也

四在險中故往則愈蹇不往而來則連於九三可援三之剛以免乎險也

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以六居四當位也陰本虛以連於三故藉之以得實合初三四論之三知反內使六二有助其濟蹇之望初為不犯難之君子有知幾之譽獨善而已不能及三也四則依三以免險曾初之不若矣

九五大蹇朋來

大九之陽也在蹇之時故云大蹇書曰遺大投艱于朕身是也朋諸爻也來者皆朝宗于五也五為

君諸爻爲臣臣來朝于君故雖上進亦稱來與需
三人來同義若上則自以由外而内爲來
諸爻之往者求以出險也九五得位躬履至尊以
濟蹇難諸爻皆往而蹇者今如朋斯來如雲斯合
皆依附大君以亨時艱朋來之云即彖所謂利見
大人也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諸爻皆憧憧於往來之間至是朋來於五不復他
往者以九五之中實爲之節也節者適其往來之
則也諸爻自下進而宗乎五往不冥行止不退懦
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往來同初上本无往以不來爲往碩博碩也猶剥
之碩果大人九五也
險至上可以出矣以无出險之才故往則仍蹇往
既蹇矣來而從五則有碩大之吉上之碩猶四之
實皆以來附於陽也上居五之後與下四爻之位
不同故特言利見大人以戒之謂九五有濟蹇之
才上六不可以位居五後而不同諸爻利見之也
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玩志在内之辭即知來碩爲附於五當蹇之時六
二躬蹇蹇之勞而九五有朋來之盛何哉五貴爲

天子位足以有臨勢足以有爲也上之言從貴蓋
將以濟蹇非以二爲正應而見之也
䷧ 坎下震上
於卦變爲震重坎於爻變爲二陽爻卦䷒初四
互易而變爲時之悖者六三也九二獲之如狐上
六獲之如隼故六五柔中坐享小人孚退之吉九
四以剛居柔不能奏解悖之功初六則剛柔交際
之始與三无涉而得无咎者也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震爲雷坎爲雨上震下坎故曰雷雨作宇宙之間
陰菀結而濟陽偏勝而亢雷雨一震滌之則屯者

散蹇者解矣凡人過誤而陷於罪入圜土嬰桎梏
亦難也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猶刑
獄之有赦宥赦其所爲之過宥其所過之罪所以
體解之義而故作者必刑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陽動而出險難之上故卦名解
西南坤方義與蹇同難已解矣无所往而來復則
吉不得已而猶有往焉能朝而不暮則亦吉謂其
不久往也夙猶夙駕之義朝也暮夜之對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
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

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坎爲險震爲動故曰險以動卿也陽止乎險之下則爲難今也陽動乎險之上則險可免故曰動而免乎險解謂險非无故而免也解由☳變上卦本坤坤衆也初九往乎九四爲震之主以主二陰故曰得衆方卦之爲兌二陽偏聚於下及六四來復爲初六則二陰拱一陽陽始得其中故曰得中險難既解衆心歸戴得衆以守邦與人胥安於无事宜矣然不知復乎未往之時則无所事事之中即險難之胚胎而凶之兆也故難解而猶往則失之過无所往而不知復則失之不及是以得中而後吉有攸往指九四蓋遺患餘孽安能盡除猶不免蒐獮之力必敏疾果斷不俟終日猶迅霆之擊使人掩耳弗皇而威已震然後姦邪不得起謀以間我此狐疑尤豫竇武何進所以逢害夙吉之戒垂監於未然如此雷爲陽水爲陰坎上震下陰陽交爲屯釀雨之象震上坎下陰陽分爲解雷奮雨滋甲者皆拆民之入此室處者亦皆拆而東作三才皆賴之解之時豈不大哉雜言百穀此言百果者四陽之月百穀猶未芽甲也

初六无咎

无咎者善補過也

聖人方將解天下之險難而初六六三爲險知故陰之過也然聖人許以无咎者其知補之之道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由四變非本爲險者也變而爲初能下於陽與九二爲剛柔之際以成得中之美其位則爲過其義則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田地之上也獸三爲羣言其衆也狐旦伏暮行爲陰獸黄中色矢喻其直貞正也

狐妖幻媚惑爲計以害人猶陰之爲險以陷陽九二陽剛惡其爲害田而獲之是爲去邪佞而得中直然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必守正而後吉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所以正吉者以得中道之故使非得中其爲正亦難矣甚哉小人之不易去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負者以背負物今蜀人猶爾乘車也致自我致之也寇兵戎也貞正也吝小疵也

六本陰賤分當負戴而冒乘軒之貴非據若此必致寇戎之來此以六居三在九二之上以致見獲之象儻能安分義之正舍車而徒既知改過遂毀而爲小疵亦云幸矣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

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知盜者知致盜之由也盜思者負販之家盜所不介意或非所當得而得之盜始起奪攘之思猶上慢下暴之思慢藏冶容之誨皆以諭其所自取殆若招盜以入室者解難之時君子固欲與天下胥安於无事六三猶不安分而躐進於高位其爲應比之所攻自取之也

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車服所以旌有德負者而乘秪以播惡何足貴者

戎自我致於人何尤所致者寇則我爲正易寇以戎言自致兵戎之災不以正乎三罪之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而汝也義猶抑而強與指四也拇乎大指握物之主也朋衆陰也至到也斯猶歸斯受之孚交信也至者斯孚未至者否

解以此爻成卦下卦猶在險故不言解上卦已出險乃可言解下之二陰九二主之上之二陰九四主之故四象於拇羣陰唯六三爲時之害九二既已獲之故羣陰如朋之至至則交信而无閒蓋因人成事者

解而拇未當位也

九二得中故能獲害人之狐九四不中不當徒以德剛爲羣陰所歸於解悖之功无能爲役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六五居尊爲君子維維持也小人六三也難解之後小人遁逃君子因而維持之使不至於已甚是其信加于小人小人不爲害則難不生吉也柔中之君其經濟止如此使爲九五當不若是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二陽方夾攻小人以解難而君子維之聖人慮後世姑息於小人故戒之曰必小人退聽而後可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公爲外諸侯之長猶分陝之公也隼鷙鳥善搏擊象小人之能悖君子狐隼皆指六三二爲田狐穴居者也三高顚隼能高飛者也三爲墉上爲高墉上與三位應宜不忍於關弓然與四五同體故亦惡三而攻之六三位已高上六復乘高射之一矢而獲宜其无不利

隼之致射猶三之致戎也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鷹揚善逃必上六更高於六三然後射必命中

此待時之義也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而爲悖於當世射之所以解悖也人皆知解
之時不復有難不知陽雖免險而險猶在九二獵
之人謂於剛中爲宜九四雖剛位適居柔則與六
五同孚乎陰亦宜也豈料上六重柔乃能助九二
之剛耶學者當知自勉
䷨兌下艮上
於卦變爲艮重兌於爻變爲三陽爻卦䷊三上
互易而變損下益上卦之義也上卦得益則四有
喜五元吉上正吉宜也下卦當損而初酌損二弗

損所損者三而已後之剝下以奉上者尚監玆哉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艮爲山兌爲澤上艮下兌故曰山下有澤山澤通
氣者也山上有澤則氣通而咸咸山上有澤則氣
洩而減損忿慾者愛惡之私損德者也懲之使勿
肆窒之使勿流損之所以遠害而修吾德是以君
子體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
享
下卦三陽今損其一故卦名損
損下益上非交孚寧免厲民苟交信矣斯有元吉
无咎可貞攸往四者之善損時之用曷所用哉二
簋禮薄亦可以享可僅辭僅可而已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
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
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九三在下卦變而在上以益純陰是其道能上行
也易言上行者六唯謙與損言道蓋天尊地卑而
上行必以道乃可損下益上事由逆施亦必以道
乃可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
己也況損己益人人情所難不孚而能爲之乎上
卦陰虛不能不資乎下而艮則知止而不妄取下

卦陽實爲兌知上之不得已而非過求也故說順
以奉上上下交信不嫌於爲損是以元吉是以无
咎是以可守之爲正是以有所作爲而民從之矣
聖人舉彖辭自損而利有攸往唯於有孚上加一
而字卽數語之血脈昭然知其下四事皆有孚基
之聖人旣言損下之道矣又復言用損之道曷之
用發語之端也鼎簋十有二百牲皆具之盛禮也
二簋則凶荒殺禮之類也上方不足下資於民非
用大牲之時故殺禮亦可以爲享非若大駱小駱
之爲也應損之時有時而然非薦享之常陽欲盛
陰欲衰損陰益陽可也今九三爲乾剛之過上六

爲坤柔之過損過剛以益過柔庶幾適乎亦有時而然非損益之常有時云者有時而不然也其損其益其盈其虛聖人初何容心亦曰與時偕行耳時乎當損而損之損所以爲益時乎當盈而盈之盈不至於溢此章三致意於時可以損可以无損可以益可以无益唯識時者能之故知百世之損益者聖人也後世有事變倏起上用不足加賦於常法之外事定而以爲常者損之罪人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已事終事也猶革之巳日遄往速罷也无咎善補過也酌斟酌也初爲下民

小司徒之職凡邦事令作秩敘會同田役賓客喪紀皆事也古者藏富於民使之有時故其力足以供役其財足以奉上猶九之富實也役以事則損民之力寧能免咎必已事即休咎乃可免不能不勞而不敢過勞酌損也不然築臺而謌者不止其不能酌損者歟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人情莫不喜逸而惡勞故周之力政豐年不過三日遄往之舉所尚者合乎人之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利宜也貞正也征往也進也

什一天下之正也以之奉宗廟備賓客共王后之服用好賜公卿大夫之祿秩九二爲大君理財之臣宜以正取之或以恣奢侈之需是征進无節財聚民散能无凶乎初資民之力曰酌損是有損而不過耳二資民之財什取其一民不知損而上自益故曰弗損益之豈若後世朘膏竭澤而上下俱困者哉

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中者取民必以中制弗損於民而上自益也志在於中則適乎取民之正九二居中故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三人行指乾三陽上進損一人指三之九變而爲六一人行指九三獨行得友指三上互易而進三人行者三陽之心一人行者九三之蹟自心而覘其蹟若損其一自蹟而探其心則一陰一陽乃得其友

一人行三則疑也

陰陽一則合三則參而疑矣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其致一也天地人物之妙化由於致一況人之交際可二三其德乎故士貳其行詩人刺之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疾偏陰也六四重陰故云遄速也喜疾愈也猶言勿藥有喜

卦本上坤下乾九三變坤爲艮損其陰所以損其疾也疾有一分之損則有一分之喜喜而曰遄欲其速也遄而曰使言不能自速也決於攻疾則疾遄愈勇於改過則過速更待來年以損攘雞之過者咎可免乎

損其疾亦可喜也

合兩卦爲損己以益人若六四爲自損以自益亦可之云幸之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或益非所當益而益也詩菁菁者莪錫我百朋王莽作元龜大貝十朋鄭氏云五貝爲朋違辭辟也元吉大吉也

五爲得益之君而損三非以益五也上不敢當推以益五是爲或益之古者寶龜而貨貝十朋之龜益以富盛之寶也以上九之實益六五之虛何嫌而孫辟无所求於下而下以多儀享上大吉也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上上爻也非君上之上此指或益之主名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弗損益之視九二文同而義異无咎善補過也貞正也攸往益五也无家不自有其家也

九在三則損至上則弗損而可以益人剛實有餘而自居之則有咎推以益人則可免價益人以正又可得吉則宜於有攸往矣九居爻之最上然分則臣也五得上九之臣其益上如此楚子文毀家紓國者近之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止言弗損益之者此爻之義皆在是也九三來於上卦豈徒然者方在下位欲益五而弗能今位乎上則益君之志可大得矣

於卦變爲巽重震於爻變爲三陰爻卦初四互易而變五爲益下之君三四爲益下之臣初爲得益之民二爲得益之臣用大作用凶事用遷國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損下不竭民之力損上不傷國之財上九望益而益所不及者也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巽爲風震爲雷上巽下震故曰風雷天地閉塞將變化而通也孟春先散以風仲春繼震以雷萬物咸被發生之益君子體之善者德之益見而能遷益矣過者德之損過而不改損矣遷善之人未能

无過改其損者則益者曰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乾以益坤故卦名益
利往利涉之義釋彖已明損彖戒之詳而嚴益彖
予之約而確聖人之情可見矣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
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
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二卦之損剛益柔一也何爲下言損上言益取民
聖人之不得已名曰損識吾不得已以示戒厚下
聖人之本心名曰益著其本心以垂法取民有制

民固說從不若益下之說无疆由下上行固以其
道不若下下之道大光九五六二中正兩全以斯
而往宜有慶也巽爲木震動爲行刳木以涉川木
之道乃可見動而躁者不中止則退却動而巽者
雖日進不已而无疆域之限天施雨露地生品物
此乾坤二爻上下之義也天地何心故極覆幬載
其益无方所之拘此章言大光言无方兩言无疆
益之爲大如此乃終之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蓋
損益盛衰不能鈞等損有餘益不足而後適中益
而无時則過於益者必過於損不足有餘反覆仍
在也是以損益二卦皆言時行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爲民大作者造都邑亦震動於下之義營洛四
四方民大和會是也周官廩人凡邦有會同師役
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元吉大吉也无咎善補過
也
民在田野則自食其力作民以趨役則食于公上
得食于公上益民之事也是以元吉无咎范文正
守杭會歲饑令諸佛寺大興土木之役仰食者日
數萬人民无流徙州境晏然得大作之義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損以有孚而得元吉无咎此爻乃與之同者先王

制賦凡服用祿秩之餘積之以待頒予其所積正
自有限安得人人而周之亦曰行不費之惠耳利
用大作以佚道使民民之從之也輕猶文王之臺
沼庶民不日成之不厚事者作雖大而民不病其
難也其得元吉无咎固宜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
吉
損四以益初本非益二故云或十朋之龜弗克違
義與損六五同百朋爲錫予之數則十朋之龜不
必泥爾雅十龜之說
二本陰虛初來益之而富實身居臣位與五不同

非意得益必永守其正乃可此二之吉也二五爲正應故九五用居中富實之賢備禮享帝以薦其明德此五之吉也二五交孚爲益如此

或益之自外來也

損於五言上祐上九在六五之上也益於二言自外初九在六二之外也聖人以象明理其凡例明整如此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凶事凶荒之事也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遺人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无咎善補過也有孚上下交信也古者用圭卒事則反之以致信禹以元

圭告成功是也古者无苛征民常富實唯凶年而後虛乏上之人從而益之何咎之有況其凶事講於平時仁愛之心上下素孚六三酌其中以予民如鄉大夫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逮其卒事用圭以告之公上汲黯以節矯制發廩近之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委積之儲皆他年取之於民者乃下之所固有還以予之耳後世義倉頗得此意使知六三之義決不耗蠹以供他用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中行告公與三同依者近依於五也六四自初而上進有遷國之象六三告公在用凶事之後用而後告也六四告公在遷國之先從而後遷也六四爲近臣遷國重事與賙民之急者不同必待告之公上得從而行之猶周公營洛以圖及獻卜是也益下而言遷國猶盤庚遷亳去河患而奠攸居莫大之益也

告公從以益志也

告而即從者以上之益民之志正所欲聞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孚交信也勿問不必問也我者自稱之辭

上言有孚指君臣三四皆言告公九五乃言勿問

蓋惠下之心交孚无間臣下固盡告公之禮君上則不必問而可行所以大吉也下言有孚指君民大作凶事遷國皆利民之善政故民之信之以惠爲德若移粟濟人之小惠民未必以爲德也此爻兩言有孚益道之盛也豈特損以有孚爲貴哉

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勿問下加之矣二字言問則猶有未孚者此以見三四之告乃盡事君之禮非九五吝於施舍必待請問而後得行其惠也九五志在益下益下之事條目萬端不出此三者今民之信德如此則大得遂其益下之志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莫益上謂五不益之也或无所主名之辭擊擊上九也恒久也

以上視五亦臣民也不能不仰益於五而位極且外猶四凶之見黜蓋益所不及者上九以爲莫我益之可謂昧於知己於是行道之人雖无仇怨忽有擊之者是其立心不久所以致凶

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九五益下之惠溥徧无遺而上九懷莫益之怨乃不是揣度之偏辭也自外釋或字謂從旁忽擊之此外與六二之外不同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此聖人止摘此爻以旁通其義

咸恒反　遯大壯反　晉明夷反　家人睽反

蹇解反　損益反

周易輯聞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周易輯聞卷第五

汴　水　趙　汝楳　述

䷪ 乾下兌上

於卦變爲兌重乾於爻變爲一陰爻卦䷪初上互易而變五剛有決柔之勢五君子皆有決小人之心特以處位不同其決亦異初以位不足而不勝四以才不足而狐疑二僅自守亦難於應九五初比於陰以中道行決不係累於陰柔之舉猶幸上六窮陰終自滅亡決之至善有如此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兌爲澤乾爲天澤本在下氣騰而上於天勢必決而復下爲雨露之澤祿本在上而施及於下蓋體天澤下沛之義居若寵利居成功之居所謂有其善矜其能者以德自居猶以祿自富自富者人奪之自居者人忌之忌嫉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五剛決去一柔故卦名夬

自五以下王庭也揚庭使左右皆知其當去也孚號使國人皆知其當去也告自邑孚號之達自國邑而天下也有厲之危自邑之告即戎之戒其謹重如此至於勢所當往則勉之甚順使人不因謹重而成瑟縮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之訓決以決柔也健爲之體而行以說決以柔也而不過於暴此去君側之小人故欲和說時朝皆君子獨一小人居於王所倚勢以陵下而君子中未免有陷溺於小人之計者吾欲決而去之必聲其乘剛之罪顯行於公朝使人明知小人之惡以絶上下內外與衆棄之使處疎誅忍發一不中其禍甚烈有危可知必誠意交孚罔有間貳發號施令警惕以行之務爲決去其事乃可光明俊偉无復晻曖不宣之患卦六位而五陽儻尚剛而不知節則即戎有自焚之災行百里者半九十一簣不復其曷濟成終之功自昔稱兵以清君側之惡者國亦以亡尚於剛則窮也剛長始於一陽至臨有八月之凶泰有復隍之懼大壯有羸角之憂積至夬良不易易而一陰猶在使不遂芟夷之寧保不覆出爲惡五剛猶唐五王一柔猶一武三思在宮中也不幸而薛季昶之言中惜哉是以利於有終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四陽爲大壯況五陽乎初爲前下爲趾人行則趾有前後大壯戒於用壯故止云壯于趾夬貴於往決初九欲行故云壯于前趾行者身之動而前趾先之蓋往之尤先者也

一陰居極高之地初陽勢微而位居下壯以決之如度其強弱之力較其高下之勢其爲不勝必矣斯其爲咎也使得時得位往必勝矣何咎之有

不勝而往咎也

智者策勝敗於未戰之先知我之未必勝而且往爲咎也楊震爲太尉攻阿母王聖輩屢疏不省已不勝矣復按趙騰卒以放歸而死露棺歲餘禍及諸子咎莫甚焉況在下位者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惕號警懼而告戒也莫夜陰之時也戎上六之黨如三是也莫夜有戎若今兵鬭之劫寨勿恤不爲之動也

二爲內卦之內有深溝高壘之象中微重實守備甚嚴上六因三爲道地與莫夜之戎以來寇二唯當以靜待之勿恤可也今軍旅之帥或驕或弛猝有敵警又不能持重堅忍一爲所動則擾亂潰敗不可支吾矣周亞夫軍夜驚堅卧不動卒勝吳楚亞夫无備而驚猶以堅卧致勝況有備乎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莫夜之戎勢本可畏而云勿恤者九之剛能前定二之柔能敬謹此中道也必如是而後可以勿恤不然何恃而弗恐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頄面顴骨九三爲下卦之上之象壯于頄嚴厲見于面色厲而內荏者也君子對野人之稱九三在高位者也夬夬重剛也獨行不與羣剛同志獨往應乎上也遇雨與上六陰陽和也若如也濡猶相濡以沫不甚浹洽也慍怒也遇雨之反无咎善補過也

當決柔之時而位適居三有凶也其凶云何已居高位視小人當決而又決乃係於位應違衆而獨遇之不免沾濡於小人之贓爲得而不凶使能悔其遇雨之失反而爲慍怒則與上爲應之過斯可補矣彖之揚庭有厲蓋懼諸此溫太眞之於王處仲近之

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三始以位應而若濡終以重剛而過中无咎云者幸其能悔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四居上卦之後爲臀无膚坐不能安行次且不能遂羊棲于棚善升高內補氣爲陽類羊牽挽則羣隨之大壯與夬衆陽羣進皆剛決不足悔亡有悔而亡也言如揚庭孚號

九而居四羣剛迫之欲止則不能安居位之柔欲進而不能遂是當進而不果者也猶幸居三陽之先若能牽之以前以助九五之決則當進不果之悔可以自免其柰係於兌體遲疑不斷雖聞羣剛之告戒而不之信耶

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二與九四同而四言不當者二居中也四聞羣剛號召之諄諄而不見信殆耳官失職无異於聾

聵者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莧陸先儒或以爲一物馬鄭云商陸或名當陸爾雅謂之蓫薚廣雅謂之馬尾蔏陸伊川以爲馬齒莧或以爲二物宋衷朱漢上謂莧蕢陸當陸董遇云前人以莧陸當陸爲二草陸之爲葉差堅於莧莧根小陸根大考亭謂莧陸是兩物陸一名商陸即章柳其目雖不一皆感陰之多爲柔脆之草且柔脆易決則不應繫之以夬夬中行之辭案說文萈閑旦反菜也又以欽避嫌諱戶寒反者上從艹象羊角中從見象羊身舊釋山羊細角與此莧字

類唯多一點四云羊角云莧山羊而在高陸頗有
義類夬夬重剛也中行五爲上卦之中无咎善補
過也
五之莧視四之羊位尊而正用重剛決一柔宜也
以中而行幸免於咎而已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中之功用大矣況大中乎他卦貴於中行此爻乃
止於无咎似未得强弗友剛克之義其亦體兌之
說溺於上之甘言而致然乎故於中爲未光也唐
誅李輔國不能肆諸市朝而殺之盜竊遂使鋤姦
之功闇而弗彰是爲似之

上六无號終有凶
巧言令色至此已窮无能號召於人矣故曰无號
上六始而與三有遇而之好欲援之爲黨以苟且
夕之安終以九三愠而絶之而五剛相比以同有
凶而已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凡言終者要其終也聖人恐小人借以自寛尚爲
遷延之圖故釋之以爲其終甚速不可長待也
䷫ 巽下乾上
於卦變爲乾重巽於爻變爲一陰爻卦變之如卦
以柔遇剛得名爻以剛包柔立義遇之爲道貴比

而惡間以柔遇剛唯初於二以陽包陰唯二於初
五爲大君无不并包三與初同體欲包而不能上
无涉於陰其得无咎幸也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乾爲天巽爲風上乾下巽是爲天下有風此與風
行地上義頗不同遇爲太虚之風自上而下觀爲
地上之風旁行而徧歷太虚之風吹號萬竅后之
誥命象之君后尊居難與民接雖清問咨訪何能
家至而戸曉唯敷言下逮而後君民之情始遇
姤女壯勿用取女
五陽在上一陰下生故卦名姤一陽爲復復其本
所陽有爲主之義一陰爲姤柔來遇剛柔有爲客

之道
姤以巽爲主巽以初爲主巽長女也故曰女壯言
女壯於一陰爻卦猶言堅冰於坤初六咸之少女
志未變取之故吉姤之壯女志已强而猶取之可
乎
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
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
哉
姤者不約而會之辭純陽方將得朢復謀與陰會
柔倏而來猶陽貨之遇夫子聖人以遇釋卦意已

深矣繼之曰柔遇剛者明非剛遇柔也巽女雖壯身猶在家位猶處下彼之壯害不及我儻引以自近是與之使長一與我齊將用壯于夫家浸至剝陽之凶已上釋彖辭此下乃明天地君臣胥遇之義天秉陽地秉陰天地判而不遇則陰陽否絕何有於品物必天地泰遇乾始坤生則向之流形者今始各成其成章成也夬姤反復不能使陰之不生猶天下不能无小人顧我與之遇者如何耳儻逢一陰之生畏女壯之勢自視欿然遽作二陰之遯則小人之進愈速其爲君子害尤烈今五剛之中二五君臣皆遇乎中正志同道合天下至廣政

敎盛行小人皆在幷包之内莫不服從向化此姤之時義所以爲大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繫纏繫也金指九柅蒼頡篇作檷絡絲之器其下柎即柅說文作杘敕稚反絲簍柄也亦作柅絲繫于柅則不得縱亂貞正也羸劣也豕陰獸象初陰之微蹢躅決躁不定貌豕雖羸而性決躁

姤之初六陰生之初也浸而長陽即引遯而陽之消不可留矣幸九二剛中正位足以制之有繫于金柅之象柔繫于剛是爲陰之正而吉也不然往有所之所見皆凶蓋柔之陰有似乎羸豕位雖在下而上乎於四恃有必壯之勢蹢躅不定猶之小人初進其志未嘗不思跳梁宇宙間以肆其禍賊之謀象之以羸豕所以誅其心而暴其蹟遯之二言執言固懼陽之遯而挽之也姤之初言繫言牽惡陰之長而止之也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爻辭於陰不曰止不曰決而曰繫不象以他物而象金柅者小人柔邪佞媚引類呼儔其牽聯而不絶猶之絲也柅以運簍簍以繫絲絲有時而絶柅之運愈繫而愈不窮一陰初生固漸進而必壯九二繫之終不能出吾彌綸範防之外金柅之喻取

象甚精柔道牽之辭釋象甚白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包從勹從巳象巳在勹中即包胎之包謂九包六義同白茅包之陰爲陽所包則不得逸而之他魚陰物象初之陰利猶美利利天下初與四應主初而言故四爲賓剝一陽五陰而爻言貫以一貫衆也姤五陽一陰而爻言包以衆包一也而衆陽唯九二首與陰遇因切比而包之包非其應宜若有咎然遇貴近而先四乃遠而後二非摟四之應故咎可免一民不應有二君二已包初則不爲四之利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爻言不利非若金縢不利於孺子謂二欲害四也
止由義不得兼不能利及於賓故聖人以不及釋
之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姤夬之反姤之三即夬之四故其象同他如剝復
旣未之三四損益之二五皆類此然夬之義主於
上六姤之義主於初六
三與初同體欲止而包初則閡於二猶无膚而不
安三與上位應欲從之則德緩未免次且而不進
此危道也知其危厲能終止而不行則不失已故
无大咎

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止不得初則行而求應或者猶可得志然而剛豈
胥丁者次且其行以未牽於應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包與魚義同初起作也詩衆維魚矣衆民象
一魚而二四包之二有則四无勢也三以重剛猶
不敢較四恃其已應起而求之與二爭民後發者
制於人凶之道也
无魚之凶遠民也
陽一君而二民陽爲君陰爲民初雖正應而位則
遠絕是遠於民非遠其民也不以无民而棄之則
亦无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杞高木也卜子夏曰杞梓漣拖瓜陰實而蔓生象
陰之來綿綿未已章美也隕隆也自天猶詩云自
天降康
一陰在初爲魚下也在五爲瓜蔓延而至潰上包
以杞絕其蔓以圖之又含其章美不敢外衒人事
亦云盡矣其奈浸長至五於時爲剝陽之剝落忽
焉自天人力有不能支者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不自衒蓋以位中而德正如釋彖所謂剛遇
中正者也而聖人以有隕爲天所命者其志以爲

消息盈虛之理不能違也舍違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角剛在上之象吝小疵也
初之陰唯上與之无涉今言姤直舉卦名以明其
時耳當姤之時位居極上故云姤其角獨陽在上
是以有吝其无涉於初得免陰剝之患故止於吝
而已无可咎者
姤其角上窮吝也
爻以致吝止以五陽至上而窮非有他也

䷬ 坤下兌上

於卦變爲兌重坤於爻變爲二陽爻卦䷇五與二四與初互易而變上无二王尊无二上比唯一陽故九五爲顯比之主萃之九五羣陰所萃也九四貳之一則聚貳則分故初之亂萃二之引三之嗟如以見下之萃於上爲難五之永正上之涕洟以見上之萃其下爲不易然諸爻皆得无咎者萃雖難而志不分也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上時掌反）

兌爲澤坤爲地凡陂澤雖衆水所聚然其形勢高於平地爲澤上於地之象水聚則決必有以防之水乃瀦人聚則亂必有以制之人乃定除簡治也戎器兵械也不虞不虞度也萃聚之時居安則忘危故慮有所不及君子體水聚之義方國力富盛有申儆軍實之資除治兵械以備不虞所以保其聚也抑之詩曰弓矢戎兵用戒不虞蓋古人之常訓夾谷衣裳之會也夫子具左右司馬以行卒却萊夷之兵戒不虞之謂乎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卦名釋彖已明

分則散聚則亨假至也王者能極至有廟之道也

物之聚必有所主天下主王者以聚其生王者主宗廟以聚其民亦必有先也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家以廟而聚其族故先之有廟者萃人心之本也古者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固將展吾追養繼孝之誠雖曰洋洋如在其上必有所依以致吾敬宗廟之主祭祀之尸是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於是屋之故曰廟豈以是聚遊魂之變哉大人九五也衆陰利見以亨其聚也利貞利於正也萃聚之時粢盛絜豐犧牲博碩合聚萬物而致享報本反始以告成功則用大牲者時也稱也吉也上下萃聚人心協一何往不利

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順以說指坤兌剛中而應指九五下以順求萃上說而萃之此大體也究其用九五以剛中而俯應之上下之情交是以聚也王者莫不有廟能至其道者鮮夫廟非曰堂室奧阼之備亨執饔薌之盛也肅雍在廟以薦孝忱而已上致孝享則民作孝四海皆承順而歸之是之謂能至有廟之道九四近在君側當三陰之塗爲三陰者宜上萃於五以臣萃君斯爲得正故其聚可以享祭用大牲非侈

也行有攸往非躁也萬物盛多之時聖賢聚精會神之際皆上天所命吾固順之而已天地之氣聚則交而造化溥博方以類聚是也萬物之生聚則行而生化不熄所欲與之聚之是也凡是爲天地萬物之情觀聖人所以聚人之道從可見天地萬物之情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有孚孚於四也不終始孚而終疑也亂者萃之反乃亂乃萃謂乍散乍聚若如也號呼而欲與之語如晉惠公號慶鄭還无社號申叔展若號有似乎

號非誠招之也握握手也一握暫握而即分攜也笑說樂也勿恤不應四也往求聚於五也

初四正應萃之宜也而四有偪君擅民之嫌是以始孚終否倏離忽合譊然不情之招率爾握手之笑蓋將勿恤乎四往聚乎五斯乃聚之正无可咎者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位可應四而時當萃五去就兩難決擇靡定則志亂志亂則孚之不終萃之不決何責哉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引九五引之也无咎无有咎也孚二五交信也利宜也禴春祭禮之薄者月令仲春祭不用犧牲

二欲萃五而間於四幸九五下應猶引之也五引其上故吉四不敢要二於中塗无有咎之者二五交孚雖薄禮亦宜享不在物也卦用大牲爻用禴九二臣位不敢僭也禮曰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

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吉无咎者六二之中未爲四所變也使九五不速引之不幸而脅於權臣則六二雖中亦變聚不以正求无咎可得乎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嗟愁歎聲當萃而歎也往萃於五也

六三去五益近四乃迫而乘之欲進不能是以嗟如也三厄於四與二同二猶利於禴三无攸利者二中而應三不中而偪也使永肩一心往而從五則可以免咎縱四尤我亦小吝耳

往无咎上巽也

三之往從乎五者以能上巽乎九四而四不終難之也使恃其居剛與四爲敵不唯不能往何止小吝而已乎

九四大吉无咎

他卦多言元吉唯萃升鼎之爻小過之彖稱大吉雖元訓大然不曰元吉應必有說无咎戒之也

三陰非四之民既萃于五不得不出於其塗四攬而有之於吉爲大然猶云无咎者戒之也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而居四於豫爲大有得者柔君倚之也於萃則剛明在上嫌於分民爲位不當故聖人戒之戒之云何四達道說民專權附衆咎之大者必思爲免過之舉如大有九四匪其彭乃可是故知戒懼則爲伊周不然霍子孟以之族滅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位大君之位也匪非也匪孚非孚信之不足也元永貞義同比彖悔亡有悔而亡也

九五大人剛中而應其德其位皆足以萃陰四乃如並后匹嫡而據之則五之所有者位而已然非我咎也非我與羣陰交信之不足也唯終始守正不失其在我者則羣陰終當來萃而九四分民之悔可亡矣

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爲人所利見而遭時如此宜乎萃陰之志未光明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齎咨歎恨之聲涕洟歎恨之容自目曰涕自鼻曰洟六亦欲萃於陽而位居五後視羣陰獨不得其志六性柔暗不能固窮既失所萃故見於歎恨之聲容如此然與四无涉得免於聚不以正之咎

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卦外之位也非上下之上欲萃不能故未安于位謂之未非不可安也得喪累之耳君子素患難行乎患難无入而不自得則安於其位不改其樂何歎恨之有

䷭ 巽下坤上

於卦變爲坤重巽於爻變爲二陽爻卦䷒初三互易而變卦以初得名陰陽之性合則配不合則忌柔欲升而剛當道其有不忌之者乎唯二應乎五而三從之是以在四爲岐山在五爲升階而上升之志得行至上則時位皆極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坤爲地巽爲木上坤下巽宜曰地中有木而曰生木者自上而降爲槁木有腐敗而已生則自下而升爲升之象木之生也順一氣之自然不夭閼之由芽蘖而拱把由拱把而干雲翳日皆自小積之以至于高大其升也烏可躐等至哉木之生不順不積則揠而助之長木何以生遂德之進不順不積則爲陵節爲童子居位德何以能成故君子以

至順之德自細行小德積而致廣大極高明又推
而由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以順而積也聖人因地
中生木之象以脩進德修業之理蓋不唯坤巽之
性如是升之道亦當如是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巽由坤索坤母在上長女歸之於升爲宜故卦名
升

陰陽之氣在下者必升升而後有交泰往來萬物
由之以生息猶大君正位道同類聚用斯時以見
大人雖有間之可以勿恤而遂其征行之志是以
吉也大人五也巽東南卦坤西南卦自巽進坤涉

乎正南故曰南征征者征行頤曰六二征凶行失
類也

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
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凡升進者有道有勢有時順德者道也必升者勢
也有其道有其勢无其時升必中沮坤居上柔无
事於升初六巽之主所升之柔指初也伏于二陽
之下非能突剛陷堅悍然而直遂者上適遇坤母
子之天性氣類之感應斯爲可升之時孟子曰不
如待時是也下巽而求升上順而受之九二塞初
六之塗而以剛居中上應乎六五升柔之主故以

升則大亨見大人則有慶雖尚餘九三不復爲吾
害勿恤可也吉者何志行之謂也重坤巽爲上下
曰升循巽坤於方維曰南征言升復言南征以見
縱衡上下无不吉也

初六允升大吉

允者信而可之也

允升五信初而可其升也求升而可中无沮尼吉
莫大焉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六五也初志於升五志其來故曰合志晉以六
三立義此以初六立義故皆曰允晉指下三陰故

曰衆此專指五故曰上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萃反而爲升爻義同萃六二

二三之剛聯比而乘初之上二乃不爲事首以間
初者二五交信也祭以享上帝享上之喻也二儻
自恃其剛不應五而梗初之升則享多儀惟曰不
享今交信矣初可升矣宜於薄祭咎何有哉

九二之孚有喜也

五方疑二而二能交孚則初喜於遂升五喜於得
初二亦喜於免咎也

九三升虛邑

虛者實之反三爲中爻曰邑虛邑无人也
三之言升即初之柔升而至此三乃陽所宅二既上應三安得固吝而妨賢路故虛位以待之是初之升猶虛邑也

升虛邑无所疑也

二剛固不害柔而柔不能无疑剛之心及履三之邑如入无人之境然後疑畏釋然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綿之詩至于岐下是大王遷于岐文王有聲之詩作邑于豐是文王初猶居岐後乃遷豐今第言岐山則王未知主名亨通也

大王在邠特邠人德之耳及岐之遷人心翕歸而後仁人之譽聞于天下而王業始基焉文王自諸侯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皆亨也升也吉又何咎此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上不在天之時

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大王避狄文王以服事殷既有順德則其升蓋順事

六五貞吉升階

貞正也階堂之陛人所由升升階猶云踐阼五君位以陽居之宜也今柔升焉得正而後吉正者以柔道治人而不流於弱以謙和待下而不飾以詐必進君子必退小人必任忠直必遠邪佞公平兼受是守私慾偏聽是戒毋作陰慝毋事苛慘凡是斯不失其正可以升五位之階也不曰王居不曰天位而曰階升之義也既升階則南面可知然聖人猶有言外之隱憂故言王於四言階於五玩其所不言足以見聖人之心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周公言升階有不足之意夫子言大得志自本卦言之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冥晦也上六陰之象利宜也不息不間斷也貞固也

升固貴高高則有窮上六冥於升者也升已上極而猶不知止往將何之唯[illegible]照此心固其所守或可免顛越之憂世之夜行不休者戒之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升極則降盈極則消不富者復陰之常也

坎下兌上

於卦變爲兌重坎於爻變爲三陰爻卦二上互易而變卦雖以剛揜得名然戒於苟動以求免故爻各因其位以明處困之道初幽隱困之正也三高顯困之凶也二得幽顯之中故九五寵之四

益高於三能徐下以與初故有終上居困極變則能通故征吉五則亨困之主治其不能安獎其能安者也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兌爲澤坎爲水水在澤下澤已涸也澤所以養萬物今而虛竭物失所養而困矣物之困人蘇之人之困牧人者蘇之君子不幸而居困上之人適不我知雖非我所自取推其極致命也君子不容行險僥倖以求自蘇唯有不忿不濫委順行義以遂其樂道之志曷嘗一諉之命恣睢猖狂以妄動哉象以澤无水爲困彖以剛揜爲困取義各不同而

或者欲強通之未免曲爲之說以傳會牽合殊失聖人之旨蓋夫子作兩卦之象乃補文周之所未及其間與彖辭之義可通者通之其不可通者各從其指趣可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上九降爲九二困於二陰之間故卦名困

素患難行乎患難處得其道雖困而可亨是以大人而守正者吉亦由之何咎之有儻失正而免困以言人誰信之

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句絕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揜陷也三陽本聯比上九適動遂揜於二陰之間剛之困也居險而不改其樂阨於窮而不憫无入而不自得夫何失所之有是困中之亨也夫子之厄於陳畏於匡孟子之毀於臧倉聖益聖賢益賢非君子能之乎蓋身有困而道无困身之困止於一時大人得正則道可伸於萬世大人之所以能吉者非他不撓而折於困不躁而重其困斯剛中之爲善處其於困亨且吉也不安義命而嚚嚚然覬人之援手則身之困者淪於窮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臀在人後初爲卦後之象株木徐鍇曰入土曰根

在土上曰株列女傳曰智伯之園多株不便於馬蓋翦伐所餘幽谷初在坎下之象覿胥見也

株木疑於可坐而不可安困處于下之象然猶在地上幽谷則入于地中至于三歲猶不見覿於人困云甚矣不言凶悔者處困之道應爾此爲不遇而在下者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谷亦有陽明者今曰幽入山恐不深晦之極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酒食坎之象禮郊特牲飲養陽氣食養陰氣詩斯干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白虎通曰天子朱芾詩侯

赤芾朱芾九五之服方來未已也詩旱麓以享以祀毛氏曰享獻也下奉上之通稱如享多儀享上帝是也祀而奉上曰享祀九二之事征行也

需于酒食自養以需時也困于酒食困而不失其所自養也唯不自失其所養而後君王獎拔之恩方來而未已九二從而享祀以薦其報本之誠則可已儻動搖於主眷之方隆彈冠振衣希望榮祿是不安于困凶斯至矣必凜然戒懼固守不渝而後可以免咎此處困之最善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居位之中正固而不安進用能受大君之寵故曰有慶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石剛物三剛位也石突兀高起之處象三之高據乎案之也蒺蔾郭璞曰茨蒺蔾布地蔓生子有三角兵家倣其形鍊鐵爲之以害敵宮三之位也妻三之家人也

于株下也退而入幽谷則可安于石高矣蒺蔾是據處非其所乃始退而入宮以求安豈知家非其家如之何不凶大抵處困者貴安初猶庶幾若三則處位不當雖欲安得乎此小人之不安于困者

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三爲剛位而六居之猶據于剛芒之上其不安可知夫婦好合家之慶也有妻不見不祥莫大焉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守道而困困其所也身困而名彰違道而困非所困也身名與之俱棄遯居隱約據其所也怨天尤人睢盱躊躅非所據也其招禍甚於蒺蔾之據身且不保家何可全又奚有妻帑之樂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來自外而內也與二之方來同義徐徐不疾遽也金言剛車言行吝小疵也有終始困而終免也

四居上卦將即下以求安徐徐其行不敢輕動猶乘堅剛之車遲重安詳乃能不敗不僨雖以未能快意爲小疵然其終也得安於困而无他禍此有祿位君子之處困者

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有官守言責者不得其言職則去志在退藏三宿而後出晝何爲悻悻然窮日之力而後宿以市名哉退與初俱以安於困得免於不當位之嫌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劓刑於鼻也刖刑於足也詩采菽赤芾在股毛氏曰諸侯赤芾孔氏曰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

赤芾諸侯祭服謂九二也說欣懌也困之反也利用宜用也祭者通大小之稱周官或言大祭祀或言小祭祀皆王者之事

劓則不能引氣刖則不足有行不安于困如六三者大君不免絕其類止其行使不得扳附而覆出所以安全之也若有得正如六二者下固能安上亦不淩遽而援之二自能欣說而免於困則以之祭祀於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何往而不宜此大君亨困之事

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蓍蓺之本心也不幸而有不安義分之人至於刑之以示懲誡不得已也九五居中而剛直與九二同德舒徐優游以胥與情通道合用能變窮愁爲懽說而困以亨矣以此亨困祝无私告可以告於神明而百神饗之故曰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藟葛蔓也能緣木升高陰柔自下升上之象臲卼不安貌征行也此卦凡言困者當於困字爲一讀謂當困之時于株木于酒食非爲株木酒食所困也當以于臲卼句法求之他卦皆然

六進升於二陽之上能无危乎或告之曰位已亢極動而不已有致悔之理不知困者隱約則安高亢則危使休於其說而遂安焉則安非所安而危者傾寘有悔矣唯不懷晏安決意征行乃可以出乎困況物无終困之理困久必亨未可行而躁動則激而益其困時可行而不得伸矣

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困柔位亦爲高亢之位以柔居之非所以圖安不惑於動悔而自沮此行斯吉困則亨矣其曰未當蓋爲吉行張本謂能遷而得其所則當非謂以六居上爲未當

䷯ 巽下坎上

於卦變爲坎重巽於爻變爲三陽爻卦䷜初五互易而變六爻以上進立義初最下爲泥二稍高爲谷三巽體已極濁穢掃盡下卦之小成也四當初沒之餘有受水之所五爲流泉滿井上則出井養人重卦之大成也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坎爲水巽爲木於文井象井韓中一點象甕形論其體甃井者甃底以板語其用甕汲水出韓之上皆爲木上有水水在井汲而出之乃能養人勞也人之情喜逸而惡勞然勸則不匱怠則荒故愛之

者必勞之君子猶以轆轤於井桔槔於畎澮皆勞民之事於是勸以汲飲之利相其耕鑿之宜使民享其逸而忘其勞大禹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是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凡木上有水者井而已故卦名井邑聚而居非水火不生活爰始作井以濟之然邑有時以遷而井不可改不因汲而竭无喪也不為停綆而盈无得也无有遐邇咸資其利九夫為井聚也井井聚之盛也汲者往得者來井之德弗拒弗矜故往來之人井井其多汔幾也繘汲綆也羸絓而不解也汲者幾至與至而汲綆未施猶之可也儻羸其瓶而不可用寧不自絕於井乎故凶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巽孫也木游於水者也今孫於水之下而上(上聲)其水唯井為然此釋卦名泉源汩汩愈汲而愈生是以養人之德不窮剛中九五也大君為宇宙之主雖時有運遷民有頑友而養民之仁久益不變何者剛明大中足以有臨也汲以得水為功汔至而未繘未有功耳瓶羸則汲水之功廢如之何不凶

君子之問學亦然養而不窮者井也探之而益深味之而益腴者道也人病不自力耳學无止法也中道而廢未繘井者也困而不學羸其瓶者也春秋已前未以木為汲器故言瓶甕困以水在下而困井則因其在下汲而上之聖人之取象精微如此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泥奴雞反)

泥水滓也舊井廢井也古者鳥獸蟲魚通曰禽亦謂獲為禽不專指鳥泥鳥不飲于井莊周曰埳井之蛙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古今註曰陵螺廢井中多有之

凡水必有滓井久不浚滓積而成泥廢井甃圮者泥亦墜隕皆足為井之害水之行有隧猶血之行有脈汲則泉通而脈生井有生氣而禽生焉禽者蛙螺之類井泥則不中於食雖生物亦无之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陽清而陰濁六在初下而濁也无禽之井不食時人皆舍之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井谷山中之谷穴如井者鮒小魚也儀禮士昏禮魚用鮒則知非蝦蟇莊周曰車轍中有鮒魚得斗升之水可活註小鱝顏師古註急就章鱝乃鯽魚

埤雅同博雅續鮒也今草野小小坎污必有小魚生其閒甕汲器也漢陰丈人抱甕灌畦敝漏久而敗不足以受水也甕瓶皆陶器井用瓶谷用甕二在地上井之在山者也泉所注射僅及小魚非若長江大河蛟龍蘊隱生之養物之功狹矣而汲器復如許不足以灌功何由而及人視无禽者差勝耳

井谷射鮒无與也

玉輼而山潤龍澤而淵靈井谷之鮒不足爲吾輕重无與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渫去其泥也井初浚者必越信宿而後可汲不食也惻傷也王明九五也猶云天子之光受福受九五汲賢之福也

井進至此去泥滓而泉可通而猶不見食於人譬之賢者昔晦而今顯而未遇乎上或有爲我惻然於心者傷其未遇也當是時可用汲引以覲王者之明德庶竭其猷爲使敷澤於民而天下並受其福也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不以不食爲憂賢者不以不遇而惻心惻者行人也感其舊而新是圖行汲之人爲之求王者之明也求王之明豈朋比以干祿爲其見知於上則福被生民猶井汲而出然後利及於人也

六四井甃无咎

甃井壁也舊井之反

下三爻爲巽爲木爲泥爲渫大率皆井底之象至四革而爲坎爲水當甃治井壁禦惡以延清庶可不爲井之咎

井甃无咎修井也

井泥去矣泉斯可通使井壁不修則湮圮繼之於井爲咎是以修井之功不可廢井壁修絜以俟坎中之流泉則澄者益清瀦者益深

九五井洌寒泉食

洌清絜也泉以寒爲上食可以養人也允陰爲主陰靜故爲止水坎陽爲主陽動故爲流水而曰泉其不曰飲而曰食主亨飪也

三渫之四修之足以容水今坎中之泉流動充滿洌且寒而可食矣陸羽第水以大江中泠泉爲冠其坎中之義乎

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之義大君長養人材之喻也初以喻居在泥塗之賢二以喻巖谷之士三則脫泥塗而濯清泠四則辭淵阿而進在廷五則鄉之不食於初三者今

中於食而賢者利澤周于天下上則豐芑數世之仁所以爾者五居中且正爲流泉之主泉流而不竭故養而不窮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幕亡狄反）

收汲已而收綆也幕讀若冪覆井也周官冪人以䟽布巾冪八尊有孚往來之人交信也元吉大吉也

汲井致養乃遽冪之擅其利以限後至之人養有窮也勿冪則至者汲求者得養而不窮人交信之吉之大者也

元吉在上大成也

寒泉之食井之功吉矣而未大必養而不窮而後爲大小用天下者可以鑒矣坎上之卦八唯井不言險以水上出爲利也他卦上爻多爲窮極唯井鼎爲成成則能養人也

離下兌上

於卦變爲兌重離於爻變爲二陰爻卦初上互易而變初爲陰所革二有待而革三居相息之際而危於革四承五之改命五爲變之主上則受命而革陽者也下三爻言革革去之也四言改五上言變改爲變之初變爲革之成至變則不復有故矣他卦固有不言應者此卦應則爲害蓋水遇火則爲火所息火遇水則爲水所息是以不可應也若旣濟乾坤之中氣交而爲坎離胥濟以成水火之用與兌離不同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兌爲澤離爲火澤本有水今乃有火水爲火革也火无在澤之理天久不雨日暴之澤爲之竭是亦革也天下萬事皆有良法唯曆无良法有良法則可以常守无良法故貴於改革曆非果无良法也天運而不停必有差忒曆家立法以步天度之終始揆日月星辰之運行當其始差眇微莫測積久乃知之於是進退其法求彷彿而合焉古法跡今

法密天度所餘古四分之一今乃過之期日所餘古四分之一今則不及故歲差之法生而中星斗建革矣朔餘古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今復損之故七閏之下尚有奇分而章蔀紀元革矣此其大略也自黃帝以至于今爲歷者凡五六十家智士淑法巧算更率愈久愈詳而終不能不與天異必時而革之然後四時較明而不謬是以君子於革以歷體之或曰火革何以不爲革曰火澤胥違則睽澤火胥遇則革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水火不可胥遇遇則必有受其革者矣故卦名革

已日猶已事謂終日也人情樂於習常難於慮變更革之初才識智愚之不齊人己利害之不等而疑生焉逮夫日竟事成而後人始交信而革者亨大革則大亨也利貞宜於用正也用正則悔可以亡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火烈可以涸釜水盛足以沃焦水火相息卦象之革也離兌同居坤母之家中女先少女以有行順也今兌外而離內少先而中後其志焉乎而胥得必革而順長幼之序人之革也革非人情之所樂革而人不我信亂之梯也若之何使人信之內秉文明行以說順明則不乖事之是非說則不駭人之心如斯以革已日而可孚也萬世无弊者道也曰治曰法皆不能无弊弊則盭戾而不通必革其故而圖其新革非聖人之得已也琴瑟不調而更張之政事弊斁而振起之窮則變變則通也事不能无革亦不容輕革圖大亨者必以正正而革之乃可當於事協於人心玩之於爻方其爲☲也四陽在上初六忽起而革之衆陽安得不疑悔也

及徧歷諸爻至上而止已日也衆陽知其旣正而當不爲我害然後信之乃孚也有孚則悔亡矣故革者亨之基當者革之本革者勢之所不能免當者貫新故之間而轉移否泰之機也寒暑溫涼之胥代生長肅殺之胥成天地之革四時所以成也革塗炭而衽席之革暴虐而寵綏之斯固天之曆數人之徯戴湯武不得不順而應之也三才之大猶不容不革況一事一物之細哉人曰旣濟坎離亦上水下火也何不云相息且嘗聞水息火未聞火息水也曰兌止水有時而涸坎流水長江大河豈火所能息者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鞏固也黃牛指六二革義見遯卦

九於☲本居上今革於初大降爲初九見棄於時窮而在下鞏以革取其固也而必曰黃牛六二也六二亦革陽之陰彼方待時而動初九可不以六二之未動者固其守乎

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當革之世貴其能革今爲革所鞏若之何可以有爲者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已日終日也以十日則爲浹日征行也革已日乃

孚者革之後至於已日而乃孚也已日乃革之者
前人之革既已日我乃革之也
䷰初爻之變始爲无妄次爲家人三爲離至上
則革盡諸爻猶已日也初變已而後二之變與初
革而人已信二繼而革之其征也何吉之不除又
奚咎之有
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卦有二陰初六乃用事之爻實受九五之命奔走
以更革者也初主乎革儻二不俟其成而貪功競
進紛紜以變更則舉世將衒惑貿亂莫知所從本
求革弊適以滋弊唯不躁於進待時而行乃有可
嘉尚者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征行也貞固也厲危也革言猶詩之罵言三第三
爻也就成也周官典瑞公侯伯繅皆三采三就註
成也一帀爲一就有孚孚於上卦
三居睒睒之端接滔滔之始少進則渴澤而革革
而凶矣爲三之計當固其所守危厲以自將謹勿
輕動庶免於凶蓋革至三而終入上卦則爲改爲
變若九三能安於三就之終然後能孚於上耳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又何之矣釋凶字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悔亡更革之悔可亡也有孚天下交信之也改革
也命猶否九四之有命皆上承九五之命也下三
爻言革革而去之後世如漢高除苛解嬈四言改
改吾新命而行之如漢高約法三章五言變如化
商之時乃周不變革不能无悔而悔可亡者九四
近在君側剛柔適中上承虎變之大人更革命令
以敷于天下天下之受革者交信於上則觀聽不
驚而吉從之矣
改命之吉信志也
凡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不信其命而信其志天
地之革不志於成物則物疑其无常湯武之革不
志於弔民則民疑其无君九四之言有孚非信其
改命之蹟信其改命之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大人九五之大君也虎百獸之長剛嚴有威之象
變希革也占以決疑未占有孚信在占先也全卦
以陰革陽故已日乃孚九五剛中主革故未占有
孚
九五秉剛中之德居得致之位小而變法易制大
而革命創業法度彰禮樂著其心志昭明于天下
是以未施信於民而民不疑不疑則无事於占而

民巳信湯之徯后來蘇武之不期而會是也至盤庚則諄複於遷亳之舉周公猶反覆於伐商之役果哉革之難也未占有孚此應天順人之盛盤庚周公其巳日乃孚者乎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虎變非謂其能變幻也虎黃質而黑章其初猶雜糅而未明歲一希革乃益粲然炳乎其可觀大人之變其若是乎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君子有德之稱上之象豹能霧隱象君子隱而未仕小人指六周官擾人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革面有面内之義征不處也居不行也貞固也

九五握移風易俗之權作成而變化之故進德修業之君子有日異而歲不同之功遠外之小人鄉之不率于教訓者今皆革而面内是爲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革變之功至此云極儻過用其心征進而不已則作聰明務生事怒小人之不能盡爲君子疾之巳甚欲治而反亂矣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蔚者茂盛繁縟君子緼德積行之貌若革面之小人非能遽變其氣質盡爲君子之歸亦唯覩威於下順說以從君上之命庶幾畏威而寡過亦革心

之漸也虎威盛於文豹文盛於威

䷱ 巽下離上

於卦變爲離重巽於爻變爲二陰爻卦䷠二五互易而變初分峙爲足顛趾以喻亨之始五對植爲耳上衡亘爲鉉鉉貫於耳舉鼎之功也二三四雖皆爲腹而義不同二言亨飪之實三則不見舉於耳雖有雉膏而不得食四則鼎餗盈滿敗迺公事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下巽爲木上離爲火薪然火出則木上有火爲亨鼎之象昔夏禹鑄鼎象物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之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鼎以養人則止於亨飪以爲寶鎮則君德昏明之符天命去留之驗也鼎貴正正則不傾鼎貴安安則不搖大君之正天位凝眷命君子之正居位安義命皆體其象也革巳改命矣改不可以不凝正王位以德元祈永命以用德又大君正凝之本

鼎元吉亨

爻有鼎之象故卦名鼎

彖之義夫子釋之巳明元吉大吉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

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
剛是以元亨
卦有象有用有德卦之名鼎指其象也木巽于火
之下亨飪之功也古聖革茹毛飲血以爲亨飪豈
爲口體之養哉祭祀也賓客也祭莫重於享帝大
禮必簡特牲薦誠而已以專爲貴賓客莫重於養
聖賢備物致養醯醢膳羞之雜陳羊豕魚鼈雞雉
麋鹿之畢具以大亨爲貴亨飪之所宜先其用也
兼聽故聰博覽故明必其中虛其志巽者能之剛
很自用者不能也巽以爲主然後能成離明之德
巽離皆陰卦初之巽有聰明而无昏昧五之柔得

中而能應則不偏於柔暗不失於巽懦其德也有
是象不可置於用有是用要必本於德三者備是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以致鼎時之大亨也
顛倒也初在下爲趾利宜也出去之也否宿昔滓
濁之物出之所以絜鼎也陰居下妾之象
鼎曰亨飪必有宿漬存焉洊亨之初不傾寫之則
否故爲新物之害出否所以爲宜也妾者妻之媵
今但得妾事若倒置然妾媵所以廣嗣續重祖宗
猶鼎之顛趾有時而然有爲而爲可无咎也唐明
皇爲太子其妃方娠太平公主惡其多息太子躬
自煑去胎之藥夢神人覆其鼎如是者三是生肅
宗斯爻之義證於千餘載之後故曰无有遠近幽
深遂知來物噫神矣哉
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貴正而顛之悖也然當其洊亨顛之所以致用
何遽爲悖邪出否以絜鼎固將受新割之腥得妾
以其子不可不從夫人之貴不然反以納否聖人
慮後世執以子之辭行其以孽干正之私故戒其
從貴用足周公言外之意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二爲腹實者所亨也亦剛中之象師服曰嘉耦曰
妃怨耦曰仇九三九四也疾疾楚也即從也不我

能即不能從我也
鼎之未亨腹枵如也投腥焉腹斯有實五應二嘉
耦也三四不得應怨耦也與我爲仇欲轢鼎而染
指其中幸彼有耳革覆餗之疾雖欲即我而不能
彼不我害則吉在我矣
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六五都擧鼎之柄二當謹所之以奉五爲先不當
脅於三四謬奉其實三四仇我初若有尤及彼自
救之不暇終何能爲我尤哉无尤吉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耳五之象革改也行舉鼎以行也塞不通也雉文禽六五之象膏雉之肪鼎味之至甘美者謂六五之好爵不食不以好爵靡之也方雨方將雨也虧損也終无初也吉悔之反也

鼎以耳行耳以虛受二應五得耳以有行三應上對植之耳革而爲鉉故其行塞而不通夫不爲君所舉則不與共天祿分則宜爾然二三四皆受亨之位五之舉二豈能獨遺三耶陰陽至是而始和初爲之悔可損而終有吉矣

鼎耳革失其義也

耳革而爲鉉失舉鼎之義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應得其正也惟帝時舉得所應則得所舉也車服以庸食雉膏者也士君子盍亦謹所應乎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鼎足剛則足以載重四初位之應也足弱有折之象四近臣爲公餗鼎飪也足折則餗覆而出渥慚赧發赤貌詩簡兮赫如渥赭鄭氏曰赫然如厚傅丹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鼎自二至四腥胾盈而易覆所任重而難勝而初以柔爲之足不克勝任顏厚忸怩見面如渥丹然敗養人之功包失職之羞凶可知矣初虛鼎也顛而无咎四盈鼎也覆故有凶

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餗既覆信乎末如之何也是故授任者貴器使受職者貴自量不擇而授棄其官也不量而處不自有其躬也乾上九曰盈不可久欹器之銘曰滿則覆舉覆餗一隅則士君子之制行何莫監斯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離中言黃畫中虛而對植有耳之象金象五位之陽剛鉉以貫耳耳以受鉉胥賫以舉鼎者也故於五言鉉利宜也貞正也

賢之用舍君主之鼎之舉錯耳主之亨飪至五而羹定矣夫五虛懷居大中之位不自有其有扛鼎中之實推以養人然當養而不養失人非所養而養失已是故宜於得正也二言謹所之五言利貞其義胥應故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中釋黃耳實即二之實中以爲實則无過不及是亦正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玉堅而溫淳金堅而剛玉鉉九居上之象鉉一而已在五爲金在上爲玉金鉉貫耳之時玉鉉則鼎

已薦而處耳之上非有兩鉉也

鼎道已成亨飪之利溥博无外以之享上帝養聖賢自養其身徧及四海大吉无不利也井以木巽水鼎以木巽火井鼎用皆在五成功皆在上故井上爲元吉鼎大吉皆以養爲利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玉鉉者君之德在上者君之稱金以爲質稱其舉也玉以比德豈眞以玉爲之耶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因其國俗而用之也治國用平典則節其剛柔之用如成王之不剛不柔節之爲言非曰剛節柔柔節剛如子産之糾以猛濟以寛也施之亨飪則調五味時獻亨使適其味之和推以養人則懋遷有无均節貨賄使上下和貧富均皆此義也鼎云鼎云食飲云乎哉

䷲ 震下震上

於卦變爲震重震於爻變爲二陽爻卦䷵二四互易而變二陽皆震陰者也而初爲主四陰皆受震者也而下卦爲甚初九始發聲之雷也其威盛故二必逃於九陵三稍遠甫行即无眚九四洊震之雷也故五往而復來上既極征則有凶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與坎洊至同震爲雷重震故爲洊雷爲天威其作也物皆震動君子之恐懼因乎震也恐懼而不知自修懼已則忘猶弗懼耳修而不加省習矣弗察猶弗修耳恐懼者一時警惕之機修所以行吾之恐懼省則顧審吾所修之當否宣王遇災而懼必側身修行乃可弭泰甚之旱成王當大雷電之時唯深省致變之由由於惑二叔而疑周公而後獲反風之應後世有山冢崒傾彗孛飛流之變而恬不知懼者其於修省可知矣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經卦一陽震于二陰之下曰震卦重而无他義故仍曰震

一陽居下猶陽氣閉伏於地中雷一震然後奮豫而旁達震之自亨也物之始生句甲固冱雷一震則句者萌甲者折震之亨物也方震之來虩虩其懼懼已而啞啞其笑人情之常也聲之大莫若雷以其不常震也是以聞者皆驚彼轟喧於太空何有百里之限言其遠耳棘匕以載鼎實登俎而薦熱鬯以致苾芬灌地以求神當是時洞洞屬屬精祲潛交唯知洋洋在上毫髮不敢間吾忱登降奠獻之際雖勤勞而不自覺所懼有甚於雷者宜乎倉卒驚震不喪其所守非若劉玄德匕箸之失所懼有甚於雷也

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凡人縱則驕驕則爲惡而禍隨禍至而憂集震之來也人之聞之百念俱泯无妄之時也故恐懼有致福之基焉致福有笑言之則焉所驚者遠驚者未必懼所懼在邇懼必因乎驚君子謹獨之學猶恐懼於所不聞況天威載揚寧敢詼之百里之外而忘戒懼乎以爲祭主一語乃釋不喪匕鬯之義當震驚之時而能不喪匕鬯者必其中有所主也中有所主則臨威武而不屈處富貴而不淫見聲

色貨利而不遹不殖任賢去邪而不疑不貳其出而繼體以爲祭主蓋優爲之夫子不言不喪匕鬯者指意已明文勢應爾不煩重舉他卦如此者多出者如帝出乎震震代乾出乎東以首八方子代父守廟社以爲祭主也或云君出子在者謂之監國則可謂之祭主則不可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來雷動也虩虩恐懼貌後虩虩之繼也笑言懼之反也啞啞笑而聲不敢肆懼後雖有喜而不敢恣也震者振動不寧卦爻連字多亦不寧之義成經卦者此爻既重而卦无二主初實主之周公不得他爲之辭亦以別於九四之震猶慮後世以彖辭震笑同時勝於不中節乃加一後字以見震後始笑而吉生焉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彖與爻辭同釋之亦同則之爲言限也有限則乃可法也載笑載言樂惡乎極喜而不失節也笑而无則必有流縱亡返之災福於何有虩虩君子以修省小人則皇遽而失措啞啞君子以和豫小人則縱泆而攺度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初九自下震上自二視之曰來厲危也萬萬爲億

數之大也書惟億萬心喪失也貝貨也書具乃貝玉躋升也九若云九淵九原陵高陸也九陵言陵之重複而極高踰五也七日爻一周

兩陽之震初爲盛二迫乎其上當震之來不勝危厲倉遽而進乃大喪其資貨也逃而極其所之升于九陵之上勢云窮矣然初本无攘貝之心二自喪之耳儻逐利而緩於逃則身且不免何有於貨及辟之七日我復于中向之所喪還可自得非取之於初也四陰同爲二陽所震而二爲甚

震來厲乘剛也

二居中危厲非其罪乘剛其咎也二五皆乘九而

二言剛者初震乎剛四震乎柔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蘇蘇舒緩不力貌眚自作孽也
震初之剛至三而氣竭因震而行者其步安徐其塗坦易泰然无自致之眚視二之奔喪大有間矣
震蘇蘇位不當也
三爲初震之極以九居之猶爲強弩之末六而處此是才與位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
遂終不反也泥者雷聲泥滯而不能遠揚也語曰致遠恐泥遂泥終於不遠揚也
雷初震則人驚懼既終而再作聲聽已習而玩況滯於陰而聲不揚乎賞罰者震世之具時出而用之刑當其罪則刑一人而千萬人懲儆刑政无章褻於出而紊於行終亦委靡人弗畏之矣
震遂泥未光也
泥則不復光明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初雷之威不可當故二躋三行洊雷已泥故五雖往而復來厲危也億大也无喪无失也億无喪萬萬无所失也有事猶言有事于泰山
五乘四之上四已遂泥我之或往或來雖不能无危然貲斧僮僕則大无所喪且方有事焉蓋不喪匕鬯以爲祭主也六二億喪六五億无喪者九四非初九之震六五非六二之中故二喪而後得五无喪而有事
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陰柔而經營於震剛之上烏得无危然五居中君位也有事而大君爲之主彼四之餘威豈能爲吾害四剛五柔而剛不能勝者五爲君而中四爲臣而不中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三上皆再言震上爲剛震柔下爲柔震懼索氣餒貌索索餒之甚矍矍視周章之甚征爲行欲進而震陰也躬謂上之身六五於四於上皆爲鄰四之震不及上曰不于其躬震于五曰于其鄰无咎无凶咎也婚遇三與上也三陽而上陰位應爲婚遇震至三已不足畏至上則氣餒於中目動於外周章徊徨忌人之議己持此以行凶之道也若君子之震懼不于其及己之後而于其在鄰之時先事而戒何咎之有六三震行深望上爲之助上乃畏謹已甚視若鄉鄰之鬭閉戶而弗顧彼其能无怨言乎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震欲示威而今索然中心有未得者震于躬而畏戒常人也咎則已罹震于鄰而畏戒非智者不能是以无咎

䷳ 艮下艮上

於卦變爲艮重艮於文變爲二陽文卦䷳二與上初與三互易而變咸艮文象皆近取諸身而義不同咸以感爲義如拇如腓如股如心如脢如舌皆面嚮之名面故感艮以止爲義如趾如夤如輔皆背後之名背故止此與艮其背義皆通也唯腓同於咸皆爲不能止之象四言身總稱也上言敦

以厚能終其止也艮貴於克終不克終則前功廢故吉必至上震貴於謹始謹始則人知懼故吉唯在初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以一併兩曰兼艮之象爲山兼兩山而成卦故曰兼山艮不出其位謹密株守者能之何俟於思曰位不同初在乾則潛履則往二於同人則吝萃則引吉三幹蠱者无大咎輿尸者大无功或之者疑之勿疑朋盍簪皆四也小正吉大師克相遇皆五也勿用師於泰利行師於謙皆上也凡是若之何弗思思其位思其所以位則動靜語默皆素其位未嘗越思也譬之物焉魚位於水虎位於林水淺則可罟林疎則可搏雖不出猶出也物无能思而巨鱗不游絶潢猛虎不穴蓬蒿曾謂人而不知思乎或曰身不獲人不見止之功也思則憧憧往來奚其止曰何思何慮者大人之止收其放而閑之者君子之止思而後能止其所憧憧思之賊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曰艮因不改經卦之名
此君子治心之學五官皆運四體皆作唯背不動故託以明止心止乎理雖索吾身而不可得是心齋坐忘非失己也庭爲交際之所所存者我雖行

其庭而閴无所接是謂心不在焉正明目視之而不見眸子非眊也引而伸之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不獲其身之類與自反而縮不見千萬人之爲衆說大人不視巍巍之爲尊不見其人之類與不獲其身止而止也不見其人行而止也止而止斯可矣行而不能止則止者喪行止皆止是以无咎此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之爲言止也探其源乾之索至艮而止陽之升

亦至艮而止玩其象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陽自止
也二陰欲升閡於陽而止能止陰也故曰艮之爲
言止也止非徒止有時焉時惡乎一於止固有時
而行時乎當止而止寂然不動存吾道也不止則
道以偃狂喪時乎當行而行感而遂通亨吾道也
不行則道以湮鬱泯靜而止動而行兩不失時則
吾道光明卓偉雖易行止之位而莫不然斯仕止
久速之時非隘與不恭之偏而文王言外之意也
易文王之艮其背曰艮其止爲發語之端猶曰艮
之爲止者以止於所當止也人皆曰我能止苟非
其所止亦有咎仁敬慈孝其君臣父子之所乎卦

有上下位雖應而德皆敵二氣感應則情通敵則
陽止於陽陰止於陰而不相與是以如彖辭云云
也文王探卦象而明止之義夫子慮昧者誤守无
用之止若槁木死灰則五常廢萬事蠱而人道熄
故先明行止之時乃約而歸卦辭之旨體用兼該
盡己盡人富哉言乎八純皆敵應獨言於艮者以
明不相與則爲止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下爲趾足跟也背後見之无咎无過咎也利宜也
永長也貞正也宜持以久也
初於位爲下於事爲初位居下而止之猶不能謹
於上行於初而止之猶不能保其終況躑躅縱肆
乎是以艮其趾之爲无咎也初而下且止矣聖人
恐陰柔之无定力不能期月守也故戒以持久之
功

艮其趾未失正也

止於初下爲未失過此則失矣然永正豈終於止
者時運而亨位適乎他時行則行又以行爲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腓脛耑二之象下體運動之會面嚮所見拯舉也
隨股而動者腓之性快順適也
六二在他卦爲居中正位宜知止也其奈上比於

九三之陽但知陰隨陽下隨上卦至三未爲極也
故動而不自制有類於腓三方嚴上下之限惡其
隨而莫之拯故欲動之心有不順適者

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三不下拯故二之心不快不快則未肯退聽而止
於二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三爲上下卦之際以一陽介于四陰之中故曰限
限隔也在身爲膺鬲亦限也列分解也夤夾脊肉
後爲夤前爲心詩憂心如薰水爲漸染火爲薰烝
非焚灼也爨煬之氣所薰烝也

卦之位三爲初至五之中人之身賁爲趾至輔之中兼艮以下爲主三爲下之主於此而止以界上下之限行以重剛不近人情上下隔絶不得胥通故賁爲之列列其賁於心无與以其適胥近而危溢及之猶世道升降之交義利界限之際朝不坐宴不與而偶有比係則憂畏或薫烝而來屈原惜誦曰欲横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牉而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牉普半切原斯言亦以背牉而累心

艮其限危薫心也

遺列賁而遠及薫心者人之五藏皆近背唯血氣

周流了无疑滯然後百骸九竅安和而无他三忿怒激烈以止二之進其氣鬱壹而弗宣或疽發於背毒氣薫達於心勢所必至若亞父可以鑒矣

六四艮其身无咎

自足至肩爲身其上曰首故四可總象以身不獲其身心自與身對不見其人己乃與人對今言艮其身殆行庭不見其人者是以无咎

艮其身止諸躬也

止亦多端矣四當位與初六各在經卦之下能止諸吾身蓋歸而求之非由外鑠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輔輔車骨自頷而上達至耳之傍以對生而頰有車輔之義言則此骨爲之動咸言輔頰舌艮止言輔輔爲面之後舌爲面之前故咸言舌艮言輔序倫理也唯口起羞爲悔

言行君子之樞機輔車靜正言不躁發發必中倫出令有緩急發言有先後論事有本末緩者急則民不信後者先則機不密本者末則事不成儻有序焉千里之外應之悔斯亡矣四艮其身爲无過行五言有序爲无過言故一以无咎一以悔亡

艮其輔以中正也

五居中據君位之正雖不泯默而不言亦不支離

而招過

上九敦艮吉

爾雅丘再成爲敦厚也與臨復之義同

三既止矣上復止焉厚其止也故吉

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爻之能止如初與四僅言无咎上獨得吉何哉謹始者或罔後止於初者或動於終四陰盛列初艮力制強過而僅止其半四五之陰非更有以止之云何而克善其終及上九復以陽止之而後止陰之力益厚加厚以成終止之吉也

䷴ 艮下 巽上

於卦變爲巽重艮於爻變爲三陰爻卦䷴三四
互易而變三四人之位變皆得位彖以女明漸象
以卦象立義故以山木明漸爻因漸而象其義故
取諸鴻由干至陵雖各緣漸進之位而陽言陸陵
陰言干磐木從其類也初二四五取其漸進三戒
其止上許其退或以艮下巽上爲男下女者男女
皆少止說而爲咸男少女長聖人何取焉易之道
未嘗不旁通卦之所主則截乎不紊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艮爲山巽爲木巽重艮上曰山上有木山之木高
於原野之木者因乎山也山之峻極以漸木之高
亦隨山而漸與積小以高大之義不同君子賢德
在身必真積力久優游序進則資深而居安否則
躐等陵節日月至焉雖有德而不能居推以善俗
必漸摩之功急近效而後觀感動化人皆爲士君
子之歸否則棄灰徙木可以變俗而非善也必言
賢德者別於居德則忌也

漸女歸吉利貞

三陰爻之變凡九皆自三四始以漸而進故卦名
漸

婦人謂嫁曰歸上卦乾夫之家六三進爲四歸于
夫也納采問名納吉納證請期親迎六禮既備而

後有行女以漸歸吉也歸以漸猶宜於得正不正
則鑽穴俟著之類也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
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之往也猶之杞之宋之有退有進漸之所之進也
女以是歸云胡不吉玩爻之位六在三爲失進乎
四爲得往則有功此卦之所以名漸之所以吉也
語以進歸以漸爲正位乎柔爲正可以母儀邦國
外治修内職理外内和順而國以治有功之云正
邦之謂也語其位豈曰處柔而止或進乎五變剛
而爲剥爲牝上爲牝晨失其甚焉今止乎四而九
五仍得乎剛中柔之得位剛之所以得中也止巽
爲兩卦之德止乎内則不輕動巽乎外則不躁動
以之相夫子奉蘋藻動且有功決无龍戰之窮也
自進得位以下皆利貞之義而以次第轉釋上文
與他卦文法不同夫子釋彖皆於爻位實有所指
進得位與渙之柔得位乎外皆指六四若无所實
指泛然立言則他卦他爻皆可矣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卦有以名貫六爻者觀卦立象以一象貫之未有
也鴻則曷爲而言鳥飛獸行皆无倫敘唯鴻翼次
而肩隨其飛其進其集皆以漸是故以之詩伐檀

寘之河之干今干水厓也初之象鴻漸不象其飛而象其止集之所如干如磐者鳥之飛不宜上宜下君子實踐之義也陰爲小初陽位爲小子厲危也有言訴其危也无咎无過咎也

爻之位自下而漸高鴻之飛亦然鴻游於水初爲下水厓進之初也位下質柔猶以小子而升高於勢爲危心危於内言發於外若君子明於漸進之義則知无可咎者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鴻在藪不能不飛人居下不能不行危者其勢无咎則義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磐大石也漸高於干漢郊祀志作般孟康云水旁堆也鳧鷖食於水鴻食於田渚故於二有飲食之象衎衎和樂貌

鴻飲啄耳而言飲食葢象其物宜以喻人事非徒錮於物君子漸而得時居臣位之正上之人養賢以禮如鹿鳴下之人德稱爵功稱祿无不稼取禾之譏食焉无慊心故能樂不家食而吉者也

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需困之酒食漸之飲食皆自養以待時三四甚間二五之合二則優游自養以漸展其致君澤民之業豈徒餔啜甘豢養而忘進者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高平爲陸詩九罭首言遵渚次言遵陸亦漸進之義九三爲夫六四爲婦征行也不復進而不返也孕妊子也育覆愛也不育猶言不舉利者害之對寇婚遘之反謂四也三四比爻之夫婦多凶

鴻而至陸亦浸高矣三四陰陽胥比疑於配耦三棄其同體務進而求四不反顧其後四失節而交三非夫而孕而不敢育凶云甚矣然柔易招侮剛能屏衛舍不正之配而禦之則爲利禦者寇來而我禦之利禦寇者戒三不可恃重剛而冒進唯當體艮止而禦寇也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初六六二乃九三之醜類方戢翼于干磐三遽舍而即四因往而不返是離絶其羣衆也艮男少而巽女長男下屈而女上伸合不以正失有家之道儻覺其不正視爲寇讎而斥外之順吾同體之親以相保衛是猶得爲三之利詩吉日從其羣醜醜衆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木高於陸或者非所宜得而得之辭桷周曰榱齊

曰桷劉熙釋名以爲堅直之木蓋木之任爲桷者猶木任爲梁者曰梁木无咎免於咎也

騈指之鳥不棲于木今棲焉喻進者之失其所也或偶得堅直之幹可蹔而止雖出望表抑亦可以免咎鴻不棲木而象之者四爲巽之主木桷皆巽之象聖人因託以明爻位之漸進君子進而在位儻所據偶非因求可安者憩焉可免一時非據之征

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順所遇之非不剛狠以強進或得其桷亦可也六四爲巽主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指六二三歲天運之一變言其久三四陰陽交故婦孕二五應而不交故不孕五二應爻之夫婦多吉

于陵進愈高矣五合二而四欲勝之二合五而三欲勝之故歷三歲而猶不孕殆幾於不可合自昔小人據高位以剛愎蔽其下在王所者以柔佞惑其上使賢才不得遇合者有之矣然亦君臣有未得中正者而後小人得肆其姦今二五皆中皆正彼三四終何能勝我耶及其終而莫之勝三五亦少需而遂吉漸之功也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彼不我勝則有室有家之願得矣故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陸反下于三也羽舞綏旌翿之飾也義各有取夏翟取其采鷺取其白鴻取其有序儀表也亦飾也鴻飛冥冥去而忘返將安所棲止哉故上九復下止於陸反下不言他而言陸上與三位應亦以漸而退也進退有節力佚而羽整无折翅垂翼之患取以充飾可爲文物之儀斯其所以爲吉歟經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是以其民則而象之儀之謂也

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羽鴻用之以飛者六翮當差池整暇不可使之亂也亂則失勢用以爲儀以喻君子之威儀文采將以儀刑于天下其進退之序不可亂亂則俗乖不可不戒之也

䷵ 兌下震上

於卦變爲震重兌於爻變爲三陽爻卦䷊三四互易而變卦爻之義有近似而无重複咸恒漸歸妹近似也咸以作夫婦之合恒以正夫婦之道漸以明女歸之初歸妹以辨嫡媵之分曷嘗重複乎漸女歸嫡也歸妹所以從嫡而非耦乎君子也初

九當位自下可以備歸妹之選二巳正位故戒以爲娣媵之法三在塗而反歸父母之家四巳涉君子之庭而謹於進五繼室也上則位窮而无所用此卦專主於娣非論夫婦故夫无專爻上六之士因女而倒及是以釋辭不及之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兌少女爲澤震長男爲雷澤止水也雷震于上則止水上行而爲雨長女有行少女止于家者也長男取長女則少女亦從而行雷澤之象也永長也永其終則不遽絶不使絶而後續也敝敗也猶左氏言敝于韓古者婚姻以時感以少遇少恒以長

遇長夫婦之正也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七七而絶老陰不能孕況有終身不孕且有殀壽不可期乎今以長男遇少女是歸少以濟長而永其終也遇非其正敗且日多知其敝而早辨之則敗可以免天子之後宮百二十人諸侯之左右媵皆永終之圖而嚴等衰辨嫡庶其爲慮甚周防敝於未然也綠衣之怨巳不可褒姒代宗禍及家國可懼哉

歸妹征凶无攸利

兌女非震男之配所歸者巽之妹也故卦名歸妹妹爲之娣柔和婉睦唯嫡之承本不凶也唯出位而行上僭乃凶是以无攸利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大君爲天地人物之宗主統緒何可斷而不續娣姪既備則嗣續衍昌是雖人事實天地之大義所以然者上天下地陰陽睽隔絪緼之氣不交則生意間絶萬物于何而作興故歸以妹者人道之欲終而復始也說以動非兼指男女偏主於所歸者妹也凡女皆欲爲正室何肯動而爲媵由父母說而歸之非妹之自動也此卦也至於爻六三居位不當儳輕躁上進將有並后匹嫡之凶蓋秉陰柔

之資暗於分義承剛陽之位易於陵物固應无施而宜也隨歸妹皆震兌隨言動而說乃兩事謂男動而女說歸妹言說以動乃一事謂說以動而從乎長而字以字之義不同諸卦皆然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歸者父母歸之於君子在父母家爲妹承嫡爲娣謂歸妹以爲娣也跛行不正也履下之象征有行也即歸之義彖之言征乃出位之義

古者天子諸侯嫁女娣姪從行如堯釐降二女長爲君少爲夫人无則同姓之國歸之如春秋晉人來媵初娣之家也德當其位有爲媵之才然非正

也猶跛躄之行不正不害於能履以斯妹而備媵
必能知其命有貴賤无驕僭之患歸妹之吉也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歸媵不以姑姊而以娣姪卑從尊以是爲可久也
跛眇在履之三有不足之意歸妹之娣以吉相承
不嫌於履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眇一目小也利宜也幽人猶詩云静女其姝俟我
於城隅説者謂城隅後宫幽閒之地二在内卦之
内之象與履九二通貞正也不言歸妹者已正娣
之位也

二陰而九剛陰眇而剛明五爲大君小君同處之
正位二爲娣之正位聖人懼其用剛而出位故以
幽人之正勉之使但身居閨閫之中備媵妾之列
不敢與家政斯其宜也初言履象歸妹之有行二
言視象二之明於理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幽閒窈窕乃閨中之常爲娣而如幽人猶未變其
常操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須待也歸于君子曰歸復還父母家曰反歸
三乃在塗須而未進者也以柔乘剛情不自安乃
反歸于父母之家其曰以娣者謂雖反歸而不改
爲娣也卦言征凶專指此爻今能反歸則免於凶
歸妹以須未當也
三須于剛位爲未當進而須于四則當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愆失也期有行之期也遲待也
九四之爲妹已及震之家剛柔適中正淑之女也
因反歸而期以愆非中變也遲我之歸有時而行
也緩不渝盟行不失節歸妹之正者乎叔姬待年
于魯越六年而後歸是其事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愆期非適爾其志蓋有攸在不苟從亦不輕變苟
從爲淫奔輕變爲爽信其所待待乎可行之時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
吉
帝乙説見泰帝乙賢君必嘗有少女從長女下嫁
之事周公接乎其時聞而知之故摭其實而見之
爻君嫡妻也邦君之妻曰小君袂袖末也月嫡夫
人之象月望則盈幾望幾於盈也
歸妹之初嫡正尚无恙至五則爲繼室婦容幼所
敎也袂爲禮容華質宜有定制不當有美惡之殊
使娣之袂果良於君尚得爲禮乎蓋一時有代謝謝

者往代者與裔嗣有託能永其終此君之所以不如娣者也聖人惡於娣勝其君故寓其象於袂耳然猶戒其娣使若幾望之月不自盈滿以擬於正室不亦吉乎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釋辭不言君明娣已爲繼室位居于中上媲君主以貴而行斯不爲僭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女六之象承奉之也筐竹器以實幣帛詩鹿鳴又實幣帛筐篚无實无幣帛也男女匹嫡曰夫婦家无二主娣媵不止一人故繫言士女刲刺也羊少

牢无血死牲也公桑蠶繅爲黼黻文章以供君之祭服者三宮夫人世婦之職承筐而无實不足代嫡以奉祭祀也天子諸侯之養牲也齋戒沐浴而朝之皮弁素積而巡之將祭肉袒割牲取毛血以告幽全刲而无血亦不足以承祭祀也娣姪之事至五而止上六處六五之上位居无用不自量而強顔承筐刲羊之事兩皆不能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今若此果何往而利耶

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但承虛器其不勝任何辭焉爻兼言士女明无一

而利釋辭止言女主本卦爲言亦卽女可以知士

夬遯反　萃升反　困井反　革鼎反

震艮反　漸歸妹反

周易輯聞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輯聞卷第六　　汴水　趙　汝楳　述

䷶離下震上

於卦變為震重離於爻變為三陽爻卦 二四互易而變卦以明動得名析為六爻二五上之陰不明者也昧者以陽明為主初三四之陽三為上所累故初四互為之主九四位陰不免見斗之闇六五雖陰大君也求明者動而方來其吉為盛蓋物盛則蔽明極易昏故爻義以明闇為吉凶其言遇言往言見言來言覿處闇者貴於動而求明也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震為雷離為電霆震之時電甫明而雷已擊故云皆至震擊雷聲之大者也故為豐之象折獄者弊獄之成致刑者致刑之用皆斷決之義所以體震擊之威也死者斷者聖人豈能生且續哉而為是斷決之政辟以止辟不得已也唯不得已故明罰勑法警之有其素赦過宥罪寬之有其時獄不可留而死可緩情苟未得无敢折也必如是生之不能釋之不可然後折之致之以濟教化之不及其敢淫刑黷獄且以為戲怒之資耶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雷電為天威之大故卦名豐物之大者行必通地之大者勢必通治之大者化必通唯豐故亨假至也言王者當有以至其大也豐大之時衰削兆焉固所宜憂徒憂果何為者宜長若大明之中天而後豐可保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之為大訓詁之學也易為而訓之四方之言語不同古今之習尚亦異訓之所以通古今一四方也豐之義在中古固已明至夫子時則不容不訓為大此傳經之例也卦之名由於明動離明在下

動而上升至午之中則大明當天豐之義也幅員至廣民物至繁王者而欲統綏牧御皆在吾仁愛之內固非淺智狹量所能周亦非小小規制所能範圍王之假之尚於大也中天下而立以君臨六合必如大明當天臨照无偏而後能洞察治忽之幾防微杜漸使豐功大業不淪於卑隘時至于豐猶日之中月之盈也日中不能不昃月盈不能不食盛衰之倚伏盈虛之代謝天地運化猶與時而消息況於人而不謹日中之戒乎況於鬼神而无害盈福謙之理乎人曰日中則昃信矣月三五而盈終歲亦十二食乎曰月不行黃道雖望亦不正

對於日常有分毫之虧三五而盈言其槩耳吔涉
交於黃道始與日正對然巳入食限矣故甫盈即
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配者初陽而四陰自下配上如妻配夫主猶爲主
所主如主顏讎由非若睽之遇主以爲君主也配
主指九四旬周帀之義十日周爲旬書至于旬時
翟方進傳旬歲滿歲也往行也尚嘉尚也
初爲明之始明未大也明未大而與四位應往而
遇之爲我之主以充我之明雖與之周旋至于浹
日而无咎其往也不徒往蓋有足嘉尚者初以遇

四而往有尚四以遇初而吉行
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初之遇爲配主而巳儻踰旬而不知變則過於明
而有吳食之災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蔀古書无訓至顧野王始訓覆亦祖輔嗣之說今
姑從之豐其蔀大有所覆蔽也日中通言晝非止
午中星本晝夜明晝則爍於日而不見日者陽之
陽也或食而幾既則星斗燦然斗者陰之陽也體
大故先見次乃盡見小星疑疾昏昧所致孔子送
葬日有食之曰安知其不見星也老聃曰止柩以

待變以昏而疑也有孚晝雖晦而心自交信也
六二本中虛而明析一爻而論則失所麗而晦若
有大覆吾明者斯時而有行必以迷衔而得疾然
與五位應德同彼此交信能開發我之蒙蔽是以
吉也
有孚發若吉信以發志也
疾得於境之疑孚發於志之信今有同行於晦冥
之塗東西眥如夷險莫辨其一人先焉左云則左
右云則右无他交信有素足以發其志雖有大覆
蔽不害心地之明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沛讀如沛然下雨沬昏昧而甚而晝昏也陽爲右
陰爲左肱上體之動者九三之象
九三日之吳矣又與上六位應乃有豐沛見沬之
象視見斗者闇抑甚矣運動而適致右肱之折雖
廢而不可用乃无冥行之咎此莊周所以有兀全
玉毀之喻
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斗爲帝車斡旋元化夜行而迷東西者視斗杓而
悟二爻見之猶有攸賴今三乃白晝霾曀跬步之
間即不可辨若何而可爲大事手之運動右爲主
今毀折又豈止不可大事邪終亦不足爲用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豐蔀見斗義見六二夷降等也鄭伯曰夷於九縣夷主謂初九在下

九雖陽而位則陰故覆蔽之象與二同四比於五故見斗亦同四既昏昧昧必求明下遇於初以爲之主猶行於昏冥之中而得所主則吉殆不吉中之吉與他吉不同

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以九居四陽蔽於陰爲位不當覆昧固應爾也晝不見日而見斗是爲非所宜見而見者幽晦不明

之故也遇主而吉可因以行而後得免於昏迷之憂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來諸爻來聚於五也章明也書俊民用章慶譽美譽也六五明動而至大君之位猶大明臨照勿有憂也諸爻或見斗或見沬豈日果闇而斗反明耶日之食也爲月所掩人目不眩於太陽之暉故因見斗若日光在天未嘗晦也離明之動至五而顯然在上諸爻之昏者皆來求明於我以我昭昭使人昭慶譽而吉獨盛於諸卦不亦宜乎

六五之吉有慶也

文言慶譽吉釋文言吉有慶互文以明其盛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豐屋大其屋也蔀家覆其家也爾雅室內爲家闚義見觀戶半門也堂室中之門閴寂也三歲天運一變覿見也

六居極上爲峻宇之象德位皆陰蔽障於內之象凡宮室貴於納陽明之光乃可聚國族以居今有闚其堂室之閒者而陰昧若此閴然无居人焉雖天運且更而終无所見凶可知矣今富貴之家崇廣其第宅重檐複屋珠箔綺疏交映非不宏且麗也主人者又深居簡出若與世絶或見物瞰之或

僑寓矮屋幾類无人蹟者觀此可以鑒矣

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閴其无人自藏也

翔者如翬斯飛之義漢武作通天之臺欲上入霄漢翔於天際而不知止然千門萬戶豈能常游處其間自藏云者豐屋蔀家非人蔽之實自匿耳

䷷ 艮下離上

於卦變爲離重艮於爻變爲三陰爻卦䷋三五互易而變初出門之始也二已在塗而暫休者也三剛躁而疾趨者也四中道久止而思歸者也上塗窮而不得返者也旅況備於此矣五君位以射雉寓旅之喻舉用天下之爲旅者也其臧否以爻

之剛柔斷之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艮爲山離爲火火煬則宅於竈治則宅於爐在山則野燒之暫猶旅寓耳故爲旅之象離虛爲明艮止爲謹君子體之明謹於用刑而不留獄蓋獄者人所旅也不留獄不使久處其中也用刑固貴於明然明者未必謹謹者或留獄明矣謹矣而淹延不決雖明猶闇也雖謹反害也後世之主刑獄者智不足以察姦威不足以戢吏是非易位寃枉其伸者昧聖人之明任情喜怒率意出入者悖聖人之謹甚而鉤黨株連歷年彌歲瘐死而後已聞不

留獄之訓可不懼哉
旅小亨旅貞吉
火非宅於山者故卦名旅
小指陰謂六五也人固不能不旅處之得正雖旅亦吉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小者何由而亨六三之柔上爲六五得外卦之中而下順乎九四九三之剛也旅而在外不唯疾徐進止皆貴乎得中而於剛柔爲尤甚旅不能无所託我質柔矣當順撫乎紀綱之僕而後外侮不侵

此旅行之道也旅不能不暫止必行李明白所主端人而後闗譏无阻此旅止之道也行則順乎剛止則麗乎明斯爲旅道之正而卦之所由以吉也自非天子時守諸侯朝聘其他何莫非旅能審其時正其義則太公旅海濱而爲王者師孔孟旅列國而道以行下焉如百里奚申包胥之徒皆能強國濟難以顯其名其時義顧不大哉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瑣小也瑣瑣小而又小也災吉之反也
凡旅必有所志志者旅之大體也士君子之旅志於行道商賈之旅志於懋遷旅之初不能識其大

者而較錐刀之小利計瑣尾之末節人將感厭且怒斯固自取其災非適爾而得也
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爲出行之始未嘗旅況唯見童僕車馬囊橐扉屨之事紛乎在前乃瑣瑣屑屑錙較而寸量之志窮於此所以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即就也次造次暫止之所也懷者卷懷深藏所固有也資貨財也得童僕非本有而得之也
六二德當其位猶行旅之就所止也資貨旅之命脈二則懷而有之童僕旅之爪牙二則攬而得之

旅之善莫善於此儻恃裹囊之富臣隸之強則失其正而災及之

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二之得必有喪之者得之以道雖其終无我尤者得正故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焚猶濟河焚舟焚舟者无事於舟焚次者无事於次貞厲正乎厲也

九三爲艮止之主本能止也乃位高勢孤肆其重剛唯務速行不復爲休舍之計焚次而趨徙御驚矣宜乎免也

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人不得安於家而安於次非得已也今又焚之已可傷矣夫旅由我非由童僕我能撫之使安焉如家始肯衞其主乃不能安之致彼有不堪行旅之心是以旅之不安者與其下則僕痛馬瘏雖无棄僕之心其義則應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詩公劉于時處處于時廬旅處蓋旅之對資潤身之具斧斷決之脩九四陽剛故言斧

旅而言處旅于此因處于此也資以潤身斧以斷事旅而兼得无羈寠之愁无狐惑之患若可安矣然旅貴於行行則進可以達退可以歸今捐親戚棄墳墓僑寄於異鄉寧不動故山之思是猶有不快於心者

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以六居四宜也九而居之於位爲未得旅而暫止宜也今而久居於義爲未安雖有資斧之得中心則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雉文禽離之象一矢亡以一矢亡之不煩再發也終要其終也譽者稱譽命者爵命

射侯者于圍射雉者于郊郊旅之所也一發命中

遂以得雉此以藝爲旅乍出即返不離其家室者也五爲君王者无外不可以言旅故象以射雉猶人主得文明之位而以譽命終之也譽有善命有德使天下之賢皆旅進於王朝以成文明之治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六五也逮及也六五以譽命及乎下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鳥高飛之物巢居之高者焚離火之象上言鳥故言旅人以爲別笑喜說也號咷哀號也牛順獸離之象易平也

飛者至上而極行者至此而止巢鳥所安也鳥務高飛而不知息人務遠征而不知歸皆自棄其所安也旅人先以務行爲喜後以塗窮而哀秉剛而不知變失柔順之道夫子以順剛麗明爲正吉此爻反是宜其凶也漢成河平二年二月泰山山桑谷戴焚其巢唐僖光啓二年七月中條山鵲焚其巢三年七月鵲復焚巢作易聖人姑以焚巢立象後世乃眞有其事无有幽深遠邇遂知來物信哉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鳥豈甘焚其巢者旅而極上義當焚也遂轉萍漂之蹤已不足立名於當世況失柔順之道塗窮而莫之返斯人也終亦泯沒而无聞固警命之所不及也

☴☴ 巽下巽上

於卦變爲巽重巽於爻變爲二陰爻卦☴二四互易而變二柔下進故四剛巽之初之柔進欲二之巽宜也四之柔得位上无涉而猶巽之不已甚乎三五同功而異位三頻巽五用巽之主也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爲風重巽故曰隨風風天之號令也時當秋冬之交冬春之際必有長風亘日綿夜然後能變涼爲寒舒肅殺爲融和隨風之力也播告之修王者之命令也四方絶遠人情之利病不同一命之未必徧乎申命之而後事行觀盤庚康誥多士諸書至于再至于三勤懇不已遷毫化商之事卒以有行申命之功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一陰生於下二陽巽之于上卦重而无他義故仍經卦之名曰巽

小指二陰也卦以剛爻得名彖以柔爻立義柔爲卦主也陰生而陽巽之故亨亨則宜有攸往往則宜見大人大人九五也

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

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重巽以申命言卦義剛巽乎中正指二五柔皆順乎剛指初四重巽者申命之象申命者行事之本卦本乾體一柔下生剛有巽之之象剛雖巽柔猶居二五中正之位柔旣巳生皆在二五之下有順剛之象柔之至勢必陵剛君子體消息盈虛之理姑巽其來不與之角故得據中正之權行御柔之志是剛善於自處也柔不以剛之見巽易其卑順之操是柔亦善於自處也柔巳亨矣利有攸往矣聖人猶戒其宗主乎九五是以柔雖長而免剝廬之災剛巽之訓爲君子謀也見大人之訓爲小人

謀也爲小人謀所以右君子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進退乍進乍退也利宜也武人性之果決者也貞正也致剛之巽者柔也柔以剛巽之則欲進然不敢犯剛復欲退進退兩難爻且不斷然位已至此唯當剛果決於有行聖人非誘陰柔之進也以驗時乎當進者不宜狐疑猶豫而中止武人用以正則爲致命死敵不正則爲奸命暴亂故復以正戒之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治與疑對魏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是也志疑

而不決故進退靡定志治而不亂故決於行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巽指九謂剛巽柔凡剛爻皆言巽吉者尊上坐于牀卑者拜跪于牀下大宗伯大史掌祭祀之禮書司巫掌祓除請禱之事紛若猶言紛如謂雜用陽尊而陰卑陽宜據牀今欲巽柔以卑自處故有牀下之象然於理不可於心不決未免即人而決之用史可无用巫用巫而復用史疑深慮免紛然雜用莫適于一而反獲吉者謹之審之不嫌於過詳況初方順我儻可免巽何必輕往參稽史巫之衆庶可得吉吉則无所過咎矣

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剛巽乎中者也故史巫雖紛然而能斟酌乎巽否之間是以吉也

九三頻巽吝

頻者旣巽復巽猶頻復也吝小疵也巽貴乎中正二當柔進之衝牀下之巽雖巽而中也三視初巳隔於二柔不至於見陵似可无巽以重剛而不中乃巽而不巳失巳云甚自取其吝者也

頻巽之吝志窮也

三雖爲下卦之終而上卦可續乃頻巽如許是道未窮而志先窮也志疑者可以治救之志窮則有

吝而巳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悔亡有悔而亡田獵也三品乾豆賓客君庖柔進而漸高悔也今得位而當雖有淩長之悔而可亡也用以田獵禽獲其富猶之柔自下而進位居近君而得上下之心可謂善於處時者也

田獲三品有功也

田者志於得三品之獲於田爲有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貞正也正則吉悔亡同六四利宜也无初巽也有
終不終巽也虞書乃賡載歌賡載即申重也甲乙
丙丁爲東南戊已位乎中庚辛壬癸爲西北以庚
續丁故庚有申續義先三日下卦後三日上卦
剛巽乎中正二中而已五中而又正者也有大人
之德居大君之位守正得吉陰柔見迫之悔可亡
當是時何不利之有初以柔見迫而欲巽无初也
六四之柔能順乎剛有終也於是修明其政令以
申儆羣聽先三日而未孚復申以後三日重巽申
命之義也五不必巽而行重巽之權以御二柔宜
其吉也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故正中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牀下同九二資貨財也陽實之象斧斷決也剛之
象貞正也凶吉之反
二之巽不得已也上居不剩之地不際乎柔乃猶
効九二之巽是過乎巽也失陽之體爲喪資失剛
之斷爲喪斧若是則正入乎凶矣
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二得中而不過故吉極上而巽自取其窮正乎凶
者正入乎凶无復他辭

䷹ 兌下兌上

於卦變爲兌重兌於爻變爲二陰爻卦䷹二上
初三互易而變合六爻則剛中而柔外剛中以立
體柔外以致說析之則三上偏柔而失其體說不
以正者也四剛則善矣五不言兌君不可心乎說
心乎說則害者紛至可勝遏哉諸爻皆有義而无
象辭亦簡嚴與他卦異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附也卦之二剛陽實地之象一柔陰虛水之象
水在地中爲泉在地上爲澤荀首曰川壅爲澤兩
兌胥麗故曰麗澤天下之物唯水與地未嘗暫離

況兩澤胥麗乎一澤有時而竭說物之功有限兩
澤胥麗則潤澤交浹其說无疆君子體之貫朋尚
友胥與講習求增益其所未能必如兩澤之親麗
情交意密日進月積毋斷織毋自畫然後漸漬膏
沐有緝熙光明之功蓋不止以得友爲說也講謂
講明習謂服習
兌亨利貞
一陰居二陽之上必胥說而後能兩兌自重故仍
經卦之名
兌說之蔽易邪故專以利貞戒之
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

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
民勸矣哉
卦以象得名說者象之義坎流則氣行故能通兌
止則氣聚故能養物得所養而說故曰兌說也剛
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此固六爻之德然以己而
說人與說人之從己皆足爲德之累必有剛正者
爲主於中而以柔德順說於外剛中則不失己柔
外則不忤物如是亦可以說矣然人情不難於說
而難於正說之道利於正而惡於邪說以正者天
以无私覆萬物我秉道而人自說无事於違道以
干譽可以順天之理人以惠養望人主所欲與聚

所惡勿施无事於枉己以求說可以應人之欲凡
是皆正之自出所以釋利貞之旨也夫人孰不喜
逸而辟勞樂生而惡死文王之臺沼唯與民皆樂
之意先入乎人心則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民非說
勞也說有甚於勞而忘之也湯武弔伐之仁若時
雨降則東征西怨不期而會民非說死也說有甚
於生而忘之也說之功用如是其大民之勸之非
力邀而強制者不曰勸民而曰民勸民說而无俟
於勸也寧若魯莊之戰以小惠斬斬爲求於民哉

初九和兌吉

和在說先初之象

初以剛履剛暴戾陵物物且乖怨說何由生唯退
然謙下不以剛先人則物我无忤而情志和情志
和而說出於由衷視脅肩諂笑而心不然者有閒
矣是以吉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初比乎二以剛遇剛不際乎柔行而胥說未有閒
之者奚疑之有

九二孚兌吉悔亡

孚疑之反謂與三交信也悔亡有悔而亡也
九二際乎成卦之柔剛柔交信以爲說說之吉也
然三方有凶而我比之寧能无悔幸以剛中能存

其在我者而後悔可亡剛柔交際之難如此

孚兌之吉信志也

六乘三爲不當二之比之于其德非于其位故其
交孚以志不以貌此得吉之由也不然說不以正
又何吉乎

六三來兌凶

來者由外而内
說貴剛中苟能守正則志同道合雖不即人人將
即我自有交說之理六三不剛不中來而求說於
二失己以媚人人必見拒以斯爲說凶之道也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柔居剛位爲不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商謀度也介剛介也疾陰陽不和之證

九爲剛德宜得兌說之正位適居柔上仰九五之剛尊於義當說俯比六三之柔佞於情不能不說說否兩疑難於自決於是商略謀度而不自安儻能介然特立說而後五雖未免見疾於三然自有可喜者存也

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商略以爲說此爻之體也聖人以介疾藥之使其決意從五則君臣同德喜且有慶矣慶盛於喜聖人誘人爲善之機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剝者柔變剛之稱

剝至六五止羣陰之大君也今之上六雖非若羣陰之盛然位高而說極足以銜惑人心指之曰剝甚其惡也五適與交際因而交信雖以剛中不能无厲故言孚不言兌此與履九五之義略同

孚于剝位正當也

上之柔佞方引人以爲說五可與之有孚者以位正而德當也

上六引兌

引拔援也

三爲下兌之主上爲上兌之主上六柔而已亢援人以使說視六三直不百步耳不當位者以己說人位當者引人說己失己不甚故免於凶

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鑒六三之凶不復即人乃要人之我說律以心說誠服者未爲光明也

䷺ 坎下巽上

於卦變爲巽重坎於爻變爲三陰爻卦䷋二四互易而變卦之未變陰陽皆駢聚而流通迨其變陽雖間陰之中而受陷陰雖入陽之下而睽隔故六爻皆以渙釋取義陰宗乎四初倚陽以上皋三則密比乎四者也陽宗乎五二奔而從之上則知分而引辟者也是以六爻上者吉次者无咎无悔又次者悔亡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巽爲風坎爲水坎北方卦冰壯之時東風吹拂其上則渙然冰釋詩溱與洧方渙渙兮箋云仲春之月冰以釋水則渙渙然享帝享上帝也立廟祀祖考也渙者浹洽融液之義先王平居忱與天一以之享帝則精祲潛交眞可渾融而无間立廟以祀其先亦然享帝不言廟者享于郊不于廟也立廟

不言祖考者言廟則祀祖考之所與享帝互文也釋濟川則巽爲木釋渙液則巽爲風各適其宜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巽風渙坎水故卦名渙

閉塞凝沍而遇解凍之風渙則亨也假至也王者能至有廟之道必有純忱與祖考浹洽者也巽風融液嚴冬之候冰釋而舟楫可通故利涉也利貞利於正也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卦由䷋變九四之剛來爲九二而居坎中流動演迤有不舍晝夜之功是爲不窮也六二之柔往爲六四得位乎外卦方其在下陰當其位今進乎上當位則同逐成巽坎之象此卦之所以亨也外取偃卦上取立卦凡卦皆爾聖人於此發其例王者之承祭積其和順怡愉之忱以接乎神明則神之格思无不鬼饗其曰在中在廟之中也猶言雖雖在宮肅肅在廟可以極至有廟之道也卦辭言利涉大川者或以象或以義或以象兼義同人蠱大畜益以義者也需訟象兼義者也至渙中孚直以巽木爲舟涉坎兌之水兌止水但云舟虛舟虛而弗載未有功也坎爲流水木行其上猶駕萬斛

之舟以抗大川斯有利涉之功此直以象不待求其義也彖辭言利貞釋彖非略之也水能載亦能覆必正平无偏乃可言有功則利貞在其中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

拯上舉也馬壯言九二

初之陰爲九二所間不得協比于三四幸與二陰陽德合二能拯之以上行馬壯則力盛有協比之理斯其爲吉也

初六之吉順也

初不越二以從類而倚陽以有行以陰順陽於理爲得儻恃其儕黨之盛且尊有陵陽之志豈唯逆理亦必爲所攻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奔疾趨也古昔尊者憑凡以坐卑者拱而立於二言机指九五也猶不敢言天子而言乘輿也悔亡始有悔而終可亡也

九五正位尊居衆陽所憑以爲安者一二間於三四之陰奔而從五猶坐者之得所憑也方其見間寧免有悔及得所安悔可以亡

渙奔其机得願也

徐行則安疾趨易蹶奔非无謂而爾也有志願焉一陽奔五涉二陰之境儻遲疑猶豫豈不生小人

之謀故奔則比五之願可得非躁進也若近比於
初何以奔爲
六三渙其躬无悔
躬六三自謂也无悔无可悔者
六三本爲三陰領袖自陽來間之而三陰遂分猶
幸六二進居四與我爲鄰因得與之渙然以胥比
而身不孤矣夫何悔之有
渙其躬志在外也
四得位乎外而三渙之志於外所以自渙也語以
及人之功則不足矣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羣三陰也元吉大吉也丘言高夷下而與平也傳
曰夷於九縣
九二間三陰之間使羣陰隔絕猶冰之凝沍膠之
錮滯而不胥通浹及六四得位始能渙協其羣醜
自陰而言可謂吉之大者四何道而致然哉位在
上體猶處乎高丘故其力足以輯睦羣陰非因下
之二陰思欲上渙而後渙之也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陰之渙至此極盛故以光大贊之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疾醫家謂陰陽表裏閉隔不通者得汗而解解則

二氣和暢腠理浹洽四肢百骸无不調適流通以
汗象渙極形容之妙大號號令之大者王居王位
也五言王居猶四言丘皆高尊之象
渙之六爻陽間陰陰間陽四爲陰渙之盛五爲陽
渙之盛大號之陽四海爲之風偃影從莫不尊親
其上所以然者渙以王居故其功用溥博若陰若
陽咸在保合大和之中視渙丘之僅及其羣者萬
萬不侔其无咎宜也
王居无咎正位也
聖賢事業固有分量王者居五位乃可渙大號而
无咎使當有丘之位而爲之不特僭擾而已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氣爲陽血爲陰血上之象逖遠也卦外之象
渙陰者四主之渙陽者五主之上九德陽而位陰
不敢侵渙陽之權逖出以辟嫌可謂善處其位者
是以无咎
渙其血遠害也
渙汗則暢陰陽之和渙血則損陰以遠害害者侵
權渙陽則害于其身也
䷻ 兌下坎上
於卦變爲坎重兌於爻變爲三陽爻卦䷻三五
互易而變九五節之主也唯剛爲能節人亦能自

節初以剛塞乎前不出以節其行二之塗已通乃株守而過於節三之前无剛而不自節四安於五之節上在極外而猶節之節之道斯窮矣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坎爲水兌爲澤澤之容水有限而坎水之流不已聽其流而不節之則汎禁其流而不泄之則潰今之爲斗門硤埭者所以節其流止盈虧之量也數命數也如一命至九命之類度制度也如六瑞六贄之類修於身爲德見於行爲行命數之等差不同制度之詳略不一非爲是苛瑣不憚煩也成德有大小履行有純駁聖人固不敢以一律齊天下亦豈容不量才而授之任是以任事而爵位定而祿必先之辨論然後官之論者議也議其德行之偏全制爲數度之品級皆所以節其不等而均一之使德足以稱位服足以章身而无鵜梁伐檀之譏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

剛柔分而陰陽不偏聚者節也故以名卦物无節其生也不遂事无節其用也不通節有必亨之理也味之苦人口所不能堪節之苦人情所不能堪若之何固執以求濟耶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卦自䷊變其未變也剛倂于下柔倂于上不无偏勝之患今五與三升降互變以爲䷻而剛柔以分凡百分者皆三陰三陽卦如噬嗑賁豐旅九五遂得大中之位分則上之太柔者節以剛下之太剛者節以柔人之節柔者不能爲剛者過於爲剛而得中節之甘者是以亨也凡人樂縱肆而惡檢約節過乎中其道窮極反爲吾節之累何可通行而不悖耶兌說也坎險也見險而遂止者於節爲不及其蔽也畏縮恃剛以冒前者於節爲踰閑其蔽也陷溺說順以行不與險忤凡人行止之節也當位九五也中正亦九五也以當位之剛操品節之權以中正之道通品節之宜大君之用節者然也春陽之氣縱而爲暑以涼節之秋陰之氣翕而爲寒以和節之然後四時之序以成天地之用節者然也古先聖王之於財知夫其生也有數故其用也有節節之云何祭祀賓客之須百官有司之奉有不可闕不得已而取諸民過節則斂道而傷於財无節則桀政而爲民害是以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不唯用之有節取之亦有節所謂節以制度蓋如是呼長府稅畝三征並用孔孟譏之後世乃至稅閒架算舟車竭

澤空林猶以爲未足必使四民皆失其職咸思革畔而尚不之恤哀哉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戶室中也戶庭室閒之庭象初爲內卦之內通六爻爲言莫外於上莫內於初猶之宮室初爲房奧庭除深居密處不與外接斯固隱約之士居位之節也是以无咎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位有內外時有通塞初之剛九二塞乎其前雖欲出得乎知其塞而不出非怯也節之以待時也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

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謹密而不出也存於胷臆者言語之戶庭出諸口則起羞招禍皆由此始聖人豈教人緘默如瘖啞者不復言不勅說時然後言此通塞之節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二視初爲近於外爲門之象門庭門內之庭由初至二由戶至門而猶不出是當通而塞也宜乎凶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二以剛柔適中之才居臣之正位前无陽剛與君同德可謂得時之極至宜出而輔佐大君行其制節之政乃故次且其步武傳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時至矣撫機不發則時不再來坐失時極不克展其緼抱於立身揚名之道不旣凶乎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若如也嗟憂歎聲也

六三柔說之主不能自節宜也知不節之爲弊而嗟歎生焉其善補過者歟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二之不出門庭知塞而不知通者也三之不節知通而不知塞者也釋彖之辭曰當位以節節以剛爲主也又曰中正以通節其所當節通其所當通

也節而不通固不可過於通可乎三能憂其不節則知悔知悔則進退有節誰將咎之漢武之輪臺唐德宗之奉天是已

六四安節亨

以柔居柔故能安亨通也

剛固能爲節而不能受人之節柔雖不能節而受節則其分是以安處乎節无復勉強矯拂之態其能亨則固可以通行不致中道而止也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於五之節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鹹苦酸辛味之偏甘味之中也甘受和和者節味之偏而適其中所以象五往猶言謹斯術也以往尚可尊尚也

九五位足以有臨德足以有制用之爲節或疑其太過今行之以甘人不吾病而事以成節之吉也充此以往有足嘉尚而人皆安樂之矣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重剛節反能甘者五居位之中也中則因時而施節不摧折不助長順其性以爲節不強拂不力制酌剛柔之中適衆味之甘人之受節者不待

易牙之先得而有同耆者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炎上作苦剛烈已甚之味也貞固也悔亡有悔而亡也

剛而節柔君而節臣皆於五爲當上六重陰在外宜无事於節也猶不免焉過而苦矣苦節當通乃膠固而不知變物極必反獸窮則搏能无凶乎雖然儉不中禮與其奢也寧儉苦節不可正與其蕩也寧節苦節之悔尚可亡也凶之下言悔亡與大過上六凶之下言无咎其義胥近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節者所以求通節至於苦不可復加非可繼之道我之術已先窮何以使人之通耶窮與貧不同窮者通之反貧者富之反原思辨之甚明

䷼兌下巽上

於卦變爲巽重兌於爻變爲二陰爻卦䷼二與四初與三互易而變四中爻唯四五得孚之正故五言孚三不下孚於二有鼓罷泣歌之紛擾宜也二不孚三乃受好爵之靡何邪三有鄙夷九二之心而二以剛得中知三之不足與孚又二五同德皆君臣之正宜乎志孚道協而暢遇合之盛成化邦之功也初上在中爻之外故正應者吉冥飛者凶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巽爲風兌爲澤澤止水也上有風焉无奔流迅決之勢不過風澤胥親浹而已故以象中孚周人之於刑獄也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議之何其詳獄訟成士師受中若欲免之王及三公六卿會其期斷之何其緩當哀矜勿喜之時舒緩其斷猶恐毫髮有可生之路而不忍遽凡以使人中心孚信庶乎辟以止辟不以上爲戕民也衛子羔嘗刖人之足衛亂子羔走刖者免之子羔曰吾在難乃子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

罪也无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仁人之心固如是此臣之所以脱君也子羔刖人足謂之不仁可也而刖者信其仁亦庶幾中孚之義乎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三孚於二四孚於五故卦名中孚

豚魚或以爲二物豚稚豕魚潛鱗皆陰類象巽兑之陰或以爲一物今大江中有魚形如豚舟子或見其噴㘆浮游則以爲大風之占爲其爲風澤之有信者也然史傳未之前聞不敢臆定以義求之當是无知之物謂至信所及雖物之无知者亦有

可感之道以是爲吉也泛木於澤爲涉川之象利貞宜於正也

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説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二柔自初二升爲三四曰在内以在中爻之内也九四之剛降爲九二爲得中得下卦之中也内與中不同居内未必適中適中不必在内内柔外剛猶小人親近君子疎外之世故聖人因爻變以示訓若曰柔雖在内而九二之剛得臣位之中巽則

不拂人以爲信説則非面説之爲信上下交孚人我无間風化之行徧及邦國而大信達乎天下矣交信之道非智力所致非要約可能天性之眞人物皆具唯吾中心未孚於物爾茍吾此心與物无間我雖无心物无不感瓠巴伯樂之音非蘄於魚馬而魚馬應之曾謂中孚之盛不能及豚魚乎聖人釋利涉以木者三益言木道乃行渙言乘木有功中孚言乘木舟虚舟以載物爲功今言舟虚以象乎卦畫止取水載舟之義不計其功也利貞之訓爲有心於爲信者之戒信出於无心之感固无不正者或未免於人事之交際尾生以之殺身棄

灰徙木終以亡國有心於爲信者必宜於正也夫子曰言必信硜硜然小人哉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豈大人固可不信乎大人信以正則不必信所以爲信也小人信不以正則必信非所信也天有四時信莫大焉寒暑温涼天豈蘄蘄然懼其差忒哉亦曰運行以正則代謝不外天之所以爲信一正而已故曰中孚之至微及豚魚大應天道危可涉川安可化邦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虞謀度也非正應曰他謂三也燕安也

中孚之道有諸中應諸外由於自然本无事於虞

度也然剛柔交際愛惡易生是以彖有利貞之訓虞者懼失其正也初與四正應初往從之先涉于三故審度其取舍擇所宜從者從之吉也苟以三爲同體中道惑焉是有他也心无定主能自安乎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志有所嚮而後心有所思吾未見志未定而浸然以思者初之能虞以從四之志未變志變則不復置思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鶴之飛至高鳴之聲至宏九五之象也陰者幽隱之所喻九重深邃之象鳥鳴固有不應和者唯鶴

其一鳴其羣必和以二視五二猶子也我九五自稱也好爵猶言美爵靡義同縻猶共有也上言我下言吾猶云我以吾仁或以我爲二謂二有好爵與衆散之爵者人主所以馭貴而臣自散之於衆是子之子噲之事故知我爲五自稱

鶴鳴子和同聲胥應之孚也好爵爾靡同心斷金之孚也二五德同位應分君臣而情父子虞廷之賡歌都俞商宗之旨哉傅說之不命其承成王之拜手稽首誨言周公之勿有間之豈依阿以苟同者上倡下和自然之應不知其所以然抑非曰聲音笑貌以爲容悅而已蓋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非

若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吾與爾靡人我一致其斯以爲化邦歟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居其室猶在陰千里之外言不待面命但聞之而爲從違此專以鳴和立義而不及靡爵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鳴者无心於和和者何心於鳴由其心趣之同是以心聲之不閒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非我有而有之曰得既失而復亦曰得三四皆陰爲敵鼓者作氣以戰罷者四當位近君不敢敵而罷三憂其不得志故泣四孚于五不害三故歌

三本與二孚者也今舍二即四而兩陰爲敵是四本非敵以三即之而後得也倏焉見敵而戰忽焉罷兵而休進退之不常也憂其不勝而泣幸不我害而歌悲樂之不常也或云者以見其皆非義理之正出於一時情慾之私也

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以柔居剛恃其位高不屑下孚於二而仰與四敵

是以一鼓作氣未幾即休心无定見者之爲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月陰象幾望幾於望也馬爲三之剛匹儔侶也亡喪也无咎无過咎也

月望於三旬之中五爲上卦之中而四近之幾望也幾望則不敢與五抗矣四三本爲儔匹今舍三而孚五是喪其侶也喪侶本有咎以合於中孚之義斯无可咎者

馬匹亡絶類上也

絶類即亡匹也絶類豈其所願欲上孚於五義不得不爾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有孚孚於二四也攣聯係也无咎无過咎也

四五爲位比而孚九二爲德同而孚中孚之盛其盛於此宜有如攣係之固也九五大君當化及乎邦國信達於天下而僅止於此疑若有咎時適中孚義當如此不然爲兼愛之仁爲不情之信而咎生焉

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剛爲當五又爲君位之正是以如爻辭所云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曲禮雞曰翰音雞飛僅及矮屋今曰登天不必向巽爲雞凡飛鳴者皆是也天上之象

龍之飛可以在天鳥飛雖高登天非其能也九而居上飛鳴不止必受其害宜正乎凶和在陰之鶴凶登天之音豈曰聲必高乃遠揚耶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鵰鶚高飛負絶凡鳥然不過頃刻之暫長飛而求登天力盡勢窮唯有降隕正得乎凶无可疑者

䷽ 艮下震上

於卦變爲震重艮於爻變爲二陽爻卦 ䷒ 二與四初與三互易而變大過唯上爻言過耳小過則兩陽爻言弗過二上重陰乃言過初五陰居陽則

過與遇皆不言於卦名之義甚白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艮爲山震爲雷雷在地中其威藏在天上其威壯今在山上但小過於地之上耳君子之道中行而已中行難能也過與不及人誰能免故行與其敖寧過於恭喪與其易寧過於哀用與其侈寧過於儉三者小過於中而非惡斯不嫌於過然過又有可不可恭所當恭中也小過爲三命而俯若足恭則太過矣哀所當哀中也小過爲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若毀而滅性則太過矣儉所當儉中也小過

爲麻冕純儉若稞葬則太過矣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辭聖人釋之已明

二陽四陰小過於大故卦名小過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陽大而陰小陽寡而陰衆是小者過於大也然則曷爲而亨陽屈而陰伸也不曰小過而亨而曰小者過而亨指小者而言非謂小過於中而能亨也

陰小之亨寧不爲陽剛之害故戒以利正謂世當小過猶宜與時而行正小人而不違乎正然後不害君子而能保其亨也卦本䷭六四降爲六二得下卦之中曰柔得中九二升爲九四失下卦之正位爲剛失位而不中陰柔之質暗於義理幸而得中是昏而能明懦而有立者也以之爲小事庶或其可吉若氣稟剛強者偶失宜居之位其心固已忿躁而不平況復行不中道則猖狂妄作觸事乖戾使當大事則敗謬必矣卦之二陽内實於鳥象軀其外四陰象翼之張故曰有飛鳥之象焉聖人觀鳥獸之文此其一也亦爲下文張本謂彖辭因畫有是象乃繫此言也鳥之飛必有所息方其飛鳴形在上而音下遺飛未極乎高也飛愈高則有冥飛之凶飛而下乃得棲止之所上則逆下則順逆則凶順則吉大吉之云謂小人能如是則大吉耳豈徒象鳥飛而已哉實爲小人而過於君子者之喻也陰陽之屈信盛衰理所必至雖聖人不能使小人常屈而衰唯於其盛且伸之時有以示小人之戒言亨而繼以利貞許以行事而禁其大宜不宜以利害曉之逆順以理勢喻之示戒再三不憚辭費其憂深其慮遠抑揚縱閉於數語之間微矣哉凡卦中言得失者皆緣爻變之動爻

初六飛鳥以凶

初上皆云飛鳥以象兩翼之舒猶噬嗑利用獄而初上言校其例也以凶者以此取凶也

鳥之飛六翮爲之力不宜上宜下而六翮之舉方銳以是爲凶也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不可如何者凶則自取猶言不可得而免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祖五也妣六也即祖之配君亦五也君不可過而子孫之禄秩容有過其祖者故不稱過其君而稱

過其祖遇前比於三也臣九三也祖妣以象陰陽君臣以象爻位小過以初二兩動爻成卦六二得中故六爻之辭二爲盛猶中乎之辭九二爲盛也五爲剛位今六居之是二之柔過於五之剛也六五爲祖之配故過其妣此以位應言也剛不居五非二所可及三爲五之臣二前遇之爲遇其臣此以比爻言也小過之時羣陰盛強六二正位似可逞其陵犯陽剛之志以得中道而不敢僭故上則止過其妣次則止遇其臣可謂小人中之知義守分者宜其无咎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通志堂

爻因象以繫辭止言不及其君釋辭乃截然明君臣之分以爲不可過及且不可況可過乎宣聖後於周公數百年歷世變愈多故憂名分愈深而戒愈嚴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弗爲句絶九四同 從句絶）

二陽不及四陰故三四爻皆有弗過之象防防六二也三艮體而重剛力足以制陰故止而防之從從六二也或未知主名之辭戕爲陰所戕也六二時足以勝陽位足以行志特屈於君臣之分而不敢犯五耳九三適居六二之前知其將過而軋己防之則衆寡不敵折而從之則羣陰或有戕之者不止二欲害三也能无凶乎九三主下二陰立義

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三爲艮止之主居下卦之終欲進則閡於四防之不能逃之不可其曰凶如何者吾末如之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无咎无愆咎也弗過與九三同遇遇六五也四以剛居柔又爲震動之主故往而遇五厲危也戒警戒也勿不可也永長也貞固也言不可長固守之也

无咎者无九三之難也四以一陽弗能過二陰而

通志堂

適遇六五進而即之將有危厲必加戒懼慮五若二之戕三也然五居中而位尊寧肯効二之所爲庶幾陰陽德合四得扳援免久抑於二陰之下聖人幸其位之可進才之能行故勉之曰不可固守其分而不知變九四主上二陰立義

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即釋彖所謂失位而不中者也小過之世使陽居剛位猶足自強今屈于二陰宜弗能過陰而反過之也然六五非屈陽者我固宜以危戒自持然終當得免不可長固守之坐失可進之機也以長釋永與訟初六訟不可長同義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義見小畜小過之時不許陰當君位故稱公蓋公之在王朝者成王時如周召春秋時如宰周公召武公之類若大有之三解之上則在外之公弋先儒云以生絲繫矢而射視田狩爲小事取言易也穴禽所藏也

小畜之彖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密雲陰盛也西郊陰方也今以小過六五復居尊宜乎陰盛勝陽不能和洽而爲雨也古者不合圍掩羣不覆巢竭澤雖佃漁而仁心寓焉禽藏穴中宜可舍棄猶不免於弋取是陰殺之意勝陽生之意微也二五皆柔中猶有不及其君之戒取彼在穴之譏于以見聖人於陰盛陽衰之時切切焉爲君子小人之慮如此

密雲不雨巳上也

雲屯中天陰陽暢洽而後品物雲雨施之澤今言不雨是陰雲獨升而太過也語疾之巳甚擅弓之巳疏巳重皆言太過巳上者過於上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弗遇句絕

上居卦極故无所遇其過於大則自若也離絕也上視初不止爲翩且有絕類離羣之象天災曰災自作曰眚鳥飛極高離絕而上不知返而下息宜

乎有凶其凶云何天刑人禍之兼至也

弗遇過之巳亢也

巳上未爲極巳亢則極矣陽不可亢而况陰乎陽之亢有悔陰過而亢則天人之凶參會

䷾ 離下坎上

於卦變爲坎重離於爻變爲三陽爻卦䷾二五互易而變諸爻備濟涉之變二濟身者也三濟時艱者也四濟險者也五濟禮者也居位不同所濟亦異初上爲首尾初安于後上不足以濟者也

水在火上旣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坎爲水離爲火水在火上亨飪之用也聖人不以象鼎養而云旣濟言水火之大用不泥於一曲也水火爲二氣之化水由天化居五行之首火由地化而次之五行唯水火形可見質不可得故有可以无无可以有變化无方萬物之成敗生滅莫不由之乾坤體交用由是而發而非用也乾之中上伏於坤中水以之生而流潤之用顯坤之中下麗於乾中火以之生而炎動之用成醫師之指人身曰心火降腎水升二氣交變大而天地之化育斂而一身之生息皆以交而後濟旣者盡也方其初濟二氣交并睽者合敗者成害除而利興亂定而治起曾何後患之足慮唯濟久而終盡則否隔繼

之君子是以逆思日中月盈之患豫爲終盡之防
而濟者常濟矣
旣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水巳上火巳下故卦名旣濟
濟有亨之理而六二爲成卦之主是以其亨小也
利宜也指二五也初濟而吉濟終而亂故必思患
而豫防之
旣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
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九五大中宜尸旣濟之用乃謂小者之致亨生水
火之用以立義也火性炎上即以炎上爲用水性

潤下用亦如之坎今在上爲屯爲需而用循閟離
今在下實司彎烝發達之權凡交濟之用皆由於
離離之主陰是小者能致一時之小亨也自初至
上皆德正而位當有能正之資而宜於正也六五
降爲二得下卦之中當濟之初何事非吉及其終
也君止於安而情不下交臣止於佞而忠不上效
上止於自奉則德澤壅下止於无告則疾苦不聞
保濟之道窮如唐天寶而禍亂作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輪在車下曳在人後尾在獸後皆初之象无咎无
過咎也

暌言輿曳曳車也今舍車而曳輪輪不得運不可
以有行也尾與身俱而濡之弗良於濟也濟者宜
先而初爲後涉者驤首而尾不免於濡位則使然
於初乎何咎
曳其輪義无咎也
位有貴賤勢有後先賤先貴下陵上咎之招也曳
其輪无爭先之嫌安其分義何咎之有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婦六之象茀婦人自蔽以行者詩碩人翟茀以朝
鄭康成以爲車蔽逐求所喪也七日爻一周也茀
非眞喪姑寓不可行之喻七日非眞得亦可行之

喻
古者婦人乘車皆有幃幄以自障如蕃車之類茀
今喪矣不敢以有行逐而求之冀復所喪是不能
安於止而躁於濟也唯安時少需毋欲速毋亟求
逮乎七日爻周當自得之
七日得以中道也
喪物无不求之人亦无自得之理喪何爲而不求
以得乎中道能安先後之序不競於人不忤於物
天道好還茀將自得而濟可遂皆得中之所爲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高宗商武丁征伐事詩殷武言其略楚世家陸終

娶於鬼方氏竹書紀年武丁征西戎鬼方開寶中
都鬼主阿伏入貢三年久也敵強曰克如春秋克
段于鄢易爻无以九三九四象大君者豈以鬼方
介于中國而三四居兩卦之際姑以鬼方當之非
主於高宗耶小人陰之類鬼方接中國之壤自負
其險阻嫚來王之義高宗伐之所以濟時艱也以
重剛之才于征三年而僅勝不爲易矣害除則利
當興民困則情欲安小人喜功生事㨿克綦虐寧
不挑釁以生戎心黷貨以滋民患勿用之戒烏乎
不嚴

三年克之憊也

憊者勞勤之辭鬼方之伐四國之征皆淹歷歲年
以至仁伐至不仁豈不能霆擊而電掃不忍戕民
於鋒鏑寧徐徐以就吾事然已不免於憊雖憊也
視長平泚水天淵矣以高宗而猶若此後之佳兵
者戒諸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繻巳裂之帛也春秋紀裂繻字子帛漢書軍吏予
繻者裂帛以爲符衣袽緼絮之類巳衣之絮故曰
衣袽裂帛便於塞隙而不若故絮之固故曰繻有
衣袽終日兼晝夜戒警飭也

六四坎之初爲濟川之象舟有敝隙倉卒皆以繻
絮窒之六四重陰厥初涉險維楫未必固柔徒未
必強是以具緩急之備嚴警戒之防至于終日而
不敢弛乃可濟耳

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足以窒罅矣猶以不若故絮之縝密而備之又
加以終日戒蓋智者燭利害之幾則豫而戒察可
否之的則決於戒戒而終日疑事變之隱伏有不
及料故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天地定位之章離東坎西兩卦脊比爲鄰牛爲盛
祭離言畜牝牛禴爲殺禮猶坎言樽酒簋貳福神

所賜也

既濟之時離主用坎因離而爲用者也譬之沃水
於釜必煬之以火然後亨飪可成故其祭也東盛
而西菲禮盛者誠或衰禮薄者誠必一以誠交神
神實福之故牛不如禴實受云者要其實而略其
文也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君子无其時不行禮萃之大牲損之二簋禮雖隆
殺各因其時與其殺牛而誠不足孰若禴祭而誠
有餘是以誠之爲貴神之格思非以禮備而饗物
薄而吐誠苟專時苟得矣吉福大來誠者受實福

慢者受實禍吉之大來神之饗之蔑以加矣
上六濡其首厲
坎有濡之象上有首之象厲危也
上六以重柔居旣濟之終其首沾濡雖未至於滅
頂視深厲淺揭者其危可知已
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卦爲濟之既交又處其極濟終濡首惴惴懼死故
曰何可久

䷿ 坎下離上
於卦變爲離重坎於爻變爲三陰爻卦䷾六二
九五互易而變此卦濟涉之道也初爲甫濟未知
所終二則宛在水中央仗忠信以爲濟三將濟不
容中止者也四則漸濟而行克伐之賞六五未濟
之所由亨也明德普照天下自然交孚而耽樂之
從者失之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離爲火坎爲水火上水下陰陽之體辨而不交未
濟也既濟言其用用貴於交未濟言其體體惡於
糅雜故謹而辨之各居其方所居猶居四民之居
火就燥居之沮洳之方則熄水流濕居之高塏之
方則涸謹辨其物各居其方全其體所以待用也
體全則用宏體虧則用啬不特水火爲然君子小

人同生斯世必辨忠佞之正邪使小人不得間君
子讒說不得害善良然後善類聚吾道光明君子
在位小人在野眞儒之効溥於當時流及後世此
聖人因水火之辨以昭任賢去邪之象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火澤皆陰卦晉息而爲睽睽則不濟坎離以陰陽
中氣交然乾坤之本性故存未嘗不流通非不濟
也未者有所待之辭言有時而濟故卦名未濟
事未濟者必求濟濟則亨小狐狐之小者汔幾也
幾濟猶未濟也狐尾豐於身濡則身隨以溺老狐
負之以涉故能濟小狐力未強幾及於濟而尾爲
之濡濡則不得終濟无攸利也
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
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六二升爲五得中也既濟以六二而亨交水火以
濟用也未濟以六五而亨主濟涉以明義也柔進
而得中濟乎坎水之外未濟所由以濟也狐善疑
小狐之疑尤甚凡濟者皆要其終始涉濟之初中
流濟之半登岸濟之終身未出險尾大而濡何利
之有是不能續濟之終也六位之剛柔雖皆不當
亦各以位應而合是亦未濟之一善也聖人之於
善惡固曰瑕不掩瑜而片善寸長无一棄者所以

通志堂

盡天下之才勸天下之善

初六濡其尾吝

濡尾象同旣濟吝小疵

象與旣濟同而无咎與吝不同者旣濟之初已濟而尾濡无害也未濟之初初涉於水而尾不免焉能无吝乎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旣濟之時初爲涉之最後者未濟之時初爲涉之最先者極終也始涉而濡不知其終能濟否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曳輪象同旣濟貞正也

九二在坎之中汎彼中流者也陸行乘車川行乘舟曳輪於舟以求濟必守其正而後吉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二以陽剛得下卦之中居臣位之正中以行正吉其宜也濡曳萃於旣濟之初析於未濟之初二旣濟僅止无咎未濟乃得吉者旣濟安於後而已今爻方在險中時當半渡求出而未遂幸二有能濟之資必務行正乃能出險儻固而執旣濟之安豈不淪胥以敗又奚无咎之可冀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三居坎極是未濟之終過此則近於濟矣故特表以卦名征進也利若利害之利

六三志求濟而才不足進而欲速有凶而已然豈以力不能濟中止於鯨波之中濟涉自有道唯在心誠求之必如涉大川者得濟而後爲涉者之利大川猶可涉況非大川者乎征凶恐其躁而致戒利涉恐其中止而加勉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柔居剛爲不當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貞吉正吉也悔亡有悔而亡也震者震耀威武猶詩言奮伐未濟爲旣濟之反亦有鬼方之象有賞

于大國開國以賞克伐之功也

旣濟之九三鬼方之所居也未濟之九四王朝近臣奉高宗之命以伐鬼方者也鬼方小醜敢抗上國師以衆正而民從之故吉也吉則德之悔可亡三年而凱旋舍爵策勳分封大國以昭武功卦之未濟者至是濟矣

貞吉悔亡志行也

九二中以行正至是出險而志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貞吉正吉也无悔視悔亡者善矣詩稱成王爲君子光離明也有孚孚于四也

六位之剛柔皆不正文於正吉三致其意勉之切矣柔中之君當世道將濟之時守正而行以輯吉福固己无有悔吝明德秀爛虛懷无我與建功立業之大臣交孚而无間吉之道也上言正吉自善之吉也下言孚吉及人之吉也有君如此未濟又何患焉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其明曰光光之及物曰暉光著乎我暉及乎人故能有孚而致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有孚字于五也飲酒交際之禮也无咎无咎我者

通志堂 蔣禾

首上之象濡其首濟之終也是猶是非之是失是失其是也六五之光暉四達若四與上罔不交孚湛露旣醉之君子宴羣臣嘉賓以迎世道之亨宜无可咎者若此則是矣其或沉湎无度濡首而不休則有孚非所孚前之已是者今失之矣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古者飲酒百拜而三行又有鐘鼓獻酬之節故曰酒以行禮不繼以淫陶侃之飲酒有限況未濟之時乎是亦不知飲之當有節也竹林放逸聞此足以戒

豐旅反　巽兌反　渙節反　中孚小過對

旣濟未濟反

周易輯聞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挍訂

通志堂 蔣禾

易雅序

爾雅訓詁之書也目張而彙聚讀之事義物理秩然在前富哉書也經之翼乎厥後廣雅博雅埤雅雖依放爲書大槩於道无所益易雅之作則異於是易變易也卦殊其義爻異其旨萬變畢陳衆理叢載學者如作入清廟目街於尊彝幣玉體煩於升降盥奠耳亂於鍾鼓磬籥凡禮之文樂之節且不暇品名況能因之以知其實乎又若泛滄海而罔識鄉往之方遊建章而不知出入之會汝楳嘗病焉乃復熟畫辭而爲此書庶幾緣是指入易之迷津求體易之實用或曰子何沈錮辭畫不能融渾希微若是哉余曰程子論爲學之害曰昔之害乘其迷暗今之害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實則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无不周偏實則外於倫理嗟夫淺深非二水體用非二物精粗无二理也易之爲書言近而指遠不知言何以知其指通乎近則遠固在是儻慕遠而失諸近吾知兩失之而已爾世或外辭畫以求易則此書爲贅否則不易吾言矣程子之論眞爲學之大閑歟汴水趙汝楳敘

易雅

汴水趙汝楳述

通釋第一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明道也道无形曷從而明之唯寓之象數而已象數非所以爲易非象數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道何由而明哉是故求道者必於易求易者必於象數象數之於易猶木之本水之源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奇耦其寓也像之爲象陽奇而陰耦數之爲數陽一而陰二過此以往則有辭焉辭也者聖人所以發象數之緼而明此道也夫易之卦有體焉有名焉體以數成名以象得易之爻有位焉有吉凶焉位以數列吉凶以象顯何謂體儀象迭生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六畫成卦豈非以數成體乎何謂名乾坤是也積六陽有天之象天行健故曰乾積六陰有地之象地勢順故曰坤豈非以象得名乎何謂位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六爻既備六位成章豈非以數列位乎何謂吉凶潛龍安於下則宜履霜至于冰則殃豕一也吉於豶牙凶於蹢躅車一也積載於二曳輪於初豈非以象顯吉凶乎卦有六十四一卦一名一名一時爻有三百八十四一爻一位一位一變彖辭統一時之義以斷其情爻辭辨六位之情以盡其變釋彖所以明卦下之辭錯綜其辭所

以極卦爻之變小象以明諸爻大象以明兩體使世无古今人皆聖知則道不待傳言且可廢又奚象數辭義之足云包犧御上古眞樸未漓之時已不能不見之畫況當中古憂患之日聖人能坐眡生人之顛越而獨吝於言乎故辭所以明象數象數所以形道道固非囿於象數之中象數則未嘗出於道之外是故求象數者必本於道求辭者必本於象數謂得道而象數在其中則可必欲遺象數而求道則遠矣是故象數者余之所謂水之源木之本也卦有定名猶水之濫觴木之芽甲定爲某水某木也六爻則流派枝葉也流派有通塞枝葉有華瘁則諸爻之吉凶也

辭則水之經木之譜也學者觀水經木譜而不尋其源察其本故不及者因習而訛經譜過之者牽合經譜以證己說此易道所以不明也易道貫通萬古之變易書該括萬變之情玩畫而不探得名之原是謂不知卦玩辭而不循名卦之義是謂不知言不知卦不知言而謂之知易吾未之信也知卦矣知言矣然後以卦爲吾所遇之時以爻爲吾所居之位以爻象爲吾所爲之事深思而詳處之然後玩辭之吉凶以驗己之所行則一卦一爻一辭皆吾受用大君之宰制宇內大人之參贊化育達而尊主庇民窮而儉德遯世无入而不自得此聖人觀象玩辭之學洗心憂

世之方也吁言象數於今之世者亦難矣漢儒累之也漢儒累之故虛无者得以荒之浮辯者得以亂之占驗者得以訛之余今所云者聖人之象數非漢儒之象數也以之進德修業以之傳道解惑庶或取諸

書釋第二

易獨得全非幸也非幸者何聖人所嘗憂也聖人樂天知命夫奚憂憂由其與民同患故聖人之憂天下甚於天下之自憂而易所以作也易爲憂世而作詎肯自寘於不自憂之域則掌於大卜者聖人自憂之深也是以苛法之禁虐焰之燬凡足以經理天地綱紀王國之書皆煙滅而灰絕唯易得免焉夫易之存聖

人非有扼制之術甘誘之具也聖賢達觀夫吉凶之理則安行於易凡人謬迷於利害之中則不知有易唯暴強无良之人棄滅仁義殘刻禍賊外若无所忌憚然其降衷以生疑成慮敗趨吉避凶均有是心倚易爲命期自發乎怵惕之場意秦皇之私必有甚於衆人則秦之存易直以自存聖人雖憂之若弗與焉嗚呼周興而易以興周亡而易不亡則夫卜世卜年聖人豈徒欲知其享國之數而已不然蓍以靈艾龜以靈刳聖人豈若敗株枯介之不自靈邪故曰易獨得全非幸也漢興羣經殘闕或口傳於老生或出自屋壁諸儒專門世守鵠首窮研雖斷編遺簡猶將曲

通其義唯易爲全書探討最易執謂其紛揉反甚於他經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獨費氏經與古文同施梁丘高氏亡於西晉孟京亦不傳陳元鄭衆皆傳費學馬融鄭元荀爽王肅王弼皆爲之註今易乃費氏經也馬鄭諸書已不全見今孤行者王弼本爾唐郭京作舉正自以爲得王弼韓康伯手寫註定傳授眞本於今易有所損益凡一百三條坤初六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京本无堅冰二字案此乃舉爻辭以通釋文義謂言履霜而遠及冰者霜爲陰凝之始冰爲陰凝之極故言始凝以明堅冰之漸儵去堅冰但云始凝則始字无因而發或者京因魏許芝之對而云爾卜史一時之言可據以改經邪比六五象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京本失前禽在舍逆取順之上意彼以釋辭在上爻辭在下乃倒顛之案小象類此頗多恒九四曰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解初六曰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旅九三曰喪其僮僕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凡是與比正同此聖人互文明理之妙庸可臆改夫易全書也後人猶挾王韓之名以更古文他經何望焉況自保氏失官書不同文漢魏以來家自爲書書自爲說固有一字而數音一音而數字數義而一字數字而一義者學者求之今易而不通乃參以他本甚至

或改或損益如郭京輩使學者无所取裁其用心字學者則斷以許氏說文不知先秦文簡毋多假借不特易經爲然彼說文作於東都至魏晉間世人未之程式如大過枯楊生稊之類考之字書曾靡有定烏可執以爲據唯求音義於經旨則可信矣余旣幸易爲全書故粗論字義之誤于此

學釋第三

書所以載道易所以名書也包犧闡道而寓之畫畫則書之權輿也三代皆有書夏首艮曰連山商首坤曰歸藏周首乾曰周易今之易周易也文王憂世之所演也上篇始乾坤天地之體也終坎離天地之用也下篇始咸恒人事之體也終旣未人事之用也是乃三極之道也周公繫爻倚物象以明理物象者畫之證者也夫子繫傳本之以性命道德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盛德大業由此乎出於是文王周公之旨大明矣自秦垢莫汚其書傳授歷歷可考傳言商瞿受易於聖人歷橋庇馯臂周醜孫虞田何不聞有所述作何傳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皆著易傳丁將軍學最盛有施孟梁丘三家又費直以彖象系辭解說上下經高相亦傳丁將軍學然其書皆亡所可考者梁丘賀以占筮顯名漢宣時費直長於卦筮高相專說災異其後虞翻關子明之徒尤注意於占

至管輅雖分筮卜卦乃絶口不及易中辭義矣嗟夫夫子繫易之書幸傳於漢世而諸人大率皆主於筮卦災異而反遺性命道德何邪商瞿在孔門非名弟子意者止受占筮於夫子故其所傳僅如是邪太史公自序謂受易於楊何乃止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則自商瞿以來所傳益可見矣易專爲筮未經吾夫子之手之説也言災異則筮卜之遺意也若焦延壽不祖田陽不用筮卜自成一家京房傳之尊明卦氣占驗極而至於蘇竟郎顗楊由景鸞樊英之徒則以易兼河洛圖緯風角七政而易儕於讖緯矣西漢之末向長范升諸人好談老易東都則折像魏則

何晏王弼崔徵皆以玄説易後至杜弼王希夷王績武攸緒輩皆好之唐開元初詔張説舉通易老莊者則易又儕於老莊矣孫盛論王弼曰敘浮義則麗詞溢目造陰陽則妙賾无聞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玩辭玩占二者可偏廢乎隋世弼註盛行諸家俶絶孔頴達爲弼作疏自是流入文辭不唯舉觀變玩占之事鄙之爲星翁卜祝之學且併聖人觀象之妙理而棄之夫易畫備於包犧辭詳於三聖性命道德之緼夫子盡以發之顧乃災異於西漢圖緯於東都老莊於漢魏之交隋絶圖緯唐祖玄元故老易獨行學者瀾倒吁

可歎已賴 我朝王昭素胡安定諸儒挽而回之伊洛益闡其説究極指歸然後始復爲性命道德之書後學何其幸邪然猶有旁支疑似易以惑人者互體非象也而或取以釋象圖緯老莊非辭也而或取以釋辭遊魂歸魂非變也五行納甲非占也而或取以用之變占何異端而多岐邪然易固无恙也若揚子雲擬易以作太玄而主於歷魏伯陽假爻象以作參同契而主於養生他如洞極元包皆依彷占筮而作下焉越方考鬼家亦竊取之又何害於易哉易家有子夏傳儒先多引以斷疑雖于其書不于其人然亦不容不辨蓋由隋志以爲卜商故後人承而弗察信

之者以爲京房爲之箋疑之者以爲近世人以王弼本冒爲之傳世有兩書今觀諸儒所引二書中語皆不類洙泗氣象縱微後人冒作亦決非卜商之書孫坦氏曰世有子夏傳以爲親得孔子之緼觀其辭間或取左氏春秋傳語證之晚又得十八占稱天子則曰縣官嘗疑漢杜子夏之學竊以爲卜商但嘗言詩未聞明易案欽鄴與鄧彭祖王商萬章翕慶之徒皆字子夏二杜於易未聞師授孫氏之論尚爲可疑唯彭祖傳梁丘之學如以子夏爲彭祖猶有彷彿以爲欽鄴則无所依據余未敢以隋史爲信世之説經者更詳之

情釋第四

吉凶悔吝生乎動動者何情也情者何性之動也一氣判而陰陽分鍾之爲物得陽者剛得陰者柔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故不動不動則吉凶悔吝之故泯矣靜不能无動故發而爲善惡邪正愛惡睽合之情情動于中物應于外以是則吉以是則凶以是而悔吝苟能知幾先見有吉而已否則反是聖人慮後世溺於情而不自制故設卦而類萬物之情以盡其情僞以示後世且經卦既重雖純乾猶貴於利正以其不免於動也利正者性情也況八卦相盪而情已交則一卦自有一卦之情六爻發揮雖純乾猶事於旁

通亦以其不能免乎動也旁通者通其情也況剛柔相推而情愈繁則一爻自有一爻之情卦之情顯於名爻之情象於物乾坤之合乾下爲泰上爲否震坎之合震下爲屯上爲解合卦一而義胥反者情不同也剛居三在乾則厲在謙則吉柔居四在小畜爲育德在剥爲剥膚剛柔一而事胥反者情不同也情之不同如是豈紛散无所統一者五爲君位端拱於上其經綸宰攝乃屬之臣彼爻畫變動周流六虛或屈伸内外或得失當否其爲某卦某時則自有主時之爻故諸爻鄉背其情悉繫於此爻然後六位旁通脈絡綜貫六爻交胥爲用固自秩然不紊是故卦之時爻之位皆因情以成吉凶三聖人之辭皆因情以明吉凶故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又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學者當玩聖人之辭以求卦爻之情即卦爻之情以制己之情庶幾情復于性此聖人繫辭之情也

位釋第五

易闡於三畫而三材之象顯卦重於六畫而三材之位備位也者所以列貴賤明外内虛之以待剛柔之

迭居辨之以定趣變之吉凶者也夫兩儀形太極之判四象爲兩儀之衍合兩儀四象而象三材故上爲天中爲人下爲地(天)(人)(地)三材顯矣而位猶未備兼而兩之故六位而成章上五爲天四三爲人二初爲地(天)(天)(人)(人)(地)(地)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乾九五飛龍在天九四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九二見龍在田初九潛龍勿用三材之道如是析而六之則六位各有所配以類人事則五爲君之正位又爲陽之正位二爲臣之正位又爲陰之正位(陰)(陽)(陰)(陽)(陰)(陽)需位乎天位以中正也蹇六二王臣蹇蹇四爲近臣三爲公初上爲外諸侯(外侯)◯(近臣)(公)◯(外侯)泰上六閒國不家隨九四有孚上又爲高尚之臣初又爲民及未仕大有得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也初九利建侯之賢(賢)◯◯◯◯(民)蠱上六不事王侯遯九四遠民也民指初六乾初九潛龍析上下卦而

論則上爲天下爲地天天天地地地否天地不交初爲內三
爲外爲終○○外○○內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謂剛自二來初乾九三知終終之二五
爲中爲內○中○○中○大有大中而上下應之指五當時中也指一比六二比之自內指二五合
六爻而論五四三二爲中初上爲外爲初終爲上下
中中中中子曰則非中爻不備指五四三二需初九需于郊同人上九同人于郊師初六師出以律以出爲初否上九否
終則傾乾初九潛龍勿用下也井上六元吉在上 四爲五純爻之中陰陰中陰陰陽
復六四中行獨復 由下而上爲往由內而外亦爲往上往上往內往下往下往
往外泰小往大來爲由下而上也六四往吉由四往初爲由內而外 由上而下爲來由外而內亦
爲來由主視客亦爲來主來主來復七日來復爲由上而下无妄剛自外來
而爲主於內爲由外而內需三人來上爲主三人爲客 其爲是參錯不一者所以極六位
之變此爻位之別也剛居陽柔居陰爲當位反是爲

不當位柔剛柔剛柔剛既濟剛柔正而位當未濟雖不當位剛自陰之陽柔
自陽之陰爲得位反是爲失位○○○○○漸六四進得位
小過九四剛失位而不中剛柔合爲應剛柔剛柔剛柔未濟剛柔應也純爲敵應
剛柔柔剛柔柔艮上下敵應上臨下爲乘下奉上爲承○○
乘初○乘承五屯六二乘馬班如謂乘初六四乘馬班如謂應初而乘之蠱初六意承考也謂承五是故五則大
明中天臨制萬國如飛龍在天火在天上之類是也
二則得時行志尊主庇民如在師中吉包荒得尚于
中行之類是也三四居危疑之地故多虞於凶懼初
上爲始終之際故罕係乎吉凶此居位之常也然諸
爻有當位而反疑不當位而反利者賁爲剛柔交賁
之時四乃舍三而賁初則九三六四雖當位而反疑

噬嗑用獄之象柔上進而得中則六五雖不當位而
反利此居位之變也九四之萃羣陰既大吉矣以其
近君而擅民聖人必嚴不當之戒九三之勢謙屈天
道矣以其有功而不德聖人乃明有終之吉此又吉
凶无常唯時是適斯易所以能周萬變而不窮者歟
王氏略例曰乾上九文言云貴而无位需上六云雖
不當位若以上爲陰位耶則需上六不得云不當也
若以上爲陽位耶則乾上九不得云貴而无位也陰
陽處之皆云非位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无陰陽
定位也吁殆未足以論位之變也聖人言位有指本
爻者有指他爻者有析六爻者有總三爻者萃九五
曰萃有位謂九四巳萃羣陰九五僅有位而无民此
指本爻之位乾上九曰貴而无位謂上九居飛龍之
上无財成輔相之位此指他爻之位既濟曰剛柔正
而位當謂六位之陰陽皆當此析六爻之位需上六
曰雖不當位謂上三爻爲天陽之象於陰爲不當此
總三爻之位爻位之變不同故爻位之辭亦不同儻
拘於析位之陰陽而遂謂初上无陰陽定位則蒙九
二晉六三豫九四大有六五不聞以不當位爲嫌是
中爻亦无定位庸止於初上乎略例謂之无定位而
需爻直註云无位益舛矣雖然此聖人吉凶與民同
患之故爾至於範圍輔相所貴又不止此剛居二而

師師猶有毒天下之憂至五則比輔而下順從矣柔居二而同人則有伏戎乘墉之吝至五則大中而上下應矣此由居五而有功者也豫之世臣強君弱而得常不死者幸居中而未亡需之時陽凝於險其得不困窮者以有九五天位之君此由居五而免咎者也然則聖人之大寶曰位詎非五乎

象辭變占總釋

易者道德性命之書也三易掌於大卜易固專於占也聖人爲之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易豈專於占也哉觀於卦余知象之所存乎玩其象余知辭之所由發也觀其著余知變之所存乎玩其變余知占之所由立也是故求占者必於變求辭者必於象或曰得象可以忘言知變則又奚假於占然而必貴乎是者變占以前民用象辭以同民患皆道德性命之故也余懼或者倚於一故揭聖人之言析而明之

象釋第六

太極混融道函三材之象太極既判道寓三材之中是以三材有象而至道无形夫天運於上日月麗焉地載於下山川出焉人物生其閒動植分焉莫非象也然則要其所以爲象者非道而何故道雖无形而見象即可以見道凡至神至賾之理皆寓於可指可

索之象象即理理即象也夫理寓於三材在在昭露聖人通之凡人迷之聖人欲天下後世洞明无形之道故即有形之象而示之且設卦之初將以周萬變而盡情僞似若疲精竭神窮搜而冥討者然跡其仰觀俯察近取遠取曾不過天地人物之象未嘗爲希夷奇祕之說以驚世衒俗使人不可思而得學而至也然象至賾也亦至微也自夫人求理於深僻遂目象爲淺鄙由其淺鄙視物象而象之理遂不暇明象之理不明而曰知易未之或知也是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包犧觀象而作卦文王周公因象而繫辭故曰易者象也純陽象天象不止天而剛健之理可求純陰象地象不止地而柔順之理可得震巽以動巽之理象風雷艮兌以止說之理象山澤坎離以虛明流行之理象水火互乘而六十四卦變動而三百八十四爻物物有象象象具理觸類而格之象不可勝窮理不可勝用則精粗一貫窮達一致其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非誣我也聖人謂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意則象非可鹵莽而定也物理精微格知其極然後可得而定也乾坤陰陽負殊也而坤上稱龍戶庭門庭幾近也而吉凶胥反履之虎不咥於卦而咥於爻小畜之雲雨於爻而不雨於卦言桎梏於蒙之初而言校於噬嗑之上下

言鴻於漸之六爻而言飛鳥於小過之初上蹇之五
二不稱往來中孚諸爻象皆不類木取枯楊金別黃
金水指井谷火極焚巢聖人沿理以象物其精微若
是雖疑似之閒斷乎其不可易奈何漢儒習聞春秋
以來筮易之辭不察聖人象物之意於是以象爲象
不以象爲理玩辭以辭不玩辭以象甚而取筮家玄
體與術家卦氣五行諸說而附益之其淫流蔓茹固
知紀極王輔嗣病其然則爲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之
論以通之其說曰義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
健何必乾乃爲馬然質諸聖人之言馬乃一畫剛之
象健則三畫乾之德在需乾居坎下以剛健而免險

  通志堂

陷之災至重坎雖各具一陽而六爻終无出險之象
儻指一畫之剛爲三畫之健不亦違聖人之情而謬
失得之幾乎聖人因卦爻而立物象卦爻所无聖人
不輕象以物也輔嗣尤漢儒之案文責卦乃欲忘象
以求義且聖人設卦觀象舍象无所觀也象既忘矣
何義之可求使義可忘象而得則聖人何爲立象以
盡意是漢儒病於固滯輔嗣則流於荒忽矣夫三材
有是理則包犧有是象卦爻有是象則文王周公有
是辭夫子所謂剛柔當否之類蓋指觀象之法以探
三材之理然則辭也象也理也一物而異名者也至
若說卦之象與諸卦之象不同乾卦不言馬而說卦

爲馬震卦不言龍而說卦爲龍大畜稱牛豕說卦乾
艮不爲牛豕大過稱茅楊說卦巽兌不爲茅楊至爲
布爲大塗爲心痛爲蚌等皆諸卦所无若以左傳筮
易之象參之疑說卦後章爲占家玩占之象後人或
取以附夫子說卦之末猶諸緯皆稱夫子之筆是也
況此文失於漢初至孝宣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之
又荀鄭馬虞諸家之象多寡不同以故不能不起後
世之疑唯得象之理者可以无惑

辭釋第七

天何言哉言不盡意而猶曰繫辭焉以盡其言辭殆
不可已也辭詔於當時書傳於萬世聖人非浮於辭

  通志堂

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
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
者使平易者使傾此又易之道也時有憂樂故聖人
之辭亦有憂樂時樂時憂聖人何容心哉得時則樂
得位當位則樂有應有比則樂樂之中有戒焉有懼
焉不得時則憂失位不當位則憂无應无比則憂憂
之中有慎焉有幸焉樂之辭暢以約戒之辭法懼之
辭嚴憂之辭懼以微謹之辭危幸之辭寬連山歸藏
已亡其辭莫考若周易則文王之彖周公之爻皆以
發其憂樂之情乾元亨利正樂辭也豐亨則示日中
之戒臨元亨而猶懼八月之凶剝不利有攸往憂辭

也明夷則艱正以致謹遯則猶幸利正而致亨隨孚于嘉吉樂也泰三戒於勿恤其孚鼎四懼於折足覆餗師或輿尸憂也遯初謹於勿往豫五幸於不死凡此皆事明而辭顯至於變動不居憂樂迭見其微辭奧義皆可涉涯涘而窺浩渺坤之五欲顯然辭之曰君而卦爲純陰其言黃裳者取居中處下之義示坤之當下於乾隱然有后妃之象他如泰之歸妹剝之宮人明夷之箕子皆有深意以垂萬世之訓玩文周之辭至此无餘緼矣奈何聖懋少而中才多故吾夫子爲之辭或發凡或辨疑或足其微旨如天地風雷水火山澤以擬其象健順動巽明險止說以體其德

性失得以紀變當否以辨爻中正以立本乘承應比以明位立卦而觀則爲上下首足本末升降偏卦而觀則爲內外前後往來始終消長若是皆發凡之類无咎一也有誰咎有不可咎當位吉也有當位而疑有不當位而利若是皆辨疑之類萃九四无咎而尚嚴位不當之戒離六五出涕戚嗟而特尊爲王公之離若是皆足其微旨之類若夫辭嚴義明以片言別知蒙而不失之略蒙曰險而止蹇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夫只益一能字而知蒙分辭衆理備句爲之釋而不失於詳此五六爻義有錯綜如歸妹則上下文不嫌於異上言天地之大義下言人也不交文似背馳理不可易如震則彖象辭不嫌於同釋彖釋初九爻若此者非一所當深玩而密求之

也嗟夫三聖人之辭或因畫之象或因象之義皆有攸本畫之象有通一卦爲象者有析上下卦爲象者有指一爻爲象者有合數爻爲象者象之義有通一卦起義者有析上下卦起義者有指一爻起義者有合數爻起義者各釋之本文難以枚舉大抵有畫即有象有象即有義曰象曰義名雖不同其爲繫辭之本一也子曰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又聖人以易觀人之要玩易君子當更求其所以爲辭

變釋第八

至哉變乎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无形者不變有形而後變厥初何形亘萬古而長存洎陰陽判而變以生在天則四時變通在地則變盈流謙人物則遊魂爲變舉天地人物皆囿於變而不自已而神則妙乎其中變也者其生生不息之理歟是以聖人化而裁之裁此變也神而明之明此變也據會要觀方來使天下之人趣時不倦旣成萬物而參贊化育矣聖人知變凡人昧變彼禍福之倚伏吉凶之胥禪成矣而敗忽繼焉是矣而非或胎焉況時有汙隆政有損益蓋將日異而月不同推而百千萬年之後其變有不勝紀者於是聖人作易畫卦剛柔相推以

盡天下之變揲蓍求卦爻象變動以逆天下之變而天下之能事畢矣且自蓍而言自分二掛一至三變而一爻成十有八變而六爻備此蓍變而成爻者也六爻成矣爻之中凡得七八者不變九變陰六變陽一卦之變六十四通爲四千九十六卦此因爻而變卦者也方未分蓍之初陰陽之爻猶未別至分二而始寓于兩握之中雖寓也而猶未見至三變而後見旣見矣卦未備也十有八變而後備旣備矣卦遇九六者至互變而後定而吉凶可得而占焉嗟夫揲蓍之法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之者也然聖人能立法以盡變而不能逆知其變當分二之後未揲之前其辨爻之爲陽爲陰雖至十有七變猶未別爲何卦是以其變不測而蓍之神爲无窮然非荒誕茫昧无有條理也詳玩靜索實由自然故分掛揲歸若參錯不齊而初變不五則九次變三變不四則八未始少紊三變之餘爲九者十二爲七者二十爲六者四爲八者二十八其多寡負絶如是而類之爲陰陽各三十二總之爲六十四正與卦數等於至變之中有不變者存以其不變此至變之所由出也是謂變卦復自卦而言其變凡二有卦變有爻變經卦互重以成六十四卦之體此卦變也爻重爲六因各有變自卦下陰陽之純者爲始上下互易而極三百八十四爻之

變此爻變也乾坤重卦交而爲六䷗䷫爲一陰一陽之始凡爻之一陽五陰與一陰五陽者皆由此次第互易而變各五卦䷒䷠爲二陰二陽之始變如上各十四卦䷊䷋爲三陽三陰之始變如初各九卦卦變之辭如健而巽止而說爻變之辭如剛來而下柔柔進而上行皆聖人作易之所取也六卦之變先後有序秩然一定儻一循其變而索之聖人釋彖之意昭然義見矣或曰六十四卦自八卦而變今震坎艮皆自臨變巽離兌皆自遯變豈先有臨遯而後有六子耶曰合經卦重卦而論則三重爲六是八卦爲先六十四卦爲後但指六畫而論則八卦互重一時同變豈復有先後之分聖人於噬嗑曰頤中有物曰噬嗑非先有頤而後有噬嗑也況卦變爻變例各不同烏可比而壹之耶或曰包犧畫卦目擊道存卦變之外復有爻變回視包犧之畫何繁簡若是曰包犧雖未命辭而憂世之根柢已寓於畫文王周公因卦爻之變而辭之良由萬古之變无窮而易之變包乎萬變之表雖中古所无後世未有之事而易中已先具其理卦變之外復有爻變乃自然之故聖人詎容特秘之故世有此事而易无此變則非所以爲易易有此變而不能明此變則不足與言易非聖人之不憚煩也聖人因變而命辭若文王釋卦周

公釋爻是也至夫子則兼卦與爻極其變以錯綜之文王周公之辭可知已夫子兼極卦爻之變請舉隅以明之訟之辭曰上剛下險者釋乾上坎下之體也曰剛來而得中者訟二陰爻卦自䷠變九三來爲九二而得中䷅此釋二三兩爻之變他卦皆然特辭有顯晦未易卦爲之釋爾无妄之辭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此析經卦而論三爲外初爲内蓋无妄初爻之陽自䷅下卦九三變來初䷘而爲主於内凡是通謂卦變若夫復即是剥夬即是遇以至三陰三陽之卦特在反覆升降之間爾實一理也其他如李之才相生圖邵康節反對升降之説義皆幾近

若朱漢上所載虞仲翔卦變則錯雜而无統左傳蔡墨所舉止爲一爻變之例一世二世之變流於術矣衛元嵩取之爲元包又其末也焦延壽所變雖與蓍合其辭不經要非聖人之意第細玩三聖人之辭皆有自來觸類而長其變不可勝窮豈止三百八十四而已乎又豈止四千九十六而已乎其他象位之變各具本篇

占釋第九

心扃虛靈物來先覺占何爲者哉自利欲熾良性不君乃有溷吾清明者故辨妍醜不若鏡別輕重不若權且昭然一定者猶爾況是非凶吉伏於幾先其趣舍殊軌欲決疑似而斷羣惑烏得不託諸物之靈夫蓍物之无心而靈者也聖人神明其德心洞隱賾固不假蓍自夫吉凶與民同患以易先心於是取物之靈者立爲占法非其避就惑亂於胷中特借是以斷天下之疑爾舜之禪禹也朕志先定詢謀僉同而後問之龜筮成王之黜殷也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予敉寧王圖功而後協之夢卜是禹可禪殷當伐固已灼知於未占之先豈非託諸占以一人心而成天下之亹亹乎迨箕子之陳疇則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凡以揆諸己而當理又以允愜於人心或有疑焉不能不事於占且人謀鬼謀聖人固

有先後豈曰圖回未審事欲冥行羣情之逆順不暇計時位之當否不復卹第冀事之必成而一諉之占邪夫蓍未能自靈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使其人明不燭理識不逮時是其心方自惛懵豈能玩爻象之變定吉凶之占哉又豈能即已之神合物之神以開人心之神哉又豈能使人趨吉避凶以慰聖人憂世作易之心哉洪範曰擇建立卜筮人又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周官占人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擇其人審於聽而嚴於課計其謹之重之如此自包犧作卦歷虞夏商未聞其説至周乃斑斑可考大卜掌三易占人占八頌八故簭人辨九簭與相參之時共簭

之職无不畢具獨惜其法不傳猶幸從左傳國語可見其略大抵筮雖掌於卜史至玩占則間出名大夫之議論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筮者性命道德之事故上聖神其法春官率其屬賢者序其占自聖人没道散於九流或者乃擅之以名家而不統於儒豈唯斯徒自賤其業將併其法有賤之者矣夫儒者命占之要本於聖人其法有五曰身曰位曰時曰事曰占求占之謂身所居之謂位所遇之謂時命筮之謂事兆吉凶之謂占故善占者

旣得卦矣必先察其人之素履與居位之當否遭時之險夷又考所筮之邪正以定占之吉凶姑以衛孔成子所筮論之孟縶與元皆嬖人婤姶之子則身也孟長元次則位也襄公死社稷无主則時也筮享衛國則事也筮元得屯筮孟得屯之比則占也夫繼體爲正將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而孟不良能行成子雖不筮可也疑而兩筮之皆得元亨簒史朝以元爲長昧非人之義而吉孟之占是使跛躄爲君而蓍失其所以靈矣孔成子筮立孟得屯之比史朝以卦辭爲占畢萬筮仕亦得屯之比辛廖兼本卦之卦兩象爲占非卦同而占異也立君與仕事

之重輕已殊孟縶畢萬之身與位時又殊雖使百人千人同得此卦其占烏乎而可同南蒯將叛筮得坤黃裳元吉子服惠伯以爲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晉文筮有晉國得屯之豫史以爲不吉司空季子以命筮之辭占之曰吉孰大焉是知吉凶无常占由人事固有卦吉占凶卦凶占吉亦有同卦異占異卦同占非參稽五物无以得蓍之情而窮其神也是故業不精不筮志不誠不筮謀不正不筮事不疑不筮喜不筮怒不筮瀆不筮不時不筮離此八者而後筮可言也不然神亦不告若其用卦或以內外卦爲正悔晉語秦卜徒父筮遇蠱曰正風也悔山也或以本卦之卦爲正悔晉語公子筮有晉國得正屯悔豫或

占也用變爻左傳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泰之需曰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或不用變爻晉語董因爲公筮得泰之八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或用本卦不用之卦左傳昭十二年南蒯將叛筮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或用之卦不用本卦左傳襄九年穆姜始往東宮筮得艮之八曰隨元亨利貞或本卦之卦並用左傳昭五年穆子之生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曰明夷之謙明而未融離火也艮山也或用二卦之下左傳閔元年畢萬筮仕遇屯之比曰震爲土辯履之或用二卦之上左傳僖十五年晉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曰震之離亦離之震其取象或以八象左傳僖二十五年晉卜偃筮遇大有之睽曰天爲澤或以互體左傳莊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山取二三四互艮體其斷吉凶或以卦辭左傳昭七年衛孔成子筮遇屯又遇屯之比亦曰元亨或以爻辭左傳襄二十五年崔武子筮取棠姜遇困之大過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或用卦名左傳宣六年王子伯廖謂鄭公子曼滿无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貪有豐義无德有離義或用當時占書左傳昭十二年子服惠伯釋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要在玩占者忠信正直達權識變而後其占不忒若子太叔舉復之頤

占楚子之將死左傳襄二十八年王子伯廖舉豐之離占曼滿之見殺是專以人事逆其吉凶有不待筮而知者此春秋諸臣猶能得聖人觀象玩辭之遺意自時厥後性命道德之學不傳乃盡棄人事雖悖禮越義者一切求吉凶於筮而占法遂變至於納甲五行時日六獸之類蜂蝟而起焦延壽作易林以三百八十四爻之辭不能周四千九十六變之吉凶故外易而別爲之辭又雜以納甲飛伏之說是舍人事義理而專於占者也至火珠林軌革流衍析之流遂陷溺於術其別爲相人相地壬遁星命百家自謂能定吉凶於人事未動之前吁視性命道德之學爲何事耶子曰吉凶

悔吝生乎動者也方其未動吉凶未兆使慮善以動則凶者可吉謀用不臧則吉者亦凶今云定吉凶於人事未動之前則中才无所勸凶德无所警此我生不有命在天所以爲鑒於萬世

卦變釋第十

前所言變卦卦變不同蓋卦變者卦自爲變變卦者變因乎蓍懼學者混而爲一失聖人命辭之旨故析圖之

太極

兩儀 ⚊ ⚋

四象 ⚌ ⚏

八卦 ☰乾 ☳震 ☵坎 ☶艮 ☷坤 ☴巽 ☲離 ☱兌

儀者一奇一耦之名儀表也有形之始姑以此表陰陽也象者二奇二耦之名自一奇一耦衍而成象象像也斷著於儀未適於變也卦者三奇三耦之名益著於象以交以重而萬變備矣曰儀曰象曰卦由微至著此說卦之義與先天不同說卦乾坤生六子先天八卦同成

八卦互乘變爲六十四卦

此无先後今以說卦之序圖之仍卦附以釋卦變之辭

䷀ 乾下乾上 乾

䷊ 乾下坤上 泰 內健而外順

䷡ 乾下震上 大壯 剛以動

䷈ 乾下巽上 小畜 健而巽

䷄ 乾下坎上 需 剛健而不陷

䷍ 乾下離上 大有 剛健而文明

䷙ 乾下艮上 大畜 健而止

䷪ 乾下兌上 夬 健而說

䷁ 坤下坤上 坤

䷋ 坤下乾上 否 內柔而外剛

䷏ 坤下震上 豫 順以動

䷓ 坤下巽上 觀 順而巽

坤下坎上 比 下順從也
坤下離上 晉 順而麗乎大明
坤下艮上 剝 順而止之
坤下兌上 萃 順以說
震下震上 震 震來虩虩
震下乾上 无妄 動而健
震下坤上 復 剛反動而以順行
震下巽上 益 損上益下動而巽
震下坎上 屯 動乎險中
震下離上 噬嗑 動而明
震下艮上 頤

兌下震上 隨 動而說
巽下巽上 巽 重巽以申命
巽下乾上 姤 柔遇剛也
巽下坤上 升 巽而順
巽下震上 恒 巽而動
巽下坎上 井 巽乎水而上水
巽下離上 鼎 以木巽火
巽下艮上 蠱 巽而止
巽下兌上 大過 巽而說
坎下坎上 坎 重險也
坎下乾上 訟 險而健

坎下坤上 師 行險而順
坎下震上 解 險以動
坎下巽上 渙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坎下離上 未濟
坎下艮上 蒙 險而止
坎下兌上 困 險以說
離下離上 離 重明以麗乎正
離下乾上 同人 文明以健
離下坤上 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
離下震上 豐 明以動
離下巽上 家人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

離下坎上 旣濟
離下艮上 賁 文明以止
離下兌上 革 文明以說
艮下艮上 艮 艮其止
艮下乾上 遯 浸而長也
艮下坤上 謙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艮下震上 小過 有飛鳥之象焉
艮下巽上 漸 止而巽
艮下坎上 蹇 見險而能止
艮下離上 旅 止而麗乎明
艮下兌上 咸 止而說

兌下兌上 兌 說以先民說以犯難

兌下乾上 履 說而應乎乾

兌下坤上 臨 說而順

兌下震上 歸妹 說以動

兌下巽上 中孚 說而巽

兌下坎上 節 說以行險

兌下離上 睽 說而麗乎明

兌下艮上 損 損下益上

爻變釋第十

六陽

六陰

六十四卦一陰陽也乾純陽坤純陰故爲易之門

一陽 二陽 三陽

一陰 二陰 三陰

六爻兩卦之重也上卦乾坤之體下卦乾坤之變故此六卦爲變之始陰陽各從其類互變各循其序此重卦後之變聖人取以繫釋彖之辭今各釋其下與蓍變先天不同

師 剛中而應 初二互變

謙 謙尊而光 初三互變

豫 剛應而志行 初四互變

比 以剛中也 初五互變

剝 柔變剛也 初上互變

右一陽爻卦

明夷 明入地中 二三互變

震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 二四互變

屯 剛柔始交而難生 二五互變

頤 自求口實 二上互變

右二陽爻卦九二爻變

升 柔以時升 初三互變

解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初四互變

坎 乃以剛中也 初五互變

蒙 山下有險 初上互變

右二陽爻卦初九爻變

小過 柔得中剛失位而不中 二四互變 初三互變

萃 剛中而應 二五互變 初四互變

觀 中正以觀天下下觀而化 二上互變 初五互變

右二陽爻卦九二初九比爻同變

蹇 往得中也 二五互變 初三互變

晉 明出地上柔進而上行 二上互變 初四互變

右二陽爻卦九二初九間一爻同變

艮 上下敵應 二上互變 初三互變

右二陽爻卦九二初九間兩爻同變

歸妹 征凶位不當也 三四互變

䷻ 節 剛柔分而剛得中 三五互變
䷨ 損 損下益上 三上互變
右三陽爻卦九三爻變
䷶ 豐 日中則昃 二四互變
䷾ 既濟 剛柔正而位當柔得中也 二五互變
䷕ 賁 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 二上互變
右三陽爻卦九二爻變
䷟ 恒 剛上而柔下 初四互變
䷯ 井 乃以剛中也 初五互變
䷑ 蠱 剛上而柔下 初三互變
右三陽爻卦初九爻變

䷌ 同人 柔得位得中 初二互變
䷉ 履 柔履剛也 初三互變
䷈ 小畜 柔得位 初四互變
䷍ 大有 柔得尊位 初五互變
䷪ 夬 柔乘五剛也 初上互變
右一陰爻卦
䷅ 訟 剛來而得中也 二三互變
䷸ 巽 剛巽乎中正 二四互變
䷱ 鼎 柔進而上行 二五互變
䷛ 大過 剛過而中 二上互變
右二陰爻卦六二爻變

䷘ 无妄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初二互變
䷤ 家人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 初四互變
䷝ 離 柔麗乎中正 初五互變
䷰ 革 革而當 初上互變
右二陰爻卦初六爻變
䷼ 中孚 柔在內而剛得中 二四互變 初三互變
䷙ 大畜 剛上而尚賢 二五互變 初四互變
䷡ 大壯 大者壯也 二上互變 初五互變
右二陰爻卦六二初六比爻同變
䷥ 睽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二五互變 初三互變
䷄ 需 險在前也 二上互變 初四互變

右二陰爻卦六二初六間一爻同變
䷹ 兌 剛中而柔外 二上互變 初三互變
右二陰爻卦六二初六間兩爻同變
䷴ 漸 進得位 三四互變
䷷ 旅 柔得中乎外 三五互變
䷞ 咸 柔上而剛下 三上互變
右三陰爻卦六三爻變
䷺ 渙 剛來而不窮 二四互變
䷿ 未濟 柔得中也剛柔應也 三五互變
䷮ 困 以剛中也 二上互變
右三陰爻卦六二爻變

益 損上益下 初四互變

噬嗑 剛柔分柔得中而上行 初五互變

隨 剛來而下柔 初上互變

右三陰爻卦初六爻變

得失釋第十二

不變不動得失何有得失生乎動者也釋彖之辭凡言得失者皆因乎變動不者言當否固有變動而不言得失者无不動而言得失者今各隨爻變釋之

解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小過 柔得中剛失位而不中

蹇 往得中也

節 剛柔分而剛得中

旣濟 柔得中也

同人 柔得位得中

小畜 柔得位

大有 柔得尊位

訟 剛來而得中也

鼎 得中而應乎剛

中孚 柔在內而剛得中

睽 得中而應乎剛

漸 進得位其位剛得中也

旅 柔得中乎外

渙 柔得位乎外

未濟 柔得中也

噬嗑 柔得中而上行

八卦釋第十三

乾爲天爲陽爲天德爲元爲資始爲剛健爲純粹精爲首爲龍爲六龍爲羣龍爲玄

坤爲地爲陰爲元爲資生爲厚載爲柔順爲含弘光大爲牝馬爲黃

震爲雷爲動爲驚爲振爲頻

巽爲風爲木爲巽

坎爲水爲雨爲雲爲泉爲險爲陷

離爲火爲電爲明爲大明爲文明爲牝牛爲麗爲雉

艮爲山爲止

兌爲澤爲說

六爻釋第十四

初爲初爲始爲出爲出門爲童於下爲下爲地爲泥爲干爲株爲潛爲隱爲藏爲履爲藉爲浚爲拔爲入爲民爲足爲趾爲臀爲屨校爲車爲輪爲徒於外爲郊爲門爲門庭爲侯爲拇於經卦爲內爲戶庭於前爲前趾於後爲曳爲尾

二爲地上爲田爲耕穫菑畬爲井谷爲磐爲見爲中

爲時中爲輿爲輪爲輹爲牀辨爲門庭爲鼎腹爲机
爲幽人爲腓於陽爲大人爲長子爲子爲大車於陰
爲女爲中饋爲黃牛爲正比五爲內同五爲宗遇五
爲巷
三爲人爲公爲貴爲心爲股爲乘爲輻於陽爲重剛
於陰爲弟子於經卦爲上爲外爲終爲陸爲高陵爲
上下卦之際
四爲人之上爲卦之革爲墉爲木爲丘爲輹爲躍於
陽爲金車爲鼫鼠於乾爲重剛於復爲中三四爲進
退往復來之
五爲天爲陵爲階爲正爲中爲輔車爲膚爲鼎耳爲

黃金爲大君爲王公爲帝位爲天位爲王居爲尊位
爲大中於陰爲女君爲帝子爲帝女爲宮人應二爲
宗
上爲天爲天衢爲上爲亢爲高墉爲城爲巢爲鉉爲
暮爲角爲頂爲首爲何校爲耳爲輔頰舌爲公爲侯
爲高尚於終爲終爲窮爲盈爲極爲冥爲迷於後爲
後於外爲郊爲野爲出爲征伐

陰陽釋第十五

陽爲九爲天爲日爲雷爲大人爲祖爲父爲考爲夫
爲夫子爲長子爲子爲男爲老夫爲士夫爲丈夫爲
丈人爲君子爲大師爲龍爲馬爲虎爲羝羊爲金爲
金車爲金鉉爲黃矢爲剛爲顯爲富爲實爲貴爲大
爲動爲東北爲右
陰爲六爲地爲月爲雷爲夕爲霜爲冰爲雲爲妣爲
王母爲母爲妻爲婦爲女妻爲老婦爲女子爲童爲
弟子爲小子爲娣爲妹爲臣妾爲小人爲牝馬爲牛
爲童牛爲牝牛爲豹爲鹿爲豕爲羸豕爲魚爲鬼爲
林爲叢棘爲穴爲淵爲幽谷爲血爲囊爲冥爲不富
爲柔爲含爲賤爲小爲靜爲西南爲左爲八月
陰陽和爲雨合爲應爲婚遘爲夫妻（同上文）否則爲寇爲
敵非應爲它剛柔節爲玉鉉

太極名義釋第十六

今古有極乎曰有物變有極乎曰有然則惡乎極曰
極乎道夫浩乎萬類紛如臧否使凡進修酬酢咸適
厥宜一揆諸道而極雖天地高厚鬼神幽變悉不逃
是然則道者事之極也道爲事極故即極而爲之名
（此一節明極之所以名）建於上曰皇極作於下曰民極體之三才曰
三極（此一節明極隨寓而異名）泝而上之八卦四象兩儀之原曰太極
觸類引比則太極爲天地陰陽之理而形氣未著是
生兩儀則天地其形陰陽其氣（太極之名始於大傳本以推兩儀四象八卦之原今假以明道）
（故曰觸類引比）天地負其陰陽交其精人物生焉人爲萬物
之靈於是父子以續夫婦以耦長幼以序強弱爭而
作之君氣稟偏而輔之友誠以爲主知以明之勇以

行之修諸身放諸四海達諸古今而不悖君極於君道臣極於臣道父子極於父子之道夫婦長幼朋友莫不各臻其極而人極立人極立而天地之極立三極立而大極之體用彰矣（此一節明太極流行之編）然曰極足矣而復云太極何耶曰物物皆具者曰萬化之極其爲萬化之極之極者曰太極猶尊於皇帝曰太上皇長於諸子曰太子（日爲衆陽之宗故曰太陽月爲衆陰之宗故曰太陰他稱大者皆類此）太極云者所以別於萬化之極而萬化之極非於太極之外他有極也（此一節明極字上加太字之義）或曰周子太極圖言无極殆幾老列之論乎曰周子主於道老氏主於无禦寇主於蹟老氏未嘗言太極而以无喻道其曰復歸於无極謂復歸於

无而極以知白守黑常德不忒爲未極必欲復歸於道而後極禦寇於上下八方有極盡之間爲无无極之對特駕爲渺茫以肆其辯且極已極矣極之外何所求无无即无矣无之外安得更无若然則彼所謂極者未爲極无者未爲无也且禦寇誠踈矣然有无非所以論道天地未判非无也有太極爲既判而物物皆具此極无聲无臭非有也而老氏以无喻道故知禦寇之言與老氏殊老氏之言與周子殊（此一節明老列无極之義）

或曰周子加无極於太極之上而莊周云道在太極之先得无同乎曰不同莊周襲吾夫子太極之名而不明其體其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曰高與深皆指形蹟遂認太極爲六極之儔彼蓋習其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說不知老氏曰无曰惚怳　曰先天地生皆道之別名亦大傳所謂太極也太極與道安有先後今云在太極之先是太極與天地皆有形之物其失遠甚（此一節明莊周太極之義）若周子云太極本无極未嘗歧之而爲二亦未嘗以太極爲有形而以无極加太極之上安得與莊周同乎學者必洞究三氏之所以失然後知周子之所以得（大概讀書當通一章上下文以釋其義今通三氏上下文則知與周子得失不同）嗚呼太極者道之別名也有名斯有義名義得然後識太極之眞體眞體云何生生萬化其前莫加範圍萬化其變莫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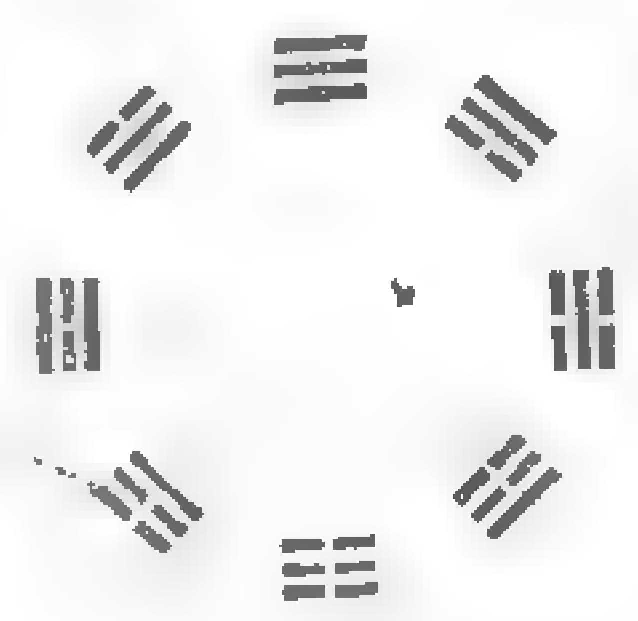
象數體用圖釋第十七

盈天地之間可見皆象可計皆數雖殊類異形千變萬化曾莫越象數之外曰象曰數有體有用爲圖凡四乾上坤下爲象之體不必曰包犧先天離南坎北爲象之用不必曰文王後天一六二七爲數之體不必曰河圖一九三七爲數之用不必曰洛書各疏其原于左

象體（天地定位以至水火不相射）　象用（帝出乎震以至成言乎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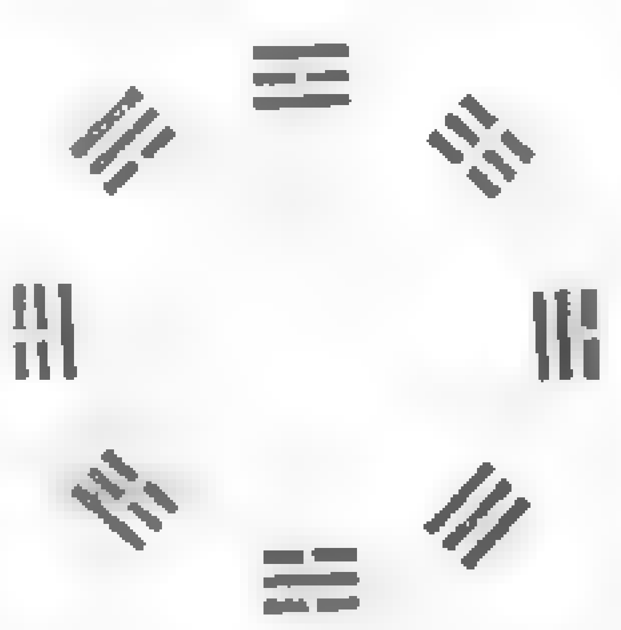
數體（天一以至地十）　數用（履一以至戴九）

象體圖



乾上坤下天地之體巽離兌由乾體而索本乎天者親上故附乾震坎艮由坤體而索本乎地者親下故附坤此象之體也乾坤定位六子分行坎離自然當東西之中而八象對立亦合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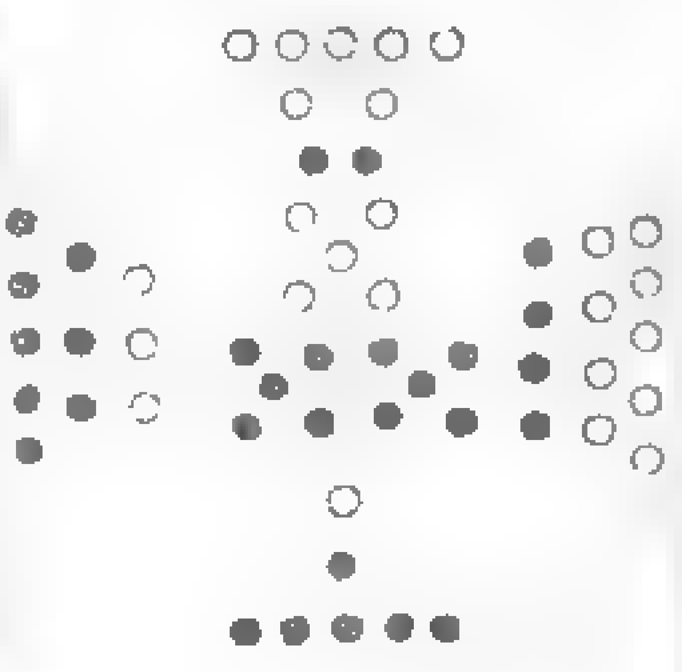
象用圖



天地位二氣分分必合合必交乾坤交而為坎離離之外具乾之體中則坤致其用坎之外具坤之體中

則乾致其用由外觀之乾坤之體未嘗變其中則交矣故天地之用莫妙於水火雖坎離具乾坤之體而其用藏坎離也實乾坤也乾坤立天地之體而其用著因乾坤之用而圖之坎離居中乾坤居其旁非退乾坤也既交之後下皆乾上皆坤布以為圖乃見如是震艮從乾父而聚于東北巽兌從坤母而聚于西南而陰陽之羣以分乾坤用交餘卦布列自有出震成艮之序此乃聖人因類辨方隨方命辭非私出意見以傅會其說也體圖辨天地之體而人居中當立以觀故言上下用圖合天地之用以利斯世當偃以觀故言方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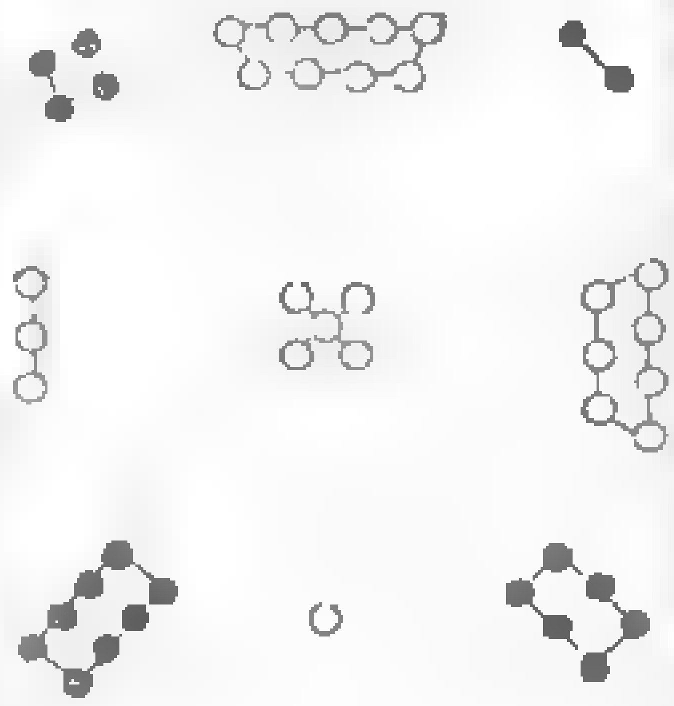
數體圖



天地既交數體以立故天交于下一居之平視則北地交于上二居之平視則南三居東為陽四居西為陰五乃居中自是六合一七合二八合三九合四十合五一二三四五為自然之位六七八九十為自然

之合自一至十而數體備由是而億兆皆十而積也

數用圖



體十而用九理之自然九可變十不可變今之因乘法可見也其數一北而二南陽三而陰二陽左旋陰右轉一在北一而三之三在東三而三之九在南九而三之七在西七而三之一復其本二在西南二而二之四在東南四而二之八在東北八而二之六在西北六而二之二復其本陰陽數交自然定位不可易置其一而妙用无窮或曰一北二南今二何爲在西南曰是亦南也陽數居四方故陰數居四維猶坎離居中而乾坤居其旁此圖之形也識者當以理觀八數析位因冥八方五運於中九位備矣

右泝未圖之前而探其原其體用如此若沿已圖之後而演其流則象體圖有八卦相錯之用象用圖定八方之體數體圖有陰陽合德之用數用圖類五行之體體以致用用不離體體用二名實則一致子傳亘家八合

於此者皆圖後之說非圖前之理

圖書釋第十八

浩浩元氣精靈具存混淪既分昭乎日星之在上確乎川嶽之在下自然之文若是孰爲之者抑亦元氣流精物物神奇爾河圖洛書聖人則之東序陳之其來已久形制不傳其爲文若數莫可臆知而聖人寶尚如此是亦自然之文非人力之所作爲也典籍灰揚存者可考聖人不過曰河出圖洛出書初未嘗明若其文漢儒乃指爲畫卦敘疇之原劉歆謂洪範自五行至六極凡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是洛書不爲數也揚雄明一六二七之數鑿度述一九三七之敘不聞有圖書之名是數不爲圖書也獨孔安國謂神龜負文於背有數至九則以洛書爲數矣夫安國歆皆漢碩儒歆又尊佐符命宜見秘文其說之異同乃如此豈圖書已亡於漢二子姑以意定言耶鄭康成謂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有自三十篇後漢書尤李郃公沙穆之徒皆習之其文見劉昭註天文志足以槩見今案此乃圖緯之書後之學者緬企圖書之名習安國之說而數不可見遂以揚雄鑿度之數強名曰圖書而聖人之所寶中古之所不傳始斷斷乎爲數矣雄之數十凡五位止於五十後人衍爲五十五目之曰河圖鑿度之數九其位亦九後人因太乙遊宮之次目之曰洛書至劉牧互易其名朱子雖復其舊迨今學者所主猶未一況陳希夷有

未合已合之分邵康節有圓數方文之辨若畫卦敘
疇等論由漢以來紛紜誕異不可勝載奈之何哉且
聖人儕圖書於神物變化垂象之列箕子但云天錫
九疇未嘗指包犧則圖而畫卦大禹法書而敘疇也
聖經所載炳然甚明何後人不之信而遽祖漢儒耶
爲則畫圖卦之說者以九六七八配陰陽老少謂聖
人畫卦蓋本諸此不知九六七八爲揲蓍策數乃先
有卦而後揲蓍非先得數而後畫卦況包犧仰觀俯
察近取遠取不過天地人物之象乎爲法書敘疇之
說者沿洪範天錫之語以爲龜負數而出禹因第爲
九類使龜文不出則宇宙間无此九類耶況天錫勇

智天錫純嘏不知天命何物負之以錫諸人也嗚呼
河圖洛書古必有是儻形制湮泯正可闕疑何至依
緣髣像以一時臆見而斷千古之疑耶若夫圖或爲
書書或爲圖其无所取證於聖人則均也雖然此二
數者如不名之爲圖書而直論其數則有不可廢者
一對二三對四而五居中六七合一二八九合三四
而十合五奇耦胥對陰陽有合而數之體以立聖人
所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者此其類也體立矣不
變則數不行故陽以三左行陰以二右行三其一爲
三而居東三其三爲九而居南三其九爲二十七而
七居西三其二十七爲八十一而一復居北等而上
之至於億兆其餘數之位皆然二其二爲四而居東
南二其四爲八而居東北二其八爲十六而六居西
北二其十六而三十二而二復居西南上而億兆亦
然（八方之名姑借以立辭）八位既列五仍居中而數之用以通聖人
所謂參五以變錯綜其數者此其類也夫數雖有體
用而貫於體用之間者一三五也一爲數之始五爲
數之中三爲奇耦之合故體用之圖雖不同而一三
五之位不易也或曰數一而已何有體用之殊吁數
豈有二本哉曰體曰用成肇乎一對布之以立體錯
布之以通用顧人所布如何爾凡天下之數雖有萬
不同皆始於一也或又曰然則易之數云何曰易書

有行數有積數自五行而爲五十者行數也自一二
三四五積而爲五十五者積數也圖書二數皆積數
之儔不可以與於揲蓍也故捨圖書之名而論二數
則自有妙理強二數以圖書之名則於經无據況欲
牽合九六七八以爲四象傅會五行生成以配八卦
而謂之作易之原可乎

易雅

後學 成德 校訂

筮宗序

神哉蓍乎聖人所以決疑定志明吉凶以成大業斯與治輔化之務君子所當盡心非卜史事也聖人无惑衆人未能免惑聖人不欲以己意解人之惑天生神物以前民用聖人託之雖曰神道設教非无是理而矯誣斯世也大極旣判氣化而疑寒暑之往來三光之運獨動者植者之榮瘁消長夫孰使然必有妙於其間者故禍福之至有開必先斯實然之理若而吉若而凶易去易就衆人惑焉聖人洞其幾而發其緼而神蓍告焉是以事擧而民信業鉅而名巍若夫進德修業之君子趨吉避凶之衆人莫不以之嗟夫有蓍道道生於庖犧有蓍用用著於媯帝而詳於筮疇筮有職大宗伯率之揲有法大傳明之占有驗左氏傳國語可考也　孔聖沒錯歇至唐始有裔孫推明其法幸經程子朱子之正訂後學得講求之汝楳承　先君子訓且俾博考先傳麤得其說作筮宗宗聚也筮之學聚此編也抑嘗謂太極未判則爲陰爲陽不可測判則陰陽著矣蓍未分則爲九六爲七八未可辨分則九六七八定矣人心未動則爲吉爲凶未可必動則吉凶斷矣方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之時吾心猶大極也猶未分之蓍也一有感焉圖存而亡兆計安而危伏固不待駟舌之追惜諸事業而吉凶禍福已對立於胷中是知吉凶界限判於心動之初君子必恐懼於不聞不睹而致謹於喜怒哀樂之未發使此心凝然湛焉昭乎絜如常若大極之未判蓍策之未分則天理全人欲盡念玆釋玆語默出處皆純乎道夫如是有不動動斯吉有不筮筮斯神此聖人心筮之妙是爲蓍筮之本汴水趙汝楳敘

筮宗

汴水趙汝楳述

筮宗釋本第一

大衍之數五十

包犧形大極而爲畫一爲奇--爲耦奇一也耦二也故數始於一一二合爲三至五而備備也者備奇耦之數與位也陽數奇陰數耦陽位奇陰位耦一奇一耦雖形然陰之位尚奇自一至五則一三五爲九其數奇其位三亦奇二四爲六其數耦其位二亦耦數與位備故曰備於五自五而一衍之爲十衍之初也爲小衍自十而五衍之爲五十衍

之終也爲大衍衍一也自五十視十則十爲小自十視五十則五十爲大五之衍衍之變至此而極或曰一至五亦衍也何爲不始於一曰一至五積數也非衍也夫衍非如他數其行雖以奇耦其終或有奇零故未衍之先始於五既衍之後終於五他數莫或干焉爲圖如左

一陽數陽位二　三陽數陽位

一三合爲四反成耦其位二亦耦

二陰數陰位三

二爲耦其位一反成奇陰陽不類亦不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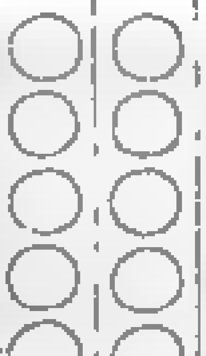
一陽數陽位二　三陽數陽位四　五陽數陽位

一三五參之其數九爲奇其位三亦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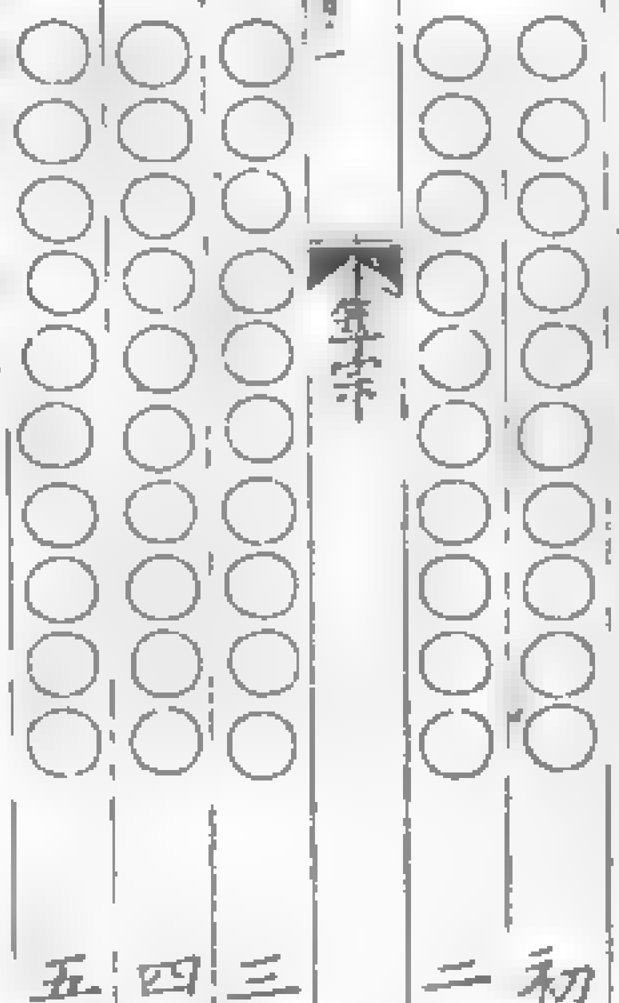
一　二陰數陰位三　四陰數陰位五

二四兩之其數六爲耦其位二亦耦

自一至五陰陽之數與位始皆類而備而衍之法生焉自五一衍之爲十爲小衍



初衍爲十再衍爲二十三衍爲三十四衍爲四十五衍爲五十爲大衍



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故立五十蓍用蓍以揲止於四十九此揲蓍自然之理蓋以四十九策用之則初變有五有九策數得九者十二得六者四得七者二十得八者二十八儻盡用五十策則初變唯有六策數得九得七者各十六得八者三十二得六者闕故不得不用四十九唯不得不用斯乃理之自然

分而爲二以象兩

五十策中用四十九兩手奉之乃冥意分於左右爲二不云象二而云象兩者二數也兩非數也二物對峙之名也其取二物對峙之義云何道天對地皆有耦太極既判有天必有地有陽必有陰有中國必有夷狄有君子必有小人引而伸之凡治亂消長之類皆兩著之所占乃太極判後人物吉凶之故自分二以後如掛歸劫奇耦如九六如七八如正悔如上下卦皆兩其云象兩者固已函人事存亡得喪之儔在其中不特兩儀而已

掛一以象三

既分著已乃以右一策掛於左小指間不云劫而云掛者掛猶垂也小指在外屈之如鉤不假无名指爲輔可以鉤著有垂掛之象前云象兩今當云象參而云象三者參乃三物胥參之名三則數也自此以往如揲四再劫三歲五歲皆奇耦雜舉非取兩物對峙亦非三物胥參故不云參而云三然

皆云象三材而聖人止云象三者三變成一爻三爻成下卦又三爻成上卦不止三材而已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案說文揲閱持也是閱數而持之也左右手既各持著且掛一矣乃置右手之著於牀以右手四四揲左著揲已置左著於牀次左手握右著右手四四揲之人道尚右右主用易曰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謂夷左而猶吉折右則不可用不特不便於事也前言象兩象三今揲四繫以時者四爲兩耦之合他无所象故定之曰四時且爲象閏開先也

歸奇於扐以象閏

揲左後必有奇餘或一或二或三或四皆爲奇乃歸於左无名指間謂之扐次揲右亦歸奇於左中指間謂之再扐不云掛而云扐者扐猶勒也古謂刻石爲勒石有勒入之義所謂石有時以泐是也

无名指中指駢生不如小指獨能掛著必勒入兩指間而後固

五歲再閏

古曆歲氣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之二百三十五歲朔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之三百四十八以歲朔除歲氣則餘十日九百四十分之八百二十七是爲一歲之閏積以是析附於十二月則月得八百五十二分少是爲一月之閏積其初氣與朔會歷三十二月七分月之四積得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此日月合朔之數)爲一閏又歷三十二月七分月之四而再閏總六十五月七分

月之一實過五歲之數過於五歲而聖人曰五歲再閏者閏法起於章歲之初至朔同日天正歲首方承閏餘自是三歲一閏六歲二閏九歲三閏十一歲四閏（此爲五歲再閏）十四歲五閏十七歲六閏十九歲七閏（此爲五歲再閏）七閏既備至朔復同謂之章其閒三歲而閏者五五歲再閏者二如合七閏終始而論容有五歲再閏之名聖人以一變之中一掛再揲再扐適同五歲之閏故取以爲象非謂凡閏皆五歲而再至也蓋在天本无一閏二閏之拘歷家以閏分積之自前閏後積九百九十一日三百六十九分秒七之二而復閏以章歲之歲首言之則有三

歲六歲之分若夬歲已異於是況可拘再閏皆五歲邪

每變象閏譜

掛一	揲左	歸左奇（扐）	揲右	歸右奇（扐）
一歲	二歲	三歲（閏）	四歲	五歲

故再扐而後掛

再扐云者兩當歸奇於扐也上言歸奇於扐以象閏謂歸左奇於扐以象三歲之閏次云五歲再閏則固已寓再扐於言外而結初變之揲法矣今云再扐而後掛者乃爲後變發端蓋兩扐方足四營成一變初變畢方起後變若揲左不揲右則爲一扐而後掛聖人懼後人之從簡便也故特言之

四營而成易

分二爲一營掛一爲二營揲左歸奇爲三營揲右歸奇爲四營歸左奇後方揲右故以揲左歸左共爲一營揲右歸右共爲一營亦合象閏之序

十有八變而成卦

三變成一爻故十有八變六爻成一卦

八卦而小成

上云成卦乃重卦此云八卦乃經卦易中凡言八卦者皆經卦也三爻爲小成則六爻爲大成此云小成不云大成猶前言大衍不言小衍皆彼此互

明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此四千九十六卦之變與玩占之法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能通此則天下之能事畢矣

筮宗述筮第二

筮儀

作蓍室擇潔地南其戶蓍牀長二尺廣一尺五寸漆之置室之中少北蓍韇以革或木漆之圓徑五寸長於蓍五寸半上半爲下別爲臺函之使不仆置牀之中少北蓍五十策纍以纁帛囊以黝帛韜韇中香鑪置牀之南中香合置牀之西日炷香致敬別爲筮牀長五尺廣三尺漆之置室之東壁下陳硯筮則主人筆墨黃漆板皆列牀之北中洗帨皆有架置室之西壁下筮則注水于洗主人將筮前期一日齋戒或不及前期則齋心潔衣厥明服深衣盥手若使人筮則筮者盥手至蓍前北鄉炷香致敬出蓍兩手奉上韇置下韇之東去囊袱韜置下韇之西合五十策奉之熏于鑪上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某官士以郡望姓名今以某事諏于神靈吉凶得失悔吝憂虞尚明告之反一策於下韇乃筮主人少退立執事陳筮牀橫置鑪前主人即牀筮若使人筮則主人退西鄉立筮者前出蓍退東鄉立受命于

涵志堂 栢子林

蓍筮主人主人命筮者如上辭筮者許諾執事縱置筮牀筮者述主人之命命筮即牀筮分而爲二四十九策寘意分置兩手掛一以右一策掛左小指置餘著於牀揲之以四左手以四揲左著歸奇於扐揲四所餘歸於左无名指間置左著於牀左手握右著右手揲以四歸餘於左中指間合扐之著置於牀北爲初一變合餘著四營如初爲次二變復合餘著四營如上爲次三變三變畢計餘著之策三變又掛扐之著合置於牀北不計畫板爲一爻三十六爲九本卦畫一之卦畫一二十四爲六本卦畫一之卦畫一二十八爲七本卦之卦皆畫一三十二爲八本卦之卦皆畫一不遇九六不畫之卦乃合四十九策求次二爻至十有八變得六爻成卦乃玩占若使人筮則筮者以卦示主人而玩占筮人納著主人奉著執事徹筮牀反于故所撤硯板侯主人少前併韇中著加韇蓋之納下韇加上韇炷香致敬而退若使人筮則筮者納筮主人炷香致敬揖筮者而退

揲法

四十九策分二掛一揲以四左餘一右餘三左餘三右餘一歸於扐者皆四併掛爲五左右皆餘四歸於扐者八併掛爲九不五則九爲初一變左餘一右餘二左餘二右餘一歸於扐者皆三併掛爲四左餘三右餘四左餘四右餘三歸於扐者皆七併掛爲八不四則八爲次二變次三變如之三變一得五再得四掛扐者十三餘三十六揲以四凡九故名九一得九再得八掛扐者二十五餘二十四揲以四凡六故名六一得五再得八或一得九一得四一得八掛扐者二十一餘二十八揲以四凡七故名七一得五一得四一得八或一得九再得四掛扐者十七餘三十二揲以四凡八故名八

涵志堂 栢子林

三變用蓍譜

初一變

四十九策

次二變

四十四策

四十策

次三變

四十策

三十六策

三十二策

掛扐譜

一變 審卦自下始故紀策做之 下爲掛一中爲初扐上爲再扐

初一

三一一

一三一　四四一

二二一

右得五者三得九者一

次二

二一一　四三一

一二一　三四一

右得四者二得八者二

次三

二一一　四三一

一二一　三四一

右得四者二得八者二

三變 審卦自下始故紀變勒之 下爲初一中爲次二上爲次三

二一一二一一三一一　二一一二一一一三一

一二一二一一三一一　一二一二一一一三一

一二一一二一三一一　一二一一二一一三一

二一一一二一三一一　二一一一二一一三一

二二一二一一二二一

一二一二一一二二一

一二一一二一二二一

二一一一二一二二一

右十二變變皆十三策此爲九者掛扐之數

四三一四三一四四一

三四一四三一四四一

三四一三四一四四一

四三一三四一四四一

右四變變皆二十五策此爲六者掛扐之數

四三一四三一三一一　四三一四三一二二一

三四一四三一三一一　三四一四三一二二一

三四一三四一三一一　三四一三四一二二一

四三一三四一三一一　四三一三四一二二一

四三一四三一一三一

三四一四三一一三一

三四一三四一一三一

四三一三四一一三一

四三一二一一四四一

三四一二一一四四一

四三一一二一四四一

三四一一二一四四一

二一一四三一四四一
一二一四三一四四一
二一一三四一四四一
一二一三四一四四一

右二十變變皆二十一策此爲七者掛扐之數

四三一二一一三一一　四三一二一一一三一
三四一二一一三一一　三四一二一一一三一
四三一一二一三一一　四三一一二一一三一
三四一一二一三一一　三四一一二一一三一
二一一四三一三一一　二一一四三一一三一
一二一四三一三一一　一二一四三一一三一

二一一三四一三一一　二一一三四一一三一
一二一三四一三一一　一二一三四一一三一
四三一二一一二二一　二一一二一一四四一
三四一二一一二二一　一二一二一一四四一
四三一一二一二二一　一二一一二一四四一
三四一一二一二二一　二一一一二一四四一
二一一四三一二二一
一二一四三一二二一
二一一三四一二二一
一二一三四一二二一

右二十八變變皆十七策此爲八者掛扐之數

蓍變卦乾圖

揲蓍得卦本无先後今姑用爻變之序他卦倣此
六爻變五爻變四爻變三爻變二爻變一爻變六爻
不變

坤　復　臨　否　遯　遇　乾
師　明夷　漸　訟　同人
謙　震　旅　巽　履
豫　屯　咸　鼎　小畜
比　頤　渙　大過　大有
剝　升　未濟　无妄　夬

解　困　家人
坎　益　離
蒙　噬嗑　革
小過　隨　中孚
萃　泰　大畜
觀　歸妹　大壯
蹇　節　睽
晉　損　需
艮　豐　兌
既濟
賁

恒 井 蠱

毋變用蓍初一唯一等次二凡二等次三凡三等自一而三序由自然以掛扐言爲九者十二爲六者四爲七者二十爲八者二十八總六十四以動爻言一爻動與五爻動者皆六二爻動與四爻動者皆十五三爻動者二十六爻動與六爻不動者各一亦六十四而得卦正六十四析九六變者陽多於陰（陽十二陰四）七八不變者陰多於陽（陽二十陰二十八）及合九七之陽六八之陰則皆三十二（十二合二十爲三十二 四合二十八亦三十二）其均也一陰一陽之謂

道有不容偏其不等也物相雜故曰文有不容強壹者爲六者四一其四也爲九者十二三其四也爲七者二十五其四也爲八者二十八七其四也分合異同莫匪自然皆不越乎四而一三五七皆奇至矣哉故曰蓍之德圓而神

二篇之策陰陽爻皆百九十二猶陰陽之變皆三十二析而計之九六則陽多於陰（九之策六千九百十二 六之策四千六百八）猶九之變十二六之變四七八則陰多於陽（七之策五千三百七十六 八之策六千一百四十四）猶七之變二十八之變二十八當期之日晝夜各三百六十然夏之晝永於夜冬之夜永於晝亦與掛扐類凡是皆自然之妙

筮宗先傳考第三

大衍之數五十

乾鑿度曰日十辰十二星二十八凡五十○漢馬氏曰易有大極謂北辰北辰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爲五十○漢荀氏曰八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五十○沈氏曰土生數五成數亦五則大衍之數五十○楊氏曰以一加九以二加八以三加七以四加六以五加五而大衍之數成矣○張氏曰天數二十五合之則五十○漢上朱氏曰黃帝書亦曰土生數五成數五

是以大衍之數五十

右皆合他數爲五十

漢鄭氏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以五行氣通於萬物故減五○魏王氏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後魏關氏曰蓍不止法天地必以五行大耦則五十小奇則五天地之數舉大而去小小奇之五虛而不用○唐孔氏曰萬物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推天地之數唯用五十也○臨川王氏曰五十之所宗者五○三衢劉氏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者天五退藏於密又曰五十有五者天地之極數大衍之數者天地之用數天

五不用所以大衍之數少天地之數五〇陳氏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虛其一故大衍五十〇耿氏曰五在五十之中五者胃氣播於諸脈〇鄭氏曰數起於一一中必具兩三之理三引之則六天地五十五數之中合六爲一以成五十〇谷水林氏曰十五者小衍也五十有五者大衍也又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者自五十以下五其本體也一四五也二三亦五也自五以上六一五也七二五也八三五也九四五也十五五也天五无往而不在此大衍之數所以止於五十也

右皆自五十五損爲五十今案大傳數之名有三曰天地之數曰大衍之數曰當萬物之數數之法有二曰積曰衍當先辨名以求數之法然後因法以求名之數天地云者五十五數之名萬物云者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名大衍云者五十數之名名辨矣因名以求其法天地之數乃積天一至地十而成萬物之數乃積二篇之策而成大衍之數乃衍五而成法辨矣因法以求其數天一至地十積而爲五十五此名天地之數二篇之策積而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名當萬物之數五小衍爲十大衍爲五十此名大衍之數天地萬物同爲積數大衍專爲衍數積者奇耦叢積其末皆有奇衍者以五平衍其末皆无餘三數之法既殊三名之數亦異不可損益而求通

希夷陳氏曰物數有進退人壽百歲前五十爲進後五十爲退大衍者半百之進數也

右自百數中析爲五十止論人壽

晁氏曰小衍者參兩是也參者一三五水木土也兩者二四火金也各循而十之一衍之至十二衍之至一三至二四至三五至四所謂互爲首者衡衍之也縱衍之則一十百千萬也

右止論從衡衍而非大衍其數亦不專於五十

易數大略曰大衍者八卦之衍數也八卦經畫二十四重之則四十八又每卦各八變其爻亦四十八是四十八者八卦之正數衍其正數是謂大衍衍羨也以四十八而羨其二則爲五十之成數

右以衍爲羨雖云大衍而不明衍之所以大所羨之二頗類傳會

司馬氏曰易有太極一之謂也分爲陰陽陰陽必有中和故一衍之則三而小成十而大備小衍之則六大衍之則五十〇兼山郭氏曰河圖縱橫列之爲十五小衍之數也天五潛運于中統而用之

則大衍之數也
右以奇耦之數爲衍曰縱橫曰潛運皆非衍
漢班氏曰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
右論數則是而以爲乘則異於衍
程氏曰數始於一而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爲五十○龜山楊氏曰天地之數備於五其十也以五成之○呂氏曰參天兩地以爲五小衍之爲十兩其五也大衍之爲五十十其五也
右大衍五十吾聖人發之程子明之遂可辨萬世之惑迪萬世之明

其用四十有九

安定胡氏曰天數象君地數象臣臣不可盛於君聖人於地數中去六合天數共爲四十九○吳姚氏○魏董氏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象六畫之數故減而用四十九○鄭氏曰天地五十五數之中去六而爲四十九○盱江李氏曰天地之數五十五至揲蓍之法只可用四十九取其整數而已
右於五十五中去六爲四十九朱大傳乃於五十數中用四十九
漢鄭氏曰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唐孔氏曰就五十策中去其一○司馬氏曰小衍去一則爲五大衍去一則爲四十九
右於五十中去一爲四十九
魏顧氏曰立此五十數以數神神雖非數因數而顯故虛其一數以明不可言之義○後魏關氏曰大耦之一虛而不用○陳氏曰大衍自虛其一○開封鄭氏曰於五十數中虛一不用也
右於五十中虛一爲四十九
漢京氏曰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以虛求實○漢馬氏曰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運而用之○漢荀氏曰初九潛龍勿用○漢班氏曰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魏王氏曰其一不用不

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眉山蘇氏曰一不用者太極之象○三衢劉氏曰天一居尊不動○張氏曰天用極于七七七得四十九五十之中自然虧一
右於五十中一不用爲四十九若麻衣則用四十八矣五十策中止用四十九其一乃用所不及非有所法象亦非有心於去之虛之而不用也其一爲用所不及揲蓍而揲之安知此策於五十中爲初之一耶抑爲終之五十耶莫知爲初之一則不可指爲北辰爲道爲天一爲太極也若以一爲非數而去之則一二闕數者庸可

舍一而始於二乎
唐孔氏曰其一不用以其虛无非所用也〇沈氏曰蓍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於一中散之則四十九而一隱於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謂之无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〇耿氏曰一在四十九之中一者賢氣主乎餘藏〇龔氏曰一爲虛數四十九爲實數而一者四十九之所由生也〇新安程氏曰其用止於四十九者有非數之數寓乎其間不可槩以數言也又曰四十九數之上闕一數而无蓍極也者總統五十而不自與乎五十之一也又曰又云易蓍象數皆極乎兩而其上无一也又曰太

數之入用者有蓍而其不入用者无蓍有蓍而不用乃始可以言虛矣本不立此一蓍則直无耳〇開封鄭氏曰蓍四十九合成一團譬猶渾沌未分者乃所虛之一〇谷水林氏曰其一不用者一在四十九之中〇易數大略曰五十除一者无一也〇漢上朱氏曰總之則一散之則四十九非四十九之外復有一而不用也
右謂五十中无一爲四十九自先儒有非數之說後人遂謂四十九外无一夫謂之去一謂之虛一謂之一不用是猶有此一通爲五十也今曰无是大衍之數四十九爾

程氏曰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
右案斯言事理兼該學者宜詳思之
分而爲二以象兩
唐孔氏曰象兩儀也〇朱氏曰左手象天右手象地〇開封鄭氏曰左手屬陽以象天右手屬陰以象地
右象兩不止爲兩儀諸儒特言其大者
掛一以象三
三衢劉氏曰於左手取一存於小指中
右案大傳存當爲掛
盱江李氏曰扐十二并掛而十三扐二十四并掛而二十五扐二十并掛而二十一扐十六并掛而十七（案十三者扐十并掛三爲十三今云扐十二并掛而十三則三變止一掛後二變不掛）〇新安程氏曰從左握取一蓍掛之左手小指間三三才也初一大揲有掛一後兩大揲但分二不掛一〇易數大略曰以左手取右握之一筭掛於左手小指間後兩揲不掛〇白雲郭氏曰凡揲蓍第一變必掛一者謂不掛一則无變所餘皆得五也唯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故能變第二第三變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又傳程子之法曰再以左右手分而爲二更不重掛奇
右案四營而成易掛一乃四營之一第二第三

變不掛是三營爾若其變不變不由於掛不掛蓋四十九策之第一變自然餘五餘九後二變雖有四有八却不容不掛

麻衣曰筴數六八八卦定數希夷陳氏消息曰於四十九數中掛其一而不用也

右案大傳曰其用四十有九雖掛一猶用也今云掛一不用則與大傳之文不合此書朱氏以爲戴師愈主簿所作

唐孔氏曰就兩儀之間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象三才○唐張氏曰初揲先扐右手一著於左小指間第二揲復於左手取一著扐於无

名指間○朱氏曰掛猶垂也於右手之中取其一策垂於左手小指之間○開封鄭氏曰象聖人與天地參乃三才之謂也又曰以右手之蓍掛於左手指間以象人處乎天地之中而形屬於地命屬於天也

右掛之名義唯朱氏爲明象三不特爲三才諸儒特言其大者張氏雜掛左右手之著於理爲不可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唐孔氏曰分揲其蓍皆以四四爲數○唐劉氏曰第一指餘一益三餘二益二餘三益一餘四益四第二指餘一益二餘二益一餘三益四餘四益三第三指與第二指同○朱氏曰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而以左手四四數右手之策也象四時者皆以四數

右以兩手交揲固當但左手已有掛扐而復以揲右則不便於事不若仍揲以右手唐劉氏益二益四之說似不揲右蓍以趨簡便儻不揲右則一變之中止一扐爾於再扐之法不合

歸奇於扐以象閏

唐劉氏曰一變遇少與歸奇而爲五再變遇少與

歸奇而爲四○張氏曰奇所掛之一也白雲郭氏註曰自唐以來以奇爲扐故揲法多誤至橫渠而始分○新安程氏曰取小指所掛一蓍混諸左右兩扐是謂歸奇於扐奇者无與匹耦之稱此所歸之奇即先來所掛一

右以掛一爲奇

唐孔氏曰奇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所扐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朱氏曰奇零也扐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指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三指第

二指之間而勒之象閏者積餘分而成閏月
右以揲餘爲奇案奇有二義對耦而言爲奇耦
之奇程氏所謂无與匹耦者對成數而言爲奇
餘之奇孔氏朱氏所謂奇殘奇零者
張氏曰扐左右手之餘也○白雲郭氏載程氏曰
左手之蓍四揲之餘數置之案之東南隅此名左
手之扐右手之蓍四揲之餘亦置於案之東南隅
此名右手之扐朱氏辯此說以爲非程氏之語必
傳錄有誤朱氏又辯之曰兩手之餘數置之案隅
而不置之指間則非歸奇於扐之義○白雲郭氏
曰扐者數之餘也如禮言祭用數之仂是也或謂

指間爲扐非也楊子雲作艻豈以草間爲艻耶○
新安程氏曰扐者數之餘也凡遇扐別寘一處左
餘一右餘三是四扐也第二第三揲无掛獨取兩
扐合而成四又曰古扐亦爲阞考工記輪人以轂
圍之阞捎其藪鄭氏曰阞三分之一也扐又爲仂
王制曰祭用數之仂鄭氏曰筭今年一歲經用之
數用其什一也扐又爲泐考工記曰石有時以泐
鄭司農讀如再扐而後掛之扐太元則直書曰艻
范望曰今之數十取出一名以爲艻蓋以識之也
今合古語考之則扐阞仂泐艻也者皆以餘爲義
也至唐人始謂蓍之衘指者爲扐故畢中和又有

第一指第二指第三指法也張程不安其說而皆
本太元之語以扐爲餘今會古語以求經旨而皆
與之合則張程之說信而畢氏誤也夫古謂餘數
爲扐以其分合皆屬人手故字亦從手不必掛諸
指間乃始爲扐也
右以餘爲扐
朱氏曰扐字乃歸餘數之處而非所歸餘數之名
祭用數之仂者亦謂正數在握中而其奇零之數
在指間指屬人身故從人從力而爲仂也艻生於
著而言此草在人指間也凡從力者皆勒之省又
辯郭沖晦載張氏蓍法曰今案此說大誤恐非橫

渠之言掛也奇也扐也大傳之文固各有所主矣
奇者殘零之謂方蓍象兩之時特掛其一不得便
謂之奇則自畢董劉氏而失之矣扐固左右兩揲
之餘然扐之爲義乃指間勒物之處故曰歸奇於
扐言歸此餘數於指間也今直謂扐爲餘則其曰
歸奇於扐者乃爲歸餘於餘而不成文理矣不察
此誤而更以歸奇爲掛一以避之則又生一誤而
失愈遠矣郭氏承此爲說而詆唐人不當以奇爲
扐夫以奇爲扐亦猶以其扐爲餘爾名雖失之而
實猶未爽若如其說則以歸爲掛以奇爲一則爲
名實俱亂而大傳之文揲四之後不見餘蓍之所

在歸奇之前不見有扐之所由亦不成文理○易
數大略曰左手所餘扐於左手第二指間右手所
餘歸之於左手第二指之扐間（今案兩餘當分扐不應併在第二指）

右以指間爲扐

唐張氏曰初揲先扐右手一著於左小指間以做
人第三揲復於左手取一著扐於无名指間以象
閏

右小指之著乃掛而非扐不必強曰做人无名
指之著乃揲左所歸不止於一著詳考諸家唯
程氏誠辯且博但質之大傳本文則不通蓋揲
有餘著猶歲有餘日歸奇於扐猶言歸奇於閏
故可以取象儻以奇爲掛一以扐爲餘是歸掛
一於餘於象閏乎何取故不必深辯諸家之異
同儻玩象閏之義則掛一之不爲奇扐之不爲
餘曉然矣

五歲再閏

唐孔氏曰前閏後閏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歲
之中○朱氏曰一變之間凡一掛兩揲兩扐爲五
歲之象其間凡兩扐以象閏是五歲之間凡有再
閏

故再扐而後掛

唐孔氏曰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掛
扐之一處是一揲也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
又合於前所歸之扐而總掛之是再扐而後掛也
○易數大略曰一變之後即存掛一於格上後兩
揲不掛止以前掛足四營之數而謂之再扐○朱
氏曰再扐者一變之中左右再扐也而後掛者置
前掛扐之策復以見存之策分二掛一而爲第二
變○沙隨程氏曰初揲之扐不五則九第二第三
揲之扐不四則八（今案五九四八乃併掛一在內當云初揲之掛扐不當云扐而遺掛第二第三同）○
康節邵氏曰歸奇合扐之數得五與四四朱氏曰
此本於正義所謂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掛扐之一
處蓋因其失而未暇正也○新安程氏辯正義是
一揲也爲誤因別立言曰小揲者左右交揲之謂
大揲者總六小揲之成以名一揲又曰先以右手
數左著旣畢始名六小揲中第一小揲六小揲皆
畢成一大揲○朱氏曰細玩疏文實非不曉揲法
者但爲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而誤多此四字又
曰揲字恐是扐字

右案古書有傳錄之誤有文義之誤正義本文
上云是一揲也下云是再扐而後掛也以下文
參之則揲當爲扐乃傳錄之誤如云天數合於
掛扐之一處則掛一歸左不分措指間又云地
數合於前所歸之扐是揲左揲右所餘與掛一

者併爲一所其云總掛之者是不以後掛爲起後變之端此却爲文義之誤今宜云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於左手无名指間是一扐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歸於左手中指間是再扐也而後掛當如朱氏之說然程氏大小揲之别亦頗支離宜以經文名義定之經曰揲之以四則交揲宜直謂之揲不必曰小揲經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則掛揲歸扐旣周宜謂之變不必曰大揲蓋程氏亦仍先儒第一第二第三揲之名不知當謂之變故别之曰小揲耳

張氏曰此歸奇必俟再扐者象閏之中間再成也

朱氏曰此決非横渠之語

右案旣以掛爲奇以扐爲餘則所謂歸奇於扐者是歸掛一於扐今云歸奇必俟再扐而後掛亦爲歸掛一於扐況再扐之後一變巳成但當置巳掛扐之蓍以餘蓍發端爲後變今乃復併掛一者歸之爲一宜朱氏不然之

或曰先儒皆言掛扐而子間言掛歸且扐即所歸之蓍其言掛扐掛歸豈有二義耶

右案歸者蓍猶揲在手是未扐之先扐者蓍巳在左指間是巳歸之後言歸於象閏者以見歸而扐之言扐於後掛者以見扐而非歸使前不言歸而但言扐則其知扐之之由後不言扐而復言歸則嫌於一變而三歸奇蓋論揲法則云掛歸紀蓍策則云掛扐

四營而成易

唐孔氏曰四度經營蓍策乃成易之一變○朱氏曰營謂經營易即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蓍策乃成一變也

十有八變而成卦

唐孔氏曰每一爻有三變謂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

右案方初變二變之時猶未成爻不應言爻在前當言三變成一爻聖人言十有八變而成卦以變在前卦在後故不云一卦有十八變況一變之中自有兩揲若云初一揲則妨揲四之揲宜云初一變不五則九次二次三變皆不四則八文簡而義明

朱氏曰旣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蓍如前經營以爲一變積十有八變而成六爻而爲一卦也○白雲郭氏曰一掛再扐共爲三變而成一爻如正義之説是六揲六扐而成一爻三十六揲三十六扐而成一卦與十八變而成卦之文異矣

右案正義三變皆掛一故六揲六扐成一爻郭氏唯自信後二變不掛之法故排正義之說又以一掛再扐共爲三變而成一爻未詳其說蓋一掛再扐方成一變猶未成爻至三掛六扐方共爲三變而成一爻

八卦而小成

易數大略曰八卦之一爲小成小成則內卦之爲正者立成卦則外卦之爲悔者備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天下之能事畢矣

諸家揲法

初揲掛一次揲三揲不掛爲九爲八者各二十七爲六者一爲七者九

右白雲郭氏蓍卦辨疑新安程氏易原易數大略之法後兩變不掛則止三營又爲六者一則十有八變中多不得六

初揲掛一次兩揲不掛揲左手不揲右手但以右手之蓍足滿左手之餘初揲餘一餘二足滿五餘三餘四足滿九次兩揲餘一餘二足滿四餘三餘四足滿八爲九爲六者各八爲七爲八者各二十四

右唐張氏周易啓元之法次兩揲不掛則不合四營不揲右手則不合再扐且初變左餘一右必餘三左餘二右必餘二與掛一而爲五者乃左右揲四之所餘蓋理之自然勢有不容易者今旣不揲右但視左所餘而益之則多寡直可任情何必滿五滿九（閒封鄭氏云啓元第二揲後於左手取一蓍扐於无名指閒以象閏而揚忠輔氏載張譜乃云次兩揲不掛當考）

三揲皆用四十九數掛一不在奇耦數中爲九爲六者各八爲七爲八者各二十四

右莊氏新譜案古法次揲用初揲掛扐餘蓍三揲用次揲餘蓍今三揲皆用四十九又掛一不用皆與古戾

初掛一不用止用四十八蓍於四十八中別取一蓍掛於指閒三變凡三掛餘一益二餘二益一爲少餘三益四餘四益三爲多爲九爲六者各八爲七爲八者各二十四

右楊氏云蔡季通所傳季通自謂其非今案此法以四十八策揲之則有四八而无五九

揲四之餘有一有二有三而无四有四則爲一揲矣豈得謂之餘乎四九四八四七四六者謂之策四三四四四五四六者謂之奇老陽之數九四其九爲三十六策於四十九蓍之中去其三十六策則餘十三掛一不用則餘十二以四揲之得三是謂老陽之奇四三也歸奇於扐者歸此奇也左手餘一餘二餘三或无餘皆未成揲必以右手之蓍隨其奇耦歸之足成一揲兩揲之數（奇數一揲耦數兩揲）然後置之於扐（扐謂正策之外旁不必指閒）所謂

歸者本是左手之蓍今歸之也(右手之蓍初不曾用故曰右手不揲)故餘一則歸以三餘三則歸以一皆成一揲之奇數餘二則歸以六无餘則歸以八皆成兩揲之耦數奇一也耦二也三變皆奇三也是謂四三老陽之奇也三變皆耦六也是謂四六老陰之奇也三變而一奇二耦五也是謂四五少陽之奇也三變而一耦二奇四也是謂四四少陰之奇也為九為六者各八為七為八者各二十四為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右楊忠輔氏法其新奇有四揲四之餘无四一也古法去掛扐以所餘為策數今乃先去策數反以掛扐為歸奇二也揲左所餘即為歸奇今以三變六揲所餘除掛一而歸之三也扐指間也今以為正策之旁四也其他如四三四四四五四六之為奇又以一揲為奇兩揲為耦皆聖人所未言且謂此法合於二篇之策不知二篇之策非揲蓍策數易經諸數隨用而殊安可牽他數以強合彼以九六之變皆八七八之變皆二十四謂為陰陽均等然以古聖才知豈不能是特一本之自然不欲以私意損益之

多少陰陽老少

唐孔氏曰三者俱多為老陰俱少為老陽兩少一多為少陰兩多一少為少陽老陽數九老陰數六揲蓍

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準此○唐劉氏曰一變遇少與歸奇而為五再變遇少與歸奇而為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于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已餘三象同○盱江李氏曰左手餘二右手亦餘二乃扐其四而謂之少則扐十二并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為老陽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稱九餘三象同(今案其存者三十六以下數語若欲正名義當云其存者三十六以四計之凡九故稱九為老陽)

今案揲蓍有掛扐數(十三〇二十五〇十七〇二十一〇)有數策(三十六〇二十八〇二十四〇三十二)策數雖去掛扐而後見然不可遽以掛扐為策三少之掛扐十三老陽之策三十六若以三少為老陽是老陽之策十三不為三十六(六七八同)況止用多少則不必用四十九策但以三十三策揲之初一變亦五九次三次三亦四八求掛扐數則已全求策數則不備且既以掛扐定陰陽老少雖棄策數可也何庸復以策數定為九六七八不幾於贅乎為老少之說者以為非此无以別陰陽且⚊⚋稱兩儀⚌⚏⚍⚎稱四象猶曰析而稱之不知諸畫為何字何音不可宣於口敢名⚊⚋為陰陽⚌⚏⚍⚎為太少是不得已也至九六七八有字可指有音可宣何必更名為陰陽猶為不得已乎自有陰陽之名乃不容不為老少之別回視但稱九六

七八者豈不爲贅而又贅乎彼又謂非此无以紀變然使但有九六无七八則以是別之爲宜今九六紀變七八紀不變何待以多少別老少以老少紀變耶彼又以爲多少老少其法簡約然初識其多少次名曰老少又次舉策數然後舉策數之名（九六七八爲策數之名）不亦繁且羡乎

唐張氏周易啓元曰老陽變成少陰老陰變成少陽〇沙隨程氏曰或曰九變六六變九非也九當變八六當變七

今案⚊⚋爲陰陽之畫九六七八爲紀畫之名得九七皆當畫爲⚊得六八皆當畫爲⚋易經止爲九六而蓍策有四數莫適爲主蓍之神在變故得九者本卦畫爲⚊之卦變爲⚋得六者本卦畫爲⚋之卦變爲⚊非⚊⚋者七八之所可專九六必待變爲七八而後可畫也

新安程氏曰九者乾數是爲乾卦一爻之策六者坤數是爲坤卦一爻之策世之名兩多一少而爲少陽者在易數爲七而震坎艮本之以成其卦也世之名兩少一多而爲少陰者在易數爲八而巽離兌得之以成其卦也〇開封鄭氏曰乾老陽稱九坤老陰稱六震坎艮少陽稱七巽離兌少陰稱八〇易數大略曰乾用九爲老陽坤用六爲老陰震坎艮用七爲少陽巽離兌用八爲少陰〇朱氏曰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非所以名卦

今案易經諸卦凡陽爻皆稱九凡陰爻皆稱六必諸爻皆陽始稱乾諸爻皆陰始稱坤一有間焉則九六散成他卦今三家之云恐因大傳以乾坤九六積爲當期之數故有此說不知三百六十不特積九六爲然雖七八亦爾六因九之三十六爲二百一十六六因六之二十四爲百四十四凡三百六十六因七之二十八爲百六十八六因八之三十二爲百九十二亦三百六十易經用九六不兼七八故大傳舉九六非九六專爲乾坤至揲蓍策數凡得二十八雖爲乾亦稱七若爲三男則未必皆七凡得三十二雖爲坤亦稱八若爲三女則未必皆八蓍法兼用九六七八與易經不同則七八不專爲六子先儒有以乾坤爲老陽老陰六子爲少陽少陰者後人不察其故而輕襲之蓋三少三多兩少一多兩多一少方成一爻未成卦故多少不可以名卦及積爲六爻其成乾者本卦以老陽少陽之卦以少陽老陰其成坤者本卦以老陰少陰之卦以少陰老陽六子亦然是二老未必專爲乾坤二少未必專爲六子則老少亦不可以名卦必詳玩易經蓍法乃可又二篇之策陽爻百九十

二以三十六乘之爲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二以二十四乘之爲四千六百八總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若陽爻以二十八乘之爲五千三百七十六陰爻以三十二乘之爲六千一百四十四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故四策數雖不齊及總爲當期萬物之數乃无不合何可專以九六配乾坤七八配六子

谷水林氏曰第一揲得五餘四十四爲乾兌離震之象得九餘四十爲坤巽坎艮之象第二揲四十四策得四餘四十爲乾兌之象得八餘三十六爲離震之象四十策得四餘三十六爲坎巽之象得八餘三十二爲坤艮之象第三揲四十策得四餘三十六爲老陽乾之象得八餘三十二爲少陰兌之象三十六策得四餘三十二亦爲八爲少陰[初四十四者離之象 初四十者巽之象]得八餘二十八爲七爲少陽[初四十四者震之象 初四十者坎之象]三十二策得四餘二十八亦爲七爲少陽艮之象得八餘二十四爲老陰坤之象

右槩其初一遇多少不待三變即定爲某卦之象若質以蓍法三變後或多或少方成一爻得老陽老陰未必爲乾坤少陽少陰未必爲六子況可於初變未成爻之時遽以得五者爲少爲乾兌離震之象得九者爲多爲坤巽坎艮之象其終以三十

六爲老陽乾之象等語與沈氏同其誤外是名義之差者三十六策四數之凡九因九乃得老陽之名二十四策四數之凡六因六乃得老陰之名今去九六但以三十六二十四遽爲老陽老陰則於名義不正七八亦然

數策

白雲郭氏曰凡卦爻所得之數獨謂之策自餘雖天地大衍亦皆但謂之數又曰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朱氏曰數是自然之數策即蓍之莖數凡言策者即謂一蓍也禮曰龜爲卜筴爲筮又曰倒筴側龜皆以筴對龜爲言儀禮亦言筮人執筴凡言策數雖指掛扐之外過揲見存之數而言然不以掛扐之內所餘之蓍不爲策○新安程氏以一策爲一蓍○易數大畧以一策爲一筭

今案三代或云龜筮或云卜筮儀禮戴記皆云龜筴或云龜筮大傳中庸皆云蓍龜蓋蓍筴對龜而言則蓍即筴蓍自與策對言則蓍者物之名策者蓍之數蓍之言策猶物之言枚木之言章竹之言個若筴與數對言則自一二至億兆謂之數閱蓍之莖數謂之策此數與策之別至揲法總言則云蓍涉數則云策

爻重單拆

唐張氏曰兩多一少單下籌兩少一多並下籌三少重下籌三多交頭下籌○三衢劉氏曰三少爲老陽今之重是也三多爲老陰今之交是也兩多一少爲少陽今之單是也兩少一多爲少陰今之拆是也○開封鄭氏曰古人畫地識爻遇九則重其奇遇六則交其耦擲錢以九爲重以六爲交本出此若云交頭下籌則亦俚俗之言耳○易數大略曰老陽其畫爲口所謂重也少陰其畫爲⚋所謂拆也少陽其畫爲⚊所謂單也老陰其畫爲×所謂交也○谷水林氏曰九老陽也其畫重六老陰也其畫交八少陰也其畫耦一少陽也其畫奇○楊氏曰四六爲老陰畫板以×四七爲少陽畫板以⚊四八爲少陰畫板以⚋四九爲老陽畫板以口

今案著變而有之卦者宜畫兩卦一爲本卦一爲之卦如陳侯筮得觀之否史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必先畫本卦䷓有巽坤乃有風有土之象爻畫之卦䷋自巽坤變乾坤有風爲天於土上之象有天光之象互體以觀二三四爲艮有山之象三四五爲巽有山材之象若交重單折三代未聞或謂出於鬼谷子今火珠林諸家多用之然火珠林擲錢代著用一卦定吉凶畫交重以紀變其定爻以世應其玩占以納甲五行六獸彼變包犧之畫棄周公之辭屏說卦之象黜四策之名故不必畫兩卦今揲著而用交重乃但畫一卦爲䷓則外卦无巽无乾互體无艮无巽何以象之爲風爲天爲山爲木聖人立象以盡意學聖人者宜謹所從

左傳國語占法

六爻不變

沙隨程氏曰以卦彖占

案左傳昭公七年孔成子筮立元遇屯不變曰元亨此舉卦彖爲占者然成公十六年晉楚戰晉筮遇復僖公十五年秦伐晉筮遇蠱皆不變皆不舉卦彖孔成子筮立縶遇屯之比乃一爻變史朝舉卦彖曰元亨則六爻不變者不專以卦彖占而一爻變者反得舉卦彖也

一爻變

沙隨程氏曰以變爻占

案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周史筮陳敬仲遇觀之否閔公元年畢萬筮仕遇屯之比閔公二年成公筮成季遇大有之乾僖公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遇歸妹之睽僖公二十五年秦伯筮納王遇大有之睽襄公十五年崔武子筮棠姜遇

困之大過昭公五年莊叔筮穆子遇明夷之謙皆以兩卦之變爻占然昭公十二年南蒯筮遇坤之比哀公九年趙鞅筮救鄭遇泰之需乃止用本卦而不及之卦則所用變爻亦不定

二爻變

易數大略曰以本卦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爲主

案二書无此例

三爻變

易數大略曰以本卦及之卦彖辭占

案晉語晉公子筮有晉國得貞屯悔豫司空季子舉利建侯此以兩卦彖辭占者然周語晉筮成公遇乾之否亦三爻變乃引當時占書而不舉易彖

四爻變

易數大略曰以二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

案二書无此例

五爻變

沙隨程氏曰以不變爻占

案左傳襄公九年穆姜筮往東宮遇艮之八晉語董因筮晉公子得泰之八皆不用不變爻而舉卦彖

六爻變

沙隨程氏曰以乾坤二用爲例○易數大略曰乾占用九坤占用六餘卦占之卦彖辭

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蔡墨對魏獻子曰在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餘卦二書无此例

正悔

六爻不變

沙隨程氏曰內卦爲貞外卦爲悔

案左傳僖公十五年秦伯筮伐晉遇蠱曰貞風也其悔山也昭公七年孔成子筮立元遇屯不變史朝但舉卦辭不及貞悔

一爻變

案二書无此例

二爻變

沙隨程氏曰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

案二書无此例

三爻變

沙隨程氏曰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易數大略同

案晉語晉公子筮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爲三爻變然周語晉筮成公遇乾之否亦三爻變乃不云貞乾悔否

四爻變

沙隨程氏曰本卦爲貞之卦爲悔

五爻變 案二書无此例

六爻變 案二書无此例

得八 穆姜筮得艮之八董因筮得泰之八皆舉卦辭爲占豈筮得八而以卦辭占者乃當時占法邪至晉公子筮得正屯悔豫皆八司空季子舉卦辭而筮史皆曰閉而不通則僅取不變之義豈季子據法以斷占而筮史反不用邪艮之八泰之八與正屯悔豫皆兩卦也孔成子筮立元得屯不變止一卦爾史朝亦舉卦辭則兩卦遇八與一卦不變者其占法皆同邪借曰六爻不變者當舉卦辭則泰伯伐晉筮得蠱不變卜徒父止以正悔之象占則六爻不變者又不專舉卦辭也孔成子筮立縶得屯之比史朝亦舉卦辭則有變爻者不用變爻而冒入於得八與六爻不變之例豈筮史亦无定法邪

皆八 左傳國語載筮得八者凡三艮泰得八可以意推唯正屯悔豫皆八難曉朱氏曰據本文語勢似是連得兩卦而皆不值老陽老陰之爻故結

之曰皆八也然兩卦之中亦有陽爻又不爲偏言皆八此說似亦未安沙隨程氏曰初與四五凡三爻變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數不純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屯爲八在豫亦八故舉其純者而言皆八案朱氏自以其說爲未安而程氏之說亦有可議二書所載三爻變而稱八者雖止此然有五爻變而稱八者亦可例考穆姜遇艮之八凡五爻變三上以九變初四五以六變第二爻不變此爻在艮爲八在隨亦八正與正屯悔豫之占同乃不云正艮悔隨皆八而云艮之八何邪蓋凡稱八者皆主不變爻爲言此有兩說其一則七八皆不變今有八无七謂不變者皆八而非七也其二則艮之八一爻不變在下卦之二泰之八一爻不變在上卦之五故但稱之八此占二三上不變涉上下卦下卦不變者八上卦不變者亦八謂上下卦之不變者皆八而非七以別於上卦得八而下卦否或下卦得八而上卦否者使他占得八而涉上下卦則亦云皆八矣正屯悔豫句絶皆八自爲一句物變无窮易爻有限以有限貫无窮而固滞若此吾知易之神已先窮矣詳見易雅占釋章

筮宗氏譜

漢 京氏 房 馬氏 融
鄭氏 康成 荀氏 爽
班氏 固
晉 韓氏 康伯
魏 王氏 弼 董氏 遇
顧氏 懽
吳 姚氏 信

後魏 關氏 子明
唐 孔氏 穎達 劉氏 禹錫
張氏 轅
本朝
麻衣 希夷陳氏 摶
安定胡氏 翼之 康節邵氏 雍
橫渠張氏 載 伊川程氏 頤
涑水司馬氏 光 眉山蘇氏 軾
臨川王氏 安石 三衢劉氏 牧

晁氏 公武 龜山楊氏 時
呂氏 大臨 漢上朱氏 震
開封鄭氏 克 白雲郭氏 雍
考亭朱氏 熹 盱江李氏 泰伯
新安程氏 大昌 沙隨程氏 迥
蓼溪沈氏 括 龔氏 深父
耿氏 南仲 陳氏 可中
張氏 行成 金沙鄭氏 東卿
楊氏 元素 谷水林氏 至
易數大略 楊氏 忠輔
纂宗 後學 成德 挍訂

易經蒙引十二卷

（明）蔡清撰

明林希元刻本

易經蒙引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蔡清撰。清字介夫、號虛齋、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書專以發明朱子本義爲主。故其體例以本義與經文並書。但於本義每條之首加一圈以示別。蓋尊之亞於經也。然實多與本義異同。如經分上下。朱子云以其簡袠重大。故分爲上下二篇。清則云六十四卦何以不三十二卦爲上經三十二卦爲下經。而乃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也。用九見羣龍无首。朱子云用九是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見羣龍无首是此卦六爻皆用九者之占辭。清則云孔子彖傳及文言。節節皆是主六爻皆用九者言。但本義不主此說。又云若依朱子之說則於用九之下又當添六爻皆用九者一句。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朱子說上句知字重。下句終字重。清則云此未必是本文之意。本文下句一知字。豈偶然哉。豈姑以對上句而無所當哉。其他不肎委曲附和。大率類此。朱子不全從程傳。而能發明程傳者莫若朱子。清不全從本義。而能發明本義者莫若清。醇儒心得之學。所由與爭門戶者異歟。

重刊易經蒙引序

虛齋蔡子以理學名成化弘治間易說若干卷坊間有舊刻顧舛訛缺弗理人有遺恨三子存微存遠存聲雅顧先志各出家本以增校予屬掾仕勿心未之及也退居暇日始克承事書成將刻之庸書數言以告學者曰嗟

乎易豈易言哉夫五經之有易猶衆水之有海也海不可列於衆水易可列於五經哉夫何詩書禮樂春秋皆經也然章自爲意句自爲義易則不然稽實以待虛託一以該萬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冒天下之道豈與諸經比哉聖人以辭而說易猶人

以舟而涉海涉海者乘長風破巨浪窮力之所至謂之見海則可謂盡海之觀則未也說易者擬形容象物宜窮意之所至謂之見易則可謂盡易之蘊則未也是故易可象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盡聖人其猶病諸況其下者乎河南見理而遺數建安舉數

以兼理二者不同要亦齊魯之間爾蔡子之說何以過是然近世諸儒說經未能或之先也或者見其字分句解遂目之爲訓詁吾取其大者而已訓詁非所知也或者見其旁論遠引遂目之爲支離吾取其近者而已支離非所知也學者信吾所知所不知

者置之以俟他日斯則切問近思之

一學矣　同上　次崖林希元

易經蒙引卷之一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　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敖鯤重訂

○周易上經

周代名也本國名在雍州境內岐山之陽蓋周始祖后稷封於邰曾孫公劉遷邠至十三世孫太王乃遷於岐所謂岐周太王傳子王季孫文王至曾孫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因用其國之故名以為一代之名自古得天下者其代名率用故號如唐堯本唐侯也虞則舜之氏也禹封伯益於有夏湯之先世居商丘是皆其故號也後世如秦幷天下亦只稱秦漢則項羽王之漢中曰漢王又如曹魏司馬晉至宋齊梁陳歷代皆以本封為一代之號李唐則起自唐公趙宋則因所領歸德軍為宋地唯元別取易經乾元之義不蹱前代故事至

我

朝用大明實用元人之意也看來元人之意亦是蓋不以偏方之名名天下也不可以為與古制異而非之但其改號詔詞多出文人曲筆有曰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以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大夏以殷中則全非其實矣此文人之所以不足貴也我

朝建號大明詔旨獨不然只曰於吳元年正月初四日告

地于鍾山之陽即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
是二年爲洪武元年云涌不援占以證今氣象殊光明○岐
周即今鳳翔府因文王時鳳鳴於岐山故名鳳翔府浦宗即
位于靈武次于扶風郡因改扶風爲鳳翔見有岐山縣謂之
岐者以其山有兩岐又謂之周者岐山下地名也故曰文王
生於岐周
○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
交易變易在易有之在實體亦有之不是實體上物事模寫
入易中耳本義主易言交易從卦圖上看變易從蓍策上看
○造化之交易變易具見於朱子小註宜詳玩之○朱子曰交

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
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是也○或曰交易是對
待之定體如何見得是交處曰如天上也下相對也則天氣
下降以交於地地氣上騰以交於天其所以推因然矣推之山
澤雷風水火皆然故山不得水不能生草木鳥獸澤不得山
不能生魚鱉蛟龍則相交之理亦昭然也以至齊風則相益
者也水火則相濟者也天地間蓋無一物不然故曰天地睽
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凡君
臣父子長幼朋友內外上下剛柔文武以至庶物之牝牡雌牝
粒食味之酸鹹凉熱等類凡其二者之對立而其理之相須

者皆謂之交易也雖至微之物亦各有箇面背內外面背亦內
外則相須而不可相無者也是亦交易所在其故程子曰天
下無無對之物易之交易即所以寓乎此也此理若實得於
心而變通於事爲之間亦其有以手舞而足蹈也愚謂若就
逐卦六位言則初陽而二陰三陽而四陰五陽而六陰是亦
有對待之義又以[illegible]在兩儀則陽與陰對在四象則太
陽與太陰相對少陰與少陽相對在八卦則乾陽與坤陰相
對震陽與巽陰相對[illegible]坎陽與離陰相對其
在[illegible]圖方圖[illegible]又以卦之反對言之則自乾剛坤柔比樂
師憂以下一一皆有交易之義也蓋此理無處無之在易書

皆然○朱子曰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爲少陰老陰
變爲少陽此是占筮之法蓋[illegible]之在圖書初無變之可言
唯于占筮揲卦之後有九六七八之數則九者變爲七者
變爲八於是有變易之義耳大抵易有卦有爻有卦無蓍則
易爲無用有蓍無卦則易爲無體交易大抵主卦爻變易
大抵主蓍言○朱子曰陰陽做一箇看也得做二箇看也得
做兩箇看只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
長若專指流行者言如寒暑是一氣而分陰分陽亦有兩
儀者也朱子此段之言是專指流行者○造化之交易[illegible]
陰分陽天地四方是其定[illegible]是也故天陽與地陰

相對南陽與北陰相對東陽與西陰相對交易則所謂一
一靜互爲其根者也故晝陽往而夜陰來夜陰往而晝陽來
暑陽往則寒陰來寒陰往則暑陽來此氣數之相推者也○
交易變易在造化在易書俱要分合看得方是如天地定位
合言之交易也專就天言則有南極北極之分專就地言則
有南北高深之辨此又分言之交易也如晝夜之相推合言
之變易也晝午前爲陽午後爲陰夜則子前爲陰子後爲陽
此又分言之變易也至於易卦亦然又交者亦有變變者亦
有交交易者陰陽之質其定位也變易者陰陽之氣其相爲
消長者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無不皆然○交易者陰陽之

相間變易者陰陽之相因交易即朱子原象贊中所謂交易
爲體往此來彼者也變易即贊所謂變易爲用時靜時動者
也○舉天地間物物皆是易不是變易便是交易二端之外
更無他也此古之聖人所以用一易字以該括之而朱子又
分爲變易交易二義以發明之也嗚呼盡之矣○雖然動靜
相生而無端故對待亦有倖於流行者所謂體在天地後用
起天地先是也流行亦有對待者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陽極
而靜靜而生陰陰極復動者也
○以其簡袠重大故分爲上下兩篇
一簡竹扳也即汗青也謂之汗青者竹以火汗之則不蛀也袠

書衣也積簡而以袠韜其端故曰袠編其勢必爲之衣以包
褁之然後定也古者有青縑袠或布袠絹袠簡袠今重大若
通六十四卦及許多卦爻文字總爲一篇是誠亦重大之甚
而不便於舉閱矣故從中斷自咸恒以下爲下經上經首乾
坤終坎離下經首咸恒終既濟未濟兩篇之分實亦有不徒
然者且六十四卦何以不以三十二卦爲上經三十二卦爲
下經而乃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何也先儒謂天地萬
物之父母故上經首乾坤夫婦人道之始故下經首咸恒此
本孔子序卦傳之意也至於下經之所以終既濟未濟者序
卦傳亦自有明說矣但上經之終於坎離先儒雖未有論及

者愚意乾坤者造化之本體坎離者乾坤之大用坎爲水陰
也離爲火陽也天地之所以造化萬物者一陰一陽而已此
即太極之陰靜陽動也凡單言水火便當陰陽便包五行使
乾坤而無坎離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此上經之所以首乾坤
而終坎離也蓋觀先天圖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
門亦爲有意又後天圖從中起便是南離北坎純以坎離作
用爲主也下至參同契悟眞篇醫家等書往往提掇箇坎離
或水火二字亦是以明造化之不外此兩端矣○上經首乾
坤終坎離造化之始終備矣下經首咸恒終既未濟人物之
始終備矣○上經終於坎離其理最妙者乎擇一下以例之

不得如此之精意也此朱子感興詩所謂昆崙大無外
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者也與下經之終於既
未濟實同一意○何謂只言水火便該五行曰陽生天一生
水為始而三生木以終之也陰自地二生火為始而四生金
以終之也水實該木火實該金土則寄居四行之中此猶只
言仁義而該禮智信也
○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
此正經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則皆所以釋經者也傳字
對經字言周易上經經字內看不得 傳盖古易上下經二
篇十翼十篇各自為卷也以其皆所以釋經之 故於周卷
之初輒用經字并及之

○中間頗為諸儒所亂
亂者凡二次復古亦二次漢費直初以彖象傳釋經總附於
卦之辭之後鄭玄王弼宗之又分附於爻辭之下增入乾坤
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而繫辭傳以後自如
其舊歷代因之是為今易程子所為作傳者是也自嵩山
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為八卷盖上下篇卦爻辭合而為一上
下繫辭傳亦合而為一上下彖傳一上下象傳一文言一說
卦傳一序卦傳一雜卦傳一通為八卷至東萊呂氏始復為
經二傳十卷是為復古易而朱子本義所從者也

乾元亨利貞
一者奇也陽之數也○只實處便是一虛便二矣
實奇圓三便見陽數奇矣
少陽若以易用九言 却是太陽所謂重也
亦須無得太陽方是若讀為單音只作少陽看矣
四象之與處並儀老陽畫為○重也少陰畫為 拆也少陽
畫為一單也老陰畫為╳交也至今凡占卜者皆用之不知
始於何人○一既不可讀為單然則 亦不可讀為拆矣今
人係讀讀也不如皆只為奇音讀 為耦音既無病也

○乾者健也陽之性也
盖天地間凡陽者動動而有常見陽性健也○胡氏曰一者
奇也陽之數也從象上說乾者健也陽之性也從理上說
○伏羲仰觀俯察 一陰一陽之象
天地間不外乎陰陽陰陽之數不外乎奇耦以其大者言之
天陽也何以見其奇盖天之形包乎地之外一而實者也故
為奇地陰也何以見其耦盖地之為地雖能容載乎天之氣
以養育乎萬物 而虛者也故為耦又以在天之日月言之
日則本體自明且萬古常存而不虧 而實者也月之
常受日之光以為光且有盈有虧亦 而虛耦也又以地之

山水言之如水其體虛也故投之以物則隨而沒入有物焉
焉山之視水則其體實矣非推不入故雖只是也之至沉者
然以對水者則亦有象矣○或曰水能載舟萬物投之俱不
沒何謂其虛曰按以實物無不沒入若木札虛故不沒非惟
木也雖凡石作上物而虛其中以置之水亦不沒入蓋其實
而不受虛也嘗有以瑪瑙碗置水而不沉者唯片中虛為陽
氣所聚故也今以銀錫為器盛置水上亦自不沉或曰陽實
陰虛今乃以虛為陽何與曰以質而言則實者為陽虛者為
陰厚薄之分也以氣而言則中虛者為陽中實者為陰輕浮
重濁之分也○以日言之午前半日為陽午後半日為陰以

月言之望以前一半為陽望以後一半為陰以山言之則山
南為陽山北為陰山西為陽山背為陰如至前所謂此山之
陽與所謂至于華陰是也如海之水則潮為陽汐為陰如江
河之水上流為陽下流為陰又凡各流有為陽行者為陰
亦各有陰陽也○今淮安府有山陽縣紹興府有山陰縣又
湖廣有漢陽漢陰則以水分也○且陰陽之分在人在物無
不有之如人之男女男陽而女陰也然男女之身各有血氣
血陰而氣陽也所謂一物原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而
人身之血氣其界分亦自不同如醫家診脈法左右一[illegible]
尺三部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右寸部輕按[illegible]

心上按於小腸左關輕按是肝重按是膽無往而無[illegible]陰
之別雖一草一木之微其所以為形氣性味者亦各有分陰
分陽故官桂味本辛熱然用枝則氣薄而開表用肉則生溫
而補腎若紫蘇主下氣開胃然若煎汁飲之則除蟲毒其子則
又安喘嗽為用不同者以其性味自有別也此皆是一分為
二之理可見無物無對不是陰便是陽陽便從陰陰便從陽
豈非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耶○以上皆以交易
者言對待之陰陽也今更以變易者言之如氣分之流行甲
年為陽乙年為陰也在一年中春夏又為陽秋冬又為陰也
自春夏言之春又為陽夏又為陰自春一分[illegible]自立春[illegible]

春分以前又為陽自春分之後至立夏之前[illegible]為陰餘皆[illegible]
此類推之雖一箇時辰亦分上下四刻[illegible]之微亦分一
噓一吸凡此類非只是知且分析[illegible]而已其理數之
際各以類分至微至妙有不容以[illegible]淆亂者故聖賢謹而
辨之如醫家之脈則隨四時所在不同如猫之目精則隨十二
辰而變其理數之微妙有不可[illegible]奇者耦者也耦者
分奇之半者也如畢日則包夜奇也夜只得日之半耦也朱
子謂天地間只是一箇陽氣下截便是陰陽全陰半入曰陰
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蓋以下截對前一截[illegible]則
有耦象矣此以氣言者也若從此節節推去每一分為[illegible]

自是生生之數○問陽進陰退就造化人事言之則如何曰
春夏氣之噓秋冬氣之吸吸則退藏矣又如人身四十以前
日向於壯進數也四十以後日浸以衰退數也然又須知陽
全而陰半陽無終盡之理也而陰只是陽截後一半如今之
一和尚雖年八十而猶剃髮蓋髮常長也但比四十年前不同
耳○橫圖六十四卦總是兩儀界內截作六十四段只為要
下次分明姑更畫出上面來耳以實體言則所生之子只在
母腹之中若以卦畫言則所生之子不免在母腹之外○橫
圖純陽純陰所以獨在兩頭者蓋初畫之始右邊為陽左邊
為陰耳再畫出時又右陽而左陰三畫時又[illegible]

得陽則積而為純陽其次則雜乎陽矣若邊[illegible]積而為純陰
則雜乎陰矣此乾坤二卦所以獨居[illegible]離震巽坎艮
皆囿其中也
○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
上各加八卦者只是以象此陰陽之生生不已也朱子曰[illegible]
氣便是六層只管上去上去後下面空缺處便是陰[illegible]
卦之所以有六畫也其圖如左

子	復
丑	臨
寅	泰
卯	大壯
辰	夬
巳	乾
午	姤
未	遯
申	否
酉	觀
戌	剝
亥	坤

成形之大者為天坤卦亦曰陰之成形莫大於地可以不[illegible]

就以乾坤當天地看凡至健者皆為乾凡至順者皆為坤[illegible]
乾坤所以足應萬人之用而彖傳之言所以為尊以天道明
乾義以地道明坤義也
○乾道大通而至正
天地間凡柔者皆不足以有為惟剛健則有能為之資而物
莫之阻況乾又是至健者此乾道之所以為大通也○凡物
物之剛者必正柔者必邪乾則純陽至健又正之至者也
乾道大通而至正於好玩味是此一句雖孔子後而許多言
語皆在其中夫之四德一大中至正之道也聖人之所作亦
一大中至正之道也方知孔子主教理說不[illegible]外意也

仁義禮智之四德一大通至正之道也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即此可知○何謂聖人之四德亦一大通至正之道曰聖人之心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虛心無為以守至正即此可見○乎常盡說易是窮理盡性至命之書自今觀之卦爻許何處是說性命殊不知有形而下之器便有形而上之道有至著之象便有至微之理如乾元亨利貞便是從乾道天道而至正上來坤利牝馬之貞便是從陽全陰乎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上來豈不是性命耶是以學須見到天人合一處

利在正固

事有未正必欲其正事之既正必守其正此正固二字之義也固所以全其正也如此說貞字之義乃盡○元亨謂其事可為也利貞謂須善為之也○易以道義配禍福故元亨而必利貞也○易雖主卜筮然以道義配禍福與他術數書不同所以為經也故無不致其何以易簡明易數講論易鄭颮在坐請作一卦當為三公不又問連爲多有蟬數十來集易卦上軫告之曰元凱輔堯周公佐周皆以和衷協恭乎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衰多益寡　非禮弗履則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後二人皆坐事誅夷按輅以易數名而其言如此足以道義配禍福者矣當老莊虛浮之世而有如此等人物亦豪傑之士哉愚嘗謂上有天下有地中有人天有時地有利人有為人為之功用亦大矣人為之善者或能吉其凶其不善者則能凶其吉愚故錄輅之言以正易道之門戶也○颮又嘗問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何也輅曰善易者不言易也斯蓋真知易之廣大而悉備隨時隨處隨物無往而不在不可以措指而言也何也夫易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學者但能任理以應事動靜不失時則何往而非易故邵子曰子□子善用易而七篇中未嘗一言及易也程子曰易學後來曾子子夏稱得最

上面然曾子子夏之言傳於後世者亦未嘗有一言及易學者於此可以加思索工夫矣本義所謂保其終不可說是保得天字蓋元亨只是許他去做此事言無所阻礙而已未見有成功處有何可保語錄有知其大通卻守其正以俟之之說此句恐有誤字或未定之說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重指文王繫辭言不兼孔義言文勢是如此理亦是如此看精意二字正指卦辭也大傳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要之文王之辭亦所以發伏羲之蘊也

○開物成務之精意

如初占得乾時知其元亨且利貞此是開物也從此去做事旣元亨又利於貞便是成務矣○或謂開物以元亨言成務以利貞言此說新巧理則不通必若其說他卦有只言利貞者是無以開物矣又有專言元亨者是無以成務矣只看大傳所謂開物成務者語意如何○乾卦卦辭只是要人如乾樣坤卦卦辭只是要人如坤樣至如蒙蠱等卦則又須反其象此有隨時而順之之義有隨時而制之之義易道只是時時則有此二義在學者細察之○或謂伏羲之時有畫無文只是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已能如象焉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如乾道有大通而至正之象占者必如其大通而又能如其至正則善矣豈不亦明白耶然民不可使知之一節上所云要是聖賢分上事先儒此說恐猶欠乎實也○問聖人未繫辭之前全無文字可憑恐終只是觀象以斷吉凶曰觀象以斷吉凶時在聖人亦須有個法則處之不是人人著他自觀象以斷吉凶也洪範七稽疑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而得曰蓍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地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蓍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為人斷吉凶也豈謂古者民得但觀象者盡能知吉凶耶然求其能傳蓍龜之意者亦不可多得是以後世聖人終不得已於繫辭也今雖有卦爻辭而能得之者往往有

猶如之何著來神而明存乎其人猶須觀象以通其變也○先儒嘗有因日食而筮者得大有之睽大有乾下離上睽乾下坎上乾不動唯上離變為坎筮法[illegible]占本卦[illegible]則此二卦辭將何以斷此占乎[illegible]不得其意只以其象求之曰[illegible]日為月所掩日食之象也自以為得[illegible]有需卦辭所謂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大有卦辭所謂元亨者皆無所預矣然以愚意推之彼因日食而筮鬼神若只告以日食之故如此則萬古日食之故皆然鬼神何以此告之於時事何所關耶於其人何所發耶蓋鬼神所告之意必謂上離為日君象也今離變為坎天上之日為月所掩是君德為陰邪所蔽而失其其明也此須人主修德以弼之而修德之道[illegible]之內亨乎而光亨而外又當事以正則吉矣由[illegible]彌世難可衷是所謂利涉乎大川也大川[illegible]涉大難[illegible]為大有之元亨矣茲豈無預於卦辭耶信所謂[illegible]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者也大抵盈天地間無處非陰陽二氣陰陽之良知即其靈也有感必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斷亦非偶然者○人於卜筮之際似乎實有神司之者嘗聞宋高宗微行遇善卜者謝石以杖於土上畫一字令相之石思曰土上加一成王字殆非凡人耶疑信間令再出一字高宗乃作問字筆勢兩直飛開石曰左看是君右看是君字作上上無化

術矣遂拜伏帝歸召而言之一日寫吞字命相之其人半體
黑重石口吞與天重壓日無光時吞得其掛吞字旁頭也口
君象也擒闖其占以為為己發恨之求其罪流遂州道遇一
女子名能折字卜石書謝字令相曰不過一術士耳是于言
中五身也更令相石字曰逢皮則破逢卒則碎盖押石之卒
即皮姓石竟終敗所如此者皆非神將其行動中肯綮乎斷
非偶然也凡今卜筮每每有奇中者寔皆神之所運也有其
誠則有其神矣○參義曰繇之為卦至大矣而其占辭之略
何也曰辭之略者此其所以為大也諸卦之言亨也有曰元
者矣有曰小亨者矣有曰其事亨者矣而乾乃獨曰元亨則

無往而不大亨也諸卦之言貞也有曰利其事貞者矣有曰
小利貞者矣有曰利艱貞者矣而乾獨曰利貞則無往而不
利於正也非元亨利貞字大乃乾字大也○愚謂貞之一字
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樞紐也夫子所謂一言以蔽
之者也比時字尤切然貞則時矣試觀一易卦爻中凡貞則
吉不貞則凶貞則利不貞則不利貞則凶害反為吉利不貞
則吉利反為凶害又凡言吉利者雖無貞字理則自貞中來
也凡言凶害者雖無不貞字理則自不貞中來也學易者[illegible]
須識得

初九潛龍勿用

○凡畫卦者自下而上
畫卦自下而上不只是作易聖人然也凡衆人占卦者亦畫
卦皆然其自下而上則所以象氣之所起及物之生生也盖
天地之間只有氣與形二者而已如井泉先溫之類可見氣
實自下而上也萬物皆以漸而長自卑而至高可見其形亦
自下而上也故畫卦者以之更看十二月卦圖陽自復而臨
而泰以至於乾自姤而遯而否以至於坤此其象之至著者
也

○陽數九為老七為少
主蓍策言然其數之所由起則實自造化來也故曰參天兩

地而倚數○凡數之始只是三與二而已七八九六皆從三
二而起所謂三三為九二三為六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一
二則為八○陰陽奇數決然有不可易者故九六七八等字
最重且河圖水居北其數成於六故雪花便六出以此見雨
類亦是六但以其融液不凝結不得而諧耳如龜之文中五
行次八卦次二十四氣箇箇如此鯉魚之脊亦鱗六六三十
六豈有一毫參亂哉

○老變而少不變
天下之物凡至變處皆是老者其未老不變也花開到透時
便須謝落人到老時便有死則矣自造化言其到極處便變

變爲熱者到極處然後變爲寒亦老而變也晝到晡時老了
乃變而夜夜到五更時老也乃變而晝○易占其變故謂陽
爻爲九不爲七也○七九皆陽數六八皆陰數陽主於進九者
進之極也故九爲老陽陰主退六者退之極也故六爲老陰
○問一二三四五皆數也而獨用六七八九何歟曰河圖一
二三四爲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位其本身也數
其作用也造化生成萬物皆其作用處故易中只用六七八
九亦造化之自然非人所能爲也夫一連九爲十二連八三
連七四連六各爲十此豈人之所能爲哉人爲者斯有窒而
不合泥而不通者矣○六爻之在圖與書初無變之可言下

不得九六字九六蓍策之變數也○今占卦如五爻皆九一
爻獨七則占其七是未嘗不用七也但逐爻則皆用九以用
者多也八六放此周公本就各爻係辭因而稱各百九十二
其畫相類無以別也故姑以初九等字爲則若得當有六畫
而每畫下繫之以辭則亦不異初九初六等字矣今之用初
九初六等字以代其本畫也因本其所以然作圖于左

亢龍有悔

飛龍在天	或躍在	君子終日	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	淵无咎	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利見大人

○龍陽物也
龍純陽之物也故極其輕清而能變化純乾之陽物

不同蓋龍物之靈變不可測者也○初九潛龍勿用此爻在
士之未仕者得之則當隱約以待時在仕者得之亦當隱身
而退避在庶民得之則不利有所往在商賈得之則宜深藏
而不市若以天子之尊而得此爻亦或時當主靜或事當謙
容也○周公之繫爻辭或取爻德或取爻位又或取本卦之
時與本爻時位又或兼取應爻或有取所承所乘之爻有兼
取乘應與時位兼全者有偏舉其一二節者又有一爻爲衆
爻之主者則兼及衆爻大抵取義不出此數端○或曰程子
言爻才而朱子言爻德何也曰程子於卦亦言卦才朱子本義
改稱卦德夫卦有卦之德爻亦有爻之德矣德字則兼得才

字○易本義主象占二字盡著卦之始終矣象在卦占以蓍
卦者易之體蓍者易之用缺一非易也故朱子之學易不敢
只安於程傳之成說也○邵子嘗曰欲把一部易數傳與二
程二程全不問他邵子亦不曾與他說所以伊川後來作易
傳於象數上略了只據胸中所得之義理來解說朱子服其
理到但以其未得易之本旨故別爲之註而自名曰本義便
見程傳之說未爲本義矣本義字字皆從畫上味出亦多本
之孔氏也
○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
小註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如升卦六五王用亨于岐山明夷

□□子之明決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等皆以為爻辭
出於周公○大抵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不敢繫卦之憂故有
謬為之亦不足以開物而成務此文王之後繫辭者後世所
以必其為周公也歟然在當時未必周公之外更無此心歟
者○今據馬融陸績等以為爻辭出於周公不知馬融陸績
之說果何所據又按大傳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又曰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
既皆是疑辭也而本文則斷歸文王蓋別有據也或曰亦只
是據史記云耳然史記出於緯傳䏮說者最多況其本文亦
曰其因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蓋之一字亦似未

敢質言也且其益八卦為六十四卦之說今亦不之從矣○
或謂孔子所以疑其出於文王者蓋在自我西郊之一句上
來若以理度之文王既繫了卦辭不應獨缺了爻辭不繫直
俟周公後日來足成之且周公未繫爻辭之前天下之人若
占得爻者不知何所取決乎文王獨不為慮及此是可疑也
○唐王績著易答者傳以為文王繫辭不言其繫卦辭似是
通爻辭俱歸諸文王者然以為爻辭亦文王所繫則甚乎明
夷之類有不通矣王績所傳尚欠分曉也○易經卦爻辭
未必是文王周公之所作其亦聖人之徒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以體而言則剛也兼用而言則健也居下體之中
則中也中則無不正矣蓋以九居二亦非正也但純乾之德
與他卦不同故朱子獨自主張曰剛健中正云剛健從九字
上看中正從二字上看○句出潛離隱亦從二字上看二是
位也○出潛承潛龍而言離隱以出潛之義言○澤及於物
物所利見大人不出則已出則澤必及物澤不及物則已澤
既及物物必利見之此理勢之自然也如能既見則亦有雲
雨之被於物者矣○剛健中正以德言出潛離隱以時言此
之所謂剛健中正即文言所謂龍德也此之所謂出潛離隱
即文言所謂正中也此之中正與文言正中全不關○凡大

人皆是德位兼全之稱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所
謂君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故亦謂之大人○此以爻與占
者相為主賓○謂爻為主而占者為賓也相字輕不要交互
說但一主一賓之相對便自有相交之義非若他爻占者若
占得此爻便自以其身當之也故自為一例易中用相字多
如此如將九二本義曰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附於惡而為
慝矣按此爻本只是初求二二未嘗求初也而本義亦曰相
求相字之義可識矣○見龍在田還是伊傅之傳不可指孔
孟孔孟當時安得澤及於物而為物所利見乎其曰九二未
得大人之位者直不得在上之位如九五耳其實德位甚

天下文明并在大臣之位則不能如孔孟雖竟有是德而非其
行者安得天下文明而見龍也○按朱子語類文言九二
條有曰九二卻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在位所以爲
之而安○其下文又云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只得乾
乾惕厲恐懼此便是伊周地位蓋以伊周當時當危疑之
上而攝天子之事亦爲危地而常惕厲將也似與九二得
之說自不相妨蓋一則主得位而及物言一則主處乎危疑
之地言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夕字對終日言終日孜孜至於夕而猶惕是日沒之候○乾乾之義

亦使也自強不息之意不然則頹惰放弛矣故繼之曰夕惕
若言終日乾乾雖至夕其心猶不放下也○重剛不中重剛
本是過剛之資不中則所以用其剛者又不當也○居下之
上則有重責在身所謂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
不慎者也所謂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者也故曰
乃危地也○乃危地也或專指居下之上看來亦帶上一句
蓋居下之上本當有危然非重剛不中以居之未成其爲危
也○厲无咎旣无咎則不厲矣○本義惕厲之厲與爻辭厲
字死活不同故語錄云厲无咎是一句

九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旣當健乾乾惕厲之

且性體剛健又有乾乾惕厲之象故周公本其象以戒占者
曰云云○終日乾乾夕惕若則所以行之於身措之於事者
必以其道而不敢肆矣於乎其无咎也○重剛不中以取危
者此九三也性體剛健能乾乾惕厲者亦此九三也如晉周
處膂力絶人不脩細行州里父老曰今歲豊人樂否曰三害
不除何樂之有曰三害云何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
爲三害處乃入山射殺猛獸投水斬蛟乃厲志好學爲善卒
爲晉名臣此可見過剛不中亦此人也乾乾惕厲亦此人也
○此又大意謂人能以危道處危地則終於不危矣此純是
占然亦自有象在故本義推出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
象云所謂凡言吉利者雖無貞字在然理却在貞中來者此
類是也○九陽爻三陽位然七亦陽爻八亦陰爻也不可遂
以此而專謂九六主變爲爻也○說以惕厲无咎寓以恐懼
致福蓋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不易之理也○一說
易中爻義以得中爲安如蹇利西南往得中也渙剛來而
不窮之類是也故三居下之上爲危地然據朱子語類九二
條云九三居下之上位已高了所以只得憂懼則此說又不
合矣大抵舊說爲正且合此卦位有隱顯之義○就九三重
剛不中還就性體上說爲是如蹇之往得中也渙之剛來而
不窮都是就性體上說他有得安之理固非以得中爲得地

不窮謂不危也○雲峰謂爻惟三四爲人位故言乾乾不
思惕也，无咎者何限豈皆以人位取耶又不可謂惟乾卦
分天地人位也○先儒又謂九三人位非龍之可擬故言君
子此又不通之論也以此卦九四觀之四亦人位也而曰或
躍在淵躍淵非龍而何以九二九五言之曰利見大人亦非
人位也蓋聖人下筆如化工因物付形如初可象龍之潛二
可象龍之見至三之惕於龍有難於取象者則又就人上
直說至四五上有可象者則又象以躍飛亢何妨如蒙卦六
爻皆言蒙至六三則不拘剝卦六爻皆言剝於六五則不拘
又如坤卦純陰而六龍戰豈可爲典要哉

九四或躍在淵

或者疑而未定之辭此一句最難看或說是說聖人而
言非也疑而未定者四也四自或聖人乃從而或之耳謂之
或躍猶云欲躍故文言曰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豈
不是九四自疑如云吾將往矣之意

本義龍之在是者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龍在淵一
躍即升天得水故也若在田則勢反有難者兩北方但有種
五谷之地皆謂之田不若南方人指有水種稻者爲田也此
田縱有水亦甚淺如今大畓若在小大井裡便難以騰身
此則不可以論龍然理亦彷彿是如此○二四之高下以淵
田二字別之不可泥田與淵○躍本是起或躍則未便起
也○夫四居二之上今二曰在田四曰在淵淵反下於田不
稱其位之高下何也曰據田與淵言則淵若下於田據躍與
見言則躍淵爲高於在田矣蓋謂之見則其勢已定謂之躍
則其勢方興故義云或躍在淵而起則向乎天矣○此爻當
重在或字上在淵猶云于淵耳雲峰謂或者審於進在者安
於退此恐未然蓋進退未定之時或字上都有了在字宜輕
看若泥在字則在淵乃潛矣其曰或躍在淵即是或躍于淵
耳故曰重在或字九陽志於進四陰則不果於進居上可進
居上之下則疑於未可進故曰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

○九陽四陰未是能疑之人居上之下又是可疑之地下文
所謂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亦須兼此意不可專承居上
之下說若不是九陽四陰則雖當疑而不能疑矣以此證之
九三爻爲危地也亦當兼重剛不中而不專承以居下之上
說無疑○人惟進退不隨時故或先時而有爲則不免於躁
進或後時而不爲又不免於失時皆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乾爻至九五盛之極也蓋至是至矣至此宜爲亢矣日中則昃
月盈則蝕自人家言之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亦盛極
而衰也

上九亢龍有悔
陽極於此進之極也極則疑矣故動必有悔吉凶悔吝生乎
動故本爻若簡動字悔是動處悔也○徐潤謂易曰亢龍有
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伸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義
言易矣深相矣數日而歸相印其庶幾乎非苟知之者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據朱子本義所用九是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見群龍
无首吉是此卦六爻皆用九者之占辭故本義下箇因字
用九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必綴之六爻之後
者蓋道其所以然而總舉之也○此爻本義愚竊有疑蓋據

周公於乾六爻之後方著出用九二字似當指六爻皆九者
言乃其辭云見群龍无首吉則分明是說六爻皆用九者道
理矣又據孔子象傳及文言傳節節皆是主六爻用九者言
但本義不主此說○若依朱子之說則於用九之下又當添
六爻皆用九者一句○愚謂自初九至上九爻之變也末乃
綴之以用九者總六爻之變也而本義之意不然姑闕此疑
○愚謂用九二字綴在初九至上九之後明是六爻皆用九
者言故於用九二字上看得有見群龍无首之象如初九之
潛龍勿用四字無一字不自初九二字出也九二之見龍在
田利見大人亦無一字不自九二二字出也今以用九之辭

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又因繫以此卦六爻皆變者之
占辭質之先儒多隔越況象傳及文言悉以用九二字當見群
龍无首亦可見矣本義若要明通例盍於初九之下明之是
亦可疑○見群龍无首此語最有斟酌不言无首不見其為
龍若只言无首又不見其本為龍如此立象見其本剛而能
用柔也○見字與見豕負塗者略同彷彿之辭無見實事
○剛而能柔吉之道也
朱子作張魏公行狀末述其所論剛柔之義曰君道主剛而
其動也用柔故乾動則為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
坤動則為乾矣夫必遠好色必去小人必安社稷必服四夷

乾之剛也至於禮臣下恤百姓虛心取善舍己從人其動莫
非柔矣不敢倡始不敢爭先循分守安進退之類坤之柔也
至於犯顏敢諫伏節死義可殺而不可辱可用而不可使為
不義托孤寄命正色立朝其動莫非剛矣善觀易者必觀剛
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或得或
失或吉或凶皆可以類推不知剛柔之用不足以言易也愚
按此說本乾用九之剛而能柔及坤用六變而為陽之類亦
有相發明者且其所關涉甚大也故備錄之
彖曰大哉乾元
本義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

傳者倣此此數句須要看在何處且本文初非得其義何以知此云云 [illegible] 請看當思之蓋古易經自經傳自傳元不相混但未得見古易本耳以意義度之此數處大抵當是文王象傳三字如周易上經四字例乃附於其下云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放此然後提起書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而去了彖曰二字不周即附其下云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 [illegible] 其象傳亦當如此例且彖曰象曰字全不可曉彖本指文王所繫之辭今乃於孔子所釋卦辭之上加之以彖曰象本指周公所繫之爻辭今乃於孔子所釋爻

辭之上加之以象曰何也此今易之所以失而古易之所以不可不復也然是說也朱子程子易經大全及今所刊行本義俱失更張盜自國初諸老攷大全時偶失稽考而學者至今多不知有古易矣主司以此而搭題士子依之而綴文殊未安也

○彖象字解 [illegible]

彖象二字之義今之解者皆曰彖斷也象像也相承一律不復究其所以然以爲如此解釋亦可已矣雖有別說明訓亦將大義所謂攷皆略之殊不知古人還言必察名之本易卦爻辭所以[illegible]義[illegible]說文字詁曰彖走也[illegible]而悅則[illegible]

成及爾雅所[illegible]卦辭以斷一卦之吉凶其所以[illegible]毋所不[illegible]也故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聖人以名之豈徒然哉彖之爲物本草言其身備百獸肉皆有分數人曰象以十二種肉配十二辰膽不附肝隨月在諸肉間則其爲物能有近於得天地之全氣者而又有與時偕行之義焉今言其變且廣大悉備而不可爲典要象其近也矣聖人取其字以明爻辭者又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此兩義前人既略之愚今亦未敢必其然然二字皆是獸名聖人之繫卦爻辭於數千萬字中獨摘此二字以爲之名且兩義一類謂其

全氣所取不可也謂其不知二字之爲獸名亦不可也故獨舉所疑以俟後之人可否之其曰彖斷也象像也此意固未大失但乃後人衍其義而云爾若能字本亦獸名也能多才乃後人因以才義用之正猶彖辭以斷一卦之吉凶後人因稱彖爲斷也若孔子所謂象也者像也又言象也者像此者也也只著箇也者字使人活看矣非正解其義也如[illegible]象者材也亦一說以材字爲彖之正義乎而或者不察又謬以孔子[illegible]也之言稽口鬱故未敢和然以爲是也又古人有以檮杌名史者檮杌亦獸名也後人有以元龜名書曰元龜亦[illegible]此與彖象二字取義之意何異然則彖象之說未可[illegible]

萬物資始乃統天

[illegible]天道明乾道[illegible]之始終何謂天道何謂天德

天德天道[illegible]德[illegible]乾[illegible]○德字切而約

[illegible]而[illegible]天道明乾象[illegible]此[illegible]象傳純言

天道[illegible]人[illegible]德[illegible]乾耳○[illegible]者乾一字所該

[illegible]大特其成形之天者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

[illegible]乾[illegible]所以爲[illegible]四德而[illegible]乾天之性情

[illegible]情不外乎四德之[illegible]以四德發

[illegible]四字[illegible]四字雖以四德言然

[illegible]元大也亨通也[illegible]貞[illegible]於同但

[illegible]朱子[illegible]

就人事之占言則爲大亨而利於正就天之四德言則爲大

始[illegible]嘉也物[illegible]得其宜也各正而固也[illegible]坤之安貞[illegible]

[illegible]者順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健之[illegible]故只以人事言則爲[illegible]

此以乾德言則[illegible]而且[illegible]理[illegible]有相融通也

元大也始也

天地間物凡大者皆[illegible]始者[illegible]天有生之初自然之理

[illegible]有[illegible]之後當然之序[illegible]元字只訓大者以

[illegible]無始字義也此以有[illegible]始[illegible]故兼言之抑乾

[illegible]天亦[illegible]萬物[illegible]

萬物資始

非以萬物之始處言元始者物之始也物之所資以爲始者元

也元自是天德○請問天德之元在何處而萬物從何處

而資之以爲始耶曰此間甚[illegible]此理甚妙蓋天之四德默運

於冥[illegible]之間而萬物之所以爲元亨利貞者惟其機之所動

耳所謂然者以物物各具一太極言其有日成始之時其

陰陽會合沖和之氣渾淪全具而所以爲來日之元亨利貞

者悉已該載於其中而無欠闕其來日之元亨利貞者不過

只是應天之時而行其令只以一粒粟言之各有一點生意

即便是天德之所存物之所依也故其機發動之時一段滋

福之氣是得於乾之元而其萌生之時則得其於乾之亨旣而

得其利而向於坤得其貞而至於成無他也氣使所至而物

隨之物固莫之能爲也而天亦莫之爲也總是統體一元之

氣流行貫通而無間然者也不然天雖不物物而雕之亦嘗

一一而取之而天亦嘗一一而賦之而造化亦勞矣亦嘗有

時而息矣其所謂天道無心而成化也哉豈所謂動靜無端

陰陽無始之妙道也哉○天之四德帝出乎震云云也萬物

之生長收藏萬物皆帝以出入之謂也故論天之四德往往

於物上觀之

乃統天

性理大全四時行焉朱子曰天地只是一個春氣發生之初爲

宿氣長得過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盡便為冬明年又從
後春起處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此可見元之統天○張
氏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迭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
即所謂四德之循環而無間者也其曰元統天者亦曰就動
之端而言耳乃統天天之所以為天者四德而已矣統四德
即是統天矣○資始者偏言之元也統天者專言之元也○
又朱子曰元亨利貞理也有此四段氣也有此四段理便在
氣中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氣上看也得
有是氣則理便具是所謂未涉於氣底四德終是可曉耳
一箇四德豈容分理氣兩端姑記所疑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不必依誠齋氣耳形耳說乾之亨只在品物流形上見雲行
雨施一句猶下段乾道變化皆喚起下文之辭品物與萬物
不同言萬物則飛潛動植之類無不該品物只是植物指百
果草木也若飛潛蠢動之類豈必皆待雲行雨施然後流其形
即且上句乃言萬物資始此即以萬物為品物用字信不苟
矣坤之品物咸亨姤之品物咸章類指植物聖人指以植物
言亨者指其最易見者以示人耳舉易者而當推類以盡其
餘○品物之所以流形者乾之亨也當依萬物資始例看其
曰雲行雨施猶是在外可見者若不得那內面的做亨可也

道理在雖有雲雨之滋潤亦無從而流其形矣○品物流形
謂乾之亨何如曰自品物觀之向者乾元資始之時雖有其
氣而猶未有其形也坤元資生之時始有形而猶未流其形
也至此則品物得雲雨之滋潤莫不暢然各流其形而生生
不已出出不窮矣此可見乾之亨也流字下得最不苟亦生
生不已之意却物露出形質便從此廸理生去如一枝草既
有箇芽便發枝發葉抽心抽莖自然續續出來故曰流形也
○凡言流者俱是流行不滯之意此即其亨通處○形字對
氣字而言資始時還只是氣到資生方有形却又在資生之
後資生者胚胎於中流形者呈露於外○蔡說曰雲行雨施

猶所謂神氣風霆也品物流形猶所謂庶物露生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此條時之一字最重蓋大明終始是聖人洞知得乾之四德
終而復始一時焉而已耳六位時成則是見得卦之六位始
於初而終於上者亦時焉而已耳至於時乘六龍以御天則
其潛見惕躍飛亢應變而不窮者亦時焉而已耳此一節之
大旨也

○不終則無始不貞則無以為元也

朱子下此二句明孔子之所以以終字居始字之上者良有
以也○大明乾道之終始乾道不止謂天也凡萬物皆有箇

終始其中便有箇四德此理天地間皆是故不曰天道而曰
乾道聖人則於天地間此理無不曉暢到底無一之或遺非
尊上是曉得天之四德循環而已也○或曰但只大明天道
之終始則其餘皆不外乎此理矣此說亦通終不如前說之
周聖人大明乎乾道之終始則見此六位其為潛為見等箇
箇都是見成的全無假些兒尋覓之功此理最妙要信得及
○六位時成可就潛見惕躍飛亢字出蓋潛見等字正從位
上說不要擬九字說乎作未便時已有潛見惕躍飛亢之名
矣亢雖有悔吝若龍而言亦無作如者蓋聖人之所乘便為
亢而不亢也○六位時成上說未說到潛見惕躍飛亢處且

據位說初二三四五上所有自然之次第一定之卑高雖假
於聖人之手其實非聖人能為之時也然此六位似當專主
乾卦六位既只是乾卦六位便有潛見惕躍飛亢之義在矣
蓋就時成言則當曰六位就時來言則當曰只龍成者六位
自成乘者聖人乘之初位在下便當為潛一既出潛便當為
見三既居下之上便當為惕六爻皆是自然而成者也故曰
六位時成六位時成一說乾卦所以乘龍御乾道言則為
四德以乾卦言則為六位故小註云初九至九二之半為元
九二之半至九三所謂亨也九四至九五之半為利九五之
半至上九所謂貞也似未可非且朱子又曰潛見飛躍皆以

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又曰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亦
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循環而不窮也朱子主四德言亦明
矣此更宜詳之不可獨任己見愚謂此說終是可疑朱子者
本義時若果猶上此說則此義人所未易曉者當以入之本
義矣其可略乎如繫辭傳於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本義則
明為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而今本義殊無此意蓋
前說特一時之論耳又按朱子語類述此皆分註書之蓋記
者誤解之詞我可見其非朱子之定說也今大全刻本却將
此分註之言混刻在上了○又按朱子小註謂潛見飛躍之
以時皆四德之流行者亦尚可疑蓋乾道四德固是流行者

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也若聖人之時乘六龍以
御天者且必若潛而後見見而後惕惕而後躍哉不過只是六
者之時出耳既曰以時而出則或有終日是潛而不見者或
見而居潛之先者亦有終日是惕而不躍者或躍乃居惕之
先者且得拘於四德之流行哉必其出於記錄者之誤
也惟時之一字則是正義所之乘者因龍字生也御者如御
車之御故曰以見進退遲速之在我耳○時乘六龍只是潛
見惕躍飛亢之時出耳非必謂始潛次見次惕又次以躍飛
亢也小註當天運之說不必用他當御天二字意則是也若
細求之則當天運之說更是也但義與本義不合○按朱子

天德之說正與所謂潛見惕躍飛亢四德之流行者同並亡是
議論如本義亦精當矣○乘此六陽以行天道天道行聖人
而行也○所謂聖人便是天聖人非天其道則天也○行天
能當天運若依當天運之説則天字與天道之天及御
之天字須各說之○此天道與上文乾道不同上
文乾道是造化的此天道是聖人的○御天者天道在其所
御也明其能行天道也不可以行字當御字○凡御車亦以
行夫車也御以行之也非無御者莫行也○聖人之元亨只
在時乘六龍以御天一句上此六龍全是說有位聖人事蓋
舜以難天字之說然有時當健容處此便是時潛而潛或

易經蒙引 卷之一 廿六

時乎於從躍以及物便是時見而見至於兢兢業業思患預
防處便是時惕而惕或事有應機而發因時而動處便是時
躍而躍時飛而飛則如開明堂受朝賀之時是也時亢而不
與之俱亢則如堯禪舜舜禪禹之時與乃高而不危滿而不
溢處皆是也此便是時乘六龍來六龍便是御天夫謂之乘
龍御天則是聖人一身常撥乎乾之六龍而乾之六龍則
常出從於聖人之一身矣此當想其變化無迹之妙處蓋極
經世書曰仲尼能盡三才之道者以其行無轍迹也○乘龍
御天只是時中堯舜所謂允執厥中也○本義上言乾道者
此下文乾字及避下文天道字也下言行天道不○乾道者

天道只聖人身上言又避上文乾道字也各有攸當又衍○
一卦本義上言乾順利貞坤之德此卦六安而且貞坤之德也
各就本文取字用也○就卦言又何謂之六位就聖人之乘
言則當曰六龍○一說六位時成是指易六爻言時
乘六龍專指乾六爻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此說似無
依終不穩蓋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惟乾爲然他卦六爻豈
以周聖人之用哉○惟自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流
宇宙之間足以供斯人之用而不窮只此乾之六龍亦無
一日不周流於天下而天下之人隨其位分之尊卑小大皆
之者無少有欠缺焉者也乃知聖人之御天以至萬國咸寧

易經蒙引 卷之一 廿七

者皆不能有外於此也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此聖人之元亨也
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天下之人亦咸有生意如萬物資
始而品物流形者各得其所而咸寧則未也但要見元
亨處是聖人的不是天下的若利貞則時天下之人各得其
所而咸寧則此聖人功業之終界成就處故爲聖人之利貞
也○一說聖人得天位行天道則是道而大行者故以爲元
亨此說似更親切然終非正意須細求之○六合間惟天地
與聖人爲大故乾卦於此釋四德便以聖人配天道亦是頭
卦則曰天地萬物聖人又每各以象萬民咸寧則曰天地感

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恒則曰日月得天而
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蓋於姤遯節等卦皆然大槩生萬物者天地也參天地者聖
人也物之生從本以天地人三才並立聖人則盡人道者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或泥本義謂乾道變化為利各正保合為貞然則首出庶物
猶乾道之變化也亦將以首出庶物為聖人之利乎萬國咸
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亦將以萬國咸寧爲
爲聖人之貞而不兼利意乎愚意各正保合雖合爲乾之利
貞然細分之各正者利也保合者貞也文言本義云利者生
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非即此之各正性命乎貞者生
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非即此之保合太和乎且本義
上云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謂其只
是一時事而不宜分屬不可也而本義下面之所以不分非
利貞者豈非以此二句意已顯故耶或曰有生之初似非指
利時而言蓋資始時事也曰非也此對下句已生之後言之
則亦爲有生之初矣正所謂向於實者也○或據先儒謂性
命以理言而氣在其中太和以氣言而理在其中遂分於諸
各正爲得其理保合爲全其氣此於理氣之辨[illegible]
曉得性命以理言而氣在其中太和以氣言而理在其中[illegible]

[illegible]一從各正言須用性命字從保合言須用太和字而各
正必居於保合之先太和必置之性命之後則確乎其有其不
可移者矣聖筆一字之間夫豈苟哉而本義所謂萬物各得
其性命以自全者亦可見其兼包了太和二字也

各正性命獨於利貞時言之則須於正字看得重方見彼元
亨時萬物雖已各具生理猶未可遽謂之正也正者所謂物
各得宜不相妨害之意而本義只云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
似於正字看得稍輕者以其對下句全於已生之後言不得
不少看輕也

本義曰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有生之後又曰
各得其性命以自全兩箇得字與全字正好認全者全其所
得者也○就各正言則曰性命就保合言則曰太和實非有
二也○或疑自萬物資始時性命已各正了不待利貞時也
○殊不知各正性命正是成性時節若夫資始流形猶是繼
善境界但以與保合太和對看則各正性命猶居前一步故
本義以爲得於有生之初也○利貞者共宗同事者也利則
向於實貞則實之成豈非共宗同事者耶故彖傳不復分析
若元亨則元爲天德之大始而統天者故單言元而亨則才
得不單言矣至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亦猶舉元以該[illegible]
可見元爲統天之德而在所當單擧矣

通書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只言□□□□□識
了保合大和矣然朱子註云曰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其□
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還亦只說是
得於有生之初者何也蓋通書本文是說天與人物一賦一
受之交接處說也故只說到保合太和處然理則實已該了
○保合只是保合那各正底明是各正在先保合在後蓋利
貞二者雖曰同宗共事然與元亨並列為四德則二者自須
有別不可謂各正時已有貞意保合時又兼有利在故要分
看得端的方是○各正是萬物受質天使各有族類不可違
越之謂至於保合則是無少欠缺方可謂之保合太和也○太和

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此陰陽就物言無一物無陰陽其陰
陽便會合其會合便冲和少有欠缺便無此物矣雖至微極
物亦無少欠缺者所謂一物原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
者也○或云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是謂何曰得於有生之
初者今始各正也曰如此則於已生之後者又當在保合太
和之後耶宜以下節利貞者性情也照看○變者化之漸化
者變之成此是本義定說若化而裁之謂之變則以化為漸
變為成與此不同小註亦有兩說只取一說之合本義者可
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如正月初一日漸漸變至二十
九日至二月初一則前正月一月成而化□中□□則□

是以變為漸以化為成○乾道自變化而萬物各正保合太和
諺所謂氣候相催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大抵此條以首出庶物兼德與位而言據本義云聖人在
上高出於物則首出庶物一句專以位言其德字只在聖人
二字內首出庶物正是在上之義中庸註曰聖人在天子之
位則聖人之德言明矣○聖人之大寶曰位故首出庶物專
以位言所係亦非輕○聖人既首出庶物則便有道化及物
矣此必然之勢者故云如乾道之變化也蓋正擁虛位而已
哉文意可玩要見此意○聖人四德須合彖傳兩節意而

之若曰得其所能以御天萬國咸寧則聖人之元亨利貞備
然矣正所謂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者也○彖傳當以天
道為主觀本義於乾之元則曰首釋元義於亨則曰此釋乾
之亨於利貞則曰以釋利貞之義其於聖人四德處則皆只
□□可見彖傳之意自有輕重○彖傳釋四德而以聖人互
言者蓋聖人與乾合德也○本義云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
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
既成則其根蔕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獨專就植物說
其易見耳彖傳言品物流形亦只此意

傳

本義云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illegible]
也此總作一句讀○卦之上下兩象故字爲大象六爻皆爲兩[illegible]
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數字爲小象古○本義[illegible]
辭也[illegible]之所謂大象小象者及大象傳小象傳也若論
象之正義則此卦上乾下乾者卦之上下兩象也初九潛龍
勿用至上九亢龍有悔者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
○卦之上下兩象者分二體言二體各一象也及兩象之六
爻周公所繫之辭者以兩象各有六爻其六爻周公所繫之
辭只是兩象之節之義故并謂之象也○孔子於釋卦名
辭之後而以次之以大象者蓋卦名卦辭之[illegible]

一卦中[illegible]故自天行健至火在水上未濟此是六
十卦之象自有六十四卦之名也自君子以自強不息至慎辨物
居方此又是人事中自有六十四卦名之象也凡此皆聖人
之蘊因卦以發者也○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因見得天
行之健然不止以日計也若云今歲一周而明歲又一周亦
可本義特舉其大者而已○非至健不能也味此一句正合
程子所謂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看然則不息在
天行言自然又須以說賛坤來對看不以十分分得以[illegible]
惟用只則有體在矣
人行以自強不息

此以字與文王以之箕子以之之以字同言只能如此也不然
做方在禮樂說○凡君子以字皆以見成者言而
君子法之當何[illegible]大抵皆然○不可分自強體不
自[illegible]乾天行健[illegible]已自不分上下體了蓋是合上下體
而謂之天行健也故自強則不息一息則非強矣自強不息
乃所以全天德之剛乃所以體天行之健強也健也剛也一
也以不宜分○或謂君子法天行之健處工夫全在以字上
而自強不息乃其成效也此說未是自強不息正所以法天
行之健也諸卦例皆然其本意謂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
天德之剛者乃推原所以能自強不息處明[illegible]不能自強

不自[illegible]人[illegible]之也猶孟子集註所謂人能[illegible]則仰
俯不怍大[illegible]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
者要知先儒用意[illegible]不必援以埤入本文也○自
強不息四字一串意猶云至公無私促而無間耳原孔子之
意只是要把自強不息配天行之健初無一層工夫一層效
驗之意工夫之云自是朱子教人意也○本意所謂不以人
欲[illegible]天德之剛猶孟子以直養而無害也所謂則自強而
不息矣猶孟子則塞于天地之間也○天行健者[illegible]
也自強不息者在我之乾也而天人相當矣[illegible]故此[illegible]
強不息卽以字一身之天行健也此正[illegible]以人[illegible]天德[illegible]

以下又兼人事中六十四卦象也○究是君子自强不息之
實亦不外乎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而已四德何所不該此爲是全其天德之剛
也

陽在下也

陽以陽爻言不必謂陽氣

德施普也

施字程傳本義皆無音註宜作平聲讀蓋中庸所謂德之所
施者博也依程傳○德化及物甚施也等則讀作去聲似亦
通○

反復道也

道字程本義皆重復踐行之意皆作踐貫且反復二字之意
如此不可深作反復乎道也程傳及諸儒之說終未可知或
疑踐行二字無歸著非也反復有來來去去之意又復吞
反復其道此道字但不可深作道德字說即此是深也○此
言所謂終日乾乾者以是而反復道也蓋反復二字有來往
來二不自休之意所謂往來不…亦此意也

進无咎也

九四可以進而不必進也惟不必於進則其進以時矣故進
无咎也○不必進者隨時進退也○一說九四離下而上…
進之義居多但猶在上之下故不必進也今曰進无咎孔子
許其進矣此說亦似好聽但於理似有礙孔子何爲獨許其
進周公何爲不遽許其進周公之意周則孔子失於進退矣
孔子之意斷則周公失於狐疑矣大抵進无咎也一句是本

或躍在淵言非決其疑也

天德不可爲首也

言不可以剛爲主也○此爲首之首字與爻辭无首之首不
同无首以彖言首尾之首也此首字只是先字義爻辭首字
初無先字意也○天德不可爲首也天字乃看得重剛者天
德也…者地德也天德不可爲首言須用坤德以濟之也蓋

六陽純陽了故六陽皆變而言○本義言陽剛不可爲物先
物字廣說如與衆人共處而獨任剛自逞便是爲物先○本
可爲物先即先迷後得云云也○註有曰爲天下先者亦不
是專就人君說君子之於天下也豈皆指人君用九本義說
得甚自好乎文言方專就聖人與君道說恭勝之云凡爲史
大剛則折亦此意也○須知用九見群龍无首吉即純坤其
離…也○君子自强不息亦不過全其天德之剛耳如何
又以爲不可爲物先蓋天德之剛乃專言之天德也專言者
衆其全體固自無所不該矣故貴於自强不息之剛天…
可爲首則偏言之天德也偏言者對柔順而言只是一…

耳故不可為物先○此天德猶云陽德也○天德不可為
首也只是剛健中正道理中正便有和柔在如九三重剛不
中便有危道故此云不可為首也○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
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天行以下本是大象之傳潛龍
以下本是小象之傳非大象小象也此云先儒謂之大象謂
之小象者明其為世俗論也在朱子必不首稱大象小象名
目○天行以下指到不息字潛龍以下指到天德不可為首
也處或曰天行以下指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潛龍以下指
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非也何以斷之曰為此下有後設
此三字在

文言曰

此三字亦鄭玄王弼所加者但孔氏之傳標題有文言二字
孔子於彖既有彖傳以釋之於象又有象傳以釋之矣然猶
以為乾坤之道大而其六爻之義廣也故復作文言傳以申
彖傳象傳之意所以盡其蘊也○文言二字之義猶後世所
謂釋文也文者釋其也言指舊文也蓋彖傳象傳□□其□矣
此篇又申釋其言也○一說文言總指卦爻辭言非則其傳
也以面前分卦爻辭而傳之此則統而傳之猶繫辭傳之不
下於經也如此說方用得傳字或曰然則說卦雜卦亦是據
前人所說所雜者而傳之乎曰天地定位之類豈非前人所

已者乎今則錄以為傳六十四卦之雜對皆已定於前人
矣故孔子傳以垂世者不外此說似長○蓋元亨利貞此四字
在文王只為占辭至孔子彖傳乃有四德之說然其所謂四
德者又有不同乎之四德自其生成萬物者言也聖人之四
德自其統治一世者言也至此所謂四德又只就君子一身
所行而言也一身所行者其體也統治一世者其用也四德
無乎不在也又見乾字所該者廣也○本義元者生物之始
天地之德莫先於此四段話其實只是推原在人之元所以
為善之長云云故連天地之德俱說在非惟可見天人一理
而又可見萬理一原且生物之始生物之通生物之遂生物

之成云者非特天有之凡萬物之理皆然也如人之仁其理
即是生物之始人之禮其理即是生物之通人之義其理即
是生物之遂人之智其理即是生物之成此段已盡包含其
意了下段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云云乃其分之殊者其
實一理也生物二字似是死字猶生民之生○問何以見人
之仁其理即是生物之始曰如孟子註云仁者天地生物之
心人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則仁為生
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之意可見矣餘放此○元字當
仁字看蓋元之在人為仁故得為善之長下數句皆依此例
讀本義所謂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等句正以推

天元之所以在人爲仁而爲善之長者也故本義下節云仁
者以是善之長也正意元字又當不得仁字依稀是在天之
元矣宜細別之○春夏秋冬四字當不得元亨利貞本義只
是將來配屬他其所以當不得元亨利貞者並無六合之間
無時無處無此四段子通大運有大運之元亨利貞一年有
一年之元亨利貞一月有一月之元亨利貞雖至微之物其
一生一成皆自分此四段子若拘於四時則物亦有春夏便
結果者是無利貞矣似乎不通○程傳曰元亨利貞乾之四
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長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
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此亦分明以此元亨利貞四字就人說

可見本義前段之言全是推究天理源頭之詞不可拘執以
入於本文元亨利貞四字而以爲屬之天者也且四箇者也
字氣勢自相與離宜容說是在天之元在人乃善之長也不
成文理矣○春秋胡傳隱公十一年總論曰元者何仁是也
此足以証元字當仁字者矣○元者善之長也元就當仁乾
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元用九就當君道剛而能柔今之說者
於元者之下方著仁字正猶於乾元用九之下方著君道剛
而能柔其敝一也用九之敝近來少祛惟元者善之長也其
蔽猶舊○元者善之長也四句純以天德之在人者言此元
亨利貞四字就當作仁禮義智四字看觀中庸及孟子所引

元者善之長也可見說程傳亦如此說本義所以先云元
之德其莫於此云云右明此理之在人所以爲衆善之長者亦
會義之和事之幹ㄴ如此者方與下文故曰乾元亨利貞相
合○此四句決是就人說蓋天人一理也故本義云云而朱子
句若一則字以見本文之意春秋傳穆姜所說亦純以人言
且於通章之意尤爲明白而嘉會和義幹事數字皆說得順
曰善曰義曰幹事難以天道說也且謂此條嘉會利物幹事
字與下條所指不同亦難也○此章本是古語穆姜稱之而
夫子亦有取焉按穆姜所稱決非以元亨等爲天德而
以善之長也嘉之會也等爲人之德明矣而今之拘說者乃

以一句分屬天人蓋未會於理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仁義
禮智皆善也惟仁則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最先而兼統四
者故必仁爲之本然後義以宜之禮以節之智以守之皆以
次而集矣若無其仁則義禮與智皆無所從出而亦無所施
之地矣信乎其爲善之長也○利者義之和也明利即義也
聖人之意以爲利與義相反者也今義乃爲人之利何歟故
爲之說曰利者非他即義之和也若曰利者義也猶爲未盡
也必義之和然後見其義非徒嚴也即仁之制也○陽全陰半
陽必統陰故義須與仁相對其實只仁之質也故曰利者義
之和也不和則義爲仁外物矣所謂以佚道使民以仁道之

民此其義之最著者也○貞者事之幹也以生物之成言之則即其秊之保合大和者而來日之所以為元亨利貞者皆於此乎出矣故曰不貞則無以為元○此節第一段言元也者統四德該百行是乃衆善之長也亨也者在乎繩右規矩是乃衆美之會也利也者上下彼此各得其分義之和也貞也者正而且固而事以立事之幹也○朱子大極圖總論曰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此又可見文言元者亨者等字主人之四德言為疑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第二段言君子內而心之所存者無一念之非仁外而身之

所行者無一事之非仁則仁自我而出而無一物不體也此之謂體仁夫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體乎仁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自足以長人矣○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分明是君長之長所謂仁者宜在高位仁本無形君子體之○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則善之長在我矣會我得之矣利物足以和義則利之和足以幹事則事之幹在我矣此條言是如此

嘉會足以合禮

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嘉會者衆理之所聚嘉非難嘉其所會爲難如得其一不得其二非嘉會也得於此不得於彼非嘉會也得者十百不得獨一二三非嘉會也必其自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際以至於通之事父遠之事君許多嘉美一時湊得來如此乃合乎禮也何者禮者天理節文人事儀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道理至為纖悉具備故人必嘉所會乃合理○必嘉其所會者蓋天下許多道理本自相聚為一會而非孤立無侶者所謂方以類聚也故曰亨者嘉之會也天道之亨亦如此故萬物於乎畢相見乎離嘉會足以合禮講此須看須先提掇禮字在前○嘉其所會嘉字做着力字務必做得恰好方是嘉會字說得闊許多嘉美一時聞湊到此方是嘉其所會其何也道理之在日用間隨其多寡滿無少

欠缺是以禮之條目至于三千三百之多周旋有規折旋有矩以此故也

利物足以和義

夫義之為德也發強剛毅主於有執宜若不和矣故君必尊於上臣必恭於下男必正乎外女必正乎內其分截然安在其和哉然君尊於上者君之利也臣恭於下者臣之利也男正乎外者男之利也女正乎內者女之利也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利之所在即和之所在也故曰利物足以和義蓋其守分之嚴明既足以相維而不至於相悖則其恩意之浹洽亦足以相周給而不至於相疾蓋和不生於和而生於義

亡和自利生也〇利物足以和義則利外無義矣我外[illegible]
利矣外義而求利惠王之言利也外利以為義楊氏之[illegible]
也〇使物各得其所利而無少乖戾是謂之和和非有心為
之者蓋義中自有箇和不得於義未有能和者也〇利物者
蓋物有萬類莫不各有定理君子則以物處物使各得其宜
也

貞固足以幹事

貞固足以幹事或問朱子曰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似
不同曰腐此方者便著用一兩字方能盡之何也蓋四德惟
元至大惟貞亦大元之大者以所發之大也故為天德之大

始貞之大者以所藏之大也故能成終而成始所以明貞之
大〇案蓋凡萬物貞固之時其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保固無
遺此即萬物各具一太極而本自之所以為元為亨為利為
貞者悉皆於是乎取給焉如以十二支言之戌亥之際終於
此子丑之際又始於此故此方皆兼兩義此貞字最當正字
僅得彖辭貞字之半亦聖人偶然下此字凡事惟知正之所
在而固守之則其事依之以立矣如知孝之所以為孝者道
理是何如却依此道理而固守之則成箇孝矣固守以其行
之堅言無仁與勇也此一句自該智仁勇三者[illegible]工[illegible]
貞者方之本周公以冬月之閉藏[illegible]也[illegible]

也不然[illegible]非能[illegible]以發明貞固之說[illegible]貞固二字以幹事
朱子曰於[illegible]事[illegible]非此[illegible]貞固便植立不起含然倒了此說
最明[illegible]物都安事事盡理也非只
其一件貞固使百事都立〇胡傳曰心不外者乃能統大
眾智不鑿者乃能斷大事哉言也然此說易已有之易曰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第三段謂君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是君子有以行
此元亨之德矣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是君子有以
行此利貞之德矣然此元亨利貞四者[illegible]非有君子之至健

則屈於物欲而無以行此矣此經文所以必以元亨利貞四
者屬之於乾也故曰乾元亨利貞不徒曰元亨利貞而必曰
乾元亨利貞者此也然君子則亦無四德矣此所謂行四德
即上文第二段云云也〇至健者能勝乎人欲也能勝乎人
欲然後能合乎天理故曰非君子之至健無以行此不然則
至健與行四德有相並矣〇傳曰勝己之私謂之克又曰
自勝者強可見至健只是能勝其私又曰非有以自勝其人
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又可見能勝乎人欲然後能合乎天
理也[illegible]以作一段[illegible]四德[illegible]行此四
德[illegible]利貞亦

不必總是天之四德此節聖人是以君子當乾以仁義禮智
當元亨利貞末句云故曰乾元亨利貞者舉經文以實之耳
非謂以人事而合天德也

龍德而隱者也 一條

謂之龍德見聖人之德神明不測是亦人中龍也坎曰神明不測之號又曰言乾元用九見於他卦不同明其爲龍德而非他卦泛泛之用九者倫也○自不易乎世以下句句皆見得是龍德之隱者非尋常之隱者而已也○不易乎世謂不爲世所易也如舉世皆濁矣彼則能不染於泥濁之中而不變其所守也不成乎名蓋凡挾一才負一藝者率欲出而成

名於世而初九則恬然退處不出以求成其名也成字作活字看○不易乎世舉一世而言也不成乎名只所長言也遁世亦舉一世言不見是亦就所長言[illegible]遁世不見是非難無悶爲難龍德之隱正在無悶上[illegible]如吾有才而人不以爲才吾有德而人不以爲德[illegible]之當而人不以爲當行之善而人不以爲善是皆不見是於人處就逐事一言者也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此二句比上句又深一節九一爻亦然但一節深一節矣○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不要兩乎說初九何嘗有樂行時若論初九之心則非[illegible]必於隱而不能樂行者也樂行一句特以起憂違一句而兩說[illegible]

則[illegible]是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之意如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淵亦何嘗有用行時但道既在我以舍而藏者用之必能行以用而行者舍之必能藏耳○初九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猶孟子言伯夷之不肯就而出治則進亂則退卯伯夷之治則進則知初九之樂則行矣或曰伯夷之歸西伯亦是治則進曰非也歸西伯以就養非求仕也故終[illegible]身不肯就己○確乎其不可拔[illegible]是[illegible]不可拔朱子本註及蔡虛齋徐氏書樂行憂違說恐是未定之見○遁世無悶至確乎不可易乎世[illegible]二句此二句明

其與意必也論龍德之隱必要是而後[illegible]

龍德而正中者也

龍德正中包下文庸言之信以下一句搭一句一節深一節○同一聖人耳其在初則人但見其德之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與樂行憂違確乎其不可拔而已至於九二則出潛離隱而其德已著聞於世矣故人得見其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皆時位爲之也所謂術隱顯而無淺深也○內對以德學言然亦有時位在 閑邪存其誠言其德已盛已無不信不謹矣而猶閑邪以存其誠恐猶有不信不謹者也○閑邪存其誠以修辭立其誠[illegible]

一句…閑邪所以立其誠○提撕

亦保其常人不免有厭斁之時是因有待於保守之功惟文
王敬常存雖無厭斁之時而亦自不忘乎保守焉所謂無厭
無斁之意○善世而不伐雖善於世而自不以爲善世也而
所以閑邪存誠無斁亦保之意故在也德博而化澤之所施
者博也要見得是出於誠德澤及於物之意○其德之所以
博及於物而物皆爲之化者無他亦只是庸信庸謹云云者
耳蓋無一言之不信無一行之不謹又無一念之不誠無一
德之不周則渾是天理而人自被其澤自家其化矣豈以別
有思義之施哉○德博而化者非其時位之正中便知到九

易經要刊　二經傳之一　三十六

之德爲人亦無由被其澤而化也○上文俱是龍德惟此一
句見得是正中○九二還是在下之大人講化處要看淵然
如云游泳其德而莫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及綏之
斯來動之斯和若恐是九五大人分上事○此條語意相承
謂庸言宜無事於信矣而亦信焉庸行宜無事於謹矣而亦
謹焉庸言必信庸行亦謹宜無事於閑邪矣而猶曰閑邪以
存其誠恐其銷於善行也猶有不信不謹也大知是德既善
於世矣然猶不自以爲善於世而或自伐也其所以庸信庸
謹者閑邪存誠者猶欿然若不足也只此不誠亦不足之誠
也故其德博而化而物無不化焉

忠信所以進德

朱子曰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某謂此言甚深切
不似積字見得有積在此也而未見於事之意○忠信所以進
德也舉懸一件言語說了做忠爲之主惟心之所主者一於
誠則體之在內者實矣而其於事也又處置恰好一如其所
言則是誠有所歸宿安頓處是之謂立誠而業之見於外者
脩矣○進德全在心上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脩
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誠以心言實以事言亦一理
也朱子嘗謂立誠之誠即忠信也忠信猶未見於事也忠信
果是進在知上謂之德者以其理之滋味有得於己而言也

易經要刊　上經劉之一　三十七

德以心言未說到事上大抵是從知上來須要曉得德業是
一貫事但有始終內外之辨故曰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
立誠則無以居之誠即忠信也忠信就初間存主上說脩辭
立誠就後來事到流緒上說無事與箇存主處二者總是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忠信直內之事脩辭方外之事○閑邪之
外再無存誠功夫故承之曰存其誠脩辭之外再無立誠工
夫故承之曰立其誠誠者忠信而也誠存於心而今則誠見於
事而誠有立矣○忠信所以進德者以其實以…
心下工夫則是理無自而得故朱子曰…
有種子可以從中方會日日見發生…

如何會發生[illegible]須是實有所得若徒將口說[illegible]所行只[illegible]
其事○愚按朱子謂道理須是實見得又可[illegible]所止
知止蓋見得實見胸中自然有定力矣○忠信進德實心為
本也朱子曰忠信便[illegible]誠處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然後有
地可據然後可踐履之是其進德也孰[illegible]○但知至至之
以心言知終終之以事言至之知得到也終之行得到也○
或問忠信只是發已自盡循物無違朱子曰此是言應事
接物者却又是脩辭立其誠了為謂大抵此處是以德與業
對心與事對故忠信全屬心信字只用作以實之謂[illegible]此忠
信把來對脩辭立誠則全是內而主於心者

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能脩辭然後心中所得的道理有箇安泊處故曰立其誠○
脩辭立其誠不言事者事歸於誠然後其言為不妄也脩辭
之要在於敏事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之意甚矣言行之
相為表裏也夫子一則曰敏於事二則曰訥於言而敏於行
又申言其言而過其行又曰言顧行行顧言以言行對舉而
互言之者以此也○[illegible]曰脩辭[illegible]其誠脩其內則為誠
脩其外則為巧言○要之此句本意要為行不悖於辭為辭
之脩也○朱子曰業乃事之統緒者也[illegible]所謂業已如
[illegible]是也○又[illegible]則日進不已[illegible]則如[illegible]

脩則居之也○[illegible]進則日見其新居則[illegible]
忠信進德便只是大學誠意之說脩辭[illegible]
言之[illegible]無難分別中庸[illegible]云反諸身不誠謂反
求諸身而其所存所發者[illegible]所存之實即主忠信也所
發之實即脩辭立其誠也內外動靜體用備矣合之[illegible]脩業
總是中庸之誠身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大旨不同條而共
貫也歟○語類用之問可與幾也朱子曰先知為幾如人欲
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之所在所以可與幾也若
已到彼則不為之幾幾者先知之謂也○愚按通書[illegible]誠神
幾曰聖人幾字亦作知幾看然非徒知而已便有趨之之意

故與至之謂可與幾也所以為進德也○一說知至之至知
終之終非是兩箇物曰是一箇道理據理之所在固[illegible]至
其所在理亦止此為是則曰終此說合正理但於德業內外
之分更要體貼耳○至之若忘向事上去但未見於事也終
之者事做到成就而守不失也此德業之所以分亦德業之
所以貫也○[illegible]亦宜以此[illegible]一知理之所在而心必之
焉是為主忠信知[illegible]以至是而終為到頭如位[illegible]守之不移
是之謂立誠○朱子曰知至便是[illegible]知得如惡惡臭好好
好色之地却終便是要去到那道
[illegible]進到道處[illegible]何可保守得便從而[illegible]

謂知至至之所以至[...]推說也但至字與之字[...]知終終之
之謂其所處之事曲當於理無欠無餘也[...]所以
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而又曰知至至之可與幾
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亦[...]其終始本一貫表裏[...]二
致也一[...]知至至之[...]此兩句全以
知字爲重[...]上文只說忠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此則
言要先知忠信如何然後忠信其心焉則可與幾而德進矣
又要先知脩辭立誠是如何然後脩辭以立誠焉則可與存
義而業居矣朱子說上句知字重下句終字重蓋以力行先
後自然之理言之也然此未必是本文之意本文下句一知

字豈獨終哉豈姑以對上句而無所當哉
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
此雖以進德脩業之效言[...]於位但九三居下之上衆
有位其上者則九三爲在下位矣亦有位在[...]者則九三
爲居上位矣故於初二[...]皆居上位[...]九五必不肯
皆稱[...]此亦當知[...]二句自不必
脩業以本文[...]下位者以其可居上亦可在
乎[...]○一說不驕不憂[...]上可[...]猶大盈心
於理則無大失也○居上位而不[...]
然其卑也[...]脩業者[...]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
而終日乾乾然至夕若可以息矣然猶當惕然也故又因其
時之當惕而惕焉
[...]非爲邪也進退[...]離群也
上下者進退[...]進退[...]未定聖人下字不重
○四之上下无常以迹言[...]有求進之意者不幾於爲
乎然其實則非爲邪也志[...]及時也恐失可爲之機會四
之進退无恒猶似乎獨離群者彼初安於潛二安於自
晏於惕而四獨欲進[...]離[...]然其實則非離群也
欲及時也恐失可爲之機[...]大意如此[...]上下

其迹有似於爲邪而心則爲[...]也進退无恒其迹有
離群而心則非離群也[...]進德脩[...]欲及時也
志在於及時此其所以離[...]爲邪離群之心而亦不
邪離群之疑也欲及時也[...]无咎及時以進如何
在時之一字上○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
此微生畝[...]士之流所以不知孔孟之心也君
業欲及時也君子進德[...]裏[...]誠而已其
不過有此誠於天下也所謂盡人物之性
綸天下之大經[...]至誠 其間節[...]
字足以蔽之[...]三備矣 若[...]進德脩業之義[...]

九三則與下卦隔絕則欲及時而進也語意相應須從
且有朱子小註可證此須以三四做字論聖人而時位不同
者○外卦以時位言進脩無上夫无明矣○故无咎通常非
爲邪也非離群也欲及時也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一條

同聲相應至聖人作而萬物覩是一意本乎天者至各從其
類也又是言所以聖作物覩底故本義用簡文字○萬物覩
之物字當人字看中庸註變者物從而變孟子註教不從者
化之所以及物二物字亦當人字看○同氣相求吳氏謂取
火以燧取明火於日以鑑取明水於月以供祭祀之用齋明

獨取明水○註夫燧取火器也日太陽之精故取明火焉鑑
取水鏡也月太陰之精故取明水焉又說周鑑大盆也周禮
註明水以充玄酒也又正韻註黍稷在器曰粢周禮曰奉玉
粢盖火熟之黍稷也○玄酒即水也故曰玄北方水色也○
吳氏註曰火之精而取火於日按論語去喪無所不佩註君
子左佩金燧云云 金燧取火於日○雲從龍風從虎雲水之
氣龍水之物也故龍興則雲從也○風與虎大抵皆陰類也
○雲從龍風從虎從來俱說龍興則雲集虎嘯而風生予細
尋求其理乃只是龍感雲水之氣而與虎感陰風之將至而
嘯也盖龍水物也必見水氣升騰於上則是雲氣所在處

興也龍興則便有雲在故從來以爲雲從龍也若所以無雲
所在則非龍之境界龍必不起此爲變於能陰風肅殺之氣
將至虎其類也先感此氣而嘯也而風隨至焉故從來以爲
風從虎也不然風是造化之柄豈區區一虎所能召哉亦如
商羊先風而舞蟻先將而徙不可謂商能召風蟻能召雨也
此理要在知者默識之也○或曰韓子云龍噓氣成雲雲亦
謂雲從龍者乃龍身所自有者也此是從龍矣劉季所居上
常有雲氣亦其類也又曰虎是山君其精魄甚大夜行常一
目放光其嘯也山岳振動百獸屏息亦自能生風焉然則所
從虎之風非天風也秦人去趙城二十里而動其城中虎死

之氣家○宋劉錡將如順昌與金師至渦口忽暴風拔坐帳
錡曰此賊光也盖金兀术氣先到也兀术氣壯甚常謂順昌
城只用靴尖踢倒耳晉明帝微行視王敦敦晝寢夢日繞其
營覺而驚曰無乃紅鬚兒來耶盖明帝母鮮卑女也鮮卑人
紅鬚又如鄒衍之被繫于獄而仰天哀六月降霜人之精神
壯盛者所感有如此虎亦猛物也其壯者或能以嘯生風文
言傳所謂雲從龍風從虎盖指此類也其前所云雖是正理
恐終非傳文本意學者宜審擇之○聖人作而萬物覩只如
滕文公一行仁政而許行聞其攻數十人自楚至滕遠方之
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陳相兄弟則自宋之滕

開君行仁政是亦聖人也顏為聖人但可比乎九五飛龍在
天之聖人哉○聖人作而萬物覩聖人既作則自有以新天
下之耳目聳天下之觀聽者矣天下士民安得不欣然而快
覩○雲從龍風從虎等與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
各從其類者皆非有心於從之也○自同聲相應至聖人作
而萬物覩一句說出了正意已盡矣故又用親上親下而各
從其類以發明其所以然之理也還是加一重意思○或問
九二亦利見大人者亦有聲應氣求之理何為寂無一言及
之曰九二德上意多九五位上意多九二之為大人特取其
德耳故雖天下文明而猶有時舍也之說若九五則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為萬國之所朝宗其於聲應氣求之理故
表表然其尤顯著也本乎天者親上云云 蓋天在上蓋凡本
乎天者皆親之地在下故凡本乎地者皆親之聖人為人類
之首故人類皆從之○本乎天者為動物動物中指人類者
小註在或兼鳥獸言却非邵子之說但不知朱子何如不曰
人類而曰動物及語錄始有人類字或曰凡動物首皆向上
雖蛇虫之行亦皆昂其首如鳥獸雖曰橫生首終居上也無
說似長○大凡言動物皆兼人獸禽虫此處似當從語言而
不必專指人類況上下交通之以物類比況人類之相從也
二句若除却人言亦未必為不可○小註所謂首向上者是

[illegible]非本乎天也所謂首向下者安得為親下非本乎地
者以動植二物分陰陽則動物是得於天之氣多本乎天也
植物是得於地之氣多本乎地也正蒙動物本諸
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
漸又曰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此動植之分也息謂
呼吸也言其有息者陽之動也其無息者陰之靜也此理曉然
易[illegible]親物各從其類曰陽[illegible]而生蹄角之類也陰交
於陽而生羽翼之類也[illegible]而生根荄之類也柔交於
剛而生枝幹之類也[illegible]又曰走者
便於下飛者利於上[illegible]又親上親下之說也又曰

飛者[illegible]走者[illegible]而又[illegible]飛走也故最貴於萬
物此又可見此條當作人類而論動物也以動植二類証
人類也○又[illegible]曰飛之類[illegible]而[illegible]於飛上走之
類[illegible]而利乎走下此亦可就飛走二物分本天地而親上
下也本文只說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似乎所該自
廣但今未敢與先儒相異爾小註之言或記者之不詳
也○朱子小註本乎天者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草木是也動
獸首多橫生所以無[illegible]此本[illegible]說今於皇極經世[illegible]閱此
段未[illegible]但[illegible]動物皆[illegible]人[illegible]或盡指[illegible]之屬○本乎天
[illegible]傳詞本乎天者[illegible]本乎地者[illegible]

木皆說僅有理但日月星辰旋繞於天地之間不止向上迫
故朱子不用只用動植一物分○草木植物也人與鳥獸動
物也人亦屬動而直生亦與植之理如金水為陰木火為陽
而沖氣亦兼有陰

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者因上九居一卦之上至貴者也然凡所謂貴者以其有
位也彼則无矣故雖貴而无位居一卦之上亦至高者也然
凡所謂高者以其有民也彼既无矣故雖高而无民九五以
下諸侯布列其下是賢人在下位也凡樂有賢人在其下者
以其為我之輔也今則以上九之亢而莫有輔之者○无位

則無以安其身无民則無以承其下无輔則又無以自立於
上身孤而業廢所謂來之坎坎何可久者故動而有悔无輔
非有无之无謂莫為之輔也○北朝魏孝平王丕夢登魏上
白曇而顧不見人命術士菅道秀筮之曰吉不課有吉色後
謝不執道秀坐誅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
忠孝王之問也道秀宜曰窮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
而无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
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潛龍勿用下也

文言前卽龍德而隱者以下既詳言六爻之義以申象以爻

遯至此又約其旨而申之○初九所謂潛龍勿用者蓋以陽
位下也其位下故於龍為潛也此與陽在下也陽氣潛藏異
辭異旨只是反覆申言之意

見龍在田時舍也

九二所謂見龍在田者謂其雖進於潛亦尚未爲時用也故
止為見龍在田程傳讀舍為去聲云隨時而止則有似乎初
之潛馮氏云適止於位非久安也則又似有異其在天之意
味本義未為時用之意似有對而言猶未得大人之位也謂
非為時所棄也故不曰不為時用而因未為時用之義因本
文舍字而下用字以反之亦不得已爲其故依本義舍字似

當讀為上聲○音註云舍去聲蓋主程傳九五上治也註云
治傳直吏反本義讀作平聲可見非朱子音註然此條本義
云未為時用也便見朱子不從程子作去聲讀為時止之義
下條曰居上以治下便見朱子未從程子所謂上之治也之
說又如反覆道也但云重復踐行之意便見不從程子必以
道之說○并初六象傳曰猶并無前時會也程子註曰舍上
聲與此不同惟本義無音其當讀作上聲○論九二者既以
伊傅當之如何又說未為時用曰此猶謂其在下位未登君
位之尊也故上文下文皆曰君德也言未當君位而已有君
德也伊傅固有君德然未當君位孟子曰周公之不有天下

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終日乾乾行其所當行而不自已也亦與時偕行之意

或躍在淵自試也

九四所謂或躍在淵者且自試其可否而未能自決也此所謂自試者試其時非試其才也故曰進德脩業九三備矣其在聖人則以謳歌訟獄之來歸天意人心之畢集則可遂躍而為五之飛矣

飛龍在天上治也

九五所謂飛龍在天者言大人得上位以治下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上九所謂亢龍有悔者蓋以其處位之窮極而災生故曰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孔子之意蓋以乾當聖人乾元即聖人之道也乾元之用九則其道之剛而能柔也故承以天下治也彼泥用九為乾卦六爻之變者非矣本義明謂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則乾元用九斷從君道說未為無據也○元包四德故作元就足以盡君道○君道剛而能柔則所謂王道之

黨无反无側者矣天下安有不會極歸極而躋治者

義曰乾元用九與他卦不同

也若他卦用九者何所不得皆為剛而能柔之義而

平之效矣若朱子既以用九為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而不專為乾六爻之用九故於此解須費力也○六爻皆以聖人明之而本義於此獨言君者對下句天下治言其實言聖人也○或問乾九五无柔將不能致天下之治乎曰中正便剛而能柔矣或以為六爻皆以聖人明之亢龍有悔亦聖人乎曰在聖人則時雖亢亦不與俱亢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乃所以乘乎龍之亢者也愚所謂有隨時而制之之義者此也若潛見惕躍以至於飛則皆愚所謂隨時而順之之義者

陽氣潛藏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自潛龍之象說而聖人龍德之意在言外所謂陽氣潛藏者即初陽在下也○陽氣潛藏乾道乃革似就爻位上說似潛龍或躍則皆指聖人也此特著其所處耳○陽氣潛藏亦據一陽畫之在下者而言總是明潛龍之義故亦歸在下之聖人

天下文明

言天下之人被大人之化漸漬者變化而

為敎寔語其家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文而明也語其國則

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文而明也此所謂百姓昭明也所謂
德維新也文明一類字猶潛藏二字亦一類〇天下文明謂
天下被其德化而成文明之俗也若曰天下被其文明之化
則文明爲大人而不屬天下矣此亦當從

乾道乃革

或躍在淵蓋九四在乾體爲離下而上變革之時故且進且
退疑而未定也問此所謂乾道何謂也曰凡易一卦一爻莫
非道之所在其在乾卦則爲乾道也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
人明之則乾道即是聖人之道也聖人於或躍之時亦爲變
革也〇或躍在淵皆是就人事上說此云乾道乃革就卦畫

發其取象之意耳

乃位乎天德

乃字似亦有意蓋言九五之位乃是位乎天德者非無德而
據其位者也〇此以天位爲天德有是德乃宜居是位也訟
六三以食舊祿爲食舊德有是德乃宜享是祿也〇據此位
乎字可證諸彖象傳所立字皆當作活字看

與時偕極

亢龍有悔蓋其時既極不知自退之道乃與時而偕極所以
悔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言聖德剛而能柔而天則之妙於此見矣蓋剛而能柔天之
則也聖德剛而能柔則聖德所在即天德所在矣故云乃見
天則實以聖人言其本義曰剛而能柔天之法也乃推本天
則二字所由取處如中庸誠者天之道也以天理自然者言
不看人也至於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而章句曰則亦天之道也却是指聖人矣此云天之法也本
是說天其本文云乃見天則則是天則於聖人見之矣〇三
百八十四爻皆以人事言則此所謂見天則者實是就聖人
言也本義云剛而能柔天之法也則明乾元之用九所以謂
之天則也則是準則有不踰矩之意〇天之法於聖人之剛

而能柔處見得曰此純以天言非也乾之六爻文言皆以聖人
明之〇剛而能柔天之法也此句安頓在乃見天則之上猶
云安而且貞地之德也亦安頓在應地無疆之上蓋因是地
之德安而且貞故君子之安貞有以應乎地之德也因是天
之法剛而能柔故聖人之剛而能柔有以見乎天之法也朱
子言剛而能柔天之法也惟恐人不知天則之爲剛而能柔
也言安而且貞地之德也亦惟恐人不知地德之爲安而且
貞也而或者因此註謂孔子此假是純以天言亦不察之過
矣〇風雷之餘繼以陽春摧剝之後繼以發育此天之剛而
能柔也而聖人之剛而能柔有柔以濟其剛者象之〇一說

聖人之剛而能存處便是天則如前云天德天道皆就聖人
身言又仲尼不爲已甚章小註亦云即天則之所存此說雖
有理但以本義天之法也一句味之則是未知天則二字之
所由立矣至如曰天道曰天德之類亦同出此意不可不知

乾元者始而亨也利貞者性情也

上乾而言不主物而言四德屬乾不屬物此是教人於物之
始而亨處認乾元於物之性情處認乾之利貞然即此段觀
之亦就見得下文所云之意矣蓋始而亨則亨者同此乾始
之所亨也至於利貞者性情也性情從何來則性情者亦此
乾始之所成就矣故下文從而贊之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

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聖人之言豈異致哉文不相參意實相
屬○乾元者利貞者是提虛而用下句以實之亦解經之例
方元亨時要非無性情也但生意未足實理未完故必至於
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耳本義但云收斂歸藏便知是以
物言利貞則屬乾依語錄謂是乾之性情爲元其極則四德
惟利貞可謂之性情乎以此見本義之精而語錄之說未必
皆朱子之定說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時文講義云乾元
者氤氳一鼓而爲萬化之樞與機緘一泄而爲百物之朕兆
胎而化卵而伏者皆於是乎資始也句而萌甲而折者[illegible]
是乎開先也然不始則已始則必亨胎者以息而漸長[illegible]

以其而能奮甲者未幾而發榮句萌未幾而條達理勢自然
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本義云始者元而亨者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
蒙將此句全用不得以大大矣哉亦非也蓋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便見得一箇大矣哉不必添本義云云然
後見其大也○不言所利者乾不言所利也所謂欽却神功
寂若無也便見貞意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此又是別
一說與上說不同故以或曰隔之本義謂乾始不自言其所
利也或曰之說言字是指卦辭○一說舉天下之物無一不

利將何以言其所利哉此說近切然不見貞意還是說結果
成遂而不可名其所利爲優此又一說也○始者元而亨也
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本義何以分析四德半屬
天半屬物耶曰乾始之時節所謂乾道變化也乾道變化是
繼善時事故爲元亨其所以利天下而不可名言其所利者
其時乃繼善者之所成就也是成性時事故爲利貞通書大
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此係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誠斯立焉此屬萬物也○元亨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理
之方行而未有所立在天之分數多利貞者物之已成理之
已立在物之分數多朱子以元亨猶在乾而利天下不言所

利貞則已有個物在矣故以此分正以繼善成性分四德也○
乾始能以美利偏利乎天下而其終也不言所利大矣哉餘
始也以此語意味之乃見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亦只就上文說盡四德運行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
元無所屈撓無少間斷此便是剛此便是健此皆元而元元
之亨則繼以亨當亨而亨亨之末則繼以利當利而利利之
末則繼以貞貞下又起元此是行之無過不及處中也且元
自為元亨自為亨利自為利貞自為貞此是立之不偏處正
也剛健則極其剛健中正則極其中正是純粹也純粹則極

其純粹是精也豈於元亨利貞之外別有所謂剛健中正而
剛健中正之外別有所謂純粹精哉要是極言以深贊之耳
純者徑剛之極粹者中正之極故一則曰不雜於陰柔一則
曰不雜於邪惡○大哉乾乎乾字包四德剛健中正純粹精
此則正指四德言也剛以體言是他本質如此健兼用言兼
靜也專其動也直皆健也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是就四德之
交接處說正者其立不偏是就四德之自為德處說有不過
倚著之意或曰行或曰立如刀解字義云耳未見皆指四德
曰非也下句即承之曰四者乾之德也豈四德之外又別有
所謂乾德者哉○或曰中言行以元亨言正言立以川

故通言之曰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云云亦未嘗何地剛
健分配四德不得乃獨分中正以配之未能無謂也況下云
或疑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云云此通指四德言
之也○或謂元亨利貞四德是乾之隨時而異其名也乾是
元亨利貞之渾淪而總其名也愚謂乾則有元亨利貞非即
是元亨利貞也而節乾字似無不同○大哉乾乎只是一箇
乾只是一箇四德何處是剛健又何處是中正又何處是純
粹精只是四德只是一樣而已但贊美之辭有不能一二字盡
者故既剛健二字贊之見其猶未也更着中正二字猶以
中正二字猶未盡也故更着純字更着粹字又更着精字夜

發然亦不能自已也非聖人知天地之化而與之默契無間
洞然無遺焉亦說不到此○本義謂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
行而有動靜耳或疑既是一氣流行則秋冬貞候氣亦未嘗
不流行也而何以自為靜曰此以氣候之示入言之蓋陽氣
流行其後半節亦是斂其向所散於外者以歸於內也故為
靜也以鼻息之噓吸驗之見其動靜之分矣○元亨動也剛
也利貞動者之靜剛之柔而本一氣之流行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推說理…以備…道
也乾只是純陽不健四…而已而乾之為卦六畫皆奇

上下皆乾亦純陽而至健便盡得此情矣發揮者力說其
揮布在此也此皆處似用不得落見剛躍飛亢等爻辭意
大抵此一節申彖傳之意逐條合用四德貫情於乾之情即
上文云云也言情則該性性情則德也體用一原也一說此
條是起下文之辭正如彖傳六位時成之例理亦似順○近
日看得此條只是起下文時乘六龍之意並上文每條俱是
乾字發端一則曰乾元二則曰乾始三則曰大哉乾乎至此
則更端曰六爻發揮可見只是為時乘六龍設矣即彖傳之
六位時成也況精粹而至純粹精也則至矣盡矣不可復有
加矣乃又以六爻盡四德之義何哉又聖人之四德自是以

易經蒙引 上經卷之二 上二十六 四百十五

治功言亦不必於六爻上分屬四德如初九至九二之一云云
也○旁通情也但是曲盡事物之情[illegible]有初九九二
而無九三九四九五或有九三九四九五而無上九是當求
能曲盡乎事物之情也人[illegible]
揚以之躍五之飛上之亢[illegible]
經營旁通曲盡而無[illegible]時乘以御天者此有
外於此哉此理甚妙此理亦正大而精密者來非假說也

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雲行雨施此是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之功也利貞總在天
下平一句內

君子以成德為行止是以君子弗用也

言君子之所以為行者以成德為行也夫既以成德為行初
九德已成矣則日可以見之行也夫既可以見之行矣而又
何以曰勿用蓋初九時乎潛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隱而
未見則行猶未成是以君子亦當如之而勿用也如此說意
思自明亦不拘拘於象占之分但以身在潛而勿用耳○
行以事功言德之發也○德與行兩字要分辨如理無不窮
知無不至心無不正身無不脩者德也若夫上而致君下而
澤民大而經邦小而立事者行也德者本也行者用也善看
有其德而不見諸行者未有行其行而不本諸德者也故曰

易經蒙引 上經卷之二 上二十七 四百十六

君子以成德為行一說君子以成德為行此君子泛言之
也是以君子勿用也此君子與九三之君子終日乾乾皆指
占者言之味是以君子弗用也一句另提出君子似有象占
之分從此說較分明○潛之為言也與亢之為言一般體
看爻而言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一條

理不可不求而其聚也非學不能學以聚而精而其辨之也
非問不可蓋君是知止而後有定居之安資之深時節也行
行是慮而後能得取之左右逢其原時節也○學以聚之[illegible]
理散在事物間或有方策之上君子多聞多見或講[illegible]

書者今謂古之類皆學也所以聚天下之理也然所聚之理也有
得失焉有精粗本末焉又必上問於師次問於友辨其
孰是孰非孰得孰失何者為精為粗何者為本為末辨之必
欲其明也至於是非得失各有所歸本末精粗無所不盡則
通貫者心胸以居貯之使衆理之蓄於吾心者淵涵海畜而
不見其涯際也此皆學力所得乃其者之安而資之深者然
也至於事至物來之時則須行以仁盖仁者當理而無私之
謂此處事之大道凡處事內要無私外要當於理此決是不
可易者此仁字不可專以愛人言及以心德言者亦為不切
○問辨者問其所聚也寛居者居其所辨也仁行者行其所

居也學者德之所由成也故曰盖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
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為大人也深明二字承再言說九二
之為大人言九二即大人也前云君德也者什大人之為
九二也言大人只是九二非他人也互其辭以相發也亦為
君而謂之君德即所謂大人之事備矣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
危无咎矣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即本義重剛不中居
下之上乃危地也不可以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為中上不中
字也若做中上不中字則本文為重而前本義居下之上一

句亦贅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
九四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即本義九陽
四陰居上之下也○九四剛而不中此是爻言所取朱子本
義只曰九陽四陰其不中之義則畧矣本義下文居上之下
一句即是爻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之義或謂本
義居上之下一句自謂得不中之義然於九三例不同愚謂
强之說也○或曰九四以陽剛而不正卻何謂之不中曰見正
非正也而本義曰剛健中正以中則正也凡事正也而不言
曰重剛而不中亦不復取其正也此皆中正亦有相通者

九三之不中亦是就居下之上取九四之不中亦是就居上
之下取然舊俱指性情上說故以本義下句居下之上居上
之下以位取者意不重當重剛自是重剛不中自是不中重
剛是性質過剛也不中以人事言是用不得其當不當剛而
剛者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又是以位言不可謂是由不中
意若以不中為重剛則九四非重剛也何亦謂之不中或若
以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為不中則不中二字當連下文讀何
本義乃曰重剛不中居下之上與本義居下之上四字特
以申上句不中二字之義耶此理可推以九四以剛處柔但
是用剛不得其當處故亦謂之剛而不中蓋九三之重剛不

中失之大過者也九四之剛而不中失之不及者也九五六二揔
之不中蓋但有中便有過與不及故凡說中處便要把過與
不及處來排比方論說○問文言皆以六爻為聖人何緣聖
人乃有重剛不中之過耶曰周公元不以為聖人孔子以聖
人當之是以有此疑議蓋亦大槩之辭如九能安得為聖人
然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聖人無射亦保怕懼其所有
失也如武王伐紂若史之說其失未免於過剛不中矣故伯
夷謂其以暴易暴也⊙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一說按本義
曰或者疑而未定之辭也味之辭二字則或字猶疑辭者言
此云或者隨時而未定也則或字是云九四自或之故去了

之辭二字也此說未精○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者[illegible]孔子云吾
將仕矣註云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皆非指人說也只是
辭字義云耳皆是謂九四有疑之之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止而況於鬼神乎

此節總是言大人之德只是以道為體以道為體只是無私
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四時之序無私鬼神之
吉凶無私皆道也大人亦無私則道在我而質之天地而合
質之日月而合質之四時鬼神無往而不合矣○夫大人者
本義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九五之大人本是有德
無有位但其所以為大人者只以其位而以其德[illegible]

地合其德以下純以天德言大人造也大人亦然以德言而
位在造字上天地之天以形言先天後天之天以道言○
先天而天弗違蓋雖先乎天而實合乎天也既合乎天便是
行得去行得去處便是天不違○如所行有悖乎天天亦何
嘗故違之自是理行不得耳天何心哉然既行不得卽是天
違之矣所謂天命不祐行矣哉○如禮以義起而達之天下
屬之於天而天受之此先天而天弗違也又如治設網罟制
耒耜作書契之類皆先天事也又凡聖人之行權處非先王
之成法非經常之所有而於經無悖者先天事也○三重之
道建諸天地而不悖亦是先天而天不違定理天叙有典而

我惇之天秩有禮而我庸之後天而奉天時也○後天而奉
天時謂此天既為了我便是從於天即依而為之是吾處乎
天時也天之道時焉而已矣時即理也易經蓋說天時如應
天而時行承天而時行之類莫非理也①語類云先天而天
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
應不差毫釐也因說人常云如鷄覆子出殼同時不知是如
此不時舉云家間養鷄時敢為兒童自候其雛之出見他母
初未嘗啄蓋氣類纔足便自横逆裂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
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此見得[illegible]一毫
人力不能與先天而[illegible]後天一時

焉而已矣故曰應天而時行雖先天亦將也天且弗[illegible]
無後天而奉天時言蓋舉先天而天弗違就該得後天而奉
天時矣猶言七十者衣帛食肉就該得五十者矣前有該兩
意者非是○回紇謂郭子儀曰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
還可見同是言回紇傳正是子儀單騎見虜際回紇自言其
國有巫皆為之巫云此行不當戰見一大人而還此又可見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況於人乎不必說是人
自私見之為下句況於鬼神乎說不得了此與豐卦天地盈
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一同尤可見其非為
利見字設也況於人乎進之則有望進之則不厭也而況於

鬼神乎朕志先定鬼神其依也○況於鬼神乎與上鬼神合
其吉凶者同天地以全體言鬼神則各有司存如風雨雷露
及草木所以榮悴之類皆鬼神為之也皆天地之功用也如
大舜之烈風雷雨弗迷亦當有鬼神呵護撝戰之理蓋聖人
之德神所依也○朕志先定鬼神其依就是這箇鬼神附着
著龜告人也故曰可與祐神

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馮氏曰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此語可依其
下云云不必依也知進退存亡者知其有進而有退有存則
有亡為理勢之有然也○不失其正者處之以道也進都而
思退存而不忘亡所謂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也○知進退存
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是聖人無卜筮而知吉凶
處○伯厚云其人嘗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
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大抵乾卦六爻之辭周公本為占
筮有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衆人皆有用處初非
爲定以乾六爻來擬擬聖人也孔子亦非不知此而誤認乾
六爻為聖人也但其意以為此是純陽之卦若就人品上論
則為聖人之象其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於聖人之進退
故文言因爻辭推見龍雖之文而盡以聖人之進發明之耳
要之不出周公爻辭意外且猶未足以盡爻辭中意況其央

易道之無窮也○蓋文王周公之辭約孔子之論詳然非文
王周公之約無可以為孔子之詳者非孔子之詳則無以顯
文王周公之約矣○看文言中象傳雖是反覆申言其實前
後亦互相發第一節言初九龍德而隱有許多話第二三節只
曰下也明前之云云總從下之一字出也此以位而言也第
四節云陽氣潛藏則又以見其非偶然於下也時當潛也他
日之為見為躍者亦此龍也至第六節則又言其德之可出
而時之未可出又是前節之所未及也○如九二龍德而正
中云云詳其德之及物也絲則云則舍也言其德雖已及物
猶是在下之大人未得為在上之大人也又次云天下文明

言雖不在上位而其德之所由成也○如九三首節進脩之說最詳次則承言其不過行其事耳又次則承言其所行事者其時當然也末則推本其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以見其所以當乾乾也○如九四首言進脩及時之意為詳次則承言其所以自試也又次則本其欲改革之際所以當自試不可遽進也末則又言其剛而不中居下之上以盡其意也○如九五首言聖作物覩之理最為詳備末及其治功次則言居上治下也又則次言其位乎天位位與德稱宜其為人所利見也末則極言其德之盛與天地合以見其所以為大人者非偶然也○如上九首言亢龍之意亦詳次則約言其窮之災又次則本脩德完其災也末則教以盈滿行戒庶不至於以窮致災也皆有以相發明相補足之意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一者耦也陰之數也地之為體以其得天所付許多氣而造就出許多物來人但見萬物皆發生於地之上而不知其所發生者實本於天之氣之交於其中者也故坤為偶數此其大者也而凡物之屬陰者細者之無不皆然○問如桃杏栗子之類屬奇乎屬偶乎曰此物屬偶也故此核兩皆為兩瓣子仁其中生意則奇而屬陽故初萌芽

此又可見坤之承乾而乾之所為大也○坤元亨自與乾元亨不同乾元亨無所不元亨也坤元亨只是柔順者元亨也此陽全陰半之理○天坤天下之至順也至順則能虛心而順應循物而無違此其於天下也何行而不得故亦有大通之理焉字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人惟至順則自然寬容良而不拂人之性自然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應得元亨也○利牝馬之貞若乾馬則全是健若牝牛則又全是順牝馬順而健者也蓋非順無以承健也其健不是順之健也故曰安貞○曰利牝馬之貞明其不利於剛健之貞也有利有不利也○牝馬之貞坤之貞也不似乾之言利貞矣

蓋乾無所不統坤則為乾所統故先則迷失利義則非其所長矣東北則非其所安矣○坤卦分明是地道也妻道臣道也○泰義曰不順則專而無成不健則不能配乾順而健者坤之正也○夫造化之理陽全陰半坤陰也以先後言僅得於後以利益言僅得於利以四方言僅得於西南故得此卦之君子如有所往也先則迷後則得而所主但在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皆利害分半然大抵惟安於正則吉也如後如利如西南是其正也故利如先如我如東北者其正也故不利耳

先迷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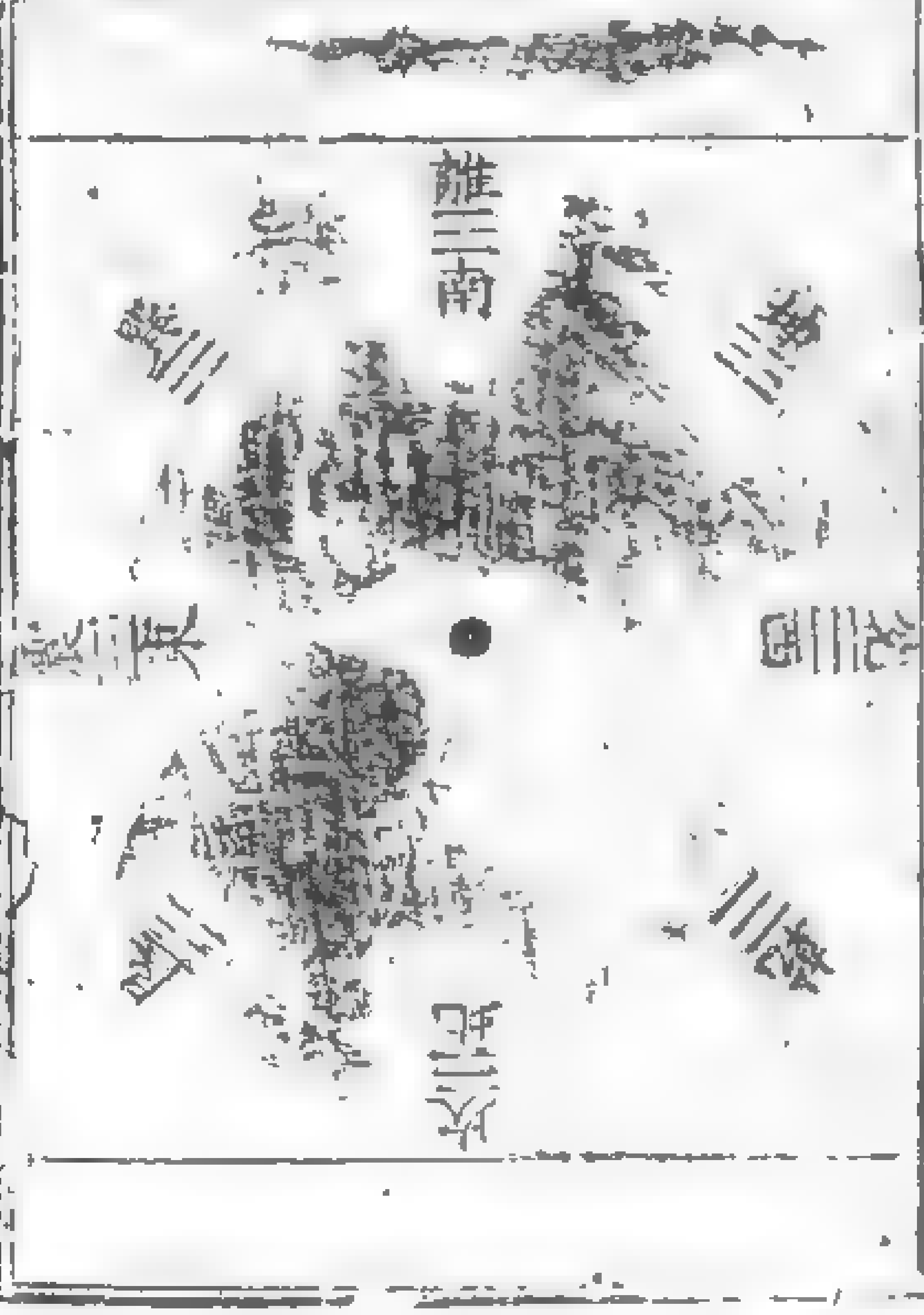
此先後不可以一事之窮求言只是言任己先物則致迷居後從陽則不失安是安其分也

主利

語錄云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利這事之說恐謂亦須看是何等事若欲建大事立大功如建侯行師之類終不利也須是農工商賈等事方可保其利○但云主利便見不主義矣○所謂主利者非貪欲也家人所謂富家云耳所謂不主義者非謂不可為義也義主於斷制陰之才所不足也○夫子制義如婦人主張家政則便為牝雞之晨可見主利不主義者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西南陰方往西南則陰與陰合矣東北陽方往東北則陽非陰類矣○東北之害非止喪朋曰喪朋者明非其地也西南之得朋亦然○西南東北不必大拘泥但往得其地即是西南往非其地即是東北大抵得兎忘蹄得魚忘筌得意忘言○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其利在得朋也以陰性不可孤行獨立也易中凡陰得陽助者皆利陰柔而無應者最不利也屯之即鹿無虞蒙之困蒙皆是其往須順之頤顛拂經等類如嗟如皆是也又如夬之牽羊悔亡僅以其陽居陰之故是人亦今其無與衆陽競進而安出於其後况純柔乎○東北非陰之位凡為陰類皆不之往而乃獨往則其不能安可知曰喪朋者明衆所不往也○西南東北以天下大勢言○西南東北亦不必拘定假如自今西南之方無親無故其地方兵荒之餘有嫌隙之人是不宜往也故雖曰西南然亦不可往蓋即此便是東北道理矣若東北方地果平易俗果仁厚又有親舊可依即是西南道理而吾所宜往者也聖人只是要人所往得所不可往非其所耳凡讀易之士要須得意忘言如此卦斷從頭到尾只是言坤只得乾之半陰須從陽動而不可為非其所得為者耳○此處不要說西南平易東北艱阻只是說陰方陽方要來得朋喪朋字



之後天是以陰卦處陰方陽卦處陽方乾坎艮震陽卦也
巽離坤兌陰卦也或曰既是後天則非伏羲立卦本旨矣曰
卦位雖非伏羲之本旨然陰往陰方為得朋往陽方為喪朋
者則實伏羲本旨也○雲南諸夷圖母土官上題云天下
雲南土年官撥復叛母土官身自率兵逼城下徧騎馳驟若
駛將然嘗究其理西南陰方山多中空石皆上銳人性內陰
而外猛多土且許氣使然也關上所過如此蓋山中空故人
性內陰而許石上銳故人性外猛而多言由西南陰氣盛故
女獨強雲南正在天地之西南方也此於坤卦西南得朋之
義本無關涉特以其可以證西南之為陰方而漫錄於此○

西南陰方東北陽方為文王後天之易大抵易更四聖有文
王之易有伏羲之易有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不必盡合如
此卦以西南為陰東北為陽是文王後天卦位文王已與伏
羲不同矣如乾卦元亨利貞取四德師卦截取丈人无咎之
類孔子又與文王不同矣如需卦取乾遇坎至於坎卦三不
類如需而不自坎險言周公又與文王不同矣如坤六三
无成有終只是尋常說无成有終而已而孔子文言則曰弗
敢成也代有終也孔子又與周公不同矣至於彖傳解卦
或多取一義如屯元亨貞无咎以剛中也之類或少取一
義如小畜取柔得位而上下應之類又或兼取一義如剛

正後半伏而不求之所謂文王伏羲本旨不同者尤多此等
在學者只當務虛心以求之求之有得則其不同處於理各
有所當卻嘗其並行而不悖也故朱子亦欲見其本義大意
是不盡拘孔子之說以解經也

安貞吉

分而言之安者順之為貞者健之守合而言之則曰安於正
而已○胡氏分合言之說最當但所謂順乎健不若謂之順
而健蓋順而健則與安而且貞者順利貞之說相契合君曰
順乎健則健在順之外矣恐非牝馬之貞先儒順乎乾之說
只當得一箇順字而順而健其健在順乎健其健屬人○

貞本是正而固也此只是安於正者以安字內自有固義也
○安而且貞與安於正似乎不同其實同也蓋其所安者正
也安字自須還他○安貞吉此結上文之意如後也利也西
南也此坤道之正也後則得利 主西南則得朋此安貞
而吉也若先也義也東北也非其正也故先則迷東北則喪
朋而義亦不主矣是不安正則不吉也○坤卦辭總是說坤
只得乾之半而已以先後言得後而不得先以義利言得利
而不得義以四方言得西南而不得東北占者不可越分以
求全也只是循分安守便好○利牝馬之貞一句含下文曰
後得主利曰西南得朋也牝馬之貞也○先迷曰

所上義而不上利不利也非牝馬之貞故也采引結之云
安貞吉有首有尾有終有闕便是一段文字體製也易者終
理盡性以至於命者尋常看易只見得是吉凶悔吝之辭而
已安得有性命在其實易中無一句一字不在性命上來如
乾元亨利貞則自乾道大通至正上來坤自元亨利牝馬之
貞以下無一字不從陽全陰半道理上來也伏羲卦畫亦然
蓋易中所有都是下一層者其實一畫一字都有上一層道
理在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也諸卦皆然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至只自坤分內言亦到那極處也如伯夷聖之清者也與伊尹

聖之任者也是皆各極其至者也大則無所不統如孔子之
謂集大成者也即此二字之分亦見得陽全陰半之理○比
大義差緩本當云至後今曰乃差緩者就命辭上言○萬物
資生生者形之始始字細認方見是坤元若以坤作成物
句代之則不可○萬物之生成只是一元之氣而已造化原
無兩箇元也坤元只是乾元后一截當其氣形交接處乾坤
雖云兩箇物實則只是一般物也以一段物而分兩箇物之
投種究竟只有是理哉二氣機也○流形與資生大不
同流者是發生原源不絶之意一箇是就之會都在流形時
事也資非特其發端一處○地所發生一本於天之氣

以天地生萬物亦可謂天之生物亦可以此
之理○萬物資始乃順承天造化然況於人
者乎○若從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則疑於與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有敵矣今曰乃順承天非惟可以見坤道無成有終
之義而乾坤之合德以共成生物之功者亦於此乎見之不
然乾有乾四德坤有坤四德而名實混矣分明是地對天不
過天統乎地地承乎天○於萬物資生之下就着一句乃順
承天便見得生物之功皆乾所統資生也者生其所始者而
已聖人於名實之際其謹有如此夫○乃順承天言其所以
資生乎萬物者非自為也乃順承乎天之施氣至則生耳此

坤之所以配乾也○於坤元曰乃順承天則亨利貞不待言
矣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坤以厚載物純以德言德合無疆即指此載物之厚德也含弘
光大是也○或曰據厚字似以形言非也坤者地之性情者
也况承伸純以德言不應於此獨以形言曰坤厚載物既謂
之坤便非指形矣若大象則曰地又曰勢是指形也至於應
地无疆以无疆是地之德故上用地字無妨也象曰君子以
厚德載物載物亦以德言○問含弘光大何以謂之厚德曰
含萬物而化光則萬物皆在其吐納之中矣不謂之厚德而

何○坤德有四合四德方可以配乾之无疆今乃指坤亨一言德合無疆何也曰元亨利貞皆坤德之所以合乎无疆者也或於亨言亦可或於元於利於貞言之皆可也隨其所指也如聖人之德亦該仁義禮智後之稱聖人者或只於仁之一節而贊其德之盛或只於義之一節而贊其德之盛皆不爲舉一而廢其三也○含弘光大坤之亨處正在光大二字上然光大自含弘而出理勢必然故文字亦然也聖人此等文字其筆全爲道理所使若有不容不然者非故益之以含弘二字爲其他二字不得也文言含萬物而化光亦是如此但凡作文字只管聽道理所使不容以己意而有所增損方是

若到盡頭便是筆下造化便是手代天工大抵六經非聖人之文天地之文也天地不能自文假聖人之手而文之耳○亨義既在光大二字上而聖人所以去不得含弘二字者何也曰亨者通也凡通者皆自鬱中來也不有所鬱安有所通含弘雖不是鬱滯之義其實亦是含蓄諸內而後達之於外故曰理勢然也○品物咸亨正是萬物潔齊物皆相見時候○含弘光大坤之亨也品物咸亨隨坤而亨也如乾卦萬物所資以始者元也則品物流形非正是乾之亨乃其所資以流形者爲乾之亨也利貞亦然但就生物上認取耳若四德則全屬乾坤○含弘含而正弘出弘則所含者廣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地類柔順也行地无疆柔順而利貞也但就坤德上說或曰坤四德皆以生物處言元亨却分明利貞却不見生物意何也曰此所謂柔順利貞即便是文言所謂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非以生物言而何下句方露君子字則四德之意方全也○以象言則爲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以義言則爲柔順利貞本義謂爲行地之物者明能之能飛乎天而爲乾之象也○本義云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者蓋所守以德言占以所事言若論君子之德則安有先迷東北之咎只是其占則云乎其○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是至柔而動也

剛至靜而德方也是其生物之有始終也故爲利貞曰動剛則是承乾之施至於有終處乃爲剛不然不得有之剛而亦順中之剛也曰德方則是必到各正保合而無欠缺處方爲方不然不得謂之方而亦順中之方也○利牝馬之貞依卦辭皆是占令象傳以利貞爲坤德故本義云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斷自先迷以下方爲占此不可不知○孔子之意似以卦辭元亨利牝馬之貞爲說坤德自君子有攸往以下乃爲占辭○柔順利貞分明是貼上文曰牝馬地類行地无疆見文王所以取牝馬之貞所以能當乎乾之利貞也本義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又曰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

之德也蓋惟恐人把柔順利貞字做行二句此看了更不
知柔順利貞之為貼上文也○柔順利貞此利字帶言此一
段自牝馬地類至此全是言牝馬之貞殊未見有利字意
字意至下文先迷失道乃以終有慶方見得明然在坤則自利
其利矣故本義云至言利貞也○或曰柔順利貞利字不當贅
看且坤何以為獨不見利耶曰不必如此拘只緣利牝馬之
貞一句不是說坤德而夫子乃以坤德什之乃是物看說健
了如何又得四德意思十分分明耶語類明說利貞不分明
○坤利貞只是生物之有終處生物之有終處便是順而健
也蓋行地无疆所謂牝馬只是不息生物有終處是亦順不

息便是利貞意惟利貞字不分曉欲說得分曉便須先說
至柔而動剛一條本義只云行牝馬之貞而不曰利牝馬者
此也自君子攸行以下只說坤德有先迷失道以下便須言
占○坤牝馬之貞如何以為坤德之利貞曰自坤而言生物
之有終可以見其順而健對乾而言代天而有終可以見其
順乎健然其生物之有終即代天而有終也均之為牝馬之
貞也○先迷失道迷錯也失道失路也如所謂再陵失道之
道不作道理之道看蓋先不貞也迷不利也曰迷曰喪所供
是不利之故不只是失理而已其云失路亦不拘拘在道路
只迷錯處便是失路也失道直貼迷字猶下文乃與類行貼

得朋字也○下說失道猶云失則也道字只作道理說不必
以為失道之義例之此說較穩當益與下後順得常正相
應也與大義例不同○乃終有慶以其柔順利貞故能然也故本
義云人之所行如坤之德而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
也○語類云牝是柔順故先迷而喪朋然馬行即健故後得
有慶云云牝馬字分開看却形容得此意思出恐非定說也
依本義牝馬是一物順而健是一條意其先迷而喪朋者以
非順健故也非謂以牝之柔故先迷而喪朋以馬之行健
故後得而有慶也夫先迷而喪朋者正為其不順耳何謂其
柔順故先迷而喪朋至於後得而反之西南又却是順也何

謂其馬行健故後得而有慶耶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言終得
一半好也於東北喪朋之下又添乃終有慶一句者承君子
所行如坤之德而云也主能安於正者言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安貞與守貞不同守字較著力安是安命安分安於善安土
之安言心肯意肯而无所勉強之意故曰安而且貞言所安
者且得其正也亦猶云貞而且安也安而且貞地之德也蓋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无成而代有終此皆安而且
貞者也○安而且貞即上文之柔順利貞也如所謂後得主
利西南得朋皆安貞之吉也主人事言○上言柔順利貞之

子攸行因言地之德而及君子之德也下云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因言君子之德而謂其有合於地之德也文意互相發明但在地德則皆為安而且貞在君子則皆為安於貞本文安貞之吉還作安於正說○本義前云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後云安而且貞地之德也一言坤一言地何也曰前言坤者從本文坤元坤厚字來後言地者從本文應地之地字來而本文之所以或言坤或言地者各其從道理所宜或言句之順而然非若後世剗畫文字言坤則只不敢復言地言地則不敢復言坤字雖殊而理則一理一則不復較其字之殊矣○問物之生成一而已矣而有乾之四德又有坤之四德何

耶曰此只是陽施陰受之義乾之四德就其所施者言坤之四德就其所受者言所施者氣所受者形二而一者也○大抵乾只是元以資始便都了其下亨利貞則不過只是此一元所至之景候而已非元之外更有是三項也此元之所以為統天也若坤則逐漸成就出來故曰陽輕清未形陰重濁有迹○大傳曰乾知大始此可見乾德只一資始便都了也陰重濁則不能無漸矣又按近思録太極圖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條葉采註引朱子語云陽動而陰隨故陽言變而陰言合亦陽施陰受之義也

象曰地勢坤

地勢坤本義所謂高下相因之無窮正是說重這坤之如此所謂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者此可見孔子朱子用意之精

君子以厚德載物

此就其擔當負荷之重包容承載之廣言其所謂物不止於鳥獸草木之屬而已凡人民家國及一切所任者皆是厚德載物則君子亦一坤矣○厚德載物者仁以行之義以處之使天下蒼生各得其願天下事物各得其理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初六陰數亦老而八少陰數退退則多而至於六故八少而

六老陽數進進則寡以至於多故七少而九老○夫坤六爻皆陰也而初六一爻陰之始生於下者也夫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周公象之曰云云蓋霜陰氣所結初陰之象也霜盛則水凍而為冰一陰積至於六陰之象也明言微之不可不慎微之不可不早也○曰象曰冰從陰類也○王伯厚云乾初九復也而潛龍勿用即所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無對待之易也此處未容得抑揚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流行之易也此處未容得抑揚但聖人為見得陽主生陰主殺其類有淑慝之分既有淑慝之分則就其消長

之際便是其升降之會故即於消長所在就致抑揚之意將以伸此抑彼而賛化育之功也若仁義健順之屬乃對待之易不容有偏主〇大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無此通天地人物言所謂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之理也或曰造化之本如何兼人物曰物物各有一造化如云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之類可見矣所謂一身還有一乾坤者也此又可見乾本義所謂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等句不專為乾而亦兼人物矣〇陽主生陰主殺此陰陽即是不能相無之陰陽但以所主有生殺之異遂見其類有淑慝之分如春夏主生秋冬主殺見得秋冬是惡氣候耳〇本義云聖人作易其於

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健順以造化言也仁義以人道言也健順蓋兼天之陰陽地之剛柔但卦爻辭於淑慝之分都就人事上說若泛論造化氣運亦有淑慝如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然聖人於此所以賛化育者亦須就人事上理會〇消長本無足抑揚因其有淑慝之分故運鄙消長處都使人不能無彼此其心所以本文上面則消長與不可相無者相連說近略相隔而已至下文則陽消長與不可相無者而只以與淑慝者相連蓋有見乎此耳〇雲峯胡氏以不能相無之陰陽為對待之陰陽其消長淑慝者為變化之陰陽似也而實不然夫消長同流行也淑慝如何別是

是流行者且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君子小人分明是對待此必於其消長時方有淑慝耶蓋其合下生來時便自有此慝之分矣〇聖人繫辭其凡扶陽抑陰處全是就淑慝之分言之不是以不可以相無者言也辭意各有所主如此爻稱霜堅氷至全不關健順仁義甚也〇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處豈容有抑揚耶豈可分淑慝耶〇扶陽抑陰之意易為君子謀如此爻戒占者以謹微微猶陰謹之者陽也此是扶陽抑陰以賛化育處〇蓋所以賛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若隨造化則陰陽兩端相為消長全不容得損益了所以聖人扶陽抑陰要

於人事上扶氣化使陽之長者雖其消而陰之消者雖為長也分明是有此理豈聖人莫如之何而徒致抑揚進退之私願而已哉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天之所以與人者本自然欠缺處自君臣父子之大以至於事物細微之間皆當以仁為主至於仁之行不去處使有義以裁之不然仁亦有非其仁矣是仁與義二者缺一不可但陽必勝陰剛必勝柔仁必勝義此又陽全陰半之理學易者所當知

馴致其道

謂積漸之勢也〇此其道與其道窮也之其道字正同謂理

動外也所以本義亦云其[illegible]動必盈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以本爻之占不以坤道言以德言不以占言意在言外○乾九五一爻當得乾一卦蓋乾孔子以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正是聖作而物覩者故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致萬國之咸寧者惟九五一爻足以當之若坤之六二柔順中正為得坤道之純是又當得一全坤也若初則陰之微上則陰之極三則不中且不正四則不中五則不正並含六爻而觀之則得全坤之道析六爻而觀之則其道參差不齊矣惟六二之柔順中正為獨得坤道之純○自本爻而言則為柔順中

正對諸爻而言又為得坤道之純○乾者剛健中正之卦九五者剛健中正之爻坤者柔順中正之卦六二者柔順中正之爻曰坤之柔順得矣何以見其中正耶曰使不中正得為陰之純而順之至乎故曰大哉乾元剛健中正則知坤之柔順中正矣○柔順正固坤之直也在六二則為所守之得其正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在六二則為所處之得其宜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在六二則為直方之德光輝盛大○周公之所以著六二直方大者以其柔順中正又得坤道之純也蓋惟其柔順中正故為直內而方外惟其得坤道之純故其德不但直方而又盛大也○胡氏謂正則內中則外方此說恐

可依須是說六二之柔順中正在內則為直在外則為方為此意方周且不說偏柔順字蓋直者在內所存之柔順中正也方者在外所處之柔順中正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坤之德只是柔順正固賦形有定之德而已非直方之外又有一種大德也故胡氏分本義上為直中為方亦以大義以正固為坤之直賦形有定為坤之方而泥之云耳此未必是朱子意也○六二柔順本是坤之柔順利貞柔順利貞則是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德方二字即賦形有定是則柔順利貞已該賦形有定之實矣本義特分出當坤之方何耶曰此亦當從[illegible]通不[illegible]賦形

有定是坤之作用[illegible]利貞[illegible]生物者常使是體用之分矣彖傳則專言而无所不統者○須看本義兩又字見得相應○內直外方而又盛大若謂其直方之純也○語錄云不可說坤不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為得坤道坤道是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只是一箇坤細味此語似與六二爻下文義稍妥更詳之為賦形有定德合无疆不做地道說不得也文王把坤字當人孔子彖傳則把坤字當地○在本爻則為柔順中正對諸爻則為得坤道之純究其所以為得坤道之純者亦只是柔順中正而已故為直為方為大不習无不利總是以此如此九五為元為永為貞總只是一箇剛中

乾九二之庸信庸謹又為閑邪存其誠又為善世不伐又為
德博而化總只是一箇剛健中正而已○且不專主靜只是
存主處故曰六二之動直方可分內外不可專分動靜○又
得坤道之純總只是柔順而中正不習无不利意思又總在
得坤道之純上推出○又得坤道之純者坤道指上文坤之
直坤之方坤之大三句六二只是一箇柔順中正之德在內
則為直在外則為方且六二比於諸爻又為最純者是其直
方且大也又不但大而已且不習无不利也此只據其理之
所至者而言○又得坤道之純不過只是柔順中正但以此
爻比諸爻而言之見其獨純見其不但直方而且大不但直

方大而又且不習无不利也不然但是以六居二皆為柔順
中正何獨此爻得為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除爻之吉再無與
並者乎○究其所以得坤道之純者亦只是柔順中正而
已究其所以為大者亦只是直方而已大者言其直方之
非尋常直方也不習无不利又言其直方大之非尋常者也
此就道似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之例无求貞无咎亦然
○或曰凡方大不習无不利在本爻則皆為德但以占言則
所謂占者有其德之一句是將直方大則其占如是一句是貼
不習无不利故六三本義云或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
按象傳云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通以德言為是而占亦[illegible]

連直方大說○不習无不利者正指其[illegible]也非[illegible]
方大外又不習无不利也其曰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者
言惟平素有其方大不習无不利之德則今日斯占之事亦
自然行得直方大不待習而後利矣蓋以平素所能而言則
曰德以今日所行簡易而言則曰占語錄分德與占恐錄者
之誤或朱子一時只見得直方大內自有不習无不利而不
習无不利者亦是就直方處說故偶分言之欲其德與占分
明而已○若平素有直方大之德則平素已不習无不利矣
蓋直則所主者皆正方則所行者皆正大則直純乎直方純
乎方而交輝明盛也此豈特學習乎此豈有不利乎此利字

就是利用安身之利也雖就占上說利字亦未嘗不同○一
說不習无不利須以事言然後本義兩德字為同愚謂依吾
說二德字亦未嘗不同而不習无不利亦未嘗不以事言也
○又一說以六二之德言則連不習无不利皆其德也以占
言則但方大是德不習无不利是占此說恐於本義有得不
精而為語錄二說所牽纏於胸次耳○又一說依語錄直方
大為德不習无不利為占亦无害蓋不習无不利就六二說
猶他爻所謂吉之道也就占說則所謂占者如是則吉矣此
皆委曲遷就之說○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取之左右逢其原
坦然由之而無疑也本文不習无不利本以德言蓋德之[illegible]

事之外故直方大三字內便已有事在了只是言其爲才處事之所在有以方者自方大者自大皆不思不勉而自中道耳何也六二耶道之純者也故曰大坤天下之至順也而推其德則[illegible]光明矣夫豈尋常之順德而已哉如此說自然明[illegible]破綻此與象傳文言合○此爻之說宜於此爲定矣○文言詳解直方大之義至不習无不利只繳一句又却帶連直方大則此又純主六二之德言可以无疑矣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言六二之所爲其主於內者直而行於外者方也既直且方大不外是矣○直則心無私方則事當理六二之動然也須平說不必謂本於內直而後方外也○[illegible]直方大只是德而無事蓋於動之一字尚欠認也○[illegible]方不可謂內直所以方外以即而也大傳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以亦而而亦以也古文多通用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地道亦以人事言蓋六二雖非地六二之道即地之道也乾曰天德曰天道既皆以人言則坤之德獨不可以人言乎○地道畢竟是直方地道之光畢竟是直方而大廣直方而大即德不習无不利以此蓋見自直方大而不習无不利[illegible]

德而不可分德與事言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觀不[illegible]以占言其實本諸象也○含章者以陰含陽不純乎陰也故但可貞故始无成而但後有終然猶幸其含陽也故可貞以待故雖始无成而後有終味爻辭之意還重在三之一字故辭直曰含章而本義曰始雖無成而後必有終雖之一字亦可見其歸重於有終也○可貞以守者守以待時也非終於守也故象傳曰以時發也以時發一句還在含章可貞句內與欲及時也意同或就以爲是或從王事句意非也○无成者六陰故也有終者三陽故也六陰三陽亦有順而從之意故无成有終亦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之意○據六三之才而從王事亦不是能內宅百揆之任而外當方面之寄○六三爻辭舊說依也六二例俱作象看蓋參據語錄云此亦占意已見於象中矣○大抵此爻之辭皆據六三之才言也更以否初六爻例斷之○一說自含章以下純是占辭爲不[illegible]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而不曰故有此象占者有德則如此占也是本象以戒占者也此說似[illegible]朱子答趙[illegible]事最得卦爻辭之例要旨者也○日講大[illegible]云有士於此內藴明[illegible]適用之才是其含章也且當藏器待時而勿衒於外或以其才稍弱未可急

於進也然才之蘊於己者終不容掩或委質王庭而宣力四方要亦是信順有餘而剛毅不足者其始也雖不能率先以丘事其終也必能致力以成功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或從王事該无成有終言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他卦皆然則此云智光大也意盖重在无成有終而其義則與文言同故朱子小註云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如此方見得其智之光大无緣只説以時出從王事便得為智之光大而於无成有終一句反畧也按本文或從王事一句直是以起下句无成有終若非要説无成有終則

或從王事一句何用○渙九四渙其群元吉光大也該渙有丘匪夷所思萃九五萃有位志未光也該匪孚困之困于酒食中有慶也該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又萃之引吉无咎中未變也該孚乃利用禴字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重陰是全无才而非於退守者以上文六陰三陽皆有見得不中是過也有過於固守之義故為括囊之象此説人多用之然重陰不中一意看似太重且於本義所謂事當謹密時當隱遯二當字意為不貼也○一説六四以主體言則重陰為能括囊以時位言則不得又當括囊也此説似長○又一

説純此才質重陰不中不可有為也故象為括囊如此則括囊是戒辭非象矣亦不通○事當謹密通上下言時當隱遯單指一節言文言則專説隱遯一節言也○言訟悔吝生乎動今括囊不出復何咎乎然既晦迹不出名安從生故无譽○人亦不能害己无咎也已亦不能利人无譽也○括囊者本心只是備无咎而已无[illegible]非[illegible]計也○六四以括囊而得无咎此便已含得无譽意[illegible]傳只提无咎亦省文耳○故其象占如此大抵[illegible]本文説道理皆象也而占亦如之故云其象[illegible]文言故其象占如此者多倣此

六五黄裳元吉

五尊位也而六以[illegible]之陰性順五又在上卦之中他這中順之德充諸内而見於外則其一言一動无往而非中順居尊而能下人者也故為黄裳之象○不主臣道説黄裳亦不可分説○黄中色裳下飾下為順也如四之重陰不中則不得其色太上之陰盛而與陽爭則不得其飾矣○黄字從五字來裳字從六字來○在舜為温恭允塞在堯為允恭克讓在文王為徽柔懿恭○黄中色及中順之德二中字與文在中也文在中而見於外也二中字不同後二中字正與充諸内之内字同○黄裳者中順之德之象也不可分充諸内為黄見諸外為裳此之黄裳皆以見諸外者言亦指其是之

下處說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一皆根諸心所發也
故象傳曰文在中也而朱子本之以釋文辭○中順二字不
可分內外看至文言方分爲內外故云學者不可以孔子之
說遂爲文王周公之說但當隨文以求其義其不同處自不
相妨也○其占爲大善之吉也○人惟有中順之德以之處
已則盡已之道以之處人則得人之心不爲大善之吉乎○
凡言吉者只是事吉而已元吉則於道理爲盡善而元吉也
○既云其占爲大善之吉也又云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
如是矣不爲重復乎曰上云其占爲大善之吉也只帶黃裳
直說來至下句却丁寧占者見當自審其德之稱否也故繼

舉南蒯之事以實之○宋史郭雍傳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
雖以柔德不害其爲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爲臣
故乾有兩君德而無兩君坤有兩臣德而無兩臣○又曰六
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之王者以其
善下下也下下本坤德也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
是以至美之德下人者也史贊其發明精到○人有嘗見
入之言爲主此最難免如朱子時滿天下學者講坤六二俱
從伊川以坤道言使朱子一旦全棄置了衆必競非惟朱子
見得端的特平心以處先提出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
定坤之方也云云然後曰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也

者黃裳元吉曰黃中之色裳下之飾又曰大善之吉蓋從前
傳曰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故朱子亦采之然
意但於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亦分解黃裳之義故朱子說乎
每不自滿於本義之作蓋以程傳有釋說處太多也朱子名其
註釋曰本義則程傳之說惟於道理發揮無憾終是於易之
本義有未切者然以此義求之雖孔子之說亦有時發已意
而未必盡文義文王周公之本旨者○春秋傳南蒯將叛云
云○見左昭十二年南蒯季平子之費邑宰也叛季氏
平所謂怨也謀以費叛而以邑爲公臣其鄉人或知之過之
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illegible]

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枚筮者不指其事而泛卜
吉凶也蓋以其事不可對人言故不敢以明告也觀南蒯之
枚筮而不敢明告此便是其心之神明也不之許矣此所謂
人心之靈也故古之君子服而事之號爲天○君而[illegible]
子亦以心爲嚴師云云○子服惠伯魯大夫名孟椒子服
氏也見黃氏紀要按左傳南蒯得此爻以示惠伯曰即欲有事
何如亦不指言其事即枚筮之意故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
不然必敗皆非有所指特據道理與論耳○外強內溫忠也
和以率貞信也○此二句以坤之比言第五爻動也若坤中
不動則此爻無所取矣左傳註云坎外坤內[illegible]

故溫强而能溫所以為忠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
外陰而强內順而濕者力足以制人而心不忍於害人也水
和者性柔也子産所謂水弱是也土安正者性静不遷也和
以率貞平心易氣惟正理之是循也和以率貞水和在上土
貞在下易以下為內以上為外自下而上今却自上而下者
以上率下之義也○外强內溫以卦德言和以率貞以卦象
言一水一土也水和而土貞○外强內溫忠也正是中心為
忠和以率貞信也正是循物無違為信○中不忠忠中心也
左傳註以為居中者恐非不得其色言非黃也○下不共下
為下也不得其飾言非裳也○事不善元卽善也不得其極

元為善之長卽至理所在故謂之極不得其極言非元也以
元配黃裳為三德雖非爻辭本意亦未為害理蓋元吉還是
大善之吉善固同也○此可以見占法矣○但取以明易之
不可占險若其所言周不必皆周公爻辭之意如外强內溫
和以率貞之說皆爻辭所不及之意只是本義云云

文在中也

黃裳是中順之見諸外者故曰文在中也未有見於外而不
本於內者○謂之文者見其一言一動皆中順之發越照
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陽純矣陰本非陽敵也但陰盛到極處陽壓他不住其勢
必至與陽爭故為龍戰于野之象夫陽旣衰而與陰為盛者
爭勢固必敗然陰亦循其道而與陽爭焉亦皆陰之剝哉故
兩敗俱傷其象又為其血之玄黃也○其血卽龍之血也龍
字兼陰陽陽固龍陰亦龍矣戰是有兩邊方成戰不然戰字
說不得且接下句其血玄黃亦不來○衆與王師敗績于茅
戎又云天王狩于河陽之類以證龍獨指陽其說雖巧然終
於況況此是坤卦上六爻辭如何乃純指陽稱說耶○陰本
非陽敵也然陰盛之極而陽已衰則與陽敵矣陰旣敵陽陽
雖不能制陰而亦未能為之下也如此則兩敗俱傷故有玄

黃而已果能必勝乎哉明其能為人之害而不能為已之益
也○夫陽全陰半陽純陰駁陰制於陽本無均敵之理然陰
陽互有消長迭為盛衰本也陰盛之極至於陽爭夫陽方甚
微固無勝陰之勢然陰雖盛亦無獨克之理故其象為龍戰
于野其血兼有玄黃二者見陽傷而陰亦傷矣占者如是其
凶可知占者大槩是陰類也○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
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謂之龍戰則陽固龍而陰亦龍也謂
之玄黃則陽固陽而陰亦傷也此王介甫之說也至於朱說
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天地之氣亦如此凡天地間物亦皆如
此周公此意甚可畏剝如水之說未必指小人夷狄之類

非造化○雲峯胡氏曰堅冰至若防龍戰于野之禍於其始
戰于野者著堅冰之至於其終也○占者如是謂如能戰于
野其血玄黃也而又言其占可知者蓋象辭不言凶以其占
不待言而自可知也

其道窮也

謂陰盛之極極則必戰也

用六利永貞

陰柔本不能固守今六陰皆變而陽則剛定以濟柔而能永
貞矣故占者利於永貞此戒辭也○永貞而利則先先死後
死西南死東北矣○由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云此說略可

疑且使夫子不別立用六而繫之辭則人之得坤六爻俱變
者以乾之元亨利貞為占矣而又何自知其不足於元亨耶
况坤為天下之至順配乎乾之至健而謂其陰柔不能固守
又安得為順而健而稱牝馬之貞也是亦可疑○用六利貞
既云利永貞即乾之利貞如何又謂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
亨且坤六爻皆變則為純乾安可復討其為坤之變乎既是
純乾如何又兼元亨或疑不言元亨蓋坤變為乾元亨自大
假言無惟利於永貞又見不止於牝馬之貞也此說不合本
義亦一說也姑私記之

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彖傳有以坤之德言者有以人之占言者此則復錯舉而申
言之不可附會以占與利守之說也○柔無為剛能動靜無
形方有體四字義相反對還易一箇不得德方文稍在動剛
之後○柔與剛對至柔如棒截不起者然却能承受乾之氣
而運之以發生乎萬物又何其剛也靜與方對靜謂寂若一
無所區畫者及其生物則陶鎔萬類一一有常形而不可移
易的其方也○乾之施一毫坤則盡能翕受而敷施之其生
成之機沛乎莫能遏是至柔而動剛矣○坤何處是動只生
物處便是雖與其動也闢元亨時不同然利貞時亦只是其
生物之有終也○方謂生物有常只是謂所生之物先受態

也如根荄者不可以為胎卵羽毛者不可以為鱗介○大抵
至柔至靜者其本體也動剛德方者其發用也坤至柔順也
至柔而動也剛則順而健矣至靜順也至靜而德方則順而
健矣正所謂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者也○動剛德
方因是健然都是順之健也蓋至柔即不動也其動也剛承
乾而動耳至靜藏諸用而泯於無形也德方亦只是承乾之
施而賦形有定耳皆非自為健也○彖柔順乎健三字只在
順而健之一順字內然其順乎健也從之而終順字內亦自
有貞之義矣故曰安者順之為也貞者健之守也此處健字
不可求於順之外○所謂順而健者其徒為已所謂順乎健

皆其健處○故當有辨○坤雖利貞牝牛未嘗無動只是
氣分四段其後兩段之動為氣之入機而是動也故皆謂若
和尚長養之甚猶須月剃其髮可見陰陽雖有界限而其意
未嘗息也○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不必拘云只非順得
來健也若拘此說則動剛又只是至柔底德方只是至靜底
豈成道理而朱子又何以謂靜無形方有體大槩坤之健自
與乾之健不同其剛與方亦只是柔順者之剛方耳○至柔
而動也剛惟柔故能動而剛也至靜而德方亦惟靜故能方
也此理最妙蓋坤之剛終是柔之剛坤之方終是靜之方無
此柔靜亦做此剛方不成○此釋牝馬之貞便有利在不必

以後得主利為利也

後得主利而有常

言君子後得而主利者乃其常道然也有常即謂有常之道
與後順得常之常同○後得主利而有常一句還是說人事
之占言就該得君子有攸往先迷至安貞吉處蓋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即是先迷後得之理也可見此不是說坤德之
利若泥以利貞亨元之說則是文當於先迷後得以下全遺
却了○後得主利彖傳既不認作坤德說至文言乃從以為
坤德耶其說先擬亦明矣○貞利亨元之說甚無理蓋非元
亨利貞則是貞元亨利亦水木火土金之序也豈有貞利[illegible]

元倒行逆施之理耶無此造化也

含萬物而化光

言坤含萬物生育於中而發達於外其功化光顯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或謂此不專謂元味坤道及時行字亨利貞皆在其中故本
義不曰復明元義而曰復明順承天之義此說未安也蓋本
義既云復明順承天之義則彖傳順承天實專指元而非兼
亨利貞也況亨利貞皆一元之貫通也何用於此兼言之
耶○承天而時行謂不自為也故為順○時之一字與大有
應天而時行義不同不先時而有為不後時而不為也所以
為順也或曰時元而元時亨而亨云云雖於理无碍然不知
此所主只在復明順承天之義只謂坤元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今日為一善明日為一善久之則為積善矣餘慶者非但一
身之慶子孫亦有其慶也若今日為不善明日為不善久之
則為積不善矣餘殃者不但一身之殃子孫亦有其殃也善
因有慶矣善之積則慶有餘惡因有殃矣惡之積則殃有餘
積者皆自微而至著也○文言所重在此一字○此條大意
謂餘慶餘殃本於善不善然善不善亦由積而成積則自微
而至著者也此自人家興衰常理而言也又以其[illegible]故少[illegible]

猶言之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元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其所
自來者有漸亦莫非由積而成也若為君父者能於其漸時
而辨之則不至有今日弒逆之禍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直至〕
事勢既成然後從而裁之則其禍立至矣易曰云云蓋言人
當於其漸者而戒之也○弒逆一段主君父當慎微言乃變
霜知堅冰之義蓋易為君子謀也不必說小人當慎微但為
臣子者若稍有見君父不見處亦不可不早自微耳不然積
惡餘殃其慘何可當也其所由來者由臣子言由辨之不
早辨者其君父也○蓋言慎也一句通管積善積惡至不早
辨也慎之則善雖小而當為惡雖小而可懼矣

直其正也
正謂本體如善惡未著也而善善惡惡之本體如鑑之空矣
是非未形也而是是非非之本體如衡之平矣此說未當泥
於靜也

方其義也
舊說義謂裁制善善惡惡截然而不可易如鑑之能別妍媸
也是是非非確乎其不可移如衡之能別輕重也此說於義
字甚亦未盡○正是無少邪曲義是無以差謬○直方可分
內外不可專分動靜況象傳於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直此行
不兼動乎只得生處使是未體之且正謂本體後謂裁制以

說兩節謂守非以本體當正字裁制當義字也本義本
因裁制而得裁制字又因本體而生也本體存於內裁制見
於外○正謂本體正也敬則本體之守其所以正者也元來
敬以直內只是不失其本體蘇齋曰以正解直則可以敬解
直則不可轉正為敬者蓋纔敬則心必正也○此正義二字
皆以見成之德言然直不自直必由於敬方不自方必由於
義直即主忠信方即徙義直即心無私方則事當理故直內
以動者言為當朱子云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處此語未易
解多因此說分直方以配動靜又曰敬是持守工夫持守亦
便是動處○性理大全太極圖說下載朱子曰其未發也敬

為之主而義已具其既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
之有哉此以敬專屬未發時終為可疑○敬以直內雖就本
體言然主動體若多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如程子動箴
云誠之於思者所以直乎其內也日守之於為者所以方乎
其外也此則敬義分而為二若中庸之致中專主未發者言
靜時之敬也其動時之敬所謂致和者則兼有直方蓋自其
一念之萌以至於事為之著皆在所謹其謹於一念之萌者
亦所謂誠之於思也其謹於事為之著者亦所謂守之於為
也則直方合而為一要之體道家法總是一般但隨在立言
若有不同者耳愚按先儒動靜敬義之分未有經據定論

此說亦未敢自信也姑私記之○直其正也方其義也此二句似元者善之長也以下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二句似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敬義是工夫字目直方是成效字目程子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書仲虺湯之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二句說得甚便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不謂直方便是大內直外方則自然至於大矣所謂敬義夾持要放下霎時不得者此如論語註云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二者交養並進其有不至於盛大者乎○敬義夾持非只內外相符更有循環道理朱子謂二者要放下霎時不得是

也不曰直方而德不孤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者明其德之所以能不孤也夫不患其不直方但患其不能敬義耳○程子以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夾持二字最有味但不可將此二字替立字○文言此節將爻辭以義逐解下來末句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不疑其所行正貼不習无不利其直方大三字只帶說下如訟彖傳所謂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有孚窒惕字只帶說[illegible]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恒字无咎字是帶說○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乎以見不習无不利只是直方大而不在外矣○此以學而言蓋六二爻辭純以德言此則兼

在敬義上說來是以學而言之也學者德之所由成也敬義是學敬立而內自直則德成矣如義是學義形而外自方則德成矣非文言此條全說學不說德也若不說德何以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又不可謂德不孤之德與六二之德不同也○讀易之乾而得進脩之方讀易之坤而得敬義之訓然乾之進脩非坤之敬義則无以爲之具也且其曰忠信則敬之謂也其曰脩辭立誠即義之謂也故凡言聖賢之道者必曰進脩言進脩之功者必曰敬義只是一箇家法也

陰雖有美含之

自含之也以從王事以含章之道而從王事弗敢成也即是

含章之道用於從王事者也○六三爻義主要道臣道而本於地道也○无成有終最要認成字與終字分別處成者成其始而兼乎終也終者无其始而僅終其事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一條

天地變化至賢人隱重在下句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亦是此例○蓋言謹也謂爻辭所云者正謂其天地閉之時當謹避而去之也○按爻辭本兼事當謹容時當隱避說文言只說時當隱避一項蓋就其大者言也

君子黃中通理

通理即是黃中處通而理也在黃中非通則無以應乎外者

而非理則所以顯乎外者不能皆得其當此所以言黃中
必併以通理言之通理亦在內也○大凡道理之在中者皆
通理也人之一心本具衆理而應萬事故謂之虛靈也○黃
中通理從黃字取和黃字還他下文美在其中方是解出黃
中之義○黃中之德自通理也只是一件○看此節只照本
文說下不必以本義釋黃字之義釋裳字之義及復釋黃中
復釋居體數句來自纏繞恐意義不得貫串耳本義數句只
是暗體貼而讀者多為所泥及失朱子為後學之意矣○通
理只以性情言之可驗非通則無以發於情非理則其所發
者或相掩或相混矣○黃中處自通理如天性之妙○真準
然仁足以有容義足以有執禮足以有敬智足以有別則所
謂黃中者在此所謂通理者亦在此故本義只提中德在內
說但六五之黃中專以順德言耳不可全用中庸仁容義執
等句入說○當云同一順德也在親親則如何在尊賢則如
何於敬大臣則如何於柔遠人懷諸侯又如何此皆說得順
德各有條理而不容紊者也○又當知黃中通理是以養成
之德言之如天性之妙則人人同具矣

正位居體

正位居體此體字是禮體之體如所謂人君之體大臣之體
為政之體之類○崇年之我全在居體二字上正位只帶說

言位尊位而能居乎下體也若非在尊位則其居下體亦未足
貴矣○此正位二字與五居其位正位也之正位同正字括
於謂當尊也正位居體謂能謙抑接下不以尊貴自居用上
敬下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裳二字分而言之則黃為中裳為順合而言之則惟中故
順存於中為中形於外為順理一而已雖小異不害其為同
也天下無有形於外而不本乎中者惟有黃中之德故能以
下體自居○文辭黃裳二字為一象文言分黃裳二字為二
義其究一也○黃裳二字文下本義以中順合言今文言曰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則中在內而順在外其實一也故周
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聖賢之言不相謀而相符如此無
他理一故也○美在其中美字即黃字中字即前本義所謂
充諸內之內字非中德之中也而暢於四支者即其在中之
美之所暢也此處孔子又是把順作從中裏發出來底說斷
不得與文辭同故曰不可以孔子之說便為文王周公之說
也○暢於四支復釋居體此本義不及發於事業者舉此以
該彼也或以發於事業帶美之至也為一意可謂泥矣前文
下本義云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諸外見於外者豈獨暢於
四支而不及發於事業乎無是理也門象傳曰大亨以養聖

賢而本義曰養賢則發於年禮尙極其盛何字了一聖字當
省文之例也夫一字猶省況此四字耶況仁有以該其義
耶通書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誠斯立焉而不及保合太和亦如此此處本義只云暢於
四支復釋居體而不及發於事業是皆省文之意而於坤爲
無所効者也又如繫辭下傳本義曰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
之性八卦止舉其四○暢於四支者中德之暢而爲順也發
於事業者亦中德之暢而爲順也夫六五德之積於中而形
於外者如此美之至也○暢四支發事業處要說得居體意
在不可泛泛說要只是順德也者坤卦六爻俱是收斂順正

之意與乾氣格便自不同

陰疑於陽必戰

疑者似也故本義云疑謂均敵與孟子所惡執一章註楊氏
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之疑字義同

爲其嫌於无陽也

嫌疑也非謂人之嫌之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陽
未嘗无者蓋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
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
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别也故程子曰天地間不可一日无陽
陽无終盡之理

易經彖引上經卷之一終

易經蒙引卷之二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敖鯤訂

䷂ 震下坎上

屯

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為動其象為雷

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則曰動一陰生於二陽之下則曰巽為伏陽主動而陰主靜也名卦曰震曰巽者蓋以此○象為雷雷動物自地下起也故曰雷出地奮

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

一陽在二陰之中則曰坎為陽不幸也言失其所也一陰在二陽之中則曰離為陰幸也言得所麗也只此便有扶陽抑陰之意至於陽上為艮者陽極於上而止也陰上為兌者陰極於上則靜者變動而不自制矣自震而坎而艮者陽之由動而靜也自巽而離而兌者陰之由靜而動也坎離在中間坎則自動而向於靜也離則自靜而向於動也此亦理勢自然也○六子之卦實太極圖之陽動陰靜也震一陽屈於二陰之下陽動之始也坎一陽居於二陰之中陽動之半也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動之終也此皆為之左方為陽之動者也巽一陰伏於二陽之下陰靜之始也離一陰麗於二陽之間陰靜之半也兌一陰見於二陰之上陰靜之終也此皆為之右方為陰之靜者也終而復有始相為循環而陰根陽陽根陰之妙已具見於此合而言之則震坎艮一乾也巽離兌一坤也天地間只是這一箇道理無他物也

○其德為陷為險

陷與險不同陷物之麗乎險也險即所陷之地也故曰險坎之地也一說陷是已投險是未投以為雲為雨為水例律之則反其序矣

○其象為雲為雨為水

雲是地中濕潤之氣上蒸而成遠而望之見其油然布空而已究則無非雨澤但其氣輕則隨風飄揚旋復消散氣不下降故不成雨若氣凝而重者極施行即下垂為雨耳朱子

雲谷記曰飛雲所沾器用衣巾皆濕如沐又今山居之人自言入雲氣中行則衣帽皆沾濕可見雲雨之非二物矣○在天為雲雲之施及於地則為雨雨之聚則為水雲盛方成雨雨盛方成水澤故旱天多雨意為其雲不盛而隨世俗以甚其旱甘詩傳曰雲欲盛盛則多雨坎陽在陰中故金水內景人物照影在內而也離陰在內陽外故日火外景人物照影在外而也○坎為水者取其內明外暗而能陷物外晴以火[illegible]水天下之至險者惟水水本於雨雨出於雲故雲

雷及雨而後水況此卦有雲雷屯及雷雨之動滿盈字故兼
言之○坎為水又為月水光在內可以鑑形於內而不可以
照物於外故月之體亦如水之黑非受日光則無以照物於
外此說出管窺外篇第三十葉○日火外影也金水內影也
月是金水之類何獨外影曰月體亦內影坎象也故月中有
山河影焉其外影者月無光得日之光以為光故兼外影耳
丹命與水得日之光亦有光輝外射不見月之外影當得之
日者也
屯難也
屯與蹇雖俱訓難而義差異困亦不同朱子曰屯是陰陽未
通之意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蓋屯是起腳時之
難蹇是中途之難困則終窮而難斯甚矣
○物始生而未通之意
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乾坤始交是物初生之際乾坤交而後
有物乾坤始交並不是物初生遇險陷則不通矣此正所謂
物始生而未通者也○非必遇箇險只是鬱結而未通為
險耳○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一說只是初動遇險而為屯不
必說入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此說不可蓋始交遇險是為物
始生而未通乃所以名屯也○乾坤始交則乾元資始坤元
資生之際也非物始生而何

○其為字象屮穿地始出而未申也
穿地始出為始穿地而出之初指乙言木甲亦即指此也一
說穿地始出謂乙也若依此說以字形言則是自上穿入下
又自下而上出於義迂矣
動乎險中
能動而可守者動未便能出險之外只是在險中而猶能動
不為所束縛耳如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係用徽纆寘于叢棘
則全動不得了○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詳遽字意是
且須盟耐終必有可出時以能動故也○但未可遽有所往
耳此但字承上利貞言蓋利貞守意包得當其在屯則但未

可遽有所往耳勿用有攸往一句乃申利貞之意也○利貞
勿用有攸往二句一意故彖傳只解利貞
○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
朱子曰有一例成卦之主皆說於彖辭下如屯之初九利建
侯大有之五同人之二皆如此○成卦之主實兼六畫卦故
彖本義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云云可見此兼六畫卦言
陽居陰下是起下句以賢下人成卦之主見於起下句得民
而可居如此則陽居陰下是以三畫之震言不必兼六畫言
也為上有九五一陽在若成卦之主則兼六畫言如亦只以
三畫言則當如隨初九云以陽居下為震之主不曰成卦之

主矣今曰成卦之主則是全卦之所以為也者正以其以乾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也是主此一陽之動而遇險言如同人之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大有之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皆是以此一畫有關於成卦之義也雲峯謂卦主震震主初是也○本義所謂以陽下陰及初九之象傳所謂以貴下賤皆是主德言非以位言也故曰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本只是賢其能下人故得民以其得民也故可君非謂其居上而能下人也

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

賢謂有過人之才過於人而乃能下於人不忽人以自恃能含也以從人如是則衆心自歸所謂勞謙君子萬民服也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爭能是也所謂好大者不大不自大者乃所以為大好高者不高不自高者乃所以為高者匹厥初后王君公之字天於群[illegible]民群居豈無[illegible]而其中乃有才器出群之人自是衆人之主但有過人者每每有挾己自恣閑民自利之弊[illegible]則民心終亦離而不附而不足以為君矣故必以賢下人然後得民得民然後可君宋史鄭獬傳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下也○利建侯亦須取義是爻辭之意利於建侯如此方與彖傳合故其本義云不取初九爻義者取[illegible]

彖辭姑舉其一也既不舉其一則此亦是彖辭中一意矣蓋當屯難之時固宜立君以統治而得如初九者又是得民而可君之人故就宜立以為君也○伯厚云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失也見玉海

爻辭立君者遇之則吉也

謂卜建侯而遇此卦者必得以賢下人之人而利建以為侯也若遇初九則其必自當之矣彖是統論也故語錄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是自己故不同也又曰此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又曰此又看其所遇如何若是自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侯者乃己也云云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剛柔陰陽也故本義曰乾坤始交言乾坤之初是合序卦傳所謂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者蓋凡物都必陰陽交會然後有此物也故愚謂乾坤始交則是物始生也難生則是末申也○剛柔始交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也本是陰體一陽生於下便是陰陽始交也

以二體釋卦名義

不曰以卦體釋卦名義者卦自家以下本義皆只云以[illegible]

卦德卦象卦變而此居諸卦之首必先別言二體使人知待
有內卦之體有外卦之體然後繫之以卦體不復拘拘耳如
下條二體之德二體之象皆此意也○雲峯曰二體之德二
體之象見卦象卦德又因卦體而見之也

動震之爲也險坎之地也○爲字以作用言○險就以地如
何亦謂之卦德大抵地字輕看此如人有善稱之曰此是他
好處處是處所能實德也又如云道之所在也不成亦有實
地在也德字只是性情云耳險者坎之性情也不然險豈可
謂之德德亦有吉凶所謂天下之道也二故險亦謂之德

雷雨之動

雷雨滿盈之動天造草昧即如下文所謂雲雷屯一般蓋雷
雨滿盈有天造昧之象非天造草昧即雷滿盈也雲雷交
作有屯之象非屯難即是雲雷屯○天造猶言天運造字不
可當運字看故云猶言　草雜亂則不定矣故下云天下未
定昧晦冥則不明矣故下云名分未明名分不獨謂君臣上
下如父子夫婦兄弟之類皆是也立君統治者君臣人道之
綱也○本義陰陽交而雷雨作亂雜晦冥塞乎兩間此釋雷
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二句天下未定名分未明此即所謂
天造草昧之實事陰陽交就雷雨言不可拘拘乾坤始交例
蓋乾坤始交只是震一體雷雨則兼震坎二體必曰陰陽交
者蓋雷雨有作時有不作時豈非以陰陽之交與不交故耶
雷雨之動滿盈此即天造草昧之象也卦中只是雷雨之動
滿盈而已知從此欲出箇天造草昧之象來當天造草昧之
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建侯以治之然不可道建侯便了須
須戒懼而不敢遽謂安寧方可此揔其時勢而言也添箇不
寧字又以人情而言也○或曰不寧二字只是須建侯意言
不可以爲安寧之時而不建侯也看來此說不通夫天造草
昧之時雖至愚亦知其非安寧之時矣況本義遽字亦不虛
下蓋恐人情易溺於宴安一立箇君便以爲安寧了則終無
以撥亂而反正所謂電起揺撼作聚作散者耳如更始諸將
一立了更始便只日夜縱情於聲色識者知其不終矣故當
斷從語錄此語錄與本義正合　宜建侯而不寧此指他人
爲君者言

一說天下未定名分未明猶言明分者就立君言蓋屯時未
有君臣上下故立君以統治天下未定則正謂屯也大抵此
說較簡但意欠寬緩

雲雷屯

雲雷屯言雲雷方屯也三字一連讀如天行健地勢坤雷電
噬嗑天與火同人之類○雲雷方屯其在時事則於天下未
定名分未明生民未遂民性未正君子經綸只在此施功

然也○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至於水則沛然矣
不見有辭釋義精之意○君子以經綸者屯難之世天下之
事未得其理天下之民未得其所正君子有爲之時也故君
子出而經綸之亦不過屈處天下之事使得其理天下之民
使得其所而已○經綸者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
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也程伊川序春秋
云然正於經綸之義爲切○屯難之世君子有爲之時也言
所以於屯言君子經綸者蓋屯難之世正君子有爲之時也
經綸者屯之功也○經綸者治絲之事也經引之總引其
緖也綸理之隨各條理而合之也經綸世務亦如此必先正

其大綱然後就中理其節目此等字皆借用也與中庸經綸
天下之大經解不同者蓋此從濟屯上言則曰引之理之所
謂治亂民如治亂繩之意中庸以五倫言則經者理其緖而
分之以比父慈子孝君仁臣敬之各得其分也綸者比其類
而合之以比父子親君臣義之兩相得也解義者自須不同
就治絲上認左右是一箇經綸解義不同則各從其意之所
切○程傳曰經綸綸緝此恐不通經與綸正相反如何以經
當綸○東萊曰屯難之世人皆慄懼沮喪不敢有爲殊不知
正是君子經綸時節此意雖善但與本義此兩句意小不同
或者皆以東萊之說貼本義故私辨之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磐桓本義六屯難之初者世難方殷也以陽在下者陽能進
而在下則未可進也又居動體志欲進也而上應陰柔險陷
之爻則又未可進也故有磐桓之象○一發不進者不謂之
磐桓欲進而不得遂進邅回却顧之狀此乃所謂磐桓也淵
明歸去來詞曰撫孤松而磐桓○險陷之爻非可進之地也
或以地言或以所遇之時言或以人言俱通要峰以爲磐桓
即勿用有攸往非也○居貞者以時勢未可進而不遽進也
爻之磐桓即卦所謂屯也爻之利居貞即卦辭所謂利貞勿
用有攸往也利建侯又作象者而占在其中如子克家例○

依本義則卦辭利建侯象在占中初九利建侯占在象中但
不知如何本義卦辭主占爻辭主象言卦辭主占者自卦而
言則卦中之初九爲他人故值此卦者利建此人爲侯也爻
辭主象者自爻而言則此爻當爲占者所自當故值此爻者
得建以爲侯而利也此亦通例也本義精矣或曰卦辭主占
者以初九爲別人則是值此卦者利建侯也須活看故主占
者爻辭主象者是爻自有此象而占者自當之耳亦通例也
論本爻者故主象者來只是如此○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
此○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爲民所歸侯之象也此象字正
與卦辭本義得民而可君之象象字同也故其象又如此象

字謂立建侯一句皆象也自不相礙○按此利建侯既爲卦
則坤三二爻不當亦不利亦只就本義說矣不必拘利字爲
當一[illegible]也○閏卦辭利建侯同無屯難之世言初九利建侯亦
兼此難之世言否曰依初九本義云屯難之初以陽在下是
亦以屯時言也又以卦之上一句卦所以名屯也○然居得
其正故其占利於居貞居得其正以據初九言能自止而不
遽進也故其占亦當如之見占自象中來耳○利居貞臨川
吳氏謂居則不行行則不居若非也居貞猶云安處於正也
其不進之意自在貞字上已依他說又重疊了且居既爲不
進則象傳謂志行正通行字又反居字了不過

志行正也

殆初九所能說[illegible]以本義居得其正也莫以占言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貴以德言賤者指民有一疑按貴賤不必是位所謂君子小人
字面亦是如此○以貴下賤果是以德言若以位言則已貴
爲君了何以說得建侯來凡成卦之主四字亦不是指以爲
君只以成卦之義論如同人之二大有之五又如蒙與師之
九二雖有剛柔相比之義把他做上蒙九二則欲治蒙陰師九二
則亦衆陰所歸也○以貴下賤者有其當屯難之日衆人之中
獨有挺群之才出類之德而其所念慮所作爲一皆能得衆子

安人利物之計舍己從民之意如此所以民咸歸之君位之
位不能舍之而他往矣非是向人人施恩禮而得民心以爲
侯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一屯如謂初所難也邅如謂此難而不得進也乘馬班如以申
屯如邅如之意也乘馬班如班分布不進之貌言其且前且
卻且東且西不直前進去有之意也○程傳云下馬爲
班與馬異處也如此則是下馬班如不是乘馬班如矣程傳
想亦是意度爲不得那分布意出故如此釋說耳○屯如邅
如乘馬班如言不得進與下句合也○初九之逼六二非理也
而聖人乃又原之曰能婚媾者以得初九本無寇意只是
厚我之意人情於此多有與之比昵而從其所守而六二乃
獨能守正不許蓋見其難也　人所處往往有心知其非是
而卻不得他之意之勤迫子頭錯了事者故曰匪寇婚媾蓋
以見女子貞之難也○女子貞不字此女子指六二言○女
子許嫁笄而字男子冠而字○女子之字亦分明是表德與
男子字同但字則許嫁矣非有許嫁之字與人也○不字者
不字於初也乃字者乃字於五也○字許嫁也字本表德而
曰許嫁者以禮女子許嫁笄而字者作表德解則於本文之
意不切矣

数窮理極
数字自十年字来故先数後理妄求者去則正應者合二者
皆以数窮理極也○数窮理極久而必通也言妄求者至是
亦不得不去而正應者至是自然得合矣或曰爻有此象與
有能乾乾惕厲之象同曰如此則上爻磐桓是象下爻也
如邅如是戒辞難説矣
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
六二爻辞通作象看辞因以戒示占者耳○女子貞不字十
年乃字柔順中正故也○程傳曰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
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乃陽所求
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爲剛陽所逼故爲難
也○傳又曰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況君
子守道不回乎和爲賢明剛正之人而爲寇以侮迫於人何也
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爲義更不計相之德故何也易之取
義如此○孔氏曰因六二之象以明男女婚媾之事其餘人事
亦當法此如有人逼近於難遠有外應未敢遽進被近者所
陵經久之後乃得相合非惟男女而已諸爻男女之象
義皆然
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五相應理之常也向也爲初所難而不得常今也数窮理

極而正應者合復其常矣
六三即鹿无虞
六三陰柔才弱也居下位卑也不中不正立心制行不善也上
无正應无援也故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此説不如後説
之精○一説六三陰柔躁於進也而在下位則未可進不中
不正不循理勢而惟遂利以進也上无應援終不得遂其進
也故其象去云此説似長蓋陰柔不中正躁妄行居下无
應屬取困然此説亦未優尚有説在後但用此説人易曉而
繁從○君子舍之以下是戒占辞六三固不能然也○蒙陰
柔居下不中不正是躁於進者未可進也然上无正應則決
不能進也是無妄行取困此説似優但以居下爲躁其進則
殊當也○一説大抵陰柔居下不中不正固見得是不可進
亦見得是不能安於退無此二義意自完矣○其意似嘗
云陰柔居下不中不正則内无可進之資其无正應則外
无可進之勢但陰柔不中不正之雖人不可進而躁於進既
躁於進則非惟不遂其進而反以取困矣此説詳穏定説也
○先陰柔次居下不中不正又次則上无正應言有序也○
六三非有濟屯之才者而急於進狥利耳非志在濟時者故
曰即鹿无虞云云○凡有意於進者非爲利即爲義二者不
容兩全也六三既是陰柔不中正則其志決不在濟屯矣志

不在濟屯則緊辞不得不只就即鹿取象矣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不知幾故也故曰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吝即陷入于林中之困也　君子幾不如舍承上文即鹿无虞而言亦如井九三王明並受其福承上文井渫不食而言之例　君子舍之以下是戒占辞六三固不能然也　舍則不往已則不舍也二字反對

以從禽也

從字蓋是心貪乎禽也故著以字所謂禽荒諸也是貪身徇物也　或云鹿是獸如何云禽曰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如云禽者鳥獸總名也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則通曰禽也

十五

六四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舊說皆以求字對往字看謂初求四而四往應之也蓋語錄云程傳謂六四往求初九之婚媾則恐其不然也又雙湖曰本義云求婚媾是指初九在下來求四爲婚媾求者在彼往者在我豈有陽不倡而陰反倡者乎吾常盡依此說今殊覺不得安大抵爻辞之意非爲男女婚媾設也蓋六四陰柔居屯才不足以自濟有如初九以陽剛之才而守正居下以應於己可取以自輔也若能下求之以自輔則往足以濟屯矣豈必拘拘於男倡女和之一端哉況爲人上者當屈己以下賢又當不以輕身先匹夫爲嫌也味爲義云其占爲下求婚媾則吉也只云下求不云下之我也只云吉不云往吉也若求字爲在下人之求則往字不可缺矣　至於語錄所謂程傳謂四往求初之婚媾爲未然者恐亦非此之謂也持語錄上問或文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得陽亦可言故朱子曰婚媾通指陰陽程傳謂六四求初九之婚媾恐未然也朱子之意蓋以程傳謂陽剛之婚媾專屬陽則爲未然而諸儒誤認以爲朱是謂初九求四之婚媾所謂諸家多以爲四求初者正是非其是而是其非處曰不然是因或問六四求婚媾字故云云且看一個往字未然則亦未定之見與本義不合也若雙湖之註則誤認語錄而失本義之旨焉耳安得盡遇哉雲峰之說亦如雙湖程傳曰已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理亦較正下求之下字與上應下應之上下字數又如屋上應誠實而下交之類

十六

往吉无不利

吉字與不利字相反吉則无不利有不利則非吉矣故本義只用吉字爲可該无不利故也○求而往明也不是推本之辭以光大也方是推本言知己之不足而下求初九以自輔而往爲可謂明也已矣亦不必以待求而往爲明　彼謂特

求而往者思請得而辨之曰六四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二
是專為婚媾之占乎抑亦將以為屯之通占乎若專以為
婚媾之占則與上文乘馬班如者意果相屬乎若謂意不相
屬則本義然字又成无謂也若曰是屯之通占則六四居上
不能自濟乃欲在下之賢者枉己以求濟之然後從而許之
果何說也恐本義程傳不可易雙湖雲峯之說不可信而朱
子小註之言又自有為而發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有才有德且有位然當屯之時
陷於險中已失勢了雖有六二正應又當來援而陰柔才弱
力則不能為吾援也又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夫天下有
與須有廢所謂東鄰殺牛不若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者也
况九五坎體陽之膏澤為陰所掩有膏潤而不能得也合是
數者皆為屯其膏之義也 小事飮食起居之類大事建侯
行師之類大事謂建侯行師興衰撥亂反正之事小事則無
關於得喪者也小貞吉大貞凶者明言其無可為也要會其
意 世間亦有理不足以勝勢者也九五是也今衰宗彷彿
如此文 小貞吉者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也小貞吉小補
云耳大貞凶者大勢已去也 小貞吉必貞而後吉也大貞
凶雖貞亦不吉也 小貞吉大貞凶是占若九五則無復貞

吉之可言矣
屯其膏施未光也
明不得施也參義曰小正則吉者以在於其位而為其所可
為也大正則凶者以時勢已失而不可以強為也為可為於
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可無慎哉參
義二句欠精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易窮則變而屯之上六竟不見好處何也以陰柔故也如復如
困如坎皆然又如蹇雖來碩然上文亦云已在卦極此無所
之益以蹇耳其來碩者乃九五之功也至若否之上九則才

足以傾否矣善乎程傳之言曰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
濟矣○東萊亦曰屯極則當通如亂極則當治上居屯之極
正是一機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為而才不足坐失機
會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也象所以言何可長也者蓋謂此
極之時若不變而為治即入於亂亡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
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死期將至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物即序卦傳所謂穉物非止謂人全

卦辭方專就人說　蒙亨蒙者亨也亨不終於蒙也然蒙之
所以得亨者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不告
也蓋一則以蒙者之能求二則以明者之善告匪我求童蒙
以下看來只是既明者一邊說乃蒙者之所以得亨也看我
字亦可見　亨固是蒙者亨然蒙者非自能亨也　本義云
九二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止所謂以亨行時中也或曰剛
中字於亨行意固明於時中意似未見得曰瀆使再三瀆而亦
告之亦可謂能發人之蒙乎　剛則有以發蒙中以發則善於發
蒙剛則明所謂以亨行也中即中於志應本義只說剛明
中字意見下文　本義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
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此數句便是下文之義何也本
義此云云即是蒙亨之故也而彖辭下文云云亦是蒙亨
之故也同是一箇蒙同是一箇亨而豈有兩箇蒙亨之故也
所以本義既出此數句下文則不復解只云以□五而遂及占
法而已　或曰匪以下專就明者說固是至於利貞亦偏指明
者恐未安也獨指蒙者何如曰蒙安能養知便正哉蒙至知
養正是便是先有以是發之者矣況發蒙與養蒙實非兩事
即所以發之之道便是所以養之者養之以有待也故曰蒙
以養正聖功也一自匪我求童蒙至利貞斷專就明者言
本義並看明以下乃占法如乾九二云若有見龍之德則

爲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者耳蓋文王繫辭更無兩意比或本
義亦云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比亦可見　一說發
蒙與養蒙不同發蒙如未教而知之知未能而教之能是
也養蒙則謂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也愚謂就教之而教
之能處獨不可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耶且發蒙養蒙兩
致其功耶抑有先後耶其說未通　曰發蒙者對前日之蒙而
言曰養蒙者對後日之作聖而言一本義云亨以占辭也何
不就於屯卦便發此例曰蓋恐人以匪我求童蒙至瀆則不
告而爲象耳　一說言占辭者謂亨以下皆是活套辭故
曰匪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猶則我當求人而
亨在我云云此所謂占辭也此語於占辭未切還依前說
爲是或曰亨以下占辭也繼又曰我二也童蒙謂五也亦
如師六五利執言无咎以下皆占辭也而又曰長子九二也
弟子三四也大抵辭皆是占辭但亦皆是本象以著占耳

象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山下有險山下已是險峻卻又遇坎險使人手足莫知所措
故曰蒙之地也內險外止如人內中已自杌隉不自安外面
動止卻又窒礙生澁故曰蒙之意也　蒙亨以亨行一條講
當云蒙所以得亨者以九二以可亨之道而行且又得其是
之中也何以見之且以彖辭下文觀之匪我求童蒙云云意

只說到濆蒙也往利貞另意本義亦明雲峯兼說到利貞者
非也 亨行之行一說指道也與中行之行同 可亨之道謂亨
人之術在我也 以亨行者已昭昭可使人昭昭也時中者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若不憤而亦啓之不悱而不發之
正所謂瀆蒙者其袪使蒙者亨乎 本義謂如下文所指
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汸看皆字兩句皆以有亨行而時
中之義如非有可亨之道則童蒙不我求矣然非時中則亦不
待其求而應之矣非有可亨之道則无可以告蒙矣然非時
中則告之无其節矣 志應只是六五之志應於九二故曰
二不求五而五自求二其志自相應也 以剛中也中字尤
二十七
重有節之意全致中字 再三瀆已則不告者爲九二者
意以爲至再三而亦告之則亦非蒙者之瀆我而我亦爲
瀆後蒙者矣故不告也如此說方合本義所謂云云如下文
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者也 初筮告者固以剛
中瀆則不告者亦以剛中也豕傳辞雖不然其意實然蓋
必其初筮而後告再三瀆必不告矣 蒙而養之以正即是
作聖之功語錄作聖功處似與本義不同 然養其良知良能
之天而得不勉而中者此其基也故曰聖功即就今日言也
非謂到後日方有聖功 入聖之域雖在後日作聖之功
就在今日 依本義正字重依雲峯蒙字重故雲
峯之說不必依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正焉而已矣蒙
時而養以正雖未即至於聖域聖域可由此而馴致
矣此句恩未亦只主養蒙者言然今人兼說者蓋
十人而九已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可與屯卦大象參看雲雷爲屯之象經綸者亨屯之功也
只承屯字言初不粘着雲雷山下出泉爲蒙之象果行
育德者養蒙之道也只承蒙字言亦無再粘着山泉本義
云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此只爲蒙字設亦由屯卦云
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以此觀之則謂果行是法泉
二十八
之必行育德是法泉之有漸者不然矣 考之朱子語類朱
子說山下出泉之象只在泉上故同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
漸也不復及山象水之始出即物之初始也象雖必行而有
漸便是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 朱子嘗作蒙齋銘又以果
行法泉之達育德法山之靜恐亦非本義考之朱子語類未
子說書前後不同者亦多 果行者果於有爲也以本言育
德者養其所得之理於吾心也工夫有內外無先後 一說先
果行而後育德蓋德是行道而有得者也 果行育德是內
外動靜交相養之道蒙養之道不外乎此 柳又論之果行
欲德同治之所以大成而下者又是行之之方也皆要

之行非不果也而非吾所行佛老之德非不育也而非吾所
謂德门蒙以故養正聖功也　能果行育德則雖愚必明雖柔
必強矣豈終於蒙乎聖人於蒙卦則只管教人以開蒙之
道亦是聖人之情見乎辭

初六發蒙

遇此爻者則初六是蒙吾當發其蒙而發之之道則利用
刑人云云以占者爲賓以爻爲主又一例也　以陰居下蒙之
甚也如一箇愚魯資又出在僻陋所在處常人家所以其
蒙滋甚以蒙字是指愚昧之人非童子之蒙也故主於用
刑人與桎梏　蓋上九以剛居上治蒙過剛例之則發蒙爲長

二十三

或曰陽明陰暗上明下暗以陰居下是兩重暗故因發之
甚云云以陰柔最下之資而待以寬柔以教之道或未能化
也故須嚴過於寬所謂威克厥愛者歟利用刑人刑人猶
今息課防大數非謂刑乎人也與下桎梏都是假借之辭
或曰誨人不只是先生教子弟如小民與知違道犯令之類
亦須用刑人桎梏亦所以教之也雖然蒙童蒙也礼曰悼與
耄雖有罪不加刑安用刑人桎梏　用刑人或曰古之苔杖
人者皆以刑余之人爲之故治家用鞭朴謂之用刑人也
說用桎梏正體桎足械也莊子窮桎不行梏手械也　以往
吝對用說桎梏說言若遂往而不舍擊蒙无已則非惟在

彼有所不堪而在我亦失其所謂敷教在寬之道矣　以往吝
非惟不能利乎蒙而又爲有害乎蒙且反難害于蒙者矣
故爲吝　爻中所謂象者有二類一類是乾初九爲潛龍之
象九二爲見龍之象是本諸爻体者而假物以象之也　一
類是乾九三性体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蒙九二剛而不
過爲能有所包容之象則是本爻之體所具者以爲象不復
假諸物也然假物之象却全本於所具之象本爻所具是內
象所假之物是外象也且夫易者象也統而言之無一字
不在象上未象即畫中所具也

九二包蒙吉

二十四

九二以陽剛爲內卦之主統治群陰當發蒙之任者也以
理言之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固當有所包
容也而爻之德剛而不過又爲能有所包容也

納婦吉

以陽受陰是衆陰之陰非九二一爻內計尚陰也若就九二
註則是以陰受陽非以陽受陰矣　亦非專就受五六說九
二寔統治群陰以只六五一陰況六五之陰非也字於上文全
無所承只是統治群陰耳胡氏謂是納六五一陰非也然又不
可泥統衆陰之義而謂是納幾個婦也納婦是於人事中取其
有合爻義者只要象意在不可泥也　子克家本義云反

居下位而能任上事亦指其以陽剛爲内卦之主統治羣陰
而當發蒙之任言　大抵此爻之三句辭就本卦言
只是包蒙吉一句便了其納婦吉子克家都是就
包蒙之象轉取出來故本義以陽受陰又居下位
而能任上事二句畢竟都是統羣陰之義也　三句各
自爲一事包蒙是爻有此象占者能包蒙則吉矣納婦
是爻有此象占者遇納婦則吉矣子克家又純是象占
意已在克家内矣　三句都是本爻自著占　如包蒙
言納婦吉之類作占辭看其本義云爲能有所
包容之象者皆是推原之辭如需卦孚貞吉利之
二十五
象涉亦皆推原之辭○履卦本義故其卦爲履而占
如是也上文曰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者亦此例乾
九三本文云有能乾乾惕厲之象尤爲分明也　故占
者有其德者剛而不過也以陽受陰也能任上事也當
其事者謂當發蒙之任遇納婦之事任克家之責
也如是而言者謂其所占之事亦要如此乃吉也
所謂有其德以平素所具言也下句吉字亦有克
義　納婦大抵亦是他有以容納之故亦謂德不然凡
陽爻得陰應者皆可爲納婦象之何獨此爻取之也
者柔以納婦爲亦是有此德似涉牽強　愚謂有其

德指包蒙子克家其當事專指納婦故本義於包蒙則曰爲
能有所包容之象於子克家則曰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於
納婦則止曰爲納婦之象而能字可爲見納婦不用兼說有
其德只是當其事也此說較正大盖本義若不爲有納婦吉
一句則只云占者有其德則如是而吉也便已完了今獨添
當其事數字特爲納婦吉一句不可以德言耳此是定說

子克家則爲剛柔接也

爻辭曰子克家以九二之才言也象傳曰剛柔接以九
二之得伸其才言也伊尹非有太甲之任不能述商家
之衡周公非有成王之任不能奠周家之鼎味本字則
二十六
柔接之辭意其所感者深矣
二五之應本不可偏重一邊但象傳志應也象傳
剛柔接也都重在五之應二此不可不知盖九二
是賢者五雖居上然當下賢此亦隨有致隆之
義

六三勿用取女

周公見得此爻陰柔而不中正在女子則是簡不
正之女故著其占者得此爻不可以取女何也
盖此女見有金之夫則舍身從之而不復有
其身也取之何利　蒙初六六二以爻俱是

以爻為主以占者為賓○既曰勿用取女繼之曰見金夫不
有躬無攸利是本爻之象以發其所以然也
是金夫不有躬即是本義所謂陰柔不中正之
義在女子則為見金夫不有躬之象耳六三不云蒙者其陰
柔不中正蒙不足以盡之也故就不正之女言亦女中之至
蒙者也所謂下愚不移也

行不順也

則是見金夫不有躬說不必拘說爻體陰柔不中正蓋於勿
用取女一句義又緩耳但亦當本說爻體○參義曰立身一
敗則萬事瓦裂男取不正之女女有不正之行皆無所利矣
推而言之君臣之遇合朋友之交際安往而不然哉

六四困蒙吝

本義曰既遠於陽不曰遠於二而曰遠於陽可見陽字無一
與上如李氏所云○蒙者全賴明者以發如今既遠於陽不
得賢明之君子以近之又無正應不得所親之賢明者以為
吾助則蒙無自而發而困於蒙矣困蒙則終於下愚之歸吝
孰甚焉○本義云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以免矣此
又朱子開物成務之精意也蓋易以道義配禍福議論固當
如此若術數則局定矣

[illegible]占貴也

獨[illegible]不無本義所謂又無正應者亦如此之利建侯不成
初九爻義與之九五位正中也不取卦之群陰皆來比己意
專以卦畫而言

六五童蒙吉

柔中居尊下應九二且就爻言純一未發以聽於人又影此
意說向童蒙上去如乾九五本義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又
曰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者也此釋經之法也
純一未發貼童字甚欲辭亦以其志應故曰童蒙
柔中居尊純一未發此童蒙字與卦辭童蒙字不同卦辭
只是說蒙昧而已此之童蒙言其有柔中之善純一之心

純則不雜一則不二蓋有安已之心而無自用之失有初筮
之誠而無再三之瀆如是則德性已明治功已成信乎其吉
矣程傳童所未發而資於人者也此語最切本義用其意
宋數文閣直學士李椿墓誌銘有曰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為
當位而辭多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為不當位而辭多吉蓋君
以剛健為體而虛中為用臣以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君誠
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
同矣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而在廷之臣未見
其能以剛中守柔順而事陛下者也願觀象玩辭求剛中之
臣進而任之以應經義起治功出晦庵文集

六五均之為蒙也六五好處只在童字內
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以巽正是所以為童蒙處即本義所謂柔中居尊下應九
二者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上九治蒙過剛有擊蒙之象也雖然顧所以擊之者何如耳
若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所以擊之乃所以害之也何利焉
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其擊之乃所謂發用內事者也
何不利之有占者各以其德為應故兩言之
擊蒙即今之用鞭朴也為寇在擊其誅程不大迸而責效於

旦夕者也故不利禦寇是擊其好禎要遊蕩以收其放心者
也故利兩寇字不同下一寇字是蒙者本身事
擊之為寇十二句是戒占者言擊蒙而用之於為寇則不利
惟用之於禦寇則利顧所用何如
為寇者是責之以所未能知所未能行也禦寇者是為之保
護其良知良能之天也若蒙雖良知良能之天不喪而亦不
能不為外誘所牽所謂蒙柔弗端若亦有之○一說利禦寇
只是防閑嚴密之意初無許多擬擊之苛楚泉只是過剛之
象言然治蒙過剛便自有鞭朴○為寇寇在我也禦寇外
至收也

以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此理正是蒙以養正
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此句亦難看一說是正意一說是
餘意大意只是餘意元與卦名同觀此爻本義所謂全其真
純字而亦見正意只是說誨蒙○一說皆字見得是正意若
言他事亦然則是餘意○蒙者自推之他事凡無故加人者
皆為寇也名正言順者皆禦寇也為寇禦寇其事相類而得
失利害之分遠矣可不慎哉
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胡氏曰上之剛不為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因其所止
而止之下之順也無餘蘊矣順字主貼利字意上下皆順此

所以為利也○詳觀蒙卦六爻在蒙者便當求明者在明者
便當發蒙者而各有其道然要之不出卦辭數句矣故曰智
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若六三則自棄自暴雖聖人與居
不能化而入者也爻辭只就女子上發明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者蓋陰柔性躁不能寧耐乾
剛則沉毅不苟而能寧耐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
以知險○孚信之在中者也信以循物無違而言是涉於事
一孚字則是心之誠然處即忠信之忠信二字亦相離不得

有孚如何蓋人之所需固有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
之實然者故言有孚〇需之所以能有孚者以其知義命故
也知義命則自然安於需故光亨〇光亨光明而亨通也以
心言即習坎之維心亨〇本義坎體中實即習坎所謂內實
者也顯出孚字意陽剛中正而居尊位顯出貞字意若彖傳
正中二字又該中實意〇若又得正則吉者有孚以心言得
正以事言謂需得好也〇涉川尤貴於能待能字不可輕看
若非有孚而得正未為能待也故上文若又得正者又字便
見帶有孚下來若非有孚亦不能貞矣要之言有孚
有孚光亨貞吉所該者廣利涉大川獨與其最大者言

有孚以心言光亨亦是心光亨也貞就其事言吉亦謂其事
吉也世固有心孚而事或不正者故兩言之〇利涉大川就
事說帶貞吉為多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之義須也此卦所以為需者蓋坎在上乾在下則是有險
在前以乾之剛健臨之而不陷於險此其義不至於困窮矣
陷冒之也要說得其義不困窮字意不專乃是
剛健而不陷是能需能需則自不困窮正本義所謂不欲速
而犯難者也
有孚止以正中也

需而曰之有孚光亨貞吉者何所取哉蓋以卦體言之也
九五一陽位上體之中是居乎天位之尊正而且中者也正
而且中是為有孚得正之義矣蓋正固貞也中實則有孚也
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謂不惟處位之尊而又得位之當不可
分德位言〇此處只重在正中孔子却把位乎天位加其上
何耶意者不明說位乎天位則不見其為指九五或以六二
為正中又或兼二五言正中矣如益卦中正則兼二五姤則
曰剛遇中正巽則曰剛巽乎中正履則曰剛中正而本義又
皆曰指九五同人曰中正而應則指六二觀則曰中正以觀
天下而冠之大觀在上其他不曰剛中而應則曰得中而應

乎剛柔履乎中正皆有眼目也不然此卦何以不重於天位
一說需而有孚且貞者亦有賴於勢位如唐憲宗之討淮蔡
所用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倘非其據尊位主張得過難不捷
於紛紛之議而無以濟中興之業矣又世間人事於當需而
不能需者亦多是屈於勢力之不足既屈於勢力之不足則
有不得遂其心而盡其道者矣此在學者尤當會故卦辭本義
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九五爻本義亦曰陽剛中正以居
尊位皆不畧了尊位字豈無謂乎〇今九五本義所謂安以
待之者惟能有孚得正之意〇語類曰需主事孚主心需其
事而心能有孚則光亨以位乎天位而正中故所為如此依

此說則作乎大位之意似不輕恩謂大抵有大人之位有小
人之位有大人之器有小人之器大凡有位望之人其心胸
見識自是出衆人一頭地若瑣瑣閭閻之徒其有所存心胸
自是窄束所處自是猥瑣更無磊磊落落寧耐不動之意故
九五需于酒食亦以需於尊位言之但不可專以位言更在
在中正也象傳之義不既精哉
朱子曰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
時便需○今九五本義所謂安以待之者正無有孚得正說
一說彖是統論尊位意輕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據本義取兩象說然亦須帶中正意來云以卦體及兩象釋
卦辭味一及字可見○此處若無一及字便成卦體之兩象
矣○一說利有攸往既取兩象便不得兼上文中正意如屯
卦利建侯既取雷雨滿盈便不得兼以貴下賤之義如習坎
如蹇解之往有功則皆承上句言無復此象今此既別取兩
象為義則不必帶得正說矣此說較是但本義兩象之說亦
不知果是孔子之意否或者孔子只承上文說下如諸卦往
有功之例○本義若就只云卦象則或重在大川矣今曰兩
象則二意分明更重在乾矣○如山下有險明是兩象也而
不曰兩象如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明是兩體也亦不曰兩
體倘此曰兩象者正以其兩象不分明故特言之不然亦或
只認作坎為大川之一象矣不知所重正在乾之能待上是
以知朱子用意之密○如習坎別以卦體言有孚之義則不
得拘本義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而通之矣如既濟初吉
柔得中也別自六二取義亦不得拘本義占以既濟之理言
之而無所指矣如訟九二自下訟上患至掇也專以上應九
五接不可敵言而本義所謂以剛居柔得下之中之義有不
得拘矣訟卦終凶訟不可成也則不得兼上九以剛居訟極
有終極其訟之象矣○利涉大川之辭需同人蠱大畜益渙
中孚皆言之文王本義謂占得此卦者利於涉川而已而其

所以然之故則孔子於彖傳各發之朱子於本義又申明之
矣如需則承上文中正之義曰往有功也於同人則曰乾行
也於蠱則曰往有事也於大畜則曰應乎天也於益則曰木
道乃行於渙曰乘木有功於中孚曰乘木舟虛可謂言簡而
意盡豈無復說矣而先儒往往多用己意立說有謂諸卦凡
言利涉大川皆利濟陷難之義則是以利涉為占中之象而
非直指之辭矣如乘木舟虛之類便不通有以同人之利涉
為同心共濟者則於乾行之義少乖矣惟臨川吳氏謂當益
之時則可以靜俟當濟險難者似得其本指他或謂大畜之
[illegible]川時人當出以濟天下之難以究大畜之才則孔子應

天之說當置之何所哉謂益之利涉謂㢲以興利則未涉於
行之說置之何地所謂渙之利涉為先渙天下患難之意則
乘木之義又將何所用此皆後學之所不可曉者也
或謂利涉大川直以為涉川一事而不以為濟難之義似乎
太拘而無味矣謂如此則不惑筮者得此占為無所用矣且
人之涉川豈徒涉而已哉必有事也大而朝覲仕進小而行
役佃漁之類凡陸行不通者皆當出此如其利也則事已濟
志已行矣又何患其太拘更以訟之不利涉大川大象渙之
味之益見乾行乘木等取象為不達中間惟需初六用涉大
川吉為獨取濟難之義

往有功也雖若虛說其實全憑兩象說來非坎水在前則無
緣有箇川在非乾能需則其涉之也豈能利而有功哉象辭
恐人不知無此兩意解之欲提掇得明也故曰兩象辭不為
一及字在中間則是卦體之兩象矣此又是一說也
凡言往有功者皆承上文言○往字貼涉字有功貼利○往有
功者以其可往而往也○本義亦只云卦象則致重在大川
今曰兩象則重在乾矣○蒙山下有險亦兩象也彼不言兩
而獨於此言兩者以本文不甚明白恐人不知其有兩象在
也故獨詳之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本義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其字何所指耶未雲便是陰陽
之氣若無陰陽則無雲今雲已足無復用心也只聽於其氣
之和而自雨耳陰氣上騰安得無有陽曰
陰氣無陽則不能自騰矣故天將降雨則必先山川出雲此
理宜細推○舉天地間物至無心者莫是雲故曰雲上於天需
○飲食宴樂飲食即宴樂也其九五需于酒食亦同此
意俱是無所作為惟安以待之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需于郊在人事只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無道危行言遜
之類是也○利用恒者雖未有初辭凡有險故戒之云

利用恒无咎作一句讀是本象以著占為利用字重也
本義曰需下三爻以去險遠近為吉凶初以陽處下最遠於
險故為需于郊之象郊荒遠之地也而君子安處焉故云利
用恒安常守故而不躁於進斯無咎矣愚謂亦不專以去險
遠近為吉凶也
未失常也
謂不失其所需之常也一說不改其常處也與本義恒於其
所閒者未本義傍爻辭釋文則曰恒於其所小象發爻辭正
義則為不失其常意都歸就人事說也○用恒還耐到尾之
意○需于郊就初字說利用恒無就九字說來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水涯之物故為近險之象近險則小有害矣故在人則為
小有言○小有言他人言語傷我也即需于沙之義需于
沙以位言終吉以其德言○終吉者剛本有寧耐之操中則
又有能處之術故終能出乎險也
沙則近於險矣在人事則如與不善人為隣與不善人同僚
之類故小有言此猶特以地言事亦有然者時亦有然者如
智果與智伯同宗知智伯之亡也必滅智氏而別於太史為
輔氏是其事之近乎險者也如晉人假道於虞之時百里奚
知虞公之將亡也而先去之亦是其時之近乎險者也

終吉謂終有出險之功○終吉以爻而言如坤六二不習无
不利之例
需于沙衍在中也
衍寬意只是剛字在中本是爻位然今用以顯出得中之義
剛之所以為衍者就需言也猶同人之五曰中直泰之五曰
中節○剛字誠當得衍字傳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
易以知險是能寧耐者聖人之筆其不苟如此
在中之中實與本義剛中之中同要象傳是本那爻位取出
這中來若虛説當在中實無所歸着如何只説是在卦之中
不可以[illegible]在險之中如經中所謂柔復在中元吉在上之類

細求之義皆有當安得盡以為虛説乎○小象若曰二需於
沙雖近乎險然以寬居中不急進也以寬居中而不急進故
雖小有言卒以吉終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雖將陷于險而九三則猶於此而需也特其所處之地不
如初與二之遠于險耳六四亦然直至上六方無需處而曰
入于穴九三去險愈近以地言過剛不中以行言所處之地
已逼於險而又以過剛不中處之其能免乎寇乎過剛不中
只貼致寇至一句○過剛不中便是不敬慎故小象云敬慎
不敗也

災在外也
言災只是面前不是説在外卦所以着箇災字見得是指外
卦也○災在外即險在前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穴即血之地以其已入於險則曰血以其自險而出則曰穴
其實非有二也如孟子所謂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道與俗
實一而已但從由字來則當下道字從變字來則當下俗字
不可強分解○剛以能需六四是柔亦得出自穴何也曰剛
有善有惡柔亦有善惡如卦之乾剛初之陽剛二之剛中皆剛
之善者也故能需若三之剛而不中剛之不善者也故不能

需而致寇至如六四柔而得正又柔之善者也故能需而出
自穴若上六以柔居險極無復有需矣此一義於易中所關
至大學者不可不知○六四需于血猶從需穴爻直至上六
方為無所需入于穴或曰四既於血矣又安在其為能需至
矣四若不是猶能需則便死了又安能出自穴以其柔而得
正也○劉之能需猶乾之健而知險也柔而得正者之能需
猶坤之順而知阻也順之至亦自有健在故剛柔同歸於能
需而非牽強之說

需于血順以聽也

順以聽直為出自穴一句設即本義所謂柔得其正需而不

進者也○本義柔而得正順也需而不進是聽時也非順不
能聽○就陽剛說需則是能寧耐就陰柔得正說需則是能
順聽然同歸於能需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九五需于酒食者安以待之也蓋非陽剛中正不能安以待
之非居于尊位則不得安以待之故本義云云
彖得位乎天位以正中也看來即是九五之需于酒食而安
待之者也蓋安以待之就是有孚而得正處故承之以貞吉
需于酒食就是九五之正固也非復戒之以正固也貞吉為
占者言○需于酒食便是貞了占者如是而貞則吉矣故象

傳云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如此說理正當且合彖傳○以中
正也本義曰陽剛中正需于尊位而象傳只曰中正者蓋中
字含得尊位意正字含得陽剛意了聖人筆下自不苟

上六入于穴止敬之終吉

入于穴至敬之終吉者為象○此爻彷彿如漢高帝為沛公
初入關為項羽所怒破函谷遂攻沛公有項伯者與沛公初
無半面之識獨與張良善夜馳見良欲與俱去良邀項伯入
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遂因以謝項羽而得解
於難不然幾為項羽所殺矣而樊噲之入衛亦難為功矣
此亦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者也但非三人耳世間事如此

類者常多所以有智量之人必要得他法也要在寧耐委曲
上六大率謂已處其險無所為矣然下三陽自經並進六能
順之猶或可藉其力以出險也是於死中有生路也
終吉大抵亦是象終吉是出險也本義自占者當陷險中以
下通是再說出象意以示占耳或者從此而分終吉以為
占失其吉矣○需九二上六終吉通是象蓋九二剛中能需
則曰終吉九三過剛不中不能需則曰致寇至六四柔得其
正需而不進則曰出自穴皆象也上六有敬之之象既是敬
之便已有終吉之理在矣合而觀之豈不是一類又如師九
二在師中吉先哲亦象意居多初九利用恒雖有斷字在亦

本諸象以戒占者○柔不能御而能順之非惟不能禦亦不當禦抑亦其不願禦也何者九三是吾正應也初二是吾正應之同類也既與吾正應為同類則亦必於吾有利而無害矣禦之何為其理必能敬之也終吉者藉三陽之力以出險也非敬之不可待故曰敬之終吉非欲其敬禦而戒以敬之也本義蓋亦用此意○以情而言上在險中而不能以自援得同類之來當如空谷之足音也云何不喜而反欲禦之耶且三客之來皆非惡客也柔不能禦之云只是順之與之反辭耳○詩經行露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待速字之義也不做催促說做催促說亦無害也○需卦六爻如需于郊需于

泥需于血大槩且就其所居之位言其去險有遠近至于下面一截如利用恒之類不是隨其能需與不能需以為吉凶也○需卦六爻吉凶不同不全係於去險之遠近其要只在於能需與不能需之間耳初去險雖遠然非剛健不得无咎二雖未甚近險然非剛中能需不得終吉三去險固近矣然非過剛不中亦未必便致寇至四雖入乎險矣然以柔而能正需而不進終能出自穴若九五則以需而得吉上六則以敬之而得終吉合而觀之則君子遇險之道可得矣先儒

大抵天下之事若能敬而得待終是必錯

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一說與不當位謂其以陰居上正是陰居陰極為入穴矣終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而得終吉則亦未大失也此說似順蓋此不當位正與困上六困于葛藟未當也一般似可備一說

䷅ 坎下乾上

訟

上剛以制其下則下必有所不堪下險以伺其上則上又為其所傾此以上下之勢言之有訟之道也又以一人言其內也險心既危於害物其外也健力又足遂其奸以二人言之己既險能制彼之短以為辭彼又健能為我之敵而不屈凡

此皆訟之道也○或曰訟爭辨也但私下爭論便是訟不必皆訟之於官惟利見大人是以所論者取斷於上以言教者豈必辨之於官哉然按此卦所謂訟及經傳中除以言教者一句外凡所謂訟者大抵皆是治訟於官也

有孚窒惕中吉

九二中實是有孚也上無應與是見窒也又為加憂是惕也卦變自遯來剛來居二是得中也○有孚見窒者其事本直而反見枉其情未伸而反見抑於是乎不得已於訟矣○首句云故戒占者必有孚窒惕必之一字亦重是以有孚見窒之故而不免於訟也○只言中吉可矣必言惕中者訟之事惟

能懼乃能中不懼則徙於訟矣此又見聖人之深於人情也
○終凶若理直者必求盡其直焉亦何為得凶曰此對有孚
窒惕中者言非指理直也故上九本義云其占為終訟無理
而或取勝可見其下文不利涉大川對利見大人亦有一曲
一直之分利見大人直者之利也涉大川乃行險以僥倖者
則其不直可知○大人之見惟利於理直者不利於理曲者
故彖辭有利見大人對不利涉大川言○有孚而見窒此所
以不免於訟也本義所謂必有爭辨之事也惕中不終訟也
故吉終訟不中也故凶見大人求直也故利涉大川冒險求
勝也故不利此之謂隨其所處以為吉凶也

一說訟者若以有孚自窒之故而訟又能惕而得中則吉也
其本義故戒占者必有爭辨之事一句則當安在上面迹有
孚窒惕中皆在於其所處之內然愚以為故戒占者必有爭
辨之事一句似不為贅則在有孚窒內若上面既說有爭
辨之事矣既訟之後乃又有孚而見窒何耶

剛來而得中也

按彖傳訟有孚窒惕中吉則來而得中也與恒亨无咎利貞
久於其道也同例訟有孚窒惕恒亨无咎數字俱是帶說也
惕中者能懼所以得中也故彖傳只提卦變釋中字就帶了
有孚窒知有孚窒則訟之所以起也故傳亦不之及

剛得中雖只釋中義然剛得中則其有孚見窒能懼也若不
待言而可知○釋中吉之義而無引以有孚窒惕猶同人之
不曰利涉大川而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恒之不
利貞曰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剛來而得中也易中
卦變只自此按朱子於啓蒙考變占下註曰卦變所謂剛來在
進之類亦是說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下
非真先有彼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
儒非之以為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為賁之理殊不知若
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都了雖乾卦亦無能生諸卦
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復相生無所不可

要在看得活落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又易大全卦變圖
下註云彖傳或以卦變為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
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指矣尚論卦變者要當知此故備錄之

終凶訟不可成也

訟不可成以理言之揚人之惡也煩上之聽也損己之德也
增俗之偷也又人己之間俱受其弊雖得不償失也此豈君
子之所樂成者哉謂之不可成見其宜惕中也只據理言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尚字貼利見意如尚消息盈虛之尚行有尚之尚所謂如此
說則與九五彖傳以中正也同矣然非卦體之旨

言其中正之可尚也故爲卦體○一說尚字輕云是取九五
之中正中正便是大人之象也與上面剛來而得中下面入
于淵例同卦體意重便是也○尚中正也以卦體有大人之
象言與九五以中正也不同尚字疑作取字看
尚中正是指繫辭聖人所取於卦也曰與上文剛來而得中
也下文入于淵也同例若與制器尚象之尚同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以卦象言之乾剛實之物也坎險陷之物淵之象也以乾乘
坎以實稜陷乃入于淵也故爲不利涉大川
一本義以剛乘險仰以實稜陷也必先曰以剛乘險然後言以

實稜陷者猶先云柔得中居下然後云應九二然後云終一本發以
聽於人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不是謂天在上水在下須看行字故本
義云其行相違○天運於上水流於下其行相違也相違而
行訟之所由起也故爲訟之象楊氏天左旋水東注之說亦
善但本義不之取盖近於工巧非本義正大之規模也○人
同意只是明上天下水○天上水下即是其行相違也天不
以行而後與天在上其體不與水接也水亦不以行而後
與水從下其體不與天通也兩情相睽而不相合訟之象

也故君子以作事謀始期不至於相違而已
或曰不是謂天在上水在下須看行字故本義云其行相違
按本義正不重那行字只輕帖○君子以作事謀始夫事之
爭也非因利而爭於所趨則因害而爭於所避謀其始者或
於利之未萌也先別其孰爲才之所能爲其害者則當思其
利矣利何至於爭趨於其害之未至也先別其爲分之所當
得於分者則當受其害矣害何至於爭避又如誰結交明契
券之類皆是也○有爭是非者有爭利害者只是此兩端
作事謀始蓋天下事不特訟之所由在於未訟之時也諸書
以於未訟之先則無訟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初六不終所訟者也然即其不終所訟而論之其始也雖有
小傷以及訟止終也不終於訟而得吉盖惟辨之利明也
臨川曰不永所事此卻了所謂意象也此句最要
一說小有言正甲貼不永所事非也如需于沙以象言故須
貼小有言以明其義此其服亦以象言故亦須用執其隨以
明其義若不永所事則是明白說出正意了又安有小有言
以中之拔朱子語錄之云不可忽也○小有言實與需之九
二同曰只所傷我者小也只用畧去與他辨辨得明便止辨
一得以也便是終下以小象云○或曰本義云陰柔居下不能

終訟何緣有個所傷之象若不知若無所傷則初九無緣得
訟故象傳曰有孚窒本義細叩必有爭辨之事者此也若所傷
若大則又豈容不求
其辨明也
正是貼終吉意若小有言果與需不同則象傳不如此下語
而本義亦當明解出如象辭傳云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比
六以人言字同義異朱子即自說破矣○需九二曰小有言
終吉而此亦曰小有言終吉需九二象傳曰雖小有言以吉
終也而此亦曰雖小有言其辨明也仔細玩味益見其同而
不見其異彼諸儒之異說又何暇辨乎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亦即是不求所事一句道理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不克訟云云一連讀到尾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
吉亦然○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則
見不純任陽剛而有柔順在矣得下之中中則宜無過越
之舉矣此皆以理言又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則其勢亦有不
敵者故不克訟云云然惟能安於理者屈於勢故本義亦先
理而後勢○爻辭逋其邑無眚象亦象也本義言自處卑約以
免災也○九本義所謂故其象占如此者謂其象如此而占
亦如之也○歸而逋為一句其邑人三百戶言所逋之地僅

如此也○災患也程傳作過失若果然當曰无咎何謂无眚
故朱子不因之蓋二非五敵倘不自退避其能免於禍乎故
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此全以勢不敵言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俱為象是見初六之小有言
終吉亦俱為象而需九二之小有言終吉亦俱為象矣坤六
二不習无不利皆一例○不曰食舊祿而曰食舊德者祿者
稱德而受者也蓋惟有是德乃宜得是祿故以名之正猶以
天位為天德然○守舊便是居正只是不與人訟危者陰柔
質弱終不免受人之侵也然含忍不報畢竟是好故終吉終
吉應厲字○无成不能有終也此句只是卦辭本義云占者
守常而不出則善也守常字貼食舊德不出字貼從王事无
成○或從王事无成亦以其陰柔質弱故也此句泛說與上
文不相繫蓋爭訟利於怯從事利於才

食舊德從上吉也

象傳雖只提食舊德一句而申之其實連下句或從王事无
成俱說在內了象傳此類不多○必曰從上者凡王事者皆
上人也故明白王事必无成功即先迷後得之義皆陰道
也從上吉即食舊德也○小象二句皆泛說或曰爻辭亦是
泛說不必言是守舊不訟○食舊德一段是就訟說或從王

三爻卻別說與坤六三或從王事意同且以或從王事或
訟言則本文一或字與本義則亦必無成功一亦字俱說不
通了况又以從王事為訟事其可乎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復即命就事上說渝安貞以心上說但復即命即使渝安貞非兩
件也非有先後也○命是天命之謂性之命字言所賦之正
理也曰復就正理則前之訟者非正理也乃剛而不中之為
也曰吉者只是不失意義前者之訟失也○不可謂九二之
不克訟為屈於勢九四之不克訟為屈於理原九二亦屈於
理也○按葉氏謂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如何朱子所不取也

蓋初不能終者也未嘗說與誰為訟三非能訟者亦未嘗說
為誰所侵四剛而不中故取訟象二亦以其陽剛為險之主
而取訟象惟四以敵之強故無取其勢之不敵也○強敵故
只道其復就正理而無所用其道窮耳上九之終訟亦不說
是與誰為訟也
九五訟元吉
聽訟而待其平者得其平即聽之不偏斷之合理也訟者遇
九五則元吉非九五元吉也猶必訟而有理乃得元吉何也
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豈容無理者可得而貴哉以取勝
哉本義獨致意於此尤可以見朱子之為君子謀○此亦以爻

與占者相為賓主○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同一中正也
說到九五則本義如此解之學易者識得是法焉可以說
易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
鞶帶革帶也男鞶革女鞶絲註云鞶革也革皮也男之鞶以
革女之鞶以絲取剛柔之義也○此云鞶帶只是云革帶也
○詳味此爻之辭亦即是終凶之理○或者未必然之意此
所謂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者也
亦不足敬也
且據其以訟得服言也况終必見褫乎益上九之象曰莫益

之偏辭也○以訟受服據以訟得勝言無錫服之禮之辭以
只足取象之辭今象傳曰以訟受服則實其辭矣蓋如東漢
不義侯之類
䷆ 坎下坤上
師
師本只訓衆在此卦則為兵衆也○伏至險於大順就坎險
坤順言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就坎水坤地言總是寓兵於農
之意蓋農之為農出作入息耕田鑿井而已至順也然蒐苗
獮狩之間有坐作擊刺之法是皆為戰守備也非大順之中
而有至險者伏乎耕桑之外無餘事本至靜也然桑農之天

可以戰可以守是至靜之中而有不測之機藏焉○既曰上
下五陰順而從之則六五亦從九二者也而又曰六五以柔
居上而任之又別取一義此見易之不可為典要矣
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下體之主在大將則閫外之事皆
得以主之也故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蓋師者衆者
也衆必有所屬故以五陰從一陽以衆統於一也故為衆之
象
師貞丈人吉无咎
主人君用師言師貞所謂有名之師也丈人即師師以正者
也吉无咎通承貞丈人說○用師既得其正所任又得其人

則民悅而從戰勝攻取吉矣又何咎之有若不吉則吾之用
師不能安民祇以毒民耳能免咎乎大槩用師不能吉而无
咎者多以毒民而民不悅之故彖傳云云 ○或曰本義云利
於得正既着利字在上似當依彖傳只以吉无咎屬丈人也
曰不然需之初九曰利用恒无咎恒之彖辭曰利貞利有攸
往上句亦皆有利字也○況彖辭貞字屬人君用師言彖傳
辭貞字則又以大將師師言終不可比而同也彖辭本義一
則曰用師二則曰任老成之人可見主人君言無疑
丈人即長子也自衆尊之謂之丈人自君稱之謂之長子
此卦辭全主據理言故說得道理盡仁義節制之兵實不出
此□□蔡義曰凡用師之道在得正與擇將而已若不得正
□兵出無名而事不成不擇將則將不知兵而喪其卒云云
○程子曰吉无咎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而有
咎凡無名行師而幸勝者是也无咎而不吉凡致罪致討而
不勝者是也愚按蔡義說吉无咎之義與語錄似不同語錄
之意吉方无咎
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以卦體釋師貞之義按卦體只見得是衆陰為九二所以未
見得以之以正處今曰能以衆正者夫子之意蓋謂師之正
不正全在所以以之者若能以之以正則可王矣所以明師

之不可不正也於以釋師貞之義不其至乎○可以王矣王
字讀去聲近時應天程文就把本義則王者之師矣一句當
本文可以王說誤矣蓋本義意謂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
豈不可以王乎亦論其理如此畢竟可以王是歸之命將出
師者然謂大將者能以衆正便可以王天下此便是教人無
君了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以此之德而
行師雖不能無害於天下然其害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則民益
而從之矣民悅而從則所謂得人和矣三軍一心矣□以戰

則勝以攻則取何吉如之既吉則有弔民伐罪之功而無黷
武厲民之失矣何咎之有○孟子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師
卦已有此意矣○行險而順與後世所謂兵行詭道者異指
○一說本義此非老成之德者不能也一句只貼行險而順
故下文又無言才德剛中才也未知是否○蒙義曰剛中而
應行險而順用兵而如是則雖毒民而民從之以義動故也
昔周公東征有破斧之患宣王北伐逮興師之時其民之勞
亦甚矣然未嘗有怨者亦以其事之順而不容已也為君將
者每如是其吉无咎亦宜矣吉者必克也无咎者合義也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不可以水由地中行者言只地中之濕者皆水也○容民畜
衆者君子於無事之時善其政教厚其生聚以容保吾民此
乃所以畜衆也蓋民生既厚一旦有事而發之則不患不足
於兵矣○容民畜衆皆以無事之時言畜衆以今日言得衆
以後日言然畜者將以有用也便有預為後日討之意
平時懷柔撫字之有道一有意外之虞則被堅執銳鼓勇敵
愾之衆自此而出矣○蒙義曰古之王者以寬得衆役使之
以時賦稅之有法懼傷民之力也民之力傷則雖赤子亦怨
讐矣吾又安得而用之故寬以容其衆民乃所以畜其兵
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以律者坐作進退之有節攻殺擊刺之有則牛馬臣妾之勿
逐或六步七步之不敢越或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之不敢亂
也不必依程傳兼興師與行師蓋興師是命將者之事此是
一說為將者行師之法○三軍之命繫於一將一將之權在於
律律之得失兵之勝敗繫焉國之安危關焉可無慎哉
曰師出以律須看出字曰否臧凶則知以律之吉矣此爻只
據在卦之初為師之始說箇道理如此

失律凶也

不曰否臧凶而曰失律凶者明否臧之為失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以是德而在師中吉
且无咎矣剛中之德全在九二字內了此云在師中即俗謂
在軍中云耳如軍中有一韓軍中有一范是也或謂在師卦
之中或謂在下體之中又或謂在師而得中皆無理
本義云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明其為將也○師九二分象
占當如蒙九二子克家例○在師中吉是就本爻看出王三
錫命是對應爻看出不可謂王者因其在師中吉无咎然後
從而錫命之蓋錫命是寵任之為將非褒其成功也
蒙義曰二以一陽統衆陰當六五之命[illegible]能以

剛處中威德無著且吉而无咎宜矣然非在上者信任之專
褒寵之厚亦何由而成功乎或委任不隆或吝於爵賞或輕
信讒間或參以小人若是者豈將之不能哉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
宜依程傳周公爻辭似未有此意孔子據理而論則是不可
易之定論也不然安得有在師中吉之功哉○一說此二句
直中多辭如不克訟歸逋竄也之例方見不背爻辭
懷萬邦也王惟懷萬邦故寵任大將使爲之去其暴以安之
此直先王用師之本意也朱傳所謂是者即此
按此小象都是推本之辭

六三師或輿尸凶
以陰居陽則才弱而志剛不中不正則犯非其分輿尸便是
凶也謂之或輿尸者言其有輿尸之理也○蔡義曰以一卦
觀之則九二獨爲將以各爻觀之則皆將師之事也云云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四陰柔不中其才智雖與六三類然居陰得正其明義理
而識時勢則迥與六三殊矣故爲左次象曰无咎將以其賢
於六三也○本義知難而退此成語也出左傳晉文公與楚
構怨楚子戒子玉云云 且曰軍志曰知難而退
六五田有禽 止 弟子輿尸貞凶

田有禽利執言是師負意長子帥師是丈人意長子據九二
喚九二言○禽字兼獸麋鹿之類字稱尤多○利執言執字
還從禽字生來无咎者禁自彼生端不在我何咎之有以下
皆戒辭也○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言以九二帥師可也若參
以三四則凶矣○長子帥師是本爻之象弟子輿尸是假設
之辭 此朱子語錄 ○本義使之輿尸而歸之字指九五使之
也語錄謂長子帥師本爻自有此象看來本義云長子九二
也亦有此意但周公意重在下○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語錄謂此兩句似家人九三所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
嘻終吝○貞凶言雖以田有禽而執之然吾委任不得其人

終亦取凶○蔡義曰長子老成之將也[illegible]經事之少年
也○只才氣老成者便是長子新進不[illegible]者便是弟子
子少子也○本義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此二句出魏相
諫伐匈奴書所謂應兵者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
言所以必用長子帥師者以其有剛中之德也二有剛中之
德而使之帥師則其所使者當矣若夫弟子輿尸則是其使
之不當也又將誰咎乎○或云以中行是自六五言其有中
行之德故能用長子以帥師也殊不知本義柔順而中數字
只是言其不爲兵端實照在田有禽上與長子帥師固無預

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大君天子也開國承家謂或使開國為諸侯或使承家為卿
大夫也稱其功之大小也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是上六有此
象也至於小人勿用則上六本爻又有此分明是聖人為占
者設戒也嗚呼聖人之慮遠然所戒只在行賞若本義後一
意是朱子所補但在上者既不可以行賞則在下者亦無由
得受賞矣○邵子漁樵問答第二十條曰云云譬如藥之療
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
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

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
有命云云○蔡義曰上六師之終故言封賞之事大君有命
其功之大者命之以開國而使為諸侯功之小者命之以承
家而使為卿大夫爵必稱其功報必當其勞無僭差無私吝
此王者公天下之心也然師旅之興人才非一槩或以忠勇
或以勇力或以才幹或以計畝其封賞之行固無不及也至
於董正治官任以庶政則惟賢是用不復計其功矣故戒之
曰小人則勿用如漢光武中興其功臣亦不封者而得與參
政惟鄧禹耿弇賈復三四公他皆不任焉義蓋於此多矣
也○或曰小人任事不可也而有土有民獨可哉曰賞者公

道也彼有功而不賞得為公乎且大惡如衆而以親當封舜
不敢廢也而以功當封者世人其敢廢之耶聖人於此微當
別有處之之道耳而廢其功則不可且斯戒也朱子特發之
而與本義之言異故述之於此○按蔡義所說孔子之言出
語類曰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多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着
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若未開國承家一
句是公共得的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
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是天下之後一例
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數人他不與
焉因論古之論功行封者當是裂土地與之守非如後世盡

帶爵邑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曰勢不容不封他得
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又先
生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來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取
魏徵對太宗曰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取其行喪亂既平
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范氏非之曰王者創業垂統敷求
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專用小人之
才乎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
豈可亦用而後棄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微之學駁而不
坤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親輔也若單言親字則猶親厚亦是不見有上下之分意故別著箇輔字○比吉者筮得此卦則當為人所親比這便是吉意原筮之原然如今人所謂復原之原○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再至季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謂所食之餘無以再進也又漢立原廟中庸或問註曰謂又一廟也此兩原字與原筮義同以一人而撫萬邦上比下也以四海而仰一人下比上也自有相親比之道蓋比亦是兩邊相合事上○曰萬邦者天子之比天下只是親萬國之諸侯耳若天下之比於天子則臣民俱在故曰四海也○元永貞皆自君道言之有元而不永者有元永而不貞者如唐之玄宗其始

也勵精為治非不元善也而不能善其終開元之末遂恣情極慾以稔無涯之禍此是元善而不能長永者又如漢之文帝恭默德化二十餘年如一日宋之仁宗勤儉正身四十餘年如一日亦可謂元善而長永矣然一則黃老之雜而不能力追三代之治化一則剛毅不足時為小人所遷惑則是能元善長永而未能正固者也是皆未免有咎也有咎者猶貞未能稱人之比也○一說長永以處常言正固以處變言○卦辭若曰為人所比固宜然必原筮元永貞然後足以為人比而无咎矣夫但元永貞而已然則不寧者皆方來而彼後來自取凶耳大意如此○不寧方來者近者悅遠者來也

後夫凶本義曰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不曰彼交已固此來已晚可見是主為人比者言○後夫承上文凡不寧者皆已來矣其後夫之方來者則其道亦窮後亦得凶耳○或曰王者於民來者不拒何至使後夫獨得凶耶曰天下之事固有勢不能容者若來後夫亦是執迷負固自失機會者耳

比輔也下順從也

下順從以卦體言則實無上下衆陰然不曰上下而只曰下者以九五為上也故避之至不寧方來則曰上下應者衆旨比之無一人敢後也○此只曰下專上之辭後兼上下衆之辭○以剛中也據程傳以剛為元以居中得正為永貞看

來是如此剛字實只當得善字以剛而且中乃為元善且長永而正固也○按周子通書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之說則善自是善善却又要中是剛字只當元字中則含永貞意也貞字最重正而且固大中至正之道也○九五之剛中即所謂元永貞也在卦爻上說只說得剛中就此道上說則須用此三句方盡此道之善○文王彖比本九五之剛中而曰元永貞此文王觀易之法也學者不可不知故朱子釋訟九五之中正曰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得此法也○又原筮元永貞无咎文王只據理言孔子彖傳本諸剛中者未必文王本意故卦下本義不用彖傳解經下文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亦只是孔子之意文王卦辭只直承元永貞无咎說下其道窮也只是此交已固彼來已晚之意寧在言不見受於人也

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建公侯伯子男等國而有朝聘往來之禮所以親之也親諸侯所以親天下也○六爻是一串意不是兩乎意以爲建國所以親諸侯者尤爲無謂○親諸侯所以親天下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有孚是今日初比之有孚盈缶是由今積之以至於盈缶有孚固得比之道而无咎矣至於盈缶則不但无咎更有他吉

也○終來有他吉語錄說終來似顯比便有那周遍意似不可曉恐只是初年之見○此以比人言終來似顯比則爲人比矣愚恐此卦六爻無漸進層等之意未可用也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之初六有孚而且盈缶者也故不但无咎有他吉也曰比之初六則有孚交有孚盈缶皆初六也曰有他吉則无咎不待言矣聖筆簡而不漏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柔順中正故能比夫正上應九五則所比者正○六二柔順中正於比人之道最爲得正爻辭貞字實從此生六四以柔居柔亦然○內比之是方出而仕者外比之六四近君之位已出仕者也故有內外之分○貞吉二字帶爻言占者如是則正而吉此意在爻辭外○六二本義曰自內比外而得其貞至六四只曰爲得其正者何蓋內只是柔順而正二則柔順而中正故也看來本義一字之間皆斟酌不苟必有權衡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不自失是吉所在○參義曰凡貞吉有爻之本善者有爻非貞而爲之戒者此曰貞吉爻之本善者也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陰柔則暗昧不中正則邪僻而所比所承所應皆陰則所近

者無非正人以三之陰柔不中正其有不入其遞者乎故曰比之匪人不可專指承乘應而陰爲比之匪人也觀於四之介疾有喜則可見矣○比之匪人自學者言之則交便僻交善柔交便佞是也自仕者言之則爲入於不善之黨如范增之於項羽嚴尤之於王莽尤皆可傷也○其占大凶不言可知如六二六四之貞吉蓋總是所比得人如二之柔順中正四之以柔居柔則與三之陰柔不中正相反二之上應九五四之上比九五則與三之承乘應皆陰相反故三之比匪人可知其大凶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之字指五〇以柔居柔柔順得正故能比夫正而所比者五
又爲得所比之正也
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上句是喚起下句下句則所以釋外比之意也須看以字〇
必曰外比於賢者夫子之意以九五不但有其位又有其德
也故獨出賢字以表見九五之德云〇曰賢者明其以陽剛
居上之中而得其正在所宜比也比得其人也所謂貞吉者
正以此〇曰從上者如六二則以正應而比五也四與五初
非正應特以其在上而比之耳故獨曰以從上也此以分言
莊生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但所比者五

爲得其人耳〇比賢從上或依程傳平說但恐以字不順傳
蓋以以爲而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其即顯比之象也用三驅失前
禽者上之人不求必得也邑人不誡者下之人化之亦不求
必得也故曰上使中也〇凡此皆吉之道謂用三驅失前禽
固吉之道至於邑人化之而不誡此節亦吉之道也故曰九
此皆吉之道既如此解則邑人不誡宜在顯比之外而本義
乃以王用三驅失前禽通爲一象者何蓋邑人不誡自是王
者顯比必然之符驗故本義不更折爲二象也然邑人不誡

之吉仍知之在上者不可謂邑人亦吉也〇顯比無德位者
然德乎重蓋比之所以爲顯者在德不在位也必兼位者則
以比字來也如孔子非無君師之德然不得其位則亦終無
自而見其顯比也蓋九五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者〇本義
上曰一陽居尊下曰卦之群陰皆來比已者明其爲比之主
也故以群陰皆來比已一句爲含邑人不誡之義而謂邑人
不誡者乃是不相戒約而自然從已也朱子語錄亦是此意
然恐是初年未定之見當以本義爲正然依此說則邑人不
誡無待於上之化而與篇內曰上使中者何也可以斷此疑
矣〇味本義亦喻上意不相期備字意見得亦是就田獵說

雲峰之說亦然但其意專在比道上說也〇就田獵說蓋亦
事理之必然試以目見人事者求之是如此風草影響之間
皆有不期然而然者若就比道說則是下人化之亦皆不逐
逐於利也〇邑人易中所謂邑者非一盡以所屬言也就天
子三驅說則天子自有天子之邑自不相妨也〇程傳曰三
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
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
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
〇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圍田獵者自
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

禽比去者不追獲者不來則取之大意如此其緣得一二相似○開一面之網則只三驅矣其三面置網也若置網而不驅亦無從得禽今之獵於山者亦皆先置網而後鑼鼓驚之弓箭以逐之也○文獻通考田獵考篇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當作緌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獘之）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

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鳥者反）不覆巢○又曰田者大芟草以為防（田獵者既大芟設草木以為防之作）（日禽之處設驅逆之車）或舍其中（成俊止舍其中軍來用之期誓士眾象教戰示戰法當在其間以舍舍其）（防之廣狹無文）褐纏旃以為門（防守防完畜設周衛而有門驛乃以鐵毛褐布纏通帛為之以為門之兩旁其門蓋南就為二門用四備門得也）裘纏質以為槸（又以翳壁質以為門中間門中軌之東南是㰚中輸者）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空一握入此門當驅馳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今馳馬者驅之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所以罰不工也（不工者）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以天子大）（軍分為左右云云）天子發（抗大綏也）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

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又曰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又曰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乎人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觀顯比之吉一句便見邑人不誡皆在其中矣故本義并以為一象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舍逆取順正是解出所以失前禽處若無夫子舍逆取順一句恐後賢亦無從得失前禽意思出○不要以舍逆取順就當人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且都是說禽說而顯比之意自見蓋取舍二字難說是民也如即鹿無虞以從禽也二句亦皆象也又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亦然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既亢肯可比則不成箇比矣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巽其德為巽為入巽者順勢漸入之義與入義無甚分別故巽體本義曰巽入也必別其所以異則巽先於入巽然後能入也如為雲為雨為水之類○其象為風為木天地間善巽而入者莫如風其次莫如木木之入以根○小畜朱子曰易不可專說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事說○又南軒曰九百君子

之欲行事小人得以撓之天事之將就小物得以遮阻之皆小畜也○觀本義謂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則小畜二字俱重言以小畜大也一義也觀本義又以陰畜陽能繫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之象則小字獨重又一義也○以小畜大則所畜亦小矣○亨是陽得亨也至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只就所畜者小上生意思大抵畜者未能厚積而遠施也○畜未極而施未行不必以小人畜君子說此畜字雖犯以陰畜陽字來為例矣當與上九畜極而成畜字同看○本義畜未極而施未行不分諸卦辭乃總其意也○以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意亦不分○密雲陰

物○論理雲能致雨雲至於密則是所謂雲盛則多雨者矣何乃反不成雨耶是有說也凡雲之騰上不已而遂旋斂布者屬陽其勢必成雨澤所謂雲行雨施也氣盛故也若其積聚匝密其勢已定此乃雲之止者不久且自散矣故屬陰而雨不成氣已衰故也○以亨字連小畜字看則亨字與小畜是兩箇人以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帶小畜字看則又只是一箇人詞若貫而不貫若而又貫也盖均欲小畜字有取也○密雲不雨者以其於自我西郊若不說作起自西方則郊字亦說不得○程傳曰雲氣之來自西而東故曰郊亦不盡然○密雲陰物陽不與和也西郊陰方陰先倡也陰先倡而陽

不與和故雲行西郊徙雲而不雨也東方生氣西方收氣者本義陰方陰物字亦重○本義密雲陰物西郊陰方者明其所畜者小也非指陰道然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味本義兩箇畜未極字而方知此兩句只是能畜而不能固所畜者小之義不必承上亨字說是畜未極而施未行也且方說得甚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意更看本義一然字轉將去又是一意也○一說小畜則猶亨矣小畜亨則畜未極矣畜未極則施未行矣象傳之意不過如此但取義多端○此說有辨在下○又一說小畜卦名兼所畜者小之義故亨字於下二句亦相因○自我西郊本義云我者文王自我也

要拘牽上文小畜之義則文王為陰紂為陽乎愚故不欲拘牽上文○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為西方小畜之時也此數句須要輕看若拘泥文王紂說則是文王是陰紂是陽文王以陰畜紂之陽則文王乃是不好人了而又以孚字爲紂如何可通故須認一然字轉語處信乎僅取所畜者小之義也○正小畜之時猶云損之時益之時蹇之時之類蓋文王演易時方見囚繫未能得志行乎中國所謂畜未極而施未行也故曰正小畜之時然及其久也畜極施行則三分有二矣蓋為夬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味本義此說蓋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二句不是說陰畜未極而施未

行也若純指陰言則此卦之占乃為小人發矣且此二句純是象耳自是占占如其象只指下二句也○則占亦如其象象字不及亨字文愈見亨字自為一義也此卦占辭猶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皆各自為說上下文不相蒙也○二程傳書卷之二曰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為陽註坎體本陽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蝃蝀之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蝃蝀在東則是陰先唱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倡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惟

程子所言密雲之義與朱子本義不同程子似較明白穩當總在下句重矣

柔得位而上下應之

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則上下五陽皆為四所畜矣故為小畜

要認柔字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言陽為陰所畜宜不得亨矣然以健而巽剛中而志行故陽猶可亨也○內健則有不畜之操外巽則有善入之道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則君子之勢猶得以有為也故猶可亨○此剛中不純以德言剛是德中是位故本義曰各

居一卦之中而用事居一卦之中為之主也用事當事任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

本義曰其氣猶上進也此當以既雨既處爲畜極而成來說者大抵此句全就雲雨說不然用不得氣字○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兩句似無大分别施未行即是不雨意以尚往故施未行○朱子曰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是陰包住他不得陽氣更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一度便休能畜物而不能久畜小畜之象也君子
以懿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而已未能厚積而遠施也大成
儀文辭固亦德之所在然此特其一身之章觀聽之美而已
不足以經邦而濟世不足以建功而立業可見人之爲學不
可不務乎其大者○必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乃爲厚積
乃足遠施然此個君子非可只定爲小畜君子也大乎因小
畜之象而就人事中尋出君子之所以則其象者其要之細
行不矜終累大德皆君子事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陽本在上之物今復自故道還其舊耳不爲陰所畜也何咎
之有○九曰无咎者大槩皆有補過之意今獨曰何其咎蓋
自不至於有咎也本義雖道歸是无咎然本文何其咎之義
則亦不可不知也○何其咎大槩是言直能不爲陰所畜凡
二亦然至九三則不然矣○不爲陰所畜就是无咎就是吉
也○何其咎吉還作占看凡吉凶悔吝字皆是占辭○語類
只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與卦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
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无往不復
之復恩謂二復之義亦無入異總是還復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震出在中二字見本復之所以如云其位在中以貴行也則
取中德之貴如云六五元吉在上大成也則取井功之成其曰在
中曰在上皆不應也

輿說輻

輻說輹不同輻車輪之輻也輹車上伏兔也輻車於輹蓋說
輻者爲陰所繫而畜其往之計也說輹者自止而不進暫住之
意也家禮說車有伏兔一經輹車下縛也疑亦相通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夫妻反目象也不能正室意謂其以相說而爲所繫亦畜也即
輿說輻也意謂夫妻之反目亦由夫之自說其輻耳○程傳

曰婦人爲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
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爲也○下三爻初二不爲陰所
畜而三則爲陰所畜不爲所畜者初則居下得正二則剛中
爲所畜者則以剛而不中也然亦無以位言初則遠於陰也
二漸近於陰也三迫近於陰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本義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三句俱解在有孚字內
蓋柔順信之質也得正信之道也虛中信之本也巽體能巽
所以能取信於人也二陽助之則人信之矣夫六四以一陰
當衆陽之鋒正執不免於傷既能有孚而得二陽之助則

免矣以此九陰柔小量不能獨濟者有所亦亦必使陽剛
力如渙之初六亦此義也○以一陰為衆陽若所謂以一腥
八者獨力如之何能克況陰柔耶○爻辭不知以四為小人
耶為君子耶曰不可為小人也只是位卑力小不任大事底
人也若作小人則本義所謂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者是
易為小人衆耶○二陽之助本以巽體言然未有孚而不得
人助者道理亦是如此故本義會象傳而并及之故曰人之
所助者信也○六四則非柔順得正而居中二陽亦未必助
之蓋其血去惕出雖全是二陽之力而其所以得二陽之力
者則全在有孚上來故周公曰有孚血去惕出而孔子曰上

合志二聖交相發明之意可見○六四爻辭通是本象以著其占
占有孚之象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此有孚全指同心戮力說不必備舉陽剛中正意以其在陰
當故不詳錄也一說有孚只就巽也但居中正故以其鄰則自
其處尊言必先言有孚而後言富以其鄰以有孚為之本
也象傳亦然蓋雖在陰類亦當自有一段信我以相維繫所
謂位樂無處無之也○本義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
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 此數句殊有多因
先提鄰字及萬用力字而執泥以為只舉 鄰字以其鄰之義
而不兼乎上句之意看來此說膠固不通蓋本義以爻辭所
句內獨鄰字須用解說故首提鄰字云云 此義既明則有孚
攣如之義亦在其中矣其專言同力者蓋有孚攣如亦只是
同力之意細分之則有孚為心富厚為力未有心不同而力
能同者況下文既承以故為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能以
其鄰之象則其義斷可識矣○有孚攣如富以其鄰富字爻
既有取乎字如何獨無所取大抵居中是有孚之義處尊是
富厚之義其曰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者則通管有孚之所
以攣如與其富之所以能以其鄰之義也或者不察以為勢
能有為以兼乎上下只為下句之義不知有孚攣如亦是勢

能有為以兼乎上下也○九五居中處尊居中者實信之質
所以有孚也處尊者有餘力所謂富也然必有孚攣如然後
能富以其鄰此理也但以象言則兩句是一時事若以占言則
必以有孚為本故本義曰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本
爻陽剛中正字面再不提起以義所不及也其所處尊亦未
必主君位以是同行中之尊者○富以其鄰以力言必若是
心然後能同是力也○有孚攣如謂五之孚與上下相攣固
也朱子曰攣如手相攣住之象則有相攣固之義矣然謂九
五獨也○雲峰曰攣字與攣字皆有相連之義愚謂小畜九
五之有孚亦將如泰六四之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也

貴之不富陰也比之富陽也力不同而德則類故不言吉○
一說二句平說九五居中處尊居中者中實信之質所謂有
孚也處尊者位乎天位所謂富也至於本義所謂占者有孚
則能如是此恐人以占者若不處尊則終不能富以其鄰故
云然也况人能有孚亦能攣固亦有能以其鄰之理也說者
不可因此句而遂以有孚攣如然後富以其鄰也○以猶
春秋傳以某師之以此例當於師卦便以發之乃至是始發
之者師之以衆正所以者部下也春秋之以其師所以者鄰
也此於以其鄰之義為切故以字雖同之為能左右之義而
用春秋以著其例則當置之於此歟○春秋桓十四年宋人

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胡傳曰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
以行己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
侵己故以楚師伐齊宋怨曼姑之拘己故以吳子伐楚蔡弱
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己
意故特書以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
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此爻雖其體亦不做小人說故本義云占者有孚則能如
是也亦以五為小人耶故就人事言或是以下畜上或是以弱
畜強或以偏裨而畜主帥之類皆是以陰畜陽也○蒙謂其
辭似為陰類得志者不利聖人此辭其所以諷諭君子者亦

至矣蓋凡往而非君子謀也○此爻不必令認做小人之當
循然實則陰類也如以下畜上以弱畜強以偏裨畜主師之
類故其辭雖若至善者而終不許以吉利之占聖人之意可
知矣觀本義曰巽體又曰畜乾曰巽曰乾其書法固自昭然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只照爻辭直說下如比之初六有它吉也之類○一說五之
與四同力畜乾者以其有孚攣如豈獨用其富厚之力以
之哉此說未穩是因本義末句而誤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九雖陽然居卦體對下乾三陽則又喚作陰小畜至上九

則畜極而成矣故為陰陽和而雨焉言既處愈見其為畜之
已成也處如處暑之處七月立秋然後處暑以暑至是而止
也既止則為已成矣○尚德載正是所以既雨既處既雨既
處正是畜極也○既雨既處尚德載只是據上九居畜之極
言蓋向也是為小畜猶為能係而不能固今至於極則為所
畜矣原來陰之以畜夫陽者亦只是匪寇婚媾之意今既為所
畜是陰力已盛故制得陽住而陰陽比和矣故為既雨既處
有始有卒也既雨既處言其和也尚德載言其和之故也○
尚德載是畜極既雨既處是成也畜極對上文畜未極說成
字對上文施未行說○何以見陽之尚陰德也曰陰畜得陽

任使是陰德之盛陽至此不得不與之和所與之和即便任
尊尚陰德了不然陰氣得與陽並耶下面占辭都從此起議
論○大抵六爻至上九畜之極也是陰已能畜得陽住了本
義所謂陰加於陽者以此所謂陰既盛而抗陽者亦以此○
其占如此爲戒深矣分明以上九爲畏陰不拘其爲陽爻也
朱子語類或問小畜上九疑是太甲伊尹之事曾見之云云曰
作伊周之事說亦得本意只說陰畜陽到極處云云若以事
言之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固如此武后之於高
宗亦然問武后之於高宗恐不可謂之既雨曰它也自和○
此爻却兼得小人蓋下句有君子征凶○通上九爻辭都只

是從畜極而成上生出道理說○婦貞厲婦者陰屬也至於
陽不可夫而曰君子者君子則不指於夫而又兼得夫也○
許氏云既雨既處尚德載以陰陽之不可相無者言也婦貞厲
月幾望君子征凶以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者言也然按此
說則與下文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氣脉不貫矣未安
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以陰既盛而抗陽君子於此有所疑也不必說作均敵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以兌遇乾八卦惟兌爲至弱惟乾爲至健今以至弱者而躡

於至健者之后自是危然履非所履也故獨以履名卦而
傳復取其德而謂之履虎尾不咥人亨也蓋卦德乃處危
之道也○處危而不危處全在說而應乎乾上不在柔履剛
上柔履剛只說得履字也故彖傳分經本義所以不分解者
以兌遇乾一句說當得柔履剛了○或曰本義以兌遇乾和
說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數句通釋卦名
卦辭未嘗分解也曰本義所以不分解者以經文卦名卦辭
本自相連故亦從而連解之雖若釋卦辭而履字固在其中
矣兌柔履剛與說而應乎乾分明是兩義不可合而爲一倘
若柔履剛即是說而應乎乾道理則本義不曰以二體釋卦

名義矣○履虎尾言躡其後也故朱子小註曰如踏他脚跡
相似又曰躡他背脊後也本義曰有所躡而進之義也斯亦
危矣若真箇躡着虎尾豈有不咥人之理中溪張氏曰安有
履虎尾而不咥人者此特寓其履至危而不危之象耳此亦
恐未真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若真箇觸着虎尾豈有不咥人
正爲是躡其後耳○若說真箇是踏着虎尾則說不得有所
躡而進之義矣今人只說得躡字未曾說得進字出○履虎
尾大凡臣事君及同僚長上朋友之交際有利害難處者
皆是虎也或仕進及一切事爲有危機所伏處即是虎尾也
○不咥人亨說是□□□進處並履字內有進了故曰亨字□□

致其卦為履而占如是也又曰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
傷矣何也曰上云占如是者據見成占辭言也下云人能如
是云云者丁寧占者必是能和悅以躡剛強之後乃能當此
占也〇叅義曰虎咥人者也然以和悅履之則不見咥而反
致亨以是觀之人之踐履卑遜何往而不亨乎行於強暴則
強暴服行於蠻貊則蠻貊化行於患難則患難毋害和悅之
致也然和非阿容也悅非佞媚也亦恭順而不失其正耳兌
之彖曰剛中而柔外此其道也〇叅義曰乾體剛健非尋為
暴者而彖之以虎所以極言和悅之無患也然如兌之所履
亦順其正理而已固非邪媚以免禍者也如人臣之事暴君

賢者之過惡人皆履虎尾者也君子於此豈有他道乎亦盡
其禮而已矣

履柔履剛也

以二體釋卦名義叅曰本義謂二體見得非指六三以柔
履剛也蓋六三爻辭有履虎尾何來子恐人以彼准此故別
而解之云蓋為所履者乾也而履之者兌也〇柔履剛也若
不取剛柔義只[illegible]後便為履剛他卦或以震遇乾或
坎或艮或巽或[illegible]者皆可名履矣乃獨於此名履者正
以兌之至[illegible]至剛履非所履故名之曰履危之也
然以其德[illegible]而危也亦可幸也故承卦名之彖曰

履柔履剛也〇若只曰以卦體釋卦名義亦未見得為非指
六三也六三一爻亦說得卦體[illegible]位只是九五一
爻亦謂之卦體此見本義用字之密也〇剛柔字又推言恐
涉卦德只把柔字當兌字剛字當乾字[illegible]二體在下文
說而應乎乾方是卦德〇以卦德釋彖辭不曰卦辭而曰彖
辭以經文履字兼卦與辭而彖傳則卦名履字已別解此只
作[illegible]者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在履則曰剛中正履帝位在姤則曰剛遇中正見得不必說
是履道之光明蓋履字只入在帝位上〇五帝位也以九居

之剛中正以履帝位也剛中正以履帝位德稱其位者也德
與位稱不疚也既不疚則自然光明矣所謂首出庶物萬國
咸寧何光明如之卦體如是固宜往亨也故曰又以卦體明
之〇又以卦體明之者明此當得亨也蓋以卦德言說而應
乎乾占固宜得亨又以卦體之九五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
疚光明也占亦宜得亨此非文王本意乃孔子別取一義也

光明也

一說此段語勢與上文相對此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猶
上文亨也然不咥人便是亨不疚便是光明此說遜字比對
太利而附看來只用渾看便自見得履之[illegible]處正帝位亦豈

宜以虎尾擬之耶○一說帝位亦危機也[illegible]古人以為道
後繫于朕身又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可見矣
雖然聖人之字如化工當不至逐字比對且意思牽強之甚
不必從○愚謂光明還須說開一步蓋既有剛中正之德而
不忝帝位理勢決然是自有一段光輝發越之盛處所謂聖
人之德若千四方者也故姤之剛遇中正即繼之以天下大
行此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則繼之以光明且必須說到
功用發越處道理方盡○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亦在動
靜不失其時之外但均是艮字內所含之義○此段渾看見
履之時處不必以說而應乎乾不咥人亨來比例若以來比

例則帝位成虎尾了恐於情理不順也此聖人之蘊因卦以
發者非伏羲文王本意也○又以卦體名之一說謂剛中正
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此其所以能履虎尾而不咥人亨也
愚謂不然蓋上文說而應乎乾此所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而
今又謂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所以履虎尾而不咥人
亨何耶且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矣又安見其復有履
虎尾之危耶蓋只是履之亨便是況履虎尾不咥人是就卦
德取今既更以卦體明之又安用著箇履虎尾不咥人之象
耶○又一說不明亨義只是就卦體一文說箇所履之善如
此姤卦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例此說亦高但無奈本義

之二字不可無開交耳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辨上下所以定民志也使庶士至於公卿大夫各安其位而
不日至於尊榮農工商賈各安其分而不日至於富侈此便
是定民志民猶人也無上下不[illegible]謂庶民觀程傳此由上下
無定志也亦可見○辨上下要說得使各當其分意方妙辨
上下定民志則以諸侯而請隧與[illegible]僭者無有也以大夫而
僭八佾者無有也以市井而僭稱公者無有也如後世之庶
人帝服娼優后飾者益無有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初陽在下者以上下之象言之居履之初者以始終之象言
之○以陽在下居履之初二句相連言以陽在下位而當方
進之始也故未為物遷而但循其素履○以陽在下如賢人
之處卑位也若使是陰柔或進而稍上則或不能守其素矣居
履之初初心未移也若非履之初則亦或改其素矣所謂
能久而不移哉○[illegible]素履亦是已進者但始進於下耳不可說
是在下隱處之賢人要味居履之初一句不然便亦是幽人
了惟九二無應於上故曰幽人耳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illegible]大履是不變塞之意故曰獨行願○獨行願獨行吾之

剛曰不願乎其外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猶云富貴之流人不如貧賤之肆志無涉不關理亂不知何崎嶇之有所謂平坦也履道之道以道理言不可以道路言須從本義幽人履道之道○履道者所謂不得志獨行其道者也○一說幽人貞吉此句連上句履道坦坦言本義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但置在爻辭外此說未通○一說履道坦坦是象幽人貞吉是本義所謂幽獨守貞者就貼在履道坦坦上蓋履道坦坦就是幽獨守貞也本義先比此四字者為占辭張本也此說當從

中不自亂也

此理最好○中就爻德言心字用在不自亂內不可以中字當心字也如大畜九二中无尤也之例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不中不正本無才德可用柔而志剛却乃好自用如眇不能視強自以為能視其視能幾何哉跛不能履強自以為能履其所履能幾何故志剛如此動取禍陷所謂履虎尾咥人凶也然據其志剛如此時間被其害者亦多如武人本無能為却為大君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亦豈能久終歸於咥人凶而已○六三武人為于大君雖別為一象其取意

剛[illegible]上文眇能視跛能履咥人凶同故本義曰如秦政項[illegible]能久也豈能久則即是履虎尾咥人凶意矣○武人實無能為本柔也為大君則肆其吞志剛也不可說武人為說不得柔蓋正是柔也如需九二之剛乃曰衍在中知剛之為寬則知柔之為武矣故曰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柔而志剛也○眇能視跛能履是自用自專不肯下人與說而應乎乾正相反○武人為于大君本義豈能久也意最重即爻辭所含之意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六三不中不正九四亦不中不正然六三以柔處剛是柔而

志剛九四以剛居柔是剛而能柔此吉凶之所以異○愬愬戒懼則就入向和悅路去終吉終得遂其上進之志也故象曰志行也○言終者對初而言終吉則是其初未有吉處○履虎尾危也始於危終於不危始也惟恐其不得進終也終遂其進矣是為愬愬終吉易中常教人存畏心故曰危者使平易之道也此便是聖賢之心法見於易者○眇能視跛能履者說而應乎乾者之反也愬愬則亦進於說而應乎乾者矣○愬愬終吉能以象言可以證九二之終吉也

九五夬履貞厲

剛中正則有能為之資得尊位則有可為之勢下以兌說應

之與又得以遂其欲為之志如此者幸而不幸者也故雖正
亦危夫才常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安
位正當也
正以德言本義之剛中正也當以位言本義之居常位也不
及兌說意猶蒙六四之獨遠實不及又無正應一意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此二句不是兩項其旋字在視履內元吉字在考祥內二句
俱要有兩邊意只據履之終言也言於履之終而自是以考
其祥若所履者周旋則為祥當得元吉矣考者稽也後來事
也祥字無休咎意為長祥不是禍福乃禍福之朕兆也人事

無一件無祥或善或惡俱有之但非心靜而明者不能自鑑
也○旋字最重是團圓滿足無一毫缺漏玷缺之意不含考
其吉凶而必考其祥者人事多者有久有近其遠者吉凶或
見於數百日之後或見於數十年之後安得目前便可考驗
耶然所履已終其祥兆則當有可考者矣如子貢因魯邾二
君執玉高卑其容俯仰而知二君之將亡亦非目前旦夕事
也○視履之終不是終身之履只是一事之履終祥無休咎
之意其旋元吉亦兼未得元吉者之意○其旋元吉所說九
有幾等有十分吉者得十分吉五分善者僅得五分吉五分
不吉其一二分者亦有之七八分不吉僅得一二分吉而已

○其旋元吉實是效若做書者說似於上句祥字及本義得
字俱說不得通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元所以為大吉所以為慶蒙引此說還是蓋元吉二字是占
辭通泰今以大有慶申釋之正如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六五
之吉有慶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例○元字與大字重且
元吉亦不是實說故曰若得元吉更看旋字故曰元與大字
重此義最緊○在上二字不虛見是履之終而得元吉也
䷊ 坤下 乾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卦名曰泰以天地交而二氣通言就造化之本不可相無上
取也卦辭曰小往大來以內君子外小人而言就淑慝之分
上取也曰然則泰有二乎曰一也但是天地交而二氣通則
必然內陽而外陰矣斷斷乎不可易之定理也○吉亨主人
事言耶○一說六十四卦彖傳獨否泰不分釋卦名卦辭者
以小往大來正是所以為泰處大往小來正是所以為否處
若解泰意必須兼看小往大來否亦然故二彖傳只渾論解
愚按此說似乎有理[illegible]如此斷但如伏羲卦名之意
則以坤配乾[illegible]文王之辭却把坤做小人看待
矣安得此說[illegible]如此○朱子語類論

易明人事條有云若論陰陽則須二氣交感方成歲功若論
君子小人則一分陰亦不可須要盡去那小人盡用那君子
方能成治○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卦名爲
泰要無此義如蠱卦剛上而柔下本義兼卦體卦變言可見
此尤見當無也但泰卦彖傳不用卦體卦變說爲其總舉卦
名卦辭而總申之其用則是二字過下非釋也○占者有剛
陽之德則吉而亨矣或曰不曰陽剛而曰剛陽何意曰無意
至初九則曰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以此見得是無意或是
要字音句法順耳○泰本義曰爲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爲
泰專以天地言也蓋彖傳曰天地交而二氣通也上下交而

其志同也以卦陰陽健順君子小人又皆兼天地人事言又
至大象却只言天地何如是之不一耶曰言不一而理則
一也蓋天地既泰則人物發之矣故或單擧天地以該人事
又或兼天地與人事然亦必先天地而後及人事也坤之文
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蓋之彖傳曰先甲三
日先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亦是理也
彖傳曰泰小往大來吉亨 全
天地交上下交此正以陰陽爲造化之本不可相無者言也
內陽而外陰以下此正以其類之淑慝而言也同一乾坤耳
伏羲自其不可相無者取則爲天地交之義而名卦爲泰文

王係辭所以著占故自其占之所切者取而得小往大來之
義以明其占之當得吉亨也不然內君子外小人安得與上
下交同例必要分取○天地既交則必然內陽而外陰上下
既交則必然內君子而外小人羲文二聖之易果同乎果不
同乎天地交而萬物通萬物通者氣通也有交則有通也既交
則無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上下之際相交接然後兩志
相通堂上遠於萬里則下情不得上通矣在廬隔於外朝則
上意不得下逮矣○或者多疑志同與萬物通不相對愚知
萬物通乃是氣通氣通與志同通相對也不然交在天地通
在萬物於理疎矣但須知二氣之通必須於萬物之通見之

之故本義曰天地交而二氣通而天下泰言天地交者言在造化
其接一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主造化者言內君子而
外小人主人事言或曰通指人事恐非蓋上文既兼交上下
交亦兼造化人事又一說就陰陽上說健順就健順上說君
子小人亦恐非泰曰內健而外順否曰內柔而外剛先儒謂
天地之氣不交故以質言剛柔而不言健順愚謂天地不交
意則在內外字上不在剛柔字上此不必拘正如天行健地
勢坤之類下字偶不同也必求其說鑿矣○語類論易明人
事條云此四件物事有個精粗顯隱分別健順剛柔之精者
剛柔健順之粗也○內健而外順不以作一人說蓋有人

聖有健順自天地言總是陽氣用事也○旣曰陰陽奚言陰
陽而偏其德也俱不分天地○內君子而外小人不是君子
在朝廷小人在州郡只是內者為主而用事外者退聽而已
○陰陽以體言猶諸卦例之卦體也健順以德言猶諸卦例
之卦德也體猶人身也德猶人心也○皇極經世書第七篇
解曰唐虞之世非無小人也君子在內而衆小人在外而寡
則小人不勝君子也故雖有四凶亦不能害君子商紂之世
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外而寡小人在內而多則君子不能制
小人也故雖有三仁而不能去小人所謂內外者不特在位
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則為內疎而遠之則為外○天地交

泰天地定位不交所交者其氣也此句不宜叅交字讀直至
泰字為一句如雲雷屯火雷噬嗑物與无妄類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以此見得有天無地做不得有天地無人君亦做不得一則
氣化之盛一則治功之盛然非天開一代之治運則元后無
以成一代之治功也○叅義曰天地交而萬物通然後聖人
有以致其用若天地不交萬物不通雖聖人亦難乎其為功
矣○天地閉賢人隱若聖人則不容隱○財成以制其過輔
相以補其不及叅義曰人之道為日月星辰四時寒暑地之
道為山川丘陵墳衍[illegible]隰然既滯於形氣則其道未免叅差

也故元后為之治曆明時使分至啓閉之不差春夏秋冬之
有序為之經畫井野使城郭溝洫之有制而封疆之各定
是裁成天地之道而不使之過也春生秋殺日暄雨潤為天
之宜高黍下稻淵魚藪獸為地之宜然既任其自然則其宜
未免於不及也故元后教民播種灌漑漁獵薪樵使之順生
養之氣以成其功隨土地之産以爭其用是皆輔相天地之
宜而輔其不及也然為元后者何如是之過計哉蓋天地生
物而不能使之遂其生乃以其責而付之君故人君之裁成
輔相非為天地慮也為吾民慮也聖人之慮民亦豈能家賜
而人益之哉惟參贊天地化育使民順天之時因地之利各

有以養其生而安其業是聖人之裁成輔相乎天地者乃所
以左右吾民也為天地之宗子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經
泰之元后乎○裁成輔相乎說朱子小註謂裁成即所以輔
相者恐是初間未定之見蓋亦因大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
過一句能該得輔相[illegible]以彼律此而成裁成輔
相之說及既定[illegible]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illegible]
拔茅則其茹自以彙而起也君子彙進之象彙音類也○征
行之吉指仕進也非指出行故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君
非仕進何拘於陽剛○三陽同體一陽進而衆陽與之偕進

錯揉矛而其茹自以其彙征也小註謂後拳以物象言以
彙以人言然恐記者之誤
志在外也
伊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若使是
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哉此所謂在外也蓋三陽言
如允升吉上合志也例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程傳註最明白句句可玩○此爻之辭純是占中行者九二
之中行也九二中行內便自具有包荒以下四事矣今本義
云卻從周公說治泰上備說出人能如是方合乎九二之

中行而所以治泰者得其道矣古亨亦不假言包含以下四
件俱要無處人處事言程傳亦是此意○在下之中無位言
不止此一處但凡所謂剛健中正則皆以位言但曰在下之
中在上之中則皆無位言此處下即承云上有六五之應主
乎泰者為此實無位言也一說在下之中純以位言然依小
註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則消無德位方合彖傳
剛中而志行如此則仍當依前說也○本義主乎泰而得中
道者也蓋承上數句以剛處柔而在下之中得中道也在下
之中而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也○一說以剛處柔就不待
中道非也按蒙引卦例彖以九二能得中彖是兩箇截而本義

則繼之曰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得其中又
皆剛柔分義也○包荒雖與用馮河相對不遐遺雖與朋亡
相對其實四事各有箇中行非必合二者而言之乃為中行
也蓋不能含容非中也當斷不能斷亦非中也泄邇非中也
忘遠亦非中也中也者天理之當然恰好者耳然析而言之
一事有一事之中合而言之則統體一中也○胡氏剛柔相
濟之中輕重不偏之中亦一義也但不如前說前說是正當
之道理或云上句以事言下句以人言蓋泥朋字而失之
以光大也
光則明足以有照大則其器足以有容皆主心言

九三无平不陂 止 于食有福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天運也艱貞人事也艱貞則无咎而有
福人事可維持天運也程傳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
泰也无常往而不反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
矣○一說无平不陂以靜者言无往不復以動者言愚按以
靜者言謂形也以動者言謂氣也然味兩箇无不字則
是有句皆說得盡了○如程傳云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也
傳云无者使平豈必皆靜者言○或曰无平不陂固兼得動
无往不復往復如何說得靜耶曰皆非也无來无平不陂乎
往不復兩句都只泛泛言而泰極否來之意自見於言外耳

○一說平陂往復通以氣運言泰九三爻辭大意云泰過中矣如今不好時節將來了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危之之辭也爲今之計只是艱難守正以處之則无咎不必憂否運之將至而猶得以享其所有也有福謂泰猶可保也○大抵九三時節天下浸以多事但未至城復于隍處猶可爲也○蔡氏曰聖人於天下之患不啻之於已然而常戒之於將然泰之時吉亨之時也然九三纔過中則聖人即爲之戒非思患豫防之意乎天下之理平者必有陂往者必有復陰陽之相勝禍亂之相因如循環然惟其處之者於此之時如捧盤水如馭六馬有戒懼之心而無怠忽之意能以艱貞守正而

可以无咎也○无平不陂天地際也○此本義從古易○无往不復天地際也○此程傳從今易詳見大全○雲峰曰此一際字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交也○此天地不可指卦之乾坤天地際只是謂天地氣運之交際也謂泰往而否來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翩翩固兼二陰言不富不戒只言四不待富而自能以其類也亦不待戒約於衆而衆自相孚也或說不富不戒亦兼二陰言非也若兼二陰則本義所謂不待富而其類從之又在二陰之外矣○不富以其鄰以力言不戒以孚以心言小有

九五之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亦如此○既曰翩翩足矣又曰不富以其鄰而又曰不戒以孚辭[illegible]嗟詠而張皇之也所以深爲君子危也其憂之也深故其說之也詳○陰虛陽實故九三不富者皆陰爻也○依富家大吉則陰主富今此又主富何歟蓋陰主利以陰之能言也陰不富以陰之質言也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

本義曰陰本居下在上爲失實此意分明與爻辭及亦抑陰之意本義不言與爻辭異者蓋謂只解出失實二字之義則其與爻辭不同者自不待言矣○爻辭之不富帶以其鄰言

則以富爲非其分也小象之不富不須以其鄰言則以在上爲非其分也○上文陰虛陽實以德言也此言在上爲失實以位言也故曰不同○失實二字重在翩翩不在不富○陰虛陽實故爲不富此就六字言也陰本居下在上爲失實此就四字上論也○本義云三陰翩然而下復下復之義尚欠思索或曰下復謂坤復居下而爲否也○一說只是取象字謂如飛翔而下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不是以帝乙當六五以帝乙之妹當六五也如此說則帝乙之妹爲居尊三代前無此說帝乙歸妹是居尊而能虛己求

貞吉象也以祉元吉就保泰上說
中以行願也
下賢正是行願處味本義既已二字可見下賢是其所願○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以祉元吉本是占辭然象傳往往不拘
於象占之別如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亦避貞吉以正志也
皆以屬之爻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程傳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也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
終將反為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

其命亂也

蓋泰極而否雖天運之自然實人事之致然也故曰云云○
命謂政令乃可以寄百里之命命字也○城隍城池曾南豐
擬峴臺記云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則隍池也非土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此卦坤下乾上夫天地之位雖自有上下而天地之氣則貴
於相交今此卦坤在下則地自為地而地之氣不上交乾在
上則天自為天而天之氣不下交天地不交而二氣不通依
義以此名卦為否也文王繫辭以為乾下坤上者泰也坤下
乾上者否也泰否〔…〕也否正與泰反非人道也故曰

否之匪人其占則不利於君子之正道蓋君子之道於否塞
則非其所利也何陽為大陰為小此卦乾自居外坤來居內固
大往而小來也以卦變言此卦自漸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
居三亦為大往而小來也大往小來則是小人用事之月
也故不利君子貞也○本義之匪人三字疑衍由此六三而
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今且依經文解之而闕其疑
於後本義然也

彖曰否之匪人云云

泰之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人道也否則非人道矣上下不交天
下無邦豈人道乎○謂非人道也卦辭純以人事之占言故

不兼天道只言匪人○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夫邦國
之所以為邦國者以其上下也今上意不孚於下下情
不達於上是上下不交則情義乖離不相維係雖有邦與無邦
同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程子曰國而不治則不國
其語意相類

內柔而外剛

泰曰內健而外順否不曰內順而外健而曰內柔而外剛此
猶曰天行健至坤不曰地勢順而曰地勢坤聖人下筆之際
亦無得拘拘於一二字之間亦要與其理之同而已○朱子語
類有一說錄在泰卦 按否曰否之匪人而泰之本義曰為

爲泰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爲泰初何嘗有人事在而象傳又
往往兼舉而互言之何也愚因此竊論之矣盖天地變化而
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只是一理耳故天地一泰則陽明之
氣勝於陰自然生出聖君賢相及許多君子出來而天下之
泰成矣不然天地陰氣用事産出一番狡猾奸惡之人出來
所謂凶德參會者而天下之事非矣此理斷斷乎其不可誣
以象傳俱兼說至大象所云裁成輔相云者亦因天地交泰
而後元后得以收其功耳此乃天地人君相須爲力處非人
君能自爲泰也不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乎此皆
主氣運言也

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儉德者斂收其德也所謂韜光晦跡使人不知其有是德也
以辟小人之禍所謂含章者皆爭處多漸害不爲人所識者意與此
同彷彿不然聲光外見則人皆物色之矣既爲人所物色則
爵祿之來有不得辭者矣夫爵祿之來者禍之芽也何則小
人道長決不利於君子也故君子見幾而作儉德以辟難亦
不可榮以祿者人不可得而榮之以祿也榮謂以此祿之猶加
之謂也字義與祿之以萬鍾祿字同此以君子之能如此
言也非戒辭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大凡小人惡未形猶可冀其善從若其惡已著則難矣故聖
人於否之初六以貞訓之○小人之進已不可遏而小人之心
又或可回也盖人性皆善而無惡惟漸於惡則惡矣若反
於善則善矣只在吾心一轉移之間耳況初之惡未形猶易
變也故聖人戒以從正則吉而亨而爲君子之徒矣然此豈
惟一身之舍惡從善爲可喜抑使世道不遂入於否而泰
生猶得亨其此尤爲可賀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味貞吉志在君之詞方知自古小人敗人家國者都是志
不在君也只知有其身之富貴而已故曰鄙夫可與事君也
與哉其所患得失只在其身初無預於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陰柔小人也陰柔而中正小人中之君子也其曰小人吉
者小人非有吉也小人而能包承君子故吉也其曰大人否
亨者非其以爲小人所包承而亨也不爲小人所包承而亨
不爲小人所包承而安守其否乃亨也否者儉德辟難之意
也本文包承二字不爲君子言爲小人之知有君子言也蓋所
惜者不在於純乎小人而在於不純小人而能包承君子也
蓋惟能包承君子故能援君子也故曰大人否亨嗚呼嚴哉
於蔡邕之于董卓張俊初等於汪黄宋 爲其所包承也○鄭

大人身雖否矣道何以能亨蓋道不以窮達為存亡也若不能安守其否則將枉道以入於小人之黨如蔽尤苟蔑之徒矣道安得亨此亦如遯之亨然其本義亦云身雖退而道則亨也○自矣其守使是道之不可處彼雖包承乎我我終不混於彼此之謂大人否亨蓋君子小人非可共事者所謂薰猶不同器也此宋人謂傳之術所以為疎○問初之惡猶未形二陰柔而中正惡已形否曰形矣故終不敢望其能反正而變為君子雖包承外面而亦僞為者也故又辭危之○嘗竊觀聖人作易於小人道長處一般皆君子使意為之地一邊又以利害諭小人使不得殺其毒於君子至於君子長

而小人消之時則又恐君子倚其盛而用罔或反召意外之虞又教之以周防曲慮期於十全必克而後已其為君子謀者如此其至也且聖人此心何自而來哉天地生物之心也夫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者勢也雖聖人亦如之何矣然聖人本心則未嘗不欲天下之人盡為君子也故每於此一邊奉承甫盡其所以皆化育而然天地者實在於此○包承者外相容也故在小人而為吉然以實不然也故大人則否亨

六三包羞

以陰居陽而不中正陰小人也居陽則非其位不中正又短於才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者也○一說以陰居陽位類陽而質則陰也其傷善未能之意○又一說陰柔小人也而居陽挾有勢位欲害君子也雖欲害君子然不中正而短於才是將無牙之虎耳亦何能為○此不中正義只歸於才就小人說難以言德也○包羞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志非羞其未能傷善也然本義何以曰志於傷善而未能故為包羞之象曰只說包羞便是未能傷善矣故曰然以其未發云云小人欲害君子彼雖小人亦必自知其為非而有所不安者此之謂包羞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是解有命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是解无咎蓋能如是則足以承天之休命而否可逐泰可復在九四之福疇類皆獲其福也蓋有命无咎者九四之祉也疇離祉者衆陽皆泰也復曰出入無疾朋來无咎亦理勢然也○一說以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為提端語而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志通故有命无咎恐按泰卦九三本義云將過於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亦是釋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皆非提端之辭且將濟之時於有命義為切命謂天命也○本義故其占謂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則知上文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

數句是通解本文三句之辭不可以否爲中矣非謂小人時也
爲解有命以陽居陰不極其用爲解有咎況下句疇離祉乎
該在其中○九四陽居陰之有道而无咎等類
无由而發也是道故復曰動而以順
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泰之六四辭意若姤否之九
四辭意如復蓋在卦爲復在爻則爲否之四也在卦爲姤在
爻則爲泰之四也否有天根泰有月窟其詞之相類又可見
聖人繫辭之不可苟

有命无咎志行也

志行連疇離祉之義俱包了蓋有命无咎則自然疇離祉矣

之否義亦并釋之○不極其剛此理少有能識之者所以往
時了機會雖司馬溫公亦未盡此理所以亟反新法直至
役之類亦皆罷之是以一轉而爲紹聖之禍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否之卦爻至於五亦否將盡之時也云云 其亡其亡則不至
於亡而係於包桑矣可以夬履貞厲參看○參義曰興道之
君自謂其不亡故亡有道之君常懼其亡故不亡○其亡其
亡衛風伯兮之三章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傳曰其者冀其
將然之詞愚謂此其字亦當以此義看有危其將然之意

上九傾否

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若非否極有復泰之漸則
雖陽剛亦未必能傾否觀上之九五泰之九三與否之九四
則可見矣故雖無天道人事說天道所以開人事人事所以
輔天運○固是時運可傾亦以陽剛能傾故不曰否傾而曰
傾否至象傳則主時運言故曰否終則傾也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離爲麗爲文明者陰本暗得陽而麗之則明生矣所謂內
陰而外陽體陰而用陽者如此○其象爲火爲日爲電者火
雖陽而根於陰故爲明其爲日者只就明上取又不必拘內

陰而外陽也電亦然電雖說得體陰而用陽然恐亦非如此
拘也○陰本暗得陽而麗之則明生大體陰而明則外照者
象之旅卦本義曰艮止而離麗於明不曰艮止麗明而必曰
離麗於明者以明在陽不在陰也本義之精如此○離者麗
於陽之間故明坎者陷於陰之內故暗故又曰艮止而離麗
於明麗於明者麗於陽也○同人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亦隨
所居之位言如處一家則大同乎一家之人處一鄉則大同
乎一鄉之人處一國則大同乎一國之人處天下則大同乎
天下之人皆大同也所同无私則足以致人之親輔來人之
信從如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親則可久有

功則可大何衆不容何往不濟故自有亨道可以涉大川之險
亦利於涉矣○同人于宗宗族非不可大同也宗族也○亨
與利涉是一義語意自相承亨乃事皆亨也利涉取其大而
難者○大川利涉餘事可知矣○同人于野人固不能無所
同但恐所同之不廣所同不廣則為私同非大同也○于野
隨處在說或公于一家一鄕一國以至于天下隨在有于野
○言同人而能于野則凡事皆亨雖大川之險亦利涉矣然
必合於君子之貞乃為于野而亨且利涉也此彖傳意也
必合於君子之貞乃為于野乃得亨而利涉此正與恒亨无
咎利貞利有攸往一般此乃所謂易以道義配禍福而非□

數之學也○未有不正而得為大同者故彖傳曰利君子
○利君子貞矣大人之道豈必人人而求與之同哉亦惟以
正而已正也者人心之公理也不期同而自無不同者也若
吾既得其正而彼或不我同則彼之悖矣吾何計哉然同我
者已億萬而不同者僅一二亦不害其為大同也○朱子曰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蓋謂亨與利涉都在于野
上來○纂義曰國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同人于野亦非超
出於家邑之外乎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而情
無不孚恩無不洽者豈非同人于野之意哉人心之大同則
何為而不成何往而不利雖大川之險涉之亦无難矣然必行

大以君子之正道乃為利也
以健而行故能涉川
按彖傳亨與利涉是一氣話俱根在同人于野來今纂義說
依彖傳加此一意者蓋于野本可涉大川況能以健而行貞
无私己之累而能于野尤利涉大川也若君子貞則所該者
廣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皆是也此只就最切者言○朱子曰
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柔弱者如何會出
去外面同人又去利涉依此則此之以健而行仍須與文明
以健之健字同故以對柔弱者言不然曰剛健曰柔弱全是
以血氣之健論且前以血氣之健利涉後又以義理之健

利涉耶且血氣之健何預於于野之義○利涉大川就同人
說是以健而得人之同也則險可濟矣○一說以健而行與
文明以健兩健字不同以健而行且就力量說文明以健則
統義理說蓋必有文明以健之健然後能用得以健而行之
健也故首之曰同人于野亨繼之曰利君子貞愚謂力量二
字尚欠分明有血氣之力量有義理之力量血氣之力量雖
施於涉川且難施於同人尤難施於于野若據義理言剛健
則勇者義此就是力量所在不必外求個力量也此疑殆可
以判然矣○乾行決然是以卦德言故彖傳連文明以健俱
一作此德不易從行字也

經042-358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得位正也不以六二言當如小畜之柔得位所之進得位柔之

當位當言之例皆主義理言故九五本義同九五則中正二以

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此便是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曰同人之義旣大有九五得尊位則自為一例○又依本義

六二雖中且正義若不以得位為正則只是有中而无正矣

○說據大有柔得尊位大中例則六二得位是得在下之

位且得中也得位以位言得中以道言故九五本義亦有相

應於下字而六二非也五雖有相應於下字二雖有有應於上

字然此卦取同人之義非以其同位也以其中正之道同也

故曰中正而應若大有就所有者大上取故須說指位兄明

曰得尊位乎卦名之義固不同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獨釋利涉者以健行而利涉則亨不假言矣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文明是能明正理剛健是能行正理中正是在已正也有應

是所應亦正也此皆是君子之正也程傳謂文明以健然後

能中正而應乎乾行固未是正意臨川吳氏謂中正則內无

私心應乾則外合天德分內外亦未當且為以以有應為應

天卦體是六二之應九五也

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言得正君子其所同者乃天下人心之公理也故能通天下

之志而自然亨利涉矣○天下之理正而已矣人同此心心

同此理故君子正則自有以通天下之志○皇極外篇第三

十七板曰牢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能順天理合

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愚謂此通天下之志之說也

君子以類族辨物

類族以人言辨物以物言皆審異以致同也此據朱子言卦

取大同之義而大象又言類族辨物者朱子亦嘗言之矣言

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去分別也○朱子曰如

分別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姓同作一類固類族也馮氏曰

如士大夫之族為士大夫農之族為農工商之族為工商亦

類族也愚謂如所謂辨上下定民志獨非族類乎朱子曰辨

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固辨物也馮氏曰裸生為裸

物羽生為羽物毛生為毛物鱗介之生為鱗介之物亦辨物

也愚謂如所謂君子慎辨物居方亦非辨物乎要該得盡致

同全在審異上若不審其異則混淆雜亂反不同矣○朱子

及馮氏說辨物處要非夫子正意也○裸生為裸物○孔子

家語執轡第二十五篇裸作倮子夏曰倮虫三百有六十而

人為之長○裸正韻倮亦體也亦作裸羸躶果義皆同○緣

義曰於人之中爰以審其異而致其同則人之與人其初亦一人之身也同胞無異之念豈不由是而興乎○朱子說張杏異族也氏族也乃混類亦只是淺說其彷彿且要之不是孔子正意理人倫君子類族辨物若只如此有何深味如公卿大夫之族而類之則欲使各稱其位有六德者俱為諸侯有三德者俱為大夫之類辨物則如章服器用之屬一一要各以其類如奉氏八佾之類所當辨○類族易說辨物頗難說如本草所載諸藥門類最切蓋療風則防風防己獨活芎藭之類風眩則菊花飛廉茯神白芷之類麻黃乾葛杏仁之類則同於療寒石膏黃芩知母之屬則同於療熱此皆各異致

同之意也穀菜禽畜之類同歸於御饋祭祀養老之類同歸於穀禮弓矢干戈同歸於禦暴規矩準繩同歸於制器六律之聲同於正五音也璿璣玉衡之別同於齊七政也○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考工記曰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又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又曰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又曰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又曰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類族如六德者均為諸侯三德者均為大夫功之大者同於開國功之次者同於承家又如使士農工商之各業其業無相混也府史胥徒之各事其事無相紊也內有昭穆之辨外有尊卑之等凡若此類皆類族也○辨物如穀粟之類同歸於養生藥石之類同歸於衛生律呂陰陽不同而同於正五音璿璣玉衡不同而同於齊七政朝廷之上則五瑞三帛二牲一死之贄儀皆所當辨也親疎之際則三年朞年大功小功之服色皆所當辨也同律度量衡所以致同也車同軌書同文亦所

以致同也此非所以辨物乎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本義同人之初就六位上看以剛在下無就本爻看上无係應又自應爻看本義解經取義大約不過此二者此外亦有兼就全體所主爻上說來者○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則非為私之人上无係應則又無所與私故為同人于門之象以无所私而得无咎猶未能于野也于野則大同矣○于門謂于門外也故曰出門同人人之一家獨門在外由門而堂由堂而室此內外之辨○出門謂在外在外則無私暱之偏此程傳之說蔡氏所謂出門即同者非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

同人貴無私係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則有私係矣有私係則情有所偏而不能大同矣故吝者只不能大同便是吝道也故象傳曰同人于宗吝道也象占還須分說如諸爻例○同人于宗本是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今乃謂同人于宗吝者盖卦是就其全體上取其有相同之義然同人之道貴乎廣今二五相同則曰兩相與則專然其道則狹矣故卦辭則曰于野亨亦所以著其義也此則曰于宗吝又以見其利于野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依朱子說是伏戎于高陵之草莽中也三欲奪二而懼五之攻爲此以備之耳然義既不正勢又不敵終莫可發事不諧也而爻辭終之曰三歲不興有以決之矣○所以取高陵之象亦只爲九五在上九三進而備之有仰關而攻之勢故取高陵之勢○此爻取象如此而其爲戒亦深矣以曰六爲非已有有所爲徒勞而無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乘其墉備二攻二也弗克攻以二自是五正應義不可攻而不攻也一說是攻三若然則弗克攻亦以義屈於三而弗克攻耶一攻字固一類也○墉所隔者又三爲此故乘墉以攻是乘三以攻二非直攻三也何者三未必得二也况所爲在二攻三何爲又弗克攻非讓與三也義屈於五自反而弗之攻也○觀卦上九爻朱子小註曰易中其字皆說自家如乘其墉之類○墉則是取象於所乘象取也要有所歸着畢竟是三象亦難說乘己之墉以攻人如此則是隔於己也○同人九三因九與三二字俱不好故其詞云云九四九字不好賴有四字好故云云九三之辭則其全無能爲徒取不知量之羞耳九四之困而反則猶可取也此以人事言則婚姻爲最切然古人於與國之際猶必資其氣力以求必得晉楚之困宋衛之類又如齊桓之必得管仲當時亦用許多計数恐不得

之於魯

義弗克也

九四弗克攻非力弗克攻也乃義弗克攻也故本義以自反言之亦本象傳也

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困字在義弗克上來見其義之弗克則自然有一段困心衡慮處○弗克攻何以云能舍欲恃力以攻二三未必得禍斯及矣反觀之何○困是上句弗克字則是上句義字○常人之情道而能改者鮮矣而於訟與師則必伸其能自反者爲尤鮮矣有計窮力屈不得已而退

者也未有其力之強而能自退者也春秋魯宣子納捷菑于邾邾人辭之以義宣子引師而去之先儒引此爻之義以美其事蓋聞義能從誠人情之所難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或問號咷與笑是九五獨自耶是二五不得於同始皆號咷而後相與笑耶曰專主九五為長且與下句大師克相遇相符皆主九五也○大師克相遇本其所以得後笑也○用大師克見三四之強也○此爻辭皆以象言而占在其中○二五相同者也二同於五則為于宗之吝五同於二乃為義理所同何也蓋陰私而陽公故其辭不同如此所謂易不可為典要也○同人之先先字兼後笑以中直也言以五之中正應二之中正其理直也所謂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者也○或以中字為心字象傳未有以中為心者如曰中心得也則另出心字故此中字只宜作中正之中字看中該正也○不曰以中也不曰以中正也獨出直字者自其義理而言物不得而間之而云也亦如需九二之衍在中蹇九五之以中節皆隨本卦爻之所切者言也○言相克也言其克了三四然後相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居外無應物莫與同是全無出任者以其荒僻无與同故曰同人于郊若同人于野則是有所同者○上九但是無所與同曰同人于郊同人字只帶卦名說來如恒卦上六振恒之類○上九雖物莫與同然如二之吝三四五之爭則皆無矣故曰无悔○同人于郊无悔此乃不足上九之詞蓋卦謂之同今乃無所同尚何取哉同人于野取其無所不同也○曰同人于郊便是無可同者故曰志未得也若同人于野志何不得之有○爻曰同人于郊无悔而象傳曰志未得也交相發明也不曰志未得則同人于郊无悔為善矣朱子解本義云 愚謂是全得夫子此一句也不然于郊幾於于野矣

䷍ 離上 乾下

大有元亨

火在天上無所不照有如四海九州皆在其照臨之下者所有之大也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是五陽皆為一陰所有亦所有者大也○大有此有字是奄有天下之有有國有家之有凡百有位之有也火在天上無所不照火雖明若在下則有所蔽隔其所照有不周者今在天上則凡天下萬物皆在所照之中矣固為大有之義又六五以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是上下五陽皆為六五一陰所有也亦為大有之義陰安能盡有諸陽陰居尊位而又有大中之道故也只是中而曰大中者以其當大有之時而居尊位故其中

亦爲大中也非尋常之中也○謂大中從位上來愚謂大字
還從卦而來若謂從位上來則他卦九五皆可謂大中矣○
居尊應天指六五應乾之九二也二乾之主也如同人曰柔
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乾謂九五也此處本義雖不及解然云
應天指六五也意亦可從矣○大有之元亨是享其所有也
白有天下者言使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天下之民各得其
所海宇有永清之風國家有苞桑之固所謂大有之業可以
保之而无虞矣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以卦德卦體釋卦辭此卦體與其德之德不同卦德以卦言
德以體一類其德就人事說兼卦體卦德所言者大凡論卦
[illegible]之類但就卦上說個人事道理乃人事之影也故此
方定之以其德亨○大有之元亨謂得享其所有也故必其
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剛健文明其德
之體也應天時行其德之用也剛健則能勝乎私欲文明則
能灼乎道理應天時行則凡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謂之大善而亨則貞與利在其中矣○其德剛健而文明論
進德之序則先明而後健自明誠謂之教者也論成德之序
則先健而後明自誠明謂之性者也○應天而時行此人事
之時也當其可之[illegible]應天而時行此造物之時也不

不後之謂時也有少不同○應天時行猶君子而時中溥博
淵泉而時出之同我無天敘有典而我惇之以時也天秩有
禮而我庸之以時也天命有德而我章之以時也天討有罪
而我刑之以時也○象傳只曰應天而時行而本義則添個
居尊除個時行者居尊然後得以應天時行則即應天也○
本文應天內就含居尊非居尊何以得應天故下爲者雖善
不尊○亦不可全以應天爲位須看象傳有其德二字在上
原來居尊不是應天有時行在○應天非以位言也得天位
而行天道之謂也時行即應天之實也○應天時行皆是德
也居尊二字當安在應天字上○時行之外別無應天然必

居尊然後得以應天而時行故天命有德自我章之天討有
罪自我刑之天秩有禮自我庸之天敘有典自我惇之○本
義言有其德此其德字正與象傳其德同兼卦德卦體所
言者○大有而亨非惟其事大亦以於道理亦無不善矣故
云然○象傳只言元亨而不及利貞者原是大善亦已該
有貞字意於[illegible]大有元亨以[illegible]其所有遏惡揚善[illegible]
其所有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

火在天上不必指日知明出地上則指日也此只與天火同
人也中有山謙之類同例○君子以遏惡揚善其於惡者小

則鞭朴之大則刑以懲其惡所以遏其惡也其於善者小則獎
勸之大則爵賞之皆所以揚其善也○書曰鞭作官刑朴作
教刑又墨劓剕宫大辟謂之五刑以待凶人大者舜之於四
凶則罪之揚善如舜[illegible]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
永賴時乃功於皐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刑期于無刑民協
于中時乃功此揚善之也如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此爵賞之
也○遏人之惡揚人之善所以順天休命也本義反之於
身一節非是正解與此所謂若務此則亦以是而反觀之
者同意○人君御天下之權只是賞罰二者而已遏惡揚善
之謂也遏惡揚善是其所當然之則順天休命則其所以當

然之故也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皆此道也此
聖人之所以法天為治者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此以天地
之性言所以孟子只言性善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當大有之時亦當有者也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剛正也居
下處卑也上无係應无私交也又在事初新與事接也故為
未涉乎害何咎之有本是無咎然戒以為无咎而以易心處
之反有咎矣故艱則終无咎艱則无咎此戒占者之辭○必
言无交害者所有既大自有涉害之理故福兮禍所伏○程
傳曰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無應與未有驕盈之失

故无交害未涉於害也大有富有鮮不有害○本義云初雖
雖當大有之時然既大有是初九所有耶或只是遇此時耶
曰以陽居下之意則只是遇大有之時耳如生當唐堯之
際及三代一統之盛時是大有之時也當此之時也民生既
庶而且富矣天下萬物豐盈人亦容易有致害之理故曰无
交害匪咎艱則无咎○一說雖當大有之時此時字是時世
之時愚按師卦初六等爻皆本為衆而為將亦從卦來而變
其例也然要終當諸衆怨之府之說亦未得害字本旨○師
自二外本皆為衆統於二者也爻例則與二並為將大有自
五外皆為五所有爻例則與五皆為大有者故曰皆從卦來

而變其例也○害字本旨只當依程傳作驕盈之類所致者
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既驕而侈鮮不及矣故
大有有涉害之理○无交害亦是有位者以陽居下只是位
卑不然以全無涉害之理或曰上無係應安得為有位蓋有
位者便有君在何謂无應曰无係應謂无私係也如遯四之
係遯隨二之係丈夫也若初九豈不在大有之君之所覆
乎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兼本義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既以初九二字盡之
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剛中在下得應乎上是有才德之人為君所倚任大臣以[illegible]

之象也○有所往而如是兼剛中得應說无咎即是勝任而

象言之○大車所以象其才德之茂○若非得應則有大車

而不得以載所謂野渡無人舟自橫者矣故有所往而如是

一句當兼剛中得應說○大車以載是象有攸往无咎是占

本義又云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明此爻本易當在占

者宜自審也歸重大車上○九二大車以載剛中在下故為

大車得應乎上故為以載有所往而如是謂有是德而又得

是君則能成功而免責矣古之可以當此者伊傅周召其人

也○或有輪有輻有轅有蓋有軫有軓有軸有轂有軒軸輪

車中之骨子亦如穗軸之骨然軓車軸小穿也軫車後橫木

也輈軾也車前橫木也輻輪之輳也轅車上伏兔也軒車堂

也○又曰軫之方也以象地蓋之員也以象天輪輻三十以

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蓋一月之日凡三十而

星凡二十八宿也

積中不敗也

只以大車之象言而取象之意自見於言外如今逆取順及

以從禽也之例○積中不敗之意謂有剛中之德克勝上任

也○一說有積中之實德足以任重而不致敗事此說雖巧

然[illegible]於文理之未見有此意其說太深耳[illegible]積中不敗是斷

[illegible]以取大車以載之意不然若克勝任重之義或悔而為負

[illegible]而已不敗字當玩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三[illegible]公侯然非有剛正之德而為人君所賢則亦無由

得以朝獻於天子此指公侯之賢者○小人弗克指公侯中

之小人言雖有公侯之位而無剛正之德則自當不得九三

矣故不得用九三之占○公用亨于天子言得親接於天子

也有來大有元亨可以有天下事之講說九三之亨于天子

九二之大車以載九四之匪其彭皆可見大有之義○亨于諸

朝獻也本義分明以作享字說非是○亨兼朝獻疑亦是

隨所有而亨獻也[illegible]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正

所謂朝[illegible]非任土作貢之謂任土作貢非必諸侯為

送來王[illegible]亨于天子是象乎是占乎曰據文

辭用字[illegible]於爻有此象耳據本義文勢曰

云故為亨于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則又似本

以象言而占在其中此亦當以本卦上九象占例斷○公用

亨于天子一句純是象占者有其德則亦如之○此爻主意

有剛正之德[illegible]之臣也故本義云上有六五之君

虛中[illegible]為輕○問小人君[illegible]公侯

之作皆朝獻之期獨不預于朝獻乎曰此只據六五柔中下
賢之君所下者必是賢不賢者必不爲其所下其皆亨于天
子言君子則得以亨于天子非君子則不得以亨于天子也
亨只是以明其得被遇親接耳此爻辭取象之意也非專於
朝見而已也不作獻其所有說蓋大有者天下之有也本義
於上下並不取此意○本義曰小人無剛正之德則雖得此
爻不能當也乃知此小人是有位之小人若是無位者何緣
有亨于天子之望亦何用言小人弗克也○亨于天子豈周
禮所謂時見曰會者也時見無常期也有被遇親接之意故
小人弗克若正當朝會之期則公侯中小人宜不得留難於

之周禮春官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
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王海朝貢類載汲冢周書曰
王會解第五十九序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
法厥世作王會云云 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受贄者
八人愚謂所受之贄蓋虞書所謂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得
曰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
謂所覲東后以此爲贄也○又載伊尹朝獻商書湯問伊尹
曰諸來獻或因其地勢所有獻之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
令云云 ○愚謂九二宰相任重之事九三諸侯朝獻之事
皆不言占者皆臣職之所當爲也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小人害也言其不利於小人之占也亨謂朝獻也正韻云奉
上之謂亨所以明享多儀也蓋古者公侯之於天子朝則必有
獻諸侯亦有相爲獻者所謂亨禮有容色是也集註曰既聘
而亨用圭璧有庭實則於天子可知○書旅獒曰明王慎德
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九四匪其彭无咎
匪其彭无咎以象言占意在外
明辨晳也
言其明辨之晳然也所明辨者君臣尊卑之義驕[illegible]

理也○蔡義曰四之所處所謂挾震主之威者也[illegible]
抑纔免於咎而已若矜功挾權以陵轢其上[illegible]
有九二九三九四程傳俱以大有言之本義皆[illegible]
三四皆人臣也所謂大有者皆非其所有也[illegible]
精矣○本義曰彭字音義未詳則知爻下諸云[illegible]
爲程傳補註耳然又云程傳曰盛貌理或當然則讀如其音
亦無害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柔中之君虛己以有餘而制不足而九四乃以剛鯁之臣
而事柔中之君[illegible]逆之狀然九雖剛而四則柔云云○

虛己以應九二之賢是厥孚上下歸之則是孔與上下交孚如
威是以占辭因其孚所不足而云也○六五只是厥孚交如
此固善矣然於君道有未盡者故曰威如吉者誠以所治既
廣物情不齊安能一一孚信哉故又當有以威之則恩威
兩盡可以保其所有而不墜矣害也○六五既得上下之歸
又何用威如據理而言之必[illegible]如人君當[illegible]威如
吉

信以發志也

一人之信是發虛己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illegible]是有以
發上下之志也○厥孚交如謂上孚[illegible]兩相交

也非謂六五之孚於下諸陽也象傳只信以發志也則推本
言之曰原來是六五之孚有以發上下之志蓋孫見在與上
下兩相孚推本原則由上發其孚○虛己以應九二之賢之
之孚於下也而上下歸之則不但九二初六至上九皆孚於
五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六五雖是君自上九觀之則六五在下只當得賢者不可泥
君位矣獲信思順不可謂獲六五之信思六五之順只是下
之六五便是他獲信思順處○獲信以進行言思順以處心
言尚賢則用其人也○獲信思順本是信自所獲而言思順自
所存而言行以實之謂信不乖於理之謂順○從其道則身
獲信思順用其身則爲尚賢故大傳曰又以尚賢也莫忽了
又字○朱子曰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蓋有孚雖本在
五然上既履之則孚不在五而在上矣履只是行意以居五
之上而能行其信故朱子云然也不可謂是履下爻之孚故
朱子下文云謙退不居思順也何嘗如俗說思六五之順○
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下從六五全在剛字上取益見之
明信之篤用之專非剛不能不然本義從何處說得下從六
五來若是上六則陰柔無立將有昏庸眩惑之弊矣安得下
賢○吉无不利得以享其大有之慶也○大有吉利謂大有

所以吉利者以其行合乎天得天之祐也○獲信思順而尚
賢夫當大有之世而又居上位乃能如此是其滿而不溢合
乎天矣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憑空說出此兩句若无孔子繫辭之說恐朱子亦未知所解
方知孔子之言不苟也○曰吉无不利儘足矣而必曰自天
祐之吉无不利者誠以當大有之世民殷物阜內恬外燕四
海擧無虞矣萬國皆來王矣正是滿之時也處此鮮不以泰
寧自負而怠放縱恣節賢輕士之所作矣今乃能獲信思順
而尚賢滿而不溢如此誠人主之盛德帝王之高致也故獨
畫著其占○本義曰故其占[illegible]

是占也舉此以例其餘真一斷法也至要至要乃知坤六四之之括囊无咎无譽需九二之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訟初六之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師九二之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同人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六二同人于宗吝等本義凡言故其象占如此者皆是渾淪不分析之詞需九二之終吉對初九之利用恒无咎六二之致寇至六二之出自穴亦俱為象而兼占也雖皆不言故其象如此亦其例也

易經蒙引卷之三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　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敖鯤重訂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有而不居是有德而不以德自居有功而不以功自居此乃是謙若無而不居乃是本分事不謂之謙也○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止乎內其心收斂不矜肆也順乎外卑以下人不驕亢也○亨是目下是好有終是末稍愈見好謙是屈也有終不終屈也先屈者有而不居其

有也有終者終不能没其所有也正所謂卑而光卑而不踰者也○不曰謙亨有終而必曰君子有終者有終自是君子之道也故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云云日亡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知君子之有終則知小人之無終矣○余義曰謙則必亨書曰滿招損謙受益詩曰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云云其何以能若是哉由其安理樂天而物我無間故不自滿足而自然卑遜非矯為之也若內有矜伐之心而外示抑損之意則非安履乎謙者矣其始雖飾其情而終則見於色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下濟而光明天雖居上而其氣常下降以施爲萬物惟其下濟也故氣一噓而萬物以生氣一縮而萬物以成其道之光明爲何如夫天道若不下濟無由光明惟下濟所以光明也下濟是謙光明則亨矣○天道下濟者天位乎上而其氣之下降者所以濟乎下也故謂之下濟使天不下濟則生物之功何自光顯乎○地道卑而上行地道至是卑順也然惟卑也故能承天時行以上配乎乾其道則上行也夫地非卑則不能上行惟其卑也故上行卑是謙上行則亨矣○地道以位言則在於下以德言則不自作可謂至卑矣極其卑則再無去處其理自是上行矣○地道上行者益物之生雖出

於天然非地以承之則生物之功不克終物之成雖主於天然非地以承之則成物之功亦不克遂此見地之卑而其道上行以配天也○此言謙之必亨意謂天地亦以謙而亨則人之謙而必亨不待言矣○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地本無謙此是聖人覔出箇謙意來說見得此理在天地有不能違者則人從可知矣天在上說不得謙則取其下濟以爲謙地處下卑則就以其卑爲謙然天非下濟不光明地非卑不上行天下濟即便光明地卑即便上行可見謙之必亨

天道虧盈而益謙

如日没而升日中而昃月晦而弦月盈而蝕之類天非有意於虧之盈之也乃其自然之理也○若論至無心處則雖人道惡盈而好謙初亦何容心於好惡哉亦在我者有以感召其好惡耳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地道變盈而流謙

程傳曰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流謂聚而歸之本義何其的確

鬼神害盈而福謙

朱子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說鬼神言禍福是有此造化之柄各自主一事而言耳愚謂如雷動

風散雨潤日晅之類所謂造化之迹也彼花之開者謝茂者凋是害盈也然凋零之餘又有茂盛殘落之餘又有發生是福謙也亦總是自然之理皆非有心之爲也○朱子謂鬼神言禍福是有此造化之柄自各主一事而言謂與虧盈益謙變盈流謙者異指然鬼神只是天地之功故如此分折○又依朱子有此造化之柄之說則當以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來解方更切耳○開落榮悴處便是造化之柄然按經傳中所言鬼神禍福處亦多朱子言有據○鬼神之害盈而福謙須兼動植等物說如枯榮開落之類只說得植物若福善禍淫一類則說得動物而兼說也

人道惡盈而好謙
通六爻皆是此理如九三之萬民服也六五之蓋從之者衆矣上六之謙極有聞人之所與其義於章灼如物六之用涉大川六二之鳴謙貞吉六四之無不利撝謙莫非以人道所好在此故也○易中亦有之乾上九過高志滿則賢者不輔惡盈也屯初九以貴下賤則大得乎民好謙也書亦有之志自滿九族乃離德日新萬邦維懷○天道虧盈益謙四句各自說不可謂人而能謙則為天所益地所流鬼神所福也大抵上三句只是起下一句為四節謙字所指不同人道好謙之謙是與卦同也○參義曰聖人詳言之是以戒盈而勸謙也○謙尊而光者以其為人道所好也卑而不可踰者亦以其為人道所好也○謙只是一般而其光與不可踰不同者則其位望之不同也不可踰言卑竟亦好所謂不居其有而卒不能沒其所有者乃為有終○光與不可踰處俱是德但不可俱以為是謙德也若均以為謙德則不見愈光亦不能過京○天道虧盈益謙以何為驗乎曰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亂行未嘗道其所以然曰天地鬼神不可知為其可知者人而已日中必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草木之盛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以人之貪滿者多禍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其人之得禍福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以測之但援其迹之可見者見者君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詞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以異則修吾人事而已未有人心悅而天意怒乎有人理逆而天理順者嗚呼聖人沒異端起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久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子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歐公以人之可知者一對天地鬼神之可不知者三一者在其中君子何如哉修身俟死而已

○右出天原發微少陽篇末

地中有山

以卑蘊高謙之象也此與上本義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不同本義所謂謙者去山言謂高而能下也此主地言謂地雖卑而中之所蘊則高而卒亦歸於高而能下也內充而外歛也但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者高卑為二人之象此以卑蘊高則其高與卑皆就一人身上言也同一卦之象而所取却有二義亦猶賁卦傳文明以止人文也與本義所取離明於內艮止於外者不同

以卑蘊高自掩其高也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本義既順解曰裒多益寡云云其施又時出損高增卑以趣於平一句以高卑替多寡而置了施字不舉正見分明實既謙說故語錄云人多見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益分明矣○厚齋馮氏則謂凡大象皆別立一意使人知用易之理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俾小大長短各得其平非君子謙德之象乃君子治一世使謙之象也愚謂如此如小畜如臨如觀及大畜等謂大象所云未見皆別立一意馮說未為定論也○或曰本義雖云損高增卑以趣於平以卑高替多寡又去却施字不舉然下句亦謙之意也言亦其意而已如子云云則是實說非止謙之意也曰不

六

然象卦內陰外止象之意也亦是實說獨此乃僅取其意者彷彿耳況亦者承上文義止乎無謂也

一說亦是不是承謙之象也言乃是承上本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言○發義曰君子觀地中之有山則知人之處世不可以自高而卑人故有持平之心焉云云 天矜才衒能樂高善善人之常情也而君子者其心有異焉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若是者其心何如也豈非惡己之獨多而衰之以益人乎 按謙者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謂也或者過於礼遜是謂足恭矣非謙之本義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涉川本无所取象只是就謙謙之道雖用以濟險亦吉况平居乎

卑以自牧也

程傳云詩曰自牧歸荑出邶風靜女篇曰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傳曰此淫奔期會之詩牧外野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也○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為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按詩傳所解牧字義與程傳之說不同易本謂卑以自養也

六二鳴謙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謙德之盛者也由是積於中而著於外矣是為鳴謙非自鳴其謙也謙而有聲之謂鳴也鳴謙是貞之道占者如是則貞而吉矣貞吉是占鳴謙所以貞吉者蓋謙且有聞則於在我為得其正也正者理之所當然者也吉謂其謙有聞人皆知之則是所謂志行乎名譽者在彼无悪在此无射以上可以得道以下可以得民雖蠻貊之邦行矣非吉乎○鳴謙何以為貞吉蓋以謙有聞乃積於中著於外非違道以干譽者也豈不為貞乎

中心得也

此一句[illegible]則六三之鳴謙无[illegible]
其無辭不[illegible]
心但[illegible]自然見於外而聞
於人矣先儒釋孝子齊[illegible]於其父母云云[illegible]
交之實者以積於中而著於外者即此道理○又一說二鳴
一謙[illegible]然[illegible]其謙在中心所自得初非欲以求聞於外也然
若[illegible]於中則必有是名聞於外耳此說亦有味○趙
謂[illegible]者以上得君以下得民為中心得者
程[illegible]所當云志得也何乃曰中心得也故斷從初
易[illegible]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卦惟一陽居下之上以位[illegible]
所歸是其位任之隆而功業之著者也故為勞謙[illegible]
卦來[illegible]上六同○九三陽剛得正所以[illegible]
居下之上而為上下所歸是當事任也所以[illegible]
者功業之本位者功業之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則亦[illegible]
自見於功業故本義釋之任者[illegible]
為[illegible]
之義[illegible]
之上○謙[illegible]而得[illegible]

而[illegible]謙[illegible]諸爻皆以柔[illegible]
此爻別在上六之鳴謙則又不在[illegible]上取只以處謙之[illegible]
其[illegible]正與此同在卦上來也若指[illegible]以為謙則本義
似當云卦惟一陽居下之上上下所歸而得正矣不當如
此云云○褚義曰卦多陰則陽為主九三云云○萬民服也
正是言其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也服之者正以其難也
○萬民服正是有終處所謂尊而光也書曰汝惟不矜天下
莫與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爭能其有終為何如○或云
萬民服若用書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爭功意便當丟勞而
能謙則萬民皆是服其勞不是服其勞而能謙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正是謙也如是則在彼無惡在此無斁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无不利矣此是總說下文撝謙則專以
其居九三功臣之上而言○无不利是已自能謙了撝謙者
亦不敢安於九三之上也如此則為之上者嘉其謙為之下
者安其謙矣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一君尊能謙則從之者衆矣故為不富以其鄰然有不服從者
一不可但已也利用侵伐之此亦君道貴剛不可一於柔之意
然居上能謙何事不可為者故无不利要不但利用侵伐也

○六五利用侵伐固以其不服而當伐之然亦以其能謙而為人所與也以上六利用行師參者有此意○利用侵伐者以其謙而從之者衆也○不富二字不可就以當無比大不足三句皆占也○參義曰夫以六五之柔中而執謙以臨下宜无不服矣而猶有不服者則其為冥頑之寇强暴之敵可知矣五既得衆心之歸如是而侵伐乃誅暴去惡之兵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本義質柔而无位此位字指君位不然說不得征邑國字質柔无位其行師僅可征邑國而已○質柔則才有所不足无位則力有所不足

鳴謙志未得也

言上六謙德有聞宜乎人无不歸矣然陰柔无位才力不足志獨未得而至於行師也雖然可用行師亦不過足以治私邑而已僅足以治私邑者正以其陰柔无位才力不足也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衆心和樂之謂豫本義曰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孟子所謂人和是已○剛應而志行是豫處順以動是所以豫九四剛應而志行即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故象傳釋卦名則衆樂卦釋卦德至釋卦辭則只用卦德明能順動則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不假言矣所謂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剛應而志行者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以順以動者上之人所以得人心之和樂以應其上者也象傳志行二字亦貼應字意非如俗說在上之和樂也順以動係在上人因其能順以動故致人心之和樂也○建侯先儒皆謂建他人為侯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言順以動雖天地亦應之而況不得人心之和應以建侯行師乎○豫順以動言豫之卦德為順以動夫順以動天地尚不之違而況以建侯行師人其有違之者乎如此說則豫字乃為與上文同○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如宋景公有君人

之言三而熒惑為之退舍商高宗因雉鴝而脩德則天祐之而商道復興又如作善降之百祥積善必有餘慶之類是也○這順動不可只就建侯行師上說一箇順動盡順動是豫說乎柰既能順動則得人心之和樂而利此二者矣○而況建侯行師乎或曰建侯行師亦非是小象傳乃如何云云曰建侯行師在人事固為大者然以天地觀之則建侯行師又其小者矣

天地以順動 止 大矣哉

言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天地順動之符驗也○日月不過以晷刻言四時不忒以氣候言也○厚齋曰日月之行景長不

過南陸景短不過北陸恐有誤蓋當為暑長不過北陸景[illegible]
不過南陸○毎一晝夜總百刻夏至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
至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春分秋分晝夜平分各五十刻自春
分至夏至晝浸長夜浸短自秋分至冬至晝浸短夜浸長而
四時亦自此而分无有差時曆以燕薊為都則又定冬至日
短三十八刻夏至日長六十二刻亦一理也○无不順動之
天地亦无不順動之聖人要說得仔細○或曰不過不忒刑
清民服正亦豫處但極其大者言之耳若天地聖人以順動
則皆所以致豫之實理也○聖人以順動則事事皆合天理
當民心不用刑罰而民自服矣○刑罰清就見是民服此正

是人心和樂以應其上意○刑罰清而民服言不待峻刑罰
而民自服也○漢武帝立見知故縱之法而盜賊愈多光武
悉除去之而盜賊自清則聖人順動而民服者於此可推矣
○豫之時義大矣哉六十四卦皆是時也有其時則有其時
之義豫之時義在天地則順動而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在聖
人則順動而刑清民服其時義顧不大哉○游酢作孫筆若
易傳序曰其所遇者時也其所托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
斯二者而天下之理得矣見宋鑑○彖傳極言而贊其大者十
二卦順大過解革四卦則據其見在時節而替其時坎睽蹇
三卦則重在濟用上說而曰時用豫隨遯旅姤五卦則重在

義理上如豫有順動之理隨有君子之理遯有[illegible]有君子夫
就之義旅又道無不在固有義存故特並時義然此亦各隨
其所重言之耳要之未有有時而无義有義而无用者也○
時之一字貫六十四卦皆有不止豫等諸卦耳有時則有義
有義則有用單言時則義與用在其中矣言義未嘗无用言
用未嘗无義各就所切而言○自豫而言則順動其時之義
也○彖傳凡極言之類皆為推廣卦義不然易之道約矣雖
發於後聖亦抑先聖之旨也學易者從彖文以探其始從孔
子以究其終庶乎其盡之矣

雷出地奮豫[illegible]以配祖考

雷始伏發於地及出地而奮則所以鼓天地之和氣而發萬
物之生意者在是矣和之至也故有豫之象○雷出地奮似
只可說和如何云和之至曰至字從奮字生○先王作樂既
象其聲者雷出地奮則又取其義者豫也○此作樂是制作
之作不是奏樂之作[illegible]其義可見
是主制作○先王以作樂[illegible]志[illegible]求言聲依永律和
聲八音克諧此聖人作樂之事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之上帝以配祖考作樂二字是統頭崇德與殷薦上帝配祖考
相對崇德是自揚布其德於樂也薦上帝配祖考是用樂所
在也○樂之為用多矣内而閨門外而朝廷遠而邦國是皆

用樂所在猶言薦上帝配祖考何也曰萬物本乎天故有郊
人本乎祖故有廟是其用樂之最大者故曰殷薦云云○先
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所以法豫者盡於此矣其崇德
者亦只是主於和豫其薦上帝配祖考亦只是主於和豫也
皆非作樂外又別有一意也○春秋莊五年大雩程子曰雩
于上帝用盛樂也○樂之配祖考猶樂以侑食之義○此作
樂是作制之作非奏樂也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則是奏樂
也○殷盛也此之殷猶先王之言先王茂對時之茂字○以配
之以字當作而字者不必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各有所主彼主稷父莫大乎配天說且此依

彼說又當作殷薦之祖考以配上帝矣古字以而多通用○
薦上帝配祖考乎說甚牽亦有薦上帝配祖考之文若泥孝
經亦當改作薦祖考以配上帝也故須作乎說而以以字做
而字看○朱子語類兩言薦上帝配祖考益可見乎說爲是
○還依舊說作配以祖考說爲穩亦不駭人聽○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鄱陽董氏爲註孝經大
義曰郊祀祭天也祭天於南郊故曰郊明堂者王者出政布
治之堂南面向明故曰明堂宗祀謂宗廟之祭也天以形體
言上帝以主宰言郊祀祭天則以后稷配尊后稷猶天也宗
祀祭帝則以文王配尊文王猶帝也宗祀宗字恐當明堂有

辨按○通考載朱子曰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
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
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於明堂亦
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
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宗祀文王於明堂通考云天
子七廟其正數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
可預爲設數故殷有三宗周公舉以勸成王宗無數也○又
載王肅駁鄭義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
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若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
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

謂祖於明堂乎○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又載致
堂胡氏曰明堂王者向明而治之所與何以與之宗祀乎文
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
舉大禮於一廟故迎文王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
堂者帝出震而齊萬物循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
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於明堂○宗
既解爲宗廟則又何云於明堂此說甚不是當如王肅說之
說○春秋宣公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
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
至者無主不止通考郊社考載朱子曰凡說上帝總是天下

帝與五帝言之皆稱上帝也如周禮歲有九祭其四為祭天
其一為祭五帝禮書不同矣易則但說享上帝未嘗分別如
曰聖人亨以享上帝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此觀之凡說
上帝者是總說帝也○又載月令孟夏大雩帝用盛樂帝即
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春
祈谷夏大雩四者皆為祭天斯言不可易矣鄭氏云冬至圜
丘昊天上帝立春蒼帝立夏赤帝立秋白帝立冬黑帝○按
周禮五帝朱子上帝總稱之語及鄭氏分冬至立春立夏立
秋立冬及季夏之說則似是有五帝矣但據鄭氏說又是有
六帝蓋以冬至祭昊天上帝為統帝也如是則有五帝之說

矣朱子綱目之脩於漢文十五年書夏四月帝如雍如郊見
五帝又書秋作渭陽五帝廟尹起莘發明曰天帝一而已安
得有五況異時紛紛祠祀實肪於此故綱目特以始郊五帝
書之以見開端之失又劉氏書法曰天一而已而有五帝
焉非古也自是郊祀五畤不可勝書矣書始祠帝也按此二
說則又以為无五帝未知如何判斷大抵古者五帝之說初
不同一時亦不同一處所者文帝作五帝廟及郊見五帝則
是一時有五位帝矣○春為青帝夏為赤帝季夏土旺為黃
帝秋為白帝冬為黑[illegible]是一箇天隨時而為號耳○帝不
宜廟發明書法但[illegible]人[illegible]有配帝之儀○[illegible]

以[illegible]文王[illegible]皆賓於二世以[illegible]武王而祀文王
者何也增者有曰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
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
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
郊者禮由內而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而及尊也
○郊特牲稱朱子註曰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
之上帝○朱子又曰五峯言无北郊只祭社便是○朱子又
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故謂之帝蓋宗祀在於明
堂故稱帝焉
○右見大學衍義補

先王作樂本非以及為崇已德設也然樂既作則其音節之
所宣布舞蹈之所發揚其德自有不容掩者耳故曰作樂崇
德耶○或云作樂以崇德則人和樂矣用樂以享神則神和
樂矣樂所以和神人也二句平說於體豫之意尤切
初六鳴豫凶
豫而至於自鳴則志意滿極禍敗无日矣故凶而象傳曰志
窮凶也○鳴豫如唐王伾王叔文用事若司馬如柳宗元劉
禹錫之徒皆附麗之互相和唱以為伊周管葛日夜汲汲如
狂倜然自得是鳴豫者也故一斥不復得罪後世又如宋人
所謂[illegible]從他笑罵得官自我為之[illegible]鳴豫者也○此卦

專就九四一爻觀之則為剛應而志行由豫大有得自无不
好惟以初六對看之則四為初之應初猶之以為强援三為
九四比爻三則上視之而溺於豫遲九四亦為不好矣易道
屢遷有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衆樂之義本
義於此又生一衆字者對下文自樂言也九四與卦同者九
四由豫此豫字正衆樂之義即所謂和樂也○一說卦之得
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衆樂之義者名字雖非衆樂字可見
卦名只為和樂卦辭乃為衆樂爻辭除九四與卦同謂同為
和樂之義也按此說雖得衆字分明然人心和樂必應其上
貫本彖傳釋卦名之義安得為非衆樂耶况自樂者與卦不

同則卦非衆樂之義而何以當從舊說也○所以有吉凶之
異卦辭及九四為衆樂故吉諸爻為自樂故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故初有鳴豫之凶三
有盱豫之悔上有冥豫之咎五亦有沉溺於豫之疾是皆樂
反為憂者也○介于石專指不溺於豫言不終日泛說衆事
本義故云見凡事之幾微也○六二中正自守則是好聲亂
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凡世間一切可喜可
樂之事先一足動其中者其介如此故其思慮明審云云○
不終日貞吉大抵有守之人其心每自靜靜則生明矣如觸江

人不起念十年亦能前知董五經知程子欲來之信息亦只
是靜穆生以醴酒不設而去楚曰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蓋
是不可榮以祿者晉張翰顧榮見晉室將亂或托思蓴鱸而
歸故鄉或即妻子先逃於林慮山中甚者如楊元琰請為僧
以免武三思之害仝曰禪不肯納女后宮不肯受耗侯之封
以全其介勝於寵光遠矣此皆介于石不終日而見先事之
幾微也○六二其德安靜而堅確安靜湛然無欲而不躁動
也堅確有守得堅固有終而不可移奪也惟其有是德故其
胸中長有光明而敏於見幾莊子曰泰宇定而天光發周子
曰靜虛則明大學曰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一也○六二

中正自守便是有德安靜而堅確必兼安靜與堅確四字方
盡得介于石之義○貞吉二字純是占○或謂介于石是貞
不終日是吉愚謂貞吉須要說得與諸爻所謂貞吉例同方
是且介于石固貞也不終日者獨非貞乎如嘉遯貞吉嘉遯
只是不終日豈容獨不可言貞乎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六三盱豫悔已无可言矣遲有悔者聖人特為占者開悔過
之門耳○遲有悔猶云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盱豫謂上視而
豫也故本義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二字本不對而此者
也或者於文字中乃分上下講之殊失本旨

六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卦之所由以豫者也以卦言之則卦由之以成豫以人
事言之則衆由以之致豫求義盍以卦之諸爻爲衆之豫也勿
疑朋盍簪亦可助成義○由豫而曰大有得者衆皆由我致
豫則我之志大行矣所行者人於此故曰大有得如孟子言
君子所欲所樂存焉○由豫大有得只據九四所居位任言
之耳循本有非他好處故曰戒以勿疑朋盍簪勿疑謂開誠
心也朋謂六五朋同心同德者也謂同類也○爻辭由豫二
字謂衆由六以致豫也本我云卦之所由以爲豫者也皆推
本之辭不可以爲卦象也故云其象如此而其占爲大有得

○簪聚也盍簪所以聚髮也又速也蓋一簪便攢也○簪聚
也又速也二義亦相通聚則速矣人衆而爭先也即從之者
如歸市之意○九四由豫大有得矣又必戒以勿疑朋盍簪
者誠以由豫任大責重難以獨力必得同德者以自輔乃不
至有覆餗之虞自古雖以聖哲之資而居大臣之任者亦皆
如此如舜則舉八元八愷伊尹周公亦皆有俊乂吉人之助
諸葛孔明亦必開誠心以來諸賢之言又然後知聖人命辭
之意深矣哉○由豫者衆由我豫也朋者衆中之賢者也勿
疑朋盍簪教以保豫之道也○本義曰自初爻而視九四則
以四爲權臣其後者爲豫由自本爻而觀之則四爲任政之

賢臣其豫者和豫也由豫者言人心之和豫由四而致也然
人既樂從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聽大之要不爲物我之
私然後有以致人心之皆樂故曰勿疑朋盍簪所以聚髮
者言同類之畢來如髮之聚於簪也此與咸九四憧憧往來
朋從爾思正相反勿疑則非憧憧之思也盍簪則非朋從爾
思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當豫之時以柔居尊陰柔則無堅介之操者其則有耽豫之
資無剛介之操者過豫之實必致沉溺於豫充疑矣況以然
言其致疾之理也又兼以勢言之九四卦之所由以爲豫者

也剛而不疑而六五乃乘其上雖如龍虎之未易馴擾也且
衆皆附之矣我無附而處勢危特留存焉耳是又其疾益深
有貞疾之象也然以其得中又有君人之道存焉未有大失
人心之事而得保其位如東周之君或下堂而見諸侯或
威令下同六國時則其爲然文武之緒猶綿延數十世而未
絕此正恒不死之象也又如李唐如唐代以後諸帝大槩皆
然○以其沉溺於豫而處勢危觀之則弱微薄而力絀貞疾
之象也以其得中而觀之則其善道又有存者賴此一脉才
一線猶存故六五爲恒不死之象也○上下皆據四之權衆不附
也以柔弱而爲豫所溺不道處勢危也衆不附而猶得免雖未

下而鄰於下猶貞固也疾雖未死而鄰於死

六五貞疾乘剛也

乘指乘九四之剛一節只是不樂以柔居尊之象傳之例多如
此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六動體能變故為成有渝之象○徐幾曰以往事證之如
楚莊王聽伍舉之諫而罷淫樂齊威因淳于髡之諷而行誅
賞其皆成有渝之義歟○漢武帝晚年乃言朕自即位以來
所為多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
天下者悉罷之因田千秋言方士事斥遣之務在禁苛暴

止擅賦力本務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封田千
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養民也胡致堂先生曰武帝既往之
愆與化俱泯而自新之善與日方來使人反覆味嘆豈非豫
興起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矣○
春穆公悔過事見書傳曰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
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
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御師敗秦
師于殽因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群臣○蔡氏曰民訖自若
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云 又曰邦
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史記云楚世
家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有敢諫者死
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
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阜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
年不飛飛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繼而蘇從又
諫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
從以國政國遂大治而益強此亦成有渝者也○田敬仲完
世家曰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
並伐於是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而齊遂大治此亦成有渝
者也

震下
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剛來隨柔退居陰後也○卦變剛來隨柔彼來隨我也不主
於剛也卦德此動彼說亦彼來隨我也所主在震也故為已
能隨物物來隨己故為卦以物隨為義○或以剛來隨柔謂
已能隨物此動彼說為物來隨已似亦好聽但依此說則剛
來隨柔與此動彼說各得卦名隨字半邊耳於所謂亦隨之
義亦守為不安也況既卦以物隨為義一句尤礙○愚故謂
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只是一項如比卦以一人而撫萬邦以
四海而仰一人雖亦有上比下下比上之意然本義卻只以
意人來比我則所主自有在矣故曰卦以物隨為義○已能

隨物謂己能為物所隨也○或曰以來隨亦如何蕪說得己
能隨物物來隨己曰此卦不主於剛也剛來隨柔只是卦之
一義如下文此動彼說豈因以此動為己能隨物彼悅物來
隨己耶○彼此相從其通易矣蓋發非君何哉於群敗與
守邪彼此相隨上下相親上之於下也如心腹之運手足根
本之制枝葉下之於上也如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
如此則何事不可立何功不可成信乎其大亨也○所隨之
正謂所隨之事得其正也所隨之事得其正亦且大亨之正
矣官有渝貞吉亦然○所隨不貞如荀彧之於曹操者雖其
於曹操其得為无咎乎然猶非惟无咎於道亦不免於咎耳始

雖元亨竟何有哉如馬援之對光武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
臣臣亦擇君耳鄧禹杖策追光武於鄴而曰願明公威德加
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此知所隨者也又
如管仲之於桓公樂毅之於燕昭王孔明不從魏吳而從漢
昭烈百里奚知秦穆公之可與有為也而相之皆知所隨者
也但卦以物悅為義彼此亦相依如光武昭烈燕昭秦穆便
為物隨而得其正者○所隨既得其正則為其所隨者不言
可知矣一串事也如光武昭烈諸君便是為物隨而得其正
者矣○隨之利貞猶理而言也無關於卦德卦變其元亨亦
隨理而言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夫正者通天下之志者也故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隨得
其正而无咎則近者悅遠者來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
朝天下之民皆悅而願耕於其野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
其市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途矣故曰天下隨之若所
隨不出於正則始雖以利而合然利盡則交疏而身孤勢寡
不免於咎止以名而已哉故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又曰
與有實無所失也○古之人最慎於所隨雖流離困厄而終
不失身於匪人有如狂狷者而逃去者甚者或引頸以受刃
終不枉道以徇人○大亨貞無咎則近者悅而遠者來矣故

曰天下隨之極言其效也此釋卦辭與親盥而不薦有孚顒
若下觀而化也一例重在貞字○一說所謂天下隨之猶論
語所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也方見得貞无咎不然未為
貞无咎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
承上文而言所隨一得其正而舉天下皆隨之此可見隨之
時義大矣哉明其不可不貞也○隨之時義大矣哉以上文
言之也人苟知隨義之大則於所隨者可不謹哉可不貞哉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中有雷朱子語類曰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也以此

觀之則不必深泥澤字可也蓋地澤相臨之物澤亦在下也
故曰上天下澤澤亦止水也○此所謂日入而息也不可謂
大深○此事至微然亦是法造化○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卽
所謂日入而息也若勤作工夫的人則若修繼晷亦不可大
過三才之理俱有動有靜所以養乎動之根也如造化之
氣若冬來息得不堅固則來歲必是災沴殺菜不熟人會不
寧如冬雷則災矣爲造化不曾息得也嚮晦數人到三更不
睡則血不歸肝而面色青黃日間所事自無精神矣乃知此
節亦係大理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官有主守之義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是主乎隨者也故
曰官語類有問朱子曰官是主字之義只是一卦之主首變
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依此則官字是實字○官指
初九本義偏主在本文有渝字內○不可以偏主字釋官字
○官字做實字看皆指初九也蓋官有渝等字其來遠矣中
溪官其字之說亦無主張○官有渝張氏曰官其事而有渝
也官字似看得未定○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
爲隨者也此所謂官也亦隨人者也必主隨人言方與下文
出門交有功意相連屬而於有渝貞吉之意亦順○出門交
有功者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傳曰德者

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源統會者也○惟出門
以交則己之所以取於人若不爲限而人之所以資於己者
亦無窮何事不可立何業不可就信乎其有功也○官有渝
貞吉則交不失之泛出門交有功則交不失之狹也○人固
不能無所隨有所偏主而變其常亦何害但不得如平時未
有所主之虛耳故云有渝也○官有渝貞無妨惟顧正與不
正何如正則吉矣然一於偏主則不廣而無由有功故又云
云○官有渝是象貞吉以下是占亦戒也本義云亦因以戒
之因其偏主而戒之也○本義云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
之謂官有渝是象貞吉出門交有功是占然其象占之中亦

所以戒之也有渝字面亦見有戒意○又以隨物爲義初九
亦隨物者也以陽居下爲震之主正所謂剛來而下柔者也
○一說有所偏上正釋官字上文卦之所以爲隨以上三句
承又以隨物爲義而言初九亦隨物者也此說恐非○按參
義亦曰官之言主也當隨之初剛來下柔震之主也故以官
言之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明其能集衆善而无遺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初陽在二之下以二觀之則小子也象五陽正應在上以二

觀之有丈夫之象二爲從之理陰必從陽六二陰也初九九
五陽也此卦隨也故言相從之理蓋初陽在下自二觀之小
子之象也五陽在上且二五應自二觀之丈夫之象也據理
則二當惟五之從非初九可得而即者但初陽在下而近
陽正應而遠六二陰柔之性不能自守苟且惟近者之是比
其勢遂不得不舍五矣○係小子者情之所牽也非必之
應也○六二何不取其柔順中正而言其不能自守耶蓋以
隨言也其質陰柔不比陽剛如九五陽剛則爲孚于嘉吉
係小子失丈夫於人事交際之間固易見若推而言之如是
小利則大事不成或小不忍而亂大謀或貪近功而忘遠圖
之類皆是也

形甚於六也
聖人此意所以戒人一於從正也○初曰係小子弟二
二曰係丈夫志舍下也以此觀之則知二之失丈夫亦非其
志之所甘狃於近而勢不兩全耳若三之失小子則明白是
故失之也二爻之得失判矣○小子童子也丈夫大成之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六三下有初九之陽上有九四之陽陰從[illegible]
初遠故係丈夫失小子係四[illegible]
與隨何分曰係是近係[illegible]也非其[illegible]

從之象有于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係蓋所謂因者隨則
所謂宗者○四陽當任以居其上體爲大臣之位也○隨有
求得不知所求而得之者何事曰只此就名利上說○故曰
四陽當任云云如蕭主謂鄧禹曰我得專封拜生將求學欲
仕乎○居貞謂自處以正不苟於求也利居貞自處以正則
所求而得者乃正人君子之隨也不然雖得所欲以道義律
之不足爲得矣○係丈夫失小子是象隨有求得者占也利
居貞者戒也居貞謂不可以有求得之故而苟於求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貞凶者勢陵於五也有孚在道以明則不陵於五而可免於

凶矣故曰何咎○有孚以心言在道以事言即此是明以故
象傳曰明功也○有孚在道一說內有孚信之心而外之所
處一一合乎道此所謂明也又一說能有孚信之心而事事
必合於道蓋所主在於誠本於有孚也二說無大異乎說亦
無妨按損卦有孚中行則似貫下意○有孚在道而明如霍
光專權故其驂乘於帝也帝如芒刺在背此便是光之不能
在道亦其孚誠之不至也故云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張安世
代之驂乘則上甚安之矣安世固素以忠謹聞也○如蕭何
者最能善處功名以消上心之疑貳○郭子儀權傾天下而
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有孚而在道也故[illegible]則

慷慨流涕或單騎見虜以紓國難其有孚為何如[illegible]
外又有百戰之功朝廷所以處之又屢失其宜而無纖介可
望意朝聞命夕就道其在道為何如此真萬世人臣之法也
○或云有孚在道以明則無違上之嫌故上安之則
下從之必然之理也
有孚在道明功也
有孚在道明功也不可謂本於明而混於[illegible]之以孚此
說不合本義本義明把兩字代以孚○程[illegible]明哲之功
也則似明哲更在有孚在道之前此亦[illegible]功字
分明君子辭則无往[illegible]如此說亦互相[illegible]而合相

悖也○漢之蕭何韓信皆受君之重任者也[illegible]其功能說
求封齊假求王楚漢高祖惟所欲則與之可見[illegible]者也
然高帝疑信之心固積之久矣此其所以及於[illegible]夫自人
君言之則有功必賞固其正也然於人臣之[illegible]功求賞
能無凶乎○蕭何素知高帝之心者而又得鮑生召平之徒
以此覺曉之故得免於禍高帝在軍中數遣使勞何何聽鮑
生之言悉遣子弟從軍而帝大悅帝擊陳豨拜何相國
因封五千戶又從召平之言而讓其封不受悉以家財佐軍
用而帝又大悅何之使帝不疑而勸於其機以保其身其於
有孚在道以明亦庶幾乎以從勸之聖人之戒深矣

[illegible]嘉吉
[illegible]同德相信也如舜之於五人武王之於十亂太甲
[illegible]高宗之於傅說成康之於周召知之深任之專君
[illegible]相照疑忌之疑或也後世知漢光武之於鄧[illegible]
[illegible]之於三傑唐太宗之於房杜亦皆孚于嘉者也○孚于嘉
大抵人之相信必是同德不然雖曰相信終是勉強或始信
而終疑試驗之人事可知○吉謂上下交而德業成也
位正中也
主九五言惟九五之正中故能信于六二之中正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拘係從維只據隨之極言此是意之誠處王用亨于西山言
以是誠意用之亨于西山則吉也朱子小註謂神亦隨之此是
本義內吉字意非拘係從維之正意也○拘係之如監禁意
思乃從維之如更結紐之意思此假象之詞明其隨之固結
一而不解者也如云係用徽纆[illegible]棘亦有此意○隨之固
結而不可解者也如[illegible]於匡絕糧于陳
困厄流離而不去下此則如舅犯趙衰顛頡介子推之徒從
晉文公出亡者十九年備歷艱苦而未離步相離若後齊士
五百人從田橫入於海島而無叛色荊楚之士從劉備於江陵
而依[illegible]如[illegible]也○[illegible]所指也只[illegible]

人○隨道有始有終初為隨之始上為隨之終隨道有正有邪二之隨初為邪三之隨四為正有以臣隨君之道四是也有以君隨臣之道五是也合而觀之隨之義大矣哉○王用享于西山此指文王也諸侯祭封内山川此言王者何蓋周公係爻時西伯已追王矣○王用亨于西山何不專言享先祖曰意謂爻祀乎於叙祀祇格似猶易也若人於山川宜未易格矣而猶可用亨於此見其誠意之極耳

䷑ 巽下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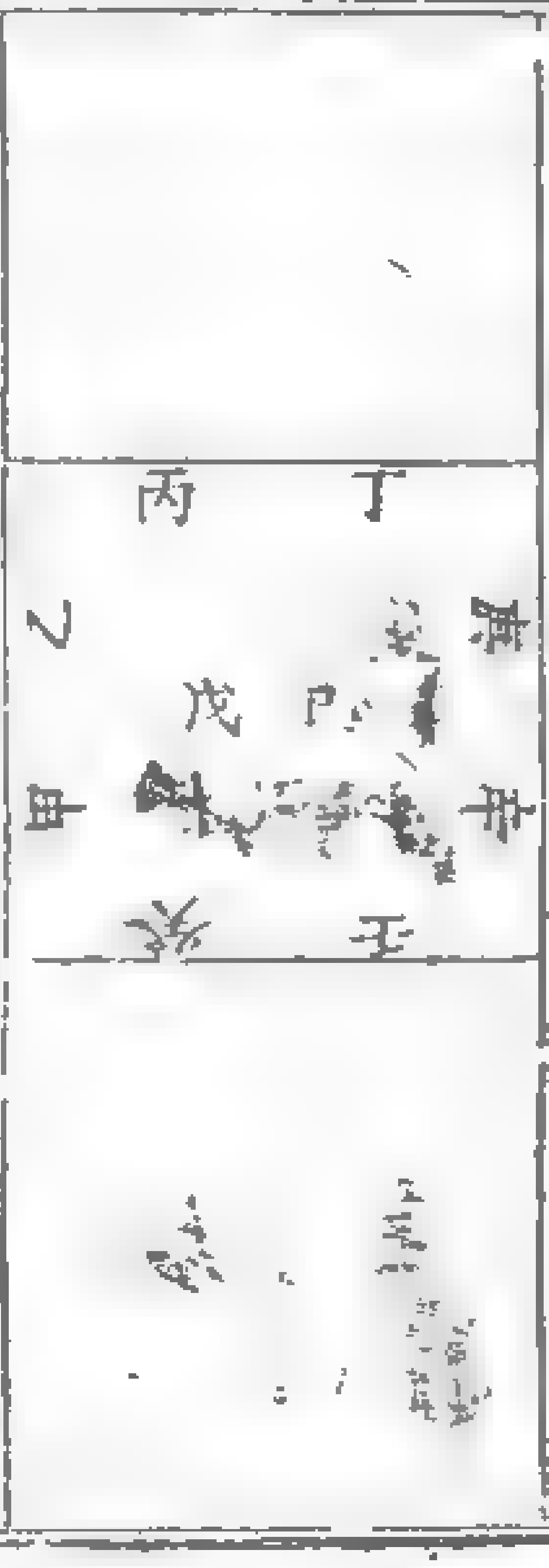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壞極而有事也須看一極字元亨利涉大川但從此極字

生來曰亂當復治以理數言也當否者理數當然也元亨者治之幾也故繼以利涉大川乘其幾而有所事也先甲後甲則有所事之術也大川之象蓋指當時之亂言○程傳曰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又曰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朱子乃會其意而解之曰壞極而有事也添一極字尤精密○艮剛居上而其情不下接巽柔居下而其情不上通上下不交兩情乖隔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弊矣以卦德言下卑巽則逡巡委靡而无敢為之志上苟止則因循怠惰而无必為之志其勢必至於庶事隳哉而百孔千瘡不可勝救矣○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此非獨就天下說凡人家及庶事俱有亂而

復治之理盖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利涉大川得孔子往有事之言然後知其為指治蠱之事也○本義又云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以涉川帶元亨言者君子尚消息盈虛度時可為而後為也若天地閉則賢人隱矣天下不交否則君子儉德避難矣故本義以利涉大川亦本之亂當撥治且係于元亨之下云○一說元亨只是說蠱壞之極而有復治之機未全是治了曰利涉大川方是用力以治之然而治之之方則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先甲三日是蠱之將然也而預治之後甲三日是蠱之既治也而維持之聖人論治蠱不於方蠱之時而必於將蠱之先與其既治之後亦與乎世之隨事補塞而偷安目前之為者矣○先甲三日欲其及時而新之於前占中之勉也後甲三

日新其洗新而除之於後占中之義也○先甲後甲此治蠱
萬全之策又不必拘於壞極而有事者矣○甲之始事之端
也甲本是日之始今借以為事之端○前事過中而將壞中
非中正之中以時候而言如云已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
之時也又云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後事方治而尚新此
後事即前面所謂後事之端者也可見後事方始亦是治蠱
之事也其曰以監其前事之失此前事亦是前面所謂過中
而將壞者也○前事過中而將壞者時也運也其可自新以
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者人力也以此見人力之所
助亦多矣○參義曰言蠱極必治而治蠱者有道也蠱元亨者

蠱之既治也不先言治蠱之道而乃先言其效者明亂之可
治也利涉大川方治蠱之時也故謂之往有事先甲後甲即
所謂有事也○程傳云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必久
此古之聖人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
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
及成而弊已生矣○彼以氣數言則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此
以人事言則不必至於極而後治之也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剛上柔下無卦體卦變說○剛上而柔下巽而止非蠱乃所
以致蠱也○問剛上而柔下巽而止似乎無與曰剛上而柔
下上下之勢不交也巽而止主情性而言縱使上下相交下
卑巽而上苟止亦足致蠱也○問剛上柔下陰陽之大義
何以致蠱耶曰此正猶乾上坤下而為否一般故語錄云上
面一向剛下面又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道理○巽而止
語錄云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蓋如此則
積弊而至於蠱矣須看積弊而至四字見此乃所以致蠱非
即是蠱也○後世或國家閑暇則縱欲偷安事變突來則君
皇失措見不能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者也
○如晉武於平吳之後遂耽於燕遊而不為經久之圖唐玄
宗以天下無事為務而委政邪佞此皆不能丁寧於既

治之後者也○參義曰下巽則卑順而無矯正上艮則止息
而無動作此其所以不治也今治蠱之道其止也當矯之以
奮發其巽也當矯之以剛果○愚按參義此說甚善蓋治蠱
只要反前之為而已剛上柔下亦然昔湯之伐夏武王之
伐商以至漢之於秦唐之於隋宋太祖之於五代無不皆然
○蠱元亨利涉大川按程傳云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
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而本午語錄附其下云皿蟲為
蠱言器中盛那蟲教他自相併便是積弊到那壞爛底意思
一似漢末之衰亦得求手那極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蠱便
有可將復興故言元亨又曰極亂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蓋

如五胡亂華以至於唐亂之極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此便無天道了所以彖只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按程傳及語錄此說則當依亂極復治之說但知編書者以此語錄亦附在程傳而不以附本義豈亦覺其非本義意而只從程傳之說耶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愚謂是說貫天下治非謂是天下將治也其本義云治蠱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者蓋蠱本不專就天下說人家及凡事俱有之今却云天下治者以治蠱至於元亨即是天下亂而復治之象故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彖傳是就大處在

議論或以象字只是兆字意者非矣○本義云治蠱至於元亨曰治蠱又曰至於可見蠱下即繼以元亨者亦要其始終而言耳非是蠱已治而元亨了方去涉大川以有事而自新之於始丁寧之於其後也○蠱元亨而天下治者自其大者言也元亨未便是已治承蠱字而言也故本義以為亂而使治之象其曰治蠱至於元亨者雖蠱之時亦未嘗無治之者也○本義亂之終治之始承上句亂而復治之象說蓋本傳不識大處解經如當位貞吉可以正邦也之例○或說前事過中而將壞為亂之終後事方始而向新為治之始愚謂此說牽强且前事過中而將壞將壞則亂之始如何以為亂之終耶況后事方始又是指治蠱之事非指天運也原承傳意謂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如此治蠱則亂將而治矣治亂之相為終始此固天運然也○彼說以前事過中而將壞為亂之終今可駁之曰前事過中宜為治之終將壞宜為亂之始則其說亦破裂矣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有事治蠱也蠱自有大川之象不必外索○蠱元亨而天下治也一說依程傳及前說云本義治蠱至於元亨人皆疑治字及至於字與前本義不同殊不知其本同也以為蠱壞之極亂當復治者豈天送一箇治來耶蓋亂極思治其間人為

自未嘗無也亂則復治雖天運之自然然未有恬然付蠱於不治自得夫元亨者如六四裕父之蠱本義且云寬裕以治蠱可見蠱之所以得元亨者豈全不用人以治之而致耶

終則有始天行也

先甲後甲人事也而曰終則有始天行也者蓋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則知先甲後甲之有關於天行矣○此甲後甲本是人事而乃曰終則有始天行者蓋亂極思治是勢然也人事所在即天運所在也或以人事對天運說云亂之終治之始是雖人事之致亦只由天運之自然為此說者是殆未知天運之所以為 亦未知人事之所以為人事

也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人固在其中矣故曰而况於人乎
孫義曰天道之有始必有終既終復有始聖人知天道之如
是故其所以處事者既原之於始而又要之於終也〇邵伯
溫系述曰時者天也事者人也時動而事起天運而人從猶
形行而影會聲發而響應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振動飄拂草木爲之衰變風景爲之蕭索壞爲
之揚起物壞而有事也〇振民育德朱子小註說是治蠱〇
吳氏云振民者作興彼之善新民之事也育德者培養己之
善明德之事也〇愚謂蠱壞之極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故治

蠱之事莫要於振民然自新新民之本今却以振民居育德
之先何也曰自治蠱言也育德則反本之論〇必振民者蠱
之時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故必振作其民使一變其舊習也
又必育己德者蓋自新者新民之本不然己昏昏矣安能使
人昭昭故必培養己德以爲之本爲此不易之道也二者並
舉蠱無不治矣〇本義事莫大於二者此事字就承上句物
壞有事說來二者所事之大者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幹乃木當之義故曰如木之幹〇木之幹枝葉之所以附立
者也子幹父蠱又家道之所以依立者也〇初六蠱未深而
事易濟能幹父之蠱者也推其如是故其占爲有子則能云
云〇蠱者前人已壞之緒不問生死初雖亡考然不必拘以
考爲亡父之稱蓋小註定作生者則亦大拘蓋說无咎字抑
不如父沒而子能振其已墜之緒則足以蓋前人之愆矣寧
不亦无考无咎耶若蓋以爲亡者則九二巽以入之之說難
通矣〇或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
而稱云考何也朱子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
見〇雖曉首章註有曰父死稱考〇壞字當不得蠱字壞極
而有事方是蠱一事之壞只是壞必大壞乃謂之蠱〇本義
戒占者宜如是謂占者當幹父蠱以置其父於无過之地也

又知危而能戒則終能幹蠱而吉矣不然是亦未爲有子也
〇初六是子考之无咎子之吉也六爻皆人子〇有子考无
咎主爲子言〇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者蓋初雖云蠱未深
而事易濟然既謂之蠱則已危矣固不可以其蠱未深而以
易心處之也〇危厲當何如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也

意承考也

意承考其志在於承當父事以置父於无過之地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六五陰之尊者故有母象九乘順在上者皆母道也〇子幹

母蠱而得中之象將中二字要只在幹字內幹字不輕故云
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以六四之裕蠱照之則可
見〇不可貞以剛承柔而治其壞則剛當有所拂戾而柔必
有所不堪如此則將如蠱何〇程傳曰以婦人言之則陰柔
可知若伸己陽剛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安能入
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
貞〇自九二剛中上應六五觀之則見其有子幹母蠱而得
中之象自九二以剛承柔而治其壞觀之則又見其未免於
堅貞拂戾之嫌故因而戒之〇幹母之蠱做實事說蓋諸爻
皆有父母之象故也若論占法則凡以柔君專性暗而難開

者皆有母蠱之意〇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本義有少可疑
蓋九二剛而能柔且得其中疑即是幹母蠱而能不至於貞
者也其不可貞之詞恐只是戒占者而已故象傳曰幹母之
蠱得中道也得中道疑即是不可貞意〇得其中謂所幹之
事得其當幹所當幹也非謂無太過也若作無太過則下面
不用戒以不可貞矣〇所幹之事固得其中但恐幹得來於
母心不無所拂耳〇子幹母蠱而得中蓋幹字兼九字來若
六四則為裕父之蠱矣得中二字兼從二字來得中只是其所
幹得中本文幹字自有得中意也何也諸爻皆是幹蠱〇
九二幹蠱則是幹之得中者本義非有所增加而附益之也

蠱九二字云耳〇本義曰子幹母蠱尤易流於專斷而失於
順承、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三句皆就本爻說道理蓋自其過剛不中觀之未免有
拂戾之嫌故小有悔自其巽體得正觀之則巽可以制其剛
正可以補其不中有過而不過之意故无大咎〇云小有悔
則无大悔矣云无大咎則有小咎矣因是小有悔故僅无大
咎〇只是无大咎故只小有悔〇悔以心言咎以理言此亦家人九三嗃嗃
悔厲吉之意〇象傳終无咎也謂九三幹父之蠱雖過剛不中
而有巽順得正者存終无咎也不曰无大咎而只曰无咎蓋

不但无大咎也有進而勉之之意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四裕父之蠱夫治蠱當如拯溺救焚然惟恐緩不及事今
乃裕以治之吝也謂之往見吝猶云征凶有孚言其吝立見
也〇胥靜劉氏曰強以立事為幹怠以委事為裕事弊而裕
之弊益甚矣〇或曰初六亦柔也何以幹而不裕曰蠱之初
柔猶可幹至四而復以柔處之蠱不可為也況重柔乎故初
本義曰蠱未深而事易濟至四則曰如是則蠱將日深矣蔡
義曰幹者強而有立之謂裕者寬而無制之謂或曰四之吝
與三之悔皆失矣然而與其過三之過剛失之過四之寬裕

失之不及然不得已而行之庶為無咎為不
往未得也
言無如蠱何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雙湖曰在六二以五為母柔居尊也在六五又自取子道以
繼世之君言也象何嘗之有○用譽如宋仁宗仁柔有餘而
剛武不足是柔中有為也然能尊用賢臣如韓范富歐之徒
皆列在要地是九二承之以德者也故能為有宋令主后世
稱慶曆之治焉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言六五之用譽非五所能也九二承之以剛中之德故也然
非六五柔中能任九二欲承以德亦無由也○幹父用譽父
得其子也承以德君得其臣也但使賢臣得承以德便是能
子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陽剛居上在事之外故云云若陰柔居上則斷不能如
此矣況既曰剛陽則亦可見其非無所抱負而但甘於貧者
也○本義剛陽居上在事之外須要看剛陽二字見是有賢
德而不當事任故如此所以為志可則非是能度分安於不
求知者之比此不曰陽剛而曰剛陽亦不苟且蓋不事王侯

而高尚其事全是剛操也故首用剛字○程傳曰士之高尚亦
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
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
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
尚其事者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又曰上九居
蠱之終處事之外無所事之地也是賢人君子不遇於時而
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
流曾子子思之徒是也○本義曰治蠱者子任父之事臣任
君之事也上九當蠱壞之極而不救任於人是賢人君子當
天下之壞亂而獨善其身者故云不事王侯而高尚其事也上

既在事外而不事王侯則高尚其事而已其事者何事也曰
聖賢之道也吾身之德義也苟不任王侯之事又不事吾身
之事而徒嘐嘐然曰吾不事焉是乃無君之罪人也若人者
又何足稱乎○上九不事王侯本義云故為此象而占與戒
皆在其中矣占謂占者當如此也戒謂占者而不如此則凶
也
志可則也
志可則也孟子以伯夷為百世之師皆以此○蒙義曰上九
之志可為法則是故不離於中而之道也如彼潔身亂倫
索隱行怪者未免於過也又豈可則也○通觀蠱之六爻有

以才質言者二三之剛四之柔是也有以得位言者五之用
賢是也有以時位言者初之蠱未深上之在事外是也丁五
爻皆有蠱者惟上九是不與天下之蠱者故程傳云如伊尹
太公之流曾子子思之徒也

䷒ 兌下坤上 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進而凌逼於物也君子之道何以用凌逼他人為蓋天下
之理邪正不兩立況聖人本心固欲小人之盡去而天下之
盡為君子也故君子亦有不得不用其凌逼時不但君子之
於小人國家之於寇敵中國之於夷虜皆此理也○韓范杜

富等皆在兩府歐陽脩蔡襄等在言路而范純夏竦之徒自
不得安於其位又如司馬光呂公著等入朝而章惇蔡卞之
徒亦自然消沮而不得挺是皆君子道長其勢有以逼使遠
去之意以國家之寇敵言之如唐憲宗既平劉闢李錡使有
次及河北淮西諸鎮之勢羸秦既滅韓趙使有次及燕魏齊
楚之勢矣以中國之於夷狄言之如唐太宗既定帝業滅突
利而四夷君長無不來王或遣子入侍亦其勢有以成之也
宋仁宗只因韓范措置邊務而趙元昊知其非敵即納欵事
大亦此勢有以逼之也前所謂二陽浸長以逼於陰者固不
害其為君子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蓋復之一陽固是陽

長但猶微耳至於三陽則其勢已長而駸駸乎不可禦矣故
有進逼之義○元亨利貞只重在利貞夫剛浸而長陽德方
亨雖無卦德卦體之意似亦自有元亨之理矣今也當剛長
之時又有此卦是以既元亨而又利於貞也○蓋剛正人也
悅而順剛中而應又皆正道也故利貞此說專主於貞意亦
未周○或以剛浸而長為有其時說而順為有其德剛中而
應為有德又有位此說恐非依本義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
善字初无位意○悅而順承剛浸而長而言其雖挾剛長之
勢而有和悅柔順之德无恃壯用罔之為者也剛中而應亦
承剛浸而長而言其雖挾剛長之勢而有剛柔相濟之美無

恣己即戎之非所謂夬夬中行者其庶幾焉○問悅於君子
之臨小人何關曰順即順以動之順其於臨小人之義自不
為遠若夫悅非其悅之悅乃如夬之健而悅決而和者也其
義豈無相關哉○至于八月有凶只以月數計之如七日來
復之例此是聖人於陽方長之時而預為陽消憂也蓋有長
必有消无往不復也○蔡義曰於陽方盛之日而先慮其變
此易所以為君子謀也一陽始於復二陽長於臨至於六陽
而為乾則陽極矣於是一陰生於下而為姤二陰長而為遯
自臨至遯凡經八爻自丑至未凡歷八月○此八月是謂八
箇月非仲秋之八月也故云如七日來復之例或曰八月謂

夏正八月於卦爲觀則是仲秋之八月〇或以爲周正八月言非也文王係辭之時未有周正至武王得天下之後方用周正也朱子語録之言亦一時議論偶及之語〇至于八月有凶以此言之則凡星命家以人之生年月日時論斷人之休咎謂至某年某月當吉當凶亦决有此理矣但能前知而勉勵以承其吉脩省以避其凶則是以人事輔氣數亦斷有此理也卦辭曰至于八月有凶亦正是欲人預爲之計而有以避其凶也故曰言雖天運之當然君子宜知所戒

臨剛浸而長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〇大凡釋卦名處本義或云釋卦名義或只云釋卦名又或只云釋卦義要必各有攸當如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則屯其名剛柔始交而難生者其名之義也如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則蒙其名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者其名之義也又如歸妹天地之大義也云云歸妹人之終始也則歸妹是卦名而自天地之大義以下亦其義也故亦曰釋卦名義若夫剛浸而長柔以時升之類則止是直說卦名而已然其義亦已在其中矣此蓋如彖傳所謂時義時用與單言時者無大異也故姤遇也柔遇剛也本義亦只曰釋卦名然未常無義存也此處不可深曉惟重巽以申命則只云釋卦義者誠以申命之云難說是此卦所以名也只是卦中有

此義行人事上而說乃不得也本義亦只云以卦德言漸進之義不及卦名者誠以本義不能說出卦名所以然之說是釋卦名義也釋卦名使有義在此卦下可用何所而從者耳用卦名所皆有義卦辭獨無義乎而彖傳皆只曰釋卦辭者再加一義字亦何害於此可見釋卦名與釋卦名義斷斷乎無少異矣

說而順剛中而應

悅而順只就在一身言剛中而應則是以我對人而言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天者理而已矣以此卦言之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則其占之大亨而必利於貞者誠理當然也不然則與卦背矣所謂能如其象焉則吉凶違其象焉則吉凶反正是此理也〇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重在又有此善上如无妄例〇當剛長之時勢也又有此善理也元亨大半自勢上得利貞大半在理上來故大壯利貞而吉凶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无妄言天命不祐意尤明白全重在正字上其說有理〇悅而順剛中而應此臨之正也即天之道也

消不久也

消不久危亡之辭使預爲之備不可付之天運之自然也

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臨之二字實含二體故本義說云云者皆臨下之事而後乃

象附其義也亦如賁卦明庶政无敢折獄无只取明不之義
之義後却云內離明而外艮止故以象如此又□□義也但內
離明而外艮止不分則明無政無敢折獄與此小異○教思
謂其一時教育成就人才而言也故人以善謂之思味患之
之一字方見此之所謂教思者○地臨於澤上臨下也此取卦
名而義不同也若物於進而凌逼於物之義則所謂教思无
窮容保民无疆者豈亦凌逼之謂乎文中自三以上各取相
觀臨之義矣○容保謂受而保之也衆黎百姓皆在吾撫馭
之中者容也使之各安其生而無或失所者保也○容保无
疆大人以天下為度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

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此可見君子教思之無窮民吾同胞
以至鰥寡孤獨皆吾弟兄之顛連無告者也必使皆樂其樂
而利其利可見君子之容保民无疆也

初九咸臨貞吉

初二二爻本是卦之所以為臨者初九之占亦只是卦辭利
貞之貞○此正所謂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德故其占如此意
思故其占為貞吉言正而且吉也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固不自溺於小人之群而亦不至有傷其志之行即卦之臨元
亨利貞也蓋初九九二即卦之所以為臨者故占辭之言同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有上進之勢視初九則進矣故其占不
但吉且无不利也○然初九曰貞吉二不言貞者初二剛而
得正二之剛中又盛於初之剛正其貞已無待於言也剛中
最易之所善○初九以剛得正而吉九二以剛得中而吉其
无不利特以其勢上進也蓋已進至二駸駸乎有純剛之勢
矣故初僅得吉而二則兼得无不利○九二咸臨
群陰者也初爻亦云初九與故其占為貞吉此
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和也可見剛得中而
字不可混入在咸臨二字句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本義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居下之上臨人者也謂臨
也故朱子小註曰三近二陽也去陰近也
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六二居下之上固是臨
然亦是卦之所以為剛者也故為甘
正分明是小人又居下之上見其與二陽
為兌者故為甘臨耶○无攸利夫惟誠可以
感人甘臨詭道何益之有或欲制行在我者如
改之則何咎○此與豫六三遲有悔同類

既憂之咎不長也

況得是原有咎而能補其咎○初二爲以君子臨小人六三
則爲以小人臨君子蓋陰柔不中正是爲小人而所臨者又
正是此二陽也
六四至臨无咎
處得其位柔順而正也下應初九陰陽正應也故爲至臨重
在柔順而正上謂以柔順得正而下應乎初九故象傳只曰
位當也○六四以順正之人得正應而與之宜其相親相愛
如琴瑟之相和塤篪之相應而膠漆之相投者矣故爲至臨
之至也相臨謂相親也非相凌逼也亦非相臨蒞也近於取
一時名而義不同者○本義曰謂之至臨矣而正於人何也
曰至臨非臨之至善者也以其與初相應於臨之情最爲切

至耳豈必能大有爲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六五不自用而任人知臨也知臨乃大君之宜也○六五知
臨不是臨九二言是臨之智者也臨字只帶說如振恒非恒
也而猶曰振恒迷復非復也而猶曰迷復則此謂之知臨何
不可豈必是臨於九二而已哉○程傳曰夫以一人之身臨
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
足爲不智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無所不周是
不自任其智則其智大矣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下句是釋上句義不自用而任人便是行中行中便是大君
之宜中字[illegible]從[illegible]來○向一柔中君尊也在蒙則爲純一
未發以聽於人在大有則爲虛己以應九二之賢信以發志
在臨則爲不自用而任人中字[illegible]說○此行[illegible]
之中以行[illegible]知臨却行以爲行中蓋大君不自用而
任人便是理之正當處理之正當處便是中故曰道者天理
之當然中而已矣
上六敦臨吉无咎
居卦之上處臨之終自始至終有厚道焉故曰敦臨以厚待

臨人無不服矣故吉而无咎吉以事言无咎以理言○志在
內也有念念在此意言其志一在乎內[illegible]焉○內
指二陽蓋此卦以二陽臨四陰得名然此既臨彼則彼亦臨
此有彼此相臨之義故周公於初二則皆曰咸臨於四五則
各取其與應交相應於三則曰甘臨者以臨下之二陽也以
其下比二陽而上復無應故如此取象也上六亦然細味自
見○或曰上六一爻本義初不見是說臨下二陽恐語錄之
說難據[illegible]此引以二陽[illegible]然此既臨彼則彼亦臨
此理勢然也按六三本義居下之上一句與程傳語錄蓋合
此爻獨不明言其爲臨二陽者蓋以其臨下之意自明矣者

果非指二陽則象傳志在內也一句亦無所安頓○敦臨吉
居臨下二陽故象傳曰志在內也蓋臨有相親臨之義初二
則臨上四陰四與初五與二則以正應相臨三居下之上又無
正應則安得不取其與下二陽相臨哉上亦無他臨則又安
得不取其臨下二陽哉蓋臨有兩者之交其所臨必有在也
語錄之說可據○敦臨不必說從以上臨下蓋初二原不足
以下臨上則三四五上又安得為以上臨下哉本義所謂居
卦之上者以起下句處臨之終耳如蠱上之以剛居上在事
之外如家人上之以剛居上在卦之終一例也若以家人字
論主家者則初九之閑有家獨不為主家者乎○初二之咸

臨以君子臨小人也六三之甘臨以小人臨君子也六四之
至臨朋友之交也六五之知臨君臣之義也上六之敦臨則
又槩言之不可為復指小人臨君子也○或曰初二不見君
子臨小人意曰初二二爻乃卦之所以為臨者也而九二本
義剛得中而勢上進句又正與二陽浸長以逼於陰同故曰
是以君子臨小人也○或又曰六三固是小人未見得是臨君
子曰三陰柔不中正既是小人了所臨一陽或剛正或剛中
則非君子而何況語錄自明白且若非君子則安能不為之
動而曰无攸利哉又欲其憂而改之方得无咎何耶

坤下兌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有以二字意虛此解字
義法也○然不徒曰有以示人而為人所仰必曰有以中正
示人而為人所仰者蓋觀字義甚大推其義則朱子之所謂
立極中庸所謂修身則道立經綸天下之大經孟子所謂聖
人人倫之至書之所謂皇建其有極詩之所謂儀刑文王萬
邦作孚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大學所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
臣止於敬張子所謂大中至正之矩也蓋道理必至於中正
然後為盡善盡美而无憾乃可以為法於天下也○朱子曰
以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

觀皆平聲○示者示其所仰者也自上而言仰者仰其所示
者也自下而言無者有所示而無所仰示者必告示則便
是要與人看故曰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盥而不
薦自祭祀假借來說本義釋云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都
是影此意說向為觀上去故小註或問是聖人在上視聽言
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
輕用否曰然然此語錄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專就祭祀
說與本義雖同而意之所指不同矣若卦辭既假借說本義
又假借解則正意將雜與發中故愚斷本義是說向為觀者
身上去故云戒占者當如此也豈止於祭祀之占乎○或問

盥而不薦是祇就盥時誠意純一專精不懈耳非謂祭祀
無不薦者此說假借來說盥是用事之初云
不薦者只常時得這誠敬如盥之時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
出則純一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蔡詞曰愚公乎吾未敢言正是此意說
出這愛了則都無事可把持矣惟其不說則藏在中心所以
常見其不忘也○無有盥而不薦之事然致其潔清而不輕
自用則盥而不薦之理也故朱子曰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
借來說也○或疑依朱子語錄是亦是未字之意然本義
不能自用字則又非未字意何也曰本義此句是就本文務

向為觀者一□之固不得以未字意相體貼矣必欲體貼未字
意則為觀者亦將有輕自用之時乎故曰此是假借來說然
緣一一相似如曰但盥而不薦則豈是說話○夫祭必有薦
必先盥盥正為祭設豈容只盥而不薦乎其為假借益昭
昭矣○不薦只是慎重之意故朱子小註云是聖人在上視
聽言動常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云云○平庵項氏曰此但以
盥而不薦象恭己無為耳愚謂恭己二字則說得無為二字
難通無為者聖人德盛而民自化不待有所為非不輕自用
意也無為豈可以心乎謂堯舜亦不能自期於無為舜之無
為而治者其德既盛且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不
豈為觀者一一皆欲無為歟只可言不輕自用耳至於神道設
教而天下服則是觀之極致聖人之能事是則所謂無為
者卦辭逈為衆人說雖便以聖人入說前語錄所載或問云
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不敢輕者只是泛論之詞非卦辭正
意卦詞本義分明云戒占者當如是也○或云盥而不薦即
所謂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者非也夫不賞而勸不怒
而威則是承得下觀而化之意矣卦辭不薦還是主為觀
身上事說非功効也○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此八字總在觀之二
字內所以云云者正教人以為觀之道如是也亦猶艮其背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總只是一艮字意　盥而不薦

有孚顒若此正所謂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者也○雲峯
曰盥而不薦與神武而不殺朱子皆以為□□□□手做
底蓋盥則必薦不薦是喻聖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武則
必殺不殺是喻聖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愚意以不薦為聖
人事亦只是泛論之詞雲峯恐不必如此認故下文又云設教
謂之神武而此下文則以神道言之　雖聖人之神道設教亦
只是盥而不薦道理但此不寄指聖人故下文神道設教
處本義以為極言也○本義云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
八月之卦解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愚謂古人云天地
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又云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

應今也如此雖曰扶陽抑陰似亦太公避爲之道曰聖人蓋於臨卦至于八月有凶之辭發之無遺矣故此特取他義是亦所謂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之理於不害於太公也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大觀指九五謂大觀之上也一說不用之主二字更精今貼之主二字只要人而爲人所仰者○大觀在上要依本義貼四陰仰之一句者無四陰仰之亦不成大觀矣且既云在下使有在下仰之者

本義卦體謂大觀在上及中正以觀天下卦德謂順巽大觀在上以位言順而巽以德言中正以觀天下以所觀之道言雖有其位茍無其德示不能以中正觀天下也所以爲觀處全在中正觀天下上故先之以大觀在上[illegible]而巽然後云云或云順巽中正皆是爲觀之道如此則前本義何以只云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而不及些順巽耶且彖傳又何以不將大觀在上與中正以觀天下二卦體相連說而必間卦德之順巽於其中却歸宿於中正以觀耶

內順外巽謂順以宅心巽以制事也中正以觀天下惟其有順巽之德故所謂無不合於天中至正之道而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順而巽自其本身言至中至正方是所以爲觀於人者故順巽不曰觀天下至中至正乃曰觀天下也夫所以爲觀者亦一中正而已矣或謂九五獨言觀天下以九五是大君之位故獨以天下言耳然則所謂順而巽者獨非指爲觀之大君耶蓋大觀在上一句已冠於其上矣當依上說○中正以觀天下自九五而言則居上之中中也以陽居陽正也自道理而言則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夫如是則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乎以中天下之不中正天下之不正矣分明是皇建其有極也○中正觀天下亦須兼本末意○問內順外巽於觀道不甚相關曰不然凡爲人所瞻仰者最要有[illegible]孚於觀弟於長慈於衆體群臣子庶民之類此皆順德也東坡所謂躬信順以先天下者也巽者善通人情善酌物理隨物而賦形因時而制宜所謂巽稱而隱巽以行權者也此於君道亦非小節夫如是可以表正萬邦而萬邦作孚矣○順而巽此於大觀似木切者殊不知爲人上者最要順順以動則得人心故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順豈細行也哉至於巽亦爲人上者之至切要者也蓋巽德之制也爲人君事有萬幾臣民有萬邦若非巽則何以能使萬事各得其宜萬民各得其所百官各得其職哉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也所謂

其有極也下觀而化者人仰之歸於中正也所謂歸其有極也○不是以下視而化釋有孚顒若也上二句一與卦辭同言能如此則下觀而化矣正與隨卦釋卦辭言天下隨之同例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觀天之神道此數字虛說下言四時不忒正是天之神道處故曰天之所以為觀也須看觀之一字天之神道安可得而觀於四時之不忒焉觀之可以見天之神道矣○聖人以天之神道設教其不顯之德篤恭之妙與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同一機但見天下自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無不服

者矣此兩箇神道字當別其所異又當會其所同今人大抵皆知其異而不知其為同也○四時不忒乃天之神道處故曰觀天之神道不然無可觀處也言其無思無為但一氣之行時溫而春時燠而夏時涼而秋時寒而冬氣序流行毫髮不爽天之神道行如故○四時不忒正是天之神道處聖人之所以為觀者亦如是焉則所謂神道設教只是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之自然而神妙者耳天下服矣此不可把與四時不忒對看四時不忒正與聖人之神道設教相對○觀天之神道是不犯手做的聖人以神道設教亦是不犯手做的○天下服亦即是下觀而化之極致處神道之應也此與為政以德章稍各同○正蒙天道篇第三曰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由歷周覽遍及庶物無遠弗至觀之象也昔者先王法此則巡省四方以觀夫民俗而因民俗以設教使天下同歸于中正之域也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此所以為觀也○風行地上觀此觀字與卦名有辨此是周行觀覽之意後世有觀風之說○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則觀之體立矣省方觀民設教則觀之用行矣○或曰觀民設教此設教獨無

躬行耶是不然此從省方說來也先王豈必到此國則躬行此一道以教之到彼一國則躬行彼一道以教之耶要之先王自有躬行以為之本而其躬行固無時無處不在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爻以觀瞻為義指觀乎九五也據此則是初六在下去五最遠況陰柔質下則不足以自振拔而觀大君道德之光矣故為童觀之象○不能遠見此見字不必指目只如云所見相似若以目之所視而言則童子之見更遠而利矣○以識見而言則陽明陰暗況爻在下故曰童觀以才質而言則陽強陰弱以分量而言則陽大陰少以制行而言則陽主義陰主

剛以作為而言則陽斂發而陰殘逆推此以求之天下之理得矣○小人无咎者不足咎也此君子小人皆以位言或曰兼德言非也使無有德則君子亦豈亦有童觀之君子乎不兼德言而只以位言斷斷然矣○小人下民也如閭閻小民而如此安可咎之若有位君子而如是可羞甚矣此君子小人純以位言若以德言豈有童觀之君子哉○條義曰九五爲在下四陰所觀而四陰之觀於五者以相去之遠近爲所見之明暗云云

六二闚觀利女貞

闚觀而觀乎外如不出門庭獨居一室之中而欲窺上國之光知海內之事不可得已此如後世所謂山林待免者也如此說外字方見可指本義下居內而觀乎外指此也○居內而觀乎外以人事言之或縣庵峯宜於數千里之外而貴無燭見之明者亦闚觀之類也○闚觀人之所見貴遠大故曰達人大觀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今居內而觀乎外所見能有幾許哉不足觀也○大抵士君子在天地間必須是遠歷四方以廣其聞見乃可如禮記所謂東西南北之人者昔司馬子長浙大江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瀦見九疑之邈綿巫山之高峩泛沅湘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西使巴蜀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有此聞見方能就一部史記○又研幾夫亦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吳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在洛幾三十年如此然後能收拾宇宙間許大道理而歸之皇極經世一書○蘇子由上韓太尉書曰轍生十有九年矣其所居家與遊者不過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舍去求天下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云云○又曰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未見太尉也○愚謂蘇子由正所謂求盡天地之大觀而不肯為闚觀之女貞者矣○初六觀之至近者也閭閻細民之事也六二觀之未廣者也中人以下者之事也此初二所觀之別也○條義曰聖人在上萬物咸覩而六二不能出戶但為闚觀非丈夫之事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本義云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須味通塞二字語錄云如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自家所施之當否數要不可忽○凡是觀我生處所行之通塞必有所以通塞者

故傷哉○蔡淵曰六三似涉離朋○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矣
三在上卦可進猶在下之上亦可退然則當何所取衷哉惟
觀吾所行之通塞以爲進退不必觀九五也如孔子見行可
於魯而仕及魯受女樂而去之意但孔子所行無當否可論
耳彷彿是如此○觀我生進退六三可進可退必有所以可
進可退者惟決之於我生而已如使吾之學已成矣德已立
矣言之於君者君我用行之於民者民我從是我所行之通
也如使我學未成德未立言之於君不我用行之於民而莫
我從是我之所行之塞也○蔡義亦曰其曰生者吾身之動
作施爲也觀我之所生如行之善而通也雖進可也其未善

而塞也雖退可也○觀我生進退主象說○一說觀我生進
退只就九三本身說不必依朱子小註謂與本義不襯九五
一句相悖故也然按九五觀我生亦兼觀民之義蓋但有當
於檢點其身者若無位人必察其所交者之信從與否此
位人亦必察乎在下人之歸向與否此必然之理也故兼之
之亦是故論語云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而必曰察言而觀
色答仲弓問仁必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使以自考也○觀
我生進退本義所以用故不襯九五一句者語錄云我者彼
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其意精矣又曰觀其生是以此自
觀之

未失道也
未字當作不字蓋言如此乃爲不失道進退之道也未字
與未失常之未字同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六四觀國之光一句主六四言利用賓于王一句主占得六
四者而言○其占爲利於朝覲仕進也已仕者爲朝覲未仕
者爲仕進本義意思如此周匝○雲峯曰觀國之光即九五
所謂我生者也特五之自觀則曰生方出於我者也自四觀
五則曰光已達於國者也不指君之生而曰國者觀其達於
國者則其出於君者可知矣○蔡義曰賓如賓興之賓言爲

王者所賓禮也
尚賓也
言四之觀國之光正爲尚賓也志在得君以行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觀我生君子无咎作一句讀純是占只一觀字便不是說九
五矣九五是陽剛而中正者也○或曰六三觀我生進退純
是象而九五乃爲占何歟曰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便須
自審故以此句屬六三至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
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是在九五已不待觀我生其曰觀
我生者戒占者而已耳

觀我生觀民也

觀民也亦即是觀我生句內意故曰此夫子以義言之但爻辭下不必先說破此意思〇觀我生必至於民然後觀我生之道始盡故曰此夫子以義言之以其義言則猶在觀我生之句內意也〇如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則一身之事得矣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則民德善矣可見觀民也一句只在觀我生句內其曰又當者爻辭觀我生其實是兼一身之得失及民德之善否而言小象獨偏以觀民言者自觀之義顯人自知之觀民之義隱人多莫察也此固夫子命辭之意〇或疑以觀我生句內有觀民意而本義云必其陽剛中正亦

如是焉只說陽剛中正安得為無觀民耶曰觀民德而善則可以驗己之陽剛中正抑未善則是於陽剛中正之道未盡也此正所謂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者〇今以文字求道理亦未真見得觀我生之必觀民但其身居九五之位而自觀我生必然自尋到觀民處蓋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欲於己身上體察無不自尋到此何也表端而影正理固然也乃如夫子此言為以義言之也〇余義曰觀之為卦四陰長盛二陽消落聖人之作易皆扶陽而抑陰也故於卦取大觀之義而於四陰爻則不言陰之害陽而但言陰之仰於陽然自其言之則陰之盛長自不可不慎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之觀此只就一身之得失言不兼觀民之意何也不當事任也故曰志未平也雖未得位未可忘戒懼也據此亦可見其不必兼觀民〇但以我為其小有主賓之異耳蓋觀我生則占者自當之觀其生則從傍人言然又當有小字不必太泥也〇朱子曰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語勢觀其亦是觀彼從別人說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推之於人事如寇賊姦宄間吾治化

者也則合之以刑如蠻夷猾夏間吾疆域者也則合之以兵以至凡一事之不如其當者必有一物以間之者象其大如舜以三苗間禹是以見方闘刑以殷之頑民間宣王以獮化淮夷間其湯尚祖光武及唐太宗之世羣寇暴亂是皆以其梗吾治而噬以嗑之也〇語其次如舜之去四凶孔子之誅少正卯申屠嘉之欲誅鄧通魏相之白去副封王曾之去丁謂亦是也〇噬盡然而後嗑也嗑則亨矣利用獄不爲亨字發六爻亦惟初上兩用獄說噬嗑者正以獄之未決猶物之間其既決則是非兩判猶物之噬而嗑矣〇彖傳釋亨字只據噬嗑二字說更不牽連利用獄意又可以見利用獄之不止

屬乎義也○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卦體之剛柔分卦變之柔得中而上行爲得中卦德之動而明二象之雷電合而章爲威與明雖不當位專承柔得中而上行六八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斷獄爲動察獄爲明斷必有雷之威察必有電之明也柔得中而上行猶云上行而得中也上行只從卦變說來於治獄義無所取○柔得中蓋不柔則失之暴柔而不中則又失之弱也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就此一節言則五不當位似不利用獄者然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有此數端之善是威與明而得其中正治獄之所宜也故雖不當位而利於用獄○本義於雷電

合而章解云二象不同卦象欲其明威二意分曉也○惟威非明而得其中之爲貴問威與明得中如何分別曰獄非明無以照非威無以斷得中者威不至於過暴明不至於過察是也○發義曰卦之名噬嗑取口齧物之象而凡所欲用刑者其才有剛柔之殊而所治亦有強弱之異政如人之齧物其齒有利鈍之殊而爲物亦有堅脆之異故噬嗑一卦專言治獄之事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噬嗑雷電合而章也噬字義難得分曉程傳亦只作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噬象不及旅卦家人云嗌嗌□□之交也謂雷

而合也○明罰卽所以勑法使人知所避也法是通用字罰是專指刑法○明罰者使罰必當其罪而後人不疑於所坐奸吏亦不得以舞文而輕重出入之也○明罰是明其墨劓剕宮大辟以至流宥鞭扑金贖之類如此者所以振勑法度以警有衆故爲勑法也○明罰勑法在舜典有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敎刑金作贖刑○又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戛謂此於明罰之義最切○周禮司刑掌五刑之

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往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明罰勑法就此卦言之如罪薄過小者宜罰之以屨校滅趾罪大者宜罰之以何校則一一自今日明之以爲來日可刑之典使來日之用罰者或罪薄過小歟則擬吾所明者而加之以屨校之罰或罪大歟則擬吾所明者而加之以何校之罰此罰有定而無敢不可犯矣是明罰所以勑法也○先王以之言勑法此以立法言故曰先王若噬折獄致刑以用法言則曰君子矣○明罰内兼威與明意不可謂明罰只是明於法乃是威也緣罰字自是有威意

貪豐之折獄致刑亦不可分明威說以徐進齋曰明罰者折
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勑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不
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與示民而使之知所避果何異
初六屨校滅趾无咎
程傳校木械也○初上無位爲受刑之象而初在卦始罪薄
過小固未應得重刑又在卦之下人之足趾亦然一身之最
下故爲屨校滅趾之象○屨校猶云屨之以校以校爲之屨
也○夫初惡方形而遽懲之則其惡由是而止矣故占得无
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小傷即爲屨校滅趾也
不行也

屨校滅趾周公意蓋重罪薄過小說孔子象傳則只就滅趾
二字發不進於惡之意蓋趾人之所以行者故曰不行也然
周公无咎二字亦已該有此意在矣故本義云止惡於初故
得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滅鼻同是乘初九之剛不知噬膚亦足噬初九否似不好說
大抵二即乘初初受刑二用刑初卦二所噬者而何○六二
以中正治獄雖如噬膚然但所治者是初九之剛而二本柔
弱故爲因噬膚而滅其鼻之象噬膚據二之中正言滅鼻以
二之乘剛言如以剛乘剛則無滅鼻之虞矣○噬膚滅之

易也滅鼻則初中有難也在我雖有易噬之理在彼則有難噬
之勢○中四爻下半節總是說人服不服○六二中正則既
不失之暴又不失之縱正則考問以公德斷合理以此治獄
何難之有辟如噬膚然然以柔乘剛柔既威斷不足而乘乎
剛則所治者又是強梁難制之徒不免因之有傷如噬膚而
因之以滅鼻然在彼既所當治而在我又能善治故其占雖
傷而能无咎也○一說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然此二句
推於訟元吉辭爲切爲欲見訟者之所以獲伸處若此卦則
須兼治獄說故象傳從前便以剛柔分柔得中爲言矣○中
正以治獄雖若噬膚然然終以柔不足於剛而所治者又剛

故不免於滅鼻以此見治獄必兼威與明而又得其中始爲
全道也滅鼻因於噬膚傷於易也以二柔治初剛使果能其
難其慎以處之庶幾無滅鼻之虞乎○參義曰二以中正而
用刑者故所治如噬膚膚者肉之脆而易入者也○又曰二
之治獄如此豈非中順有餘而剛嚴不足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陰柔則無剛斷之才不中正又不得用刑之道故治人而人
不服猶噬腊而遇毒也腊必有骨 本義腊肉謂獸腊
句全體骨而爲之者堅韌之物也 易譜 節初齋氏曰小物全
體爲腊○正韻韌堅柔而難斷也謂故其字從韋從刃即全

俗以所犯當罪也○蔡義曰我方治以彼彼亦反傷於我噬
腊而遇毒也何可為矣然彼受刑者既有其罪終必伏法○
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六三陰柔不中正故治人
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之象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胏肉之帶骨者與截通比之膚肉尤為難噬者盖腊肉只小
物全乾者乾胏胳非全體骨視之腊為大矣故本義曰言所
噬愈堅愈之一字承腊字來也○言雖治所難治如噬乾胏
然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而人服其聽焉為得聽訟之宜矣
其引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不過以諸金矢之出

處耳其實爻意是以象夫聽訟之得宜不是只以令訟者出
金矢為我之得宜也○九四以剛居柔剛柔中也故為得用
刑之道○古人聽訟必使入鈞金束矢者正以貫之也貫之
者難之也難之者使不輕於訟也故入鈞金欲其堅也入束
矢欲其直也直而貫者則訟之所伸足以補其所費矣其不
直不實者則沒其金矢於官矣是教人不輕訟也先王之制
法何往而非仁心仁意之流行也哉○入金矢者令其不去
訟也故朱子曰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無切要之事
不敢妄來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有冤枉者亦
懼而不敢訴矣曰這箇須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

別有所在如剿石之類愚按朱子所謂這箇須是大要切底
事者盖如虞芮之君相與爭田而質厥成於周者是已其他
小訟則自有司者易取其大者言耳况九四近君之大臣乎
大臣不親細事○所謂剿石之類者愚初疑剿石皆為聽訟
之官今考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云以兩造禁民入束矢於
朝然後聽之註兩造謂兩辭俱到也禁止也訟謂以貨財相
告者百矢為一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不入矢則自服不直
矣與大全同○又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
後聽之註劑券也盖一札而為兩書也獄謂以罪名相告者
○劑子隨切三十斤為鈞必入金者取其剛而不變也不入

金亦是自服不直矣必待三日乃致於朝者重置民于獄也
依此劑字乃治獄之名目耳入鈞金正謂得金矢者非小訟
也劑義未詳○束矢註百矢也鈞金銅也出丘葵周禮註○
又以嘉石平罷民註嘉石文石也平成也謂成之使為善也
下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
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
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
坐三月役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註木在足曰桎在手
曰梏坐於嘉石使省其過也桎音質梏音谷坐日既滿乃役使於司
空役日既滿乃召其州里保任之然後宥其罪而縱釋之

按此石字盖是〇又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
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
上而罪其長註肺石赤石也以通夫民之窮而無告者無兄
弟曰惸無子孫曰獨愚按此所謂石者視之入金矢者爲小
訟矣石字似可依此但剎字未可曉恐傳録者誤以肺石爲
剎石耶又朝法篇云左嘉石立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再
無剎石之說〇金有五六五所得乃爲黄金四之得金矢非
必皆黄金也丘葵周禮註以鈞金爲銅〇九四噬乾胏九四
元無乾胏之象周公只欲顯其得聽訟之宜故云雖所噬至
堅而亦能噬也所以甚言其能治獄也〇得金矢是訟者納

此金矢以求聽於我誠服我也所謂利見大人尚中正也故
謂之得聽訟之宜〇訟者頗納金矢以求聽則其得聽訟之
宜可知矣故以聽訟得宜釋得金矢意〇四得金矢五得黄
金獄之小者納束矢大者納鈞金九四臣也兼治大小故曰
得金與矢五君也罔攸兼于庶獄理其大者耳故只得黄金
〇得束矢亦非小者視黄金爲小耳〇噬乾胏所噬者堅也
得金矢則堅者破矣二句相承只就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
之道言〇利艱貞吉是治獄之難也此乃爲占者設戒於九
四無得戒也〇得金矢言人往納之金矢以求聽以其得獄
訟之宜故也非謂指此所治者之金矢也六五之得黄金盖

亦然〇人所以頗輸金矢以求聽者以謂尚中正也〇納金
矢時訟猶未聽也今乃曰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何歟豈
非以其以剛居柔得聽訟之宜故人往往頗輸之金矢以求
直也歟〇不可以噬乾胏得金矢爲一串事易中取象何所
不有如盥而不薦與特爲薦設豈有盥而不薦之事哉得意
則忘言矣亦自可串六五亦然〇得此占者雖曰得聽訟之
宜然訟難事也少失其平君子有無告之冤小人有受服之
幸於己則德有損於衆則群心不服故又必艱難正固乃
吉也艱難者深省其心惟恐一毫之不明正固者兢兢其守
惟恐一毫之不公不容少上下其手而輕重其心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六二中且正則爲噬膚六五柔中而不正則爲乾肉然二乘
初剛故雖噬膚而滅鼻五則柔中居尊位故雖噬乾肉而得
黄金所以本義謂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胏腊者也但胏義
終於爻無取〇六五得黄金本義曰黄中色金亦謂鈞金夫
金既爲鈞金而黄特解爲中色豈非以爲得中道之應歟人
無不服故頗納黄金以求決也〇一說雖於膚者二中且正
五惟中耳易於腊胏者三四俱不中正五猶中也依此說則
胏義亦有取恐未甚是且不用居尊位意未安也〇得黄金
黄字重金字雖取堅義〇黄中色得黄金雖彼所納之金亦

亦以明其用刑得中道故也本義人無不服意正係於此○本義用刑於人人無不服逆稱噬乾肉者得黃金意正在肉則其所治不甚難以六二例之固有人無不服意得黃金以九四例之則人願納黃金以就之訟尤見人無不服矣○噬乾肉言其所治不甚難也得黃金言其治之得中也所治既不甚難而所以治之又得其中是以人無不服也此又一說與上說不甚同但所治不甚難不知何所取而既與又二字未穩也愚意當依六二噬膚取中正義見二句不可分貼也○一說得黃金既是鈞金則本義解意正在人無不服句內恐不可拘得中道義○本義云金亦謂鈞金此　固然矣獨

不曰黃中色乎坤六五黃裳元吉則曰黃中色以六五有中順之德也噬六五噬黃耳則曰五於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也且坤卦在前已曰黃中色矣而此又曰黃中色焉夫豈無謂而故為是諄諄哉○貞厲无咎四曰利艱貞吉五曰貞厲无咎无非謹重之意○貞厲无咎貞厲與艱貞無大異貞字皆同厲亦艱意但四為人臣則曰艱貞五為人君則曰貞厲人臣則有將來之吉故曰吉人君只曰无咎而已非有五不及四也

得當也

言其所治得當而无咎也得當而无咎則得人服矣○得當也不可作位得中說若果是說位得中則聖人當以解得黃金不宜以解貞厲无咎矣蓋必貞厲以處之然後所治得當而人服之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過極之陽謂初在卦始例則是積惡之義在卦之上謂又在卦下例則是何校之位故繼之曰惡極罪大惡極自我作惡而言罪大自人加我以罪而言亦自有分別○問若是過極之陰其能免於惡極罪大乎過極之陰只是柔暗之甚不足振發而已陽剛而過極則是負固怙終聞言不信者故至於惡極罪大處象傳曰聰不明也正謂此也○本義曰初卑而

無位上高而無位故皆為受刑者過陽之極不能卑伏此惡極罪大怙終不悛之人也○聰不明也聰是死字耳也明是活字聽也聽不明只是說他不聽人說以至此耳此與滅耳不行也某是周公爻辭外意故本義另解　云云

噬嗑中四爻皆用刑者然用刑於人有難易由在己之德有厚薄二以中正故所治如噬膚而滅鼻者柔故也三以不中正故所治如噬腊遇毒四以剛居柔故所治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五以柔中居尊故用刑於人而人無不服由是觀之則夫用刑於人者其可不先慎其德乎

離下艮上

亨小利有攸往

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傳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迭用
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此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
自二上而文三何謂也蓋柔謂六剛謂九卦自損來損之二
本九也今則三之六來居之是以柔間剛矣損之三本六也
今則二之九上居之是以剛間柔矣即所謂剛柔交錯也自
旣濟來者倣此○柔來而文剛是剛柔之交分剛上而文柔
亦剛柔之交也為兩句各有一文字不必合二者而後謂之
文蓋柔間夫剛固是天文剛間夫柔亦是天文○柔來文剛
剛上文柔若以人事言之如臣之從君子之從父婦之從夫

此柔來文剛也所謂陽得陰助者也故亨如君之從臣父之
從子夫之從婦此剛上文柔而為柔所用也故小利有攸往
○文明而各得其分若曰各得其分則所以為文明則艮止
即是離明矣不可也雖說是君臣之煥然有文處為文明而
又於中間君臣各止其所當止乃為各得其分也○又內離
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在人事如君與臣燦然有
文以相接也而君得君之分臣得臣之分如父與子燦然有
文以相接也而父得父之分子得子之分文明合說也各得
其分分說也其實各得其分正所以為文也此卦本只是文
之義○潛齋胡氏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燦然有[illegible]

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此說亦明[illegible]
但以文字通蓋明與止二字為非本旨可如文明以健之類
非一性彖傳人文也此文字兼文明以止言文明固文也
而各得其分亦文也○奈義曰有禮而[illegible]之文斯可以亨矣
朝廷文之以位紱而亨焉賓主文之以禮數而亨焉家人文
之以倫序而亨焉官府文之以教令而亨焉推之事物凡有
質[illegible]待於文也文則無不亨矣○本義前云有文明而
[illegible]各得其分是彖下云離明於內艮止於外此分明不同不可
[illegible]○今且名卦辭皆取卦變卦德但所取卦變之義同
[illegible]二義不同所謂文明而各得其分者初不分內

外至於文離明於內艮止於外則分明不可比而同且艮止
於外豈所謂各得其分者乎外字專對內字而字便對文明
字朱子唯各隨二[illegible]之意而解之此所以為朱子○占者
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者蓋本身旣是剛了
又得陰來為之助且內文明則能灼於物情而達於事理皆
亨道也故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者蓋父為子綱夫
為妻綱[illegible]也今綱上文柔則是剛反主於
柔而為[illegible]外雖不失於妄動而不足於變
通[illegible]以[illegible]也故小利往○但剛上文柔雖未足
取[illegible]於外雖不能有為亦僅可有守故猶[illegible]

小利往若是惡德則雖小利亦不可得矣○賁亨小利有攸
往言吉凶利害適相半也○無凶害但不純吉利
彖曰柔來而文剛故亨 天文也
兩句本是以卦變釋卦辭而因見其有天文之象故言天文
也一句初非釋卦辭也下文文明以止人文也尤難說是釋
卦辭只是又以卦德言之○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
○不是把自然二字當來字以來交皆出於自然也其一陰
一陽相錯而成文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亘古亘今無一息停的自然是如此有文知其所
以然者須是文明以止又是人所做見亦有不能若但天文則
無一息之或異也若論自然之文者之所以加也○故賁之一
字有柔來文剛剛上文柔之義在內又有文明以止之義在
內又是傳兒子只以卦變卦辭了而文明以止卻又易言
之今學者說文明以止處見本義只云又以卦德言之遂再
不放一字於卦名卦辭亦大泥矣其實文明以止四字於
卦名自有相關以下本義已言之如漸卦止而巽動不窮也
本義云又以卦德言漸進之義則稱諸卦名矣
○剛柔交錯
柔來文剛柔文於剛也剛上文柔剛文於柔也不必合柔上
剛下方爲交也蓋卦之所爲賁之意則是逐段皆有文柔來文

剛固是文剛上文柔亦是文也不待剛柔兩相交錯乃爲之文
○剛柔之交卦變也而天之文亦剛柔之交也故曰天文也
文明以止卦德也而人之文亦文明以止也故曰人文也○
文明以止且謾說出人道至涉人文也何方發揮出人道之
文明以止意爲當
文明以止人文也
不可依前本義分解卦辭亨小利有攸往意故本義云又以
卦德言之若夫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之例則爲申釋上
意○此正是前本義所謂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爲賁
者說歸卦名不歸卦辭此又安得以爲申釋卦辭耶○天文
也人文也此兩句只接著卦變卦德說爲是且方起得下文
極言意不然天文便是時變了人文則天下亦已化成了又
何用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焉觀乎天文觀
乎人文猶即就卦中之天文人文而觀之也大抵天文人文
孔子意在起下文居多故本義於卦名卦辭皆無所發觀
乎天文以察時變蓋時變亦不過一剛一柔之相錯而已觀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謂天下之人皆文明以止也
○極言賁道之大也
觀賁之天文則用之以察時變觀賁之人文則用之以化成
天下故本義云極言賁道之大也然在賁之剛柔交錯即在

天之日月寒暑晝夜之交錯也在賁之文明以止即在人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也故即日之曰天文人文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火之光輝照耀乎山賁之象也夫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故君子法之但以明庶政而不敢折獄蓋庶政事之小者明雖不遠猶可能也况其得失所係尤重至於獄訟大事一指顧間便分人死生存亡明若不逮其為害可勝言哉故不敢○明庶政無敢折獄其明可用於小而不可用於大也○明庶政無敢折獄只就明不及遠之象說本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遠兩句俱為下二句設不為山下有火賁設也山下有火賁只是取文明之象○問本義既曰明不及遠又曰內

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何一象二義也曰內離明而外艮止即是明不及遠之意無少差別蓋離明為艮止所限是明不及遠也艮止非指他人如蒙之險而止之止但明不及遠象山下有火君子所以即此以取象也其又言內離明而外艮止者本其所以取之之義也又是衆臣一節言語正如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二者皆臨下之事教思之無窮者兌也容之無疆者坤也而又本其所以於臨象中獨說此二事者為此耳○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是因此卦之德內明外止故就山下有火上取明庶政無敢折獄之象也庶政謂錢穀出納之類○故取象如此此不象不指山下有火正

是說明庶政無敢折獄如剝卦順而止之亦說是象○內離明而外艮止內外二字且從卦說○[illegible]明庶政是就離上說無敢折獄是就艮上說此亦略[illegible]須謹愼說方有是明所以能明庶政惟其[illegible]所以止能明庶政而不敢折獄○語錄又謂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遠故止而不敢折也則又以上為自止更詳之○明庶政無敢折獄即是小利有攸往之理○一說明庶政無敢折獄正是明不及遠不可謂以其明不及遠故止明庶政而不敢折獄也安知這君子只是明不及遠之君子乎大象如此等類只是隨卦象之規模小大而各為之

有象焉耳如君子以懿文德豈可說是小畜之君子○愚按此說卻與語錄所謂止而不敢折者相符會以其止為自止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自賁於下為賁其趾之象所謂賁其趾者如何謂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者也下句以申上句均為象也○剛德明體剛則不屈於欲明則審於義利以此自賁於下是剛且其趾之象舍車而徒申賁其趾之意也自賁於下不願人之文繡也○剛德則所守者固內重而見外之輕矣明體則灼處之分明有見幾而作之義矣是有以自賁於下者也故曰

云云如此雖及明字意思更周盖非惟義利之辨在所明而
出處之機亦在所明也況剛德內盖以見內重外輕之義於
舍車而徒之意尤為切耳○舍車而徒只是申賁其趾之意
二句但為象不可以本義自賁於下一句貼賁其趾而畢指
舍車而徒為象也盖舍車而徒此所以為賁其趾也○賁其
趾依賁其須例皆為象也○程傳曰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
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雲峯曰舍車
之榮而徒行是不以徒行為辱而自以義為榮也○故君子
行義必以在下之時發足之初觀之○本義曰古之恬退者
自謂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無罪以當貴豈非賁趾舍車

之義歟

六二賁其須

二陰柔而三陽剛則陰不得不附陽二中正而三得正則其
相附也非為邪且又皆無應與則二之附三三之為二所附
亦勢所宜也故本義云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二附三
而動猶須附頤而動須二象也非三之象

六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盖以二柔來文一剛
光采之盛則有潤澤也永貞者不溺於所安也吉者陰柔
之陵也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故須永貞乃得

其貞而潤澤然不可溺於所安凡丈夫之於妻妾人君之於
臣下皆是之於左右皆不可褻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此只解所以然○何以言白馬者
盖四與初不成賁而皤如故於其所乘之馬亦白或謂白馬
不必指四之所乘者非也人白則馬亦白馬是誰之馬耶況
曰馬人所乘亦明且矣言四之求初其心之疾如白馬之翰
如其飛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乃求婚媾耳夫求之在彼
而應與不應則在我故只曰匪寇婚媾而不言其應與不應
以見在我之自守何如耳而象傳亦壯之曰終無尤也謂苦

守正而不與亦無他患也意蓋深矣○四與初本相賁者以
其為三所隔而不得遂所賁不成其賁而其賁也皤如然其
往求之心豈以三之隔而遂已乎故曰白馬翰如所以象其
心之切也然九三匪寇婚媾此又在四之自守何如故小象
足之曰終無尤也○既曰白馬翰如為六四之篤於求初也
又曰匪寇婚媾明三之求四雖出於善意其如四之不顧何
匪寇婚媾正與白馬翰如相喚應○賁如皤如言其賁之皤
也明不成其賁如恨恒同人于郊之類也不是截做兩意謂
既賁如而又皤如也與屯如邅如例不盡同其白馬翰如與
屯之乘馬班如不同例者易正不宜一一拘例○匪寇婚

講本義云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愚於剛正二字猶不能無疑蓋三之求婚媾於四實非正也既為剛正之人安得為不正之事若以為無害於正歟則又何以曰謂若守正而不與亦無他患也○問六四既不得遂所賁而九三又匪寇婚媾不知六四果能守正不與否曰據六四白馬翰如其往求於初之心既知此之專則能守正以拒三必矣況本柔順得正而又艮體者乎○問四為三所隔又何以知其求初之心如白馬之翰如曰愚意其自柔順得正來也本義不得一一耳

六四當位疑也

當位疑謂與正應相遠而比於三是其所居之位疑若有可

求者故來三之求也然可求者其所當之位其不可求者所守之志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賁于丘園全在柔中上取象大抵陽剛性關廓則近於修柔則規模收斂中則又不過其節故為敦本尚實而有賁于丘園之象○六五柔中為賁之主則知丘園特取本實之象如漢文景之恭儉是也一說只是賁諸爻中之尊者不必皆是人君也剝五可見按復初九為復之主无妄初九為誠之主則不必拘君位矣○賁于丘園指其柔而得中言束帛戔戔緊以陰柔之性言○儉於自奉而豐於神人豐儉乃為適宜此正所以無闕然也故賁于丘園儉於自奉可矣束帛戔戔緊以儉而施之於用吝也○賁于丘園言不賁于市朝不賁于軒冕而賁于丘園也丘園非所以為賁而曰賁于丘園者不賁之賁也故曰敦本尚實得賁之道得賁之道固可嘉矣但陰性吝嗇五既尚實則施之用者未免失之儉而不得其文質之中故束帛戔戔而可吝然禮奢寧儉有吝而終者未有儉而敗者必得終吉○丘園之為義非徒隱者之所尚孟子答滕文公謂民事不可緩也豳風七月之詩諄諄於農桑之事先儒以為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其見於無逸之書則欲君人者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而又謂帝王所傳

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又如漢武下輪臺之詔專務休養天下之民而志大喜功之事一切掃除也故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治粟都尉此皆為賁之主而敦本尚實者○敦本尚實如何以為得賁之道蓋天下之道雖有文有質然質者本也無本不立文也者不過以文其質也故曰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此五之敦本所以獨為得賁之道也○賁于丘園語意云以丘園為賁是以本實為文也

六五之吉有喜也

衆方逐末之時而獨能反其本以為之倡是可喜也易中凡言有喜皆是說可喜之理○一說謂無不節之嗟定豫之凶

也○六五之吉者公不至於犯禮而得其分私不至於傷民
而足其用誠為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居賁之極凡物極則反夫賁文飾也賁極而反則復於無色所以為白賁之象夫文勝而能反之以就於質善補過也故其占為无咎○白賁非全是無色也本有色而復於無色耳故曰无咎以今之白賁為无咎則始之賁極文勝者為有咎矣○問道以中庸為至白賁質勝文矣安得為无咎曰此承文勝之弊而矯枉之道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大其問而有寧儉寧戚之說亦取白賁之意○白賁視賁丘園益

為還淳而反本矣二爻還要說得不同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益厭文之弊而反之質者亦上之志也前乎此者惟皆以賁為得志耳今乃以不賁為得志氣味迥遠矣○朱子曰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自優游自得也此蓋非定說也與本義全不合○白賁无咎乃上之得志也在他人則皆以賁飾乃得志耳不必依小註云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蓋本義已定為復於無色矣如何又謂之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耶○得志依五爻有喜例是貼无咎意依朱子小註亦不合○疑白賁賁字只是帶說如振恒同人于郊之例似非有

自然之文意○賁之一卦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為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為賁以六爻言則或就本爻自取賁義如初五上是也或以相比而為賁如二之附三三之得賁於二陰是也又或以相應而來賁如四之於初是也○又初二三四所謂賁者皆賁於五上所謂賁者則賁之變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不利有攸往謂君子也易為君子謀○卦體陰盛陽衰時固當止也而剝德坤順艮止又有能順時而止之象故其占不

利有攸往謂當止也
剝剝也柔變剛也
剝落也剝陽剝也剝之者陰也故曰柔變剛也○柔變剛也不知是以前頭五陰之變五陽言耶抑以今日五陰之變一陽言耶大抵是以五陰變一陽而言故本義曰柔進于陽變剛為柔而上文本義所謂一陽將盡者亦有此意○柔進于陽變剛為柔者君子在位小人干犯則逐去之而代其位矣豈不是柔變剛耶一變剛則純坤矣全是小人之世矣本文剛字只指上九是衆陰剝一陽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不利有攸往以卦體言之五陰盛長於下小人長也以卦德
言之坤順而艮止爲順而止之人當觀此象也夫君子之一
行一止皆必尚乎消息盈虛者誠以天運言也若不之尚則
違乎天矣故時當止則順時而止而不利有攸往○君子尚消
息盈虛天行也此句繼在順而止之之下不過承上句小人
長也故程傳分順而止之至天行也爲一段而本義則總之
以卦體卦德釋卦辭又卦德二字總該順而止之而天行
也消息盈虛正所謂時尚之所以順之也○消息者盈虛之
未定盈虛者消息之已成○天地變化草木蕃息而盈也天
地閉賢人隱虛而消也○君子尚消息盈虛不是卦德但其

意附在順而止之句末所以申順而止之之義○一說釋卦
辭之意云不利有攸往者以卦體小人長也況卦德又有順
而止之之象其云不利有攸往者正欲其觀乎是象也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本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是推落之意剝之象也○上
以厚下安宅上下寬說隨所在而言厚下者不可剝下也厚
下者乃所以自安其宅也爲天子者不能厚天下之人不能
安於天子之位爲諸侯者不能厚一國之人不能安於諸侯
之位爲大夫爲士者不能厚於其所屬之人不能安於大夫
士之位○宅以位言己之所居也非宅舍之宅○厚下安宅

剝不至於消矣○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前或有賀者文侯
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不愛
人是使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
傅此可得厚下安宅之義也若剝下則爲厚下以安宅失則
爲反裘而負薪○白樂天詩曰剜我心頭肉市汝眼前恩
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

初六剝床以足蔑貞凶

剝自下起剝床以足之象今雖未足蔑貞然其勢必至於蔑
貞蔑貞者凶此即坤初六履霜堅冰至之意○此凶字可
以六四凶字照看蔑字宜重看○剝卦六爻以上一爻爲主

自初至五皆是陽被陰剝漸次剝落了至獨留上一陽則
陽之勢益孤而衆陰又將盡去之矣故曰五陽在下而方生
一陰在上而將盡○不可以六位通作一箇人看前項爲所
剝者是五箇陽了○一說凶是說小人蔑正而凶也此恐未
小人剝陽方發之六二朱子斷是君子之凶○朱子曰自古
小人滅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說陽與君子之凶也
○剝床以足按床有二如陳元龍打卧大床而坐客于下李
林甫一夕屢徙其床及韋應物詩風雨對床眠之類則是
卧床矣若謝靈運胡床管寧坐藜床楊素撫床謂李靖曰卿
將當坐此床之類則只是坐床也今人不知古往往只指卧

床為床而已不知剝床之床謂之坐床亦可也牙在牀案必
是坐床正韻注云安身之几而又聯為卧床亦狃於習俗之
見聞矣○又巽在床下正謂坐床諸葛亮每見龐德公輒拜
床下多謂坐床也床便有足有辨亦有貼其膚處

六二剝床以辨蔑貞凶

辨床幹也程傳曰辨分隔上下者床之幹也

剝床以辨未有與也

夫剝床而至於辨亦云危矣而夫子猶曰未有與也於危之
中而有幸之之意似教君子急避他意思可見聖人為君子
謀者無所不至

六三剝之无咎

剝之謂衆陰方剝陽也无咎謂己獨應之故无咎也上方云
剝之下即繼以无咎者乃知无咎之為指己獨應之也曰雖
卦位觀之其義自可辨矣正如需九二需于沙小有言之下
曰終吉亦似無咎然剛中能需之意亦已寄在言表可得而
辨之矣○六三剝之无咎言衆陰方剝陽而己獨應之上其
黨而從正是為剝之无咎者也程傳一則曰在剝之時為无
咎者也二則曰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
即此說也可從外此數說似不如此之穩○一說以剝之二
字分言之本義衆陰方剝陽一句貼剝字而己獨應之一句
貼之字謂求之坎坎之字亦不輕也○一說剝之謂衆陰方
剝陽三獨以應之而得无咎愚意只用此之無咎例意裁之
且程傳可據朱子未有別說也若求之坎坎朱子則有來往
二字貼之○一說剝之謂六三剝衆陰也故曰失上下也按
剝以陰剝陽為義今六三去其黨而從正是故意背去之而
從善耳非能剝落其衆也故剝字用不得本義所謂去非能
除去之也只是背而去之不從其所為而已

失上下也

若無象傳此一句則爻辭剝之无咎亦甚難解○參義曰衆
陰方剝陽三獨與上為應是小人中之君子也如三者雖得
罪於私黨而見取於公論其義无咎矣而利害之私何較哉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五為衆陰之長總率群陰如貫魚然而以之受制於陽又為
后妃夫人以宮人承寵於其君之象占者如是能率其類以
受制於其上則无不利矣不取剝陽之義聖人之意微矣○
觀卦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係辭更取他義此爻辭亦取他
義均有抑揚之意○貫魚以宮人寵言陰能從陽之利也○
一說五陰為群陰貫魚之象而六五為之長又有以宮人寵
之象雖不言六五為衆陰之長然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
象則是貫魚及以宮人寵皆在其中矣安得專指五陰為群

為貫魚至以宮人寵方説出五為衆陰之長云云耶○剝六
五本是群小之魁而周公乃就后妃上説道理者别取一義
以立教也然其意亦微矣盖謂能率衆陰以從陽固无不利
若黨衆陰以害陽則不利也必矣此在讀者反而觀之盖玩
辭又不如觀象○就后妃言固是别取一義然亦緣此卦陰
盛五為衆陰之長又有一陽在上故也○觀聖人作易於陰
陽消長之際往往有抑揚意如剝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從
陽之道夬陰之權在陽則教陽以制陰之道又如解六五本
與三陰同類者却又教以解去其類之道所以贊化育而參
天地者實在於此

終无尤也
五本是陰陰剝陽者也今乃能率其類以受制於陽終无尤
也○一説能率衆陰以從陽則終无尤不然為剝廬矣能无
尤乎○發義曰爻言陰剝陽之凶至四而極矣至五則為君
位不忍復言矣故變義而言陰之順陽者以陰而居尊位后
妃之象也后妃之道在於不妬忌而帥嬪御以承於君故取
貫魚之象魚陰物而一連五陰其狀如貫魚然宮人若亦衆
陰也五以宮人受寵於君如貫魚之有次序何不利之有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剝之時衆君子俱已淪謝凋落有一陽在是尚有一君子存

也此一君子乃善人之望而天下所賴以挽回天下之春者
如一樹菓俱已零落惟有一碩果在而不為人所食剝未盡
而能復生之象也○夫一陽在上衆陰當共承之於下故君
子得之其占為得輿也若小人得之則其勢不利君子必盡
剝乃已而彼亦不能免矣故為剝廬言自失其所庇也○碩
果不食爻之象也得輿剝廬占之象也○君子得輿小人剝
廬二義不並行二占不並用若君子得輿則小人亦得廬矣
若小人剝廬則君子亦失其輿矣○觀碩果不食之象未便
是君子之利其曰君子得輿者已為扶陽抑陰矣而又曰小
人剝廬則分明為君子謀也○易固為君子謀然其為君子

謀者亦所以為小人謀也觀小人剝廬之辭可見盖道理自
是如此天地間豈可一日無善類哉不然人之類滅矣可見
聖人非姑為是抑彼以伸此也○聖人之情盖可見矣聖人
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以參天地而贊化育也○上九碩果
不食君子得輿程傳曰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
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十五國
風終於檜曹二風檜之終篇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
道中心怛兮傳曰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
發而車偈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
而思王室之陵夷故中心為之怛然耳凡三章皆此意○

之終篇曰洌彼下泉浸彼苞根愾我寤歎念彼周京傳曰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根見傷為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凡四章皆此意○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絶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君子既得輿則衆陰不以小人稱矣故曰民所載也○民所載也只據得輿二字說道理○一說據一陽在衆陰之上言

終不可用也

言終莫可為矣○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地若無天且不能為地況天下可無君子乎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故李林甫得志於天寶而四海鼎沸林甫亦剖棺斷尸矣蔡京得志於崇宣而二帝北狩京等亦家無處所矣

易經蒙引卷之四上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 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敖鯤重訂

䷗ 震下坤上

復亨

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為純坤蓋復者剝之反對也五陰在上一陽在下為復此所謂環中趣也邵子詩曰若從識得環中趣閉氣胸中一點無以其明夫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復陽復生於下也本卦復字疑是回復之復與姤字對也本義以復生釋之用其意不用其義也○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此噓吸自然之機故吸勢已盡則噓勢旋起消之終長之始也○剝之陽剝於九月之霜降而盡於十月之小雪坤復之陽則就生於小雪而成於十一月之冬至夬之陰夬於三月之穀雨而盡於四月之小滿乾姤之陰則就生於小滿而成於五月之夏至此朱子演邵子之說也○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蓋以一晝分作三十分也○復亨蓋自一陰之姤以至純陰之坤皆陰長陽消之日斯時也陽無可亨之理也今也陽既往而復反則有以回吾道之生意於不絶如綫之際植正人之餘類於碩果不食之餘而陽之亨可知當主人事言

衆義曰復之陽尚微弱未能遽勝陰也故不言元亨而止言亨既生則漸長長則可以大亨矣

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出入與來字在動字上生无疾无咎在順字上生以其順動故无疾无咎順行順字承上動字說○无疾无憂阻也

出入无疾者以其動而順故也朋來无咎亦以我之動而順故也即疇離祉之意朋來无咎人不得而咎之也若人得而咎之是已之咎也○在已則言出入在朋則只曰來者盖已以一陽言一陽是見在者故曰出入朋以衆陽言衆陽是在後方來者故止云來而已出入謂或出於外或入於内出入

无疾語意如云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也○出入二字但不可指定為在邦在家須與繫辭傳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及利用出入之出入同者只是尋常所謂一出一入也

其無朋來言者一陽既復則其勢不止於一陽復而已所謂疇離祉者意亦如此不然有我作壞朋類亦將不得其休庇矣古今人事如此者灼灼可見○又如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皆以一畫之成體言也如復不必泥於子之半也○反復其道謂以其往來循環之期計之七日當得來復也此只是人事出行之占但其源頭却大故彖傳曰天行也○反復其道不是人去反復他盖陰陽之消息本

是反復其道以此理計之則凡出行者七日當得來復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此卦主往而來復者言然本義訓其辭曰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亦猶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本義曰動靜相生循環之理亦其詞然也○按乾卦云反復重復踐行之意此云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盖可此反復道也之道字不甚重而愚說亦得一徵矣○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疑是行人之占也○利有攸往則凡大而建侯行師之舉小而民生日用之事無所不利也

復亨剛反

剛反與剛長不同剛反原其始剛長要其終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不然則為突如其來如無所容也故動貴乎順動而以順行只做一人說而却有朋來之義者正有命无咎疇離祉之意也疇離祉正由九四不極其剛所致○或曰動固是一陽至於以順行則不止於一陽矣故無朋來言非也必如其說則卦辭出入无疾只從一動字取朋來无咎之義却又在於順行内取耶其說乖矣味動而以順行句只做一人說無用疑者○動而以順行動陽初動也行則進而上來故不可以行字當動字或曰如動乎險中 類豈必其初動之亦愚曰此是復卦之動不曰初動而

何因見人多以行字貼動字故特引之○動而以順行則無
驟進之勢無過暴之為夫天之所助者順也故在彼無亟往
此無射己之出入无疾朋類之來亦无咎矣若突如其來如
其能免於疾與咎乎動而以順行則否九四之不極其剛也
出入无疾則四之行命无咎朋來无咎則四之疇離祉故臨
以說而順剛中而應之故而利貞大壯亦利於貞而夬所以
貴於決而和也聖人之心可見矣○蔡義曰以人事言之一
賢人在位而受小人之害則其同列者皆當見幾而避害一
賢人方進而其志之得行則其在下者皆可彙進而獲吉陽
既生矣則朋類之來夫何咎哉○彖傳天行也須安在自五

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上說不在占事上
說乃是解出卦辭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所取之意與下文利
有攸往剛長也同例○朱子謂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
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
自然之運也○天行也以氣運而言故曰自五月姤卦一陰
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此合以氣運言卦畫之進退則
其象矣此條本義所謂陰陽消息者正指此○一說往而復
來間以七日而復來而復往亦以七日而復非也只是往而
復來故云來復其兼來而復往云者反復其道之義如此也
故本義云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味一意字可見況此是

陽來復之卦占又何來復何多一者○又一說陽往則陰來
陽來則陰往故當無害非有輕重意抑不知本文是占就人
事而言來復則孰為陽往而陰來又孰為陰往而陽來
利有攸往剛長也
本義云剛德方長消者衍字主君子道長而言○利有攸往
與亨不同亨云剛反以一陽始生言利往言剛長以衆陽之
勢言○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原其始也利有攸往剛
長也要其終也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亦有此意
復之卦辭驟看似若散出不倫細玩之其實意相蒙而各有
所當始則只據一陽之復而言曰亨又見得不只是一陽而

已一陽復則衆陽亦以次而復矣且此卦德為動而以順行
故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又見得是一陽之復於卦經七爻
在日則為經七日故又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又見得一陽
既復則其勢日趨於盛長而為臨為泰為大壯為夬以至
於純乾無非剛陽用事之日矣故又曰利有攸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本義所謂積陰之下一陽復生此句主節氣說非就卦說卦
其象也○上本義所謂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
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者亦從氣節說卦其象也
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此句

只承得惡極而善說其靜極而動雖聖人亦然或曰到靜時
一念俱無亦是本心幾息邪曰非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好人本心如何說得息字息滅息也○看來靜極而動不止
在人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云云者亦正是靜
極而動也但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似只說惡極而善者耳
不可謂靜極而動者亦是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惡極而善
為復特以靜極而動比類耳若不遠之復與夫敦復者豈必
皆俟惡極而後復於善耶○天地生物之心陽也陽無終盡
之理故龍蛇蟄矣而身不死也草木落矣而根不枯也間有
枯者其種子不絕也天地所以常存而人心所以不死也所

以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也天地人之理夫
豈不同條而共貫也哉○復有二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
動靜之復則天地聖人衆人一也善惡之復則只是衆人若
天地至誠無息又安有惡極而善之理○靜極而動自其不
可相無者言惡極而善則有夫淑慝之分而言○本義此經
善惡之復亦須為六爻之義於本也○非是指復為天地
之心復乃見天地之心也見字要得親切天地之心何心也
天地以生物為心也陽主生天地之心生生不已之心也天
地無心而成化天地之心無心之心也○是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是以有復然亦以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旨與其

問矣○周子以氣機之入為復故曰利貞者誠之復程子以
動之善為復則正為伏羲文王之本旨也邵子以一動一靜
之間終不如程子之說蓋既謂之復便是主陽動矣况曰冬
至子之半則子固為陽但猶微耳所以謂之動之端也
朱子謂邵子以一動一靜之間為復見於漁樵問答第十段
曰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先陽已盡後陽始
生始則當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用始周之際末則當生
及終始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遷變非此無以見之
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
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先陽已盡則是剝落而

為純坤○天原發微卷首舉要篇第十九板有曰周子於坤
上說靜卽言靜也邵子以坤復兩卦言動靜無乎一動一靜
之間也愚謂尚未敢必邵子之說與程子不同處程子曰先
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此
蓋不為周子發蓋周子以前從來有此說然亦是一理故周
子因之而程子則抉剔之更明白耳且萬物何者不歸於數
貞者誠之復也獨可少此說乎○參義曰此一句之義程朱
備矣今丗引其文而釋之程子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
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
之心天地之心卽所謂仁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而必曰天地

之心者蓋天地以生物爲心乃無心之心也天地之心豈古
今無間也而以爲必因復而後見則亦有不可見之時矣其
不可見者非天地之心有時而無也蓋自人之所見言之也
自人觀之方至靜之時則茫乎其無端寂乎其無朕天地之
心何由而見哉及旣動之後則陽德之熉赫萬物之暢茂其
天地之心者又散漫而難見矣故欲見天地之心者惟在於
方動之端也○自人觀之至末語欠親切亦似失體認
參義又云程子又曰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者蓋復者
陽之方動以氣言之也天地之心者天地生物之心仁以理
言之也當陽之方動而生物之心因是可見耳非謂復卽天

地之心也程子又曰聖人未嘗復因未嘗見其心者此以善
惡之復言之也有動靜之復有善惡之復以動靜言則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復猶天地之復也以善惡言則昔也
昏迷而今則開悟乃常人之復耳豈謂聖人亦如是哉朱子
曰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之心幾於滅息者以其不可見
而有似於滅息耳又曰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所謂
靜極而動卽聖人動靜之復也惡極而善卽常人昏迷之復
也○以十二辰分配二十四氣則冬至在子之半且其至日
又在子時之半當以子時分作兩分者子之半則取其以中
爲的也○按朱子雖無此二義說然恐以邵子先天圖看恐

邵子只主十二辰之子半說○冬至子之半按律呂新書變
聲第七篇小註朱子曰云云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
屬後日其間日之間卽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愚謂今論命
者前四刻後四刻之分亦甚有關涉不是小節目然則邵子
一動一靜之間者爲不可易矣程子之說亦其理歟
天心無改移天心二字亦因天地之心字得來天心無改移
以數從此起更無差移也朱子曰年年歲歲是如是又曰人
以半夜子時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已屬子時今推五行者
多不知之然數每從這處起略不差移此所以爲天心
一說通十二辰皆天獨子之半爲天心所在也○愚意邵子

詩於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者意[illegible]
則天心無改移及冬至子之半說只是曉示人以陽復時候
所在不重於天心之不爽也朱子詩云忽然夜半一聲雷[illegible]
亦如此可見主十二辰之說且於朱子小註尤爲脗合
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二句正承上句說出冬至時候
景是如此○參義曰此乃指欲動之間而言之卽所謂子之
半也○邵子旣以一動一靜之間爲復則一陽初動處動之
始也萬物未生時靜之終也玄酒味方淡所以象一陽之初
動也大音聲正稀所以象萬物之未生也近時學者多認作
與程子之說同矣○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稀此二句是就

出一陽初動萬物未生之氣象如此○玄酒即記所謂大饗玄酒也樂記曰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祭義曰以玄酒為祭祀之明水愚按周禮秋官司烜取水於鑑以為明水又取火於燧此為有據○但元朝文類載鄭陶孫所作含真禮器中云以備明水玄酒五齊三醴之設依此記曰明水又曰玄酒則似是二物不可就以明水為玄酒矣按周禮註云以供玄酒則又似二說皆通竟不可曉更當以質諸明者

天原發微律呂聲音篇引玄酒味方淡而釋之云一陽萌於黃宮如溫釀元酒○按續文章正宗載危素所作玄靈窩記有曰大古無酒用水行禮後王重古尊為玄酒是也○又綱

目唐玄宗二十四年丙子增宗廟籩豆數條集覽云玄酒井中水是明水也皇侃曰太古未有酒但用水祭後世雖有酒猶用水代之示不忘古也此說明矣○正韻玄淡也寂也幽遠也又黑色也此取淡義下即云味方淡○大音出老子同異篇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玄酒味方淡玄酒決定只是明水所謂後王重古尊為玄酒是也玄淡也亦不可分玄酒味方淡為一陽初動之象大音聲正稀為萬物未生之象朱子曰此時未有聲色氣味之可聞可見又曰此是一陽初動萬物未生冷冷靜靜意玄酒大音一句只是一意味邵子復卦詩則此說自與程子合一陽初動處萬物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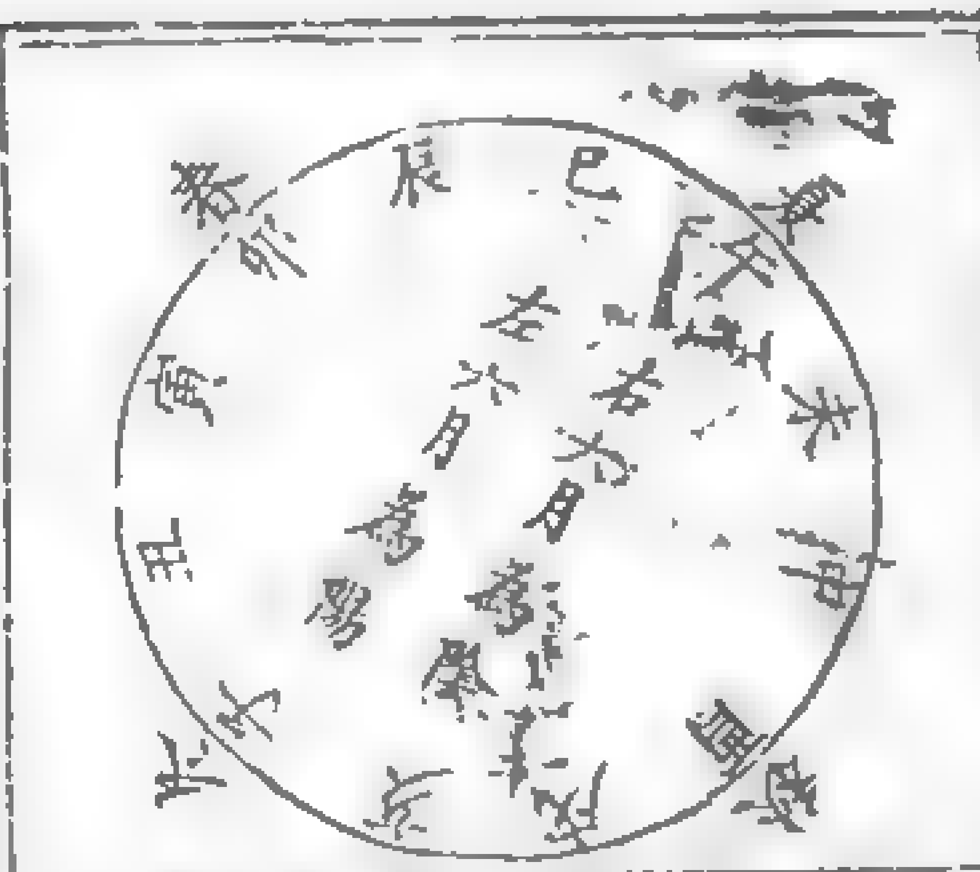
生時似不可分一動一靜之間朱子之言恐猶邵子他語○祭義曰一陽初動萬物未生無聲臭氣味之可見如祭祀之明水其味至淡貴如清廟之朱絃其音甚希疏所以貴復之初也愚按以玄酒為明水有據矣其以大音為清廟朱絃之音不知有何所本如鼓之然按老子云　又則大音本無所指定以為朱絃越清廟朱絃之音以見其一端耳○此希字先儒以希為之希恐亦非疏意蓋前音已歇後音欲動而未動也祭義所謂朱絃如亦本此歟果希耶○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庖言此理端端的的是如此如不信則問庖犧庖犧亦必以予言為然所以自信其法於後世所謂聖人復起必從

吾言矣此非予一人亦自矜自是乃與緊為人之意○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羲言其所以為後者端的在於此時蓋前此聖賢者未嘗明白指破也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終未及發大復之所在也此邵子所以為有功於易學而朱子本義獨斷章之也○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者為刪此群聖賢俱未嘗指破復之時位端的所在至邵子方發出猶恐人之未信也故曰云　云然孔子大象至日閉關之云云亦已露其機矣○至哉言也學者宜潛心焉邵子此八句詩只是指出復之所在以示人不然伏羲文王孔子只是一箇復字至於復是何等時節何等境界則至程子始發之而邵子之詩又精

○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此以至日之子時言也與邵子冬至子之半以月分言不同○朱子曰冬至子之半即十一月之半也今言夜半子時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已屬子時今推五行者多不知之然數每從這裏起畧不差移此所以為天心○又曰周子就利貞說復伊川就元字頭說復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正道理只一般只是所指地頭不同○又曰康節之學不似濂溪二程說得活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康節無此說○又曰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是指貞元之間言之○又曰冬至子之半是康節當要就中間說子之半則

是未成子方離於亥而為子方四五分是他當要如此說當要說陰陽之間動靜之間便與周程不同周程只是體用動靜互換無極康節只要說循環便須指消息動靜而言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十一月之有冬至乃中氣也然則運大雪亦十一月矣冬至只管半箇月則交小寒○大雪子之初冬至子之半也

朱子曰陽無驟生之理如冬至前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成一畫以卦觀之自亥月之半漸漸地已生了積至小雪滿日得十五分又至大雪滿日得三十分遂為冬至冬至之後又纔地微積至滿日又得十五分之陽為小寒小寒日滿又得三十分之陽而為大寒餘倣此



春秋謂之分者春秋各九十日而春分秋分各居九十日之半故也冬夏謂之至者自子至巳為陽自午至亥為陰十一月亥陰已盡而子陽始至五月巳陽已盡而午陰始至故雖亦各居九十日之半然以陰陽始生為重獨謂之至而不謂之分也

依四月中氣為小滿例則冬至之一陽當積至十月小雪之

後也蓋於子之半為冬至而於亥之半陽已暗生於中矣午之半為夏至而於巳之半已留一陰之將盛而為小滿矣是亦一陰位乙冬至子之半是以節氣皆合[illegible]詳十二月節氣以示庶周知其義云

正月立春	寅初	節氣	雨水	寅半	中氣
二月驚蟄	卯初	節氣	春分	卯半	中氣
三月清明	辰初	節氣	穀雨	辰半	中氣
四月立夏	巳初	節氣	小滿	巳半	中氣
五月芒種	午初	節氣	夏至	午半	中氣
六月小暑	未初	節氣	大暑	未半	中氣
七月立秋	申初	節氣	處暑	申半	中氣
八月白露	酉初	節氣	秋分	酉半	中氣
九月寒露	戌初	節氣	霜降	戌半	中氣
十月立冬	亥初	節氣	小雪	亥半	中氣
十一月大雪	子初	節氣	冬至	子半	中氣
十二月小寒	丑初	節氣	大寒	丑半	中氣

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為節氣當之半則為中氣也氣交於節而盛於中中以後則其氣漸衰而交後節氣矣一年有四時其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即是四時之節氣也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即是四時之中氣也

四時之序往者過來者續續者當令故謂之立春秋謂之分者以其各居夫一時九十日之半也冬夏謂之至者以其介乎巳陽午陰亥陰子陽之間一則午陰方至一則子陽方至也○穀雨芒種以穀麥言也穀則言其生之始故居穀雨於三月之中麥則要其成之終故處芒種於五月之內驚蟄清明以雷風言也蓋萬物出乎震震為雷雷以鼓動而起萬物之蟄矣發聲於二月故驚蟄居之萬物齊乎巽巽為風物之始生得風以有揚而明潔之乃三月之候也故清明居之正

一月節大寒則為暑之漸至六月而暑終焉故小暑大暑驗於
夏至之後也七月節大暑則為寒之漸至十二月而寒終焉
故小寒大寒驗於冬至之後也○八月節為白露九月節為
寒露者蓋秋金色白而氣寒也始變白而氣凝寒固有序也
○十月節為小雪十一月節為大雪者以寒始於露中於霜
終於雪由小而至大也○四月之終為小滿者陽大陰小一
陰之始自此而生小者終滿也猶姤之言女壯坤之戒堅氷
也○七月之終為處暑者暑前此暑氣至是已盡而與復遺
餘矣猶小畜言旣雨旣處之處也○居雨水於立春之後者
冬至氷動至立春後則水氣流行矣所謂春水滿四澤也

居霜降於寒露之後者至於寒則陰氣益盛遂凝而為霜矣
所謂露結為霜也○以上二十四氣凡有一名必有一義今
略次如右是亦格物窮理之一端也○擬嘗聞數學家從初
動處起朱子語類論後世易象條有云京房輩說數以他那
影象才發見處便算將去且如今一箇人來相見便就那相
見底處時節算得這箇是好人不好人用得極精密他只是
動時便算得靜便算不得人問康節庭前樹算得否康節曰
也須待他動方可須臾一葉落他便就這裏算出這樹
是甚時生當在甚時死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一陽初動但未離乎地耳故為復若說得不得紀
却是收聲之雷不是陽復之象矣○雷在地中靜之終動之
始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是為復之象先王法此以
陽之微而當安養也則於冬至之日而閉關矣夫關者商旅
往來所必經之地而后之省方亦由之閉關則使商旅不得
行而為后者亦不省方是上下皆當安靜以養微陽也曰先
王者先王制為此法者也后則天子諸侯皆是
至日閉關下而商旅不行上而天子諸侯亦不省方上下皆
安靜以養微陽也○此特以至日言耳月令是月齋戒掩身
以待陰陽之所定則又不特言也朱子引此以證大象所云

蓋同一安靜以養微陽之意○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
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而今官曆於是月有
無數宜婚姻之日殊失先王之意乃知後世之術多不出於
經也而經術豈不正大而周至哉○人君一身其動靜語默
皆與天地相關故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陽氣甚微未足
有為故當閉關以事安養君子書心始復所學未成亦未足
有為也故當杜門以事進脩○蔡務同雷為雷雷者陽之動
也而乃在於地中蓋當陽之初復欲動而未動也先王觀象
而隨時奬和故以冬至之日閉關而商旅安居后不省方所
以順乎道也或曰陰陽天地之氣也而人事何與焉是未知

天人感通之機也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必然之理也在人善端初復亦陽之方動也未當莊敬以持養之然後善念達於外而益以廣不然萌蘖之生而牛羊牧之良心能無夭閼乎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初九一陽復生於下卦之所以為復者也是復之主也旣為復之主是正能復者也又居事初而失之不遠是能復者也但凡謂之復是皆有所失於前者於前無失則於今無復初失不遠而自復是幾有悔而卒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以脩身也

以者所以也脩身之道無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孟子幼時問東家殺豬何為母曰欲啖汝旣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若孟母可謂不遠復者矣○右出古今學訓大畧

六二休復吉

夫以六二柔順中正近於初九盖初九之不遠復者其賢者六二柔順中正而與之近故能下之夫人之為善能外取於人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志不苦而學以成德以進如所謂樂有賢父兄者此休美之復者也何由知之○所謂休復在人者有以裕於己也○朱子曰學莫便於近乎仁旣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

以下仁也

仁謂仁者初之不遠復克己復禮之仁者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是猶立心制行不善約人又有輕躁之病故為頻復頻復者頻失而頻復復而不固者也惟頻失故其占厲惟其頻失而又能復故其占又无咎○六三以陰居陽旣不純乎陽又不純乎陰不中不正居下之上不中也陰陽之雜不正也又處動極動之極而躁妄也

故為復而不固屢失屢復者也厲固然矣曰无咎者程子謂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又處動極躁極而無常也或曰旣是立心制行不善何以能復曰復字從卦而來諸爻皆復直至上六以陰柔居復終此乃旣極而變之義云云頻復去迷復最近不遠復只是一次○程傳曰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六四中行獨復

六四中行獨復謂在群陰中行乃獨能復從陽也亦以其柔

而亦可敬也若是九四則不成獨復矣○程傳曰云云不言
吉凶者蓋四以柔居群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無可
濟之理故聖人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
也○此中行二字獨與他處中行不同
参義曰復六四乃剝六三之反對也皆小人變為君子也
以從道也
曰下仁曰從道此亦不若下仁猶云親仁曰下者能為之下
也此以朋友之分言曰從道六四惟道是從不係於其類也
猶云從正也道以理言仁以人言仁字較親切循道以仁也
本義云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此以善類言

六五敦復无悔
六五之能以中順居尊中則立心行已自無偏陂之失順則
應日接物之間惟知理之是循而已以此居尊而又當復之
時是不待有所失而後復亦不待有拔於群邪之中以從道
而復也是為敦復○中順二字依象傳當為一意然單言中
則可該順恐本義為正况坤體乎○一說諸爻之復是改過
六五之復是遷善以中順居尊中則無一行之或過順則惟
知理之是循又居尊位則操可為之勢而為其所當為之事
裕如也是為敦厚之復日積月累有加而無已者也不必有
失而後復也○一說以中順居尊守正如坤之六五然豈無居尊

而有中順之德又以復善為心則是惟知有善之可好而不
知有其勢惟知有德之可慕而不知有其位終日乾乾行其
所當行而不忘其所有事是敦厚於復者也以中順居尊是
自有復善之資者也而當復之時是能以復善為心者也誠
所謂不待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
也豈不為敦復哉○敦復之復與敦臨敦艮不同故敦臨本
義曰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艮本義曰以陽剛居止之極則
是積累有終之義而敦復之本義曰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
時則其六五其居尊而好善勉勉循循而不已敦篤之道也
六五是居尊位之人而用其中順之德以敦於善敦復之道

也誠所謂造造其篤實者也○敦復之復既與敦臨敦艮之
敦不同則不可以初九為進德者事六五為成德者事矣更
詳之○敦厚於復復得牢固也○敦復復於不遠復不遠復
主位意居多敦復全指中順之德言今人多舉初九而不
及五者初九復之主也○不遠復者復之初也敦復則厚於
復矣不遠復固不至悔敦復則无悔矣○无悔者全無悔也
无祇悔者將有悔而不成悔也悔亡者已有悔而亡之者也
○但无祇悔與无悔當有別一說五无元吉亦當有辨
初九不遠復乾道也六五之敦復坤道也或以六五為居復
初九為進德事非也六五既謂之復便是有所失矣若謂

德業則是无妄之境不當謂之復○六五之中順終不比初
九之陽則為復之主況不遠復已是顔子幾於無我地位又
何敢復之可過耶
中以自考也
自考二字要分別如二如四皆隨初而復其成也非自成三
之頻復則又不能自成初之不遠復猶不免有失亦未至於
成也惟六五无自有中順之德而當復之時是中以自成也
故為敦復无悔无勝无祇悔也○所謂中以自考者蓋以此
卦六爻初是復之主二則以下於初而能復四則以應乎初
而為獨復若三之頻失頻復上之迷復則不言矣惟五雖尊

而自有中順之德且當復之時無待於外而自能以中自
成者也豈不為敦復而无悔哉○成字要說得重敦字義正
在此○丘氏註不悉三初言更平順○復卦辭以氣機動靜
之復言復爻辭以人事善惡之復言理亦一也○復六爻雖
以善惡之復為義而不能無淺深初九不遠復見幾而復者
也自脩之意多六二休復親賢以復者也資人之意多二固
不能如初之明明矣然初二二爻皆進德者之事至六五敦
復則成德事也但初曰元吉二則曰吉至五已成德矣乃止
云无悔何也曰初二以其大而能復也聖人喜其勉進之意
勝歟一則曰吉一則曰元吉若六五敦復元吉自不待言只

云无悔者蓋亦爲吾分內事耳正義不謀利也
上六迷復凶 十年不克征
分上六二字看蓋六是陰柔非剛明者之比未可望其振厲
以復於善也況上居極地極則必反在復則反而不復矣故
為終迷不復之象
凶有災眚
則申言其凶也用行師終有大敗又以其國君凶又至於十
年不克征又所以申言其災眚所以甚言其凶也吁甚矣弗
悛之惡怙終之罪之可畏也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爻辭不專就人君言象傳獨言反君道者人君迷復之道為
尤著為尤大也不可謂以其國君凶為連國君迷復亦凶也
以其國君凶師敗軍危故下繼以十年不克征言終不能雪
恥也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實理自然之謂无妄只是實實便是理也實理非假
人為故曰實理自然自然二字便說得無所期望而有得之
意○无妄者實也實便是理此實理非指仁義忠信孝弟
之類下文自然二字正與此意相應又要與无妄之義相通

故理字要看得活○惟其本无妄故无望惟无望所以為其
其為无妄也故曰其義亦通○无妄二字於本義自然二字
相貼自然又生於實理既是實理自然聽其自至可也又何
望焉○參義曰无妄無望二義固異矣然無邪妄之心惟盡
其在我而於吉凶禍福皆委之自然亦未嘗有所期望也人
而有所期望者即邪妄之心也故又辭言无妄之禍福而系
傳大象皆以無邪妄言明義理以教人也○卦辭程傳下小
註宜詳玩之今不錄○无妄二字亦該吉凶意難者曰剛自
外來而為主於内安得為該吉凶意曰惟其剛主乎内此所
以為无妄而吉凶禍福亦付之自然也或又難曰既兼吉凶

彖何以首言元亨曰初無所妨吉凶皆付之自然則便有
亨道且大人否亨固亦亨有何礙耶故朱子曰无妄自是大
亨了又却須是貞正始得若是不正他那裏更有災來則
知此无妄字只是付吉凶於自然未見是必得吉實得凶也
又曰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無常然自家所守不可不利
於正不可以彼之無常而吾之所守亦為之無常也故曰云
云○動而不妄謂惟聽其自然也○陽實陰虛剛自外來而
為主於内是内實也且為震之主動而以實者也以實則无
計較期望之私矣○无妄者實理自然而已實理自然正而
已故其占曰元亨利貞又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云云

拳丁寧以正者正以其必如是方為无妄不正則妄矣妄則
不利矣○无妄利貞究其所以為貞者無他亦不過是剛主
乎内動而健剛中而應焉耳矣曰既云然又何謂其匪正有
眚耶此皆為占者設言得此固大亨矣又必利於正如此卦
之善可也若不正則與卦之善不合矣宜有眚而不利也蓋
一是占一是戒也○利貞者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其匪正有眚者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有
眚不利有攸往只是一意○匪正則為妄矣○无妄占辭是
一正一反正者所以為无妄不正則妄矣貞則利匪正則有
眚而不利矣○其匪正有眚不曰有災眚者匪正自我所為

則自我致眚也故只言眚災則自外至者也○匪正已致眚
矣若欲有所為亦皆不利也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
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於貞或者欲以卦之善俱入在利
貞意然據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又據屯之動乎險中大亨貞則無元亨意為穩且盡耳但要
別其輕重其重利貞者非特彖傳意也乃彖辭意也○或曰
无妄卦名卦辭須各自為說不要相涉若相涉則无妄之後
又安有正不正曰非也卦名之義本無不正卦辭為占者設
須用戒之非是无妄了却又有不正者若程傳所謂雖無邪
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此又是一義非必卦辭本意

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

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以剛在内也以剛在内心之實也大凡誠以心出口○言忠信行篤敬雖見於外亦心之實者為之也○或問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自外而内之義在人事則如何曰不可如此拘若拘此則是心之馳於外者後人吾腔子裏而為一身之主為說雖巧然非正意如噬嗑柔得中而上行只是取其得中耳上行之意又安在○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内外二字以六畫之卦言之下三畫為内上三畫為外如内險外止之類以三畫之卦言之則下畫為内上畫為外此卦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之類是也蓋凡畫卦者自下

而上有由内而外之義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剛德在内也剛德在内不妄也又為震主震為動是動而不妄者也動而不妄則凡言必有物行必有恒惟其實而已而此外吉凶禍福皆所不計也○本義動而不妄者也動字屬又為震主一句不妄字屬九自二來而居於初一句彖傳只用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便該得又為震主意味彖傳為主二字○動而健動固是好動而又健則是能勇於義而不牽於私正字意即在此矣○剛中而應在我者既剛健中正而所應又柔順中正皆為得其正也○剛中而應必兼應否何也曰如今人做官本身自好自是持正奈家中無好妻子便自家做不成正人了又如我做下司官要做得正奈上司視聽與我不同道亦不得行其正了乃知所應之正亦是緊關了合而觀之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也動而健也剛中而應也皆正道也故其占大亨而必利於正者乃天之命也何也正則无妄无妄誠也誠者天之道而天祐之矣故利正者天之命匪正則為逆天之命故曰天命不祐天命實理自然而已理之所在便是天命所在○元亨是輕重在正字故朱子曰无妄自是元亨了臨卦言卦之善只是卦德卦體剛浸而長不與焉无妄則兼卦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有此不同蓋剛浸而長未便是善若剛在内則分明是善而卦之所以為无妄者也○或問

此處不依臨卦例解卦名曰正緣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自有正意在且正者所以為无妄者也故不分然則聖言分合之際嚴矣○夫无妄者正而已故无妄須以正往无妄而以不正往欲往何哉何也正者天之命也不正則逆天之命函天不祐行矣哉方知无妄字内元有正意在○无妄之往何之矣謂所以為无妄者正也既云无妄而乃以不正往則為有妄矣欲往何哉

天下雷行　止　時育萬物

蛛本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之意則萬物不必兼人言○震動以動物言發生以植物言程傳亦似兼二意曰[illegible]

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予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無有差妄
物與无妄也○物與无妄者天與之非爵與之也○先王法
此以對時育物蓋天之生物時焉而已先王則善順乎天時
以養育天下萬物使萬物各得其生焉如不違農時穀不可勝
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
可勝用此類皆是此先王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者蓋生為物
者天也育萬物而使得遂其生者聖人也不然或五穀不熟
或胎夭卵殈而物不育矣○本義因其所性性即无妄之理
也[illegible]无妄者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對時育物者因其所
性之不為私乃聖人盡物之性也○天下雷行陽氣發動萬

物皆春故為物與无妄也與之以實理者天也 全其實理
者聖人也故曰先王以茂對時育物○茂對字極所謂盛德
盛行大業永言之類謂善順乎天時也○對時之時雖曰天
時物之時亦隨之矣

初九无妄往吉

此往字與大車以載有攸往之往同誠之主也此主字對卦
爻言謂正是无妄者也如是而往誠能動物以上則得君以
下則得民以內則順親以外則信友事無不利功無不成矣

何往不利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六二非全無作為也只是無計較也不耕穫不菑畬只言其
不計利耳言始終一無計較也○因時順理四字是從柔順
中正上取出因時順理便無私意期望之心○順理必因時
私意則期望矣○或曰六二不耕穫是豈飽食也哉曰此只
是即其所居之位而行其所當行而已不於分外有所容心
也然在无妄之時有不求而自得者故曰云云○耕穫菑畬
此皆吾人分內事所謂人道之所宜者也人豈可以不耕穫
不菑畬哉此特假象之辭言六二能因時順理其於分內所
當為者隨時盡之矣至於利害得失之間彼全付之度外不
畱功於前不收功於後如不耕亦不穫不菑亦不畬也即卦

名無所期望之意也蓋雖不謀其利而實正其義雖不計其
功而實明其道矣○則利有攸往者蓋人多緣放於利而行
故因利以致害惟能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則
何用不臧何人不可處何地不可居何事不可為○則利有
攸往則字最緊切是言占者苟能如六二之不耕穫不菑畬
則利往矣不然亦未必利往也臨江梁氏寅謂人能如六
二之順理而無覬覦然後利有所往此說正有理見是未定
之辭如蠱上九本義云周旋無虧則得元吉之則字○程傳
曰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不菑
無所為於前也不穫不畬無所與於後也本義意明○參義

曰夫農夫之於農事菑則必畬畬則必耕耕則必穫未有不耕穫菑畬而有得者其取象如是亦設言以見無妄度之心耳以義推之如聖人之無為而治君子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朱子曰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為而偶然有自得之意耕穫菑畬舉事之始終而言也又曰大抵此爻是無妄之福而六三則无妄之禍也○廬陵龍氏說則字意甚明但耕穫菑畬之說亦有於義之失更宜斟酌○六二是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不耕穫菑畬無所期望也則利有攸往有得也乃謂无妄之福

不耕穫未富也

未字當不字富字當利字言无所利也因時順理而無私意期望之心如為人臣而事其君盡吾為臣之道耳非徼利以事其君也為人子而事其父盡吾為子之道耳非徼利以事其父也然雖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者○朱子曰爻辭言當循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非循理也此說大㬎是為之於前者即所以異於後也

六三无妄之災 止 邑人之災

六三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本是无妄但所處不得正在人事則為所居非其地所遇非其時所處非其人有異之致而至者故占得此爻為有无妄之災其无妄之災如何如或繫之牛行人得之乃為邑人之災也○六三處不得正只以時位言不以行為言若以行為言則不得為無故而有災矣○邑人之災以邑人擬六三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言牛既為行人所得則詰捕之橫非邑人所受而何○六三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此正通鑑所載梁武帝納景侯魏人移檄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胡三省註曰池仲魚人姓名風俗通云因城門失火焚死又曰城門失火汲池下水以救之池涸則魚受其殃○又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 出左傳 ○參義曰此與亡猿而禍林木失火而殃池魚者正相類楚國亡猿而禍延林木池仲魚人名也因城門失火而焚死

九四可貞无咎

九四陽剛乾體能自守者也下無應與又只宜自守故云此可固守而无咎也既曰可固守而无外則其不可以有為也可知矣○四以陽剛乾體下無應與其詞占實故用前說若曰九四陽剛乾體然下無應與云云則當從後說矣○此爻若非陽剛乾體縱然下無應與周公亦不許以可貞矣可字對不可而言可貞則不可行矣坤六三曰可貞亦然故曰或從王事无成○程傳曰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雲峯曰貞正而固也曰利貞則訓正字而兼固守之義曰可貞則專訓固義而无正字之

義不可不辨愚謂可貞亦只是固守義然當固守而固守則亦是正也○一說九四陽剛乾體其才其識似可以有為者然下无應與孤立獨行則不可以有為也但下无應與雖无可為之勢而陽剛乾體終有能守之資故為可貞而无咎既曰可貞則不足以有為明矣○大抵後說較長

固有之也

既曰固有箇甚麼謂固守其陽剛之道也有猶守也凡物守不得便不為我有矣故固有之謂固守○下無應與於人事如何見是可以固守曰陶淵明志欲為孔明柰無一旅之衆故終於處士謝疊山亦欲為宋程嬰然卒無所藉手而志於

貴乎豈非陽剛乾體之人哉易從則有功人貴乎有與也如謙六五利用侵伐蓋從之者衆矣上六亦以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也同人得助故利涉大川○可貞據舍章可貞例則似是固守其陽剛之道故曰固有之也如此則謂陽剛乾體為可以有為者亦未為害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五乾健中正而應之以中正以居尊位得時行道非碌碌者比也而下應六二正又有中正同德之臣也大有是德而無是位是猶有所歉也有是德位而無是應與是亦有未足也今二者備矣无妄之至者也尚何疾之有哉假使有疾亦

勿藥而自愈矣○夫九五以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此假設之辭所以示明其不妄也故本義云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不曰陽剛而曰乾剛終諸剛實无為无妄也乾剛而不中正未為无妄之至已中正而所應亦未中正亦未為无妄之至故本義云○或曰无妄之疾專指君德言九五治道言者來乾剛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是其乾體上此下此大泥也愚已以爻人只足一滚道理○本義故其象占如此爻有是象而占如之象占雖分也此爻本無謂疾不無故非意之事亦不必為之勞擾久當自完也○蔡氏曰五乾剛中正而所應亦中正所謂純粹精者也无妄

之至也如是而或猶有疾焉是乃无妄之疾也不當得而得者也天下之理邪不勝正妖不勝德故雖有是疾亦勿藥而自愈矣是又无妄之福也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在人事則如我所處本自當理無可虞者乃為人所疑沮自惑而遷之則為失是取非反足以招咎而致虞矣○此爻只是謂至誠未有不動者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謂其處時之極非

謂其无妄之極也无妄之極則至誠矣又何眚○既是无妄
雖云窮極亦何不可行之有曰極而不知變也如中孚上九
爲信之極亦然此皆所謂尾生孝己之行也叅義以爲如吾
聖人之伐木於宋畏於匡厄於陳蔡非聖人之有妄亦无其
時位而所遭者然耳此說未安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陽也艮畜乾艮是陽非若小畜之以巽畜乾也故爲大畜
況以艮畜乾其所畜者乾也又畜之大者也又內剛健外篤
實光輝內外合德其德日新而爲畜之大也○本義又畜之

大者也味又畜之大者字分明別是一意與上句大陽也不
相連繫○皆非大正不能○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
五而上是剛上也夫剛自下而上苟非大正則德不稱位而
亡不戴之若所謂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者是非大正不
能也○以卦體言上九之陽在上六五居其下而尊尚之是
尚賢也夫尚賢者非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者不能其
亦非大正不能也○以卦德言又能止健夫健者難止也苟
非大正則自反有不直未必便能止之故亦非大正不能也
故利貞兼此三義○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故占者利
貞利貞如何曰進必以正也用人亦必以正也除害禁暴之

類亦必以正也○一說只是說所畜必以正以畜止言之則
禁暴除害必以其正法以蘊畜言之則養學脩德必以其正
道此說爲優○不家食吉只取卦體一從彖傳也○大正之
大字從卦名上來卦變卦體卦德只得正字義大字從卦帶
來○叅義曰畜者止也又聚也能止然後能聚也又曰所畜
聚之不正則上之畜才也爲小人之淵藪下之畜學也爲曲
學之小道○雲峯曰兩利字一吉字占辭自分而爲三不必
況而一之也○惟利貞字帶大畜說其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則於大畜字並無關○雖蓋卦辭亦不相連屬○剛上而尚
賢一說卦變卦體合爲一義故下文養賢也亦自有剛上義

蓋非上之剛上不見五之尚賢而不家食吉亦取尚賢之義
也此說不如前說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應天諸儒皆以健言愚竊謂此與大有應天時行之應天畧
同皆從時上說若但取其健則聖人何故獨提出天字又中
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此應天又以理言蓋從貞字取義也
此處亦不宜主理言○愚謂涉川之理若以象言則爲乘木
舩行之類若以理言則應天決在以時天者時焉而已矣故
曰應天而時行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則以理之本然言

天在山中大畜　止　以畜其德

謂天如彼其大也乃在山之中而為山所畜此大畜之象也夫所畜之大必自開見而來故君子法此象多識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而察言以求其心考迹以觀其用乎以畜成其德焉○多識前言往行猶是知工夫至以畜其德則在言行上來矣言行人之言行也德己之德也取人之善為己之資多字董

初九有厲利已

雲峯胡氏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為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獨三與上居內外卦之極畜極而通不取止義○初九不可進而未必能自不進故戒之云進則有厲惟利於已也若九二之處中能自止而不進者也則以其所能言之曰輿說輹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謂有厲利已已則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

輿說輹輹與輻不同輻車輪之轑九三十條者也輹車上伏兎蓋所以承輻者也故小畜之說輻蓋為陰所止所說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之說輹蓋自止而不進所脫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輹正韻一註車軸縛也一註車下縛又曰伏兎蓋在軸其狀上似之又云輹伏於軸上尋此義則是音服者是伏兎音福者是車下縛○輿說輹朱子作林貫之字序曰車之所以轉者輪也輪之所以轉者牙之圜也牙之所以轉者輻之直而輳於轂也轂之所以轉者內空以貫乎軸而外能使輻以指牙也然有轂之外雖能轉物而未免自轉於物惟輻則承軫載物以貫夫轂而未嘗有所動焉是以不轉於物而物之可轉者皆惟我之所轉而莫能違也○朱漢卿曰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褚義曰時止而止其可知矣

輿說輹中无尤也

惟其處中故能自說輹而无尤耳以此為例則履在二不自

亂之中字亦不可解作心字但不自亂便是心不亂了心字用在不自亂內不必就以中字為指心也

九三良馬逐 止 利有攸往

九三以陽居健極極則難畜上以陽居畜極極則不畜矣故曰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物從其類故不相畜而俱進言上不畜三也良馬逐三逐上而進也良馬猶若指三不必兼三與上惟逐字見有上在○故不相畜而俱進只是上不畜三而已良馬逐者九三不見制於上逐上而進也上以陽居畜極不是畜人之極乃自畜之極 此傳曰精研其義至於入神[illegible]之至也此亦畜之極也以致用也亦其道大行也之[illegible]

○朱子語類曰三上俱陽同類相求上若陽遇之則爲所畜
矣○利艱貞曰閑輿衛以人事言以是才恃壯必銳而持重
恭慮之意利有攸往則進矣言必如是乃可進也戒占者之
辭○程傳曰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利艱貞曰閑
輿衛只是戒九三占者故知良馬逐亦只是指九三逐上上
而進也○本文曰閑輿衛本義曰曰當作日○一說上雖
與三合志而同進然三不可恃勢以進必備故利艱貞云云非
也上豈懷二心者耶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此利往與爻辭意不同定以九三之能與上合志而不相畜
而俱進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夫初二乾體剛健乃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也而乃能止之
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然四五所以能
止初二之陽者以艮體故也○程傳曰以位而言則四下應
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
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本義曰童者未角之稱曰止於未
角之時曰禁於未發○彖何以言之所畜者初也初陽之微
者也即是止惡於初也不以初九爲吉人矣如當值剛暴之
徒

六四元吉有喜也
程傳曰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下傷於刑誅
故畜止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無傷可喜也
六四元吉有喜正所謂止兵伐謀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
也
六四元吉優於六五之吉然六四之喜又不得爲六五之慶
何歟曰五居尊位苟能制得陽性其利博矣故曰有慶也慶
字廣喜字狹喜字只是從六四上身說
六五豶豕之牙吉
程傳道理最詳明宜細玩之○徐進齋曰牡豕曰豭攻其特

而去之曰積○柔居中則能善處當尊位則力可爲是以得
其機會而可制機會自是五之機會非二有機會也或者以
勢字擬之鄙陋矣得其機會意在豶去其勢字外言不得如
四之不費力矣故不言元吉○豶豕之牙蓋豕牙本能傷物
既豶則其牙不爲害矣如魏已伐韓齊師直走魏都而韓師
自解得其要害也項羽以范增爲謀主陳平具爲惡草以間
之增死而項勢去豶壞其腹心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四元吉曰有喜六五之吉乃曰有慶何歟曰論爲力之難
易則四爲易故曰元吉論其功之廣狹則五爲廣故曰有慶

○九三言有厲者皆有位皆是五至於由頤厲吉大有慶也利有攸往中正有慶雖不純是五亦皆當位任者○童牛之牿豶豕之牙蓋以其柔止剛而言易中只是○剛二以柔初四五二爻皆柔所應初二皆剛似當以初二爲善而以爲邪但上四五言則以柔善而止夫剛惡矣易中有大畜純只從剛柔善惡上取義自不窮若柔得中正則又善之善者也論所處則六五不如六四所處之易故曰元吉而五只曰吉論所濟則六四不如六五所濟之廣故五曰有慶而四只曰喜五不如四所處之易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所濟之廣者位不同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觀畜極而通之義則知君子患屈之未至耳不患其不伸也○四五艮體皆取以陰畜陽義至上九郤又不然獨取畜極而通意似上九亦爲人所畜者然自全體上取義也○上九之畜與四五之畜不同四五以應爻生義上九只就爲畜之終上生意大抵周公係爻所取或以爻才或以爻位或以所應所比又或兼取再無餘法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何天之衢何謂也謂道之大行也大字貼其字意要說出向者之鬱積而不得施首蓋通自塞中來不有所塞何以有通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畜極而通所謂畜者即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與夫剛健篤實光輝日新之德者也道大行則行此所畜以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而已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之爲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二義相似而不同內含四陰如口中食物也故曰含外實內虛則口空之象也上止下動則凡口之飲食言語皆見之只是下動其上則是根著於而不動也○頤貞吉者謂所養得正則吉如何人之所養有二一是養德一是養身二者皆不可不正故必觀其

所養之道正不正乎如所養者聖賢大學之道則正矣或以異端小道則不正矣又必自考求其口實果正不正乎如童道義而客口體則正矣急口體而輕道義則不正矣二者皆以正則吉不正則凶○觀其所養之道如集義以養氣寡欲以養心學聖道而不溺於虛無寂滅正學而不流於術數則所以養德者正矣○觀其所以養身之術如躬耕而不屑於嗟來達而不至於素餐不以貧賤饑渴害其心不以聲色臭味汩其性則所以養身者正矣自求口實所該固廣故節飲食亦養身之切務耳○自求謂自考也口實口中食物也似承之爵祿之類但先儒皆兼說而以象義以節飲食爲[illegible]

切於口實矣[illegible]自求口實特舉養身之二端
以[illegible]得[illegible]於口實也[illegible]朱子小註[illegible]爵祿起
居言之○爵祿亦設得口實爵祿左右是人君所以供我
食用者故曰食采但起居似不切於口實字豈口實從采養
身一節以該其餘者乎○程傳曰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
於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
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
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雲峯胡氏曰
槃澗董氏嘗問朱子曰本義謂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
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為所以養人之

道自求口實為所以自養之道如何朱子沈吟良久曰程傳
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先人而後
己者君子觀頤之象自上而下 云云
天地養萬物
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
說之是也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聖人欲養天下萬民以為非一人之身所能周也則於萬民
中擇其賢者而養之與之共天位也與之食天祿也由是賢
者為之布其德而敷其惠承其流而宣其化而天下之民皆

得其養矣是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直為民計也重
在民無正字意欲養民非先養賢不可故不直曰養萬民而
必曰養賢以及萬民本是聖人與天地字對萬民與萬物字
對
承上言天地之於萬物此養也聖人之於萬民亦此養也則
頤之時義大矣哉
頤之時不既大乎哉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程傳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為養
之象○夫山下有雷頤與天下有雷物與无妄大槩相類但

規模小大不同山下有雷所及有限也如天下有雷則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廣博而週遍矣○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則
知養身養德之事不止二者朱子曰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
入甚好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初九陽剛在下本能自守而無所羨慕於外者如靈龜咽息
不食而以氣自養者今乃上應六四之陰陽既得陰見可欲
而動則往從之矣是為所守不終之義故象 云云 ○朶頤不
可謂靈龜矣頤既是靈龜便不朶頤若朶頤則非靈龜矣觀
我朶頤猶[illegible]而朶頤也亦非謂以朶頤也○朶頤卑

竟是說初九但不可謂靈龜不[illegible]○朶頤欲食之貌凡人
與物皆然○程傳曰爾謂初也我對爾而言初之所以朶頤
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詞耳○徐進齋曰爾者初也
我者四也舍爾觀我者四語初之詞也一說我字不同依動
於欲字則我誠爲指四○夫舍爾靈龜在人事只是無求於
外而自足者非全是不食也本義只以不食之言要看得好
孟子謂允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也此豈人所可爲哉蓋之
矣○既動於欲則溺於欲矣故凶○靈龜只是不食故謂之
靈至朶頤則不足謂之靈龜矣所謂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陽剛在下足以不食是賢人而於窮約之象上應六四而動

於欲爲以非道得富貴者所惑亂也此如東漢之華歆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六二陰柔不能自養也若求養於初則以上求下顛倒而違
於常理也若求養於上則又非其比應彼將不吾與往而得
凶也顛頤謂下養於初也對于丘頤說此以象言而占在其
中○六二顛頤拂經既顛頤則拂經矣至六四則止爲顛頤
六五又止爲拂經何歟曰顛頤皆謂以上位求於下也然並
言顛頤即拂經在其中矣二兼言拂經者對下文貞凶言乃
其害也五單言拂經者亦言其害也反賴上九之養亦是顛
頤之意下文居貞吉與其不利涉大川對言○六二亦柔順中

正者何至如此之不利曰自順言之曰是不能自養者自立
不得了縱然柔順中正亦只是用於人巧爲妍悅而已曾
何足録哉○以下求上如春秋桓十五年書天王使家父來
求車是也又有求賻求金春秋書以譏之此顛頤拂經之
義也○于丘頤又不如顛頤[illegible]六四是也○
六二固是才弱亦其時勢之不利爻辭[illegible]上爲之大息其
不利也○求養於初僅拂常耳求養於上則上非初之比其
氣爲矣必是取羞而無益○于丘頤貞凶本義云求養於上
則往而得凶以此爲例可見卦爻辭之言吉凶亦有以象言
者矣○初位二之下上位二之上於上下處亦要有辨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三既拂於頤雖正亦凶如飲食男女之養非不正也然以
不中正之人而處動極則必至於徇利而害義縱欲以傷生
能無凶乎十年勿用無攸利甚言其凶也○夫六三貞凶又
十年勿用无攸利者蓋既陰柔又不中正又處動極悖道之
甚故其凶亦甚也
道大悖也
正謂其拂頤○六三十年勿用道大悖也即謂其陰柔不中
正又處動極也○六三道大悖蓋窮斯濫者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四陰柔不能養物而居上[一]有養人之責然柔而得正雖
不能養人而庶幾知所以求其養貴者見所應又正則初九
之陽也故賴其養以施於下則雖顚而吉程傳所謂已不勝
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
無曠敗之咎故為吉也○六四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
下專一而不他其求食繼而不已則於人為不二於已為不
息乃可以養人而不窮而無負於養人之責矣○其欲逐逐
亦是說虎不是直說四之所欲逐逐也蓋上句都是象故以
虎貫說觀本義所解辭意亦可見○虎視耽耽任之不貳也
其欲逐逐久而不替也如云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是耽耽

之意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是逐逐之意亦為有分○柔居
上而得正則無不正之求所應又正則能應其所求故雖顚
而吉然終與井收勿幕其出有源而不窮者不侔故雖耽耽
其專逐逐其求乃得无咎者○按叅義曰下賴上之養則不
可以求上賴下之養則不可以不求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固是拂經然自家
旣不能養人則賴賢者以養人是亦其正道也故居貞則吉
而象傳曰順以從上也若自用以涉險則不利矣以其任大
責重故自用則有涉險之象程傳以居貞為君道涉川為處

變意謂本義似無此意語錄亦如程傳恐是初年之說○又
曰六五陰柔不中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蓋陰柔則其才不
足以養人不正則其德不足以養人正與六四柔居上而得
正者相反然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將何以釋重負耶其所
賴於上九之養者豈徒以自給而已哉如東周之君亦自有
東周之民安得遂為无首之比哉故居貞吉但不可涉大川
○又曰六五反賴上九之養非特自養實所以養人也蓋此
卦上三爻皆是養人者六四顚順亦是養人者况六五居尊
位者乎有欲不做養人看者非也○又曰反賴上九之養一
句難於分曉或言六五只是資上之養不復以養人故本義

之不及也曰然則本義用居尊位字何為且自古豈有居尊
位而無養人之責者乎其曰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但謂須任
人而不可以自用耳固非謂專賴上九之養以自贍給也若
但賴以自贍給則其位已喪不復足謂之居尊位矣○一說
反賴上九養謂五當位而不能自養其人反使上九之不當
位者養之此說直截痛快視前說為省力之甚當從無疑抑
本義之本旨也○故下爻曰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
由上九以養也亦足以相發矣○又引盤澗董氏述朱子
之言曰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下體三爻皆是自養見彖傳首
條之下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由頤但就他事任說至利涉大川卻是大濟天下之險以其陽剛之才而在上位故也若只空空說箇涉川則陽剛可矣本義又着在上二字何爲且與六五不利涉大川不相對○利涉大川還在由頤之後六五不利涉大川意亦在拂經之後○夫不可涉大川明其若自用則不足以自濟也若只作不利涉大川之占則六五旣是陰柔不正云云下消云其不利涉大川而占者當亦不至用以涉大川矣今乃曰云云可見是就養道說也不然此爻與涉川何預○厲吉利涉大川此卦是頤何緣兩爻俱說涉川明是就養道說也陽剛

則有可濟之才在上則有可濟之資○順上九是大臣之任大畜剛上而尚賢亦取賢臣之象如大有六五自上九視之又以爲賢臣之象易之不可爲典要也如此

大有慶也

由頤厲吉則有以使天下之人皆得其所養矣故曰大有慶也此爻之義於周公親身見之伊尹亦然○天下之得其養者上九之慶也○干寶晉論坤之六五曰成昭之世周召之臣百官總己專斷萬機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擬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無尤於四海見紀聞坤六五此義宜用之匪其彭及有孚在道更爲切○大頤之六爻

陽剛則有以自養其在上者又可推以養人若陰柔則自養於人其甚者并失其所資矣六二是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四陽居中過盛居中二字以無大義與下文上下二字爲對但其他四陽之卦何以不爲大過其他二陰之卦何以不爲棟撓此則不可曉也○四陽若不聚居於中但一畫散居則不成大過矣○看來此卦所以爲大過者只緣下面一陰大弱了載上不起因并上陰作一類看而取大過之名不然當取他義矣○大過棟撓者四陽居中過盛上下二陰不

勝其重則上無所附而下無所支矣故撓彖傳棟撓本末弱也程傳曰中強而本末弱也○又曰大過棟撓以人事言之如頓十萬兵於泉城兵過多而民力不供其勢必潰又如以極剛合小邑若某進士作小縣令卻常鞭人至四五十常用夾棍之類民不能堪則其官必不能保矣是即大剛則折之理○棟直承而上宇兩垂而下故曰上棟下宇棟在中而直上者觀二四二爻可見○棟橈棟自是棟梁自是梁棟直而梁橫宇則兩垂而下又云棟屋脊檁也又曰屋穩也○上棟下宇棟雖曰上實自下而上也宇雖曰下實自上而下也蓋棟植於地而向乎上宇搭於極而向乎下○卦之四陽皆棟

□□之惟三四二爻取棟象○四陽居中有屋棟之象不必
大拘形似可也○棟橈者二陰之弱實陽之過也當此者必
須過而不過乃可故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利而亨矣○又
曰大過本橈是以成卦之象言之而於剛過而中巽而說行
利有攸往乃亨是又從卦中取出好處說乃救過之道也按
有可行之道此句似與橈字相照應蓋橈則不可行矣彖辭
利往正對橈字言也

棟橈本末弱也

或者弄文謂非陽之過乃陰之弱也是不然雖陰之弱實陽
之過也使陽不過當處陰之弱而處之不至自取撓敗之愆

矣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

本卦大過過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皆是不過之義故利
而亨以此味之則下文所謂大過人之材不必指此二句矣
又曰一說剛過而中專指二五不可謂四剛雖過而二五得
中也本義四陽雖過四字在剛過而中之外未當○一說如
此則指二五二陽爾何以名為大過之過指四陽也且二
過字不同乎主此說者未必求新也○內巽外說內巽謂
其心之巽而善入於物物理也外說謂外有和說之氣能
不逆於物也此最是可行之道可見過而有不過者存○

巽而說行論理則行字似總蓋剛過而中巽而說兩句合□
本義云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其
勢則止以爲巽而說又按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亦巽
巽乎中正而志行俱偏屬一邊今只依文勢講

利有攸往乃亨

謂利往即亨也故本義曰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利往則亨

橈字言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時非時大過也人當大過之時也以其時事宜於大
過也其理正小過所謂過以利貞與時行者也大過二字是

人人多不察耳○大過本是不好字但曰大過之時大矣哉
則是當大過者也亦去處時之變者言故堯舜之禪受因其
子之不肖而過於斷也湯武之放伐因其君之無道民之不
堪而過於勇也此非常道萬不得已而後為之者也○大過
只是過於常也大字要重大過已為人所畏者況大過乎故
先儒以為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為大過然非聖人有量
於過時當然耳○大過之時大矣哉此時字是易中之時非
只時候之時是人當用其大過所為之時與頤之時坎之時
蹇之時□□○剛過而中一段是釋卦辭□□□□常大過之
得失而□至於大過之時大矣哉□□是□□過之名然出一

從大事來說故謂之大非常過可以卦體卦德為之大過人
之才○此是剛過而中云於過中字甚當○本說與小過辭
中不同則大過人之才不必然○又當為當○大過人之才
不必拘上文剛過而中巽而說行說另是之說為長蓋本文
只是大過之時無大過人之才其本義云非有大過人之才
不能濟者只用以明大過之時之大耳○大過棟撓若言其
常也大過之時大矣哉則許其大過矣乃主於變而言也
本義大過之時字亦當與本文時字不異此處甚難言當巽
以人之只要才得是○一說大過人之才終不能外剛過而
中巽而說行何也只一箇剛中再無以加矣況巽而說正為

善處事處此乃所以克濟也何必拘於過而不過耶過而又
過未可元無有此說且卦辭利有攸往四字甚重都[illegible]
許了獨非所濟大過之道乎此二者既為濟大過之道豈是
大過人之才矣故此句繼承上句為通更以隨之時義大矣
哉旅之時義大矣哉例參觀之可見其非曲說○又按兩說
以為救過之道亦是此意矣故兩存之以備問○按
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濟也此豈是過而不[illegible]
若作過而不過說斷從貫意不得○皇極外篇[illegible]
曰大過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救也
有不可過者有大德大位可過者也伊周其人也不可[illegible]

有大德無大位不可過也孔孟其人也不可過也其位不勝
德耶大哉位乎待才用之宅也

澤滅木大過　　遯世无悶

澤滅木澤之大過也非木之大過也[illegible]小註曰木雖為水
所浸而木嘗動故君子以不懼[illegible]不上過矣此未定
之說也況澤既滅木其木安能全不動今遇水潦山木橫數
畝而漂流至推橋塞路者亦無算也故定本義時不取○又
曰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雖均之為大過人之行然獨立不懼
則不問隱顯遯世則偏是隱者建安丘氏曰用之則獨立不
懼舍之則遯世无悶愚按韓文公所作伯夷頌則隱者亦有

獨立不懼處何必偏指見用者○一說遯世无悶又深於獨
立不懼矣蓋獨立不懼在朝廷亦可如此在鄉黨亦可如此
甚者至於舉世不合則寧遯世而无悶也然亦有由仕宦而
遯者如高宗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又如微子去之亦
是又如梅福掛冠而去不知所之皆仕宦而遯者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六陰柔能慎者巽體无能慎況居巽體之下巽而又巽慎
之至也故象藉用白茅夫物而藉者可謂慎矣必藉之以茅
又藉以白茅慎之至也尚何咎之有○本義曰茅物之[illegible]者
此句似不盡發大傳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又曰夫茅之[illegible]

物薄而用可重也只說茅字未嘗及白字意故本義闕之亦
以補大傳耶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二爻象以人事言則是剛稍過而得柔以濟之於事猶利
也○又云陽過之始而比初陰如老父之得才子而足以幹
家之蠱猶君之得賢臣而有以振國之衰餘可類推○四陽
過盛二陰不能承之為棟撓今陽過之始而初陰承之是有
以濟其過而補其弊也○又如人家一主翁以大剛治家得
一內人時導之以寛厚則家衆亦不至離心而利矣在官亦
然一長官用法大嚴得一佐貳輔之以寛厚則在下無怨叛

者矣其不利乎○按蔡義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
二為老夫而初為女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上爲
老婦而五為士夫此但以爻之上下為老幼也斯得之藍田
呂氏云呂氏之說見九五本義下
過以相與也
主陽過而言不必依程傳說初二俱過
九三棟撓凶
九三棟撓自撓也蓋以剛居剛不勝其重無過而不過之意
所以撓如九四以陽居陰而不過則象隆矣所以彖有取於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也○又云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正

所謂過剛則折也自不勝其重也○按蔡義曰大剛則折其
凶宜也
不可以有輔也
據象言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才有他吝者任己之是自足以成功資非其人反足以敗事
○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為吝何也蓋二雖當
過之時然處得其中故能用柔以相濟若四則以陽居陰剛
柔已自得宜了不必外假他人之助也若更牽於初則以柔濟
之過於柔矣所謂隆者其不轉而撓耶○又曰休九四下應

初六以柔濟之之例則陽過之始而比初陰亦可言初之陰
有以濟九二之過也一說六四本義言柔而六二本義言陰
陰與柔亦有當辨者
不撓乎下也
不撓正貼隆字隆則高立不墮故曰不撓乎下也不必用程
傳不下係於初之義亦自可除於上則不撓乎下也○一說
亦據象言程傳謂不下係於初也更宜詳之愚按爻辭有他
吝是設戒辭對應爻說棟隆只就本爻取象程傳似涉衆說
了
九五枯楊生華 止 无咎无譽

程傳曰九五當大過之時上比過極之陰其所以相濟者如
枯楊之生華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
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以士夫而得老婦殊非美也○
藍田呂氏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曰女妻女未嫁
者也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曰士夫士未娶者也○
九五已是陽過之極而猶曰士夫者上六居五之上視五猶
為老也○下爻朱子總註曰所謂老婦者是指客爻言則呂
氏所謂五在上六之下為少於上六故曰士夫者解得極分
明○雲峯胡氏曰枯楊而稊可以復生枯楊而華速其死也
老夫得女妻猶可生育士夫而有老婦无復生道矣故反稱

老婦得士夫士夫謂六五也○九五爻象以人事言之則是
在我過剛已自失當了而所比者又過於柔胥失之矣則於
事何濟故无咎无譽○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陰本身是
陽之過所比亦是陰之過如君已欠明而其臣又暗父已欠
壯而其子益弱尚何譽之有其曰无咎者明非已之致也時
也運也遇也安得獨咎之○枯楊生華二爻所謂過者都是
過時之義若以君欠明臣又暗為言者俱不切於六五過
時之義更顯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主事言則曰凶主理言則曰无咎所以勸忠義矣此理人之

情也象傳過涉之凶不可咎也義若精意益切矣○又曰詳
觀大過卦爻大槩一於過便不好但過而不過者便好如卦
名大過者一於過也故棟撓者凶過而巽而說行則為
過而不過斯利往而亨矣初六之過於畏慎是當大過之
時而有小過之行所謂行過乎恭者也故无咎若九二陽雖
過而有初六之柔以濟之故无不利九三以剛居剛則一於
過矣故凶九四以陽居陰亦過而不過也故為棟隆而吉九
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則是一於過矣故无譽惟上六
之過涉而於義為无咎乃殺身成仁之事又何過之有哉益
不以成敗論也然此文王周公之辭大槩皆以常道論之至

於孔子大過之時大矣哉一句則又是可與權者之事所謂
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要非聖人不能也至是則天下之
理只大過一卦亦足以盡之而無餘矣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習也兩字皆死坎險陷也兩字皆實○其象為水何也
陽陷陰中外虛而內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此坎是三畫坎
卦也是為重險此重險字方貼卦名習坎○其象為水陽陷
陰中外虛而中實也陽陷陰中謂水在坎中也水在坎中便
是中實陽是中實則在水體之外皆為虛矣故曰外虛而中

實○凡水之行必有受處受之者虛而水實此坎中故曰習坎陰中外虛而中實也一說陽陷陰中以中險陷之義外虛而中實者也以中其象為水之義○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此中實即是外虛而中實者也即指水言也即用彖傳水流而不盈之說也其本義所謂內實即中實也行險而不失其信即以中水流而不盈之意行有常即以中內實之意○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卦象言固是中實以卦體二五之剛中言亦只是中實然以卦象之所謂中實者正取二五之以陽各居一卦之中所謂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者也然卦象又本諸卦體○以二五之剛中象水之內實以水之內實象人之有

孚○夫九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九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為中實中實似只為有孚之象而以為心亨之象者蓋人惟中無定主則心便虛了虛則行役紛擾之禍福能怵之而心不亨矣所以中實為兼有孚心亨之象○有孚維心亨乃行有尚何也人之處險若無孚信而有儌倖苟免之心則心不亨其憂惱只徒足以重其困耳惟能內有孚信而其心亨通然行雖處險而心不為險所怵如此則理有能為之機而勢有可乘之便險中獲濟而行有尚矣不然則雖有可出之便而亦自不知所為耳凡此類最多也○此有孚須兼行有常意終始安於義命而無僥倖苟免之心也○有孚心亨所象一義

蓋處險能有孚則其心自亨矣心既亨了矣何往不濟○本義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一句是蓋卦象之言不可就以有孚維心亨為象行有尚為占通觀六十四卦辭可見○一說卦辭雖分象占若通作占則本義上曰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下曰故其占如此似不可強合恐則為當依需卦例需曰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有孚得正之象云云矣而下則云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云云則卦本義象占之疑自可判然矣○☵坎☲離二卦即太極圖之◎也夫天地之所以造化萬類陰陽二者而已矣水太陰也陰根陽故坎水體陽而用陰火太陽也

陽根陰故離火體陰而用陽九陰皆水九陽皆火金者陰之穉木者陽之穉亦水火耳故上經首乾坤而二儀之體立終坎離而二儀之用行諸先儒之說或未暇及也先天圖說若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其即此之謂乎水火旣為陰陽則所該者廣矣若◎即坎離則◎內陽外陰宜為坎矣今乃為陰靜◎內陰外陽宜為離矣今乃為陽動何也曰不可以此三條當此三畫也圖之陰靜兩條黑者陰也離也其中白條者陰之根乎陽也圖之陽動兩條白者陽也坎也其中黑條者陽之根於陰也不可泥於畫也只於陰陽上分水火之象也若卦則坎本皆陰而陽主之亦如陽動之根

其卦也離本皆陽而陰[illegible]之亦如陰[illegible]於陽也[illegible]不待
合之理盖在畫之內畫即卦之外畫亦巧乎哉○中實爲有
孚心亨之象
習坎重險也
謂險而又險也不是以卦德釋卦名義又不是以卦象釋卦
名義只是據字訓義更重在習字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兩句純是以水言就見得有孚之象卦辭有孚以人言也非
以水言也今彖傳云云者以卦象釋有孚之義也本義云內
實而行有常者正是倣那水流不盈行險不失其信摸様說

出入之有孚處耳○又曰水流而不盈者源泉混混不舍晝
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水之流也何嘗有盈乎故又曰行
險而不失其信○水流而不盈是於此即通於彼也[illegible]
溢行險謂水之行乎坎中也○夫本文水流而不盈[illegible]行
險而不失其信行險即水之流也不失其信即是不盈也不
盈何以見其不失其信盖盈科則進一坎[illegible]
性常然而不改移者也然則只曰水流而不盈可[illegible]
險而不失其信者不如是無以彰坎水有有孚之象也
實而行有常以處險言便是中有定主而終不妄動之[illegible]
內實也是有孚加[illegible]若[illegible]詳人之內實也盖內[illegible]

[illegible]者行必有常非行有常不得爲內實○就習坎上說[illegible]
只是行有常也○本義內實而行有常不可以水流行險[illegible]
內實若不盈與不失其信爲行有常意盖水流行險是行字
意不盈與不失其信是有常字意本文只是行有常意而本
義必冠以內實者本卦辭有孚之義則須用內實以襯貼之
也此朱子解經之周密處○大凡易中有孚皆要從他來歷
說衍方是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觀彖傳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之辭乃知有孚與維心亨相連
說不是兩段並立但有孚[illegible]心亨故曰中實爲有孚心亨

之象中實只是有孚而心亨之義自在其中矣○又云要看
彖傳一以字見得剛中乃能心亨剛中只是有孚而心亨之
義自在其中矣○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分明是卦體而本義
不言者盖所解卦體如此類者多矣此何疑哉亦不待言也
本義但曰以剛在中心亨之象其爲卦體亦已明白盖不待
[illegible]言也○曰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可見心亨由於有孚
行有尚往有功也
[illegible]言其能出乎險也處險者以出險爲功
天險不可升也　[illegible]大矣哉
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者地之險也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者人之險也王公設險不是承山川丘陵說如城池甲
兵紀綱法度之類皆是○又云地險山川丘陵也水流者曰
川豬者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大陸曰阜○險之時且如
此之大可以其險而小視之哉蓋易中百物不廢巨細美惡
無一可少者此易道之所以為廣大也○天險不可升也地
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皆就用上說故曰險
之時大矣哉蓋域民以封疆之界固國以山川之險威天下
以兵革之利此皆其用之所在也天險取其類爾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程傳之說俱未精似只可用往者過來者續講之為當○失

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不必說向濟險去或曰按此例則振
民育德亦似不用說入治蠱去曰彼有朱子語錄可據且易
傳亦無定例也○按本義曰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
安之治人之事亦要己熟而安之主君子言不主所治之人
熟且安之○常德行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坐如尸坐時
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之類習教事者過者抑之非一抑所能制也不及者引之非
一引所能就也朝厲而夕飭之三令而五申之使其熟於見
聞安於軌度所謂誨人不倦也所以期底于有成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之下陰柔既非出險之才又居重險之
下則其勢又難於自免其象則為習坎而入于坎窞矣習坎
入于坎窞只是一義非習坎自習坎入于坎窞又自是入于
坎窞也以六三言入于坎窞而不言習坎例之可見窞者坎
中之險可見是險而又險無可入之理矣其象如此其占則
凶而已○既曰習坎而又曰入于坎窞言其不止習坎又入
于坎之窞也明其終不能免○大凡入坎者猶有可濟之理
入于坎窞則終不可出矣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此失道當以先迷失道求失道也及上六失道參看大抵陰

柔故不能得其處險之道而益入于險耳一說失道兼陰柔
居重險之下說上六失道亦兼以陰柔居險極○又曰初六
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則曰失道凶也上六以陰柔居險極則
曰上六失道蓋內實而行有常有孚而維心亨此則得其道
者也陰柔不剛且不中是正與中實者相反況居重險之下
與居險極者乎○失道凶也或曰乎以失道專指陰柔而不
兼居重險之下然則何以該入于坎窞之義乎曰不可以陰
柔貼習坎以居重險之下貼入于坎窞也蓋雖居重險之下
其失尤在於陰柔使非陰柔而以剛濟之則所謂重險之下
者分數自減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九二處重險之中此中字輕看坎有險此坎字亦輕看以其處重險之中其險未可出是有險也不必以坎為險有險為重險○坎有險在坎有險未能自出也然視入于坎窞者有間矣○然剛而得中縱然未能出險而其在險之中亦未必甚病也故其占可求小得○求小得亦只是險中所得而已故曰未出中也若出乎險中則為大得矣○或曰坎有險其詞如何曰六爻皆坎者也使其能出乎坎則其坎為無險矣今也未能自出則其坎為有險矣何難為詞○坎有險與九五坎不盈一樣句法一樣義理○坎有險言其在坎也尚有

險而未能自出也其占以剛中故僅可求小得言終未能出險也○按蒙義曰九二剛而得中為中德不失而心亨故坎雖有險而尚可求小得但不能大有為耳如二者非才德之不足乃時命之未亨可為之慼而不足為之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陰柔既非濟險之才不中正又非柔善之行以此而履夫重險之間安有自出之理故其來也亦坎往也亦坎何也往則有上坎在前是前遇乎險矣來則有下坎在後是後又枕乎險矣前後皆險進退維谷吾見其坎也日有甚焉將入于坎之窞而不能復出矣占者得此決不可用也凡一切事皆當

退止爾又云險且枕承來之坎坎言也入于坎窞承險且枕言也如此則勿用矣○來之坎坎險且枕謂其往也坎則是前遇箇險矣其來也坎則是後枕箇險矣○枕是箇不好字故曰倚着未安之意如所謂芒刺在背者○詩大雅桑柔篇曰進退維谷傳云谷窮也即來之坎坎之謂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九五居上六四近之有君臣之分但時乎習坎不無艱阻而有不得相遇之患然在險之時剛柔相資人之常情無事則其勢安勢安則心緩心緩則難入而上下之情反有辜者有事則其勢危勢危則其心憂心憂則相求相求則其遇合也

轉易矣故不甚拘拘於上下禮際之間但只用樽酒簋而益以誠心其進結也亦不必由戶而入只自牖以進亦自得相遇矣始雖艱阻終得無咎○又曰樽酒簋謂不必饔飧牢禮之盛但一樽之酒一簋之殽以將意而其貳也亦不必於殽之稱但用缶器以備禮斯亦可矣缶謂貳以缶樽而不必拘於酒貳以簋益而不必拘於殽烝一樽酒簋益而言也○貳則缶或拘於益以誠之言謂始用薄禮而益以誠心殊失本旨蓋樽酒簋時誠心備了故可只用樽酒簋至是又云益以誠心者以益之時無復禮可言只是誠心而已故特用誠心字非至是始有誠心也○始雖艱阻自以上來謂不相遇也終得无咎相遇矣

相遇乃得无咎○處坎之時故如此其艱阻然則剛柔相際則雖艱阻亦必得相遇此與睽之遇主于巷无咎正相類○朱子語錄謂樽酒至自牖終無害於義理故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之謂也○此說恐與本義始雖艱阻一句不甚照應恐是朱子向前未定之說夫當險之時若不能委曲以相從則於臣子之職爲未盡而心爲未安亦安得爲无咎○六四在險之時與五剛柔相濟其相得當倍於恒情故只用薄禮益以誠心云云○納約自牖者以權濟經也何害○納約自牖謂以樽酒簋貳用缶而自牖以納約也一氣讀下○樽酒簋謂不必八珎九鼎之富也貳用缶謂不必雍容揖遜之禮之盛也

納約自牖謂不必由戶升堂之儀也此皆當險之時以剛柔相際之故而不相求全責備也○貳用缶明不必復貳以樽酒簋也○此爻謂始用樽酒簋而繼之以缶自牖而進結於君也三句連貫作一事○樽酒簋只是以象薄禮貳用缶只是以象誠心納約自牖只是以象因其所明者而通之得魚則忘筌矣○自牖朱子曰非是不可由正蓋此時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不由戶而自牖以見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自牖要說出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意出大抵當此之時人臣納約於君亦因其明處而通之耳見其易爲力也○參義曰室雖暗而有明者焉牖是也君心雖暗而有明者其任之偏長者是也人臣之進善者將順其所長而委曲以道之則其言易入矣○夫自牖者勢不得不如非有意要從此進故曰非所由之正

剛柔際也

本義剛柔相際字面皆本象傳剛柔際也一句此與家卦象家剛柔接也同例故曰只是四五二字○一說剛柔相際蓋九五雖剛而六四能用柔道以入之所謂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大抵皆是柔道也故象傳特與際此義曰剛柔際也愚謂本義在險之時一句更重且剛柔之際還須說上樣下接下情上交之意為要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尚在坎中坎不盈也坎雖未盈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將必至於既平盈則平矣平則出矣○盈字一義相從其歸同也但以未出乎險則當下不盈字以將出而言則當下平字○朱子曰不盈是未平但將來必會平只要寧自坎不盈也猶有險也祗既平則出險矣○大凡險陷之地盈則平矣平則是平地而出坎矣故不盈猶是坎前此有以此爻爲取象於水者誤矣○陽剛中正居尊位與而時亦將出是二義陽剛中正是能功而有孚心亨○盈則平而出矣不盈猶未平也欲後行正矣

坎不盈中未大也
中者德也德在我者也未大者時也不在我者也故僅祗既
平而未即平也○九五有中德而不得為大者為坎所也也
屯九五曰屯其膏施未光也一例○又云習坎九五有中德
而未大與屯九五之屯其膏施未光者相近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係用徽纆拘係之以徽纆也寘于叢棘從而維之於叢棘也
三歲不得三歲之久猶不得解脫也○又曰係用徽纆寘于
叢棘三歲不得凶如恭者馬砲車俱及將軍再無生路也如
晉人伐吳吳王渾出横江所向皆克其截江鐵鎖及拒舟鐵

錐又為王濬所破杜預等又破殺其將遂乘破竹之勢徑造
建業而吳亡矣又如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
因之以饑饉而又有內變發乎蕭墻之內尚能國乎○援陸
氏德明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陰麗於陽蓋三陰之卦本皆乾也一陰居乾之下則
為巽居其中則為離居其上則為兌故曰陰麗於陽故曰其
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為火體陰
而用陽也不言明義者此卦之辭亦是麗意不及明義也蓋
麗於陽而明元在陽也故旅本義曰艮止而離麗於明○
又云陰麗於陽麗於其內也故曰體陰而用陽也○體陰而
用陽從邵子漁樵問答曰敢問火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
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為體薪
無用待火然後為用以此上二觀則體用之分了然矣○或曰
援孟子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朱子以為明者光之體光者
明之用今曰體陰而用陽何也曰據此卦言如新燭發光之
根處皆暗是體陰也其騰上光燄用陽也據孟子則即此騰
上之光燄是明者光之體也其光燄所射有以照耀乎物則
是光者明之用也○一說火陽根陰故曰體陰而用陽於此

不切○又有一說本義離麗也陰麗於陽做一項看其象為
火體陰而用陽也又做一項看○本義離麗也程傳曰萬物
無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
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愚謂所主之事猶云所職之事
蓋居其位而掌其職亦所麗之理也故曰重明以麗乎正○
夫物之所麗貴乎得正麗附托也如臣之委質於其君士之托
交於其友皆要得正又如危邦不入邦有道而後入亂邦不
居邦有道而後居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因不失
其親亦可宗之類都是要麗得其正耳以至一事一物之間
在在各有所麗但要得所麗之正○利貞亨所該甚廣一切

所麗皆在其中矣○畜牝牛吉只取柔順意不必拘與上句
利貞意相連故本義只曰牝牛柔順之物也○離正是陰卦
上下二陽而一陰麗於其中柔為之主全是柔順之卦也故
有牝牛之象○一說要承利貞說言柔順固是柔順然柔順
而不正亦未為柔順也雖善為說但恐非本意○下句獨說
畜牝牛吉者聖人作易原教人卜筮元是要以開物成務都
是切於百姓日用者畜牝牛亦一事也如田獲三品之類柔
順之物尚多獨舉牝牛讀者可以三隅反矣

日月麗乎天 止 乃化成天下

此節是釋離之為離而舉天地人所麗以明其義也○又云

百穀草木麗乎土百卉中之能養人者皆謂之穀草木之實
可養人者皆是也五穀舉其大者耳如人倫二字所該至廣
五倫亦是取其大者○正韻穀實也善也祿也生也○重明
泛說君臣不指二五柔麗乎中正方是指二五言○重明以
德言麗正以位言君臣皆以明德而麗乎君臣之正位則以
一身之正而正乎天下之不正矣乃以化成天下者也天下
風化皆自君臣而出君臣既正天下自定矣○天之精華見
於日月星辰地之精華見於百穀草木天地二氣所鍾人物
其精華之盛者尤在於明賢即所謂人文也故曰日月麗乎
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乎天下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中正有內外意故六二兼有中正五惟中耳以中而該正也
此亦要仔細看○是以畜牝牛吉也觀彖傳既曰故亨又曰
是以畜牝牛吉也是另提頭可見畜牝牛不連帶利貞說若
咸卦曰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便是連帶說本義亦自明白
○柔麗乎中正則貞矣故亨且柔麗乎中正則柔順之道得
矣是以畜牝牛吉也○一說是以畜牝牛吉也亦要兼中正
說蓋柔順而不中正亦非柔順之正者故本義曰以卦體釋
卦辭若不兼中正意則此句在卦體之外矣曰本義例難如
此拘如象以養正聖功也亦綴之於以卦體釋卦辭之條又

如後夫凶其道窮也亦綴之於以卦體釋卦辭之條如此類
者尚多○但是以二字亦要端的蓋畜牝牛吉之義雖不重
在中正然麗乎中正亦是指柔也故以畜牝牛吉就綴此解
為有柔順義在也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只是一箇明但兩番作耳推此義則繼明非以聖繼聖矣繼
明只是緝熙無不可以下面爻義後明將繼為證說○繼明
以德言明兼體用自其一心一身之間以至應事接物之際
無非是明德所在故有以照于四方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剛居剛則能動則不能安於下而處有體質才又足以進
故其欲進而其稱錯然錯錯然錯也急則錯矣此無他急於
進而失於敬故耳○若惟能敬之則无咎敬之非令其無進
也但欲其慎重而安詳耳況以光明之資而終可令無進乎
○不急於進則不至於錯然矣故曰以避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六二黃離即彖傳所謂柔麗乎中正者然黃離之黃中色也
爻無中正獨言黃離以中該正也本義柔麗乎中而得其正
蓋所麗得中就是正也故只曰得中道也○凡所麗得其中
正之道便是黃離所該固廣也○柔麗乎中而得其正以人

事言之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所行者必天下之大道必事
其大夫之賢者必友其士之仁者如此之類是也自其存心
之善言則曰中自其處事之善言則曰正中重於正而可以
兼乎正故爻辭只曰黃離而象傳亦只曰得中道也本義則
詳之○黃離就人事言不必拈人臣事○一說黃離
中可以兼正然此處中自中正又自為正考之六五本義云
麗乎中然不得其正可見要分明自彼又各有所主也彼之
不得其正對柔麗乎中說則曰是已之所處本得其道而時勢
之所遇則有不得其安者又一義也安可為典要哉不然彼
之柔麗乎中便是此之黃離得中道矣又安有不得其正之

說邪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日昃之離是乃盛極當衰之日苟知其盛衰循環為理之必
至而安常以自樂聽其自然斯可也若或不鼓缶自歌則不
能自處而惟大耋是嗟矣何益哉適以自速其凶也○又
云日昃之離謂是日昃之明非如日中之明也言其衰也大
耋老耋至也正韻八十曰耋年之至也一註七十曰耋○九三
鼓缶而歌與大耋之嗟此猶是假借字占之象也但象意竟
輕終不可以此為常具說則此爻只當作人之老而將死
者矣恐日昃之離四字不是專指此一事故須且寬說分明

是假辭此亦其一事○不鼓缶而歌程傳曰缶常用之器也
而不名何器網目赧王壬午三十六年秦王會于澠池秦王
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劫
之云 集說缶盛酒漿器也蓋瓶碗之類或曰按盆缶之義
則是瓶罐之屬似長○相如請秦王擊缶亦以抑之缶不如
瑟蓋不知音者亦可能也蓋自古有鼓缶之事故相如以訴
之○按程傳曰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
順理為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道也○雲峰胡
亦以缶為常用之器乎 亦非不曰鼓琴鼓瑟鼓鐘而曰鼓
缶豈非以缶為所而常用者乎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九三爲前明將盡九三即前明也九四爲後明將繼之時九
四即後明也○九四以剛迫之一說是迫前明也不指六五
一說是虛設大抵虛說更爲自然但之字似無妥着可以人
過九二以剛居剛不勝其重來爲例○後明將繼本是九四
之明但以其發得未驟不至旋運而自威其明然則以剛之
之之字虛設爲無疑矣○大凡繼他人有事者須和緩詳審
乃能有濟況當事初而急之蔑有濟者矣故激變生災而至
於自焚○程傳曰夫善繼者必有巽順之誠順承之道若舜
啓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突如其來如朱子小

註曰九四有侵陵六五之象此與本義不同後明將繼之時
九四即後明也程傳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是
也但又云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則不合矣○愚謂九四
正所謂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秦政一夫六國遂掃滅百王
之法項籍遂殺子嬰裂天下以封諸侯獨爲霸王何暴戾哉
如其來如是以焚如而死如棄如○因突故焚焚則死死則
棄矣○焚如者盖自離火上取來朱子亦已云然又曰有不
戢自焚之意

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言無所[illegible]爻之[illegible]即焚死棄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未得其正說見六二爻矣○
說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是爲立心端正的人但其所[illegible]不
正況又迫於上下之二陽左右都是排拒在己所有所不足
在人又有所不遜○按此說則中以立心言正以處事言六
二黃離得中道以中該正以心該事也如論語論子文文子
之未仁處亦皆歸重於無私心而自該得當理是亦一說尚
未知孰是以俟問○又云六五憂懼至於出涕沱若而又繼
之以憂懼不已焉憂懼之甚也所以憂懼者恐不得保其位
也然危者使平終必得保其位而吉矣○夫六五爻辭未見

是能憂懼處只見是可憂懼處全是戒辭非象也○又曰看
來六二亦迫於上下之陽而得爲黃離之吉何也 則得中
而且正二則方中之時非日昃之離也若六五則後明將盡
而且不正故其辭危○愚謂中上六泣血漣如又甚於出涕
沱若盖離五猶只是危也上六則無道也故辭亦有別

離王公也

言以憂懼而得麗乎王公之位也不可以本義以陰居尊當
此一句盖麗王公也是出涕沱若戚嗟若以後事即所謂吉
也○六五本是王公味麗王公也之詞則知諸卦之五所謂
尊位者不必皆謂天王亦諸侯之各君其國者亦足當五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朱子有嘉折首是句程子分有嘉屬上折首連下與獲匪其醜相對朱子蓋非之而有此說今當從朱子說○上九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王用此以出征則有嘉折首獲不及其醜而无咎矣○有嘉折首由其剛之遠而威自震也獲匪其醜由其明之遠而刑不濫也○及遠二字於爻果何所取曰以九居卦之上剛之遠也處離之極明之遠也○剛明就本身之德說威與刑就其見於行事說亦有差別○有嘉折首有嘉全在折首上兵事但得折首便是有功不以獲醜為尚也故胤征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

渠魁脅從罔治可見折首之為有嘉而朱子所以定此四為句也

以正邦也

或說是正我之邦或說是正他人之邦大柢此以王者言下者無外雖正他人其實亦其邦也○孔子於此等處皆有於其末流之弊意在如云利用侵伐征不服也又云王三錫命懷萬邦也皆是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之意明非窮兵黷武也○小雅六月之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蓋宣王命尹吉甫伐玁狁也○愚讀上經至離乃於彖傳小註得一說甚愜於鄱陽中節初齊氏同上楊氏云火无常形麗物則有形

得本旨人之生也得水為精得火為神其合也氣聚而形成於有其分也氣散而神泯於無蓋精所以為形而神麗於形者也天地形之大者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其神之發見而可見者也

易經蒙引卷之五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　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敖鯤重訂

周易下經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

此與泰卦乾坤交而二氣通同意蓋柔本在下剛本在上今剛下而柔上乃所以為交感乾本在上坤本在下今乾下而坤上乃所以為通泰

○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

止則不他說則樂從也

○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特

其男女之正婚姻之時二句皆從上句內見得蓋以男下女男女之正也而二少相與又婚姻之時也○大抵卦體卦德卦象一段意皆歸於咸之一字內而所謂亨利貞取女吉其義蓋從此而出故本義以通釋卦名卦辭而夫子彖傳乃衍以屬之卦辭者所見非不同也命辭之際偶不同耳○文王繫此卦之辭蓋謂卦體則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卦德則止而悅卦象則男下女夫惟剛柔一感應而感之者專應之者至且又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如此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雲峯胡氏謂卦體釋亨卦德釋利貞卦象釋取女吉此說支離不可從蓋亨是正的亨亦惟正則吉所以不可分貼分貼則卦辭意判隔矣○柔上剛下止而悅兩平意男下女輕重意柔上剛下止而悅泛說剛柔感應也男下女則專說男女之感應言○咸亨以得正者言也故曰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如恒亨無咎亦以得正者言也故曰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又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亦以得正者言也故曰通天下之志乃為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

致亨而利涉哉蓋下句利貞字皆以申明上文之意致丁寧云耳○凡易言吉亨皆主正者也可見易以道義配禍福非如讖緯術數之書或曰吉與亨亦何分別曰亨是目下通達無礙吉是事做得有結果而無破敗○取女吉特舉感之一事意却在貞字上來故云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味所為皆凶句意又可見取女特其一事

咸感也

上文本義云咸交感也又曰感有必通之理蓋有感便有應所應又為感如所謂父慈則感得子孝子孝則感得父愈慈的道理故為交感也如此安得無道理本義云兌柔在上

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悅則應之至[illegible]
天下原無無對之物感字固是對應字然應亦不為感矣[illegible]
感斯有應感而應則通矣此感應感通之別也二氣感應以
相與此二氣指剛柔兼造化人物言莫非感應也不可專指
人事說如恒卦雷風相與雷風本造化也亦用以釋恒義此
又可以証剛柔之為泛說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分明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萬物化生還是天地之感而通
處通屬天地化氣化者也生形化者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愚謂感人心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也正蒙曰誠於此
動於彼也此意尤切又正蒙第九篇曰能通天下之志者為
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和平二字要說得接那聖人感人心處蓋聖人之德既有以
感乎人心則人心戴之無有不歸順而或乖戾者矣故天下
和平○一說聖人之感人心不過以人心所同然者而感發
之耳蓋以人性皆善有以感之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
下和平矣此意亦好但覺未和平字便覺未切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依程傳觀其所感只[illegible]一說只是虛說云大凡即
其所感處觀之天地與萬物之情舉無所[illegible]矣此以觀其[illegible]
舉一處來說看似更為停當○愚謂夫婦[illegible]二氣也萬物化
生則通矣聖人感人心者感也天下和平[illegible]一而觀
可見天地萬物之情無不是這一感通也[illegible]先舉兩件大事
項說起而因以槩其餘不是指上二句就當見天地萬物之
情也蓋在天地自有天地之感通在萬物自有萬物之感通
在此一物自有此一物之感通在彼一物自有彼一物之感
通舊說言天地則聖人在其中言萬物則萬民在其內者不
可用○極言感通之理元非有出於經文之外蓋感通二字
即所謂感亨耳但文王彖辭主占故說得不免於狹孔子釋

彖亦姑只據其義之所及者而言之至於其所釋之未盡者
則必於其極言處發之矣○天地萬物之情感通處便是情
也恒久亦其情也萃聚亦其情也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則是以澤之潤而感乎山以山之虛而受其感咸
之象也君子體之則虛其中以受人之感焉夫人之心不虛
則先入者為主而感應之[illegible]窒矣雖有至者皆捍而不受矣
○不以私意自蔽所[illegible]所謂寂然不動者也○受人無
工夫虛則能受也[illegible]澤以虛而通也或以為此是
引起下句以虛受人[illegible]上句愚謂君子以虛受[illegible]

人於象必有所取豈非以山上有澤以虛而通故邪如師卦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亦於上下文意俱貫通○山以虛故能受澤之潤土性燥也君子之心虛方能受人之感實則有拒而不能受也此以接物言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其以虛受人為何如哉○受人者受人之感在人之感或以事感或以言感惟其虛中則人之以言感者吾有以納其言而酌其是非人之以事感者吾有以承其事而裁其當否不然有我之心先據其中人之至吾前者一無可入之理矣如心有所忿懥則人之至吾前者雖有可喜吾亦不以為喜矣心有所好樂則人之至吾前者雖有可憎嫌亦將不以為嫌矣故胸中須空空洞洞無一物先實其中乃可所謂虛以待之於無為之先○或曰君子固當虛以受人之感倘或感以不正亦將虛以受之乎曰愚故嘗曰納其言而酌其是非承其事而裁其當否也於此亦可以見咸之必利貞處○或又曰以虛受人是主善而當受者言故傳云若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此蓋夫子既令人虛以受之是必指其所當受者言也此說似較白然而亦無得而破所以卦辭咸亨見指正者言利貞則便是丁寧以申明之又如象傳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皆以感之善者言然則君子以虛受

人正謂所當受之感無惑矣○或又疑程傳以量而容擇合而受之語意恐皆只是說受人未說到受人之言與事處看來不然然則人之感我果是如何感入到我面前便是感邪○程傳言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此語最精切

初六咸其拇

按咸於最下謂感之初其感也淺是感物不是為物所感如大象所謂受人之感也此說以九五之不能感物上六之咸人以言而定也○人身自項首循次而下拇其至末者也故云最下○又按大壯之初曰壯于趾今獨言拇者拇又其最末者以明所感之淺耳其言且微末也○本義謂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其不言吉固是其不言凶何也蓋初雖未遂其進而亦未涉乎害也凡吉凶悔吝生乎動故禍或為福所倚福或為禍所伏商山四皓曰馳馬高蓋其憂甚大進未必皆吉也故同人之上九以無同也而得無悔大有之初九以無交害也而得匪咎○咸之尚淺欲進未能蓋凡得遂其進者皆非所感之深者不能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此也故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識者非之○咸之初六正如孤寒之士疎遠之臣勢分之接於上者既無相親之便情意之接於上者又無相得之素故感乎人而人未為之感雖求其進而未得遂其進也而凡交情之淺者皆是○咸其

拇詞意若曰感以其拇也諸爻皆同○本義云此卦[illegible]
咸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此即以虛受人之理[illegible]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程子曰廓然而大公物來
順應周子所謂主靜朱子所謂鑑空衡平及先儒所謂[illegible]
之感者皆此義也此一關節最大咸之為道在靜以[illegible]
初如二如三如上則失之動如五則又膠於靜而不能[illegible]
曰物來而順應靜亦靜動亦靜○只要以靜而動所謂感[illegible]
靜也九四貞吉悔亡正是此理

志在外也

謂志已動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咸以人身取象初當拇則二當腓故曰二當其處也本義[illegible]
當其處就二字取又陰柔不能固守就六字取然有中正之
德能居其所又并六與二取總是一箇爻做二樣看也以人
言之則是其氣性躁急而心則中正知義順理者也故象傳
曰順不害也蓋六二有是病而又有是德占者亦隨其所處
以為吉凶也○咸其腓內之則失己而敗名喪節外之則失
人而招尤取羞凶也惟能反之而居其所則內不失己外不
失人為吉也然則人顧自處何如所謂隨所處以為吉凶者
是也○咸其腓象也[illegible]本象以著占也○所謂[illegible]

老非以不動為吉也以其不安動而吉也若徒以不[illegible]
則九五之咸其脢何以謂之志末也蓋無悔與吉不[illegible]
之居吉不安動者也九五之咸脢則[illegible]不能動者也

順不害也

蓋六二中正順德也順則不妄動以取凶矣○一說孔子說
順字未是取中正意只是貼居字正當依程傳守道不先動
之說然據順以聽也順以則也之例則未嘗不取諸爻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九二咸其股執其隨之象也執其隨咸其股之義也執之一
字陋之之辭也故象傳曰所執下也○執其隨此於爻體無

所取只是就位上取咸以人身取象九三當股之處故咸其
股執其隨不可說出過剛不中如六二之咸其腓初六之咸
其拇九五之咸其脢一槩皆以位取○下二爻皆欲動者三
亦不能自守而隨之所謂同乎流俗合乎汚世而不[illegible]
者也如是而往則業廢功隳名敗而節喪焉有不吝者一說
不必論到此只所執下也便是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下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
之甚也如王莽而[illegible]當時貢符獻瑞成群者固不足怪揚
雄以當時名[illegible]甘為莽大夫朱全忠篡唐群

下杜師厚劉知俊輩為之效力尚可嘗與同不足言其孫
文蔚貽矩輩素以文行著稱乃亦甘為逆賊佐命卒就唐
六臣之誅高季廸鶴媒詩云嗟爾尚潔非凡鳥胡為狗食趨
此心○所執下也蓋丈夫不能自樹而以同俗從衆為志良
可醜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從爾思

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既
是心便為咸之主二句相承心便是咸之主如拇如腓如股
如輔頰舌皆心之所役使以感物者惟心則為主也心之感
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此理字以繫辭傳本義所謂理本無

二及皆感應自然之常理理字相同蓋理即正理也下文云
失其正者失其理也正而固者應事接物一視其理之當然
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確乎其如是而不移所謂正而
固也如其則雖不期於人之應而莫不應從志矣豈不必
於人之從而自信從者衆矣何吉之不得何悔之不亡○憧
憧猶曰刺刺將將之意正韻曰不絶貌亦近之憧憧往来不
可謂憧憧於往来之間只是憧然而往来類云是箇不好
的往来往来自不妨只不合憧憧耳往来正是感應二字日
往則月来寒往則暑来亦是這箇往来朱子曰感應二字有
二義以感對應而言則彼感而此應專於感而言則感又兼

應意故此往来二字皆歸於所感之一感字累於私欲則[illegible]
着意於感物而所感者能幾何此見貞吉二字雖聖人亦[illegible]
人心而天下和平者亦不過此天下之理公大二字相連私
小二字亦相連○恩欲歸巳一怨使誰當故憧憧往来則朋從
爾思而已明不能及遠也○憧憧往来欲物之我從也然皆
有心於感物則所感者狭矣故但其朋類從之而其所感之
不及者不從也是以君子之道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順
應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所以能上下與天地同流○未
九四爻象大吉只是一正一反說蓋貞者虛中無我之謂
憧憧往来反是吉悔亡者感無不通也朋從爾思反是此蓋

霸王之辨也此爻辭闊深大而要分明是心學心法與艮
卦爻辭一般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

不正而感則有害是不正之感乃為感害也唯貞吉而悔亡
則不至於感害矣不正之感如何使有害要與朋從爾思處
見得蓋恩欲歸巳怨使誰當有害此不易之定理也害
即是悔而不吉

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言私小也與渙九四光大異同一說謂其不能及遠也甲朋
從爾思言其於[illegible]大也此說似更長

九五咸其脢無悔
本義云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謂不與心相背也蓋人之一
身衆體如耳如目如股如輔頰舌皆隨心而動者也獨脢不
然脢既不能感乃曰咸其脢者正以明其不能感也如同人
上九無所與同者也乃曰同人于郊[illegible]明其無所同也
一爻一律○此爻如一剛介[illegible]世莫與[illegible]
感道言之而未為善然終不至[illegible]謂無咎然
寡著也無悔者非取之也是乃[illegible]也
咸其脢志末也
謂其志如此抑末矣同人上九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咸其輔頰舌
舌[illegible]前[illegible]輔居而頰[illegible]三者相須用事皆所以言者故周公
[illegible]舉之○本義居說之終[illegible]一體言處咸之極以全體言咸
其輔頰舌所謂尙夫[illegible]者也○不言凶咎者不言可
知也
☳☴ 巽下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震剛居上巽柔在下[illegible]各得其位理之常也[illegible]
以剛居下則剛柔易位非其常也[illegible]
傳曰雷震則風發二者[illegible]交助其勢皇極外篇[illegible]

曰有雷必有電有電則有風張子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
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
為風或曰雷震則風發畢竟此理如何愚謂風自火出火熾
而風自生矣但能得此理則所謂雷風恒者可得而推矣史
伯璿曰曳載風亦如血蓋赤陽也陽氣極盛而風有形異也
近世颶風大作則空中火飛火極明處風亦極盛蓋氣之所
奮激使有風理必然也以鼻之息尚有微風況雷乎雷常有
火總是氣之發也故電輒先之皆陽盛也風多有不因雷者
不必言矣但雷震則便有風此是雷之風也故為常理不然
聖人既矣雷風相與聖人認得真而以為常衆人不知特強

說耳蓋不知自有風雷相與之風而疑尋常之風不必皆有
雷也雲從龍之雲亦與尋常之雲不同蓋自是龍身上蒸濕
之氣之所為也盛則亦成雨矣皆常理也○巽順震動為巽
而動大凡人之動作必須巽順不順而動於理固不可於勢
亦不濟故順而動者乃理之常也○二體六爻陰陽相應以
二體言震剛而巽柔一剛一柔之相應也以六爻言初剛而
四柔二剛而五柔三剛而上柔各一剛一柔之相應也皆為
理之常也或以二體六爻為二體之六爻如此則本義何用
二體二字如既濟曰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未濟曰卦之六爻
皆失其正噬嗑曰三陰三陽剛柔中半皆不曰二體六爻也

且此言二體剛柔相應自與上句剛上而柔下不同此上句
重在上下二字謂剛居上柔居下乃理之常也此句也在於
字若二體皆剛或皆柔便非一陰一陽之對其六爻亦然
二體六爻陰陽相應此論常理不可只就卦爻上說出一
步涉事物上去如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例皆以人物
常理言也○本義其占為能久於其道則亨而無咎此久於
其道與彖傳久於其道語意輕重不同彖傳重在道字上此
本義重在久字上但所久者亦道也若非其道何以得亨無
咎故如此立言或者以為天下之道一不仁亦喚做道又曰
君子之道小人之道皆道也此道且可泛說至下文則乃為

得所常久之道方謂不失其道所謂貞也不知上文恒亨無
咎已是指貞者言矣但未說出貞字下句方才帶出猶同人
于野亨利涉大川豈有不貞而得為于野乎而得亨利涉乎
下句利君子貞亦是方才帶出耳本義則乃為得所常久之
道道字亦不甚重得字最重守貞方為得其道不然則失其
道矣得失之分貞不貞之間也○利貞利有攸往本義云然
又必利於守貞則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蓋不貞則非所謂恒
矣世固有執拗終身者如楊墨之徒所守非不堅正則未也
故終不可行○利有攸往即亨無咎設利貞則利往矣謂利
貞為不易之常利往為不已之恒者非也且不易不已本非

相對不已者乃所以為不易也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是也卦
辭此二句只是占○恒卦彖辭須以守字對行言有大涵養
則有大設施守之也固則其行之也力理固有不可誣者若
其守不堅則其用不利故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亦是此理○
大凡事都須有箇把持方有箇設施此在人實見得利貞以
守言利往以行言通書曰守之貴行之利又曰蘊之為德行
之為事業文言曰君子以成德為行又曰君子進德脩業
欲及時也皆此理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彖傳久於其道也或認其字太深謂久於其所當久之道方

與前本義得所常久之道相協然則下文所謂聖人久於其
道者亦欲如此認乎是不必然矣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帶上文說來語意若云此天地之道所以恒久而不已者也
本義倒解欲其明耳○天地以正不着力天地自無不正也
○又不是以正方能長久謂所長久者皆正也如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萬古常然皆其理之當然者也庸何不正之有如
所謂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者○天地所以長久者亦以正
而已而況人乎以此見恒之必利貞也○天地之道此道字
與久於其道道字輕重不同下文以正而已之正字都是本

文其述之道字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以其靜之極而言則曰終以其動之端而言則曰始其守不堅則其用不利亦如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之意故曰終則有始也蓋動靜不可正訓終始而一靜一動實爲終始也在此則靜爲終動爲始○利貞謂所恒者正也只就自家身上說言守得道理有常利往是發施出來故曰終則有始也必如此說方得分明○此釋卦辭利有攸往言其往之所以利者非自能利也蓋以其能久於其道而有終終則有始而自利有攸往矣此以靜爲終動爲始靜體而動用也知動

之生於靜則知利貞之所以利往矣此自然之理也故曰以靜爲主此理關涉最大○按彖辭利貞利有攸往本是相連句似不可折今彖辭乃折言之然却云終則有始也意義自相貫而周浹矣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愚謂日月非天則無所附麗矣能久照乎○依程傳云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蓋是言天之行有常運日月繇其運度而行是爲得天歟然考之天之行一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比於天爲不及一度月之行[illegible]十三度有奇是天自天日自日月自月不見日月之順天行親切處似只可說日月附麗乎天以照臨天下土爲得天也○正蒙天道篇曰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天也此與程傳合蓋程張二先生當時同會講易此等處恐俱嘗共商量過後學似不可更立別說但據本文云日月得天其意若自然明白分明一箇得天在目前似不消說到往來盈縮之順天理處故雖有程張之說在而愚心終未能釋然也○或曰但本義無解而程傳有解者若傳既有解朱子不以爲非故本義不復著也後學便當從程傳是未然程傳之說明明白白的當考本義亦多更自說出豈以其既是而不重著乎蓋本義則自爲一全書非爲

補程傳之欠也至於其一二之說得詳明而不可易者乃自程傳備矣如或說得雖善而或一句一字之未切於易之本義者則皆不復云而自爲之說今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本義未嘗云程傳備矣學者斟酌講論何害也耶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愚謂久成者成四時也程傳謂生成萬物蓋與上文久照相對爲例此恐當從程傳久照者照萬物也久成者成萬物也但久成不必依程傳以爲亦本於得天蓋日月久照以得天也四時之久成以變化也亦自然明明白白道理何爲又以得天挽入變化來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此中庸所謂久則徵也蓋天下化成非勉強行道於成者所能致也故曰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久於其道言蓋天下化成乃聖人久於其道自然之符應也

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萬物之情皆有恒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動者常動靜者常靜飛者常飛潛者常潛天地萬物之情常常是如此而已其或有不如此者謂之變怪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說見上立未是恒不易方乃恒也方道之所在也立不易方即所謂久於其道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浚深之也如浚井之浚謂求恒之深也初六知常而不知變者也按本義易之大例初應四是初與四為正應本理之常也然此爻則有不然者自初而言初居下上視乎四勢分遼闊未可深有所求也又自四而言四震體震動無常也且四又陽陽性上而不下其情不下接也況又隔於二三其勢亦有所阻也是四應初之意有異於常而尤不可深以常理求之矣○又云以上本義皆言其不可深求以下則言其不知其不可而深求之也○夫初本不可深求於四然惟明者能見幾而作今初六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為巽之主巽之德入也居其最下而為之主入之深者也是其性務入矣故深以常理求之言欲其聽從欲其報必竭其忠必盡其歡如此非惟不生所望而反逢彼之怒隙由是起怨由是生禍由是作矣故貞凶無攸利凶有害也無攸利無益也兼舉而備言之甚言其不可浚恒也○初之所求於四者本理也而其所以不可遂其所求者則勢也理勢之間君子審焉○貞凶猶於利益求榮而反辱之意○或問劉貢程子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既從之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東坡曰若賈生者非漢文

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於漢文也夫絳灌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一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本義立意全象傳只是本義在初二字之意

九二悔亡

程傳曰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

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能恒久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愚謂以陽居陰如所處非其位所遭非其時皆是本宜有悔也以其久中則雖所處所遭非其時位然能處置調停得好而守之無失亦終無悔也○按程傳居得其正則常道也則以陽居陰不必說是所處非其位所遇非其時分明是所為有失後來補救得好耳蓋悔理自內出者如所處所遭非其時位於吾何悔此亦精義之法如亞夫將兵致得軍中夜驚先儒所謂亦未是節制之兵此亦是失常理而有悔處然能靜以處之堅卧不起故卒定此亦久中悔亡之意○彖傳曰久於其道而此曰久中者要之

道外無中中庸章句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但道字本自以理之正言○一說悔字不必拘是理自內出者謂到睽卦六爻當有疑耶予不必辭作不偏不倚只是不到之意○在恒之卦而居下體之中即為久中之義○九二之以陽居陰亦須是說他人事上處置有平方處却有久中好處來補他所以悔得亡又有得久中在人是箇厚重而有常德的人其以陽居陰之失特其一時一事之過此說久中又與前說不同此說似勝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本義位雖得正本是有德者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必失

[illegible]剝落而不能久於其所是亦往而不能恒其德何可得乎節[illegible]今只大路而趨荊棘舍靈臺而[illegible]觀順如漢之華歆本與邴原管寧齊名其後仕曹操為[illegible]大奸殺伏后而殺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其污名遺臭千古何忍如之又如齊之臣曰張文蔚曰蘇循曰楊涉曰張策曰薛貽矩曰趙光逢其始也皆以名行重於當時及朱溫篡唐或為[illegible]進或為奉冊無不奔走於賊庭其卒雖竭東海之波莫雪其汙矣○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詞猶之若眾莫知為誰○承奉也句謂與他不求而至也○本義又云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何所自來也此句兼或承二字解語意與亂臣賊子人

人皆得而討之者同○貞吝者貞而不恒故居貞而無恒以內則終不可以順乎親以外則終不可以信乎友以上則終不可以得君以下則終不可以得民何所往而可故引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二句就九三本爻言亦即所謂貞吝也下文貞吝二字又是申戒占者之辭亦即上文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也言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已足以戒占者乃又曰貞吝申戒占者之辭也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言無往而不得容也如所謂國人皆賊之猶國中無容之說

者之意

九四田无禽

程順傳曰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雖久而何益夫恒久固美德也但欲其所當久耳今九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是不當久而久者如此何利故其象為田无禽占在象中也此爻之象非專為田設也故本義云占者田無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若只從田無禽說久非其位意則是久田於無禽之地決然不得禽也守株待兔即是久非其位安得禽也泛言人事則凡所處非其地所乗非其時所為非其方所交非其人皆久而無功凡百人事中惟田之以

禽所得最大最顯人所易見故此以為象而一切人事皆在其中矣本義云占者田無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姑以田無所獲為主而推類以盡其餘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此與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同意皆理在象中意在象外申爻辭之法當然耳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非君子經常之道也如使以吾之剛應彼之柔而有其常則何妨哉今自是柔惟順他人此惟婦人所宜耳故曰婦人吉夫子凶正而固

爻只言常久不易上說也卦以柔中而應剛中釋常好之惟此爻柔不得者故恒字累也夫丈夫宜可以柔順而常○朱子小註論要看得象占分明恒其德貞象也婦人吉夫子凶占也本義曰故其象占如此依此小註則凡云故其象占如此亦須有別不可混論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爻象只是婦人吉而象傳加一字曰婦人貞吉者婦人如是而吉者以婦人之道不再醮也貞即所謂恒其德也○從一以一人言所謂不二夫也

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從婦則剛柔易位失牝鷄司晨矣

上六振恒凶

恒極則不常以全體言震終則過動以上體言總是從上字取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則兼六字取夫陰柔居上非其常也況又不能守斯為振恒矣上六便是不恒如何言振恒蓋振則非恒恒則不振謂之振恒正所以明其不能恒也猶咸其脢之意○陰躁則不能理性世間事若箇不定忙後錯了其凶固宜○恒極則不常程子曰物理極而必返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

象[illegible]在上大無功也

在上二字正是謂其處恒之極極則變矣故曰恒極則不常也所以象傳特露出在上二字以見此爻之所以爲振恒是如牽復在中元吉在上之類其意皆然○或者謂當如程傳云在上而其動無節及本義居上非其所安之說蓋幸程傳本義有此二句而强爲之說耳其謬亦不待深辨○在上只是恒極則不常之意不必兼震終則過動說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遯者退避也凡動靜間一進一退亦謂之退故退字不足以盡遯字之義須兼避言蓋其所以退者正以避小人之禍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陰陽是活套字在天有天之陰陽在地有地之陰陽在人有人之陰陽在物有物之陰陽陰陽則指人類言也陽是君子陰是小人故下文云不可浸長之故而遂浸迫於陽也所指明矣○二陰言長陽當退避何不曰君子小人只曰陰陽蓋就卦而言於解卦名之義爲切如下云九五當位而下以六二應之亦以九五爲君六二爲小人然亦只說九五六二也○二陰浸長陰有件小人合爻之勢○方一陰之生雖履霜堅氷之勢終亦在一爻至但陰猶獨而未得群故只占姤及二陰成衆則當

[illegible]矣比猶[illegible]遂小安而遯一句遡上文二[illegible]
[illegible]蓋造化無窮
[illegible]有當則處[illegible]六月[illegible]卦也姤五月一陰遯六月二
陰觀八月四陰剝九月五陰坤十月純陰○遯二
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
有君子之勢雖已當退避然君子中有九五者有陽之德而下應柔順中正之六二自是小人中之好者
[illegible]是君子若猶可以有爲而不必遯避也但
浸長於下則雖有九五之德六二之應終不能遏小人終不能挽君子之衰其勢不可不遯故其占爲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自亨苟不知遯則身中小人之禍而道亦與之俱否矣故惟身遯則道亨其道之亨者非亨于天下亨于一身也與困而亨習坎之心亨一例○彖傳曰剛當位而應當位非以爲君位亦不得兼位言依爻辭本義云剛陽中正是純以德言言其德之盛又有六二之應誠有非他爻比者若兼位言則六二之柔順中正亦爲兼位乎或謂易中位言當位俱是言其德之當位如當位以節之類若純以德言則當云剛中而不曰當位矣以爲雖兼德之意愚謂如未濟剛柔正而位當也亦以爲兼德位乎看易者安得泥於辭而以爲典要須順其意之所指乃得其理○此卦九五只是

君子陽也亦是在位之君子但此以九五釋亨又不涉於位
也○身退而道亨者得以自伸其志於隱約之中也○小利
貞承上言君子以小人之浸長則當退避但汝之爲小人者
還須利在守正不可恶你浸長之勢而遂陵轢君子安知其
不爲禍乎蓋自古小人之害君子終未有能獨免者聖人非
徒爲君子計而亦爲小人計然其所以爲小人計者正以爲
君子計也抑邪輔正以立人道所謂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
者○小謂陰柔小人也即小往大來之小○易所以以陽爲
大陰爲小者誠以大人之大也誠以小人之小也此意最可
以深長思也蓋大人是何等器局規模小人是何等器局規

模大人云爲氣味是如何小人云爲氣味是如何古人謂之
大人謂之小人眞有旨哉眞精義哉所謂君子者亦然君子
是王公王公氣魄亦作大宋子謂劉共父作王龜齡文集序
有曰蓋嘗驗之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磊磊落落如青天
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
爲猛而麟鳳之爲祥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瑣細猥䛌
云云者必小人也○亨爲君子言小利貞爲小人言○此當也
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皆爲君子以避小人皆戒小人以
不可害君子

遯亨遯而亨也

遯亨○遯而得亨也見不可不遯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剛字只當九五字當位虛陽剛中正本義亦云九五當位
九五字正當此一剛字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語
此所以遯而亨也陰方微爲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
遯者全依此說不惟與本義背於理實有未通處以爲亨
剛當位而能遯可也若謂以其有六二之應所以能遯則如
何可通夫六二是陰柔小人但中正爲近厚者耳小人豈
能爲君子謀而勉使遯乎按九五爻辭下朱子小註曰固是
位而應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

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使不好所以戒約他貞正
方得所謂小人未嫌自家者正所謂下有六二之應者也
以有爲者也所謂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不去者正此所
謂二陰浸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遯者也尤見卦象矣
之初二兩爻相類而此當從本義爲定矣○以九五一爻釋
亨義猶云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故獨言以九五一爻其不
曰釋卦辭而曰釋亨義者曰釋卦辭則似通釋卦之辭矣曰
釋亨義是逐句之義且此大文若非本義有以九五一爻釋
亨義一句則疑於明遯義矣不見果是遯而亨意蓋卦名遯
字只是言其勢之當遯 本九五之剛當位而應方是

貞能遯乃亨也○因此本義一句尤見得前本義是
此意同不是兩意蓋此既以九五釋亨則前本義九五當位
云云者獨非所以釋亨乎而彼此一意不容獨異者昭昭矣
又可泥小註之言乎

小利貞浸而長也

以其進故止之○浸長二字最當細認朱子小註云如王允
之於董卓謝安之於桓溫皆是小人盛極而衰時節故制之
易若是浸長時將何策以禦之只是退避聖人甚要人知幾
不然剛當位而應時多少好故曰若猶可以有為然大勢終
是難支了故曰但其勢不可以不遯所以決是遯去知是無

柰他何不如早行為嘉故九五為嘉遯○朱子曰允是脅於
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又曰他是大臣亦如何可去
此為在下位有為之兆者則可去大臣任國安危若在與在
君亡與亡如何可去愚按異姓之卿亦可去

遯之時義大矣哉

夫陰方浸長其堅冰之漸剝床之勢吾力莫如之何所謂處
之難也只得見幾遯去而已矣失此不去後悔何及穆生曰
今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者為此矣故曰遯時義大矣哉○
又曰陰方浸長處之為難一說陰尚未大盛此際乃人所
安而不能決去者也故曰遯之為難[illegible]

夫欲人之審處而決去也蘇子瞻論[illegible]曰天下之[illegible]
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illegible]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
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
安而不吾信是亦處之為難意司馬溫公曰聖人之憂[illegible]
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
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亦頗是處
之為難意此二說於姤之時義大矣哉為尤切此說非本文
之意本文以浸長而幾非以為微也詳之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天雖無意於絕山而山自不能以及乎天遯之象

也遯是相遠之義非退避之義也或以為天遯山又或以為
山遯天者非也據下句君子遠小人而言則君子如天小人
如山此是天遠乎山之意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不必設君
子遯小人只是從天下有山取其法象蓋君子之於小人決
不可不遠之而使之得近但亦不必惡厲以遠之惟嚴以自
守則一正足以郤千邪而小人自不能近矣嚴則如天然不
求其遠而勢自不能近矣信然信然故曰君子如天小人如
山相絕之義使是如此方得朱子以為亦推得好是也○君
子自守之常非法不道非禮不動[illegible]其言[illegible]
則邪正不容以並立彼之小人自有不屢而去者矣○小人

自不能近非獨其勢不可近有心醉神服而不敢近之意
傳曰在乎矜莊威嚴使之敬畏則自然遠矣愚謂威如之吉
反身之謂也只矜莊威嚴固亦足以遠之然未足以盡嚴字
之義也必須其律身者行言若見是容貌辭氣間嚴則小人之
奸猾者固未易劫也恐適以取其侮惡亦未專謂嚴厲色
凡用心阻拒如今州上莫尊或打巢門皁隸之類皆是○嚴
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味其語意方知君子之
嚴非專為小人設也既不專為遠小人設則無待身之素為
共矣況曰自守之常豈專在容貌辭氣間邪天下有山遯此
遯字亦與卦名之義小異○一說亦指君子避遠小人○補
註曰君子游心高明不與汙下者處猶退避也嚴者以禮律

身之謂惡則疾之已甚之詞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易爻之例以始終言之則下爻為初上爻為終以上下言之
則上爻在前為先下爻為後此卦是遯此一爻獨居一卦之
下是遯而在後故以為遯之尾也遯尾厲危其遯之不早也
況可占所往乎晦處靜俟可免災耳晦處靜俟即俟也晦處
者即今日儉德避難韜光全身也靜俟者以不避亦不
過時過則行矣且當隱伏以待之然靜俟亦不往
晦處所以靜俟也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言遯尾之厲是惟不知早遯而尚往耳如不往則何災之有
所謂敬慎不敗也亦是此例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辭意云固之以黃牛之皮雖欲解之而不勝也勝音升然勝
字亦不必解作盡字猶云不勝危酒之勝言欲解脫之而不
能也況作不能盡脫則亦有被脫者矣○執之用是以此固
之也此全是六二之象小註云此言象而占在其中○本義
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黃中色牛性順六順也二中也就
隱遯上說如何見是中順蓋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不危言激

論不矯矯伸節惟知自守而已此之謂中順只看自字二字
莫之勝說總是中順字內取出是順而健者也坤卦所謂順
而健者當依此例解是順中之健守得那順堅固便是健處
○不著吉凶見占者當如此象云耳
固志也
謂固其志不可奪以祿也就其莫之勝說意蓋執用黃牛
之革便自莫勝說矣非別一志也
一說固必也固志謂必遯之志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其曰係遯有疾厲是正意又曰畜臣妾吉雖云尚有此一吉

然益足以見係遯之無所利矣猶咸九五咸其脢乃曰無悔云耳皆是短中求長因跟得獲其衰亦貶也○或曰畜臣妾吉自是一占看來不然分明是明係遯之無所利耳○臣妾僕妾也古有云臣妾朱子所謂係小在鄙于頭者也係遯是危邦已不可入亂邦已不可居乃顧戀於妻子及權利之類而隱忍濡滯不能決去六二之交是則名節必爲之虧身家反爲之累此其疾也厲孰甚焉○厲字還須刑得與疾字有別方是莫說到喪身敗家處蓋喪身敗家則是已凶矣非止厲也厲只是危意危之者危其將至於喪身敗家也然常驗之古今其係遯而終能免於喪身敗家者亦寡矣○本義下比二

陰蓋九三陽也本是君子○畜臣妾吉言以係遯之道畜臣妾可謂疾厲耳疾非身之病其行之病也○以係遯爲疾者深病其當去而不能去似若留戀病然也有鄙薄之之意有傷惜之之意○本義蓋君子之於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此句須看得活蓋臣妾亦是小人中人係遯之情於小人中只可用於臣妾若夫江經敘雄小人遠之惟恐不遠去之惟恐不速此則爲之係戀而不能釋去哉而凡一切事之大者但有所係而不能決便能致厲矣○賢字爲畜臣妾者但有所係戀便爲不賢矣故云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或說賢字指臣妾見得賢人君子不可得以畜[illegible]

畜也所謂君子不可虛拘者也○一說君子小人俱可以說不必指定做有德之君子既無有德如何有係戀謂還可兼德而言且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惡故亦曰但有所係戀便爲不賢矣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

係遯則志氣終於不振足以疾憊而致危必矣憊只是困憊義亦不必說到喪敗處貼疾義不見厲義疾則厲矣不待言○一說文曰有疾厲而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明厲則疾憊疾憊則厲也看來疾與厲須有別厲字自有易中凡例此不可獨挽以就疾字也

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大事不必說外去君子之出處去就便是大事之大者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好遯好而能遯也一字爲一句然則剝之無咎可以此例證矣九四與九三正相反○君子吉者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吉也吉不可說太重小人否程傳讀作鄙音想朱子初年亦從其音後來見其不通遂改讀爲否音耳何以見否塞之義不通蓋否字是主君子而言若小人不否矣何足憐哉故君子道長卦謂之泰小人道長卦謂之否否亦謂君子否也不然小人道長說作小人泰亦得了然後知易爲君子謀不

為小人謀○依程傳讀為小人否音鄙則是小人為謀不幸矣小人無不幸○既曰君子吉何不曰小人凶而曰小人否者罪其不能絕所好也使能絕所好則亦為君子矣何不吉之有然君子既以好遯而吉則小人之不能者凶可知矣上文不特曰君子好遯而又必言吉者要其終而言亦所以勸也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是君子下應六二六二陰柔是小人但其柔順中正却是小人中之好者初無害我之意况九五陽剛中正又是的確人望只是見得自家合去即便決去了全身全節不辱不

殆所謂嘉遯也此與夬人否亨之意相類○朱子曰此文便是剛當位而應處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依此便是彖辭彖傳意同剛陽中正即是剛當位處純以德言與柔順中正類矣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以能正其志而不苟容也正是活字其他遯守者或涉不安然後遯去如九五在我既無疵在人又不我嫌全未見有可去之隙然以將來之勢宜早引去去得甚好故曰嘉遯若待小人有言然後去不為嘉矣嘉遯如俗云去得妙也

上九肥遯無不利

本義云以剛陽居卦外下無係應蓋剛陽則有果斷之才外則陰禍未及其身下無係應則無所牽係為能得意去之去是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若如是吾身從容自得綽綽有餘裕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中傷之禍無自而及汙濁之世無自而染無不利也但其利止於一己而已○九五嘉遯如微子上九肥遯如伯夷太公○嘉遯如張子房肥遯如商山四皓○一是常在位而遯一是逸民

象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

無所疑在肥遯字上坦然無礙也可以想見其肥遯之意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大壯利貞蓋大壯勢也利貞理也大壯而不利貞則勢有餘而理不足恃壯妄為豈其利哉故利在正固也○大壯或失其正或正而不固皆不過是強猛之為耳非君子所以自固之道也○或曰四陽盛長為大壯若五陽六陽不尤壯乎而以此為大壯何也曰盛長者方長之勢也故曰盛長足以大壯若五陽之夬其勢近滿純陽之乾則陽勢已滿如既午之日既望之月皆不謂之壯矣人三十曰壯亦是血氣方盛發而滿足之時○大壯而曰利貞者其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更以[illegible]之彖辭觀之益信聖人之情可見矣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以卦體言大者壯也因為大壯之義以卦德言乾剛震動所
以壯也亦為大壯之義釋卦名有兩義也兩義不相涉○剛
以動故壯以字作而字看剛體而動用也剛而能動是揔能
為之資而又濟以必為之志則何為而不成何往而不濟何
堅不可破何難不可克所以壯也者所以字見得壯猶在後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謂大壯利貞云者言大者却要正也不可謂所以大者以其
正也如此說則非釋利貞之義而大字便與卦之大字不同
却與卦辭異言矣故不必從○大者正也與上文大者壯也

句法相類然大者却要正也語錄云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恐
記者之誤語錄又一說云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此
說明白可據○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到此大字方與上
文二大字不同此正大二字純以理言○或云天無私覆而
無所不覆天之正大也地無私載而無所不載地之正大也
看來此說於情字尚未盡只未切須無私覆載生成言乃可以
生成言之氣一舒而萬物皆生天地無容私於其間也氣一
翕而萬物皆成天地無容私於其間也以至雨露之沾濡風
霆之流行日月之照臨山川之流峙皆無所容私於其間也
其正大何如哉○天地之情只是無邪曲之私公正是大何

大又是如何所謂所以大者以其正也安頓在此處却無妨
故君子謂之天人以其正也為不善者謂之小人以其不正
也此理誠可玩味○天下之理私者必小正者必大
公而大矣同人于野亦以正而大也君子宗則不正亦不大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切不可泥正大字是人事之
大正大二字且虛講不可就指為天地之正大須於天地之
情可見處方發揮出天地之正大意○按本義云釋利貞之
義而極言之可見正字尤重大字本是帶說而却與正字并
正則大矣○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大而大壯其可不利於貞
乎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列烈其聲赫赫其威萬群聽而起衆蟄其勢壯甚
大壯之象也君子體此一毫非禮之事不踐諸身是不為人
欲之私所屈矣何壯如之故曰自勝之謂強也中原之戎虜
易逐一己之私意難除此所謂壯哉○造物以雷在天上言
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為大壯自勝者強不是說自勝則能
強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本義云剛陽處下而當壯時以陽剛之資而處於下位則不
安於下且又當壯時其行足以銳於進者也故為壯于趾之

象占者居下而壯于進其凶有孚矣○居下而壯于進則必
于理而忤於勢必値裁抑之虞反取用窮之災矣道理與咸
初後恒同

九二貞吉

貞吉還須就壯上說參之九四之貞吉則然○本義所謂得
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中義指心言正蓋指其所為之事
言夫二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則是其所為未免恃壯矣所
處得中因以不失其宜則是由其宅心忠恕不肯為過當之
舉故能因以戒其恃壯之為也○書君牙曰爾身克正罔敢
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蔡氏傳曰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

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據此則中正之辨所
從來舊矣九二吉守頗難說若以大壯利貞例則是不躁於
進而終無不遂進若但據九四爻下朱子小註云此卦如九
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然
是有可進之象則九二貞吉只是不可以為得遂其進然恐又以
為此卦為大壯大勢陽皆有進惟初九在下而壯于進九三
過剛而用罔則反取困而不得進若九二既能因中而正不
應只自守而任了故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程子曰物無壯而終止之理但貞則不致困而必遂其進矣
況九二之因中而正與九四之象[illegible]

也正一只自守哉拘之為貞吉也九四之藩決不羸壯于
輿之輹即言之象也特以四前二陰為藩之決藩輿則
大輿壯進之象矣故勇者此二句今乃以其利此二句爲
與九二之不得與同何也又如上六之艱則吉亦就說其
其進此未敢使以為然姑記之以俟知者大抵爻辭凡言
意同亦是恐其恃壯妄進故戒約之不得不嚴然以為其
自守則尚可疑雖初九亦終必進但怪他居下急進不當從
序而漸進矣若依上註則只說得悔亡不可為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象也貞厲占也羝羊觸藩羸其角占之

象也○九三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此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
子則為用罔占者如是雖正亦厲況不正乎是用壯者固是
用罔者亦厲也貞厲如何如羝羊之觸藩而羸其角然蓋小
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也用壯者血氣是尚勇力是恃不
顧理之是非勢之可否者也用罔者蔑視世事藐不為懷
若無人恬不介意者也貞厲意無用壯用罔言或曰既是用
壯用罔則豈有得正之理曰亦不必如此拘且如王赫斯怒
君子豈無用壯時君子有所傲惰豈亦無用罔時但此以過
剛不中言則皆非其正者耳且其辭意若曰雖正亦厲況不
正乎非謂此用壯用罔者得正也本意只是謂其事雖正則

發之過剛則皆不免於厲無得許多閒辨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此一爻在小人為用壯在君子則用罔也象傳之辭只是如
此而本義釋曰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何邪蓋用壯者必
以壯敗用罔者必以罔困故象傳雖不言其困敗而理之必
至亦有不待言而知者矣朱子釋義恐讀者忽之以為象
不及此意也故發之云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夫大壯之道所利在貞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為失其貞然惟
其以陽居陰則為不極其剛故雖不貞而有可轉而貞之理

故因占設戒曰若能正固而不恃壯以進則得其正而吉且
悔亡矣以前遇二陰不如三前之有四其象如藩之決開而
不至羸其角於是壯于大輿之輹前進無疑矣○一說其悔
亡且還說出得遂其進意來下句方是說出吉悔亡之實象
猶九三羝羊觸藩羸其角為貞厲之象此說恐當無疑○藩
決不羸雖取四前二陰之象然意不重在此源頭總在以陽
居陰不極其剛上此二句只將此說觀象傳云藩決不羸尚
往也尚往便當壯于大輿之輹一句蓋上句是云無所阻並
前下句是云進而前也兩象一義故本義云亦可從之象
也初無所復取而繫以之云下乘三而藩羸壯于大輿之

是別取一象繫矣兩象吾勢得進而有則貞吉悔亡者也
○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恐是承上爻如羣後在中亦不
然只承上文成其股亦不廢也則亦有因前二爻之故
而云也今九四決頭之藩決不羸非承上爻羝羊觸藩
難前而言則何以義如乾九四或躍在淵承初二潛龍
而言不然則為何物躍淵耶彼以其意顯而且無他故不
則為九下句二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
如此○四前二陰則藩決矣此意殊輕若必拘拘則九三羝
羊觸藩亦須添入三前有四之象矣而今說者皆不用何也
○又如節卦中正以通而本義云又坎為通其意亦輕其取

義本端總在不極其剛上了○輹程傳云與輻同車輪之中
幹也如磨心然車之所賴常以輹折壯于大輿之輹與壯于趾
句義同非謂壯過于大輿之輹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故皆能抵觸以進爭
六五以柔居中夫柔則畏懦不敢進中則安常守分而不能
果於進故獨不能抵觸以進夫卦本壯象本羊今乃以柔中
而不能進是為忽然失其壯矣喪羊于易之象也○雖失其
壯然凶害悔吝常由壯于進而致如初之征凶三之貞厲上
之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故六五亦可以無悔○彊場場字音

易亦音或作埸者誤也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以柔居中也以柔居中如何謂之位不當蓋以位言之以柔
居中失其壯而莫能進也故由其位之不當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上六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程傳云然○壯終動
極之壯也其質本柔才之弱也○无攸利亦象也帶進上
句故○其象如此其占可知占則亦如其象然○或曰然則
艱則吉亦當併為象邪曰此如咸六二之居吉例蓋本爻之
象只如上所云然其中又有此好處若能變計則尚可以得

吉者本象以著占也○艱則吉非是有可進之理者以其本
壯極但能善用其壯則終須好○本義然猶幸其不剛不至
即是其質本柔質柔則不足以遂其進矣乃曰艱則吉何
蓋壯是人事質柔是天質壯終動極很抵是壯了於此而艱
難以處之則為善用其壯矣故卑說可進若本無壯則如六
五之喪羊于易全不能進只無悔耳安得吉乎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
艱則吉咎不長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此卦之象為日出乎地之上是上進也此卦之德為順而麗
乎大明之君亦上進也又卦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
上行以至於五亦上進之義也伏羲是以名卦為晉也及文
王繫辭以此卦卦象為日出地上是當明盛之時也卦德為
而麗乎大明是有致主之德也卦變柔進而上行是又遇虛
中納賢之君也當是時有是德而際遇是君其占為康國之
侯得大君之錫馬衆多而晝日之間凡三次接見於君也其
占如此然亦必有是三者乃有是寵也見其占之未易當也
○明出乎地上以時景言明是實字易多以明為日如明兩
作明入地中之類順而麗乎大明以在己之德言重在順字

柔進而上行以所事之君言重在柔字○順而麗乎大明大
明指君麗親輔也所謂扳龍鱗附鳳翼者也順以臣言竭股
肱之力盡忠貞之節主爾忘身國爾忘家所謂順也在上雖
有大明之君使吾無是德以麗之則為有是君無是臣矣故
重在順字○康侯安國之侯也國是其君之國非侯之國也
侯有功於國家社稷故君寵之如此如天王之賜所於齊桓
錫車輅弓矢於晉文但非其君耳○或曰使能自安其國不
在所寵乎故入其疆田野治土地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
有慶曰此以巡狩躬行黜陟之典言且如此亦只是能遵守
天子之令未見其有康國安世之功故康侯惟伊周足以當

之其次則桓文或以時明若在上有何不臣而用使以康之
邪曰非必拘說若不能自安而使為之安也據卦本意是有
是臣以輔是君同心同德良臣際時此者也愚故曰若桓文則
君非其君○用錫馬蕃庶不言錫他物馬於他物尤重也○
朱子曰用錫馬之用只是箇虛字愚謂正與王用出征王用
享于帝公用亨于天子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諸用字同雖
無所指為虛然非語詞也比朱子之言若或未深認此邪
○用字下可貼箇得字○此卦辭二句全是占○晝日三接
言其接見之無時也頻見其親之意也

君子以自昭明德

格物致知以啓其自昭之端誠意正心脩身以致其自昭之
實使吾之明者煥然超出於物欲之表亦猶日之出也杲杲
乎勝光於九地之下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朱子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說
之○程傳曰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
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
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愚按
程朱之說明且備矣若以不義或字為字句欵而別討一說
亦將不通適不如程朱之說有[illegible]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中正本有其德可進也而上無應援無有汲引之者故
欲進而愁○愁而難不同初六應不中正是箇無許頭在上
阻抑我不使得進上無應援則只是無同心汲引之助而已
愁耳○二貞吉與初貞吉不同初只是不進得免咎耳二則
終可進也蓋六二中正既非初之以柔居下者比上無應援
亦未至如初之應不中正之不安六二之吉即下所謂受介
福于王母者也初之吉只是无咎○六二貞吉受茲介福者
蓋中正之道久而必彰也但當靜以俟之耳靜以俟之所謂
貞也則必為上所鑒信矣○于其王母亦以其本五應也○

以其以陰柔居尊故取號王母王母大母也自古有王父王
母不可說是國母故本義云王母先妣之吉占若以為國母
則不得用之於享先妣矣凡高曾祖妣皆先妣也○父[illegible]
之稱至唐宋猶然自至元朝方不許士庶間稱王父王母本
文並著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此是占法
蓋見朱子語錄亦云恐是如此況又曰凡以陰居尊者皆其
類則此非占者之法而何安可就以受介福[illegible]
先妣之吉占耶本云此二句只帶上文說中吉字之義也○
依此文之象凡柔德之君皆是王母或幼沖之主亦是也以
此占得者言也[illegible]六二之謂其妣也此所謂王母之

非指實局定說須要知是假象○不可依循說以錫馬
晝日三接為介福蓋彼是有安國之功方受此褒錦此只言
得遂其進以居天位食天祿耳○同一六五也以其皆陰且
柔無力則曰上無應援以其以陰居尊則又曰受福王母易
其可以為典要乎據本義云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則全
是戒占者之詞與上文同例不必謂自中正來但所守者即
是欲藏此中正之德而不急於干進也至象傳曰受諸介福
以中正也則謂其中正之德又而必彰與爻辭實不相悖也
六三衆允悔亡
六三不中正而行不見信於人則凡事阻礙宜有悔也以其

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為衆所信而得衆之助可以有行
為能亡其悔也
志上行也
專主三言此衆之所以信之也蓋衆人本是欲上進者今以
其志同故皆信之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九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不中術之所也不正行之邪也而
在上體非其宜也竊也竊則必貪貪則有致寇之理從欲
有惟危之道貞厲即解六二所謂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之
意言其位雖得於上而所無其德之下無終必失之也○馮

氏曰鼫鼠詩作碩鼠此鼫鼠詳見爾雅大約云形大而首好在田
中食粟豆蓋田鼠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
六五以陰居陽其所處未免有失當者宜有悔矣然此卦上
離下坤六五居離之中是大明在上也坤居其下是下皆順
從也大明在上則其德足以得民下皆順從則得道者多助
何為不遂故占者於悔可亡也然當晉之時人情常患於功
利之心勝今六五有是德固宜無是患矣占者於此若又能
去其一切計功謀利之心則自無不利矣何也有是德而下
皆順從何用計利而後得利蓋自有不求而自至者此聖人

曉人之深意也○本義曰然亦必有是德乃應其占耳總即
所謂大明在上也有是德則自不計失得而下之順從亦有
不言可知者故只言有其德而不及下之順從○大明在上
而下皆順從重在大明上使無大明之德本義亦不專取及
下皆順從矣○一說本義云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
往吉而無不利者蓋前面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只得悔亡
耳未便得吉且無不利也故又必失得勿恤方吉無不利何
者以陰居陽而當晉時又大明在上下皆順從以常情計之
恐又未必能無計功謀利之心在於漢武帝當文景治定功
成之後無有一物不偏遠邇示以四海皆在其欲施為然內不

免多欲之私又挾此所得之疑其不宥者吉且無不利之意大抵此爻所以慶其有誠之心不恃私者在以陰居陽上本體不正故也○依朱子小註則失得勿恤一句輕云但有是德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無所不利耳此與本義不同○須看本義去其之去字及則往吉之則字見得語錄果與本義不同○失得勿恤自家却要做得是但於得失則不較焉耳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不成只是不計功謀利連已分內當為的事都拋了故語錄云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夫剛進之極以伐私邑如何雖危而吉且无咎吝若以伐大國則任大役重全憑倖悻之剛如何濟得事惟以伐小邑則以剛行之尚可圖克所謂猶之可也然亦不免於危故危而吉且无咎者私邑固當治治邑亦當剛也○伐指征伐以即所以治之也不可就以治字當伐字然以極剛治小邑非得其貞亦可吝也牛刀割雞比云焉用治小邑又焉用極其剛嚴哉非惟理所不當抑亦勢所不宜祗可吝耳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illegible]正亦有大

得眞孫其正者故當艱難以守正艱難守正只晦其明晦其明亦明夷也所謂與時偕行也易之道大抵在此故曰君子之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利艱貞不知文王果是指六五近上六而言否本義只是據彖傳及六五爻辭而解之云耳恐文王只是據理而言亦不可知孔子彖傳之言是聖人之為因卦以發而今不可以孔子之說遂為文王之說亦未可知

明入地中明夷

明入地中明夷以卦象釋卦名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以卦德釋卦義上云釋卦名者卦之所以名也下云釋義者卦中之一義也亦見其為明夷也故示曰釋卦義

○上獨為釋卦名者大凡如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等類上蒙字是舉卦名下蒙字是明山下有險而止為蒙之義也故曰釋卦名義○又如屯剛柔始交而難生上已提卦名則下之始交而難生即其名義也彼亦如此故皆為釋卦名義蓋皆隔箇一重說話因其名而求其義故有義字○若此卦云明入地中明夷臨曰剛浸而長則卦之所以名者已顯然而無待於推其義矣故只曰釋卦名以卦德言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亦夷之義也故為釋卦義○以蒙大難只帶外柔順讀此言文王柔順時特以處大難耳文王非純是外柔順的人也王赫斯怒亦有時乎外剛健矣○文王以之謂守

者文王嘗用此道也非謂其遂之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
大難是此卦之德文王以之是用此卦德本義云蒙大難謂
遭紂之亂而見囚也此就文王以之句內取其實而言也故
用箇謂字若就以上句做文王事看大失經文之旨○下節
內難謂為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之近於上六也亦然○
此條不與下條相屬此屬卦名下條屬卦辭○內難而能正
其志分明是指六五近上六為內難然五以柔中居暗地而
不失其明是能正其志也故云六五　爻之義釋卦辭○晦
其明也此句且虛離利艱貞意至內難而能正其志方指着
六五之晦其明處言而本義所謂為紂近親在其國內云云

者亦在箕子以之句內取出○晦其明是解艱貞意內難而
能正其志又是申解晦其明意晦其明則明猶在也但韜晦
其明耳所以為箕子之明夷所以為明不可息也○文王箕
子俱是明夷而所處有難易之不同者所居之位有遠近之
不同也故獨以箕子之事為之利艱貞○朱子曰文王外柔
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艱貞則是他那佯狂着然亦柔順從
易佯狂者喚取乃又要人人以為真狂又要自家而內人人
都不能得他是佯狂直到商周之事已判那時不狂之實方
分明便發出一篇洪範來了○元魏廣陵王恭好學有志度
以元義擅權陽瘖不言居龍華寺孝通說爾朱天光奉

以為主恐其不可使爾朱彥伯潛往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
爾朱世隆等大喜乃廢前所立魏主曄而立之邢子才為赦
文敘敬宗枉殺爾朱榮之狀魏主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為失
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魏閉口八年至是乃言
中外欣然以為明主云　是亦有艱貞晦明之功者

見綱目三十一卷第二十六葉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用晦而明亡法不以察之他而獨以施之蒞衆者蓋必有所
謂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用晦本非晦也明而用晦耳其用
晦者不察察以為明也晦字重於明字然雖用晦而自有明

在是亦不汲汲以為晦也○一說依語錄云外晦而內必明
乃可恐語錄又是一時議論之言如此則與睽卦語錄謂與
以同而異正相似都下字重矣不切於明夷之象且愚以為
用晦似非真晦不用了箇必定恐夫子之意未然○唐太宗
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
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
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
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右已見綱目太宗初郎
作身大書置於此條下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此卦下三爻明在暗外初爻去暗已又遠故其明夷兆有
如鳥之斯舉以飛而垂其翼然飛而垂翼者見傷也在占者
之君子則當行不見容而于行者而其行也倉卒決去不遑
顧慮至於三日不得食焉是亦見傷也且其行也必將有所
適也然將乎明夷終不免於傷雖至其所適之處而所適之
主人亦未免有言蓋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總是明夷佔猶
是明夷之淺者○三日不食正如孔子之絕糧於陳○君子
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一串說下○雲峯曰象為
飛占為行為往象為垂其翼占為不食有言此說分明都是
爻辭正意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惟義所在故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而至于乏食也此說則爻
辭與象傳一意未知是否○一說據爻辭不食只是見傷之
象本謂迫於勢而不得食與垂其翼于人有言一類未有義
不食之意象傳乃是夫子以義斷之言雖不得食然惟義所
在雖不食可也發此意於象傳聖人之意精矣此說為光明
脫洒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下三爻俱明在暗外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者也六二亦以
柔體而居暗主之下為明夷也且明夷視初雖為稍近視三

四五則猶為遠故雖見傷而未切如傷于其左股則非要
害處也其象如此占者於此亦在乎速救之耳若救之而得
馬壯便得免矣吉謂終免於害○左股程傳曰足者所以行
也股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
用以右為便惟蹶張用左不但左字為未切股字亦為未切
如程傳之云是也只對左股看腹與股便自不同故常有以
手足對腹心者亦有以腹心衛手足者左右二字亦有義論
以體而言則左陽而右陰如東西卯酉之序陰陽之定位也
今世之所以尚左也歟以用而言則右陽而左陰右常用事
也動者為陽靜者為陰也古人之所以以右為尊也歟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此象傳甚不好說若程傳及臨川吳氏俱以柔順中正為解然
本義全不帶及此意今似強入此意了大抵是為釋其傷之
未切而救之順也而救之又速則又為有則矣所以吉也若
當救不救便非順矣若救得不速失其機會便是不得去了
非有則也如此說似儒通○或曰傷而未切而救之便是速
如何作兩重意非也蓋傷而未切時也救之速人事也兩所
有傷而未切可以救而人自緩於救以致禍遂及身者自是兩
意也又須初六用拯馬壯吉本義云始須而拯之為力猶易
又有於馬壯二字知以其既字又字便見兩段意分明矣

此爻順以則之義亦昭昭矣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九三以剛居剛是有剛正之德者又在明體之上是以天下之望而在其體之位者而乃屈於至暗之下非惟其志有所不展抑且其心有所不堪正與上六暗主爲應則又受傷之切者矣此見其德力俱到而迫於不得已故舉事猶克○明夷亦以明見傷也于南狩得其大首克其我傷者也亦爲天下克之也不可疾貞言非出於萬不得已不可爲也故曰在下者有湯武之任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象傳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此句最宜玩味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意思

○于南狩程傳曰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非安氏曰南者進而在前之方又升卦本義南升前進也只從此說亦穩一說本義分明謂向明除害向明二字必不苟下然三陽爲主爲應進而克之是向暗也何謂向明蓋彼本暗而吾之除之不以爲暗也是以明革暗如所謂代虐以寬故云向明除害也不然則爲以暴易暴非向明除害之義也夏商之季天下被桀紂之酷如都屋然湯武一怒而天下便有復見天日之意竊謂本義於此爻而著一明字義亦有由來矣于南狩只說得其大首便有所從問治之意○不可疾貞是戒占者不進[illegible]文上文是象○本[illegible]湯[illegible]文上[illegible]於[illegible]

正合此爻之義不可以爲專恃爻辭不可疾貞說爲[illegible]也看此爻二字豈只是此一句然不可疾貞亦在其中湯武之舉皆出於萬不得已而後舉也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看志字與乃字[illegible]○有湯武之志則可[illegible]權者[illegible]人待也此大字非之辭大首之大此[illegible]得大有所得也成大功也一戎衣而有天下意○或曰權者聖人之大用凡人皆不可用權只是守經此又大拘滯了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豈必皆聖人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本義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以六四所處之地言謂其居暗地也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言雖已入暗地然以柔居暗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也○一說據本義云言筮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是也以進六于左腹說故曰幽隱之處謂[illegible]于[illegible]以[illegible]禍也[illegible]不是[illegible]如是則當以入于左腹[illegible]於出門庭之下[illegible]入于幽然後方說出門庭而去況下文云六四以柔正居暗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豈不及去之幽隱之義況又語錄最明大註小註兩有証據不可易也○[illegible]地而尚淺柔正[illegible]

道也文王外柔順亦是此道○左腹左字未詳程傳以爲左
僻亦未敢據醫家云人身諸臟腑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
腸脾胃命然亦未見左腹與門庭要分得明左腹暗處也門
庭則向明矣此說近巧看來只從本義遠去之說初無向明
之意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本義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地以位言亦近君之位也二
句兼舉耳故九四爻下只曰五以柔中闇地而已迫不兼及
君在其中矣況就爻言居至闇之地坤體也近至闇之君近
上六也若就人事言則就近暗君便是至暗之地矣○而能

正其志者柔中故也已解在六四爻下故不復出耳正志有
艱難之意方爲箕子之明夷○利貞以戒占者箕子之明夷
自不待言利貞矣箕子貞之至者也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其明自存但晦其明耳明不可息所以爲箕子之貞若其明
可息則一篇洪範從何處來○爻辭利貞是以戒占者而象
傳乃曰箕子之貞此正與恒六五象傳婦人貞吉一般彼以
象中之貞字以就占此挽占中之貞字以就象○六五不取
君象以上六爲暗主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上六所以爲暗主者以陰居坤之極取其極暗而又在諸爻
之上也○不明晦本義釋云不明其德以至於晦此有兩義
之意焉言上六本非生成便暗者明德人人所固有彼不能
自明其明德而甘爲欲昏以至於晦耳○初登于天後入于
地兩句最可爲昏君之戒始爲天子終爲匹夫且欲求爲匹
夫而不可得夫非據高位則無由傷人之明然始也傷人終
必自傷故後入于地惟命不于常可不監哉○三句皆是象

初登于天照四國也

初登于天言其位照四國耳此解初登于天之義

後入于地失則也

謂失道也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家人者一家之人要不出乎父子兄弟夫婦而已或曰若伯
叔與姑姪不亦家人乎曰伯叔亦父也故曰伯父叔父姪猶
子也故曰從子伯父叔父亦謂之從父姑則諸母也伯叔母
則從母也姊妹則女兄弟也故家傳只曰父父子子兄兄弟
弟夫夫婦婦盡之矣○此所謂家人奴婢不與焉古制人之
無奴婢有犯其罪者沒入爲官奴婢謂之臧獲如胥靡之類
臧者被贓罪而沒入者也獲者逃亡捕得而奴使之者也

人家所得買賣也王莽曾稽古法禁人不得買賣奴婢又有
奚奴周禮奚三百人鄭玄註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曰
奴婢其少有才智者以為奚今時侍史官婢是也○卦之九
五六二內外各得其正故為家人立家之道須內外各正內
外各得其正方成箇家道由此言之凡內外有不正者都不
成家○人而不仁則非仁國而不治則不國家而不正則非
家○家人者一家之人則父子兄弟夫婦俱在其中及卦辭
只言利女貞蓋非專欲女貞也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無
不正矣故彖傳推男女釋之誠知文王之辭非專欲女貞也
欲先正內耳所以言女正位乎內於男正位乎外之先而本

義云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釋利女貞而無九五
六二蓋先聖後聖契鑰相授不容少異○莫難化者婦人問
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此所以欲先正乎
內也看先之一字方知男亦在所貞○利女貞本只用利貞
而乃曰利女貞者示人以先務之所在也○女貞如何圖識
必爾饋事必順必孝舅姑必順大小必和家衆必睦宗姻不
生讒妬以間夫之骨肉不預外事以貽夫之禍患凡有數端
不專指脩潔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亦所謂利女貞也
[illegible]正者家而家莫難乎外婦人也亦以難易論耳此實夫
[illegible]刑于寡妻全在丈夫○舜之刑于二女文王之刑于[illegible]

寡妻皆女貞之義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其道之所施則有遠
邇之異而正家之道要有二哉○或說利女貞以上在內外
上未該得父子兄弟謂只讀彖傳至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
夫婦婦處便見其意不然本義明解家人為一家之人則豈
有不該父子兄弟者哉至言內正則外無不正亦從女貞而
對言之耳非拘拘是一男一女之際也夫父之與母同此內
外也兄之與嫂弟之與弟婦亦同此內外也若必以彖傳第
三節為推廣言之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方為正
家而家辭本義所謂內正則外無不正者猶未為家之正乎
但辭旨專在內外上耳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首提家人二字與諸卦同指卦名也下二句男女正位亦指
卦之九五六二言一例也○天地之大義也亦猶云陰陽之
大義也不曰陰陽而曰天地天陽之尊也地陰之尊也歸妹
亦曰天地之大義也坤則一蓋天地且然況其他乎○一說
男正位乎外猶天位乎上也女正位乎內猶地位乎下也故
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如此說不取陰陽義然則與歸妹
所云大不同乎但是說得好聽耳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此家人二字與上同下文父母之謂亦就卦之二五言正如

上文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雖就卦言然意却勝在人事上說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之類皆就物上說也若說家人卦有嚴君之象則衆父母之謂也不來同一二五也或取作男女或取作父母易只是個虛象耳又通六爻取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無不可也此易所以卦爻至約而能極天下之賾鼓天下之動也○家人有嚴君語意若云不特國與天下有嚴君家人亦有嚴君也○必須說出九五陽剛中正而爲主於外六二柔順中正而爲主於內方見有尊嚴之義方見是君長之象若講男女之正位內外處也是此二爻一是陽剛中正一是柔順中正但莫用主字○此節雖說父

母亦歸於利女貞之義下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亦然何也家人二字所該固廣其曰利女貞者亦言先自女正起耳其意固欲一家之人俱正也故彖傳遂及人此且及下文其下文家道正與正家之正字卽利女貞之貞及男女正位之正也然後知其多[illegible]利女貞之義耳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父子以尊卑言上爻初爻上下關遠父子之義也一家之人惟父子之分相去最遠况二爻皆陽兩取夫婦不得而捐去遠又不得取比肩之義爲兄弟之象五兄三弟以其[illegible]言五三相近又皆陽五得四三得二又爲夫婦矣[illegible]

長幼之序友[illegible]子則父子之次[illegible]其位各止其所亦已有父父子子之意[illegible]○五三夫四二婦五三剛也夫象四二柔也婦象剛居乎上柔居乎下則恒之所謂剛上而柔下乃理之得其常者且五二柔各當其位又卽所謂內外各得其正者正合夫制婦聽之義所謂夫夫婦婦也○五三四二不得不以兩相配兩相則五與四爲夫婦三與二爲夫婦如此然後見其夫夫婦婦之處蓋各有合也同室之義也又不拘於六二爲女正位乎內九五爲男正位乎外矣若於此而不以相近成配則三四之配又顚倒了若不分配則又混而無別了都不見得夫夫婦

婦之義○本義只云上爻初爻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便已見得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之義得是道處了大抵只就位上見得蓋上在上初在下便見父父而子子五上四下三上二下便見夫夫而婦婦五在上三在下便見兄兄而弟弟○五三旣爲兄弟又爲夫婦初不相悖○首節只據二五言內外各止之義以爲家道之正此又通卦之六爻言其有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象以見家道之無不正理則一而詞則不重復

正家而天下定矣

此句不可說作效只[illegible]意不在效正家而

天下定此家道之所以貴於正而不可不正也○或說上宗
而天下自定了用孟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為例
是不可用彼自有人人字彼主在下人之為道者○此主在
上之有國有家者言周子云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主化言
也蓋節此傳之意三節不必用過文相承大抵孔子初只就
卦體上見二五有男女各正之義遂將來釋卦辭既而又將
二五看出有父母尊嚴之象既而又通六爻看得有父子兄
弟夫婦各得其正之象漸次說出要皆不出乎家人利女貞
所該之內耳○細味之首節家道之正也二節家道之所以
正也三節舉家之為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正而治化所由

成也正家至此而能事畢矣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者風之所自出家者風化之所自出故風自火出為家人
之象也君子於此可不思所以正其家乎而家之所以正則
在身君子所以於吾身上做起工夫身之所出言與行二者
而已矣○言必有物非虛言也行必有恒非但勉強一時而
已如是則身脩身脩則家齊而風化之本端矣所謂正家而
天下定者○風自火出此風亦只是火中之風君子味此亦
以見當以恒之理

初九閑有家悔亡

於九家之始也初之時當閑九之剛又能閑是為閑有家之
象謂之閑有家者要必乘其初心之未放衆志之未流于以明
長幼之序愼男女之別篤其恩義使不相瀆正其倫理使不
相凌閑之如是則倫理以正必無婦子嘻嘻之吝恩義必篤
亦不至有家人嗃嗃之厲而悔可亡矣苟不閑之於始則人
情流放必至有悔矣長幼之事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
無所不至非但有家者然有國者亦然○閑有家宜無悔而
乃只曰悔亡或謂看本義初無本有悔也一句亦只是無悔
之意不必泥其為本有悔而亡之也愚謂未然看來是家人
嗃嗃悔厲吉之意夫人情樂於縱肆而憚於就規矩況有家

之初行之能免於悔乎然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
夫而婦婦悔固亡矣故本義仍用悔亡字程傳曰群居必有
悔以能閑故亡耳胡氏亦云能閑於初僅可免悔初之不閑
悔將若何程傳說得似說本義既云初九以剛陽處有
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則所謂閑有家悔亡者俱就初
九上說而戒占者意全在外故只云戒占者當如是也○又
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本義云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
言正家久遠之道露出剛字與初九同而未云占者必有誠
信威嚴則終吉也亦同此例○或問今以悔亡終吉為在初
九上九上說則連悔亡終吉只爲象了似難從曰坤六二不

習無不利子將以爲占乎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九之閑有家者以此時家人之志猶未變故及是時而閑
之也失此不閑則悔生矣
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無攸遂者惟在中饋之事而已中饋之外一無攸遂也
如此則有婉娩貞靜之德信乎所謂女之正位乎內矣○饋
食內事故曰中饋○女不言外爻辭故如此立言卦辭所謂
女貞彖傳所謂女正位乎內者亦要傍此意講說○讀六二
爻辭方知婦人之所以爲能者不在於無所不能而在於能

其所能而已蓋地道也妻道也
順以巽也
柔順以巽於人也人丈夫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傳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
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之卦大要以
剛爲善初三上是也○本義不曰過剛不中而曰以剛居剛
而不中爲留過剛字於下用故上句以剛居剛而不中就爻
說下句過[illegible]剛者也就治家說○嗃嗃非九三嗃嗃家人嗃
嗃也家人所以嗃嗃者以九三之治家過剛也治家而過於

剛不無少傷於恩故必有悔而厲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
猶爲家之吉也若一於寬而恩勝義致使婦子嘻嘻然而笑
樂之無節則家聲必爲之玷而吝終不免矣○悔厲吉言一
時雖不無悔厲畢竟吉也終吝言一時間雖大家懽洽若無
害者然終吝也此聖人揆人情之所必至者蓋悔者自凶而
趨吉吝者自吉而向凶於此觀之益見其的○家人嗃嗃悔
厲吉者本爻之義也婦子嘻嘻終吝者反言之也言若婦子
嘻嘻則今雖無嗃嗃之悔而終則吝矣於此益可以見家人
嗃嗃雖悔厲而吉也聖人示人之意深矣○嗃嗃言家人至
嘻嘻獨言婦子猶見其非所宜而可吝也聖人警發人之意

至矣○朱子曰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如
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家人嗃嗃象
也悔厲吉占也婦子嘻嘻終吝反其象占以爲戒也比而觀
之占者各以其德爲應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
對下文觀之
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節節制之節所以防其過也
六四富家大吉
六四以陰居陰既有能致富之資而在上位又挾能致富之

勢此所以爲能富其家而占大吉也大吉與元吉不同○中
溪引禮記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肥所富也審
如是當爲吉占矣此與本義除上利之旨不合然猶衰生於
富是家既富則記之所謂肥若亦當可致矣若徒有是富而
無記之所謂肥此亦何取於富哉說者當論及此或說在上
位爲家之尊長不及前說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本義云假至也如假于太廟之假此說既明而或者乃以語
錄所謂到這裡方得許多物事爲說者非據也恐語錄是未
定之見何也其下文云到這裡有妻有妾方始成箇家然則
初之閑有家時都無妻妾耶如六二之在中饋非妻妾耶九
三曰家人嗃嗃則妻妾固在其中矣況又有婦子云然則此
語錄明與本義不合者也不必泥以爲說有家猶言有國也
此註只是要解出有字義例非以家爲國也若曰有家之有
即有國之有其若是以家爲國則下文所謂剛健中正下應
六二之中正與所謂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者俱不同矣
且於所謂蓋聘納后妃之吉占者猶爲相戾至於象傳夫愛
其內助婦愛其刑家者愈相不猶矣○按此有家正與初九
之有家同今不於初解云猶言有國卻至此方解出者疑意
且說者皆以謂王者至是方有家也朱子不取此說故於上

假字即定云如假于太廟之假其於有家則又定云猶言有
國也明有字之爲虛字與初九同也若初九之不先定有家
之義者蓋彼云閑有家有家字自無所惑不解可也此云王
假有家人往往疑爲王者至是方有家故於此方解出耳
朱子小註云云正是破舊說本義云云正是照破此舊說也
何惑○講此爻當云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
其在我既有是刑家之德而又得內助之賢在王者若以此
而至于其家則兩情相與懽洽無間夫得婦爲之內助而無
內顧之憂婦亦得夫以刑家而獲終身之托不用憂恤而吉
可必矣○王假有家勿恤吉通是占○勿恤吉謂自然吉也
不期而然也深許其吉也故云吉可必○本義王者以是至
于其家是以己納后妃在家者言其曰聘納后妃之吉占者
爲占者設云若欲聘納后妃而占得此最吉也非謂王假有
家方始其聘納后妃至家也○或作以柔順中正之人而乎
于吾家此說非也認本義意偏○本義又云而凡有是德者
遇之皆吉也是謂不必拘拘聘納后妃也凡娶婦者皆是但
要有是德耳有是德無二五吉若非聘納之特以爲夫婦配
偶事亦吉但本義此句承后妃字說來見得凡人皆不用此
占時也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者一至于家但見交相愛耳何不吉之有何用於憂恤乎
補註曰王假有家假有感格之義故象言相愛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本義云以剛居上在卦之終剛則能正其家居上則家之主
也在卦之終則其有家也久周公以是作言正家久遠之道
以為其治家能有孚以篤其恩義而又能威如以正其倫理
夫能篤恩義則既無家人嗃嗃之悔能正倫理則又無婦子
嘻嘻之吝終吉而無咎者也此以上九言占者必有誠信嚴
威則終吉矣○或以威如為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蓋以威如字為氣象形容者也似大泥而昧於正理

矣然則屯如邅如焚如死如之類但只是形容氣象耶況象
傳云反身之謂也反身自治豈區區氣象云耶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孔子恐人只作威厲於人看故如此說其實爻辭威如所該
闊廣正衣冠乃其一事特[illegible]以正倫理言似得其
大致然此倫理亦未必有不本之於身者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睽乖異也不獨曰異而曰乖異主於情之不合而言不徒以
迹之不同言也為卦上火下澤[illegible]火性炎上澤[illegible]
潤下也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或曰若長女與中女或少女各
體猶不謂之睽乎曰[illegible]之三女別而言之長女應已
已嫁者也中女並將及笄矣少女則猶未也故程傳曰長女
各適所歸臨川吳氏曰長則各有夫家亦是以中少二女為未
嫁者而以長女為已嫁者矣以卦德言之內說而外明當[illegible]
象傳說而麗乎明言在己有和悅之德又得明德之人而[illegible]
之也內字屬己外字屬人本義必云內外若就卦之內外[illegible]
說來也此可小事之本也但其說似泥○一說內悅而外明
只是以一人言內有和悅之德而外又達於事理遇事果斷
此便是悅而麗乎明言其和悅之德與明德相麗也故本義

恐人泥於彖傳說而麗乎明之句而失其旨也乃易其詞以
發之曰內說外明曰內曰外明其為一人也今考[illegible]義如蒙
之內險外止訟之內險外健謙之止乎內順乎外之類無非
以一人言此說長○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
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是皆柔進而上行也
柔而得進亦可小事之[illegible]○以[illegible]言之則六二[illegible]
下應九二之剛在我[illegible]又得其人亦可[illegible]
勢也○大眾則眾情[illegible]矣而有事然卦德卦變卦體如
是則雖不可大事若小事無甚賴於眾力之協同者猶可為
也○此卦辭當以豫之利建侯[illegible]對[illegible]看人心和樂以

應其上也故大事可為睽雖有是三者兼之得中應剛然

頭一睽字了故可小不可大也○先儒有以飲食衣服爲

小事不知彼意云何愚若果亦不止是飲食衣服凡不待衆

力協同之事皆是先儒又有謂此卦柔爲卦主又或謂二者

皆柔之爲故只可小事殆亦非也內說外明亦必以爲柔德

則獨過矣由未察可小事之旨是承睽字來時雖睽也有是

三者猶可以小事如無是三者則雖小事亦不可矣誠以是

三者而非當睽之時大事亦容有可者矣○一說睽卦雖有

是三者然乃是終是未大故僅可小事向使其動而明剛進

而上行剛中而應則睽有可濟之理不但小事吉而已此云

小事吉是兼睽之時與卦之力量言也且如習坎剛中則行

有尚矣大過說而巽加以剛中而志行則利有攸往亨矣革

文明以悅而非主之以柔則大亨以正矣然則先儒所謂以

柔爲主及三者皆柔之爲之說亦未爲全非亦不是也但以悅

而麗乎明亦爲柔德則終是強過蓋不知是亦何等字出頭

爲之累也○悅而麗乎明若先明而麗乎說更好也○小事

吉程傳曰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

看來小事字意不是說小濟只是做事言也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睽全自卦象取自易兩義是則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也良人

而取象則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澤動而下象亦此意

謂澤水潤下而已而吳氏乃曰流而瀦于卑下之地者澤也

且澤者坎水而塞其下流如何謂流而瀦于卑下之地恐非

所以語澤水也且澤之動只潤下便是對火之炎上而言不

必說到流處○二女志不同行只同居之日便然不必謂長

而各有夫家乃為各有睽也故曰志不同歸○補註曰二女

同形而其志異男女異形而其志通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天地睽也而天施地生則其事同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男女睽也男女交感則其志通生生化化萬

有不齊萬物睽也而此感彼應則其事類所以然者蓋天地

萬物無有獨而無對者惟其不能以獨而無對故二者常相

須也蓋總是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之理此睽之所以未嘗有

不合者也然非始睽而終合也睽者其靜合者其動睽者其

別合者其交也何則一本萬殊也此可以觀太極之全體矣妙

哉○夫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物物皆有睽有合故曰事類○

蓋以形則天地萬物無一而不睽者唯以理言則天地萬物

雖睽而不終於睽也○曰事同曰志通曰事類此皆以其交

相為用者言也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夫人但知睽之爲

睽而不知睽之有合大子是以極言之及此者哉○大全此

條下小朱子曰睽者言始異終同之理恐疑此句當是論六
爻偕言若不察只見天地睽而其事同之句有類於是遂乘
而置之於此不知卦辭何嘗有始異終同之意傳象傳有此
一條又安得謂之嘗言且六爻皆言則所指固多矣○睽六爻
皆言始異終同之理其到同處便是睽之濟也濟睽與濟險
不同睽至於合則睽濟矣且如天地睽而其事同豈事同之
外別有箇濟邪男女睽而其志通豈志通之外別有箇濟耶
朱子始異終同之言未必指此而其理則實有如此者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二卦合體而性不同是於同中有異也君子以同而異亦同

中之異也○以同而異重在異字不一於同也然亦非立異
矣要歸於理而已此所以不能無異况此就睽言也○又曰
小注所謂理同而事異者則分事理而二之所謂理一而分
殊者則又以自然之理參錯人事俱未穩但當就事上說大
體皆同而中間却自有不同處所謂和而不流群而不黨之
意劉宋謝弘微同不害正可謂知同而異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初九當睽時但有合便好無合便不好上無正應睽也故悔
同德相應則有合矣故悔亡○上無正應如有是事而無其
父有是臣[illegible]之類皆睽也同德

應蓋雖非父子之親非君臣之分非兄弟之義然當睽之時
同德相與彼此之間各求其合如此則睽不終睽而悔亡矣
如劉備之於孫氏本非正應然於曹操之南下孫劉皆迫於
是同心戮力以制之是已喪馬勿逐自復悔亡之象也○非
正應而又同德相應總是九四一箇人不要別作兩人看○
喪馬勿逐自復固是悔亡之象然獨以馬言者蓋馬所用以
行者也初閒無應而悔者失其所以行也及同德相應而悔
亡則可以有行矣如羝羊觸藩羸其角要皆非泛泛取象而
已程傳語錄同此意○見惡人无咎承上文而言同德者固
與之當非同德者來亦不宜拒之也蓋此處睽之時然也見

者遇而勿絕之辭非必有欲見之也丘氏此說最好與本義
如孔子之於陽貨意正合○見惡人以辟咎也豈其本心哉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五陰陽相應宜相遇者也然居睽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
而剛柔相戾之意勝乃睽而不合雖然二之與五本正應也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故為君者雖或失於下接而為臣者終
不可以自外故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則睽以合而无咎矣
○遇主于巷是本爻之象蓋二五當睽始雖不合然本是正
應其理勢二必委曲以求五而終得遇也本義自二五陰陽
正應以下數句都是解那遇主于巷之象見得是正應而不

得以相應義豈容已乎自其委曲以求合耳如六三說
九猶狠方深云云則雖以語委曲求合矣故曰本其正應非
有邪也明矣○或曰味本義必字及乃為字且無一字及爻
體恐遇主于巷非九二自有之象只是聖人教人如此本義
因以為象也不然九二之於五終於睽而已乎以九三上九
且無初有終況二五正應而無嫌隙者乎○程傳曰巷者委
曲之途也遇者逢會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
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也
○巷字當得此義勿泥於非西溪李氏謂不必拘於堂陛之
常分者似失其旨小象精傳云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

下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
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合也此正所謂委曲相求之本意
○无咎程傳曰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必能合而後无咎也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遇求之太殷事之太勤疑於為邪然本其正應非有邪也遇
正道也釋巷字之義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見輿曳見猶見群龍無首之見所見之象如此是泛言作易
人所見假象之辭也與上九見豕負塗之見不同彼是指上
九自見也○其牛掣牛所以駕輿者牛在輿前而掣之欲其

以失也程傳曰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蓋使不得上從上
九恐輿從此說○其人天且劓天去髮之刑劓去鼻之刑其
人輿中之人也蓋輿所以載是人牛所以引是輿一項串也
○劓去聲魚器反應上聲
本義猶狠方深猜疑也狠忿也始猜而狠繼之○朱子語錄
又一說曰天合作而剃鬚也篆文天作而而作完蓋以為字
形相似而誤也今本義既定曰髡則髡是去髮非剃鬚也且
項氏之說與本義合此語錄不用可矣○洪武正韻而作耏
從彡者鬚髮屬也古作而○六三不上九正應乃以居二四
二陽之間故二從後而曳之求與之合也四則從前而掣之

亦欲與之合也況當睽之時上九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其
猜狠方深故又將其人而髡劓之然邪不勝正畢竟妄求者
去正應者合也○見輿曳牛掣人則天且劓無初也然邪不
勝正全無是事者其事必自空有是疑者其疑必釋故終合
而不終於睽後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各有是事然六三不
之從其實無他也上九猜狠方深乃逆疑其有他正所謂見
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也故其人天且劓此之謂全無是事而
空有是疑也謂無其所疑之事也○本義故其象占如此自
見輿曳至有終卻是象而占在其中蓋占則如象也
見輿曳位不當也

見與戎一句該其二蟬知乾甚得尚于中行王居无咎之例
位不當正謂其居二陽之間故為二所艮也不該到其人天

且劓

无初有終遇剛也

剛專指上九程傳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合以正道
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睽孤謂無應九四是陽不得初六之應是無所合而獨立也
故為睽孤○睽孤且謾說出初九爻只言本身是陽不得個
陰以為之應便是孤矣至下文遇元夫字方說出初九來益

言有序自當如此本義解之亦云睽孤謂無應遇元夫謂得[illegible]
初九上文只說無應下文方說初九語意密矣○睽孤謂下
文不是初六遇元夫謂以陽遇陽同德相與也○元夫二字
程傳陽稱元善也猶云善士也此說甚得非夫婦之夫○睽
孤而遇元夫交孚比如許遠之與張巡本非統屬各自孤守
一城乃以同心為同彼此推誠戮力捍賊而相合也○初九
[illegible]悔亡喪馬勿逐自復九四言睽孤遇元夫交孚此二爻契
得正相齊○遇元夫而與之交孚則睽者合矣然人必危
厲而後无咎者蓋當睽之時雖合易離故必以危厲處之方
得終合而无咎

交孚无咎志行也

志行[illegible]自從其勿逐自復之義其中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厥宗噬膚往何咎者申言其所以悔亡也蓋六五當睽之時
以陰居陽所以不正或所憾而其地者[illegible]方有悔可
知然雖有是悔而終得亡其悔何也蓋[illegible]之德而
下應九二之應夫時之方睽既有彼此相求之願而五之柔
中又有虛己下賢之誠吾見其與二合也直若噬膚之易然
以是而往則在彼在此各得其所欲而無乖悖非其從之咎有
行有為無以良輔而自無罪方之[illegible]有信乎其悔亡

矣本義遂合[illegible]意不可分悔
亡厥宗噬膚以[illegible]有慶也諸
[illegible]義在其中矣且本義既云宗[illegible]得應故能亡之而又云
六五有柔中之德[illegible]占如是即此而味之意自昭昭矣
大壯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本義所解意
亦類此○故其象占如是象字遂生於厥宗噬膚厥宗之宗
當類上義也蓋九二是其應[illegible]云○六五正象傳所謂得
中而應乎剛者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有慶亦該[illegible]說所以往[illegible]賛之詞耳不必說開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本義睽孤謂六三爲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所謂六三爲二陽所制即見輿曳其牛掣之所謂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者即其人天且劓也本義皆分都歸入睽孤之義至於下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又專是詳說上九猜狠之事而不及爲二陽所制之象者蓋爲上九係也故獨詳之申言其所以睽孤也○上九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九剛也以二體言則爲明之極以全體言則爲睽之極夫剛者往往果毅有餘而不足於寛詳況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夫上九之應六三也六三不幸處二四二陽之間欲進與上合則後曳於二前掣於四而上九本身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六三本非汙於二陽也而彼則以爲汙六三本無受汙之事也而彼則以爲有是爲汙也猜其以爲汙也如見豕之負塗焉其以無爲有也如見載鬼之盈車然於是遂欲去之而不與之偶則先張之弧矣猜狠無所不至者其事必自空有是疑者其疑必釋少間則脫之弧矣蓋知其非寇而實親也由是而往遂得相遇合而吉矣○豕負塗載有之言載鬼一車明其決無之事也○見豕負塗載鬼一車

以實有到載鬼一車句見豕負塗疑也載鬼一車則疑愈甚矣於是遂張之弧既而說之弧疑稍釋也知其匪寇婚媾及遇雨則吉則疑盡釋矣蓋疑也以漸而極其釋也亦以漸而盡往遇雨則吉往上九也往而就之也初間猜疑惟以不見親就爲幸稍前便欲之此往字是就應上說來矣其匪寇婚媾而後往也○不分本義釋盡釋爲遇雨睽合也吉者則字且遇雨和也和合也

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不必依程傳云所以能和合以群疑亡也看孔子只釋意非推本也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 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敖鯤重訂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說在彖見曰見險而止謂之蹇而自利西南以下則皆言所以處險之道也本義所謂見險者貴於能止此句在蹇字內取出其曰不可終於止者則所以起下文言必思所以處之也而處之之道則利往西南不利往東北見大人而後利貞而後吉只是相因說去不是見險者是一人處險者又是一

人○或以利西南不利東北為貴於能止蓋泥本義不宜走險之句而失之不知既曰利西南便是向西南方去矣安在其為止且卦變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陽進又安得為止不利東北亦不是令其止也是言不宜從東北進也其本義云退則入於艮而不進者以艮位東北而其不進謂不得進也見險而能止者只不進也不宜走險者重在險字上該利西南不利東北兩意也○見險而止乃為蹇不是見險便為蹇也○西南平易東北險阻蓋通天下大勢言之○遼東北地也昔唐太宗伐遼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布土作橋以渡士卒布土填塹太宗亦自負其犬者亦可見其險阻○蜀西南也自古說蜀道難然其險處亦只在劍門若到其地則所謂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似乎東平易矣恐天下大勢皆在聖人胸中古得此者不必拘於西南東北但險阻處便以為東北平易處便是西南不可泥於地文王繫辭亦從取其大勢有險阻平易之分耳○東北險阻又艮方也不可謂東與北西與南只以東北一隅西南一隅方與本義又艮方也一句合○坤卦西南東北亦主此二隅言不然當云西南北東矣蓋後天卦位坤西南之卦也東北則西南之反對也故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既曰東北險阻矣又曰又艮方也者直以山變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要有此句○本義方在險中不

宜走險是以理言利西南不利東北也又卦自小過而來云云是以卦變言利西南不利東北也○本義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云云以坤言利見大人貞吉也○而卦之九五以下云云又以卦言利見大人貞吉也蓋據理言本是如此而卦中又自具有此義此法可通用以看六十四卦○退則入於艮而不進謂死殺了不進者不能進也蓋陷入於險也○退字亦以艮言○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有所依也又必守正然後得吉不然則不順理而妄為求以出險適以益其險耳

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蹇難也險在前也說上坎見險而能止說下艮以見名卦之
之義智矣哉總承上二句替之也不可以險在前也只帶蹇
難也讀蹇難也是訓其義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是申其義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陽進而得中是進而得其所安也有平易之義故曰利西南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亦以卦變言退入於艮艮位東北險阻之方也入於艮則陷
於險矣故其道窮而不利道字不可指為道路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當蹇之時非得所依未易濟也不卦體言或疑其非以卦體
釋卦辭曰需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本義亦云以卦體及兩象
釋卦辭則此亦不宜泛說須依本義做本卦體以釋之云利
見大人者盖以卦體觀之九五剛健中正大人也往而依之
則蹇可濟而有功矣不然本義所謂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
大人之象者豈虛設乎而彖傳上下三句之義皆有所本此
獨無所本而泛釋之乎
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卦體自二以上皆當位所以為貞吉夫惟貞吉則邦可以正
之矣此猶所謂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正從大處說論
○或謂正邦正是吉處恐非也盖釋貞吉之義已在當位二

字上了豈可謂以當位釋貞正邦釋吉如此則卦辭專為有
國者設歟且若狗說是有國者事則利見大人又何用了如
中孚順而巽乎乃化邦也豈必皆釋吉義盖極其功效之大
言之耳
蹇之時用大矣哉
承上言必往西南不往東北又必見大人又必得正然後為
待處蹇之道而蹇無乎其有濟此蹇之時用所以為大也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本峻阻上復有水難以進步蹇之象也反身修德濟蹇之
道也反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修德是有則改之無則
加勉如是將見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蹇其有不濟乎盖行有
不得處便是蹇反身修德義相連
初六往蹇來譽
夫蹇者見險而止之義故曰見險者貴於能止必度其時之
可進而後進如五與上是也不然必且蹇之不容止而後止
止如六二是也其餘諸爻則皆以止為利○初六爻辭只是
以蹇之時論不必拘於卦體本義全無一字及爻體有以也
○往蹇來譽不往便是來也所謂見險而能止智矣哉便是
譽意思○或說初六一爻初則難上方[illegible]說亦濟蹇之時位
居於下又無濟蹇之資[illegible]濟蹇之才故周公

思謂不試以之行也初九而上又有應援終亦不宜往
且九三非陽乎以在艮之極亦曰往蹇則是以蹇之時言然
疑矣學易者要須識時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柔順中正是箇精忠盡節之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方
在艱也君臣之義休戚共之故六二不避萬死一生之難以
求濟之是為王臣之蹇而又蹇者也而其所以蹇而又蹇者
則初非以其身之故也○六二所謂以身徇國者也聖人嘉
之辭曰王臣蹇蹇可矣而又曰匪躬之故嗚呼忠臣義士之
心於是乎白矣○不言吉凶最大此意无妙說見本義又有

一直且其凶而又以為无咎者大過上六是也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言王臣之蹇蹇其濟不濟未可知縱是不濟亦終無可尤也
此即大過上六之凶无咎

九三往蹇來反

九三當蹇險與初六無異而又不在王臣之位所謂無官守
言責者而進退綽綽者但適時之權亂耳故[illegible]合解云往則
入險當來反以就二陰反就二陰得所安矣○二陰兼初與
二也非專指二也[illegible]文進於九三字而可見○三之反就
二陰而得其所安[illegible]以三之得九三之陽而與之[illegible]

依此三之所以得其所安也若但二陰可就而二陰不樂得
之則何以為安故象傳曰內喜之也明其來反之得所安也
象傳此句誠不在下本義得其所安之句解說也

六四往蹇來連

四以將方蹇且才弱自往則蹇矣下有九三之可倚連之以
共濟可也故象傳曰當位實也正指九三來[illegible]
來者將以進也來反只是退此又上下體之別不可不知○
一說四與初三之義又異同者蓋初三在險之外故但曰
來來反而已非必對於濟也四則入於險矣故所謀又
當知此此說不知以上下體論[illegible]

九五大蹇朋來

大他爻之蹇只是蹇耳九五居位其蹇也國家治亂所關宗
社存亡所係又非他人之蹇可比故為大蹇謂非常之蹇也然
以其居尊位而有剛健中正之德足以致天下之賢俊歸心
有朋來而助之者將見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而蹇之濟
也不難矣○不言吉者猶未離乎蹇也但言能朋來則蹇無不
可濟者觀象玩辭者意亦可會矣○此以象言[illegible]有上德
可有足助矣○陽進而謂之朋者以其同心同德而來也上
一大蹇不曰利來而曰朋來明大蹇非朋決不可濟也此[illegible]之

大蹇朋来以中節也

中節猶五言不曰中行曰中正又不曰道曰德而獨曰節者
以在蹇中言也如劉先主當猖獗之時信義著於四海是其
中節也故士從之如雲是亦朋來也○中節是亦只是中德
但以在蹇而易其名耳如同人之五則曰中直臨之知臨則
曰行中蓋聖筆如化工之因物賦形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六已在卦極蹇之極似可濟矣而又益以蹇者何歟恐意
恐是亦以才弱之故故令來就九五如六四則令来就九三
陰必附陽也夫以其才之弱而當大蹇之極若使自往益以

蹇耳今本義不然云已在卦極往無所之故往蹇[illegible]
如果以往無所之而益蹇則初與三不在卦極往有所之而
亦以蹇何也是尚可疑○来来何是就此爻言利見大人是
以占者言即是来碩意象傳曰志在内也曰以從貴也意亦
如此○又曰利見大人觀本義上云来就九五與之濟蹇則
有碩大之功則既入九五於来碩句内矣今又云大人指九
五曉占者宜如是也乃又以九五入於此句何歟蓋上言九
五自本爻言承往蹇而云也是正名正位的下言指九五是
謂占者則利見此九五之大人也故曰即是来碩意也

往蹇来碩志在内也

謂来就九五也本義亦總此一句[illegible]文辭

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以所以也不必做推本說如比卦外比於賢以從上也以字
亦說不得推本推本說者曰所謂利見大人者以上六下就
九五爲從貴故曉占者以利見大人也所以程傳曰所以
從貴恐人不知大人爲指五也恐指志在内也一句正是恐
人不知其爲来就九五也此曰以從貴也只是申解見大人
之義云從貴人所爲耳如訟六三之食舊德從上吉也謂處
人則吉明自主事必無成功也意略相似○遍觀蹇卦六爻
除二外皆不宜往除上外皆不言吉蓋聖人尚消息盈虚天

行也但又自覺有簡時義如此初最在下不可往也三四非
蹇主正應未往可也六二却是正應義同休戚也故死生以
之而吉凶非所論至爲九五謀則又在收用賢俊延攬英雄
以夷大難而九五之德亦自能如此故聖人從而發之以六
人至於上六蹇極有可濟之理然據其才則未能以自濟也
故又教以下就九五云丈夫不幸而生蹇時此一卦及六爻
之義足以應用矣

䷧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復吉有攸往夙吉

○剛柔始交而難生則爲屯剛爲柔所掩則爲困見險而止

則為剛陽陷陰中則為習坎惟此卦居陰之外則非惟不陷
於險而又能出乎險之外矣故為解○此卦動乎險中猶且
得大亨而況動乎險之外者哉○本義難之既解利於平易
安靜不欲久為煩擾至難之既解乃否極泰來之初正當培
養生理於凋瘵之餘得全元氣於方復之日故利在平易安
靜不欲久為煩擾平易指西南安靜指無所往其來復吉不
欲久為煩擾指有攸往夙吉○或以不欲久為煩擾一句總
收上文一項安靜二字無句可○夙吉而平易亦見是不煩擾
此說似乎可通但不欲久為煩擾數字於來復二字終有碍
且本義又曰利於西南平易之地若無所往則宜來復其所

而安靜若尚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為煩擾也然則
或者之談亦不待辨而自破矣○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
坤體坤位西南平易之方也本義得曰利西南往得衆也明三
入坤體得地也不可以得衆為西南得朋之意是由為衆
故如此云明其入坤體耳若認作得朋之意反為悖於平
易之義矣○利西南但取平易而不行險耳是○二居其所而
又得中焉以解言若非以卦變言三往居四入於坤體
則所下兼字居其所而又得中矣本言二之皆其所而往
中正因三往居四入於坤體而得也故皆為卦變○二居其
所而又得中是即其所安之意故以釋無所往其來復吉有

攸往夙吉之義○本義若無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既
無所往又何有於來復或說前日有難而不得安其所今難
解矣始得安於其所是謂來復也愚以為據往蹇來譽例則
但不能往即為來況復字尤為穩當○有攸往無所往只是
泛說雖後安得舍無所事故云云○有攸往夙吉或謂尚有
所往是言難猶有未盡解者若果難猶有未盡解則恐由不
得我早往早復往固然矣欲早復得乎蓋欲早復則不免
於留滯而蹇則若不早復則又不免於久為煩擾此可見有
所往無所往俱為難既解之後事從之說為長也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蓋九二得中審於時宜故能早往早復而有功○往有功之
往即有攸往之往○上曰無所往下曰有攸往豈異義哉文
從字順而已近來學者多於字異義同不當求異義處乃鑿
而為之說若此等處亦將為之說以為有異義乎可以破其
惑矣又如乾大象曰天行健則坤當曰地勢順坤曰地勢坤
則乾當曰天行乾而聖人固自不拘也學者亦將以為有意
乎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

天地之氣向也鬱結不舒今以解散於是雷雨作焉雷以動
之雨以潤之然後百果草木從而甲折矣○甲者萌芽初發

之時也皆有所包含而未折也折則自甲而開矣作之
平者不可謂甲者折○天地解自是天地解雷雨作自是
雨作不可謂雷雨作即是天地之解然如大象與言爾雨作
則可用此說然亦是於雷雨之作而見得天地之解要之雷
雨作還自天地解而來也○謂之天地解者窮冬之時天地
閉塞至是而解則雷雨作云云盖解者難之散也若無難亦
無由有解

解之時義大矣哉

夫天地一解而雷雨以作百果草木皆甲折其功用之大有
如此然則解之時不旣大矣哉謂天地之所以成化功者亦

此解也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作者天地所以解萬物之屯也赦過宥罪者君子所以解
萬民之難○赦過宥罪者仁也然過則赦之有罪者則必宥
之而不赦是又赦之以義也

初六无咎

愚意初六以柔在下則能安靜而不生事以自擾上有正應
則不孤立而有所倚以為安也咎之有無是時難既解矣陰
山中溪之說意微有滯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初柔二者相為用也即本義以柔在下上有正應兩句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本義云亦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者亦字只可使以此為
定說象得今人多以命題者未未可總為此爻取象之意未
詳也更誰作主張得○貞吉二字是占田獲三狐得黃矢自
是二之貞也本義云能守其正則無不吉盖雖不吉者謂卜
田固吉去邪媚得中直亦吉且凡事得正皆吉猶晉六二所
謂凡以陰居陽者皆貞也之意○一說本義此爻取象之
意未詳謂任三狐之象未詳耳非也得黃矢獨非象乎東評
之○本義或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

此亦已明白如何乃以為取象之意未詳曰為除六五君位
在易中諸爻取象無此例也○如師卦以上下五陰順從九
二為衆之象固不除六五君位比云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亦
不除六五君位泰六四言三陰翩然下復臨初九九二之徧
臨四陰五皆在其中但主此爻之象雖其為君位有不暇顧
也今九二取三狐象乃獨除五似未必然矣然衆說惟此說
最近盖於狐字有體貼但有此一段未安故先言未詳而繼
收入此說云○看來此爻旣以獲狐擬象當除君位不然是
南狩矣大抵此爻為卜田之吉占亦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
象此爻若取三陰為三狐象則惟於去邪媚得中直之意為

切何以爲卜田之吉占耶曰嘗觀文獻通考田獵門所載經
傳有云禽獸多則傷五谷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
獸薦賓爲田除害也以故名之曰田如此則見得三狐之義亦
不虛矣○得黃矢於田獵上難說只是取中正之義不然田
獵之矢豈有黃者耶○一說就田上說得黃矢是不費餘矢
也矢不空放之意不失使是得也○邪媚之象固就三陰取
中直之象則又於何而取以爲取諸九二耶九二剛中是本
身中道故能得夫人之中直者耶媚在人則中直亦在人也
中正果何所屬耶大抵正邪不兩容彼此不並用用邪媚者
必失中直欲得中直必去邪媚此亦解而拇朋至斯孚之理

必然者也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得中道不可作得中直說得中道在去邪媚而得中直之前
下文所謂守其正者也能守其正然後邪媚可去中直可得
是謂吉若以得中道爲得中直則獲三狐偏失了此是據本
義亦爲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一端議論要之不可爲定說
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

六三陰柔不中正無才無德而居下之上此爲竊據高位終
必失之者也故其象負且乘致寇至○程傳曰三以陰柔小人
宜在下而反處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奪也○
負且乘當依程傳說訓理方順若泥於且字則爲背負物而
身乘車是成箇甚理○臨川吳氏曰負者小人之事六小人
之才也乘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此說最明○本義云
貞吝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夫負且乘者安有以正得之之
理曰世間罔自有此等無望之福者然非意之得有道者之
所羞也所謂安知其不爲禍也如劉盆子在赤眉軍中爲人
牧牛脫洗汗衣樊崇以其爲漢宗室乃使探札得上將軍字
遂師衆拜稱臣盆子時畏恐欲啼可謂負且乘矣豈其出於
詐力所能得者哉是固以正得之也然終不免爲宜陽之降

虜何非光武首領且不完矣又如漢文帝夢登天不得上有
一黃頭郎從後推之遂上顧見其衣後穿及覺而之漸臺見
鄧通形貌與夢中所見如一且衣後又穿即貴幸之擢爲太
中大夫賜以銅山此亦非盜而得之者也然景帝時不免下
吏籍家卒至餓死如此古今蓋屢屢有焉聖人之言萬世不
可易也自君子謀之則惟避而去之爲可免耳又凡德薄而
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若漢之田千秋唐
之鄭綮今人亦多以爲負乘是未考二公之實也千秋雖衛
以片言入相然爲人質厚有智居位自稱反愈於前後數公
鄭公雖自爲歇後鄭五作相時事可知然宣業數著且固

相位不得然後安之既相從[illegible]故[illegible]知[illegible]不可
為常以狹之說則又是知避而去之者[illegible]其所言悟
北時敢言人所不能言此亦自有過人之識矣鄭公欲後元
非碌碌自其筮仕為廣州時嘗檄黃巢巢不敢犯州矣且彼
負且乘者豈能知避去邪

負且乘亦可醜也

夫負且乘者不自知其醜也所謂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

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咎其不知避而去之故不免也

九四解其拇朋至斯孚

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狎尖之也然四陽終是善類而
陰非其類也道不同是初固所當解而四亦庶幾其能解之
者故勉之曰若能解去了初則吾善類不招而自來矣○謂之
朋至斯孚則知四始與初應時蓋內有不相孚者矣故至於
解亦由類不同固也○使四不能決去其不正之應者見知
幾君子必逝矰繳而去之矣故佞者在朝則賢者在野佞者
在野則賢者在朝○解而拇而爾也與中孚抑而強歟而孚
同○朋同類也蓋四陽初陰其類不同故不同類者既解則
同類者自至○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介然有為君子所從○
本義云若能解而去之[illegible]若能字與答六五本義所謂又[illegible]

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者類皆是就占者之辭亦與下六
五同必解而去之則吉也

解而拇未當位也

未當位無初與四言所謂皆不得其位而相應者也故在四
之陽當解初之陰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君子有解自解也所解者在本身故孚於小人○卦凡四陰
陰小人也而六五獨當君位乃與三陰同類惟其與三陰同
類則未免與小人共事與小人共事其害可勝言哉聖人以
是開其遷善之門曰君子必有解乃吉也解謂解去小人然

五實陰類而乃責之以解去其類因未必其果能否也故繼
之曰此惟驗之於小人之退未退耳蓋君子有解則小人必
退小人未退則君子未嘗有解也只因其未必能解故如此
[illegible]言此君子蓋指占者與九四俱是教占者之辭九四亦
未必其果能解其拇否也故本義云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
之朋至而相信也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維有解吉以小人退為吉也○六五本與三陰同類聖
人直以其君位而不甘捨其從陰故為之變計如此○一說
六五雖居君位實本與三陰同其類故凡其立心造行實有

非外已遠者必解□云之乃吉[illegible]
人之非占驗之何也天地之間物各從其類[illegible]來能自解則
人誰謫迺或逢惡歟公之夬決在所不容矣不然不以其能
解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愚意上六以一陰居卦之上[illegible]之在高墉之上也占遇此者
爵而去之斯利矣所謂公猶乾九三之君子隨上六之王皆
指占者但此說與程傳及諸儒之說俱不同亦未敢自信其
不然也姑私記之於此○又曰公者以上六是在位之一好位
去之者亦必是得位而有權[illegible]之人故稱公且如王用亨于

帝之類非王安得亨帝者未不可依程傳如困六三本義云
六繫辭備矣然却云石指四蒺藜指二云云 今不曰隼指三
而諸家[illegible]乃以外爻為隼耶○公用射隼于高墉之
上獲之[illegible]則須從安則廷清明元元有
慶矣故无不利○[illegible]言君人之解小人也上六言大臣之
解小人也○小人亦賊害正道之悖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本義謂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則象傳損下
益上其道上行也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則象傳山下有
澤損也○下卦上畫之陽如何在所損上卦上畫之陰如何
在所益曰此以下卦本乾上卦本坤而看得是如此○損下
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皆所以為損也蓋民貧則君
不能獨富民因損矣君亦安得益乎是上下俱損也故以損
名卦剝民奉君之義只可用之卦名此卦辭有孚元吉无咎
可貞利有攸往只承損字而泛言損所當損人人皆可用
不專指上之損下也益卦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亦然豈專為
益下之事乎○剝民奉君之象人但知其損下益上而不知
其上下俱損也故有孚元吉以下須用泛說不復專指損下
言有孚損所當損也不妄損也不妄之謂孚謂之損下便是

惟正之供之外者○雲峯胡氏曰損不拂人情之孚也損下未必
大善而吉未必無過未必可固守未必可有往惟損所當損
於理可行而下信之則其占如此耳此[illegible]以有孚為
下信之恐未安蓋損所當損便是誠實而不妄便是有孚如
需之有孚訟之有孚以卦言六二之有孚中行之類有孚卻
自我而言不必皆以人信之為義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享[illegible]也主程傳大抵損之時所當損者多矣而此專以
祭享為言者蓋古人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則祭享宜不在
損矣今言二簋可用享[illegible]可損則其他無不在所損矣

聖人深重以見輕之意也○此亦承上文而言言損下小
已也既不得已而損下須要儉用始得若取之盡錙銖用之
如泥沙其取於下也既不得已其用於上也又得已而不已
則非怕下損而上亦將自損矣此聖人之所懼也故為之律
令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一說言人皆可用之占不必
專指上人說故曰二簋應有時只是當損之時其義當然不
必拘於不得已而損下則當儉於用也上條之說亦好聽耳
未必其本旨也○或曰享字恐不專指祭享蓋彖傳曰聖人
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則燕享亦在所當豐者今考
程傳只言祭享恐未盡或作此說者欲兼祭享燕享恐聖人下

字時未必一字分明只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只依程傳作
祭享亦罷本義又不別立說也從之矣○有孚至二簋可用
享元不斷其以利往處斷者存本也故曰有孚至利往以為
下言易用之二簋可用享以自損言因下損故亦當自損也
○有孚以下雲峯亦是以損下言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蓋損下益上利歸於上也故曰其道上行下損則上不能以
獨益矣卦所以為損也○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
往只添一而字而義自昭昭矣諸說皆非也
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一說聖人又從人說二簋用享之辭而失之固也故於此辭
之云二簋之用應有其時惟損之時蓋然而非可以為常法
也亦前彖辭文王之意也又云且以卦言之大凡剛非必在
所損柔非必在所益也損剛益柔亦有其時耳然有損必有
益損者必虛益者必盈而凡損也益也盈也虛也要皆與時
偕行耳然則二簋之用亦時焉而已矣使非其時是豈可損
乎○雲峯曰損於時之一字凡三言之然則不當損之時而
損可乎哉此卦特二簋之用有時以卦畫推之損剛益柔有
時以天下之理推之凡損益盈虛皆有時也按諸說惟此說
為長損剛益柔作二項損益盈虛作四項○損益者盈虛之

未定盈虛者損益之已成○損剛益柔有時物無兩盛剛既
損則柔自益故損之何如無言益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天下之
理不一而隨時則一故因損而并及之○本義云時謂當
損之時此以解二簋應有時之時不兼解下二時字下二時
字一是與損剛益柔一是與損益盈虛凡三時字而本義獨
解上一時字似可疑也曰凡解者解其未明之義耳如下兩
時字本文自明焉用解也如孟子曰齊人有言曰雖有鎡基
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凡二時字集註亦是解上一時字
曰時謂耕種之時亦不復別解下時字損剛益柔有時亦義
曰天下之理剛者常過柔者常不及凡損過益不及者皆損

剛以益柔也此亦一說未知是否耳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只是氣通上潤有損下益上之義與前本義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同意程傳謂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又是取兩箇象恐夫子只是一箇意且所謂深下是已所謂增高則未見得是增山之高處朱子小註謂懲忿窒欲亦各兼兩卦亦非正意此是所謂縱橫說來都合處蓋懲忿窒欲四字只在損字上來不在山澤字來也觀本義云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則山澤之意決矣此亦損所當損者也吾身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已事遄往舍己為人也剛而居下本義公衡忘私也於義得矣故曰无咎然居下而益上下之力有限而上之所需無窮故又曰酌損之非吝也必如是而後可長必如是而後可行之也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今文可上應六四也不然不知其所謂遄往者何人也一說如以身許人不惟命不求聞達者也而乃為先主馳驅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於茲家也不別治生以長尺寸可謂已事遄往矣向非已感於先主三顧之禮魚水之歡何以如此此之謂由於尚合志也義略見矣以上說為正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志在自守不肯妄進宜若無益於上矣然由是而啟夫時君尊德樂道之心士習可正風俗可厚則其為益於上也不少如不顧廉隅而苟於進焉徒足以滋君心之驕慢而長士習之奔競非惟損己抑且無益於上矣故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節義之有益於人國也固如此○一說不可專說隱逸之士言如在朝有守正骨鯁之臣如漢汲黯魏高允之徒是已汲黯以嚴直不苟容至使武帝內嚴憚而疏之然有臣如此實足以禁制上心使有所畏所謂入則法家拂士者又淮南王謀反者等朝臣所謂獨畏黯不敢發所謂汲黯在朝淮

南寢謀者其益於上何如哉魏主謂群臣曰汝等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惟伺朕喜悅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高允佐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耳以此觀之則於守者乃尊位日進而兼介自持者乃數十年不從官信乎二之志在自守不肯妄進矣然以魏主為益不少之言則其所以益於上者又何如哉此亦一說也看來九二不是為人後說更長且云不肯妄進非不進而避世者也○一說以占辭征凶照看只以隱逸之士言

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或說九二剛中是其本心也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是其自也

君采不然九二只是一箇剛中在此爻則為貞守而不然
在師九二則為威嚴並行在蒙九二則為能發人之蒙而有
節不必以貞守為在中之外如云以中也中以行正也則是
有別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下卦本乾乾三陽也上卦本坤坤三陰也如此則所謂三則
雜而亂不待為兩相與矣惟乾之一陽上往坤之一陰下來
則初與二兩相與四與五兩相與三與上兩相與而各得以
致一矣○釋初二四五以相比而相與者也三之與上相應而
相與者也相比者各居其所相應者一往一來○或泥本義

謂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三與上兩相與而已非也只以上
義下文及象傳之言味之則可見矣蓋必三與上得其友然
後初與二四與五乃皆得以兩兩而致一不然下三爻皆乾上
三爻皆坤各不成偶矣○凡以兩致一者皆一陰一陽也程
傳謂初二為陽四五為陰不若據爻之九六言恐非周公之
意若初九六二則初九陽六二陰若二爻皆九則以位分之
陽而二陰也四五放此繫辭傳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
構精萬物化生蓋其本自也繫傳說初二一陽四五二陰同
德相比異所言論以心相比雖千百其人不為害何謂三則
雜而亂乎周公此辭兼指兩相與而不容以三焉者也

間事自有此一等○一說九官十二牧之於舜十亂之於武
王七十子之於孔子亦是一君一臣兩相與一師一弟兩相
與益凡九官十亂只是一樣臣合七十子只是一般弟子說
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也此說雖巧恐非正意○爻辭但曰三
人行則損一人便見初二兩相與矣又曰一人行則得其友
便是說三與上兩相與而四五兩相與之意亦不待言而見
矣本義只據本文辭而意自備若說只是三上相與向使九
不上而為上六不下而為三以九三應上六亦未嘗不為兩
相與而周公又何必云三人行則損一人耶分明是說六爻
兩兩而相與耳

一人行三則疑也
程傳云三則疑所與矣疑蓋不專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陰柔不正是其疾也以初九之陽剛益己而損其疾以
友輔仁從善克己之道也惟速則善學如不及過則勿憚改
之意也能如是雖柔必強矣故遄則有喜而无咎若徐徐為
之終不足以有寧矣此與君子終日乾乾不變從之類皆切
以柔○初九之陽剛初九之善也損其陰柔之疾損己之不
善也程傳曰學問之道無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之以從善而
已六四下仁以修身者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本義兩龜爲朋當作兩貝爲朋蓋誤也今大全亦作兩龜古易
古板本義亦作兩龜竟不可曉○兩貝爲朋者貝爲甲虫也
古者以貝爲貨朋直二百一十六龜十朋直一千一百六十
也爲寶物也十朋之龜大寶也本義或以此益之此卽十朋
之龜也蓋復象上說明其爲益之大可而非所謂大寶曰位
之意也○一說元龜有國之大寶此天子所有者又有公龜
有侯龜有子龜貝元龜是以天子言然朱子本義初無此意
只是以爲貴重之物或以此益之爲受天之益也如云重賜
相似取象之辭也稱名小取類大也蓋六五已是居天子之

位者其云受天下之益只如云四國萬方任土作貢梯山航
海而來庭若夫所以然者以其有柔順虛中之德以居尊位
儼帝位而不疚天下戴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必以舜禹
謳歌獄訟之來歸湯武雲霓溪蘇之來迎為益今日之益是
是乃受天下之益而踐天子之位者然則益之六二在下而
受上之益亦云益之十朋之龜其位亦爲天子耶大寶之說
於是乎可定矣○弗克違言衆心懇切雖欲辭之而不得也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卽天之所助者順也之意○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六五爲人
所益卽爲天所益也此與大有上九同以其柔順居中之德

同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弗損益之處說惠而不費也爲人上者能如是則可以
免責矣故曰无咎貞者指言其所以益下之道也如制井田
里教之樹畜之類非必人人而求食之也此正道也故得之
而利有所往得臣无家近者悅遠者來也○必以正則吉蓋
亦必以正方能得惠而不費亦必如是然後能得臣无家不
然求人人而濟之日亦不足身規模小故也故往往但能得
而不王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王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爲其自然也○又按本義云

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
人也味此則是爻以其不足而損下終以其有餘而欲自損
以益下前說以制田里教樹畜爲言者不切矣求其義類正
如漢文帝承高惠畜積之厚而屢下賜民田租之詔是也此
固所謂貞也所謂惠而不費也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若君子樂之故云大得志也○
現大得志之辭凡孔聖所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而欲抱道
以自娛終其身而不及一施者有非其得已者也試觀一經
之中如曰出願屬書大有繫辭何天之衢道大行也日而

豫大有得志大行也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曰惠我德大得志也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聖人皆喜談而樂道之意自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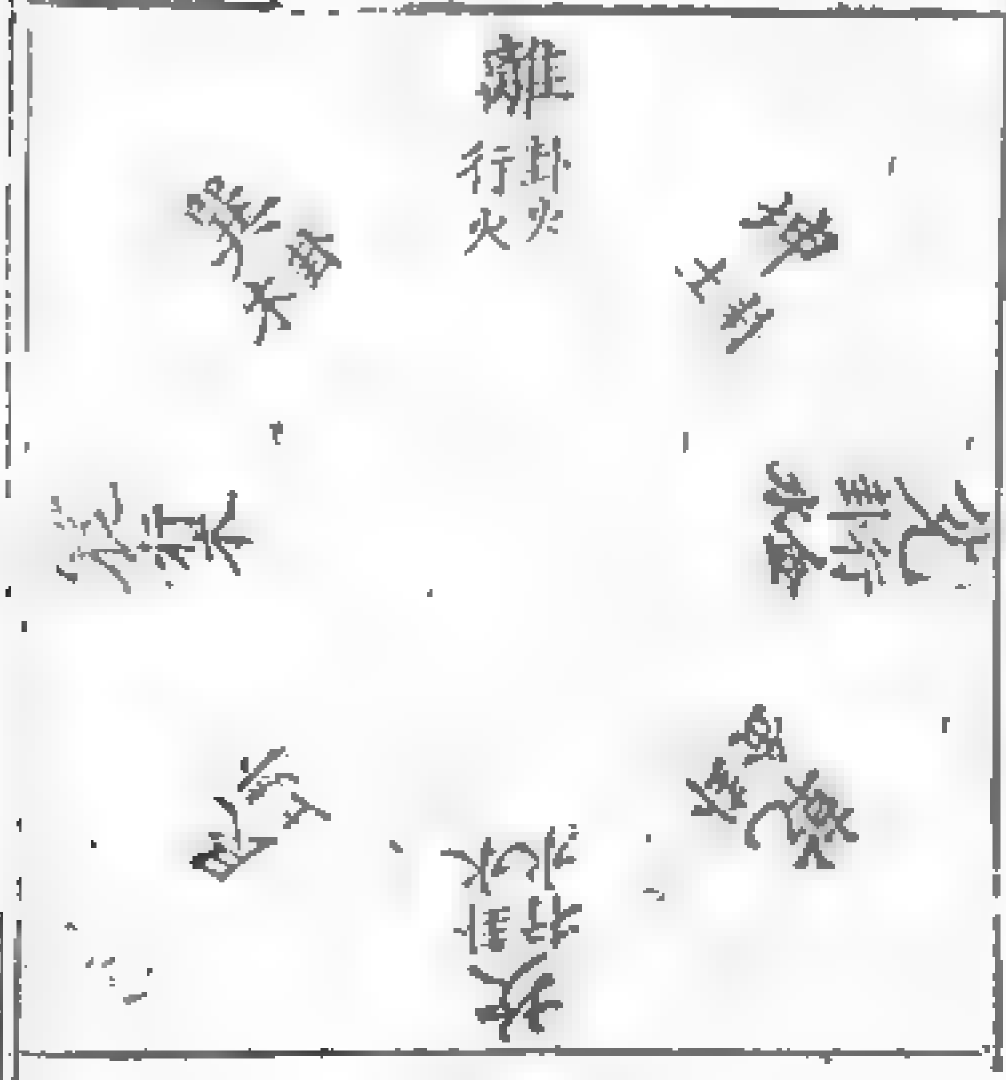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益二卦之得名聖人本自二卦相反對看出來緣當時朱子偶不曾說出今學者只知憑註脚所有者於損則曰下卦本乾上卦本坤今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於益則曰上本乾也下本坤也今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而已不知憑何處考得損下卦本乾上卦本坤益下卦本坤上卦本乾也蓋聖人本是以損益二卦之畫相反對看

得一則下體損一陽以益諸上體一則上體損一陽以益諸下體損下益上者損之道損上益下者益之道因卦畫上下損益之際而見得益本上乾而下坤損本下乾而上坤耳要非如卦變之論所自來也此以卦體言也本義只作卦體看便自有定見矣○損下益上剝民奉君之象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損道也故為損損上益下人君自損己以益民之象民富則君不能獨貧益道也故為益不可以損專為損下益專為益下損則上下通一損益則上下通一益也要知關於上者為多○觀彖傳曰民悅無疆曰其道大光則此亦可見損己益下而自有其益矣○彖傳四句總是上不見益而自有其益此卦所以名益也○利有攸往泛言凡事皆利也利涉大川專言涉川一事之利也○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夫大中之道何行不得建侯行師可也朝覲往進可也享祀婚姻可也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不至於失己以之為人則忠而公不至於失人思若啓之行若翼之何往不利故為泛言凡事皆利也○下震上巽皆木之象震為木者五行之木也蓋後天之卦震為東方東方屬木故震為木象也巽為木者八卦之木也蓋巽之德為入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根到九泉以柔而剛故巽為木象也○朱子曰某見一朋友說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為金易卦之金

也兌為金五行之金也五行取四維



亦謂利涉利往皆益之事非也損卦辭專以理言當承指字
說益卦辭取諸卦體卦象則不必牽制於益字易不可為典
要知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亦不必承大畜言也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下二句申上二句皆卦體之義也蓋上能自損以益下則下
之受益者感其惠而說无疆矣且上之所以益下者實自上
而究于下故又曰自上下下也自上下下則所謂膏澤下於
民矣不亦大光乎富厚之資當使在下儉薄之用當使在君
損上益下亦理之宜也故聖人以為訓○夫莫尊乎上不以
尊而自奉莫卑乎下必於下而加厚於己雖小貶於道則大

光矣○一說當如大學所謂財散而身尊散財以得民者乃
為道之大光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益字指益卦言益卦之德為動而巽夫動而卑巽以入之則
書所謂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易所謂禮卑而業廣者
也其進容可量乎○巽入也一訓順謂順以入之也與坤之
順不同說卦傳序八卦之德云巽入也不曰順也可見入為
正義入則無不順者不順亦不能入矣或以卑言亦如之○
此兩句以人事之益言分明是說德業蓋就卦德上說益安
得不以為德業更看日進字可見○无疆莫為之限也○順

字解巽字不盡依理而做又做得潛心懇到方為巽也程傳
只說順然孔子不曰順而每仍卦名曰巽是必巽字與順字
有辨矣詳之大傳曰巽入也又曰巽德之制也又曰巽稱而
隱未嘗只以順字當他○動而巽順以處之必上合天理下
當人心而後已如是德之日進也可量哉眾善以之而集全
德以之而備矣人道之益信未有過於此者○益動而巽雖
詞有輕重然不可全輕了動字若止而巽則不成益矣可見
動字亦要明白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上卦本乾下卦本坤今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

陽自上而下天之施也交下卦初畫之陰以易上卦初畫之
陽陰自下而上地之生也故曰亦上文卦體之義○天施以
氣言地生以形言○天施地生舉萬物而並育之其益无方
也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舊說以總上二句意以為本義云又以此極言贊益之大此
字是指上二句謂動而巽日進无疆人事之益也然其所謂
動而巽者動不妄動時乎動而動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者
天地之益也然天之施者時乎施而施也地之生者時乎生
而生也天地人事俱說盡了故下文只申贊之此說未當

又一說時者行而不已者也益動而巽其益也無時而已故曰無疆天施地生其益也亦無時而已故曰無方可見是與時偕行此說於時字尤為牽強與他處時字絕不同矣安可從也○且其謂動而巽天施地生皆與時行猶可也謂凡益之道止於動而巽天施地生則終不可蓋本義此字是通指此一條言而非專指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之一句言也為益動而巽天施地生二句猶未足以盡益之道故更用末句以盡其餘正如咸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之下又更用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之例彼動而巽只是人事之益天施地生只是天地之益天地間

更有許多物事在此卦卦德卦體所不能該者則猶有未及也故繼之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今學者只泥本義文勢而誤以此字為指上二句亦猶大學誠意章富潤屋一條章句云故又言此以結之學者亦往往誤泥章句文勢以為是專指故君子必誠其意一句不知皆是通指本文全條而言也其所以誤者為是將又以此極言贊益之大與故又言此以結之兩句皆粘連上文看也不知此二句俱不當以粘連上文看凡此處此字當泥而又不泥何也蓋只從註脚上生意不知於經文上體認○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本意蓋謂凡其時之當益無有不益者也如動而能巽時當得益也則凡進无疆矣天施地生時亦當益也則其益无方矣以此推之凡一切益道莫不與時偕行也時者理之宜而已矣如此說則於其餘皆通且與其他與時偕行之義無不合矣益以見此說之長於他說今且用此說當更以問人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其實天下之益莫有大於遷善改過者且速於遷善則過當益寡決於改過則善當益純二者之相益亦猶雷風之相益也風雷之相益交助其勢也○朱子小註曰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滲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是見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此爻辭只據理而言謂其居下而受上之益不可徒然無所報效其報效於上也須用大有作為若尋常作為則亦未耳其大作也又必大善而吉若未能大善而吉則猶為有負於上未免有咎也以此見臣子之職無有界限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程傳故其意曰事君若周公者可也

下不厚事也

大作便是任厚事此是自家討做的○胡氏曰凡在下者以分言之本不當為重大之事必能无咎故必大善而吉庶可

蹇吝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

此與損六五詞同而所指異損之六五以上受下之益也益之六二以下受上之益也而又曰王用亨于帝吉者蓋言此爻以下受上之益王者無上宜於此爻無所用矣然以王對上帝則王又為下也是亦有用處聖人立言之周如此○陰柔不能固守故以永貞為戒令固守其居中處下之德也○王用亨于帝吉是亦居下而受上之益也然皆必有所以受益者帝無常享享于克誠居中處下亦誠德也故得享帝吉非可以得此益也若非以居中之處則此卦六爻皆可以受

莫大之益在王者皆得用以享帝也

或益之自外來也

自外來者不求而自至之辭也二居中處下所謂無心受益者也故曰或益之要之只是受上之益○本義不然亦衆無定主之辭蓋十朋之龜而取象之義耳然忽於此處者此一句終未可深曉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如益六二之居中處下損六五之居中處尊皆當得益今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應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之時既不當得益而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為□□以凶事之象雖益之而□

凶事雖凶事實亦益之也所謂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益之用凶事六三象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何也庶幾其陰柔不中正之病由是而有瘳也然其工夫又在有孚中行上○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不必謂有孚指心言中行指事言據下爻本義云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為戒況下爻之中行是謂以益下為心未嘗以中行為施之事者而與心為對也大抵中行猶言中道中德道德固非心外物也此之有孚中行蓋謂其制行處事有誠心而得其中耳有孚只在中行上見出行字更重又如未濟六五君子之光有孚吉恐有孚亦只在君

子之光上見○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或曰上言无咎此二句是言其所以无咎然據本義云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又之一字非申无咎之意也蓋无咎字只承益用凶事說言此等人須得上人有以警戒震動之乃得无咎而有孚中行乃為之計也○益用凶事者上之責望我者有在也我之有孚中行者所以應其責望之意也我之告公用圭者所以殺其責望之意也此二句於爻無所以只據理言受上人辭之行孚而以通上也用圭是取象之辭○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正是不能有孚中行也上之人益之用凶事者正欲

有孚中行也故必告公用圭言有所執持以見於上也○損九二弗損益之下之所以益上者非婦寺之忠也益六三益之用凶事上之所以益下者非貪犢之愛也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主益之者言夫秉彜懿德乃吾所自有者而或不能不因物而遷則未能固有之也益用凶事則其所自有者爲其所固有矣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爻辭純是占言能以益下爲心而合於中行則以告於公無不見從矣雖爲依以遷國亦利也何也蓋國者宗廟社稷之所在百官萬姓之所居也豈不可遷矣而至於遷者要在於益下耳如太王遷岐曰君子不以其所養者害人盤庚遷亳曰視民利用遷可見天下事如果有益雖國亦可遷今六四以益下爲心則可爲依以遷國矣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九四大臣之位蓋主張欲遷者此句乍讀似於爻義無所關細味之乃知其有深意在遷國者有益則當益下之主大者如盤庚之遷亳則有以免萬民蕩析之患而蹈之康寧之域太王之遷岐則有以全其民於狄人鋒鏑之下而再造其存生之樂又如漢高帝之徙都長安也用婁敬及留侯議以其地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若有

多少兵財若終西漢之利也是固未嘗無益下之心也又如宋太祖亦欲遷都長安曰吾欲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及晉王固諫而止乃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以此觀之則遷國益下之說益信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九五當益之時居尊位而有陽剛中正之德是上有信以惠於下也勿問元吉是占有孚惠我德是申其所以勿問元吉○惠心上惠下之心也惠我德下惠我之德也而其所惠者皆有孚也上感而下應也○出於我而歸於彼之謂惠○有孚之施於下者在我只爲心自下之受此施者目之則爲德矣實非有二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九以陽居益之極陽性務進況居益極求益不已貪而無厭自當有莫益或擊之象矣○莫益之無益也○愚謂或擊之此或字是衆無定主之辭與或承之羞之或字同說見朱子小註○立心勿恒勿字只作不字看求益不已便是立心不恒也見朱子小註○凶即莫益之或擊之也但上莫益之或擊之只說上九有此象立心不恒凶是戒占者○程傳曰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

夬

莫益之偏辭也

偏辭對究言之看非上九之偏辭也是說聖人係此句且是
偏説其求益一端而云未及究言其辨也若究而言之豈但
莫益更有擊之者矣所謂求利未得而反有害也蓋心力不
為之後必有災也本義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矣此句亦
是解偏辭也非解下句也蓋偏辭二字須用究言者[illegible]

或擊之自外來也

亦不期而至也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以五陽之盛而去一陰之微其去之也必矣故曰夬之而已
如摧枯拉朽不勞餘力也〇一說夬若無回勢也言其去之
再無留滞也如決水然無有不惟其所決而流者矣〇君子
之決小人也必聲其罪于王庭之上使其罪暴白於衆人獨
力難充又必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協力然君子之防小人
者常疎而小人之窺伺抵拒夫君子者常密故彼之罪雖著
吾之力雖齊尚有危厲在不可安肆也且無諸己而後非諸
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故又當告命自邑以自治而不可
專尚威武以取快也夫如是則所以去之者有其辭所以然

之者無其隙小人可得而決而所往自利矣〇揚于王庭聲
彼之罪也孚號集己之力也有厲彼罪雖著吾力雖齊猶未
可使以為必能決之也揚庭孚號治小人也告自邑先自治
也不利即戎疾之已甚則取反噬之虞也此卦辭正謂其辭
危者誠以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告自邑不利即戎一貫意說
謂先自治其私則自有正人之本而非只專尚勢力者若專
尚勢力必不能自治其私也〇一分項說謂先要自治其私
而後可以攻小人然其攻之也又不可為已甚恐以致亂二
說皆通但據彖傳云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是并合
二句為一段意宜從前說也利有攸往方許其決之也〇一

說非謂利於決也謂君子之決小人能如上文所云則小人
盡去而無往不利矣或疑彖傳何以釋云剛長乃終曰剛長
乃終猶是利有攸往前一段話此所以利有攸往也如復卦
一陽始生其卦辭亦云利有攸往而傳釋之曰剛長也謂剛
長所以利往也知復之利往由於剛長則知夬之利往由於
剛長乃終而不可專認剛長乃終為利往矣此說援引有據
而理自勝當從

孚號有厲

春秋僖公二年書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胡氏
傳曰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

事乃之與鬪也三國未定盟荊蜀人兵其右[illegible]破荊
先紹韓趙孔明伐魏中好江東武王牧野之師亦[illegible]邦遠
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抗[illegible]荊
楚之慮周公其孫戎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者[illegible]盟[illegible]春秋所
惡然諸侯皆在獵言遠伺者許是盟也遇謂桓公亦得孚號
有厲之道
夬決也剛決柔也
其實是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復柔復剛也一般下卦姤遇也
柔遇剛也本義亦只曰釋卦名都不言以卦體又不言名義
蓋朱子以為此例揔之已頻學者詳不至復有所疑故或時

省文耳不然此卦原與復等何異義耶曰以二體釋卦名義
如升曰柔以時升本義亦只以卦變釋卦名乃省了義字如
此等處必求其說以貫之則繁矣況此處下云而普其德蓋
所重在德故從而省之云又說見姤卦剛遇中正天下大行
也本義指九五係之尤為明切
健而說決而和
健而說以德言決而和以事言惟健而說則決而和矣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柔乘五剛所謂若如飛蛾其在高墉之上也非其罪而何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不然易者使傾矣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
窮謂我窮也所以不利所尚謂威武也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謂剛復一長則純乾矣陰無遺類矣快之之詞也詳見卦辭
下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其勢必潰決而散漫於下是夬之象也邵子云水
之性能隨而不能逆洪範曰水潤下上於天非其性也故潰
於下則亦有灌溉之澤矣○施祿及下其澤四布而周徧亦

潰決之意也○居德則忌朱子所謂未詳者蓋大象傳例無
反辭都是以己能者言如不可榮以祿亦云人不得以祿位
榮之非戒之也若云居其德而不決於下則忌是戒之也○
大象並無此例蓋大象之例如乾之自強不息是以在人之
健行坤之厚德載物是以在人之坤言推之諸卦大抵皆然
如此卦施祿及下亦是在人之夬也烏用戒辭乎士公嘗問
清以此句之義清以其對曰吾無私為之辭曰君子既施祿
以及下矣然不可以是為我之德而自居也若以是為我之
德而自居則忌矣是亦一說也但終是成辭然稍似勝程傳
的立此禁而不使潰決之說[illegible]施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程頤傳曰夬之時而往往决也故以勝為言陰雖將盡而已
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當夬之時居下任壯
則所謂揚于庭孚號而告自邑者或不暇顧而所謂即戎者或
有之矣宜其往不勝也正與利有攸往相反其不勝者自為
不勝也故曰為咎明非時勢之不利也否之九四不極其剛
是以有命无咎而疇離祉此理誠不可易矣○壯固非所任
者况居下而任壯乎
不勝而往咎也
雲峯曰勝在往前可必其往往而不勝故戒其往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二以剛而居柔性體不純乎剛也又得中道凡事能酌其宜
也故能憂惕呼號以自戒備有備斯無患矣故莫夜有戎勿
恤○觀本義以惕號為由於得中而後能則知凡人之小心
者皆可敬也凡人之睨傲而氣出於上者適以見其卑耳
得中道也
本義云剛而居柔又得中道而象傳只曰得中道也蓋象傳
特舉其一隅然以此推之則剛而能柔亦得中之義類矣○
危者使平易之道也故九二始於惕號終於勿恤乾九三曰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離六五曰出涕沱若吉皆

理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大意謂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怒形於外顯其不必何如其不
心眾允要決小人則雖暫與之合而為其類之慍終必能決
之而无咎不然於壯于頄而有凶矣此所以責於決而和也
○三在眾陽之中獨與上六為應故曰獨行遇雨也如此則
未免為之浼矣故曰若濡也既合於小人必見貳於君子矣
故曰有慍也○一本義云溫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見通鑑
綱目晉明帝二年時王敦有異志以帝親任中書令溫嶠忌
之請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
欲深結其所善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
有藻鑑之明鳳甚悅深欲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
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
嶠嶠偽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鳳從
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
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
兩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
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
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與庾
亮計討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王導書曰太

貞別未幾曰作如此事當爲人生致之何掖其右將不得入上
尊下敗應詹郗鑒等分督諸軍討平之王敦嶠之必何以得存去
敗此其夬夬之志可知也方且爲敦司馬深結錢鳳以道敦
謀若誠心爲之宣力者自君子之不察者觀之能無疑乎是
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也然終能成其志功在晉室不可磨
滅其无咎又不足言矣○朱子小註又曰如王允之於董卓
按通鑑綱目董卓以何進召入朝誅宦官遂廢弑弘農王立
獻帝益淫刑以逞又奏免琬太尉楊彪司徒而以王允爲司
徒卓且劫帝遷都長安時卓不在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
外相彌縫內謀王室其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

允矯意承卓卓亦推信焉既而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
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信愛之誓爲
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
卓意亦解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
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允乃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
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許之因帝疾新愈大會卓朝服乘
車入屯衛周匝令布等捍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
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
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大呼呂布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
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卽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百姓歌舞於

道士女賣衣裝市酒肉相慶暴卓尸於市守吏爲大炷置卓臍
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觀允之曲意承卓之時是亦獨
行遇雨若濡而有慍也終能用呂布以誅之无咎矣何非始
者有曲意之承則亦無以行其務且詔板之誅此所以不貴
於壯于頄也孫武子論兵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又曰藏於
九地之下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溫嶠王允以
之矣然王允爲卓所擢用始者夬夬之志或未如嶠之力後
以卓萃天下之怨竟誅之是已然威紀廢與馬日磾既知
其不終剛移白傲卓黨李傕郭汜又得以戕之則於夬夬之
道有未盡焉故不義只載溫嶠一人○小註又曰如顏杲卿

使安祿山受其衣服至道問與其徒曰吾輩何爲服此而借
兵伐之正此類也其詳見于綱目玄宗乙未年祿山之反起
自范陽至藁城杲卿時爲常山太守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
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
其將李欽湊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
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
祿山至是將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翟萬德張通幽等皆預
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謀與相應會從弟眞卿自平
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
謀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

奏使帥衆受猶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
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援爲合難以臨敵宜深
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
要膂彼則成禽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
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
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
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
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惟范陽盧龍密
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向使杲卿不僞降祿山獨以常山一
郡與賊抗雖得無恙終不能合十七郡之衆以斷其要膂以

綏其西入之謀也此亦待夬夬之意也然本非祿山正應又
受僞賜僞官此皆非温嶠所有者不得盡與之同也故本義
亦不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曰臀无膚其行次且者危之之辭爲其不知牽羊之術
也曰牽羊悔亡者教之之辭轉危爲安之道也意亦至矣而
又曰聞言不信者策其不能信乃所以激厲之使必信也聖
人作易教人之意何如哉○以陽居陰剛決不足也不中不
正智德俱劣也故居則不安必與衆陽競進也行則不進終
以居柔失剛也然已旣不足於剛[illegible]後衆剛前行而已隨

之於牽羊進矣然其不中不正恐其遂不及此也○釋傳曰
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
猶臀傷而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
行次且也○按諺傳云其行次且位不當也其行次且實兼
臀無膚意而皆歸之於位不當則此兩句依愚前說爲可程
傳云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者義爲小異當細詳
之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程子傳曰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暴之難乾感陰氣之多
者也本義之解蓋實本之○九五當夬之時爲夬之主而切

近上六之陰既與之比則不免爲其所入有莧陸之象焉然
五陽而上陰其類則不同矣終須在所決夬之固不可以不
力也但力於決者又恐失於暴若能決而決之而又不爲過
暴合於中行則无咎矣此所謂无咎與九三同即卦辭利有
攸往之意○莧陸本義云今馬齒莧則是以爲一物及語錄
所記云莧是馬齒莧陸是商陸一名章陸皆感陰氣多之物
則又以爲二物今固當從本義矣然按諺須本草則分明爲
二物馬齒莧在菜部商陸在草部○其載馬齒莧云至難燥
節葉間有水銀每十斤水銀八兩許日青蒭利大小便煎爲
膏塗[illegible]良則其性冷[illegible]可知初不曰一名莧陸

也○其載商陸云除癖肝疝瘕癖[illegible]可貼腫外不可服服則
傷人致死蓋亦性冷也語錄亦載夬爲乾又其如人形者有
神俗名章柳根閑令邪術者柳神者用之則其感陰氣之多
又可知又云廣雅謂之馬尾易謂之莧陸皆謂此商陸也是
則有以莧陸只爲商陸一物然未嘗以莧陸爲馬齒莧也○
今程傳直以莧陸爲馬齒莧而本義從之不知其何所考耳
豈朱子亦只述前說而未暇更考邪抑嘗親得之辨驗而知
其止爲馬齒莧一物邪抑易例一象不取兩物此不當分邪
上六无號終有凶
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自當之矣○厚齋馮氏

曰易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夬見夬一陰之難蓋君子明白
洞達難進易退而小人綢繆固結麾之不去也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邵子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乎
時乎未有剝而不復夬而不姤者防乎防乎邦家其長子孫
其旨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姤遇也何也
自復而乾純是陽剛世界矣而今也乃有一陰生焉又一
陰之生殊出人意外乃人所不願者也惟其不願是以不期
期而至者則曰復不期而至者則曰遇○且姤亦陰之復也
而聖人乃別生意名之曰姤此則[illegible]抑[illegible]陰[illegible]亦可見
聖人全非天地生物之心爲主故其名卦之義如此也○本
義云如不期而遇者故爲遇發明姤字之意誘彼直得聖人
之心矣愚嘗謂惟其不願是以不期謂之姤駭之也若復則
以爲當然矣若固有之矣何也期之故也意聖人自剝而坤
之時便有期陽復之心嗚呼此固天地生物之心所寄托也
夫不能有陽而無陰者勢也聖人且柰何哉其致抑揚於其
間者亦其間情之不能已而其終亦有參贊之權存焉耳○
本義云遇已非正此句是就姤字上生義以入於勿用取女
意便見得是偶合不是六禮成婚如咸之男下女漸之女歸

則非遇矣○又一陰而遇五陽若又字上句重在遇字此句
重在一與五字然都在卦名姤字內取出此遇字即是上句
遇已非正之遇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今以一陰而遇五陽況
本非以正合但以陰陽相悅而相聚是女之壯也女壯只是
以其遇五陽而言其不貞耳故曰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不
必如程傳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之說如此則五陽盛乎
一陰盛乎○本義云女德不貞而壯之甚分明只以不貞爲
壯又云取以自配必害乎陽一則害身二則害名也謂之取
以自配者此一陰本遇五陽今獨以自配其身也然彼是遇
五陽之陰所謂墻花路柳者必不[illegible]故其爲陽之害慘矣

女壯故其象如此 女壯勿用取女 是占〇或曰女陰壯

貞陰遇陽非正壯之甚也又一陰而遇五陽非止倪云今

壯只該不得不正乎且如此說本文爲缺不貞字矣〇或謂

女壯亦該有氣體壯之義看來固有氣體甚壯而貞亦不移

者亦有氣體未爲壯而人盡夫者一陰而遇五陽[illegible]也

所以謂之女壯者正以其一陰而當乎五陽也如此看則不

是說他氣體之壯也明矣

姤遇也柔遇剛也

本義云釋卦名程傳云姤之義遇也卦之爲姤柔遇剛也以

本義如不期而遇者遇字主陽遇陰此云柔遇剛則主陰遇

小註[illegible] 見

陽大抵自陽言則曰遇陰自陰言則曰遇陽總是陰陽相遇

二而一也陽遇陰則陰亦爲遇陽矣故下文云天地相遇文

壯則全主陰遇陽說〇柔遇剛本是卦體本義只言釋卦名

說在夬卦剛決柔也下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凡娶以配身非爲一朝一夕之故也故曰夫婦之道不可不

久也今云勿用取女者正以其壯而難與久也言必不能敗

其舊也〇只擧勿用取女所之原頭便是女壯了〇按卦辭

及彖傳女壯勿用取女全只就取女一事言人事之占初

辭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不[illegible]之之意誠所謂說去了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女壯勿用取女以一陰遇五陽言天地相遇以陰陽相遇言

一陰五陽在所必無是又別作一義看不可爲典要〇天地

相遇天以陽氣下交於地地以陰氣上交於天也以陰陽

之不相無者言若女壯則以淑慝之分言也〇本義云以卦

體言蓋天地相遇卦體之義近晦故特著之若柔遇剛也則

其義自明矣故不云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剛柔是德中正是位以是德而遇是位則其道大行於天下

矣不必言剛德大行乎〇曰或言周公繼之柔得大行若亦

下經卷之六

渙云散於大行未嘗見以其德言未嘗見其德大行也可見先

程傳[illegible]

所以不取以天下大行爲剛德大行者何也蓋剛與柔二是

就其身所處言[illegible]其行於天下者言也此亦唯

乎心志氣以[illegible]此看爲是不然解不甚爲彼之說

矣〇本義云指九二九五便是卦體此亦承上文以卦

[illegible]而未不可謂非卦體也蓋卦剛中正纔帶位而不

[illegible]云以卦體也指九五也既言卦體又指九

五可見其義之同無他說矣以此又益見剛決柔也之爲卦

體不敢以爲卦體者直無見耳

姤之時義大矣哉
按小註或問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之說不同何也朱子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然謂不用伊川舊說而以幾微也義固無窮矣然謂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則尚在所疑何則此卦本是以一陰遇五陽得名其所謂遇不好之遇也至云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此又是聖人偶然又於待有此一段好處而因發之雲峯所謂別取一義乃遇之最好者也義本不相蒙至此曰姤之時義大矣哉姤字則依原是一陰遇五陽之姤

故以為幾微之際也幾微之際者謂一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也孔子未必謂天地相遇剛遇中正內却已有不好之漸在也蓋謂天地相遇剛遇中正內有不好之漸則是泰極而否之意非一陰始生之義也上文兩遇字既分明與卦名之義不同如何却又承之以曰姤之時義之大恐是記者之誤也况本義乃提頭是與大過之時大矣哉者同判斷不以承上文二條而云可也且一陰遇五陽一以為壯又一以為天地相遇如何可相蒙○雲峯曰姤之時義大矣哉非贊遇之大也一陰之生其微可慮者大也此說甚好○本義幾微之際坤初六本義所謂謹微之意姤之初六即

坤初六也○聖人所謹此聖人指孔子曰姤之時義大矣哉便是聖人謹之矣○竊見云姤之時義大矣哉此以消息盈虛之幾而言不必依語錄承上兩條說蓋天地相遇剛遇中正之遇與一陰遇五陽之遇不同蓋此卦本是不好卦聖人於上條是就其中看出有好處來說如歸妹所謂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亦未有不好此見聖人心胸之活而不拘滯處至於此句則直為君子與察也正指原本姤字而言也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天下物無不遇姤之象也后施命以誥四方是亦人君之風行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天下又豈有

一民之不遇哉吾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矣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此於爻無所象胡氏以為六二象非也止是勉初六令堅於自止而不進如繫其車以金柅然如是而正則吉矣此胡氏所謂非有以繫之也一陰之兆能自繫于五陽之下靜正而吉也○若不自止而往進則凶矣當是時一陰方微而君子之疑猶盛故自止為利不止斯禍矣本義貞明見凶亦不必說到成貞則凶自失所一羸豕只是眼前事段下云羸豕孚蹢躅亦見其尚微矣○一

動一靜分而為一吉一凶之占使占者得所擇而又曰繫之
乎蹢躅此正與否之初二及遯之二小辭相類聖人之情可見
之矣○聖人欲其自止也則曰柅于金柅言必堅於自止勉
之詞也欲其勿進也則曰有攸往見凶言且見其凶並危
之之詞也雖為君子謀亦為小人謀也○皇極外篇第三十
八板曰大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其長也闢之於
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然無
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愚謂此於復姤二卦之辭
觀之尤分明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進也大凡牽引其物以前皆是進之也故牽訓為進如薦
進人才者謂之汲引亦牽意也但此以自進為義耳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二與初遇未必其能制之也若機會一失則其為害也寧有
既乎故曰 云云所以為君子謀也○雲峯曰包者容之於內
而制之使不得逸於外是包字已有制字意了今觀本義云
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只取二與初遇義又云然制之在
己故猶可以无咎然字方轉意下去始露出制字可見雲峯
之說小異且包字既當制字了下文若不制而使遇於衆豈
可謂若不包邪若猶至無亦不容不辨○包有魚是小人在

我之便之中故惟我得而制之我失不制他人奚系他何矣
意是如此但胡氏制字太急些○制字在己猶可无咎謂免
陰邪之害也對下文若不制則其為害廣說意自明白○不
利於賓謂他人也自主人身外皆為賓也故本義以衆字釋之
與共衆人亦對自己本身言也不必謂賓人衆多也自此卦
言賓臣衆多終不可以衆字正解賓字○不利賓不必依程
子謂魚不利於賓食衆其實說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過剛不中性暴也下不遇於初上無應於上勢孤也故
居則不安行則不進居與行二字說得盡○下不遇於初謂

二是陽初是陰三與初非應不得相遇也上無應於上謂三
既是陽上又是陽終不得陰而與之也然既無所遇則無陰
柔之傷謂九行於陰者往往亦失於陰故小畜之三卒致說
輹之厄而兌之九五不免乎剝之厲今雖孤危亦時運之莫
遇耳與其自己致者異矣故无大咎○居則不安行則不進
適亦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言不可分臀無膚為無所安
於下行次且為不得進而上須以夬九四例看○故其象占
如此臀無膚其行次且象也亦占也厲字正指无膚與次且
言厲字帶下讀盡上既言臀无膚其行次且不必復繼以厲
矣正如夬九四云

九四包無魚起凶

程子傳云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故曰起凶○又曰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言○又曰包無魚亡其所有也○又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按本義云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己既是吾之正應而乃適他人而不及己吾安得辭其責○包無魚魚不作小人象若是小人則深幸其不與己遇矣又何凶之有故本義以初六為正應便非作不好人看了主民言與象傳同為是○臨川吳氏謂猶男之失

其配君之失其民如此驅墻則非惟於象有違而於起凶二字義亦不切失道者寡助以至親戚畔之而難作矣起凶也專主民言起凶占也

无魚之凶遠民也

朱子曰陽在上為君陰在下為民○胡氏曰易象或以陰為小人或以陰為民以為小人遠之可也以為民民不可遠也○本義曰民之去己猶己遠之末無遠之之事但民自去己耳雖然既是我之民何至於去已得道者多助隣國之民且仰之若父母此非已有以致之而何既有以致之則雖非實遠之猶已遠之也○遠民也三字夫子極有深意存焉蓋欲

人以魚包有魚同者而以為小人也故止一民字以覺人而文義自明白矣吁聖人之筆一字萬鈞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九五以杞包瓜志欲勝之也含章度不可勝而自守也有隕自天時過則行矣○本義杞高大堅實之木也蓋位為卦主猶杞之高大陽剛中正猶杞之堅實○程傳作以杞葉包瓜若是杞葉則本義不曰杞高大堅實之木矣况杞葉亦未為大若要取其廣大者則非獨杞也杞葉亦包不得瓜大槩取杞以象九五之剛陽中正而主卦於上耳○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以喻初六之一陰始生而必潰也潰者瓜熟

而爛也瓜至熟且爛瓜之極也此對陰始生意故云柔以乘之潰同魚之餒也○甘美二字喻陰柔有以滲入使之不覺之意正所謂幾微之際也○何謂善潰其實諸般菓品惟瓜最善潰才至熟便向爛去○善潰二字不苟下為下文始生必潰之陰柔張本鄘風載馳之詩曰女子善懷傳曰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善潰之善字當如此看方得其的含章者非避陰也靜以制陰也是用意周密不動聲色而自有以消患於方萌也○九五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衆君子之領袖也不必以為君象為含章有隕說不去○有隕自天依看又是陽明世道矣○有隕自天本無而倏有之象此豈

之象也本等是占
九五含章中正也
中正故能含章不必言所含之章中正也或曰爻辭含章是
本古者今歸之九五之能中正何歟曰象傳是如此不曰九
五含章乎而又何拘
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志不舍命即含章也謂不違乎天命也命不必說是天理含
章者蓋以其爲時運之常故含章靜俟之此正志之能順命
疏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夫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無位不得其遇爲姤其
角之象吝也然既無所遇則無陰邪之傷故雖吝而无咎○
姤其角雖剛而无所施其剛也
上窮吝也
居上而不得其遇上窮也上窮吝也猶云往吝窮也都是以
窮字貼吝字或作吝上或作吝下義一也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坤順兌悅彼此之情聚也九五剛中而二應之上下之情聚
也澤上於地津潤上行發榮滋長之象也爲物之聚也○澤上

於地凡有水氣之流行而在地上者皆澤也即非物也非謂
其物之潤澤也○雲峯云彖辭五句各是一事
王假有廟
是有事於廟也○言王者可以至于宗廟之中此可以字正
與聚則可以有所往之可以字同更以下句則可以至于廟
而承祖考一句照看方知是己之精神己聚乃可以至于廟
是聚己之精神在前一步不可依舊說謂假廟以聚祖考之
精神也亦在己上故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且本義是謂廟
所以聚祖考之精神非是謂假廟也如此看便己明白○若
必重在廟上則渙卦假廟與此又絶不同矣○廟所以聚祖

考之精神以平時言○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且看此一聚
字從何處來可見本義兩箇可以字同并下文兩箇可以皆
同○聚己之精神者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是也○
廟本聚祖考精神所在子孫之假之也又必先聚己之精神
乃可以往聚之此謂王假有廟爲聚己之精神設也非聚己
之精神則無以往聚夫祖考之精神也卦辭此句爲子孫設
不爲祖考設○補註曰凡云歸格于藝祖公假于太廟宜作
祭之誠格于祖廟孔叢子巢禮以特牛親假于祖禰又曰聚
其精神而感格于廟者致孝享也○本義承祖考之承字事
也○合本義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

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也觀之王假有廟之義方完或曰
本義疑有可以字只是前一可以字半邊之義不然也如姤
卦云遇巳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亦有又字間者然總是就
姤字取來○大抵此卦卦辭都從聚之一字生○程子曰古
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氣既散孝子求神
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
即渙散之時事也鬼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
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
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義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朱子
曰令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也○程傳曰祭祀

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
也

利見大人亨利貞

是一串意蓋物既聚所以主宰是物者非大人不能不見大
人則物之聚者又將渙亂無統所謂衆聚則有爭安得亨乎
故必見大人方亨然所聚苟不以正則衆之聚為苟合如是
而欲仗大人以致亨可乎若大人則無有不正者○程傳曰
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看來本義所謂物聚
者所該自廣不專以人衆言上條舉人衆一端以見其義耳
○利見大人亨利貞如有事於學術者聞見既聚以見大人

則有以正其學矣有事於功業者學術既聚以見大人則有
以展其所志矣又必利於正者如聞見不正雖以見大人而
其所以取正之具已非矣如學術不正雖以見大人而其所
以致用之術已疎矣亦安得亨○用大牲吉豈惟大牲諸般
祭品皆在所厚矣苟非特物之聚胡可得也故曰大牲必聚
而後有不曰必聚而後可用而曰必聚而後有者于以見用
二簋非吝也特乎無也用大牲非奢也特乎有也有則用無
則止以此尤見戒意在萃上不必依胡說謂當萃之時必用
大牲乃吉也此程說也朱子所謂彷彿如伊川說者也自彖傳觀
下天命○程傳曰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

莫重於祭故以祭享而為吉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
皆然○用大牲吉不必專承王假有廟凡人之祭皆然也○
謂惟當萃之時用大牲乃吉也○利有攸往聚則可以有所
往者凡事豫則立徒手衆鮮有能濟者然萃而不往則亦
徒聚而已非易之道也○聚而後利有往者以其備素具也
所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語成器而動者也○
皆占吉而有戒之辭卦辭四項皆從萃之一字來王者可以
至于宗廟之中占之吉也然必萃巳之精神乃可以至于廟
而承祖考不然不可以至于廟也此戒意也見大人而後亨
者占之吉也然物既萃則必見大人然後可以得亨不然不

得亨也又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亦戒意也用大牲而吉
占之吉也然大槩必聚而後有非聚而必用大牲不可也亦
有戒意也聚則可以有所往非聚而欲有所往不可也亦有
戒意焉故曰皆占吉而有戒之辭○雲峯謂皆占吉而有戒
之辭言萃之時如是則亨且利否則不亨不利如是則吉否
則不吉也所謂萃之時者非也王假有廟豈必萃之時如是
則吉乎若言萃之時則涣之時宜不利假有廟矣而亦曰王
假有廟何歟利見大人利有攸往亦何為拘於萃之時萃之
一字或以時言或以事言或以物言或以人言必如此然後
能盡天下道理故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不然如咸恒等卦

何以一一說到天地萬物此見不必拘萃之時節為言也戒
意亦須仔細體認如用大牲吉卦辭非謂用大牲方吉不用
大牲則不吉為戒也是謂大牲必聚而後有不然無有也是
戒其不求豊於匱乏之時也利有攸往非謂有攸往則吉无
攸往則不吉為戒也是謂聚則可以有所往不聚則不利往
也是戒其無素備而欲有為者也又如利見大人亨若非物
已聚則何所執以見大人則亦不得亨若物已聚而不見大
人則亦不得亨皆戒意也至於利貞意尤明白矣又如王假
有廟豈可苟且云乎哉非七日戒三日齋則不可以至于廟
而承祖考其為戒為尤大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謂聚己之精神以承祖考也聚己之精神猶在致孝享之前
致孝享正是假廟時事承祖考正指致孝享言於事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利見大人亨者聚之以正也如此解雖不復言利貞而利貞
已了然矣本義實本於此聖人釋經文從省而意不畧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朱子曰順天命彷彿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
是說曲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與以天下儉其親相似
蓋伊川之說謂聚則宜用大牲不然不可也聚則宜於有所

往不然亦不可也以此為順天命朱子之說是謂大牲必聚
而後可用不然不可用也聚則可以有所往不然不可往也
以此為順天命伊川之說未暇於此亦有同於此但語意輕
重所指不同若非既萃而必用大牲必有攸往則非順理之
為矣易傳彖言天命皆主理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其所聚之說無所專指之辭是言惟即其所聚觀之而天地
萬物之情皆可得而見矣咸卦觀其所感恒卦觀其所恒皆
同決不可牽強上文○天地交而二氣通天地之聚也父子
兄弟夫婦聚於家君臣朋友聚於外衆以衆之類而聚萬以

商之類而聚以至魚鱉黿鼉聚於淵鳥獸草木聚於山所謂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者也此見天地萬物之情一聚而已矣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夫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蓋潤澤之氣盡出於地如所謂
齊乎巽相見乎離者也故為萬物萃聚之象若不解此理徒
以澤上于地討箇萃象則澤上於地而不由地中行是謂水
勢橫決四出乃散之象非萃之象以況本義萬物二字又怎
生說得去夫衆聚則爭物萃則亂況以澤上於地推之盈
於上則涸於下物盛必衰盈虛消長之數可坐而策也君子
之為世道慮可不預為之防哉故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朱子小註又謂澤本當在地中今卻上於地上是水盛有
潰決奔突之變故取象如此此是為下句除戎器戒不虞說
然亦不必用蓋既以澤上於地為萬物萃聚之象則不應復
言不由地中行而有潰決奔突之變矣此分明是何日未定
之說○君子以除戎器除者脩而聚之之謂程曰除謂簡治
也蓋除舊而重新之謂除脩整也如除官便是脩除官除道
便是脩理道路○此以豐萃之世運言萃盛極必衰亂不生
於亂而生於治故費誓曰善敹[音聊]乃甲冑敿[音矯上]乃干無敢不
弔[音的]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丘氏曰
除戎器非右武也戒不虞而已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六上應九四九四是其當與萃者也然隔於二陰與二陰
比且當萃之時初柔急於有萃不能自守以待則雖所應
在四而不能萃於四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有如所
謂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者故云不終謂之妄聚者與二
陰衆非正也非正則妄也然為初計當時既隔於二陰而
正應者遠彼若呼號正應歟則一握之人必以為笑矣雖然
吾正應也吾所當與聚者也但勿恤此嫌而直往從正應則
非惟無妄聚之愆而又得所聚之正可以无咎也何為恤衆
笑而至於妄聚哉○有孚不終乃亂乃萃正以其恤衆笑而

苟且與比者聚也勿恤往則其孚有終而無志亂妄聚之失
矣初六已是妄聚者了下四句是聖人為之反正之術以戒
占者耳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亂字若無此解則人將以為迹之亂既以為迹之亂則於下
乃萃字又說不去了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其可舍二陰而獨往乎故必牽連
二陰以上萃於五則吾既得[illegible]之正而又無離群為邪之
嫌吉而无咎也○二應[illegible]於二陰之間若係於二[illegible]

失乎九五若獨萃於九五則又失乎二[illegible]
忡萃引以萃則吉且无咎○又二中正柔順居中以上應九
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上交是吾之孚有以感夫在上人之孚
也故上祭者有孚則雖禴祭而受福矣此皆以占言○孚乃
利用禴程傳曰禴祭之簡薄者也本義曰雖薄物亦可以祭
漢上朱氏曰禴夏祭以樂為主祭之薄也雙湖曰周禮大宗
伯以禴夏享先王王氏註曰夏則陽盛矣其享以樂為主秋
嘗則薦新冬烝則衆物備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
禴祭合是數段以觀禴果為薄祭矣又正韻云禴與礿同礿
薄也夏物未成其祭當薄○夏陽盛其主聲樂者蓋聲屬陽

一氣夏陽盛之一氣發於外故此祭象之主樂
○周禮
以祠春享先王　春物生未有以享故曰祠
以禴夏享先王　夏陽盛以樂為主故曰禴
以嘗秋享先王　秋物成可嘗故曰嘗
以烝冬享先王　冬庶物盛多故曰烝
剛吉无咎對應爻而迎此爻言孚乃利用禴乎對應爻言不
所萃誤合說下句只此卜祭之占○引吉无咎專以爻位
[illegible]以爻德言[illegible]

中才[illegible]乃利用禴其辭若曰六二[illegible]陰以[illegible]
五固吉而无咎矣且又以柔順中正而得五剛健中正之
其中誠不改也以見[illegible]利禴處此與萃有位志未光也
正類他卦小象類此者不多而無疑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以其求萃於近言也往无咎小吝以
其往從於上言也求萃於近者近欲從不正之強援也然終
不得往從於上者遠結正應之窮交也然終小吝其終不得
者陰柔不中正而上無應與也其終小吝者不得其萃因無
後往得陰極无位之交也陰柔不中正而求萃則無以取

重於人上無應與而始求萃則是無端而自往故人莫與之
而其萃也嗟如嗟如者不得故嗟也為三計者惟往從於上
可以无咎耳然不得其萃自然後往則是以窮來歸出於不
得已而非其夙心復得陰極無位之交縱與之萃亦何足以
伸其願哉故小吝然以義理論之畢竟是吾正應也小吝所
不恤也故又曰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強援而遠結正應之
窮交亦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意所謂者其見不早耳
萃於近依程傳所謂四與二也○既曰上無應與矣又曰
往從於上可无咎又曰戒占者遠結正應之窮交何也蓋曰
上無應與者就本爻上取曰往從於上[illegible]正應窮交者

就三上之位上[illegible]取夫彼此俱六雖[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而三之[illegible]
實有相應之分[illegible]非其無相得之[illegible]於[illegible]於上惟其有
相應之分故三[illegible]於可從於上○六三上[illegible]者情不相得
也往從於上者分則相應也○上無應與之上字虛說往從
於上之上字指實○戒占者當近舍不正之強援非惟不正
且不見與也○遂結正應之窮爻非惟正應且見受也○往
无咎謂得上之受而與聚也

上巽也

即本義惟往從於上一句此說長[illegible]所謂上能巽受之者

九四大吉无咎

○程傳最明

上比九五而與君萃下比衆陰而與民萃得其萃矣然以陽
居陰不正夫不以正而得君者自古多矣不以正而得民者
時亦有焉如齊之田恒魯之季氏是也得為大吉乎得為无
咎乎意昭明矣故必使其萃於上下者一出於正而大吉方
得无咎正字最重此[illegible]是戒占者之辭緣九四字不正了故

象傳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萃有位[illegible]元永貞之德而人信之者言匪孚
元永貞悔亡[illegible]有位无咎以其有陽剛中正之

德也有剛陽中正之德而萃有位則人豈不信行無不利之
故曰无咎若或居此位而人有未信者則是吾德有未至於
但反己自修其元永貞之德耳元永貞之德即所謂剛陽中
正也如此則又何不信之有故悔亡此為占者設戒在九五
未見有匪孚處○九五萃有位无咎是從陽剛中正來猶所
九二在師中吉是從有剛中之德來其義已在九五九二字
內也非以萃有位為得无咎在師中為當得吉也

萃有位志未光也

言萃有位矣然德或未至而人匪孚則其志猶未光也朱子
以為不曉是誠不可曉蓋爻辭萃有位與匪孚元永貞悔亡

者无不是一箇人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居[illegible]齎咨[illegible]嗟嘆曰曰涕自[illegible]曰洟憂危如是庶幾危
者使平可无咎也須知雖之六五然○陰柔無位蓋陰柔則
質弱雖有求而人不之與無位則望輕雖有求而人莫之應
故必憂危之極乃得全上六求萃不得故齎咨涕洟不知
其曰无咎者還是得所聚否[illegible]六二求萃不得則曰往從於
上可以无咎[illegible]則曰往從正應則无咎今絕不言有所萃
只曰必如是而後可无咎[illegible]以[illegible]無所萃[illegible]勢孤勢孤矣而
不知戒懼[illegible]止於不得萃而已[illegible]知戒懼雖不得

萃猶可自保雖不得利猶可無咎○若以離六五例做當說箇終得萃之理然離之五以柔居尊而萃之上陰柔無位亦處時之極自是不同難說終得所萃且象傳云未安上也亦與所謂麗王公也不同矣

未安上也

處萃之終陰柔無位故求萃不得求萃不得故不能安於上而齎咨涕洟齎咨涕洟故得无咎不然可危而不知危當見而不自憂喪亡無日矣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以卦變言此卦自解而來柔本居三今進而上居於四是柔以時升也故伏羲名卦曰升文王繫辭以為此卦卦變既柔以時升矣且其卦德為內巽外順夫內巽則處之善酌乎事理外順則行之不失乎時宜是其德之利於進也又其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夫在我有其具在上有其應是又其機會之利於進也故其占為元亨元亨如何用見大人則勿恤南征則吉也○用見大人升也南征亦升也勿恤元亨也吉亦元亨也就人事上說升只有見大人及南征都說盡了○進見大人一串亦非小節目故升卦特言之其曰勿恤者凡人之見一貴人心下未免皆有懼其不見欣納之意故云勿恤

又傳曰有慶也以此為慶可見[illegible]節目古人相見之餘有魚水之歡不為慶乎或謂象[illegible]有慶[illegible]心而已看來亦不必深求而意自足○南征指仕進或曰然則凡有事或出行者占得之獨非前進乎曰非也南字不苟下凡有事與出行只是征非南征也非升也此主升言故不及凡事及出行南征前進也有向上之義故象傳曰志行也不必兼朝覲說○程傳曰南者人之所向程傳曰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由聖賢此說固善但看依之則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是一串事非以南征吉對用見大人勿恤看了不知象傳何必於用見大人勿恤之下

又添箇南征吉耶易中勿恤字凡數起皆不曾有隔在中央故串下說此卻將南征字恐不可串下說○按本義似連卦變卦德卦體俱說入卦辭彖傳則止以卦德卦體釋卦辭而不連卦變之義為今說者當何如蓋當如臨卦云臨剛浸而長又曰悅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例看○柔以時升一說有其位一說有其時看來得時便得位只說時升則居其位矣○象傳要說時字明白謂柔向時居乎三今則以時而進居四也說則時方好說占傳文中亦是升之時[illegible]而順依舊[illegible]而又順無適而不用其順也[illegible]果止當順升則易只是七卦無八卦矣○巽而順剛中[illegible]

要做一箇人說當如觀卦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例雖微
並例實一串意○不可依中溪謂二爲大人五應之爲見大
人本義只渾淪泛論若分剛中而應爲用見大人之義又將
限次内巽外順爲當征吉之義乎卦辭元亨統言之也用見
大人勿恤南征吉申言其事也觀本義只把卦德卦體直解
至下文而彖傳專以屬之元亨者亦以其包下文意耳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不可說成地上生木蓋地中生木者取巽居於坤
之下而言如木之伏生意於地之中而後發達於地之上所
謂其根深者其末茂自萌蘖而拱把自拱把而合抱乎霄自

下而高升之象也○愼德工夫全在積小上積小以至高大
乃爲德之升也所謂崇德也○積小便是禮卑只是不忽近
小步步之進實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而至於能化者也○
順當作愼愼謹之謂也胡氏念念謹審事事謹審二句最近
得好念念謹審敬以直内也事事謹審義以方外也二端盡
之矣所謂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恰恰是此理○孟子所謂自
善信而美大者積小以高大也○要味積小二字勿以善小
而不爲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故語錄曰樹木之生日日滋長
若一日不長便爲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
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也胡氏所謂

念念事事謹審者正是無一步放過只管積漸進將去意思
初六允升大吉
本義初以柔順居下只說巽體之下說不必說是全卦之下
若說作全卦之下而承以巽之主也爲不貫矣若云又巽之
主則上句當作全卦之下此亦若本義之法○據初六之才
似不能升以其當升時而能從陽也故二陽挈之而拔茅連
茹其升必矣故象曰上合志也○初六允升是象占者如之
則亦能升而大吉矣大吉即是允升六爻俱要見升義
九二孚乃利用禴
九二剛健中正誠實而上交六五柔順中正虛中以下應故

卜祭者利禴○无咎者非孚則不利用禴所謂無其誠則無
其神者安得无咎以是反觀之无咎之說明矣○此卦六爻
俱要見升意此爻誠實以上交亦升也
九二之孚有喜也
惟其有孚則雖用禴而利矣有喜也一說近以升言不專以
祭言蓋九二誠實而上交六五虛中以下應正主升言利
用禴特一事之占耳
九三升虛邑
陽實陰虛而坤又有國邑之象見九三所臨者虛邑也○九
三陽剛之才旣可以進當升之時又利於進而所進者坤又

潛無阻滯其象為升虛邑也○升虛邑只是無所疑也[illegible]
有明○此以象言而占即如之○蓋據九三書一說本占之
象也○九三升虛邑一句只是象而本義云故其象占如此
蓋此是象而占即如之此可以例諸卦爻所謂故其象占如
此者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本義云義見隨卦隨上六曰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
山其本義云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
可通神明則此當釋之云六四以柔居柔順之至誠意之
極也是積其誠意以升者也故王用亨于岐山岐山即西山

也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吉無咎者如是也○朱子曰人積其誠
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或曰如此則隨上六亦何拘
於隨乎曰一則云隨之固結而不可解一則云積其誠意以
升義亦昭矣○或問朱子小註是因或問升萃二卦多是言
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朱子因曰人積其誠意以
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則朱子此句是泛論升卦多言祭
祀之義非專論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之義也雖然他爻不皆
言祭祀而獨於此爻及六二言之何也故曰以柔居柔柔順
之至誠意之極可通神明也不然上體三爻皆是以順而升
者胡不皆利祭祀而獨四利祭祀耶於爻義必有取矣○一

說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本義亦曰[illegible]岐山在西蓋
王者之望秩山川舉天下之山皆在所祭而獨言岐[illegible]
恐謂此所謂王用亨于岐山蓋指文王及武王之為諸侯時
事便是諸侯祭封內山川也未必是說望秩之祭而專指岐
山也若既為天子時言其誠意所通又有大於此者矣不曰
于用亨于帝乎○或曰既其為諸侯時祭封內山川則不應
稱王曰係爻時已稱王矣且書云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據此
則未為天子時尚稱曰王蓋皆是既王日所書也又如云文
王之治岐也治岐是諸侯時亦稱王何也○或又曰如何以
王用亨于岐山與高宗箕子者同例曰本義明曰如高宗箕

子之類者皆放此類字正指此等也曰然則王用出征如何
曰據詩書文王伐崇伐密西伯戡黎武王伐商至滅國者五
十獨無貫事乎曰然則王用亨于帝者何曰此則指武王及
成王之有天下者言也故知王用亨于岐山非望秩之祭只
是祭封內山川之時耳○一說闕其疑作望秩無妨

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有問本義云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何謂也或答曰登山
者一步然後一步一節然後一節非順而何曰如此說則只
其登山非登祭于山之象矣故必依朱子小註所謂人積其
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亦解之然後可通彼以為

小象別發一意謂爻辭所言就理上說祭得其從象上說出
未然也本義云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此係之象得之于
首因本文順字在所當删後係之於此耳不可以其在象傳
之下而謂非爻辭內意也○以順而升正所謂積其誠意
以上通於鬼神之義是有事之事○一說小註上通是謂意
之上通本義登祭是謂身之登祭此說初不相妨○升還是
意升非身升也○順事兩字俱取諸本爻六與四皆陰又坤
體是順也在升卦爲以順而升此義從人事中求之則恰恰
是登祭于山之象矣正所謂積其誠意以上通於鬼神也○
或說登祭于山還是與義見隨卦者不同且象順之至固亦

誠意之極與隨上六同也然隨上六誠意之極亦有登祭于
山之象否曰爲此說者固非其爲易也在隨卦只當云隨之
固結而不可解在升卦便當云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如
何必於隨亦言登祭于山之象乃爲此爻義見隨卦乎大抵
以順而升升字重登祭于山登字輕然故曰升却是意升非
身升也又曰上通是意登祭是身登山便是登祭一卦六爻
之中豈有以登爲升乎如其說則升之義亦粗淺甚矣
六五貞吉升階
六五時方升者與諸爻同故曰當升而居尊位若不貞則雖
當升而不能遂其升也○本義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以

陰居陽不貞也如此而升居尊位其升未易也故戒之云貞
吉升階須知只是戒辭據六五本爻而戒之以戒占者朱子
小註以與答九五同論可見其意○以貞字冠在升階之上
則不貞亦難升矣未可於貞吉之上先說他升也○六五是
方升者非已升了也六爻各有升○曰貞吉可矣而又曰升
階者蓋以其非當得升也而持之以貞復何難之有故贅其
易○雖當升而居尊位亦必正固然後得吉而升階此正語
録所謂若無其德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者蓋以六五
是當升無疑所恨者不貞恐猶有未可知者耳故戒之云若
能正固則其升也必矣○六五不患其不能升惟患其不能

貞不貞則雖有可升之資而亦未易升也故以貞吉加之升
階之上○一說此升字不可言升而居位象傳謂大得志也
是已學者以意求之○一說六五是已有位者以其不足於
貞故戒之云必貞則吉而於升也易矣否則有其位無其德
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此升字是象傳所謂大得志
者蓋謂其功業光明以至於治定功成者非謂升居尊位易
也學者宜以意求之此說似未當姑存之以備一說耳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貞吉升階則進居尊位所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中天下而
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者豈不大得志哉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冥升是據上六才質言也利于不息之貞是為占者設之一變
化之術也是變易以從道也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
作聖○君子為善惟日不足小人為不善惟日不足冥升與
不息之貞之謂也○謂之不息之貞蓋以此正人道所當不
息者故命之曰不息之貞本義云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
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則知冥升者汲汲於外者也不息之
貞者汲汲於內者也孟子曰求在外者也又曰求在我者也
一則孳孳為利一則孳孳為義○要識出不已意思所謂小
人下達者蓋沉酣於勢利而不知止故曰冥升亦要說他升

字分明周公以為其費盡心力於勢利外物甚可惜也若移
此心力於不息之正其不利乎○利於不息之貞則見冥升
之不利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卦以剛為主困者剛也困之者柔也坎剛為兌柔所揜九
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揜之而不得伸也○坎剛
為兌柔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蔽其上也九二為二陰所
揜一陽陷於二陰之中也○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
也身困而道則亨者道在我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不
得志獨行其道[illegible]道無往不在大行不加窮居
不損故身可困道不可困○所以險而說困而能亨者蓋自
反而縮其困者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困而能亨
則貞矣然貞者大人也小人不能也故惟大人乃吉而无咎
大人自然困而能亨所謂貞也一說依彖傳貞字帶大人吉
讀此恐連未是當然彖傳獨截貞字連下者亦人之意亦不
為不精○按大象本義云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是亨在說
之後此云處險而說則身雖困而道亨矣是亨亦在說之後
說是當困時而說也即心亨也心亨即道亨矣亨則有超於
困之外者矣○亨困有在困之後者亦有在困之時者如孔

子在陳弦歌不輟則困之時便有亨所謂困亨貞大人吉者
也如比干之死自獻于先王而萬世不以為非正命則困而
後亨也所謂致命遂志也○上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矣又
曰有言不信是泛戒人之處困者也非復戒大人也○困而
有言則非處險而說困亨而貞矣尚口乃窮無所謂亨且吉
矣縱口舌得免亦非亨矣況貞乎故謂士夫處困有免亦亨
者有不免亦不亨者有免亦不亨者○既曰困亨是有命而
安之也又曰有言不信則不可尚口蓋取困窮是又有義存
焉夫子於宋桓魋[illegible]於宋桓魋其如予何而又必
微服過宋何也可見義命之說深矣學者安可盡委之命而任

意有行乎○困亨者有命而守義也盡其義之所當然也
也有言不信亦欲其付命而守義也正其非義之所當然者
也
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君子即大人也彖傳以貞字下屬大人而以其唯君子上屬
於困亨是文王繫辭之意夫子獨出無違處或違理本義
恰恰若合符節矣其截貞字連大人者欲以明大人之是得
正者而已耳聖人之言雖異之中亦無不同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剛中固是大人之象然此剛中內便有困亨貞義困而不失

其所亨猶云類乎雖貧而不以改其所樂蓋有其樂也困
而能亨者亦如是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无水困之象也致命遂志承困之象而言其處困之正道
也○致命未必便都死只是他已拚一死了如蘇武是也不
為屍所屈則亦困而亨矣若死者則如比干之自靖而自獻
于先王亦為亨矣○所以遂其志處只是成就一箇是○致
命遂志者如張良椎在蘇武節為旗將軍頭為稽侍中
血云云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者
之底故為臀困于株木居暗之甚故為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處困之底底字貼臀字人之體行則趾為下坐則臀為下
臀困株木不安也○居暗之甚甚字貼三歲不覿意猶所謂
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者也故知三歲不覿為只帶
入于幽谷一句況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正貼不覿義○
株木非所安也而臀困之幽谷非明地也而入之至三歲不
覿甚言其才也地也時也皆不足以有濟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酒食朱紱二句俱是象以剛中言則為困于酒食之象以剛

中而應言則為朱紱方來之象困于酒食猶帶困說朱紱方
來則不復帶困說矣利用亨祀亦然是亦自剛中而應得來
其象既為朱紱方來則其占當為利用亨祀矣○征凶无咎
仍又帶困說○或說困于酒食飲食之困也朱紱方來亦應
接之困也蓋朱紱者王者之服蔽膝也朱紱方來而未已在
彼有接遇之頻煩在此亦有承事之殷勤待無困乎此亦人
情之通患而易凡者故皆為好事之困而本義並以為困於
所欲之多之象恐亦是如此此本義本難曉但朱紱方來之
入上應之耳○大抵本義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
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此只是釋困于酒食一句下

却承云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享祀又安見什朱紱方來
之義乎曰朱紱方來上應之也已明白在上矣故此只云其
象如此誠以困于酒食之義於上猶略於此不得不猶詳也
○猶以利用享祀為占則朱紱方來亦象矣○在他爻或困
于株木或困于石或困于金車或困于赤紱或困于葛藟而
二獨得困于酒食為好事之困者何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
也然有剛中之德而猶不免於困者何時義當然不得而避
也故亦須有一件困處○四句各自為一事或泥本義以為
利用享祀通承困于酒食朱紱方來者非也困字義於享祀
無所取只是承朱紱方來言夫有剛中之德而得上之應所

謂九二剛健中正誠實而上交者也故象朱紱方來而占利
用享祀○朱紱程傳曰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為義
故以蔽膝言之○未必說是人君蓋總是見應於上為上
所援遇便是○謂之朱紱方來見二無求於五而五自求二
也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或問象云中有慶也是如何朱子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蓋
非以困酒食為慶也又困于酒食亦舉爻辭一句中有慶則
固說下句矣故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兩句都要說剛中說不
然朱紱方來上應之也只說上應而不知其所以得上應則

亦失却朱子本義之指矣○一說[illegible]不必依朱子
註只困於酒食便是以其有剛中之德故有此好事之來蓋
不至如初等之困于株木[illegible]之類也但酒食一句未詳
該下數句恐象傳亦不[illegible]也一句而已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石堅重難勝之物以比九四[illegible]也三以陰柔不中正居四
之下而欲推乎四則四堅不可動是困于石也○蒺藜刺不
可據之物以比九二之剛也三以陰柔不中正居二之上而
欲藉二以為安則二豈能承伏於其下乎是據于蒺藜也○
上既為四所困下又為二所困則是進退狼狽來之坎坎矣

如是則身危而且死家不可保矣故上六雖與吾為正應是
吾之妻然吾亦不能有矣明其家之不保也四固不可犯
二固蒺藜不可據也然何以知六三之欲犯四而前欲據二
以安曰陰柔而不中正理固應然程傳所謂不善處困而[illegible]
以困耳○其[illegible]則[illegible]云象則如此義則繫辭已備
一[illegible]也○此句[illegible]辭下亦缺一傳字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謂將死滅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初六方困于下其來也徐徐未得遽與四合也[illegible]為九二

所隔九二堅剛難勝是又困于金車而不能自拔以就四也
向使四當位而能濟物不至此矣○故本義先云九四不當位不
當不能濟物而後云初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也○
說初之來徐徐者以其困于金車也然本義又字分明似
牽強○不曰不能來而曰來徐徐者何也邪不勝正終必得
合但遲耳曰來徐徐者豫為下句有終地也○終必得合據
理之極而言勢終不足以勝理也蓋妄求者去正應者合也
但須遲

來徐徐志在下也

初之來徐徐四之才固不足以拯之然其志固在於拯初也

○欲拯初者志也其不能濟初者才也處位不當以陽居陰
失其剛而不得其正故為無才○才者德之用也單言者不
必皆以對德言而謂是無德之才也○或說處位不當以其
居柔失位非以才言也此說是以位為質位與易中他處所
言位不當大別恐難從

雖不當位有與也

言今雖不能濟物終則與初遇矣與初遇則無不濟矣不當
位猶含來徐徐困于金車意在內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困也乃徐有說則不終于困矣此皆[illegible]

象而占在其中利用享祀[illegible]徐有說之意
九五不主人君言故曰困于赤紱[illegible]
者之服也見程傳○上為陰揜[illegible]傷於上而刖矣下又乘剛
則傷於下而刖矣下既傷而刖則赤紱無所用而反為困矣
如吾身一有[illegible]傷阻則凡所以奉其身者皆足為身之累也
此句亦要得其意○程傳[illegible]以知赤紱為王者之服赤紱為
臣下之服[illegible]此本[illegible]然九二以上應之取象九五又不取
君象而一[illegible]赤紱亦可見有君臣之別矣○舊說
以上為陰揜是為蔽御所蔽下則乘剛是為強臣所迫今既
定五不取君象此說皆無所用矣且坎剛為兌柔所揜四五

為上六所揜豈必皆蔽御然後能為吾蔽邪六三亦下乘剛
也豈必皆強臣然後能為吾傷邪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
有悅遲久字釋以時候言不可謂剛中能遲久也是明其剛
中故能久而有說也有說則明名字矣○剛中是所以說處
說體是有說之象○利用祭祀久當獲福以其剛中也此謂
久當獲福蓋可見上文不是[illegible]剛中故能久是剛中故久當
有說也然必曰遲久而後有說者何蓋前是困後方得不
困耳故復以遲久言○利用祭祀與乃徐有說同一取義程
[illegible]

乃徐有說以中直也

亦直剛中也剛中故又當有説○來以剛中而説中直且亦
一以困中言邪以剛中而處困終必能濟其困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上六以陰柔處困極陰柔才之弱也困極時之窮也故困于葛藟纏束而不得解也于臲卼危動而不能安也曰動悔動輙有悔無所不困也如此則不可征矣蓋由陰處困極自失其處困之道而至此耳然物窮則變故其占若能有悔咎前之非而改前之為則可以征而吉無復葛藟臲卼之悔矣○

葛藟拘繫而不得動也于臲卼危殆而不得靜也兩句困義同而所困之狀有兩様備矣甚言其困也○定時全不得動動時全不得少定聖人文字豈惟不見重複而精密隱然非熟玩不覺○曰動悔曰字亦猶大學亦曰殆哉之曰字○動悔者事可悔也有悔者心悔其事而有故也本動悔而能悔悔則其行為吉行矣是貞吉也吉行則困斯亨矣

易經蒙引卷之七下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 著

[illegible]按福建監察御史[illegible]重刊

䷯ 巽下坎上

井

本義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穴地穴其地也穴地出水穴其地以出其水也不穴其地水不出也此與平地涌泉不同若平地涌泉不可謂之井井便有鑿治之功非就以出水之地為井也故曰鑿井曰穿井曰掘井井非天造地設者○若謂只是見成出水之穴地為井而非所鑿成者則其深不能尺又安用許長綆子而又或至羸其瓶邪穴泉安至此深耶○

一說從心易氣識之穴地出水之處只是見成的非人為所鑿成者若以穴地為穴其地則與下面出水之處等字俱不順出水當作取水矣之處二字亦無用了曰出水正所謂上出其水者也之處二字當用又說古有鑿井孟子又掘井朱子胡不用鑿地掘地而但用穴地邪朱子又非好奇字者○或曰凡井皆人所鑿成者而以為見成穴地出水之處何也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井亦必因夫泉脈故雖人為所鑿成者非穴地出水人為亦安所施邪其曰鑿而飲若非出水之地鑿亦何所得邪○又蘇子瞻云鑿地得

泉而曰水專在是宜理也我如耿恭之[illegible]井不得[illegible]
爲石所隔也石一盡則泉日涌矣泉脉之論亦有之大抵有
方居多今北方有人網無川澤處便須鑿井初不曾相地脉
然隨鑿皆有但不知南方之淺而易得耳或曰伏羲時未有
鑿井之制古詩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蓋
是堯時事且其一只亦後人所撰故古者五祀之祭只是門戶
竈行中霤爲未有井也至漢始以井易行若出陳北溪字義論五祀之禮
按上爲說雖有曲折然畢竟出水之穴地其深不過咫尺焉
用綆爲何又至羸其瓶故從前說爲長○又世本云黃帝穿
井伯益作井○隆山李氏曰自古國邑之建必先視其泉之

所在是以公劉創京于豳之初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蓋先卜
其井泉之便而後居之也今按井泉之係於人甚大蓋水土
之用在生人爲至要抱朴子臨沅縣民多壽考井水殊赤乃
試掘井得丹砂數千斛神仙傳蘇耽種橘鑿井以救時疫疾
者食橘葉飲泉水即愈號橘井此以其泉之尤異者言雖不
必盡然然井泉美者終利人不美者終害人非是細故不可
不知○李氏又曰觀天下之水其在冬而溫者獨井泉而已
蓋待之地脉不失其本者及注之川澤風雨霜露之所剝穴
其本性無復有[illegible]於一陽之溫矣○愚謂世之出人處土
井亦然不失其[illegible]

河漢流行不[illegible]之水也[illegible]
取此象巽木之木不是樹木之木非井桶之木也介子曰說者
以爲汲器則前面有羸瓶自是兇又曰草木之生津潤皆
上行直至木末如石蒲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問如此
則井之義於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木
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以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蓋井水亦
本在下而出之於上者也○大象云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
之象也義正如此同是下巽上坎之象若謂木上有水與巽
乎水而上水不同則木是桶矣非得其意者也○愚意以巽
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蓋木水上行井水亦上行不

論及汲器也古者蓋以瓶汲然瓶或有時而羸故後世易之
以桶邪文王係彖作瓶蓋其時猶用瓶也不可以巽木爲汲
桶者論井水之上行則或以瓶出或以桶出皆可但木字不
必兼汲器說耳鼎卦大象傳下平菴項氏曰鼎之木上有火
猶井之木上有水作井鼎本形特象之耳蓋以木巽水爲井
以木巽火爲鼎皆以其用之象而得其體也○或曰彖傳言
巽乎水而上水象傳言木上有水安得爲同義曰睽彖傳言
火動而上澤動而下象傳言上火下澤革彖傳水火相息象
傳澤中有火鼎彖傳以木巽火象傳木上有火皆文不同而
取象之義同則又何疑於此○或曰然則本義何爲從大註

丁乃解云木上有水津潤，有似於□而於巽乎水而上
水之下不先解何歟曰巽乎水而上水則於井之象爲已明
木上有水則於井之象爲稍晦故本義助之詞曰木上有水
津潤上行假是上行於井之象而何○大象上句例從門字
故彖傳巽乎水而上水節而爲木上有水猶睽卦彖得火動
而上澤動而下節而爲上火下澤○或問木之津潤上行與
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之間處果何如且木之巽
乎水而上出其水之狀又云何曰此有至理惟朱子知之蓋
地中有水木之生枝生葉成花成子都是這箇泉脉其發朝
芽行葉珠者水氣乘陽氣而升自三更子後則陽升而木之

水氣與俱以其根著地中一脉之水爲他接引上去耳不但
木也土雖乾燥然每日視之土亦微潤非但露濕亦有自井
之温氣蓋皆乘陽之升而然夫先天之運一日自有一日之
元亨利貞自天地以至萬物無不然也使本根不著土當不
接泉脉能有津潤上行乎故凡花木出土便須以水養之巽
乎水而上水或說依小註木穿水中漲上那水之說則是如
今北地開井者供用木砌成而州鄉村間亦尚有此□井木
穿水井中漲起那水而何曰此恐差認了本于小註所謂木
穿水中漲上那水者只若□乎水而上水之義木是樹木之
木非木板也□□此津潤上行豈不是漲起那水耶然據木穿

水中之言益可以證愚之前說矣信乎地中有水木之華末
每日有垂珠者皆是水氣乘陽氣而升而其抽枝抽葉成花
成子無非得此一泉脉也故嘗謂水火二字盡造化之功用
○又曰津潤上行按本草行義卷之二序例第二條凡采藥
物多以二月八月者謂春津潤始萌未衝枝葉勢力淳濃故
也至秋枝葉乾枯津潤歸流於下也今即事驗之春寧用早
秋寧用晩又其華實莖葉乃各隨其成熟時月之早晏
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此於卦體卦德卦象卦變一無所取止據井之理言改邑不
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三句只是井之一字猶艮其背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四句總是艮之一字也○三句只
是一意言井之爲井如此是指經常之不易者也○无喪无
得言在井初無得喪而人之往來者無不井之也皆說歸井
上○程傳曰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此說
未定往來井井只是无喪无得總是井不可改則如此无喪
不失其舊也无得亦非有增於其舊也○此卦彖辭以辭觀
之上一截言井之爲井也下一截言人之井其井也以意會
之上一截言其事之仍舊也下一截言不能敬以守之則不
能保其舊也辭若兩截意則一貫○補註曰井无得喪惟汲
井者有得喪此言亦似是而非汔至汲井幾至也一謂至水

一謂至井上至井上之說爲最所不繙井言矣[illegible]於本

也綆汲井索也未盡井纔收綆未盡也故曰收謂汲[illegible]收猶

者也○或說按本義謂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似謂

幾至水也與謂幾至水而瓶敗者固有之然此尤未足深悔

若已汲得水將出乎井而始敗其瓶此實可悔尤見得幾成

而敗之意然文王之說是出於此○朱子小註汔至作一句

亦未繘井羸其瓶是一句按此說與彖傳不同若來彖傳爲

長蓋汔至與亦未繘井辭正相應意亦相連小註出錄者之

誤無疑○此占爲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

敗也盖至於敗則不能保其舊矣是一貫意卦辭就井上說

出意思其詞乃若兩截○保舊守成亦非易事○曾說改邑

一不改井三句是以井言汔至以下是以汲井言然不可泥此

一而判爲二意謂上說箇井下說人之井其井也須要識得事

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意出只是一意看

理也蓋作易者先有此意然後取此象以見其意今此意既

貫都就人事說不容於辭而截作兩項也若截作兩項則上

而是事下面是人之作事而仍舊无得喪之義都分屬乎何

以能通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

井養而不窮也

此句言井之爲井如此養而不窮謂養物不窮也井[illegible]有巽

義也井義在巽乎水而上水上亦不可以井養不窮合[illegible]爲

改邑不改井三句言不窮與不改其義未改是仍舊意義則

初未有此意也但既是井使自然養而不窮卦之名井特取

諸養物之象且大象君子勞民勸相何故從井上說至爲井

養而不窮也井本所以養物故本義云皆取井養義[illegible]彼

一照此此句之義明矣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二五剛中有常德也非剛則不能堅久非中則又非可久之

道也大傳曰井德之地也此之謂也

羸其瓶是以凶也

一本義云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一則曰是以一則曰所

一以皆謂其不敬勉以至幾成而敗之故也不得輕看過○或

一曰未有功即是凶也曰非也未有功是汔至亦未繘井意也

有功未成功也羸其瓶則終无功而所喪多矣不但未有功

也故凶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水上行木上有水井津潤上行所以象井也勞民者制田

里教樹畜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是也勸相者使

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比閭族黨之相親貧窮患難之相恤
是也此取井養之義之例也○以君養民者兼
民而言照下句使民利養則此是以君養民之事下是使民
相養之事君即君子也以別下句言故曰以君養民非君子
之外又別立君以養民也○勞是安存慰勞之意不必依吳
氏閒其勞而休息之之說○勞民勸相君子之所以為井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為泉而初六則陰柔也故為井泥為舊井井以上
出為功而初六則居下故為不食為无禽分貼則然讀須貫
意言其井汚泥人不之食非惟人不之食此舊廢之井雖禽

鳥亦莫之顧也甚言其人品汚下而為時所棄也○井泥而
不食則成舊井矣或以改邑不改井井皆舊也曰此舊是廢
廢而不用者○井泥者不泉故泥井泉不出則必為淤塞而
已泥者泥之也○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泉以得於己者
言功以施於人者言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本義說得精而完小象便有此等處下也則不及陰柔有合
也何獨不可中不食○一說下也謂以陰居下井最不上出
而泥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言非惟人不食禽亦不之顧者見
其棄於人也○時舍也只就井言人事在其外○一說合

舍正就人事說不指井似長○程子曰人不食則水不上行
以及禽鳥謂井上之水也即是如此非謂禽鳥亦入井取水
也○初六只是人品汚下而為時所棄置者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剛中本有泉也然上无正應以為之汲引而與之同升
諸公下比初六又是卑賤之交無能維持援設以相推轂者
故其功不上行以井言則為井谷射鮒以汲井言則為甕敝
漏○井谷射鮒言井谷之泉從下注於鮒無能及人也○甕是
汲器也今福州人猶謂小瓶為甕正韻瓮瓮通用甕汲器也
此見說文明據也姜詩提抱甕出汲○或以為是貯水之甕

甕固有貯水者然不患功不上行又安得有水可貯而後漏
耶○程傳說水在甕恐未及考說文之義當從本說是○九二
剛中有泉之象泉在井底也今曰井谷射鮒何也言其下注
而不上行也既欲取其下注之象則須以井谷之泉為言若
鮒是象其功不上行不上行則下注而已無上无正應下比
初六而取○鮒朱子小註曰程沙隨以為蝸牛程傳曰或以
為蝦或以為蟇孫氏曰蛙屬○又按正韻鮒魚名韻會曰似
鯽色黑說用曰旅行吹沫以相即曰鯽相附曰鮒莊子凋轍
鮒魚云云鮒曰如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孟子嘗以
三品從以五恐不小註所引有魚而鮒少說則其為魚也甚

明又玉篇鮒鯽魚也鯽重鯉也據此數証則鮒明是魚而以
為蝸牛為蝦為蟇與蛙屬者恐非也疑蝸牛等雖是水生然
無水一時尚可以未死況蝸蝦蟇蛙字皆從虫而鮒字却從
魚不知先儒乃不依有所據証之韻書而獨用無所據証以
蝸蝦蟇蛙之屬為說而又無所定指若果何為也○或曰以
鮒為魚固有明據但井中安得有魚先儒是以寧主蝸牛之
屬曰今鄉間古井亦往往有魚雖道井非魚地也然嘗聞長
老言井水不生魚蓋其地位小又不流動況雨露之力微而
風日之功虧是以魚不生其有魚者皆客魚自外入者也
井谷射鮒无與也

只言上無正應不無下比初六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通以象言而占在其中為我心惻我指傍人所謂行惻也非
謂九三自惻也可用汲指逆王明並受其福皆惻之之詞也
非實詞也○本義所謂施者指王明受者指民非謂九三是
施者乃汲井者之施也蓋賢者不用則已用則上有功於君
下有功於民○井渫愈於九二不但有泉泉且潔也以其以
陽居陽重陽也不如九五五則陽剛且中正備道全美也○
本義云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為時用以陽居陽有
其德也德且純也在下之上未即上也猶未離乎下也○在

一下之上他處或上字重此處則下字重　王明並受其福非
實說也惻其不為時用而設為此詞也○本義故其象占如
此大抵不分都是象而占如之占者則有才德而不遇也其
可用汲以下只是惜之之詞朱子小註曰可用汲以上三句
是象下兩句是占此說非也恐出記者之誤王明並受其福
不當實說故本義云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為時用
故其象占如此今不及王明並受其福之意最有斟酌
求王明
非謂三往求王明也有求賢之王明也不必依程傳謂志切
於行而求王明程傳有難甚依處又如行惻也程傳也作自

惻說如何可通○或曰行惻之說朱子非之已改之於本義
求王明之說朱子未嘗非之似在所當從也曰賢者不為時
用自惻尚有嫌況往道以求人乎○按發義曰求王明者言
必遇王明然後能用之非九三自往求之也其曰求者猶言
夫子之求之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俗謂子貢言夫子異乎
人之求是因子禽有求之之問孟子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
湯是因萬章以要湯之說此郤如何憑空言求那王明恐只
當作求之之王明言○一說求王明語意蓋云只為不遇王
明耳怎生討得箇王明來上下並受其福矣非實謂九三求
索箇王明也只是傍人惻之之詞○小註楊氏曰微惻皆之

一高亦則傅說若野之否　案賈誼賦傅說胥靡按說有胥一作
去聲註胥靡相隨服役也一平聲荀子註刑徒之人以鐵鎖
相連繫也靡謂胥同靡只繫也牛物曰靡所以繫之也胥靡
徒也故曰胥靡蓋古者有罪人則發去官工不用不繫之一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爻曰為我心惻而象則曰行惻也言無干預的人亦為之惻
甚言其可惜也求王明非謂賢者有求於上也如有求於上
便是枉尺直尋矣焉得謂之賢又焉能使上下並受其福蓋
謂井渫不食是無有求之者耳如有求之之王明則上下皆
受福矣

六四井甃无咎
六四以柔居柔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脩治而無及
物之功在人則是能自脩潔不汙於濁俗但學有餘而才不
足者只可自守耳與无妄九四可貞无咎者同○陰柔固不
泉若非以柔得正則不能脩治○問四有泉乎既無泉水甃之
亦虛器耳何益哉曰取象正不拘收象之意只以明其有自
脩之行而無及人之功姑以井言則實是不泉之井若人間
甃井豈有不泉者而虛甃之哉
九五井冽寒泉食
[illegible]九五[illegible]而且中正功及於物故

其象為井之潔清而其井寒冽[illegible]食也本[illegible]
才德之中正以時位言不取尊位是賢人非君人也象作中
正也無德位○中正所以欲就時位說者為欲見上出之意
九二九三非不泉者然不上出故功不及物正為欠中正二
字耳細分之井冽寒泉就陽剛說食就中正說○或曰既是
只以陽剛為泉則三五一也何以三為渫五為冽曰三自是
三之陽五自是五之陽五之陽自是中正之陽也但不要牽
子下面中正二字意說亦豈可泥也但理要通如彼說自不
通耳
寒泉之食中正也

可見中正主時位不然雖寒泉而不為人食矣○但言寒泉
食則井冽在其中矣但言中正則陽剛在其中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夫井以上出為功上六居卦之上井收之象也坎口不揜上
六適居坎口則又井收勿幕之象也有孚帶連元吉為句言
君子有實德而其施不窮猶井之有泉而其出不窮也非謂
井有孚也蓋上六之井收勿幕自具有有孚之義矣此有字
則是聖人恐占者無其德而戒之云耳故連元吉讀為是○
井收勿幕便是井之有孚處其實正文有孚謂人也○本義
云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依稱井象而說人事耳○井收勿

恭取之無斁其出無窮也曰上六陰柔不泉如何曰此不拘
既云井收便是有泉可汲無就上出為功而取義也意以此
卦是井但云井收固有有泉在也○收轆轤收綆者也此與
上文收汲取也不同○韻府轆轤井上汲水員轉木通作鹿
盧轆轤二字亦不知如何分按韻府轆車軌道也亦有員轉
之義轆轤皆從車今以井上汲水員木謂之轆轤者借名也
○愚謂轆轤與桔槔不同○上出為功以全體言坎口不揜
以上體言合之有井收勿幕之義此便是井之有孚也人能
如是其有孚則元吉矣○本義云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
也見得此有孚與他處不同○有孚正義非說井或曰習坎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是以卦象釋有孚之義按此
以井言不亦可乎曰非也以習坎之有孚為水則所謂維心
亨行有尚亦水乎所謂內實而行有常亦水乎故恐於此亦
曰依稀井象而說人事耳○行字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如
此解註正猶習坎以水流不盈行險不失其信釋有孚之義
一般人之有孚象上六之井收勿幕故如此云
元吉在上大成也
其出也有源而於人也無不濟井道之大成也○井六爻皆
以人才言陽剛為泉井之體也上出為功井之用也上六言
井收勿幕不復拘於陰柔之不泉者天下無無體之用如無

一不本於道德之功業也九二之射鮒九三之不食則以有是
德而不得施者固多也孔孟且然○井六爻皆取井養之義
蓋井所以養物惟上六為井道之大成

䷰ 離下 兌上

革

一按彖傳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大略亦
與睽相似但睽曰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只是相違行而已若
水火相息則相滅也睽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亦只是相
違行而不同聚耳革則少上中下倫序有乖成促隙矣故為
革革深於睽也○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此正所謂水火

、相息者乎以象而言也若大象澤中有火則只是水決火滅之
象故其語錄云澤中有火水能滅火下語自是精當而程傳
於大象乃亦曰水火相息為革則似為欠精矣曰水火相息
者以二卦合體言曰澤中有火者以離在兌下言○隆山李
氏曰兌之陰盡下有二陽畫限之而離火從下炎之此火能
革澤水也故有溫泉而無寒火此說似牽強○按邵康節漁
樵問答燃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
為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為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
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
故滅水之性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也

有温泉而無寒火蓋謂只是陽能勝陰陰不能勝陽陽能
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陰雖盛不能息陽火也○又按邵子
曰水之性能寒而不能熱故寒□以其體陽而動也便是
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有温泉而無冷火
義亦相逆有温泉而無冷火自然之理也 塊火火
熱了終亦自熄乎如冷灰中著一塊炭火亦自燒盡而熄
矣但此是人爲者非如温泉之由於造化所有也畢竟是天
地間有温泉而無冷火

巳日乃孚

巳日乃孚 據理勢言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
始處□也革人未信人必有一以見革之可已□其必須巳
日之次□□起疑也□以見革之不可已□□已疑□
衆不□也○巳日乃孚□得其正者□者所革未正雖巳
日亦不能孚矣故本義云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
有悔矣○巳日乃巳革之日也巳日乃孚□□□□

也

元亨利貞悔亡

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悅之氣□有文明則能□□□而
其革也不苟外和□則能□□□革也不□□□□□
已於當革之前和悅□□於□□□□□□其所革

元亨且利貞也○改革之道內文明而外和悅只此二者盡
之矣凡改革而未免於悔者只坐不得此二者王安石是也
○本義首曰其占爲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
而所革之悔亡者順卦辭而云也繼之曰一有不正則所革
不信不通而反有悔者摘卦辭示人之精意所在而云也大
抵萬事不出一正便有好守常摘不可離正况於變革乎意
故嘗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正而已○
反有悔謂反不如不革之爲愈也○不信不通不信似便是
不通今無衆而言則不信是人不孚信也不通是於已爲不
通也○巳日乃孚此只據理而言夫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
革於久安之後而欲隨革而隨孚也亦難矣故曰巳日乃
孚然其事果在所當革則雖一時民志未孚有不信也但貴
於革而當耳故又曰元亨利貞悔亡○程子曰息訓爲生者
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爲
復也來往則者來身往則寒來○滅息而後生息愚謂亦有
兩樣就一物言則前者滅後者生今年歲運盡了明年又一
運繼之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草木今年生底已殘了明
年又再發生是也以兩物言則寒往而暑來日往而月來且
如火然而水乾是水了則惟有火在水波火克惟有水生
而非也水决而火滅是火已滅則惟有□□□水克惟有

水生而旺也稂莠既去而嘉禾自生病邪既去而正氣自方
皆是鼻息亦前後相生分而言則呼吸兩相生也今以革言
革舊而新亦一滅一生也○雲峯曰滅息之中有生息者存
猶人一吸一呼而謂之一息亦有止而復生之義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

革而信之謂其革至是而後人信之也不可以革之字為已
革亦不可以為已日也蓋以為已日則孚字如何當得已日
字者以為已革則雖未至已日亦成已革了又如何當得已
日字故不如順其大勢之自然而取其意○蓋夫子之意恐
人不知乃孚之為人信之也故舉此句而釋之曰已日乃孚

云者謂其革而人信之須已日也所重在孚字上如有孚窒
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之例剛來得中本只釋箇中字然舉
卦辭則連有孚窒惕俱舉

天地革而四時成

四時成不可作效只謂天地氣序相革而四時以成也大意
猶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非一功一效也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革命與順天應人不是一時事○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
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義一也同一時而已矣[illegible]
[illegible]節革聖人不得先時時而當革聖人不敢後時○天命

改世道遷移革之大者也○革命之並是王者易姓受命之
命也

澤中有火革

澤中有火者只是水決則火滅等革字所該固廣君子以治
曆明時只從革之一端說故本義云四時之變革之大者謂
之革之大者則其餘小者固多也○朱子語錄謂此只是陰
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
那四時改革的意思蓋謂人若因此說就認澤中有火為陰
盛陽衰水盛克火亦未盡是須從澤中有火之象而推言以
入於革字之義而於革字看得寬廣方是也蓋革字之義澤

中有火亦未盡得四時之變亦未盡得故謂四時之變革之
大者耳○澤中有火只是水決火滅之象若無取相息之義
則火雖熾終不能滅乎澤水語錄所謂只以水勝火彖傳所
以不曰澤火相息而曰水火相息若澤火則不成相息矣○
按語錄或問革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
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惟曰
澤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朱子曰亦是如此蓋
此問儘有一段理朱子答之不曰是如此而曰亦是如此者
蓋澤中有火火終不足以敵澤水之盛也火縱熾如何便能
乾了澤水故朱子上語錄云澤中有火水能滅火又曰此是

說陰盛陽衰其義明矣若象傳專取兩物相息之旨 其辭
當如天與水違行上火下澤之例而不曰澤中有火矣

君子以治曆明時

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八歲八閏為一章所謂十九歲而氣朔齊者也○一日百刻計一萬三千五百息每一刻得一百三十五息推而至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亦自此而積之也○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氣一月二氣也如十一月則大雪冬至十二月則小寒大寒正月則立春雨水五日為候一年七十二候也曆法大要是積分○觀物張氏曰四時八節各以三變以十日為一旬三旬而一月九旬而一時三十六旬而四時畢以五日為一候三候而一氣九候而一節七十二候而八節周○二十四氣有節氣有中氣孔氏云

正月	立春節	雨水中	二月	驚蟄節	春分中
三月	清明節	穀雨中	四月	立夏節	小滿中
五月	芒種節	夏至中	六月	小暑節	大暑中
七月	立秋節	處暑中	八月	白露節	秋分中
九月	寒露節	霜降中	十月	立冬節	小雪中
十一月	大雪節	冬至中	十二月	小寒節	大寒中

雨水者雪散而為雨水自上而下曰雨北風凍之則為雪東

風解之則為[illegible]○驚蟄者[illegible]明潔也○穀[illegible]雨以生百穀[illegible]物[illegible]於此小得盈滿[illegible]芒種[illegible]大○處暑[illegible]秋極[illegible]之中分為[illegible]白○寒露[illegible]霜降[illegible]十月初小十一月轉大○小寒大寒十二月初[illegible]寒為大也○一年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illegible]四十八[illegible]日半有餘[illegible]節也二十四氣三分之氣閏五日[illegible]也○治曆明時時四時也朔晦弦望及二十四[illegible]時[illegible]四時之變

書堯典曰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右四[illegible]治曆[illegible]之正[illegible]傳也乃是治曆[illegible]其道理[illegible]故[illegible]日中[illegible]曰日中[illegible]春秋之刻於夏永冬短為適中也[illegible]五十刻[illegible]夜[illegible]日[illegible]火為春分[illegible]之中[illegible]也春分[illegible]中也○[illegible]一行唐僧名乃[illegible]

譔之孫出令[illegible]最精曆法下曰火[illegible]行皆[illegible]也定有絕
其祖矣至今世[illegible]皆不姓○日[illegible]星火[illegible]長[illegible]西
晝六十刻[illegible]蒼龍七宿火謂大火[illegible]中星
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也○宵[illegible]
者秋分夜之刻於晝夜為適中[illegible]夜亦各五十刻[illegible]以
見日故曰宵[illegible]居其方玄武七宿之虛[illegible]星也
昏日短者冬至[illegible]之時也○[illegible]
樹北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illegible]星[illegible]酉正
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位也○[illegible]
以分命申命四子為作四時曆[illegible]使[illegible]之實
[illegible]
賓出日[illegible]作[illegible]其不過可知矣惟
朱子前傳以此四[illegible]為曆既成而分職領[illegible]或
差而[illegible]考驗之者為可通蓋[illegible]命之初[illegible]以
作曆分命中命又[illegible]法而[illegible]之以[illegible]之者
此按[illegible]古者[illegible]歲之朔[illegible]
分[illegible]曆[illegible]○曆一字[illegible]作歷易多作[illegible]不通
用○東方[illegible]東方蒼龍北方玄武西方白虎是就[illegible]天而
言東西南北[illegible]其[illegible]則就平地而言其
西南北也○[illegible]七宿四七二十八者也○尚書三解曰二
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而[illegible]自角至[illegible]宿[illegible]

火
[illegible]北方之宿也是為[illegible]虛○自
[illegible]西方之宿[illegible]○自井至軫南方之宿也是
[illegible]○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
[illegible]南方天形北傾故北極天中者西斗二十八宿常半見半隱○[illegible]仲春之
月四方之星各居其位故星火在東星鳥在南以殷仲春西
星[illegible]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以正仲
夏[illegible]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以
殷仲秋則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
[illegible]以正仲冬則鳥轉而東火轉而北至仲春則鳥反轉而南
矣術[illegible]大要知是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也
[illegible] 賁 [illegible]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按程傳曰[illegible]事之大者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
而慎動而後可以無悔矣按此卦六爻皆當以此法觀之○
初九當[illegible]之時者可有革也然而居初无應居初則分務卑
也而不[illegible]任無應則上無援也而不得有伸是以未可輒
有所革惟以中順之道自固而不妄動其妄[illegible]為鞏用黃牛之
革也其占為當[illegible]固守而不可以有為矣按[illegible]
以為占有而不義[illegible]以為象而未可[illegible]
然[illegible]象也[illegible]
如此[illegible]或曰居初依程傳以時

言謂事初也依子則以位言反之矣愚謂此言時下言將極
也所謂新進者也凡謂新進者卑於位乎抑於時乎抑無時
位在其中乎且若以為事初未可以革然則必待事勢極壞
之極然後乃許之革耶易大抵教人謹微其所由者漸矣由
辨之不早辨也此蠱所以先甲三日也謂前事過中而將壞
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也豈聖人教之
處革之道而不然乎要之本義居革之初乃謂吾出身任事
之初非如所謂蠱之初也愚故以為新進之意○或曰此不
謂是壞極乃革然則所謂巳日乃革之非邪曰巳日乃革亦
非謂俟巳壞之日方革也只是合著[illegible]得[illegible]當[illegible]然是當革

然後革不可[illegible]其所得已則猶且巳之如[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曾人為長府之意耳非謂事之必然將壞者亦必俟其巳
壞然後下手也事未將壞當改無疑則正為巳日矣此最宜
辨前[illegible]謂[illegible]本革[illegible]未至害如註[illegible]程[illegible]始害之甚者謂
此種也耶○此所謂居初正如新初六所謂始進於下者故
曰居初不曰在初如恒初六云居下而在初則初自大有于
自是在不可混而為一[illegible]矣[illegible]故[illegible]此[illegible]時位也位立[illegible]
[illegible]所謂時又自是一巳之[illegible]上云革之時大不同是○
[illegible]
[illegible]

聖人慎之或曰既曰當革之時則事已當革者矣而[illegible]
守之所守者非弊壞之物乎曰所當革者衆人之通患所
守者一巳之常分孔子不能革春秋之弊而嘗為委吏嘗為
乘田亦不至於出位而曠職孟子不能革戰國之弊然我無
官守我無言責則不妨於進退之有餘裕雖不革也何害其
為中順乎○中順亦甚分不得○革所以因物亦取卦名而
義不同也○雖取卦名而全不用卦名之義卦名革也初九
鞏用黃牛之革不革也○既是義不同矣何必又云亦取卦
名其意若曰此革乃黃牛之革主於守而不主於變者也
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在革上不可有為便是不可革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德可以有革也有應於上勢
足以有革也然革非得巳者故必巳日然後革之則其革也
得吉而无咎矣此皆戒占者之辭○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
主既皆以德言然則柔順中正與文明何別曰柔順中正其
德之體也文明其用也謂之文明之主見其正是文明者也
彖傳所謂文明者正此六二也隨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
蓋震之所以為震者以初畫之陽離之所以為離者以中畫
之陰文明之主不可主位任說○中正合位言井九五剛陽

中正亦無德位此當詳〇井九五之中正才位而也
二之中正才德而含位〇巳日乃革之革不得無也革言
三就之日也其六五〇之說則初爻〇六二文明中正而為
文明之主有應於上程傳之說最是程傳曰體順則無偏
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矣位得
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云〇祭義曰二可革之有四
為其文明足以燭理也其中正足以有行也應上足以任
事也其體順足以得衆也當其時得其位而又有其才與德
宜革之易矣云
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有嘉征吉无咎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革之道貴於審而病於躁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
革而不審者也故其占為直往而革之則凶雖革在所當革
為正也亦不免於危厲其時則當革矣所欠者不審耳若革
言至於三就則已審矣斯亦有孚而可革也〇征凶貞厲正
以其躁動而無以取信於人也有孚二字正與上文凶厲之
意相照〇過剛以體言不中無用言居離之極暴者也〇居
離之極程傳云居離之上而不得中此義與本義不同蓋離
以極言則明也以者錯越邪宣而不容自蔽何病之有以為

言則火也六於離則為火而水性緩乎庶當言〇六居離之極
為躁也暴字要說得說於艮之極必不為躁動〇貞厲二字
一說不為雖正亦厲是謂當守之以貞厲而不革也如噬嗑
六五貞厲无咎之例愚謂如此則與下文革言三就不相承
矣何也上言不可革下却又反言當革恐未安故不如以貞
厲為雖正亦厲同是戒意也〇征凶貞厲躁於革則不可也
革言三就有孚審於革則可也九三本躁於革者多辭云云
盡是戒辭〇必曰有孚者誠以改革之事出於人情久安之
餘最要得人之信不得人信即便有悔觀卦辭曰巳日乃孚
則可見矣故革六爻多言孚〇三就衆義云至於三而始就

非也謂三次成就也〇革言之言言語也與利貞言德言盛
之言不同若以為語辭則所謂三就者畢竟是何事三就若
以為革而三就則此時尚未革也下云有孚方是可革亦未
成革也蓋只是議革之言也凡有所更革必先謀諸心次詢
於人匹書詳書務使當乎事體合乎人情然後其事當而人
安之故朱子曰革言三就言三番結果成就如第一番商量
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
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也大抵在己亦說得革言
一說言是對人言乃稽衆與謀而不自用也故信從而有孚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以陽居陰所居不當未免於悔然卦已過中乃革之時又下離上兌水火之際水火有相息之勢亦革之時也○剛柔不偏者剛而不柔則失之迫遽柔而不剛則失之怠弛今以九居四剛柔不偏革之用正合如此也然在我雖可以革而在人或不之信則亦未可革也故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云○以陽居陰革之資采善也而剛柔不偏革之用則善也○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此註當分貼依上文有其德而當其時乃悔亡又必有信乃得吉悔亡但不弊於事體不拂於人情而已得吉則一消去日之弊而水收來日之功矣此亦在所當辨先德而後時亦

輕重之酌也○或以有孚為自有孚非人孚之也故本義全不明言人信之曰不然也果是自有信則信是德也與上文有其德不既相碍乎或又曰德其素具信其一時之事並信有必行之謂也愚亦未敢以為然蓋在九四為戒以必行猶之可若九三之躁於革聖人又何用戒以必行乎故須定作人信之也○但心一於誠而令出惟一人自信之矣○有孚改命吉改命帶吉字讀有孚不取爻義則戒占者悔亡則自爻義取來○此命字與自里之命自邑告命之命同謂改革也不必言革命盖革命是九五爻事

改命之吉信志也

謂上下皆信其志也○信志兼上下此是程傳及中溪說可從蓋據九四所處之位有在其上者有在其下者○或曰改命之吉信志也當與兌九二孚兌之吉信志也同例看皆自信也愚謂不必拘同春秋災惡不嫌同辭況字同而義異乎易之有孚亦有數端无咎亦然如節六三无咎與諸爻異爻辭且有然者象傳亦安可以例泥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虎大人之象虎者百獸之雄俗號山君大人之象也變謂希革而毛毨也鳥獸仲夏則希革仲秋則毛毨希革者毛希而革易也毛毨者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在大人則自新新

民之極以處常之大人言堯舜是也順天應人之時以處變之大人言湯武是也○自新新民此有新所以新民也必曰極者蓋大人之變是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舉一世而甄陶之重新鑄過一番非徒小補之而已乃大人之變也○順天應人則把天下重新換過易服色改正朔新視聽亦是重新整過雖不言其極固亦非尋常之舉矣○凡自新新民未必皆遇不得已而有順天應人之舉但順天應人者亦自該得有自新新民之功在本義無舉要說得盡耳○本義先云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後云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云云者蓋占而得此則有此應本義主足以當之

者言也然後云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者解之辭未占有孚之正意為恐其未足以當之者言也亦猶恒卦辭言恒亨无咎是主得正者言也而又曰利貞利有攸往則是致丁寧而恐其有不正者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上六革道已成革者非上六革之自有革之者也上六特取其時位耳猶小畜上六畜極而成也君子豹變小人革面皆不過從革者也若以上六為君子則小人為誰乎○當此之時舉天下君子小人皆在其所革之內矣故曰革道已成也○君子小人之革非上六所致然皆上六所受○如周以虎

康然若謂上六全無干預則不云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者不適矣○做一人言則是治定功成之日也○居貞吉言不可復有革大意與解之來復吉相類○大人虎變指王者言君子豹變泛指天下之君子言大人虎變則天下為之一新孟子所謂過化存神天地同流也君子豹變只就一身言如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者也然後一則曰文炳一則曰文蔚五上之别也○文炳之文昭於天下禮樂風化之類是也文蔚之文止於一身言動威儀之類是也○君子小人以德言或以位言或兼德位言皆非也當堯之時四凶未嘗不有過亦在位之君子而者也堯舜在位下有其

由此無位而有德者其文固有蔚也程傳以正士德者只○君子豹變自有其文小人革面猶未成文也○君子豹變有恥且格也小人革面民免而無恥之類耳但論語民免而無恥以在上人只以刑政御之者耳蓋此言革面則又德禮之所不化者也○朱義曰天下變革之時人無不變矣上六居革之終此革道之成也然君子小人之革其外雖同而其中未免於異故君子之革則如豹之變以其剛中而彪外也小人之革則可變其外而難革其心故謂之革面言面順於王化也小人者聖人非不欲革其心也以其下愚而終不可移也如有虞之世苗之來格象之烝乂皆革面而已聖人固未如之

何也蓋中人之性非不然未嘗不可革也而亦或止於革面焉則革之之道未至也非其人之終不可革也征凶居貞吉蓋革道之成不當復有為若復有為則從事於擾乃失之為也聖人之處革宜如是哉

鼎 ☲☴ 巽下離上

平庵項氏曰革鼎皆具水火之氣其革也水氣作於下水火交木秋則為潤澤象故次之上出也其成也火氣自下火登木秋則為熟實象故次之上烝也然則此亦是一說若而所以木為革所以水也所以成物者火也

鼎元吉亨。

鼎者飪之器也飪謂調和節齊失飪不食飪亦謂生
熟之節也○傳曰鼎之爲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爲熟易堅
而爲柔○按本義云爲卦下陰爲足以其分植於下也二三
四陽爲腹以其中實如鼎腹之受物在中也五陰爲耳以其
對峙於上也上陽爲鉉以其橫貫於上也鄱陽董氏曰子夏
傳云初分趾也次實腹也五中虛耳也上剛鉉也朱子曰分
明是鼎之象愚謂聖人當初只是畫卦不是畫鼎也故上所
謂云云大抵皆後天之易也六十四卦名大抵皆然愚此聽
說誰其信之自知徒取謬妄之譏而得罪於先賢耳雖然先

賢亦未以爲罪也愚何以知伏羲時便有鼎哉使有三足兩
耳金鉉之制哉學易者試思之史記之言多出於傳聞有難
而中者耳○一說以鼎折卦名非伏羲所定亦未爲的也鼎
伏羲所制教民熟食者故稱包犧氏當時若無鼎則所謂以
漁者將何由熟而可食耶既有鼎則須有腹有足有耳有鉉
矣以天下之大聖而制一器以利民用其後然哉此說有理
○本義云有鼎之象此卦體之象也如剝有順而止之之象
則卦德亦爲象也○此卦曰鼎象也剝卦曰觀象也所以不
就以爲卦象者以卦象亦例無此也若以易之大體論之則
凡爲卦體卦德及卦變所有者皆歸於象也大傳曰聖人有

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則何
者不爲象乎又如制器尚象章所謂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
德者兩日相承上入下動變化無爲之類又何者不爲象乎
此正學易者所宜知也○本義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蓋以
所謂下陰爲足云云者是卦體以木巽火者是二象卦體者
全體之體也二象者上離下巽二體之象也他處只云卦象
此云二象對全體取象而設也○一說卦體二象謂卦體之
二象也謂下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是
一象以木巽火又是一象閒亦似有然需卦以卦體及兩象
釋卦噬嗑以卦名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則二象俱

自爲二象不連帶上文也此安得獨爲卦體之二象耶況頤
中有物曰噬嗑本義分明云以卦體釋卦名義頤中有物既
只謂之卦體則下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
鉉其爲卦體又何疑哉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
也木在下火在上則木是將著火之木矣所以下致烹飪乎
或曰設使木在上火在下火自下燃獨不可以爲鼎之用乎
曰非也縱然火自在下然亦是木上之火也故曰火無體待
木而後爲體木無用待火而後爲用以往變上火在下木在
則亦然於木之上矣故上火下木稱此象者上木下火[illegible]
象也○鼎[illegible]之體[illegible]耳其有腹者耳有鉉者[illegible]

求諸耳者陽之用體用自分而已○下體巽也上離爲目而五爻
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巽順本乎卦德今對上離爲目
五陰爲耳耳聰目明則聰明在外爲耳目巽順在內爲心皆
卦象也故本義云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外指耳目內指
心也上離爲目通三畫言五陰爲耳獨以中畫言下離爲目
者目體附外陽在外而明蓋陰麗乎陽而明也故離本爲目
體陰而用陽也○五陰爲耳者此人之耳非鼎耳也然亦因
元取鼎耳而後轉取人耳之象理則一象亦一也不必更以
鼎卦取人象謂五正在耳位也蓋既以五爲人之耳位則又
須取首與手足及身之象矣如何取得易須是變化活動看

他所謂不可爲典要處甚多且離爲目其中爻又爲耳耳乃
在目中耶以此觀之則易象殆類空中之雲鏡中之燈不可
泥定捉摸明矣○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當
別箇卦變與卦體自巽來陰進居五是卦變陰居五而下應
九二之陽是卦體○卦變柔進而上行是有其位也卦體柔得
中而應乎剛是有其德而又有其輔也安得不元亨○元亨
大善而亨也與大有同故本義曰元亨彖傳亦曰元亨大有
彖傳亦曰是以元亨此又只彖傳精密處○柔進而上行不
必說是人君但進而得位者皆是鼎之元亨人人皆可用也
與大人又別○鼎卦元亨不承鼎字而言爲鼎卦上立說

不去即使自以爲占辭也如井卦可以井上貼道理則從井上
說鼎卦說亦有不貼處則別自爲一例矣此亦可見聖人於字
自無拘滯文章亦無意必只看他道理勢如何耳大畜之不
家食吉涉大川利往皆不貼帶大畜與益字其餘貼帶卦
名說者固多也但聖人終不綑定例子

大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本義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之極其大不是
極鼎之大又不是極道之大亦不是極其用之大此亦須辨
此三字只是一片詞氣蓋謂著只是極言之也語意正猶推其
極舉其要要其終之類其字不必有所指今人多說作極其

用之大然上以亨飪爲鼎之用此以所亨飪者享上帝養聖
賢爲用之大其用亦不同矣是有二節用也故不必用○按
本義云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之則不見是
斷作鼎之用也○極其用之大此語出程傳○或曰極其大
謂其字無所指可也然必竟是何物大而推其極舉其大要
其終之類雖皆若有所指落又如本義極其盛之上便有蹇豫
字體字極其之上便亦自有鼎字鼎便是亨飪之器亨飪
便是鼎之用本文一則曰亨以享上帝二則曰大亨以養聖
賢非鼎之用何耶且彖傳何不只曰聖人亨上帝養聖賢而
必曰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正因就鼎上說極言之耳

可說用上說極大事不可語於經營之所上帝享亦行事矣
爲其誠之所致明矣用字無實也
聖人享以享上帝而大享以養聖賢
本義享帝貴誠用犢而已禮郊特牲陸氏曰用一牛故曰特
牲○郊特牲篇曰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
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
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註云禮有以少爲貴者故此二者皆
貴特牲而賤大牢也犢未有牝牡之情故以貴其誠慤也○
依此則貴誠用犢只是一件用犢貴誠之義也或不知用犢之
而徒以多儀備物爲享則非所以爲誠矣○貴誠用犢而已

言不在備物也與下句大亨字意相反對○或曰享帝貴誠
養聖賢獨不貴誠乎曰在禮記小註有云天下之物皆天之
所生無物以稱其德故牲則以特天下之物皆天子之所有
故諸侯膳之以犢且誠以心言本也得其本則禮之全體亦
在其中矣此享上帝之道也若養聖賢固亦以誠爲首然須
以人道所以養生者共之亦所以表其誠之盡也本末無缺
者視只用犢爲備故曰大亨○聖人之養聖賢誠不及於享上
帝物則備於享帝亦其理之當然也○養賢則饗飧牢禮甚
極其盛○韻府牢豕室也大抵牛羊之室通謂之牢牢者閑
而養之也故犴狴謂之牢亦取閑閉之義堅牢亦取閑之牢亦

牢閑之義也○牛曰大牢羊曰少牢○禮秋官掌客曰王合
諸侯而饗禮則十有二牢又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牢四牢
侯伯於四牢饔餼七牢牢三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牢二
牢按說府錄按周禮註飧五牢此即夕食謂諸侯入朝天子
如至則致夕食也饔餼九牢饔熟食餼則生氣存焉此朝享
之後所致之大禮也○牢謂牽牢而致之也○按周禮秋官
掌客掌饔飧牢禮餼爲之備如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
脩再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
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
死牢如飧之陳○如此之類可見其饔飧牢禮之極其盛矣

然周禮饗牢四牢等之文又未詳韻府所載何出也○饔飧
牢禮○朝食曰饔夕食曰飧牢禮即饔飧之牢禮也不止三
牲如簠簋壺鉶豆之類皆是故以牢禮該之其大者○上
曰聖人是指爲人君者下曰聖賢是指爲人臣者如舜禹皐
陶伊傅周召之徒皆賢而且聖者周公分明是大聖人成湯
亦稱伊尹爲元聖○聖人所以享上帝者以天下無一物非
上帝之所生亦無一物非聖人之所統其分相當其氣相感
也○所以養聖賢者聖人以一身爲天下民物之主而不能
以一身周天下民物之務所以共亮天工者寔有待於天下
之聖賢也所謂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天子豈不知享上

常不小於養聖賢也而乃獨於養聖賢言大亨者示人主不
可以小視聖賢也本義之說因不可易而此亦其遺意也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以巽木入離火之下而致其亨飪鼎之象也夫鼎
法象之器也其體端重而中受物實故君子體之正位而凝
命亦如鼎之端重而有以受物實也正位者凡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是也是則有以凝乎天休
而不至墜厥命矣朱子小註以正位只是臨朝端重恐亦未
是之見蓋其引傳言協于上下則似只是臨朝俄頃之工夫
[illegible]子敬德言漢成帝有威儀臨朝莊重儼若神明史臣

[illegible]其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然何以不能凝命可見正位不
可以淺淺意論也當兼表裏言○家人卦男正位乎外女正
位乎內亦重在男德之剛健中正女德之柔順中正皆非止
淺淺說倚男居外女居內而已也○程傳曰君子所處必正
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義又曰九動
爲皆當安重也此說最精能盡正位之意但以凝命爲安重
其命令爲未當故朱子謂伊川說得未然蓋嫌其凝命之說
非幷嫌其正位之說也故引傳之言以証之然朱子又云此
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然後可以凝天
命其意則亦似欠周匝耳故竊有疑說在上條未知是否○

參義曰人君居尊位而安正端重則所發之言所行必正
道而天命祐之鞏固而不去矣是猶鼎之安重而有以貯其
實也○依此則主朱說而有兼稱此亦妙也觀上文云鼎重
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似與小註之言合未可輕議也○
又下文云凝猶至道不凝之凝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者也詳其文意可見只用以破程子安重命令之說而所重
不在協于上下數字也今若以協于上下爲正貼正位之意
亦非矣○傳曰協于上下謂和於天人也是說有夏先王忠
左傳王孫滿部楚子問鼎云云○參義之說有理程子曰未
有外其鼎而心敬者先儒多以敬爲嚴肅整齊之謂然則此

正位雖以外言固可以舉其內矣蓋孔子所道是表裏一致
之功非如漢成帝只是善修容儀者而已此是體鼎之象故
全是安重之意居多也故本義云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
之意其說似不可易○今合定作端莊安重之說蓋主貌而
心亦在其中矣如是則所發必正言所行必正道矣其凝命
又何疑○正位凝命語其極則堯舜篤恭而天下平也○君
子通上下而言然此是指有位者上自天子下至大夫士
或曰天子諸侯之命固天命也若大夫士之凝命豈亦天命
耶曰君命以祿位便是天命以祿位若不能修德以正位而
失其位便是天命去之也故凡職曰天職位曰天位祿曰天

一録然傳以為皆非人君所得私以其為民之所安也本為引
傳雖舉成文亦過理也故劉子曰民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之以禍亦此意也○傳
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按訓上下若指天人若皆以人
言則為天子者孰為之上乎協于上下決非貼說正位本義
引此貢重承天休上○左傳此句見說有鼎以後之事指夏
之王者謂禹也承天休全在協于上下上來若論正位之意
亦在協于上下之前愈以見不可用協于上下貼正位意也
左傳註曰民用此道故無災害而上下和協則上下皆指人
言未知孰是蓋自天子而下又各有上下之分也○其上文

云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
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于川澤山林魑魅
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本義引左傳之
文而不用左傳之意左傳之意重在鑄鼎象物而其功有承
天休本義引之重在安重如鼎而其效亦有以承天休乃知
全彖用証凝命之說正位凝命非鼎之功乃體鼎之功也以
此見本義與左傳不同處分明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六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趾而向上則顛矣然
當卦初鼎未有實固無所謂覆公餗之禍而但曰本有否
惡之積猶未及去也因其顛趾則否由以出而得其利矣
利出否言否則利也此象也非占也此全以鼎言意則因敗
以為功也其在人事則如管仲之舉於市更孟明之勝敵
於囚虜之餘者也○利出否一說謂因之以出否也出字
遂是人力但於連顛趾言其勢如此故為象也○得妾以其
子以其子之以與以祉元吉之以皆有義終以凝命之以
亦同一說以因致也此當以顛趾出否來相配說蓋妾女
之賤者也以良人而下偶於妾於禮之正亦為顛矣而乃因
妾得子是猶鼎因顛趾而有出否之利也○兩象一意周公
蓋以顛趾出否之義於人事未顯故又用此句以申明之其

義則為因賤以致貴要之因賤致貴亦不止因妾得子一事
若人事中類此者甚多如商鞅之因景監而見用於秦孝
公蕭曹皆縲絏之徒皆起自刀筆負販至於遭時致主而位將
相之類皆是也韓信頓於行陣陳平拔於亡命皆是也○此
爻之象如此而象其義一則因敗以為功一則因賤以致
貴也○此得妾以其子又是顛趾出否之義為得妾
以其子所以居于下應九四之義為不貼也故當會其意而
無害於爻意矣蓋此爻象中取象○程傳曰鼎而顛趾悖
道也然有當顛之時為傾出否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
抵所謂顛而有利也因是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蒙

朵頤顛趾非利出否則為利所誘矣不為重有子聖賢[illegible]實矣因
敗為凶凶能致其天下事因自者偶然如此者非可以有心
而致之也
此顛趾未悖也
所以未悖在下文
利出否以從貴也
何以謂其有出否之利蓋居下應四四在上貴者也所從者
貴故為出否以取新之義○此出否要附取新意爻辭不必
用蓋此以從貴而言出否就納新也○從貴謂應四亦為取
新之意謂從貴自應四而取也本為取新之意者在爻辭為

按從貴則為取新也程傳曰否故而納新寫惡而受美發
貴之義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重在出否之所取蓋從貴者應
四之象取新者從貴之義○按顛趾本為應四從貴亦為應
四何取蓋四之應四自初本身言因為顛趾然因是而得陽
剛之應則之為從貴而取新矣意亦一貫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鼎有實人有德也指剛中○我仇有疾謂彼來仇我而我為
所病也蓋九二與初陰係比是君子不幸而地近小人未免
為所迫求也亦如也六二之於初九匪寇婚媾也我仇者彼
雖[illegible]然不以正邇為[illegible]故以為我仇爾仇我也[illegible]

活[illegible]陽剛求而非正則相比於惡而為仇矣相字輕看初
求二二未嘗求也而二若守我則非以剛中自守矣此爻之義
是[illegible]君子能使小人能謹其所守而不為所浼則吉矣
○不我能即謂彼雖我仇而終不能我即也以見九二之善
守也○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皆象也吉字是占
鼎有實慎所之也
言當以剛中自守無為仇所即也由是言之可見君子不可
不慎所處不可不擇所從不可不嚴所與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九三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美食即雉膏也然以

過剛失中惟其過剛失中則五本可從也我處非方乃不之
從而越五以應上似遊於事外者矣夫五鼎耳也今越五應
上則鼎耳與吾不相屬且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其耳革
不可舉移而其行塞也行塞鼎行塞也象也夫如是則雖承
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其為人之食語意緊
緊接著上文鼎耳革其行塞謂其抱負不施於用膏澤不下
於民也自為之也雖膏不食越五故也方雨虧悔則與五合
而終膏為人所食矣○陽成雨[illegible]承鼎在足實鼎在腹行鼎
在[illegible]亦緊接上文本義云然以陽
[illegible]終能反之於正也故苟能[illegible]

自守則五終必求於三工三亦必應於五陰陽相合則稱吉
下於民德業輔其君所謂上爲德爲下爲民並受其福者
也而向者失君長往之正司亡矣○本義必曰苟能有守者
是因其越五應上而下無所從故云也然有正可守苟能自
守則反之於五矣若不能自守將從避世之士而亂大倫矣
如之何哉○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知彼之貞則知此之自
守夫此爻是箇賢者有下剛介壁立而不偏於其君者也然
無初有終爲其以陽居尚腹之中而有美實故當以此論之
○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
失其義也

五應上句失其義無所取裁也不必以不仕無義說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四義備程傳當兼看形渥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小註云
剭屋誅也謂夷三族古者亦有三族之刑乎鄭註難憑且不
勝其任而至於三族古罪不及孥罰弗及嗣爻辭既謂作
於屋公餗乃著之何也當詳之然本義只謂之重刑
也又不知其三族之誅古未有也始於秦二世乃
稍甚矣而亡滅無遺類○鼎折足足無力也九
四以故云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
則不勝其任傳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者也云

天下之重非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云
云○四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云
禮六官其屬各六十大臣如何得不用人如何可不用得其
人用人之得失實關吾之利害非獨關吾之利害實關繫國
家之休戚也故其刑渥○此爻繫辭傳有說今本義獨不曰
繫辭傳備矣者大得其旨知小謀大等語都未及用初六不
勝其任之意○此爻正所謂大臣之誤陷下而大臣所用者
大臣也范氏曰唐肅宗任房琯而房琯任劉秩安得不敗乎
○覆公餗鼎實曰餗
覆公餗信何如也

言失信也○信如何云何者相期許之意云何也蓋君之用
大臣與大臣之見用於君其始也未始不以康濟事業兆民
相期許今也大臣者用人致誤至敗乃覆事何者相期許之
意如何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六五鼎黃耳金鉉者居中以應九二之剛剛鼎黃耳而
貫之以金鉉也鉉屬於耳九二五所應故取爲金鉉利貞其
任賢勿貳也此以卦占六五以居中而應九二剛
不貳其貞則利正固而已吉利不必問也

言中乃其實德也[illegible]之意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九以其剛而能溫如鼎之玉鉉然人有是德則自然大吉無不利矣○人惟剛而能溫自然動與吉會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謂大吉无不利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指以陽居陰言如以陽居陽則一於剛矣以陰居陰則一於柔矣惟其以陽居陰則既不失其柔而亦不過於剛剛柔有節所以謂玉鉉也

☳☳ 震下震上

震

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陰靜陽動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有突如其來之勢故震而動也震動是陽動不是說陰為之動也震又有奮起之義所謂震動也蓋正是此意說卦傳曰震起也即謂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動起奮動之意非動為之動也○說曰震動也又曰震而動也此猶云奮然也又曰奮動之矣○其象為雷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是從地起也○陰山李氏曰震本坤體乾以一陽交於下上二爻陰氣凝聚陽氣在內鬱結而不得出於是乎奮擊而為雷矣以李氏之說觀之蓋借雷與從地下起也蓋若無地隔以閉過之亦無由奮發而為雷矣○衆六合之內凡有聲者皆是從內奮出雖笙簫之屬亦然張於內而後宣於外也至於琴瑟琵琶之屬則以相戛而成聲又如水聲樹聲皆出於相戛此又自作一項也天地間之為聲者只有此兩般

震亨 [illegible]

卦辭自亨而下四句意者自能能懼所當懼則亨以彖亨字甚可懼者亦不為害也其意如此味之震亨以下數句一意總是謂能臨事而懼則無後悔矣蓋此亦天理之自然也

震亨震有亨道震者驚動之義亨者使平易之道也有矣之道也故震有亨道理自然也諺云懼法朝朝樂亦有理哉

震來虩虩

震來當震之來時也以心言謂事之可懼而吾懼之也其震懼之也虩虩恐懼貌震來而後虩虩也虩虩所以狀其震來也震來只在吾身有震也者合以外發而言則此震字與上震字不同而合則解矣○震來之說可疑以震不干吾身為[illegible]未穩震[illegible]里之震以[illegible]則與震來不同[illegible]一[illegible]有兩義不自內而出者然[illegible]修省之[illegible]自外而至者變患災害之類象所謂震來者也○蓋震來[illegible]來者自外來也故爻云震來厲又云震不于其躬于其鄰然

說非惟昧卦辭震來之義亦失卦名震字之義矣○震之來
來猶至也固亦有其事然震之至則在我也存故曰謂其之
可懼而吾懼之非無事而懸空懼之也但以懼字為自彼而
至此則非也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
已矣至豈自外至哉且六三震來厲謂當震之來而危厲此
震來正與卦辭言同蓋其危厲者事勢也非心也震來猶是
心也何以明之以下文億喪貝本義下箇文字則既已危厲
而又喪貝也則震當屬心是已至於震不于其躬本義分明
有恐懼脩省字其與卦辭同蓋明矣凡有所事者皆當懼懼
便是震來也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執事便敬所以致福而不

失其所主之重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大震來虩虩則始於憂懼終於逸樂而福祿永綏矣其不笑
言啞啞乎○虩虩蓋明如虩然虩者蠅虎之名故字從虎程
傳曰蠅虎謂之虩者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啞啞程傳
曰言笑和適之貌恐鼓歡字或當作聲字蓋笑言皆聲也啞
字又從口也○笑言啞啞正與震來虩虩相反對然自震來
而致也故曰危者使平也○震來虩虩之懼以心言震驚百
里之懼以事言不喪匕鬯不必泥也不懼由於能懼○震驚百
里是以雷言不是以震字當初字也○雷之所及百里之內

人莫不為之震驚[illegible]古云千里風百里雷
風來自天故能千里雷起自地故只百里項平庵曰千里不
同風百里不同雷震驚百里極鳴所及之遠也蓋雷之震迅
者
不喪匕鬯
匕鬯兩物匕是也故本義云匕所以舉鼎實程傳曰匕以載
鼎實而升之於俎則不為明矣○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
灌地降神者也秬黑黍也秬黍以其一物詩經圖序曰秬黑
黍也鬱鬯鬱金草也鬯暢也釀秬黍為酒以鬱金草煮而和之
使芬芳條暢所以灌神也○旋椒求神於陽灌地求神於陰

此說未穩然右炎庭燎非為求神設也灌地本以降神也○
匕鬯是兩物匕所以載鼎實而升之俎是主祭者事不似今
之司樽者乘奉爵酒也今亦不見主祭者灌神惟謂鬯酒也
○匕鬯二物皆主祭者所執故云不喪匕鬯以長子言也震
驚百里不喪匕鬯猶舜之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也書
傳載堯[illegible]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
衆懼失常[illegible]有絶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
以相之[illegible]迷於風雷雨之變也不然[illegible]
聰明聖[illegible]也易[illegible]不喪匕鬯[illegible]
迷之[illegible]不喪匕鬯此二句[illegible]

一句又總說一事言也其義乃發說此特具發其意乃自上
大賁下說象見上係○震驚百里者謂可懼之大者也不喪
匕鬯者謂能不失其常度也凡當懼而不惶惑失錯遇其所
事者是皆不失所主也○懼於不懼者終於不危若謂無
儆其禍將至矣若謂無害其禍將大矣此理也○震來虩虩
恐下皆主言震可之義○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又在震來虩
虩之後○雲峯胡氏有此句言一事者是也有數句言一
事者震是也○此卦之占為能恐懼則致福云云朱子曰
言人常以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那震驚百里
也自不喪匕鬯這箇相作一串說下來愚謂當味語錄此一

箇常字甚不是臨危方懼既是懼又何時不失所主語錄之
說明矣但看者猶有不明此意只要臨事而懼○雲峯曰本
義云惟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盡之矣堯舜兢兢
業業事業自兢兢業業致之人須臾不可不知戒懼
恐致福也
此猶未見福恐懼以致福也
後有則也
有則不失其常度也安樂自如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
遠邇只在百里之內言百里之內遠邇皆為之驚懼也蓋震

聲之所及也○丘氏曰邇者弥然遇之而動乎外惟恐
畏之而變其中也此二句說得亦是蓋懼深於驚亦差近之
別也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釋不喪匕鬯全在可以二字若震驚百里而不喪匕鬯則可以
守宗廟為祭主矣○不喪匕鬯特假言其不失所主之重耳未
實事也若作實事看則已為祭主矣而又何以言出可以守[illegible]
云此段之說甚可疑一說云本義出謂繼世而主祭也[illegible]
謂長子方出而繼世以繼世而謂之出也[illegible]
出矣若此則不喪匕鬯做已出之長子[illegible]

不失匕鬯則可以守其宗廟社稷為祭主矣[illegible]
朝之於後也此說甚有理若不喪匕鬯者只取其[illegible]
可以守宗社為祭主一句又不可合且朱子嘗[illegible]
頭說者為有據語錄云震可至不喪匕鬯作一項[illegible]
可以守宗廟社稷又做一項看雖非辭作一項看[illegible]
說可也蒙傳又做一項看者也承長子一事而言逆理也○
出使長繼世主祭矣乃又曰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illegible]
如味可以二字自見矣○一說是倒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
願云云若不以為未出之長子倒起下文出字未來者以為
未出之長子則未必有何[illegible]又無[illegible]之可言故本義

又徐氏云出即嗣守之謂蓋以不喪匕鬯爲又取其[illegible]
說爲長也此說未盡然愚謂[illegible]以爲未出者[illegible]
出時自有父在又無匕鬯之可言但執此[illegible]說[illegible]
方知彖傳正是贊辭之詞其意全在可以二字[illegible]
一出處亦非不出而爲祭主只是不可謂[illegible]
一項之說益信矣○以出爲鬯之誤於理[illegible]
在不喪字而輕重匕鬯字此已非經文之意[illegible]
物只言鬯而遺匕是又何意耶又將後爲之主一[illegible]
朱子語錄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作一項看彖傳云出可以守
宗廟社稷又做一項看所謂又做一項看者[illegible]

匕鬯一端說道理也不如卦辭本[illegible]文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上文說道理也○朱子又嘗曰主祭之事未必要傳[illegible]有此
意者來只是傳中之說據此則彖傳以句之義[illegible]
辭只取其意也信乎別作一項看也

洊雷震

一洊雷重仍則震驚矣
君子以恐懼修省
註云恐懼作之於心修省見於行事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成震之主以三畫之卦言震之初以六畫[illegible]卦言[illegible]

言後笑言啞啞亦句含有不失[illegible]但[illegible]人[illegible]
爲當時卦辭既詳則此爲可[illegible]何則夕爲成震之主理[illegible]
無異也惟初九大略亦與此卦同後字與震來字相對見得
必始於懼而後得以無懼也卦辭無後字者以上文震來其
意已明下只是申言之爲易見也此則須用一後字爲尤明
頤貞吉笑言啞啞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二乘初九之剛則是以柔弱之資而遇強梁之人或當艱
險之事皆是也是則當震之來而危厲也抑不但危厲而已
因而懼而喪其所持之貨貝且遠避而升于高陵之上其不

皇安如此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其所遭雖不幸失其所[illegible]
不能終失雖一時[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其所有終[illegible]以復其常[illegible]
其所喪者不待追求而七日自獲矣○喪其貨貝與不喪匕
鬯正相反[illegible]所主之事者[illegible]貨貝亦所持之重物也○貨
貝重物人所必守今亦喪之[illegible]不至也○升於九陵之上
一則據高以避其一則遠引以[illegible]安也[illegible]以躋于九陵作
一事說方[illegible]得勿逐七日得[illegible]且躋于九陵總是懼甚之
象非謂被初九驅逐也○勿逐七日得則終於無懼矣亦象
也六二柔順中正足以自守者[illegible]六二以陰居陰當[illegible]而居
不[illegible]則[illegible]而自失安得[illegible]日得之[illegible]○臨川吳

氏曰居中得正若有所亂邪[illegible]逆則當有去珠復還之喜
○又云勿逐七日得承上文而復安也○逐追求也毋馬
勿逐有復逐字亦承喪字言○二柔順中正足以自守謂其中
猶有主也若得是九二則又今未喪屬喪貝之事矣故有礙
其以柔乘剛云○億字未詳程傳云億度也度不能當而必
喪其所有於是逐升高以避之故亦可通但至億無喪有乎
則解不通矣○九陵程曰九言以重剛陵之重高之至也九
重之多也如九天九地也故亦通也○七日得諸儒之說皆[illegible]
卒一說蓋六爻一周而復之意也意與復卦七日之義同[illegible]
亦通○易言七日者三○[illegible]九陽數之極也七[illegible]
[illegible]
也此云七日言[illegible]爻也[illegible]陵言其極高也[illegible]
克征之類則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也若[illegible]之類則言其類
久也意亦未為甚[illegible]○震六爻[illegible]二與五則[illegible]於[illegible]終於無
懼三四與上則[illegible]其終於無[illegible]非以中正則以陽處
也其終於[illegible]以不中正則以[illegible]柔也不[illegible]則以剛居
也[illegible]
六三震蘇蘇震行無眚
蘇蘇緩散自失之狀惶懼之甚也[illegible]散謂神[illegible]不[illegible]
也○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illegible]所為不[illegible]也[illegible]
時而又有行險之行以得不[illegible]震蘇蘇如唐[illegible]

之幾而特私與尋良坊局戲不當其交是以離甚而狠狽也故聖
人又教之改行而占者若因懼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則無眚
矣○行謂去其不正改從之義○六二所以有七日得
之喜亦以中正故也

九四震遂泥

以剛處柔剛失位也不中不正又是一義行不中正也陷於
二陰之間不能自震拔也則其進也遂泥不復起矣猶云
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寘于叢棘三歲不得終焉而已無復
生道也○程傳曰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無中正之德陷
於二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

五一五

震動則莫能奮也此說較明白條暢○震遂泥之震與[illegible]
不能自震之震不同遂泥之震乃驚之震也自震之震乃
動有為之震也○遂者無反意言一向震驚也

未光也

言終於冒促暗昧而已不必謂失德是未光也

六五震往　　有事

以六居五而處震時亦猶六二以柔乘剛也○以六居五而
處震時無時而不危也蓋以陰柔居上位已非其所任況
又當危急存亡之秋乎宜其無往不得危厲也求其人
如唐之文懿宋高理諸君是也○六五當震之時不足以閑

變而德足以自守也能自守則無所喪而又能有事矣是知心於懼終於無懼○程傳曰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六二六五可見又曰苟不失中雖有危不至凶也

其事在中喪大無喪也

謂其所以能有事者以其在中也在中而有事是大無喪矣謂迋大無喪又見德無喪是無喪有事又有是有事讀者味之○此象傳上句與夅後在中同例○大無喪也明其有功而非止無喪而已

上六震索索

程曰索索消索不存之狀震動之極其驚懼[illegible]

五十六

索也矍矍不安定貌志氣索已則矍視徊徨以殊而行[illegible]自亂而無以御爭變其凶必矣所以然者處震之極不及圖之於早也使能及夫震未及身之時恐懼脩省則至於索已矍已之甚而致凶矣然陰柔處震雖戒懼之早終不免於懼也故又爲婚媾有言夫婚姻相親愛者宜不相害也而又有言爲是亦出所不虞而然如无妄之災也

中未得也

程傳謂未得中道於意似難從本義云中謂中心蓋索已矍已是見於外者其實則以中有危也豈有外面震懼失常而不本於中之不自罰哉

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雖凶矣又得无咎者蓋震方在鄰特此鄰所戒也誠能於此時而戒懼之是以獲免也天下事其實是如此在人自[illegible]解者甚多○古人所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上醫醫於未病之先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四句約言之只是艮其背不獲其身二句便了又約言之只艮之一字便了○程

子曰看一部易經不如看一艮卦見二程全書卷之一[illegible]本義云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猶下云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非以行其庭對艮其背也蓋未能艮其背則已能艮其背則便不獲其身不能艮其背不獲其身則已能艮其背而不獲其身則便行其庭不見其人矣而乃分動靜云者蓋能止所當止則雖行亦止也能不顧身之利害則自能不顧他人矣其實艮之一字盡言則該動靜觀彖傳所解可見彖傳又以艮其背一句另提單解而以不獲其身帶連下文是須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其理益可見矣蓋夫子亦恐人將行其庭對艮其背看也程

○朱子語類亦云艮[illegible]
身動時不見其人此說亦[illegible]
象傳之說甚分明○朱子曰[illegible]句是
腦故象傳中却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所當
止者理也唯有理而已何有於我何有於人明新先生云與
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蓋內外兩忘則心將何
依依理而已矣此正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之說不然則與釋
氏之齊物我無以異豈吾儒之正大者哉○本義不背者止
之所也夫天有四時冬不用然後有四分比不用人有四肢背
不用一理也蓋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此理所關甚大人於

此理若不得盡即是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參天
下萬品無有無箇本體者雖天地亦然且如天象亦惟北辰
不動故能斡運周天之星斗列宿蓋北辰天之極而居上者
又非南極之比也天時則惟冬不用故能有春生夏長秋成
之功所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五方則惟北不用者北方
地寒不生五穀所謂青海城國惟有月黃砂磧裏本無春者
也人則一身手足耳目口鼻之類皆動而惟背不及於用此
不能如目視而耳聽又不能如手持而足行惟其身之所在
則帖然隨之而已[illegible]
蓋人是天地所生[illegible]

此從內有占哉又凡器物[illegible]
之者也舉天下之物[illegible]見夫三才[illegible]
之意○不獲其身朱子曰[illegible]身人纔要一件物事便須
以己身去對副他若無所欲則只恁地平平過便似無此身
一般○艮其背而不獲其身所以為止而止者以其只就自
身上說不涉應接人物處說故對下句為一止一行止於所
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夫如是則雖從應人事亦不隨人而
動矣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此動字對止字看○朱子
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是只見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
人是只見道理不見箇人也○又曰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

上人多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只輕帶過緣
艮其背既盡得了則自然不獲其身云云矣也不見有己也
不見有人故云此四句只略對○口講若曰人必能止於其
所當止之地既止於其所當止則於其身之利害得喪皆不
暇恤矣是為艮其背不獲其身矣既止其所當止而不有其
身則於人之是非毀譽又皆不暇顧矣是為雖行於庭除有
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也蓋庭者人往來必經之地正有人
之處也○必曰行其庭者如處事之際正衝擬著人處亦照
管他不得如伊尹之放太甲而做前古所不敢做的事自然
以身當天下萬世不韙之名而不[illegible]非責我

王之伐商雖八百諸侯皆以爲當伐吾亦不管他直說周
武王之不是至不食其粟而死此皆是不見人處後世如中
屠蒯之因鄧通雖文帝之寵臣不顧也又如太子親王一不
下司馬門則六百石之公車得以劾奏而遞留郎中令小臣
也得以妃妾之分而撤夫人之坐席此等亦有不見其人意
餘可以類推○止而止行而止須用内不見己外不見人兩
句叻伊方見動靜分明○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
人極焉君子脩之吉脩之雖是教然亦主靜也故聖人立人
極焉脩道之教也君子脩之則由教而入之事也然必戒懼
而後有慎獨抑慎獨雖動時工夫其工夫亦主靜也不然欲

動情勝矣故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非主靜而何
哉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之謂也○本
義云艮止也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卦只有三畫陽居三
是起於震而終於此爲極上而止也
○其象爲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
艮爲地今一陽踏其上上高也山直峙地上即地勢之高起
堵也故曰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不進之意蓋
山乃地而高起其高起也亦自止而不復進亘千古而常如
一日非如草木然日進於高也此艮取山象而有此義倘非
朱子之說吾人或者只就靜止論山之止而已大抵冗繹取

者靜亦動矣而動又安能靜皆然則不能主夫靜矣又安能
止其所當止乎彖辭四句以與對而言之則有止而止有行
而止所謂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也以輕重言之人能止
其所當止則不見有己不見有人皆其自然矣故彖傳以艮
其背一句爲綱領而下文三句又對言者乃其效驗也 本義
既曰動靜各止其所又曰皆主夫靜者何也曰正爲上句云
動靜各止所似更添入一個動而非止就艮言理者故下面
須結斷其本皆曰皆主夫靜也皆主夫靜者皆得其理之
所當止而不隨身而動亦不隨人而動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艮止也兼下句行止二意下二句是艮止也之自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者兩則字便有止其所不容易之意 時止之止
與艮止也之止不同時止非止時止則止方是止也時行非是
以行爲止時行則行方是止也此行止非專以出處言當動
靜二字用與論語註作止語默之作止及一動一靜莫非道
精義者一般所該廣矣但專言止字便該有此兩義恐故曰艮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用一艮字便都該了
彖義曰艮止之止與行止之止小不同艮止之止乃止於義理
也行止之止乃止而不行也時止則止靜而止於義理也時
行則行動而止於義理也 一 此云時止則止時行坎

水塞其下流艮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乃爲象也无咎者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一動一靜各止其所
一事一物各當於理何咎之有不曰元吉不曰吉元不利而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止其所當止也仁人者正其義不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也若夫上九敦艮吉則以其敦厚
於止止之盛者也故吉如此初六有孚此之只云无咎至於
有孚盈缶則云終來有他吉夫聖人繫辭之義豈偶然哉
○或曰本義云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行謂行
其庭止謂不見其人上云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
也止謂艮其背而止之止則謂不獲其身也按此說全不是蓋艮
其背是止其所止其所是止於所當止已於其所當止如何止
以爲靜時耶其曰止而止行而止謂一則靜而止一則動而止
動靜二字只貼本義上面行止二字非貼卦辭艮其背行
其庭二句也況行其庭亦承艮其背而言蓋是總會其辭
而揭其意耳且按所謂時止而止亦止也便見都不是程明道
云靜亦定動亦定動靜亦是行止之止定字是艮止之止或
者以止而止二止字爲一義誤哉　余義曰人能養其至靜
而理有於心則事之當止皆有定見故其止也自不有其身
其行也自不見其人其所見者惟理而已矣苟爲不然而理
欲交戰於其中而以己之利害爲利害以人之是非爲是非如是

則行下云止其所也或者以爲此所言止爲當止之時下所
言止爲當止之所此殊不識理者蓋時與所只一般時乎當
止則止也者即其所當止之所也時乎當行則行也者即其
所當止之所也究其理之同如此但此段所釋在艮字之義
下段所釋在背字之義雖同而非復出也○或問動靜不
失其時其道光明艮之象何以爲光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
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宇
泰定而天光發是也○艮體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蓋動靜
不失其時是能篤實實於事事物物各止其所則自然有
光明之效光明者或驗於己或驗於人驗於己者暢於四肢
發於事業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也驗於人者遠之有望近之
不厭所謂其道大光也然旣驗於己則必驗於人亦未有驗
於人而不由驗於己者也故須兼言○按本義云艮體篤實
故又有光明之義則光明字固在艮字內
意也○任身心有身心之篤實光輝在應事應物又有應事
應物上之篤實光輝○按本義云動靜不失其時然後本心
瑩然隨事物理而道可以光明此蓋從朱子語錄之說而失
之也夫隨事物理此豈非在動靜不失其時之後也耶爲此
說者可謂之誣矣○其道光明按動靜不失其時正是篤實
其道光明者從篤實上生光明也若謂此用者於動靜不失

其時處只當云其各當如此有不光明者乎不必說以明於
一不失其時為光明也○補註曰艮止其行物我兩忘動靜道
時吾道乃光
艮其止止其所也
程傳曰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
於其所而已朱子曰此章取好盡物物各家各有所當止之
地是其背也○易背為止以明背即止也聖人只易一字而
力量亦萬鈞矣下句一所字亦甚的當聖人寫當一字皆是
不易之定理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九應者陰與陽應陽與陰應也此謂敵應字只帶敵字說
謂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陰則皆陰陽則皆陽陰陽各以敵
應不互相為偶而各止其所也若一陰一陽則此往彼來有
不得止其所者矣此就艮卦畫上說道理亦非文王正意孔
子自看得有此象耳故曰學者不可以孔子之說便為文王
周公之說也○彖傳此條若曰艮其止謂止其所當止之
所也此卦何以取此義蓋以卦體陰陽敵應而不相與自有
止其所之義也夫惟能止其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
其人也○不相與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而无外矣○不相
與只好說外不見人如何為內不見己蓋不相與則無外求
之情人纔有求於外便須以身己去副他則內有己而外有
一人矣內不見己所以不獲其身外不見人所以行其庭不見其人
○程傳下語錄云內不見己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此恐
記錄者之誤蓋有內卦只是不見己者外卦都是不見人者
然則不見己者尚未免於見人而不見人者亦前見己耶○
一依本義此內外字如下句內外之卦字不同自明白
矣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兼山重山也兩一座山後又一座山既非並而對峙之兩山也
兼山便是各止其所之象兼山兩山也此亦一山自為不相披

一山又有為一山○思不出其位思如思誠之思思不出其
位則自不至於出位矣舊說以為心之所思不出乎其位者
小異程傳曰思安所止丘氏曰凡人所為所以易至於出位
者以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悔如其所當止而得所止矣○
程曰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若當行而止當速而
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此說甚善○位
氏曰位者止之所也大學言君仁臣敬父慈子孝與中庸言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之類皆其義也○思不
出其位縱是艮其背○一說要專就位分上說如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上不侵下職下不奪上權左不得涉右右不得干

左方是無山各止其所也義以初程在之説亦非經辭之詞
愚謂此説太拘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六以陰柔居艮初艮初位之下者趾之象也陰柔才弱性務退守艮趾之象也夫陰柔則才不利於進居艮初則義又未可進能不進則无咎矣○利永貞又以其陰柔故又戒以利永貞也蓋陰柔不進固正矣然陰性多躁而不能守始雖不進惟其終之或求進也是以戒之○始之不進貞也故曰艮其趾未失正也惟終不進則其能永貞矣○利永貞既是戒辭便爲占

艮其趾未失正也

時止而行非正也在下而艮趾不進未失正也不要常利永貞者所謂永者永此而已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六二當腓之處而居中得正爲能自止其腓而不動如此則於己得矣但三居上二居其下是三乃二所隨者而三也過剛不中以止乎上而不能俯聽乎二二雖中正而體柔弱又不能往而拯之夫三吾所隨者也吾既隨之便當拯之今乃不能則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哉心安乎故其心不快也誠哉其心不能快也不拯其隨亦是二失職處

○六二之義大意是謂於己則得矣但如其所隨何不安處隨凡臣之於君弟之於兄僚屬之於官長皆有此義○蔡虛齋曰以人臣言之事吾之守身者不失乎中正然在於人之朝而諫不行言不聽終無益乎如之之不快其身之憂也○但爻辭不拯其隨只取六二今本義兼取小象之義謂三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云者此正與困九四困于金車來徐徐者同義謂初六雖隔於九二而不能來然使九四處位之當則初亦不至來徐徐矣艮九三雖止乎上而不肯退聽於二矣使六二才非柔弱則亦自能拯三之列夤矣

未退聽也

不拯其隨本是二之才不足今象傳曰未退聽也却獨罪三者以爻辭已咎二故獨咎三所以互相發也又須看他本義亦字言是固六二柔弱而力不足之故然亦以三之過剛不中而不肯退聽乎二之過也亦字甚緊關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

腓可止限不可止也腓隨限而動限則是一身關要處乃所以動乎物者也○自人而言趾可止也腓亦可止也身亦可止也輔亦可止也但限一止則上下判然若非吾有矣故限不可止也○限所腰胯也胯在腰下胯曰故友韻府胯兩股之間也夤者通日韻會脊肉也最有力之人氣力皆自此出

𨽻敍曰脅力過人又曰脊梁鐵硬馬融以為脊夾肉者並此以
異於本義云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句意則當是脊骨矣○
發義曰腓脛也脛在足之上股之下股之上為限本義云止
于腓則不進而已言猶未至於夗然如橫木不能屈伸而然
物此類也○艮其限非是三故薰心恐之乃病也動風也熱
是象也要說得通○列判隔也謂上自上下自下身已不仁
氣已不貫也列其夤只是夤列若有上下非夤與限判隔
也○九三爻義云何曰九止道貴乎得宜不可膠固不通然
九三當限之處乃上下之要衝尤不可以固止者也而九三
過剛不中乃確於此而不知變則上下判隔其危甚矣○以

人事言是於其不可止者而止之則事勢乖離而殆矣

六四艮其身无咎

此爻與坤六四括囊无咎相類○六四時止而止與艮其背
不同此只就行止上說然亦不但指出處之際也凡事未可
做便退縮不做此皆艮其身者也又凡日用安靜而韜晦處
皆是艮其身又如鄉鄰而閉户自守不預從猶行之難之類
○六四以陰居陰純乎陰者也一於止者也不能無乎動也
若艮其背則無時行而行說○六四大抵無足多咸之咸其
脢无悔亦其類也

止諸躬也

謂止其身而不動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六五以陰居陽為不正以不能止其所當止而有悔也然以
柔得中而當輔之處為能艮其輔而言有序之象是能止其
所當止矣悔亡也○程曰輔言之所由出也艮於輔則不妄
出而有序也言輕發而無序則有悔止之於輔則悔亡矣○
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言之悔也可勝悔
哉○艮其輔謹言也謹言者非不言也時然後言言有序也
○艮其輔即所謂言有序也此與咸其脢輔其類同類○本
義云六五當輔之處故其象如此六五二字含中義象傳曰

以中也

上九敦艮吉

上九以陽剛居止之極有艮其有終敦厚於止止之堅篤者也
○程曰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
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
吉也○敦艮只是恁久不變物遷所奪之意先儒說此只有
愈久不變者意卻涂以物艮能恁者故曰謂不獲其身不見
其人之意也此艮字無動静與卦辭同與諸爻不同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為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為不遽進之義然上下不可以爻
己亦不可以分內外也女止其在下則自止而不妄動者是
進又巽順而不迫切漸之義昭然矣○漸則自有女歸之象
似不必泥止於下而巽於上之義象傳曰漸漸進也女歸吉
也是何嘗拘於巽而止女歸吉六禮備而後行女歸之以漸
為得如○六禮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也○禮記
昏義篇方氏註云納采者納焉以為采擇之禮者問名者問
女生之母名氏也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
為婚姻之徵也請期者請婚姻之期日也親迎則成婚矣○
又曰采擇自我而名氏在彼故首之以納采次之以問名此

資人謀以定之也謀既定矣則宜有鬼謀以決之故又次之
以納吉焉人謀鬼謀者協從矣然後納聘以徵之請日以期
之其序如此○朱文公家禮只有納采納幣之禮以從簡便
而楊氏復曰親迎以前請期一節似不可略○案義曰非行
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男親迎而後行是謂止於下
而巽於上之意君於此求之似亦分明○昏義註引疏曰取
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程
傳曰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云云為義○女歸以漸如何吉
蓋以漸則得男女之正而無失也之嫌○渠峰曰成取女吉
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利貞不專謂女歸正

正也凡進皆利於正也象傳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
以正邦也何嘗詳於女歸之義然以卦亦有以正也○或曰女
歸既以漸又胡不正曰此不能無今下則有漸而不正者亦
有正而不漸者豈能是以漸而歸然前或不正也如魯昭
公之娶同姓孔子使嫁弟遺之許嫁或禮數未必有缺
但有不正在耳○咸之取女吉特感之一事耳此之女歸吉
特進之一事耳咸之利貞凡有咸者皆然漸之利貞凡有進
者皆然○本義云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其初上雖不正然
不害其二三四五之正也而可謂此正乎此亦覺大緊而不
計細取如人也有六七分正處便是正人何嘗必要十分正到

十分盡頭處方喚做是正邪孟子可欲之謂善論語苟志於
仁無惡也權度審矣胡致堂敎人讀史先看統體如一代統
體在當雖有一二君稍有不善其為當一君統體在嚴雖有
一二事稍寬不害其為嚴然則此所謂自二至五位皆得正
而初上又自不正者當依此例論斷矣○利貞云者一則以
自二至五位皆得正之故程傳所謂其所以利者以其有貞
也二則三五爻又皆以柔乘剛之故程傳所謂有涉不正之
疑而為之戒者也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之字疑衍或是漸字漸字之說似更有理蓋人須要重疊字處

多從前法只用兩點承之而兩點之下常有黏失之字故謂
一傳錄者或誤作之字耳或以為衍則進字恐當漸字不得亦
須更加一漸字於進字之下故本義明云漸漸進也此又可
見其權度之精切矣○漸之進也女歸如是斯吉也象傳只
如此故止於下義於上之義不必泥為不消字到此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利貞之義卦辭下本義以卦體言則兼二三四五象傳以卦
變言則只及三五至下文來升體又只及五孔朱之說不同
矣是何也蓋朱子之意以為自渙而來九進居二自旅而來
九進居五兩者皆得其正矣非二五之各以柔居柔獨不得其

正乎似亦不可沒也故進言之不於初上二爻之不正則非
所討其說已見上條矣惟彖得所取獨不及二四者則孔子
之意或者以其俱陰柔為不足以預正邦之功而於利字之
義為力量少故懸然舉之當位貞吉以正邦也亦不在所嫌
矣夫以大理統論之則柔故皆貴於得正也故朱子者曰
義理交錯參差毛忽先朱子而叩者亦或未有如是之密
也嫩此難與泛泛者論之也○不是進得位是一項事進以
正又是一項事上言進得位已是說得正了下句又特挑出
正字而言其可以正邦以見其所以為有功也夫進得其位
之正則可以正邦而有功如此進其可以不正乎此所以釋

利貞之義也位字在正字上不可在位字上也味本義得位
之正句意本非謂得君臣正位得其位便是正也○進得位
內卦六四是說進而居位三為臣位五蓋君位本文得位
之位則只是指爻位也蓋所云進而居位者其位只藏在進
字內若進以此位字為君臣之位則下云其位剛得中也亦
將以為君位剛中耶○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已正而物正者
也不必言君臣皆得正然後邦可正大抵三進以正亦可正
邦五進以正亦可正邦象傳蓋明以三五象君臣故略了二
四而獨以卦變論二五之進也○往有功也功是何功蓋三
五來者位功則正邦之功亦何足疑况有進字在又非尋常

九來而論明矣○此釋利貞之義故曰進以正又曰可以正
邦進以正者貞也可以正邦者貞之利也而上文進得位往
有功者此也

其位剛得中也

承上文以卦變言則三五皆得其位之正以卦體言則九五
又得其位之中中則無不正矣亦所以發明利貞之義此與
家人有嚴君及父父子子兩段都歸在利女貞者一般又比
卦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中亦可以釋貞字義不專拘於正
字也又按既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本義亦只云以卦體
言可謂非釋利貞乎又如歸妹天地之大義也下云釋卦名

義其下文說以勸所歸妹也本義云又以卦德言之
以發盡上段所釋卦名之義也此可以證矣○其位剛得中
也或曰若說歸利貞例卦體似未有漸進意曰在漸卦則卦
體卦變卦德卦象之類皆以漸進言也其稱剛中謂有剛中
之德也有剛中之德者進循有不正乎此所以為利女貞之
義
止而巽動不窮也
上曰漸漸進也只釋卦義而已遂取以女歸吉也未暇及其
所以為漸處故俟盡釋卦辭後方及之
山上有木漸

山上有木只是其高以漸漸而高也不必依語録木漸長則
山漸高之說盖木是生長之物故地中生木有升之象山上
有木有漸之象山本高於地木生於是而漸漸向高也謂木
漸高也生于山上益見其日向高也○山之高或萬仞或千
仞至小者亦數百仞木雖日長然必得幾分高耶故語録木
漸長則山漸高之說似不必從或者是朱子初年循舊說也
○一說此卦名漸山上有木一時雖未見其高然實有漸高
之義若依前說則於山上有木之意全略了更詳之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本義賢字從衍或善下有缺字○居德者德也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豈一朝一夕之力哉故居賢德必以漸善俗者
繼其舊日不爽之習使之鄉于皇極須是從容涵濡之久方
可致其善俗必以漸也居賢德畜其德使皆賢德為已有也居
德積德也亦該進義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行謂飛也鳥以飛為行胡氏曰鴻
之飛長在前而幼在後幼者惟恐失群故危之而號呼長者
必緩呼以俟之○鴻木落而南翔冰泮而北徂○進有漸今
觀鴻鴈在陂澤內進者不驟而漸次其行也安徐與鵝類也
○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此漸所以取鴻象也此初所以為

于干二所以為于磐以至五上所以為于陵于逵也有序亦
漸意也
○干水涯也始進於下未得所安
始進於下未得所安下非安樂地也故需六五需于酒食為
安以行之此卦六二柔順中正為進而得所安進將以上也
始進於下豈便得其所安乎○始進於下既未得其所安而
上復無應則又失其所憑藉故為鴻漸于干之象○初六以
陰居下才弱而位卑者也○小子厲亦在下未得所安之緣
○隨卦小子對丈夫丈夫成人也則此分明是童子厲亦是
而已非凶也故又承之曰有言言語之傷實害之小者也凡

災害小者皆是有言之象不必泥有言一端共曰小子厲
凡才弱而位卑者皆此義也在下而無應多不免於厲之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雖有言語之傷然乃時也位也命也不偶而無應者也非已
有以致之也故於義為无咎○有言无咎只是謂雖厲无咎
也不必專指小子凡才弱而位卑者皆其類也故今庶民見
官長雖老耄亦自稱小的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磐大石也程曰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石大則自有安
平處○漸進於水涯於干而益安矣以人事言則位隔士庶

有尊安之勢矣○飲食衎衎言其飲食之自適也此句承上
句鴻鴈言非謂六二飲食也○補註曰食君之食而不素其
事那得衎衎而終吉也○或曰九三本義云鴻水鳥陸非所
安也然則石豈其所安乎曰磐石水邊之大石也鴻水鳥今
徙往見其踐然於此而安之何嘗見長在水涯耶水涯只是
自水中而經由水涯以進耳○進於干而益安只以磐言中
溪謂得以俛而啄仰而四顧者恐非正意此只是對干而言
不用奇說○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
一有是德進居於位而遭逢明主其象正如鴻之漸于磐而
飲食衎衎矣○又曰進以其漸不必本柔順中正言是越扑

言也此四字只是本文漸字與初之漸干三之漸陸四之漸
木五之漸陵上之漸逵本都一類不是六二柔順中正故獨
進以漸也然本義便今皆不可謂以其漸獨於此言者蓋
其美也言有柔順中正之德而進又是漸進也○鴻漸于磐
象進於位飲食衎衎象享其祿于磐衎衎皆安意也○六二
柔順中正進以其漸則非竊據高位者矣又上有九五之應
則得君以展布其事功矣故為鴻漸于磐而飲食衎衎之象
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不素飽也非但解飲食之義乃是解出衎衎之旨故曰得之
以道則不為徒飽而處之安矣○不為徒飽然後處之安不

然不能安也○必曰不素飽恐人不論其不以道得之也二
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則是有才德備實稱
而為君所任用非濫功而厚享者也故曰得之以道則不為
徒飽而處之安矣○使非有柔順中正之德則是竊據高位
非以道也使非以漸而進則又躐居要地亦非以道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陸非所安也陸是登路鴻是水鳥渦在陸何為哉若陸則水
濱安平巨石鴻或有時遊焉○九三過剛不中而無應有其
行於漸之理故為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都須說過
[illegible]不中[illegible]丈夫過剛不中而無應為剛躁

得矣而不為人所與則足以利其躬而已矣故曰征不復
生道也在婦人過剛不中而無應為陰道偏勝而陽力不及
陰陽有失其大和故雖孕而不成育也是皆內也〇或曰在
婦人無應何以能孕曰只是陽力不足與陰不稱便為非應
矣若已既得中陽氣又相應孕何至不育〇利禦寇本義云
然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不及不中無應之義可見取象之
法不拘
夫征不復離群醜也
群類背馳而已獨不歸求離群類也明其無生理矣一說是
為求離其親族如父子兄弟之屬皆群醜也不必言群類之
醜者然於群字終欲未穩前說似長

婦孕不育失其道也
過剛不中而無應就是失生育之道處
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順謂與人同心協力本義曰以其過剛故利禦寇則此順字
正指過剛也何則非極剛不能與衆同心戮力以致死有些
風巽法而先自潰者矣故象傳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本義
云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〇自禦寇而言則三之剛乃所以
順也〇或說順相保只是泛說禦寇道理不必粘爻說殊不
然正使是泛說禦寇在順相保亦必九三有合於順相保者

不容全無所由也〇一說周公繫辭取其過剛孔子作象又
惜其過剛故曰順相保也言須是與衆協力相保始得此說
非也如此乃是爻辭外意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鴻不木棲傳曰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平柯也傳云
橫平之柯〇六四乘九三之剛在人事為以善弱之資而遇
艱險之人或遇艱險之地或遇艱險之事也如此則不得所
安矣鴻漸于木之象也然柔順而巽體是雖所過不善而能
巽順以處之終無可虞又為鴻之得木中之桷而僅安者也
故无咎謂之或得者頗有此而庶幾可望之詞也

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順與巽要有別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婦五之婦也婦三歲不孕只是設象言五不得二為用以其
隔於三四故也〇陵高阜也論語註大阜曰陵此云高者從
九五居尊象也阜房缶切大陸曰阜廣韻山無石曰阜又厚
也〇九五居尊鴻漸于陵也六二正應在下而為三四所隔
婦三歲不孕也然二五正應三四終不能奪其正也故終莫
之勝而其占吉〇天下之事凡正理所在雖一時有所阻隔
終必伸也蓋天命所在不然便無天道了〇本義曰其象如

此又曰占者如是如此與如又[illegible]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雲路非雲作路也虛空之中乃雲氣之所往來故曰雲路雲之路也故程云謂虛空之中云爾雅九逵謂之逵逵通達無所礙之義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是其迹超乎物表賢達之高致也○鴻漸于逵猶云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其羽可用為儀儀羽旄旌纛之飾也羽旄旌纛皆以羽飾故曰云云非正指羽旄旌纛為儀也羽旄只是一般旄頭揷羽故曰羽旄也○旌纛又是二物○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不曰程子者與胡氏供也

儀是儀仗儀衛之儀此儀指羽以其羽為羽旄旌纛之飾也○本義云其羽毛可用以為儀飾自上九言無物可指實說出姑用爻辭羽毛字耳在人則為雖其實德不為世用人不得蒙其實德之惠然其清風高節猶足以廉頑而起懦為世標表也○此爻之辭大意謂上九雖不為世用而不為無用

其羽可用為儀占不可亂也

本義云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蓋惟其不可亂故可則也○其志若或可亂安能可用為儀哉如戈齊如王蠋如龍勝都是其等樣劉陽其等樣腳扌〻不可亂也數乎何其的確哉孟子曰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者其可亂也

易經蒙引卷之七終

110539

易經蒙引下經卷之八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　清　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敖　鯤　重訂

兌下震上

歸妹

兌下震上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則不擇所偶而惟情之動也非正也若咸之二少相與則正也以少女從長男醜在少女也○其情又為以說而動說只是情何嘗不問理所在故亦非正也○不曰妹歸而曰歸妹歸者在妹也如漸則曰女歸矣大凡少女謂長女為姊長女謂少女為妹妹字本非

謂年少女子也惟此妹字則是指年少女子蓋以對長男言也非是謂第三女也

征凶無攸利

以理言之歸妹固當得征凶無攸利以卦言之則位不當而柔乘剛亦當得征凶無攸利此如未濟之柔得中也小過之小事不可大事之類皆變解一卦彖辭取義之不可兼理之所在及卦之所向而取一說皆主歸妹一事言故彖傳本義云男女之交本皆正理惟若此卦則不得其正也蓋男女雖交而無攸利此何也不止則男女俱為不正且但妹乎其不止凡事之占若何也承歸妹言積實得虛也一說依本義與象

則男自位不當與柔乘剛而取何必專主歸妹一事且曰征則是泛指征行言與小畜月幾望君子征凶同義無總言其不可以有行耳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在家人則曰天地定位此天地之大義也而男女之各正位乎內外此義即天地之大義也在歸妹則曰陰陽交感天地之大義也而男室女家之交感此義亦即天地之大義也○其下文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始終也此正以明歸妹之所以為天地之大義處○歸妹人之終始也此人字無所指字言本義云生育者人之始此人字又專指子言

歸妹人之終始正所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也

悅以動所歸妹也

上節特因歸妹二字說其正理至此方說出卦名義內所不足之意○既云又以卦總言之則不復仍拘少女長男之義而當合為一義矣○人之男女相從但是以悅而動便是女子自嫁便是女子所歸是悅情從悅兩地俱動然以情以理在女子一邊尤為悅以分明是女不取行娶而自歸於人故為歸妹也○所謂歸妹蓋云所以為歸妹也古文行字在孔子[illegible]一說作歸在妹言女先動也然云所歸在妹[illegible]但亦有歸乎○雲峰註一曰女

說而男動一曰陰說而陽動以[illegible]是拘於上節[illegible]
他卦象傳例之如蒙山下有險一義也險而止又一義也如
訟上剛而下險一義也險而健又一義也如鼎象也一義也
以木巽火亨飪也又一義也推此義可見其皆不以上說意
貫說也矣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卦象卦德只見卦名歸妹之義未見歸妹之所以征凶而無
攸利處故復以卦體之位不當釋征凶柔乘剛釋無攸利也
却有一疑未解卦象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卦德又爲以悅
而動則皆非正也既非正便自征凶無攸利矣而乃復以位

不當釋征凶柔乘剛釋无攸利不知果是文王本義否朱子
晚年所以欲更定本義者蓋爲此類也乎○征凶無攸利俱
以歸妹言本義自明位不當也言自二至五皆不得正行
不以正非禮法之所容也其凶必矣○柔乘剛也言以柔乘
剛剛柔易位若爲婦制其夫夫屈於婦所謂牝鷄之晨惟家
之索也何所利哉
澤上有雷歸妹
雷動則澤水爲之搖蕩如女子可悅而動者故爲歸妹象
君子以永終知敝
知字重此句以歸妹爲言就此一事說本義曰君

其合之不正合之不正謂意外所推之則無不皆然永終只
是久後之意非永其終也○此以合之不正者言君子知此
則其合之必以正矣知此敝方見君子體易處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娣與妹不同少女曰妹少婦曰娣○公羊曰古者天子諸侯
大夫之娶其嫡必以其姪娣從則娣者從嫡以適人者也○
隆山李氏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又曰聖人制禮必以姪娣
丈媵者所以廣國嗣使所自出者一同而無他異也○又漢
杜欽說王鳳論九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
也娣妹雖缺不得補所以養壽絶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

則後嗣有賢聖之君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又曰
不以禮爲之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來異態異態則正后自
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
之辜○跛能履不足以遠到也使能承助其君而已○征吉
言雖止於承助其君然亦其分則吉矣○征吉如卦辭說征
凶無攸利例以從歸妹上說若九二利幽人之貞則明說開
去○陽剛在女子亦爲賢正之德此又可見陽之所以爲貴
處娶人於陰陽所以有貴賤淑慝之目者豈偶然哉
歸妹以娣以恒也
以恒起下文意

跛能履吉相承也

明不能自主事亦足以承助其君也○此又言以賢正之女而爲娣之賤使能承助其正室而不能大有所爲亦猶跛之能履而不能以遠到也○然在其分爲善故其占爲征吉

九二眇能視

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一則女賢而非正室使能承助正室而已一則女賢爲正室矣而其配不良亦不能大成內助之功也故一則爲跛能履一則爲眇能視其辭命不偶亦曾衍兄弟也○此處眇能視跛能履不必分高下如履九三一爻爲而并說文豈可分淺深乎○若論二之賢則固賢於初位

陽剛二則剛而且中也

利幽人之貞

或說是謂當固守其賢正之德故象傳曰未變常也○若本不然観爻下本義云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既已能守正了又令固守其正何邪本旨只是言幽人得此占則利稱其所處與九二同故也但九二是既嫁之賢女而幽人是不仕之賢人所處似乎不同然其爲不偶則同故文揚聖人有取爲蓋幽人無賢君正猶九二無賢夫也所謂有美并無善没有賢材無明主是已○利幽人之貞言其守正不出利也不然亦終不能有爲耳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未變常也總是抱道守正而不改也未變常三字解幽人之貞意○初曰歸妹以娣以恒也此之未變常亦如初之恒也蓋其爲陽剛之德一也

六三歸妹

須字本義初用須待之義後云或曰須是女之賤者[illegible]又一義也蓋須與不同女之賤者爲須婦之卑者爲婦○易之德莫盛於陽剛中正莫惡於陰柔不中正歸妹六三曰陰柔而不中正又爲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娶者也象六三曰陰柔不中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此類尚多

九四歸妹

遅歸有時謂愆期之志如此也○遅歸有時欲得佳配也孟尤是其人邪○以陽居上體而無正應陽女之賢者也居上體女之貴重者也故不自輕而寧愆期○程子曰上體地之高也地高則亦自貴重矣○六四終必得良偶天下無無對之物時過有必行之理不至如三之娣矣故正與六三相反

六五帝乙歸

尚德而不貴飾只在柔中正取居尊而女象也月幾望吉吉宜家之謂也

尚德而不貴飾如何便爲女德之盛無

以加此盖女子貴飾者爲萬非然不貴飾則自然由其德之優
貴德故能不尚飾也所謂內重外輕也尚德之義何所不該
必能敬不怨於夫子孝不衰於舅姑慈不略於妾媵恩尚周
於姻族必能輔佐君子而不爲牝雞之晨鳴必能正位乎內
而不致內顧之憂其特不貴飾之一端遂足爲女德之盛無
以加哉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君主也古者諸侯之妻稱小君諸侯之女或稱縣主趙宋封
其臣之妻爲縣君郡君者正祖此法也○君即是主故曰主
母主翁又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唐朝命婦七級

一淑人一碩人三令人四恭人五宜人六安人七孺人見錦
目唐太宗長孫皇后親蠶下衣　朝正從一品妻封夫人二
品亦夫人三品淑人四品恭人五品宜人六品安人七品孺
人○六五以德禮爲光華而不以衣服爲容飾

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二句擧爻辭下二句方釋之此與訟九二不克訟歸逋竄
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一例○其位在中是其貴也貴者德也
以德而行自不尚飾矣凡能把外面許多事好歛貯的輕相
了淺是內面有個物事藏得他底過方能如此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無應陰柔則非貞正之女矣居
歸妹之終則桃夭之時已過矣無應則莫有以爲家者矣故
曰云云　必先女者何上六言也○无攸利此句以占言自本
爻言約婚不終已是不利了占而得此者亦无攸利而約婚
不終也○承筐女之事也承筐無實則女之事無終矣刲羊
男之事也刲羊無血則男之事無所終矣此約婚不終之象
也先女而後男者辭繫於上六故也無所終猶俗云無收殺
耳○一說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無應陰柔女也居歸妹之
終過時也無應無男配也明白是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
之象○或曰據陰柔居歸妹之終而無應何以見其曾約婚

而又不終曰世間豈有女子至年長過時而全無約婚者乎
但據其陰柔居終又無應則雖約婚而不能終其事耳○按
昏義曰夫婚姻之禮成而厚其資送者女歸之盛也爲酒食
以召鄉黨僚友者男婚之宜也今女之承筐是將而無幣帛
爲之實士之宴其新婚而刲羊未見其血焉者是男女之禮
皆不備也所以爲約婚不終之象愚按此說比程傳爲長但
所謂男女之禮皆不備一句不切盖正是不成婚也成婚則
女子筐中自實而男家自刲羊以待賓客矣今曰女承筐無
實則是不成嫁耳士刲羊無血則是不成娶耳故曰約婚而
不終者也○程傳曰婦所以奉祭祀筐筐之實婦職所供也

□放洛典之

聖人之情見乎辭○參[?]曰當豐之時制作必欲其備儀文必欲其備此說失其旨矣若[?]儀文制作之類必欲尚大則皆是理之當然者而何為有憂道乎引下文不不來了亦絶無此理據卦辭王假之亦不是句斷處彖傳申之曰尚大也所以明其可憂也是乃危之之辭而參義謬以為勉之之詞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宜照天下自王者言只如所謂照四國之意蓋日惟其中方能徧照天下若過盛則如日之昃而天下之物有遺於所照之外者矣○宜照天下所以申宜日中之意也○宜照天下以天下為心也不然明之所及者一己之私而已矣謂之天下者對一己而言也○宜照天下言此心常在天下不敢以自有其盈盛也○參義曰夫盛極而衰治極而亂固天道也然亦必以人感之於下然後天應之於上有聖賢者能戒兢惕厲常如踏春氷履虎尾而不敢少懈焉則無孼芽之萠動而可以引天休於永久所謂宜日中者此道也宜照天下欲其徧照而無遺也明有所遺則孼芽萠於其間矣○初登于天照四國也是照四國自登天而來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是照天下自宜日中而來無復疑矣但辭之所處則各有所在耳致當得其意

王者除此豐亨之日撫此盈盛之運以民則普天率土之廣生聚日繁也以物則九州四海王賦之入充斥王府也故凡所以供耳目之需者率大其規模取以聳朝野之觀者率大其鋪張文物則益以煇煌而下視衰時之文物矣制度則益以宏麗而狹小向日之制度矣蓋其居得之位挾得為之勢而又當此得為之時凡百如意所為不期侈而自侈者故曰尚大也尚大正所謂王假之也尚大是所以有憂道也○尚大也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則志欲日廣其勢自是尚大耳如漢武帝席文景富庶之後狹小漢家制度旋致海內之虛耗矣○繫辭聖人一見豊字便

敍了故曰云云聖人之情見乎辭

聖人之情見乎辭○參義曰當此豐之時制作必欲其備儀文
必欲其稱此說失其旨矣若謂儀文制作之類必欲而大則
皆是理之當然者而何為有憂道乎引下文不來了亦絕無
此理據卦辭上假之亦不是句斷處彖傳中之曰尚大也所
以明其可憂也是乃危之之辭而參義謬以為勉之之詞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宜照天下自王者言只如所謂照四國之意蓋曰惟其中方
能徧照天下若過盛則如日之昃而天下之物有遺於所照
之外者矣曰宜照天下所以申宜日中之意也○宜照天下
以天下為心也不然明之所及者一己之私而已矣謂之天

下者對一己而言也○宜照天下言其心常在天下不敢以
自有其豐盛也○參義曰夫盛極而衰治極而亂固天道也
然亦必以人感之於下然後天應之於上有聖賢者能戒於
惕厲常如蹈春冰履虎尾而不敢少懈焉則無豐蔀之萌動
而可以引天休於永久所謂宜日中者此道也宜照天下欲
其徧照而無遺也明有所遺則豐蔀萌於其間矣○初登于
天照四國也是照四國自登天而來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
也是照天下自宜日中而來無復疑矣但辭之所象則各有
所在耳故當得上意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上言日中言當如日之中而不過此言日中則昃據日中之
理數而言其既中則未有不昃者也蓋日以中為盛月以盈
為盛盛極而衰理必然也故日則昃月則食非惟日月天地
之盈虛亦隨時而消息天地亦不能常盈而不虛也天地且
然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能常盛而不衰乎鬼神是天地之變
化運動者如風雲雷雨霜露陽噓陰吸之類皆是要說得
與天地日月不相似○豐者日中之象也日中則昃故有憂
道焉○所以宜日中而不至過盛者正以盛極則衰日中則
昃也故為發明卦辭外意而同歸於言不可過中也○兩箇
日中不同此言當如日之中而不過盛常宜字看自是一様

也一言日既中矣未有不昃者是以日之中為盛之極耳分
明強同不得同 夫子之言又同一卦彖傳也兩箇日字幾
隔數字便兩意截然讀者其可不隨文以求其意○彖於
宜日中只言當不至過盛彖傳日中則昃一段是言其所以
當不至過盛蓋以日中為盛日中則昃為盛極則衰也兩
箇日中不同惟象辭兼之曰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然後
曰日中則昃便見得二義各分明不假多解矣故使不用宜
照天下字出人或以日中為不好而不曉其義矣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方其盛之息也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則天地盈矣及其時之

消也萬類歸根群動俱寂而天地虛矣時之所在天地不能違也時者氣數也○日中則昃一段合明是卦辭本義所謂盛極當衰者夫盛極當衰者天運也宜日中者人事也人事有可以保持天運也○此又發明卦辭外意言不可過中也此段所言雖卦辭所未及然却與卦辭之意同以其辭所未及也故曰卦辭外意初九遇旬災也亦然彖辭勿憂宜日中只言當不至過盛而未及所以當不至過盛處此段方以必然之理言之實彖辭之所未及也故曰卦辭外意誤錯外之意也雖曰辭外之意此實有此意但辭不及耳若彖辭全無此意在而孔子自出其意如此則本義不當言發明卦辭外意矣又不當繼之曰未不可過中矣○彖宜日中本義曰當守常而不至過盛也傳日中則昃一條本義曰言不可過中也所謂不可過中非即不至過盛之意乎但以本文是豐亨王假則曰不至過盛本文是日中則昃則曰不可過中義各有當○按初九象傳本義云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與此一般爻辭言雖旬无咎此則言所以雖旬无咎者蓋若過旬則災矣故惟旬則无咎其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意則一耳蓋謂之雖旬无咎則似有嫌於自者故象傳特申曰過旬災也辭若相悖意實相足○又按卦辭宜日中宜字是就人事說則此上所謂宜照天下亦當主人事說矣而語錄乃謂揚如此者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然照天下不可曉作道理說者意恐於未曉意或者傳錄之誤乎

雷電皆至豐

雷電皆至威照並行盛大之勢

君子以折獄致刑

傳曰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姦惡惟斷乃成所謂威照並行也○明罰勑法以立法者言故曰先王折獄致刑以用法者言故曰君子○獄之已成然後致之刑

初九

初與四相應者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是也今初九與九四均是陽剛夫兩貴不相事兩賢或相阨此宜其不相得矣然當豐之時明動相資而謂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也是則初九之遇其配主也其勢分才力雖不相下而德則相成故不惟无咎而行有尚○无咎者動矣而非明則動無所之明矣而非動則明無所用猶有咎也今明動相資則何咎哉行有尚者明動相資則明足以灼其理動足以致其用何事不立何功不成故行有尚○此爻雖旬无咎蓋正是明反震澤之益

程傳說雖旬无咎處甚得理但末云同舟則胡越一心共六

難則併心協力以此相濟則可非本爻明動相資之意也○往有尚程傳謂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若夫本卦明以動故能此則明動相資其有尚非指成其豐而何曰未然也本義六二當豐之時明動相資則將已豐矣如何又却說因明動而後成其豐蓋彖傳是言成卦之由爻辭是據見成之豐而言道理○此爻象占如何分別按本義云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則過其配主雖旬是象无咎往有尚特發爲占而設但象與占相爲叶應不得截然分曉耳○一說上面都不要露出象字於講作之際尤宜謹之此說有理○或問當豐之時明動相資如何操曰如當漢之盛也丙吉以

寛治民魏相以嚴總核名實之興也有房玄齡之善謀杜如晦之善斷之類又如漢之方興也有子房之運籌於內有韓信之制勝於外唐之方興也有房杜之善謀於內有英衛之善武於外○問同一初四相應也在初則稱四爲配主在四則稱初爲夷主何也曰自下稱上則曰配主自上稱下則曰夷主

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勢分才力既旬相敵則相下不依可也於是或一萌求勝之心則兩貴不相事兩賢或相阨其災必矣此亦天下之通患故小象特發之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爲離卦之主本至明也而爲六五陰暗所蔽其明德抑而不伸不得以達於外正如明而見傷之義故日中見斗也○夫日正明者也而反見斗何耶蔀故也六二本明者也而反暗焉何也蔽於暗故也至於上六之自蔽亦如明夷上六之自傷而墜厥命矣○六二本明而爲暗主所蔽或者疑之以爲如此則其有能奪其明之理曰不是奪其明只是蔽其明如明夷者明而見傷非其是受其蔽也不然明在我彼何能傷且下文折其右肱則受蔽之甚者矣然則明而受蔽之說復何疑

日中見斗

程傳云斗以昏見天原發微二十八宿有斗六星注謂南斗也又民星類亦有斗只五星又詩經維北有斗則北斗七星也又東斗四星西斗五星亦皆斗也斗蓋星之著者故舉以該其條所謂斗以昏見至今曆家所建十二辰俱以斗柄初昏所建爲準○往得疑疾者人人而去之事事而更之格其外者也有孚發若者積其誠意以感發之格其心者也此萬世人臣事暗主之妙術大法也○往得疑疾有孚發若二句戒占者辭然亦以六二之虛中有孚也故以之戒占故曰虛中有孚之象吉字須從發若上說○往得疑疾若不度其勢

之不可而必𦲷其惑開其蔽則有疑疾矣此須是有孚發之
始得發若正因他暗昧而下此字○發若是形狀之辭如云
若發蒙耳相彷彿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沛一作旆謂幡幔也作旆爲是○沫小星也洪武正韻註子
夏易沫小星也王氏註微明也三極明者也上六暗之極者
也我惟明而所應者暗甚則我之明反爲其暗所蔽而不能
以自達故爲豐沛見沫之象若是則我之明亦廢置而無用
矣如折其右肱也然於我何尤所遇非其主耳故曰微明揚
之帝堯則大舜當濟之漁父耳微明哲之高宗則傅說岩野

之胥靡耳蒙九二象傳曰子克家剛柔接也貞哉

豐其沛不可大事也

謂不能有爲以濟大事也○非謂可小事也蓋君臣之事皆
大事也正所謂大事去矣及成吾大事之大事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六二以離明之德而上應六五之柔暗九四以剛明之德而
上比六五之柔暗故均爲豐蔀見斗之象本義云象與六二
同者此也○夷主等夷也謂初九也徐氏曰四與初皆剛同
德相應故初以四爲配主四以初爲夷主○等夷之義亦有
旬字意東谷鄭氏曰初視四爲配以下偶上也四視初爲夷
降上就下也○姜義曰初主以爲配上以四在位而尊上之
也四稱初爲夷主以初同德而等夷之也○當豐而遇暗主
下就同德如文王當紂之世獨與太公閎散之徒共事是
也次則張華裴頠之徒亦近之猶有匡輔之忠在不是下就
同德有爲已事也○或謂正如西伯初聞與九侯鄂侯共事
商紂然下就同德與賢者協力國家之事猶可支持也故曰吉

豐其蔀位不當也

小註載或問亦是他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曰位不當也朱
子曰也是如此也之一字不盡以爲然也故本義並無此意
蓋位不當只是說他位近六五之柔暗處非其位如所謂當

位疑也之例○日中見斗幽不明也此似可於六二便言之
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謂五雖不明而能用天下之
明如是則明德之效歸於我矣故曰有慶譽吉○慶與譽謂福
慶集於吾身而且有譽於天下也何吉如之○慶與譽二字還
作兩義看蓋能來章其効不止得美譽而已實得用賢之利
也象傳只曰有慶也舉其重言譽在其中矣要之亦必有慶
方有譽○慶譽便是吉也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六五
雖暗昧明君子天下關係惟在舍己從人耳程傳曰六五無

虛已下賢之義聖人設此亦以爲□下卦六五六中爲□
無虛已下賢之義曰此卦下體爲明上體爲暗五只取柔暗
象不復取虛中象矣其義亦曰故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上六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程傳曰以陰
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假躁動甚矣滿假之甚
者豐之極也躁動之甚者以動之終也又爲明極而反暗者
恃其明而反失之也所謂矜其善喪厥善如漢武帝是何等
剛明然惟有恃明之意是以至於船艤祀竈力求神仙至於
方士尚公主何暗如之所謂雄才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

又秦始皇隋煬皆是漢武帝若非賞罰嚴明又有輪臺之悔
同歸于無人不覿之凶矣○嘗見今世所謂十分乖巧的人
方做出呆痴的事明極反暗不其然哉○上九曰豐極曰動
終是已曰何以謂之明極曰居豐能動豈不是明者在豐之
極動之終便是明之極者矣○豐其屋直至三歲不覿一串
意雲峯曰閴靜也○參義曰雖時運之使然亦驕盈之所致
豐其屋天際翔也
天際翔也即詩所謂如翬斯飛○翬許韋切飛舉貌
闚其戶閴其无人自藏也
闚其無人非果無人也暗不見人也故曰自藏也而下文曰

三歲不覿三歲言其久終不見人也凶之甚也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羇旅也羇字上本從网俗作西者非也此據洪武正韻註
旅寓也與羈不同羈馬絡首也故不羈之士用羈字言不可
羈絡也與羇大不同○羇者寄也身寄於外而未獲歸也○
吳氏愼回曰旅非商賈之謂凡客於外者皆是天子有天子
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
夫有大夫之旅君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
之轍環孟子之歷聘是也旅豈一槩哉此言固是但首云天

子有天子之旅天王之居于鄭是也此言未然王者以四海
爲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巡幸所至謂之行在若天王出
居于鄭則變例矣爲東周之君號令不及於天下無以爲天
下共主孔子所以作春秋也而吳氏執以證天子之有旅失
春秋之旨矣周公係此卦六五爻辭所以不取君象者正以
天子無旅故也程傳曰人君無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象義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
或說外指旅謂在羈旅間能得中而且順乎剛也此說非湯
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孟亦有取耶此彖傳之例耳若不曰
柔得中乎外則無以別於六二矣六二亦柔得中也彖傳此

類尚多參看自見○一說外上體也謂柔中居上而又[illegible]功也然則以位言乎恐亦求之太深耳○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則與剛中而應者不侔矣曰止而麗乎明則與動而明明以動者不侔矣故只可小亨睽曰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意正相類○一說睽本無吉之理以卦德卦變卦體如是尚可小事吉也旅亦本無大通之理以卦體卦德如是則尚可小亨也故中溪張氏曰凡人處旅本無大通之理羈旅而亨者雖大亦小也○艮止而離麗於明與說而麗乎明同只是內止外明也○或曰止而麗乎明固是內止外明然須得離字出謂內說外明是說麗

乎明也內止外明是止麗乎明也此說未是蓋如此則麗字反爲艮與兌而不爲離矣而可乎彖傳曰止而麗乎明者言內既止而外又得明而麗之也得明而麗之便是我之明矣說而麗乎明亦然故本義曰艮止而離麗於明儘亦分曉而不可越矣○離本訓麗不訓明因麗乎明故明也彖傳是以如此立言但曰明便是說他明矣○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就旅而言是本身既有柔中之德又能順附乎陽剛則所如皆合矣內既靜專而外又能灼夫物情則不迷於所往矣故在旅雖無大亨之可言小亨則有矣

旅貞吉

旅之貞何如以曰既卦體之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卦德之止而麗乎明是亦正道所在也但能守乎此則吉耳於今哉以爲能守其旅之貞則吉然有一疑以卦體卦德如是僅得小亨乃又以此而得吉何歟又曰此如此初六有孚无咎及孚之至於盈缶則終來他吉之類耳曰彼則露出有孚在此則只云旅小亨遂曰旅貞吉其卦德卦體乃彖傳解經之辭也蓋離心以求則所謂守其旅之貞者即下文道無不在固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之意耳不以羈旅而或離便是守也非謂只守乎柔中順剛止而麗明而已也依此則大過之時大矣哉亦不可以剛過而中巽而悅行爲大過之才明矣○

旅貞吉另說不必關上文爲穩蓋旅中自有旅之正道言亦必忠信行亦必篤敬必仁於僮僕義於同侶必禮以律身必智以照物道安稱而不在我○一說彖傳舉卦德卦體而繼之曰是以小亨旅貞吉也不另解貞吉之義似以明卦德卦體即貞之所在耳且柔中矣而又順剛內止矣而又外明縱使泛言旅貞亦豈有外於此哉

旅之時義大矣哉

一說承上文卦體卦德如是乃僅得小亨而又必守正則得吉此亦可見旅之難處而其時義爲大矣一說主泛言旅之所以難處者蓋一於剛則招禍九三是也一於柔則取辱初

六是也然惟柔得其雖處故必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
麗乎明然後可以小亨又必守正然後可以得吉也○大抵
小亨貞吉意只可以傍証旅之時義之大時義之大意含在
難處上如此求之自得其旨矣
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愼刑如山愼者謹重之意故如山其要全在明上故加明字
於愼字之上不留如火火勢不留而往也○雲峯分明言明
如火愼如山此說正得本義亦不詳之故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以陰柔居下位旅之志意汙下而規模局促也如是則雖其

子之故曰斯其所取災蓋人必自輕而後人輕之人必自侮
而後人侮之不徒曰災而曰取災不徒曰取災而曰斯其所
取災明其瑣瑣之所致而非自外來者也○象傳曰志窮災
也丘氏以為窮困者非也窮只是局促猥陋之義臨川中溪
之說皆得其旨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六二旅中之善要不出此二事而已以此爻柔順中正其德
全故其象占之善亦全此三句於爻初無逐句取象處只攬
其柔順中正之德而言其理之所當得者有如此凡旅中好
事皆備也○此爻兼象占不分象如此占亦如此本義或恐

人偏認為象又或偏認為占故曰其象占如此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九三過剛則衆惡之與不中則所處失當居下之上則不能
下人故程傳以為自高之象以九四本義所謂用柔能下者
對看見得是如此○貞厲義與大壯九三同蓋過剛不中居
下之上其心初亦非有邪也故曰雖正亦厲上文焚其次喪
其童僕正是厲處
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下即童僕故總曰其義喪也不兼旅焚其次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旅于處不如即次之安即次之次是次舍也言已得所歸宿
正所謂就館也旅于處只是旅其所可旅之處而不投非其
所耳程傳亦曰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即次○得其資斧資斧
只是一件物與巽上九同莫依程傳分作二物亦莫依徐氏
解作利斧只是資身之斧正是旅中所宜有之物○得其資
斧只是有以自防又不如懷其資之裕矣蓋二柔順且中正
四只用柔能下用柔則非本體自然柔順者比能下固是善但
比之中正者亦少劣矣故其象之等差如此○徐氏曰按漢
書王莽遣王尋屯洛陽將發亡其黄鉞其士房揚曰此經所
謂喪其齊斧者也應邵云齊利也讀如齊長之齊資齊音同

誤作資有辨在下○雙湖曰徐氏或曰云云之義○然稍近
韻稍待也裝也無訓利者徐引懸弧說非也○其心不快本
義云非其正位者陽居陰位也又上無剛陽之與下惟陰柔
之應旅豈能遂得意哉亦以旅于處得資斧而已矣

旅于處未得位也

未得位起下文不可以非其正位意釋旅于處○據彖傳君
然後爻辭三句自相叫應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本義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為離之主故有總是文明之
義蓋六五為離主本體便是柔順其德便文明且又得中道

也雉性亦柔得中道亦受譽命之地也○雉文明之物便是
譽命之象也說者多說得無棐歷得此爻者便是為射得雉
明其當有譽命也得雉者未免於亡矢得功名者未免於小
費也故曰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一氣說下○求功名者雖
未免小費然功名由是顯泪沒一朝伸○所喪者小所得者
多也故以一矢亡喻之○此爻何以取一矢亡之象曰凡若
應舉得官者孰能免小費此亦理必然聖人筆下豈容一字
虛○一說一矢亡亦其功名之遂亦不免於羈旅之費若來
亦是先儒因為五不取君象未嘗謂亦不以旅言也○得此
爻者為射雉之象勿上下經諸爻無此例只是得此爻則但

吉為凶為利何事為不利何事耳若○一矢亡終以譽命是射
雉之象也三句是一事

終以譽命上逮也

譽命之命名也是在下之名非在上之命也故說得上逮也
大舜微時玄德升聞是也六五明說不取君象○因此一命
字照出命世之才之命字亦是名字義分明是名世也故讀
書解疑要有諸佐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本義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者正喪牛于易之義
也○以鳥焚其巢起旅人先笑後號咷者正如鳥焚其巢君

不得所安也

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程子曰謂不自聞知也○驕氣方盛安能自知

☴☴ 巽下巽上

巽小亨

本義既曰巽入也又曰能巽以入也蓋入必以巽故曰巽入
也二而一者也○陰為主故其占為小亨陰力量小故也○
陰不利徙其利徙者從陽故也然所從不可不擇故又戒以
利見大人○大人一說泛言不指九五九五者自是彖傳之
意非文王本意故本說不及之耳○一說以大人為不

五則所謂以陰從陽而利往者亦爲不取卦體耶取剛俱取
不容以利見大人一句獨爲之詞矣本義不及此者豈以象
傳之旨有明而本義所謂不可不釋者亦有合九五大人之
象耶

重巽以申命

重申二字重○此以字當爲字用歸妹以娣以謂歸而以娣
也非謂嫁以娣也此獨曰釋卦義而不曰釋卦名義何也且
如習坎重險也兌說也本義皆曰釋卦名義此獨舉義言者
卦名曰巽不曰重巽重巽之義爲申命之象故曰重巽以申
命也非申命無以明重巽之義○止而巽動不窮也以無漸

字本義亦只曰以卦德言漸進之義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

據柔皆順乎剛則爲小亨利有攸往之義然其中又有五之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則又爲大人之象而利見大人也○柔
皆順乎剛之剛並二三五上言

隨風巽

朱子曰風是會入物事只是言在萃中棺木能翻動皆是風吹
蓋風在地中不至出地面又散了見朱子語類

君子以申命行事

行事當申命亦不宜率等者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進退初六之象也利武人之貞爲占者設以矯其蔽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二本有不安之意若能善巽以處之則獲安矣此文辭以占
也○二以陽處陰既失其剛而所居在下位卑者多畏人故
有不安之意○史巫程傳曰通誠意於神明者也○雲峰曰
史職卜筮巫主禱祠蓋皆通誠意於神明者也○馮氏曰周
官史掌卜筮巫掌祈禳則史巫職宜分爲二○本義當巽之
時不厭云若巳甚此二句總貼爻辭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
二句不必以不厭其卑爲貼巽在牀下以不至已甚爲貼連

巫紛若蓋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不是兩個時節也上六巽
在牀下喪其資斧亦是一時事但以巽在牀下也而只用史
巫紛若則其巽也爲未至已甚其巽在牀下也而喪其資
斧則其巽也爲柔懦不立矣兩句氣勢相連看然後可以得
其旨○兩個巽在牀下皆是過於巽之義但看其所以過於
巽者何如耳若史巫紛若如此而過於巽則可若喪其資斧
則其過於巽也爲不可蓋上句只懸虛在○巽在牀下而用
史巫紛若則爲過而不過所謂不至已甚也巽在牀下而喪
其資斧則爲過而過矣所謂失其陽剛之德也○用史巫紛
若之占取修進誠意之象巽在牀下亦只是過於巽之字

得魚忘筌得意忘言不必泥牀下史巫之語只是假借之辭耳

巽在牀下

參義曰禮尊者當坐于牀而卑者也立拜跪皆在牀下○龐德公素有重名司馬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此亦巽在牀下事實也○建安丘曰古者尊上坐於牀卑者拜跪於牀下牀下卑者之所處也○據本義九二巽在牀下為占辭上九巽在牀下為象辭○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本爻主巽於人言此又兼巽於神言蓋因史巫二字而云

紛若之吉得中道也

以其得巳故自不至已甚也

九三頻巽吝

九三過剛不中既非下人之資居下之上又挾上人之勢本非能巽者也其巽也特勉為之耳勉為之者非出於誠心不誠則不可久故頻失而頻巽○吝非巽之吝頻失之吝也但云頻巽則是頻失矣○雖九三之巽亦如恒上六振恒之恒皆從卦來

頻巽之吝志窮也

巽非出於中心故勉為屢失而致吝也非其本心則故態復露矣故曰志窮也夫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三禮按巽然人之視己如見肺肝終不足以欺之矣謂之志窮誠窮矣哉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田獲三品意與上文悔亡相蒙蓋六四以陰居陽處上之下用柔能下也如是則所求必得以田則獲乎三品矣故象傳曰有功也○田獲三品謂所田之多足以備三品之用非謂田時便有三品也此是所求必得之意要之亦是占之象耳故恒九四田無禽本義云占者田無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其義可見矣此獨不可以類推乎○本義云陰柔無

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蓋陰柔既不得已之力無應又不得人之力而上之所承下之所乘者又皆陽剛而非陰柔所能處固宜有悔矣然當悔之時用柔能下則所承乘之陽剛非徒不之侵而反為之助雖曰無應而亦有應矣雖曰陰柔而實得陽助矣此所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者所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者故不但悔亡而且為有獲也象傳曰田獲三品有功也可見與悔亡異義○一為乾豆爻之以為祭祀豆實奉神也○一為賓客奉賓也○一以充庖自奉也○田禽只有此三用○禽兼獸見禮記曲禮註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也又曰鳥不可曰獸故

亦可曰禽○又獻通考田獵類引此三句而註云君子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已又分別殺之三等自左膘而射達過於右肩髃為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故以為乾豆也射右耳本實云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逹心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為賓客也不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射左股脾而達過於右腸為下殺以其中腸死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腸獨言射左脾則上殺達於右髃當自左腸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髃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可推而知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剛健中正其德本無不善然以其巽體則苟且偷安之弊有不免焉雖然以其性體剛健中正終於奮厲而改圖也故為貞吉悔亡而无所不利以是觀之是無初而有終矣然其改圖也如何叮嚀於其變之前揆度於其變之後其吉於有變如此此所謂貞也此所以吉也○以有貞而吉也則無貞懦之失矣○此爻貞吉悔亡與咸九四等不同彼是因其不正而戒之是占此是以剛健中正自有其貞也是象○蔡氏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則入於理者深而見於行者决 補註曰先庚三日是丁非甲干無初也後庚三日是癸干有終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上九居陽何以曰失其陽剛之德蓋以其居巽之極過於巽也過於巽則剛德喪矣爻辭一句當相連看不得斷為二○雖貞亦凶言縱使施於當巽之地然過巽如此亦取凶也○過巽而取凶者以其柔懦而無立自輕而取侮也○一說雖貞亦凶謂其過巽亦未必有邪心也然非吉道矣

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本義正乎凶言必凶此正如春秋譏不正勝之正及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正同同必之義也正乎凶言可必其凶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本義一說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則利貞者因其所不足而戒之之辭一說柔外故為說亨剛中故利於貞則利貞云者因其所自有而道之之詞前說是程子所謂有渉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後說是程子所謂有言其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要之總是欲占者之說以正耳依前說則利字重依後說則利字輕○此卦名兌兌只是說動以說者多失其正故文王繫辭特以亨繫於利貞之義殿前說是凡傳註並存二說處大抵皆以前說為優○剛中故說而亨者剛中則無妄說柔外故利貞者柔外者當正以戒其妄說也故曰蓋說

有孚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
剛中而柔外云云說之大民勸矣哉云云
釋卦辭雖只到說以利貞一句住然是以順乎天以下亦承
利貞言也說以先民從以犯難皆說以正者也以卦體釋卦
辭而極言之通條是利貞之意先民而民忘勞犯難而民忘
死即是民勸而悅之大者也剛中而柔外一句剛中字輕柔
外字本義所謂柔故利於貞也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蓋
天理人心正而已矣○民忘其勞民忘其死者貞之利也非
劾也說而不正則民不勸安任其為利○利亦亨意也兌亨
注說之正者言故本義曰剛中故說而亨也○勞民謂之先

民者率民以趨事也○先民犯難皆聖人之不得已者如何
却皆看商說字曰此見聖人立言之有味也言說而得其正
則雖以勞民以犯難民亦且忘其勞忘其死而況於其所安
為者乎聖人立言之意或如此非是人情所不得已者乃獨
為君子之所說也○紅氏曰夫逸與生人之所好勞與死人
之所惡此常情也今乃忘其勞忘其死豈人之情也哉殊不
知說以先民則勞之者由所以逸之也說以犯難則生之所
以為仁殺之亦所以為仁也而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以佚道
使民雖勞不怨也從以犯難民忘其死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者也○說以利貞則順天應人云云此王道之所以為

大而與伯者之霸道于驩虞者不可同日語矣○
悅之大民勸矣哉上文說以先民從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
其死此即所謂民勸也而說道之所以為大者此也○民之
說即貞之利也說之大者正也正則民勸而說大矣○點數
說字盡歸在上人說如云進以正可以正邦也當位貞吉以
正邦也之類皆從大處立議論耳
麗澤兌
麗澤何以有兌象蓋凡天下之不相說者盡由於不相同兩
澤相麗彼此相滋見雖無情之物實有相說之象故為兌象
也○同氣相求同類相益兌象昭矣程傳本義及諸家皆不

及說其義其亦以其無難曉故耶○講習只是一件事講而
又講也○或曰講是究其理習是踐其事如習禮習射習樂
之類在朋友間亦只是講明而已到從事處朋友亦如何
相着力得若學而時習之傳不習乎皆只習於己朋友講
習吾見其事於知而不得蕪夫行矣為仁由己錯於行處朋
友所着力者亦只是講說此無難辨
初九和兌吉
初九陽剛則不失於柔媚處下則不失於上求無應則不失
於私係故得用其說而無偏黨之私說之和而得其正也
行未疑也

未有所據者正也不正則有所據矣○占此爻者不正其戒深
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剛中為孚居陰為悔此指爻言若以人言則孚者心也悔者事也但以孚而說則其誠心則上焉得君下焉得民內焉順親外焉信友誠則未有不動者也故雖有可悔之事而亦不見其為悔矣大德既備小疵奚恤○孚兌是象與初九和兌同例故本義以剛中為孚居陰為悔在前然後言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

信志也

信志誠心也

六三來兌凶

六三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上無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凶之道也陰柔不中正說之妄者也又為兌之主深於說者也然位居下體則所說者不在上以上無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則有脅肩諂笑甘為卑賤之病矣若定者能免於凶乎況初剛而正二剛而中彼雖求說未必得說也○兌之六三所謂溺於汙賤而可恥者故凶蓋無往而不得凶也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只是陰柔不中正一句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商兌未寧者說之二也介疾有喜說所志之一也始雖疑於說之二終則決其志於一本義以象占如此為戒深矣學者多如此而占如之○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不必以九五為在上之明君六三為在下之小人蓋只是說在邪正之間耳九五是君子六三是小人俱作平等人看以下文介然守正疾惡柔邪之義求之益可見文辭作以九五為君而六三其所悅之小人也商度所說四擇所從之人也○參義如大臣之絕私黨而忠於其君學者之遠損友而親仁賢皆可喜也○徐氏曰一牽於柔則將溺昏而為小人之歸矣

豈不可畏哉商度未寧正天理人欲公私界限處不可不審所從也聖人以介疾有喜言所以開視正道隄防邪心其意切矣

九四之喜有慶也

有慶只是中喜字意夫當邪正兩途疑於所從之際乃能介然守正而疾邪一向從好路上去在人君則有以寧謐國家在人臣則有以保其名節在君子則有以成其德業不隕其名節皆慶也皆可喜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剝謂陰能剝陽者也指上六之陰柔小人內則蠱壞人之心

術外則斷喪人之行業何則之惡之一字首說為君人者宜
深味之　程傳曰雖聖人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如四凶處
堯朝隱惡而順命者也　又曰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
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孚于剝位正當也

正謂剛健中正當謂居尊位　爻辭是戒辭非指實說象傳
則指實說也與爻辭意不同爻亂下義當詳　此本義云與
履九五同者蓋履之九五傷於所恃則凡事必行而無疑兌
之九五位正當傷於所恃則容近小人而不畏皆危難也如
唐玄宗明知李林甫之奸邪而猶用之蓋一則恃己之聰明
二則恃海內之平安謂其必不能為害故也聖人之言豈欺
我哉不知但是恃聰明便是昏了但恃安平便致危了

上六引兌

上六引下二陽相與為兌人之從不從固未可必而彼之媚
柔媚則固如此也故聖人亦只下引兌二字與他
本義云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愚謂畢竟有凶而無
吉雖使人說之而得以索時微利亦凶道也害與利相因也

上六引兌未光也

未光者小人之道也
語類云兌巽卦爻辭皆不[illegible]的所以移上移下如剝卦之[illegible]
皆確定移不得如和兌商兌之類皆不甚親切為解之辭書
到末稍會順了看不仔細為得聖人別有意義但儒解
亦皆如此與會理○䷺坎下巽上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九來居二而得中得其所安也故有亨道六往居三得九
之位柔而能剛也又上同於四有與也亦有亨道上同於四三
與四皆陰也謂得朋也○渙亨謂將來有必亨之理剛來而
即其所安不得位乎上而有與則知渙當有日矣所以亨也
王假有廟於渙言此者天下之渙者皆在所當聚自王者言
此其最大也觀大象益可見雖曰享神實與治道相關蓋人
本乎祖萬事之原也故曰明乎郊社云云掌乎○王假有廟
王乃在中也在廟中祭祀也○利涉大川在木水上有舟楫
之象彖傳曰乘木有功也程傳曰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
木所以涉川也○利涉大川只是卦有此象遂著其占與益同
例不必相拘渙易辭則取只是理象兩端王假有廟據理取
利涉大川據象取亦有兼取者○利貞本義云其曰利貞則
占者之深戒也卦辭利貞者多矣獨此云其曰利云云戒也獨何
意欲益此卦上言亨矣言假廟矣言涉川矣然有不正皆失
之矣故雲峰曰祭祀而非正云云深戒之亦為是也但大廣曰亨
意本義兩文字可見不可復[illegible]蓋占者之深戒在卦他亦說
得　○先王以享于帝立廟[illegible]

享帝于郊而立廟故知廟以假[illegible]也立廟便當有假廟之理
矣但一立廟便已自有以聚祖考之精神亦非必至假廟然
後聚其精神也故爲皆所以合其散○卦言假廟此又言立
廟者假廟於聚渙之義爲切立廟於聚神之渙爲先象傳豈
以卦已言假廟故於此又追其始事而言歟○立廟對享帝
則該假廟意矣○享帝立廟綱目唐高宗麟德二年乙丑冬
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祭泰山分詣廢槀秸陶匏用蒨梓
爵𥱧蒲越藁秸皆藉神席也槀秸除穢取稭爲席
也蘇與秸通音戛槀秸祭天席也蒲越祀帝席也○陶匏尊
也匏瓠也匏爵也皆太古之禮器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
德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初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其拯之也易爲力宜用拯也且初
以柔居九二之下以理勢言必能順乎九二若使九二之力
以拯之足又得其馬之壯也如是有以濟其渙矣吉也○用
拯且虛說馬壯方言其拯之得其機會一說用拯馬壯本文
只是一連意言其拯之得壯馬也本義細爲體究故着究又
二字如論語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本註亦分二意然此
說爲長

初六之吉順也

連用拯馬壯皆出於順九二一意只作一意說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九二渙奔其机是當渙來就其所安也机人所憑以爲安者
也故以爲象○古人席地而坐危坐勢亦難久故有机以憑
老者所居猶宜有几如漢文帝賜吳王几杖成王憑玉几孟
子隱几而臥之類今樵園書尚有坐床憑几者蓋其來遠矣
○剛來而不窮不窮得中也文未有以卦變言者本義云蓋
九奔而二机也○此爻以人事言假如當離散之時而出寓
於外失其故居渙也然所寓之地乃是吉地可以安也此便
是渙奔其机故悔亡

渙奔其机得願也

當渙之時皆有願安之心今九二渙奔其机來就所安不謂
得願乎

六三渙其躬无悔

本義云陰柔而不中正云云其占如此○六三亦未必其果
能濟渙與否但渙其躬則志在濟時矣本義云志在濟時最
有斟酌蓋其陰柔不中正雖得陽位才位俱未優惟六四雖
陰柔然得正而又上承九五故爲渙其群元吉○无悔亦只
自其象言未能濟時而無悔也○六三渙其躬九二渙奔其
机俱是永悔亡渙其悔言其占所以此爻辭直是多前占在

其中遂以六四爻例之六四既義云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
分明以元吉為占此亦當如其例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
濟渙者也蓋上卦居上體三亦下之上故皆有濟渙之任志
在外也若不用志在外三字以解之則渙其躬亦無歸著矣
聖人解經片言隻字豈偶然哉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按纂義曰蘇明允云渙之六四渙其群元吉夫群者聖人之
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群成天下
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是言也朱子深取之蓋六三近君之
臣當濟渙之任天下之渙也常由人心之睽上而結其私交

然後王命壅而下權張六四當渙之時下無應與是能散其
私黨而專以事上者也故元吉也夫私黨既散則公道行矣
故其散而復聚者勢合於一如丘陵之高所謂散其小群以
成大群也若非有宜常人思慮之所及哉或曰以六居四非
陽剛之才也而何能若是曰大臣之善是不一槩以九居二
是剛中之臣固多善矣以九居四則勢陵於君故多以陵上
為戒也如六四者承九五之君乃柔順之臣也臣之柔順不
專其權而惟能絶私邪以行公道其為善亦大矣尹吉甫稱
仲山甫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豈非渙六四之心乎○按吳
澄之說與本義居陰得正上無應與之說正契合○渙有丘

匪夷所思蓋是指辭作六四既散小群合成大群有丘之義
小群已元吉至於成大群則其道益以光大而非夷所思矣
成大群還在散小群之後本義曰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又曰
則非常人思慮所及頗與解卦六五之失得勿恤往吉無不
利同例○語類曰渙其群當取老蘇之說是散了小群隊併
作一箇東坡謂合小以為大合大以為一又曰如太祖之取
蜀取江南皆是渙其群渙有丘之義但不知四爻如何當得
此義○又云渙其群言散小群做大群如得小物事幾把罷
來合做一大把東坡說這一爻最好緣他會做文字理會得
文勢故說得合

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所以為光大也此便是匪夷
所思處○爻辭云云要之只是渙其群元吉便已都了得下
文渙有丘匪夷所思只是究竟而言以贊之耳故象傳只用
光大也一句便體貼爻辭無所遺矣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此渙字與三之渙躬四之渙群上之渙血皆取卦名而指義
不同此之渙乃濟渙也○程傳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
命救渙之大政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者曰令出惟行弗惟
反○纂義曰人君當渙之時所宜散者莫大於號令居積也

經042-596

散此號令則誕姓因王言之大而知王心之一矣散其居積
則財散于上而民聚於下矣天下之大勢其有不合於一乎
○本義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巽爲風風之行有命令之象
重巽以申命正取諸此○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云云盖
非陽剛中正則雖居尊位而不能渙非居尊位則雖有陽剛
之德而無其權亦欲渙而不能○渙王居如陸贄云云之意
朱泚之叛德宗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陸贄諫悉出二庫貨
賄以給軍實則云云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捐小寶而固大
寶者也
王居无咎正位也

王居无咎還是無渙汗其大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本義云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又曰言渙其血則去渙
其惕則出也
渙其血遠害也
上句用三字省下三字象傳法例如此安得曲爲之說耶故
下居无咎一句爲該渙汗大號亦無疑朱子語錄不兼渙汗
大號衍是文屢盖亦記錄之誤朱子既知以此例彼而乃又
遺了一半决不然也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盡澤水之上者也增則溢矣故曰其容
有限有限即節之義若江河則流通而不滯故多容○節固
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無過不及之偏又二五皆
陽剛而得中則是節之中而不至於苦者也故亨此即中正
以通之理也○彖傳曰剛得中本義曰二五皆陽蓋言二五
則中意有備矣曰皆陽者陽剛正道善類也剛而且得中則
是中正以通矣安得不亨○節字該兩意有數度之節有德
行之節如節以制度是以數度言者如不出戶庭等是以德
行言者節得苦節亦節都該兩意同是節也○苦節不可貞

彖下朱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
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
非不正也然節太苦不可貞也○陳仲子之廉見孟子人所
知也申屠狄之潔見劉向新序節士篇曰申屠狄非其世將
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人之於天地間民
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狄曰不然昔者桀
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
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知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沈於河君
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云天實爲之謂之
何哉此之謂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三句意相連總是見節之亨而非苦節之不可貞也○說則說於進過險則其進有節是節道也而九五實得位以主節於上其所節者又皆中正而不至於苦是以通行於天下而無敝也此三句相連之意○說以行險朱子曰伊川之說是也說則復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節便阻節之義○程傳曰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難則思止方說而止為節之義○葉采近思錄註云人性說則易流見險而止則不至於流矣節之義也○中正以通通字只據理言本義云又坎為通非正意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主程傳及建安丘氏語錄大抵有禮不宜用蓋於傷財害民之義不切耳○程傳曰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無節則失序矣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無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建安丘氏曰聖人立為制度量入為出無過取無泛用有損己益人之實而無剝下奉上之事故不傷財不害民矣○節以制度節是節制度是法度度字分寸丈尺廣狹長短之數是則所該者廣當取其意也○節以制度凡君子皆可能不必聖人事如道千乘之國節用而愛民豈必皆聖人而後可能○天地節

至不害民言節道之大也

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程傳曰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人之德行當議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本義曰制數度為程為末議德行為精為本○以愚觀之二者不可分輕重德行是在身事數度是應用事皆當以振民育德常德行習教事令看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本義戶庭戶外之庭至於門庭亦宜曰門外之庭也而乃曰

戶內之庭程註何然何也蓋古者宮室門戶之制先儒必有考矣大抵門在外戶在內孟子曰擯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則門在外可見也儀禮註曰戶從東南入為室之戶也則戶在內可見此說見與朱子戶庭土心門庭事之說有合○室內戶庭外○時止而止者也

知通塞也

在初九時則塞而未通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九二當可行之時而以陰居中正乃出處離隱之地也而失剛不正則自歛於道也難則不能獨進也矣故為知節

而不知道為不出門庭之象此則所謂好從事而亟失其時慨
其寶而迷其邦者也不亦凶乎○朱子曰有可為之時乃不
出而為之此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此說似非吉凶為
得失之報者恐是一時之言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朱子
曰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此是自內而外之
序謂初在第一步二在第二步初在內二稍外也故本義於
初則曰居節之初未可以行於二則曰當可行之時
不出戶庭凶失時極也
失時即所謂好從事而亟失時者也失時極謂失時甚矣惜
之也失時便是凶○士君子幼學將以壯行患不得其時耳

今幸有其時而乃固泥不出失時極矣甚惜之之詞也觀象
傳或曰大得志或曰道大行是皆喜談而快道之至於此爾
曰失時極聖人之心可知矣彼西山之夫磻谿之叟皆非其
夙心之所期者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本義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六三陰柔不中正
以當節時非能節者當節而不節嘗於前則必之於後矣故戚
嗟若戚无聊也是其自致耳何咎哉○又以德行言之亦有
不能守節而卒亦无以自立者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也
吁士君子立身一差萬事瓦裂雖欲嗟若之咎乎○此无咎

與諸爻異如韓九四爻九二象傳皆云信志也若則吉人信
其志矣則言其志之信亦詞同而義異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本義云此無咎與云云咎也按古易經自經傳自傳此本字我
宜在爻辭下此處既明曰又誰咎也亦可无此本義矣
六四安節亨
本義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蓋五主節者也以
其順正以承五則其節也无所勉強而自然故曰安節非謂
自節也節字總一般○程曰以陰居陰安於正也又曰節以
安為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節齋蔡氏曰安者順而无勉強

之謂○坤卦本義云安順之為也安節猶云安貞謂安於節
也雙湖曰順正故安○本義上承九五一句亦重故象傳曰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蓋自有五以主節於上四但承而行之
者耳然非柔順得正不作聰明亂舊章者則雖其所當承亦
不能承而行之之安裕如此也故曰承上道也承上道須本
柔順得正言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本義云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甘節
者中正也吉往有尚者通也若非當位以節則亦不得伸其
中正之節而通於天下矣但中正字重於甘節義為切且[illegible]

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也彖傳必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亦此義也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中兼正中則不苦而甘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易以道義配禍福而道義重於禍福旨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矣又必曰无咎節上六曰苦節貞凶矣又必曰悔亡理之得失尤重於事之吉凶也○前乎孔子而爲周公曰苦節貞凶悔亡後乎周公而爲孔子則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窮則不通矣正與中正以通者相反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程傳曰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本義云以一卦言之爲中虛以二體言之爲中實用其說也○朱子曰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又曰發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則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做兩截看○朱子初間嘗有謂中虛是無事時虛而無物自中虛發出外作是實理所以曰中實此說今亦一截在全中不知此正作兩截看不作一時事看非是朱子之定說也且謂自中虛發出皆是實理夫既云發出來則非中實矣此正朱子向日未定之見類然者証者學者安得但以爲出於朱子而遂不敢有異同乎蓋朱子語錄出於記者之誤處亦多○雲峯曰實所以爲信虛所以受信也亦未必然虛便是信對實而言則此其本也孚謂之受信則信又別是一件自外入者也二陰在內四陽在外以一卦言之爲中虛也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二體言之爲中實也○下悅以應上上巽以順下此上下交孚也○一說下悅以應上下之有孚也上巽以順下上之有孚

也分言之皆有中孚之義二說亦不相悖蓋曰交孚便是兩箇孚合而爲一箇孚矣但卦名無有就上體取一義就下體取一義者卦名是全體之名也當就全體取義主交孚之說爲長○本義曰下悅以應上則心誠愛其君上巽以順下則心誠愛其民君民二字恐不當

豚魚吉

程曰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豚魚當無所不感矣○本義云豚魚無知之物無無知何獨豚魚曰諸畜中豕性至躁而獃豚又豕之稚者故只無知又諸般禽獸雖亦無知一然又與人同居常處之間間見日用間處風雨魚則驗矣

中性以求爲乾坤與人性又似一寓故不知無知〇不曰感
豚魚而曰豚魚吉承中孚云也中孚便有以孚於物矣不然
乃爲豚魚之吉而不爲中孚者之吉矣彼豚魚是承中孚彖
傳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聖人因已着孚眼在矣〇雲峯曰
或以豚 云 爲長況彖傳信及豚魚也可異論乎〇但據雲峯
之說似只以豚魚爲一物未知豚魚畢竟是二物耶或一物
耶程傳作二物而本義只云豚魚無知之物不著其亦不以
分爲二爲非耶〇補註曰巽風兌澤也豚魚河豚也河豚東
拜則東風權信西拜則西風不爽居河豚吹浪夜還風此
即信及豚魚也〇原文王之意謂於難感者能感之則是信

之至矣既而悅親信友獲上治民無往而不孚所謂至誠而
不動者未之有也特以豚魚至爲無知故假以爲象耳豈如
古之有苗傲象真豚魚也〇至誠可感豚魚只必真有其事
耶寧德宗詔張萬福曰江淮草木亦知卿名若草木亦知萬
福之名耶至聖者其如聖人聖人亦未嘗必有感豚魚之事
況者殆未足以語易〇鄭湘卿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
誠動金石言金石難感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此說儘
明白〇利涉大川至信所以可涉險難者不慌作以苟免不
欲速以冒進言忠信行篤敬素患難行乎患難明則人與之
幽則鬼神福之大川特舉其至險者亦以卦有乘木舟虛之

象也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蓋亦此理〇利貞當管上文
故本義云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失其正蓋戒的不
以正則爲逆道以干譽涉險不以正則爲行險以僥倖〇签
義曰信苟不正則尾生白公亦謂之信也〇吉字當豚魚豈
蓋豚魚無知者也至信可以感之大川至險者也至信可以
涉之兩句似平武疑本義云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
涉大川似以豚魚屬有孚而以吉對利涉非也豚魚之應是
有孚所致者致豚魚斯吉矣且又利涉故吉字只連豚魚爲
句利涉自有一項本義云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亦自分明

柔在內而剛得中

柔在內以一卦言之爲中虛也剛得中以二體言之爲中實
也

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說而巽孚乃化邦也孚乃化邦程傳及中溪皆作化天下之
萬邦蓋彖傳邦極其廣而言之所謂萬邦作孚也如云當位
貞吉以正邦也此邦字分明是指天下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豈亦但謂一侯國而已耶蓋聖人話意自然向大處去造經
無微旨也此云孚乃化邦者自我一國既上下交孚則近者
悅遠者來天下孚之必矣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用此道
也雲峯之說信兩體之化行天下乎其爲何如此上下指君

與臣民也專指君臣者非○孚乃化邦風行四表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木在澤上既有乘木之象外實內虛又爲舟虛之象皆卦象也○或曰外實內虛直當作卦體曰象卦九五坎體中實爲有孚取則爲卦體中孚外實內虛爲舟虛利涉取則爲卦象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信而正則事皆天理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孚貞應天之義不待多費辭矣○信而正者天之道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本義云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議獄緩死則至誠惻怛之意有以浹人之肌膚淪人之骨髓矣豈非中孚之意○議獄緩死上感而下受也○君子議獄有可生者生之求其生而不得則當死矣猶且緩之則其至誠惻怛之意自有以感乎下也說未盡○議獄緩死不是兩事所以審求其情也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故曰中孚之意○祥刑要覽詳氏後序曰番易尉爲人殺某知三名捕吏訂執命違者諡佐皆且已承伏矣且謀連三号手結以無一異詞有某人不服無疑船送府某府嘗請緩其事重立不樣屬爲可日伊緝正因未幾果得真正者以正典刑不然橫致四無辜於死地余聞之瞿然斂衽因嘆吾夫子三

絕筆猶謹於議獄緩死之象於中孚而古之君子亦盡其心於一成而不可變者焉○愚按此正所謂中孚之意蓋恐其忽於致刑而誤殺不辜也正所謂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者與我俱無憾也錢若水亦嘗議獄緩死後果得反案中孚二字如此貼之庶見親切○議生於疑不疑何必緩哉故又曰不留獄二義並行而不悖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初九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夫相信之道貴乎審之於初六四可信者也初能於其志之未二時度其可信而遂一意以信之則得其所安而吉若復有他志焉則於其可信者不信於其不可信者信之是失其所度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此皆戒占者之辭初九本未見其有他處此爻辭只據初時說道理○有他不燕者我之心既有二於彼則彼之心亦不燕以一於我矣而況信非其所信者乎故不得所安也本義曰之後有他爲亦承初字言也始也志未變而應四繼也或志變而有他不如初時矣全是據初時說道理○其曰虞吉者猶家人初九閑有家例其曰有他不燕者猶比初六終來有他吉例皆是初爻之辭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此虞吉作初九能度六四可信之見所以然者以其居初志

大象記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四句都是象欲有二意上二句言二五之交孚下二句言二
五之所以交孚○好爵或以爵為天爵者非也只是爵祿之
爵其曰好爵謂得中亦猶云鶴在陰謂九居二耳非謂好爵
就當懿德也北山移文亦有叟得好爵之句○我有好爵吾
與爾靡之吾即我也皆指二子而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豈亦有異義乎○中溪謂我爵謂五吾為
君位故以爵言㐲句與本義好爵謂得中者悖矣又曰吾亦
五也爾指二二偶於五也其說益謬不識主賓我不指二而

指五何謂也且與上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又自相戾○象言
自物之相愛者莫如母子之同心而人之所好者莫如好爵
之可貴中孚之二以實感乎五而五亦以實感乎二其至誠
之感通為何如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朱子曰是兩個都要此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個中心都
愛所以相應如此象傳雖獨舉其子和之然中心願也又何
是吾與爾靡之意於爻辭无無所遺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敵謂上九信之窮者知信而不知變則信斯窮矣窮不變通

也故不足輔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與上九為應蓋陰柔不
中正則躁性無常又居悅之極悅極則無節而改其常又與
上九信之窮者為正應夫以我之無恒應彼之不通在已既
動不中度所應又全不足賴是以不能自主但見其或鼓而
起又或罷而止或悲而泣又或喜而歌耳蓋亦無可久之理
也敵謂敵應無甚深義以六三而得上九之敵應非能主張
我者是以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雖不言凶凶可知矣○本
文得敵二字最重三雖陰柔不中正然使得善應而尚獲其
助而不至於顛倒其在古昔最著者如衛靈公之無道宜喪
也而有王孫賈之徒輔之則亦不喪太甲始雖昏也得阿衡

而克終劉禪之德至昏也得諸葛亮而延祚數十年故此爻
聖人不得不罪其敵也凡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皆有此
在已若陽剛中正則雖得敵之窮亦未必至此故象傳曰或
鼓或罷位不當也與爻辭互相發也○或鼓或罷是活字二
擊鼓言是奮發之意凡兵役都用鼓以進所以一衆心而齊
其力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以見德而居是位所謂權不張而
自大勢不拘而自集月幾望之象也然非居陰得正而徒位近
於君則德不稱位君不信其心亦不能以自保也如云習

旦乘致寇至晉如鼫鼠貞厲是也故四之月幾望必兼形四
之居陰得正位近於君者有見於此也然以柔正之資而膺
君上之任必能公爾忘私而不暇顧其朋友是謂馬匹亡也
馬匹謂初與已為匹也○中溪謂月幾望不處盈也其咎言非
是蓋本爻之意正謂其擔任之隆而能乃心王室有絶私交
所以无咎也而象傳云馬匹亡絶類上也无咎處正在馬匹
亡上不在月幾望上此又關係不小宜詳之○月幾望馬匹
亡二句相照應說方得其旨若並舉對言則失之矣本義云
居陰得正位近於君而不曰位近於君居陰得正者固有義
矣四所以能絶初以信五者亦以居陰得正也○方蛟峯曰

晏子不入崔陳之黨韓退之不汙牛李之朋馬匹亡也○本
義云馬匹謂初與已為匹匹配也謂之馬匹者程云古者駕
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大小必相稱
故兩馬為匹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又居尊位則中孚之主而下應九
二與之同德是其孚之兩相孚閒也何咎之有說此爻要略
與九二鶴鳴九五是君上故本義亦下應

位正當也

正指剛健中正中孚之實其位當則指居尊位為孚之主者也

正當宜分看蓋九五兌九五與此同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雞曰翰音出曲禮註云翰長也雞肥則鳴聲長○居信之極
而不知變所謂好信不好學者如有其理時勢不足以副彼
亦以為有是理也必要為之不度時不審勢此謂信非所信
而不知變亦猶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也甚言其難也○
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夫雞羽族宜能飛也而不能飛則
變也乃以其有羽翼而強欲飛而登天不知變也故為知信
而不知變之象○貞凶蓋亦以其所信者固亦正理所有也
但不知變耳故云雖正亦凶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何可長凶也知信而不知變如宋襄之仁尾生之信皆不可
長必敗於信也

䷽ 艮下 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自可小事以下皆利貞之意○本義既過於陽可以亨矣是
以義而言陰固不可過於陽以勢而言則既過於陽亦可以
亨但以其有妨於義也故戒以利貞云 云貞者義也以義
用勢也小者之宜也所謂時行也下文所云皆其義也○
凡曰小過之時者非時小有過謂時當小過也如云大過之

時亦有時有大過恥人過小過都是人事但其時當然則須
之大過之時小過之時小○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
小事得中似可有事但以柔得中只可小事○三四皆以剛
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惟二陽然下體之陽不居二而
居三上體之陽不居五而居四皆失位也又三則以陽居下
之上四則以陽居上之下皆不中也失位則推本不中則善
斷不可大事也○或說失位便是不中又言不中者以應上
句柔得中也然依同人曰柔得位得中大有曰柔得尊位大
中則失之失位不中亦當為二義蓋既並言便須有義在○
一說失位不中固為二義但總是三以剛居下之上四以剛

居上之下所謂失位者以此所謂不中者亦以此蓋失位以
時位言不中以才德言如乾九三重剛而不中不中固是居
下之上也又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亦是取居下之上也又
不可以不在天不在田就當不中說蓋重剛不中以德行言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以時位言○二五只言柔得中三四不
止言剛得中而必曰剛失位而不中此九見剛之不得志而
不可大事處失位二字如何可輕看○三四言剛失位而不
中二五獨言柔得中而不言得位何也曰小過之時柔之所
以可小事者不以位而以當過者小者既過而又用其柔者
反以致敗矣此所以不言柔得位之意也○可小不可大字

下不宜上此意大各象傳其理之○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其
聲下而不上截作兩句方是○張曰中二爻內實象鳥身
上下四爻外虛象鳥之翼橫飛之鳥身已飛過而有遺音耳
○其聲下而不上此於卦體無所取只據飛鳥言之其聲皆
下而不上○夫風皆自上而起故鳥乘風而翔於上以上先
有風也必之然後風及於下以飛鳥聲亦然皆先於上而後
下○飛鳥多有聲聲皆下聞或曰既可以聞獨不可上聞乎
曰大抵風皆自上而下聲音難逆風而上況鳥飛于空風力
尤勁鳥聲安得排風而上乎只是遺下耳或曰鶴鳴于九皐
聲聞于天亦有上聞者曰此以鳥音自然之理言彼則極其

鶴聲所聞之遠言意各有主也其下章云聲聞于野其意可
見○又嘗聞有人清晨自武當山而下天色甚霽初不聞雷
聲及至山下只見道路行潦問是何時雨則云正是今早雷
雨大作而山上初不聞知以此推之雖雷聲亦墜而不上聞
也況於鳥音乎是皆風之為耳或說鳥喙向下故聲皆下而
不上○不宜上宜下此以人事之上下言不指飛鳥遺音於
鳥聲雖著宜字○宜下是斂退一步做事的意如此始大吉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時謂小過之時小過之時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
過而不可以甚過利貞者過小而不過大小過而不甚之

謂也故曰與時行時小過之時云也○過於小如喪過乎哀行過乎恭用過乎儉也可以小過如哀不至滅性恭不至足恭儉不至豚肩不揜豆是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有飛鳥之象一句是卦體上逆下順以人事之理言所以以理而斷其上逆下順者以小者之過也陰可下而不可上也如行過乎恭儉是宜下恭不至足恭亦是宜下○本義云能致飛鳥遺音之應或以此問於朱子朱子曰看此卦似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鵩鳥之類故於初六復言之此又與中孚能致豚魚之應不同中孚以德之感應言小過以占之應驗言

山上有雷小過

本義山上有雷其聲小過語錄云聲在高處下來是小過之義飛鳥遺之音亦是自高處放下聲來若聲在高處則去人遠其聲遠而微矣小過之象也今之雷聲近者則只如在屋脊之上遠者近則聲洪遠則只小微矣雷出地奮則其聲更矣雷在天上則高遠之至不可近然雷出山有雷者又別不可以其聲更高於山而聲在各為疑也乾九四在淵本義云龍之在是猶下在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雷亦然雷在天上聲更高於山然聲近而遠雷聲有動又與在山上者不侔矣

○本義曰雷行於地中則其聲殷然若鳴山上則其聲微小詩所謂殷其雷是也

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本義云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是可小事意又云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是宜下意皆所謂小過也○本義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此就行喪用三字說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等事則大者之過也○本義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此就恭哀儉三字說正要某所謂可過乎恭不可過乎傲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可過乎儉不可過乎嗇也○本義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此句意附在三句過字內或以附在恭哀儉者非也此三過字俱是小過之過亦正是朱子所謂恐其恭之甚則為足恭哀之過則為喪明儉之甚則為豚肩不揜豆也○昌山兆氏徂徠石氏曾謂小過之時君子之舉以今論之君子所行皆欲適中而於此乃言可以小過何也亦以時當小過乃為中乎故曰與時行也若大過則以大過為中以遯世無悶是亦以其時當然也不然則以為過當矣若一以為非君子矯時之弊而豈得為中哉此其常人之紛紛者二一直此行常情所易犯者過人故合乎中必過正以矯枉君子時乎當小過則小過為中時乎當大過則大過方為中○六十四卦現有小則

君子之於天下也只是行小過之時大過亦然

初六飛鳥以凶

不好處全在飛字上在上而不下者也若飛鳥道之行則上而不上此只言飛鳥只是飛只管過去○初六所以取此者以其陰柔性躁又上應九四志於上行又居過時則其躁也又過於躁其上行也又過於上行故曰上而不下者也以此取飛鳥象初六一飛鳥也○初六飛鳥之象就人事言之便是行只管過於做發只管過於易用只管過於吝如此安得不致凶其曰以凶者乎庵曰以飛致凶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所謂自取之也不可活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所過者陰則無強盛之患過而不過者也不進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其君而適遇其臣也適遇其臣則無陵逼之嫌亦過而不過也然進可以為過不進亦不為過今而槩之以皆過何也蓋六爻在小過之時皆有過之義但過得其宜者則雖過而不過過失其宜者則為過而過矣○六二爻辭只據柔順中正言所以為過而不過○蔡氏曰而是字故不同遇其[illegible]邂逅之遇也[illegible]邂逅之遇也故其[illegible]

過○本義釋過其祖遇其妣云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陰三四皆為祖乎曰程傳云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居三上故為祖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而朱子語類亦曰三父四祖五便當妣○問先妣亦妣也此何以知其為祖妣曰晉六二與六五相應則只取為先妣此承祖字來而與祖為對則是祖妣也故程傳斷以為祖妣本義云過陽而遇陰既以一陰一陽相對則祖與妣亦相對其為祖妣益無疑○朱子曰五便當妣也亦以其為六五也陰居尊也○重在陰字上若過而遇陽則過而過矣○進則過三四之陽似過也而過矣六五則歸宿處是陰過而不過也○遇其臣謂自得其臣之分也○六二爻辭許多句只據其柔順中正說來○曰祖曰妣以陰陽之象言曰君曰臣以上下之象言義不相襲同是一六五也對三四言則為妣對六二言則為君

○過　過　不及　遇

雲峯曰相過謂之過過是有心邂逅謂之遇遇是無心春秋公及宋公遇于清我所欲曰及不期而會曰遇及有心遇是無心過字與及字相反過字與不及相反○不及其君與不及字當依春秋書法例看為對遇字言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不及其君爻辭不可太[illegible]只說小象傳則復以理言其當然

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
者也何以見衆陰欲害九三蓋九三剛正邪正不容兩立況
當小過之時陰多於陽又是小人道長之日故小象程傳曰
陰過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防之不至必爲其
所戕矣唐五王雖失以義故中武三思之害先儒謂爲人君
爲人臣皆不可不知春秋今以此觀之爲人君爲人臣亦皆
不可不知易
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凶如何甚言其凶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九四一爻占得之者當得无咎何也九四以剛處柔弗過其
剛而適合其宜是過乎恭也過乎恭則過而不過矣所以无
咎也若或更往則爲過矣其過不爲過恭而爲過剛矣是有
厲而當戒焉然道無定體事有其宜固亦有過乎剛之時且
九三陽性堅剛或膠於永貞而不知變故又戒以勿用固守
夫過恭亦當隨時之宜也隨時之宜者時宜過剛則猶用過
剛也○大抵時　恭則過乎恭爲中時乎過剛則過剛亦爲
中○周公係此爻以上句旦弗過遇之又曰往厲必戒說得

似太重了故後　勿用永貞一句以裁之然後於理爲盡也
○以剛處柔過乎恭矣過乎恭如何是合宜蓋當過之時而
過於恭過之得宜者也所謂過而不過也○一說以剛處柔
是剛不用於剛而用於柔過乎恭也合乎宜也小過之時當
然也○或曰弗過遇之若以六二爻例則當如此說若依九
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未詳孰是當缺以俟知者○
依九三爻例弗過遇之謂弗加意以待之也是不能過於恭
也不能過於恭以往則厲矣故當戒道理皆同而句義異其
本義上云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皆不
用攷動○不加意以待之如何便有厲蓋當過之時每事當

過然後得中也○過遇爲加意以待之此說出朱子小註
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本義云爻義未明此亦當缺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六五以陰居尊陰柔既非有爲之才居尊則又太高而過象
傳所謂已上也又當陰過之時時已過矣故不能有爲爲密
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在我既不足以有爲則以二二是吾正
應正應在遠也於是弋取六二以爲助焉但云弋取六二以
爲助則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亦不言可知矣○弋以生
絲繫矢而射也凡所射之物皆在遠處故取弋義○審是不

雨自我西郊只六五而言其不能成大事也公弋取彼在穴

自六五之得六二而言其不能共濟大事也

密雲不雨已上也

本義云已上太高也此與乾上九之亢龍同意謂其過高志滿不能下人以爲事功上六本義云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亦取此意其象傳則云弗過過之已亢也

上六弗過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本義云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蓋陰性躁也動體已過又在動體之上陰過已過又是陰過之極故爲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是弗合其宜而一於過者也有如飛鳥之迅速而至於離之離之謂遠去也在鳥則穿雲沒影者也○程傳曰不與理遇動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又曰災者天殃眚者人爲既過之極豈惟人眚天災亦至

弗過過之已亢也

已亢卽本義過之已高而甚遠之意

䷾ 離下水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濟亨之既成也只緣既亨不好此卽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日中則昃月盈則食[illegible]皆不能逃乎此數故邵子論易每到中半處便有回頭翻轉之意○爲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蔡義曰水居上則受火之熱火居下則能熱乎水水火相爲用也彼此相爲用事之所以濟也○六爻之位各得其正初陽二陰三陽四陰五陽上陰位各得正所處無有不正者亦事之所濟也○既濟之時好時節都過了只得小亨而已好時節既過不好事又將來故須利貞下文初吉終亂正是此意其所以小亨而利貞也○利貞與泰九三之艱貞无咎意同○初吉終亂此以時言與豐之日中則昃同意彖傳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是無人事上言然人事所在卽天運所在也如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都是此理○本義云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小者亨也謂於事之小者得亨而於大者不得亨也猶所謂小事吉云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此卦初陽而二陰三陽而四陰五陽而上陰也卦辭本義六爻之位各得其正乃卦名之義此則移以釋利貞之義又不同矣

初吉柔得中也

指六二柔中則能持盈而守成謹畏而不怠故吉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中溪曰非終之能亂也於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由生也此又推其終之所以亂也○其道窮者治極生亂亦極則變之理也○六云彖曰終亂而傳曰終止則亂止則亂矣不止亂安從生玩一止字則知夫子之於贊易也其旨深矣○凡看卦爻要識大旨如此卦本義云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而大象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皆大旨所在而聖人之情可見矣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夫盛極而衰理數然也故君子於既濟之日便思患而預防之蓋患是必有的一治一亂雖天運之常然須要盡人力以支持之惟堯舜有盛而無衰為得變通之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全是懲初字說道理危者使平也○雖當既濟之時尚在既濟之初志意猶未至於盡懈綱紀猶未至於盡弛苟能謹慎猶可无咎彖傳所謂初吉柔得中也亦是以其在初而能謹畏耳○曳輪濡尾亦言其謹畏之心有若此者若真曳輪則車不能前矣若真濡尾則狐不能濟矣所謂小狐汔濟濡其尾無攸利也此只言其謹故不憂之象有若此其亡其亡亦是此意○程傳解曳其輪與未濟同謂有止不進似亦可通然濡其尾一句難亦作有止說故本義不從分明與未濟勿

六不同○无咎謂能保其濟也所謂不濟而終可濟也說未好蓋已在既濟了非緣此方得濟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六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以當理度之宜得行其志也奈九五居既濟之時治功既成而怠心生不能下賢以行其道二既不為五之求用則其志不能以自行有如婦之喪其茀而不能行者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故既濟之終有時而過中正之道終有時而行是為婦雖喪茀然不待追求之至於七日而自得也○七日言不久也十則終辭三則无近

七日得以中道也

道既在我不終窮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蓋高宗當殷道之盛而與伐國之師是既濟而用剛也然必三年然後克之見用剛要在得已則已也○小人勿用不可用以伐國也小人而用以伐國勝則有殺人屠城之咎不勝則為輿尸喪地之凶故不可用○本義云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皆主用人者言而小人溺之亦不得用此爻也蓋用人者既不用我則我亦不得為其用矣但要認所主一邊○用此爻之用字與勿

用不同○或者以為行師之時不擇君子小人皆可用惟行賞之時不可用小人殊非聖人之意也聖人之意行師任人固不用小人及凱旋行賞亦不用小人夫行師不用小人則行賞之時無復小人之可賞矣而又有小人之不用者何也蓋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容亦有小人雜在其間而有功者亦只宜優以金帛而不得開國承家也本義於師上六正如此解後有問者言帝王興創之初不擇君子小人皆用惟於事定頒封之後則不復用朱子以為然欲用其說解入本義而未果今按爻小人勿用則自其行師之際便戒用小人矣意者朱子終不以其說改入本義者其以此夫云者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者也本義云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雲峯曰三代之兵未嘗用一小人用小人是亦一亂而生一亂也聖人此意甚微○中溪曰小人夷狄皆為陰類夷狄之禍遠小人之禍近故作易者於用兵之後必以小人勿用戒之如師之上既濟之三是也

三年克之憊也

憊可謂勞力費財之甚也正本義所謂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六四既濟之時以柔居柔畏懼之至能預備而戒懼者也故為繻有衣袽終日戒之象細分之預備則繻有衣袽意戒懼則終日戒意實則一事也○衣袽即戒備之具終日戒終日須備也○又云程子曰繻當作濡傳曰繻滲漏也舟有罅滲則塞以衣袽○朱子曰六四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的人心不能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粗不解如此○雲峯胡氏曰乘舟者不可以無繻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備遂恝然不知戒水浸至而不知則雖衣袽不及施矣備患之具不失於尋常而慮患之念又不忘於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愚謂此說未盡善還作一串意看較自然故象傳只提終日戒蓋為其凡該繻有衣袽也

終日戒有所疑也

心不自寧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雲峯胡氏曰本義於爻辭拳拳於時之一字時之過如月已望而將至於晦之時乎時之始至如月方弦而將至於望之時乎○又曰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於紂而私於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自無受之道耳○本義曰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

象傳於此只就一時字而爻辭之義自不待多費辭而自明

乃知其人化上之衆非偶然也

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此正以號言大來字當玩有如川之方至日之方升意其與五之時已過者何如也

上六濡其首厲

以全體言則居既濟之極以二體言又在險體之上若以陽剛之資極謹畏之方猶懼不克而乃以陰柔處之不知敬慎是為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也占者不戒其厲宜矣○濡其首即是厲厲字為占言

䷿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事未成之時也火水不交不相為用凡作事必有與之同心協力者然後其事有濟故水火不交不相為用為未濟之象六爻之位皆失其正凡作事必以正乃往有功故六爻之位皆失其正亦為未濟之義○此卦之辭大意謂未濟終必濟故亨然必敬慎乃可濟若不知敬慎如小狐之汔濟而濡其尾猶未濟也何所利哉此皆以占言○小狐汔濟濡其尾占之象也○小狐程傳曰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於濟此說似有理○狐本小物也渙章所取[illegible]如狐尾亦以其小也○濟[illegible]小狐乃大濡其尾則不得濟矣○狐之涉必揭其尾

未濟亨柔得中也

六五柔得中則能小心慎密而未濟者以濟矣故亨慎密則續終矣亨何如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此中字與上文柔得中之中不同乃謂水中也與習坎求小得未出中也正類○未出中也程傳據二而言朱子曰未出坎中不獨於說九二一爻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

濡其尾不續終也

謂不能慎終如始以致濡尾而無成功也對汔濟言謂始也汔濟終也以不慎而不克濟是不續終矣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此分明是說始雖未濟終必濟也蓋卦之六爻皆失其正位故為未濟然六爻皆以剛柔相應則又有互相為用之道是有終濟之理也○朱子曰[illegible]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箍桶人以此不當位剛柔應也為問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伊川謂是不知此語火珠林上已有蓋伊川不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今按三陽失位之說亦未盡自有本義在矣○又按宋史譙定傳云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

與兄顥皆隨侍進成都見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箍桶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滋入蜀訪問久無所得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茲謂人按證定所傳之言為得本末敬夫所述或欠真切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火不能熱乎水水不受火之熱水火不交不相為用未濟之象也其云水火異物各居其所乃謂下文辨物居方而生故露出異物字與所以為未濟之象者無預○辨物居方所該甚廣蓋君臣上下大小各止其所之意不必言所以濟未濟也○本義云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非專指審辨水火也承異物字而云也猶繫傳本義云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云云非專上天下澤水定分不易而云也知此知所以解經矣

初六濡其尾吝

初六以陰居下無才無位當未濟之初又非其時故未能自進如狐之濡其尾然吝也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本義極字未詳或恐是敬字○語錄又曰極字又云極則吝至之謂○補註曰極宜作拯

九二曳其輪貞吉

以二應五有君臣之分然二剛而五柔又有陵逼之嫌焉惟二居柔而得中為能自止於其分而不進則無陵逼之嫌而得為下之正矣故曰曳其輪貞吉不必說上未濟意○本義云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九六二字有義九二剛臣也六五柔君也故為有陵逼之嫌然猶其居柔得中故云云爻辭但不及未濟道理九四六五亦然○程傳曰剛過則好犯上而順不足居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終吉也於六五則曰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中以心言正以事言故中重於正○九居二本非正宜有僭逼之嫌矣以其居中能自止而不進是因中而得正也故曰中以行正也○就人事言是其才勢以嫌於陵逼然宅心中順而能以義理自約也○中庸語類曰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正者則必中之意同正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則是恰好處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六三陰柔不中正無才無德居未濟之時又非其時故征凶
濟而征則凶也然以柔乘剛與所謂以剛乘險者不同將出
乎坎與所謂未出中者不同故獨為利涉大川也此據本義
前說而釋其義如此○本義又云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此
說亦甚有理○或說以柔乘剛與履之說而應乎乾同意只
是說有濟險之道蓋非也若依其說則陸行亦何不可乃獨
利於水浮而不可陸者何也蓋以柔乘剛者以虛乘實也故
利涉且與上文將出乎坎協本義利於水浮之意蓋其如此○
以柔乘剛一說謂以六居三又一說謂六三乘九二然考乘
字之例則易無有就一爻上取乘義者當是以六三乘九二

且本義首云陰柔不中正便已是以六三為柔了九二則曰
以九二應六五便已是以九二為剛了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九四爻辭純是占下二句亦是占之象○九四所謂貞者恐
是因時順理不汲汲以求濟不遑遑以妄進蓋以不貞之資
而當未濟之時其為貞者有合如此然須本義似全不及未
濟之意恐宜從之也○或云吉悔亡有賞于大國此便是未
濟者以濟矣然必拘此義則如君子之光有孚吉亦治終亦
說合未濟不得九二曳其輪亦然或又曰九二曳其輪與程
傳有說六五虛心以求下之助者亦以求濟也然在他卦如
離之上九王用出征之類推亦不合其名恐只當虛心以求
其義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此非以高宗言乃是人臣事○一說受大國之賞謂其君賞
之以大國如開國承家之義然于字不順或曰有孚于飲酒
以今文觀于字亦似不通蓋古文與今不同有如此者當以
意求也○一說鬼方小夷中華大國也此云大國對鬼方言
此變化氣質之道
貞吉悔亡志行也
志行亦不必說濟緣他本不貞而有悔今乃能貞吉而悔亡

則其志行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所謂貞吉无悔
者有此而取所謂君子之光有孚者亦自此而取也但貞吉
无悔是與其吉以掩其不吉也君子之光有孚吉則又純舉
其善而言之非以申上意也○觀本義兩又字可見○本義
以六居五亦非正也亦字承九四言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
虛心以求下之助有文明之德又有處巳下賢之善所正道
也故得貞而吉且无悔○无悔者其善如此雖有悔不為悔
矣與悔亡不同此貞只是五所自有者本體全无正而郤友

之獲正者故曰无悔而不曰悔亡程傳曰貞其間有非戒也○
或云君子之光見諸外者也有孚存諸中者也皆如此則當
先言有孚矣今者有孚就道理上說只其光暉之外另若皆有
孚之所在也故象傳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文辭亦無有孚
而象傳獨言君子之光者言君子之光則有孚在其中矣○
君子之光有孚吉此亦就文明之主及居中應剛而取但上
云文明之主自其內德之明言此云君子之光則其明發越
於施為之間矣所謂光暉之盛也上云虛心下賢只是一事
之誠此云有孚則是見於施為者一一皆實德誠意之流行
也○按程傳曰上云吉以貞也下云吉以光也須細玩之○

看本義兩箇又字分明是所重意○光暉之盛與信實不妄
非判然為二也光暉之盛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信實只不妄
只是其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者一一皆實德誠意之發越也
孚雖著於外其實由中出無有無其實心而有其實事者○
一說君子之光及有孚只在上面意中抽出同是取文明之
主虛中應剛之義有孚亦只就虛心下賢說未知是否但恐
本義兩又字未貼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者光之散見之不可於君子之光外別求箇暉本義解字
義不得不然耳○光統言之也暉有光之散殊一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上九以剛明居未濟之極夫剛明則有能濟之才居未濟之
極又在將濟之時占者於此復何為哉只宜有孚飲酒自信
自養以聽天命之自至耳所謂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正此意
也○自信必自養自養乃見其自信也非兩事必有于之一
字在中而下句便只云有孚矣○以剛明居未濟之極則有
必濟之理如否之上九亦然故其本義云以陽剛居否極能
傾時之否者也○濡其首有孚失是此又因而戒之懼其
時之將濟而放縱自恣無以承乎天命也○有孚失是此是
字是一大事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聖人都只是教人

不失是而已豈不但易也傳曰人之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
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此失是之謂也○按語此
濡首分明是說野狐過水今象都云飲酒濡首亦不知是何
何只以孔子說人但不敢嘲他人便使他不得又曰嘗有人
著書以象爻之為非聖人之書只是如今世著與孔子分
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　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敖鯤　重訂

繫辭上傳第一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天尊在上地卑在下也天在上確然其健一乾也地在下隤然其順一坤也是天地所在即乾坤所在也○尊卑分健順健者自尊順者自卑此理不易者也尊者居上而臨下有健之道卑者居下而承上有順之道○本義云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盖乾者健也陽之性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

在上可見其健在下可見其順故天地尊卑有乾坤之象○又云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或曰天積氣也地則形也實體對易中法象言也所以兼言形氣而又曰實體○按程傳曰以形體而言謂之天本義曰成形之大者為天則此不可分屬形氣於天地天固有形地亦有氣也○乾為天為父為君之類皆以其健而在上坤為地為母為大輿之類皆以其順而在下此亦自其大者言○愚謂即是推之雷動風散震巽定矣雨潤日晅坎離定矣山澤通氣艮兌定矣夫子獨言乾坤者盖亦舉其一使人知所以例其餘也歟況其餘諸卦實皆乾坤之變所成觀彖傳所謂乾坤交及說卦後天八卦

次序可見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本義云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以天地言之天尊地卑其卑高固昭然不易也以萬物言之如山川陵谷之類其卑高亦昭然可睹也動物如人類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其卑高各有定位也如鳥獸之類則大而麟象微而兔鼠大而鵰鶚微而燕雀其為類固各有卑高也在植物則楩楠杞梓或干霄蔽日而藐草僅足以栖塵何莫不有卑高之類也然自其類而言之則又各自有卑高之別焉卑高之所在即貴賤之所在也易之所以有貴賤者以此○又云貴賤者易

中卦爻上下之位也以一卦分二體言則上卦為貴下卦為賤以六爻言則初賤而二貴三又貴於二四又貴於三五又貴於四上雖貴而無位亦終是貴為人上也故大傳曰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則上下體之為貴賤可知又曰爻有等則六爻各自為貴賤可知如乾初之為潛龍漸初之為漸于則初之尚為賤可以類推矣如乾二之為見龍漸二之為漸磐則二之貴於初可以類推矣賁六二之為賁須以其附三而動也則三之貴於二可推謙六四之為撝謙以居九三功臣之上也則四之貴於三可推五則大君之位其貴有常尊矣上之貴則出乎人位之外而不當事任先儒所謂如大

上爻者也如觀上九則亦為觀其生之君子耳此則據六爻
之位言然易不可典要屯之初蒙之二皆獨貴於諸爻變之
三乃反就乎二而四乃來建於三又未可以上下位分貴賤
也旅之六五不取君象蹇之上六乃為從貴凡若此類又在
學易者之善觀變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愚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凡陽物其性類皆動也陰
物其性類皆靜也所以謂之有常者蓋惟其稟性於陽故其
動有常惟其稟性於陰故其靜有常也陰亦或有動者然非
陰之常陽亦或有靜者然非陽之常也○今以天地萬物觀

之如天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常動也地則亘萬古而常
靜也其有震動者乃變異也以日月言日為陽日則一日一
周矣可見其動月雖亦逐日而運行然其行不及日十二度
有奇其所以遲者正以其不能如日之動而健故也亦可見
其皆為靜矣至於萬物如人之男女鳥獸之雌雄牝牡之類
其為性之動靜亦槩可驗矣故丈夫有四方志婦人之德其
正性者自不輕出閨門雄鳴而雌伏物類不同晨牝馬雖健
必非空群之逸足而觸藩之壯者往往必羝羊也斯亦可見
陰陽之分動靜而剛柔所由判也斷是自然分判非人斷之
也○以天地言天之行健動也地之安貞靜也以人物言為

男為牡為雄者皆動為女為牝為雌者皆靜又以動植二類
言則動物為動植物為靜又以人類分言則如智者動仁者
靜亦是蓋陰陽無處無之○剛柔之斷繫於動靜之有常者
蓋剛者必動而動者决由於所性之剛柔者必靜而靜者决
由於所性之柔故曰剛柔斷矣○定者有尊卑各安其分之
意位者有卑高以序而列之意斷者有判然不相混淆之意
或曰斷有決知其所以然之意亦通大抵字字不苟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方謂事情所向言事情善惡各以類聚也如其為人孝弟則
少好犯上不好作亂矣又如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

慈者所以使衆是事情所向之善者以類而聚也此說未當
下條亦然當主後條為正○如紂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
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是惡之類聚也○豎刁之自
宮以適君管仲謂其不可近樂羊之食其子魏侯賞其功而
疑其心蓋以其不自愛必不能愛人而所厚者薄亦當無所
不薄茲可見事情之惡亦各以類而聚矣○一說按本義事
物善惡各以類分則只是如仁義忠信孝弟廉恥為一類克
伐怨欲放僻邪侈為一類程子云事有理也物有形也事則
有善惡形則有群善惡分而吉凶生矣此說勝前○一說事情
所向當以其類趨舍異轍也○物以群分者在人類則君

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親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
元愷用而四凶抵罪孟子謂我退而與之者至矣○門內有
君子門外君子至門內有小人門外小人至○在物則凡象
必不同棲牛驥必不同食薰蕕不可共器此類可見矣○吉
凶生矣吉凶生於善惡也○馬氏曰以類而聚便是各分其
群但方以事情言物以人與物言吉凶之占亦是因善惡而
類應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陰陽一氣也在天則成象在地則成形而成象成形各自有
變化也以成象之變化言之如日月之往來寒暑之交代雷

霆雨露之或作或止之類皆是也○以成形之變化言之如
山川之或氣噓而品物流形或氣吸而品物歸根如水之往
者過來者續或為潮或為汐如動物之有作息植物之有榮
悴之類皆是也○但本文變化二字是指蓍卦象形則變化
之變化也其理一也故曰變化見矣謂陰陽變化之迹見於
此矣○又曰設泥求拔謂說兩在字見得變化意非也天地
萬物有千變萬化依其說則只有一變一化而已矣且下文
本義云此變化之成象者又曰此變化之成形者是成象成
形各有變化矣所謂變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
為陰者也不可分蓍策與卦爻為二本義以蓍策卦諸卦爻

之上者以此卦爻是蓍策中之卦爻也不然卦爻為易之體
蓍策為易之用當先言卦爻而後蓍策矣其以蓍策冠上者
正以易中言卦言爻本無變化其變化者皆是蓍策中陰
陽老少之為也亦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本
義云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以卦爻冠諸陰陽之上則知此
陰陽乃指卦爻之陰陽矣不然當置陰陽於卦爻之上○
其以變化分屬陰陽者蓋陰重濁猶以漸而變陽輕清則化
而無迹矣此等處須於造化人物上實見得方是毋徒只以
變化二字分屬陰陽便了也如雷霆風雲之類其作聚而作
散一往而一來曾見有痕迹否若夫動植之類其變也雖終

歸於盡然猶有查滓在久則亦化矣此可見變者化之漸化
所以然者有形故也若陽則止是氣故一化而無迹然單言
變亦該得化單言化亦該得變既並言則當有別○又曰乾
坤以卦言貴賤以爻位言剛柔總卦爻言吉凶以卦爻之占
言變化則蓍策中卦爻之變也數段自有次第始於乾坤體
之立終於變化用之行也○愚觀此一節是夫子從有易之
後而追論未有易之前以見畫前之有易也夫易有乾坤
有貴賤有剛柔有吉凶有變化然此等名物要皆非聖人鑿
空所為不過皆據六合中所自有者而模寫出耳觀夫天地
之尊卑則易之乾坤從此定矣蓋天地所在即乾坤所在也觀夫

天地爲物之有卑高則易之貴賤位矣蓋卑高所在卽貴賤所在也觀夫陽物之常動陰物之常靜則易之剛柔斷於此矣是動靜所在卽剛柔所在也觀夫事之以類而聚物之以群而分則易之吉　生矣此矣是事物善惡所在卽吉凶所在也觀夫在天者之成象在地者之成形則易之變化見於此矣是象形所在卽變化所在也是易雖未作如易中許多物事則色色皆已備於六合之內先儒所謂天地間元有一部易者開眼卽見者也此條本意是如此○按本義云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或者誤認以因陰陽之實體爲貼天尊地卑等句爲卦爻之法象爲貼乾坤定矣

等句不知此乃朱子總會出本文大意而發之亦不可分貼本文也至於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者亦言易非有他只是道出這箇陰陽而已正重在實體上也至於下文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乃是聖人作易處○以爲此節是論未畫之易最爲有理方起得剛柔相摩一段又方見得啟之以當矣一段交相發處語錄乃又有謂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者蓋若定說也至下條云　云又自了然矣大抵只當宗本義更要評本文○雲峯云朱子曰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言乾坤乃言觀天地則見易也雲峯必有據矣學者再無疑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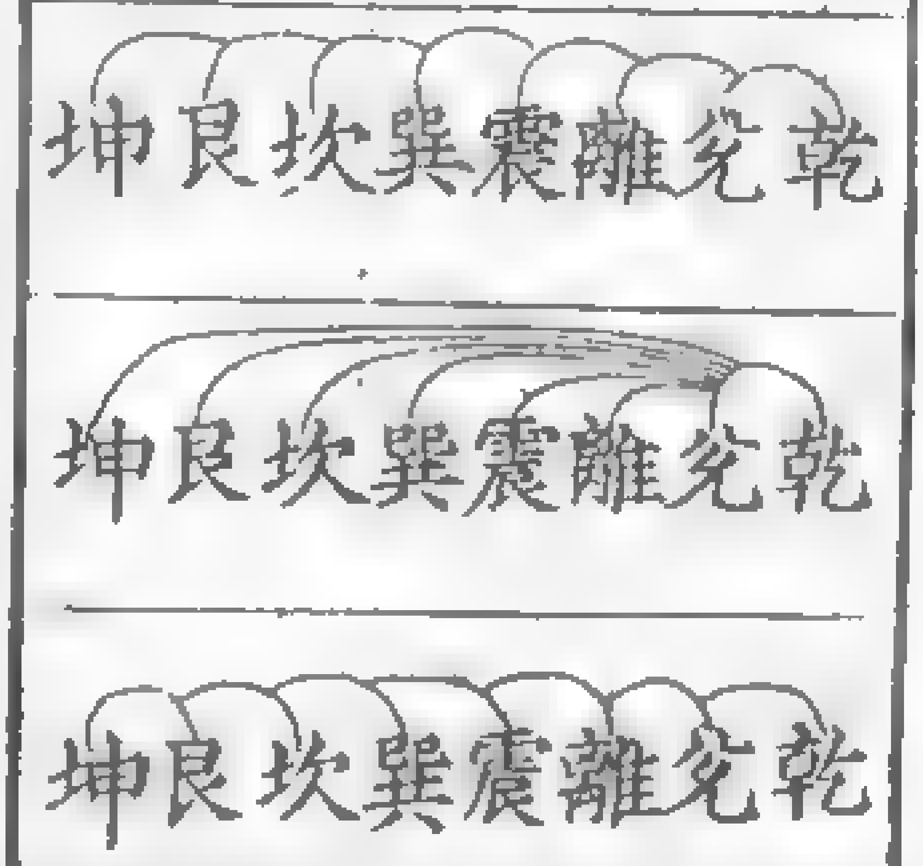
盪字上蕩平音曰滌器也又行也韻學曰推盪震盪又滌盪搖動貌○兩相摩者主剛言則剛與柔摩主柔言則柔與剛摩此與彼摩便是相摩以此例八卦相盪故主乾言則一乾與兌二等諸卦相盪主兌言則二兌與乾一等諸卦相盪云摩盪似皆在本行所生者却在上行矣○此易卦之變化與上節著策卦爻之變化不同上變化是著策中變化此則明言易卦之變化也下兩條言變化之成象變化之成形則承此變化字言皆指易卦也易有卦有著只此兩物而已至此乃有易而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都一一有了故曰上條是未畫之易也○相摩相盪之說細看語錄與本義不同本

義云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則是剛與柔兩者交相摩方得有四象又四象各兩相摩方得有八卦也至於語錄云摩如今之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曾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八卦而爲六十四皆是從上加去則不是兩平相摩盪乃是上下相摩盪上下相摩盪則是旣有四象方得有與兩相摩者旣有八卦方得有與四相摩者旣有六十四卦方得有與八卦相盪者分明與本義不同而本義之說精矣此所當辨學者要分別摩只是剛與柔兩相摩盪則頭項多矣故有間將之說○又摩在未成卦之前蓋必摩而後成卦也盪

在既成卦之後是兩成物事互相推盪也摩則方摩盪以筮上易畫之生未至於三其勢固未容止畫必至三者孔子固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所以象三才也○後語錄又曰摩是兩個物事相摩戛盪是圓轉推盪取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轉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是八卦每圓轉推盪也如乾不但與兌盪如離震巽坎艮坤皆迭與之盪也豈不是圓轉相盪○饒氏曰摩則如兩石相磨而生出有序乃陰陽之一變一化也盪則如一氣旋轉而循環無端乃陰陽之千變萬化者也此言亦只是文未好聽未精切也○剛柔相摩即是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說八卦相盪即是八卦相錯因而重之之說○嘗觀孔子說易只說到八卦便停住如此云八卦相盪後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初曰四象生八卦又曰於是始作八卦又曰八卦以象告蓋以六十四卦即八卦之所重也要之似不如邵子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每加一倍法者為尤明白痛快大抵亦只是一言不同然康節之說則實為發聖人之所未發也此條正指橫圖言乃是聖人作易元本于圓圖則即此規而圓之耳方圖則即此矩而方之耳○在伏羲畫卦時只是一每加二而已何曾有相摩相盪之實其摩盪二字乃是借以明其意耳亦所謂參伍錯綜

皆假作字意也○聖人因見天地間觸眼皆易然要之不過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於是立象以盡意設一畫連亘而實者曰剛一畫中斷而虛者曰柔是剛柔二者交相摩盪而為四象四象者剛之上生太剛少柔柔之上生少剛太柔也又四象則交相摩盪而為八卦八卦者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也皆一每生二而成也八卦既成於是每一卦不但再生一卦又各旋與其餘七卦者交相推盪則一卦之上各生八卦合之而為六十四卦而易卦備矣易卦之變化也如此○兩儀相摩而後有四象四象相摩而後有八卦使兩儀不交則易只有兩儀耳何由有四象惟陽交乎陰而陰生於陽於是有太陽少陰焉惟陰交乎陽而陽生於陰於是有少陽太陰焉是兩者相摩乃有四也使四象不交則易亦只有四象矣又何由有八卦惟太陽交乎少陰而乾兌分焉少陰交乎太陽而離震分焉少陽交乎太陰而巽坎分焉太陰交乎少陽而艮坤分焉是四者各兩相摩而後有八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於是每一卦與諸卦者迭相推盪而一卦生八卦合之則八八六十四矣

八卦相盪圖意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兩段承上文言剛柔相摩而爲八卦八卦相盪而爲六十四卦而易卦之變化備矣於是易卦變化中有鼓之以雷霆者有潤之以風雨者有日月運行焉有一寒一暑焉而諸凡成象者何莫不在其中乎又有乾道之成男者焉有坤道之成女者焉而諸凡成形者亦何莫不在其中乎以此見易之未作易在造化易之既作造化在易本義所謂此兩節又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意正如此○易法象耳易中無實體此易之見於實體者何也即上文所謂變化之成象者變化之成形者蓋成象成形即見於實體者程文却都就無實體說可疑也語類曰天尊地卑至變化見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案朱子曰易既畫天地萬物之變化又在卦爻實體中此說謬也易中只是法象安得有實體○震爲雷又爲霆霆則雷之疾而威者也鼓字只從雷霆字生下倣此如說卦傳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及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之類都就易上說○又曰巽爲風坎爲雨雨固以潤之而風亦何以爲潤豈以坎雨巽風二物相與是故有當者歟抑亦偶獨指潤字如王居無咎禹稷三過其門者之例歟○樂記有云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

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按月能凉不能煖此亦帶說也月者陰之精故不煖○若謂風亦能潤物則斷是曲說○或又曰風以散其鬱結亦自有滋補處故亦可曰潤雨要者正其屬也形者山川動植之屬亦當以此例看○按大槩我力上本義云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則此所謂雷霆風本義象者日月星辰之屬若就易中求所以爲星辰者何在曰邵子以日爲太陽月爲太陰星爲少陽辰爲少陰則易中因象使其有係矣若以八卦論則離震坐於少陰是致生於少陽亦此理也若以山川動植論之山川不待言也巽爲木便人有植物如乾坤爲父母六子爲男女皆動物也若要說

得周盡則須依說卦傳云云乃爲說備乾爲龍馬之類動物
也爲木果植物也坤爲子母牛震爲龍與馬爲筋爲足之
類坎於馬爲美脊亟心之類離爲雉蟹之類艮爲狗鼠之類
皆動也震爲蒼筤竹之類坎爲木爲堅多心離於木爲科上
槁艮爲果蓏之類皆植物也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以圓
圖貼之更爲明白觀運行字及兩箇一字皆有循環之義故
就八卦圓圖象日者言之一日有十二時圖凡八卦每一卦
貼時半二卦貼三時六卦九時八卦十二時而周一日之運
矣是故自坤至震爲子丑寅陰極而陽生自離至兌爲卯辰
巳則陽浸盛矣自乾至巽爲午未申陽極而陰生也自坎至

艮爲酉戌亥則陰盛矣若以橫圖觀之當以乾一兌二至坤
八爲次亦一日一周天之理也以橫圖貼之其序如何曰以
十二時中分爲陰陽二段又折二段爲四段更折作八段如
子丑寅陽之陽也則乾一兌二爲太陽者當之卯辰巳陽之
陰也則離三震四爲少陰者當之午未申陰之陽也則巽五
坎六爲少陽者當之酉戌亥陰之陰也則艮七坤八爲太陰
者當之理不遠也以此推之於其容可一一明也此說未審可
否當求明者正之　以圓圖之像月者言則朱子曰自坤
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歷離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
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歷坎
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二十九三十
日也是八卦之像一月矣但朱子此說亦有可疑自坤至兌
凡四卦只當初一至初八自乾至艮四卦亦當十六至二十
三而自兌至乾自艮至坤各二卦乃當得七八日其多寡不
同何也蓋月受日之光者也自坤而震陽光始生故爲載生
明歷離而兌則所受陽光浸盛矣故爲上弦又積而至於乾
則陽光滿矣故爲望至巽則陰魄始生矣故爲載生魄歷坎
而艮則魄浸盛而光益減矣故爲下弦以至於坤則純是陰
魄矣故爲晦乃知朱子所貼自有至理不止計卦數貼時候
而已也然亦有計卦數貼者如六十四卦貼二十四氣是已

○若以六十四卦配日則圓圖左邊三十二卦當六時五十刻
右邊三十二卦亦當六時五十刻其餘四卦則加於子午卯酉
四時蓋以子午爲陰陽之盛卯酉爲陰陽之中也亦有六十
四卦配二十四氣而四立二分二至則各減一卦以符合其
數也未知可否○每日只是九十六刻每時只八刻六十分
刻之二十其曰百刻者舉成數也○若以橫圖六十四卦配
月則左邊三十二卦當自朔後至望右邊三十二卦當自望後至
晦其餘四卦則以貼朔望及上下弦亦如日數之子午卯酉
之意也○說卦傳離爲日又坎爲月日月便是交代運行者
另有坎離二卦便是有日月運行就橫圖取則如此然未實

行字似當云圓圖言○易大全朱子曰說曰先天圖今所寫
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十二萬九千陸百年小
而一日十二時亦只是這箇圈子都從復上推起○以圓圖
取日象當以子午卯酉論○一日百刻十二時三十二卦當
六時五十刻合之為一日尚餘四卦分貼十二時則每卦三
分之三四十二矣○一寒一暑○舊說但以圓圖自復至乾
自姤至坤為言看來橫圖亦自說得橫圖從中而分左方亦
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終於坤右方亦自復而臨而泰
而大壯而夬以極於乾一寒一暑之變不外是矣况上文剛
柔相摩八卦相盪乃正指橫圖也○天原發微所載圓圖亦

可自二而四四而八八而至於六十四但恐是後來推得縱
橫符合如此非伏羲初畫之本旨也○以六十四卦配寒暑
朱子謂一歲之運或大而古今十二萬玖千六百年小而一
日十二時都從復上推起去然愚以為陰陽消長之幾固自
姤復而始若論陰陽氣候之正則寒始於升訟之立秋而終
於震噬嗑隨之大寒暑始於无妄明夷之立春而終於巽井
蠱之大暑若據復為暑之始則夏至便為暑之終而此後又
有小暑大暑以姤為寒之始則冬至便為寒之終而此後又
有小寒大寒况其餘氣耶大抵朱子所論易之正義也即
用正之意愚所發者猶於時令之正亦用夏正之意也○又

云雷霆風雨之類固是實體但不可說是易中之實體蓋易
中只是卦爻卦爻只可謂之法象不可直謂之實體今只是
欲明易中具得有此等物事故為之立言曰易之見於實體
者耳非因以易之卦爻為實體也本義云此變化之成象者
下云此變化之成形者變化本指易卦而象形又是實體字
面蓋亦猶所謂震雷巽風之意耳最要辨別不可使有毫釐
之差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愚謂凡人物之男者皆乾道之所成凡人物之女者皆坤道
之所成人但見男女只是受氣與形於父母而不知父之道

其原即乾之道也母之道其原即坤之道也厥初氣化之始
乾成男坤成女既有男女之後則氣化付於形化形化衍乎
氣化如今滿天下穀種自粒食以來不知幾百千年有之矣
然其實則只是當初天地所始生之數粒種子一脉之流衍
也且今之為父者若不得那乾道在决亦不能成男今之為
母者若不得那坤道在决亦不能成女○故周子曰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朱子註云曰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陰而順者成女則
母之道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
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又曰此兩句亦是

就易卦言之今人多以乾坤二卦變成六子為言是不然蓋易之變化也在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時了此是擬見成之具有實體者言矣大抵男不止是震坎艮乾亦是男女不止是巽離兌坤亦是女也○六十四卦中凡貞卦是乾震坎艮者皆以陽為主也貞卦是坤巽離兌者皆女皆陰為主也○嘗觀天地生物何緣有男女之分蓋太極實具陰陽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是以太極肇判之初其氣固自分陰分陽陽之輕清上浮為天陰之重濁下凝為地及天地既位之後此氣又相絪縕醞結亦自分陰分陽得陽之奇而健者為男得陰之偶而順者為女此皆其理之自然而不容以不然者

所謂天地萬物之父母是也故以男為乾道之所成女為坤道之所成也○或曰此為氣化者言也若今之成男成女何必皆出於乾坤曰乾道之成男坤道之成女此理萬古不易者也天人物始生之初其男女之出於乾坤氣化者固自無疑但氣化無窮若也既有男女之後則所謂氣化者悉歸付於為男女者之身矣於是父道之所在即乾道之所在母道之所在即坤道之所在又父若不得乎乾道不成其為父母若不得乎坤道不成其為母既不成其為父母又安得而成男成女也哉故此二句其詞雖若專主氣化者言而其理則實兼形化者在其中朱子所以謂之徹上徹下一氣都透了

也太極圖所以繼此言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所謂二氣即是乾道坤道之氣化者也○乾坤之成男成女萬古同然人自不察耳蓋形化終不能離乎氣化使氣化之機息則形化亦矣[illegible]萬古此乾坤萬古此男女言有似怪而實者此類是也○所謂言有似怪而實者且如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時之相去已千有餘年但一念所注這精神便與其始祖相接於冥冥之中何則一本故也郊祀上帝之時誠意所格上帝便為之歆享何也蓋萬物本乎天王者之分又自與天相當此亦一本之理也故曰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誠之不可揜如此曾見人家有收得數百年前

祖宗像而其子孫面貌精神則有與之宛然無二者蓋實其一氣所傳故也然則謂今日之男皆有得於乾道今日之女皆有得於坤道者此理亦可推矣○此二句據理而言則如此但本文之意是就易卦上說言其具有此理也以卦圖觀之如在兩儀則陽為男陰為女在四象則太陽少陽為男太陰少陰為女在八卦則乾坎艮震為男巽離坤兌為女在六十四卦則凡內卦之為乾坎艮震者皆男也外卦之為巽離坤兌者皆女也或陽爻為卦之主者亦男也陰爻為卦之主者亦女也至下節則純以理言之不復黏易卦說也故曰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云○問男女交感之際陰陽各[illegible]

其精何以有成男成女之別曰精雖有俱盛之時物則無兩大之理方是時也非陽勝陰則陰勝陽陰勝陽則陰為主而陽為佐矣其成女也不亦宜乎陽勝陰則陽為主而陰為佐矣其成男也不亦宜乎故男女又皆為乾之所始坤之所成也二義並行不相悖○問陰陽交感之理如何而陽勝陰如何而陰勝陽曰此非一言所能盡也大槩有以天時勝有以物力勝者亦有無天時物力俱勝者或俱是陽勝或俱是陰勝隨其勝者為主而男女所由分也又有天時陽勝而物力陰勝者有天時陰勝而物力陽勝者此謂之兩勝雖曰兩勝然終無兩大之理則於兩勝之間自較其分數之強弱而分

主佐也其或天時物力俱陽勝天時物力俱陰勝者則男女所禀陰陽之道應不能得其中和如男過於剛女過於柔之類是也然天時物力所賦又有陽中之陰陰中之陽而其道不純者其所成男女則或男人女相或女人男相或不能陽道女或終身不孕育之類以性情言之則或為闒觀之夫或為晨牝之婦其類亦須有許多般皆理之散殊也天時之勝則以支干氣運所屬之不同及所居得氣之異物力之勝則以男精女血力量之不同也大槩不容兩大必須讓一邊強者為主○乾之陽始乎男而其陰始乎女亦有乾之陰始乎男者蓋所值者坤之陽也以乾少陰遇坤少陽則乾之陰

為陽而主之也故亦為男或以乾之陰而遇坤之陰則坤太陰盛於乾也少陽或須為女也若以乾之陽而遇坤之陰則陰陽各得其道精血各極其盛而其子所禀必清且厚賢而壽矣然陽之勝者有十百千萬種陰之勝者亦有十百千萬種未能究其詳也大理則須如此○乾之陽始乎男而其陰始乎女如此即所謂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理也○成男成女有以天時勝者謂支干氣運所屬陰陽盛衰之不同也蓋造化氣數貫徹人身交感之時隨其所值剛柔清濁自有莫之為而為者且如象之一物膽不附肝隨月易位可見天地氣數之貫乎其身也舉一物而萬物之理槩可知已

在宋淳化中一馴象斃太宗命取膽不獲使問徐鉉曰當在前左足剖之果得膽問其故曰象膽隨四時今其斃在春故知在左足也又曆法人身之神日各異位針灸者慎之如一日神在足大指二日在外踝三日在股內之類以此推之乾父坤母播精成胎其所以為清濁厚薄消息盈虛者於時日支干之屬豈無所係哉又如種竹亦有所宜日子多取辰日黃山谷詩所謂竹須辰日斵筍看上番成是也非此日移之多不活又五月十三日古人謂之竹醉日此日栽竹多茂盛或值陰雨則明年筍茂出晏元獻又有移竹詩云如能樂封殖何必醉中移則種竹亦不拘於醉日然可見從來有竹

醉日之說矣竹醉日謂是日竹不知其移也又按曆法通書
種蒔諸穀栽植諸木各有吉凶日子如種蒔宜除滿平成收
開日栽植亦宜此等日而忌乙日是也夫無物之栽種尚要
得好時日而況人事乎故陰陽地理之學亦儒者所不廢也
道之散殊何所不有學須得其大全恨不能一一參透耳○
朱子小註謂植物亦有男女如竹有雌雄麻亦有牡麻此說
似不必泥此乃門人所記者或不得其的也蓋以大倫論之
凡動物則陰陽異形必以兩相合而後能生生此謂男女構
而其志通也若植物則其陰陽之氣總在其一物之身而其
為一物者必其陰陽二氣交搆之時乃能成質而結子所謂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者亦即此理不可以與
動物例論也但陰陽錯綜何所不有故植物間亦有分雌雄
者如何首烏於靜夜闃寂之地人或見其雌雄相交故以名
夜合藤是有男女也但不可以一二而盡千百耳又動物亦
有純雌純雄者如兔則純雌鵲則純雄雖人類亦有然者
翰墨書所載有思男之國不夫思女之國不婦而亦自能生
生雖未究其實否或者亦有此理故兔無雄而能生生或云
兔望月而生子女人國映井水而生子此其取諸乾坤之氣
以成胎育亦可見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其理萬古不易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愚意孔子只是就動物言而植物之得

於乾坤者自可以理推如乾卦彖傳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亦
只就植物言而凡動物之有者亦自可以理推矣且上文言
變化之成象者亦只說得雷霆風雨日月寒暑而已更有星
辰霜露之屬亦未說得盡也此條言變化成形者獨以男女
為言宜亦只就動物未必兼植物也依朱子語類所記止是
竹有雌雄麻有牝牡而已植物萬品豈得一一有雌雄牝牡
耶故謂不可以一二而盡千百也竹有雌雄雌者多笋看来
只是種類不同人因其笋多笋少而目之為雌為雄耳其雄
者固亦自能傳種也如婦人亦有多子者亦有少子與無子
者豈可謂少子與無子者為雄婦哉雌雄竹及牝牡麻之名

元蓋起自世俗論也亦朱子旁引曲證之詞耳○白語類有
雌雄竹及牝牡麻之說學者泥之俱要以男女字兼動植不
知所謂男女者必是兩形交感如大傳云男女搆精萬物化
生此乃男女之正也若竹之雌雄麻之牝牡豈亦能如動物
之交相感乎不然則其所以為雌為雄者其實果安在哉○
或疑成男成女處專只說動物乾始坤成處乃又兼動植以
為詞理不相貫愚謂上文雖專指動物而自可以該植物下
文則統論乾坤之理固自兼乎動植也故下文本義云承上
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意
亦昭然矣兩節之言其詞雖少有廣狹其理則渾然無間達

者庶幾信之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固不可專主動物言但有
一節當說破並太極圖於太極陰陽五行三圖之下即有乾
道成男坤道成女一圖而其下即為萬物化生圖夫此圖包
括天地人物者也豈容於男女萬物字不兼動植而但舉此
以該彼耶故門人記本子有雌雄竹牝牡麻之說但周子圖
意雖該動植若以植物要亦指陰草陽草陰木陽木之類若小
註雌雄竹及牝牡麻之說乃似於植物中指其兩形為耦而
生生如一男一女之屬者此為少異耳夫兩形為耦而生生
者必如所謂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如此
者乃說得無物無男女然所謂萬物睽而其事類者要亦指

動物之有合者而言豈必兼植物哉又按太極圖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與萬物化生者實本易大傳之言夫易大傳言乾
道成男坤道成女只指動物一端於在地成形者猶未盡也
如上文鼓之以雷霆一段星辰雲露之屬皆在所畧亦未該
得在天成象者盡也而其所謂萬物化生者又本以釋損九
三爻辭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者之理
固亦不容不偏主動物言也故曰男女搆精若在植物亦將
謂其男女搆精而後化生耶太極圖則本此語而借以該動
植耳何必泥哉何足疑哉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
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豈惟說詩為然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之大始指其物之所以資其始也何謂大以動物言之方其
受精之時雖曰輕清未形然彼一物者凡內之所以為臟腑
筋脈外之所以為象貌支竅者已無一之不備其中但未至
於效法而詳密可見耳故不但曰始而必曰大始也惟坤則
一一為之翕受培養而成其時化以成之使之臟腑成箇臟
腑筋脈成箇筋脈象貌成箇象貌支竅成箇支竅正所謂地
道也妻道也然其實於乾無可有所區畫增益於其間只是
就乾之授大始者而漫養成就之耳所以謂之簡也○大者
植○始者直言始者一生水也而其所以為二之火三之木

四之金五之土者已無不具於其中矣故曰大始○大始之
理若自植物言之則如衆麥之方投種時一點滋息之氣潛
動於粒子之中者乾之所為也雖曰未至於有生而流形然
其所以為萌為箇為幹為花為實者皆已發源造端於此矣
不其大哉非但為始而已也自此之外則皆付之坤矣時萌
而為之萌時苗而為之苗時榦而為之榦時花而為之花時
實而為之實皆不過以終其成於乾之大始而已只是受
其成算為之而無待於贊一籌詩也此段要分箇氣與形○陽
先陰後陽施陰受則凡所以成男成女者無非陽先施之陰
後受之先施者精也後受者血也精以受其氣故輕清未形

血以就其形故[illegible]不[illegible]有陰有陽草木有陰木陽木
草木之柔脆卑細者爲陰高大堅實者爲陽其化生之際皆
陽先而陰後陽施而陰受此不易之定理○上文男女蓋專
指動物故此云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偶乎
陰陽者則兼植物矣若就植物體認乾之知始坤之作成處
則須以乾坤之元亨利貞分稱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
其別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者其交也蓋別者之交既交而
又別也陰陽動靜之相循環若如此故動前元有靜靜前又
有動○馬氏一說尙可疑其言曰凡物之陽而健者皆乾也
凡物之陰而順者皆坤也故自造化言則所以知萬物之始

者天也而地道但承天施而作成之耳自人物而言則所以
肇生育之始者夫也而婦道但代有終以作成之耳推而至
於一物之小亦莫不有陰陽之類則其所以生成者其外是
耶此說以乾坤爲該人與物說則承上文乾道成男坤道成
女之乾坤字爲少碍而與下文乾以易知坤以簡之乾坤
字益碍而不通○又曰推之人[illegible]接於上知始道之大
體[illegible]奉命於下效天下之[illegible]亦猶是也此說有關涉
故錄之○按上文以乾坤準天地下文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亦指天地故曰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則此乾坤似不當泛
言一說本義所謂蓋凡物之[illegible]陽者莫不如此是除注

理之所[illegible]不但乾坤之成男女然也亦猶易有太極
一節云[illegible]皆然生生之謂易一節云理與[illegible]皆
然也若本文則自各有所主○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
上文言乾坤各成其形以陰陽對立之義言也此[illegible]言乾坤共
成其功以陰陽相須之義言也○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
理不復以男女言也○大抵就物上言乾主物之大始也作
造也以就也此之始者洂迹多矣○又曰男女皆乾之所始
坤之所成如何又謂乾成男坤成女大抵陰陽造胎之時或
男或女皆父之精皆母之血但父精勝於母血則陽爲主而
成男矣母血盛於父精則陰爲主而成女矣蓋其盛衰消長

之勢然也天地間以強盛而爲主者何限有來亦是理之所
在故孟子論小役大弱役強[illegible]皆天也○問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則各有所本矣如何又說男女皆是乾之所始坤之所
成者坤之成男易知而乾之始乎女者難知夫乾之氣脉何
以及[illegible]曰乾陽也陽[illegible]陽則以始乎男陽之陰則以
始乎女[illegible]陽少陰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則以成乎男陰
之[illegible]以成乎女[illegible]其形交氣感之
際若陽之陽過於陰之陽則以男無疑矣若過陰之陰則如
何曰非[illegible]女男但恐其不純於陽或氣質之[illegible]也或性情
之[illegible]偏也或其[illegible]之不壽也或爲其人[illegible]薄之類甚[illegible]

者則又為剛而得柔以濟之也其道理散殊萬狀不可殫究料想大意彷彿如此只是加一倍法耳不止四象正如卦畫亦有百千萬變之不一○本義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上文男女就易上說此則轉向造化上言其理也○本義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此乾坤字元是易中字自今言分見於天地猶所謂易之見於實體者○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若不繼之以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則無以見天地無心之化矣此聖人立言之精意也亦順性命之理也○本義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一句該括天尊地卑至坤道成女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一句該括乾知大始以下今馬氏乃據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一句而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及知大始作成物皆只泛論不專指乾坤此雖無背於道然非經文本義之旨矣本義分明說出天地字在如何可犯過於近世學易者好竒故有取於馬氏他人莫及焉其不能盡從者則此類也○然當更思之○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陽居先陰居後先者施之後者受之先而施者輕清未形後而受者重濁有迹此三段意都在本文二句內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本義知其所知便能始物此句頗難看蓋乾元之施乾之所

知也此若無意於生物者而物自資之以始故曰即其所知便能始物也○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天地本皆無心而成化其先而施者即乾之所知也坤之從陽亦自然理勢初非有心於必從之也但以其已有主者故為簡能○蓋天形包地外而其氣則常行乎地中凡地之一生一成一舒一歛無一而非禀之於天者也然天非地則其氣空無所寓誰為翕受誰為敷施誰為陶鑄誰為歸藏故朱子又曰乾之易只管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乾健而動則有餘力故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坤順而靜則不自用故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乾之知大始也易易無難也坤之作成物也簡簡不煩也易簡即是德也不必謂造化之功本於德也但化工底就是德所在如人體乾坤立心易處事簡即便是德安得以為立心處事之外別有所謂德哉○本文以字不可認作有力字○何謂乾以易而知大始坤以簡而作成物今只就鷄之抱卵一端言之乾坤易簡之理亦自可見其大槩蓋凡鷄卵之待雄者以付雌鷄抱之其待雌鷄有所為於其間哉只是為他擾抱温養得雛出來耳可見其簡彼為雄者只一施之後更無事了是多少易也其他則可以此意冥會之聖賢之言無一句不是實事○雄鷄一施之際凡其所以為雛之頭面孔竅血脉筋骨羽毛之類無一不[illegible]

於一圓子之中矣其大始之理可以知然非雖鷄為之温[illegible]
亦不就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本義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
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所約字兼立心處事猶論語吾十有
五一節註云為之不厭之為字兼知行也故坤六二象傳曰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直以立心言方以處事言動即所為也
但凡人說所為字兩都是該立心處事如何近日一二老先
生反教學者云只是就處事言如此則下文朱子何故每每
提掇個心字事字及內外字而本文亦何故分德業字下文

既分立心處事上文所為又要專指處事言極為未通此亦不
難辨○又曰本義其心明白其事要約心字事字與下文德
業字相照應不特此如曰同心同協力曰一於內曰兼於外
曰得於己者曰成於事者皆有此意凡一切應酬必中必有
箇主宰處此即所謂立心也心所以主宰乎處事者也立心
元不在行為之外也○說有易字便偏心說有簡字便屬事
○凡應酬之際立心俱在處事之前一於立心易而處事簡
雖分內外其實未有易而不簡者未有簡而不本於易者如
中庸或問論致中和云未有致中而不能致和者亦未有致
和而不本於致中者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易知者所同信則人任為故與同心者多易從則人樂為之
用矣故與協力者衆
有親則可久
有親則一於內者信從者衆則吾之一心亦自信而不惑矣
豈不可久如今之講者曰一般我所主之說如此諸友亦皆以
為然而同我所主則我亦自益信而持之益堅終始主此說
矣設若我所主如此諸友皆未以為然吾亦不免疑惑於心
而不敢終主此說矣其理正如此然亦有人皆不以為然而
我獨自主之者此又是一例也韓子伯夷頌所謂家國非之

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是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蓋
不惑所以誠也誠故不息
有功則可大
有功則兼於外有功自人之協力者衆而來故得兼衆人所
有以為己之有而所成其大也李斯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
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成
其業今就古之有大功業者論之如帝堯之為天子也欽天
授時命羲和明揚谷門慎徽五典納百揆賓四門則一任諸
舜禹稷契皋陶之徒各效其力以成其治是惟帝堯
能兼收而並受之其人工故也故稱帝堯之治者曰蕩蕩乎

有成功也此其至大者若以賢人之可大者言之則如漢高
祖之腹心良平爪牙信布智者効謀勇者効力一時天下英
傑如十八元功者皆入於高帝彀中是以能殄秦誅項而繼
三代一統之治也楊子曰漢屈群策以其能兼而有之也其
在人臣者如唐史贊房杜云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
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眾美而效之君所以能成太宗之業
而為一代元臣也豈亦非易從有功而可大者乎間有親則
一於內其義固有別矣有功則兼於外似正是上面協力者
眾之意如何又做進一步說曰固進一步也何也協力者眾
而有功矣由是四方聞風而至可兼無有或遺斯見合千萬

人之才而為吾一人之才合千萬人之智而為吾一人之智
何謀不就何功不成其勢自不容以不大矣故曰可大是亦
進一步也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聖人論道理便要到極至處至成人地位方是即所謂善必
能已矣在止於至善是也故於此止曰可久而已曰可大而
已曰可久則賢人之德而已可大則賢人之業而已賢人未
為成人者也必至於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可久非止
可久也大則賢矣非止可大也故本義一則曰至此則可以
為賢矣二則曰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
地參矣兩至此字皆指其所造而言也○曰可久可大者可進
於久大而猶未至焉者也曰賢人之德賢人之業者未為成
人之德業也如堯之克明峻德文王之純亦不已斯為久矣
如堯之巍乎有成功文王之丕顯其謨斯為大矣此則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者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承上節而言語意若曰過此以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言自可久可大而進之則易簡所造益醇乎其醇而天下之
理皆為我得矣天下之理得則德為盛德業為大業兼天地
之易簡而參天地之化育矣故曰成位乎其中言成人之位

於天地之中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易簡二字但在可久
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後便是進一步者矣○又曰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亦是從那可久可大處充來至此則吾
之易即乾之易吾之簡即坤之簡而無待於勉強矣後段易
簡與前面易簡細看不同前段是生的後段是熟的然此非
於易簡之外有所加也故亦只謂之易簡必如是而後充得
這腔子滿耳其前段雖未能滿得此易簡二字分數然亦不
可不謂之易簡也故亦曰易簡蓋從來聖賢說道理有以一
事言者又有以全體言者有以勉然言者又有以自然言者
同是此簡字耳○此易簡[illegible]易簡則天下之

理於是乎盡矣然後說矣非謂易簡之外別有天下之理得
也然卻要分箇內外蓋惟其立心純乎一易則天下之理無
一不具於吾心之中矣惟其處事純乎一簡則天下之理無
一不見於事爲之際矣此之謂天下之理得也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至於天下之理得則不但可久而已而其久也無彊矣不但
可大而已而其大也無外矣故成位其中而與天地參○成
位乎其中者天有是易吾亦有是易地有是簡吾亦有是簡
則吾何愧於天地無愧於天地則自可參乎天地○人之所
以能易簡者無他只是循理而已人只循理便無許多事體

驗自見○自易則易知至可大則賢人之業此是自善信而
美大之域者也過此以往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聖神之
能事前面易簡誠之者也後面易簡至誠者也一誠之實也
○又曰易則易知至成位乎其中此兩段要看得相貫不可
謂是兩項人也觀本義一簡發此字可見蓋人體乾坤之易
簡而至於可久可大則爲賢人之德業至于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則爲聖人之能事此賢人聖人事是隨其所至而命
之非是合下生來便有此一般賢人那一般聖人也如中庸
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兩節是體道之功事然由是充之至
于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則爲聖人參贊是由學而至于聖

者也繫傳中如此說者最多○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
兼體之分字兼字要見得明若乾只是一箇易坤只是一箇
簡乾不兼坤之簡坤不兼乾之易而人則內而立心體乎乾
之易外而處事又體乎坤之簡是謂兼體此意自明白○大
抵易書之理卽天地之理天地之理亦吾身之理孔子此章
之言一以見人當求易理於天地二以見人當求天地之理
於吾身蓋有天地之易有吾身之易有易書之易究竟論之
則易理本在天地與吾身其易書則是天地人身之易之影
子也若不是於天地吾身上體驗得出則看那易書是易終
亦死殺了雖曰易與天地準亦不見其果與天地準矣孔子

繫辭傳之作特地是要人見得此理破○本義或云乾坤之
德或云乾坤之理或云乾坤之道蓋德以乾坤所具而言理
字挍寬得此理則爲德矣曰道者非乾坤之道人法乾坤之
道也以當然自分見於天地則當曰乾坤之理不可用德
字各有攸當也○繫辭傳或言易以及造化或言造化以及
易或就易上說人作易之事或說聖人用易之事又或
言君子學易之事雖多大指不出此蓋其理亦相通也

第二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象者人事之象也造化物類之象要亦有之蓋卦爻中所具

意廣故朱子曰象謂有箇形似也又曰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可見所該者廣也但上章意主於明吉凶則人事為重故下節本義云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云云也○易中所說象字其類不一此所謂設卦觀象者是每卦每爻各有箇本然之象如乾之大哉至正也之動乎險中乾初九之初陽在下九二之剛健中正出潛離隱九三所謂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是已此六象之本色也其義之所該最廣究其要旨則所謂時有消長之不同事有當否之或異者故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其繇可知矣本義曰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以繫辭命占所主在人事也○有直就人事取象者如坤六三六陰三陽居下之上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之象如蒙九二統治群陰而其德剛而不過有包蒙之象又以陽受陰為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為子克家之象此類皆就人事取者也○有假物類為象者如乾初九曰潛龍九二曰見龍坤六四曰括囊六五曰黃裳之類則是據卦爻所肖之物類而取之也要之亦只是以象乎其人事也如潛龍以象其陽德居下見龍以象其出潛離隱括囊以象其謹密黃裳以象其中順皆歸於人事也○又有一類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見豕負塗載

鬼一車之類鈍是聖人隨時以己意取之非說卦傳所列之類然却亦因卦爻於承乘比應處含有此象亦所謂事之變也故從而取其象如此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分明是以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云云故本義曰爻有此象也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分明是六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云云而本義亦曰故其象如此皆以本爻自含有此象也不然不謂之象矣亦主人事○中間更有一類不甚繫切要者乃是聖人繫辭時姑借之以明占其於卦爻無所本如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用拯馬壯繫于金柅之類此則其占之象也當別為一類看○其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此本備主卦之象言不兼爻言然却兼人物事類二義但二義並舉與設卦觀象之象主於人事者大同而小異故云如說卦所列者說卦所列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為圜為君之類則卦爻所肖物類之象也如乾健坤順震動巽入或為吝嗇或為進退或為決躁為矯揉之類則卦爻所肖人事之象也無非象也其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則亦無物類人事而言但又兼卦爻言繫辭傳中此一象字所該尤廣也此外更有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係之辭兩端其曰大象小象則世俗論也○卦爻辭中取象多

有身以一事一物言者占者用時須要變通如田無禽雖主
田言然征伐者得之必不能成其功仕進者得之必不能顯
其身以占事上則不獲乎上以占治下則為包無魚之凶矣
如勿用取女雖亦主一事言然以是推之非其民不可使也
非其友不可友也非其人不可用也又如坤之西南得朋東
北喪朋若西南元無親知而東北乃有可伏之人在則西南
卽為東北而不可往東北反成西南而可往矣何則東北有
朋而西南無朋也此則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盖易中
凡一卦一爻皆有該夫萬事之變此易道之所以為無窮也
○邵子之學全在先天圖上更不拈起文王周公易辭盖文

王周公是已被了為其急於濟民而不暇及上面一層也况
聖人皆罕言性與天道故易中曰涉川曰婚媾曰攸往至於
畜牝牛田有禽之類亦都說在只是因貳以濟民行上意也
故不及易之全體所以邵子常喜易辭不講一生用力多在
卦圖上然邵之易欲使百姓與能則未易也謂聖人之見不
如邵子亦不可也故聖人必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古易
六十四卦不如後世之折分為六十四處只是橫圖與圓圖
而已圖上或更好看於吉凶意亦自明白也後世聖人繫辭
時則不容不逐卦折出看矣然卦猶可折也至于卦之爻則
三百八十有四只有奇偶兩樣將爻折出終無所別只得以

初九初六九二六二等字代之而蓍策所值尚有得七八之
數者而立名不能該於上其變者立之也○或問卦爻之在
圖其吉凶如何更易見曰此愚妄意遽想如此今學者只見
周易而已周易惟七日來復至于八月有凶大往小來小往
大來之類是以他卦照看者餘卦卦辭槩不然也然自古聖
人各有易法如夏易首艮商易首坤占辭亦當與周易不同
安知不別有占法乎愚意易變易也有反對之義凡氣化之
消長人事之得失皆反對者也於卦圖上看此意最為明白
無一卦一爻無反對者而消長得失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固
隱然有可推者此意不足以斷吉凶哉愚所疑有此亦安知

其非易中之一義乎意古者無文字時占法或從此起例而
中間猶自有經緯錯綜之妙歟○此聖人字指文王周公或
言兼指伏羲為有設卦字非也此設卦字俾帶說耳如云河
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與夫莫大乎蓍龜云者洛書與龜皆
帶說可見經傳中此類不一如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稷固
無過門不入之事也潤之以風雨風固未嘗潤物也治則進
亂則退伯夷固未嘗進也此章銜帶設卦言其所指則固在
繫辭也故本義亦畧了設卦字○或因本義略設卦字就以
本義作易二字代之謂設卦是虛說亦非也後面云設卦以
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則設卦與繫辭從來是兩事矣爻

一說此設卦就指文王周公蓋六十四卦本皆伏羲所示
者今卦圖是也及文王周公來繫以辭是須各就那圖上折
出而陳之於此然後從此看其象而繫以辭所謂繫者固是
各於卦爻之下繫之必不只在元圖上須折起而另設之無
疑矣故亦謂之設卦乾初九本義云凡畫卦者自下而上則
不但是伏羲也于信謂文王周公之繫辭無所用於設卦乎
○此節若乎字說觀象繫辭而不先以設卦於文理亦未當
也故以設卦先之○觀象繫辭則無一辭不出於象矣繫辭
所以明吉凶吉凶內該悔吝○本義云此言聖人作易觀卦
爻之象而繫以辭也聖人作易字是虛說起下句也下句便

是聖人作易處首章云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
爻之法象者亦如此○本義云象者物之似也物猶事也卦
與爻俱有之與後章所謂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略不同
彼就擬諸其形容上說來此是說有卦爻後卦爻中自具此
象如下文失得憂虞之象是也在乾卦則有大通至正之象
在坤卦則有順而健之象乾初九九二有潛見之象九三有
乾乾惕厲之象坤初六有陰始生而勢必盛之象六二六三
有柔順中正以陰含陽之象至於元亨利貞潛龍勿用等乃
是辭也非象也要之說卦所列亦有憂虞得失之類在○聖
人是觀出那象了方依那象以繫辭此象字與下文觀象完

辭之象同而與上經本義所謂當觀此象而玩其占者不同
蓋彼以象對占而此則辭字內自包彼之象占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此承上文言聖人所以觀象繫辭而明吉凶者正以卦爻之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夫惟剛柔變化則在此卦有此卦之
象在彼卦有彼卦之象在此爻有此爻之象在彼爻有彼爻
之象其變無常其象不一苟不於此而各觀其象各繫其辭
則吉凶不明將何以使人知所趨吉而避凶哉○剛柔相推
而生變化惟於揲蓍求卦上看自明白蓋易占其變凡卦爻
之辭皆是就變的說則皆剛化柔柔化剛也故今三百八十

四爻蓋謂之九六而無所謂七八者其末段本義亦云象辭
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則此變化字正與觀變之
變同若指卦爻見在說則與後本義相戾而解不通矣故乾
用九本義云凡遇乾而此爻變者云云三百八十四爻同此
例也故變化當如此斷○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仍占坤
六五爻辭此可為準例不可謂剛變為柔而占比之五也○
馬氏曰象以變而著占以變而生○此剛柔變化與上下經
所謂卦變剛上柔下之類不同蓋剛柔變化乃聖人作易之
本指易非此則其象無以著其用無以行而其圖則在啓蒙
考變占一段主於卦變云者朱子以謂蓋易中之一義而非

聖人畫卦作易之本指其圖則所例所謂卦變圖者是也今
讀書多被卦變之說架漏便認不出○本義衆人所以因著
而求卦一句是從上文明吉凶三字內討出明吉凶正以為
衆人因著求卦之地也○聖人之繫辭者正務為衆人求卦
設也蓋象在變上來故曰變則象之未定者也○按啓蒙考
變占法如占得乾者上五爻皆七下一爻獨九則是乾之姤
而初爻變矣初爻變者即是柔推夫剛而剛化為柔也沙隨
程氏曰畢萬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遇乾之同人九二變
也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晉
獻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

又曰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經傳無
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三爻變則占在本卦及之卦之彖
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四
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五爻變則以
之卦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
所謂此固求卦者占之法但不可謂此不變就是此章本文
之變也蓋據卦爻合言其變自是變其不變自是不變正謂又
不以變為變者乃是占法也又在後一步故下繫傳又行動
在其中之說在於變之外○此變化却正是陰變陽陽化陰
所云是討其變與不變之多寡而立為占決之通法蓋以

其有不可以常例斷者○聖人觀象繫辭各擬其卑變者係
之也故自聖人繫辭言則辭從在變之前自衆人求卦言則
辭見於變之後聖人所繫雖在於變之前其實為衆人擬其
所得於變之後者衆人所得雖見於變之後其實即聖人向
之所擬於變之前者也故皆主著策之變化言○此言剛柔
而生變化該得下繫傳所謂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其實
一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此兩箇象字與下文兩象字一般不可謂辭之吉凶悔吝者
以卦爻有失得憂虞之象也此意却在前一步蓋論當初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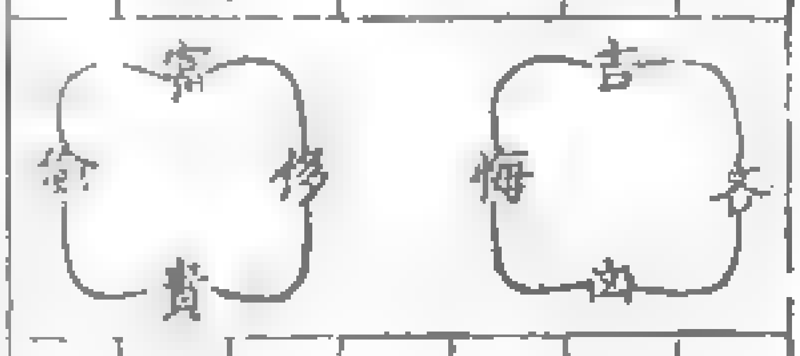
人繫辭固是以卦爻有失得憂虞之象也而繫以吉凶悔吝
之辭但自後來據見成著則辭之吉凶悔吝者即是失得憂
虞之象耳此之吉凶悔吝及下文變化剛柔六爻字皆是舉
易中所有其下文失得之象憂虞之象進退之象晝夜之象
及三極之道則皆是把外邊造化人事來形狀他其曰之象
者言是這樣子相似象字與觀象之象不同○憂虞不可
分貼先儒之說自無定見憂慮也虞度也凡處患則多疑而
不虞生此情理之必然驗之人事自見矣節齋解此二字義
稍見於其下 云 便難據了○又曰或以憂為悔虞為吝云
憂能悔化內去虞與吝從外至然按本義云憂虞雖未至於

凶云云及下章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言乎其小疵往往皆合爲一類似非可以分屬論○本義曰得則吉至致悔而取羞皆是自人事言以見本義所以爲吉凶爲失得之象悔吝爲憂虞之象意正如下文所謂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變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皆只是解貼分配其象義耳○得則吉吉者得之報也失則凶凶者失之報也憂虞所以致悔吝取羞者事做得可憂虞時節則悔心必自生或無意思而可羞矣悔本心中事吝則是羞惡之心與憂虞九爲相關　悔生于憂虞吝亦生于憂虞也○漢高帝初聽酈生之說刻印立六國後及張子房借箸爲籌之曰如此則游士各

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此是事勢可以憂虞處矣於是高祖大悔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翁事此可見憂虞之致悔也向無此一悔則事成而悔無及決至於凶矣惟得此一悔故後功遂成而凶反爲吉○其襲項羽於彭城也羽尚擁數萬兵在外帝驕於一勝遂置酒大會羽返旗一擊漢兵敗雎水爲之不流闓漢王數匝乏太公呂氏亦爲楚兵所得此其憂虞矣其取羞爲何如借辛本身未爲楚獲可以因敗爲功亦未至于凶耳然此實因勝而驕所致亦可見吝之自吉而向凶也○本義蓋吉凶相對至吝自吉而向凶也一段是以四者交互來說見得四者之相因又以見上文只言吉凶而

此又言悔吝者以悔吝皆歸于吉凶也而上文吉凶赦揔

悔吝了



悔自凶而趨吉吉則吝吝自吉而向凶凶復生悔亦猶因貧而儉因儉得富因富而侈因侈復得貧皆有相爲循環之理故並圖之以相發明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

進退猶言消息也剛柔猶言盈虛也朱子以爲如子午卯酉者蓋自子而卯是自退極而進進而至於午則進極而盡矣自午而酉是自進極而退退而至於子則退極而復矣○卯從子上來向午上去故爲進酉從午上來而向亥上去故爲退陽主進陰主退晝夜則進退之已成也但進退晝夜不必貫說如上文三極之道便貫不去了大抵俱是借彼狀此之而○進退是造化人物消息處故不可以晝夜貫其以剛柔爲晝夜之象者蓋既變而剛則陽當時用事矣故爲晝象既化爲柔則陰當時用事矣故爲夜象○變化者進退之象

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進爲柔之變剛退爲剛之化柔柔
變成剛者象晝剛化成柔者象夜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此道字虛說爲三極是理故改用道字○一陰一陽之謂道
此句說太極道理最明盡蓋動只是陽靜只是陰皆是滯於
器也若夫不滯於動不滯於靜非動非靜而妙乎動靜者則
謂之道也太極也天之道一陰了又一陽一陽了又一陰陰
陽只管循環不已地道亦然人道亦然此即所謂至理而三
才各一太極也此即邵子所謂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彼
六爻之變化便只是這箇道理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非

指六爻爲三極也本義云初二爲地云云爲天者亦指辭貼
出六爻象三才底模樣耳動字極字義思今來得見動字
最重動即變化也太極便有變化○動是剛柔之變化周流
乎六爻之間而無少滯礙者也故自爻位言之初二地位也
初二之或爲剛或爲柔無有定體乎是初二一變化也三四
人位也三四之或爲剛或爲柔又有定體乎是三四一變化
也五上天位也五上之或爲剛或爲柔又有定體乎是五上
亦一變化也六爻之變化如此則何以爲三極之道乎蓋三
才各一太極太極則無陰陽無陰陽則有變化此乎理之自然
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illegible]者也是故立人之
道曰陰與陽陰不一於陰陰必變爲陽陽不一於陽陽必化
爲陰此則天道之所以爲太極者然也今五上二爻既當乎
天則五上之剛柔變化即天道之陰陽變化矣其理有二乎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柔不一於柔柔必變爲剛剛不一於剛
剛必化爲柔此即地道之所以爲太極者然也初二二爻既
當乎地則初二之剛柔變化即地道之剛柔變化矣其理又
有二乎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人之陽德也爲寬裕
之類義人之陰德也爲嚴毅爲剛果之類二者積中而時出
因物而賦形此則人道之所以爲太極者也三四二爻既當
乎人則三四之剛柔變化即人道之仁義變化矣其理又有

二乎哉○或問六爻之變化如或初二二爻皆剛化則皆柔
矣皆柔變則皆剛矣三四二爻皆剛化則皆義矣皆柔變則
皆仁矣何以無陰陽而爲太極耶曰不然也此則逐爻言之
如初二是爲地初是剛化則柔矣初是柔變則剛矣二固剛
柔變化而爲太極又如二是剛化則亦爲柔矣二是柔變則
亦爲剛矣是亦剛柔之化而爲太極也如三四爲人三是剛
化則仁化義矣三是柔變則義變仁矣是固有箇太極之理
也四是剛化則亦仁化義矣四是柔變則亦義變仁矣是亦
見其有太極之道也若拘於三爲[illegible]位四爲[illegible]則三五仁
四五義三若是柔則[illegible]三四皆剛

化則純是義矣三四皆柔變則純是仁矣而太極之用不其
備乎大抵須是逐爻說變化變則仁化爲剛化則自剛而柔
庶幾陽根陰陰根陽二本則一之妙有以見太極之全體無
乎不在也○或曰如此則不止三極却成六極矣如何曰不
然只是三極而已初二之變化來來往往只是地道之剛柔
三四之變化來來往往只是人道之仁義五上之變化來來
往往只是天道之陰陽雖千變萬化至於無窮剛柔只屬地
仁義只屬人陰陽只屬天故論易之變一卦可變爲六十四
卦合之至於四千九十六卦是幾多少變化然總不出箇三
極之理而已若三四皆剛則人道亦有純用仁時仁即義之

變也三四皆柔則人道亦有純用義時義即仁之化也然當
純仁而純仁當純義而純義亦非偏也此乃即陰而道亦在
陰即陽而道亦在陽者也太極自然之妙豈容有一毫穿鑿
之說哉○或又曰依後章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
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則六爻之配三
極只用以位言分陰分陽即是迭用柔剛而柔剛則不必指
九六也曰不然也彼以配屬言柔剛實指六位此以變化言
柔剛實指九六故本文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本義曰剛柔
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若執彼泥此純以位言則初當化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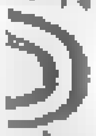
二二當變爲初乎三化爲四五化爲上乎四變爲三上變爲
五乎而六位之上下陽又何以能流行乎此一道理說者紛紛
無如之何淸因識管見于此以俟正於有識者○此節不必
以分陰分陽章爲例可以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爲證兩章
各自發一道理也○只以九六爲剛柔不以初二三四五上
之定位爲剛柔旣先位言則假如初三五是九二四上是六
則爲無變化矣○但說六爻之變化而三才之至理寓焉者
便爲未切當聖人不是做箇六爻以載三極乃是謂六爻之
變化爲三極之理故曰六爻也以上文觀之可見不是因進
退之象而以變化不是因晝夜之象而立剛柔乃是說變化

是進退之象剛柔是晝夜之象耳三極理也不可以象言故
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且剛柔變化猶或可串說若進退
晝夜之與三極則必串說不得也蓋本義以柔變而趨於剛
至五上爲天一段只是分配進退晝夜與三極所屬耳虛心
玩味自見上下文六句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
復爲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者乃爲正意又何曾復拈
出進退晝夜及三極字面乎○以本義只言初二爲地三四
爲人五上爲天初未嘗曰初二爲地之剛柔三四爲人之仁
義五上爲天之陰陽也若果本文有此意本義又亦何吝此
數字而止云云而已何哉○六爻之動止以九六爲剛柔者

復以初三五為剛二四上為柔此分明謂之六爻彼分明謂
之六位爻與位分明不同此處不拘是初是二但九便是地
道之剛六便是地道之柔柔便是剛之化剛便是柔之變不
拘是三是四但九便是人道之仁六便是人道之義義便是
仁之化仁便是義之變不拘是五是上但九便是天道之陽
六便是天道之陰陰便是陽之化陽便是陰之變若五上二
爻俱九則便是天之純陽時節若五上二爻俱六則便是天
之純陰時節天道人道地道亦各有然 然雖曰純陽實含
陰之變也雖曰純陰實含陽之化 以人而地亦俱倣此○此
處天之陰陽不可指日月星辰地之剛柔不可指山川動植

人之仁義不可指事親之仁尊賢之義蓋日月星辰山川動
植事親尊賢等乃對待之剛柔非變化流行之剛柔也若指
以實變化則日何可變為月星何可變為辰山何可以為川動物何
可變為植物事親之仁如何可變為尊賢之義俱無相為變易
之理惟以流行者言則[illegible]變化有剛柔也天之陰陽則
寒暑晝夜之類地之剛柔則[illegible]之類人之仁義則恩
惠覺猛之類皆有變化之理此[illegible]大指所當辨別者○仁何
以屬陽義何以屬陰朱子曰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
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於發舒此亦陽中之陰陰
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人用[illegible]到得實人行是處

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做這見得陽舒陰
歛仁屬陽義屬陰處此見先儒體認之精○又曰仁何如此
剛如春生則氣舒行是剛秋殺則氣收歛而漸衰自是柔○
右說見將以順性命之理章○只以九六為剛柔不限定初
三五為剛二四上為柔此說人多不信請按順性命之理章
大全註引或問兼三才而兩之云以八卦言之則九三者天
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者
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朱子曰恁地看也得如上
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便是人之義
四便是地之柔初便是地之剛依此則但看得活都通况此

本義只云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未曾坐定初為剛
二為柔若坐定說則初能變為二二能變為初乎若初六或
九二則又將九六都不計乎若不計九六則初與二何處是
變化乎故難變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乃水火木金土之
德也太極之全也天道地道亦然此所謂性命之理也[illegible]之
矣太極圖解曰中也仁也感也所謂 也○之用所以行
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體之所以立也中正仁義
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極於是乎立云云蓋大傳
之仁義又該了太極圖說之中正矣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言君子之躬行心得者皆易也下文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乃是言君子學易之事此二句蓋之矣然如是則躬行心得者皆是易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此二節決不可做兩段學易之事若做兩段則君子亦須是兩樣矣○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此居字須就身之所處言要之便是居安乎易也下段居字正對動字言○居處之也以易道自居也如孟子居之安資之深之例○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之次第次第不必皆如節齋所謂卦則否泰剝復之類爻則潛見飛躍之類者盡依此則周召一生是

泰何時爲否伯夷一生是潛何時爲見不成獨無箇易之序也耶蓋事理當然處便是其時位所在以否者對泰者以潛者對見者即是見有箇次第矣若泥節齋之意則人之一生安得遍歷許多次第○在人身不必皆遍歷許多次第在卦爻所著則自有許多次第又何妨終身雖潛然潛中亦自有許多次第周召終身雖泰然泰中亦自有許多次第此又在所當知○易之序今人多以爻之潛見惕躍卦之否泰剝復之類實之甚言君子之居安乎易之序則謂如舜之有耕稼陶漁以至爲帝孔子之仕止久速各以其時此說固是但不可泥於此耳若泥此則古今只有一舜與孔子爲能得易之

序大序者事理當然之次第也只是義所在便是序且如嚴君平深於易者也終老於隱則終身只是安於乾之潛耳渠又何時而安乎乾之見又何時而安乎乾之躍哉却又不可謂之所安者不足謂之序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對若有潛則有見有躍則有飛如以此之潛而對彼之見或惕躍飛亢則序之義亦然豈必皆身歷許多節次如舜與孔子者然後爲得其序哉抑君子終身有終身之序一事有一事之序今日與昨日所應又各自有其序絕不越乎時之一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惟時焉而已時即序也○如曾點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此正是安乎易之序處又如顏子

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禹稷之三過其門而不入是各隨其所處而安乎易之序也此乃終身所安之序也又若孟子之受於宋辭而不受於齊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皆是善用易而安其序處此則所謂今日與昨日所應又各有其序者也○以古君子言之如舜之耕稼陶漁安乎乾之潛也及其御衆而敷治以至攝帝位時則又安乎乾之見惕躍飛也入而不入謂之[illegible]不遇安也孔子之色不在而去安乎豫之不終日也文王之囚羑里而不怨安乎明夷之艱貞也湯武之放伐又安乎明夷九三之南狩也龍逢比干之死安乎習坎之過涉滅頂而無咎也顏子之簞瓢

不改其樂安乎貧之舍宜而徙也如此之類不可悉擧或終身所歷非一途或終身所處非一節不但出處去就之際雖一言動一起居之間要皆不外乎易之所著而易之所以皆皆足以周終身之所用也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於此可見○論語言中倫註倫謂義理之次第若一句詁說得當理便見中倫亦不必俱要有始終本末也○所居而安字俱作活字看與下文所樂而玩字對說易序所在即理之所在君子居安乎易之序即居安乎理也○易之序也易字兼卦爻辭獨言爻而不言卦者蓋聖人之意以彖統論一卦六爻之全體而已至於爻則各隨其一節之變而言之其爲

道也屢遷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次在所宜玩也然道理只在聖人口頭若夫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則卦辭之重矣○又曰易之序即著於辭者辭之所以可玩以其皆序之所在而爻之辭爲在所玩則卦辭亦可知矣吉凶之辭言乎其失得悔吝之辭言乎其小疵凡一字之著皆至理所寓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君子朝斯夕斯讀而味之其趣可以超六合其機可以通三才言雖有盡而意實無窮也何爲不使人樂而玩之耶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上文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亦爻乎居而有安之者亦爻有自占所樂而玩者如擬之而後言亦無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義之而後動亦無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上文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亦有君子居玩之者亦有動而因占玩之者○兩條學易之事固不是判然不相須也同是一箇君子同是一箇易也○居則觀象玩辭象辭之內固有上文所謂序者在動則觀變玩占變占之內亦有上文所謂序者在若夫辭與占又自不相離也如此則人謂上文言君子所學者不外乎易亦未爲不是矣當主此說矣○以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之地者非也居而觀象玩辭亦自可以待吉利孔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豈必皆爲動而觀變玩占

者哉○君子居則觀象玩辭未筮之時然也動則觀變玩占則向時所觀之象所玩之辭今則見於化裁推行之際而惟其占之所指矣故或居或動所趨皆吉所避皆凶是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吉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蓋君子之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正欲求其吉無不利耳非泛泛說箇得天之祐而吉利也須與上文相關處○觀象玩辭雖未有占然終是要用那易也正與第二句相應故總之以吉無不利○本義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上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畫卦而言此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繫辭而言蓋先有卦而後有辭至下章則合卦爻辭而言其通

例大章次如此朱子雖未盡說出學者亦可以意會凡乾坤文言傳一節又一節以至天下何思何慮等云云皆是孔子居則觀象玩辭中得來若觀變玩占則亦就其一事求之未暇旁及而推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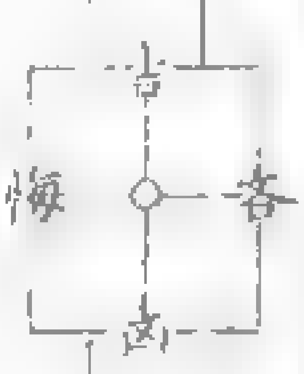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彖者言乎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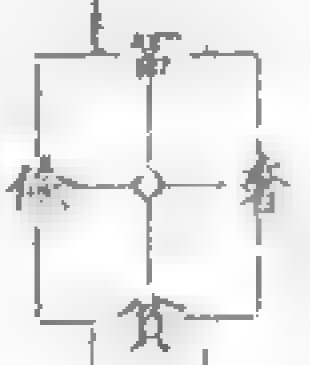
本義不曰象全體也而曰指全體而言不曰變之一節也而曰指一節而言可見不可以全體當彖字一節當變字大抵有全體之象亦有一爻之象獨於卦言彖者彖在全體者耳有一體之變亦有全體之變獨於爻言變者變在一節者耳○聖人觀象而繫辭則彖所以言乎象也爻亦然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者也

其字指卦爻言也曰失得曰小疵曰善補過都是卦爻中所具悔吝均屬小疵者蓋悔未至於吉而猶有小疵也吝未至至於凶已有小疵也故皆謂之小疵憂虞之不可分者亦以此○悔者我之有尤也吝者人之我尤也故均之為小疵但未至於凶之甚也吝甚於悔亦殊途○據卦爻固有言悔而不及吝者亦有言吝而不兼悔者然要之二者實有相因之理蓋既有悔則亦可吝矣既可吝亦當自悔矣故上章於悔吝皆以為憂虞之象而此章一則曰悔吝言乎其小疵二則曰憂悔吝者存乎介皆合為一類而不析為二如得則吉失則凶之類是亦以其勢之相因而不甚相遠耳



悔居東自凶而趨吉為陽吝居西自吉而向凶為陰皆自然之合也



因貧而儉因儉得富因富而奢因奢得貧復因貧而儉此與吉凶悔吝之相生有相類者故以相發使人易曉也

右憂悔吝者存乎介圖意蓋上為吉下為凶左為悔右為吝中間十字心者其介所在乎於介而憂之則直上向乎吉而不左向於悔右向於吝矣既不至於悔吝又何有於凶○善補過善字只當能字看不用乎其者省文耳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辨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位即是一節底變即是全體底○此位字只以上下爻位言非指九六也○又卦與彖位與變亦當有辨○齊小大小謂卦之以陰為主者如姤遯否之類大謂卦之以陽為主者如復臨泰之類○齊猶定也猶類也蓋大底類作大小底類作小而小大俱辨矣○列分布也○辭之所以辯吉凶者聖人

欲人知所趨避也○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此
二句只是起下文辨吉凶者存乎辭一句非以應彖者言乎
象爻者言乎變二句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
憂悔吝者是可憂之也震无咎者亦是易震之也此與上條
列貴賤者存乎位一例而介字悔字皆易中所有者本義雖
從人事説然要看得活為本義者亦難矣不如此解不得憂
震二字明既如此解後人又偏認憂震二字做人說憂震二
字既屬之人介悔二字亦屬之人乎介悔二字或屬之人
悔吝无咎又將屬之人乎故曰本義要看得活大意與吉凶

者失得之象也一條本義和類說者其細心求之不可輕易
指認只要註開註開不得大意塞矣若能細心求之方見本
義善宛轉解經處○易能開物成務獨不能憂人之悔吝震
人之无咎乎卦爻辭有悔吝者其中都藏一箇介凡有无咎
者其中都藏一个悔且其本義亦都有說在或本文自有但
无咎生悔之意稍隱然既是補過便有悔中來矣此義亦不
為隱○如屯六三將入于林中便是吝只所謂即鹿无虞者
妄行也惟其妄行故吝使其能不妄行則不吝矣其妄與不
妄之間方動未形之際便是箇介處又介意多有解在本義
者○無兩邊不成介介是善惡分路處然亦是方動未形之

時若一形了則善惡各隨所向倒去亦不得謂之介矣此便
是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省察論語所謂非禮勿視聽言
動之本義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動以幾言形以迹言所謂
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者也
震无咎者存乎悔
无咎者善補過也補過即改過也然改過無不自悔中來故
朱子解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云能自訟則其悔悟
深切而能改必矣不知悔則何以能改○憂悔吝震无咎本
是人事而今以歸之易者蓋易只是影出這箇道理耳故曰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若據易連悔吝无咎亦無了又安得

有憂悔吝震无咎又安得使人可憂悔吝震无咎故易只是影
出這道理在上○悔吝者易之辭也而必有所以悔吝者存
乎其間則所謂介也无咎亦易辭也然无咎實生於悔無一
處不然但有无咎處都有悔在○介謂善惡已動而未形之
時於此憂之則一念之善者在所當充一念之惡者在所當
遏絕而不至於悔吝矣○震无咎者存乎悔此所謂悔者自
凶而趨吉也與上文豈有相悖之義哉
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辭之險者如剝之不利有攸往否之其亡其亡之類是也辭
之易者如復之朋来无咎泰之[illegible]是也要下八

約如此未必盡然也大過非不大也而棟撓亦非不小也而有孚顒若屯九五非小也而屯其膏坤六二非大也而直方大故知此亦大約說不可拘定看書也須寬大看那然此等處若是漢唐諸儒決不如此說若是他解經遇着此等解不去處他定要討箇道理拗抑說將去宋儒如此者亦多然在初學者則不患其不能寬唯患其不能細但亦須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耳○辭之所以險易者豈聖人故為是險易哉隨其卦之所向耳所向處是情情則有險易了不要說所向有大小卦所向者易辭則從而易所向者險辭則從而險聖人繫辭只依那象據本意通例看此條卦字辭字皆兼爻說

○卦有小大且如屯蒙需訟等卦為大乎為小乎皆大也何以言之屯之初九為成卦之主蒙之九二為治蒙之主需則以乾遇坎訟則內坎外乾皆陽又如師之下坎上坤則坎貞而坤悔貞為主也亦大卦比雖貞坤悔坎然九五為比之主卦之群陰皆來比五亦大卦也其餘可以類推但不必大卦辭皆易小卦辭皆險耳或曰爻亦有大小卦字或兼爻在○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此章釋字非訓釋之釋乃明釋之釋○此所謂釋卦爻辭之通例與章內句同總是說卦爻辭之通例

第四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何以見其能彌綸天地之道耶蓋天地之道不過一陰陽之變也而易書卦爻亦一陰陽之變也易書只一陰陽之變耳以明死生鬼神智仁之為易皆有以象之而無遺矣○本文只有天地之道二句正是本文彌綸乎天地之道者也本文字要看得活不可拘泥○若曰易書與天地同大不然能彌綸乎天地之道哉兩句實一理故本義亦會其意解之下文彌如彌縫之彌云云以上文二義未明故特覆說以示人非謂上段只解易與天地準而此方解彌綸天之道也○本義於天地準內發出具有天地之道亦猶智崇禮卑一節發出智崇如天而德崇禮卑如地而業廣一般

言具有天地之道德崇業廣即是下而彌綸天地之道成性存存而道義出之理皆上面順勢發了故下句下條俱不然其意只訓字義而已○問天地間物有萬類事有萬殊有幾變易卦只有六十四爻只有三百八十四而已豈能彌綸之耶○曰予以為乾一卦只當得一件物初九潛龍只當得一件事而已耶如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王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之類而有不盡也猶以為三畫之卦也如乾初九之潛龍在上夫得之則未可仕也在學者得之則正當藏修之時也在商賈

則當深藏待價也在女子則寧歸妹愆期也作事者則未可行也有占者則當悵默也雖得位之聖人得之一日萬幾亦有當止而不行者如此推之庶幾易道之無窮而所謂神無方易無體者正以其能彌綸乎天地之道也況一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其所以顯道神德行者亦云備矣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又如咸之一字孔子既解其名義與卦辭矣而猶有未盡之蘊也乃於其末云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又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若可足矣而又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如此者易又何道理不在其所彌綸耶○或曰彌綸天地之道豈就有易以後說謂天地間物

混雜龐統聖易之作其中卦爻陰陽井井有條却能綸之更不紊總而言之則為彌矣曰非也天地生物何嘗亂雜能統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何待易作而後不紊耶易曰彌綸只是能象之而已準之而已如此先儒所謂神無方易無體故能同乎天地萬物之有體者亦綴也天地生生之化何嘗有方體耶張子曰一神兩化神化都是說天地之道若有方體不可謂之神化矣化即易也易能變化豈有定體○莫大乎天地而易乃與天地同其大焉何也如所謂死生鬼神知仁之類莫非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易皆是道也自其外而統觀之則幽明死生

鬼神之類無一不包括於其中有以彌之而無遺焉自其內而細觀之則於所彌之中或幽或明或死或生或鬼或神或仁知之類又皆有以綸之而不紊焉夫易能彌綸天地之道如此信乎易與天地準也

仰以觀於天文 一節

此聖人以易窮理之事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聖人仰則以易而觀乎天文之晝夜上下俯則以易而察乎地理之南北高深則知晝也上也南也高也所以明者陰變為陽也夜也下也北也深也所以幽者陽變為陰也是知幽明之故矣原夫人物之始而即以反其

終則知始之所以生者氣化之凝而陰變為陽也終之所以死者氣化之盡而陽變為陰也是知生死之說矣陰精與陽氣聚而成物魂游而魄降散而為變於是知精氣之聚者陰變為陽也此神之伸也游魂之散者陽變為陰也此鬼之歸也則知鬼神之情狀矣夫於幽明而知其故於生死而知其說於鬼神而知其情狀則理無不窮矣而其所以窮之也非聖人用易以窮理而何○天文則有晝夜上下○晝夜自晝夜上下自上下上下謂日月升降之降也晝夜以景言○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南北高深何以見其變曰無乎不變地亦有一於高者行必有低處亦未有一於低者行行又

必有高處一高一低一起一伏便是變也地理緣某處從某
處而來至某處而止又某星峰轉換某星峰分明有變之理
也南北亦然一里之內凡有數箇南北所謂東家之西即西
家之東亦分明有變在面前就地理說陰陽之變若必要與
天文之晝夜上下者同亦不足與語易矣○今以方丈之地
為密室埋十二律管以候氣則隨月分而應可見地理南北
之有變化○或以滄海變桑田者為高深之變也若必如此
拘則南北亦將能如此例推乎故曰論地理之變與天文之
變一例○陰陽之變在天文易言在地理難言以地理言之
南者陽之分界這便是陰之變也北者陰之分界這便是陽

之變也高者陽之所在亦陰變陽也深者陰之所在亦陽變
陰也或曰然則是南變為北北變為南高變為深深變為高
乎曰非也只南與北高與深便是變其形如是則氣亦如此
先儒獨不以上下四方為對待之易乎對待之易便是陰陽
之變矣此當從活看不可一例拘○晝夜上下南北高深此
只是幽明之迹非幽明之故也故其所以然之理也○正蒙
第一篇曰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云云 有以知明之故朱
子解之曰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時其明之故已
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其所謂離明者一說指日光
一說指目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所謂離為目也愚謂

此正所謂陰陽之變所謂物也○死生就人物言鬼神就造
化言死生人物之死生也鬼神是人物之所以死生者○終
者始之歸宿也故原始即以反終○始終死生以循環言精
氣魂魄以聚散言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

所受以生者本謂之精氣既成物言則謂之魂魄矣○要
兼動植說或曰據草木之類何處為精魄何處為魂氣曰此
說人未能便信但實有此理且草木俱有香臭光采此便是
魂也即其所受之陽氣也亦俱有筋脈液汁潤處此便是魄
也即其所得之陰精也但草木不得如動物之分明然上句死

生既兼動植鬼神則物之所以死生者也安得為不兼動植
言耶○清初為此說數年朋友問多不能深信近得理學類
編鬼神一門所載朱子一說都頗符合今特抄出相示或問
草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朱子曰易說精氣為物則是有精
氣方有魂魄草木土石不可以魂魄論但出底氣便是魂精
便是魄譬如燒香烟便是魂燒出溲汁來便是魄○魂者魄之
光燄魄者魂之根本又問魂魄有分別如耳目是體聰明是
魄曰然魂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註謂魂人陽神魄
人陰神此說好○精氣為物謂陰[illegible]精主溼故屬陰氣
輕清故屬陽精氣非物之[illegible]之精氣聚而始有

物者也○游魂者游其漸漸散去無所不之也魂既游則魄
亦降矣

鬼神之情狀

情狀二字頗難看或者認狀字太泥而以虛實分情狀恐意

情狀二字一類猶所謂形迹氣象云耳如孟子不爲者與不
能者之形何以異甘云形狀也言其模樣意思耳其實何嘗
有實形耶○鬼神之情狀總是一聚一散一屈一伸者○鬼
神二字分屬上二句不若合說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又是
一義此言聚爲陽散爲陰初間未有是物來也今精氣爲物
則陰變爲陽而神之情狀在是矣即今有是物陽也及其游

魂爲變則陽變爲陰而鬼之情狀在是矣聚而成物聚字不
是二者合聚之聚乃凝聚之聚對散而言也○仰觀俯察與
以易也至原始反終亦以易而原之反之也爲物爲變亦以
易而推之如此也爲上已有兩以字便不必說出者又耳亦
如善補過一句不用說易乎其之類○愚謂天下之物理多矣
此言窮理獨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何耶此三
者理之至難窮者也於此而有以知之則天下之理無一之
不窮矣蓋自聖人分上說亦舉重以見輕也若大學之格物
窮理則衆人可能者○問幽者變明明者變幽形之鬼神也
變而鬼固矣然則生變死死亦可變爲生乎死生之說亦是

幽明鬼神之變不可一例看也曰此更有說若子之言則今
幽明鬼神之變亦有未盡察者何也今之幽者非向之幽者
後來也今之死者亦非可爲後來之生也氣化生息無有窮
盡如人之鼻息呼吸不資所噓之氣以爲後來之吸亦不資
所吸之氣以爲後來之噓也幽明死生鬼神之變其實一理
也不可不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云云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如何說是以易而盡性盖知之輕清陽
也仁之重濁陰也陰陽具於易則仁智亦不外於易矣此聖
人之盡性所以亦爲用易也○又曰以其智且仁故謂之盡

性不可謂是盡智仁之性也盖仁義禮智之仁智性之名也
此所謂智仁盡性之目也分明不同○自智周乎萬物以下
如何說是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處盖天之高明智也地之博
厚仁也聖人之仁智如此則與天地合其德矣非與天地相
似而不違乎○或曰相似就是不違大抵故字須要還他明
白如這句只他如此說我就也如此說與他相似方是不違
了他若他如此說我卻不如此說便是相違了故字庶幾見
明白○知周乎萬物道濟則改言天下可見萬物說得廣如
上文死生鬼神都是物理所在也道濟天下則只謂天下之
人也道亦仁也但就行上說○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

者地也○詳此二句可得見書之法矣然則所謂得則言失則凶及既變而剛則晝之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之類皆可以意會○此下文亦是聖人之智仁與天地相似本義乃獨於此貼天地二字者舉一隅之意也

旁行而不流

上一段智仁是以處常者言此則言其事有難處而不可以常理行者聖人則旁行焉旁行易流也聖人雖旁行而又不流焉旁行者行權之智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如告而後娶理之常也舜不告而娶則不由常理而用權矣以臣事君理之常也湯武放伐其君則不由常理而行權矣然舜之所以

不告而娶所愛在於無後湯武之放伐其君無非順天應人則固理之所在而未嘗有不正也此守正只是行權中之守正若正經說守正則是告而後娶以臣事君也漢儒所謂反經合道者亦甚有理宜深味之蓋聖人之行權有假權以濟經也經權之說畧如兵法有正有奇意思○蓋事有不可以常理行者則委曲遷就而權以行之否則膠於一定而事終不可行矣時有不可以常法處者則宛轉從宜而權以處之否則泥於故常而時終不可處矣愚故曰聖人之行權所以假權以濟經也○學者必至可與權處道理方盡

樂天知命故不憂

天以理言仁義忠信是也命以氣言吉凶禍福是也樂乎天理則內重而見外之輕矣夫何憂知有天命則惟脩身以俟之矣又何憂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安土是不擇便宜胸中無所可吐而濟人利物之心蓋無時而不在矣安土即敦乎仁也但土與仁自有內外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亦此意也○仁在內愛其發用也故曰相為表裏一表一裏便是相為表裏非謂愛亦可謂裏仁亦可為表也○其曰智益深仁益篤者蓋此一段子又是聖人仁智中之極致者言也大抵聖人之仁智非有至與未至篤與未篤特

隨所在而皆使見得一節難於一節一節深於一節耳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此聖人至命之事蓋天地之化滔滔不窮或不能無過也聖人則範圍乎天地之化而天地之化一一皆在其裁成之內無或過焉萬物之生總總不齊或不能以自成也聖人則曲成乎萬物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無或遺焉幽明死生鬼神相為循環之理一晝夜之道也聖人則兼乎晝夜之道而知而與默契無間焉夫天地有是化聖人則裁成是化天地生萬物聖人則曲成萬物天地不獨有晝而又有夜聖人則能知晝而又知夜知夜而又知晝是其所造直到那天命也

倚了此之謂至命至到也如孟子序云學已到至處至字當
如此看方真契聖人之至命如此如何是以易而至命蓋天
地之化陰陽之氣也萬物之生陰陽之形也晝夜之道陰陽
之運也而易書陰陽之變也則此許多道理皆在了故於此
有得則所以至命者亦此也○夫聖人之用易至與天命為
一如此此可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易之變化無有形體也
何也蓋範圍不過曲成不遺通知晝夜此聖人之用易無方
無體也然非神易之無方無體何以能周聖人之用一至於
此哉故本義曰此可見云云○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若舉
其一二端來說如一氣流行範統相續聖人則裁之為四時

二十四氣是也地形廣袤經緯交錯聖人則畫之為九州及
凡封疆之界皆是也又如寒則教人[illegible]暑則教人
應時而服葛此皆裁成處又如[illegible]何恒雨而潦
則水有所歸使恒暘而旱則水有所[illegible]之事不然旱
只管隨他旱水只管隨他水其不過乎時乎暑而不為之節
便為暑所務時乎寒而不為之裘便為寒所務其不過乎九
州及封疆之界不辨則四海之內只是一大塊渾淪孰知其
為何州孰知其為何國如是則過矣四時及二十四氣節候
不分則大運之中只是籠統一氣而已人知何時為春夏何
時為秋冬何時為春分秋分何時為夏至冬至如是則過矣

又如天地生人不有以裁之則欲動情勝百姓不親五品不
遜强凌弱衆暴寡矣能無過乎天地生物不有以裁之則禽
獸逼人鳥啄或不知而食之以致死矣能不過乎推此類而
求之不能一一書也○此即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而輔相之
宜亦在其中矣泰卦語錄所以謂裁成即所以輔相者蓋亦
有見於此而偶誤耳蓋彼是一過一不及相對故裁成自裁
成輔相自輔相而天地之道天地之宜中自有萬物在此則
是以天地萬物相對說故範圍內就該了輔相而天地萬物
又要說得子細使不相混雜

曲成萬物而不遺

於凡天下之物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使父知慈而子知
孝兄知友而弟知恭耕田鑿井各利其利煖衣飽食各樂其
樂賢者知者使無太過愚不肖者使無不及於動植之類則
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如穿牛
鼻絡馬首不違其時而殺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而材
木不可勝用舉天地間無一物而不得其成就處所謂大以
成大小以成小者如此方謂之不遺也亦不能枚舉而悉數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此句道理最難看須要看孔子當時下字不曰天地之道亦
不曰陰陽之道而必曰晝夜之道者蓋晝夜循環者也其他

道理固亦循環但晝夜則人共知其循環易見且如明也生也
神也晝之屬也皆爲陽而陽實根於陰幽也死也鬼也夜之
屬也夜爲陰而陰實根乎陽聖人之道動靜無端陰陽合德
上下與天地同流則知其晝矣又無乎夜之道而知凡其自明
而幽自生而死自神而鬼者莫不有以灼其循環之妙知夜
矣又無乎晝之道而知凡其自幽而明自死而生自鬼而神
者莫不有以達其次運之機此即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也不
止其聞見之知○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莫不在範圍曲成
之外若非通知晝夜之道則於天地之化安能範圍之而不
過萬物安能曲成之而不遺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

天時正以其無得乎晝夜之道耳究竟亦只是隨時變易以
從道而已非有窈冥玄遠之存也○幽明死生鬼神非晝夜
此道則晝夜之道也其曰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者亦舉此
以例其餘耳如上節云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
道也亦只就此一節言耳其實皆彌綸天地之道不但該
幽明死生鬼神至遠知仁及天地之化萬物之夜之屬俱在
其中故讀古者貴乎以意逆志舉一反三如云知周萬物者
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豈直謂天之智周萬物地之道濟天
下耶亦言其理之一耳○範圍曲成與知字是一類不過不
違通字是一類或以不過是天地之不過不遺爲萬物不遺

者非也本義解不過字姑得如此讀者要了細看

神無方易無體

一神兩化何謂也非一不能神非兩不能化何謂非兩不能
化蓋獨陽不成獨陰不生有箇晝又有箇夜有箇寒又有箇
暑二者只管行方能化所謂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
歲成以至於百千萬變之不同皆兩用也何謂非一不能神
蓋陰必變陽非與陽界然爲二也陽必變陰非與陰界然爲
二也一物兩體互爲其根其實一也以其妙也故謂之神必
一乃神也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靜極通神其身雖不離深
山之中而程子之動乃懸隔於數十百里之外彼却能不占

而知之非由其有得於神之一何以能通靈於數十百里之
外耶不但此耳以吾衆人驗之吾身居北都一念及泉南則
神便至於泉南凡吾家鄉之景色一一皆如在吾目中矣吾
身居泉南一念及北都則神便至於北都凡京師之景象又
一一皆如在吾目中矣此無他神本一也故張子謂天地之
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眞是有此
理人但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耳○能北而又能南可見
之能乎兩而兩之貫於一也無方無體只是言其變化上文
所謂易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者即取其變耳自此
化而言謂之易神即一神也一物兩體也左右是一陰一陽

之謂道即陰陽不測之謂神也○分陰分陽而陰陽又互爲其根此正易之妙愚所謂神無方易無體者盡在此矣○神無方易無體獨係之至命一條至命從窮理盡性上來乃窮理盡性之極致也要之非窮理盡性之外他有所謂至命也故獨係之至命而自足以該乎窮理盡性○大抵不過不遺及通字畫見得神無方易無體處正有此上○當初理人是窮理盡性以至命方能作易及易無體在聖人用之又可以窮理盡性而至命要之聖人之窮理盡性而至命不必盡由用易孔子立言主意只是以贊易之大耳其實是有此理所謂言有大而非誇也

第五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朱子曰陰陽何以謂之道當離合看此句最好蓋道不離於陰陽故當合看而又不雜乎陰陽故當離看此正謂所謂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云云倚於陰陽也下文節節都有個一陰一陽之道則亦節節都有個陰陽不測之神總是所以然即指道不是道之所以然道便是陰陽之所以然此外更何物爲道之所以然乎此章陰陽止指動靜靜非指動其用也道字便兼有動靜含陰陽則道無安泊處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兩箇一字最活迭運意思全在而一字上言陰動只管恁底迭運而道不外是矣蓋孔子本直串說下而朱子則恐人誤指氣爲道而失其所謂形而上者之意故別而言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正所謂離合看者也○此一句只當云夫所謂道者非他也即其所以一陰而復一陽者之謂道也蓋道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乃太極之謂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是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陳北溪字義曰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形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原儒

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爲道指氣爲理○何不曰陰陽之謂道而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且中庸首章性道教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至於中和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云云和其後章又曰自誠明謂云云之教此章下文曰仁者見之云云知至韓子原道篇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或之謂或謂之一字之間不容易放也皆有意存讀者宜思之○一陰一陽之謂道所該甚廣不止如下文所云如繼善成性顯仁藏用仁知及成象效法都取大頭腦來說未暇細及若細言之就成象效法上亦各有陰陽如乾坤之各有四德是也近而一日之內也有箇陰陽之運一息之微也

有箇陰陽之運○此章所言陰陽大抵皆以流行者言○合天地萬物之理謂之太極此太極二字之本指也若謂一物各具一太極者則指散殊者之全體而言天地間無他物只是道而已道無他只是一陰一陽而已是陰陽也在天者此也在地者此也在人者此也在物者此也在此一物有是陰陽在彼一物亦有是陰陽皆道之所在也而無有定在所謂無在無不在也故此章夫子備言之然其實尚不止於下數條所云下數條只是舉其大端言之○朱子曰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曰一陰一陽則是一陰了又一陽往来循環不已乃道也此便可見陰陽不測之謂神不待外求

矣○太極無不在且如一年春夏發生之候為陽秋冬收藏之候為陰是一年之內有箇太極也然只春夏發生之候亦自有箇陰陽之分春為陽之陽夏為陽之陰亦一動靜之理也是即陽而道亦在陽矣只秋冬收藏之候亦自有箇陰陽之分秋為陰之陰冬為陰之陽又一動靜之理也是即陰而道亦在陰矣是即所謂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乎不在者也自此推而上之是氣機也運轉不停不但今年如此明年又如此不但明年如此後年又如此積而至於十年而一周紀三十年而為一世十二世而為一運三十運而為一會十二會而為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而猶未已也

可謂其大無外矣此不謂之太極乎此不謂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乎又自四時推而下之一時有三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一時有八刻一刻有百三十五息一息有一噓一吸然物類不同呼吸亦有長者亦有短者其微至於蚍蜉蟻噓吸之氣必尤短數而其一噓一吸均一造化動靜之機也可謂其小無内矣斯又不謂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乎非太極之理乎自一呼一吸之微積而至於一元之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久只是此一氣之動靜也此一理之統貫也又自一元而二元三元以至於十元百元之無窮獨非此一氣之動靜獨非此一理之統貫乎信乎君子語大天下莫能

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矣聖人以其無窮無盡而無以名狀之故強而加之以太極之名蓋太極只是此理之尊號而已○地理發微剛柔篇註曰動則太極開闢而散於萬靜則太極混合而歸于一故曰混兮闢兮其無窮兮○語道體之全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語道之妙則謂之神○兩在故不測朱子太極圖解曰自其著者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太極無不在焉此之謂兩在兩在則為不測矣此如所謂顯微無間○又曰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此如所謂體用一原○道惟不倚於陰陽故能隨所在而無不該在繼善成性亦

有此道在仁智之與亦有此道在顯仁藏用成象效法亦有此道在知來通變亦有此道也如此看䓁〇朱子曰太極渾淪未判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太極而言而二氣五行萬物諸形器之屬即在其中見太極非有離乎形器也又曰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謂有二氣五行萬物而言而太極亦即在其中亦見太極非有離乎形器也但亦不離乎形器耳〇朱子曰無極而太極則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沖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是火自是火木自是木而其理則一且如這光也有在凳上的也有在器上的其光則一也

〇又曰動亦太極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非太極耳又曰謂太極函動靜以本體而言也謂此謂渾淪未判而其理已具之稱者也謂太極有動靜以流行言也謂此是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者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〇問陰陽便是太極否曰某解[illegible]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illegible]尚未通[illegible]如何論太極〇問[illegible]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〇又曰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的表德又曰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蓋天地變化不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之正其性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判時屬陽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〇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然不是動而後有陽靜而後有陰截然為兩段先有此而後有彼也只太極之動便是陽靜便是陰方其動時則不見靜方其靜時則不見動〇又曰陰陽本無始但以陽動陰靜相對言則陽為始陰為終猶一歲以正月為四端其實始始於此耳〇又曰一動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〇又曰程子所謂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為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即周子所謂

分陰分陽也二句相須其義始備〇問有此理然後有此氣朱子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此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〇問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朱子曰機是關捩子踏著動的機便挑撥得那靜的踏著靜的機便挑撥得那動底〇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程子謂擱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〇朱子曰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

以陰陽者道也是以陰陽往來不息而聖人即以是明道之
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
云朕目童子也蓋謂沖漠之際雖無可見如所謂無聲無臭
視不見聽不聞者也○又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
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
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
之孝乃為道耳○又曰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終成始
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
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也○勉齋
黃氏曰太極動靜而生陰陽不成太極在一處陰陽在一處

生動靜底便是陰陽陰陽都是這氣拍塞即無些子空缺處
人愚見天在上地在下便道中間有空缺處不知天地間逼
塞都實吾身之外都是氣如脫了衣服便覺冷是這氣襲
人舊嘗寫一間屋兩頭都用繩拽起這一箇那一箇也掣動
這是氣機出橫渠云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是如此又云所以
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只是如此○生陰生陽亦猶陽生
陰生太極隨陰陽而為動靜陰陽則於動靜而見其外不是
太極在這邊動陽在那邊生陰如蟻在磨盤上一般磨動則
蟻隨他動磨止則蟻隨他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以
見磨之動靜○又曰有其著而觀之者是陰陽有其微而觀

之[illegible]太極陰陽不是二物如何又有彼有着曰
[illegible]太極他裏面拆看却非他有兩箇[illegible]所
乘之機一句最妙又曰此既言氣與理合雖然以[illegible]言雖是
恁地那裏見他入道處所以不見他合不見他[illegible]正以其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下面若有經過太極也[illegible]出了○又
曰一必有兩體必有用動必有靜動靜[illegible]陰陽變化
之所由生也○又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illegible]而長之
其此之謂乎○北溪陳氏曰以造化言之如天地間生成萬
物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散殊上下自古有是到今亦有
是非古有而今無皆是實理之所為大而觀之自太始而至

萬古莫不皆然若就物觀之亦徹始終亦只是一實理如此
始以一株花論是春氣流注到則萌蘖生花春氣盡則花亦
盡又單就一花蕊論氣實行到此則花便開氣消則花便謝
而亦盡了方其花萌蘖此實理之初也至謝而盡處此實理
之終也○又曰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
道理為之主[illegible]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
星辰之運一經度萬古不差皆是真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
觀之桃有萬古桃李者[illegible]萬古常[illegible]
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
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對萬古皆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

力十分安排撰作來終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而然○又曰道非是外事物有箇空虛底其實道不離乎物若離物則非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又曰理不外乎氣若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成理與氣為二物矣○節齋蔡氏曰所謂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此分道器而言也後謂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此乃所謂器即道也又謂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此乃所謂道即器也蓋不分上下則恐人惟以可見者為始不合道

氣則恐人認老氏精粗之謬故須著如此說耳程子之意恐亦不過如此苟惟以為太極只在陰陽中而已則器亦道也一句已足又何必重複耶○又曰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其理已具自陰陽既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上別有太極常為陰陽之主者固為陷於列子不生不化之說而猶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根抵樞紐之所為而大本有所不識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西山真氏曰凡天地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

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椅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平岩葉氏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二氣相待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云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流通也○讀易論陰陽處先要分箇流行與對待如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對待的也如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成象謂之乾效法謂之坤則又是流行的對待則所謂交易也流行則所謂變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一章通以流行者言也如仁陽知陰若能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則是君子之道得太極之全也亦流行者也○天地以生物為心其於秋冬之所斂正是生物之機斂處其實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純是生生之道也故陽常兼乎陰而於復即見天地之心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本義云道具於陰而行乎陽道具於陰又在行乎陽之前蓋
此句是起那繼字繼者當之終動之始也行乎陽之陽繼那
具於陰之陰此具字與下文言其具之具又不同○本義繼
言其發也如何以繼為發蓋對前面陰則為繼對後面陰則
為發其實一也語錄所謂靜之終動之始解得最明白蓋靜
之前又有動動之前又有靜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引之於
後而不見其終故曰動靜無端也○本義曰道具於陰而行
乎陽又曰繼言其發也發字即行字意繼言其發也成言其
具也兩其字皆指道觀本義上文曰道行乎陽則其發者非

道之發而何下文曰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則所謂其具
者又非道之所具而何蓋道雖無陰陽然即陰而道亦在於
陰即陽而道亦在於陽所以謂之兩在而張子亦曰一故神
也○繼之者所以謂之善蓋此時全是天道之本然無此意
夾雜於其間所以目之曰善也善字是名目字不是善惡
之善對下句性字亦是名蓋此理在天道則曰善既付於人物則
曰性要分天與人物界限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與此理則一
般但彼是串合言耳繼善是天命流行成性則此命已交過
人物去了乾道變化繼之者善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成之
者性也○本文兩箇之字虛下文善即是其所繼者性便是

其所成者有道字實之○繼善者成性之方陰陽之序也成
性者繼善之已成陰陽之事也一陰一陽之所在此道之見於
天命之流行賦與者然也○朱子曰繼之者善繼之為義接
續之意言既有此道理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
而物之成形則各具此理而為性也○陳北溪字義略曰繼
善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
也成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的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
之靜而陰時○又曰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
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天地生物之心無有不善
故曰天地之性也對氣質之性而言也○物生則有性而各

具是道物便是氣所性則物所有故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
也故氣質不同而理亦隨之○繼之者大文言繼之成之本
義則曰其發其具大文之之本義之其要皆指道也然尚虛
說○通書解註曰以繼之成之為氣善也性也為理何以分
理氣而二之蓋善字性字難以爲氣也然理亦歸諸氣二而
一者也善謂化育之功化育之功所以曰之曰善者以其能
生物故也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安得不謂之善○善謂
化育之功仁謂造化之功同乎異乎曰化育者自其流行之
際言對所具而云也故中庸曰化育流行造化者對機緘而
言天地生物之心皆發於此矣故與其善者而言曰造化之

物德之發也○繼之者時純是乾道變化不著形與器故謂之
善○繼善成性先儒以為孟子性善之論所由出然按大傳
此一節是兼氣質終是說得下善與成下文云仁者見之謂
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此閑於氣質而不能純乎善者也又
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其中又安得無惡者耶此所謂惡不
肖者之不及也乃知孟子論性不論氣果是不備也○人性
之有惡者亦在善中之惡故孟子以為人性皆善亦是也先
儒以為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亦是也然雖至惡之人見其所
依附之孺子將入井之時初間亦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豈可
不見得人性之善但少間瞬息則別心生矣況其人未惡終

不可化而善茲又豈非善中之惡乎大抵以人性而視禽獸
則為善惟所稟有不同則又有善中之惡且如文學之選雖
百箇進士亦有學問不足者雖聚百箇狀元而較之其中又
有不足者故惟純粹者最難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
之道鮮矣

之字指道道本不偏奈仁智者拘於所染而各認作一偏夫
上文成之者性兼人物言此則承上文成性一節去了物而
專以人言也蓋既謂之成性則此道已落在氣質矣所以有
偏仁者偏於陽也知者偏於陰也陰靜而陽動也若道之全

○謂之仁謂之智亦最要看不足仁
者名此道為仁知者名此道為知蓋仁者是箇流動發越要
行便行要做便做底人所謂動也此自是他偏處他却不自
知而以為道止是如此而不知此不足以為道也更有一邊
在知者是箇恬靜照察行不遍行做不遍做底人所謂靜也
他這也只是一邊他却不自知而以為道正是如此而不知
此亦不足以盡道也故曰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也若說仁
者真實名此道為仁則已自知其偏於仁矣知者真實名此
道為知則已自知其偏於知矣故謂之二字要解得有分曉
○當仁而仁當知而知仁知不偏則道之全體矣○此條只

說當天之性出於天命之善固無所偏然性寓於氣質之中
則有所偏故偏於陽之動者仁者也偏於陰之靜者智者也
仁者惟其偏於動也則只見其動而不見其靜遂謂道止於
仁耳而不知仁之外有知焉知者惟其偏於靜也則只見其
靜而不見其動遂謂道止於知耳而不知知之外有仁焉至
若衆人並無所有於仁知也未嘗不囿於是道之中然行矣不著
習矣不察既不知有道之仁亦不知有道之知焉夫仁智者
雖有所見而各有所偏若百姓則又一無所見此君子體用
全備之道所以鮮與人也夫仁之動陽也知之靜陰也百姓
日用又皆陰陽所在也而道亦不外是矣此須通看於全章

者然也○此節貼一陰一陽之道當兼仁者智者與百姓而言
蓋仁智者各見得偏道則不偏也百姓雖全然不知有道道
則不以百姓而無也○君子之道兼陰陽合德之道也仁者無動
靜體用○仁者所見偏於陽非全是陽而無陰也所偏多耳
知亦然百姓日用不知以所禀之限也故百姓不偏亦不備
為凡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此條口講當云夫道顯之於仁藏之於用顯仁所以鼓萬物
之出機也藏用所以鼓萬物之入機也而一出於無心非若
聖人之有心而憂也顯仁而不憂則盛德之至矣藏用而不

憂則大業之至矣蓋顯仁非德也德之發也爲非德盛於內
何以能如是其顯仁乎故即顯仁而謂之盛德藏用非業也
業之本也蓋旣藏諸用是惟未發一發則其業容可量乎故
旣謂之大業顯仁之德即前面之藏用者藏用之業即後來
之顯仁者○故本義一則曰自內而外二則曰自外而內一
則曰德之發也二則曰業之本也是正所以開出相爲表裏
處意思而益以見夫一陰一陽之迭運而無端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豈不信哉○至矣哉只是申替盛德大業之詞不必
分如何爲盛大又如何爲盛大之至○鼓萬物而不憂而
必曰不與聖人同憂蓋德之盛業之大者宜與聖人若也然

聖人猶有心而在此故德大業猶未至也若夫天地之顯仁
藏用一出於無心而成化此其所以爲盛德大業之至也是
蓋舉聖人之至以顯天地之至如中庸舉三者之難以明
中庸之尤難意思非有故是憂者聖人以爲未至也姑得抑
聖人以揚天地耳○盛德大業至矣哉不必盛德大業之外
別取一箇至也只是申替之詞如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
於此下文應之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是上文
所說是至神下文所說只是神而未至者也○仁謂造化之
功以發出者言也用是妙用之用故謂機緘之妙也機緘者
未發之意機是弩之機緘是緘之總結處機一發緘一啓則

業之所在也可見德在仁之內業在用之外德在仁之前業
在用之後然必於顯仁言德於藏用言業者以其相為表裏
也○藏用為業之本宜曰藏者體而曰藏諸用者何歟曰以
其爲有用之體用即妙於體之中也故曰藏諸用本義曰用
謂機緘之妙非止以用爲機緘也以其機緘之妙處爲用之
所在也○藴諸用用者其妙也程子釋成變化而行鬼神云
變化言功鬼神言用○謂機緘之妙按理學類編論天地之
形體篇第八章曰性則以定說得好其曰天者乾之形乾
者天之用此所謂此用字說得的蓋指天之性情言也藴諸用
之用即其性情所在藴是者也故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

豈非藏用之謂哉○繼之者止其生生之機不停也所謂復
其見天地之心也此節是就天地之流行時節上言陰陽也
當分造化與人物界限至於顯仁藏用則純化之氣機出
入言爲此義於上文未顯如繼善成性只是就天地萬物
之一付一受而言豈足以該此義故不可無顯仁藏用一條議
論也顯仁藏用一條最說得造化之妙蓋所謂天之道一陰
一陽盡之矣無復餘藴矣地之剛柔人之仁義皆陰陽也繼
善成性以一付一受分陰陽顯仁藏用乃以一嘘一吸分陰
陽　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或問用當而是業如何以
爲業之本曰此所謂之既成則其根蔕脫落而接續而生者
非之本而何蓋用前之外爲仁用後之外亦爲仁也仁後之
內爲用仁前之內亦爲用也二者互相表裏互相先後但仁
自其方發者言業自其成者言用自其方斂於內者言
德自其素具於內者言其循環自無窮也用之後爲德則其
方藏用之時只可謂業之大而非用即德也仁之前爲業則方其
顯仁之際正可謂德之盛而非仁即業也如此說業亦不害
其爲外用亦不害其爲內德亦不害其爲內仁亦不害其爲
外此說似穩仁者未成之業也用者方歛之德也○宜問藏
諸體而乃藏諸用者蓋其所藏乃有用物事也故以因之
文言曰[illegible]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此等言[illegible]至堅[illegible]不出也又如建亥純坤之月謂之陽月

[illegible]已　[illegible]成性但於成[illegible]復之機循環無[illegible]之妙有未
[illegible]故繼以顯仁藏用之說其實顯仁藏用只是
繼之一字內未發之意○恐於仁陽知陰俱是就成性裏分
陰陽須仁藏用俱是就繼善裏分陰陽而未敢決恐人說繼
善中無藏用在化育之功[illegible]只於藏用故曰繼言其發也又
曰靜之終動之始也陰陽之在實體者只有此兩項而已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藏用何以謂之大業蓋方其藏用之時此理無乎不有百穀
草木洪纖高下一一歸根復命而各翕其生生化化之機於
無聲無臭之中是雖未發於外而爲業然業之本在是一發

則其大無外矣故謂之大業○顯仁何以謂之盛德蓋方其
顯仁之際此理發見彰著源源而出如一草也由萌而葉而
葉而華而實如一木也由萌蘖而拱把而合抱以至參天[illegible]
[illegible]無間此乃發於外者然非德盛於內則何自而有此[illegible]
耶是故謂之盛德者猶中庸所謂久則徵徵則悠遠者也○
顯仁之盛德陽也藏用之大業陰也顯而復藏藏而復顯一
陰一陽只是如此循環不已是則所謂道也此道之見於化
機之出入者然也與繼善成性分天與人物界限者不同○
本義云富有者大而無外日新者久而無窮久大二字是從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而來其所以明其盛

德大業者也
生生之謂易
大凡天地人物一陰一陽都是此句甚說得廣不只謂顯仁藏用也然是以理言不兼書言也本義以理與書兼說而看乃是朱子開示後學之意亦見得其理之同故云如易有太極一節本文只是說畫卦而本義則曰畫卦揲著其序皆然無思無為一條本文只是說著卦而本義則曰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皆是朱子開示後學之意耳讀者要以意逆志○生生之謂易在造化亦有然者在萬物亦有然者○陰生陽陽生陰在天地則為消息盈虛之類在人物則為動靜榮悴

之類其變皆無窮也易字都盡該得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此乾坤就物說象輕清而虛法重濁而實成象只是一團氣耳法則是氣之聚而形體已具也故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見對形而言則象猶未形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此造化亦就物言各有箇造化也蓋法與象亦都就物言○成象之謂乾陽之輕清未形也效法之謂坤陰之重濁有迹也○自坤元資生之後皆效法之坤也○成象之乾則氣之初凝陽之動也效法之坤則形之已具陰之靜也由象而形陽矣而陰此又道之見於生物者然也○按下章

以分而言之反形乃謂之器則此成象效法可就生物言所謂身上形體者生物之序也只是就微著上分所謂一身還有一乾坤者歟○如乾坤二字既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而又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此以乾坤為天地特其成形之大者耳如元亨利貞有天道之元亨利貞焉有聖人之元亨利貞焉又有君子之元亨利貞焉若其一物之生亦各備箇元亨利貞焉則易之與天地準也亦可見○夫乾其靜也專之乾坤以對待者言是就天地說成象闔戶之乾坤以流行者言闔闢謂氣見形謂物也○此乾坤與資始之乾資生之坤大不同依上例當有即大業也日新即盛德也生生

即易也成象即乾也效法即坤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
此承上文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在造化者此也在人事亦此也自人事言之筮者以蓍問易極七八九六之數因其所值而知方來之吉凶此所以決其事也是謂之占及夫以占之所決者而見之於事吉則趨之凶則避之而事之變以通矣此所以成其占也是之謂事占則事之未定屬乎陽也事則占之已決屬乎陰也是皆一氣機之動靜而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亦未嘗不在是也此道之見於占事者然也○占是占卜之占非象占之占也事是事業之事非有事之事也○來

系以此條者所謂因造化以及易也或以為說人事者緣後
忠定公之言而云北宫都是指易言不是說人事言也人間
之事何限却專說占事何耶○無一物不有陰陽則一陰一
陽之道無所不有可知此聖人立言之意乎○極數知來之
謂占都却在陰陽造運者氣也之內蓋極數通變是皆以氣
用事也張子曰夫氣块然太虛云云糟粕煨燼無非教也則
占事之為一陰一陽之道又何疑

陰陽不測之謂神

陰陽不測之謂神者即陰而道亦在陰即陽而道亦在陽陰
陽只管迭運而道無不在焉屈一伸一往一來一進一

退行乎千百千萬之中無非道一箇物事甚莫測如此此其
所以謂之神也故曰神無方神即道也○兩在故不測言忽
然為陰又忽然為陽也忽然為陰則道在陰矣忽然為陽則
道又在陽矣是謂無在而無不在無為而無不為故曰陰陽
不測之謂神舉其大忽然為晝又忽然為夜忽然為暑又忽
然為寒皆莫究其所從來莫詰其何所往所謂不測也○愚
謂即陰而道亦在陰即陽而道亦在陽蓋太極之全體無乎
不在也○朱子曰一陰一陽之道云云周先生太極說只
是這幾句易之為義也只是如此○此章言道之體用體用
者一動一靜合體與用然後為道之全體惟其兼此陰陽故

不偏於陰陽也○此章言道以理言然書所以模寫此經也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爻一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學者默
而識之可也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 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illegible]重訂

第六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廣大二字亦須有別大就外面包括得盡說廣就其中含蓄得多說畧與彌綸二字相彷彿○以言乎遠則理無遠不到也以言乎邇則即物理存初不假外求而理自端正無所偏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凡有聲色貌象而為物者此理皆無所不有也此三句是說個廣大底模樣如此非廣大之實也廣大之實在第二節○不禦二字最貼遠字意言其無遠不到而莫之止也○靜而正靜謂不待安排布置也正謂不偏倚則缺矣此靜字不要依雲峰動字說須看遠邇二字○不禦靜而正備矣此數字要指易也說開去便不是易之廣大遠邇對直說天地之間四散說見得陰陽無處無之本節所云特舉其對耳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天地別無勾當只是生物而已蓋天地以生物為心是故乾[illegible]而其生物之心則常存不使其生物之專也及其動而亨則生意由中達外洽乎萬物之能無停其動也直也夫坤其靜而利貞也其收斂得許多生意在內翕聚而無餘所謂翕也及其動而元亨則乾氣一至就能承之以生物將許多生意都一齊發散出來故曰其動也闢乾坤生物全在動上而此則兼靜言曰以靜居先者何也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至哉言也天地之道盡於此矣豈惟天地凡人事物皆然凡聖賢之論陰陽先陽後陰者生物之序也如元亨利貞之類先陰後陽者體立而用行也如靜專動直之類且乾坤之動靜而何易之廣大從此生蓋非乾坤之一動一靜則安有此物既無此物則安有此理既無此理則易又何從模寫得此理此乾坤之一動一靜而易之廣大所以從此生也○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靜專動直靜翕動闢皆其性情也故稱乾坤下云廣大配天地則以形體言矣○乾由靜專而動直萬物皆受氣於此是乾之大也模寫之易則易之大由此生矣坤由靜翕而動闢萬物皆受形於此是坤之廣也模寫之易則易之廣由此生矣○此章一篇廣大字都是指易○或以大生廣生為乾坤者恐非也乾靜專動直之外更何處是大坤靜翕動闢之外更何處是廣[illegible]乃曰乾坤之廣大由此生云云者

廣大二字與上下文不同矣蓋本義就乾坤實體上說
廣大之義者乃是發明孔子所以分附廣大之意其實本文
廣大二字與上下文不同也○本義云乾一而實坤二而虛
愚竊謂實則一矣虛則二矣不然乾之一猶可言也坤之二
何所見乎天形包地外故乾以質言而曰大天氣行地中則
地有以受之矣故坤以量言而曰廣其曰天形雖包地外而
氣常行地中諸若有抑揚者其常蓋云天包地則地亦在天
中只言乾之大可也或兼言廣大亦可也而又必以廣爲坤
者蓋天之体云云耳天若包地便包得有許多物故於坤曰
廣而與乾之大爲對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前廣大字與變通陰陽易簡之類在其中此廣大二字對變
通陰陽易簡言則較狹些凡讀書要隨文解義其或以上句
統下三句說者亦或矣○一陰一陽之謂變變而不窮之謂
通不可以陽變而通於陰陰變而通於陽矣○陰陽之義義
字淡本義以說字代之蓋卦爻之剛者稱陽柔者稱陰陽
之稱便是所謂義也義是名義之義　人之至德便是健順
仁禮屬健義智屬順中庸章句云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
順五常之德是也五行一陰陽也五常一健順也○易中凡
陽卦陽爻有剛健之道即所謂易也凡陰卦陰爻有柔順之

德則陰謂簡也至德本義何以謂之人事對天道言也且其
實亦皆人倫日用之常理○此條口講錄云廣大者莫若天
地而易之廣大配乎天地變通者莫若四時而易之變通配
乎四時天有日月易有陰陽陰陽之義配日月矣人有至德
易有易簡易簡之善配至德矣夫以易之配乎天道人事也
有如此可見易之廣大也易與天地准亦是此意

第七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
效天卑法地 全章

此章當以易其至矣乎一句爲主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

廣業也其大綱言以見易理之至知崇禮卑以下直到道義
之門皆言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以見易之所以爲至
也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是理之所在也聖人於
是理也窮之於心則識見超邁而其知也崇循是理而行則
工夫篤實而其行也卑其知之崇則如天之崇崇之極也其
禮之卑則如地之卑卑之極也且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則其
中陰陽升降變化不窮矣今也聖人知崇於上禮卑於下則
其本然之性存存不已而道義即從此出吾見道義之得於
心者日新月盛而德於是乎崇矣道義之見於事者日積月
累而業於是乎廣矣夫易窮理人之所以崇德廣業也如此

易其不爲至矣乎○知崇所以能崇德者所見日向上去而
所得日進於高明矣禮卑所以能廣業者蓋其不忽近小不
略細微行件件著實循道理做去如此則業何以不廣○道
義之得於心者日知其所未知則爲德之崇矣道義之見於
事者日行其所未行則爲業之廣矣道義之與德業豈有不
同歸哉○觀此章者先要辨別得如何謂之知禮如何謂之
德業又如何謂之成性又如何謂之道義蓋知禮是工夫名
目德業是禮知所成就者成性是人心所固有者道義是成
性中出者夫人莫不有是成性然知禮之功未至則成性不
存存矣成性不存存則道義無自而出道義無自而出則德

何由崇業何由廣以此見得此章兩節意思自相貫非謂上
一節言知禮爲德所由崇業所由廣下節又言知禮爲成性
所由存道義所由出也本義於上云窮理則知云云如地而
業廣蓋以知崇禮卑分屬崇德廣業耳其實本文德崇業廣
意直到道義之門處方見故曰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實有知
崇而德崇禮卑而業廣矣然後又以知禮成性而道義出乎
○語錄以知崇禮卑爲不必專指聖人此亦朱子未定之見
據本文本義則當純以聖人言大意正與第四章言易道之
大聖人用以窮理盡性至命者相類彼就聖人以易而窮理
盡性至命處見得神無方易無體此就聖人以易而崇云

易之學○成性固是道義之原然此章重在知禮
崇效天卑法地下節承上言天地設位云云門指成
性也曰指知禮看來須據本文以成性爲主不可錯認本
義而以蔽當意或曰如此不見有兩邊意而與天地設位之
旨背曰禮門也亦有兩邊意乎不過言其所出耳○天地設
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此易指造化而言凡天地間陰變陽化
日月寒暑之類皆是與生生之謂易字同○既以道義爲自
成性而出則道是統言義其條件也而在物爲道處物爲義
道者天理之自然義者人心之裁制之說似皆不甚切

第八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云云是故謂之象
擬諸其形容是觀其卦時此度那天下之賾底形容如何於
是畫成卦以象其物宜即上經所謂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
有云云也物宜言物類也物類即天下之賾也形容即是物
宜之形容既畫成卦則天下物宜如說卦所列者皆不外乎
此矣是卦之爲卦所以象天下之賾也故謂之象○語錄說
擬其形容處恐未穩姑以管見來說蓋未曾說出卦如何有
卦可擬形容且與下俯所謂仰則觀象於天至於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云云情者皆背矣又擬字與象字形容與物
宜須各有分別擬是畫卦之時象是畫卦之後物宜即天下

之所也統而言之則曰天下之賾自卦中各有所取象言之
則曰物宜形容即其模樣也○如庖丁解牛云云虛也賈誼
治安策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其所排擊剝割皆衆
理解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云云是故謂之爻

觀會通行典禮只就天下之動上說未着在易然後却把此
理係之於易以斷其吉凶是爻辭之所以爲爻辭者乃所以
效天下之動也故謂之爻爻交也交則變變則動矣故爻有
動義會通會中之通聖人便把那通處做箇常法典禮只是
時義即所謂通也○爻辭凡言吉處皆因本爻有循典禮而

行之象故繫辭以斷其吉凶處皆因本爻有背典禮而行之
象故繫辭以斷其凶故曰觀象玩辭吉凶者失得之象也○
觀會通以行典禮語錄云如有一事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
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若父子之恩重則便得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矣其不可
行者非通可行者便是通通便是典禮之所存若君臣之
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而委致其身
處便是通通則典禮所存但擬議理而
言則曰通猶聖人立箇常法可以言則曰典禮典常也云即理
之所當行者也故解作常法云云

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云
承上言聖人因天下之賾以立象是象所以言天下之至賾
也至賾宜可厭也然其物宜之象皆天下所當有者故不可
厭焉聖人因天下之動以立爻是爻所以言天下之至動也
至動宜可亂也然吉凶之斷各有定理而不可亂焉言天下
之至賾則無所惡美惡兼收也言天地之至動則有所擇導
人爲善而不爲惡也至賾如說卦所列若可見美惡兼收也
言天下之至動則主於典禮矣只是導人向善也夫卦爻之
不可惡不可亂也如此則一言一動之理莫不具於此矣故
聖人之於言也要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擬於易而後言焉

其於動也亦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議於易而後動焉擬議
於易以成其變化使言動皆合乎卦爻之理可也然欲擬議
於易果何如耶其例如下○言天下之至賾者謂著出天下
之賾也言天下之至動亦然此與變動以利言之言字同○
動字朱子以爲命之動者何也蓋是一事到面前我不知所
以處之所謂事之變也這便是動故就此觀會通以行典禮
若以事字當他理便是已成了是亦當辯

擬之而後言云云擬議以成其變化

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以人事言人之一言一動無非變
化之所在也如言之淺深詳略動之仕止久速皆非一定者

□□□化或以不好者變而爲好者爲説此恐在擬議以成
字內不在變化字內○本義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存亦□
是擬議之事實法行之正是擬之以言議之以動法字無擬
議行字無言動法行之謂法易以言動也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云云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本義於爻辭鶴鳴子和皆從現至是彼此同德之意却在所
略不得盡與爻辭同矣大抵爻辭説出誠信感通之理所設
甚廣此獨以言行言者感通莫大於言行也○言出乎身云
云味此二句便見得言行爲君子之樞機乎○不可於加乎
民見乎遠貼人事之從違從違當貼在榮辱上○千里之

外或應或違此即是榮辱也○動天地亦無善惡兩途○即
此爻而擬議之當謂其言行之發也○經言補説鶴在陰君
子居室也鳴之出言子和千里應之也好爵即言行也靡之
相觀而善之謂也又曰靡與縻同協和字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云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先號咷而後笑只是始異終同之象此處亦不可於先後
字太泥故本義云初若不同而後實無間看若字及實字只
是云自其初而觀之則一出一處一語一默若不同也然驟
其終而論之則是二人者其心實同其心既同則雖至堅□
間之物亦不能間之矣間是阻隔之意若利刀之切物物斷

刃而分何能阻隔得他故曰其利斷金○其利斷金物莫能
間皆事理做得透何功不成也○心既同則我之言彼覺其
有味也彼之言我覺其有味也凡人言語所以不相入者都
緣心不相符耳既是一出一處一語一默而猶得謂同心者
蓋各隨其分各安於心而已非有意於相戾也如禹稷顔回
同道殷有三仁之類也○或者兄弟并不和也各認其是而
□所謂同而異也

藉用白茅无咎子曰云云愼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
自苟錯諸地至用可重也但且就象上説至愼斯術也以往
方説得象中之意愼術守也守此以往自然言无口過行无

怨悪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何咎就藉用上説言其無
傾跌之虞也下文至無所失矣方是爻辭无咎之義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云云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方勞於事之謂勞事既成有利於人
之謂有功不德謂不以德自居也厚之至此是贊詞如上條
愼之至也例而軒誠齋之説似太深了○語以其功下人者
也上三句且發揮勞謙之意此句方指爻辭勞謙二字而釋
其義也德言盛禮言恭言與永言孝思言同猶念也故本義
以欲字解之言其立心如此也德言盛貼功禮言恭貼下文
此恭字即下文致恭之恭存其位是有終意言德欲其盛禮

從其欲也一說言猶念也皮辭為欲字承君子設心如此也猶
所謂君子學欲其博汝於文欲不考守欲其要敀其動必以
禮云○德言盛則德欲自進於有餘也禮言恭禮則欲其若
有所不足也猶云君子崇禮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之意
○一說從則從來說節盛禮則從來說節其恭禮要
恭也不必說君子立心如此故本義著一言字可斷○一說
只是論理之詞謂德正要他盛禮正要他恭復以而謂恭卽
是謙讓也此正如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亦是教君子當
如此非謂君子本心所欲也如君子恥其言而過於行則无
箇欲字○一說還是君子於德則常言盛於禮則常言恭言

者心之聲也○致恭以存其位非謂君子之致恭正以存其
位也能致恭則位以之存耳此句重在存其位上卽此爻而
擬議之則當以功下人也劉向說苑第六卷復以勞而
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無位云云是以動而有悔也
言上九貴則貴矣然居九五之上而不當事任貴而無位也
高則高矣然出乎人位之外民皆歸於五而而无民也雖有
九五以下之賢人在下位然以其過高而志滿而莫有輔之者
其亢如此能無悔乎○卽此爻而擬議之則不可亢也○有
位為貴高謂在人上也此亦貴與高之辨

[illegible]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illegible]始故亦若君言不密則禍其臣為臣者
言不密則禍其身凡幾事[illegible]不密則害出无成然則君子
之於言可不愼乎幾事不密通衆人言不止謂君臣也○卽
是爻而擬議之則當謹密其言也
作易者其知盜乎云云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盜所奪之者以其竊據高位才德不勝適起謀利者攘奪之
心也○上慢下暴小人竊據高位必然至此謀利之徒因得
借以為詞而代之矣其能久有其位乎四盜字皆以寇言獨
誨淫之淫是淫字謂偷也對淫字看此二句以其皆由己致

而併及之耳○上慢者以其所慢者在上而下慢以其所暴者
在下也然不可以上下二字當上下之人○其知盜乎猶云
知賊情也如云如何則盜思奪之如何則盜思伐之可見盜
之情矣楊誠齋謂盜也而又以盜之招一句為證殊非是既
曰盜之招則盜自是盜招者自是招者以招為盜當有誤○
者矣○卽此爻而擬議之則當量才度分不可據非其有也
○以上七爻皆以明擬議之例然亦舉其略耳學者又當推
類以盡其餘

第九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

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云云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所係逐字逐句都是說河圖上指畫出來說非泛論道理
之文也即是河圖的圖說也後面大衍之數一二而三四一
起三二起四四却除了一半只得二是為一二而三四而
七八九六三三而九三二而六兩二一三而為七兩三一二
而為八自七八九六起而至於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
策百四十有四而凡陰陽老少相當俱得三百有六十者此
也又積而至於二篇之策陰陽老少相當俱得萬有一千五
百二十者亦此也是則河圖者易之祖宗也故夫子於此備
發之以昭示來學大抵聖人作易所由不非一端如仰觀俯

察遠求近取凡天下人物理之所在無一不存所採至於其
中如河圖者又天之所以開聖人之獨得所由之物者也聖
人之作易或以得此而後決也歟以其於理數之際至詳而
至明至巧而至妙者也設孔子當時無此一篇則天在不而
出河圖又不再生聖人吾見易之理數為古如長夜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是伏羲時龍馬出河其馬背上旋毛兩子有自一至十之
數而其位則一六居下云云也萬有萬物之生皆父天母地
則皆有天一地十之數但其得天地之氣不完或完而不能
是以其數不著雖著而不全若龍馬之出以言其形

鍾靈也以其世則聖王在上天下和平王道得也以言
其地則河洛又為天地之中也是以天地許多至精極純之
氣專在此一物身上而其數之影著有如此此所以為靈
物也且許多圖子則天地氣數痕迹也○蓋人知河圖而不
知河圖之為數知河圖之為數而不知其為天地之數知河
圖之為天地之數而不知其何者為天何者為地故夫子歷
歷指點區別出以示人曰云云自此至下條便是孔子為河
圖作個圖說如此也○是數也默運於穹壤之中所謂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不可得而見也今却顯之於河圖而為龍馬
一身之所載皆天地之數之影迹也○是數也惟伏羲知之

以作易伏羲而後世之知者鮮矣孔子於是發之以垂萬世
而必置之大衍之前者明易數之所祖也○萬世文字之祖
起於易易祖於河圖河圖者天之文也天以是文寄於河圖
以示聖人聖人遂則之以作易○愚齋翁氏曰河圖運行之
序自北而東左旋相生固也然對待之位則北方一六水克
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二八木而相克者已寓於
相生之中洛書運行之序自北而西右轉相克固也然對待
之位東南方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水東北方三八木生西南
方二七火其相生者已寓於相克之中蓋造化之理生而不
克則生者无從而裁制克而不生則克者有時而間斷此

生亦未嘗不各自全備也○河圖主於陽故以陽統陰
而歸於十全數也洛書主於陰故以陰命陽而少不足焉陰
道也又河圖主五行相生之序洛書主五行相克之序亦有
義焉惟主於陽也故畀之龍馬龍馬至健者也惟主於陰也
故畀之龜龜至靜者也此皆出於自然之理而非有所安排
者也○玉海第六十二冊六十七板命攷條曰河以通乾出
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愚按洛爲地之中河通於大衍按河
源謂之星宿海其水從地發流出所謂水生於天行氣則在
水也陰貫亦有陰陽之分歟○本義就此章而言之 云 云
蓋孔子此章只爲易數而發然河圖是易數相出也故象河

圖之數以起下文而朱子亦爲下文張本 云 云 可見朱節正
意也○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此即河圖中宮天五乘地
十之意蓋以五錯十由一錯五而生故五爲衍母而十其所
衍之子也衍之爲五十者即啓蒙所謂河圖洛書之中數
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爲五十者也是以九
錯 外令五錯九而得之是即五其十者啓蒙此說恐不義
合大抵一數之始十數之終故 云 云 下齋胡氏以爲洛書中
五下一點爲天一一含九衍以爲十上一點爲地二二含八
衍之亦爲十左右中各一點皆然殷謂此蓋因朱子所謂河
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 云

云 而有是說耳恐朱子此論不是爲大衍發且於註中各極
二字似不切○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者太陽居一少陰
居二少陽居三太陰居四也○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者
太陰數六少陽數七少陰數八太陽數九也○二老位於西
北者太陽居一在北太陰居四在西也二少位於東南者少
陽居二在東少陰三居在南也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
者太陰之數六在太陽一之位外太陽之數九在太陰四之
位外少陰之數八在少陽二之位外少陽之數七在少陰三
之位外○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者以橫圖陰陽老少生
出之爲次序也橫圖太陽居一少陰居二少陽居三太陰居

四而造化之理自是如此如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春者陽之
陽太陽也夏者陽之陰則爲少陰矣秋者陰之陽少陽也冬
者陰之陰則爲太陰矣橫圖便是造箇模象耳故河圖之一
二三四即四象之位也○此說可疑與啓蒙圖似不合
天數五地數五
上文是即河圖而逐一指點出某位爲天數某爲地數此則
又總而別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也既而又積而計之曰天數
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合之爲五十有五也其五位相得而各
有合正是成變化而行鬼神處其五位皆相得而各有合
了然後方見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蓋上一截意都盡了下一

推□□而計之又若此一句以見造化皆不外此之意耳
精□□可見○又曰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一是水與火一
是木與金雖相反而實相為用有相得之理至於五與六之
相得則未易曉也蓋一至五生數已備至此則成數當總之
矣故五後即次以六總是五行一氣也○又曰相得者一變
二化三變四化五變六化七變八化九變十化而奇偶之相
為次第所謂如兄弟者也有合者一生水六成之二生火七
成之三生木八成之四生金九成之五生土十成之而奇耦
之相為生成所謂如夫婦者也不曰五數相得而曰五位相
得者據河圖而言位即數之所在也○又曰有合之義易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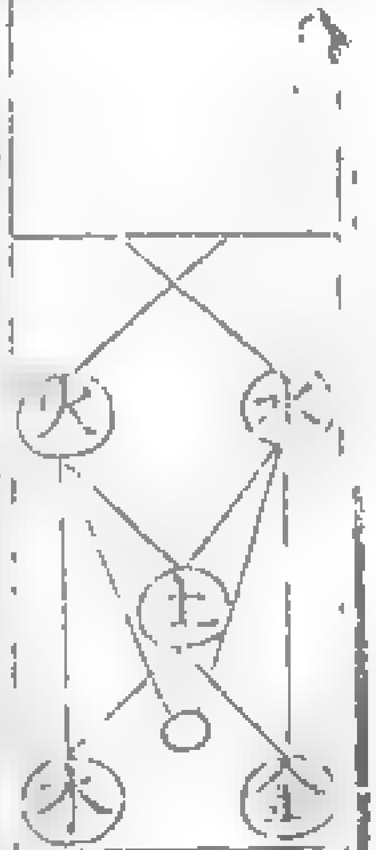
相得之意何如譬如造一火爐匠了須是諸匠□相扶方
成其匠但失一片便不能成事可見五位之相得如兄弟也
○又云大抵數只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天地生物只是一氣
之運而其節次則如此如一歲之十有二月一日之十有二
時只是一氣之行而有數段子耳非真有此數間子□當在
天地間作造化之主宰也○凡言五行有二有以造化之氣序
之流行言者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水如春夏秋冬是
也有以萬物之生成言者則水而火火而木木而金金而土
此章所云是也○此五行物物有箇五行也凡物皆始時為
水流形時為火向於實則木矣質之成則金矣分明大箇元

□□□□□□□□於土○五行之生以微者為漸水質微
□□九火漸著故次水木則著而質矣故次火金則實而固
矣故次木土則以今□而□故居中非所謂生成之序而何
○蘇東坡論養生訣曰陰陽之始交天一為水凡人之始造
形皆水也故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
骨故三曰木骨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曰金
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為肉故五曰土又曰人之在母胎也母
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
其五行之生成只是箇輕清重濁質亦如是一與六數之最
清者也故一變六化而生成乎水水質之至微者也二與七

數之次清者也故二化七變而生成乎火火質之漸著者也
三與八數之清濁相半者也故三變八化而生成乎木木質
之向實者也四與九數之次濁者也故四化九變而生成乎
金金質之已固者也五與十數之至濁者也故五變十化而
生成乎土土質之最大者也○此處變化變屬陽化屬陰蓋
與化而裁之謂之變之變化不同不可一例拘也○一二三
四五為生數生數屬陽六七八九十為成數成數屬陰然各
有陽變陰化之不同者蓋陰陽之中亦各自有陰陽也此總
是一分為二之理○論五行本數只是一二三四五以序而
生出水火木金土其六七八九十者乃其生數之副耳如夫

乃要綱要為大助之謂以其不與於五行正數之列故遂為
六七八九十也不然便當為一變生水而二化成火三變生
木四化成金蓋水之生一也水之成則一之一也一隔五則
成六故曰一變生水六化成之火之生二也火之成則二之
二也二隔五則成七故曰二化生火七變成之下倣此非謂
一既生水直待二三四五都一一生了然後六方成之二既
生火又待三四五之生六七八俱生了然後七方繼成之也
以此又見得河圖以五生數為主故朱子曰六七八九十
皆從五過一對五而成六二對五而成七三對五而成八四
對五而成九五又撞著那五而成十此所謂六七八九十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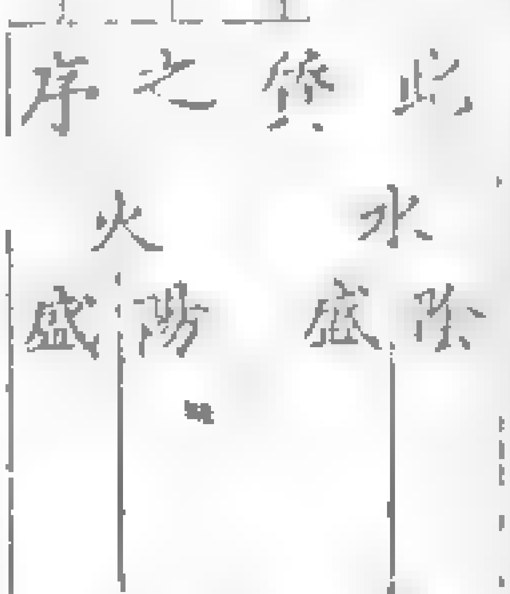
生數之副者以此未知其果然否姑識之〇問此一也何為
天以一生之而地以六成之曰成者只是生者之結裹處天
地原亦一物也一物兩體也分為之其水火木金土亦一
氣也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〇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者
陰陽之大分也其天三生木只是天一之餘氣地四生金亦
只是地二之收功大段只是陰陽兩片子故天一與天三相
連自右而之左也地二與地四相連自左而之右也此即是
太極第二圖之陽動陰靜而已又即橫圖之太陽少陰少陽
太陰之四象而已無二天地則亦無二理氣也



右水火木金之分左右而土居中所謂以質而語其生之序
者也蓋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穉故次火金陰
穉故次水土沖氣故居中〇其黑文之引自水而之木自木
而火自火而土自土而金自金而復水如環無端而不已者
所謂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者也〇蓋有大動靜焉有小動靜
焉小者之合大者之分也迎之不見其始引之不見其終此
陰陽之所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太極之所以一貫而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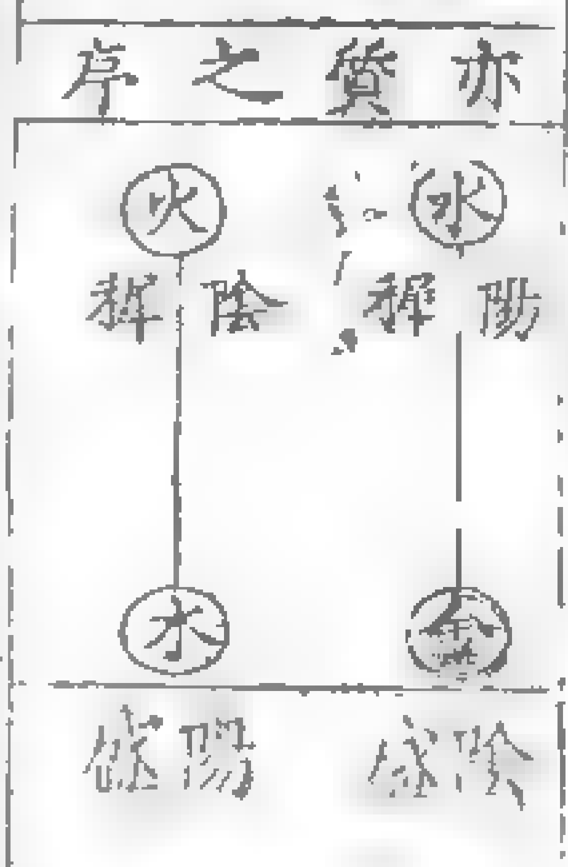
不在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所謂大哉易也斯其
至矣〇朱子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
之矣大抵周所以明易也故今學易者須從之周子之圖書

此質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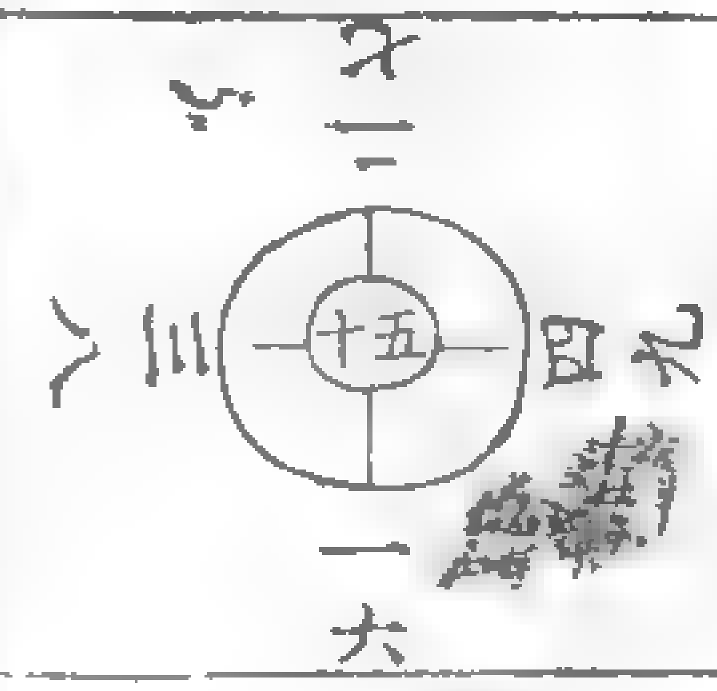


右水居正北故為陰盛火居正南故為陽盛木東方也故為
陽穉金西方也故為陰穉如是則水為太陰火為太陽金為

少陰木為少陽也此一說也



右圖解下句所謂水木陽也火金陰也陰始□□□□弱到生木已強盛故水為陽稺木為陽盛也陰□□□□以尚微到生金則已成質故火為陰稺金為陰盛也□□□□於天一木生於天三陽也火生於地二金生於地四陰也□行之生以微者為漸也又一說也如是則水當為少陽木為太陽火為少陰金為太陰矣



右圖畫之為縱橫文見五行之以陰陽而對待□□□序□

叙則□□□序也只據河圖文者見五行之以陰陽而流□□□以氣而語其行之序也此章本言是以質者言而氣序之流行亦因之以可見蓋只是這一箇五行而□□如同一箇四方也曰東西南北則對待之義曰東南西北則流行之義何以證此章本意是以質言者朱子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云云○以對待者而析言之則一六水為陽二七火為陰三八木為陽四九金為陰合言之則水火是氣之方行者為陽木金是質之已成者為陰此對待者也○以流行者而析言之則木傳於火木陽而火陰火得於土上傳於金則七承陽之陰而下啓陰之陽也金得於水則金陽而水陰也合而言之則木火之位春夏發生之陽也金水之位秋冬收藏之陰也皆流行者也○水火木金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方數也對待之易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者圓數也流行之易也方數如東西南北之相對圓數如東西南北之相承○五行有橫有直橫者只是其質之對待直者只是其氣之流行橫者即方數直者即圓數

右五者須錯綜看之蓋天一生水之時連火木金土俱有了但彼時之火木金土亦只是其水而已夫水元也元統四德資始之初其於亨利貞亦只是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而已猶未成也待水之本體既成乃以次成火成木成金成土則分貼四德不同其實蓋五行元爲渾淪一物但以分段落

與節候耳○吾嘗竊謂五行有橫有直者○水火木金土本只是一氣分而爲二曰陰陽却以陽分太陽少陰而爲水火以陰分少陽太陰而爲木金土則於四行無不在而成其終矣五行只是一二三四五其六七八九十者乃一二三四五之配也亦截取一二三四五之後一半節而與之配而成耳

一水	二火	三木	四金	五土
六	七	八	九	十

此所謂不過一陰一陽而

一耦以兩其五行而已

天地元初只是一氣天爲之盡陽分凝而爲陰以陰陽

相配只奇耦元只是一象陽奇之後半節分出爲耦即以配奇耳故曰天對地不過又曰陽全陰半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又曰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耳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天地河圖之數本只是一二三四五而各截其下一半爲六七八九十而已非一二三四五之外別有六七八九十也故一與六共宗而居北二與七爲朋而居南三與八同道而居東四與九爲友而居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中然究其極則又是一與二而已非一二之外別有三四也蓋一之下半即爲三二之下半即爲四故水木皆陽也

水爲陽之始木爲陽之成火金皆陰也火爲陰之始金爲陰之成此理人多未會也○仁義禮智信位五者亦兄弟一氣也

仁	義	仁	智
該禮			該義
陽	陰	陽	陰

孟子所謂仁義者非畧乎禮智也以仁足該禮義足該智而信則無所不在一五行之理也五行一陰陽也

大傳所謂仁智者非畧乎義禮也有仁者自有禮智者自知義而信亦無不在一五行之理也五行一陰陽也

或問[illegible]曰八卦震巽木兌乾金坤艮土皆二卦離火坎水獨一卦何也曰木陽稱金陰稱故二卦方足以生火水亦方足以配水火也若火陽盛水陰盛故止一卦足以當之於十干則四行之所以成始成終者故亦用二[illegible]十干起於甲乙木由甲乙木而丙丁火而戊己土而庚辛金壬癸水此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者也五行之氣行於天故以天干十二支起於子之水然後爲寅卯木巳午火申酉金歸於亥水而以辰戌丑未四維爲土此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也五行之質具於地故曰地支亥子之皆爲水亦成始成終之理也○成變化而行鬼神此變化分一變六化二化七變云云者或未必孔

子筆下之本意但據朱子之說亦自有發於前理而不見病於孔子也朱子之學本是折之極其精而不亂此須是也故曰義理玄微蚕絲牛毛○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有大陽變陰合焉有陽變而生水木陰合而生火金此太極圖之意也亦有小陽變陰合焉如一變生水六化成之二化生火七變成之之類是也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鬼神謂凡奇耦之生成屈伸往來者奇而生者神之來而伸也耦而成者鬼之往而屈也蓋物未成則其氣日漸凝聚故爲神既成則其氣日漸耗散故爲鬼如此分鬼神之義亦可北溪陳氏亦如此說但以五生數爲神五成數爲鬼悉於朱子屈伸之義

不切數之當說行間活方是如一變生水來而伸也及六化成之則六化成者爲來而伸而一變生水者爲屈而往矣及其二化生火七變成之則此又爲來而伸而二生於水六成之者又皆爲往而屈矣不可的定以生者爲神成者爲鬼須要認屈伸往來字意故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亦有往有來月亦有往有來往來無定在則鬼神亦無定位○又曰屈伸往來仍依北溪陳氏所論蓋中庸章句云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又曰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如能爲天一之生者爲神能爲地六之成者爲鬼天一之生者爲至而伸地六之成者爲反而歸至而伸者爲來反而歸者爲

往一說反而歸者即謂既往者○行鬼神之說若依愚之管見卻合大傳但不合北溪氏大傳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云云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朱子此謂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者屈伸往來字實本諸此若如陳說則生者即爲神成者即爲鬼不必謂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者矣況於生爲神成爲鬼則來者在前往者居後若如日往則月來往者屈也之義則往者在前來者居其後此其不同明矣愚向者之說似更可思○程子[illegible]曰[illegible]慮後爲感所感後爲應此可以屈往來屈伸之義○鬼神謂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者○依北溪說則所謂往來者乃陽主進陰主退之義一說

就見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之句依愚學見則所謂往來者即往者屈也來者伸也之義一則往在來之前一則往在來之後知此則於三說知所折衷矣或曰此以其生之序言彼以其行之序言○天一至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當作一片渾淪看蓋自天一至地十既零碎說就總上以天數五地數五而看一句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把前面零碎說出來了然後又總計而說出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一句明說此是造化之秘也河圖之數蓋是天地之數也故總註曰此言天地大衍之數不曰河圖大衍之數也此既見聖人文章之妙一句當他人千百句者也

大衍之數五十

大衍之數五十謂著策五十之數起於河圖中宮以五乘十而得也不然五十字何所指若策簡只行河圖中宮何為是則大衍之數五十一句正所謂著策之全數也本義總註曰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然後乃曰其用四十有九其著非指著而何○衍者就所數起乎數之謂也○天五乘地十乘者謂其上之謂也數法有乘除○謂之大衍者五箇一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合之而為五十也語錄又云一箇衍成十個五箇便成五十則本義正意所謂五其十也○又一說河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皆五為五十所因而自無所因故虛之則但為五十愚謂此說須通然太衍二字似欠分明故次之○一說河圖之數五十五而大衍只用五十者盖中宮之五為五行正數本該得在外之五十今既舉五十則中宮之五亦在其中矣故止皆曰五十六○又一說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為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與十者無所為則又以五乘十十乘五而亦皆為五十矣愚謂此亦中宮天五乘地十之意但以其四十者分為陰陽老少之數似於其太衍之時未暇及此必大衍之後方為此耳雖曰圖中自具此數然於本文大衍二字為稍遠矣亦不及前說為明故又次之而本義所以只取前一

說也○又曰大衍之數五十只在河圖中宮得者九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總河圖中外之數也二者自不相關非是去其中五而取五十也○程子曰數起於一條於五小行之而成十大行之而為五十愚謂大行者小行之合也小行大行只是一起事○又曰五十數之成成則不動故損一而為用愚謂此邵子之學所以必於動處起數也亦所謂起處起歟○又曰上海七十六冊三十六板小學紺珠曰生數自一二三四而極於五成數自六七八九而極於十故大衍之數五十取天地之極數以立本也者策者生數至四而止過五則變而為一成數至九而止過十則變而為一故其用四十有九

取天地之變以起用也（然皆由一而五而十而至於五十）此如登山自山麓以至於山之極頂處也然後發其一而為四十有九此如從山之極頂處一步步斜也動之端也緣從此亦有自然之勢也蓋五十者數之成足處去其一則起變動矣猶既濟之後有未濟也此不是小關節

其用四十有九

必虛其一以象太極者蓋氣必有理大衍之數五十者氣數也氣不徒氣而理存焉然氣有為而理無為故虛其一以象太極之無為若不虛其一則有氣而無理而數亦滯而不通矣故曰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損益也○

既虛其一以象太極而其餘四十九合之當用者則兩儀具而未分之象也蓋啓蒙此解蓋對下何分而為二以象兩儀而得之若本意只是虛其一以象太極不可以為又有象兩儀未分之義也○啓蒙以虛其一為象太極語錄又以四十九策之未分者為象太乙蓋太極以理言也太乙以氣言也然象太極之虛而象太乙之說也其上○每疑作易者所以虛一象太極之意亦不為不重而傳文又獨不言本義亦不解豈孔子之意以為既言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者自有所當而本義所以不解者以為自有啓蒙在耶○要之太極無象啓蒙之意蓋因蔡氏朱子以其無定義姑存之

○蓍少本滿百莖今特取半用者皆以人事居造化之半故特取半用歟其用四十有九為人事用也此乃臆說未敢自以為然○明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蓋一年十二月氣盈六日朔虛六日共餘十二日三年則餘三十六日分三十日為一月又以六日為後閏之積其第四第五年又各餘十二日以此二十四日湊前六日又成一閏月便是五歲再閏也○積分二字謂積而分之也每年積餘十二日至三年則分為一閏五年又分為一閏也○掛一當一歲揲左當二歲扐左則三歲一閏矣又揲右當四歲扐右則五歲再閏也故再扐而後掛蔡氏謂不言分二不言揲四獨言掛一者明第二

變不可不掛也愚謂既言掛則見其先已分二而揲四歸奇亦隨之矣○愚按本義之說自明白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此閏字先一閏亦是此閏後一閏亦是此閏下句即曰五歲之間而積日而成月故五歲之閏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此再字猶云兩也非專指第二次者也如子路問君子章集註云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此再字非專指修己以安百姓一句也通修己以安人都說在見是兩重意也則知古人用字之法矣○啓蒙則曰遂以四揲左

手之餘以象四時而歸其餘數於左手第四指間以象閏又
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餘數於左手第三指間以象再
閏此說只是要再閏之象分明并說上句歸奇於扐以象閏
只是初一閏者若以為只是初一閏者則下句故再扐而後
掛之上又須粘起右手之揲四以象四時然後及於歸扐以
象閏如何只說故再扐而後掛應却揲右者不聚耶可見本
義精矣至於筮儀亦知啓蒙之說逐句分貼確不可移矣亦
欲其明白而已初不害其意之同也○又曰氣盈者以一年
二十四氣言之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滿歲六十者以一年
十二月朔言之該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揲成數亦為六日是

少了六日也○或問一年氣盈餘六日又謂朔虛餘六日何
也似乎只有氣盈六日其日行則分日同天一度其數恰好
也柰何又有餘六日曰非日自餘六日也是為月常累退就
月而見餘六日也故曰朔虛朔是月一日也蓋每月該三十日
今被月行遲退日不及每年便有五六箇月是小月了日不
足月至廿九日而晦盡明日則[illegible]為朔也日為月常
累日之行雖自是其一周之數然而以六箇月皆不得作三
十日而分為月也一年卻是多餘六日與朔之虛也而又
盈六日卻是一年餘十二日[illegible]十四日二年餘二十
六日先且於三十日為一閏又將此六日以後二年所得之

二十四日月做一閏也○看來天自做天行日自做日行月
又自做月行氣盈者二十四氣也若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
決定三百六十五日也試以曆書查便見○氣盈者天之數
朔虛者月之數○又曰一年二十四氣相去恰恰三百六十
四日一年十二朔相去恰恰三百五十四日因是每月不能
恰恰至三十日方置閏以定之也○四分度之一者天行每
一度計九百四十分分為四分則計四箇二百三十五分而
得其四分之一也○天行過一度者天行健一日一夜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也○朱子云日月
皆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天則周了又過
那角些子來將去到一年便與日會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云云當期之日
夫十者數之全也故太陽居一後而便連箇九少陰居二後
而便連箇八後做此○又曰在理自一至十之數是箇渾淪
的物也一則斷然含九二則斷然含八三四五皆然然今不
曰含九含八而曰連九連八者蓋但含九則元無箇九只是
就一上說含九耳曰二含八則元無箇八只是就二上說含
八耳今在河圖則一之外實有箇九在也故曰二連 云云○
太陽居一 云云 自橫圖來也○一六共宗為太陰水二七為
朋為少陽火三八同道為少陰木四九為友為太陽金自是

一[illegible]〇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若又[illegible]然而也若太陽純定在是居子字如太極陽火本為太陰而又為陰之稚水木為太陰而又為陽之稚也〇太陽居一而連九云云此理甚妙天地人物之數往往有恰恰相合者有一人其子生父死而貫毋丁丑妻己亥曾叔得錢[illegible]中數其語云金水俱[illegible]父得祿箭韓不命年差長此理若亦一合九二合八之類也但其數門目甚為煩細若有師授亦要費無限工夫故邵子欲以授二程明道曰某兄弟要有許多工夫也大抵只是一分為二之理所謂一本變為千百萬[illegible]而已矣更有一說

却要人筆參合也〇又云九四為奇九八為偶者以四計八則四為奇而八則兩倍為偶也不必拘[illegible]三四之例且只以三變之末去了初掛不四則八而分陰陽耳〇奇圓[illegible]耦方圍四此以天地間凡物[illegible]定數而無待於定排也〇三用其全四用其半亦[illegible]數[illegible]自然陽饒而陰乏之也所以然者只是一氣之流行[illegible]一半是陽饒而陰之也故朱子曰以其流行之統[illegible]謂之乾而無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此亦可見陽全陰半之理〇本義[illegible]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此以掛扐之數言也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illegible]此以掛扐之外說

揲者言也[illegible]後變不止謂末後一變〇其揲亦九不承上餘[illegible]則九若[illegible]只是下句策亦四九三十六者而以四揲之得九箇四也若以九數之則為四箇九矣即所謂四九三十六也〇又六三奇則九者所歸餘者本三箇四每四當一奇奇圓圍三而用其全則三箇三也故曰三奇則九其揲亦九者為三奇外之策以四揲之九九箇四也策亦四九三十六者謂更將此策以九數之又為四箇九也三偶則六者本歸餘得三箇八每八當一偶偶方圍四而用其半則二箇二也故曰三偶則六其揲亦六者謂三偶外之策以四揲之得六箇四也策亦四六二十四者謂更將此策以六數之又為四箇六也餘倣此〇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

此總以著策之七八九六言所以總括上文揲蓍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云云下云云者也〇變化者六八陰變也七九陽化也往來者得七九則陽來往矣得六八則陰往陽來矣進退則七而九是陽進也自八而六陰之退也離合者離謂揲餘之數與揲數策數各自為數也合謂揲餘之數與揲數策數亦皆符會也〇變化者策數之七九為陽八六為陰或為七九或為八六此數無常此變化也不必謂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也蓋如此則七八為不變而此變化二字該不盡了〇變化往來即下傳第一章本義云所謂剛柔

揲蓍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無不□見之義變化者如得七
與九則陽之化也如得八與六則陰之變也其變化皆出於
蓍策自然之奇耦而無容乎人力也○又云往者謂前之爻之
爲往後有繼者爲來如往過來續之義承上變化而言也○愚
謂往來者如陽化爲陰則陽往而陰來陰變爲陽則陰往而
陽來設或遇七與九則不見六與八矣或遇六與八則不見
七與九矣其交迭出沒惟變所適亦皆無容乎人力也○又
云進退者自七而九爲進自八而六爲退此言揲得八六者
皆爲退數不相混也○又曰進退□□而七九皆陽數也故以
七爲少九爲老是陽主進也八六□陰數也陰數反以八爲

少六爲老是陰主退也其進退□□自然之變也豈容人力
之所增損哉○離合雜者爲始也□合□揲皆得奇或三奇皆
得偶或二偶一奇或二奇一偶□□合各自爲變也合者爲貫
末也三奇合爲九而揲數九其四□策又四其九也□□偶合
爲六而揲數六其四策數又四其六□□二偶一奇合爲□
揲數七其四策數四其七也二奇一偶合爲八而揲數八其
四策數四其八也是皆出於自然□□又豈人力所能綴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一爻三十六二爻七十二三爻□
百八四爻一百四十四五爻一百八十六爻則二百一十有
六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一爻二十四二爻四十八三爻

七十二四爻九十六五爻百二十六爻則百四十有四矣○
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以老陽之數計之也坤策亦
然故承此而言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皆老□數也
本義曰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重老陽之
數也陰爻亦然○此特以老陰老陽計乾坤之策數而得三
百有六十者然也然少陽之策二十八積乾之六爻皆少陽之
策則一百九十二合之亦爲三百有六十也蓋只是四十九
之數除掛扐之外老陽雖得三十六老陰則只是二十四矣
少陽比老陽雖少八策少陰比老陰則又多八策矣故積之
而數亦均爲三百有六十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當萬物之數萬物之數至多也而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
百二十亦多之合也故以爲當萬物之數朱子曰此亦是取
象之辭不是萬物恰有此數也且其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而乾之策只有三百六十亦不能恰當此數看來說
道理有不如後世之精密處然後世學者遂以□難若有餘
而意味則不足矣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分而爲二以象兩係一條以一變者言也乾之策一條以六
爻者言也二篇之策一條以三百八十四爻者言也把這六

爻之變都說了又指實說出所以成卦者如此而其下文又云
之則謂所自[illegible]者八變而成卦又言八
卦而小成者所以明其有內外體也○又云既曰十有八變
而成卦則求卦之法備矣乃從而言曰八卦而小成何爲也
上文乃營而成易以一變者言也然亦未說到十有八變而
成卦處而中間有內體之卦一節又發不容以暗昧也故
謂足之以此句亦理勢之宜然也此句總結上文其下句引
而伸之乃更端而下文矣
而[illegible]之若數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據啓蒙則引而伸之者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卦也觸類而長
玉泉引 [illegible]
之者則六十四卦可變爲四千九十六卦也此說雖似明白
條暢然引而伸之者[illegible]於十八變也觸類而長
之則非復有所變也不過因其已成而視其爻之變與
不變以爲動靜其類固不同也而謂之觸類何耶據本義
而觀其意則引而伸之者一卦[illegible]而爲六十四卦也觸類而
長之者每一卦以此類推各[illegible]爲六十四卦也故本義有何
便云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illegible]分明與啓蒙不同耳又
去了引而伸之一句不解只[illegible]類而長之者蓋本義是晚
年所定啓蒙是早年所見而後來未及改耳若或強此而同
之則非所同也且啓蒙於[illegible]之後又云於是一卦可變

爲六十四[illegible]九[illegible]六卦[illegible]謂引而伸之觸類
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illegible]以引而伸之爲一卦變而
爲六十四卦者然則啓蒙後說自與前說不同蓋後說已
覺前說未及改[illegible]足以見本義之當從也○或疑據文
公年譜則本義成於四十八歲啓蒙成於五十七歲是啓蒙
爲後來定[illegible]當從也大抵本義雖成於四十八歲然五
十七歲之後猶[illegible]改定且大學章句之成久矣待易簀之
前三日猶[illegible] 一章[illegible]本義既定後來遂不可改耶今按
繫辭啓蒙條[illegible] 句則又以本義之成在啓蒙之後而
足以證本義爲後來所改定而 當從矣○大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則又安有不同者耶然則學者安得便以
故有此[illegible]而耶蔡九峯書解序云生於數[illegible]
明於[illegible]之上亦已難矣[illegible]是言也然則[illegible]
[illegible]此之說者理固宜然○又今[illegible]本義與啓蒙[illegible]
[illegible]故條大衍之數五十[illegible]只取一說而[illegible]說而
用四十有九本義只[illegible]
其於四十有九[illegible]

營十之象[illegible]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
特舉成數而槩言之耳而[illegible]則[illegible]一十日
合十二月為一百六十日[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則有[illegible]六十五
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illegible]數而言
故曰三百有六十也若此者未可以為同耶本義曰少陰退
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
爻之策而啓蒙則曰此獨以老陰老陽之策為言若以易用
九六而不用七八也若此者又未可同耶又天下之能事畢矣
一句本義無明解而啓蒙則曰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
越乎此而見得天下之能事[illegible]然此則下文顯道神德行可

與酬酢可與祐神之意[illegible]本義所以不明解
歟意只是以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以究吉凶為四千九十
六卦為天下之能事[illegible]此則不無
蘊矣無以復加矣尚未知其否也○凡本義與啓蒙不同處
當細玩之則啓蒙[illegible]本義之所當
顯道神德行[illegible]祐神矣
道即理凡易辭[illegible]行[illegible]之迹言如殺
川彼往之類此以[illegible]也而易有辭以
顯之猶所謂闡幽也[illegible]而易有數以神之猶所
微顯也○顯道只[illegible]易[illegible]行只[illegible]易數[illegible]矣如[illegible]

有以酬酢乎人而決人之疑幽有以祐乎神而助神之所不
能[illegible]者矣不必以顯道為可與酬酢神德行為可與祐神顯
酢祐神通承顯道神德行言○道以理言不必獨是天道本
義曰道因辭顯則凡辭中所說皆道也若獨說天道則只有
否泰剝復數卦能顯道而其餘皆不能顯道矣大抵如乾道
大通而至正初陽在下未可施用之類此皆道之所在而有
以闡之也○德行只據事為而言神是易中有理以神之非
是說人之一行一止皆為非人所能為也蓋元亨利貞勿用
利見之類卻是從人之作事合理處卻因數衍出來此便是
易有以神其德行也所謂行以數神者蓋如此若說人之行

止皆非人所能為[illegible]又安用易而易又安能祐神此決不通
蓋易以道義[illegible]與後世讖緯術數之書不同者正在於
此彼[illegible]知待天理合若如此者最有味也○道因
辭顯以[illegible]行以數神以變象言此變則象之未形者
象則[illegible]之[illegible]變而未及象也然義類大槩如此分
別○行以數神[illegible]變[illegible]也德行之所以得吉利而
免凶[illegible]之變[illegible]因卦之變而得所值之卦爻以
知吉事之[illegible]而趨避之數之所係重矣所謂唯幾也故成
天下之務○顯[illegible]行以數神辭則[illegible]占數則[illegible]
如此[illegible]則不[illegible]以[illegible]道[illegible]神德行為祐神[illegible]

為來矣○或說憧憧[illegible]先[illegible]而[illegible]之而[illegible]見朋從
爾思實由於憧憧往來之所致[illegible]有天下何思何慮於下
四節便是破憧憧之思此[illegible]便是說朋從爾思者矣
錯認思字稱朋而不以爲凡四也[illegible]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
而百慮正指日往月來之[illegible]此而後繼之以
日往月來○自日往月來[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正所謂天下同歸而
殊塗一致而百慮者凡[illegible]德[illegible]盛也處便須綴一句云
然則天下何思何慮亦是[illegible]○如日月此自然之感
應也寒暑此自然之感應[illegible]此自然之感應也然
義利用以至於不思而[illegible]此[illegible]之感應也[illegible]

塗而同歸乎○日往則[illegible]往來[illegible]咸
應自然之常理[illegible]此何[illegible]以是[illegible]本文曰往日
來之意而貼之○加憧憧[illegible]入[illegible]矣入於私不能[illegible]
而狹矣所謂[illegible]偏於此[illegible]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憑[illegible]以憧憧爲[illegible]以必思字[illegible]加憧憧
下則思字又似在憧憧之[illegible]然後程子傳以憧憧爲用其
私心正頗[illegible]不[illegible]亦是[illegible]歸於思也然則
不義將何[illegible]而[illegible]自然之理不必有所加
也今[illegible]憧憧是[illegible]加一[illegible]見得是入於
私惟其入於私所以[illegible]從也○日往則日

自[illegible]不待[illegible]來也月往則日自來不待思而[illegible]來也然
則[illegible]往[illegible]來也者往則[illegible]自來不待思而來也往
者[illegible]思[illegible]也○此節全提起往來
之自然[illegible]九四之不當憧憧也謂之加憧憧焉言往來
自不妨[illegible]不合加一憧憧也○聖人心胸一何其大也哉
如[illegible]九四又[illegible]只說在人感應之公私夫子一觸便上徹
乎日月寒暑[illegible]乎尺蠖龍蛇微而至於窮神知化皆一照
而[illegible]此[illegible]之於[illegible]則[illegible]其象而玩其辭者也如此讀
昔所以能三絕韋編云
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利[illegible]功[illegible]此功利之[illegible]指明生成感言○程子分明
爲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則分明是屈之感伸其曰屈信相感
者只一屈一伸便是相感矣而吳氏乃曰往者之屈感來者
之伸來者之伸又感往者之屈[illegible]其泥於相感之義[illegible]不必從
也如[illegible]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豈[illegible]偏
一屈一感[illegible]而亦謂之屈信相感歟○尺蠖之屈自有求伸
之理不待思而伸也龍蛇之蟄自能以存其身不待思而存
身也精義入神自能致用不待思以致用也利用安身自能
崇德不待思以崇德也○尺蠖屈而信下面就帶信而復屈
之理[illegible]不及耳上[illegible]則月來亦[illegible]月復爲往而日又來

謂裁成有法也○朱子不[illegible]故以大衍之數五[illegible]一句[illegible]
出與天一地二條為一段[illegible]學與次字相對故從[illegible]
類而分之中庸首章何[illegible]之大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illegible]
體備於己而不可離[illegible]此例

第十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illegible]以[illegible]者尚其占

或問尚辭與尚占如何分[illegible]以人之發言處事處自有兩條
有此議論道理不及吉凶[illegible]事尚不關利害者則尚其辭
以言而已矣亦有事關成[illegible]之兩[illegible]而須用決擇幾[illegible]
之兩端而須為剖析者則[illegible]尚其占以斷其疑矣如孔子之

賛頤子曰不遠復無祇悔[illegible]則尚辭之類也其曰不恒其德
或承之羞則有利害從之[illegible]此則尚占之類也然尚辭尚占
一舉而兼尚者固多如上[illegible]所謂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以下
七爻則有辭並有占矣故[illegible]是君子將有為也一條亦並辭
占尚辭與尚占有別後[illegible]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
所以斷也于此可見尚辭[illegible]占之別矣○以動者尚其變[illegible]
幾處有善惡兩端之分以[illegible]者尚其[illegible]制器則動之[illegible]
者○譬如在官處事亦[illegible]不行思索裁度[illegible]
是成之法而施[illegible]此是[illegible]以制器也亦有忽然一事[illegible]
是非利害兩途未决[illegible]則[illegible]擬議變[illegible]

[illegible]不納於[illegible]以動者尚其變也○[illegible]
處[illegible]決疑在發言以處事[illegible]決疑[illegible]此卜筮不
要[illegible]借[illegible]如上章之酬酢下節之參伍錯綜
皆其例也又如君子經綸道近指治絲之事哉[illegible]說人多未
信○大學[illegible]天之明命[illegible]顧[illegible]之也按明命
[illegible]以常目在乎此借字法也故愚謂此之
卜筮[illegible]占筮[illegible]占事知來是就聖人擬事
而[illegible]卜筮而知吉凶者亦非真以蓍龜占也○以
卜筮者尚其占依[illegible]以言以動以制器例則以卜筮只是
以決疑之義亦不犯了尚占字與言動制器卜筮當在尚辭

尚占尚[illegible]尚象之外也故不必以問焉為即上文之卜筮如
觀文候卜相之類未必皆用龜卜也只是取決於李克耳此
篇[illegible]之義○觀文候卜相之卜非以龜卜也只是取
決之意[illegible]之筮非以蓍筮也亦只是審决之意信乎
以卜筮者尚其占之卜筮只是取決疑之意也又曰占事知
來者亦只是擬事而占之非以蓍龜占也○以言者尚其辭
謂取其[illegible]以發言也以動者尚其變謂取其變以[illegible]動也以
制器者尚其象謂取其象以制器也以卜筮者尚其占謂取
其占以決疑也決疑[illegible]外也[illegible]卜筮字則須卜筮
後方得占如何乃取占以用之於卜筮乎明者可以了然○

經042-684

辭變象占俱在言動制器卜筮之前○四者皆變化者之所爲也有變須有象有象須有辭有辭則占隨之矣四者不容相無故曰皆變化之道變如是則象如是象如是則辭占亦如是是變者又神之所都也而象辭占則神之所在也上章行以數神正於其變處神之也上文言動制器卜筮不必俱以筮易言下文問焉而以言及參伍以變雖皆主筮易言然孔子上文實是兼該動居兩端下文只就筮易上發明耳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亦可用易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亦可用易也易之爲書也不可遠若專主於筮則其用狹矣况易之辭變象占可以窮理盡性至命可以崇德廣業豈必拘拘於筮也哉若以下兩條爲據只就筮易上說固無得而非議之者只是若欠了一邊耳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　一條

或問有爲有行如何分曰爲者本心身所爲也行者出乎身而加乎民者也所施行於外者也○行之於身是有爲措之事業是有行○辭占所以爲天下之至精者以其體該本無都是假象之辭也用應始有則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矣此出易五贊首篇又曰稽實待虛存體應用亦可見其精矣又曰絜凈精微是之謂易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一條

參伍以變四營而成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但一變於歸奇故今人多以歸奇取變謂歸奇上見其多寡之數於左右歸奇上見其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數也○多謂九與八寡謂五與四其明簇符有曰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以審其多寡之實○今人俱以一變之得五爲少得九爲多再變三變之得四爲少得八爲多固亦可通然實非本義多參二字正意若拘多寡二字實則下句爲誤　左一右一低一昂俱要明白有箇左右明白有箇低昂矣而又安得如彼明白乎毋亦是止取其意義而已耶○變者數之未定數者變之已成方其數之謂之變及其變之已定或爲七

爲九或爲八爲六則謂之數矣○錯綜其數即所變歸奇之數也舊說交而互之謂有一變者又有再變者又有三變者各不相混是一左一右之意也○總而挈之舊說謂以第一變之餘積於初變者之上又以第二變之餘積於再變者之上是一低一昂之意也○按此說於兩箇一字似未親切○錯綜其數與通其變似畧相混大抵變者數之未成數者變之已成通其變雖曰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然終主於三次之方變者言有揲在內也錯綜其數雖曰亦通兩手三揲之數然終主於旣變成七八九六之數言不兼揲言也况自初變至三變亦可謂之錯綜而不可謂之通其變

朱子語類曰三五是相牽連之意如三要做五須用添二若要做六須用添一若要做三又須著減二○又問譬之三十錢以三數之為得幾箇三了又以五數之為得幾箇五兩數相合方可看得箇成數朱子曰是如此○又問如趙廣漢鉤距為先問牛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又曰若是他數皆可湊參與伍兩數自是參錯不齊所以舉以為言如這三箇將五來比又多兩箇這是五箇將三來比猶少二箇○又曰譬猶幾箇物在這邊逐三箇數看是幾箇又逐五箇數看是幾箇○又曰若三箇兩是六箇便多了一箇（主於五而言故曰多一箇）三箇三是九箇又少了一箇（主於十而言於箇為也故曰又少一箇）三箇四又是十二箇也未是（這少不成二五為十多不成三五為十五）三箇五方是十五箇（謂奏成五數也）○大全載朱子曰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百非直為三與五而已也愚謂此說甚通暢然則若謂什伍以變亦不害其為更相考覈之意矣但什伍與什百字面數目太多故止用參伍耳○又曰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愚謂此所謂齊亦會之義也假如有四十文錢在此以五數之得八箇五為四十也又以三參之則十三箇三又餘一共一亦為四十文也又如有四十二文錢在此以三數之得

四箇三為四十二文也又以五伍之則八箇五又餘其二亦為四十二文也然此特取其參伍之義淺者以示彷彿耳要之三五正義則不止是如本義所引荀子韓非漢書之言則三五之法常默行於事為膠膈之中非智者亦未易臻知其妙也○清又聞兵陣之法接戰之餘數十萬之師頃刻之際不知所損及見在有幾或隨欲用多少於東路用多少於西路而用多少為正兵用多少為奇兵此須得知吾兵之數乃可裒益取用於是主將發令即於所頓地或令十箇為一朋又或令一百箇做一朋又或令數百數千做一朋然後馳馬一數或令隊長疾報止消俄頃之間便知元數所損多少即惟主將隨宜撥用也此雖非本義所引諸說之正義然亦一參伍之法可以開初學之蒙也○又老吏斷獄往往有用參伍之法者如程明道先生初為京兆鄠縣簿民有借兄之宅居者發地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年矣曰四十年彼借宅居幾何年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示之謂借宅者曰今官府鑄錢不過五六年即遍天下此見二十年所鑄以不止於四十年前之錢也此錢皆汝未借宅前所藏何也彼人遂服是得三五之法矣又唐張說為河陽尉有呂元泰作倉督馮忱盜糶倉粟忱不認而元泰之堅證乃

取元牛狀用紙貼兩頭中留二字間是孜非曰非乃夫貼
是元狀先决五十又貼詐爲馮欣書留二字問之乃曰我及
去貼即詐書也元於是伏罪亦猶參伍之法矣○又曰所謂
參伍以變者皆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五數而變之前後
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愚謂以不齊而要其齊於此
則三五之正義蓋指也○又曰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皆此義
文王之卦歷象日月五星亦皆是各爲一法不相
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愚謂此不必兼謂河圖洛書相爲經
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之意亦參伍法也○又曰此如三三
爲九五六三十之類不用揲蓍而推算變通未嘗不用○

易經蒙引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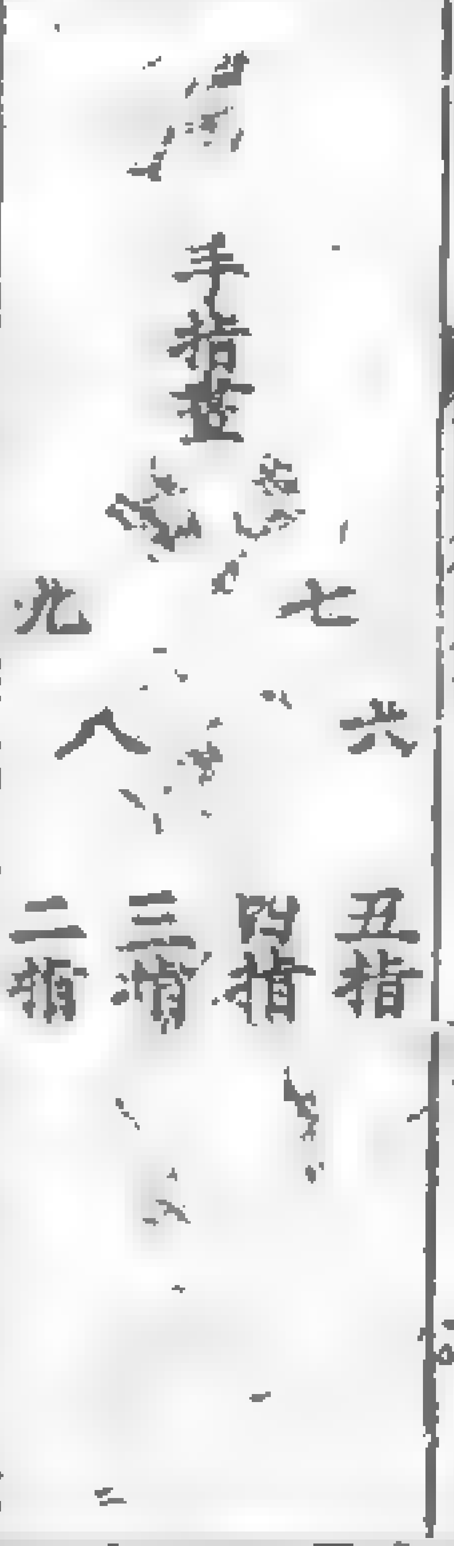
又曰參[illegible] 大槩是參合的意思○又曰在家
[illegible]參伍以[illegible]觀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是恁的
[illegible]又差人去探[illegible]向便將這兩說相參看如何
[illegible]此說最爲明白而尚到當[illegible]
○說參伍以變[illegible]不見參伍必以第一第二變
二變相對[illegible]此即交通其變也故本義曰蓋通三變
[illegible]以蓋字貫下即連上句在中
不[illegible]中[illegible]斷[illegible]數兩句也朱子又曰參伍所以
通之其[illegible]然猶特其數相合十八變之
[illegible]但見其數有七[illegible]

[illegible]則與九對八則與六[illegible]交變而互[illegible]陽上去
[illegible]如註所謂陽去做陰陰下來做陽亦猶所謂六上生
也○爲陽九下生[illegible]錯綜其數只是六七八九
[illegible]數以[illegible]一象也亦皆冠於蓋字之下不復以
[illegible]錯綜[illegible]之句皆爲朱子註中所謂錯綜所以極之
其[illegible]者也○按此後說似合本義又有小註一
說[illegible]前說則與平庵項氏之註亦略看
合○[illegible]似無可疑者矣但孔子此節何
綜都無[illegible]一直言通三變者都無一句言一爻之
數而直曰極六爻之數者似尚可疑耳然未易輕議姑置之

易經蒙引 [illegible]

錯綜之義
按朱子語類曰錯者有迭[illegible]爲用之意綜有總而挈之之意
如織者之綜綜也○又曰[illegible]交[illegible]的綜一箇上去一箇下來
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如綜相似淸謂此二句不可[illegible]
當作陰上去做陽陽下來變陰乃通今云然者蓋謂陽上去
爲九則變陰矣陰下來爲[illegible]則變陽矣然此二說皆是有[illegible]
六而無七八似未爲的論　又問本義云錯者交而互之一
左一右之謂也[illegible]將蓍以左揲右以右揲左否曰不特如
此乾對坤坎對離自也交錯了謂既云不特如此所謂左右
者右揲左者亦只一義矣又曰乾對坤離對坎則所謂[illegible]

綜數少稱其以三變成爻者言安得便有三變之數
坎坎雜錯者及至於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
亦只是以所占得之卦六爻言或兼以所之卦言或一爻
或二爻三爻變或四五爻變初無乾對坤坎對離之象也此
蓋朱子後來縱說直說了膠於本義處又或說者之欠如朱
也○又問綜者總而挈之莫是合掛扐之數否曰且以七八
九六明之六七八九便是次序然而七是陽六壓他不得定
當挨上七生八八生九九又是須挨上便是一低一昂清濁
此只是挨定六七八九半面上論是其有上下低昂之勢也
其指掌畫圖且于右見語類



又曰錯綜之數便只是七八九六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
相錯愚謂據其所得之卦爻未必皆七與八對九與六對者
但得九便是六之對得六便是九之對七八亦然一則老少
老陽為對也一則少陰少陽為對也又曰六上生七為陽陰
下生八為陰便是上下為綜謂六上生七為陽老陰變陽
少陽也九下生八為少陰老陽變為陰也此據所得之卦爻

本卦老陰老陽變者說也只要定論否但與七八九六相對
之變八對六九對處便見一左一右之義九為九則七之義
而為九也九為六則八之退而為六也進者上而退者下便
是一低一昂之意○朱子又謂綜如織的綜一箇上去一箇
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又曰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
八為陰便上下為綜愚謂此蓋以六七八九序而言則九在
八之上八在七之上七在六之上故曰六上生七九下生八
也論數之序則如此若夫揲蓍者所得者八不必皆自九而下
七不必皆自六而上也取其意耳意思亦如上所論錯綜
之例以消謂通其變三變皆參伍者也極其數六爻之數皆
錯綜者也○按前說於參伍之義固可通惟錯綜之義於朱
子小註之說似尚可疑今錯綜之朱子謂錯是往來的又曰
並往來交錯之義又曰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對錯愚
謂當揲扐之際但得奇則為陽陽來則陰往就為右邊有
一陰為對矣但得偶則為陰陰來則陽往就如左邊有一
陽為之對矣況所揲扐者不但有奇又間有偶不但有偶又
間有奇縱使諸變純是奇亦自各有偶之對純是偶亦自各
有奇之對也此謂奇偶猶仍舊說以數之九八為偶五四為
奇也○蓋朱子所謂七八九六則錯與綜同時又總是一畫
之九六同是一爻九六七八也以為左右之交互亦以為上下

六爻卦亦得定前者○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動則動之已成者
故須知制器與動不同也○參伍以變通其變遂成天下
之文是變也錯綜其數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是象也○
或曰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似已成象矣曰未也雖成陰陽
老少之畫然安知老者為動乎少者為動乎皆未定也○通
其變謂變到究處而天地之文已成極其數到究處而天下
之象已定○極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動與變
却不同要辨得明如九六變也七八不變也至於動則或九
六為動又或五爻為九六則一爻得七八為動者矣動則不
分九六與七八○天下之至變正謂蓍之德圓而神也故能

為多為少為奇為偶為老為少為動為靜其知其方唯變所
適也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一字謂之易二字謂之辭四字謂之辭變象占一也無思
無為言其無心也此句單解與寂然不動不相混合寂自與
感為對○此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也所以字不能
無思無為乃指神字蓋非天地之至神孰能與於此即是推
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便是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
以行在於神矣蓋寂然只是體之立感通只是用之行是
其所以爾其所以如此者神也○或以無思無為為體

蓋無思無為只是無心此句在寂感之上句之占者故
對感通說則以無心為體而感通為用將以感通為有心是
易之感通果有心乎易只是蓍卦何心哉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張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此
所謂感而遂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朱子曰易無思也
無為也易是箇無情的物故謂只是指四十九之蓍與六
十四之卦蓍而以蓍之存揲卦之存冊如太極之未判如朕
兆之未形此其寂然不動者也蓍之動於分掛揲扐之時卦
之成於十有八變之後近而探其斷吉凶各異其占此其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朱子曰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
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
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其
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已具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
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此言不是正解此章之義蓋以
人心之寂感言也故曰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此言
大學或問所謂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
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者
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又曰其寂
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亦不得

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
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所以為天下之達
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此則人心寂感之正也故曰既云
體用之一源流行不息者流行即是其寂者若無寂不感其
感若無時不寂正中庸所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之意相類
徹頭徹尾者也○又語類載云胡氏說此多指心為已發便
錯了縱已發感之本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
發見而常卓然不可移今指作已發一齊無本了終日只得
奔波急迫大錯了○遂通天下之故遂知來物遂字亦見得
神字意神固速也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朱子曰非是到

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下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亦是假
借形容字故以行至為言凡有所至必自乎行以此推之亦
謂之促也促則可速二句皆言易之通志成務隨感隨應即
是速字意程子曰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
以形容故也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極深而研幾謂是理之深者聖人則極之於辭占之中又於
理之幾者聖人則研之於變象之際矣然則辭占之所在即
深之所在也變象之所在即幾之所在也○朱子曰聖人
却深有那幾聖人用這箇來出那深那幾出那[illegible]

是研摩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已有之事惟易是空
未有的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些時將有處置了○
又曰他恁黑窣窣地深者不可測然其[illegible]事事有以上
說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又曰事事却有箇端緒可尋
又曰各有箇路脈線索在裏面所以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
之務○或問幾朱子曰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者也○又曰研幾是研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裡便
有吉有凶有悔有吝幾微毫釐處都摩研出來又問如何是
極深曰要人都曉得至深難見的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如
今何處尋箇深止是辭占所極出者便即是深矣蓋吉凶悔

吝各有所當而朕兆未形所謂體該本無者也今則皆極出
在裡許矣○如今何處尋箇幾亦只是變象所推者便是幾
矣蓋內則陰陽老少動靜之所以分外則吉凶悔吝利害之
所以判皆是難分曉者今則皆研審出來在那上矣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蓋吉凶悔吝各有所當而外則朕兆未形外雖朕兆未形而
內則各有所當此乃所謂深也深即天下之至精者此其所
以應問如響遂知來物也是所謂通天下之志也

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蓋內則陰陽老少動靜之有所分外則吉凶利害悔吝之有所

則是即所謂發也[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定象所以可以極深研幾也[illegible]所以成天下之務也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一神不在深與幾之外合蓍與卦而爲易合深與幾而爲神故
一尚辭尚占之條曰遂知來物尚變尚象之條曰遂成天地之
一文遂定天地之象三箇遂字亦自有神理矣故本義曰所以
一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爲也非前兩條止是至精至變之事
後一條乃是至神之事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只是說那
通志成務處都不用人力耳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謂其一出於聖人之所以極深研幾也○易有聖人之道四
焉四謂辭變象占也非謂以言以動以制器卜筮亦爲聖人
之道也辭變象占出於聖人以言以動以制器卜筮者是其所發衆合
聖人之道在易內言動制器卜筮則在易字之外乃人之
用夫易者也此本不用分析但近時人之說明謂不可如此
分析只說尚辭以言尚變以動者即是聖人之道也又謂之
歸重於神言四者皆神之所爲乃所以爲聖人之道也據後
說於論理似亦可但必欲牽聖言以就其說則或未可然
本義也○此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要之上章
因謂四營而成易[illegible]

是有了但未及於其所以言之耳故此章詳之或者以爲上
章只言易未及其用也仔細看來顯道則辭占也神德行則
變象也酬酢祐神則言動制器卜筮俱在其中矣況本文又
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而下章首條本義亦云
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也則其與上章一意無大彼此
亦可見矣而以蓋上章未盡之意也○參伍以變條本義曰
此亦皆謂揲蓍求卦之事亦字實承上章也

第十一章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
卦之德方以智言於蓍之德圓而神之下便是因蓍而得者

六爻亦然故朱子小註曰蓍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
其德圓而神卦是因蓍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智
○朱子曰退藏於密蓋是主靜[illegible]變化出焉者○又曰神知
來智藏往一卦之中凡卦爻所載聖人所已言者皆具已見
的道理便是藏往占得此卦或因[illegible]以推未來之事便是
知來今人多用此說以斷此二句不惟[illegible]說與本義不合朱
子從來已自不用了蓋此說以卦爻爲未以聖人之制言
本但未卜筮而知吉凶一句已分明[illegible]得以此爲未[illegible]子言
而不欲遽說以從之然○又[illegible]以知來藏往爲凡未來之吉
凶皆爲已往之成迹因往可以推來[illegible]此正是[illegible]

來者之言而還就之者揉此之神以知來即繫辭之占事知來
來此之智以藏往即後章之彖事知器同是一箇聖人同是
一箇知往知來豈有此獨是因往推來道理或曰藏字不好
說作知字意曰非也以其既往故謂之藏不待推者也委的
無待於推而自有察著的道理在如智伯與韓魏共攻趙絺
疵謂智伯曰魏韓必反矣夫趙亡必及韓魏今約勝趙而三
分其城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
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與趙氏遊說耳云云
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
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故絺疵

所料皆已往之事非未來之兆也非藏往而何雖非聖人然
而孫臏料龐涓死於樹下子胥料晉鄭之二君者有死亡往往
奇中宜必皆聖人而後能知來藏往哉但各得其一二而不
能如聖人之全且至耳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非謂他人舍
不得與於人倫之事也○又如漢昭烈聞張飛營都督有表
曰噫飛死矣蓋飛若在不應都督上表也又楚人伐鄭鄭人
將奔諜告曰楚人遁矣幕上有烏乃止蓋楚人宵遁幕中無
人故烏敢棲其上此亦已然之理皆藏往之類也○又按孫
子行軍篇所載藏往之類頗多今錄于左可見從來有據事
知幾之一端也如云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

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眾樹動者來也眾草多障者疑
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
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
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
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
謂急遽其戰有期也 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
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
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大將勞之殺馬食者軍
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必欲決戰諄諄翕翕徐與
人言者失眾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眾

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凡此之類皆明明白白
有已然之理謂之藏往謂之知幾不亦近似乎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
此明字與察字皆以自然者言如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也
一氣之盈虛消息不齊者天之道也天下之紛紜不一者民
之故也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者以神物具有陰陽消息之
理也故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
有以開其先者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一理之所在而皆有其
順逆以為吉凶也故曰以明失得之報也○蒙引曰
命待民之故卻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

得極時偏只是一理愚謂此所謂時行時止者不同所有當
否之或與時者天道當者民殺也如否之大往小來天道也
則不利君子貞民故也豈不是一理臨之剛浸而長天道也
則大亨以正民故也又豈不是一理蓋人事與時偕行但不
過循時偕極者聖人固有以開其先偕極者聖人亦有以通
其變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按本義云作為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齋戒以考其占按不
曰考其辭而曰考其占則是主聖人卜筮言矣○語錄曰齋
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

誠之至又曰民用之則神明民德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
按此二說又見其主聖人卜筮矣○又曰洗心聖人觀象玩
辭理與心會也齋戒聖人觀變玩占臨此事而敬也按以洗
心為觀象玩辭其說與本義不合蓋朱子未定之見也然以
齋戒為動而觀變玩占時事似為有據且與本義合者矣
若謂之辭動而玩首主於占辭與占固有別也○又曰按
聖人之德又即卜筮以神明之聖人自有此理亦不用蓍龜
之又謂齋戒云神明其德言卜筮則益以明矣
猶因朋友間有不為主聖人卜筮言者故列朱子數說與本
義合者以證之庶幾歸一之論然不主卜筮時而主[illegible]

人之心者則上文既已言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illegible]
一意重出耶又況曰吉凶與民同患既同患吉凶則亦容有
卜筮時矣且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而不用卜筮者聖人固
自不用卜筮以知吉凶然此言於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之下
於訣自不用卜筮則將卜筮全說低了故舜曰朕志先定詢
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聖人固自能知來而亦用卜
筮以神明其德矣朱子曰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
其德夫一句雖不是本文意思自好因再舉之幹問此恐是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是上蔡所謂敬是常惺惺
法又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

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齋戒固有時聖人亦不能日日
齋戒也故曰齋戒以考其占若居則觀象玩辭則不必一一
齋戒矣但此齋戒與祭祀齋戒不同故曰湛然純一之謂齋
肅然警惕之謂戒

是故闔戶謂之坤　一條

闔戶謂之坤統言之則為陰之靜也分陰陽而言之則[illegible]
之靜專坤之靜翕也闢戶謂之乾統言之則為陽之動也分
陰陽而言之則為乾之動直坤之動闢也蓋天地一[illegible]一
闔一闢謂之變動靜相生也往來不窮謂之通闔闢不[illegible]
見乃謂之象乾知大始也形乃謂之器乾坤作成物也制而用[illegible]

之謂之法聖人成能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illegible]
能也○見象形器利生物之序也所生之物不止者[illegible]
之所主在者也[illegible]天命之謂性三句及誠者自成也[illegible]
兼人物而言之所主則皆在人也故章句末云人之所以為
人道之所以為道又曰誠以心言本者也若兼物則不峉
言人與心矣○自闔戶謂之坤至民咸用之謂之神只是一
箇物事雖有許多名目實所謂同條而共貫者也蓋乾坤變
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出於化育之功者也制而用
之者聖人之裁化育也民咸用之者囿於道化之中而莫知
其所以然者也○詳此一條見得有上文所謂天之道者焉
有所謂民之故者焉又有所謂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者焉蓋
即神物而原始要終言之也此章專言卜筮故重神物
之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易有太極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陰陽之所以變者也陰陽
之所以變者太極有動有靜也太極有動有靜即是一每生
二也一每生二即是太極之理也自兩儀以上以至於六十
四卦皆是此理即一神兩化也此處主易而言蓋易是形此
理者也故此太極字亦是易中之太極與周子太極圖有不
[illegible]且兩儀八卦四象等字皆是形此理之名目故兩儀之[illegible]
即是天[illegible]陰陽[illegible]此兩[illegible]即是太陰太陽[illegible]

[illegible]也四象有四則是天地間太陽少陰少陽太陰[illegible]則[illegible]
[illegible]畫之外太少老即是邪四者之象[illegible]也象與儀[illegible]八
卦之卦字亦然故謂卦為掛以示也後來俱以兩儀四象字
實字說如謂陰陽為兩儀或謂天地為兩儀蓋不知此字之
立本主於易而後或借用之初非之又遂作實字用也已及
曰易卦之陰陽生生子在母腹之外象畫所變也造化之陰
陽生生子在母腹之內實體本然也實體之本然即一分
二之理也且以一歲言之一歲本一氣耳分之而為寒暑[illegible]
二氣矣又分而為春夏秋冬則四氣矣四氣分為十二月則
每三月之中從二至二分處析之則四而八矣皆一分為二
也又如十二月再分之為二十四氣則每月有二氣如正月
立春雨水二月驚蟄春分之類是也二十四氣每氣有三候
初中終之序也亦自其中而中分之為二也合之則為七十
二候矣以至候又分日日又分時時又分刻刻又分息自息
而刻自刻而時自時而日自日而月以至於一歲其實只是
一氣之運而有動靜耳雖積至於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歲
亦止一氣之運故曰須知一本能[illegible]始信千兒與萬孫[illegible]
哉而亦顯哉○又曰畫卦揲蓍其序皆然畫卦之序即上文
所謂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太
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者也此[illegible]所[illegible]在[illegible]

卦也皆蓍之序擬下條八卦定吉凶云云註謂一揲而得[illegible]
儀之象二揲而有四象之象三揲而有八卦之象尚欠明白
愚謂揲蓍之序其初揲三變非奇則偶分明是一揲而得兩
儀也其再揲三變奇上而得奇則為太陽象偶上再得偶則
為太陰象分明是再揲而得兩儀也至第三揲之三變則又
非奇則偶隨其所奏皆成三畫之卦八卦隨其所值又分明
是三揲而得八卦之象矣每揲皆有陰陽太少此則不論只
論陰陽矣太陽少陽俱只做陽看太陰少陰俱只做陰看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四象生八卦此八卦該六十四卦者也故繼之曰八卦定吉

凶○朱子小註曰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裡蓋是陰陽往來
交錯於其間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
事則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
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此乃朱子易學之綱要
也至矣哉○愚謂朱子此說既極切當而明白矣今學者只
當為各卦各爻中求其所謂時有消息之不同者如何事有
當否之或異者又何如蓋時以係於天者而言如乾卦純陽
至健其道大通而至正此其時之長也而至正二字又含有
事之當焉則其占為元亨而利貞矣如屯卦以震遇坎[illegible]
以動而遇險皆此其時之消也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illegible]

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不遽進則無害若遽進則[illegible]
當而有害矣此便是八卦定吉凶必矣又以爻言之如乾初[illegible]
則在下未可施用此其時之未長也若順之而勿用則事當
其時而無悔矣若違時而有所用則事不當而悔必矣又如
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亦時之既長也而其剛健中正又
足其事之當矣故利見大人德施普也以此類推之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所謂長者為主消者為客而吉凶
以分者如泰君子道長陽為主也則曰小往大來吉亨本義
曰占者有剛陽之德則吉而亨矣如否小人道長陰為主而
陽為客也則曰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此其最明白者也其

餘九卦有小大則辭有險易無卦不可以此例推也自爻言
之如乾之上九道之窮也是陽之向消者也則曰亢龍有悔
如坤之初陰其勢必盛分明是陰長為主矣故為君子謀曰
履霜堅冰至若泰初九三陽在下相連而進則曰拔茅茹以
其彙征吉也否之九四否過中矣將濟之時則曰有命无咎
疇離祉是陽之為主者也如乾之初二三四五諸爻皆陽德
之盛者也故有吉利不然亦無凶咎如坤之自二而至五亦
皆有陰德之懿者也故亦有吉利不然者亦無凶咎推此類
求雖有不合者○所謂事有當否之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
為惡此事字乃就卦爻上所具人事得失之象而言[illegible]

其之亨也如蒙之以亨行時中也[illegible]

我所筮云云矣需之位乎天位以正中貞曰涓吉[illegible]

利涉大川矣如蒙之九二主卦於內剛而不過而能任上事

則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矣如需之九五陽剛中正需于

尊位則曰需于酒食貞吉矣此皆事之當而善者也又如屯

之六三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無正應妄行取困則為即鹿

无虞陷入于林中矣需之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則需

于泥致寇至矣其在卦也如大過在於過盛而在彼不能勝

則為棟撓矣如姤之一陰遇五陽為女德之不貞則曰女壯

勿用取女矣凡此皆以事之善惡而吉凶者也諸卦雖善

者多而惡者必然天地間物無有不對如云原筮元永貞无

咎則知无元永貞之德者不免於咎矣如云占者有陽剛之

德與吉而亨則知無剛陽之德者當不得吉亨矣又如云忠

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又如云占者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

之則可免矣如此則凡言善者亦含有不善者之不然意言

惡者亦含有善者之不然意此先見易之以道義配禍福而

聖人之經與術數家之技不同也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崇高莫大乎富貴[illegible]有天下貴為天子者[illegible]是

懸象[illegible]言天地四時日月下[illegible]人皆是舉其極者言之故知

此為[illegible]

志者本義故曰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矣○備物致用與立

成器以為天下利亦須有別蓋當初聖人教人以五穀為糧

食以獸禽為鮮食以薪供火以水供湯之類是備物致用蓋

夫網罟以佃以漁舟車以濟川途弧矢以威天下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之類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也物者天地間見成之

物器者聖人所制也若單說備物致用似能該得制器今既

繼以立成器則五穀六畜之類不可以成器言故須有辨

探賾索隱

賾者天下之賾悉具於卦爻之中也隱者占之所值者其理

隱而未見也惟蓍龜則能探於賾中而索出其隱者以示人

也下文以定天下之吉凶蓋出於此即所謂顯道與極深之

意也如今人擲錢相似如錢有中或百餘或數十即探而

出一枝以斷事

鉤深致遠

深謂陰陽老少之未分吉凶悔吝之未形也蓍龜之變則能

鉤取之使人因所值而循其占以為趨避以成事功是能鉤

其深以致其遠也下文成天下之亹亹[illegible]於此亦即仲[illegible]

行與研幾之意或謂如此則鉤深致遠[illegible]象何也曰功

業見乎變惟[illegible]也故能成天下[illegible]於變[illegible]

以也○先儒謂賾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不知易卞不
象即事理之象也此論似贅只要合下何意看是○探賾乃
可以索隱朱子小註最詳明鉤深致遠愚謂惟深故能致遠
故源深者其流長畜未極則施未行一理也探賾索隱鉤深
致遠只做兩事不依小註作四事看當如上文備物致用例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舊說聖人效之以為蓍策之變化看來兼卦爻之變化意更
為周盡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本義曰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又
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或曰觀效字之義只似說蓍策說
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尚皆說

得取則於河圖洛書豈有易卦之變化誤不得效於天地之
變化況則與效亦一類故曰是則是效一說首章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本義何以不兼卦而只曰謂蓍策卦爻
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也然則變化二字亦有所主哉其曰
此易卦之變化也都是從那変化字而生如剛柔相推而生
變化之類悉主蓍策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此聖人兼伏羲與大禹於易言禹敍疇者帶說也以其理之
一也如孟子云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稷亦帶禹言
也又聖人立象以盡意云云　以盡其言此聖人亦兼伏羲文

主周公而言也○一依事例啓蒙云云河圖之虛五與十者
太極也洛書而虛其中五則亦太極也非以洛書之中五河
圖之中五與十為太極也是去其五與十者不用而使中空
以為太極也蓋太極無象故虛之○河圖洛書之奇偶各居
二十者蓋河圖既虛其中五與十洛書亦虛其中五則陽數
只有一三七九合之為二十陰數只有二四六八合之亦二
十兩儀之象也○河圖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蓋六七
八九實因中宮之五而得故一者六之所因二者七之所因
三者八之所因四者九之所因一二三四即在內之六七八
九也故可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初間看似涉於牽強細

求其故乃知其一出於自然之理也○洛書以一二三四而
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蓋數
始於一而終於十本是一箇混淪之物也故一必含九二必
含八三必含七四必含六今洛書亦一與九對二與八對三
與七對四與六對是其理也○其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
六者一與九為縱九為老陽之數一連中五為六則為老陰
之數矣二與八為橫八固少陰之數二連中五為七則為少
陽之數矣三之於七亦橫也七固少陽之數三連中五為八
則為少陰之數矣四之與六亦橫也六固老陰之數四連中
五為九則為老陽之數矣謂之互者六與九交互七與八交

居也其七八九六各居其所也○河圖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
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謂析二七之合
則七仍居南為乾而移二補東南隅之空以為兌析三八之
合則八仍居東為離而移三補東北隅之空以為震析四九
之合則九仍居西為坎而移四補西南隅之空以為巽析一
六之合則六仍居北為坤而移一補西北隅之空以為艮也
○析四方之合補四隅之空語脉氣勢相連蓋析四方之合
就以補四隅之空也蓋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
九合今析去其所合者而使六七八九不動以為乾坤坎離
却以所合者補四隅處以為兌震巽艮則離與震仍居少陰

之三八艮與坤仍居太陽之一六其乾兌巽坎之陽卦亦各
當二七四九之陽數但老少易位則以陽主動故耳○以卦
配數離震坤艮同而乾兌巽坎異○以橫圖觀之乾兌二卦
太陽宮所生也而註曰四九者九正為太陽之數四則九之
所因所謂六七八九十皆因五而後得者也故四并九俱為
太陽數不以五論也離震二卦少陰宮所生也而註曰三八
者八正為少陰之數三則八之所因也故俱為少陰數巽坎
二卦少陽宮所生也而註曰二七者七正為少陽之數二以
七之所因也故俱為少陽數艮坤二卦太陰宮所生也而註
曰一六者六正為太陰之數一則六之所因也故俱為太陰

數○以二圖之數各配其卦則橫圓圖於太陰一象各以
艮坤二卦處一六蓋一六者太陰之數也艮坤者太陰宮之
卦也數與卦皆合也橫圖圓圖於少陰一象各以離震二卦
處三八蓋三八者少陰之數也離震者少陽宮之卦也數與
卦亦皆合也老陰少陰之卦與數所以相同而無所移易者
以陰之老少主靜而守其常則不變也○橫圖於太陽之
象以乾兌二卦處四九蓋乾兌者太陽之卦四九則太陽之
數也橫圖於少陽一象以巽坎二卦處二七蓋巽坎者少陽
之卦二七則少陽之數也此蓋其正也圓圖則於太陽一象
以乾兌二卦處二七而不處四九是以太陽之卦而當少陽

之數矣於少陽一象以巽坎二卦處四九而不處二七是以
少陽之卦而當太陽之數矣此蓋其變也太陽少陽之卦與
數所以不同者蓋陽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則有不守其常
者也○洛書四方之正以為乾坤坎離四隅之偏以為兌震
巽艮者分明乾兌生於老陽之四九今則乾居九兌居四也
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八今則離居三震居八也巽坎生於少
陽之二七今則巽居二坎居七也艮坤生於老陰之一六然
則艮居六而坤居一也所謂其卦未嘗不與洛書之位數合
也○易有四象變象也繫辭焉定之以吉凶斷占也易占是
變象辭占四者而已故歷以謂顯道神德行可以[illegible]

象也顯道者在辭[illegible]神德行者在變象下爲變動以利言者
內以情遷亦即此理也

第十二章

乾坤其易之緼耶

緼所包畜者猶衣之着也語類云緼絪紊胎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可見此乾坤通指百九十二陽爻百九十二陰爻之定位者言也本義四句通貼乾坤其易之緼耶而下文之意已悉該於此矣易之所有陰陽而已看而已字可見其為易之緼而發也○乾坤其易之緼此乾坤兼六十四卦之陰陽言乾坤其易之門此乾坤專指始初

陰陽二畫而言謂之緼者易中之所包畜也故曰易之所有陰陽而已謂之門者易諸卦之從出也故曰諸卦剛柔之[illegible]皆以乾坤合德而成也○乾坤其易之緼一條四箇易字[illegible]同主變化言也把易對乾坤則乾坤是定體者而易字指[illegible]化推移矣本義易之所有陰陽而已或謂專指易書言[illegible]摘於本文易字同此說似有理蓋帶下句凡陰皆坤凡陽[illegible]乾而云也如孟子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下句又云今時則[illegible]然也二字同不同雖然味本義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句[illegible]

余按[illegible]

[illegible]而易立乎其中矣

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illegible]立矣此[illegible]所謂成列[illegible]節見陰陽相對便見是乾坤成列斯時也[illegible]未論到著其[illegible]一爻之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處然其所以陰變陽陽化陰之變已立於此而莫之能外矣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謂變化者陰陽之變化也設若無此陰陽之畫則所謂變化者誰為之乎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言若無箇者藉卦爻之變化則彼圖中之陰陽卦畫亦徒設而已何所用之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亦幾乎息矣易既不

可見乾坤決然是息矣而乃曰或幾乎息者亦從容不急遽之辭故本義[illegible]曰乾坤息謂變化不行○自乾坤成列以下皆以明乾坤所以為易之緼也○乾坤其易之緼一條承上文言因只是設卦立象之事然繫辭以盡其言者即言乎此也變通以盡利者即此之利也鼓舞以盡神者亦即此之神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

此亦承上文而言蓋卦爻陰陽之設正以為寓理之具理無形者也卦爻有形者也始初聖人因見天地間有許多道理故設為此卦爻變化以該載之即所謂立象以盡意設卦以

未形器者也是先有是理而後有是氣也抑今只把這些將
爻來看箇上面都有一箇道理在而卦爻不過其象貌耳如
乾道大通而至正形而上者也而六畫皆奇之卦則形而下
者矣如坤道之順而健形而上者也而六畫皆偶之卦則形
而下者矣如初陽在下之理形而上者也以初九一畫象之
形而下者也剛健中正出乎離隱之理形而上者也以九二
一畫象之形而下者也諸卦爻皆然此乃本義之正意其後
先儒引用或至以太極為形而上者陰陽為形而下者則乎
是借用之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本指著卦先儒並借以論
人心亦無不可語類問形而上下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

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此
大學所以不言窮理而言格物也便見吾儒之言道與佛老
不同朱子曰指器為道固不得離器言道亦不得指此一節
用形而上者謂之道一句雖在上面極不苟蓋先有此道理
而後有此卦爻變化之器以象之既有此卦爻之器則有化
裁之變又有推行之通又有舉而措之天下之事業一皆此
道之所灌注流行者也故或問朱子曰裁也行也措也都只
是裁行措這箇道曰是

化而裁之

自然之化指每節之分二掛一揲四歸奇扐而言裁通指至
揲之後裁為六七八九之變而皆所通裁為六七八九之數
則何者為動何者為靜皆截然有定矣却就所當動之爻象
所著事理之當然者推而行之於斯為之間則吉者吾順而
趨之固通也其凶者吾避而除之亦通也故曰推而行之謂
之通謂推所著之理而見之於行也○又曰舉而措之天下
之民謂舉此道之行於變通者而措之天下之民使天下之
民咸用之以趨吉避凶則何事不成何業不立故曰云云謂
之事業也此言變通以人言則是自制法而言當歸之聖人
也其實所舉而措者即道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神明即神明乎變通也蓋神明字有主宰運用之意如今人
之所以能妙衆理而宰萬事者是其神明也故變通之法非
有人以神明之不行也○若究神明二字之義則神字有妙
道主宰之意明字有精義照燭之意此皆於變通之際見之
○又曰神明二字尚矣今夫人之所以能目視而耳聽手持
而足行者以有此神明也謂其神明於血肉動作之間也此
之神明卽神明於變通之際者也其理一也○凡占易者當
其卦爻其詞占所指固自明白但善用之則在其人蓋辭占
所示譬如舉業題目為說箇主意而已至於依這主意做其
文章來有十分學問者做到十分 文章有五六分學問者只要

做五六分文章的又有一說道主意如此他却作做差了豈
不存乎其人而學問則在乎素所養也此說明白易見○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所謂人能弘道也○神而明之安得不存
乎其人且如占得坤卦看其辭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若有
行者雖得此占而東北方有父兄之杞爲有親識之契焉則
東北自可以得朋而東北即是西南矣以此觀之神而明之
豈不存乎其人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此兩句自相照應一箇道理也猶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
而不作者決是信而好古信而好古者決是述而不作默而

成之者決然不言而信不言而信者必默而成之○旣曰
存乎其人而又曰存乎德行方知上所云其人乃有德行之
人也猶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而又曰利君子貞方知上所
云同人于野者乃同人之君子貞者也○不可說人字只是
尋常人也故孔子於下文即繼之云云明其爲有德行之人
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明其所以神明之妙不假言說也○
其曰體不言而喻之意○但默而成之與神而明之却有分
別蓋神明只當變通之時而言默而成之却指平素涵養說
言非指變通時言也○默而成之謂其向當着做工夫涵
於人倫大節及凡處事應物的道理一一皆實做將去以成

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德行存於躬行心德之名目也
言而信在書傳中所以有兩義如中庸末章云君子不動而
敬不言而信章句解云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信乃自己之
信當解作以實之謂信也如論語爲政以德章註所引程子
云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則信乃他人信之是也
於人之信也此處不言而信應上句默而成之雖解作他人
信之當作一一皆實之實謂其默而成之雖不言而一一皆
實也有此德行則於誠盛之際自有神明乎變通而吉無不
利也○信字從人從言似當就言語上說今曰不言而信則

信不當在言語上認但當就理上論也中庸不言而信則謂
其誠信之心也○此不言而信正與孟子四體不言而喻同
例喻非人喻之也信亦非人信之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務要說得有以爲神而明之之地方是恰好蓋神而明之用
易之際變通之時然也默而成之者以其平時理得於心而
有其德理措於事而有其行德行之人雖端居無事無所
爲也然方寸虛明默焉之間萬理具足無所虧欠無不完
絕無事於言說也而其理一一皆實居之安資之深可以左
右逢原其德行有如此此其所以一評盛之際便有以神而
明之也正所謂道取而隨足者以其涵養有素也自有其不

言從前之事辭皆言聖人作易之事〈聖人〉行以前天下之
一時乎存乎德行其視聽皆用易之事○一說默而成之即默
成其神明之妙也存乎德行則主此人之德行也如此說則
默成與神明是一時事猶神明與變通亦一時事前說以默
成為平素之涵養殆非也○本義曰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
所以變通即神明也又曰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於其
所以能神而明之即默而成不言而信也○默成其神明之
妙此頭其造詣涵養如何有不在言說辭色之間者故曰不
言而信也默則不言也○又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若說在
乎素不是神而明之之時則存乎德行一句絕說不去既曰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又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何也蓋神而明之有不在頰舌之間言說之際者惟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此則非素有德行者不能也或曰默成不在神
明之時正謂平居未筮之際曰然則默而成之所成者何
哉○蓋神而明之即神明乎變通也默而成之即默成乎
明也之字各有所承也默則不言信則成矣信則一一皆
也非徒能言說者也

易經蒙引卷之十一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　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敖鯤　重訂

繫辭下傳

第一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八卦成列指卦畫而言象在其中者蓋八卦既成列則三奇
者乾之象三偶者坤之象一陽在二陰之下者震之象一陰
在二陽之下者巽之象云云象豈出於卦畫之外哉○此象
字與聖人設卦觀象及是故謂之象象字未同只謂卦之形

體也形體猶言模樣耳○朱子小注曰八卦是一項有象在
其中又是逐箇有○八卦成列純然象在其中逐項說此時
只說得卦未說得爻未有六爻雖三畫之卦亦不可謂之
爻必有六爻後分卦之上下體而言上三爻下三爻則有之
矣○八卦成列時只可謂之三畫不可謂之三爻○本義成
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此以橫圖而
言也故有一二三四等之數若圓圖則有順逆之分矣其曰
之類者舉此以該圓圖也○成列是自一奇一偶生到三畫
時也其中逐一分者則八卦各有象矣○朱子曰八卦成列
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

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以見三才遂以己意安排而言也三
爻以象之也○愚按三才之象之說乃朱子舊說也今本義解
解象字為卦之體形則用不得此說矣○問本義之類□字
因兼圓圖若因而重之亦可就圓圖之八卦而重之耶曰
二圖皆可重而為六十四因有圖見天原發微云云○嘗竊疑
朱子當時只可先作橫圖說則於因重之勢為順所謂聖人
作易之根源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蓋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一剛一柔盡之矣二者之外再無餘
物也故凡剛者皆柔之所推也凡柔者皆剛之所推也而物

卦中亦只是剛柔二者而已非剛則柔非柔則剛在剛皆柔
之所推在柔皆剛之所推此立象盡意一句本義以爻變
化二字也上流行者言也剛推柔則柔來而剛□□□剛則
剛來而柔往一往一來之間便見是變矣所謂□□□推而
卦爻之變往來交錯無不可見也○往來交錯如剛往而柔
來柔往而剛來剛往而柔來對柔往而剛來交錯也○依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例則日往則月來是日
推出月來也月往則日來是月推出日來也然則剛柔相推
如見在為剛則剛為來是柔所推出者也見在為柔則柔為
來是剛所推出者也大抵天下之言感之淺者其應必淺感

之人者其神亦大固不可以無心而忘之亦不可以有心而
強之也○承上文言自一畫倍而為三畫以至六畫又自三畫
重而為六則爻以備故卽是以觀但見剛柔二者迭相推盪
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無不可見此只據六十四卦言之若六
十四卦之生細逆一每生二而一陰一陽只管相推出來而
變所在是矣此變字指陰陽相推說未說到卜筮之變處卜
筮之變則下文所謂動者也○本義卦爻之變此卦字六十
四卦之卦非八卦成列三畫之卦類也○本義往來交錯一
往一來便是交錯並節節之變矣通六十四卦節節是如此
故朱子曰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所謂往來交

錯者如陽儀之上生一陰便是陰來在陽儀為陰來究其所
以來則有夫陰儀是在陰儀為陰往矣如陰儀之上生一陽
便是陽來在陰儀為陽來究其所以來則有夫陽儀是在陽
儀為陽往矣合而觀之則為一剛一柔一往一來之交錯矣
自四象而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皆然也故曰卦爻之變往來
交錯無不可見○易卦諸家第四十六葉載王齋第二段之
說有□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
兩邊各各相對其□□非此往彼來只其象如此○往來交錯
正卦爻之□有往有來所以為變蓋一往而一來則彼此
自相交錯耳○剛柔相推以變言不若以直言者□□

卦變采上剛下之義非作易之本旨矣○下篇剛柔相推而
生變化有箇觀象意在此處不去觀象之所繫辭焉而命之
亦必自觀象中來也固亦一理但上篇變化之變即此章之
所謂動者故其下文云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六爻之動
三極之道也其本義云動即變化也又曰象辭變已見上則
二變字大不同矣○變就卦言動以蓍言○或曰此箇剛柔
相推變在其中如何須以為與上章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不
同終是可駁也曰此無可駁者只看體認如何且不須遠取
旁證止如此章上云象在其中爻在其中則爻是六畫象只
是三畫幾過到此節本義云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

乎此矣則爻是逐爻象又是全卦六爻之動矣亦來爻象二
字獨不與上節爻象二字同耶然義則頗異矣此循本義也
至於本文此下所謂爻也者象也者又曰爻象動乎內亦分
明與上句爻象字義頗異矣此類亦不止一二處亦不止此
一書所云有然者○繫辭焉而命之謂逐卦逐爻各繫以辭
而命其吉凶也命告也此時只謂之辭未明之占動後方見
占繫辭焉而命之非動也然動已在其中矣○聖人因其如
此謂因其爻錯不一於是乎繫之辭以斷其吉凶則占者所
值當動之爻象不出乎此如二爻變則占其以上爻為主而
此下一爻乃其動者也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又以不

變之爻為主○啓蒙作之卦而此一不變之爻乃其動者也餘
並見啓蒙

按啓蒙考變占條

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
則動在本卦全體而六爻皆不動矣然必分內外貞悔云者
貞悔二字占法有自來也書洪範七稽疑云曰雨曰霽曰蒙
曰驛曰克曰貞曰悔蓋雨霽蒙驛克者五行之兆龜法也貞
悔者本末之義蓍法也○一說貞悔正變也○本末正變之
說是為舊先儒之意而立此未有據也或問朱子一貞八悔
之義曰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

外體八卦是八悔又曰貞訓正事方正如此悔吝皆是事過
後方有○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是其動即有此一變
之爻而餘五爻皆不動矣○愚謂此亦有貞悔之義如乾為本
卦得乾之姤則初爻之變為悔而本卦之乾為貞得乾之同
人則二爻之變為悔而本卦之乾亦貞也朱子所以不發此
義者蓋以此義雖是占法之常無用於發明歟玉齋胡氏之
說似是有此意也○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
爻為主則動又在本卦二變爻而其餘四爻皆不動矣○朱
子曰凡變須就其變之極處看所以以上爻為主不變者是其
常只順其先後所以以下爻為主○亦如陰陽老少之義者

[illegible]爻初多者[illegible]初○朱子曰二爻變者下[illegible]
爻不變者[illegible]不變之本故以之爲主○又曰卦其[illegible]下
[illegible]都有一箇主後首尾應語此亦當以本卦爲貞所變
之卦爲悔○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
占[illegible]卦爲[illegible]前十卦主貞所占主本卦彖爲重後十卦主悔
一[illegible]重是其動又在本卦及之卦之合體而三
[illegible]與三不變爻皆不動矣○玉齋胡氏曰三爻變所以占
本卦及之卦彖辭者恭變至三爻則所變爻與不變爻六爻
平分故就兩卦彖辭占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也○又朱
子[illegible]三爻變則所主者不一故以兩卦彖辭占○玉齋胡氏
[illegible]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者且如乾三爻變自否至恒
[illegible]主貞自益至泰爲後十卦如坤三爻變自泰至益爲前
十卦[illegible]否爲後十卦若所變卦在前十卦內雖占兩卦
彖辭[illegible]本卦貞爲主是重在本卦彖辭占也若所得變卦
在後十卦內雖亦占兩卦彖辭却以變卦悔爲主是重在變
卦[illegible]占也○愚謂卦以貞爲主若下三爻俱變則如乾卦
六爻皆[illegible]而占純坤矣但此猶止一半變也故兼上本卦之
彖辭○問一爻變則占二爻變而必以上爻爲主三爻變則
占本卦及之卦彖辭而又必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所以
必有[illegible]何也曰既二爻俱變則二爻之辭[illegible]不同既二彖

[illegible]則[illegible]不同之[illegible]之所[illegible]
知[illegible]矣故[illegible]朱子曰所以到那三爻變第三十二卦
以後占變卦彖辭者何也到這裏時離那本卦分數多了
四爻五爻[illegible]多矣此後十卦所以主悔也將而觀之[illegible]在
[illegible]則本卦分數爲多故主貞也若四爻五爻變則變
卦[illegible]爻故亦以之卦爲主而不復滯於本卦矣○四爻
[illegible]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則動又在之卦二
不[illegible]而四[illegible]爻及[illegible]矣○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
[illegible]動又在之卦一不變爻而五爻之變者皆爲靜矣○六
爻[illegible]則乾坤占[illegible]餘卦占之卦彖辭夫其動又合體之卦
之[illegible]愚按乾坤[illegible]有二用然其貞乾之用九見群龍無首即
純坤牝馬之貞[illegible]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也坤之利永貞即
乾之利貞也[illegible]是之卦耳○謂動在其中大畧云一爻
變則即此一變爻又其動者也二爻變則即此二變爻又其
動者也三爻變則動在本卦及之卦矣四爻五爻變則動在
之卦不變爻矣以至六爻俱變其動又不在於之卦乎六爻
俱不變其動[illegible]不在於本卦乎然二爻俱變者則以上爻爲
主二爻俱不變者則以下爻爲主亦何者而有出於聖人繫
辭命占之外也哉○問因而重之亦可謂之動在其中剛柔
相推亦可謂之動在其中而必繫之繫辭焉而命之之下

所也動者占也聖人繫辭而命吉凶則無以斷……而上者
亦安得因其所值以斷吉凶耶所以必發爻此也○本義占
者所值當動之爻象爻爻也象卦象也與下條本義因卦爻
之動而後見相應此象字又與上條象在其中之象字不同
矣上是三畫之象此象字即下文象也者像此者也○或謂
動在其中與生乎動之動字微有不同以為動在其中之動
字指占者當動之爻象言即所謂占也生乎動之動字並指
卦爻之動而言蓋必因是卦爻之動而後占者所值當動之
爻象可得而見此說恐有所未備者大當動之爻象即是所
謂卦爻之動者當動之爻象乃占有何占不必謂即所謂占
而下文之占又在動之外與此動字為不同也蓋因是謂所
動字為不同故其說至謂因是卦爻之動而後占者所值當
動之爻象可得而見則全不成言語矣孰謂卦爻之動而非
即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乎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此動字只是卦爻動不可以事為言蓋吉凶悔吝雖已備於
繫辭之時然事未至而著未揲則卦爻亦無由動卦爻既未
動則吉凶悔吝雖已定於卦爻之中而亦無由見其孰為吉孰
凶孰為悔吝而孰為不悔吝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承上文而言吉凶悔吝
生於卦爻之動以卦爻之動言之其始也一剛一柔各有定
位是剛柔乃立本者也剛變而通於柔柔變而通於剛惟變
所適而已是變通乃趨時者也此當依啓蒙變占例而朱
子語錄及臨川吳氏皆與本義合矣○此變通是揲蓍之變
與變在其中之變不同○剛柔立本以本卦言變通趨時對
之卦言○本義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此位字與六位時成之
位不同如下三爻皆剛上三爻皆柔者泰之定位也下三爻
皆柔上三爻皆剛者否之定位也下一爻剛而餘爻皆柔者
復之定位也下一爻柔而餘五爻皆剛者姤之定位也至於
自此而彼變以從時則如乾之姤以至乾之坤坤之復以至
坤之乾皆是○又一剛一柔此一字不可拘例一爻或六畫
皆剛者有之或六畫皆柔者有之或一剛五柔者有之或一
柔五剛者有之但以易之所有不過剛柔二者而已故云一
剛一柔也○剛柔立本所謂交易而對待者乎變通趨時所
謂變易而流行者乎理與書皆然也此章之言主書不可以
吉凶悔吝生乎動為中繫辭焉而命之一條亦不可以剛柔
立本為中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一條蓋自章首至此以及下
文節節相承深味自見

吉凶者貞勝者也

又承上言剛柔……見矣而吉凶二者則常相勝而

不已也見卦爻之占只有吉凶二者而已[illegible]以[illegible]其後悔吝

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本義貞正也常也物以

其所正爲常者也○問凶之勝吉亦何以號爲正而常曰此

正如孟子所謂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意夫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安得只有善而無

惡只有吉而無凶乎故朱子小註曰正是說他常然之理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乎一者也

○吉凶二者之在天下非此勝彼則彼勝此常相勝而不已

者也是何也物物各有正而常底道理如天地之道其所正

而常者示人而已矣日月之道其所正而常者明照而已矣

若夫天下之動其變無窮然所正而常者一理而已矣蓋天

下只一箇理人之動非順乎理卽逆乎理順理則吉逆理則

凶惟一理之所在而視之逆順以爲吉凶耳此卦爻之占所

以只有此二者而已朱子曰天下之動雖有不齊常有一箇

是底此說最妙蓋只把此道理做箇定則在那裏惟隨其順

逆以爲吉凶耳○上言吉凶貞勝只據迹而言下言貞夫一

三句是言其所以然○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不止謂形體下

文是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所謂貞觀

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此下不止謂貞觀之示人以易○蓋上文都是言貞觀[illegible]

此至此所指本卦爻之所由作也○朱子本義云所謂貞觀

者也是以此所云卽上句貞觀道理故就繳一句云云○確

然健貌然順貌卽所爲不難故易隤則所爲不煩故簡

蓋從其指也○上文天地之道日月之道二句輕只用以起

天下之動一句此所明乾示人易坤示人簡者非以發明天

地之貞觀乃以著易之卦爻之所自出者也故卽繼之曰爻

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與上文貞觀之意全不相

繫蓋上文爲吉凶說此又是爲爻象說不連說爲是○乾以

易知便是示人易也坤以簡能便是示人簡也此便是上文

所謂貞觀之義非有二也只是文意各有所歸耳○自章首

至貞夫一者也是一大節又自夫乾確然至聖人之情見乎

辭是一大節皆論卦爻吉凶也不可以天地之道及夫乾確

然二段爲造化功業見乎變爲功業蓋造化功業是指末段

自章首至聖人之情見乎辭皆論卦爻吉凶也○自章首至

此其中雖有天地之道二段在其中間然其歸趣終是爲卦

爻吉凶而發如上章聖言卜筮其中雖有闔戶謂之坤聖人

以此洗心及法象莫大乎天地許多言語然本意非所重本

義以是總之曰此章專言卜筮耳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之一爻…所以敎夫易簡者也蓋百九十二之陽爻皆一而
實自是健而易之理百九十二之陰爻皆二而虛自是順而
簡之理○卦之消息所以像夫易簡者凡乾震坎艮爲陽卦
諸陽卦在內而爲主者皆陽長而陰消也則所以像乾之易
凡坤巽離兌爲陰卦諸陰卦在內而爲主者皆陰長而陽消
也則所以像坤之簡此說主八箇母卦而分屬乾坤也○又
一說陽長陰消之卦如復臨泰大壯夬乾之類其餘五十二
卦則皆由此而變耳說見易序例卦變圖但此非聖人畫卦
作易之本指故後之曰剝又自復而變夬又自姤而變臨與
觀以爲二陽之卦遯與大壯同爲二陰之卦泰與否同爲三

陰之卦此類又難判決其孰爲陽長而陰消孰爲陰長
而陽消耳○又上是一畫止可言奇耦卦則畫數多難以奇
耦分而以陰陽消息爲斷但陽長者爲陽卦陰長者爲陰
卦陽長即當奇陰長即當耦如五陰一陽之復下體主震就
其陽長雖五陽一陰之姤下體主巽亦爲陰長

卦之消息定說

爻之奇耦敎夫乾坤之易簡者固無可疑惟卦之消息其說
頗難定一說陽畫多於陰畫者是爲陽盛之卦陽息而陰消
也凡陰畫多於陽者是爲陰盛之卦陰息而陽消也此說未
然且如震坎艮陰畫多也而乃爲陽卦巽離兌陽畫多也而

乃爲陰卦故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據此推之則六畫之卦
但以陰陽畫數之多寡而分陰陽消息者爲未然矣○又一
說按卦變圖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二陰二陽
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
泰否而來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五陰
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凡自復臨泰大壯夬而來者
皆陽消而陰息也凡自姤遯否觀剝而來者皆陰消而陽息
也至於乾則陽盛之極坤則陰盛之極也此說甚似明白若
無可議者但以按卦變圖下本註云彖傳或以卦變爲說今
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旨也若夫

卦之消息所以象夫乾坤之易簡者乃是作易本旨所在今
以此說眞之未免所謂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者亦未
然也然則消息之說當何所從曰愚意卦有六爻而分內外體
內體貞也外體悔也卦以貞爲主故曰八卦相盪又曰八卦
成列因而重之又曰八卦定吉凶故凡內體之爲乾震坎艮
者皆陽息陰消之卦也凡內體之爲坤巽離兌者皆陰息陽
消之卦也○且以橫圖觀之如內體爲乾因而重之復有乾
兌離震巽坎艮坤外體之八卦則乾之上旣得乾震坎艮者
一陽之陽也陽之息也乾之上復得坤巽離兌者陽之陰也又
一其息之消也此即一分爲二之理也然緊皆爲陽息陰消

之於[illegible]也所主在乾也所謂一分爲二者也只分午後[illegible]
澗艮則皆爲陽也又如內體爲兌因而重之亦有乾兌離震
巽坎艮坤外體之八卦則兌之上復得坤是離兌若陰之陰
也陰之消也兌之上復得乾震坎艮者陰之陽也又其消之
息也[illegible]亦一分爲二之理也然緊則皆陰息陽消之卦也所
主在兌也其餘六卦之重皆推此例○故在卦圖一陰一陽
各有定位一卦一爻各有定數陰與陽對陽與陰對此陰則
彼陽此陽則彼陰此消則彼息此息則彼消窮然一造化也
○先天圓圖則始之以純陽之乾終之以純陰之坤乾次而下
爲夬則五陽在下一陰在上坤次而上爲剝則五陰在下一

陽在上乾之下次八爲泰則三陽在下三陰在上坤之上次
八爲否則三陰在下三陽在上自乾以至於復自坤以至於
姤或陰或陽或消或息無不一一相對故自乾至復者一百
一十二陽爻八十陰爻自坤至姤者一百一十二陰爻八十
陽爻其消息之數相當也○其在圓圖乾盡午中坤盡子中
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自復至乾亦
百一十二陽爻八十陰爻自姤至坤亦百一十二陰爻八十
陽爻其位置相對各與橫圖同其消息之數亦適相當也凡
陽息而陰消者則皆所以條乾之易凡陰消而陽息者則皆
所以條坤之簡此先天自然之法象有不假絲毫智力而[illegible]

亦非橫議所得而索也所謂聖人作易之本旨如此○若夫
[illegible]之卦宜爲陰息陽消之卦而乃以一陽消五陰
而名之曰臨下坤上巽之觀乃陰長而二陽消正爲八月之
[illegible]而名卦繫辭乃取他義如此之類或皆後來[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爲典要者所以爲道也只在華人口頭有不可以作
象本旨論也又如離陰卦也而爲日坎陽卦也而爲月如此
之類各有所謂之消息本旨乎故曰若問先天一字無他蓋
只是有許多卦畫以象夫陰陽消息而已矣以橫圖言之乾
亦不見爲四月之卦坤亦未見爲十月之卦姤亦未見爲五
月之卦復亦未見爲十一月之卦況其他所取乎以圓圖言

之復固爲十一月之卦臨又不在十二月之分泰又不在正
月之分姤固爲五月之卦遯又不在六月之分否又不在七
月之分況其他所取乎○蓋先天圖許多卦爻陰陽消長其
所包括元不可以限量說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事微
而物理大而元會運世之變小而晝夕頃刻之間何所不具
何所不有若無所該而實無一之不該若無所載而實無一
之不載象故有之全者[illegible]寓於數奇耦之內隨其所觀各有
其象隨其所取各有其義所謂神無方也易無體也所謂消
息之本旨者然也若夫後來所觀之象不同所取之義不一
名以此者不得以兼乎彼例於東者不得以通乎西此則所

□人之意因卦以發者謂之並行不悖爻例分明見
以從一節之義而散失全體問活之妙則不可故朱子謂易
如炊箕既然添了一條骨則障了一路光者其旨微矣○爻之
奇耦就該得消息卦之消息就當箇奇耦爻之奇耦非但交
易亦變易也卦之消息非但變易亦交易也故聖人立象以
盡言則奇耦已該消息之理矣又朱子云長處便是陽消處
便是陰則消息亦當奇耦矣此等異處緊要不可不知蓋此
皆大體凡例所在恐或者誤認也○象字與像字不同象字
死像字活○卦者掛也爻者效也象者像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爻象變動乎揲蓍求卦之時而吉凶之占則見乎成卦之後
爻有爻象之動乎內也卦雖未成然既有變有卦有卦自
有吉凶大業所由生也故曰功業見乎變不曰功業見乎占
而曰見乎變猶前章攝義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者也大抵占
由變而成變尤重於占至於占之吉凶則聖人欲人趨吉避
凶之意斷然見於言外矣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內卦爻之
動而後見者也○功業以用易言○聖人之情非作易聖人
不止見文王周公伏羲亦在其中蓋辭雖繫於文王周公其
實只是爲伏羲發蘊耳○變在其中之變與變通之變不同
變通之變又與功業見乎變之變不同變在其中之變指卦爻

爻□□夫成者言變通之變以占者所值所動之爻象言
見乎變之變則以蓍卦之方動者言方動之後乃為占者所
值所動之爻象矣○動猶未成也見則有可見矣○朱子曰
內外猶言先後顯微○爻象動乎內此爻象與上文本義當
動之爻亦一般象皆指卦也○此節承上言既有爻象斯有
變占其歷歷有次序後章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即此章
之爻者做此象者像此也後章之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即此章之爻象動乎內而功業見乎變吉凶見乎外而聖人
之情見乎辭也易中所有只是此數者○爻象動乎內此時
猶未有爻象也故曰動而不曰見曰內而不曰外動則變而

未成內則隱而未見也故本義云變所動乎內之變○內謂
蓍卦之中此時猶未成卦而所占卦者蓋蓍卦自不相離有
蓍便有卦蓍之三變則有卦之一爻十八變則遂有卦之六畫
其曰爻象動乎內者正謂所值之爻象也已動於蓍卦之中
矣細方在十八變之中也及十八變而成卦之後則吉凶見
矣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自夫乾確然示人易矣至
聖人之情見乎辭通是推本八卦成列以下云云而釋其義
也蓋上文是條舉說此又總攝相承說以見卦爻變占一本
之乾坤也○爻象與蓍卦不同蓍卦在前爻象指所值者○
聖人之情見乎辭辭之占者聖人之所欲人知所趨辭之內

者蓋人之情欲人知所避趨曰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
報此一句要見是在揲蓍底卦爻後如所謂因動而後見者
故曰辭見乎外之辭

天地之大德曰生 一條

天地大德只是造化聖人大寶以下是功業或謂造化功業是
造化之功業然則上文卦爻吉凶亦謂卦爻之吉凶矣如此
則只重在吉凶而所謂象爻變動皆無所係矣既是卦爻吉
凶是乎等字則造化功業亦須平等看矣○造化者天地之
用功業者聖人之用造化與功業字等是一類此尤見謬爲
造化之功業者失之遠矣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理財者養也正辭者教也禁民為非者刑罰也聖人不忍人
之跡盡於此三者矣孔子只此數字便該盡了王道○愚嘗
疑正辭禁民為非不必俱從理財說○理財如孟子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之類○正辭此
正字便是正名之正此辭字便是言順之言蓋辭順即理明，
辭正矣蓋有其事必見於稱述謂說之間辭正者理正故也，
一自三綱五典以至於一事一物皆有箇辭如議禮制度考文
之類皆是故朱子曰教化便在裏面○項氏謂殊貴賤使有
度明取予使有義[illegible]禁民為非[illegible]

意亦只在理財一邊說不能盡聖人之意○禁民為非是大
以理財貫說則是以禁其爭奪而多取者彼不孝不弟之類
有不係於爭奪者獨不在所禁乎況為非二字所該自廣○
造化功業要皆天下之賾與天下之動而已象以像天下之
賾而文以做天下之動此造化功業所以為與卦爻吉凶有
相關涉也○言所以理財正辭而禁民為非者義也曰義不
可說作謂之義當與上文曰生曰位曰人曰財同例而理財
正辭禁民為非且虛說義字方可發揮一如上句例也○一
說按朱子云聚得許多人無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不
得正辭便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辭裏面又曰理財

正辭禁非三字大槩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底還你我底還
我正辭是底說是非底說非猶所謂正名按此三段語意則
正辭禁民只帶理財說義之一字固不止於理財然聖人之
言亦時各有所指惟善以為寶何止曰位三代之得天下也
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則守位何止人也能行仁政則天
下之民歸之近者悅遠者來矣聚人又何止財且道理只在
聖人口頭則正辭禁非豈從理財說下亦或然也且無害於
道大學平天下一章亦多說理財豈可譏其為未盡治平之
術也哉○依此後說則正辭自理財言者當云利之所在人
一皆趨之是他底也說不是他底不是他底也說是他底而辭

不正矣出聖人之理財所以必繼以正辭也左傳晉文公治民定襄王示禮以原示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註云明徵其辭不貳價重言信也依此則正辭亦可就理財說而朱子小註爲有徵矣○禁民爲非防争奪止僞濫使强不敢凌弱衆不敢暴寡此其所關甚大而教亦行乎其中矣自何以守位曰仁至曰義是庶而富富而教之道也參義曰此一節文意自源而流其義相須蓋天下不可無聖人聖人不可無萬民萬民不可無財財不可無義○上繫傳首章之末舉天地易簡之德而繼以聖人之兼體以見其有以配乎天地下繫傳首章之末舉天地生生之德而繼以聖人之功業以見其有以賛乎天地蓋上章所言者其體也此章所言者其用也愚以管見測之如此亦安知聖人之無意耶

第二章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云云 以類萬物之情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天曰象地曰法輕淸重濁虛實之分也象指日月星辰晝夜雷風之屬法專指南北高卑不可兼動植爲犯下文鳥獸及物字此條陰陽消息俱要兼橫直表裏說○鳥獸之文就毛羽上說遠取諸物物字兼得廣飛潛動植皆在其中不止鳥獸而所取者亦不止於文矣自鳥獸之文言之如剛鬣柔毛之類亦是陰陽也如希革毛毨之類亦是消長也又如毛有脊羽有本中間說分得陰陽似有可以類推朱子說龜背各有九八十一鱗經而皆介三十六鱗龜又有五行八卦二十四氣之象與地之宜本義取王昭素註在前且曰諸本多有天字可見當從者朱子以爲疑則此註當在釋正意之後如論語註雖必必作於正意後方云當作也此則不然○春夏宜耕種秋冬宜收藏之類天之宜也高者宜黍下者宜稻之類地之宜也而春夏則陽之息秋冬則陰之消高者爲陽之息下者爲陰之消此依語錄以一氣而言者也所謂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聖人作易只經來歷今在此章則河圖者

特其中所謂取神物之最著者耳又曰河圖不出易亦須作故本義於乾坤之首只用此章之語○與地之宜此以天地所宜於人事者言與上文天之象地之法又不同義如云原天之時因地之利耳○程子見賣兎者曰此兎亦可作八卦數便在其中起何必河圖洛書愚按程子之意見猶識固未易窺測姑揣其似蓋兎之一身亦渾淪統體一太極也其一身之血氣則血爲陰氣爲陽亦兩儀之像也而其氣又有噓吸焉其血又有消長焉則又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而有四象之象也而噓吸消長之中又各分爲兩段此則由四而八是亦八卦之象也若就形體上求其所以配八卦者則其首爲

所□□坤其後二足動於下爲□□□二足□□□
其耳亦爲坎其目亦爲離其股亦爲巽其口亦爲兌□亦入
卦之象也是所說遠取諸物中之一也亦不必拘於河圖也
但形體配卦乃是畫卦既成之後事非程子之本旨耳○歟
之上物皆以前兩足蓋足中之手也故以爲艮象所謂數便
在中可起者蓋總是陽奇陰耦奇自耦方自者徑一而圍三
三各一奇方者徑一而圍四四合二耦故三奇則三三而九
三耦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數於
是可起乎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此數之外無復他數也
○近取諸身則吾身之間其形體其性情莫非陰陽消息之

所在也如目爲火而左耳爲木口爲水而右耳爲金外體之
陰陽也肝爲木而心爲火肺爲金而腎爲水內體之陰陽也
仁木而禮火義金而智水性之陰陽也喜木而樂火怒金而
哀水情之陰陽也凡陰皆消凡陽皆息也○仰觀俯察遠求
近取所得者神明之德萬物之情也○遠取諸物則一物之
中其形體其性情亦莫非陰陽消息之所在也以鳥獸言如
氣火血水骨金毛木肉土之類形體之陰陽也各有雌雄牝
牡之□各有喜怒哀樂之心性情之陰陽也以草木言則根
幹枝葉花實者其形體榮悴開落者其性情亦莫非陰陽之
在也○□□所云是就逐物上言各有陰陽消長也朱子

小註□□□□及□□□□□之數升□□背文又草木□
□□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此又分於物□□也□□二□
雜□義始備如男陽女陰而男女之□□各有□□□
□□□□□本意○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說卦
□□□□□□□取來填此二句說此處說□□□一物中
各自□□陰陽消息耳□未畫卦之前如此取之□□物合
□□□□□已成卦之後所取象與此意實不同本□□□
那處只是見得一節是就人身上說一節是就□物說故引
此二段語以界別之讀易者乃遂以彼實此其實又與上
章自觀□□□□陰陽消息兩端而已○依語錄進處便

是陽退處便是陰乃只是這一氣之消息做出天地古今間
無限事來之說則是以消者爲陰息者爲陽只是一□故又
云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然不如分作兩箇意□
一大學或問所謂好惡義利之兩端則好惡自好惡義利自義
利也○或曰據語錄是以消息該定體也何如天是陽之長
者地是陰之長者日是陽之長月是陰之長○陰陽消息兩
端語錄只以消爲陰息爲陽然以愚妄意不若以陰陽爲定
體以消息爲流行則該得盡無朱子初間下此四字時是此
意不然只用陰陽二字足矣又何用消息既以陰爲消陽爲
息則□□之仰觀俯察近取遠取以作八卦者只取其流行

陰陽而相對之陰陽合無所取乎且上章爻者效此一
條云爻之所指□之消息則所指自有消息而今
乃偏言消息何耶○恐語錄亦偶然一時之辭與下章本義
不同或記者有誤又按大學或問本章云不踰好惡義利之
兩端而已依此例之則陰陽是一端消息又是一端無疑○
一說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則陰陽亦是兩端消息亦只兩
端○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二句衆[illegible]一是精一是
粗一是性情一是形體其下十三卦皆尚象所尚之象一
皆出此如兩目相承二體皆木則就萬物之情取如物麗焉
又上入下動則就神明之德取情字輕看對德而言有精粗

之辨○此條所云特主此二句所以為下文制器尚象之張
本也○於是始作八卦總六十四卦只是八卦也故下文有
六十三卦之象○神明之德不但健順動止等之性萬物之情
不但雷風山澤等之象凡天地人物作作皆有個神明之德
只健順動止等所謂亦其德○節齋曰神明之德不可見者
也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者也故曰類○通以理之相會合
言類以象之相肖似言○東峰曰神明之德不外乎健順動
止[illegible]之情不出乎天地風雷人物之情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一條只就包犧氏之事說以網罟以佃漁止係此本義王者[illegible]一

而之網則亦是以網佃也據孟子數罟不入洿池則信是以
罟漁也然亦多通用故孟子及正韻皆曰罟網也○又中庸
罟擭陷阱之中亦見通用意○兩目相承不但兩目而已實
則百千萬目只見相承以兩也猶云明兩作亦是繼明不已
也猶云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亦不但明日而已也○兩
目相承既有取於離之象而物麗焉又有取於離之德○抱
朴子曰大昊觀蜘蛛而為網 見事物紀原本十八卷
罟韻學集成曰罟說文網也徐曰網之總名玉篇魚網按此
說亦頗合南軒說實獲網止一般然網則有數樣或大或小
或短或長或有柄或無柄或長而絡流或門隘而腹廣其類

不一故徐曰罟者網之總名猶禮記云禽者鳥獸之總名故
單言禽則該鳥獸並言禽獸則禽獨為鳥單言罟則該取禽
魚並言網罟則罟止以取魚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云云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本義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都是就耒耜
說而見其於益之象有合耳上下例多同今之耒耜皆駕牛
用之不知彼時亦用牛否事物紀原曰漢武時趙過教民牛
耕牛耕自趙過始也未可信 山海經曰稷播百穀其孫叔均始
用牛犁上入下動入者入之也有力處全是耒故云上入入
與動自不同也二體皆木既有取於益之象上入下動又有

取於益之德以天下之[illegible]莫大於此[illegible]有取於益之義[illegible]
耒[illegible]也[illegible]木[illegible]彼[illegible]創作之[illegible]木知以鐵爲耜也[illegible]以揉
木爲之則其時可知[illegible]謝氏謂耜是斵削一片在下以承
鐵者[illegible]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云云蓋取諸噬嗑
日中爲市者無所[illegible]有在遠者必日中方可至故令日中爲
市日中[illegible]日中爲市此市字是市易之市非市井
之市[illegible]作市字者致天下之民非一處之民也聚天下之
貨非一處之貨也○丹陽郭氏曰五十里爲市而各致其
民則天下之民無不致矣○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如泉

州一市浙江江西客亦來交易得[illegible]四川客亦來交易待
湖州一市亦然湖州一市亦然不是總一箇市也古之[illegible]
前朝後市○交易而退有致聚者得以兼貪與有貪與者得
以兼致聚所之者不至無所取所餘者不至無所用而各得
其所矣○節齋曰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云云
又借噬爲市嗑爲合也此說若非出於朱子不敢從也
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云云蓋取諸乾坤
易窮則[illegible]易字元是指天地人物之事及後來既有易書則
將此易字分了一半並稱爲易矣[illegible]後之讀易者只把易
書做易遂忘却孔祖之本以天地人物變化之理爲

[illegible]窮[illegible]不[illegible]遂濟[illegible]沂流而求源也○謝
氏[illegible]益[illegible]也[illegible]則變而爲[illegible]矣[illegible]而爲耒耜斵通矣
不服裘絺則[illegible]於寒而不可久矣惟[illegible]絺而得通故可久
是通則爲久也通則久是以爲吉利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舉
成語也吉利不在通久之後特引成語以斷其辭耳○窮以
神[illegible]變上人事非變不能通○當伏羲[illegible]之時有佃漁以
教民[illegible]耒耜以教民粒食有貨以教民[illegible]然是時風氣
未開民尚質[illegible]知[illegible]耳[illegible]上下相忘於
淳[illegible]之天[illegible]雖未興衣裳雖未[illegible]而天下亦自無不治也
至黃帝堯舜之時風氣日開[illegible]心雖淳終不能如羲農太

古之日月[illegible]足矣[illegible]使不與禮義以化之則所謂
[illegible]而無教而近於禽獸矣[illegible]非[illegible]以不通[illegible]於是黃
帝堯舜之[illegible]聖人者相繼而作因其時之當變而通其變
使天下之民皆[illegible]然趨之而不倦焉然其所以變通之
者非聖人強[illegible]其智慮作爲於其間也因其自然之變而以
自然之理[illegible]神而化之也故能使天下之民皆鼓舞
[illegible]化之[illegible]之以爲[illegible]故[illegible]而不倦也○
當此之時[illegible]則有不安於故
習之心而其忽不省者又未免滯[illegible]流濟此正所謂窮而
[illegible]者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蓋其時風俗[illegible]之俗

無以大異雖民亦自厭之矣故聖人爲通其變而民自皆留
然以趨之神而化卽其變通之妙於無爲也○通其變使民
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皆是指垂衣裳之事但衣裳出
至末方說之耳○通變宜民或以舟楫之利服牛乘馬之類
實之者甚非也十二卦尙象自是各條事如何說以此該彼
且舟楫杵臼服牛乘馬之類豈衣裳之制所能該乎○易窮
則變泛說不可就易皆言當以理言蓋物理必有時而窮窮
則是箇變了變則必有以通之通則自能久此所以吉利也
三才之理皆然易書亦然但此主理就此節言之如黃帝堯
舜之時前頭聖人所以利養斯民止是生養之義而無禮義

之風至是民皆厭倦或將流於澆漓矣是其窮也窮則便有
事變在面前了我當有以處之於是黃帝堯舜以禮義之風
而通之此亦理之必然是變則通也旣通則自此一通之後
衣裳之制不復更易矣通則久也此其所以使民宜之而天
下治吉無不利也○黃帝堯舜一垂其衣裳以革向日皮毛
之服於是禮義之風頓起鄙陋之俗隨變泰已無爲而天下
自治矣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此也
夫以數聖人之教無爲如此其於易卦蓋取諸乾坤乎乾坤
變化而無爲者也何則乾以易知乾之變化無爲也坤以簡
能坤之變化無爲也此乾坤是以乾坤卦取天地也○大人

垂衣裳且就黃帝堯舜本身說然聖人者非但制衣裳以自
受用而不以公於天下者也惟其中間制度當有上下之分
耳榮則有衣裳也○人但知數聖人之垂衣裳而不知數聖
人之垂衣裳所以興禮義也禮義由衣裳而興學者當自會
之甚矣聖人之神化也衣裳之化神矣哉至今外國凡有冠
裳之制者便亦畧有禮義之風易治之俗上國所以羈之者
亦自爲一等其餘凡衣皮蓬髮諸國其人亦獸群鳥聚其國
亦明與禽獸無異所謂禽獸夷狄也以是觀之益見聖人神化
之妙衣裳功用之大○通其變民自不倦是有以使之也神
化宜民一也○變化無爲不可分垂衣裳貼變化無爲貼天

下治變化則無爲有爲非變化也但在垂衣裳內意天下治
是效非所謂制器也○兼言黃帝堯舜者盖衣裳之制始於
黃帝而備於堯舜也○南軒張氏曰絲生絲繒一垂紳爲衣
於上而象乾裳服爲裳其色纁而象乎坤法乾坤以示人使
民知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愚謂張氏此說
太深非庶民所能曉解且上古之風朴畧使聖人而只此
一端聖人亦爲厚望於民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衣裳之
制要之本自人身之上下體而裁之耳○又疊山謝氏曰乾
在天上衣象衣上闔而員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
股有陰耦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使人知上下尊卑不可亂

則□□天下治矣蓋取諸乾坤此說亦分衣法乾裳法坤皆不及
變化□□□皆不合本義之說也不必依○黃帝堯舜但
避其神化之功一垂衣裳而天下自治焉何則蓋衣裳之制
既興則有拜跪坐立之禮焉有升降揖遜之節焉有父子君
臣之倫焉有男女長幼之別焉有尊卑等威之辨焉禮義學
有不興風俗豈有不美又何勞於有為而天下始治哉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
本義云致遠以利天下疑衍為下條有此句不然綴之於此
亦未見為不通也○南軒曰刳其木而中虛剡其木而末銳
舟所以載物而楫所以進舟○大而江河小而溪澗道途梗

之限隔往來為之阻絕云云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李氏曰牛非不可以致遠於引重為力而已馬非不可以
重於致遠為敏而已○愚謂牛之駕車固引重也不亦致遠
乎馬之代步固致遠也人跨其上不亦引重乎須兼說方盡
當不漏○此時猶未用牛耕也看來牛耕之功又過於引重
致遠恐當時未以耕故不著其耕之功歟又按冉耕字伯牛
則春秋已用牛耕可知○知此斯民負載之勤奔走之勞皆
不免以身任之至是服牛乘馬皆可引重致遠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不□□川舟□□牛□乘□□□川途□通□暴客所至
其亦太甚○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依先儒說亦得所以通川
途者所以通途川途既通暴客或至又不可無禦之之術也
故上云然不必皆有序也此一說頗近理故錄之離益噬嗑
至乾坤亦說得次序○看來十二條側器不宜用過之又用過
亦□到此下面更說不得不如條舉也○夫民有欲則爭故
其貨之下愚者或流於非類於是殺越人于貨者有之矣前
此未有以備之也至是門柝興而暴客遠以待暴客此待字
正與王者諸侯多誅伐暴者何以待之待同義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臼杵之利萬民以濟不必謂聖人濟萬民萬民得此以濟也
下節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同此例看或曰百官用以治民萬
民用以相察如此亦說得通但百官用以治民百官恐不用
治乎□□□□□□□□治蓋此條作書契主聖人言故百
官是治萬民是察皆有書契之明驗也是以治以察句法正
一此以濟相類○前此民雖知粒食而未知服米況五穀惟
稻為難□其粒餘如黍稷麥菽大栗皆可熟而食之至是杵
臼興而民食益便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夫弦木□弧謂以絲弦木也剡斬木而削之使末銳也□□

削刻也又斯也古者弦誦弦歌皆從人作後以紋通用○前
此氏徘恭各而與後者故徒拱以奮挺手拒而後有弧矢蔡
乎然後威以服之是時亢而不過亂亢之例也鄒林君子以
永終知敝亦然聯乖不我附也背畔也○臨川吳氏曰弦木
為弓也兵器不一弓矢所及者遠為長兵威天下者示有警備
而使之畏也○按史李布遂齊帝彭城西短兵接況弓矢為
長兵而刀劍之屬為短兵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云云蓋取諸大壯

穴居而野處冬則穴居夏則野處皆有風雨不可分屬既有
宮室則風雨俱不能侵之矣是壯固也○宮室二字宮緩言

宮居也室宮中之房舍○節齋曰棟屋脊棟也宇椽也棟直
承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

或問易之以棺槨似只對衣薪說曰聖人既易以棺槨則封
樹之禮喪期之數從可知矣故不詳言○或曰安知其非只
有棺槨而未及他禮數耶曰堯舜時便有三年之喪了後世
聖人正指黃帝堯舜也不曰黃帝堯舜而曰後世聖人者
或作於黃帝或作於堯與舜既不可准說又不可指名也厚
衣之以薪衣之被之也○葬之中野猶言厝之中野也中野
謂野中不□以土葬之也下仍有不封字在○喪期無數
喪期謂哀哭之期非衰服之期也彼時全未有服佳情厚薄
而已

上古結繩而治

結繩而治不可作文書然註謂大事結大繩小事結小繩大
小事亦不知其數乃僅以其繩之大小而記之三尺童子知
其無餘而且聖人一制作斷不如是之粗淺其中必是許
多曲折記號雖曰民淳事簡亦不必至如此之粗略此皆後
世俗亡以嬰兒稚孺之見而度聖人神化宜民之事可笑也
朱子曰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凡年月日
時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刻為記都不相亂○性理大全字

數條朱子曰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
民貫通三才而為用大矣依此則亦主聖人用書契以治百
官察萬民也○孔安國書序伏羲作書契以代結繩註疏曰
民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書契二字此
說故分明○十三卦制器尚象只是十二條事因乾坤併而
為一故云十三卦○制器尚象或尚其象或尚其德或尚其
名或尚其義或尚其音又或尚其道類謂之象也蓋卦者象
而已矣本無不該

第三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夫易者豈有他哉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彖而已
而是卦爻之彖正所以像夫造化事物之理也此彖亡正與
象在其中之彖同但彼以三畫言此則兼卦爻言易字盡該
了易者象也猶泛說至象也者像也方說得近○彖總是像
天下之賾與天下之動天下之賾與天下之動各有神明之
德焉各有萬物之情焉○象也者像也說得甚闊凡說卦傳
所言自天地定位至所廣八卦之象皆是形體亦在是性情
亦在是近取諸身者亦在是遠取諸物者亦在是且通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非只八卦之象也此只就卦畫言未
可說出元亨利貞及潛龍勿用之類○象也者像也有合體

之有一爻之象其只曰易卦之形者一卦自具有六爻也
卦斯舉之矣如所謂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試
看繫辭亦兼有爻也○象也者像也如六畫之乾所以像夫
純陽至健之理而凡為天為君之類皆在其中矣六畫之坤
所以像夫純陰至順之理而凡為地為母之類亦在其中矣
其以爻言如乾之六爻則有以像夫潛見惕躍飛亢之理坤
之六爻或以像一陰之始生或以像陰盛而亢陽亦各自像
一箇理所謂理之似也此理字以其寓於器者言蓋有是物
必有是理理非箇懸空理也故本義只曰理之似也但未說
到辭處下文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方是說卦爻

易者象也象也者 觀象手下只輕說像也方宜說得重
○本義易卦之形理之似 言而易之所以為易者惟此而已故
帶易言理之似也實亦象也非像也

彖者材也

本義彖言一卦之材○字屬彖字本文只謂彖者一卦之材
也如卦體卦德卦變卦象卦義皆其材也材兼有善惡卦材
之善者辭亦從而善卦材之惡者辭亦從而惡如乾之彖曰
元亨利貞所以言乾卦之材大通而至正也坤之彖曰利牝
馬之貞所以言坤卦之材順而健也餘可以類推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天下之動紛紜膠轕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或出或
處或默或語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或建侯或行師或涉川或
有攸往皆天下之所有者○此處全未可說出吉凶悔吝非
推於下文有碍抑亦於效天下之動字有羨餘處○效字對
上句本義言字動字對上句材字是以材字貼彖動字貼爻
或以爻為效者非爻有交變之義故為動故謂道有變動故
曰爻可見爻為動之義非效之義也要之卦非無動也爻亦
非無材也而此分言者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於材為切
爻乃隨時之變於動尤為切耳○效天下之動謂辭如云順
性命之理一般是依其本然者而發之也○爻也者效天下

之動者也天下之動內上有得失象者材也亦然

故下曰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既有卦爻又有卦辭爻辭如此則吉凶由此生悔吝由此著

矣平說不可謂悔吝本微因吉凶之生而著○亦要帶卦爻

之彖說不可專承卦爻之辭說故曰八卦定吉凶皆是必有彖

爻然後吉凶生悔吝著耶○易之所以作只是要明吉凶悔

吝故此章終以此句彖言一卦之材爻效天下之動猶指卦

爻本體上事亦所謂爻彖以情言而吉凶可見矣

第四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此章專論六子卦畫有三段一段言其畫數之多寡二段言其畫數

之所以多寡三段是因言其數之多寡而及其德行之不同

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為陽卦之多陰者宜為陰卦之

多陽者宜為陽卦而今所謂陽卦者反多陰所謂陰卦者反

多陽此其故何也凡陽卦以一陽為主一陽為一畫其二陰

各二畫合之則為五畫五奇數也陽卦奇此所以陽卦多陰

也凡陰卦則以一陰為主陰畫二其二陽又各一畫合之

則為四畫四耦數也陰卦耦此所以陰卦多陽也○陽卦奇

不可指定奇字為五畫 奇耦 不可指定耦字為四畫

立字在四畫五畫字外也凡一三五七九皆奇凡二四六八十皆

耦此只是因其四畫而目以耦因其五畫而目以奇就四與

五分奇耦耳其實每卦只是三畫若陽卦說教做五畫陰

卦說教做四畫則上文本義何以曰凡陽卦皆一陽二陰凡陰

卦皆一陰二陽乎而本文又何以曰陽一君而二民陰二君

而一民乎此又不可以文害辭害意

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本義若不如此解則卦奇

奇猶或可強以三畫言至陰卦耦之字遂解不來矣

宋史蘇臣傳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雖多小人用事

其象為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為陽宋初五星聚

奎占者以為人才衆多之兆然終宋之世賢哲不乏奸邪亦

多方其盛時君子秉政小人聽命為患亦鮮及其衰也小

人得志逞其狡謀壅閼上聽變易國是賊害忠直屏棄善

良君子在野無救禍亂有國家者正邪之辨可不慎乎

其德行何也

凡卦畫之所在即德行之所在也故因而及之言只據陽卦

多陰陰卦多陽而觀則其德行又有公私邪正之不同蓋陽道

尊貴而統陰有君之象陰道卑賤而從陽有民之象陽卦

一陽而二陰則其象為一君而二民夫以二民而一君一君而

統二民其道大而公乃天命之正也人倫之常也故為君

子之道陰卦一陰而二陽則其象為一民而二君夫以二君而統
一民一民而從二君其道小而私於天命則非其正於人倫
則拂其常故為小人之道也
一君二民何謂天道之正蓋陽統夫陰坤為衆昆之所統也
故天生庶民一有聰明睿智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
億兆之君師
其德行何也此德行字與孟子天下之道二道字亦同道
兼仁不仁德行兼君子小人
陽一君而二民陰二君而一民此所謂陽者陽卦也所謂陰者
陰卦也本義曰君謂陽民謂陰皆就卦上說

三十八

二字不必限定只是兩個也二是多意故坤為衆如[illegible]多字
代時天下一統民無二王便是一君二民君子之道如七國
爭雖五胡雲擾君無常民民無定主此便是二君一民小人
之道
二君一民小人之道君推而言之臣之事二君女之從二夫皆
是也一說使陽卦非多陰則君子之道而不得謂之陽卦于以見陽
卦之宜於多陰使陰卦非多陽則非小人之道而不得謂之陰卦
于以見陰卦之宜於多陽此說猶所未諭似是太深大抵其意只要發
合上文繫耳未必本文有此意也　易曰憧憧往來 一條　并五章
憧憧者私小之意語錄又有憧憧忙亂之說對貞字說憧憧

則有所思矣往來者感應也夫一感一應之相為往來者理
之自然也何待習思慮於其間哉夫既容心於其間則意偏
於此必遺於彼而所感者狹不能無所不感矣故但其所感
之朋應頭所思而已周公所以繫咸九四之辭如此孔子繫
而釋之大槩皆以言其不用憧憧也謂夫天下之事何以思
為何以慮為此天下與君子之於天下也之天下同皆言天
下之事也天下之事究竟無他只是一箇感應而已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天下感應之理本同歸也但事物則千形萬狀而其塗各殊
耳天下感應之理本一致也但所接之事物不一而所發之

慮亦因之有百耳夫慮雖百而其致則一塗雖殊而其歸則
同是其此感彼應之理一皆出於自然而然而不必以容心
於其間者吾之應事接物一惟順其自然之理而已矣天下
何思何慮天下何思何慮同歸殊塗專以人事言不必兼日
月之類蓋文辭思字以人言下文則泛及以明之耳殊塗就
行事說百慮就心之發念處說對殊塗而言則為同歸對百
慮而言則為一致其實一也一致謂所至之域則同也○聖
人之意只為天下事雖千端萬緒總是一箇自然之理在那
裏人只要順而處之其於人之從不從何暇計為彼所謂憧
憧者正謂望人之從也必思而從則所感者私私則自狹矣

邪亦能無不應矣此理之必然斷斷無疑者天下豈有從邪
而得便宜道理萬萬不失也○本義必思而從思我思也從
彼從也本義云言理本無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其殊塗
百慮帶上理本無二讀莫非自然一句總管上以起下句何
以思慮為哉○慮者思之深也總歸之思即文辭之思字或
曰思在心慮是謀度其事以涉於事言殊不知無箇事則我
何所思思箇甚麽既思便有事了豈獨慮為涉於事邪故曰
慮者思之深也○吳氏曰人心未與物接寂然不動何思之
有既與物接應之各有定理何思之有依此說人心自然何
思何慮則思與朋從爾思之思不同矣未為當也其接上文

天下二字不順○自此以下四節今是發文辭憧憧二字之
從爾思意都無○同歸一致只是說感應之理一而已故朱
子曰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天下之理有感必有應惟聽
其自然而不置思慮於其間焉方能無所不應若思而從則
所從者亦狹矣○感應之理其從者固自當我從初不待我
勞思今乃至於待我勞思而後從則是入於私者矣入於私
者固不免於思而後有從也

日往則月來一條

日往則月來一時便是月往矣月往則日來一時即又日往
矣不必是一一對是者也所來亦為往所往對前則亦

[illegible]以應人之求而助神之功○朱子曰此[illegible]
卦之用○又曰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却由卦以決於蓍
上句釋顯道下句釋神德行○又曰說知吉凶便可以酬酢
事變或曰是說顯道可與酬酢○又曰神又豈能自說吉凶
與人因有易後方說得吉凶便是易來扶助神也或曰是說神德
行可與祐神○愚謂所謂知吉凶者不但是辭之所顯也所
謂取決於蓍者亦其吉凶也所謂能說吉凶與人者即蓍也
然則顯道豈但可與酬酢哉亦能祐神矣○所謂神又豈能
自說吉凶與人因有易後方說得是蓍因為主祐神然說吉凶
明白者辭也有易六爻者卦爻也且所謂吉凶與人獨非所

謂酬酢乎[illegible]酬酢祐神只在說易之用則能應人事幽能助
神功無幽明而言非必分應上文也德行人事也道人事
之理也故不必分酬酢與祐神○若依彼說亦無大害但究
顯道神德行統為一事下句亦然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神字對人言則非人之所能為也蓋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
卦之法無一不出於理勢之自然實非物者之所安排也孚
物者何心哉一氣機之迭運一奇耦之積分若使之然而實
非使之然者雖欲其不然而有不得不然者故曰神之所為
也要之神亦無為也神不與心[illegible]自然[illegible]而然故至此○其

知神之所為乎此神字即程子乾卦傳所謂以妙用言謂之
神者也其實即人之妙用卽此字次詁一神之神也一神而
兩化故成出許多數法來故彼此相當不合而合出於無心
而成而實非有心者所能成也○道字輕帶變化字說此神
字與上文神德行及祐神之神不同神德行神字活與神明
之神同祐神之神字死以造化之功言之與幽贊於神明之
神同此所謂神之所為者亦是其變化之妙非人所能為者耳
正前面本義所謂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
損益者也又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於自然
非人所能為也更以無思無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兩段來

發看則神之義可得矣要之與祐神之神亦非有二也○此
言天地大衍之數一句自天一地二起至大衍之數五十止
也○揲蓍求卦之法一句則斷自其用四十有九起至天下
之能事畢矣止也或曰大衍之數當該乾之策及二篇之策
一條且二條有當期之日及當萬物之數字曰不然也大衍
字正就得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以後極
是法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曰
乾曰坤便無與於大衍字只是卦也卦則自分二揲四歸奇
之法所得之而積疊之也曰二篇之策便亦自揲蓍所求而
求也故本節亦只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也亦分知與焉

之言只是言未及耳○尺蠖之屈龍蛇之蟄兩句輕是引起下
文故本義云因言屈伸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
之機也只言學不兼言物理方知是起下之辭只言屈伸往
來之理謂因上何云云也或者誤以為指尺蠖龍蛇二句○
因言屈伸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者來尺蠖龍蛇二句不
可曉了這天地間物同是一感應之理則尺蠖龍蛇亦在其
中所以上條本義云言往來屈伸以本文先往來而後屈伸也
此條本義先屈伸而後往來以本文只有屈伸而以往來貼
之也亦猶中庸凡事豫條則曰如下文所推是也是指本條
下文言前定云云下條則曰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

意其推言字所指亦不同也○韻學集成云蠖一名郢蟣一
名步屈如蚕食桑葉亦吐絲作室蠋化為蝶本作尺蠖又曰
網曰唐文宗七年九月以鄭注為右神策判官非時見○尺蠖
考正韻及韻府俱無惟王弼註能屈伸虫其形性皆不可辨
朱子曰尺蠖屈得一寸便能伸得一寸來許龍蛇於冬蟄
不蟄則凍殺了
精義入神以致用云云崇德也
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
屈之感乎伸也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為
入而崇德之資信之感乎屈也即此屈之感伸而又伸感屈

屈又爲伸便是所謂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者也〇一說
精義以致用精義以養之致用以發之也利用以崇德利用
以發之崇德以養之也是爲交相養互相發也〇精義以養
致用之根本致用以發精義之英華利用即致用之所就者
崇德即精義之所積者已以求伸也此求字明不屈則不能
信是此屈者乃所以爲信之地故曰求信亦不待思也〇精
義是理致用是事利用是事崇德是理精義致用易見利用
於何以崇其德蓋外邊事事都能迎刃解將去則胸中所得
益深所造益崇矣精義以致知言崇者事理之宜也利用以
行言入神只到那不容言之妙處利用故身安若其用有

不利則亦不能在在皆安而泰然處之矣精義致用內之養
乎外外之發乎內也利用崇德外之發乎內內之養乎外也
精義固爲屈精義而至於入神屈之至也致用固爲信致用
而至於無適不安信之極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蓋躬行心
得自是相關之理小註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利用崇德信
之感乎屈也亦有此理惟此句有伸感屈之說餘只從一邊
說〇一說內外交相養謂利用以崇德互相發謂精義以致
用故橫渠云精義入神素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
吾外致養吾內亦可見矣雖然本義交互二字終不容沒也
大抵自內而外者似只用得發字然發於外者實本於內根

本所在亦自有相養之義也利於外以崇其內者似只用得
養字然因其外之利而所得於內者由此日進而益增則亦
自有相發之義也故不但曰交相養而又曰互相發所以見
其相爲表裏也況如彼說本義宜將互相發置之交相養之
前乃於本文爲順耳今既不然可見朱子是兼說〇精義以
知其理言致用以施於事言崇德仍亦主知一邊盖此德字即
是心之所得精於內者如乾文言忠信進德之德亦主知言
也蓋崇德所發依舊是致用對致用言之此非主知而何惟
其崇德又見諸致用利用又所以崇德此乃所謂交相養互
相發也此乃所謂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也〇但自其循

諸內而豫於外者言之則當用精義自其利於外而歸諸內
者言之則當用崇德義各有當而不容苟也〇精義所養者
發之於致用發而利用者又以崇其所養之德只管如此循
環不已所謂交相養而互相發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一條

承上文而言內焉精義而外有以致乎用外焉利用而內有
以崇乎德內外只管如此交相養互相發則欲罷不能而過
此從非在我者矣故曰未之或知也至於交養互發之機熟
而又熟則德之盛矣德之盛即自能窮天地之神而知天地
之化矣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伸也是亦自然之

理耳然則天下何思何慮○朱之或知者不容於有思不容
於有為也○本義不知者往而屈也何謂也蓋下學之事只
有精義而致用利用而崇德後焉日有孜孜於此而已矣自
是以上窮神知化境界都不容我致力得豈不是往而屈亦
對下文來而伸方見往而屈意顯也○過此以往即指窮神
知化之境○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
自不能已味此本義非知欲罷不能之言非顏子不能道也
亦必其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其德乃盛○
朱子曰德盛便是能窮神知化便知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自
誠而明何似又曰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

去做到徹處便是○聖人請咸九四因論屈伸往來之理便
直推到學上去此聖人之讀易也○朱子曰神是一箇物事
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當其在陽時全體在陽如晝也全體
皆為晝無復有夜在忽然又全體是夜不見有晝寒則舉天
地間皆寒無復有箇暑在忽然又全體是暑無復有箇寒在
○合一不測為神不合不謂之一不一不為兩在不兩在不
為不測合者兩者之合也神化非二物也故曰一物兩體也
又曰氣有陰陽云云離陰陽無可言神也○德之盛也不是
說窮神知化而替其為德之盛乃是言由其德之盛故能窮
神知化也德之盛在內所謂至誠無息者也窮神知化是本

一級○在外所謂徵則悠遠而博厚高明者也即其天下至誠
而能經綸之本知化育為有所倚者也此德字即上文崇德
之德崇德淺是顏子欲罷不能境界盛德則大而化矣化則
自然窮神而知化○窮神知化只是說做造化融合無間○
不知者往而屈只是說要用力而莫知所以用力自致者來
而伸只是說盡力於精義利用者所致○窮神知化神化皆
主天地言○推行有漸為化由陽變而為陰由陰變而為陽
漸漸化將去所謂化也主二氣之迭進者言○合一不測為
神此與兩在故不測同推其兩在所以合一是合陰陽而為
一所以為神主一理之妙於二氣者言即太極也○化是二

氣之迭運理是一理之主宰孟子曰君子所過者化亦以推
行發言所存者神亦以主宰言○德盛仁熟本文只是德盛
而本義兼仁熟曰者德之所以為德者仁而已仁兼衆善仁
熟者依於仁也○德之盛謂義之精者益以精至於耳順心
通之境用之利者益以利至於從心不踰矩之天夫如是者
之神妙乎天地之神而化通乎天地之化神以存上處言
化以運用處言交養互發積而德盛朱子謂非崇德之外別
有盛德做來做去做到熟處便是盛德在內窮神知化似在
外之事也此說未盡發越蓋此德字實無內外意上文以崇
德也兩是內外之利以崇其德之所養者亦內之所養既實

外之利而崇則氣脉固自外而來此理非判然以外爲精
義以致用則純是以内而發外若利用以崇德則又是以外
之利而益充其内由此積而至於盛又豈不由用愈利而德
愈崇德愈崇而用愈利哉德之盛兼内外明矣至於窮神則
所存主也知化則所運用也獨無内外兼與德說此精義無
遺矣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正指窮神知化言或以過
此以往對窮神知化未之或知對德盛自致看非也○過此
以往連帶未之或知乃爲往而屈○本義曰德之盛而通神
化猶誠無不明脩己以敬而聰明睿知由此出皆自然致之
者也是亦未而伸之義然下學之至自然上達則非有二致

也其神化者亦豈出於精義利用之外哉其始有待於思爲
則曰精義利用其終無待於思爲則曰窮神知化所造有淺
深理則無精粗也○屈伸往來之理朱子言之最詳今聚而
錄之以便觀玩云○曰屈伸消長闔闢往來此機不曾停息
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長小處有小消
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亦豈能常瞬定又須開不能
常開定又須瞬至纖至微無時不然○又曰屈伸相感而利
生焉者有晝必有夜設使長長爲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
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好只有春夏而無秋冬則
物何以成一向秋冬而無春夏又何以生屈伸往來之理所

以必待迭相爲用而後利所以生春秋冬夏只是一箇感應
所應復爲感所感復爲應如春夏只一箇大感秋冬則必應
之而秋冬又爲春夏之感以細言之則春爲夏之感夏則應
春而爲秋之感秋爲冬之感冬則應秋而又爲春之感所以
不窮也尺蠖不屈則不可以伸龍蛇不蟄則不可以存身今
山林冬暖而蛇出者往往多死此則屈伸往來感應必然之
理夫子因往來而說得許多大又推以言學云云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
困焉云云妻其可得見耶

困之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處乎二四二陽之間夫以九四之

剛強而壓其上石之象也三不中正乃不量其力而欲去之
去之不得徒爲所困焉耳是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也以九
二之剛強在下而三據其上且凡所據者依以爲安也九二
剛強不可以據蒺藜之象也三不中正乃不自量其材而欲
據之果能安乎是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也夫名既辱身且
危則喪亡無日矣雖上六是其所應有妻之象然吾身且不
能保其能有其妻乎故妻亦不可得而見也明上六終不爲
三應也○本義云此義則繫辭備矣亦是偶然失了一傳字
蓋滿天下人皆誦之繫辭不當亦斷之只稱繫辭耳然其胸
中則已了其義亦解定於前耳○一說不要用九四九二

及上下求入解以解其所我云可若以諸爻例之而更而當
從其前說正當用之辭爻而然從此欲究其爲則當云然也
○若從泛解辭義說則凡非所用而用者皆石也凡非所據
而據者皆疾藜也即爭上者則小而從其所有矣疑亦要之
類也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云云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隼者禽也至射之者人也三句相因而生言隼者是何禽寄
之禽然射之必以弓矢而弓矢者射禽之器弓矢不能自射
而射之者人也爻辭公字則人也此三句且據爻辭射隼一
事而中之明非有其人挾是器則無以射是隼其意自有在

矣至下文遂以其意言之耶與本爻去害之義不甚拘也故
朱子語錄云以爲孔子是發出爻辭言外之意夫君子懷經
邦濟世之才是蓋藏其利用之器於其身也若是而後待其
時之可行而行則其器已素具矣何不利之有何也蓋無此
器而動則便有所括碍今也器既素具而動不括此其所以
隨動隨效出而有獲也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
不利語成器而動者也○或欲以器爲除暴去邪之器恐謂
不當如此拘聖人以治心治世且必拘定此是射隼之器
然則君子幼而學之所懷以是要射人者耶如豫之六二只是
以不溺於豫爲重而傳文亦謂不諂不瀆知微知彰之類其

郤戟抑又何多也如此看易所以能至三代爲書編○此節孔
子見因玩爻辭有得隼者在所射射因以人但興乃矢何以
獲之故其聊得一器字而發此云云爻辭意不甚也
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　此之謂也
不恥不仁以下四句不一類而語意相承亦須細味之言不
仁亦非其所恥不義亦非其所畏其所勸惟利不利不勸也
其所懲必威不威不懲也故小懲則大誡而爲小人之福也
小懲大誡貼履校滅趾小人之福貼无咎○小懲而大誡言
所懲雖小而其所誡則大以其止惡於初也不然始之不誡
至於惡積而不可掩則其罪大而滅身矣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易曰何校滅耳凶
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殊不知小善而積之則足以
成名矣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殊不知小惡而積之終必至
於滅身矣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惟惡積而不可
掩則罪大而不可解矣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
危者安其位者也三句其危者亡者亂者即其下其亡之意
依朱子語錄爲是言心能若危所以得安心能若亡所以得
存心能若亂所以得治理且如此所謂危者使平也下面方
就君子身上說○或問朱子曰危者以其位爲可安而不

故危亡者以其存爲可常保是以亂者有其治見合
有其治如有其治之有是以亂朱子曰只舊也如此說看來
保字說得較牽强只是常存有危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
保其存有其治愚謂朱子所有此說則當從其說矣但見於
下文爲重復且保字亦似不爲牽强安其危而利其災者亦
有保之之意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

德力知三項看力與知俱屬才才中條目只有知力二者謀
事以智任事以力德自是理之得於心者

知幾其神乎　全章

上交貴恭遜恐其易至於諂諂不諂之間有幾存焉下交貴和
易然易至於瀆瀆不瀆之間有幾存焉惟知幾則恰好便住
故朱子曰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
又曰上交近於諂下交近於瀆於此當知幾纔過些子便不
是知幾固于所謂幾者是在此也又曰最要看箇幾字只爭
些子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
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知幾其神此神字
與至神知神之神不同蓋知幾既以人言則神非其神明矣
蓋是贊其神耳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通書曰發微
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皆以人言也又曰不思則不能

通微不睿則不能无不通也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云睿也又曰知幾其神乎詩曰聖也其曰誠神幾曰聖人者
又與此神字不同也○知幾其神乎猶云抑亦先覺者是賢
乎此與萬夫之望但是贊詞○不必謂君子上交絕此子過
便覺而禁之不使流於諂下交絕此子過便覺而禁之不使
流於瀆如此說知幾却是小了君子自然是能知幾而
不流於諂瀆所以謂之知幾其神朱子語錄謂所謂幾者只
纔覺得近諂瀆便勿令如此便是知幾此言亦非甚契力○
幾者動之微吉凶便從此而判動之微謂一念方發之初也
一念之發而善則吉隨之矣一念之發而不善則凶亦隨之

矣故曰吉凶之先見者也此句該得廣上交之所以不諂下
交之所以不瀆皆以其能知乎此而謹之也○斷可識矣謂
其見幾之不待終日也斷可知矣君子知幾則凡幾之所在
无所不知非獨不諂不瀆二事而已蓋幾之所在有當用微
者有當用彰者有當用柔者有當用剛者君子時乎微則知
微之時乎彰則知彰之時乎柔則知用其柔時乎剛則知用
其剛凡幾之所在一无不知此其識見超越乎衆人之表乃
萬夫之望也不可以萬夫之望爲知幾之效只是知幾其神
之意皆其不可及也○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微彰柔剛以理
活看各有幾存今以孔子之言驗之孔子之身如過宋而

朋夫肩而以微罪行不顯君相之失知微也在朝則便便
知彰也在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見互人以所各知柔也郟
萊兵誅少卯墮三都請討陳恒知剛也其幾各有所在其用
各有所當故無舉而言之○論君子知幾則此四句爲盡上
直不諂不瀆二句發明幾字之旨然見於言外故不爲明白
也○
事理非微則彰非柔則剛庶其盡之矣 ○或問知
常知彰又不知剛既分爲四善惡之幾當何如者曰 必拘
善惡二字也凡善惡共非吉凶安危治亂得失各各
善惡二字只用於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謹獨其他則不
用善惡或當微而不能微當彰而不能彰自有當

得失在亦善惡之分也○引知幾其神乎至不俟終日是言
君子之知幾自易曰介于石至斷可識矣則專在介于石以
句各言君子之所以知幾然後正言君子之事而贊之也其
上言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明其非知幾不能也其曰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所以言其幾之難知也曰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則承言幾之難知而君子能知之之早
也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不遠復之意只主在未嘗復行上而必兼言未嘗不知者盖
過必由於知過故也○曰顏氏之子與稱顏子不同者稱顏

氏之子者父兄之詞也稱顏子則弟之詞也有不善未嘗不
知至明以察其幾也知之未嘗復行至健以致其決也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幾於純乎道矣故曰其殆
庶幾乎誠者天之道也无妄之謂也復則不妄矣不遠復
之謂也猶未達一間也四也其庶乎當依此解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
天地絪縕兩相與也故萬物化醇男女搆精亦兩相與也故萬
物化生天地絪縕氣交也男女搆精形交也精與氣自別○
醇謂厚而凝也謂得氣以成形積漸而凝實也化亦出於
搆精者是如草木雖有種亦是得氣而化用形交也朱

子曰化生者氣化而言草木是也化生二字必是記錄之誤
○男女搆精男女即是萬物之男女萬物便是萬物即是
男女之萬物盖男女其父母也萬物男女所生之物也凡人
類及羽毛鱗介之屬皆是太極則萬物化生亦指男女所
生者但以形化接氣化萬物化醇已謂厚而凝也所以下化
字者盖天地之氣虛而萬物之質實然其質之厚而實
者乃其氣之化而凝焉者一字之間夫豈苟哉化生則分
明是那胎卵所出非氣化所凝者○三人則損一人一人行
則得其友則是初與二兩相與四與五兩相與五與上亦
兩相與三上之相與也以應初二四五之相與也以比或曰只

是說三上相與夫既是三上則相與而也文無之則九三原在
下上六原在上二者各當其位其相與豈不尤好而是一
往來乃得以相與何哉且本義三則雜而亂之又將於何
處安頓斷然兼六爻說此程子所云朱子所從者也見語
録 言致一也二者合二為一也致一猶言專一與孟子專
心致志之致字同
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此皆立身之常也 君子脩此三者故動則民與言則民
應求則民與而不失也全那不失之謂民莫之與
鋑民詔欽一使不詔全慫非正意 懼以語懼詔悅迎也與
易其心相反大抵心氣和平乃能言必本於事理通達范
以動懼以語無交而求此所謂立心勿恒之兇不也方接
得凶字 安其身而後動以動本諸身故必先須道以
安身而後形於動為易其心而後語以語出於心故必先
和氣以易其心而後發於語為定其交而後求以所求當
視其所交之情也故必先以義定交而後可以有求為 項氏范
以動則民不與者衆與之與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者取與之與也

第六章

乾坤其易之門耶
門者物之所從出者也乾坤指兩儀此陰陽之畫為 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所由出是易之門也○大抵門字與道
義之門門字同朱子闢闔之說似不切又曰只易便是乾坤
也愚謂此處乾坤亦與易須有別○此處下文云 云方見乾
坤為易之門則門字非闢闔之說亦可見且闔戶為坤闢戶
為乾諸卦剛柔之體如何乾以闢而成坤又以闔而成耶○
陰陽合德只是奇偶相交也正易之所由成也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
乾坤二畫是有箇質了既有箇質便成箇物故曰乾是陽物
坤是陰物言乾以象陽坤以象陰也○陽物陰物言其判然
不相混也故二者交合然後成易○此由乾坤轉陰陽又轉

剛柔蓋稱乾坤父母名目也稱陰陽通謂之詞也稱剛柔指
卦畫體質言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蓋先儒有陰陽合
德只是剛柔相交也○陰陽合德則由二而四由四而八由
八而十六三十二六十四矣○陰陽指兩儀之奇耦剛柔指
六十四卦中之奇耦謂之合德者蓋陰陽分為兩儀必其合
德而後為八卦為六十四卦矣○天地之撰如雷動風散之
類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類天地之撰即是萬物之情但
雷風山澤為物皆動風散則其事也體謂形容出來通謂發
越出來○此條言伏羲畫卦之事下條則言文王周公繫卦
爻辭之事也

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一卦有一卦之稱名一爻有一爻之稱名小註以為卦名者
未定之說也文王周公之繫辭其於卦爻中所稱名義如乾
曰元亨利貞坤則曰利牝馬之貞以至六十四卦皆然可謂
雜矣乾之諸爻曰潛龍見龍之類坤之諸爻曰履霜堅冰直
方大之類以至三百八十四爻皆然亦可謂雜矣然卦爻之
義雖雜出而不倫而實各有定體無少差繆是何也蓋萬物
雖多無不出於陰陽之變文王周公則又因其卦爻陰陽之
變而取夫萬物陰陽之象夫何繆乎於稽其事類則此非上
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是蓋衰世之意也若上古之世民風

淳質安得有許多情狀以興於羑里故本義云蓋指文王與
紂之時也周公亦在其中矣○其稱名也雜而不越與下文
其稱名也小廣狹不同上文兼卦爻許多名義而言下文則
與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並列只是一端
之稱名上文稱名言雜言其多而不一也下文稱名言小只
是就中舉其小者猶夫易廣矣大矣是以大生廣生所該甚
博至下文廣大配天地則對變通配四時等亦只是一大端
而已上文廣大則該了變通陰陽易簡矣猶此上文稱名雜
而不越則凡大小皆在其中○於稽其類文意亦有關於世
類如曰治世之音和以平亂世之音憂以思亡國之音哀

怨此所謂類也○蓋指文王與紂之時周公卽在其中何謂
也曰韓子曰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而孟子只曰由湯至於
文王蓋舉父以該子也且安知周公非因文王已繫卦辭猶
未暇及爻辭故遂為之足成耶○按乾初九小註孔氏曰爻
辭多文王後事升卦六五王用享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
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等皆以為爻辭出於周公
是也○先儒所以疑爻辭出於周公者大抵非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者不敢繫易雖有為之亦不足以開物成務此文
王之後繫辭者後世所以必其為周公也周公之外誰復得
有此心胸耶○愚又得竊謂今人皆據馬融陸績等謂爻辭

出周公不知馬融陸績等當時亦何所據耶按大傳曰於稽
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
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繫是疑辭而朱子於卦辭本義乃
遂斷歸之文王何耶大抵只是據司馬遷史記世家云云耳
夫史記出於繆傳訛說者種種而是獨可盡憑耶然考其文
亦云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蓋之一字遷亦
未敢質言之也况益八卦為六十四卦之說亦不足憑獨其
指文王為可憑耶孔子繫辭傳之言且為疑辭而朱子乃從
而決之是必他有說愚亦未能釋然也○又文王既繫卦辭
此理不應獨缺了爻辭至周公方足成之也方周公未足爻

辭之前天下之人皆[illegible]上得[illegible]者將今何所取決耶文王獨不
為慮及此耶是皆可疑也易經傳中可疑處尚多吾意必有同
其疑者乃敢開口與論今且私識之○愚於乾卦初九爻下
已識此矣今復識以備遺忘○又按下繫云易之興也其於
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至巽德之制
也且皆指卦名言也則六十四卦之名其果出於文王乎又
既設制於伏羲之後今乃謂伏羲取其卦之下陰為足二三
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鼓而因以名卦何也設曰伏羲
吠食有此然當時本身尚無木字於此乃有許多度數耶

大易彰往而察來一條

易經索引　卷之十一　李

夫易既有卦爻辭於是易書之中無所不備陰陽消息之往
者卦爻之象有以彰之吉凶悔吝之來者卦爻之占者有
以察之人事之顯人不知其根於理數也易則明其必根於
理數而微之司馬相如贊所謂易本隱以之顯是已義理之
幽人固有日用而不知者易則就事為之闡發以示人而易
之有君臣上下之位有窮通賢否之分是各當其名也云云
如潛見之類窮通也如履霜直方大之類也之二三爻之初
二之類賢否也易未嘗不辨其名實當名者名必稱其實也
①乾曰馬而坤則曰牛離曰火而坎則曰水以至剝之上六
為碩果夬之六五為莧陸其取類於陰陽無不各有所當是

一辨物[illegible]卦之辭則曰元亨利貞初九之辭則曰潛龍勿用
皆正其言以示人也或曰吉或曰凶或曰利或曰不利皆斷
其辭以示人也夫如是則無一之不備矣○準齋以元亨利
貞與方大之辭為正言以利涉不利涉之類為斷辭亦有未
辨[illegible]者不知此則何所分辨要之正言辭也斷辭占也且直
方大為正言履霜堅冰至潛龍勿用獨不為正言乎若斷辭
多是以占決言如象者材也爻也者效也[illegible]之動也而又曰
吉凶生悔吝著如曰彖言乎象爻言乎變而又必曰吉凶言
失得悔吝言小疵云云本義曰此[illegible]不可[illegible]通
說皆放此

易經索引　卷之十一　李

微顯而闡幽
人事粗迹也易書有以微之著於著者之中寓以微之理也
天道至幽也易書有以闡之著以至微之理寓於至著之象
也微顯闡幽神德行相似[illegible]
言其功用之切於人此在卦爻上說言其功用之大於易也
亦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
舊說易固無所不備而於無所不備之中[illegible]
以開物成務而已易中所稱卦名[illegible]
音之類卦之稱名者小也如乘馬需沉[illegible]

稱名小小也中間有事名之小者亦有物名之小者然稱名
固小矣但其取類皆自陰陽之變而來是其取類則大也
其旨遠其辭文
凡意思深遠者其詞或晦滯而不文易於天地陰陽之變道
德性命之奧皆散寓於卦爻之中其旨遠矣此以象言徐氏
說也然其所繫之辭經緯錯綜旁通曲暢又各有自然之華
藻而無或晦滯枯槁之病是其旨遠而辭文也亦備說○其
旨遠者陰陽之變也繇也其辭文者卦爻之辭也顯也卦爻
陰陽之旨何所不具亦不容有所潤色所謂旨者只是顯出
這道理以示人耳非所謂本旨渾朴而辭却能爲之華采也

宜以顯幽意別之
其言曲而中
曲而中者正以其本於陰陽之變而爲言也備說卦爻中所
言者間有委曲而不徑直處然却皆中於理未嘗有所附會
焉如睽之九二遇主於巷其言曲矣然本其正應非有邪也
理却是中習坎之六四納約自牖其言曲矣然在險之時剛
柔相濟勢則然也理固亦中焉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類乘
馬班如匪寇婚媾之類何其委曲而中也
其事肆而隱
亦以其本於陰陽之變而肆其事也備說易中所言者直

而稱隱事則肆矣然上則根乎陰陽之變下則酌乎人事之
宜其中又有隱者焉如坤之辭曰元亨利牝馬之貞
秀又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又曰西南得朋東北喪
朋又曰安貞吉何肆如之屯之六二曰屯如邅如乘馬班如
而又曰匪寇婚媾又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又何肆如之
然坤之辭云云陽全陰半之至理實於此乎寓也屯六二之
辭云云者柔順中正之至理實於此乎寓也此以上特舉其
一二要之卦爻中多多說得方是○其言曲而中雜而不厭
也其事肆而隱辰而不浮也以上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俱要說得方是不可指何卦爲稱名小取類大何爻爲言

遠而詞文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易之所以開示於人若如此其周至何也蓋因民心之狐疑
而決之使民之行有以濟而明其事理得失之報以示人耳
得失之報謂吉凶也得則吉失則凶報猶應也

第七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以時言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以其
人言也○蓋當中古之時世態日新一日而作易者又身歷
乎憂患之境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此其所以反身脩德者

自無所不用其至耳故今易卦之中多是處憂患之事○臨川吳氏曰蓋於其名卦而知其有憂患也下文舉九卦之名以見其憂患之至愚按臨川是以卦名爲出於文王故云今攷朱子以卦名爲出於伏羲則易之興於中古爲指文王與紂之事不可謂其於名卦而知其有憂患決矣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作易指係辭也○易本興於伏羲今曰興於中古蓋是商之末易道中微此則復興者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一條

履德之基基與本不同基就積行上言本就心言是乃善端之根也履所以爲德之基者蓋人之脩德必以力行實踐爲

先而所行之際必稽上下尊卑親疏降殺之禮文以爲憑藉依據之地故張子教人以禮而入即此意也本義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愚按旣濟大象本義曰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與此本義相類彼本義或因以況其辨物爲辨水火二物然則此所謂必謹乎此亦爲謹上天下澤耶蓋彼一之字是承上異物字而言此一此字是承上分定不易字而言謙德之柄柄人所執者也謙乃爲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繼以復德之本者凡人之脩德必先有以制其外然後有以養其中故必先以禮與謙二者脩飭把持于其外然後善端可得而復於內不然外之不

格內亦隨之矣復者一陽復於衆陰之下在人則善心復于內擴充之則衆善無不備矣故曰德之本也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不必謂是惡極而善至此承上立禮秉謙而來非是極始復者矣只是心不外馳而有養得善端在則善端善心所發者也如云善念孟子四端是也恒所以次復者善端之存於我者猶不能保其長存而不失也德雖可久然人欲之私或未能盡去本然之善或未能盡充損之懲忿窒慾所以盡去其人欲之私也益之遷善改過所以益充其本然之善也此恒之後所以繼之以損益人欲盡而天理純矣非困無以驗其然也故困爲德之辨所謂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辨

者自辨也故本義云困以自驗其力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是從傍人說德可以處困則確然有定而外物不能移矣井所以次困也外物不能移則旣有立矣能立然後可進於權巽之所以次井也○九卦之序當云先以禮爲基而應物之際必持謙能如是則善心復於內而又當守之不變然猶未敢必已私之盡去也故懲忿窒慾以脩身未敢必己德之全備也故遷善改過以長善出是驗之於困窮之時困而守可以驗吾學力之已至困而不窮則可以驗吾學力之未至若困窮動他不得則無怨無得嘗求其固所謂可以立矣然後能巽順於理而用權以制事變也德至巽以行權

乃所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故稱而隱者至璀稱忽無不由
中節量也自有不容言之妙則所謂精義入神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一條
履和而至先王因人情而制禮禮本非強世之事似若非其
至者然一皆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加之錙銖則太過減
之毫髮則不及所謂似易而實難者故曰和而至也猶中庸
章句所謂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者○謙尊而光本義自
卑二字在謙字內是以謙對尊且光說夫謙宜若不尊且光
也然既有光德亦終不容自掩人益加敬慕矣故尊且光○
蓋尊人所尊則己亦自然尊矣此尊字與光字一類皆指我
而言此尊而光與彖傳不同彖傳是對下句卑而不可踰說
此處不義分明用一且字帶下謙尊而光謙本自卑而人自
尊之謙不自晦而德自光顯此尊而光所以與彖傳不同○
復小而辨於物善端之發雖微然終非衆邪所能蔽本義云
復陽微而不亂於群陰是就陰陽上說善亦如上節上天下
澤定分不易例○恒雜而不厭雖處膠擾之地而常德如一
日也○損先難而後易懲忿窒慾所謂克己最難者但循省
一番則漸漸熟而安之矣○益長裕而不設蓋着力處都在
損之先難時了至於益則是據我所自有者而益加充長不
用他求而外索矣所謂不設也○困窮而通窮者其身通者

蓋[illegible]一[illegible]要須德性[illegible]動[illegible]其
澤[illegible]役又安得[illegible]
事可[illegible]人和[illegible]豪秋[illegible]
弟後臣[illegible]公所謂楊姚[illegible]公[illegible]
為以[illegible]彼[illegible]謝為范文正[illegible]
之中[illegible]見范文正公欽[illegible]
謂[illegible]皆[illegible]乃為[illegible]世[illegible]
[illegible]是矣豈可謂全不[illegible]及物之
[illegible]而隱其稱物之宜然義由中出[illegible]裁制酌
[illegible]者矣不亦隱乎謙[illegible]不露只是尊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一條
履以和行者[illegible]禮而行使無所乖戾以行己言也○謙以
制禮亦自己之[illegible]於應物之間若制節謹度不敢
[illegible]盡禮有貴賤上下之分謙則卑以自牧而禮由我行矣
蓋[illegible]上接下亦要謙厚故曰正位居體況在下乎況再[illegible]
[illegible]復以自知善端之存獨知之地也○恒以一德久於其
[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也○損以遠害懲忿則
[illegible]益以興利
[illegible]高明而[illegible]業矣何利如之○困以[illegible]

怨困窮而亨則不悲難而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何怨
之有不曰無怨而曰寡怨是聖人寬緩説話然亦無説作無
怨底也○井以辨義自家守得定則事至物來自然是是非
非而有以審其義矣○井德之地而曰以辨義若涉於巽以
行權者也曰不在辨義更在所以辨義也義是常經權是
變道○巽以行權全此則義精仁熟凡事能從宜以入之不
必拘拘於術途守轍而自有以適其輕重之宜矣○此章三
陳九卦首段舉大綱説九卦之德第二段方指説其所以爲
德處所揚其辭者以見其德之所以爲第三段則言其德之爲
用處行辭所處憂患上去也者以字可見○…

卦初無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
患之道聖人作易處備然者得之幾卦…道理…以就
這箇上去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
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
就此九卦中亦有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
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後世拘於象數之…
九陽數聖人之衆九卦蓋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觀聖人
經…如此若以困之處…成卦則屯蹇非處…患而
何又…今之談經者…有四者之病…而抗之使高
本淺也…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

…將○此九卦非獨可處憂患亦可以處富貴也而孔子
乃指作易者而言只以爲處憂患之道何哉大抵當時孔子
落落不遇畏於匡伐木於宋削迹於衛厄於陳蔡飽經憂患
而三絶韋編之際其自得於此九卦多矣故以己之心上體
文王之心而有是論耳程史冊陵吳履序曰易六十四卦仲
尼摭其九而三陳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講學之序也論語曰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
權夫人各有所稟善惡分焉惟能謙方可與共學惟能復方
可與適道知所適而無以自立則莫能久故取諸恒使久於
其道或損之或益之至於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遷邑而遷則
所以有立者成矣雖然吉凶禍福損益逆起有不可知將合
于道其惟權乎然非巽則權不一行學而至於巽乃可與權
此聖賢事業也

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一節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以其爲道也屢遷何也易只是六十四
卦而已六十四卦只是三百八十四爻而已三百八十四爻
只是九六兩畫而已是九六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在此卦
爲剛上而柔下在彼卦又爲柔上而剛下在此卦此爻爲
剛在彼卦此爻又爲柔在此卦此爻爲柔在他卦此爻又爲

別不可為典要而惟變之所適人也此卦為此卦之爻在彼卦又為彼卦之爻在此爻又為此爻之爻在彼爻又為彼爻之爻彼卦之變為彼卦之道此卦之變又為此卦之道彼爻之變為彼爻之道此爻之變又為此爻之道迭相屢遷如此則體事而無不在體物而不可遺矣易之為書其可遠乎哉

○易所以重乎變者何也蓋如一初九也乾之初九與屯之初九爲之初九豈不同一初九耶然變不同矣變不同則各一其道矣惟各一其道故其道足以冒天下之道而周斯民之用餘倣此此可見易之變之所係其重且大如此變之外再無易矣故曰為道也屢遷為書也不可遠○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惟其為道屢遷故其為書不可遠也其為道屢遷如何蓋卦爻之變遷不定一陰一陽流行於卦之六位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或剛易乎柔或柔易乎剛皆不可為典要惟其變之所趨而已道之屢遷如此但見上下無常則吉凶隨以分剛柔相易則吉凶隨以異是宜隨其卦爻而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不暇而其書爲可遠乎故朱子小註曰有陽居陽爻而吉底亦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但說易字更無書字便是無卦爻辭雖亦有不盡然者在此處可就無說不必到又明其

要故處方說是有辭蓋總說之如易之為書也一句內矣○不可為典要典要猶言定則也自此以下數句皆以卦爻之變言而辭即隨之矣然故曰無卦爻而辭也是卦爻之變如此辭亦隨之而如此卦爻之變如彼辭亦隨之而如彼卦爻之變而吉辭亦隨之而吉卦爻之變而凶辭亦隨之而凶辭豈能自為辭哉此條上言易之爲書下數句只言卦爻之變者以此也○惟變所適凡其變之所在皆道之所在也君子於此要當隨時變易以從道故曰其為書也不可遠而朱子亦云惟變所適便見人人皆用得下一節亦是此意○此變字與剛柔相推之變字正同剛柔相推正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也○惟變所適此正是人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人周徧而不窮者也所以見其書之不可遠若非屢遷則有定在而各適其用矣安能如是其廣大悉備而無所不應哉

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

本義云此句未詳疑有脫誤今且承上文畧解過蓋卦爻所說者皆利用出入之事其出入也皆必以其法法者事理當然之則也使人入而在內出而在外皆知有法而不敢妄為是使知有懼也知懼者必以度也即上文道也此句場屋中可以命題葉朱子既闕其疑後生何敢已見強為之說以命

覬或主則亦主司之妄耳傳曰疑以傳疑古之道也○下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亦必以道也此皆繇之所爲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上文其出入以度無有憂患無憂患者言也○易中凡於
咎危厲等處使都喫緊以示人是明於憂患也而必言
以致憂患之故如此則雖無有師保在前以訓戒之然於是
明於憂患與故自然能使之常懷兢惕若臨之以父母之在
嚴矣奚待師保也如屯之六三曰惟入于林中明於憂患也
曰即鹿無虞則其故也蒙之六三曰勿用取女明於憂患也
曰見金夫不有躬則其故也需九三之致寇至則以過剛不

中之故訟上九之終朝三褫則以終訟必勝之故既有憂患
便有其所以憂患之故此皆以辭言者辭所以發明其象也
○獨言憂患者聖人之作易只要免人於憂患凡人之占易
亦要避箇憂患而已避凶所以趨吉也亦不爲不盡矣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 一條
夫易不可爲典要似若莫測其常理所在矣然聖人既係之
辭學者於此但一循其辭以度其理則見一卦爻之間莫不
各有定理矣然理雖有定苟非其人能率其辭以度其理而
見之行事則是理之在易者亦不能以行行也所謂神而明之
之存乎其人也○既有典常者其理有常也然非其人則是

理之有常者亦不能自達於事爲之間也所謂非道弘人苟
非其人謂必若默然而成不言而信之人也○易之爲書也不
可遠一章說第一條只是爲道也屢遷之意主畫言也第二
第三條主辭而言故曰其出入以度又曰明於憂患與故若
非主辭則塊然之畫何有於出入之度何有於憂患又何有
於憂患之故此二條者皆隱然指其有典常者也故末條則
承之曰云云此說似是而非蓋緣將變動不居數語只認作
有畫無文之時不知易之爲書也一句通卦爻畫與辭俱有
了其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時凡辭俱已粘帶在卦爻上了正
如今日揲得某卦某爻何卦何爻而無見成之辭在其畫卦

惟變所適其辭亦無往而不隨之矣若只是塊然闕定之畫
而已則又何足謂之其道屢遷而不可遠哉但細味之自見
矣○下二條則辭意較顯然辭左右是發那畫中所具之象
其究一而已矣○此章衆說甚紛紛但以此意融發之自然
歸一惟出入以度一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耳○其曰不可
爲典要者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也其曰既有典常
者析各卦各爻而言也不必謂向也無典常而今方有典常
耳

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

言始終則中四爻在其中也不可謂下三畫為始上三畫為終
終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則見其有初有二有三有四有
五有上而一卦之體於是乎成矣體謂全體六爻則得其體
之一節也此皆以後之觀易者言若論伏羲畫卦則一畫生
二二時都了又何嘗一一原始要終而後得卦也哉○一說
只是析各卦逐一觀之便見是原始要終以為質不必以後
之觀易言原字要字不用十分重看只是有始無終俱不成
卦必兼備始終方成箇卦耳只以下句惟其時物也對照看
益見原字要字之不用力也○始終即初上也此言始終至
下文方言初上者蓋未成質之時只得謂之始終及既成卦

之後則就卦言謂之初上矣○始終二字或分屬內外體者
決非也觀乾彖傳大明始終之義云始即元也終謂貞也則
舉元貞而該亨利在其中矣又何嘗以始終二字分屬四德
乎更以下文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
終照之尤明矣

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時不是變通趨時之時物則乾陽物坤陰物也之物此物字
泛剛柔便是物也所以與趨時之義不同者蓋時物就指其
卦中逐爻言趨時則是自此卦變入彼卦也○惟其時物也言
即其中間之物耳○其初難知其上易知以後人擬易之

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亦以後人逆推聖人之繫辭而然也
○初爻之義難知者以初爻之義為本方有初爻而一卦之
形體未成是其質未明所以難知也上爻所以易知者上爻
為卦之末卦至上爻則一卦之象已備是其質已著何難知
之有○卒成之終謂既擬初辭又二三四五而至於上則所
擬議類不啻過半矣故但成之終而已○初辭擬之卒成之
終惟初爻之難知也故聖人係初爻之辭亦必擬議其為何
象當用何占而後係之以辭也惟上爻之易知也故聖人係
上爻之辭不過因下爻之辭要其所終之何如而成之耳○
卒字對初字看指上爻也○互體之說到宋儒方說破他不

取今世所傳邵子觀梅卦法俱用互體推每每多中恐互體
亦未可盡破但未知此條本文實說互體否耳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雜物雜布其事物也撰德詳明其事物所以然之理也有是
物則有是德也雜物猶前所謂類萬物之情撰德猶前所謂
通神明之德二義立而卦爻之蘊盡之矣但彼以卦言此以
爻言○雜物如潛龍見龍之謂撰德則初九剛陽在下九二
剛健中正之類○謂非中爻不備者見初上二爻亦能雜物
撰德但未為備耳○辨是與非是非只據爻中所見有者言
如初潛二見各以其時是也上九之亢則非矣坤初六小人

將叛者子之害非也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是矣其上六
爻之間非是則非非非則是非凶則吉非吉則凶此是非只
擬理之是非而言亦承上句所雜之物有是有非所撰之德
亦有是有非也大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物有是非明
矣孔子曰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則德有是非又明矣
爻中所具只是物與德二者而已故是非只入上二義說易
之所有只是理與象二者至微者理也即所撰之德也至著
者象也即所雜之物也○一說辨是與非謂如乾初九當潛
而潛是也若當潛而不潛則非矣九三當乾乾而乾乾是也
若當乾乾而不乾乾則非矣愚按此說則是人之是非非爻

之是非矣只當用前說○自其初難知至非中爻不備以六
爻之辭言也其原始要終至惟其時物待以卦爻言未有辭
在以互體論雜物撰德若曰如震下坎上其體爲屯雜而撰
之自二至四互坤也其物爲地有順之德焉自三至五互艮
也其物爲山有止之德焉五陽位也而以陽居之則當位而
吉固可辨其是互陰位也而以陽居之則不當位而凶亦可
辨其非按此說雖若可通但夫子此章於正體中爻但未有
一言及之乃獨歷言於互體何耶且互體之易果何據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此一段不見聖人易學之高妙有非常士所能測者並上

文以六爻之辭言之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又曰雜物撰德
辨是與非則非中爻不備是以吉凶存亡之理一藉聖人所
繫之辭以發明微聖人之辭則人將質焉者矣然天地間
元自有一部見成易書在具眼者開眼便當自見之故夫子
於此獨有所感乃發諸嘆辭而云天地間自有箇吉凶存亡
之理苟能一其心思只求其所以存亡吉凶者則已居然可
知不待求之於易矣如必求之於易在智者惟取彖辭觀之
則一卦六爻之體已具而其思已過半矣亦不必徧求之六
爻中也

存亡吉凶

天下貞勝只是吉凶二者而已此兼存亡如何曰存亡就天
道陰陽之消息言吉凶就人事之得失言○一說存亡吉凶
俱以人事言存亡其大者也此說不如前說蓋變化云爲實
兼舉天人況吉凶本自存亡消息而來所謂行以數神者也
故從前說意爲周備○一說存亡正謂卦之消息也爻辭吉
凶皆就爻位消息上取故曰存亡吉凶云○或曰存亡吉凶
可知謂一卦有初有上又有中四爻則雜物撰德辨是與非
舉無一不備矣故人惟據此以要其吉凶存亡之理則居然
可知蓋以其備故也如云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則正是要存
亡吉凶之實事也然在智者則又不必於各爻而要其存亡

吉凶也只觀其彖辭亦以幾矣此說與上說不同然上說據此
爲其長○則思過半矣不曰足矣而只曰過半雖是聖人辭
氣之從容然道理亦只到此故後世雖有聖人者出亦不能
獨觀彖辭而全不觀爻辭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 二條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此所謂
同功而異位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
等也則其異位又可見矣此以本義味之是如此說故一曰
異位謂遠近不同又曰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二多譽
四多懼則所謂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則多懼者

近剛也然柔非倚剛則亦不立固不利於遠也而二乃大要
无咎而多譽者蓋不但以其遠也以其用之柔中也若徒柔
而不中雖遠亦不能致譽用者德之用也柔中之德行之於
身而措之事爲即謂之用也○四多懼者以其近君而有陵
逼之嫌也然而柔之爲道非得陽以爲之依附則無以自立
亦不利於遠也而二乃大要得无咎而有譽者獨何也以位
柔而中故也此柔字不可以六字言通此一條皆不可說
出六字只據二四之位言易曰九二九四亦如此論三五亦然
故其末乃云其柔危其剛勝邪言以柔居之則危惟剛則能
勝之可見上文全據位而言也○貴賤之等以位言柔危剛

勝與爻言不可不辨○其柔危其剛勝僉三五言三五陽剛
之位是箇大事任也此非陽剛之才何以能勝如吏兵二部
尚書或巡撫都御史之位任甚重也若以平常之才居之日
夕就見債敗故曰其柔危也○上條其用柔中柔以位言此
言柔危剛勝剛柔以爻言二與四同功二條本義是論中爻
或者便以爲正是申非中爻不備之意愚謂彼是承上條初
上二爻而言其非中爻不備此以下雖云論中爻然却是以
二對四以三對五而評之蓋因其所同而別其所異故一則
同功異位二則曰同功異位其與雜物撰德辨是與非之意
又少異矣讀書析理亦當不使有毫釐之差如云此所謂天

地之道貞觀者也所謂遠取近取之類皆不可就以此實彼
○彼以爲申上段者言或遠或近或貴或賤此所謂爻有等
故曰物也者是謂雜物或柔中或不中或多譽或多懼或多
凶或多功又或柔危而剛勝此所謂撰德也而辨是與非舉
具其中矣擬此說於雜物撰德之義亦幾於詳明可備一說
也但上文則備矣所謂自廣此兩節意只是以二對四三對
五論中爻德物之義猶未備

第十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 一條

廣大統言之也悉備析言之也何以見其廣大悉備且擬八

卦言之卦有三畫上一畫象天則天道也中一畫象人則人道也下一畫象地則地道也天道地道人道皆具於易如此不既廣大而悉備乎然猶未也聖人又因八卦而重為六十四卦則兼此天地人之三才而加一倍焉是兩之也兩之故有六畫焉其六畫者非有他也亦不過只是三才之道耳蓋上二爻為天則陰陽成象矣中二爻為人則仁義成德矣下二爻為地則剛柔成質矣夫易之為書也不惟有天道而又兼有天道之陰陽不惟有人道而又兼有人道之仁義不惟有地道而又兼有地道之剛柔夫道之在宇宙間者要不出此矣易之廣大悉備何如哉○此一章亦只是後天之易若

伏羲作易先立一意以象三才則畫八卦不成縱畫亦不得如此之妙矣蓋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者是以其心胸包括盡天地人事物理而無遺却以其精意之該括無所不盡者畫之於易以象之若夫既畫之後左看右看縱看直看各有其象○兼三才而兩之兼字與兩字不同兼者是不但兩其天而又兩其人兩其地是兼此三才而兩之也此卽因而重之之義故混而觀之則上二爻為天中二爻為人下二爻為地所謂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一說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此道字已該天之陰陽人之仁義地之剛柔○此道字卽一陰一陽之謂道故上道字該陰陽剛柔仁義一畫

當太極三才各一太極三畫亦只當一畫者一之分也合陰陽而為道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一節

夫六畫皆三才道所在也然是道有變動故謂之爻云者七八九六俱謂之爻交變之義也爻有遠近貴賤之等差故曰物物云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是物也剛柔之位相間故曰文凡文必相間而後成若純一其色則不為文矣然其文却不必皆當初三五剛位也以剛居之未必皆當也二四上柔位也以柔居之亦未必皆當也其變參差不齊而其義有得有失於是乎吉凶生矣○朱子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

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蓋陰陽老少則就蓍而言此正就卦言為是○本義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見其不兼六畫言各據一畫言也如初自為初一節之變動二自為二一節之變動三自為三一節之變動易道至變故云然也○本義云不當謂爻不當位爻九六也位初二三四五上之虛位也須要辨此二字○文不當有以剛居剛而得者如屯初九有以剛居剛而失者大壯初九有以柔居柔而得者坤六二有以柔居柔而失者同人六二不可謂當便吉不當便凶朱子亦有明註在前○一說有以剛居柔為不當者亦有以剛居剛為不當者

彖亦然蓋隨時之義不同而皆兩隨以異矣其曰物者卽所
以名其爻之等也曰文者卽所以名其位之剛柔相間也非
爻之外他有所謂物與文也要看三箇故字而以本文相因
讀之其義自見語錄所謂父子君臣之類皆是泛論不必用
也○大抵爻物文字皆是從來有此名曰故於此解之云云

第十一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一條

其辭危與危者使平兩危字不同其道甚大此道字與易之
道也同夫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此易道最大凡百
物皆然物猶事也危必平易必傾何事而能外此道邪如此

說非惟與上文文意相承亦與下文氣勢相接凡於全章之
意亦爲一貫况道字與末句道字及本義道字皆相參合何
必別立一意語錄云易之書於萬物之理無所不具故曰百
物不廢此恐是在前未定之說○易中所言百物之理蓋亦
所謂冒天下之道要皆是懼以終始者○懼以終始懼易懼
之也其辭危故爲懼以終始使人始終一懼而不敢少有慢
易之心也如云終日乾乾夕惕若之意易中所言吉者因欲
使人懼以承之所言不善者亦欲使人懼以更之所謂其要
無咎也朱子語類於其要皆云聖人作易只是要教人敬而
已○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與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語意一開

一合一呼一應其道甚大道字不必泥同是起下詞○其要
无咎朱子曰要字若作去聲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聲則是
要其歸之意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第十二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一條

至健至順是說他性情如此恒易恒簡是說他所行如此知
險知阻是說他臨事之變如此故本義特舉出憂患字○夫
乾天下至健夫坤天下至順此只是舉稱號之辭要之至健
至順之實則便是德行恒易恒簡矣本義至健則所行無難
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雖如此解學者當以意逆之

故天下至聖究其實則止是聰明睿智寬裕溫柔云云矣本
義云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此事字
猶是泛說到下云是以其有憂患則方引向知險知阻說去
蓋必其臨事有不敢易以處之之心然後能知險知阻而不
陷於險不困於阻也○天下之至健天下之至順猶中庸云
天下至誠天下至聖相似皆以人言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
乾元亨利貞此天下之至健者也安貞之吉應地無疆此天
下之至順者也○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二句只是體
味他意思如此見得聖人下字各有攸當先儒乃以乾在上
坤在下爲解非本旨矣大抵須於健順二字內體會出乃得

其理○同一憂患也以乾視之則為險以坤視之則為阻宋
子曰自山下上山為阻故指坤言自山上觀山下為險故指
乾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義○本義於乾則曰雖易而能知
險是轉摺言於坤則曰既簡而又知阻是直承說極不苟且
蓋坤至順自是謙畏宜其不越夫阻矣若乾至健而不懼疑
夫險者然却乃知險而不往蓋能若是皆當憂患之際故也○至
健聖人也至順亦大賢以上人物要看聖人也其知險知阻
皆所謂不假卜筮而知吉凶者也○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
聖人也○所以能危懼而無易者之傾也危字承上章危者
使平而言懼承上章懼以終始言危與懼一也故上章本義
云危懼故得平安○既云蓋雖易而能知險云云而又曰所
以能危能懼而無易者之傾似乎重複大抵所以二字只承

本文知險知阻而言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

能說諸心理與心會也能研諸慮却又於事上更加研審故
一屬乾一屬坤此乾坤與上文乾坤二字大不同語錄自有
明說此如所謂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說諸
心故有以定吉凶而凡險與不險阻與不阻皆先知之矣研
諸慮故有以成亹亹則其於險阻者而避之其於不險阻者
而趨之而不陷於險不困於阻矣○此承上文言天下之至健

至順者然也是推本所以知險知阻處合乾坤而同一道也

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此是指言理之所在所謂心與理會者此也所謂理因慮
審審乎此也其所謂會所謂審即下文象字占字意所謂定
吉凶成亹亹即下文知器知來意此理在天道為變化如日
月星辰寒暑風雨之類在人事為云為則大而出處進退
而日用應酬之類皆理之所在也吉事有祥又總指化人事
言獨言吉事有祥則凶事亦可知矣如天垂象見吉凶之類
化中之祥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云動乎四體者云為中之祥也不
皆理之所在也○云曰也為動也所該甚廣矣又此祥字不可

無休咎為上有吉字從此故彼例看可也○象事知器之說
甚當為破疑即所謂仰觀俯察遠求近取无往而不可以見
陰陽消息端者人事是非得失剛柔隱顯表裏精粗之
類亦所謂事有端者○變化云為聖人即此以象事則其
事理之一定者可以知矣所謂智以藏往也吉事有祥聖人
即此以占事則其事應之未至者可以應矣所謂神以知來
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此
即所謂顯者然○如因夏涼而知秋之必至因礎潤而知雨
之必至歲之所在其國有福太白經天其應主兵其可知風
[illegible]物之類皆以變化象之而知器也在人事則如孔子

以祿之去公室而知三桓之必微以南蒯之從亡而知其亡
不斃而免戮孟子以盆成括之小有才而知其身之必死見
殺以辭之詖淫邪遁而知其心之蔽陷離窮之類此以云爲
象之而知器也○如周人以山崩川竭而知宗周之必滅此
以變化之祥而知來也子貢以執玉高卑而知二君之將亡
此以云爲之祥而知來也○器與來俱有吉有凶知之所以
趨吉而避凶也即上文險阻之義蓋險阻亦有一定之蹟者
亦有從暗地生者○大抵象事知器一句特以其人之占
事知來耳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之例占事知來即所謂往
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凡事物已然之迹一成而不移皆然

之迹一定而不易者器也而其未然之吉凶者來也知來是
於其幾之將然者而得之

天地設位一條

禮記冠義篇方氏註曰六禮有以納采次以問名此資人謀
以達之也謀既達矣則宜鬼謀以決之故次以納吉焉人謀
鬼謀皆協從矣然後納幣以徵之請日以期之此可以證人
謀鬼謀之說○人謀鬼謀朱子曰猶洪範之謀及乃心卿士
庶人相似○問此只說聖人作易功用何故無人謀者曰人
謀是鄉說凡卜筮問易者亦先須謀諸人然後乃可問易雖
聖人亦然故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曰謀及卜筮

又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
書傳所說人謀無限恐難以此字當實字看也○皇極外篇
第四十五板者曰人謀人也鬼謀天也天人同謀而皆可則
事成而吉也愚按此亦爲當備之意○百姓與能前所言知器
知來者聖人獨擅其能也言易既作則百姓亦得與其能矣
○按綱目漢獻帝興平元年書曹操辟劉備兼領益州牧下
集覽釋分註百姓與能云易繫辭人謀鬼謀百姓與能韓康
伯註人謀況議於衆以定得失也鬼謀況寄卜筮以考吉凶
也○況比也譬況之也又與貺也又臨卯曰來訪此蓋取訪義
寄托也古人之卜必先人謀而後證之鬼神且圖於與龜筮

人將亡聽於神安可以一任鬼神哉○魏文侯之卜相視唐
明宗之置名瓶中而祝著挾之者大相遠矣爲一夫人將何
委哉故人謀爲先

八卦以象告二條

此八卦與八卦定吉凶之八卦同通指六十四卦之八卦也
以象告未有辭也指伏羲之畫言○爻謂爻辭彖謂彖辭文
王周公之易也情是卦爻之情非聖人之情也情亦象中所
具○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通承上二句八卦以象告則
剛柔雜居矣爻彖以情言則吉凶可見矣○八卦以象告至
吉凶可見矣此是以卦言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是以

蓍言此皆聖人作易以成天下之能而使百姓皆得趨吉
也○易中只有卦與蓍二者也上一節如爻也者效此者
也象也者像此者也下一節如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也
○變動以利言爻象動乎內以吉凶以情遷吉凶見乎外也
○變動以利言蓍之變動以其推明人事之利與不利以
示人也其時雖未有言言在其中矣其言利害所以利人其
言不利者亦所以利人也○吉凶以情遷變動之從其所遷
之占有吉有凶則又隨其卦爻之情而遷也○此故愛惡相
攻以下皆是吉凶以情遷之實曰悔吝曰利害亦皆吉凶之
屬也曰愛惡相攻曰遠近相取曰情偽相感者情也

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平庵項氏曰凡爻有比爻有應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
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正據此爻與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為應
為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三句其相
攻相取未為不好字相攻相取與下文相感同類此數
句專以爻言其實無卦觀象傳取如中正而應剛柔志行
之類可見○或愛相攻而吉或惡相攻而凶或相取遠而免
於悔吝或相取近而悔吝或以情相感而利或以偽相感而
不利此三句平等說下文却合之曰大抵凡易之情近而
相得者為貴不相得而遠者亦無害惟是近而相惡不相得

者則凶又有害而悔且吝矣如明夷六五切近上六之暗而
九三又正與時主為應足以都貴以此之四五觀之可
見近而相得者為貴而以需之初九觀之可見遠而不相得
者亦無害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此句專說不好者遠近
相取而悔吝生情之合者近相取而免於悔吝遠相取而致
夫悔吝情之睽者遠相取而免於悔吝近相取而致夫悔吝
○有近相取而悔吝者有近相取而免悔吝者有遠相取而
悔吝者有遠相取而免悔吝者此其情然也○情之相宜者
近免悔吝而遠則悔吝不相宜者遠免悔吝而近則悔吝此
其所以然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之說宜無以易此此說頗

為正大而周密求之於經亦多合也○吉凶悔吝利害六字
大抵吉凶重於利害利害重於悔吝故末句先凶次害又次
悔吝而凡曰吉凶見乎外曰吉凶以情遷曰明吉凶曰吉凶
生則皆該利害與悔吝矣○項氏曰利害兩略其事宜有利
不利也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相感者情之始交相
取則有事矣相攻則其事極矣○或事已敗也不利矣所求
也悔吝者憂虞之象○愛惡以重於情偽其遠近一句畧在
中間却亦不可曉但雖說不相得為近不相取耳俟更詳之
比亦與雖說者而專以遠近論其意甚闊本義不相得
謂相惡也相惡無以偽相感以其重者也曰近而不相得

則遠近相取之意又不待贅矣○遠近相取一句尋說不好
者而悔吝生又帶不協者說在內此節小註宜細勘之項氏
吳氏之說俱有理○項氏曰命辭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故
觀其辭可以知其情利者吉而害者凶其事宜有利不利也悔吝
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迹也故總而名之曰吉凶相感情之始
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
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遠近情偽姑就淺深分之若錯而總
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
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
相攻而凶生矣以偽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

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爻有比爻有應爻云云此
三條矣○吳氏曰夫子之已言者三其未言者三總之為六
條然此據近之比爻言耳若遠之應爻及主爻亦當各備六
條總之為十八條矣愚嘗以此十八條之例考之爻辭皆合
乃知作傳聖人以此該括易之辭情至為精密而諸家註釋
惟項氏能窮其底蘊焉

將叛者其辭慙一節

一 此言人之辭因情而異也卦爻之辭亦猶是大槩說不可就
易上取貼○平庵項氏教句好曰仁者默勇者詳能言者炎
信善張者少決智人多險文士罕守人情大約不出乎六者

又曰剛柔之變其極於此矣○又曰六辭之中吉一凶躁叛
疑誣失居其五則可見天地間好人有少好事亦有少也
故先儒又云吉凶悔吝皆生乎動者吉一而已耳昔人有詩
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語人無二三此亦造化之所吝也
吾徒稍有天資者其可不深自珍愛哉○所以謂卦爻之辭
下繫者非謂亦有此六者也謂人之辭皆以情而遷卦爻
之辭亦以剛柔之情而遷各有相似者也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汝縱重訂

說卦傳

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一章

此章大抵主蓍言故首之以生蓍而下文節節皆承此說去○易惟卦與蓍二者而已耳非卦則蓍之體不立非蓍則卦之用不行二者實相須而不可相無也大傳說卦既備矣而未有詳及于蓍者此章要備爲說無此章亦看易之缺事

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一句大槩虛說總起下文也○惟聖人王道之行天下和平然有以贊乎天地之化育於是和氣充塞精英有在自生箇蓍草神物來是蓍也所以為求卦之用也而揲蓍求卦之數則起自天地天員員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聖人因參乎天而為三焉地方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聖人因兩乎地而為二焉三二之數既立於是蓍策七八九六之數皆倚是而起矣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耦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一二則為八是數皆倚者三二以起也參天兩地未是指蓍言倚數之數乃則是蓍數矣○聖人既參天兩地而倚數於是用以

求卦於十有八變之餘經而緯之者有純而六爻蕩成其箇卦而卦於是乎立矣卻又就其中間逐一看其爻是剛其爻是柔其是太剛少剛其是太柔少柔邪一一發揮得明則爻於是乎生焉大文倚數之倚逆說也本義倚此而起倚順解也已依韻物之隨字亦此例○觀變於陰陽譬觀象於天觀法於地相類此陰陽蓋就卦言爲長朱子小註有二說後一說似優○天數本一從而定其為三即為參天矣地數本二從而定其為二即為兩地矣三各一奇為三主乎進四合二耦為二陰主乎退參天兩地不甚著力也○天之生蓍未必專為卦用然同一天地之理同一天地之氣

此數之外無復他數此理之外無復他理其理數適與相符而可以演卦妙哉不是天因聖人設卦乃特設一蓍以為之用也如藥之有佐使亦是自然之湊合也○夫聖人之作易也因蓍之生起蓍數數卦因以立爻因以生如是故凡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盡天地間所有物事易皆一一依他樣子模寫出來在裏許多事又有一之或遺是和順乎道德也而於其中何者為吉何者為凶何者為存何者為亡何者為進何者為退隨在各有其條理而不相混是理於義也但見天下事物之理無一之不窮天下人物之性無一之不盡而於天命之本然又與之吻合而無間聖人作易之功何

以加於此哉甚矣著之功用大也○本義此聖人作易之極
功也說著上說作易方與首句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一句相
自觀變陰陽以下皆主著言○窮理盡性至命雖言姑即一
卦言之乾元亨利貞者在乾之理當然也教人如此故六者
盡人物之性也如此則與乾道之大通而至正之本然者合
矣至命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俱當以此法看○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合之總為和順於道德和順於道德即所謂
順性命之理也○觀變於陰陽一條朱子第一節小註當從
與頭註不同但謂發揮剛柔時方見是老陽少陽老陰少陰
此說恐亦記者之誤何則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時何者為老

何者為少俱已詳了故得老陽則畫重得老陰則畫交又
得少陽則畫單一得少陰則畫拆一豈待發揮方見得何者
為老何者為少乎的是一時之言有未甚計較者而記者不
能以意逆志遂記云云耳○此則總是一則統觀其全體者
是何卦一則細觀其一節看是何爻當動耳

和順於道德云云至於命

易書之作也其規模之大有以貫三才之道而無所乖戾焉
此其所以和順於道德也其條理之密有以辨事物之宜而
無所迷謬焉此其所以理於義也蓋道德者義之統體義者
道德之發用乃離合言之也至於萬物之宜萬事之變易其

有以發之非所以窮天下之理哉大而人倫小而一物易皆
有以處之非所以盡人物之性乎然曰理曰性皆天道也而
易能窮之盡之以合於天道之自然又非所以至於命者乎
盡理性者天命之散見天命者理性之本原其始窮之盡之
功猶人也其終合於天道則人而天矣是又以淺深而言也

先儒梁氏之說

第二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發揮乎性命之理而已以性命之
理言之天道之所以立者曰陰與陽也地道之所以立者曰

柔與剛也人道之所以立者曰仁與義也性命之理如此作
易聖人則兼舉三才之位而各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不止
三畫而成也且於六畫之中分初三五為陽位二四上為陰
位則初剛而二柔三剛而四柔五剛而上柔而剛柔之迭用
矣故易之六位自以陰陽相間而成章焉夫既六畫而成卦
又六位而成章則以天道言之五為天之陽上為天之陰以
地道言之初為地之剛二為地之柔以人道言之三為人之
仁四為人之義蓋天地人之道皆不出乎卦之六爻矣故曰
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要開
交得明白蓋一卦有六位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陰陽分

乎此分陰分陽也初剛而二柔三剛而四柔五剛而上柔一
剛一柔○所聞此迭用剛柔也上兩句之同分何迭可是
皆一一是此程子之說未當也今按六畫三才而兩之
總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又分其中雜而成文章也分陰
分陽即見剛柔之迭……故○分陰分陽迭
用剛柔本意謂將六畫而分其位著為陰何者為陽則見初
剛與二柔相間三剛與四柔相間五剛與上柔相間陰陽相
間雜即成文章矣重在迭用剛柔上要切於成章字意○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是陰陽立天之道也非陰與陽則天道廢
而不立矣是天之所以為天者全是這箇陰陽而已地道人

道做此○順性命之理順之為發揮者為是依他模樣而停
寫出來不謂之順而何如今人教小兒按本帖影出字來亦
謂之順字即此義也○發之也仁裁之也義曰仁曰義仁陽
德也為寬裕為溫柔為慈惠為愛敬為長矜之類義陰德也
為發強為剛毅為威武為斷制為賤惡之類二者並用然後
人道立焉蓋性命之理太極之全體也不然便是仁者見之
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則非太極之全體也豈所以立人
道乎二者如車之兩其輪缺一則不立蓋道者只是時出之
而已將來六龍以御天亦此道也
此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性命之理即一陰一陽之道其理固未嘗外於陰陽也故曰
易而觀之則三才各具一理亦各具一陰陽也蓋兩不立則
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一者其理也兩者所以載
其理也已上先儒梁氏之說○门仁與義若推其極則并發
之揖遜仁也湯武之放伐義也何所不該○此章若虛心以
本文玩之則似無三才而兩之與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皆承
上文三才之道言即性命之理也非故易六畫成卦故易六
位成章露出易字方是說易言即順性命之理也○本義云
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者蓋舉上以該下如暢於四肢復
釋居體該於事業也此不惟朱子解經省文之法自孔子

已然包荒得尚于中行之類則該中句如王居无咎之類則
該上句如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引吉无咎中未變也之類則
往往該下句故此下文承之曰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相間
雜而成文章也却是又就六位成章上例說分陰分陽說亦
足以相發矣○此章所謂立天之道非有以立之者也謂天
道之立以陰陽也餘做此其曰分陰分陽者陰陽之自分也
其曰迭用剛柔者剛柔之自迭用也非有分之用之者也兼
三才而兩之兼猶總也兩之雖是有力字其實正如朱子所
謂兩其五行之例何足深疑○序例說朱子論河圖曰蓋其
所以為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耦以兩其五行而已兩

其五行即是無三才而兩之之位此推從者言之

第三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天地間無一物無對其曰天地定位者云云特其大端耳學易者當以是推其餘乃足以盡先天之蘊○伏羲之布八卦圓圖也是以天地定位之序乎是以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之序乎二序不同當審所先曰當以起震之序為是序了便見得是天地定位云云 矣起震一義最重盖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然後接以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陰盛又陽生陽盛又陰生只管循環不已也○朱子嘗答葉永卿曰先天圖須將六十四卦畫作一橫圖則震巽復姤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員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旨也○又曰數往知來之說大抵以卦畫之已生者為往未來者為來亦當以先天之橫圖觀之而後其義可見此八卦相錯而成六十四卦即所謂八卦相盪者也但彼以橫圖言此以員圖言至其次序則一也○天地定位四句對待者也數往者順四句流行者也讀此者當先言伏羲始畫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云云 此是橫圖乃作易之根原也為其無以象渾天之形陰陽消長之數故以此規為員圖取乾坤而南北之取坎離而東西南北之云云 ○邵子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此所謂左旋右行者與他所謂左旋右行者不同何則既以起震歷離兌以至於乾為左旋則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者皆左旋矣而乃謂之右行何哉大抵是旋圖之中央分為左右方而言也自震至乾皆左方也由北轉東而南也實左旋也自巽至坤皆右方也由南轉西而北也是為右行也不曰右旋而獨曰右行以有辨矣稽夫所謂天道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者其言雖得失相半然實以自東而西者為左旋以自西而東者為右旋義固不同矣○山澤通氣者盖澤之氣通於山乃能融結許多人民草木鳥獸昆虫若無澤之氣以通之徒山不能生物也山之氣通於澤乃能融結許多魚鱉蛟龍之類無山之氣以通之徒澤不能生物也此下章山澤通氣而後變化既成萬物也餘做此○定位通氣之義不必十分致詳此節大意只是發明員圖八卦之位而末句通帶其所以成六十四卦者耳○水火不相射一說以日月言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也故朱子曰日生於東月生於西○於天地曰定位於山澤曰通氣於雷風曰相薄於水火曰不相射者盖天地不是定位之物故乾坤相對為天地定位山澤不是通氣之物

震者雷巽者風雷風則元是相薄之物也木
火則亦不可相射之物也此可見用字之不苟○張子曰
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在外者不
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火伯琦曰風火偶也故知是陽氣
火盛則必盛近世颶風大作空中火飛無數故史載風
火如血赤陽氣也火氣大盛○八卦相交錯而成六十四者
如乾之未交止於乾也交於坤兌則成泰成夬矣交於離震
則為大有為大壯也交於巽艮則為大畜小畜也云
未交止於坤也交於乾兌則為否為萃也交於坎艮則比也云坤之
剝也云析而觀之一卦各與八卦相交合而觀之但見乾

坤坎離相為上下震兌巽艮互為錯綜而成六十四卦之交
耳○數往者順數知來是語反耳語心都在震之初為冬至
離之中為春分云本義所謂先天之學也先天者即天
地自然之所未為而我筆為之也如伏羲作易是也若文王則只是
就伏羲所已畫而更列改置之故為後天○皇極外篇曰堯
之前先天也堯之後後天也其先天者以上人生日用之類多
有未備至人皆先天而為之堯以後則人文已著世道已備
此所御世皆後天事矣○又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
迹也○或曰非氏不作此書而稱曰先天方位對待之體也
此也下東所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

動東北質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後天位序則流行之用自
春而夏而秋而冬氣之相推而不可窮者也雙湖亦云然或
疑陰氣盛於西及北而乃謂風起西南何耶曰起字有旨矣
春東風夏南風皆未盛也風之盛起於西南始秋之候也但
未審熊說信否○原夫八卦生出之序則有乾一而後有兌
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
坤八以次而生是即易之所以成者也固有橫圖以象之矣
而伏羲於此乃更置其位而員之者何歟蓋論造化萬物生
生之序而橫圖所象是矣茲欲以象夫渾天之形氣序之運
若一用橫圖所列則乾坤相並東西不分而無以探乎造化

萬物消長之數故伏羲於八卦既成之後取乾坤而南北之
取離坎而東西之取兌艮而東南西北之取震巽而東北西
南之又因八卦而相錯以六十四之如上節所云所謂規而
員之者也上節既詳列之於此又申解之所以明其為卦氣
之運也○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橫圖
之序皆逆也今圓圖從中起左方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
由是四而三三而二二而一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
日而追數昨日數往者順也右方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
由是五而六六而七七而八皆退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
日而逆計來日知來者逆也未據此圖而言則一順一逆固

如此矣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一如橫圖及員圖
右方之序而已即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以至於坤八者
也○夫孔子既別言其位序之逆順而又必終以易逆數云
者蓋員圖乃卦氣之所以運而非卦畫之所以成也卦氣之
所以運者易卦既成之後所以為象者也卦畫之所以成者
乃易卦生生自然之次第而易書之祖宗也此夫子所以既
列員圖之位又必列其位序之順逆而一以所由成之序歸
之於逆以示人當知易卦之所自出者與應見如此姑記所
以明員圖是即橫圖規而員之者也其旨明矣據伏羲所以
立員圖之意實為卦氣設孔子此章之言實所以發其意也

但辭語且從位序說故一則曰數往二則曰逆數云允有倚
皆有所象卦氣之說不可誣但卦本無氣又不應以卦畫對
卦氣說學者惟可以意逆志斯得之矣○上節天地定位之
未有八卦相錯一句而此獨以逆順分判八卦而不及相錯
而為六十四卦者何也蓋八卦之位既定則一卦各自管領
箇八卦而六十四卦皆縣於其中矣不可以相錯為六十四
者為皆逆數也朱子明有箇本字又有箇所以字不可不知
○此章但云何為已生之卦何為未生之卦便見得是先有
橫圖了未有橫圖據何處說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為已
生之卦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為未生之卦方如易逆數

也一句有所倚○必立員圖方見陰陽消長次第焉一陽也
由震而離而兌則二陽至乾則三陽矣所謂自冬至而春分
以極於夏至也巽一陰也由巽而坎而艮則二陰至坤則三
陰矣所謂自夏至而秋分以極於冬至也此員圖之所象者
也故曰卦氣之運○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故先天之易兩
兩相對員圖乾坤對自乾坤而生者大壯剝大有對比大
壯對觀小畜對豫云云以至大過對頤姤對復方圖自下而
上序如橫圖自西北之東南乾之坤自東北之西南大之否
縱橫錯綜亦皆相對天下之理有經必有緯有進必有退有
義必有與六十四卦皆然二十二位而變而其機則在坤復

乾姤之間復至乾陽自少而多極於乾則一變為姤矣姤至
坤陰自少而多極於坤則一變為復矣坤而復乾而姤乃陰
陽變易之機得其機則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進必思退吉必
慮凶可以禮常書繇先天之學具明天道以驗人事之幾與
此山堂考索 ○伯溫曰先天圖乾兌離震在天為陽在地為剛在
天則居東南員圖在地則居西北方圖巽坎艮坤在天為陰在地
為柔在天則居西北員圖在地則居東南方圖陰陽相錯天文也
剛柔相交地理也○先天員圖分明是一太極陰靜陽動之
全體也子位震初為冬至一陽始生也歷離兌二陽卯位為
春分至乾之三陽午位而交夏至矣陽盛則陰生也巽自一陰

歷坎艮而二陰爲晉位是爲秋分至坤三陰而極矣陰極則
陽又生而爲震只管循環不已一歲之運一月之數大而元
會運世小而旦晝暮夜一以貫之耳易數逆也一句二說似
難决但只據邵子云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則當是員圖之八卦相錯而爲六十四者無疑若上横圖則
非直解圖意矣及觀朱子本易之所以成一句雖若似指横
圖然下文所謂一如横圖云云如之一字終可以明其非指
横圖也然則易逆數者要指在員圖之内矣此說未可從○員圖
八卦之生六十四者左方皆數往者順之序右方皆知來者
逆之序不皆逆數也○啓蒙所載潛室陳氏一說甚近其云

云自巽至坤逆一半是元生次序仍是未生之卦故言知來
者逆謂合圖本生法可逆數而知也蓋因此而及夫易逆數
也○一說先天員圖只以天地定位一條爲正其數往者順
三句只以明其本自横圖規而員之耳故曰此一節直解圖
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二句本之說以
起下易逆數也一句而本義必如此解者就本圖而稽其實
也○自四而三自三而二自二而一何以謂之順蓋循其故
迹之謂順推其未然之謂逆不然以一二三四爲順亦可也
○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又云此一節直解圖意兩
箇一節似不同上一節主義指通章與後章此一節明文王

八卦也相應上一節學爲專指數往者順一條故繼之曰若
逆知四時之謂也蓋數往知來二句輕逆數一句重故只繼
之云若逆知四時之謂也○或說此章兼員圖方圖皆在下
章亦然其說已當參本觀蒙存例大註小註朱子語錄
言員圖者先後相望則此節只爲員圖後章特爲方圖明矣
二章分方圖員圖之說矣不移矣若以前段兼方員則方圖
又全是逆安得分順逆而說與上章同耶○先儒曰圖皆從
中起此圖起天地定位員圖從中起也下章起雷以動之風
以散之方圖亦從中起也分明是兩箇圖只看皆之一字亦
明白矣○數往者順一節既只說得員圖該不得方圖則雷

動風散一節何謂不可專指方圖見上章雷風相薄已說了
又用雷動風散何爲恐聖人不厭如此之賛也且大傳統論
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有言横圖者矣有言員圖者矣又有言
後天之易者矣亦有專論蓍數者矣獨無一言及方圖者乎
聖人賛易豈不如此之踈漏也

第四章

雷以動風以散之云云坤以藏之

夫方圖震巽居中巽居左而向乎東南震居右而向乎西北
震之象則爲雷巽之象則爲風故雷以動乎物而發其生意
風以散乎物而避其鬱滯也次巽者坎次震者離坎之象爲

四時之象為日是雨以潤乎物者是而燥之也日以晅乎
物物由是而發榮也次乎艮者艮也次乎離者兌也艮以止
乎物物之生意由是而收歛也兌以悅乎物使物各得其所
而欣暢者也又次乎艮而位極於東南者坤也次乎兌而位
極於西北者乾也乾於萬物無所不統是君之也乾以君之
則大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晅艮之止兌之悅者皆乾
之一職也坤於萬物無所不容是藏之也坤以藏之則大雷
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晅艮之止兌之悅者皆歸之於坤
也小註居上而臨下居下而括終之說有泥○雷以動之物
氣自內而達於外風以散之物氣自外而歛於內此猶兵以

鼓進以金退之類○本義云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者謂其
卦位之相對同也非謂卦位同也蓋震與巽相對坎與離相
對艮與兌相對乾與坤相對一一與上章同也或者以為章
意與上章同則誤矣蓋誤將本句一義斷作兩句讀也或者
據波說只當云卦相對不當云卦位相對曰非也何不曰此
卦位與上章同而必曰卦位相對與上章同乎其相對非以
其居之位相對而何○邵子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
氣損咸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
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錯為六十四卦○于此詩將為方圖云
其舉天地定位云云者亦以其卦位相對與上章同故[illegible]

用之耳固不甚拘也若拘之甚則水火不相射八乃糟而為
相射乎借用而可乎其中節目甚多子之皆無泥記之○
此章亦只言八卦以概六十四卦故或疑只可
指員圖內之小卦以為所援在圖外且有朱子本易之所以
成一句本者是圖八卦之所本非本諸員圖內小卦也○以
六子觀之乾坤初爻相交而為震巽故雷以動物而物萌風
以散物而物具乾坤中爻相交而為坎離故雨以潤物而物
滋日以晅物而物舒乾坤終爻相交而為艮兌故艮以止物
而物成兌以悅物而物遂此豈非陰陽之為用而生萬物者
乎然乾父坤母純陰純陽而不交者也故氣之方通而物之

方生則主於乾而動氣之既復而物之既成則歸於坤而藏
乾居上而臨下故曰君坤居下而有終故曰藏此豈非陰陽
之不用而統萬物者乎然震巽坎離取象義多故以象言之
艮兌乾坤取卦義多故以卦言之天地定位一節首乾坤此
一節則先六子者蓋前乃先天八卦之體也故先言不用者
而後言用如文王八卦專以用言之亦始於震巽而退乾於
西北於此見八卦之體用先後固當不同也先儒根伏之說

第五章

帝出乎震一條

後天之易乃文王取伏羲先天卦位而更置之以八卦之位

當一歲之運起震終艮爲造化流行之序也此節主帝言下
節主萬物之隨帝言然萬物之生成必有所以生之成之者
所以生之成之者帝也帝者天之主宰也究竟亦無他只是
氣機耳氣機之所在而萬物隨之要之帝之出入亦於萬物
之出入而見之耳觀下文數箇故曰字可見後天乾坤乃偏
言之乾坤與六子同例者也統之以帝矣帝主造化之柄而
始出乎東方之震潔齊乎東南之巽相見明盛乎南方之離
致役乎西南之坤說言乎西方之兌交戰乎西北之乾勞
乎北方之坎而成言乎東北之艮此後天八卦方位之意也
此亦解圖意耳起震終艮者一歲之周也而循環之妙在其

中矣○梁氏謂邵子以此爲文王八卦蓋因坤褻辭三卦象
辭而推之也伏羲八卦乃對待之體而謂之先天文王八卦
乃流行之用而謂之後天二者之次序固爲不同而亦未嘗
不相須也○又曰帝者天之主宰而萬物之生成無不由之
其神運於四時游乎六合固不得而測也詩曰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帝之出入可以見之也○又
曰震於方爲東於時爲春於五行爲木而曰帝出乎震者帝
於是時而始出乃令之方行氣之方動而萬物萌露之時也
巽於方爲東南於時爲春夏之交於五行亦爲木而曰齊乎
巽者 云 云 離於方爲南於時爲夏於五行爲火而曰相見乎

離者當是之時萬物明盛皆發露而相視也坤於方爲西南於
時爲秋夏之交於五行爲土而曰致役乎坤者言地能役己
以養物而不自以爲勞猶父母養子亦是爲子所役故曰生
我劬勞兌於方爲西於時爲秋於五行爲金而曰說言乎兌
者物至此時皆形色充盈而欣說也乾於方爲西北於時爲
秋冬之交五行亦爲金而曰戰乎乾者自巽至兌皆陰卦而
忽與乾遇故陰疑於陽而必戰也坎於方爲北於時爲冬於
五行爲水而曰勞乎坎者物於此時皆歸藏故慰勞之也蓋
得所歸息便有慰勞意艮於方爲東北於時爲冬春之交坎
水非土則不能以生震木故艮於五行亦爲土而曰成言乎

艮者萬物皆止於此也然止不終止至震而復出矣故下文
又言成終而成始也後天八卦之序如此○又曰以方言之
則有周游之義以時言之則有迭旺之理以五行言之則得
相生之次又自震至坤爲元亨誠之通自兌至艮爲利貞誠
之復自東南至西皆母與三女之位自西北至東皆父與三
男之位

萬物出乎震 條

此言萬物隨帝以出入而上文所云者其義備見於此蓋以
相發也○萬物始出乎震震東方之卦也於時爲春萬物
發生之時也故爲出乎震震東方也所以明其爲正春也巽

東南方也亦所以明其為春夏之交也方位與時候相符
十二律候可見○齊乎巽巽東南之卦也於時則春夏之交
齊也者言萬物之鮮潔而齊整也蓋向也方春始生而未齊
至將交於夏則生意非達而皆齊矣○離也者明之謂也於
時為正夏萬物至此形形色色無不相見見則明也蓋離乃
南方之卦也南方明之地也故言者聖人南面以聽天下之
政向乎明以為治是蓋有取乎南方之離也此句意輕蓋孔
子附說萬物皆相見一句須先說出時來南方之卦也一句
承上以起下也若上文震東方也巽東南也則就此句內見
得時在此句則有八卦一字若不先說時無以見萬物之所

以為相見處離也者明也以明字未盡又繼以萬物皆相見
又繼以南方之卦也皆以下句申明上句之意今向中原盛
夏之時一日山林非惟植木相見之意其群動亦然○次離
者坤也坤於象為地萬物此時皆致養乎地以坤位西南於
時為夏秋之交正萬物涵養生意以向於實之際也故曰致
役乎坤前之生長者至是而止後之收斂者於是乎起正致
養成遂之時也一說萬物為坤所致養也語意正是致養於
坤也致者畢其役之義言坤役已以利物也人子常致役於
其父母父母養之為子所役也故曰生我劬勞柳子厚送河
東薛存義序得致役之意坤也者地也地者土也非天地之

地也戰乎乾亦此例○兌位西方正秋之時也秋則萬物皆
意已足收斂將歸於實之日皆若油然而欣暢自適矣故曰
說言乎兌說言乎兌言語詞也古人多有此類詩經之說言
歸言采其芹之類不可勝計又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思
亦語詞也與成言乎艮之言同繫辭[illegible]兩
言字類亦只是語詞本義所解欲其字意應亦在言字意外
見得○次兌者乾也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於時為秋冬之
交當此之時陰盛陽衰陰疑於陽必戰戰乎乾者正謂其陰
陽相擊搏也陰陽二氣相薄而萬物皆此氣之流行於此之
時亦必內有所戰也故曰戰乎乾萬物隨陰陽之相薄於

戰焉此理只可以意會而不可以目擊也雷以動之亦然○
次乾者坎也坎之象為水水居北坎正北方之卦也正北四正
之正在八卦中此卦便是安好慰勞之卦於時為正冬萬物
至此保合太和乃其歸宿之地也故曰勞乎坎坎也者水也
水息艱特以起下句正北方之卦也北方之卦又所以起下
句乎及萬物所歸也○次坎者艮東北之卦也於時為冬
交今歲之生意至此而將終來歲之生意又從此而起
乃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曰成言乎艮也成言
乎艮此動靜之所以無端陰陽之所以無始造化之所以流
行而不窮者也始於出震終於成艮後天之易妙亦至矣

陰一陽之謂備盡之矣盡之矣盡與先天二而一然亦或
先天專主體固未盡謂後天專主用亦未盡也○此節八卦
或言位或言象或言德或言時震巽離乾坎艮言位坤坎言
象兌言時離獨言德錯互不一然離言德八卦之德可推矣
坤坎言象八卦之象可推矣兌言時八卦之時可推矣震巽
諸卦皆言位坤兌不言位亦可推而見矣猶乾言圖而坤不
言方之類所以互見○此主後天位言言位者多然位之所
在皆氣機流行所寄之地也有其位必有其時而德與象亦
在其中況此以造化流行之用言分明四時交代之義不可
不知也○朱子以為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蓋闕疑

銖釋然於心乎今姑即文求義俾於理為通可也○艮何以
成終而又成始曰艮本成終也然終則有始天行也不終無
以為始或曰萬物出乎震是震乃成始者也而艮安得以混
之曰朱子於復卦本義不云乎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
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
艮之成始者即純坤之陽氣之已生者也震之出物者即所
積而成一陽之體者也理豈不彰彰者哉聖人若非真見此
理之實安得其言如此之同皆於其不同處乃見其同也○
致養於坤此養字猶今於出亦相見及成等字無物非
坤所養無[illegible]也

第六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此章[illegible]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illegible]也是故以雷動之
以風散之以火燥之以澤悅之以水潤之以艮終始之[illegible]
[illegible]風雷也水火也艮兌也則何以能變化而成萬物哉大吉
如此○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指此一句只管到後天之
六子以用而言也聖人動撓之類六子各有所為也神則
無為而無乎不為也此之謂神妙萬物也○雷動風撓之類
則所謂變化既成萬物者也然必本於先天之陰陽各得其
偶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illegible]有風雷風得其偶然

後雷以動風以撓而動撓之功行有水有火水火得其偶矣
然後水以潤火以燥而潤燥之功行餘倣此此後天之流行
所以為本於先天之對待也○何謂神無為而無不為如動
萬物則雷為之神無為也撓萬物則風為之[illegible]動
為物也以雷而所以運雷之動者神也是雷之所在亦神之
所在也撓萬物則以風而所以鼓風之動者神也是風之所
在亦神之所在也此所謂無為而無不為無在而無不在也
○雷之說[illegible]動萬物說不得妙萬物[illegible]說得[illegible]
不得妙萬物[illegible]非動撓等之外別有箇妙萬物也[illegible]
其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張子曰一故神兩故[illegible]

作用合一不測之謂神○如雷專於動風專於撓[illegible]於一
陰陽不測謂之妙天地則役使六子以造化乎萬物而不言之
伸縮變化皆天地之為也所以謂神當乾坤也於此蓋可以
驗合一不測之義無在而無不在之意蓋神如君后六子則
六官之分職也六官所施行皆帝后所主宰必須六卿各有
其人然後六職交舉而治功成矣○又曰神妙萬物一句便
就說向後天去所謂動萬物等之所以運用者是也不必兼
先天而謂先天亦有神也蓋先天只是六子各得其耦以立
其體而未見於用見於用時便是雷動風撓而神不外是矣
豈非妙萬物只屬後天耶或曰先天如雷風相薄獨非作用

時耶○只言雷風是相薄之物爾未重在相薄字面也○先
天言六子之交合後天言六子之分治其造化萬物處全是
後天其曰相逮曰不相悖曰通氣者交合之義也水火相逮
逮及也言其相濟也○燥萬物者莫熯乎火火蓋指日言天
地陽明之精也聊日以恒之故日為火者明日之為火也○
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水蓋雨露之屬先天只言雨以潤者舉
其取也或消不察僅以水火為日用之水火不思日用之水
火只可用於萬物既成之後而非其變化以成萬物之功也
○此處水與澤有分雨露之屬自天而下者為水之潤乎地
中之水不流者皆澤也凡今一草一木之油然發榮者皆得

土中之水氣○火者日也水者雨露地中之水所謂澤居之
火必指日乃是造化萬物者火既為日則水非指雨露何
以正與火耦○雷風山澤水火各得天地之一體故動萬物
者雖為雷然雷則天地之帑也撓萬物雖為風然風則天地
之風也水火山澤皆然故曰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
之所為也○朱子曰風雷水火自不可喚作神神者乃所以
動所以撓者是也○六子總於乾坤乾坤共成萬物不可得
而分故合而謂之神亦所謂一故神也至於六子之致用皆
其化處此又神化之別必有先天之陰陽各得其偶然後有
後天之變化正所謂兩故化也○此章承文王後天之後而

推本歸重於伏羲之先天蓋合先天後天而一之也語錄是
此意啓蒙以此章連上二章為文王之易蓋主神妙萬物之
化特推本先天如員圖之推本橫圖耳○本義於此章謂未
詳其義而今却如此解得似通通透者據語錄而衍之也
○有先天對待之體方成後天流行之用推類而言之日屬
陽月屬陰日月相對待者也必有日有月然後往來相推而
明生又如文屬陽武屬陰文武相對待者也必有文有武然
後德威交濟而治功成夫屬陽婦屬陰夫婦相對待者也必
有夫有婦然後內外相得而家道成推之萬事莫不皆然有
對待之體然後有流行之用此易道固無所不該○按張子

有一神兩化之說與此章所云千古一符也蓋先天之六子各得其耦者所謂兩也兩者體之立也後天之變化成物者即所謂兩者之化也兩者之化用之行也就此兩化之合一不測處即所謂神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也宇宙不更理聖賢不改心千古之上有聖賢出焉此理同也千古之下有聖賢出焉此理同也然則聖賢之心聖賢之身聖賢之口聖賢之筆全自做主張不得一聽於理之所使也

第七章

乾健也坤順也一章

此言八卦之性情必先有此章然後下章乾為馬為首之象方有所自取也雲峰亦曰夫子欲於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如此象者其似性情其其也下章獨父母六子之象無與於性情又自一義也性情二字亦要分明八卦之理各有動靜如乾其靜也專靜時之健也性也其動也闢動時之健也情也諸卦皆然故朱子曰謂之性者言其性如此又謂之情者言其發用處亦如此愚按今六十四卦所說卦德處槩是就情上說然情無不出於性者故於此兼言之德即性情之德也○此言八卦之性情謂乾之性情健也坤之性情順也云云 彼前本義所云乾者健也陽之性也見乾即健義而以陽之性也一句通承之此之健也即彼三陽之性也又云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云云 則以止字當艮字者皆與此小異

第八章

乾為馬坤為牛一章

乾數奇而德健馬蹄員而能致遠是乾為馬也○坤數耦而性順牛蹄折而馴伏以引重是坤為牛也○震陽動陰下龍以動者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震為龍也○巽陰伏陽下雞以入伏之身而出聲於天氣重陽之內是巽為雞也○坎外柔內剛豕外汚濁而內剛躁象之○離外剛內柔雉外文明而內柔怯象之○外剛能止物而內柔媚者狗也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似之○外柔悅而內剛很者羊也兌以一陰說於二陽之外故似之

第九章

乾為首一章

乾積陽在上而覆物首則會諸陽而在上者也非乾為首乎○坤積陰在下而載物腹則藏諸陰廣而有容者也非坤為腹乎○震陽動於下足則在下能動震為足也○巽陰耦居下股則兩垂而下巽為股也○坎陽陷陰中耳輪內陷陽於內而聰者似之○離陰麗陽中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者

似之○手御在前艮以陽止於上非手之象乎○此闢於上兌以陰析於上非口之象乎

第十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章

此章之說似當主附錄必不主本義附錄蓋後來之見本義其未刪定者歟故今大全存例於後天八卦圖後亦只取附錄○乾天也物所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地也物所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乾坤有父母之道如此六子則皆本於乾坤而成也震是坤初求於乾而得乾之初畫故謂之長男巽是乾初求於坤而得坤之初畫故謂之長女坎是坤再求於乾而得乾之中畫故謂之中男離是乾再求於坤而得坤之中畫故謂之中女艮是坤三求於乾而得乾之三畫故謂少男兌是乾三求於坤而得坤之三畫故為少女也○蓋從前有為父為母為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之稱此則解其所以稱名之義也○此章承乾為馬為首二章之後均之為八卦之象也而先儒特筆諄諄以為後天之易何耶看來若無甚意義也況自此章以下皆廣八卦之象乃知此數章全是說卦象而已○附錄所謂得其初九九二九三初六六二六三者蓋亦門人所記失分曉也蓋若主揲蓍言則三畫之卦不當有初九九二等之稱亦有揲得七八者將不以為

男女乎不主揲蓍言則九二六三字皆無謂矣今只當以一索再初之陽初之陰云云若上卦得者則當謂之九五九四云云○乾為馬章取諸物也乾為首章取諸身也此章取諸人倫也合而觀之大抵皆後天之易也皆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者也未必伏羲始畫卦時念是一一要成象此伏羲畫卦只是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一每生二積而至於六十四卦耳然自卦既成之後觀之則有為馬為首之類為父母為男女之稱也

第十一章

乾為天

乾為天以下多孔子所自取之象○節齋曰積陽為天乾卦本義曰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愚按朱子之說意較全今可畧更云純陽而至健為天

為圜

洪武正韻圜與圓音義並同漢書從諫若轉圜圜為圓物也○節齋曰陽體動為圜沙隨曰為圓六之體也瓜山曰圜無端也愚按沙隨之法專以圜屬天然天下之物圓者數多不止天也唯節齋之說近之瓜山又只解字義耳今可畧更云陽之性動其體皆圜故為圜

為君

雲峰曰有不言而互見者如乾為君以見坤之為臣乾為圜以見坤之為方此說精當○節齋曰尊而在上者為君雙湖曰乾無所不統為君愚按尊而在上之說固是但以辯為天亦可無所不統之說似於君義更切蓋乾之主乎萬物猶君之主乎萬民也故曰乾以君之

為父

雙峰曰變生六子為父此單指後天八卦次序言然據後天八卦圖乾只是變生震坎艮三男不能盡變成六子也愚謂乾知大始有父道焉未為無據也

為金

沙隨曰為金堅剛也雙湖曰文純剛為金愚按二說俱是但雙湖加一純字於乾之象尤為切耳天地純剛之氣凝結為金

為玉

沙隨曰為玉德粹也雙湖曰又剛位間柔相濟為玉愚按雙湖意以玉溫潤而粟然為剛柔合德故有位間柔之論開者初畫而二柔也此說近鑿三畫之卦亦未可名爻此沙隨之說乃本之文言所謂純粹精也其義正矣

為寒　為冰

沙隨曰為寒位西北也為冰寒之凝也經讀要馮曰乾居西北卦氣為立冬之節水始冰之時故為寒為冰朱子曰卦象指文王八卦言所以言為寒為冰愚按沙隨緒雲之說只得其旨朱子其斷案也緒雲兼說出卦氣節候尤為詳明耳息齋曰乾為寒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也冰陰之變而剛也愚謂上說是面前見成道理此說似求之太深不主正而主變毋亦朱子所謂本淺也而鑿之使深也又雙湖曰金故為寒金生水極寒為冰又乾為天而貫四時故在秋冬為寒為冰是又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者矣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何必每求諸遠

為大赤

沙隨曰盛陽之色也臨川曰坎中陽為赤乾純陽為赤加一大字以別於坎也雙湖曰乾為天而貫四時在冬秋為寒為冰愚按沙隨臨川之說盡矣雙湖之說鑿矣蓋就四時言則大赤與寒冰又不倫矣

為良馬

平菴曰良馬德也加焉臨川曰馬加良老瘠駁四字以見其純陽無陰異於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良謂純陽健之最善者也愚按二說俱善蓋乾為馬而良者純陽之德也其良老瘠駁皆指乾象非震艮所宜取但震云其於馬也為善鳴云云坎云其於馬也為美脊云云乃就其馬之性情形體而取

非以其為陰陽相雜之馬也

為老馬

臨川曰老為老陽健之最久者也此說至矣平庵曰老馬智最高似只說得老馬未見乾之所以為老馬處

為瘠馬

臨川曰瘠謂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強者也平庵曰瘠馬筋骨至峻愚謂此二說俱是蓋純剛无柔故也

為駁馬

平庵曰鋸牙食虎力莫加焉臨川曰駁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鄱陽董氏曰按爾雅駁獸如馬倨牙食虎豹宋

劉敞奉使契丹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駁也為言形狀聲音皆是虜嘆服之又云駁馬色不純或曰純極而駁生焉愚謂因是純陽而色駁故取極而變之義此又別取一義與鋸牙食虎豹者不同○雙湖謂春良夏老秋瘠冬駁者本求之深而味反淺全無謂也馬之良者何獨於春而良至夏便老乎況自古秋高馬肥為食乾實之草故也今謂秋馬瘠何也又冬則鳥獸氄毛豈至冬而駁乎

為木果

節齋曰圓而在上為木果此說無以易矣沙隨曰以實承實也若艮為果蓏則下有二虛者存焉愚按此說以實之實下二陽也木之象也對艮之下二柔一虛承實上一陽也果之象也似析木果而一之於純陽之體為支離矣但對果蓏亦須有別蓋乾純陽故象木果艮以陽在二陰之上故兼木之果草之蓏楊氏謂不剝於陰為木果者又求之卦矣

荀九家有為龍為直為衣為言

朱子曰荀爽有集九家易解十卷○愚按九家蓋指漢淮南王安所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文中子所謂九師興而易道微者也見山堂考索 ○荀爽後漢人也荀淑有子八人時人謂之八龍其第六曰爽字慈明時人言荀氏八

龍慈明無雙荀九家其集之名也○為龍者乾卦本義云龍陽物也本乾象也○為直者其動也直也○為衣者衣被一身猶乾之覆物也○為言者言者心之聲聲出於氣陽也韻府序曰聲生於氣致堂胡氏論雷霆有曰凡聲陽也

坤為地

進齋曰坤積陰於下故為地愚謂亦須兼本卦義言積陰在下至順極厚也

為母

進齋曰物資以生也愚謂坤作成物有母道焉

為布

進齋曰動闢二畫履臨川曰旁有邊幅而中平履故為布愚按動闢及邊幅之說於義未爲切近豈進齋是主敷布之義故取動闢爲說歟愚意坤之象布者以其質柔而體平也盖質柔說意似周息齋曰土金自然之質而釜者也於金熟受變於模冶而成此所以爲效法於坤歟○布謂泉也泉即泉府之泉謂錢也愚按此說近穿鑿緣何舍布帛之布而專取泉布之布豈其心胸好異獨有此等議論耶

爲釜

進齋曰虛而容物故爲釜是也

爲吝嗇

進齋曰靜翕而不施故爲吝嗇融堂曰吝嗇者陰之性女子小人未有不吝嗇者息齋曰吝嗇翕之守也愚按三說大意略同盖靜翕不施即陰之性也女子小人亦陰類也

爲均

進齋曰動闢而履故爲布爲均南軒曰均者其勢均平而無偏陂者也息齋曰均者闢之敷也愚按進齋息齋以坤之性情言南軒以地之形勢言然地形不能皆平而無陂故曰无平不陂又曰高卑相因之勢盖取動闢而履之說爲優又均者適均也匀也非均平之義也

爲子母牛

進齋曰壯順故爲子母牛愚謂又謂之牛亦可也以爲之子母牛者牛固順子母牛又其順者也以坤純陰而至順也故取此象字母牛作兩箇牛看無妨子母俱順也子母牛牝牛方乳子子母相隨而不離者也其順可知或牝之說亦可見矣一說牝牛母牛也子母牛牝犢也順之至也牛固順矣牝牛又順子母牛尤順可見順之至而無以加然前說較穩

爲大輿

進齋曰厚而載物故爲大輿臨川曰三畫虛所容載者多也坎惟二畫虛亦爲輿而不得爲大輿也愚按只當從進齋之說臨川以對坎言者非也坎於輿爲多眚非象輿也重在多

眚曰大輿者正以坤之所載者廣也

爲文

進齋曰坤畫耦故爲文融堂引上象曰坤爲文衆色也又曰物之生於地也至雜而文愚按須合進齋上象之說曰三畫皆耦有文象爲其義斯備其曰物生至雜者不求於坤而求之物又稍迂矣

爲衆

進齋曰耦畫多故爲衆是已如此之類只眼前道理說出便見明白

爲柄

進齋曰有形可執故為柄隆山曰柄者生物之握也所持處
齋有形可執之說盖以坤作成物是有形也然有形者亦不
止柄不必用也蹊堂謂生物之柄亦傷於巧如此則本文當
解曰權耳忠齋曰柄也者勒承萬物而不名其功者歟盖以
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故云皆傷巧也惟臨川之說正大明白
為柄者在下而承物於上也凡執持之物其本著地者柄也
但愚疑其本著地之說只是立物之柄如戈矛之類若橫物
亦有柄也如羽扇刀劍之類然類亦為在下而承物於上也
不如去却其本著地為得

其於地也為黑

進齋曰純陰故於色為黑臨川曰地之土色不一五若坤之取
象則於地為黑土也黑者極陰之色也愚按進齋失於地二
字之義當從臨川說意為周

荀九家有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黃為帛為漿

為牝者坤道資生也與為母同義○為迷者陰晦也○為方
者地方也○為囊者虛而容物也與為釜同義○為裳者居下
體也○為黃者土正色也○為帛者質柔而平廣與為布同
義○為漿者盖太陰為水漿水所謂味且甘淡而順也荀卦
發揮茹淡篇曰甘而淡者土之德也楚辭九歌有蕙肴蒸桂酒
兮椒漿註漿者周禮四飲之一以椒漬其中謂之椒漿也於

釋句讀漿酢水也問何不只言為水亦謂水者近象也
則味淡矣

震為雷

楊升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
曰陽動於下故為雷愚按震本義云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
陰之下震而動也此象為雷節齋之說亦此意也張子之說
不取卦象然亦與陽動陰下之意合或曰本義於其象為雷不
必承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言只承動字言盖動萬物者莫
疾乎雷也若拘於此則下句其屬為長子者亦將謂其取一
陽始生於二陰之下乎曰此亦未見其不然也一陽始生以

其次序言便見有長子象矣所謂一索得男不謂一陽始生
於二陰之下而何哉也本義曰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
德為動其象為雷故字分明

為龍

臨川於遠取諸物章解云以動者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
之下者龍也故震為龍

為玄黃

節齋曰陰陽始交故為玄黃臨川曰乾坤始交而生震故合
有天地之色得乾初畫為玄得坤中畫上畫為黃○孔疏
玄黃雜而成蒼色也按吳說更詳明

為旉

節齋曰陽氣始施故為旉愚按正韻旉下註施也亦作專其義既同斷從此說矣臨川曰為旉字又作敷與華通花蕾〻連而上分為花出也正韻亦云然但前說為正其為陽氣始施者陽主舒陰主翕也一說陽在下必進而敷施發用

為大塗

節齋曰萬物畢出故為大塗臨川曰為大塗一奇動於內而二耦開通前無壅塞也愚按大壯九四所取藩決不羸之義正如此蓋陽上進而前二陰兩開也此說視節齋為明切

為長子

諸儒無所解蓋以一索得男之義已明

為決躁

節齋曰動故為決躁決者陽生於下而上進以決陰躁者陽之動也○陽進而決乎陰而其動也躁故為決而躁也○雲峰曰震為決躁巽為進退不果剛柔之性也愚謂一過一不及也

為蒼筤竹

臨川曰蒼深青色筤謂色之美蓋竹之筍也按正韻筍竹萌之堅者也臨川乃以為色之美何耶且蒼既為深青色而又以筤為色之美而又為竹之筍似未可曉也曰竹筍之[illegible]正是竹皮之勁而在表者其所謂色者即在於此恐非此筤之外別有所謂色者也故臨川云耳今解此當云蒼者東方之色震則東方之卦也故其於竹也為蒼筤竹非以蒼筤竹為竹之號也其下云萑葦下本實而上幹虛者是謂萑與葦於蒼筤無與也此更宜詳之

為萑葦

臨川曰萑秋也葦蘆竹也萑葦皆下本實而上幹虛陽下陰上之象也

其於馬也為善鳴

節齋曰氣始亨故於馬也為善鳴臨川曰陽在內為聲上畫耦口開出聲也愚按臨川之說為詳節齋所謂氣始亨者亦本陽之動而達於外言其義亦同歸也馬之陽氣在內開口而鳴震一陽在下二陰上開之象也

為馵足

節齋曰陽在下故又為馵足臨川曰馵後白陽之色也正韻馵後脛也愚按節齋不知以馵為何義臨川之說亦不知何所本且足後白亦非震之色也下句的顙又以陰為白正韻馵馬後左足白也亦於震象不切玉篇曰馵馬懸足也蓋謂馬並伸一足而擧起一足若懸之亦謂陽動於下也且馵為字亦為象形此說似頗可用玉篇作於經增於[illegible]

有所本節齋諸先生皆其從人也○詩經秦風小戎篇曰駕
我騏馵傳曰馬左足白曰馵此雖依解義各有取
為作足
節齋曰陽在下又為作足臨川曰作足足起也陽之健也皆
言下畫之陽也○愚謂為作足若作起也馬陰而起以陽動
於下而取義也
為的顙
節齋曰陰在上又為的顙的白也而顙在上也詩所謂白顛
傳所謂的顱是也此說長矣○臨川曰的顙額有旋毛中虛
如射者之的言上畫之虛也此說不如上說以顙中旋毛為

的大巧也○善鳴馵足作足的顙皆繫於其為馬也之下
其於稼也為反生
節齋曰剛反動於下故於稼為反生臨川曰稼諸穀之類反
生萌芽自下而生反向上陽在下也臨川此說亦符於節齋
剛反動於義之下以愚所見凡稼之始生皆為反生蓋以其
初間生意實從種子中出而下著地以為根然後種中萌芽
乃自舉○其種以上而為苗其初生時根自上而反著於下
也固反生也是反生非變也常也凡稼皆然
其究為健為蕃鮮
節齋曰陽長以終於乾故其究為健臨川曰其究為健中上

二畫之又則為乾也為蕃鮮者繁而鮮又謂下畫為根也草下
一根而葉分開於上也下一畫上二陰之象也臨川謂蕃鮮
為春生之草草下一根而枝葉分開於上者非也是失認其究
二字之義矣為物始乎震終於乾蕃鮮其究為蕃鮮也當云陽長
必終於乾是其究為健也至於乾則陽之盛矣故又為蕃鮮
也須看其究二字健以德言蕃鮮指草木言○雲峰曰震巽
獨以其究言剛柔之始也在後繹論所載
荀九家有為玉為鵠為鼓
為玉者乾坤始交剛柔合德也○為鵠者鵠海鳥其飛最疾
故射者畫以為的亦震動而飛躁之象也○為鼓者陽動而

有聲也
巽為木
進齋曰巽入也物之善入者莫如木融堂曰為木者幹陽而
根陰也本當合其意曰巽為木者陽氣上升盛為枝葉而根
陰伏入於地下也
為風
進齋曰風亦善入者莫如風愚按巽下本義云巽入也一陰
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為風亦取入義此說
盡矣
為長女

一索得女故謂之長女

爲繩直爲工

息齋曰繩制木之曲而取直者工引繩之直以制木者巽德之制故爲繩直爲工一說爲工不拘是木工巽爲之制凡能制器者皆工也○雲峰曰有一卦之中相因取象者巽爲繩直因而爲工坎爲隱伏因而爲盜艮爲門闕因而爲閽寺

爲白

進齋曰巽以陰故於色爲白巽所以爲少陰者蓋坤爲太陰巽雖長女視坤則爲少陰矣坤太陰北方色黑巽少陰西方色白

爲長

進齋曰木下入而上升故爲長爲高長謂木之上升只好說高若兼說長則長即高也要須有辨融堂曰長者風行也此說長當從

爲高

進齋曰木下入而上升融堂曰木性也無疑矣

爲進退爲不果

進齋曰陰性多疑故爲進退爲不果又節齋曰一陰盤旋於二陽之下也此說出巽儒之意然謂巽有儒之義故巽而止爲盤旋言陰性疑亦從進退以有行且不果以有爲言

爲臭

進齋曰陰伏於下氣鬱不散故爲臭臨川曰臭者氣之所能揚之五氣凡物有聲色臭味聲臭屬陽色味屬陰巽一陽外達故爲臭主進齋說五臭之說太泥且謂聲臭屬陽色味屬陰與洪範皇極五行人體性情圖不同圖以臭色屬木火爲陽味聲屬金水爲陰然此以氣而語其行之序然也若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有水木而後有火金是聲臭屬陽色味屬陰也蓋聲臭魂類陽也色味魄類陰也復說之義如此

其於人也爲寡髮

進齋曰陽盛於上爲寡髮臨川曰寡髮廣顙多白眼皆陽上盛也以頭言陰血盛若髮多陽氣盛若髮少其說亦大融堂曰陰血不升也愚謂此三家同一說須會其意而爲之說曰陽氣上盛陰血不升也

爲廣顙

進齋曰三陽在上爲廣顙融堂曰陽氣上盛也臨川曰亦陽上盛也以顙言陽體勝若顙廣陰體勝若顙狹

爲多白眼

進齋曰離爲目又離中爻於下故爲多白眼臨川曰眼白者爲陽黑者爲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停勻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下上白多於黑也臨川之說詳明

近利市三倍　近利句讀于三倍爲句

進齋曰陰得乎陽故爲近利市三倍陰得乎陽者言以陰從陽得陽之力也又曰或謂離日中爲市而巽□之故有此象此說蓋以後天卦位離正南而巽居東南爲切近於離也此說似遠○臨川曰爲近利市三倍者豈其然也利欲陰也震陽在內義理主於內也故一剛爲主於內之卦爲無妄巽陰在內利欲主於內也故曰近利曰市三倍者猶言賈三倍謂市物而得利三倍近利之㞕甚者也愚按陰得乎陽之說似泛如離得陽而麗之兌得陽以爲之基亦皆說得陰得乎陽今獨以巽爲陰得乎陽似可移也近利之說亦未審巽居

離左既爲近利坤居離右獨不近利乎況市三倍之義亦無所取大抵吳說差勝蓋陰主於內而善巽以入之最能得利故爲近利而市三倍也○詩大雅瞻卬有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朱傳曰三倍獲利之多也言商賈之事非君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其蠶織以啚之則豈不爲慝哉

其究爲躁卦

進齋曰震爲決躁巽三爻皆變則爲震故其究爲躁卦臨川亦云

爲九家有爲楊爲鸛

楊上茂而下虛鸛高身而瘦足皆二奇上並一耦下植之象也○詩與大成哉說文楊蒲柳也從木昜檉河柳也從木聖柳小楊也從木丣○韻府鸛似鶴好水將陰雨則鳴感初陰之氣也

坎爲水

閻氏曰坎一陽在內而明二陰在外而陷內明外陷故爲水

進齋曰內明外暗者水與月也內陽外陰故爲水爲月是謂以月爲內明外暗月魄本暗得日之光爲明是明由外也何以謂內明外暗蓋月者水之精也故坎爲月今乃渾以內明

外暗取象非矣淮南大戴謂日火外景金水內景大抵說月亦內景也○一說月本內景坎象也故曰中有山河影但得日之光故無外景耳金水得日光亦有光外照可見陽得無陰○按習坎本義云坎險陷也其象爲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坎本虛而水實之也○愚謂外虛中實是亦因以起有孚心亨之義今當含其意云水內明外暗而能陷物爲天下之至險者也故坎爲水閻氏外陷之說未精○閒水之內明外暗其內固明矣何以見其外暗耶曰只以火對水觀之則火之外明水之外暗昭昭可辨矣

爲溝瀆

閻氏曰溝瀆所以行水水流而不盈故為溝瀆此說亦正大

為隱伏

進齋曰陽陷陰中故為隱伏此說亦簡明鄭氏曰陽居中而無陰以蔽之則見而不隱陽在下而動得其升則起而不伏坎則陰陷而包之故為隱伏此說類瑣碎只可用前說

為矯輮

進齋曰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為矯揉矯者矯曲而使之直揉者輮直而使之曲也此說簡明臨川曰水之勢一曲一直一方一員皆順其勢之所利而因其人之所導故為矯輮此說意畧遠矣

為弓輪

進齋以合矯輮解云弓與輪皆矯輮之所成也蓋弓體曲輪體員木性則直非矯輮焉能成哉但又謂弓蓋二十八所以蔽車之上輪輻三十六所以載其下此則有所未考蓋以弓與輪但為車具耳殊不知弓矢之弓亦須用矯輮而成何必并以車具言也況弓蓋之弓字必帶蓋字言乃見其為車具今單言弓又何從知其為弓蓋耶正韻弓下只註云弧也更不及弓蓋之說又輪之與輻要亦二般正韻輻車輪也蓋指其輳中縱橫之木不用矯輮者也又安得并言輪輻以為矯輮者耶

其於人也為加憂

進齋曰陽陷陰中故為加憂鄭氏曰素問金在志為憂水在志為恐恐則甚於憂故為加憂是於加字太泥按說卦本義解坐惕云上無應與又為加憂只是平平說惕為憂之甚也當以進齋之說為正

為心病為耳痛

進齋曰心耳皆以虛為體坎中實則為病為痛鄭氏曰火藏在心坎水勝之故為心病水藏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為恐恐則傷腎故為耳痛愚謂鄭氏皆是推之使遠鑿之使深說話進齋之說正矣

為血卦

鄭氏曰氣為陽運動常顯血為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為血卦臨川曰離火在人身為氣坎水在人身為血也愚按一說一意俱是但常顯常幽之說似無所用彼蓋以坎為北方卦故云幽耳

為赤

臨川曰為赤者得乾中畫之陽故與乾同色也但乾純陽則為大赤

其於馬也為美脊

進齋曰三畫之卦中畫為馬脊下畫為馬足坎中畫陽故為

美脊臨川曰脊者外體之中坎陽在中故脊美也二說一意

為亟心

進齋曰坎中畫陽故為美脊為亟心臨川曰心者內藏之中坎陽在中故心亟急也愚謂二說亦一意○今當云陽陷陰中故在人為心病在焉則為亟心也亟心性急難御也

為下首為薄蹄

進齋曰上畫為馬首上柔故為下首下柔故為薄蹄臨川曰前畫柔故首下而不昂下畫柔故薄蹄而不厚二說一也

為曳

進齋曰下柔故為薄蹄又為曳汲隨曰坎於馬為曳者陷則失健也愚按下柔之說為勝曳為曳足而行泥無力故失健亦於足之無力見之但上畫剛無所取故不如只從下柔之說

其於輿也為多眚

進齋曰柔在下不任重故於輿也為多眚愚按此說若移之巽尤好蓋巽却上柔無承也又不任重於多眚義未切○臨川曰於輿多眚者謂有險陷而多阻礙也蓋行於險道不若行於平地者之易且安也愚按行險道之說則坎只為險道而不止為車之多眚也不如只說坎為險陷在輿則為多眚多眚即險也雲峰曰坎中滿而下無力也

為通

進齋曰坎雖心亨故為通然則此通字全就人心上說狹矣○潘氏曰通者水之性近之矣然不及自象說坎一陽居中而上下皆虛所謂水流而不盈者也故為通升九三臨坤則曰升虛邑大壯九四前臨二陰則曰藩決皆以虛而通也

為月

進齋曰內明外暗為月愚已辨在為水之下矣潘氏曰月者水之精並從其類取象也

為盜

進齋曰陽陷陰中故為盜太玄以水為盜陰陽家以玄武為盜以其皆屬北方之坎也只從陽陷陰中之說為長餘二說蓋以北方幽暗取

其於木也為多堅心

進齋曰剛在中故於木為堅多心○坎本陽卦於木為堅且陽在中故於中為堅多心堅而又多心也

荀九家有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蒺藜為桎梏

為宮者陽居陰中取其陽實居室中虛人則實其中也所謂升虛邑者亦可見其義例○為律者上下皆虛而中實以鼓氣也截竹為筒上下皆空葭灰者以陰律為灰實於律管以候風氣至則灰飛是坎體中實而上下虛陰之象○為可者

上下皆通也○為揉者陽法居中以承二陰也○為叢棘者
刺坎之木也○為狐者晝伏而內險也○為蒺藜者亦叢棘
之義○為桎梏者人所難也又以陷人之手足者也

離為火為日為電

節齋曰內暗外明者火與日也離內陰外陽故為火與日陰麗於陽則明故為電愚謂以火內暗外明故然若日則太陽之精安得有內暗之理故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體即所謂內用即所謂外也是內外皆明也按同人本義云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故其德為麗為文明其象為火為日為電離本[illegible]

也陰麗於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依此則惟火[illegible]外明體陰用陽之象若日與電大抵只取明象若以日為體陰誠所未喻電則雷火之光陽氣之盛者亦非麗於陽也性其有似金蛇形者是有所麗耳然正電不如此也

為中女

再索得女也

為甲胄為戈兵

節齋曰剛在外故為甲胄為戈兵南軒曰甲胄外堅所以象乾之畫愚謂只取外剛戈兵上銳所以象離之性也按甲胄與戈兵雖皆兵器然實是二類南軒之說似勝矣節齋兼取剛在外失甲胄之剛固在外若戈兵之剛乃在上若亦以剛在外則內對外言戈兵之內柔又安在耶○甲被於身者胄被於首者即兜鍪也戈鋒也長兵也兵刃也短兵也

其於人也為大腹

節齋曰中虛故於人也為大腹南軒曰腹陰而有容坤為腹離得坤中爻亦為腹此說未甚精何也坤為純陰只為腹離僅得坤中爻而為大腹何也不如節齋取虛中之象為用當

為乾卦

節齋曰火燥故為乾卦張子曰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而燥也二家皆取火燥之義

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

節齋曰皆以外剛內柔此說更無[illegible]其中畫之柔蟹性燥取其上下二畫之剛蠃[illegible]象蚌取其中虛之象龜取文明之象此說近牽强不必支離○且以鼈為[illegible]以龜為燥而取上下二畫之剛然則龜貝為外燥乎其內亦燥否以蠃為音麗蓋以其系物而行耳以蚌為中虛又不如以為文明也蚌能生珠以龜為文明豈以其背有卦象耶然龜未必皆有書也抑或取其具五行八卦二十四氣之象耶蚌之形不知如何但據鷸蚌相持之說謂蚌出曝鷸從啄其肉蚌因合而制之則蚌必健

亦當如鼈蛤之類是亦外剛內柔也
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節齋曰中虛故於木為科上槁空也木既中空上必枯槁矣
一說凡植物有三種蔓生者草也枝生者木也科生者著
之類也今廣東科藤是也此科若作科生說則與木字相
碍只作中虛說亦通矣括蒼龔氏曰於木為科上槁中虛
外乾也張子曰於木為科上槁附而燥也雙湖曰按張子謂
附而燥是不以科為木科為水盈科之科謂科巢之附於
木上者也科中虛有離象燥則科上之木[illegible]燥也鵲
巢之類皆是以木枝結搆而成也愚按節齋[illegible]
說至矣張子附而燥之說被如雙湖所發[illegible]
木也四字似牽強且又科之義他亦未見所載
荀九家有為牝牛
牝牛柔順之物以中虛之陰為主是內順之至者也故
巽兌皆不得為牝牛止是中孚也
艮為山
鄭正夫曰靜以止者山也雙湖曰一陽高出二陰之上而止其
所也愚按艮卦本義云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上
升極上而止也其象為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
而不進之意也不可有改矣
為徑路
臨川曰徑者路之小也艮者震之反體高山之上成蹊非
如平地之大塗也愚謂一陽橫亘於二陰之上有似徑路然
不必對震之大塗言也
為小石
臨川曰小而剛在坤土之上象山頂高處之小石坎剛在坤
土之中為平地之大石也愚謂只可取小而剛在坤土之上
之說其曰象山高頂處之小石及坎為平地之大石者贅耳
為門闕
臨川曰闕者門之出入處上畫連亘下二畫雙峙而[illegible]
闕也愚按此說亦明淨矣
為果蓏
平庵以下精說
臨川曰果者木實蓏者草實乾純剛故為木果艮一剛
在上者木之果二柔在下者草之蓏愚謂一剛在上為木之
果信矣如何二柔在下者為草之蓏乎益木之果草之蓏皆
小而實者也正為艮之象矣周禮天官甸師氏註植生曰果
蔓生曰蓏
平庵曰震為旉為蕃鮮草木之始也艮為草蓏草木之終
也果蓏能終又能始故為艮之象為切愚謂此亦一義但小
而實之義已明不必更取他說之深奧曲折者矣

為閽寺

開封耿氏曰周官閽人掌守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皆阻於前而御內之柔者也愚按說卦義取象當矣但阻於前而御內之柔之說似贅

為指

雙湖曰艮為手而所用以止物者又在指也

為狗

白雲郭氏曰三陽卦艮狗不言馬者其剛在上所用在小故於獸畜無行健之功而徒有吠噬之象愚謂道理只在止之

口頭此章廣八卦之象朱子以為多不可曉難說是可見所用在小故不於馬取象也只以此遂取諸物意臨川註謂外剛能止物而守內柔媚也再除外中內柔媚數字似尤為明淨

雲峰曰艮不言馬艮止也止之性非馬也

為鼠

臨川曰謂前剛也愚謂鼠喙取利是前剛也

為黔喙之屬

臨川曰謂前剛也黔字當與鈐通以鐵持束物者黔喙之屬山居猛獸齒牙堅利如鐵能食生物者也愚按鈐既是以鐵持束物者今以名喙似亦太拘矣何故取之○正韻鈐與鉗通若黔則黎也黑也愚按山之喙大率皆黔○冷氏曰黔者以喙止物黔喙之屬也指謂指皆剛在前也故取此象而臨川謂黔當與鈐通未知何所本恐冷氏之說較無所造作也曰黔喙之屬則包鳥之類不可枚舉故統以之屬二字也○臨川指山居猛獸者意謂狗曰鼠未足以盡其象故更着此一句也但勁以鈐為黔亦可疑

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臨川曰剛在外也冷氏曰坎陽在內故堅多心艮陽在上故堅多節按冷氏之說尤明看此句正宜以坎之堅多心來對看也為堅多節堅者陽卦也多節者陽在上也乃知堅指不全體

言坎堅而多心坎亦陽卦云

為九家有為鼻為虎為狼

陳安卿說麻衣易以艮為狗狼本乎曰艮者西北之山晉管輅凡如此說則為鼻之義明矣為虎者齒牙猛利剛在前也為狼取象與虎同

兌為澤

進齋曰陰停於外故為澤漢上曰澤者水之聚二陽沉於下一陰見於上坎兌一也故坎紐成澤澤決成川愚按兌卦本一坎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為澤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歟朱子既有明訓諸儒又何用剛

此說本漢上朱氏所謂坎兌一也坎塞下為澤決為川之說
為妹亦是朱子取坎水而兌其下流之義
為少女
三索得女也
為巫為口舌
進齋曰巫口舌之官以口說神者兌上折口象故為巫為口
舌鄭氏曰通乎幽者以言語於神也交乎顯者以言說乎
人口舌也口舌悅乎人之說不是大抵不宜以幽顯對仗說
為毀折
進齋曰金氣始殺條枯實落故為毀折此說正矣融堂曰為

毀折上柔象缺則下剛象當然何然若落若少兌上柔為毀
折則坤柔當為破碎分崩之甚矣
為附決
進齋曰柔附於剛剛乃決柔也此說頗暢息齋曰陰在上皆
有決義震陽動故躁兌陰說故附決躁者有所去而達其怒
也附決者始雖親而終不免於去也此說迂闊
其於地也為剛鹵
進齋曰潤極故為剛鹵陽在下為剛陰在上為鹵剛鹵之地
不能生物鹵者水之死氣也坎水不絕於下而澤見於上則足
以為鹵而已愚謂下二句亦不正當水絕於下則足是澤

氣行又曰澤見於上傳以上一爻為主耶皆強不通矣○平
庵謂地之剛鹵非不滋也物嫌而不復剛者天下之潤者
莫久於莫久何以然矣有既為天下之久則萬古
長潤而不乾者當如何哉不生物以其潤氣之在外
也此說亦是所以可鹽不物曰不能生物也
又曰見於外者其上則北則鹹而
為鹵鹵之類為鹽二者皆能物之具也此說又似矣霜者露
之凝本於井也若能殺物鹽亦能殺物乎若謂不承盛言則
鹵亦不能生物何待至鹽而後能殺物乎○又曰鄭少梅謂
剛者出金鹵者出鹽剛生金之說未詳愚謂因之下土若不

堅硬則鹽水泛濫而不可鹽矣故謂剛鹵即下土堅硬而其
鹵爲兌二陽在下一陰在上之象也○融堂曰水至柔也疑
而鹵陽在於下也
為妾
節齋曰少女從娣為娣
為羊
節齋曰內很外說故為羊
荀九家有為常為輔頰
為常者人情悅其所悅則自不能已故常若有所慕而不能
常矣○為輔頰者輔頰亦口舌之類皆取柔上之象此亦廣

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也○此所謂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按牙子自多陋□○□偶往往発而通之乃知惟其精故能旋彼不爽○多□見未精耳若悉盡取諸儒之說而強折衷之將穿鑿附會迷惑愈甚說少近正者耳非敢望為後來之定論也○程子曰說卦於乾雖言為天又言為金玉以至為木果之類是□□言天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故孔子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為某物鳥獸草木則為某物於身則為某物各以類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長之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叙何所用哉

附說

乾為天至健在上也○為圜體員而動也○為君尊而在上也○為父資始萬物也○為金堅剛也○為玉純粹也○為寒為冰位西北嚴凝之方也○為大赤盛陽之色也○為良馬純陽之德也○為老馬老陽也○為瘠馬純剛無柔也○為駁馬健之最盛猛也○為木果圓而在上也

坤為地至順在下也○為母資萬物以生也○為布質柔而平廣也○為釜虛而容物也○為吝嗇靜翕不施也○為均動闢而廣也○為子母牛純陰至順也○為大輿所載者廣也○為文三畫皆偶也○為衆偶畫多也○為柄在下而承物也其上也○其於地也為黑極陰之色也

震為雷一陽動於二陰之下也○為龍以動奮之身而伸在於地勢重陰之下也○為玄黃乾坤始交天地之色也○為敷陽氣始施也○為大塗陽上進而開陰闢而無礙也○為長子一索得男也○為決躁動而銳也○為蒼筤竹震為東方之卦蒼則東方之色筤竹之類也○為萑葦本實而上幹虛之象○其於馬也為善鳴陽氣在內開口以鳴震一陽在下二陰上開之象也○為馵足為作足皆陽動于下也馵小註云足散白也似難從按玉篇云馵足懸一足也此說為正且於字亦象形詩秦風小戎篇所解於此難據義各有所取也並存之○為的顙陰在上的白也陰色也顙在上也於此亦見足散白之說不安蓋顙為下陽為白斷不然也○其於稼也為反生陽動於下也○其究為健為蕃鮮陽長必終於乾故其究為健至乾健則盛陽矣故為蕃鮮也

巽為木根陰伏入地下而陽上盛也枝葉為陽○為風善入物也○為長女一索得女也○為繩直為工巽德之制也兩義一意相因而取此類頗多如為寒為冰之類皆是也○為白少陰色也○為長風行至遠長之義所由起也○為高亦自木之性而轉取之也○為進退為不果一陰盤旋於二陽之下巽順不決也○為臭陰伏于下其氣鬱也○其於人也為

寡髮陽氣上盛陰血不升也○為廣顙陽上盛也○為多白
眼離日上下白黑在中[illegible]白少黑多反居下故多白也
○為近利市三倍[illegible]入物是為近利而其市
得三倍矣○其究為躁卦[illegible]決躁[illegible]則為躁矣
坎為水水內明而能陷物也○為溝瀆流而不盈也○為隱伏
陽匿陰中也○為矯輮陽在陰中抑而能制也○為弓輪矯
輮所成也○其於人也為加憂陽陷陰中不得寧也○為心
病為耳痛心耳皆以虛為體坎中實則為病為痛矣○為血
卦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為血卦○為赤得乾中畫之陽
也○其於馬也為美脊陽在中也三畫之卦上為馬鬣下為

馬足中為馬脊○為亟心陽在陰中在人為心病在馬為亟
心也○為下首為薄蹄上畫柔為下首下畫柔為薄蹄○為
曳亦以下柔也○其於輿也為多眚坎為險陷在輿則為多
眚也○為通一陽居中而上下皆虛所謂水流而不盈者故
為通也○為月水之精也不可依徐氏渾以為內明外暗蓋
月魄本暗受日之光為明是乃內暗也於徐說則不通矣○
為盜陽匿陰中而能陷物也○其於木也為堅多心陽卦
陽在中也
離為火為日為電皆天地間之至明者也○為中女再索
也○為甲胄為戈兵甲胄以外堅象外畫之剛戈兵上銳

少[illegible]其於人也為大腹中虛也[illegible]
○為[illegible]外剛內柔也○其於木也為
[illegible]科上槁科空也[illegible]則上槁
[illegible]之卦似不[illegible]象也
艮為山取坤地而隆其上[illegible]止上極而不進之意也○為
徑路一陽形見於二陰之上徑象也○為小石小而剛也○
為門闕上[illegible]而虛也○為果蓏皆剛在上
[illegible]也○為閽寺禁物之妄出入者也○為指艮為手所
用以止物者又有指也○為狗亦以外剛能止物也○為鼠
亦為前剛也○為黔喙之屬乃[illegible]獸剛喙能食生物者是也

皆剛在前也黔不必作鈐黔黎也黑也凡喙物皆黑此可指
而見者間有紅喙及黃喙者不可一二而混千百者也詳之
○其於木也為堅多節坎陽在內故堅多心艮陽在外故堅
多節
兌為澤取其悅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為少女三
索得女也○為巫為口舌兌上拆為口象並口舌之官以言
悅乎神者也○為毀折金氣始殺條枯實落故也○為附決
柔附於剛剛乘柔上進勢必決柔也蓋兌亦三畫之夬也○
其於地也為剛鹵下[illegible]堅硬而其上[illegible]以兌二陽在下一陰
在上之象也○為妾[illegible]之少賤者也○為羊內狠外悅也

按說卦傳雖云廣八卦之象其實則未盡也今之言易亦錯
舉以爲例焉耳非以爲足以盡天下之賾也今用程子之
說分爲天地人物等目而列之庶於觀象玩占之際可以類
而推云

天門類

乾爲天 震爲雷 巽爲風 坎爲月 離爲火 爲日
爲電

地理類

乾爲冰 坤爲地 其於地也爲黑 震爲大塗 坎爲水
爲溝瀆 艮爲山 爲徑路 爲小石 兌爲澤 其於地

也爲剛鹵

時令類

乾爲寒

人物類

乾爲君 爲父 坤爲母 爲衆 震爲長子 巽爲長女
爲工 爲盜 離爲中女 艮爲閽寺 兌爲少女 爲巫
爲妾

人事類

乾爲言 坤爲吝嗇 震爲決躁 巽爲進退 爲不果
爲近利市三倍 坎爲隱伏 爲矯輮

身心類

巽其於人也爲寡髮 爲廣顙 爲多白眼 坎於人也爲加
憂 爲心病 爲耳痛 離於人也爲大腹 艮爲指 爲
鼻 兌爲口舌 爲輔頰 又震於馬也爲善鳴 爲馵
足 爲作足 爲的顙 坎於馬也爲美脊 爲亟心 爲
下首 爲薄蹄 爲曳

宮室類

坎爲宮 爲棟 艮爲門闕

器用類

坤爲釜 爲大輿 爲柄 震爲鼓 巽爲繩直 坎爲

弓輪 其於輿也爲多眚 爲律 爲桎梏 離爲甲
冑 爲戈兵

飲饌類

坤爲漿

布帛類

乾爲衣 坤爲布 爲衆 爲裳 爲帛

珍寶類

乾爲玉 爲金 震爲

禽獸類

乾爲良馬 爲老馬 爲瘠馬 爲駁馬 爲龍 坤爲

子母牛　為牝荀　震為龍　其於馬也為善鳴　為的
為作足　為的顙　為鵠荀　巽為楊荀　坎於馬也為美脊
脊　為亟心　為下首　為薄蹄　為曳　為狐荀　離為
鱉為蟹為蠃　為蚌　為龜　為牝牛荀　艮為狗　為鼠
為黔喙之屬　為虎荀　為狐荀　兌為羊

草木類

乾為木果　震為蒼筤竹　為萑葦　其於稼也為反生
又為蕃鮮　巽為木　為楊荀　坎於木也為堅多心　為
叢棘荀　為蒺藜荀　離於木也為科上槁　艮為果蓏
其於木為堅多節

顏色類

乾為大赤　坤於地也為黑　為黃荀　震為玄黃　巽為
白　為臭　坎為赤

數目類

巽為近利市三倍

卦類

巽其究為躁卦　坎為血卦　離為乾卦

通用類

乾為圜　為直荀　坤為均　為文　為迷荀　為方荀　震
為專　其於人為倮　為蕃鮮　巽為長　為高　坎為通

為可荀　兌為毀折　為附決　為常荀
右即孔子所取八卦之象而分門類聚之正欲初學以類
而推及其餘所幾可以盡八卦之蘊蓋亦聖人畫八卦之
本意也如乾為君以見坤之為臣也乾為首以見坤
之為腹巽為股以見坎之為耳坎為血卦以見離之為
氣如此又知其於人物為君為父
則亦可為人之為長者為祖宗為賢人君子皆尊貴在上
之意也於象為馬則亦可為龍為虎豹犀兕之類以
至凡獸之壯者鷙鳥之雄皆陽之性使者也餘倣此

序卦傳上篇

此亦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者也中間有不可以之太深處蓋
聖人不是先得卦名以求其所以然者不為無義耳如卦
德卦體之類皆有所寓也但朱子以前已有疑其非聖人之
筆者朱子不敢以為然蓋中間不理有不可誣其有近於牽
合者學者尚當虛心俟義以求之亦未為無所發也但不當
鑽研太過耳先儒嘗論學者之病曰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是
也殊不知聖人之言固有遠如天者亦有近如地者其近者
亦自有遠在其遠者亦自有近在〇序卦傳所云流行之易
也雜卦傳所云對待之易也蓋二傳之作聖人所不容缺也
〇有天地則氣化流行於兩間而萬物生此乾坤所以為諸卦

之旨也○物生之始生之鬱積於內而有盈滿之義故曰屯
物之始生也程傳曰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
後○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兼動植之類言物生必蒙卑說
動物之有知覺者言○需者所給也故曰飲食之道也○飲
食人之大欲也天生斯民有欲則爭故需後承之以訟按其
理勢之必至也○程曰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需爭訟所
由起也○人之有訟必各有朋黨欲以朋黨而起者非一人
此以朋黨而起者亦非一人是有衆起也皆理勢自然也一
說是自微致大之理非謂訟必用衆也○舊說衆必有所比
為我者與我相比為彼者與彼相比此說却是逆訟意非矣

須改轉頭項說去方是傳意之本蓋正意只是衆須統於一
意此爲理之必然不可得而易者也爲其卑下益賤至為不
道亦必有統屬必相聽順不然則散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
矣○比必有所畜比我者與我為聚比彼者與彼為聚○程
曰物相比附則為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
次比也○比必有所畜畜意以當謂必有以畜之者更詳之
○物畜然後有禮程曰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
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也禮所以序其所聚使不亂也
○履然後安人有禮以相處然後彼此各得其分而安矣曲
禮所謂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也○程曰履得其所則舒泰

泰則安矣○物無終通之理治極必亂盛極必衰天地盈虧
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聖人且柰何哉○否者上下不交然
無終否之理故繼以同人○程曰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
同則為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
乃能濟○能一視同人則近悅遠來而所有者大矣○程曰
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所有既大不可以自滿自滿則招
損矣故承之以謙○程曰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
損○大而能謙則能保其所有而樂也○程曰有既大
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必有所隨所喜樂則隨之矣○程
曰未豫之道物所隨也○以喜隨人者必無故也必有其事

如臣之事君必以治大職為事弟子之隨師必以受業解惑
為事○程曰夫喜悅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無事則何喜何
隨○有事然後可大如從事於學問則學問可大從事於德
業則德業可大之類○程曰有事則可大矣韓康伯云可大
之業由事而生○臨者大也一說二陽方長故為大一說以
尊臨卑大之義所由起也序卦例不取卦體○程曰二陽方
長而盛大故為臨也○卦有大小如臨卦以陽臨陰則臨有
大義上二說蓋兼之矣臨者大也與咸速也同例臨者必大
感通最速○凡物之小者不足動人視大方可觀道德既大
則道德光輝有以動乎人而人可觀矣事業既大則德業有

大而可觀則信從者衆而有合與大衍…〇程傳引小…傳…

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〇物不可以苟合而已物而

苟合則徑情直遂者也有所…其合也經於勢亦不能

以久故不可苟合而…〇程曰如人之合聚則有

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文者所以文其質也若

致飾於文則殘其質而實以盡反不通矣故承以剝〇物極

則反無終盡之理如動極而靜惡極而善之類〇程曰陰極

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善心既復則實理存於中

而無妄矣〇程曰復者復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於正理而

無妄矣〇中實無妄然後此德可聚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也故無妄之後受以大畜〇程曰無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

〇德既畜聚於己然後可以優游涵泳而充養之矣故大畜

繼以頤〇程曰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無養則不能

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〇有大涵養而後有大抱負有大抱

負而後有大設施不養則不可動也大過者當大過之時有

大過人之才而成大過人之事功者也動者設施而見於用

也〇程曰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

次頤也物不可終過故受以坎坎者陷也陷則止矣故曰過

坎則止即此意也〇程曰理無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〇離

必有所麗如魚陷於網則麗乎網鳥陷於羅則麗乎羅以人

言之如陷于刑罰則麗于獄矣陷於湖海則麗于水矣理雖

淺事則實也〇程曰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

也

〇序卦傳中言不可者其例有二如物不可以終否之類以理

之自然者言也如有大者不可以盈之類以理之當然者言

也其言某者某也亦有兩端如屯者盈也之類則黏帶上文

如震者動也之類則黏帶下文又如師者衆也之類則承上

文而起下文大抵承上起下者居多

序卦傳下篇

有天地然後氣化流行萬物生有萬物則分陰分陽而後有

男女此以男女言若以合言有男女則陰陽相合而後有夫婦有

夫婦則生育之功成而後有父子有父子則尊卑之分起而

後有君臣有君臣則貴賤之等立而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在

在皆有箇上下之制矣故有上下上下既具則必有拜趨坐

立之節必有宮室車旗之制其行之必有禮其處之必有義

故禮義有所措不然上下之分不明雖有禮義將安施哉

是則天地萬物男女者夫婦之所由父子君臣上下者夫婦

之所致夫婦所繫之大如此咸者夫婦[illegible]故咸

後經以恒○程曰夫婦者終身不變者也○物不可以終恒
此又借恒之名泛論物理若夫婦之道豈可以不久居其所
乎物之不可久居其所者如人四十出仕至老則當致仕不
可久居其位也又如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不可戀位不
去也只是功成名遂而身退之義故聖人欲人知進而知退
知存而知亡知得而知喪○程曰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
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遯有衰退之義凡物無終衰退
之理將來又必有壯盛之時○程曰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
壯陽之壯盛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故既遯則必壯○物不可
以終壯謂不止壯而已壯則必進如人年壯德充必進而有
為所謂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此亦其一端○程曰物無
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進必有所傷進而不已則
知進而不知退必致傷矣蓋消息盈虛天運然也四時之序
功成者退○進必有所傷此進字是知進而不知退之進也
豈亦承壯盛而來耶○程曰夫進之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
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見傷於外者必反於家以就安○
程曰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盛衰之理家國同之故家
道有時而窮窮則必或不父子或不子兄或不兄弟或不弟
而乖離矣○程曰家道窮則睽乖離故理必然也○屯蹇皆
為難義但屯者始生之難蹇者所遇之難也序卦可考乖必

有難如人情義乖離必至相戕賊而難作矣○程曰睽乖之
時必有蹇難○凡人患難窮蹇非有解散之日收曰物不可
終難故受之以解程曰難極則必散○解者緩也此解字又
別取一義是為不好之緩怠慢緩弛之謂人而如此必有所
失而損矣○程曰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而不已
必益亦據循環之理言○程曰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
理之自然○益而不已滿而溢矣如富貴之極必有出於禮
制禁防之外者程曰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無常益益而不
已乃決勇決而前必有所遇矣○程曰姤遇也決判也物之
決判則有遇合不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愚謂其決烈而
夬之勢必有所遇而後止○相遇則相聚矣○程曰物相會
遇則成群○天地之物聚於下必升於上如拔茅連茹以類
而進之類○程曰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
升而不已必困亦是知進而不知退之類○程曰升者自下
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困乎上者必反下
前既不得遂其進勢必退却也似師左次之類○程曰謂上
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
困也井道不可不革蓋說井久則穢濁必革其舊汚而後可
食也○程曰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
者也○一說井是常久之物所謂改邑不改井井道當通[illegible]

雖曰常道久則不能無弊故當革一說不可安於故常也○
革物者莫若鼎○程曰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
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
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主器者莫若長子此又專指宗
廟中祭祀之鼎而言蓋長子世嫡也名正而言順故下節見
若長子○程傳曰鼎器也震為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
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為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
義之大者為相繼之義○動極則靜故次以艮○程曰動靜
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無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
不終於止故又次以漸此動靜相生之理也○程曰止必有
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
次艮也○進必有所歸特借歸字而言妹字輕者如水之進
必歸於江海凡之進亦必有歸宿之地也○程曰進則必有
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得其歸者必大至其
極也中道而廢其能大乎○程曰物所歸聚必成其大豐謂
此是太山不讓尺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
深之理○窮大者必失其居謂失其所安也如富貴之極而
驕驕則敗而反失其所有矣故受以旅旅者在外而不得其
所安也○程曰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
也唐明皇宋徽宗是也○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亦理勢

使然也○程曰羈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
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入而後說之不得
入則不能得其說而致說○程曰物相入則相說○說而後
散之○程曰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物不可以終離
終離則離散遠去而不止矣不可也故受以節節止其離也
○程曰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而信之必立為節制於
此上之人當信而守之下之人當信而行之故受之以中孚
○程曰節者為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
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主節於
上者不信則下疑有其信者必行之若果於自信則於事不
加詳審而在所必行矣能免於過乎故受以小過蓋事亦當
酌時損益不可膠於一定也○有其信者之有正是有其善
喪厥善及自矜其功之有乃自矜負也○程曰人之所信則
必行行則過也○有過人之才者方能濟事○程曰能過於
物必可以濟○物不可以終濟者循環之理天地人物俱不
能窮也故以未濟終焉此動靜之所以相生陰陽之所以交
變而萬化萬事之所以無窮已也孰謂六十四卦之始終特
偶焉而已哉○既曰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無不
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以未濟終焉未
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

序卦之義有相反者有相因者相反者極而變者也相因者其未至於極者也亦老變而少不變之義也然不出此二例序卦只畧借卦名以論相承之義如卦體卦德之類此在所畧也

雜卦傳

卦皆反對義亦反對反對之義即一陰一陽之易也辭雖若淺義則甚正不然聖人序卦乾必與坤為聯屯必與蒙為聯豈茫然全無關哉是故習易者不可無雜卦傳之作也

先儒嘗謂上下經反對五十六其不反對者八計則六十四卦矣上經不反對者乾坤坎離頤大過六卦餘二十四卦皆反對也下經不反對者中孚小過二卦餘三十二卦皆反對也是先儒所謂反對大抵對不反對者言也今雜卦傳本義亦謂之反對則是只取其反覆之義皆據見成卦畫之相反而言其所謂不反對之八卦畧舉之於其內而通謂之反對矣盖彼以二十八卦反為五十六卦言亦易中之一巧也其據六十四之成列而言則各有兩相反對之義也然彼言反對而有不反對者存故雖巧而不自然或非聖人之本旨也若雜卦之説則斷不可無○先儒又有不反對者主變之説謂乾六爻皆變則為坤坎六爻皆變則為離之類盖於其不通之外別求其通也在雜卦傳中亦不必用此為解矣○卦所反對則其剛柔動靜吉凶得失之類皆反對也反對之義一相連不必分別何者為反何者為對不必謂何者為反對何者為正對

䷀乾剛

䷁坤柔

乾純陽性情則剛也坤純陰性情則柔也乾坤二卦之畫反對其剛柔之義亦反對也

䷇比

比樂師憂○比一陽在上而五陰從之其志得行故樂師一陽在下而統乎衆陰所師行險故憂○一說解樂憂處不必據卦體然據本義也只為遇坎蒙坎遇艮兑陰外見巽陰內伏之類則初無妨也

䷒臨

觀臨之義或與或求○臨二陽臨四陰君子之臨小人也有撫己惠下之意故為與觀二陽為衆陰所觀下之觀乎君子也有仰於上之象故為求○或曰二卦互有與求之義謂二陽臨四陰為與矣然自四陰從二陽言之則為求四陰仰二陽固為求矣然自二陽從四陰言之則又為與是各有與求之義也

䷂屯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本義屯震遇坎震動故見蒙坎險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蓋動非不行不行則非動幽昧非光明光明非幽昧也○此二卦之義上下體自相反對與諸卦全體反對者獨不同一則進而不遂其進一則昧而不終於昧如此者亦有互體反對之意○或曰屯以初言謂初九陽動而又利居貞蒙以二言謂九二陽混陰ㄴ昭然為發蒙之主也

䷲震

震起也艮止也

䷨損

損益盛衰之始也○損雖未衰衰之始也益雖未盛盛之始

䷙大畜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大畜止健時有適然也无妄而災自外至亦適然也故為對一說止健有時之適然福之生於偶然也无妄而災自外至禍之生於偶然也

䷬萃

萃聚而升不來也○萃則聚而不往升則往而不回也

䷎謙

謙輕而豫怠也○謙則不自大而下人豫則意得自放而怠於人矣

䷔噬嗑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賁本無色白受采而有色也此以食色相對或以賁極反本為說非本旨也

䷹兌

兌見而巽伏也○本義兌陰外見巽陰內伏

䷐隨

隨無故也蠱則飭也○隨前無故故上下偷安而不飭也蠱後當飭飭則不復徇隨而改前之為矣

䷖剝

剝爛也復反也○剝則果爛而消盡復則又旋生矣

䷢晉

晉晝也明夷誅也○晉明出地上晝之明也明夷明入地中明見傷也

䷯井

井通而困相遇也○井道上行故通困剛遇柔而為所揜則不通矣

䷞咸

咸速也恆久也○咸非訓速也天下之事無速於感通者故曰咸速也久速相反對

渙 [illegible] 相對

解 [illegible] 緩 [illegible]

蹇 [illegible] 難 [illegible]

睽 [illegible] 內也○ [illegible] 也家人 [illegible]

否

否泰反其類也○否則大往小來泰則小往大來故曰反其

類 [illegible] 萬物通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 [illegible] 為反其類

內 [illegible] 內陰而外陽之類亦為反其類也要說得盡

易 [illegible] 卷之十二

類言謂善惡一類消長不同於本文反義理

大壯 [illegible]

[illegible] 止也○大壯則當止而不進遯則不惟不進

[illegible] 大壯四陽進而消陰遯二陰進而消陽處陽

[illegible] 之防陰之道故欲其止處陰之遂其進而肆害

[illegible] 欲陽之退

大有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所有之人乃其親厚者又非衆之泛

泛者比亦有大對之義大有六五一陰居尊而上下皆為所

有故曰衆也衆即其所有之大者也同人六二居下而上同

六五又五陽同與之以其居下也只取平交之分故名同人

而傳曰親也

革

革去其故也鼎取其新也

小過 過也

中孚 信也

小過有過也中孚則信實無過也過也之過只借過字之意

輕輕說去 [illegible] 字無干

豐

豐多故親寡旅也○豐既明且動則故多矣旅則羈於外而

寡親也此以多寡相對

離

坎

離上而坎下也

小畜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小畜以一陰而當衆陽之衝欲止之

而不能止寡故也履以和悅而躡剛強之後欲自進而遂其

進進則不處也亦有反對義此句難解故本義與力解之云

不處行進之義

䷄需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需則有所待而不進訟則有所進而
不親○一說此但取卦畫反對不進不親之類言其義
耳然恐非聖人所為著雜卦傳之本意
䷛大過顛也
剛過而本末弱故顛
䷫姤
姤遇也柔遇剛也以一陰而自遇五陽也
䷴漸
漸女歸待男行也女必待男之聘而後行是行以漸而不遽
進也

䷚頤
頤養正也○頤義為養養必以正
䷾既濟
既濟定也○事既來則一定矣
䷵歸妹
歸妹女之終也○女未嫁之稱既嫁而為婦則女道終矣
䷿未濟
未濟男之窮也○三陽失位也
䷪夬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小人道憂君子
之變也天下之變也若造化人事之反變有如姤之反為夬
焉不亦快哉雜卦終於此或不能無意
○本義云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今以韻讀之似非誤未詳其
義蔡氏以例改正今具于后○大過顛也○頤養正也○顛
與正相反對○既濟定也○六卦之位各得其正也○未濟
男之窮也○窮則不定亦有反對意○歸妹女之終也○漸
女歸待男行也○女之終婦之始亦頗相照對○姤遇也柔
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一柔
過五剛陰長而陽將消五剛決一柔陽盛而陰將盡○正蒙

太和篇曰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
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愚謂此易之
所以有反對也張子不言易而深得於易
○山堂曰陰陽相易自有相反之理故後天之易一一反對上
經十八卦下經亦十八卦上經不易者六乾坤坎離頤大過
也反易者十二屯與蒙需與訟師與比小畜與履泰與否同
人與大有謙與豫隨與蠱臨與觀噬嗑與賁剝與復无妄與
大畜是也下經不易二中孚小過也反易者十六咸與恆遯
與壯晉與明夷家人與睽蹇與解損與益夬與姤萃與升困
與井革與鼎震與艮漸與歸妹豐與旅巽與兌渙與節既濟

與未濟是也乾坤坎離固不易艮震合而為頤震艮合而為
小過巽兌合而為中孚兌巽合而為大過亦皆不易也八卦
維不易乾盡變則為坤坤盡變則為乾坎盡變則為離離盡
變則為坎頤盡變則為大過大過盡變則為頤中孚盡變則
為小過小過盡變則為中孚亦皆變易也易變易也天下有
可變之理聖人有能變之道反需為訟反泰為否反隨為蠱
反晉為夷反家人為睽此不善變者反剝為復反遯為壯反
蹇為解反損為益反困為井此善變者也亦不盡然文王之
意但示人以可變之機得其機則危可安亂可治屈可伸狂
可聖特在一轉移之間爾後天之學其明人事以贊天地之
妙歟

易經蒙引卷之十二終